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集部第一二冊目次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二)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

一

幾亭全書六十四卷(二)

〔明〕陳龍正撰

清康熙雲書閣刻本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

研究所圖書館藏

幾亭全書卷之十二

學言詳記九

治道下

諄小事與防微。其所見迥異。小事有且可放過者。得失所關未大。又一事止屬一事也。微者。其事本大。特初萌易消。故謂之微。又武雖屬一事。而此端既開。他端將作。則蓋臣深計。必加預防。藩籬旅獒。爲道者設防也。象箸玉盃。欲防之而不得者也。武尼蓋髮。其疑尚可防。而失之不防者也。若諄小而過大。諄顯而忽微。非疎則避。故精於諄諄者。道相道矣。知格心也。

漢元仁柔。史丹之定儲也。以涕泣悲哀感之。唐德宗猜疑李泌。以明白委曲釋之。背操明敏。賈誼以片言醒之而已。感之者。因其性也。釋之者。示以事也。醒之者。決其疑也。總歸於正。豈分權衡耶。

病在精刑。以祈天永年療之。病在厚飲。以所羅多費之。故療之。不信外廷。以求其才療之。喜節君而費功。以反多耗費療之。好小察而暗大猷。以納諍諫療之。各自其屬。不宜攻病。

論人者。極口唾晉。不指以改過之法。則其人怒而不悔。豈自反論人本意。欲其怒乎。欲其悔而改行乎。論事

者。張皇憂懼。不代爲措置之策。則雖有明王。將以空言視矣。我且不能措置。而空懷佞倖。其何以責吾若。糾厚諫諍。習久而漸忘其本。

言路開者。太乎之象。以言爲職。而禁使不言。不可也。任其妄言以受聽。又不可也。有道於此。係一事。必令其有救正之方。爲一人。必令其指行諫之實。則浮游妄誕。自無所容矣。使人至不生厭言之心。此言路其通之時也。

條陳積事。徒寫一番憂危之態。而毫無處分之法。是添至尊之憂。非分憂也。宜立一論事之體。除奏繳論劾

欽陞等項。常本外。其餘一切條陳。務須確有其見。某事作如何處。某弊應如何釐。設或末當。寧與優容。若果切實。即可採用。如此。則凡空虛無用之浮談。不敢妄進。而真學問。真經濟。得以各見。唐長人至耳力目力。隨時所至。於所言之事。理了然。於言者之人才。方了然。勞省而功多。體便而効近。

我朝徵歸六部。內而言官建白。外而樞密題奏。必下部覆。是操言路樞機之行止者。部也。部各分司。其戶刑二部。則各設事科二員。專司題覆章奏。此必經濟文學。大過於人。勤敏詳慎。自竭心患者。然後可舉此任。

近來各部司官及本科大抵委撥稱於書辦。書辦之職而多私。惟利是視。其稱呈司。即稍稱改削。大抵因其規模。是天下百務行止低昂之機。皆操於書辦也。極人才之選。始居言路。總政事之要。必經兩臺。竭言路撫按之心思。而爲科舉條陳。乃一聽行止低昂於書辦。有起何年。相安其憂。此輩雖難化。感之既不易感。誅之不可勝誅。計惟使官長得人。胸中井然。每事自有經緯。不假手於吏胥。則吏胥之權自失。而與自去。謂宜放下各部堂上官。今後本科必極一部人才之選。曉暢世務。嫻於文詞。庶幾明體適用之儒者。

卷十二

學前詳記

三

方許專疏選授。一切章奏事宜。題覆有誤。責必歸之果部。稱任。差滿之日。試優模京堂。或特准改授。他司毋許援例。如所舉非人。堂官不得辭其咎。其吏兵各部原有各司者。一切覆本。皆親自具稿。不許假手書辦。然後不負祖宗朝權歸六部之意。而銷積胥之奸窟。助六卿之亢戾。覆一疏。必得一疏之平。議一事。必底一事之績。於近來議論多而成功少之弊。可頓挽矣。

朱勉齋殉甲申之難。平生以古人自期。十載前有推之爲新紹守者。勉齋過詢爲治所宜。應之曰。大人有身

居下位。可以正朝廷。今亦有職處一郡。而可以胸天下之大弊。轉天下之治機者。紹守是也。勉齋沉吟間。故曰。部院七卿。天下出政之處。吏兵二部之用人之權。衛安民禍亂之役本也。近來銓選升轉。非賄不行。皆衙門書辦把持之。致使無耻之士。視顏而來。有功負氣之才。奔趨捐機。胸而惟。數十年於茲矣。意惟良相銓權。可以振作消除。既來可得。而書辦皆部之山陰會得人也。身在京邸。父母壽手停。在鄉邑。度其數約餘千家。大抵皆與鄉紳備。族及葛通往來。非有殊族異姓。不可化誨者也。苟能以化民動物之誠。委

卷十二

學前詳記

四

曲開誘其父母妻子。使在家者。各知背義害人之財。不足以長享。洵然天理之萌。通過於三千里之外。其爲書辦居京邸者。透覺其父母妻子之意。亦油然而有天理之萌。或化爲賢良。或減惡過半。可使各衙門政事頗清。而吏兵二部。得以公道用人。則長矣。稱生其廉。不至吞啖小民。而一切武弁。才能功罪。歷歷分明。儒猾者退。廉勇者進。冠賊之險。日可俟矣。故之良相銓後。直從京師振作者。廉用力稍難。見功稍遲。然三載之內。長書而不忘。舍法備禁令。而純動之以精誠。懷其機。族其方。檢其時。挽致之理。十有六七

也。豈非職處一郡而治通天下者乎。鮑濟謙曰。此惟明道先生或能之耳。曰明道先生亦人也。兄何讓焉。既而紹守布人。遂已。便以茲說質之念臺先生。先生微哂其迂。而深陸其意。子因論次。以樂後之仁賢。居輔弼銓樞之地者。

官職有分。愛民無分。聽其言。徵其行。從百姓起念者。卽君子。從他處起念者。卽俗流。委實明白。事體到來。察其便於百姓卽行。妨於百姓卽止。受實簡要。只淺淺百姓二字。用之觀人。則是照膽鏡。用之處事。則是定盤針。

卷十二

學言詳記

七

本在愛民。恐在知賢。請諸接見。切切咨訪。說正人中。又辨其長短。如答必針針。明人也。語不可了。暗人也。處分割。敏人也。躊躇兩可。鈍人也。視聽平正。不閃忽。高下。則正人所同也。賢能受知。決不相疑。餘人感者。又皆洗心。期年之內。處彈者希。察舉者衆。且方而良。理幸。布滿民上。卽遠方之澤流千里矣。風力無可待。情面無待待。不周事而事周。不近民而民近。夫子曰。樂以貴下人。念及於斯。他真可樂也。右二條送。遠方察吏安民。以糾彈爲職。此言近似。而未循其本。安民者。志也。察吏。所以安之之事也。志非其本耶。就察

吏論。曰激濁得清。曰抑就獎恬。揚之獎之。其本志也。敵之抑之。所以佐其勸得之用也。是則遠方以愛人爲主。職吏亦以成美爲心。得是意也。其能盡遠方之職也已。

選用風力。專以惠愛小民。能待權貴。能剛奸惡。則利歸小民矣。若大聲色。包於百姓。則風力反爲厲民之具。故風力者。必廉公體佛之人也。廉公則有威。體佛則知本。

爲天下猶人身之五臟六腑焉。雖經各自分。務各自別。其實節節相地。須大段有會通從事處。安一方。不專

卷十二

學言詳記

六

從此方料理。作一事。不專從此事維持。且以六部言之。吏部得人。則天下守令。大槩公勝愛民。百姓得盡力於農桑。戶部亦易足財用矣。職部得人。體學官皆重禮義。士子皆務實學。吏部亦易運人才。兵部亦易求將帥矣。諸若此類。循環相送。一部得人。五部俱省力。五部俱善。一部更易爲此。賢人得君。天下輔弼之事也。若處大他而不識大體。逐節縶細。安望太平。其他一官一職。惟可隨身所至。補偏救弊而已。又不得云。他處不職手。併在猶者而不爲。

博施濟衆。帝王固有此能事。其所施者云何。政也。非賄

也。以春秋補助等事爲施。仁者之財有限。以省刑薄
斂等政爲施。仁者之政無窮。庶乎可博耳。孟子每言
施仁政於民。子貢所云博施。殆亦此意。然聖人猶以
爲難。

農夫紅女。財之主也。生處備於其身。百工。財之輔也。能
成之。不能生也。商賈。財之僕也。生處皆非所任。任
運而已矣。士於生財無任焉。然因民非士之勞心。無
與爲治。故受四民之養。而不爲耆也。不勞其心。如伐
檀之詠何。

學問以求放心爲主。聰明廣智。皆存心以內事。治天下

以生五穀爲主。順治威嚴。皆足食以後事。聖人有何
異能哉。水以滋穀。火以熟穀。金木以爲田器。而統於
土生成焉。此謂修五行。凡爲政而已矣。唐虞德政惟
此。然或兵戈之世。有地不得耕。有人不聚。此又須
削平禍亂。乃可盡力於隴畝。正如解帶解屣之後。亦
須先禁止其大惡。然後使令收斂心神。但難禁其事。亦
必從志意處提醒之。又如戰爭未休。力農積粟之本
務。自無時可已也。

生財爲養。理財卽斂。富民必三十年。故仁民亦三十年。
隨義隨教。使民間均有十年之食。而舉世已無不仁。

之民。故曰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夫子所謂必世而
後仁。正從足食制用。切實籌之。必三十年。乃可次第
修舉也。典風行草偃。置郵傳命。迨然有遲疾之分。感
動人心。惟聖人能不疾而速。使菽果如水火。雖聖人
不能不積累而成。故曰德惟善政。德者。不忍人之心。
善政者。不忍人之政。而所謂善政。亦曰在養民而已。
後世不提穀食國治。務是苟且目前。

自財之義晦。而人混理財爲生財。夫理財者。辨穀此之
分。崇者。借之端是也。夫生財者。易其因時。不違農時
是也。請未言理而言生。非不重。言生財。而專言生

穀。穀者。百物之母也。百貨之主也。使生盛。則物生靡
不盛。穀價平。則百貨之價靡不子。故至於海內增穀。
則朝廷能兼擅增金之權矣。穀以求生而增。金不必
求生而自增。穀以資增而見多。金以少所耗費而見
多。

聖天下而力耕。則粟多。粟多。則金穀之用緩矣。何必增
金。天下而力蠶桑。則絲帛多。絲帛多。則海外所產之
金。日交易而至。何嘗不增。

漢孝文求。唐貞觀。則爲極富之天下。史稱其多粟耳。非
金多也。今者則爲極貧之天下。然金未大小也。少粟

耳。金之數。古今略同。粟之數。並時而地異。金開隔生。粟廣歲生。金天地自生。粟藉人以生。由斯講之。富民之道。可與得也已。

貧富之數。雖聖世不能一齊。但使無大富。自可無大貧矣。世間財。足供世間人用。惟有積之無用者。乃有不能得其用者。田虛有佃。服食有節。舉用有處。玩好有禁。僕妾有數。則財雖多。無所用之。世之好積者。雖藏而不用。實愛其有用而藏之也。多而無用。則亦不藏矣。

梁惠王嘗曰。若何以利吾民。則利字良是。民便是人。

至與大夫士庶人共的。孟子便欣然與他說利民之道。只爲說了個國字。更無是處。胸中把國做自家的。與民對看。求利國。必至害民矣。所以直掃除他利字。到下面說利之害處。大夫只見有吾家。士庶人只見有吾身。此便是言吾國之弊。原是專破他國字。非破利字。仁義不後君親。與大學以義爲利。與告宋輕懷仁義之必王。豈有二言哉。聖賢不言利者。總是無自利之心。其致利者。總是利物以和義。極自利之害。必至於覆國亡身。雖利物之義。天下固然在一利之中。而無復人我上下之爲見矣。

孟子以充府庫爲富。數之民。順而又以能安富其君者。爲不素餐君子之功。何也。富在四海。天子以安。富在府庫。民生必固。漢文帝唐貞觀。其民富也。隋開皇唐德宗。其身富也。富間闢者。君矣。富朝廷者。君亡。此良臣與民賊。謀富之相反也。

人主留心於府庫。是土崩之機也。人主加意於富民。是施仁之本也。謀取民財以充帑藏。此之官利也。爲蠹國之賊臣。因民生衣食之事。而救之生。救之節。此之言利也。爲興邦之實事。君臣間。非養民無政。非養民亦無教矣。登廟堂而欲振綱紀文章。爲司牧而期興

風俗教化。皆以足食爲先務。

物取適用而已。古文古事。固有其而無益者。三墳五典。夫子誦以其爲而刪之。止爲不可復行。存之適賊後人之耳目也。刪後皆有許行。人情大可見。故刪之以定人之所守。元公伏復古禮。變今樂。夫古禮非可變復。而今樂亦豈必盡變哉。古禮之廢也。正以其繁。刪之然後可行。可行然後可議復。樂則因今樂以去其邪淫。斯可矣。宋子嘗論之。

惟聲之感人是深。積神氣骨。久則悉爲所移。鄭聲熾。增悲。而人好聽之。豈好悲耶。好悲也。則速則惑。

悉甚而難達則悲。嗚呼一遭一夢之間。天下輪開。犯刑不忍言之禍。皆出其中矣。

古人引君之術。不可不知。亦不可過認其言。反欺疎啓。孟子謂今樂猶古樂。惟在與有幾同。大道固然。至於君心既正。肯同民樂之後。還須變淫哇之聲。使歸和淡。然後可以養德性。成神人。爲治者本末矣。猶爲學者內外交修也。使君民上下。將其身共聽桑間濮上之音。而謂同樂。是足以致盛治乎。則孔子於鄭聲。不必放矣。誠治理者。以此復之。

建元不貴再用。惟本朝最驗。洪熙重洪武。正德上一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卷五

字重正統下一字重宣德。恭昌重景泰。天啓重天順。福美皆不完。其理何哉。年歲頒曆。鑄錢。祭神祇。布華夷。此字之精華。發洩盡矣。發極者。重蹈之。則精華不復能繼。放建元者。貴各成造化。而不貴於踐迹也。父道有不可改者。則以孟莊子之承遵爲孝。有不必違改者。則以三年無改爲孝。有不得不改者。則又以旦夕速改爲孝。人君奉勸善。係四海安危。有大不善。尤貴風雷之矣也。先朝有識大臣。往往於遺詔中自改之。使天下早受其福。而以改過之美歸先君。可謂孝思純篤。存亡無憾。

建丑合天用地。自不待言。建子亦極。是何以終不如建寅。蓋子月爲一歲之首。天運自然。豈待人定。只爲敬

授人時。要提醒天下人以率作興事的節候。須周月。就如夜寐風興。須到寅時。若子時便起來。亦有何幹。建子却把人收欲閉藏的時候。做無識昏了。於天地不差。於人事上却差。故不從周而從夏。

天無弗應也。應大者人覺。敬者人忘。國家有變。必示象於京師。四方則或驗或否。謂京師漢而四方隔。應有顯徵。而人之覺不覺。分焉爾。人敬怒。肝亦動。而不覺其傷。豈怒然復覺之。至之視。群僕也。小過忘之。長

卷五

卷五

卷五

子之身。時繫心焉。必期盡善也。則雖一事不當。亦莫不警之救之。

程子曰。天未無戒。皆人事召之。象山謂春秋不書應。恐或不驗。則生無心。說是二說也。天既爲人主威矣。乃歸於初。不能創於復。天之權。不足以行其意乎。怒爲人事發。則有與必應。怒不爲人事發。雖有他速。人固弗知。而天之怒實無弗應也。胡氏曰。父母有因子而怒者。有爲他事致怒者。人子承之。總不可以不做斯言也。知天哉。知人哉。有當覺者。有當受者。爲一人吉事而實。如聖壽是也。

酌免之者。人至之謙讓也。謙尊而光。天子之德也。唐文皇云。我於是日。翻成傷感。亦此意。大維云。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言武王永世克孝。而天下臣民則而象之。是天子之孝思。卽以免賀爲政教。而感發天下者也。爲天德天時而賀。如冬至元旦是也。則當受也。受之。使海內慶維新焉。君心乾乾於元始。率作興率焉。雖曰致賀。其中有交相勸勉之義。周頌曰。載見辟王。曰求厥章。言武王頒布象魏。而天下臣民敬而承之也。是天子之章光。又卽以受賀爲政教。而激發天下者也。

卷之二

學言

記

中氣皆自然。偏氣必造作。自然皆生成。造作必戕賊。如金齒雖題。文身備耳。戕賊以飾欲也。削髮去鬚。出家稱沙門。戕賊以學道也。是皆造方之翻氣。中華之人。乃或自厭其中氣之自然。而慕倣其偏。父母戕賊其女。穿耳縛足。以飾人欲。不知起何代。至東漢人至好邪。迎致沙門。遂令男兒披剃日甚。其禍又延及於學道矣。風俗壞自帝王。亦必帝王能挽回之。後布大聖人御世。超然曠觀。悟斯二害。率先變化。象容有方。使人體人心。並免戕賊。去外國之造作。復華夏之自然。真所謂剛百王而報千古者乎。

刑德而不用。兵勝而不戰。所以成生復也。仁人之本心也。素問云。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屬將軍於草木。見縛之惡報而好生。屬謀慮於將軍。見兵之貴謀而嚴罰。兵刑同氣。然刑小而兵大。將刑則微樂。哀之也。刑加子有罪。不過一人。聖人猶哀之。況兵之動。死鋒鏑者非一。又原非罪人。怵惕之威。當何極乎。老子以天地爲不仁者。猶曰兵哀者勝。此趙括之易言死地。其父知其必感亡也。凡言兵法者。一有喜色。喜心。其人必不深於兵。卽有權謀。可節操。不可專任。

卷之二

學言

記

有苗昏慢。苗民之失所者必衆矣。征之者。弔其民也。而苗民顧爲之旅距。與商民倒戈。則角有間。則是民之惑之未深。惑者其君惡猶未稔乎。故班師以聽其自悔。未幾果格。格者其君也。經文始終皆言有苗。罪歸其君也。於逆命獨言苗民。所以審人心也。經緯燦然。吉甫之平僭仇也。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內之德心。與外相應也。夏侯夜之。用王式也。曰軍當細大。此期悉力。此內之事權物力。與外相應而成功者也。害生之留兀術。料岳飛也。曰岳少保且不免。况能成功乎。兀術賊也。秦檜賊也。書生亦賊也。賊之精神相題。而

忠臣受其厄矣。救時之相，有能如夏侯孜者，謂一時之張仲可也。而阻良將之功者，皆槍類也。

軍功除出入將相而外，論功行賞，皆宜先將而從相。其在相臣，應以軍功受賞者，必如李文饒，然從可、仰贊、廟笑，指示群帥，有發必當，稟以成功。此方謂之居中運籌，熟高汗馬之上。近者張江陵，暫計康幾，近之謂輔臣，不當輒叨邊廂。故當時良將，肯宜力者，尚有人自後肩溢相繼，而將材絕跡。大事竟壞。

情之正，卽禮也。法者，禮以爲低昂，皆在法中矣。凡情之所禁，政爲情所不順，故禁之，苟法所不得爲，固情

之所不宜行也。禮律情法，原無二處。

一部律例，就所加者觀之，總爲妨人器物而設。故曰：刑期於無刑，欲人人各保其不忍之良而已。是一仁字。就所發者觀之，總從心所不安而犯。故曰：君子懷刑，生乎不爲所不安之事而已。是一義字。凡讀律者，皆以爲法網刑名也。善讀之，以爲仁義也。

用刑總有報戒二意。報是報其已爲，戒是戒其未爲。辟者，報此人而戒衆人也。流戍以下，則亦所以戒此人，也。賈生言法施已然之後，因對禮而云：其實說刑之意，全爲未然，卽用刑之意，半亦爲禁未然，所以謂之

報戒。若果禮在事前，法在事後，截然二物，則用刑之時，但有雪憤釋快，而無防閑愛護之心。於制刑佐禮之仁，其少疎矣。

華夷雖同在天地間，然天地既以山海限隔，則宜順之矣。聖人謹其辨，亦令彼我各得其所也。如或綱化觀光，何嘗拒之哉。然必其類不多，且散處四方，則漸厚既久，其子孫氣質，可化而爲華人。若曹操之降胡二十萬，唐太宗之突厥十餘萬，則是借中華土地，圖聚德業，後自爲居處，自爲氣類，何嘗漸染華風，而能致其丕變低，貽殃後世，是意廣而慮疎之故矣。

唐廣平王以萬乘元子，拜處帥馬下，饒至辱，然禁護驚服，不敢掠一人一物，爲之竭力救復。東京宋仁宗各昇丹使，恐喝用兵，不加折辨，康云：處傷兩國人命，辭氣溫柔，然北使心折，不致復言。二君一念好生，同於天地。單犬羊亦爲感化矣。天下大事，固有非尋常體統辭氣所當後，其立國之失，自是前一節事。在二君自無失。

天地特聖人裁成輔相，是不一端。然天地不過五行，裁成不外五行，續總係薪成火也。覆第蓋草，益若坤木，成木也。制兵鑄鑄，造對聖羣組，成全也。禹鑿鑄門，最

鉅而最著。以水土最爲多。且卽地之本也。其他教養經綸之事。卽不談五行之質。亦必兼五行之性。識此。方得濟世成務之原。但當時茫茫洋洋。水土無復脈絡。何以識龍門爲水總源。不過就地形高下。虛心考之。明日勞身。以熟相之耳。雖不識所當鑿之處。逆而鑿之。是曰小知之鑿。禹識所當鑿之處。因而通之。是曰大知之不鑿。

天地皆北高而南下。此本來之低昂。既有低昂。自難齊一。所謂平天下者。因貴賤大小蠶蠶之分。而使之各安其位。是之謂平。貴安於貴。賤安於賤。此水平之勢。

也。惟貴者能皆而惟賤。然後成者仰而服貴。所以平之理也。識此理。故能裁成輔相。

使好物得所易。使惡物得所難。且既惡矣。又當使之得其所乎。豺狼息深山。蛇蝎伏幽穴。小人任驅役。此卽惡物之各得其所也。使之之道。從好物得其所始。以人安物。以君子安小人。

積重之勢。有徐返者。有急轉者。漢武許諸侯分王子弟。而尾漸掉。魏相白惡剛封。而霍氏權蠶衰。如此類。皆以歲月蝨蝨之者也。晉悼公割取諸大臣。惟在初立。數言。周世宗高平一戰。惟在新敗將七十餘人。如此。

類。皆一朝頓易者也。養頓易之機。在軍旅之間。若養以軍法重。人傳易爲嚴。若在朝堂。不可任威。全賴有術。

世將治。一人爲政。世將亂。天下爲政。將治。一人所貴。天下亦貴之。一人所賤。天下亦賤之。將亂。天下所積貴。一人不龍復賤之也。天下所積賤。一人不能復貴之也。任之則不威。遇之則成亂。中於理而以漸行之。張久而丕變焉。乃若因民之情。天下爲政者。又極治一世也。橫行天下。一人爲政者。又極亂之世也。

惟皇建極。福皆配德。上所不能盡。至於民。而轉諸天者。幾亭全書 卷十二 學言精說 十人

惟天壽耳。然亦既養而無害。俾各終其天年。至於顏夭距壽。道最相反者。必不見於堯舜之世。兼之堯舜之世。亦自無距。

博施濟衆。養爲主。修己以安百姓。教爲主。使天下無一人不安富。勢所不可得。使天下無一人不孝弟。心所不敢必。聖人不因勢之無可事何。而不憐天下之勞者。貧者。不因天下太平。而晏然信爲無一不孝不弟者。天子再言堯舜其猶病。一是憫惡而漸忘。一是欽私而不足。佛家要症盡衆生。衆生決度不疲。據此要。願大類聖人。所以行之者。慳耳。遺倫物。則修身無責。

遺禮樂刑政。則治人無用。聖人深而善濟。佛氏諄而鮮能。

萬家均足於衣食。富邑也。數聚獨富。邑斯貧矣。國亦然。遍國淳龐安阜。盛運也。豪傑役其編氓。斯運之衰矣。天下亦然。風俗日繁華。朝事日鋪張揚厲。而視天下方太平者。皆以貧爲富。以衰爲盛者也。

堯水湯旱。民恃其仁君以安。或失道不失國者。年穀熟而已。非人持天。則天持人。相與之際。所以未絕也。歲興德俱甚。雖欲興發以結民。可及乎。

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史載漢明帝清雉勸發。即日雨。宋

神宗罷新法。即日雨。皆梓政响應不啻。揚頑度展三月三日。以恒風。雨而不降。願益以大露。德天紫赤如血。行者咫尺不相識。上下大驚恐。七日卯刻。聖諭撤各路中使。于是時在秘書省。前見諭出。向同官曰。今日風必靜。泉未信。少頃風止。然雨猶未降也。百官仍日禮署中。十一日巳刻。風復有聲。泉疑懼。乎曰。往日行聖人之政。天立應矣。今復風。是不欲路天子之信。而阻其行善也。豈父天之意哉。殆必不然。頃之風果息。十七日。遂大雨。四野沾洽。天人協與之際如此。然後益信漢宋之所書不誣也。守今行善政。可以

收一郡一邑之荒。其至亦可感一方之雨。恭時若天乎。一念所至。四海春回。救荒之道。孰有大於天子之修通還善者哉。

災。民情也。而喜亂者有三焉。上無養。欲無以爲生。上失教。故不知禮義。上不能隨地而用才。故黠悍者思逞神。

大亂則名譽無用。大饑則金錢無用。爲政者。可使爵貨之權廢。於其兆也。紫微圖之。

小人大禍。關寺異教。皆足以感召莫狀。恭之古今無不驗。而四者又猶微膠特而不可解也。幸有見被髮而

野祭者。知洛將爲戎。晉人茂逆教。崇虛無。天胡乘之。

特賜其茂滿之意耳。小人如劉聰壯滿漸之往。不知君親。惟誦經飯僧以阜贖罪。婦寺弄翫。毒亂天下。尤

尚佛法。戎狄嗜殺。往往顛覆乘而手白外。臭味一也。故四者皆夷狄之類。而異教又爲三者之根株。三者

熾。有知之士。莫肯入神。異教熾。則智慧自喜之人。然

而趨之。世風之所趨。治亂之開也。趨何愈。亂何先。君子必前知之。知而居下。使以空言。知而居上。欲以行

事。有權不放。更爲揚波。殘義甚神。無德易以亡。確平聖人心事。易亡則萬方之受毒淺。而

子孫未嘗久據其禍其得禍也亦必輕且人無不欲貴其子者子貴極而身危則顧其釋權而得安自體是心可無疑於易亡之說矣聖人所處皆至情不出不情之言不為不情之事

宋祖得國與武略視唐文不啻天淵然國祚相當正以仁厚故耳唐於降至無不斬戮而宋遇之特寬太宗於北漢劉徽元之降也亦然嘗謂近臣曰晉司馬昭以劉禪思蜀之對戲之曰何乃似御正語此不仁之甚也亡國之君類多暗傷若有遠識國多得亡此正可傷辱何反後侮仁哉王言乎然嘗思之國以虐民

亡其亡至不可飲律以獨夫之誅晉遇孫皓厚而過矣國以弛弱亡其亡至可矜劉禪之徒是也宋世善待降王甚合於義義則仁矣

能全亡國之子孫者其子孫之亡也必全夷德最虐獨於南宋子孫死後不加辱害故其亡也亦遇我聖祖之寬仁既保護之榮賞之從而追諡之亘古所未有也蓋因南宋殉難祖首節元之優厚天使報舊祖耳徽欽乃太宗後受辱於虜不亦宜乎順以數往明微不遐逆以知來萬世如茲

為萬世開太平果有何道惟此心而已矣堯舜以言行

而兼政事孔孟則言行而已矣後世學者行惟尚少索隱極多苦將佛法消竄聖宗分明為萬世造禍亂也嗚呼是何心哉六朝及唐好佛者非講學之性自未及今講學之儒大半好佛太平何自開乎後聖有作其養民也以西北井田東南均田為之本於是在上則一道輕其銷融異端也有術不行世造之虐亦不用昌養之釋也在下則剛定群書列孝經於四子與五經並峙而三禮則明其經傳之分去其繁細不可行者焉修樂經以附禮而家語則列其醇疵疑信之偽焉史至通鑑無目更加權衡訂其訛謬諸子

惟文中微善其餘自老荀而下皆節取焉語錄彙定以明理義奏議類纂以資政事百家專門之學彙定以佐經籍詩文選選以助游覽陶性情焉佛項假依亂之書悉罷去之焉使天下如服孔子之德而靡非如秦秦始之威而匪也如此則民役歸於四近德復定於一風俗復底於同王者典而名世用開萬世太平其權是乎

朱子生平從嚴晚歲益道明近世輕於非論為其欽不便嗜慾耳然士遽依朱子雖宋知道不敢踰閑或詆訶詆諆之者必驅社多欲厭治幸亂驚懷無父無君

之機者也。設今天下盡守小學綱目等教。識言行。名義。極其弊。不著不察止爾。寧至有忘君賣國之惡哉。若置身而言心。坐論則玄說如屑。考行則四維盡喪。冠佩皆然。世運其危矣。以此見治亂出於人心。人心出於學術。至切也。使惟從漢亡亂紀。修其一節。救其末流。義若濫正其本者。爲力大耶。是故不知學。則以爲學術不切於援肯。夫聖賢之修明學術也。專以防禍亂。保民生。

吾鄉有三節。皆百世至言。與一云。宰相腹。可行。言四通也。非大也。謾言大。則善惡不分。故兼收衆才。置是

開停邪正。識得此謬。當不以價值爲休休矣。其二云。孟無廊。痛不著。鄉里有穿窬。巨室盡劫掠。大抵熟識牌里。與價值近習之引也。以至奸臣竊國柄。必以婦寺爲緣。夷狄侮中夏。必以奸臣爲奧。識得此謬。齊家治國。當不疎於所裨矣。其三云。若欲長。觀後養。高門餽華。白屋公卿。無非此機。乃著元昊。突生西夏。則深計之士懷憂。晉宋初興。有謬者見其軀體。而早知亂至。統無大小。專顧象賢。識得此謬。則教子至要。正身尤急矣。三謬者。皆至言也。又有習語二。晉百世大善。其一云。差不多。事理須務不差。置以少盡爲善。惟任

人。我。與。小。人。革。面。可。用。新。言。其。他。持。身。應。事。無。適。而。可。其。二。云。略。歇。歇。事。無。大。小。惟。行。止。二。端。既。謂。宜。行。何。復。小。特。每。見。人。口。中。時。時。通。此。總。是。賦。性。懶。網。積。惰。成。習。從。其。一。歇。其。事。終。身。不。行。終。則。通。而。可。察。者。前。三。謬。合。許。大。關。繫。習。而。難。後。者。此。二。謬。如。限。人。深。淵。好。察。通。言。其。此。類。與。

幾亭全書卷十二終

幾亭全書

卷十二 學訓辭說

子言

幾亭全書卷之十三

學言詳記十

政事上



審。祖制觀政之意。過大過重。釐之法。分減俸超遷之期。酌新銜仍任之例。

不次用人。勝衛責處矣。然知人。則國家受不次之利。不知人。則其害反甚於徑責。爲其嫌天下之耳目也。若未得知人好善之大臣。人主雖有其美意。豈得自行哉。保舉之法。必濟以久任。久任之法。必濟以超遷。大臣能專精行此事。固治世之大機也。勿以行之多弊。

遂併良法而疑之。楊文貞何人哉。行於宣德正統之間。有明效已。

因保舉無非其人。而遂廢保舉。固嚴舉至連坐。而人遂不敢舉。皆非也。文臣惟助敗者連坐。則世必無肯出賂之清官。武臣惟失節者連坐。世豈有肯先出賂以求仗節死義者哉。此法定。則連坐之罪少。而舉者無畏心。且苞苴之路絕。而受舉者多真才矣。

司馬溫公十科舉士。內一欸智勇過人。可備將帥。是將才僅十科中之一事耳。又將才絕疑。須顧寬於士大夫。今欲徑分文武兩途。則求武也太重。又併他矣一

舉連坐。則責武也大苛。舉者顧畏既多。而朝廷無繇得泛駕執鞭之才矣。惟以武之失節。視文之贖賄。庶乎得中。然推其本。則吏才可。行保舉之法。將才不可行。何則。將有別才。別舉。千人希一。非若士于讀書。苟懷惡心。皆粗識欲民之事也。又保舉者。須深知其人。知其人。顧我先明其事。是又必知用兵之大要者。然徑能舉將才。准陰不遇鄧侯。其能舉也。王文成不遇王璉。不能保也。故舉保大將。實惟相國中偏之任。其他一切將才。聽具目者特舉之。勿爲格限。或當有奇儘之士。思自表見焉。若合中外大小諸臣。責令各舉

將才。是不惟欲使韓信徧天下。而蕭何亦觀天下矣。廢可冀乎。

有其心。不慮無其術。如牧民聽訟。精農桑。興學校之類。則然。若用兵選將。非所樂言。雖忠義仗能矣。而兵法兵機。天性不近。豈可因其忠義。遽委任之。彼有急難。辦一死而已矣。如聞事何。故必智勇與忠貞合者。乃可付以仗鉞專征之任。人才實殊。用兵之法各異。選將帥與求他才。胡可例也。

國家取士。甲科照廷試名次。內外兼除。鄉貢縣部試廷試。以次機職。至報績歷俸。方得列名考選。先辨官。後

試功固非然矣。乃考選則似於試功之後復加辨言。何耶。因此典專擇言路必識大體善啓沃長於奏對者乃堪其選。舊例考題不拘奏疏策論專取關切時務者既可因言以辨其識又可據今日所言以試他日之功而仍主之以政績鄉評故失者猶少特要在銓宰總憲得人耳如徑欲以召對決之一日定其平生本訥諛於捷給才懿輕於年貌敷奏加於試功與唐虞之典何馳也。

唐太宗號都督刺史名於屏風坐臥觀其政跡與漢宣同意而精密過之其後宜宗命宰相作具員御覽則

又官名太多省視為難此求密而得疎者也。開元者令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內者外之刺史有政跡者除京官外者內之欲令出入常均然其法從內而出則定以都督之尊從外而入則定擬京官不云大僚其輕外任之意猶在也是以唐世循吏終不加獎得人為多民心思唐亦不及漢與言及此守令之關心國祚也遠矣。
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本輕選法原不掣鐻萬曆中替私者衆擇地而處屬托盈於選司於是遂議變法一時替求請托之徒廓然皆絕非不

暫快也銓衡伏一竹之無知而釋恩怨異同之彙非不至僥也念及於為地擇人為事擇才有萬分一乎且今京卿三四品以上必經會推外吏方面以上必擬陪正其慎如此豈府正循須央擇州縣之正與司選便不煩擬議乎必以一籤為至公何至方面京卿竹遂無用武者以州縣至縣不疎酌也又初選未有行藏可考也是不察國家於甲科設觀政三月明以其行能精力付太卿分稱之矣於鄉科選有司者必令坐監明以其行能精力付司武董察之矣如是則無者未嘗優初試者未嘗無可考耳目斟酌確有所

寄銓衡不體祖考之深意而以艱難故變法豈不悞哉且甲科輕取鄉科坐監正欲使之習事練才以適於用也業舉於鄉登擬令熟章句於成均而釋得以後著第令習揖拜趨賡酬晨夕而黜矣何名觀政何須三月乎謂宜如入臣楊允錄之議豈政務煩簡地方邊腹道里銜僻列三等為銓除中有請托規避者痛加裁抑至於履任後人與地或未相宜有出銓衡所不及者令撫按官奏報改調則人才各適其用循良編於民上矣。

吏胥考滿而得官商販納吏納考而善官此輩皆利處

於名。雖於長上官以奴隸視之。提亦以奴隸自視。夫奴隸自視。而使之居民上。是使吾民事奴隸也。且彼固商賈也。以商賈居民上。將以民爲奇貨。人主可使入奇貨其民乎。每見縣之佐貳。督撫者。漁納戶。蠶蠶者。享奢。雖貢罪而去。其之如飴。得其所求。故也。不如略做祖制。盡用士人。見上臺。有拜而無叩。有罪罷而無撻。且知進取之後。遂方長也。然後可以養其耻心。鼓之舞之。而責其愛民之効。此外果有異才。雖買豎白衣。並可升朝。做嚴薦。不輸金粟。

李言辭記

掣籤。豈得人人與地相宜。但使撫按得人。則於群有司明試之後。所見必真。凡更調地方。典佐貳升正印者。從外具題。銓部正宜覆允。若謂兩臺所請不足信。是必不賢而後可。既用人任一方之享。而不信其言。不使得更置一方之才。分任無人。提挈不應。何從展布乎。况邊方多享之處。尤宜使朝夕應手。若督撫果不足倚仗。則宜更置其人。其人是。則宜從其所措置。此銓政一大要務也。樞部亦然。果督撫既得其人。所請大小武職。並宜一體覆允。勿從權必我出起見。彼請而我覆之。未嘗非部權也。苟利社稷。可夫。

如今日豫楚等處。樞襄州縣。無城舍可居守。無吏胥人民可役治。無提稅可徵。銓曹衙門。無人。但其領憑赴任。亦有何任可赴哉。然進豈而不遇人往治。是素其地也。事勢至此。可不天恩變通之道。其道如何。是必督撫先得其人。乃可行之。乃敢言之耳。就各州縣中。有何人才。不論紳士武弁吏民。但信義智能。爲鄉里素推。堪相倚仗者。聽督撫酌量便宜。加以職銜。任其招集流穢。墾治田疇。設立村堡。修理城郭。或募年。或二三年。收拾漸成規模。督撫勘實奏報。然後銓部特據守令。往蒞治之。其原委本地安業之人。亦聽督撫

李言辭記

酌其功非大小。智能高下。發往他方任用。如此。則數年之內。既可情本境人才。以收拾本境。數年之後。又隸成此數百十人才。以分任於四方。豈非兩得之美。但非督撫得人。則不能行。非廟謀委信。亦不敢言。此法而委之不肖督撫。將滋瓦解。竊據之患。此法而托之賢督撫。則必有因勢利導之功。凡南直之盧安。江西之袁吉等處。撫豫州縣。皆可做此法推之。故因地方人才。以收拾地方者。蕩平流連之第一計。而謀定賢督撫者。收拾中原之第一義也。

垣臺向銓曹請缺。自州縣至藩臬皆有之。弊聽憑致營

私。不聽。悉其中實有爲地擇人。可助銓衡之議者。反以一舉却之。非諱訪賢才意也。居用人之地。熟識某賢。親知某才。能有幾人。全憑訪訪。人不來告。猶將訪之。況來告而舉却之乎。但私書降於屬托。口語苦於無憑。不如明定規則。凡言路有講缺者。明送舉單。某堪任某職。其名下詳著政績素履。及智慮所長。精力所堪。稿司再加廣訪。說盡適用。如同鄉數位。共舉一人。或地方諸紳。其擇賢公祖父母。列名公請者。徑據呈堂。不必復加傳訪。此規說。則垣臺爲國薦賢。無市恩之嫌。銓曹據單用人。無營私之弊。亦無偏徇之患矣。

記云。大匠治小臣。廉。夫大臣豈不以廉重哉。廉者。法中之一端。而不足以盡法。蓋必念念奉公。事事衡理。足矜式乎小臣。而後可也。然而法則必自廉始矣。使先不飭於廉隅。又安望其勤遵古制哉。若大不貪賄利者。亦廉中之一事。而不足以盡廉。蓋必其生平醇受詔諭。歷歷分明。如物之廉隅可辨。而後無負其爲廉也。然而廉則必自不貪財利始矣。使先不能辨於取舍。又安望其百事之介節哉。

六計皆冠以廉。是有位之本分云爾。人以穿窬爲至垢。

來聞以不竊而薦高修。婦以私奔爲奇醜。未聞以居室而稱貞節。仕以受賄爲大弊。未聞以不廉而廉官方。大抵天下理法。爲之是惡。則不爲德得庸常。不能亦可。則說爲乃成名德。况廉是圭角。定角因於有分。辨有分辨。則見可而取。見不可而止。故以不苟得爲廉。即不貪貨賄。猶廉之一端。非六計之全義也。諺與爲。天人參焉。欲至沉入。爲至堅擇。賦於天而學可以充之者也。守則惟吾心所自至。非賈所能徇。致才智不足。難爲強求。而操持不堅。毋容姑息。國家計典。獨嚴貪酷者。非但爲二端害民最甚。亦爲天下無不

能廉不能慈之人性。是固有必爲惡者也。人有是膚肉。必有是血氣以充之。天生若人。必有若地產以供之。盛年廣肉滿盈。未有以盈致瘳瘳者也。瘳瘳者。失調所致也。人衆極者。天氣旺也。猶人之盛年也。人類衆。草木百物必蕃。其武早滋。致歉者。變理之不廉也。猶人之有疾也。常調則常裕。三十年耕有十年之舍土。常餘於人。人終不餘於土。土反不足者。野某蕪爾。歲凶爾。非土真少也。聖人在上。歲常豐。則土之所生。固不可勝舍矣。故大旱之役。繼以闢創。西北之地可井。東南之田可均。

食物年貴一年。愚者謂戶口繁盛之故。其實不然。乃瘠
瘠不均所致耳。每見兵荒疫癘之後。人民衰少。田卒
汗萊。而食益貴。土無所出也。豈嘗因人少得物賤耶。
欲使民不艱食。惟聽富商大賈。就人多之處招人。就
田多之處墾田。任力所至。不拘以格。則人土之疎密
適均。土益治。物益生矣。謂因人多而食貴。非但不得
其情。且與楊廣患人多之意智近。不祥之大者也。
遊惰坐食之民無數。以欲貪天下。僭徒坐食無難。以其
道貧天下。貪於欲。中智知其非。貴於其道。中智以爲
宜。哀哉。一夫坐食。一勤農。不足以供之。况美食之人

乎。此二者。皆鮮衣食耳。華居器潔。率天下農工筋力
之半。而奉此數十百萬人。何也。驅使墾闢。後而配偶
之。生聚阜財。兩得之矣。然必世而後大效。

墾荒必用勸人爲主。其心思善謀算。其氣骨耐勞苦。其
習俗其淡泊。其資蓄足運用。擇士夫數人。領袖其事。
聽以意號召鄉人。其他山陬及各地鹽商。有願任者。
悉聽於各處墾荒。井中粟塞下。九年。遊餉必充。三十
年。則漕運可已。今漕糧歲約五百萬石。以畝計之。畝
生一石。止須田五萬頃。今山東兩直隸各處可墾之
荒田。據近來留心此事者。徐給事貞明。汪尚書應蛟。

盧別駕觀象諸公。端勘所及。冊籍所記。豈止五萬頃
哉。知前所計。椒人鹽商。任意開墾。歷三五年。徒。鐵輔
米偶。每石必在一兩以內。此時且將天下應解漕糧
地方。如浙江南直未貴等處。先行折色一半。每石連
耗及脚價。止令輸塞壹兩以上。約照鐵輔米偶。贏三
之一。願帶至京。而江南解戶。則照平日兌漕價費。每
石已約省三之一矣。豈不公私兩利。至八九年後。北
米益多。價效賤。天下漕糧。悉令改折輸銀。每石連耗
及各費。約輸一所。江西湖廣。米價本平之處。更爲量
減。務使民間有三分成一之便。而朝廷則以天下所

納折色銀兩。每年仍糴米五百萬石。實各倉。米不缺
額。而旅可贏美百餘萬金。迨米既充盈。足支數年。則
所額漸少。美金益多。而且罷漕運諸費。歲省金又無
限。金與粟。皆不可勝用矣。於是或益減民折。或間捐
民間田租之半。如漢孝文時。皆可量宜而行。此生財
之大道也。節財之大道。則在得將以止戈。與遇融宗
祿之法而已。或曰。永不起科之利。瞭然可見。何以
祖宗朝。不遵大行。曰。國初都南京。遼軍需餉。而百官
禁旅不需餉。未有轉漕事。故塞下之屯田重。西北之
墾荒輕。成祖徙擇北平。時無周召。米及易田。時以

富百姓。爲無窮計也。百官禁族。非漕無以爲養。於是漕運始焉。亦一時權宜耳。繼此遂以漕爲成規。習於權宜。而忘其事計。至於今。民力困用。交謫極矣。故塞下之興屯重。而腹內之墾荒尤重。若使高皇當年。創業西北。如漢唐初時。則北土必不如今日之多蕪。而純藉南漕以爲養也。高皇云。吾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蓋以都南之故。其精神全注軍屯。而以其餘及民間墾荒。故此制雖定。未及大行耳。物極則反。易窮則變。更有窮極於今日者乎。

白糧獨取足於江南數郡。尤屬不均。永樂中。蹇夏諸公。

不得辭其咎。國初定。開金陵。此數郡去王畿近。唐百里。遠不千里。皆一水可達。故高皇就近糧輸。俾民國俱便也。其後移都燕。則白糧自宜就近截諸郡。有水田者徵解。省轉輸費。奈何置近不取。顧隔三數千里。而累遠民。兼費國家道里資平。事習已久。建議非易。須西北墾荒之後。禾黍漸多。自有變通可久之道。墾闢之事。四難七費。其在腹也。清理有四難。曰豪貴曰黨戚。曰中官佔服。曰皇莊。及其耕也。有七費。曰開溝。施膏川。曰築廬舍。曰募農。曰具糧食。曰種穀。曰農器。曰耕牛。惟聽巨商盡力開墾。則七費俱免。其清理則。

必取自至斷。其在邊也。無四難而有一大難。在護衛農夫。

嘗設一省農科。臣春報某某州縣耕墾數各幾何。分小治中治大治。而并著其難易勤惰之故。秋報某某州縣收穫數。各幾何。分小熟中熟大熟。而并約計其處米麥菽粟唐價之高下。各爲明年此精強本。而奉是差者。必還與懲辦。事平易近民之人。使驅驅故年之間。警醒官吏。兼以自習其事。自練其才。總理有缺。卽用承代。則非惟得用人之機。而更得養才之道。相繼任事。觀厥成功。必無難矣。

去公字

卷之三 學言詳記

或欲借墾荒以起廢官。此與腐爵。變名而同實。其生平常廉。以註誤廢者。終不屑與貪濁多貲之徒同升矣。奔定則得官。抱道則終老。是教食雖而抑廉靖也。且墾荒之權。全資高買。其人多其力獨。若使唐官任之。天下之商賈。必且畏其威。矯誣而却避。所樂幾何。而荒轉滿邊腹。終無敢任焉者。亦豈工於利國哉。遷狩其先於種穡。故田野治則有慶。荒蕪則有譴。而孟子又諸辟草萊之罪。次於善戰連橫。何其反也。所謂開治。所議荒蕪者。皆指井內之田。其井外井旁之餘地。留以積土。任其草萊。故溝洫久而能不唐。自李愬。

始盡地力。至商執達廣阡陌，蓋平其空土，悉以爲田。食目前之近利，而不知土無堆積之所，必漸夷而入於溝洫。水道漸塞，則蓄洩無權，而土之長利大矣。禹盡力乎溝洫，專防其涸，殃乃廢阡陌，以致其涸，使百世而下，西北中原之地，失水利而受水害，實殃之大罪也。

墾荒須有下乎實工夫。即古溝洫之制是荒。天下地勢大約有四：一平原有水，經農桑；二高原無水，育神木；三平沙近水，宜畜牧；四海池積水，養漁鱉。其農桑用水法，大約亦有四：一大河二海池三池泉四井泉。先

王取地中有水之氣，而制溝洫，其法夫固有道。墾荒深二尺，道上有徑，高廣如之。十夫有溝，溝深四尺，溝上有畛，高廣如之。百夫有洫，溝深八尺，洫上有塗，高廣如之。千夫有澮，溝深二仞，澮上有近，高廣如之。萬夫有川，溝深四仞，川上有路，高廣如之。川水入於江河，是爲一終。終十爲同，古方百里，今方八十三里有七十二式。古田一百萬畝，今四十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畝有奇。內分九川九路，而溝近洫，分澮遠徑八者，又縱橫交織於其中。平時則以資高洩，廣澮灌，正經界，止侵爭，及一旦有警，道路即坦。

溝洫川皆渠，侵。聚高據水，而面或伏，步或散，兵家形勢，莫過於此。故日地中有水，師春牧之季，日尋干戈，而牧尸流血，向不同於戰國者，溝洫未壞，形格勢禁，無所逞其乘勝逐北之威耳。又安得有戎馬長驅，廣掩中原之耶？熟土荒，布地澮，視後世之堰澮，以自固，掘陷坑以限馬，樹榆林以爲塞者，功實相懸，蓋萬萬也。

富民仁民，同近同時者也。必世而後仁，聖人爲治三十年，則化行，仍荒也。以三十年之通創國用，亦必世而後富也。古昔溝洫之創成，故取必於一世，今也溝洫

久廢矣。方耕創爲之，度非三十年不可成。既成之後，民以漸富，更三十年，則固亦富矣。是取必於再世者也。開基之哲王名世，其謀悉其識深，以六十年經營爲千孫黎民千百年福利，猶爲勞少而功長矣。豈若親近傳傳，見目前，上商殃之爲固，未嘗不重耕也。其意以耕基戰，八重耕，使溝洫川澮備，而以耕消戰，敵侵我，致制挺以屈其利兵，所據者地勢也。我征彼，彼倒戈而莫敢我敵，所得者民情也。

北地義興登路，京師九甚，白日穢穢，不避官長，總統袁趙，小人相有而暗消穢穢之心，或道凌肅之年，薰炙

贖贖其害非一。度古之書必不載。邦畿內外。無以大河。澤以溝澮。無地無易冠之水。無地非可藉之田。不惟臭腐便於收飲。易於清除。而且人爭思得臭腐化神奇之用。故蘇古力溝澮之選。無弗得之者也。蘇今廢溝澮而任莽莽之習。無弗失之者也。

方今天下之將。莫要於生財。莫大於平流冠。勿議剿撫。當議解散。欲議解散。先議安插。欲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隨處墾荒。欲使新附之民爲家。必先使富商大賈爲主。欲使商賈樂爲主。必於屯田原額之外。將各處積荒田土。申明永不起科之舊制。自洪

武至

列宗

各有勅諭

班班可攷。此不起科之中。自有利國之長策。豈真謂單畝民窮。直遺國計哉。誠行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卒帖。皆選爲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力以耕曠土。十年之使。故粟盈於海內。其價日賤。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當日富。況盜賊日消。饑饉不作。無煩軍餉。無需賑濟。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冠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俱成。分爲二事。則難說。今日事勢權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尚忍言哉。故職厥難施。以正國威。拯其精銳。以壯邊備。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至

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真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民將。必得頗收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事以赤子爲念。此揆舉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則明主之事也。

今日塞上之屯。未可與。曠裏之屯。不特與。惟屯頗外之荒田。可曠者無限。其如爲興屯二字所阻。爲起科二字所阻。一言屯。必須有屯穀。有兵之處。扣餉而使軍叛。無兵之處。派民而使農邊。故今日言興屯者。皆加派之別名。能勝民而爲賦。惟墾荒乃生財之大道。能化墾而爲民。奈何墾無科之墾荒。而必言起科之與屯也。

屯也。

今

墾荒

十

墾荒乃生財之大道。今墾荒莫敢墾者。僅起科二字阻之。非惟無利。兼且有害。擬鋤甫施。追呼之吏隨其後。失是以國民不敢爲農夫。而姑且爲賦。古人下令賣刀買犢。今墾之使賣犢買刀。皆汲汲起科之題。凡爲之也。故諱言無科之墾荒。而必言起科之將屯。此非惟不能生穀養人。直能驅民作賊。三餉如派。至千九百四十餘萬。而又於三餉之外。疊興屯之者。爲加派之地。非派民而使農邊。即扣餉而使軍叛。棄莫大之利。而種至深之害。其愚不悟。一至此耶。爲無復民生。

忠國事之心。故不學不思不講求。直爲積蓄得膏之
僥倖。而以天下大命爲戲。豫也。

人言屯爲利國也。愚言墾正爲利國也。但大利而非小
利。實利而非虛利。先便民以及國。而非戕民以助國
耳。人言起科。不過欲速也。愚謂墾祖制不起科。亦
正爲欲速也。但四五年小成。十餘年大成。視百舉而
百不效。則爲速。而非以今歲出本。明年見息之爲速
耳。

武疑不起科。恐他年虛熟後。啓傷人侵佔之端。噫。其真
見彈而求炙與。不受目前之荒。而預憂他年之佔。安

集 卷之三 李言詳記 十七

知果熟之後。不更有窮變通久之道。而先自絕其招
來之意乎。大約他事可責有司。此事止可鼓舞有司。
他事勸民赴義。此事且須使民見利。他事取民以利
國。此事毫無取於民。而乃可大利於國。他事呼吸着
腕。爭時日之先後爲功。此事寬腸大肚。以五六年十
餘年二三十年陸續成事爲功。我始之。不必我終之。
我勞之。不必我享之。一方試之。不必諸方同時舉之。
士民願者作與之。不願者勿強之。往來無恒者。亦不
督責之。上與下均識此意。則來者新多。荒地漸熟。民
間果漸盛。而公家之大利大便。有不可勝言者矣。

永不起科。雖墾荒之。祖制。然其後歷年浸久。亦必有

弊。窮者不能自立。官長更胥。終以無稅刁難需索。彼
見需於公家。而反費於奸貪。一也。墾者久而相習。財
富人來。不隸版圖。不服徵輸。儼若土官。浸不易制。二
也。於此有變通之道。上不失朝廷大信。而下能使
文衛武弁。士民兵商之心。人人悅服而久安。文武加
虛銜者。於其請襲授之日。士人力田科者。於其登科
第日。皆捐田十一爲公田。而出其力爲上耕。飲如殷
之助法。商民亦然。但當更舒其捐田助耕之期。以漸
及額。如收熟十年之後。先捐田三十分之一爲公田。

集 卷之三 李言詳記 十八

二十年後。捐二十之一。至三十年。則捐十一如例。其
輸粟。每畝不論積歉。以一石爲率。後世臣民。有豫請
加賦。議稅畝者。罪無赦。如是。則上之用下。其名正。下
之供上。其業安。庶可久而無弊矣。初於諸疏議。皆來
取及此者。有其人。自能通變於未窮。

穀太賤傷農。伯術之陋言也。人生見食之外。常復
何求。即餘粟所欲易。不過械器耳。大有之世。械器亦
必無太貴。至於上所徵輸。悉收本色。不折金錢。則農
何病。使菽粟如水火。而民仁。正極賤之樂也。反愁太
賤耶。

百物之價。以米爲主。常平不惟能平米價。米價平。諸貨之價。槩不過昂。過昂。則人不食之矣。米不得不食。而他物可以不食。故常平倉者。兼平百物者也。桑弘羊作平準。欲乎百物。而愈不得平。惟平米穀。則他物自平。本末異操。他利上與利下異心也。人臣主於利。民國之寶他。至於利國。國之賊也。弘羊者。李愷之罪人也。

生財在勤。然勤失其宜。財反爲耗。男不農工。而雕鑿奇玩。女不織紉。而他綺華英。非不勤勞。所生何在。豈特不生。奢靡之弊。反繇是滋。害甚於生食。閉居者矣。故

爲政自禁脣而外。其一切妨農務。害女紅之事。首完革之。上不用。則下不爲。力不妄農。則肯棄於耕織。品節一明。而即勤可以制儉也。自爲政者。無能敦本。彰教。徒使天下勞其力以益其貧。

業盛豐潔。極天下之馨香。非耕失其能生也。哀衣繡裳。極天下之麗華。非蠶婦其能爲也。天子號一身念之。其忍不勤。其忍不儉。耕者租糶不充。而四海之僧尼倡優。坐而美食者。不知若而人。蠶者布褐不完。而四海之拖縵剪綳者。不知若而人。天子爲天下念之。其忍不率天下以同勤。率天下以同儉。必也率幸

弟力田以重農。寬徭薄賦以恤農。使游人皆盡力於南畝。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勤也。官民莫變有定品。服履有定制。毋得相炫以財。然後爲能與天下同儉也。周世宗刻木像於殿廷。使天子之目。恒與耕夫蠶婦相對。其知此義矣夫。

生財之路。莫大於農事。王心所宜矜者。莫先乎天下之農夫。買鹽足國之策。專言重農。一切取商制買之政。不及也。卽來工之道。未暇及也。孝文從其言而重農。一切勤課之虛文。不尚也。賜半租。既而遂除租稅。不講取民。而惟務與民。深知損上益下之旨矣。然有說

焉。授田之制行。則蒙免稅之福者。天下之農夫也。授田之制不行。富者連阡陌。貧者質而耕之。則蒙免租之利者。天下之仕宦價道。商賈吏胥。素封豪家。而非天下之農夫也。元成宗時。浙江行省臣上言。貧民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反田主。其佃民輪租如故。宜令賦輸數。亦如所蠲。從之。後爲租必准此法。然後小民沾朝廷之惠。戴恩有素。而難動搖矣。以人情推之。宜恤貧。不宜蠲富。以爲國至計言之。天下富室少而貧民多。凡悉苦思亂。必起於累累之貧民。不出於寥寥之巨室也。君知此爲明。臣道此爲忠。

二十取一。孟子以爲竊道。孝丈乃能承除之。蓋三代逐末者少。則十一之賦。不得不用。漢承秦後。商賈甚多。而帝節儉有餘蓄。故遂永除田租。行堯舜之所不能行。時也。孝景立。乃復三十而稅一。蓋全除者十年。孝昭初立。又下詔除租。不固。幸武虛耗。而忘民恤。所以西京之末。民心謳吟思漢。大抵孝文思澤爲源。而昭宣次之。世祖中興。實末於此。唐太宗有漢高之雄。而繼世無深仁。民心散叛。故藩鎮分裂。朝廷漸衰。迄於漸滅。宋其仁德澤。頗近孝文。然祖宗得國無大功。威嚴不足。故外夷乘之。僅得南蠻。此乃中壞。非中興。

卷之三 論官制記 二十一

也。推而廣之。民心厭亂則治。若其上則亂。然虐施於百姓而思亂者。秦隋是也。亦或君無虛德。徒以紀綱不立。舉措倒置。郡縣無良吏。而天下靡勝有岸。漢之心。其爲土崩之兆。可勝諱哉。民心堅戴一姓。則爲東漢。民心泛泛而無所屬。則爲殘唐。百世可知。何必郭璞李淳風劉秉忠之弄數耶。金用於世有三便。亦有三散。體簡而易貯。已分而可合。通傳而不壞。是三便也。易貯。故貪者多聚而無厭。分合。故吝者鑄餉以焚觀。不壞。故愚者久積而忘用。是三散也。古者果鑄力三征。自力易爲假。不可積易矣。

然虐以前。皆征果鑄。往往朽於唐宋。上下交失其用。宋元以來。易布帛而征金。在民則難致。在吏則易爲乾沒。皆非法之盡善者也。竊謂定賦之法。果鑄宜如古。上以取下。亦以與下。俸餉皆用之。而力役則輸金。又助以關稅之金。供兵民恤勞實功之用。俾耕夫織婦。各出其土之所產。衆之所有。既可以便民。而國家增帛。出入儉均。無積於朽蠹之患。其儲果餉。儲金備賞。自一切如故。康乎上下俱便而少故云。古以果鑄爲賦。取民所有。不取民所無。法未至善。但稍帛易朽而難折。士大夫得之。則便於用。兵民得之。則

卷之三 論官制記 二十一

不便於用。故賦法雖當復古。而制用合有權宜。必也官俸純用穀帛。凡有貨處。亦用絲繒。而兵民餉幣。則穀帛爲主。繼鑄泰之。使便於分析交易。而古今而體人情。漸盡善之道也。田賦既無銀錢。當於徭役及商稅取用。上下通行穀帛。銀錢所用。蓋亦非多。徭役商稅二端。足以供之矣。若夫議而不征之義。則以季世逐末者衆。稍稍抑之。未妨王政也。孫子謂食散一鍾。餉吾二十鍾。今且使塞下自耕自收。收穀一石。亦足賞轉輸十石。况邊儲原以米布草料爲主。糧佐之。銀不通隨時量解。使足權貨價。供貨資。

而已。

煩簡二言。治亂之大分也。官多則亂。將多必敗。賦權結
項多。則不可稽。今書胥之所以混其官長者。皆析細
微。多名目。使之心倦目眩。然後侵牟可施。古人設權
量。後人分權。至於忽微。分量至於撮圭。此皆設而不
必用。治國立賦。大抵金止於釐。穀止於合。布帛止於
寸。足矣。使民間易知。官府易會計。獨不侵於胥吏。爲
奸耳。爲治者。何不定君民兩便之法。而必煩緒多方。
以爲奸濫地乎。

幾亭全書卷之十四

學言詳記十一

政事下

百貨不得商賈。則不轉輸。是亦與農工並有功於造化。何獨抑之。以其任轉輸。不任生長。較之桑田爲末耳。百工雖非生長。而居裁成輔相之列。勢甚而利微。與農相近。商賈遞而利厚。不稍抑之。恐逐者益多。務本因益少。而商賈亦無所用矣。且觀土曠民散之地。商將何流通。賈將何積聚。是則商賈亦必以農桑爲本。王政重農者。誠加意重之。而抑商賈者。非刻意抑之。

幾亭全書

卷之十四

一

有宛轉以爲之地者存也。王心何處不行仁。天下何人不入其仁覆哉。

劉晏治財。其大端在予本而奪末。獨免賑濟。以蕃戶口。其非予民也。予人以養入。人衆而土闢。土闢而財多。此其生與王道何間哉。惟提足視四方之價。予母奇贏。朝廷獨操之。此則參伯術矣。然奪商賈之權。而非徑奪其財也。故商賈亦不得而怨焉。

納粟有二可一不可。平時得以中鹽可也。有急得以除罪可也。買爵入官不可也。富民出粟實倉廩。足以利民。則聽其取利於鹽。以利耐利也。歲饑賑濟。軍興佐

食。則按數除罪。解民害者。亦自解害也。各以類報。而無損於治。若買爵。則異日將居民上矣。繁費當惜。子母當防。晁錯除罪拜爵之議。半得而半失也。

今天下大賞。惟用兵宗祿二事。故議節亦惟在處此二事。用兵則謀大將是矣。得大將。則兵止而實止。若宗祿。則尤難之。生日滋祿日增。稍議裁。則上有難問之誅。下有譁謫之亂。幾於術窮而無措矣。通融祖制之道。非惟入臣不敢顯言。即天子亦難徑行其令。必致書各王府。令會集宗人。酌長便以報。大抵士者四民所瞻。初宗人不爲士。今已開科爲士。尤夫重者

幾亭全書

卷之十四

二

可通。何願輕者宜獨拘平。宗人已仕者。可捐原祿。則一切農工商聽從各便之日。原祿亦可漸裁。先詢其稍裁者。方聽所便。不願者弗強也。彼漸免後便爲民之利。願者必益多。宗入大槩樂爲士民。則國家之實易支。而親親之恩益普矣。何則。拘掣不如自適。虛尊不如實用。人情也。體其所願。於恩何傷。是必君相同德。造膝細議。遠臣小臣。徒形章牘。無益也。

節用之道。當計軍後之實。勿慕目前之名。今內外諸司。每事奏減。號爲節用。夫使奏減之後。器用仍堅。亭功仍集。則真節省也。若減之而器壞功廢。耗費益甚。何

名節乎。如近日治漕河者。照故例減去銀錢。不過十之一二。然河以不治。糧艘艱難。勢不得不復益費以治之。是乃并其八分而虛費。何常有一二分省也。自治河惟之。造船造軍器。無不皆然。故爲今日節用計。每事只宜照先年估定原價。但責其縣之堅完。功之永久。無隨壞隨修之費。則所省已多。此節省之費事。若各處奏減查例。稍減於目前。倍費於異日。失策之甚也。

天下事。委有絕難處置者。周公日夜以思。乃幸而得。况他人乎。只如米貴之年。富家閉倉不出。饑民擁衆呼

其不合費

卷一四 學言詳記

三

噪。勸富民。則長饑民之權。懲橫民。則堅富民之食。大是難處。就二者論之。懲橫民自易。然使千百生靈。忍饑待死。爲之牧者。怡然曰。吾今已能定亂矣。嗚呼。此豈良法仁心也哉。必上之有以感富民之心。大之使富民有不得不難之勢。庶可耳。大抵上有積艘。則可以平市價。不然。上有積金。猶可爲糧本而轉輸。今皆無之。所以窮於策。萬不得已。設處糧本。探聽米價賤處。官買以來。繩繩相接。舊糧將盡。新糧隨權。安貧民之心。奪富民之權。彼慮價將日低。不得不出。惟此爲臨時救急之法。

周禮移民移粟。曾上人爲之層置。非民間自移也。民自移。則爲流民。民自接其粟。則爲商賈。流民則就而撫之。富鄭公之賑青州。原子英之安荆襄。共是著矣。商賈則招而通之。與時宜之。無畫一之法。漢初關中大饑。高祖令民就食蜀漢。武帝時。江南水潦。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此皆境內無蓄。設爲不得已之策。使民各蓄食。則可無移。使郡縣各有蓄粟。則發而賑之耳。故官代民移。周禮姑以爲不得已之策云爾。非收荒之上移也。有蓄金。無蓄粟故也。後世乃聽民間自壞。則負父母之名。甚而或禁民之移粟也。是就天下一

其不合費

卷一四 學言詳記

四

宋之時。爲晉遷奏糴之事也。又其而有驅逐流民之議。是惡其爲流民。而欲使之爲流寇也。可令春秋見乎。隋社倉。唐來義倉。一事而異其名也。隋唐祇感六升。民困極矣。宋於正賦外。二十加一。庶幾得中。然其糴。權在收貯於官。設遇議饑。悉以還民。積多此一納一出。况未必還乎。設賑給時。果盡免諸糶。貧民猶苦奔走候領。况不及倉民乎。古者使民各蓄其有餘。而積世必欲取諸民而代爲之蓄。古者自飾其餘以春補秋。助而後世加取於正賦之外。而贏半更留以自肥。如

之何處不饑死。朝與野不相胥以俱。貧也。惟朱子於崇安。因歲凶起事。仍陳社倉之名。而盛變其官貯之法。隋唐稅或逕爲純王。損下轉而益下失。

朱子願果於崇安。而查擒於蒲城。親拔之置社安於長澗。滿而同源。則之悍民以化。俗吏見小小禍亂。輒議用兵。不知窮民之與奸雄。非可一律行誅伐也。饑饉瀕死。咸不能戰。惟惠澤可以已之。而方其饑餓。卽金錢猶無以解其急也。必果乃可。蒲城盡取崇安僅二十里。用果六百斛。遂安吾民。消彼盜。兵威有此效乎。卽金錢有此速乎。故社倉之利。非獨活民。且以彌盜。

朱子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五

如一邑若干鄉區。每鄉每區立一社倉。誠爲至計。賢士大夫有安和鄉里之心。不可不早議此。

天下無地不有富室。無地不有貧民。一窮之富室。救一鄉之貧民。至均也。至便也。雖不均於樂歲。亦可小均於凶年。樂歲不均。民未至死。凶年小均。溝壑者罕矣。然均田之制。既難遽行。天下豈有小均之法。又豈號令能使之均哉。仁人處鄉。自發其情。隨力而爲之。聽人之成效。或否。或多或寡。苟有濟焉爾。用財無他。惟使人實實有用。卽財得其用矣。澤多矣。情惟爲奸人被罔。則可惜耳。楚人失弓。楚人得之。則有

之弊也。朝廷失之。窮閭得之。王者之得也。輕廷失之。奸倉得之。末世之弊也。

凡經濟事。有一洞遠本原之說。必有一修政應急之法。不然則迂。如鑄錢不計子母。惟化居莊之銅。爲流遞之幣。卽爲利用。此本原之說也。然救急取應。則在就銅廢之地。買銅。就農廢之地。開鑄。大約當於荆楚之間。專設一官。掌寶源局。立三等錢式。一鑄京師錢。一鑄留都錢。一鑄各省通用錢。臨江浙商船。隨便帶送。官豈給路費船費。京樂歲至清江鎮。令軍獨船順帶至京。留都錢徑達金陵。或挾鎮江而止。各省錢隨便

朱子全集

卷一百一十五

六

送至鄉。輸其分派流行。不設限制。不強民俗。轉輸必唐。凡兩京各省。銅貴炭貴之處。借遠不復鑄。彼銅炭兩賤之地。財鑄錢必銅賤而體重。私錢者不能效。將不禁而自息。取贏既多。權又獨歸於上。此鼓鑄之便術。王遂之說也。

君宗。古人並重。然君遠無時可廢。而宗法今久不行。此有故焉。一是封建爲郡縣。輕重相制。亮宗法爲可有可無。一是今人視祭祀之典。輕。不必歸一。一是田產得自相買賣。習久而便。宗法自不易行。大約古窮之廢。情世遞人情不便之而廢。聖王復興。必有曲饒時

宜之道。復古而便。則復之。其餘或堪用之。或盡之。尊君者以聖。尊聖者復以帝。以王。漢稱詔。今稱先師。其於義也不易。

孔廟去王號。人以其是。降爵稱人。人以其非。然爵從王者也。以道尊。雖天子必有師也。以位尊。則無加於天子矣。名以師。祭以王。何居。體尼父之所安。今爲正。莊氏者必南面。太廟則以東向爲尊。人以形用者也。南面向明也。鬼神有氣而無形。惟以迎生氣爲主。天左旋。其氣恒自東而西。須臾萬古不易也。東而向陽也。向天之行。謂之向陽。故鬼神之位。以東向爲尊。

船亭全書

卷十四 學言

七

善用刑。刑之意過於禮。不善用禮。禮之意降於刑。論喪禮者。餘哀之復。再設餘哀。行之官途。不及士類。惡廉也。重抑以佑之。恐規避也。從而迫之。至奪也。然而皆刑之防。非禮之化也。禮之用而等於刑。養君子而夷於禁小人。何貴乎。

品官墳塋。例有禁步。做古採薪之禁耳。然亦有不可行者。江南科第甚盛。高官甚衆。又田賦最重。據例。三品塋應餘糧八十畝。有奇。二品一品。等而上之。若一邑百年之間。出數十高官。則免輸稅者。殆半其邑矣。民何以堪。爲大臣者。體國厚民。寧忍薄民以自厚。有能

辭而不居。乃大臣之善自厚者也。國家設其請。亦所以成大臣之厚。是故有近厚而據行者。不如損之。毋至以亡臣妨生民。

陶靖節文中子孟貞履之類。皆私禮。司馬溫公頗謂非宜。然柳下惠惠。定自其妻。孔子曰。焉不之非也。但問其稱否耳。是是非非。上乘其機。下餘其公。亦義上有賞罰之法。下有褒貶之議。周下輔上。春秋之義也。朝典誼而不當。其事公。其義私。親友子弟私禮而當。其事私。其義公。

無無做之法。亦無無敬之禮。如饋人七出。內一條爲無。

船亭全書

卷十四 學言

八

子。夫棄捐之禁。當專論其性行。若命皆福薄。正宜養。無子乃婦人無福處。非惡也。買妻生子。有何物碍。而必逐之爲快。實謂新論。以義御勢。此論非茶非之哀吟。所以見嫌於國風者乎。古庸七情禮行。屬好色。無誼之男兒。必有有慾棄妻之事。近代七出據不行。則妬悍女子。亦有絕人宗嗣。棄人孝友之患。然近代之飲。男子貞智者。猶有欲以廉其府。古時之氣。婦人泣血復心。而無可奈何也。棄妻者。其非。李復今。蘇子瞻取朝然爲美。伊川門下。未嘗以此非之。蓋宋時官妓。正如今時小唱。典例不禁。清麗麗寬。士大夫要

當自存其耻心耳。不得謂禮義盡於真制也。如本朝既革官妓。一登仕版。犯此者。卽與不謹同科。可知朱朝無小唱。設犯之。亦必視古風愆比。頑同罪矣。衆互以觀。禁令有異。而蓋惡之心。豈容有異。朝廷宜推崇絕官妓之義。併土妓小唱一體除之。

唐太宗聽蕭瑀出家。猶任其行止。玄宗於鄭義郭仙舟直赦度之。尤快人意。且夫士樂清靜。則宜藏諸其位。陳詩千獻。以救世主。是樂大李少君之流。口言雲位。心就利達者也。惟應以此法屑之。仕真則適其意。作偽則杜其獻。彼無所容辭。而聞者亦稍係息矣。

集事全書

卷十

李言詳記

九

漢制。度祚卽起度邑。以天下貨賦三分之一充山陵。竊惟孝武之明矣。值天下空竭。惟酤鹿幣。窮竭智鹿。以營財貨。何不直罷此制。省天下三分之一。於以爲用。豈不頓祚耶。觀晉以來。此風已革。蓋竊意天下又有大耗。類於此者。其惟梵宇之壯麗。潮流之坐享乎。或官闈齊福。或中貴奉佛。或勳戚崇尚。皆累鉅萬。下及大臣百寮。民間巨室。閭巷女流。靡不聲竭私藏。以供修建。以設齋醮。其盡耗天下之十。恐不啻三分之一也。習而不覺耳。使上下胥解此惑。上以其資佛者他窮民。下以其依僧者助公獻。漸令群僧轉爲農夫。無

坐享耗食之患。則異端不銷而自熄。賦額不增而自裕。實救轉民生之一大端乎。敢因佛代陵物朽盡之弊。而廣推之。用備百世斟酌之藉。

楊瑩立言有失。其身猶列於四民。故亦以言闢之。值共知其非。則依然我人。無復有所謂楊瑩者矣。僧尼不入四民之列。天地間實有此一別項人。徒關真教。來足也。直須安頓其人。處現在。銷未來。各有其適。元魏任城王澄嘗言。如奉闡教。多依山林。今此佛徒。戀着城邑。正以詩於利欲。乃什氏之謂。法王之社鼠也。其意以僧自晉佛。欲令悉向山林。近似矣。而未善。山

集事全書

卷一

李言詳記

十

林中衣食食出。能終不涉利靜。不交城市乎。至崔浩勸觀至盡行坑戮。使人至今哀恨。治以他事沉族。雖謂屠僧孽報可也。唐武宗李德裕君相合志。本昌黎之意。尼僧樂動適俗。可謂英斷。亦非至計。以勢奪習安得久而俱化乎。予不得已。特著其法於政教篇。國虎豹衛觀。無用也。而飼實肉。排班之獻。立仗之馬。用亦無用也。而飼貨技。封崇之。武王驅之。令辟憂勞。奚樂於斯。爲人臣者。習觀而忘言爾。養德爲君。養財爲民。先乎大。豈忍遺乎細。上古人淳。與鬼神龍物相狎。狎則知其性情。因能役使。

百象養之。彼此相安。未甚爲害也。迨報機智日增。見神受人簸弄。則亦思報人矣。龍受人道誣。則亦思避害而避其怒矣。人之受其害也。更甚。於是聖人起而絕地。天通。使人神不侵。崇祭龍而斷其術。使人物不言。隔淵既數千年。而人之親見神與龍物者。真爲奇。惟而未顯察其情狀者也。聖人所以使人物見神。各安其性命也。令今日之人。而猶得與神物相。可勝既哉。

兩是則至是者。勝。兩非則至非者。敗。設兩策皆處至是。則如之何。必相持焉。而徐俟其便。設兩家皆處至非。

卷十四 言言詳記

十一

又如之何。必並廢而有後起者收之。

凡事無不有上中下三策。苦各執一。無不有前今使三端。苦惟見今。何謂執一。執下策者。必不敵中者也。執中策者。必不敵上者也。見其上。則包括中下。而無遁情。無圯構矣。何謂見今。如周亞夫事中夜驚。此當下最不善事也。況見者。必張皇失措。更生他虞。亞夫堅臥而定。此轉不善爲善也。然前此何以致夜驚。其間條理。必有津漏。亞夫心知之矣。迫明日。亦不開。則有窮治。使竟漫然置之。又策得爲精於兵者使。彼口雖不言。必於所涉漏之端。善行補後。使後此不復致夜。

驚。乃爲龍。卽今以見前後者也。

老氏言。民以爲之。可稱兵機。虛成治道。凡事皆先講明。方可舉動。惟用兵。須既行使。方可講明。更有行後終不可講明者。

七縱七括。古今奇策。三乘五餌。當世笑其疎。事有可爲而不可言者。此類是也。事以密成。兵機爲最。凡秘計。不廢奏章。不宜告諭。不責類舌。使賈誼身任軍師。將帥密意自行。何所不可。使孔明爲續續之術。空言垂世。亦獨非談柄乎。要在連機致用耳。余餌之說。伊川曾云。今時正用者。所以得多年安靜。張之陵因把

其平金書

卷十四 言言詳記

十二

漢那吉來降。獨席優答。亦祖誼意。故知班氏指爲賂者。文人立論。與策士設謀。虛實之懸。懸矣。

三軍可奪帥也。惟高兩奪韓信軍。人至自奪之。秦間去廉頗而用趙括。又間去李牧。又隔去信陵君。章孝寬問去斛律光。尚結贊間去李晟。渾瑊馬燧。皆敵滿奪之。高仁厚岳飛。皆誑夫宵小奪之。彼善用兵者。津津乎欲奪人之帥者也。不善用兵者。幾幾乎爲人奪其帥者也。

對敵矣。勝在將不在兵。况復多寡乎。使秦趙之戰。皆百補之兵也。秦用白起則克。他將則不能。趙用廉頗則

相賞。他將則敗。兇事分將而無與於兵者也。有岳飛則背寇軍自成。有李抱真則澤路步兵。自見諸道。此印將而錄兵者也。將良則兵精。縱欲官兵。亦仍言將錄兵者。將之一事耳。

將者。制兵之至也。君者。制將相之至也。漢高祖細務。不榮經意。獨人材之賢不賢。與其賢之大小。則居恒而豫酌之。錄而而詳分之。不惟自分其將佐。又分敵國之將佐焉。所以為漢高也。韓信問魏大將為誰。但與此一人較摩耳耳。備將之賢不賢。不榮問也。所以為韓信也。然則知彼知已。豈知彼我兵數之謂哉。自知

其才與敵國之將之才而已矣。以周叔之賢。著聞於漢之君臣。而魏豹不知用。且方彼與漢對漢。而所姓將帥。一一令漢使知之。疎忽如是。不勝何為。當中原之初用兵也。某公為制府。某某諸公為將帥。某於大舉之先。刻期分漢。明云某日某將從某地。使一預聞。而彼所用將為何姓名。由何督率。有何方略。我無一曉。遂致三路喪師。預動天下。項豫推王手房之計。誅叛帥劉超也。亦以庸樞漏語。寄言預傳。坐彼忠傑之士。反罹兇逆之手。嗚呼。手言好謀而成。老言兵以奇用。今之人。涉世多。以機變。行師願以直愚。既

其才與敵國之將之才而已矣。以周叔之賢。著聞於漢之君臣。而魏豹不知用。且方彼與漢對漢。而所姓將帥。一一令漢使知之。疎忽如是。不勝何為。當中原之初用兵也。某公為制府。某某諸公為將帥。某於大舉之先。刻期分漢。明云某日某將從某地。使一預聞。而彼所用將為何姓名。由何督率。有何方略。我無一曉。遂致三路喪師。預動天下。項豫推王手房之計。誅叛帥劉超也。亦以庸樞漏語。寄言預傳。坐彼忠傑之士。反罹兇逆之手。嗚呼。手言好謀而成。老言兵以奇用。今之人。涉世多。以機變。行師願以直愚。既

十三

失孔手之謀。亦非老氏之周。凡皆魏豹之役人也。彼敵在奔險。專險在務鄉導。拒敵在據險。抱險在絕好。細奸細鄉導。一也。不為彼用。則我用也。問視斥候。皆是物也。較守之事。樂多。以明地勢。知敵當為其大端。聖人無心於周。然有至樂之周。周之望大者。湯使伊尹五觀桀。化之也。非簡之也。終不化。而伐之。則夏之情形。商盡知之矣。此至樂之周也。後世刻意用間。秦使張儀出相諸恒。金使秦檜相張。制人死命。破人求心。凡用兵成敗。勝之敗。全賴能用間。不謹用間。分之。

尼敵人新網。秦藏於國中。最巧者。伏於人君之細。秦使張儀相。數抱今事。秦為列國倡。金使秦檜無章。趙大將以固和盟。是也。夫伏於昏庸。將無之制。韓趙者。吏為兩賊耳。目督撫助靜。較無不兇知。趙王聽明王。其奸始破。唐李元平知汝州。始至。募兵緝捕。韓季希烈希烈陰使壯士唐某。繼趙騎突至。縛元手而去。是也大伏於商賈。賈。呂蒙白衣挂棉。吐蕃以胡婦潛配傑州門子。二十年後。同男代彼。開門引入。號無憂城。是也。下乃臨將以厚賄。結吏卒。而相與容好。如漢間滿津吏士。縱李師道成王士元等入關。是也。當討蔡

尼敵人新網。秦藏於國中。最巧者。伏於人君之細。秦使張儀相。數抱今事。秦為列國倡。金使秦檜無章。趙大將以固和盟。是也。夫伏於昏庸。將無之制。韓趙者。吏為兩賊耳。目督撫助靜。較無不兇知。趙王聽明王。其奸始破。唐李元平知汝州。始至。募兵緝捕。韓季希烈希烈陰使壯士唐某。繼趙騎突至。縛元手而去。是也大伏於商賈。賈。呂蒙白衣挂棉。吐蕃以胡婦潛配傑州門子。二十年後。同男代彼。開門引入。號無憂城。是也。下乃臨將以厚賄。結吏卒。而相與容好。如漢間滿津吏士。縱李師道成王士元等入關。是也。當討蔡

十四

時但用一二嚴明吏如趙廣漢者流於彼我聞津之所絕其往來交嚴則焚殺書失俱息滅矣故治天下先自治禁奸細亦先自治事無小大總期修內總歸用人

隱善之奸詭吳王與朝臣無一能辨潘濬何以能逃斷之蓋凡不得已而去宗國者其初至也羈旅含情意多沉靡古有子胥樂毅近則潘之初遇見王也皆然若潘本無惡難逃奔求見急於見長傾動潘朝此正間諜之才敵人所選擇而使以亂人國者也潘以此知詐矣杖子責飭以免黨禍可不謂工乎昭烈之計

其全書

卷十四 李書

十五

客賈禪之郭循皆是類也昭烈幸而得武興愛免賈禪不知新附之戒故及

豫盛德者能以寬治兵郭尚父近之相州之賈始見其不如臨淮矣故盛德之至如周公太公樂能以寬治兵而不為也恒不犯急不責廉威足以保之威克厭愛允濟濟云者其所全多也

愛宜克威明矣嚴征獨取威克何異威有威可畏也可畏則其敢犯其敢犯則可以不戮一人威之所以豫令避死也法制不嚴申飭不明則玩而多犯多犯則不容不多殺原情宥殺非所樂於行師故威不足

者誘人死也威克者堪人生也感復知威克愛愛之為仁之至也穰苴李光弼嚴一人以止衆殺猶為得之王式一洗驍兵已屬不仁得素許月陣之歸卒直作意坑之耳以是為威克何殊我狄哉

選兵汰兵各因時宜凡用兵於塌死之數可挑選不可驟議淘汰淘汰必致譁挑選則實其尤而不責其不譁驟驟軍無以為譁端也馬隆征樹德餉挑京軍止得三千韓襄毅棄勦斬藤峽命商魯於十五萬人中挑三百人耳餘俱不汰汰必有斷必以後用衆必敗借師必敗箭誘遺必敗古餉王莽韓信用衆

其全書

卷十四 李書

十六

破楚此外皆敗餉樂嚴事四國破齊餉信陵事五國破秦此外皆敗萌信之衆用而未嘗用者也殺信陵之信能一其擇使人之兵如我兵者也時會適當不可常也曹操制令本境有寇本將自為嚴守不倚隣兵策應當時奎起皆應手撲滅故遺謂不如急謂近謂不如不謂兵之善制也後世凡大奎起而議會剿者大奎必餉嚴神邑小奎起而謂會哨者小奎必殺網惟擇人而專責成之可以必擒不遑容前古之成康而輒徂於近世增調期會之陋規是以往哲為不足師而師史皆者也

邊警則調腹兵。腹警則調邊兵。遠不及救。一也。情形不相習。二也。行糧多費。三也。道途殺掠。甚於盜寇。四也。中樞有人。兵不輕調。遠腹必不互調。

客兵爲國家禍。於今極矣。在嘉靖時。以倭寇調秦兵。而閩浙間。子女多虜辱。而幾犬一空。讀宗子相二曾夜談記。可痛哭矣。天啓時。以安首叛。調貴遠清兵。二萬而貴州合城土民。皆爲所食。處不發一兵擊賊。此見於監軍劉公錫玄之圖記。逮於痛哭矣。年未以東事。謂天下客兵。未聞有分寸功。其因客兵而致亂者。在在而是。不可勝數也。今之流寇。則向之秦兵。逆者爲

卷一百一十一 四 學言詳記 十七

之主也。因客兵致流寇。又國流寇調客兵。自調發來。幾處曾力戰。幾處曾奏功。能已見於前事矣。而客兵所過所至。民間苦之。倍蓰於流賊。流賊叛人。民間之怯者。可避也。勇且智者。可練盡而攻誅之也。客兵淫人妻女。殺掠人。莫可控告矣。告則益之禍矣。而舉國者猶不悔。直以調兵爲禦寇長策。道無一人一言及於謀元帥。擇守令者。傾危國家。必客兵也。國藥增幾。良方又不能信。何不止藥而勿飲乎。

專練至兵。勿調客兵。亦勿遣募族。則民間不受用兵之害。將能戰士。兼能用間。又能以練兼屯。則朝廷可收

用兵之利。

大易立師左次之義。以保民命。後世攻用兵者。機必得之。王畿聞信陵君至。迷辱邯鄲之國而去。此畿之知已知彼也。既遇。信致亦不敢追。控家驚伐。大敗於信陵。能追逐至函谷關。驚亦名將。此其失著矣。善遊不可道。張靈追曹操。大敗而還。張郃王雙。皆皆避武。促皆爲武侯所殺。故爲將當有怯時。示倭兵法也。知難而退。真怯。亦兵法也。信陵不遇王畿而道家驚。知彼者也。故貴世稱魏公子兵法。

勝敗兵家常事。是語也。以國戰也。以人命戰也。勝則多

其公。卷一百一十一 四 學言詳記 十八

殺人。敗則殺於人。皆毒也。勝不可常。而致可常耶。故孫武所善。存乎不戰。戰人。至不得已而戰。國貴必勝矣。戰必勝。勝必不多殺人。真戰也。君乎。

宋人論行師。有難敗猶幾之試。夫行師何事。乃無勝算而姑往試之。論語云。慎戰。云好謀而成。致子云。戰必勝。非萬全萬當。不輕動也。若難敗猶幾。是不慎不謀不成矣。妄腹立說。不將使元帥以三軍戰。國君以社稷戲耶。人來伐我。故不得已而死社稷。死封疆。豈有我往正人。而不自量其力而嘗試也。

白起項籍坑降。不奏於死矣。當時宜何以處之。曰。一事

不同。秦民樂秦亡，又靡喪於鉅鹿之下，籍車其乘而西，咸陽必下。秦人皆吾人也，何虞反側哉？起之時，各國其國，君其君，趙人雖降，其親戚皆在趙，欲攜之入秦，可乎？欲驅之使過攻趙，可乎？欲如爾朱榮散遣葛榮之衆，可乎？欲悉有而歸之趙，秦王不以爲罪乎？武安於斯，智困於窮，道萌奇毒，當時宜急下一令，令趙之裨將各手實其軍士，無父母妻子者，若而人，度不過十之一耳。就中挑其精銳，分配秦營，餘悉收其資糧器械，省其生，使空手而歸趙，如此，則不畏冠簪，責我軍實，秦王亦無以罪也。趙不且歸其德而畏其威乎？是故二人之毒，皆發於恐，而籍惡尤甚。曹琛受降戎二十萬人，卒階亂華之禍，蓋處降之未善，而非受降之罪也。夷狄之降不可殺，況中國之人哉？秦湯武兵一出而定天下，齊桓晉文之霸，亦不多戰也。秦漢以來，乃有百戰，後世遂以善戰爲能用兵，至秦尚首功，更以殺人爲慶樂之事，凶法一立，歷世不改，悲乎。至仁劍案有時，復古軍法，去秦凶法，有時。射壘之用，無過長兵，長兵莫先於射，是故強兵之道，教射爲先。近世射道幾絕，以射探不射，鶴也。探壘以數尺計，長以丈計，舊制所謂世豈有三丈之虜，況中

定物易，中動物難。定霍之寸，比動物尺，定物之尺，比動物丈。今欲用射，射不可用，欲教射，射不易成。惟河間任丘一營，多管射手，大抵在南陽中，而機快中亦間有之，此見成之強兵，不待橫而威者也。惟待有豪傑之才，招徠而駕御之，國家得強兵之利，行路免劫殺之害，此輩亦得以去邪歸正，而各立功名，豈不一舉而三善備。戰車以小爲輕利，大爲重遲，然有極大極重之車，而便後反過於小車者，則占力之獨，不可不謂也。車之小者一戰，後有二足，其戰常前輕而後重，止則二足附地，行則以人兩手挽之，因獨輪左右易側，人之力一分在提挽，一分在欲持，使留一分用之推移耳。戰車小多人，其勢而行又不速，車之稍大者，用兩輪，車身必前長而後短，停則前足附地，其戰前重而捷輕，行則以前橫駕於兩背，畜之力，半在任重，半在推移，故畜亦非行亦不捷。武關車極大，用四輪，上有飛椎，車身約重千觔，載人物可三四千觔，悉其力皆卷任之矣。運行之頃，專用力於推移耳，故空車則兩人推之，滿載則用健驢十頭，其行如飛，而驅不疲困，惟當審度地勢，平原曠野，無山溪，無墩阜，無關隘，無林木，則

此車實爲戰守第一利器。李忠定稱復行中所製大抵如此。

引重致遠。商之分也。然復世用典力太盡。皮破血流。輓咤不已。所不忍見。古人言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非惟便人。殆亦恤畜。今宜爲之輕其負。約其塗。勝二百勛者。限一百五十勛。行百里者。限八十里。凡置驛站。定教乘。以此爲制。關基之至。必使馬上得之。其見物類之苦悉矣。卒難以軫念民瘼之緒。尚重物性乎。刑罰世輕。世重。夫律者一成而不變者也。天子亦何得任意哉。創守之間。蓋各有道焉。承秦暴。則用輕。新國

典事全書

卷十四 學官詳記

二十一

也。承劉璋胡元池。則用重。亂國也。此創禁之世之輕重也。造律者也。民風淳。則聽斷可稽。或稱兼舍一二於法外。或屢歲停刑。此守成之世之所謂輕也。未律者也。非以意更律也。若夫重。不道論如律已矣。不遇無教無終而已矣。豈有加於律以爲重者。必以爲民風頑。比於亂國。用重以威之。不知此漢國也。也人積弛而民死者。曰亂。我可革之以成。我自創制而民窮者。曰衰。仍宜視平國用中典。而別懲禁之以善政。善教。斯可矣。恃用重而足以利風扶治乎。古有誹謗之木。後世有匿名文書。古設之。致其言人君

之過也。復世禁之。惡與許他人之過也。人君之過。惟恐不自聞。故令言者不白其名。使得復意言之。他人之道。必兩造乃可質。故禁言者隱其名。杜其中傷之路。古今立法之意。一設一禁。有潛相道者。此古今並是者也。若夫以誹謗罪人。則古求之。今禁之。得夫相反。奚啻千里。

禁道之事。凡在官者。復無赦。爲左右使令。當復護而不救護者。言也。天啓甲子。長興令石雲。始爲部下所執。民間訛傳。法當洗城。崩地號哭。幾成大變。惜當時無緝經護以定之者。城居之百救。豈稱言在官。若官就

典事全書

卷一百 學官詳記

二十二

而民屬。則是凡不在官者。縱無赦也。縱所以定變。失經之意。變何從定耶。古無是犯。律無是文。過復世或有其事。而律終不載者。不忍載也。恐失心之人。反以爲律所明禁。則當中國有此變態也。禹當時行水。因當時之地勢。本無所師。師地而已。師當時之地而已。後世治河。非必無後禹勝。但當相平處行之。師今日之地。即是師禹。限田治河二事。皆開創之至可行。非謂主權重也。大亂人爭之後。民居必稀。民衆必少。田屬於王。末則易限。

視河性所趨。不備棄其地而平之。

古者力役之征。歲不過三日。大抵守衛工作之事。工非農所能兼。而守衛之役。必裁農夫人人親執之。更迭不休。豈所以便民哉。徵法守衛相助。過功易事。則民間各自以其情。及其所長。遞相爲用。所必至也。古雖未立徭役之名。而實具其意。但或以情誼代。或以工力交易。非納錢官僱耳。王安石體此意立徭役法。所謂本乎人情。

爲郡邑者。鄴封有事。各自爲其民。道固然典。夏俗所見與。曰習也。非道也。習何足論也。我民是。固當觀之。我

美事全書

卷一 國事言詳記

子主

民非。則啓而正之。如父之愛子。教以是。不防以非。豈必使其子每事求勝。始無系於父道耶。

本朝遠過前代者。母后不臨朝。天子生母。祔陵不祔廟。后在。帝不得賜貴妃坐。不易太子。不改元。不上尊號。不封禪。公主不更嫁。奇絕者二事。英宗北狩復辟。神宗不御朝而海內晏然。

祖制亦有一時未盡。經而益善者。如徙都北平。形啓據矣。鹽法每引輸銀八分。後改中粟二斗五升。邊備充矣。皇后謁太廟。改謁奉先殿。內外之關謹矣。此永樂之善制。勝於漢武時者也。按寧王南昌。昇三

衛以大事。而黷阻失。情內寺請書。分遣四出。而權任務。此洪武之善制。失於永樂時者也。

宮女酌以子計。多或至萬。皆并而入。老死不得出。慈女塞據庭。太王僱起。忍聞之。終古酌今。未得更法。近見魏莊樂一說。取發類四十以上。無子女者充之。就中擇其賢而知禮者。使任官中之職。可謂既竭心思。積前哲所未發矣。彼既外抵戚屬。可無慮其貴。舉漸洩而又裁執。獨有僱。終老官闈。人人自以得所托。又老成任職。必視少者更勝。是后妃不乏使令之用。民間獲免此便之悲。一舉而兼善焉。但願者取之。不願

美事全書

卷十 國事言詳記

三

弗強。役聖有作。必取裁於此。

世間大惡。裁極於秦。滅人族也。事裂人也。殉葬也。上首功也。窮官室也。傷山陵也。役世人主。於前三事或行或革。於役三事希得免焉。豈不以破賊計功。非殺無稽。而以天下未一人。飾其嗜慾。無問存亡也哉。然藏果有泉。要在勤平。豈論微之多寡。竹苞松茂。牧羊性宰。足用而已。裁令流水。中無可役。道以久安。修厲何爲。

美事全書卷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五

學言詳記 十二

人情上

有一人之天。有一事之天。有一言之天。堯孔通惟皆天。堯在上。舉世沐如天之慶矣。孔在下。百世見如天之心矣。凡人有一事一言合於理者。亦天之隨處而見也。被其事。聞其言者。亦與天遊者也。人顧不覺耳。凡常與聖似。有聖人之言。有聖人之行。有聖人之心。當其誠於爲善。與聖何異。顧不似時多爾。若一生言行念慮。無與聖人同者。有幾人哉。

幾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世間害人之不少。然只論其作事耳。若原其心。非但天下無欲害人之人。亦何嘗有欲害物之物。豺狼殺物。只是求利。蜂蟻蛇螫。只是防害。人若恣與趨利避害之情。何所不至哉。然豈能使之不趨不避。惟人最靈。自有兩利無害之道。成己以成物。何勢趨避。即趨避又執工於此者乎。

不善人惡之。一善人敢明明好之。善人之心公。故其氣壯也。若十善人好之。一不善人。必不敢明明惡之矣。

周之盛也。召伯之棠勿剪。其衰也。孔平之櫻見伐。聖人

之仁無處衰。時使之也。孔子之存也。削跡於衛。其亡也。遭難爲原代靈寶。聖人之道無存亡。人情爲之也。世情非能自至。皆密審爲世運所善。世盛則情之發於正者多。世衰則情之合於正者寡。忘於所見。則或逞其狂悖。慕於所不見。則其歸其乘。憂。

恒情或因趨而變。於其變。可以見本心。凡人愛女以及壻。然與其使壻夭也。寧使女夭也。女夭獨哀。壻夭兼憂矣。豈非以義耶。人莫不欲其子之生也。設守土而城陷。或爲賊所得。惟恐其子之不死也。豈非以義耶。是皆不待學而能也。義重於生。豈非人人之本心耶。

幾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物粹至。聲粹鳴。長有知者弗驚也。嬰兒驚矣。風波相逼。冠盜震隣。人皆驚懼。而嬰兒不驚。嬰兒氣未定。壯者心易搖。各有所不足也。其愈嬰兒若氣。其不及嬰兒者。心養或者氣浩然而心不動。斯謂兩足。

凡人於一切外物。都放不下。其故得下的是。衆人痛癢。其精神只在。一身。故與形骸同重。聖賢於一切外物。都放得下。其放不下的。是世界安危。其精神純在天。下萬世。故歷劫而長存。總之。自感自與。懸身者。要身者也。忘身者。或身者也。

道謀身後。視近見目前者。勝矣。身欲有三種。虛者是名。

然我不能聞。實者是後世子孫。然我不能見。無端無已。是輪迴之說。然我不能知。像是一念生生。隱然自知。而見聞有所不待推。爲身後計。孰如存仁之至。孰至切者乎。

生於天地爲大德。於君子爲大道。道有生活。才有生。有殺。合道之才。則生機也大也。離道之才。則殺機也。小也。任殺機者。害及於人。通害之。猶自害也。原其始。則以自利。此益成括。所以不免也。

勿此身。老亦此身。欺嫌榮辱。歸之何人。果有終其身。一舉足。一發言。無不通於父母者。親老則益念子。子者

矣。三合書

卷一 五言言解

三

則益忘親哀哉。

親不能不慕。君不可慕。不得於親。必待而後已。不得於君。則當積誠以感之。終不得則去之。慕親爲親。慕君非爲君也。故與慕妻一揆。

忠君愛國。與慕君熱中相反。忠愛須後。慕欲求。慕君熱中。一味翹耳。學者身居閭巷。慷慨朝廷。若將身任之以爲快。及閭巷之疾苦。日道於吾前。莫不關情。豈知利見大人何爲。專爲安百姓耳。想未事之大人。忘相與之百姓。不幾舍田苗而禱天雨乎。癯情在仕宦而濡慕衰。癯情在經生而民瘼亦凋矣。爲癯生時。早

忘閭巷。又去望立朝時。病瘵在身耶。

上邊而下。勞上所享者精好。下所受者粗糲。貴賤之分。至此止矣。奈何令我飽而人餓。我暖而人寒。我恣暴而人痛苦。我歡合而人離懷也耶。

農於四民最苦。苦之常。以勞瘁見。苦之極。以不得勞瘁見。士隨時可用。其心思工隨時可修。其後棄商隨時可盡。其親營而農。有耕。有鋤。有耨。有穫。其大率大重是也。當是時。士女仰天而垂淚。其苦。誰能喻。嘗奉使。感涉千餘里。率有屋無人。有土無青。適聞先慈日已沾微潤。至是靈雨大降。始有懸影。與此牛聲。農家以

矣。三合書

卷一 五言言解

四

得勞少色喜也。嗚呼。親其喜。知其苦哉。

君子有道志之患。隱可欺也。當人有不倖之患。難可憫也。惡人有自作之患。難離周卹之焉。得而周卹之。患難而至於使人不得周卹。其可憫愈甚矣。此大禹所以有下車之泣也。以其舉無可救故。

世間可哀可痛者。不仰者千人。若干事。但不見不聞。則忘懷耳。其偶入見聞者。欲救之而不得。或可以我而無及。悲切悲切。

情太深。則近於褻。然非情深之人。身戀勇矣。以深故待。褻想者。貪色也。以深故得勇。勇者。愛敬也。

炭埋土中。千年不朽。性未發也。燬而為火。其灰可立而持。餐之為用。固難久也。然而均火也。燬以風。則燭彌炎。灰彌透。聽其自然。則稍久焉。掩以灰。則又久焉。何則。餐而有燭為之意也。士以才智榮華自多者。亦念及久乍之間乎。蓋叔子嘗言之此無頗矣易火而難灰。是謂佳薪。易茂而難蓋。是謂佳樹。易祿而難進。國有此。謂佳士。易導以善。而難誘以非。家有此。謂佳子孫。

聲譽不及德。行。聞譽不及底裏。職任不及才器。爵賞不及勤勞。科名不及文章。難幹不及精神。其與人也。形迹不及愛敬。自然居之有味。而勢可長久。是故凡度

之所憾。玄覽之所安。

花力寒。則展猶能舒。寐不能卷。人血虧。則晝日可勉。經管中宵以後。不復能熟寐。可見天下事。進步難。收轉難。人心一不喚醒時。則能進而徇欲。不能退而每過能放而責人。不能收而省躬。

花之將謝也。放而不飲。人氣之將盡也。呵而不吸。故能吸能飲者。生存之機。暢茂之機也。人情喜有侈。樂放縱。分明日進於死亡彫謝之場。

每見人失意後氣竭。多至死亡。若得意後氣衰。禍亦中

阻。跳躍極者必立盡。反收斂者福長。不攻其素者。盛德矣。

凡人覺得無事纏勢。是好便捷。覺得無事可為。是大不群機括。邑中失達。吾所師友親曉。免此病者四人。其一為丁清惠次亭時。居官居鄉。孜孜以幹官事為主。非食惡服。而值凶年。曾食萬金。行年九十。乃心民庶。時調當過。為閭閻請命。不辭勞。不憚遠。性不飲酒。不作樂。不出遊。雖處鼎貴。儼如一鄉農朴實農夫。率其質性。書亦不嗜。然天下情觀輒緒。深談飲命者不少。吾終不以易時。次則有子往吳先生。余少從之遊。見

其終日靜坐。累月如一日。寡言寡笑。寡筆札。寡交遊。性與忠憲高子歸陶菴二人最契。然忠憲靜坐讀書。而吳師專勢坐。以是所得不同。其裏庸惠惠。亦如七。十子之服孔子。蓋友而師者也。歸休以來。將入城市。值春風。逢秋月。聞與散人納子。儼恒苑宮竹未之間。不失青年風致。次則有若樂忠師席園。功名幹濟之暇。亦玩禪理。亦習古文辭。亦作詩歌。亦工行楷。其於花柳酣宴。騷者淫佚之事。生平未嘗涉。觸者遇害。大節挺然。次則有若袁職方了凡翁。自少至老。手不釋卷。雖意見或偏。人言未滿。雖情恰敏辯。有問如響。又

可多得哉。此四公者。雖所事不同。然居官罷官。皆必有事者也。頃有於誅璫搜大拜者。向人曰。惜今世已無事可爲。識者嗤之。未幾家誅。人生安有無事可爲之日。古今安有無事可爲之天下哉。天下而無事可爲。必爲驕恣。爲淫奢。卿大夫居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奔騰。爲傾陷。罷官而無事可爲。必爲多驕。爲行樂。羣黎百姓而無事可爲。必爲棍徒。爲盜賊。無事可爲四字。是貴賤賢愚之總戒。

以小善爲無益者。必以小惡爲無傷。聖人早照破凡情。於千秋之上。故申之曰。惡不可掩。以弗去。故無往非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七

惡也。曰。罪不可解。以弗爲。故絕無一善也。原夫良心不死之人。善惡夾雜。猶可相抵消除。此解之義也。惟孩視小善。故純惡無善。所造罪孽。復何以解之。及已一理。見人秋爲小善。甚勿以無益之說阻之。

善惡慶殃。無不有餘。成人之美。非獨益此一人。因以受益者若而人。成人之惡。非獨害此一人。因以受害若而人。君子小人。以身之餘善餘惡及人。可見也。其所成之人。又以其餘善餘惡及人。不可勝數也。餘善餘惡不可測。故餘慶餘殃不可窮。如此意。何忍不勸人爲善。知此意。何敢陷人於惡。

人有故善而爲所子。有偏惡而成人。仁人念此。於成故。非惟厭勸之。且性同之。大抵純出於誠。故惡。非惟不忍贊助之。且不忍適迫之。大抵行之以慎。

人遇變。然後感動。微色絲聲而後喻。尋常之人。以聲色爲變也。化於人者。不可以不知。查牛之客。辟彥方而守劍。梁上君子。感太丘而易行。向今不賜有。不呼子弟整衣冠。第如世俗雖劍之。未必化也。故查之敗也。遇權僇爲其常。而遇撫慰則趨。爲其變也。化民者。不可以不知。

盡吾心者。期有救於人。當時不知其盡也。性曰。意已莫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人

故。駢盡焉而已者。乃其未克盡與。

世安來安。身安心安。有生之四樂。

一身強固。不如奉家康寧。一家富貴。不如四海昇平。生

於平世者。養生送死無憾。人人皆全福也。生絕幸者。

使祿位名壽具。惟中心憂憫。無日忘之。半福耳。

外來者。以收收爲絕。飲食視聽皆同。固有者。以舒散爲

悅。行破提才皆同。蓋物理之所不得已。而一不節。則

天和傷爲。惟悠然自得之心。外無所責。中無所淺。無

歇無餘。恒久而不服。於天下無對矣。

自慈自父之憂患生人。慈天尤人之憂患不生人。賜者

淫逸之舍樂死人。無歡自得之安樂不死人。

生於憂患。良士懼。君子坦藝。此危坐正襟之先夫。

所以老於安樂。而死者。燕雀處堂。小人常戚。

感此太盛太富之斯崇。所以有東門之歎。金谷之禍。

也。思義則福。思缺則欲。淡。

有喜極而悲者。漢高過沛。爲歌。陳能傷懷。孝武秋風。接。

船。追感少壯。人生有窮。人意無窮也。無悲極而喜者。

死喪流離。固一往不返之事。離放達如子樂伯。子莊。

周之倫。亦危強行歌耳。豈如樂極哀來者之出於自。

然。

終不令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九

青極富溢。血氣既衰。反顧悽然。有盡期。無進步也。孰爲。

愈進而無盡者。從吾所好。

藝老必退。武技文墨皆然。蓋用手目。用氣。不得不退也。

惟德用志。故可以老而益進。非謂理不情退阻。直其。

志力能不退阻。

既強以後。則日減矣。惟學與養日勝。向者不解之事。能。

解之。不辯之。好偽。能辯之。不能飲之才情。能飲之。不。

能舍之外。能舍之。不能忍之。橫進。能忍之。斯久。亦。

不待舍。不待忍矣。胸中寬然無累。覺此意也。則年歷。

一季。人生老而可樂者。斯耳。惟恃筋力意氣。孰能回。

想耶。

聽言讀書。皆學者取益之要得。然多私多嫌之人。聽今。

人語。本出無心。疑其見誦。句句買着自身上。讀古人。

書。見善。只作一得。可喜。可慕。遇見不善。只作一書。可。

恨。可感。進。句句不貼到自身上。如此。亦有何益。鄉言。

須虛心平氣。讀書須聽讀反強。

或言老而尚氣。殊強退失。曰。得說此氣。老者間說。曰。彼。

進作善。皆賴此氣。所爲。聖門稱強。鄉愿。以其闕然無。

氣耳。幸有氣在。則當無所以用之。豈願歟。其銷亡耶。

老者改容嘆息。

終不令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莫不耳於人之我。自棄則耳之。莫不耳於人之我。莫。

自暴則耳之。莫不耳於人之我。莫不耳於人之我。莫不。

一旦幡然者。非夫也。

子路聞過則喜。只爲時時求自覺。

爲已者。有過不忌人知。我所不覺。正賴人提。醒之也。爲。

人者。有不善。惟恐人知。彼原自知其爲不善。而欲。賄。

之。故不欲人摘。其之也。來告我。退老。本無二心。君子。

懷認爲親。小人便認爲摘。得。

善人。不朽也。見人朽也。不善人。求朽而不得也。何以知。

之。以其平時爲不善。惟恐人知。心知也。若夫爲善。

樂而爲惡憂。自是日論情事。無關百世。

者誠也。而子弟多作僞。畢竟我之機巧未盡。欲開直言也。而坐客多依詞。畢竟我之好諫未盡。欲戲賢也。而僕隸作威。後以碎之。畢竟我之氣焰未盡。殺味實良而饑民起。水性實潤而漏民歸。

分內之事。吾所宜知。人不肯告。必因我無聽言之誠。或喜於聽而人不欲告。必因我無善處之法。凡性急量福之人。一有所聞。不能熟思審處。或處之過情。反以取害。言者慮此而不欲告也。不知歸於不告。不告亦我致之。則凡失於不知者。皆我之罪。安得以不知辭。

卷上

學言詳記

十一

君子事事聽命。小人事事管競。設令君子幾失。小人盡得。則管競有功也。而目前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故令君子恒失。小人恒得。則聽命非計也。而平古之君子小人。得失相半。冷眼而觀天下。展卷而觀古人。吾其坦蕩蕩矣。今之衣履。古之行止。今之容顏。古之膝所。

矣。戲事也。敗亦可喜。者山以戲言矣也。昔秦之事理。不妨於敗者。奕而外。疑天下無第二事。徐而思之。不可敗。惟用兵爲然。其餘皆不妨於敗者也。意氣爲人勝。不應幾致秦乎。議論爲人勝。不應幾守衛乎。名譽爲

人勝。不虛幾近情乎。舉而推之。天下所競者。亦何事非奕類也。意者人生自有大事。情發情爲天下先。然善貴同。治貴讓。則是盛德大業。終未嘗有翹然惟出之意。而凡作營而求過人者。豈至善也哉。又況爲務之無與於視躬理物者耶。用志不分。寄思鴻鵠。得失其未有定也。

美說

一意天理之人。或觸世情。俱退入於天理。一意世情之人。竊窺天理。俱贊助其世情。故誠者日誠。僞者日僞。心有所主。而力爲之分道而履。

成人之美爲善人。得人之善爲愛人。達人則奉爲婦人。

卷上

學言詳記

十一

晏養者必輕毀。以其總不出於是非之心。

侯人達吾甚巧。日惟奉有餘。貞士親吾甚微。日惟補不足。使侯者一於引邪。則小人悅之。宜美。君子何隔焉。吾念固有近正者。彼則取而言之。言之非不近忠也。然皆逢迎也。貞士不然。吾勤勞。則提以先務。吾節儉。則規以得惟。吾慈仁。則佐以嘗斷。成美之中。必有巨救焉。非戲之。則不可得而聞矣。然非察之。亦何以能親哉。

好說者。替人之不善。不善人之善。惡人而好故。卽其性善處也。欲善之在我。大賢以下。皆不能不好故。是其

未能盡性處也。善中本無我。

目喜視水。長視火。冬夏皆然。目神屬火。故喜相濟而畏相驚也。乃人心好佚。何耶。目無私而合異。心有欲而尚同。有係之心。失其君職。則反不如自然之氣。是故夜氣或足以存心。此亦其借證也。

謹短只是好勝。只是名根。若能不謹短。有覺即改。我既暢悅。人亦心服。豈不令聞服譽乎。

衆心所感戴。衆口所稱頌。曰名。但得人感戴稱頌。便止舍去官爵。此方是好名。如處士屋閭。求死不替。且半舍生以易名。則好名之甚者也。雖於理義無當。然皆

卷之五 學言詳記

舍實而徇虛。若夫書生標誦。爲試牘地。仕宦薦揚。爲遷秩階。皆借虛以求實。正屬利心。未屬名心。惟舉世冒利爲名。設有捐利以徇空虛之名者。就其高矣。轉展推之。舉世認害爲利。若遠利。則何蹈害。認利爲名。若識名。則何嗜利。認名爲義。若好義。則何計名。名利皆害道。利重而淺。名輕而深。好利。則明與善反矣。好名。猶肯爲善。然好利之人。猛烈大悔。咸盡棄其非。好名之人。病入骨髓。終身少能脫者。故利之害世也。重於名人。皆見之。而名之害道也。深於利。學者不可不原而自察也。

好名之人多顧忌。便善舒自來。本心不出。色利名皆懸於生。色利之爲有身也。灼如也。名而以生

爲根契。乃又有舍生殉名者哉。無他。欲名之歸於身也。視姓氏爲我也。何特舍生哉。惟取屬以成仁。見有心。不見有身。是誠舍生也已。

私心容氣。推之至遠以及至近。莫不有之。見一時。則不顧百世。以令時爲我之時也。爲一鄉。則不顧他境。以一鄉乃我之鄉也。爲一難。則不顧隣里。以家乃我有而隣里非我有也。至於爲一身。則亦有時不顧其父兄妻子。愛心勝心。隨感道善。愈遠則愈放。愈切則愈

集事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

迷。所謂四端不克。無以事父母。性飲食男女之欲。各不相道。故有自歸之利。有爭奪之患。若治世安民之樂。人爲之。與我爲之。正復何異。而故其事必出於我。然後快乎。則亦下夷於嗜慾而已。復皆因聞。明者見人之是非。能取能舍。無所用其復也。實王之碎。無不變色嗟惋。凡天地間。一破不壞。完之物。必不能與天地俱長。碎於我。碎於他人。碎於今。碎於他日。總是一偶然毀壞之數。若毀於他人。則不惜。而碎於我。則借之。是特借我所有。尚非爲此物惜也。柴行儉二兄。瑪瑙雕。韓觀公白玉。與瓦甕墮地。不顧

同意。只是識得成敗有數。不以物動我耳。客物客人才智。客功業。只有識便有量。故曰器識。

和衛戲謔之來。處之者惟不答而已矣。所以不答有二。道我有所以招者。則內自反而更之。無所以招者。受之如弗聞也。令彼有知。當衡而自止。識其無知。意亦淺清。

物之得也。必好嬉戲。鷄鷄狗馬皆然。稍長則各得其正性矣。鷄司晨而鳴。雞猶靜伏而辟。鼠狗蒙臥而守夜。馬致進而嘶。御嬉遊之在人。也。曰童心。稱稱得矣。臂膚蹴鞠。喜豪飲。愛冶進。悅鄭聲。喜怒不當之類。皆是

幾不企事

卷一五

學古錄

十五

也。及其長也。而不知反其正性。甘處靡着之徒乎。凡醉酒罵坐之人。皆乘皆人也。無至人也。有至。奈何爲酒所持。骨強。則平日自能以理折人。何必逞忍。時而藉酒以發。

進言者。憂慮之容。仰。歡慶之容。俯。聽言者。猶志之應。仰。遜心之應。俯。不待着意。自然可見。范曄觀秦王之俯仰。正是擇其意向從違。

取與本無二心。然惡可微進。廉必不可傷。此乃爲一觀取與者也。進退本無二義。然當進不妨從容。當退必無猶豫。此乃爲一觀進退者也。

怪與儉。慷慨與奢侈。判然人我之分。怪是當於施與。儉

是薄於享受。奢是厚於取身。慷慨是喜於正物。率書相似相混也。范希文食不重味。設蔬莊二十頃。東坡日用三十餘。而錫花焚香五百金。其餘之人。夾然不怪。錫已身既不肯過享。多留何反。古來大英哲厚

自奉者。悅郭汾陽當時或別有深意。夫則慚安石。宴資助費百金。畢竟亦風流豪進之進也。設令將此餘資。周恤隣黨。東山識歎。豈不尤高。

官唐列宴。例用紅紙剪花。觀盡第下。有連官見此。即乎自退去。用拭塵埃。似不喜繁華者。然性實甚奢。人問

其故。某曰。凡儉者。隨處必俯物力。惜人工。見此剪花。宜令人善。除去之。因令今從勿用。則喻意聞風者必衆矣。既無止後之策。信手毀壞。毫無惜心。是其性偶厭此。非儉也。於所厭。徑毀不顧。於所好。必識用無窮。總一不知愛惜之心。非儉於此而暴殄於他端也。

儉無人我。俯人之所。猶已之財。蓋惜其爲有用之物耳。故儉者多好施。省於繕用以致用也。否則吝而已矣。所之必散。如生之必化。欲長生則愚矣。然量因此以喪越其生。欲長聚則愚矣。然不以靡費而以善散。財所以爲用。不周則與無財同。然同非奉身也。世俗看

財不強者。既欲藏之。而看藏者。又僅自看其身。以此爲看破。其義彌顯矣。

家國之毒。必種於私欲。而往往因客氣而發。求達其私。必拂人情。拂人情。必動氣以求勝之。氣一動。而傷人與自傷之事成矣。無少無壯無老。當承監於茲。享富貴。徇嗜慾。非易事。須大費精氣心神以消受之。仕者營官。治生者營財。淫者營色。未有能安閑而致之安閑而享之者。理義時習。其悅心之味。則不責於外。不勞於內。時時有事。亦時時無事。所謂心逸日休。嗜慾萌生。遂後必悔。恐遂必樂。

義學全書

卷十三 學言詳記

十七

客言或有以其身爲臭皮囊者。吾謂身爲斯遂所托。相齟齬。如何。曰。身有時珍。有時棄。移手移足。仍其珍也。剖心徹死。奉之如遠。義各有所宜也。以爲臭皮囊者。不過劇興端之見。而直謂宜珍。亦似未側其惑。夫羣生之所耽愛。如衣食宮室。玩好聲色。以至利過榮名。不過奉此皮囊者也。果臭視其身。則於所以奉此者。益宜比之何等。雖其入也。非正路。究亦可以掃嗜慾。遊高明。若仍沾戀於數種。則是皮囊其身。而反珍寶其所以奉此皮囊者。世豈有此顛倒之情哉。故知彼口說耳。非真見也。且令實其皮囊之果。不亦可乎。

而願以形悅之。重破之。復反笑爲俗屬矣。耐窮。耐人惜福。智人不自足。貞者相。耐窮耐遠。無者相。耐窮耐遠。

一句清話。憂從生矣。一步清態。福從至矣。一點清念。無客從作矣。然滿念種種。或免於禍患。以其未敢發於言。動。畏心奉滅故也。

動一毫驕矜之氣。必隨以折往。涉一毫安事之歡。而意外之禍變至矣。可不慎哉。其能反是。報亦不爽。就說壯束。束稱慕焉。寥客自居。則歲月泰然無事。

比意外福至。殊然知懼。則無事矣。先喜隨悔。猶可免於患。喜不自勝。禍必繼之。屢試有徵。

爲衆所仰。則操心獨危。望之以爲福所聚。居之以爲責所叢。終慰衆仰者。非兢業不得之矣。能以兢業得之。吾亦謂之驕矣。

禍福相倚伏。正爲中人。一遇禍。卽有喜心。處之不憂善禍。機倚之矣。及遇禍。不能無懼心。處之加慎。視消而福還矣。若大德大福。天錫純嘏。失復何禍。小人福至不自省。福又可得而興耶。倚伏之數。人心感之也。天之玉皮。皆由人心之善惡也。人情開則。有物迫之。乃勤。人情安則。謂有物驚之。乃謹。方其適與驚也。以

爲禍且失也。及其由動得進。由謹得全。則驚迫適爲福機。設不達是。徜徉恣蕩。未知所底矣。因行舟。得持身焉。

黃河雖險。輕載則安。河流湍悍。必在深處。舟謹。不得不就深處行。行上水舟者。或乘風開流。或多人挽纜。勢艱可畏。若舟輕。則止須倚淺。雖徐行。亦與他川不大異者。年來往返數週。試輪或爽。用心推求。始得其謹目前事。不經意不知也。其爲受驚。亦未必經意。涉黃河者。須預知之。

天平而人偏也。天深而人淺也。天緩而人急也。天當通

義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一

而人運節也。善者受當世之福。淫者來禍。人猶有盜情焉。天則已矣。故善人之後武微。而淫人或昌。身食其報。天不復較也。是人偏而天平也。人情兄善事則誦。遇瑕釁則非其善與瑕。得無有所以然者乎。人顧其然。天顧其所以然。是人淺而天深也。一人之身。初年所作。或報在晚年。一家之中。先世之事。或報於後世。其未報也。善淫之機並疑。能不疑者。唯大智是人。憊而天緩也。厚人也。偶有涼德焉。天弗苛也。其人刻矣。矯而爲具厚之行。天弗憐也。人苛焉。人憐焉。將貶其報之弗詳也。是人運節而天會通也。誠哉疎而不

濶。衆如人情。漏者多矣。惟聖人法天之疎而損益之。

操心之人多壽。積善之福常遇。殷三宗文王。皆不自暇逸者也。善愈厚。則憂愈遲。憂愈遲。則年愈久。於三代可見。夏繼虞而蚤王。四百餘年。尚視之。蓋二百年。周又後。又蓋二百年。吾聞之。昔田林光翰云。其言足以堅人積善之心。却人泄泄悠悠之氣。

以葛侯之仁明。而兇驕孫尚。皆見殺於就。無他。平昔殺人多耳。故葛侯來心不願出。出者不得已也。瘁其身。殺及後人。一出之間。虧折可勝計哉。若夫有莘渭水。則不然。夏商之命當華矣。湯武之爲人也。能一統矣。

義亭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十一

十一征則無敵。會於孟津。則大定。所殺甚少。所救備天下。伊涉齊桓。克振其世。不亦宜乎。惜乎葛侯抱莘渭之心。而無湯武之遇也。湯明命世大賢。情處非其地。用殺成功。子孫甚稀。亦猶阜陶。安民之大聖也。而明刑後裔。獨微於四聖。惟曹武惠以爲將樹德。適當周世宗戡定之後。又邂逅蕃胤之克仁。則所逢即遠過於阜陶武矣。陽明耳。故知天之報人。厚報其愈。亦報其事。

長青之樹。落葉在春。新故相承。人見其榮。莫見其謝。世盛世衰。壽考之衆。其象顯之。若虛衰相間。壽夭相乘。則

如樹之凋而後萌。與甚者。如枯輪之復發新枝耳。固
降材之不齊耶。若植之者異耶。幹蠹頽後。貽謀頽前。
人之一身。自少至老。必兼涉子孫祖父之位。則何問
前人後人。惟有自責自修而已矣。

子孫保之後之人。克保祖父之傳業也。保我子孫。是爲
祖父者。足以豫保其子孫。人羣各自爲太極。就生
之理言。子孫者。祖父之陰陽五行萬物也。故祖父德
盛。則足以保之。世運不能長治而無亂。家道不能長
盛而無衰。然聖賢之術。遇亂能脫於太劫。遇衰則有
參差通與之枝葉焉。如穀種。如菓枝仁。我又作之太
極矣。

幾學全書

卷十五 學言詳記

三

幾學全書卷之十五終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十六
學言詳記 十三

人情下

秦隋之季，莫敢議寡職。漢唐之季，莫敢議中涓。王鳳盧杞，秦隋用事，莫敢議秉鈞。爲國家者，一不可有。況兼兩而審三諸。

抱願治之志，用致亂之人，何則？不知人也。天下必不應其志，應其人矣。發求治之言，行速亂之事，何則？不自知其失也。天下必不感其言，感其事矣。於時號爲君子者，不進諛則已。莫敢匡救者，號爲匡救者，或指其

學言詳記

卷之十六

一

偏旁小疾則已。莫敢攻其膏肓，中其忌諱者，習於自聖，惡聞直言，制治無根，故入主要在於始養。

三代而下，漢之孝文，唐之文皇，皆號太宗，皆不世出之令主。今皆不之屑，則必求所以過之之貴，而千百世始信其名。夫二君之所以冠後世，姚湯文，美事雖多，其大端皆在從諫。湯文之所以聖者，美事無窮，其大端亦云從諫弗拂。不諫亦入耳，湯之弗拂，乃中心悅而從之。與帝堯舍己從人一致。文王之亦入，謂雖當不諫之時，亦事入於理義，則當其有諫，虛受而樂從。蓋有不待言者。夫惟樂於從諫，始可以造不諫亦

人之域，而發瞽聖神，是則所以撲豚腸丈，而俯視漢唐兩太宗之實也。

國將興，所用多有才之君子。國將亡，所用皆無才之小人。君好其千已百已者，故賢豪至也。君好其不已若者，故諂諛集也。好諛之病，深於耽溺，何必暴虐荒淫昏懦，乃足疾邦哉。

好諛成性，遇敵國外患，交錯踵至，寧潛然閉涕，撫之無可奈何，而終不令法家拂士，有一人得立於其前，直推敗亡之故，而翻然設挽回之策也。此不早遠佞入之所致。

學言詳記

卷之十六

二

好諛甚，至於明勸人欺，取舍倒置矣。好察甚，至於以術誘下，衆盡離心矣。好勤甚，至於自鳳其政，今日紛更而明日塵喪。好殺甚，犯者益衆而刑不可施也。傷天心矣。病不可勝療，而孽始於諫忠信之士。

郭侯宣公，所以得稍行其志者，以肅代德三宗，皆身經播遷，殷憂喪亂故也。若四海大亂，入至一身，猶未失安富尊榮之舊，困衡不至，清明不發，非風指手之歌，其能不作乎。

有必死之病，有必死之人，必死之病，國醫不能療也。知之耳，不知其不可療，尚稱國醫乎。病未至於不可療

也。而生於若人之身。則不療。此所謂必死之人也。或不從方治。或從方治。而他醫挽之。他違傷之。所用之方。竟歸罔効。因而尤國醫之失也。此國醫所為豫望。而不敢輕試也。然負國醫之技者。猶不忍坐視。而不言。任不任。則有命存焉矣。參前說

擬票一事。所以無敢執奏者。蓋一執奏。則事復之利鈍。卽身任之。目前有嘯心之嫌。日後有擔當之責。自江陵而後。大臣以任事為戒。遂相習如此。毋違夫子。以所行未足違者。苟有大忒。妾類亦垂涕泣而道之。豈忍樂順哉。然則務為容悅者之心事。無乃

有甚於此。

以孟子所謂容後。當仲山甫之柔嘉小心。主行其意。輔衆其道。事垂其理。承敢漸久。雖有夫艮。乍變無艱。且大艮亦何階以居。此位。則格心之功。不復可期於世耶。悠悠蒼天。誰實為之。

人至有畏天之心。曰哀懇上帝。而大臣慰之曰。天變別有為也。請復膳更衣。人至有恤民之心。曰暫罷吾民。而小臣慰之曰。正不必諱官加派。應是天不足畏。而民不足愛也。合大小臣而為諧媚。罪可勝誅哉。厚天下之賦。四百萬金。三加之而為一千三百萬有奇。厚

欽極矣。欽厚。刑不得不錮。雖攻擊於城外。而官攢雖

朴於堂上。何惟乎都邑相率開門廷義耶。在朝之司

農。又獻謹微之議。性時甲午賦。乙年收之。穀登而饒

取義也。今焉以甲徵甲。罔云義矣。復令民間復供乙

丙。於是婦女皆驚。私相謂曰。聞寇無預徵。且減額也。

嗚呼。內外大小臣。競虞民以自為加此。豈知城潰則

身必滅。朝廷蓋則高官亦不免屠戮耶。甲申春

每板將一走。邊防一潰。各城墮壞。千里焚殺。長聲震天。

積散成山。則廟堂股肱大臣。輒論功行賞。白玉輔帶

申之以世蔭。何心何而。雖然倍受。冀藉以來。未有斯

理。足愛詩人。是以有尚寐無曉之嘆。

太陽者。萬物共賴以生。而臨陽畏日。鼠畏日。虎畏日。奎

亦畏日。皆服害於物者也。太陽育物。而彼害物。自覺

與太陽之性相背。是以畏之。人臣欲福庇民物者。惟

恐其君之不明也。其欲盡善媚。鴉民生。以自榮者。惟

恐其君之明也。

大臣取衆庶方後。為國家晝夜清分之。而力未給也。何

暇見有世間門戶。誠如是。群才浮勵以待蓋。亦奚暇

帝門戶乎。

古之黨也。敗天下之事。今之黨也。耗天下之才。一變一

此目營心計。不遵理性情。不遵學經世。人自耗矣。一勝一負。我便則擊彼。彼便則擊我。人相耗矣。

義路也。禮門也。道戶也。門路在我身心中也。曹交欲留業於孟門。故令歸求之家。求之家。亦不通求之身也。而今也。所謂辨門路者。命其身。并舍其家。而尋之於天下。未論其所依之正與否。何居。而先已誤其尋之地矣。以世榮爲性命。以浮名爲事業。故至於此。竟所從來。一放利之心事乎。故必彼去。而彼可與商門路。

行殊而歸潔。居長安者。可以走四方。道異而趨仁。赴長

安者。可以隨其方而至也。問其身所定居。則不問其

游歷之所及。問其志所專向。則不問其塗轍之所經。觀人者。如是而已矣。奈何認游歷以爲歸。指塗轍以爲趨。而反混聖賢之所辨耶。

定人於趨向。似也。然趨向在言乎。在行乎。治天下扶陽抑陰。似也。同已之喜或存。則以陽之不中者爲陰。而陰之至深者爲陽。蓋有之矣。陽不中。或拂於其類。陰至深。則能託於陽。

觀其行。以其言之義者也。言不義而行義。未之有也。察其所安。以其行事之仁者也。行不仁而心仁。未之有也。

也。事善故合之於心。事不善矣。又何察。而今也。所謂君子者。外取言而內探心。顧獨置行不論。然則言重於行。行反於心乎。

孔門因言以考行。重行也。因行以觀縣察安。亦重行也。曷常離所以而揣心事哉。今之論人者。曰。居官嚴肅。職於人品無當。內行雖醇備。於學問無當。探精神於踐履之外。精微嚴密。殆過孔門。至於片言合意。不復問其生平。曰。其所宗依所貶斥如是。是可決其爲君子矣。視孔門又何疎以濫耶。古人曰。可欺以其方。今且未嘗以方未也。曰。苟以是心至。今實本當有心也。

是率天下而爭趨於口舌也。放縣議論以嚴修持。爲

當今觀人第一義。

正學鳴於世。情民性矣。人者不必君子。出者不必小人。何故。入焉者迹附之。不必身放之。出焉者。見入者之多迹附也。彼而詬病之。詬及正學。失莫大焉。然其自立。或有本末。未可槩蔑也。譬如邢恕及程門。而首攻伊川者。乃出蘊軾。然君子終不賢恕而不肯軾也。朝廷上。等個好題目。論說一番。便要居家居官。許多短處。一齊掩蔽。人面前。等着好事體。做得一兩件。便要將身上心上。許多病痛。一齊退消。小人以此盡名。

未爲密也。君子以此定人。豈其疎哉。欲明誘之於此。故陰縱之於彼。門戶既分。兩相攻擊。必有一是一非。然人情多變。僅有水火矛盾。而皆小人者。皆貪淫也。而曰曾行某某事。皆諂佞也。而曰曾攻某某。皆陰險也。而曰與某某爲師友爲聲氣。此其攻人與攻於人。雖殊一言以斷之。曰皆小人也。其言行偶有合理者。節取焉可也。使能翻然改行。不借口舌交游以自文。然後小人之實消焉。

名足以稱人善。力足以報人恩。如此者。世有幾何。則從而救護之。其名不能操人過。力不能修人惡。如此者。不可勝數也。則從而姑之。傷之矣。噫。人謀則工。如天道何。衆推其善。救一二名人。而不顧其所凌虐者。若而人。就謂其曾作一二善事。而不察其所積行者。若而事。仁人君子。平心觀之。慎毋隨衆附和。使好人借小善以行大惡。而吾輩贊成之者。亦得罪於天也。

知有君民。不知有局面。見吾道之大。或不得已。蔽護局面。遇其間有敗壞匪類。正須鳴鼓自攻。毋令異心者乘間藉口。庶幾見局面之尊。設或奇才異能之士。雖有宿嫌。亦與消釋拔用。庶幾見局面之公。

求也。一爲權臣倍果。起也。一不奔母喪。而必攻。必總。雖有善能者。孰得以匿瑕藏垢。訛孔曾之門。據世情欲護局面。孰善於此。後之君子。於所謂依傍局面者。雖使行事甚於求起。必多方掩蓋之。援援之水。以名教立門牆。而門牆之禍也。反不惜名教。本從人倫起聲氣。而聲氣之濫也。反不顧人倫。推他人以指摘之端。資伺我以排擠之徑。果善護局面者乎。聖賢無局面之見。無勝敗可言。一有曲護之意。當其勝。不足以屈天下之心。及其敗也。上下交非之矣。真爲道術人心計。奈何舍孔曾不法哉。

卷一 下 學言詳記

巧於攻局面者。輒使持平中立之言。故有真持平真中立者。局面中人。亦疑爲此攻我者也。則豈獨攻者爲多私哉。講門戶。講局面。考趨向。考聲氣。總亦黨同伐異而已矣。竊之伐之爲何。總亦欲資奪權而已矣。清夜一思。與倡道真人。講學水意。有纖毫干涉耶。

天下果有貪肆情之君子。方可云有清慎勤之小人。近世以趨向定人。苟與已不合。雖真清真慎真勤之士。樂以小人目之。於是所掄揚於鄉閭。薦剡於朝寧。則頗有貪肆情者。雜其中矣。以實修實悟之借者。而成心難化。自悞悞人。併哉惜哉。

近世突出一番新腔變調。有放利漁色就權勢之小人。有不妨放利。不妨漁色。不妨就權勢之君子。後生志趣不端者。一聞此說。欣然褰裳。噫。曾有我之爲君子。爲小人。乃不在我身心上定。而在世人口舌門牆上定者乎。士心陷溺。久而彌甚。民間兵革。幾時得寧。說令無世界。安有朝廷。無朝廷。則門戶亦無張掛處。每向人語。輒指爲狂。或亦以爲是。而不深信也。事竟至此。還置何處。

爵人臧否有三。清世因人之才。中世聽人之命。濁世徇人之情。

長十六年言解記

長十六年言解記

情面仕途。權賄世界。求人。則人雖小而官大。不求。則人雖大而官小。有耻者。爲大人而小官。寧肯大官而小民。生安危。圖計盈誦。求人。則心雖冷。而官熱。不求。則心雖熱。而官冷。有志者。甘冷常而熱心。寧能冷心而熱官。

大不肖隨處得禍。大賢豪亦隨處多難。惟庸人少災難。夫君子所居者易。所達者艱。不其反乎。求世以艱爲常。君子以易爲常。獨守一易於衆艱之中。乃所以反世態而多艱虞也。柳下之和宜與俗諧。然介性常在。則三黜不免。而文仲不樂與之偕。立於朝矣。況由白

之度。未必如柳下者乎。

出處之際。不可勸人。不受人勸。務審其所以出之意。則確乎有定矣。爲寵利耶。吏隱耶。易天下耶。易天下。則勢既不能。吏隱本無是道。又非其時也。寵利益非丈夫之素志。果安所爲而出哉。

諺云。何官不可爲。此雖如命無求之意。然猶是清子話。若以濁世論之。官可不爲。以其無最於民社。官不可爲。以其有害於身心。

與人安通旅諸。不爲權利。卽因意氣。總之得罪於祖宗。劉忠宣曰。仕途不可廣交。若三數人得力。可了一生。其

長十六年言解記

長十六年言解記

語最驗。凡成事功。解患艱。不過此志同道合數人。若平居泥漫附合之輩。臨事都靠不着。

一種巧心之士。亦交君子。亦昵小人。亦愛權賄。亦慕經濟。以爲俗宜而道不害。利遂而功可兼。而究竟必不能也。小人持之意。責其兩岐。雖欲不與君子離。不可得矣。權賄公行。賢者必不用。用者必不賢。一切經濟。放時之實事。孰與爲之。抑豈巧心自負。虛慕匡時者所能自爲哉。

人有求必應。兩兩周全。初猶近於泛愛濫容。但不能分別君子小人耳。然君子安肯求人。求人者。大都鮮耻。

之輩。久之。親疎之情既判。而邪正又有必難並之時。於是雖沮遇君子以威就小人。亦將爲之。故凡喜人求已。與屈已求人者。肺腸相通。不得不同歸於下通也。

劉文正云。學禪最便於仕宦。以愛之者諫也。誠哉是言。官庭無論矣。自勳爵威。或武弁中貴。靡不奉佛。此輩往往喜與士大夫遊。而士大夫以奉禪稍得其間。有無限穩便。以佛教之高言勝義。誘入使悟。又以其精迴禍福。逼人使迷。而又有世法宦情。爲之援引盤桓。使無入而不得。宜乎談禪禮佛。無剩人。無休時也。苟

非精義懷心之士。如劉文正馬文忠金忠節其人者。安能承貞厥躬。挽彼如狂者乎。

相對坐談。惟商士大夫榮辱。不及民生休戚。聽之慨然。士大夫固有保民生者。然不保民生者更多。專商榮辱而忘休戚。則斯民就賴哉。且我能長守貴於危民之上乎。

古也。雕蟲小技。喜撰字。今長安中語亦撰字。多財賄。則曰力量夫。善乞哀。則曰有作用。酒食綢繆。則曰聯絡聲氣。交相面諛。則曰精神流通。靜而聽之。若以此爲性命。爲經綸。爲風雅者。嗚呼。良心至宦海而淪亡。公

議遇京塵而磨滅。安得一二秉鈞大臣。擇白日之光。挽天河之水。而一濯濯澄清之也哉。

儀衍安婦於時君。後之時官。妻嬖於時相。久而惟知有相。不知有天子矣。愛相則疎君。敬相則慢君。彼相亦竊天平之威福以行者也。見所竊而忘所本。非向者儀衍之羞耶。又况妾相止顧一人。若乃擇炎而順。倖技倖此。則又倚門之娼。非房韓之妾矣。庸夫亦不屑齒之。

好利之人。至於奴顏婢膝。非以奴婢爲義也。無如利何。至於賣國獻君。非有伏於君國也。無如利何。好利之

害如此。孟子所以一生絕口。亦禁人勸口。

側隱爲至。三端挽之。擴而充之。火然泉達。是誠體仁之妙。非制欲之勞也。然所謂充者。充其羞惡。語默絕於穿窬。充其辭讓。取與嚴於一介。充其是非。使理欲無疑似。賢奸無伏度。此所謂人後淨盡。乃拔去根株。非僅如制欲者。遇其事而伏其根也。豈謂任意所之。全無擴充之力。願自居於體仁。而悍然制欲者之上哉。近世有顏山農者。王心齋門人。而羅近溪之師也。以口舌陷陸行。近溪變產脫之。山農視近溪家爲外府。取用無厭。論學或不合。則披其煩。又以事夜怒近溪。

晚之榻前。達曙始解。在近溪因失所宗。抑情忍辱。亦人所難。而山農之妄取苛求。悉動於氣。人欲橫流。視彼制欲者。不應規死乎。其他行誼。尤多不簡。三端殆絕。而言體仁。是賊夫仁者也。近溪壽言人欲淨盡。天理何遽流行。蓋中山農片言之毒。終身不悔。世之宗近溪之學者。既誤。復恐追迫淵源。併尊山農。則恣情蔑禮之流。且竊道學之名於後。懷矣。何惟乎末俗之怒罵講學耶。鄉愿求衆悅。悅恐得罪一人。聖賢特惡其媚衆。如山農輩。而猶敢講學。托於衆非不顧。誠所謂無忌憚之小人也。

羅近溪之學。大抵口孔孟而心釋迦。尊自然而詆用力。

誇虛景而忽允蹈。多附會而少體驗。好大言而闕能事。逞私智而托尊王。至於自翊講學。謂言詞誘掖之外。更無修爲。更無治化。尤爲叛聖蔑經。乃陽明之外道也。其廉儉勤勞。立身居官。有足多者。君子距其學。不沒其人。

楊貞復言。儒者尊佛乃本心之明。關佛乃名義之末。殊無忌憚。非獨明彈洛閩。兼亦暗刺規江。然實乃自道其心事也。彼自以所陷爲明矣。而其所以不敢關孔孟者。實名義求之。意中以孔孟遠不及佛。特不敢言。

苦苦取近似處。拍合爲一。此正其心口違背處。而反疑儒先之心口。亦與彼相似也。曲崇夷教。巧排昌言。豈不甚哉。且彼之尊佛也。至其矣。從邪猶出於衷。而守正乃疑爲僞。又何不心心相體乎。此輩既以出世蔑倫爲宗。自當裂冠毀冕。道跡遠榮。而乃受替袂。登崇廡。周旋世味。動以形跡無碍爲嫌。因之地。身心相違。抑又甚焉。曾不如洛閩實年難進易退。風翔乎勃反與棄國入山風致猶近也。

講學者。講其所以修身也。講其所以治人也。今乃以講當修。以講當治。且招搖云。但能聚友講學。卽是聖賢。

但座上常無數十人。卽是不長追。明欲使人張皇唇舌。蔑裂躬行。於是居官。則號召衆座。環聽爲華。不顧其妨窮農桑。罷官。則擬轍周遊。務爲遠方尊慕。而於家人且弗能飭也。罷使出於誠心。僅成務子。釋子自誤法而外。無他實事。

李賢之死。邪士恨之。其巧持論者曰。賢之罪。誠不可掩。然君子行誅。必諒其德。太公也。而後可以誅華仕。管仲也。而後可以誅里乙。子產也。而後可以誅史何。周公也。而後可以誅管叔。孔平也。而後可以誅少正卯。噫。亦不思甚矣。君子立法。豈能必悅人。皆聖哲哉。後

人皆聖哲。法不立可也。因時制宜。上知優爲中人。無法。則不知所向。法者。所以定民之趨。一至上之權。爲後世德不足者說也。如德不足。不敢以用法。猶自歎不能遠視。而終身瞑其目。豈不思哉。且誅惡與賞善何異。自古及今。未有以德薄而廢賞罰者。謂其用刑不當可也。謂刑之誠當。而特德非其人。豈所以論刑哉。向令孔子未用。三家有人焉。起而誅卯。孔子將非之乎。今誅費之人。不足以服天下。然其誅之也。何可非乎。劉裕誅玄。裕無異於玄也。然其誅玄。未有非之者也。雖李贄不以爲非。然則以贄爲不當誅。猶陋也。

以爲當誅。而謂誅之非其人。猶未知贄之學者也。故德薄者。增修其德可也。因而弛其刑。是益之爲亂也。子贄掃道理。掃綱常。數十年來。壞盡人心。喪人廉耻。長人奸橫。殺身毀書。世教幸矣。餘腥煽人。稱誦其說者。猶往往而是。嗚呼。果獨何心。

李贄筆古似慧。實大不慧。每評古人云。道理不中用。彼不知道理爲何物也。介然用之而成路。惟可通行。故謂之路。不可行。非路矣。人身上中下部之各有脉理也。掌心之有紋理也。八音之各有條理。與其爲條理也。正以貫通接續。自然適用而名。不適用。非理矣。而

乃云道理不中用。甚矣贄之不識道理。而稱贄者之不識贄也。

隨俗習非。其罪小。挺身爲惡。其罪大。敢於獨惡。已不可。故敢於勸惡。尤不容誅。今之建議著書。凡背叛六經。侮誣聖賢。毀笑節義。贊述淫亂者。皆勸人爲惡者也。此風既唱。有許多下流。適而附和浸淫之。久必至弑父與君。仁者特世。護惜衆人。安得不嚴誅一二。近來好言作用。夫事介作用不成。衆非作用不濟。豈顧不重耶。若敢於恣慾。工於作僞。止是無耻。何名作用。是以無耻自多也。蓋李贄之說曰。管仲聖於孔子。曹

操賢於孔明。馮道大忠臣。卓文君大慈娘。從而吹者。半天下。在贄自倖情慾。猶云橫議。彼附聲者。則無知無識之胸襟。至鄙至賤之聲氣而已矣。大抵今世有一種人。以能爲小人爲有才。以敢居奸橫爲高論。呼之曰惡曰邪。欣然負之而去。夫既已流俗皆然。則庸套無能。孰甚於此。彼自謂能奇數倂之傑士。實乃與波俱靡。其拾餘唾之下才。

好談作用。極是近來陋習。智者人於橫變。不復明慧。愚者依然拙腐。祇極虛詐。遂使滔滔幸免。生理鮮存。病在不求已而慕人。又不慕聖賢而慕豪傑。又不做真

豪傑而做好雄。無他。聖賢行事。其非克已。做之即應舍事而徒好雄事。事占先。快於嗜慾。此好談作用之隱私也。數十年來。此病大熾。其沉溺深者。至於殺身誤國。全縣李載贊邪說橫議。種下毒根。悅者相傳。不自覺耳。

人苟存尊重作用之意。其流弊無所不至。其鄙也昏夜行乞。其狠也白晝殺人。

今人不惟不識王。且不識霸。孟子明云五霸假之也。所假者。仁也。曷嘗直行不仁耶。俗諺鄉間有鄉霸。學官有學霸。皆指恣睢無賴之徒。當之。夫口道善言。身為

學言詳記

佚行。猶未足以當霸。况身口俱汚者耶。身雖為善。而中心不本於至誠。此乃為霸耳。世稱三代而下。惟恐不好名。其語太激。愚嘗言知學之士。惟恐好名。不學之人。惟恐不好名。於霸亦云。知學之士。不可為霸。不學之人。未必能為霸。

發言行事。每占地步。其跡似高。其實乃陋。但當於義安於心。則已矣。義當心安。地步自高。又何必占。

惟有思慮之人。引伸無窮。此有餘所以貴也。然愚誠則靈。日大思。偶則機亦日深。是故君子欲細。小人寧粗。悔必在敗局之後。大都拙於營者也。巧者。暗處磨着。常

習得計。不能悔矣。是故曠懷淨。得慧。弱佳。塵心俗腸。近何差可。

安於愚。自知其愚。有愚福焉。自智而愚視一世。則必有愚之殃矣。

事。事肯卑。是聖賢。必欲平等。是庸人耳。事事要占便宜。未得為庸人。真誠先覺。是聖賢。寧受人欺。不失為庸人耳。着着欲弄。巧。未得為庸人。

聖賢平心濟物。放倒自身在萬物中。却是鳳凰翔於子。俗占便宜。權。豎起自身在其物上。吾恐其為可繫羈之麒麟也。

學言詳記

所識窮乏者得我。不作施惠。止作還嗜慾。然今巨室若有此意。猶當稱善人。若真行善。則不計其識與不識。得與不得。惟窮乏則周之。通乎必先執獨之意。然後脫然於嗜慾之表。

士大夫慎於居官。肆於居鄉。往往有之。為閭巷無權也。其為德於鄉。而蔑棄官方者。未之多見。故鄉民之口。可操者七八。仕路之口。可操者二三。豈必官假民真。其受評於官與足者。身之所為。先有真假也。當假見其假。民恒見其真。居鄉品致。大約有四。真公不與私者上。也。公私並付度外者次也。或公或私。無難而行。

又其次也。民生利病。退若處子。身家關涉。勇於孟賁。嗚呼難哉。

何謂正人君子。以克己爲心。以愛民爲事。此其實也。至其有應求也。不過此心此事。所結而爲奧味。其有發抑也。不過此心此事。所觸而爲文章。豈從交遊議論。定其品目耶。今有人焉。一身差矯矯自好。而其親戚僕僕。倚以橫虐。不能稍禁。官府縱之。則爲賢。敢之則咄然曰。是借以權殘正類者。然則必使人不敢禁之。而後快。嗚呼。正人君子。乃害民之大窠穴。不可搜剔者耶。蓋亦反躬責己。感化羣下。即真有權殘善類之

幾字全書

卷十六

學言詳記

十九

人。將親而心折矣。不此之務。而日求人罪人。古今有求人罪人之正人君子耶。

能害人之謂權勢耶。能生人救人之謂權勢。若以害也。應鶴亦權勢耶。是毒也。非權勢也。能多積蓄掌記之謂富耶。能率利權使衆均之之謂官。若以積也。守庫藏吏皆富耶。是我不得至其運用者也。非富也。

日本諸夷。皆顯懸鼓珠。手握利刃。中國之楚香念經者。出門遇人。即剪伎害。又或口誦詩書。而私心客氣。熾然不除。噫。斯亦鼓珠利刃之去象而存真者也。田產豪強之顛倒多端。特有一事。言之最可惡。亦可笑。田產

應價易。必欲空得之。料名應空得。必欲價易之。偷竊軒裳。不知類此。又損恣一身之娛。造子家之條。可勝誅焚。可勝誅哉。

公者能密。然後可以大濟人。私者衆顯。則大害人矣。彼不復顧人之知其害也。盡劫者有府笑穿窬之不光。明。掠人女子者。有時笑喻牆之不正大。喪心一。至是乎。誠未知其所歸稅。

上古無富貴。無貧產。不相形。不相爭。中古之治。有貴賤貴賤矣。各安其位而歸事之耳。下此則貴虐賤。富虐貧。然小亂之方。慮之未必受大亂之方。慮之乃帖然

學言詳記

願受。受其虐者衆。毒所由深。而大禍斯作矣。天下之禍亂。不起於富貴。而起於貧戚。貧戚之人衆也。禍亂必自衆生。故一介匹夫。敢衝巨室。猶薄俗中之善事。且未當以爲駭怒也。視後願受其積蠶魚肉者。情既屢洩。則禍發猶輕。

極盛之家。衆力莫能抗。官法不能戢。候在躬自貶損。躬自貶損。則親戚自威。僮僕自馴。若至於物握則反之。日其禍敗之慘。非僅如尋常勢家而已。

恬淡居易之君子。人相遠。有天相保。僅堪靠托。遭災僥倖之小人。到得天算帳時。或自投陷穽。或自相戕賊。

總有鬼神簸弄其間。任是何人。解救不未。扶持不得。矣。與其慕福而業禍。曷若無禍以當福。且論聚財一事。方其恃入。貨若干。焦勞。招若干。慈誦。及其恃出。星飛雲散。與赤手者同一寂寥。而又暗若干。驚悸憂煎。貽累未休。求作一乾淨貧人。自在逍遙。安可得也。前車既覆。後車不鑒。富貴之味。溺人矜馳。一何其深。財之爲物。亦近怪。財散民聚。以財養身。看得他輕。却是有用之寶。財聚民散。恃入恃出。看得他重。乃是害身之賊。此雖論平天下。其理直通乎衆庶。周齊善人。仁乃得富。荆善居室。富不妨仁。惟妄取巧取。

卷之三

學言詳記

三

瘠人以自肥。則富與仁。常相反耳。陽虎貪而愚。以爲非殘民。無以自富。所說二言。豈惟不識仁。殆亦不識富也。季世謀國家者。似之。昧公私兼足之道。日以取農殘民爲事。豈非因不智。生其不仁。遂肆蹈陽虎之所爲乎。

多財累人。有寬有迫。損智益過。平世之格言也。恃出厚亡。末世之慘禍也。二疏居平世。又得金於君。賜無所致。恐故寬言之。處末世者。當惕於慘禍。學而干祿。聖人所戒。今子弟爲干祿而學。舉家所賢。居鄉無歡。皆古人或以爲忘民。今士夫歸休。但不阻嚮。

隙里。而流連歌舞花竹之間。則悠然自居高品。諺稱富人爲財主。言其主持錢帛也。祖父傳業。雖不可廢。然須約已。周人當舍處。雖多勿吝。不當用處。雖少勿妄。則業不墜而德可行。今之多財者。皆役於財者也。非役財者也。能守能散。是名財主。日慳日積。是名財奴。推此而非名花不觀。亦花奴也。非華園不居。非鮮衣不衣。非美味不食。亦衣食園圃之奴也。仁義忠信。慕其名。不肯居其實。田宅貨貨。聚其實。必欲避其名。愁貧而人莫信。耻矣。而自以爲巧。身心茫茫焉。無所安頓。苦矣。而自以爲樂。若此者。莫不反於情。

卷之三

學言詳記

三

矣。而自以爲正。

爲仁不富。今人見一好施者。則反云彼蓄厚也。爲貴不仁。今人凡見客世好積聚。第云故憂食耳。不如陽虎議論。公道猶存。

治世富貴之士。多循理。晚世天理。僅存於小民。

事物巧。文詞麗。種種勝古。然志趣凡。不及古人高明。義理庸。不及古人微妙。事業補綴。不及古人變化。所親所勝者。皆閑事。所塞所不及者。皆及事。豈非奉世誤用其心之故耶。

悲哉東民。已卯死兵。庚辰死饑。地方卽有循良。積粟全。

無且新舊催科疊增亦非距心之所得爲也但立視其死爲不仁耳推求其咎實誰爲之不早求良醫良將扼於外致其入關輸土成荒又因以加派而遭宸餓死接踵相尋又不能任用良有司使得稍行其意多方曲騙又不能體天子之憂躬先發乘各自濟其鄉人爲預防爲救急爲大濟爲小補無一能之保踞端揆恬不知痛

王子房急於國賊一出而遇害此與岑彭費禕察罕諸人異事而同意乃豪傑之疎不得以庸人之容反議之也

貶之文古於降貶之義亦切於降孟子有貶爵之語孔明有自貶三等之請是皆就官職言之也詩云陟降庭只語云出降一等是皆就步趨階級言之也降官乃借義耳降之轉音降也先帝朝滿朝帶降識者憂之其後果滿朝降賦

恭忠襄辛巳起豫方伯以書商出處當時有不得不出之勢既出矣一事不得展布因復商道遇然求退又終不得方其歷邊疆也初任井陘道人復以爲此腹地調之寧前固極衝極危也誠而井陘彼寧前晏然馴至節鉞重任可謂非善人之遭遇耶在寧前

有城守大功讓之極軍得世蔭而不以餘波及公公卒不自明及自爲撫軍矣壬午定晉兵譁琴未滿載欲從西出公諱知早爲之備凡再窺晉皆被挫回公又卒不自言以爲臣子分內事無勞可施其隱德純忠如此皆學求自慊之所得也卒以身殉國所謂致命還志又豈若他人畏死者街巷於不幸哉天下爲綱常名教之主者有二聖人以其道不藉威福玉食而主之帝王以其位藉威福玉食而主之未有方欲主之而掃絕綱常墮壞名教者也綱常莫大於君臣自周武王遇伯夷叔齊以來凡開基之后必重

節義必薄還欵蓋雖以勢位主天下亦必嚙食於道而後可以受天之命有如荀便目前仇視殉國求自爲君乃舉人不臣則安有維綱常名教而孤擅威福玉食者哉成敗之數可先知矣

甲申四月

幾亭全書卷之十七
學言詳記 十四

類辨上

易無思也。天下何思何慮。聖人不思而得。孩提不慮而知。此後世除思慮之說所自起也。思曰庸。慮而後能得。思則得之。此古來貴思之說所自傳也。思不出其位。思無邪。慎思之。此君子所以善思之用。而防思之誤也。

不學不慮。非赤子而誰。何思何慮。非聖人而誰。通天下之故。赤子未知。聖人寂然不動。惟聖人如赤子。

1906 July 21

學言辭記

1

1000

下學而上達。學達二字。便是後人善悟二字。惟其當然。悟其所以然。修之於形而下者。悟極於形而上者。

學貫天人。天人幾何物。知何貫。卽曰由人以貫天而人。

之爲物未易自明矣。知通晝夜。晝夜有何事。知何通。

卽曰由晝以知夜而晝之所事難乎有恒矣

橫渠云。惟聖人道無進退。程子亦嘗言之。惟陽明云。堯

舜以上善無壅橫渠言體也乾行不息而已安有進

退陽明言用也用遇時而變化安有盡哉無窮是日

新無進退是安止。

心不踰矩。心不盡仁。惟孔顏同心。不如丘之好學有顏。




華子

100

天。知。

知我其
子心

天惟
天好

樂四

同天孔。

不及他

聖他

惟堯下。

下字者

同者好學。惟孔顏同好。祿未輩。祿惟孔顏同樂。堯則天知我其天。惟堯孔同天。孔子仰字者惟堯。下字者惟顏。子心天好樂四字。更不及他聖他賢。有聖而不天者乎。湯武制事制心。敬勝獲勝。尚未與天爲一。此時正當用希天功夫。湯武只可謂之聖。堯舜方可謂之天。有盡性而不至命者。子有思必得。一一知其所以然。只可謂之寂性。不思而得。不自知其所然。方可謂之至命。天者聖之熱。命者性之忘。不然。天若何其可希。命若何其可至。惟心所安。不計形骸之便。是曰不獲其身。無衆寡。無敗。

身
心
之
理

3.

—

—

慢處之各盡其進。是曰不見其人。

好惡意也。聖人豈能無好惡。無意者。無作好作惡也。俗

語云作意可與無意二字相證

小用爲小寶。大用爲大寶。又用爲寶。一切珠玉奇器。

古玩何益於身。何益於人。而世說寶之爲目。愚耳以

授。腹。腹。腹。實。之。乎。役。於。目。不。如。無。目。之。無。累。也。目。

者。人身大智之用。而大愚多以目爲回其惑之誣。

微有十百於實玩者。而莫非實玩之屬也。思明之功。

不最急也夫

聲色之惡在物。視聽之非聽夜我。色投魂子妖淫愁愁。

視聽永絕矣。縞衣素巾。鈞天洞虛。或於哀毀齋戒。亦鳥得近之。邪無時得善。而正得其時乃善。

學其爲已。雖曰令聞廣譽。施於身。終歸其我如。未有黷識自得。而能使天下共喻之者也。豈賢猶易。故歸士無悶至難。獨歸之聖者。

大易中庸言遁世。言不見是。不見如。顏異。如字寬而微。是字緊而切。如者。如其庸得也。子曰。其我知也夫。當時謀不知爲聖人。然顏乎沒。與能如夫子之學者。者云。其我是。則不可。是字便與非對。不見是。則以其行事心術爲非矣。正如大舜號哭時。父母與衆。人人道

他不是。此是龍德潛時。

如斯者。器當如斯者。教自然如斯者。道本如斯者。性。適其從來如斯者。曰命。

在物之理。形而上下。足以盡之。處物之義。則有出乎器而未屬乎道者。以視言之。色。物也。目。形也。視。氣也。見。用也。明。體也。哲。量也。色與目。形而下者也。視。廣見。則物之形。與我之形。相遇而成。而無形可指。不得直謂之器也。惟明則形而上者。哲則又其所極之量也。人外無道。心外無理。總自人生以後觀之耳。有天地。未有男女。此時道理如何。卽未有天地。此時道理如何。

雖謂人外有道。心外有理。可也。但自人一生。而人心卽太極。故弘道窮理。惟人之能。若曉定人外無道。似道因人始有。則到人銷物盡。以毀天地。又毀爲開闢。人物又孰爲生息耶。

理道二字。俱是借字。理因物而見。道因用而有。土石有紋理。辨本花葉有紋理。虎豹道蟲毛甲有紋理。人手掌指有紋理。因是物。乃顯是理。理是條條分晰。毫不紊亂者。故又謂之條理。道是人物所行之路。故謂之道。路。有是用。遂有是名。其微立教。因視頭處。無可指似。說易說太無。俱渾渾難見。故借此目前二字。指點

其不言

其不言

則

本原。又其後習之既熟。反認此二字似恍惚杳渺之物。無乃顯之而反隱。剖之而反混乎。譬之善狀物者。曰龍。龍如者。松栢耳。神仙如者。山中高隱耳。若曰松栢如龍。龍隱者如神仙。則顯以其所不見。形容其所見也。今之言道者之惑也。學者惟於分別處求理。明斯處求道。雖有畔焉者鮮矣。分明莫如五物。學毀總不越此。飲食運動。人人共是一路。只爲何理背理。遂成兩路。說道一是真道。一說道二。非真道二。有可云間者。有不可云間者。天地之屬曰萬物。動靜之

問曰幾。凡物兩則有中也。人品在真假之間。必是低。存心在厚薄之間。必是薄。發念在理欲之間。必是欲。道一而已。無可立於其間也。

天地之性。人為貴。所謂降衷也。非氣也。若以氣。則物之受氣而為形。其碩大雄強。文彩變化。過於人者多矣。惟其僅能從天地之氣。不能體生生之性。人獨受中。而物皆不中。故皆讓貴於人。即四靈幾於體天地之性者。而亦不能全也。人不自信其性善。將不敢當其性之貴子。

地貳經疾疫。武兵火。武旱潦。此方之厲氣一洩焉。人情

一飲焉。累世豐廣。驕奢日長。大禍必至。因所感而加之不仁。皆警策群生也。老子乃曰。以萬物為芻蕘。見天地之迹。謬擬天地之心。

曰子言命。凡貫以天者。皆理也。專言命者。皆數也。天之明命。理也。其命維新。數矣。天命之謂性。理也。居易俟命。大德受命。數矣。五十而知天命。理也。賜不受命。道之行廢。縣命。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數矣。孟子言立命。正命。又皆是數。言理總欲人循。言數總欲人聽。德行之再子。以惡疾終。方可歸之命。聖人正定言命。一生止此一事。可見人世間莫致而至者總少。

無可思。庸者謂之命。維有善推祿命。如子平果老。識世運興亡。如景純堯夫。皆知其然。非能測其所以然。為所以然。原無可算也。凡物有所以然。說到命。便無所以然。

朱子謂父母之命有妄。天命无妄。嘗思郭壽顏天之氣。是亦天之差謬。豈必人有替股臂獻乎。但天之差屬氣。父母之差屬心。心可以不差。而故安於差。所以謂妄。氣則不能自主。天之差謬。直難無可奈何。故不謂之妄也。所以君子無時怨天。孝子有時怨慕。即如論親於道。亦事親之異於事天者。但積誠以動之心。則

同也。

天當其不差。人可奉。值其偶差。人可回。至大差。則無可施其挽回。而勢反不得不奉。堯舜禹相殺。此天不差之時。而人奉之者也。桀紂惡殺。乃亡。湯武累仁。乃善。此天之偶差。人可回之者也。孔孟終廢顏之天。明道將用而祖。秦隋胡元。嗜殺而間統。此則天之差。總聖人無可如何者也。其付之無可如何。亦謂之奉。天地與人心。終有不同處。天地無心。而以氣用。氣之所旺。禍福出焉。王莽祖莫。亦有靈異。是也。人心。則必歸仁。幾不歸強暴。其附應棄者。劫於威。傾神功德者。受

其欺耳。及其稍定。憤變隨之。雖感天之見萌於小人亦未定也。既克有定。災變旋作。則無心之心與下民之心。定於大同。然則天氣與民心。總有未定之時。而究必歸於大定。惟聖人之心則當定。

天上之物。有行地道者。月是也。晦明圓缺。一稊於日。不自至也。地上之人。有行天道者。君是也。民安物阜。皆在皇上。能造命也。爵無位之人。亦有行天道者。聖是也。聲律身度。法天下。傳後世。莫之能易也。凡謂之人。皆有可與天道合者。心是也。周四海。徹古今。總聖凡。匹夫不可奪志也。

欲立欲達。隱隱分屬養教。凡濟世。總不離養教也。舍之者心也。上律下襲。隱隱分屬知能。凡成德。總不離知能也。合之者心也。從容中道。明明只是言行。凡體道。總不離言行也。至之者心也。

言學者皆以心爲至。當其寂然。處廷謂之中。孔門謂之密。孟門謂之喜。周門謂之一。程門謂之敬。者氏謂之虛。佛氏謂之空。此聖賢異端觀心之同異。

獨喜觀五十三參。永冠法物。頭面動容。種種改換。而重子孫恭能見。爲其目神不換也。萬物皆有頭。頭換而重之法。大須識破。以修已。則可搜剔嗜慾。以觀人。則可

窮究情偽。一層層漸細進去。無難處。所情有不換者。本心良知耳。

心仁性善。何有何恭。有無字後何處下。與是虛空釘。概當時百家。談治談道。惟告子談性。他人談性者。執爲執有。惟告子談恭。毒種最深。經孟子如此屬破。後猶有少少惡男子。受其勾引。則因釋教闖入。猜雜所謂不謀而合。不戒以乎。適爲之推旋益薪也。

心小亦好。大亦好。膽小亦不好。大亦不好。心是自爲主之物。說小說大。各有分寸。雖是不能自至之物。小即涉畏。總大即涉放縱也。膽是氣。持其志而浩然之氣。

生。心以小而大。即小即大。一以貫之。膽以心而大。可小可大。與時宜之。

怒之爲春。何也。世其八。乃有怒。愛衆人。故怒一人。極而安天下之氏。亦怒也。怒所以爲生也。驗之人情。春也。立春。曾水之下有聲。地怒也。驚蟄。空虛之上。轟而爲雷。天怒也。猶人之怒而叱咤也。驗之天地。春也。草木之芽。壓以瓦石。春則屈曲上達。怒而奮出也。山總石。遇低昂土。大木產其上。根糾盤焉。怒而深人也。出亦生。人亦生。驗之物類。春也。樂翁其元。怒闢其貞。四端總是合內外之道。以仁言之。能體隱之根常在。豈

可謂惻隱之情常動。須有堂下之牛。將入井之孺子。觸於其目。方得。卽齊宣王心有戚戚。亦須有孟子見生見死之說。觸於其耳。方使舊病還新。告子不惟外義者未嘗知義。其內仁者。亦未嘗知仁也。他日又云。以人性爲仁義。後併仁亦謂非性之所有。直是人爲。便是非井然。其肯自枉以害人乎。致知之所以偶先也。學之序也。非同體相值。苦樂不相喻矣。先惻隱而脩理從之。仁之所以長善也。德之本然也。善惡有在。是非中者。有出是非外者。一事也。甲行是。乙行非。是可好。非可惡也。此善惡與是非合者也。雙乳

之子。獨其母能辨之。是兄則非弟。是弟則非兄。不關善惡也。此善惡與是非歧者也。是故好惡之心。方屬於意。是非之心。止屬於知。

明良知二字。又與孟子本旨微異。童孩知愛。未知分別是非。卒至戀乳。其所知也。至夫親有善而順從。有過而幾諫。亦能知乎。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實致良知之說所從出也。良知出於孟。而陽明之豁然自喜其悟者。又進一層。猶無極出於窮。而濂溪固別有旨也。

聖人天下至誠。而曰虛受空空。謂此誠本無倚。佛氏五

義皆空矣。而曰與實不虛。謂其空乃真空。其言相似。其大旨不容相混。

言不盡意。正以言必支於意。如明明德必言新止。加三在字。似果屬三條。性只是仁。所謂亨利貞。不過形容元字。而云君子行此四德者。似仁果居四之一矣。語言文字。不得不然。因不盡故支。支終不盡。語言有所必窮故也。言性言上達。大都類此。

詩可以興。自應有法有戒。聖人之意。取其善可爲法者。必多。存其惡可爲戒者必少。示戒之道。不過二端。一爲刺惡。一爲自悔。其刺惡者。如新臺相鼠等篇。惡終

不可掩也。悔者。知氓之蚩蚩之作。一念不慎。親離自悼。不可追也。皆所以爲戒也。若夫桑中淇上。藤海贈。此誠亡國之者。非刺非諷。存之幾於勸淫。何戒之有。彭明先生有言。詩三百。非原本矣。全詩散佚。淫詞易傳。後人妄以充數。此言若專指桑中。藤海諸什。固確論也。

禮樂征伐。王政之大小。雅所載。皆其事矣。何云小乎。小雅言制度。大雅言德意。正有大小。此之謂也。理或匠心。而是語或尊聖而非。邵子云。畫前有易。往哲所未發也。刪後無詩。邇矣。氣運變。故聲獨變。聲調雖

變性情不變後世之發乎情歸於正者皆三百篇類也特不得孔子刪之耳

上古文字朴實然精細不可當如堯典協和萬邦正欺見上句平章百姓專指邦畿千里則於此亦當承上文云萬邦於變時雍然不接萬邦改言黎民恐疑於萬邦之君長也言君長武猶有不格之民言黎民則其君可知矣

大學首章斷以古本知本知至結句者爲是今本除此二句不惟文勢難住實亦義理不完蓋明明德於天下者修身其本而格物其始也非格物何由知本非

知本不名知至三綱八目以物格知至結類六十四卦以未濟終

誠意章上不粘正心下不連致知何也毋自欺也者正指不欺其知而言使知善惡未至何所用其好惡此於致知已包在裏後來德潤身心廣體胖全說心正之意書云作德作偽古人德字旁當誠字猶所以德偽對古德潤身猶云誠潤身身字兼心身而言故下接云心廣體胖心量原至廣惟反身而誠乃復得此心萬物皆備之初方是心之正位處體胖即生色之意如粹而益背四體不言而皆足也此見意誠而

後心正之義似乎單傳誠意其實提起惟合致知未後德完正心兩語括點滿不漏

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聖坊云得之某處明長坊偽作而鄭端簡曉極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絡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爲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爾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脈絡錯總者過不可解無寧闕過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體而坊賄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僭述之間其罪大矣

異端雜術皆托於易何也他經一事一理語皆指實影

借難施易教虛活太極陰陽到處引得去所以禪門借證空無玄門借察鉛汞而一切兵法地理醫卜星相無不托說焉其中固有此端而偏用之者各成小道也性歸如日星岳瀆易知天地

六經大都有文王德意是故行六難者文王作六經者周公則定六經者孔子

不知學者論學每日博極群善使中無所至祇玩物喪志而已不知好學者論好學每日手不釋卷此亦祇是閒不遏心猿意馬終身奔放簡冊上舍此別難寄頓無生涯

或問天官地府實有實無願明指之定百世之惑曰此惑未易定也姑言之而聽人自定之天是空虛一氣官又如何地是結實一土府又如何但人之一身有天地形軀是地心神是天一生以神明用其人則天上人也一生以形骸用其人則地下人也

鬼神有恒有者有暫有者有因人造作而有者山岳川瀆之神是爲恒有一切時興時替之鬼神亦猶人之時生時死特不及人類之多耳又有人死而魂魄奉散精爽著現者此皆屬暫有城隍五岳等神因人造作而有一旦城隍墜於宮室圯廢亦烏有是神哉

鬼神聽人有無者有三權能使之有無國家之封號祀典隨時者是也德能使之有無聖哲之舉廢變置以理者是也衆能使之有無百姓之崇信衰替無恒者是也

後世所奉爲尊神者皆奇高瑰異之人非中和夷易之人皆負血性任意氣之人非深心學問之人皆貪寵憤蒙禍患之人非得志行道之人其美氣未舒藉後世生人發洩生而負豪傑之氣樹忠義之節者其沒也氣凝而爲神生而致中和化愚癡者其沒也性博而爲神

地祇亦同天爲有何名氏然傑天神無致擬者一切山川神祇相傳擬以人鬼當之或生前曾至此地或於其地有開鑿疏濬之功或忠孝節義結宿於某處如屈忠潔曹孝娥之類因尊之爲某神其神佑者行者各隨其地致其敬慕之誠耳豈謂以此山川屬之此人而供其指揮哉氣有大小故靈有久暫每隨時更易亦如人世興衰禪代焉惟帝王大聖大賢奉聞擬之爲某神帝者生前君臨四海難於升遐之惟降主一方大聖賢無聲無臭天地同流不致以時地神明之也後說神鬼大抵出於世俗愚觀其所不致指擬者自與至理相符蓋不識不知而然爲大道之所

高山大川之神功用之靈類於風水其氣能呼吸之也風之繫止有象水之清長有形至如神靈無形象靈有氣息黃河神今所封金藏四大王者世傳神所魁必作羊羴氣子每演就舟中致祭癸酉丙子曾兩遇之其氣之來綢繆厚重交人而鼻之間少頃方散其事諸從共聞之是亦可驗鬼神之爲德不可度爲婦可致思飛走鱗介其類各三百有六十雖不詳見然在目前者

可指而數也。人之類何在哉。物各有類。人者。然。非人類也。天地之性。人爲貴。惟人無類。就人之中。野。貴賤。自爲類耳。今以人想上帝。以人想名山大川之神。故皆肖人象以祀之。雖是從人起見。然以貴至賤。理亦宜然。

仙佛鬼。皆人爲之也。猶可以佛像之。天神地祇。非人也。因至祀者。在人。人知自貴。遂謂與己同類。是夷天神地祇於人鬼也。禱祭魚。其心未必不以所祭者爲類。祖對祭獸。未必不以爲豺狗。物固懷其類也。人而泥此。視之死而致生之者。其惑不尤甚與。祭百神。立至

不立象制禮之意遠矣。

鬼僅知已往。不知未來。但其知已往也。與人異。人以事既著爲已往。鬼神以念既動爲已往。人一動念。彼即知之。事在數千百里外。彼即知之。氣之通達於形也。若念未起。即無可知。事未定。即不能知。故一切凡詩鬼字。於未未吉凶。率無驗。能知未未者。惟人耳。至誠以道知。精於術者。以數知。豈鬼所能及哉。能變弄人者。曰鬼。能開導人者。曰神。至誠如神。好人如鬼。鬼神合言之。則一氣分言之。則如人之有君子小人。神者不測也。不可知也。未有以前知爲神者。惟帶云知

幾其神。中庸言至誠如神。皆指其前知者名之。帶云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神字專就前知上論。所謂其神如神。是此神字。以其皆不自思而得。就以神物比之。

物將盛。其盛中必有最微者。隱伏而時。及其長也。盛氣乃全。禮焉。此造化之機。非靜察陰陽之理者。不能覺也。昔漢元后八兄皆墜貴。獨弟曼早夭。遺孤莽貴。以篡漢。方其么麼。王氏猶念之。在他人孰與介意。而貴知異時滔天痛咒。乃此隱伏不足比數之物耶。未孝宗嗣統於百六十七年之數。亦自類而想者。邪正不

同。其機一也。氣本微。則無顯矣。盛氣顯。則極盛又不離之。惟盛中所獨數者。發不可禦。人情以爲性。而造化以爲常也。觀往懷來。百世何疑。

凡百至於安而止矣。安至於無事而已矣。無夜無作。便是心安。使心中更覺有幾許愉快飛揚。非其安之體也。類痛無癢。便是身安。使身中更覺有幾許健舒。無非其安之意也。無微寒。無爭奪。魚是天下安。使民無不勝狀舞。非其安之象也。無憾。無類現。便是鬼神安。性洞字丘數。時時露精微光性。非其安之情狀也。能知鬼神。致孝乎鬼神者。如何。禮以勝寒。則

來格來款。守身無時忘。則愛者常寧耳。

人則靈通。鬼則安靜。人不靈通。失人之心矣。至於鬼顯靈異。乃不得攸寧以致之。而非其分然也。人有以慰其生前之心。則靈異寂然。夫聖賢反自寧。餘者或待人而寧。

鬼不盡出。遠太陽也。故人未嘗見鬼。夜出不必衰無形矣。而人不能見。嘗謂犬見盜。猶鬼見人。莫之見也。人自不見暗。可謂盜無形乎。鬼者。雜糅之氣所聚。聚之微則無形。聚之旺則或有形。如烟有濃淡。而可見。不可見。分。如雲有厚薄。而能掩日。不能掩日。分。皆常

耳。非惟也。以其偶見而不常見。是以惟之。

人死示靈異。以爲必有。則古今遍積矣。宜以爲無。是斷滅也。且古今如伯有之事甚。鼠。祁子謂不有不無。則近於恍惚。釋云。輪迴。則人鬼通多。遠少。直是一板法。且於目前物類。有知無知互化。更不可遍。俗云。若有若無。尤屬無見。五者皆惑也。大德無聲臭。而長存。靈屬不遠散。昏蒙衰朽之人。應暗散爾。定之曰。或有或無。定之以不定。即知其不可知之謂也。生物不測。物自不測。聖人就人身。則曰原始反終。就天地間。則曰陰陽不測。有無常靡。夫何待。

十七

人聚而德生。昔有三。善惡之未竟。惡德之通受。竟乘

之報人。然皆希矣。不板往生者有二。聖哲之說。在棄之漸減。一至少而一至泉也。總名之曰。或有或無。幽明一致。明明則明幽。疑於幽者。嘗未徹於明也。上古人民。各安性命。無在抑。無必厲。恬然生死。有何輪迴。晚季。學究交。暗習。德乘之。輪迴不能盡無。亦自然之理也。鬼神之情。蓋與人之交遊。板無。正人志事皆善。則凶神長服而疏避之。猶小人遇君子。消阻遇遠耳。其爲吉神。則欣正人之爲同好。而時時相親。亦需芝蘭之交。千里慕義者也。不正人之招凶神而應吉神

也。反是。與人憾人事。一而已矣。

天地生化。運漸增。人身病症。亦隨世運滋長。人間絕技巧工。亦隨時而練習而出。則凡神能等事。安得不乘繡繡之氣。而日新乎。

五行之理。斷在各殊。惟變幻。不出乎是。計遍悉。五行餘氣。惟金無餘氣。水木土皆有雜氣。變成精。惟五行之能。蓋因水木土皆有其體。而火金則無性。金所以無性者。堅夫之物。至發不至生。精性亦生之通也。火所以無怪者。火自無體。附物著象。凡性必戒怪之形。肖其本氣。火無形可肖也。

十八

生物不測。總言變化。非專言生。雀入於海爲蛤。雀死而蛤生。雖入於海爲蟹。雖死而蟹生。人死則遊魂爲變。凡物死之不測。亦造化生物之不測。

雖未來者。皆一定者也。故可以數算。天之生物。本無定也。

人物在和氣中。所以能行動。無論脫氣。卽黃泉之下氣。太薄。九霄之上氣。太緊。無物能避之。

帝齊一夢。奇於非熊。神之尤也。尼山不語。離閭致疑。仰觀太古。生人之初。多氣化。氣化之人。父天而母地。中古卽或天降。托於人身矣。母人而父猶天也。非氣非

形。是曰感化。傳說之降。其中古之氣化。適同於太古者乎。

宗藝祖初生。香聞數里。薛文清初生。五感如水晶瓶。或開基令辟。或一代儒先。異稟異兆。良不虛耳。然漢唐以來。代有創業。不乏名儒。不必皆生而呈異。則有是異者。亦不必皆爲異人也。天道類知。人爲三才至。豈可拘哉。

夢寐一類也。皆魂也。嬰兒有寐而無夢。笑啼語言一類也。皆氣也。嬰兒能啼笑而不能語言。行住坐臥一類也。皆形也。嬰兒能臥而已。因其魂魄形氣。皆來充足。

到一時。方能作一時之事。非專歸習也。時候未到。習無所施。且古人亦有坐而能言者。或曰。安知嬰兒無夢耶。曰。以其無因。無想知之。

夢有因。有非因。寐之莫非因。有想。有非想。窮之莫非想。非通乎晝夜。未能斷尤恍惚也。若夫因夢以生妄想。又惑之甚者也。

魂魄是精氣中之靈處。人生精氣。所稟既定。非外來所能助。魂魄與精氣自殊。精氣狂者。魂魄或衰。精氣微者。魂魄或盛。魂魄乃與威權作用相似。譬之一人。方處寒暄。言動所及。不啻舉國。及爲將相。則一籌處一幾事。全書。

卷十七 夢言詳記 二十

言行之間。感通朝野。傾動寐外。蓋外之所處。有以助其運用故也。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擬似此意。然則晏平仲杜元凱。裝中立。形容飲食。不及中人。魂魄自強。而匹夫匹婦之儔。幹強鬚者。其魂魄未必不勝於單怯也。但此亦一理。難繁泥定。

辟居不殺之仁。鳳脩五彩之數。龍得變化之義。龜徙前良之智。各極其。故曰數也。實能有之。是其信矣。惟人兼之。故號最靈。

其變化於義。故義曰徙曰遷。神能小大隱顯不常。物之能變化者。莫如之。故龍得聖人之義。

術皆立。立皆橫。儻人之立也。直故立。身立。心立。命立。德皆本乎直而爲言。有一毫微側意思。卽是橫非直。禽門開矣。

或疑人物同處在色利上。到各之一字。便不同。禽獸決不會好名。曰同則俱同。異則俱異。名者何。氣也。喜善惡。喜順惡拂。總是好勝。凡物見犯則競。亦是勝氣。雖不知名。而人之好名求勝者。實與同根。然則何謂俱異。曰不淫。不貪。不好勝。則皆異。

或疑雞豕。剛則馴。人剛則狠毒。何以故。曰物之靈小。專憑氣用。去其雄根。剛變爲柔矣。人之靈大。剛無所發。

變積於內。不肯柔也。顧加陰鷙。心不從氣。氣不從形。其靈大也。

伊川嚴佛家物住之說。謂有須臾住。卽非無息矣。固是。然世間自有一種住物。金石是也。金之出土。山之在地。其質則不長不消。但不可無物上加成住。壞空四字。

物氣之旺。皆在未中。方中卽少衰矣。中天以降。無磨虞五十以後。難再少。遇時者必用上半。寒深於秋。雪炭焰於未紅。三才五行。凡步形氣。莫逃乎此。惟人心老而日進。無衰旺。故無古。

物莫不有氣。新空冬居則寒。暑居則熱。本之氣初發也。久則過矣。綿絮之溫人也。亦以其氣。朝年。衣獸則大溫。老年少衰矣。益久則不後溫。人莫不衣被也。游龍辨其氣也。

百鳥朝鳳。百獸俯麟。相事則從其類也。麋擊兎。鷄捕魚。壁虎搏蟬。相害則不必從其類也。相事者順種害者逆。陽道故不二。陰道故不一。

則魚出聽琴。石聞法而點頭。此理何居。曰二事一真。一幻。音出於氣。氣者萬物通有。雷聲叱咤。則游魚驚隱。間和鳴而出聽。又何怪乎。都成溫儀。石諸獸舞。處廷

蚤有之矣。若夫神木无石。有氣無知。豈鳥魚比耶。說法點頭。神佛幻術耳。花壁於天。還湧於地。山奔一時紅紫。皆此類也。信卽着魔。疑亦成龍。知其幻而竟置之彼自窮於無用矣。

或問水府龍宮之說。曰觀不足辨。諸略言之。曰麒麟龜儺。謂之四靈。龍物唐之靈耳。雲雨隱見。若變化非常之才。然觀其雲飛交感之事。因物類之情狀也。豈龍會室以居。衣被以寢處。几筵以故食。威儀以酬酢。如人世耶。遇人所仰見。麟鳳雖不仰見。人亦習知其爲鳥獸也。無可佛疑者。惟觀才本神奇。自非龍氏之術。

亡。人與龍不復相養。於是惟靜思。而龍官水府之說興。然吾聞濱海州郡。有龍探木之事。每越數歲。則風雨愆天。水中舊水浮出。大皆數十圍。長數十丈。非人世所見。非人力所砍伐而致。其上深滑以尺計。或艸水生焉。俗謂龍入深山採薪木。棄舊水。理蓋有之。因以爲造官室之驗。則非也。嘗月海底土中有百蟲。龍畏其入蟻甲侵蝕。不敢貼泥傾臥。必繞衛大木於海底山崖之上。如人開柴棟然。龍懸掛其身以爲快。及歲久水壞。別覓新者易之。故舊木浮海而出也。聞之山中人語。頗近理云。

卷十七 學言解記 二二四

矢彈之行。約造於鳥飛百倍。弋鳥者。度連二十丈。則先向前二尺。與飛還矢乃墮。若正對。則矢至時。鳥對已過。不能中矣。所以知矢彈行速百倍也。以理按之。彈行宜稍遲於矢。

一物而微有先後。響之應聲是也。噓呼空谷。起而乃起。止而未止。足以驗之。氣之所通。感必先兩應。必復。雖時雨之救。風動之治。不得不然。兩物而不分先後。影之隨形是也。見則俱見。隱則俱隱。機不在形。而在日月水火之照。是形者。至誠如神。先覺不傳。其道固然。然事理亦有絕奇者。客於水大說煙火。其施放之際。

空中之火。自上而下。水底之燄。自下而上。絲絲新。幾及上火既速。而水而數丈數千丈之外。花影相傾而映。看縱橫不絕。頃之乃止。兩而望之。皆然。世間道有形後之影。亦幾於無形之影矣。無他。遠望故也。其事絕異。其理固然。因偶見而心識之。

幾亭全書卷十七終

幾亭全書 卷十七 學言解記

二二四

幾學全書卷之十八

學言詳記十五

類辨中

混沌非氣之消滅也。開闢非形之自無而有也。一氣常在陰陽則有混有分。中空而日月明。此謂天。氤水清而土凝石堅。此謂地。闢於是生神木。生蟲魚。生飛鳥。生走獸。各分牝牡。而人乃生焉。就山原腹陁。日暖風和。隨在生人。此謂人種。當時未知衣服。未知熟食。未有室宇。與鳥獸相似。然其性獨動。化生諸人之內。必有聰明智慧者。若而人出於其間。能避禽獸。且能取而用之。是以不爲禽獸所害。又此時風氣多淳而少雜。一切毒蛇猛獸。應皆未生。追謂物繁盛。以漸添出。益萬物皆善。先而惡後。理必然也。此開闢時景也。氣日生。故形日長。其必長者。動獸也。不長而或長者。土石也。附物卽長。物盡旋消者。水也。隨時消長者。木也。長於土中。而出土不復長者。金也。凡形消長。皆氣爲之地。形有消長。亦天氣爲之也。開闢者。地漸爲天所長。混沌者。地漸隨天以消。日精養。月魄散。而陰陽不分。土質解。水汁渾。而剛柔不分。以昏昏濛濛之氣。包裹滾滾。離離之渣滓。此混沌之景也。

幾學全書

卷之十八

一

自古無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運之大也。必與運無變。而不諸自至耶。曰。堯舜禪而長。太王遷而大。孔子

素王而土其物。一切仁聖忠孝之盛者。率窮祀家。茲孫繩不絕。精美貫於人心。是所謂不亡之家國。不死之人也。然則如天地之混沌何。曰。立日月之下。不第日月之上。處六合以內。不第六合以外。生開闢之中。不測開闢之前復。應可奈何。必猛應無窮。極無極。就生兩儀。可然而謂。是無服沌。是無開闢。象山悟天地古今元來後窮。然地在天內。明明有窮。卽天包地外。天竟如何。古往今來。無應矣。然今猛無終。其此公甘。卷之十八。學言詳記。二

是也。古何所始。亦神謂之無始耳。譬如長生之仙。往雖無窮。其生必有所自。謂長生者。無始生之日。可乎。大約地可知。天不可知。終可解。始不可解。地外有天。故可知。天有外乎。無外乎。是不可知也。終無終矣。故可解。始有始乎。無始乎。是不可解也。人生於天地。則不知天地以外。所謂離聖人亦有所不知焉。聖人所不知。非事理絕無關係。常不留心者。卽事理原不可知者。知生物不漸。如六合以外。如動靜無端。如陰陽差避。皆不可知者也。既不可知。卽不當思議。知其不可知而不復思之。識之。此謂知之。解其不可解也者。

此謂解之。若必構究其所以然。則成好知之癖。天無首尾上下。亦無四旁。緣因人所處觀之耳。非無是天首。南無是天尾。二十八宿皆見者。則謂之天蓋。其一半在下不及見者。則謂之天底。生大東者。不見大西。居極南者。不見無北。則謂之大之四旁。人之尾。天猶仁者智者之見道。

天有子牛。乃上下。非南北也。且天與地。亦無上下。止有內外。因人履地上。所見地上之天。因曰上天下地。其實地下皆天。止可云內外也。

午上子下。因地勢平。無上下可分。故以南北配之。午者

天中。以南常之。子者地中。以北常之。

天色本玄。晴天必青。四時皆然。以其空洞遠邊。而露日月之光所照。故皆山。或土或石。黃赤黑白不齊。或草木茂盛。則綠。從無青者。然晴霽之候。數十里外山色皆青。蓋遠而且高。精光照之。其色亦與天爲徒矣。天常一也。氣不可隔也。山隔之矣。人物隔之矣。而其無皆透入於山與人物之中。氣終不可分也。地。形也。物從土出。卽分之。不待物分。而水土相因。高高下下。其形無處非分者。

寒暑晝夜。至定而不易者也。然寒暑靜圓。幾於無夜。其

南幾於無寒暑。粵東四時皆夏。一雨卽秋。寒暑又幾於候。耳目所及。業已如是。何嘗謂至定之理哉。無他。皆形之故也。氣爲形所格。天爲地所界。天同而地異。地異而天亦異矣。

布帛果穀。亦非能用幾天下之物。蓋地試不生五穀。或不產木棉。成不宜蠶桑。但通行處多耳。如禮樂詩書之道。必欲行於天竺日本匈奴。亦不可也。

世間所稱天運。大無地運耳。一方豐稔。一方災傷。武伐戾故血滿天下。而一方獨晏然。皆地也。又觀中國大平。則外夷安幾。武狄從茲。則華夏陵夷。亦地也。特有

中偏之分耳。若天。則安有區別參差之氣哉。星隨天轉。亦非定物。星垣分野。欲盛此衰。亦非天運。夫惟開闢混沌。更無徒此。與光上聖受命。海外皆安。乃謂之天運。

伊川言雷從起處起。非觀鋒語。有至理焉。陽爲陰包。出而爲雷。隨其偶出。非有定處。不可推算。處節所以嘆底。

每遇驚雷。天下不知幾千百處常發。使無所擇而發。其發人時者多矣。然雷之發。多於空曠無城郭人物之處。此豈有主之者。知覺使然哉。雷乃天地蘊蘊後發

洩之怒氣。怒氣發洩。自盛點空曠處去。若人物之所生聚。畢竟是陰陽交和。後垂展之氣。與此不極合。所以恒不相值也。此亦便是氣之靈處。

雷神因雷發而有。與虹霓相似。昨日有虹霓。今日又有虹霓。而今雨非昨雨。則今虹非昨虹也。前日有雷神。後日又有雷神。而後雷非前雷。則後神非前神也。朱子言虹霓能吸水。必有屬肚。此恐未然。氣聚則能吸水。豈必有屬肚也。

在天成象。可望不可親。可見不可執。象非形也。然總是形而下者。天下之物。體火爲象。

卷之八 學言辭記

五

火在則熱。其初固然。而火生。以熱氣附於形而成象也。四行皆有形質。惟火無之。附水則成象。附金土則熱極時。亦赤色。附水。則止有熱氣在中。是火且有無象之時也。

爐凍作神。水火併焉。其潤爲水。其燥爲火。一氣而兩用。

一卽神。兩卽化也。金熱極則流如水。水寒極則是如金。剛柔互變也。變已則各還其質。

水有化處。火無分處。能滲潤。能滲入。能冰能泮。能合能分。能垂空而長。能點滴而圓。且方。是其化也。火光所及。孰是斷處。火體所明。規是止處。是不可分也。水火

乃形下之至微者。其於氣尚近。故其用至靈亦至大。氣不可分。分可後合者。水之形也。火之象也。土得水而和。則亦合。分得火而融。則亦合。坎之用。能合已分之

土離之用。能合已分之金。能自合。又能使物合。及大而神故宜進位於南北。

或問無求無欲無我。曰。無求。水必無欲。無欲。未必無我。如涓滴莊列之流。實無求。亦無欲。然全無萬物一體意思。彼視知其不可而爲之。時是安者。伐木絕糧。處處是受虧。只揀便宜的做。豈不是我相。其最上者。如曾晳堯夫白沙。涓滴落落。浩浩巍巍。儘有與物同

卷之八 學言辭記

卷之八 學言辭記

六

春氣象。如開落陽柱。便儼然不寒。此等心腸。已與涓滴懸殊。然決不肯粘身。在內。如風風雨雨。千絲萬縷。中尚覺得自家是。微風也。大都涓滴無營求之累。亦少惻隱之心。曾邵有同憂之心。不爲同憂之事。象非形。愷意見之我。畢竟將自身列出在前物之外。須如孔孟。漢明道。吉凶與民同患。時刻不忘。方是一體萬物。方是真正無我。

凡見有清節者。猶是形骸之見。心安於義。不見儼矣。其他用法之覺。待人之謙。悉以此推。刻真停。君子所弗居。不見辨也。寬真謙。君子所以自得。不可不格也。忌

皆出於有義。善未必合於善我。

定四海之民。所性不存。執一不辜。斯賦其所性矣。德無大而可有也。學無綱而可忘也。德與學。豈齊量而觀之物也哉。善事不根於至誠。無實作聖。惡事雖出於偶然。亦同念之狂矣。有爲之善非善也。無心之惡即惡也。善與惡。豈稱情而論之理也哉。

盛德足以感人。不必問所感何人。未有人感而不爲善者。奇才足以集事。嘗問所集何事。事集而天下反被其害者有之。商鞅強國。白起用兵。才非不奇也。起以屠戮毒當世。鞅以法制毒萬世。才乎哉。功乎哉。自負

其才者

其才者

七

其才者。可不慎歟。愛才者。可不慎歟。

恩惡亦有不可施者。方便亦有不可行者。以我所有與人。可施也。辨極於偏惡止耳。以人所有與人。是奪裁。以與此也。必害其宜奪。然後可以加恩。人有過怒而爲解之。有陷於非事而爲脫之。本無勝負之相形。故方便可行也。如甲乙爭持。而我寬解其間。是阻一人以便一人也。必害其宜阻。然歟可以說便。

人已同異。須裁得界限分明。已欲立而立人。是當同而同處。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是當異而異處。人情醇待人。厚責人。舉世認爲當然。舉世都是類偶。只觀民以

食爲天。故惡多爲盛世。治人治天下。以經營飲食爲第一務。食無求飽。欲食之人賦。爲學爲道。以留心飲食爲第一累。一世一食。平當綱事耳。學問經綸。其大開頭都在此。其迥異成却如大世間事理相反。類此者尚多。

窮至事物之理。窮至爲人之理也。窮至爲人之理。窮至爲己之理也。譬如取與一節。在我必不可妄受。然孟子云。取非其有者。盜也。充氣至義之盡也。可見聖賢待人。有不必窮至處。知人之有。所不必窮。即窮也。如人已之窮。有所不同。即窮也。此厚責躬。薄責人之道。

其才者

其才者

八

然則君之施臣。其事我者未必如舜。不愛以爲不敬也。臣之視君。其治民者未必如走。豈敢以爲賦其民者哉。化枉格心。正於此用。乃爲自益其迫。

氣象雖言。略指其似。則有遠由焉。石辨參差。竹樹樓臺之隱曲。情未詳也。而過嚴陸陸之氣象。先見有習熟之遠人焉。耳目損者未詳也。而爲甲爲乙之氣象。先見。蓋因氣以成象。象見而氣在與中。他若兵言氣勢。人文言裁色。當氣至之。孟子威歡王子。亦只是想見其根。

正考父循牆而走。則獲裁被。單子視下言徐。則不火物。

故一旺而收一衰而餒。收旺者心爲主，衰餒者氣無以自主。

聖人於大事有通融處，正爲所關者大。一通融國有無限轉移妙用，足以禍國救民，如猗穀見南子之類是也。聖人於小事更不通融，正爲無甚關係，又非有不得已者迫之，何苦應其儀度，如緙緹紅紫不飾不難之類是也。難大事在學者分上，苟未到聖人地位，實難效擊。雖小事在學者身上，便已到聖人地位，終難遷治。有等學者自謂化而不拘，天而不人，遇正而戰，居恒而玩，謔漫無時，紅衣披身，雖乎生大節未玷，然

有意入於不恭之域矣。聖人武備武方，其心總爲世道，若無故而謗其應儀，示人以戲，是乃儀世道也，違其本心，所以不識聖人之心。

小人以濟其私則爲詭譎，君子以成其是，則爲披直。聖人物來而理應，則爲神化，一事也。小人與君子分在發意，君子與聖人合而分在有意無意。

德慈術智以濟其善，德變之巧以濟其私，情關術智之形，曰賈鳳皆知七國必反，智也，賈欽分封以弱之，術也，通劑之無術也，文不從其有術者而景行其無術者，烏得無亂乎？德慈之形何如？曰事君事親，辨小德。

所得庸也。忠孝之至而儀賢焉，舜之爲子尚矣。汾陽鄒侯之爲人臣，其庶乎能感悟其君而卒免於禍。雖天之所賦，亦疾疾之力也。於天下事，慨慨乎有餘地哉。

有一公事，甲先定矣，而乙效專之，人或以甲非敵也，禦之諱，因諷以諱與爭執，然則執爲中行，曰矯情曲諫爲鄉愿，皆理直爭爲狂狷，然則執爲中行，曰披理爭之，而不失婉厚和平之意，所爲中行也。然則狂狷得別與？曰狂者慨慕往苦，豈肯因勢受屈，狷者矩矱自拘，固靡不畏彊禦，器局雖殊，而行事非馳背也。如遇斯事，狂亦

與本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覽

十

不諱，猶亦不讓，中行亦不諱，其有所畏而讓，以遜道之名，行諂阿之實者，惟鄉原爲然。勸者曰：然則如何？乃可諱與？曰：非職掌所係，而求者以情來，則可諱，其關職掌而專者，直以勢然之，不可讓也。

天之所命，人不能害，有三：一是莫爲爲誰，一是欲專取之而不得，一是使人不起疑忌之心。泰明知亡秦者，胡應明知代漢者，王莽，唐明知禍唐者，女至武氏，泛擬旁儀，而不知爲目瞽之骨肉公應也，所謂莫定爲難者也。夏少康，晉意耳，竊高在鴻門，孝宣擬祿在掖，皆效專取之而不得者也。光武之事更始，德派之侍

周世宗所謂使人不疑者也。孰非天哉。此言須大。可以喻細。觀觀憂懼。皆濟安用耶。

處明夷君。內文明而外柔順。聖人無死地也。郭興強神疾辨以致見。所不見者柔運也。剛萌爲人疑順。以須建終。所背者文明也。偏於文明。俊體武致殺身。偏於柔順。則鄙夫也。而非柔順。夷世間大聖賢。剛中者多。柔中者少。大不道。剛惡者少。柔惡者多。陰陽理數如是。

陽比君子。陰比小人。如陽領陰。陰不統陽。陽須陰濟。君子亦須小人濟乎。機事欲密。君子有陰。無暴無忌。

北江公著

卷十八 學言詳說

十一

小人有陽。然君子委蛇。然歸利物。小人充助。然歸害物。陽既領陰。專言陽而義正兼之。陰不統陽。專言陰而仁育去之矣。君子得陰之運。無陰之愴。小人似陽之強。無陽之和。故陰陽鄙各有言。因而易大都取陽吉。

見有君。不見有天下萬世。此諸臣之所以無耻也。其見有君者。身而已矣。見有天下萬世。不見有君。此名臣之所以未必爲忠也。其見有天下萬世者。名而已矣。若夫悉君之陷於非處。此之見有君也。愛君之至也。若夫失心之足以對天下萬世。此之見有天下萬世也。

也。自見也。

不侮鄰寡。不畏強禦。者來似有一半勁挺。迥剛意思。合之却是真長厚。不獲善類。不疾儉都。君來似有一半優容。包荒意思。合之却是真刻薄。且先要善惡大界分明。治身心。即所以治天下。

天地之理。獨有賢不肖界分。其餘上下貴賤。遠疑統疎。一切皆人所分也。然是數者。原其始分。皆所以助賢不肖之辨。間有忒者。既分之彼。無可奈何。猶愈於不肖之爲。凡大也。至忒極而反。則人變而天寔苦。間焉易子而教。爲不論事者而云也。大子不嘗致伯魚耶。朱

幾平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說

十二

子教子。亦甚切至。父子之剛不責善。亦爲匡未之父言之。父樂有諍子。何可拘也。使曰幾諫。曰不責善。觀諫以盡其論。觀於道之心。不責善以見於父子相夷之惡。

好爲人師。病痛全在好上。生於自尊自恃。善欲觀就人。才若大教育英才者。專以成材爲念。苟斯學有獨身。雖不用。而道尚可行於當世。身雖不存。而教尚可明於來世。彼爲身名。此爲天下。心事迥然。故一忠而一樂也。

唐虞時有象恭。有巧言令色。此後世偽學之觀。或云不

標真不生偽，是又不然。養勞之生，豈因種穀，賜賜之出，豈爲鳳鳴。無穀之地，無鳳之世，惡紳惡鳥，滋見其多禍。

親民之必爲新民也，何居？親可施於親，不可施於民也。孟子曰：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民是兼愛也。書曰：百姓不親，親也者，自相親也。猶云小民親於下也。聖人親親，墨氏親民，佛氏親物，親親則功至於百姓而愚及禽獸，與親民則不得不薄其親矣。親物則不得不棄其親矣。親新二言之間，乃吾道異端之界。

惟中庸爲至德，鄉原亂德，亂中庸也，是中庸之賊也。無

裝正合書

卷一八 學言詳覽

十三

忌憚之小人反中庸，悅衆之鄉原亂中庸，反者人情共惡，亂者聖門獨惡。

忌之似忠信，鄉原之心固假，行之似廉潔，鄉原之取未嘗貪，但意在媚世悅人，非根心之真廉潔，故謂之似。若言清行濁，安能使衆皆悅之，亦安足亂德。

狂狷與衆人痛痒相關，故不可一世，鄉原視衆人痛痒

無涉，我媚彼，使彼悅我而已矣。鄉原卽無位之伯者，伯者卽得位之鄉原，在下則爲學術，在上則爲事功，其實一也，自以爲是，假仁之心，衆皆悅之，羶虎之象。

小人無忌憚，是抹略廉一世，人鄉原是欺瞞棄一世，人

小人所以敢抹辱一世者，使原有一種意見操持在，直欲欺瞞棄世，若只是縱恣於嗜慾，將使人人怨恨，如何能反中庸，鄉原所以敢欺瞞一世者，彼亦自有一種氣魄力，豈在足以質載衆耳，衆曰：若一味笑臉逢迎，將使人人厭薄，如何能亂中庸，悅自慎獨之君子觀之，假見小人總是一團人欲，以質直之狂狷較之，悅覺鄉原闊然如見，無復生氣耳。

志與偽，害達孰深，曰縱恣出於強有力，乍悔則改，改則爲偉人，詐偽出於好名，可以駢動，動不過爲鄉間善

裝正合書

卷一八 學言詳覽

十四

士，然移於社，移於僞，皆其未極者乎，極卽不復移矣，極則反者，風俗氣運，種則不反者人心。

大人得志，陳常於時，憂殊方海外，遯退乎皆隱，歌其德而莫知其所以然，豈必身至還方，使遊吾詩書禮樂之繼，兼聽其參，兼所以爲大同，不必使之知，所以爲大度，殊方有至人，墨人中華矣，而不能使中華受其繼井之力也，孰乎小哉，大亮氏視天甚小，自視極其終爲天地拘，大人先天奉天，然能施闢天地而不過學問必推原本，而連座有直指人心之禪，極焉，經世旁行不流，而王安石有竭天下以華堯舜之說，詞焉，積

古自開目力而事精有六經可說不可行之件見錯但儒孟子便破盡其病所謂原本者幸弟也非幸弟無人心典辨安指乎其旁行者引君志仁以同民也非同民無先舜夷道復何存乎逆詩志取書故者能決其所必可行也折言行爲二胸中曠曠極矣猶以目力自多乎三失者雄高下汚潔殊科其於現世經民則一也

知幾其神既是第一等事殺身成仁便是第二等事然殺身之人有不顧知幾者比干紇紂之必亡久矣豈不能見幾而作耶况夷齊早得孤竹之封者哉

幾字全書

卷十八 學古書記

十一

古來致命之人皆固而致命者也惟比干伯夷叔齊本未至於困而自以爲固可以不死而志必欲死死而後其志始遂然卒不爲傷勇爲成仁者其心懸側於君宗也事固有相反而兩是者微箕與比干相反伯夷叔齊與武王相反而同歸於仁

行行猶氣質用事未能養性也未能精義也夫子處其生死之際將爲氣役有懦勇之弊焉故曰不得其死謂不盡其道不得其正命也以蘆醢爲不得其死頑懦老於牖下肯得死者乎探微剖心殺身成仁常山燕市舍生取義斯正得其死者豈區區分得失於床

簪刀鏹之安危

子路結纊常懷復血何其毅以烈也然殺身而非成仁夫不在死也夫在仕精與晉之日也仕衛之夫在其君之父之問仕晉之夫在己身父子之問指以子相父經忘父誓而以身殉之皆忠立而孝摩然今當日不死併忠亦勝也故作事謀始

孤竹二子之死爲後世扶節方希直之死爲一身贖罪二子不死孔聖亦無得而議焉希直不死萬世皆之典隨遷可以不死而必死所以爲二子也指國必不可不死而死所以爲希直也其心則何愧孤竹哉

幾字全書

卷十八 學古書記

十六

志在取義雖桎梏而死乃正命矣偷息牖下老死床上何必正命頃刻時見有不畏死必欲死駐於不死則周忠介其人然盡遺廟受何如也

殺身成仁自有兩路龍逢比干在位而死諍微世微者甚多伯夷叔齊無位而殉君常本指建文時有之耳若夫舍身破世其道近於從井救人難以立訓孔孟耒耜論及之然在古則有晉強嬰杵曰竟紹趙孤在唐有張許以孤城遇強敵國祚然賴在宋有岳飛常略解金精成南度之局在我朝則有于忠肅社稷晏然皆甘殺其身以延國家之祚非獨自成其仁

而已。扶綱常於扶世。志直而德長。延運神於富代。力艱而心苦。至於見有仁義。不見有死生。一也。

能飲食。能男女。則謂之生。不能行是欲者。則謂之死。是生。死果異矣。能身行其救世之事。則見爲生。備托後之生人。以行其救世之心。則見爲死。是生死雖異。而未嘗異矣。聖人生而不以行欲爲樂。死而能托人以救世。生死皆與人異。而其生其死。未嘗自異也。

壽富康德。四福備矣。而必以考終命足之。死也。而以爲福。其子爲萬世人。被滅消食。於斯爲至。微是人。終以不死爲福矣。夫考終命。豈易言哉。櫻枯死。非者也。畏

幾厚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十七

厭溺。非考也。伯牛之疾。非考也。卒疾類。非考也。久疾沉痾。非考也。卽果薇削心之清貞大節。非考也。蓋可以爲德。不可以爲福。惟建極之世。康強之身。氣類竭而無所痛苦。神長清而無所擾亂。恬然以遠。是乃足以終平生之四福。

福極俱相反。惟壽短總是一死。而分吉凶。番現之間耳。因而分之。其子所以覺後覺。強而齊之。莊生獨居於先覺。

事有漸故不辭。莫大於生死。然生老病死。各以漸至。亦何驚之有。所驚者。天也。葬也。惟達人視葬如漸。故天

壽不貳。誠有安之者與。莊生謂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爲天。仍貳之也。非安之也。聖人未嘗不欲壽。養身慎疾。保民之命。靡不至焉。俟之耳。是能達死生者也。殤子而旣可慕矣。將自脫其生與。甚矣其不夷也。艱之倒之。固其未能達死生者也。

鼓缶鼓盆。在莊生則名放蕩。在難三則名知常。人與已異也。安與死異也。

拘姜里。柔順使命而已。蒙大難。無他適也。太穎南宮适之徒。權奇立計。進尤物以脫其君。爲君親之與自爲。豈一致乎能。疾病死生亦云。於君蔽必無達觀。於其

幾厚全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十八

身。則鼓缶而不嗟。是故周公爲武王以身禱。而孔子謝子路。所以爲仁義也。

戴逵者。奉齋信。卒七十矣。神破來世家。問之曰。逵怖死否。曰。時到卽行。何怖之有。時未信。又數年。逵病。延合掌念佛。奄然化去。不作痛苦呻吟。扶於生。延何悟。不過至誠篤信。無一毫浮情妄想。遂能至此。知慈常易走作。忠信較自堅牢。若樸實人。兼有慧性。與上乘根器也。聖人每言至忠信。大抵總忠大孝。多出誠樸之人。學不學殊。則盡善與不盡善異耳。

大豪傑倒有聰明唐知。何必至聖。如漢二祖唐太宗。皆

其人也。但能用之。不能固之。惟堯舜則舍已從人。周家則云振振公子。此方是固。設以漢祖唐宗遇之。正當受其驅駕。爲一大能臣耳。揮斥以發光爲母。厚利以渾漸爲尸。自然之理也。

不聰不明。凡愚也。聰明可見者。中智也。自恃其聰明。而用以爲惡。不爲善者。下愚也。以其聰明揮善執善。而充盡夫善之量者。所謂重聰明也。舍已善以從人善。而舉世相忘乎其聰明者。所謂固聰明也。不固不見以爲重。固而重。是曰天聰天明。

大才不必慧。慧不必爲大才。君如漢孝明。魏曹丕。殷臣

錢謙益著 卷十八 學言 附記 十九

如費禕劉穆之之徒。慧絕矣。然於治天下均未也。卽如光武河南南陽之間。致慧頗遜於其子。故知治天下。惟在知人好善。善斷大事而已。

以周公之才而吐哺。以武侯之才而集思。是謂有若無。實若虛。爲其有且實也。無是才者。吐哺善思。虛免於無。而爲有。虛而爲盈。樂正子其人也。孟子許其優於天下。可見仁心雅量。相道之本。

有知人而不能成事者乎。無之。宋義識項梁必敗。而高會無壁以致殺也。彼偶料一事而中耳。非知人也。有成事而不能知人者乎。有矣。才如鄒戾。而董晉賣藥

之薦皆謬。有知人而不能用兵者乎。蕭何義韓信。管仲薦王子城父。陳壽謂其才未能兼。是也。有能用兵而不知人者乎。是特有識焉。使不知懷禪以下。則兵何可得而用。然於其所用之人。則識之。於用之之人。不盡識也。白起若識應侯。不求益根以滅龜免。韓信若識鄼侯。不受給於陳豨之獲矣。岳侯若識張浚。不極論羣帥。徒步逼山以激怒矣。善兵如韓白岳侯。猶本免於不知人之禍也。通此者。則將相兼才也。

蔣卜兩也。蔣其才。使之爲臣。卜其禍。佐之爲君。蔣元后者。有天命。故以蕭龜失之。惡有用官命相。而取決於

射正 錢謙益著 卷十八 學言 附記 二十

卜者子。卜君而獲之臣。失於事。卜禍而獲之才。失於

意。貴成之卿易君。專指諸侯。因有天子在上。卿得諸命於天子而易之。故曰得乎天乎爲諸侯。諸侯危社稷。則變量。此明證也。天子無可請命。第曰得乎丘民爲天子而已。其不得乎丘民者可知。然則能變量天子者。惟丘民耳。若誤以卿易君位。爲兼天子而言之。則古今之通義。微子顧不能行。而王莽高歡。廢立任意。亦有托於經術耶。

無欲而能通天下之欲。方是王佐。不然。恐其爲公綽也。

寡獄而能遂天下之獄。方是王道。不然。恐其爲漢惠唐文也。

孟子分伯王以心。司馬道分伯王以事業。彼疑管仲不勉君以王。是反以尊周爲小。代周爲大也。卽其論事業亦過。烏知伯王。王誠而伯僞。設使仲相桓僞天子。亦僅伯至伯臣。其不爲王而爲伯業。自若也。文中子謂西京伯志之存。見於大風。則功烈如漢高。猶未得爲王也。乃議王伯矣。

賈所謂必不得已而去。是誠誠人弄壞。輪則我手已無救法。爲人臣子。義無所辭。效死而已。若自家做時。

幾五合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王十一

如何害他到不得已地位。早行信義。信義是富強之善道。惟其不及早行。只得將信義惟守死之善道用了。

自古以霜雪比刑。非也。霜雪所以唐物。天非是。則歲功不成矣。豈得兩唐虞無刑。成周刑措。爲治功不全乎。刑之類。似霜雪之威。刑之用。似霜雪之擊。當雖不擊物。其威自在。太和且益彰。而歲功固未嘗缺也。

問殺之而不怨一語。何如。曰。孟子天性其通。降氣豪爽。此殺字似下得通重。舜云否則威之。禹云蓋之用威。康誥曰庸庸。威威。當曰則合下個威字。

爲善之人。一息尚存。無家其或矣。德也。爲不善之人。一息尚存。猶冀其能改行也。曾子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是故蓋棺論定。爲其人言之也。其人善不善。固有定矣。而愛憎難齊。毀譽難至。不遇至明者宰之於上。能一時判斷子。經流歲月。行誼心事。皎若丹青。明者引而衆庶隨。自然之勢也。事久論老。爲論人者言之也。居德不可有倚心。老而彌懷。可也。聞謗不必其達。明辯以性之可也。

邪人行正事。終難於邪。此恒有之。爲其側也。正人行邪事。不失爲正。此則無有。廉而愛非義之實。則已貪矣。

幾五合書

卷十八 學言詳記

王十一

貞而犯非禮之色。則已淫矣。可自恕乎。

至下善人。往往比於禽獸。其實禽獸之惡者有幾。大臣只是昏耳。人之大惡。惡是極。故以此之。

惡人與邪神。類而非類。邪神雖非正直。彼自有其聰明。知覺爲氣所偶聚。容有形骸間之也。故遇聖賢。遇節義之士。是或行清嚴之情。則知敬而避之。惡人因形微起。嗜慾。因嗜慾昏知覺。無復聰明矣。故聞善言而哭。遇善人而悔。

問人性有好奇者。奇譽無論。卽如好復奇書。好立奇論。好作奇事。亦可謂奇人否。曰。還是好名耳。若求儉心。

無奇可好。好奇必誇大。處處浮。未見有好奇之人。而朴實收飲者。或收飲於動作取與。必誇大於才能。或朴實於飲食服御。必虛浮於心志。故至於好奇者。大抵非奇人也。

抵璧於山。投珠於淵。與焚珠玉於殿前。非類乎。曰。珠玉本不害世。害在人之趨尚耳。聖王棄之。絕天下之趨尚也。非自宜節儉也。抵之位之不取而已矣。與焚固有異。況殿前爲地。更與山淵不侔。

大寶曰位。而又曰錄視軒冕。秦人曰財。而又曰應視金玉。視之者。各有所異也。將以自榮自私。一樂而

幾亭全書 卷十八 學古類記

五

實惜之。爲鄙俗之視。無意治人。濟人。一樂而錄塵之。爲隱士逸民之視。絕去自榮自私之意。則錄庸而用以治人。濟人也。則實惜。斯乃爲中庸之視。

道內者之言曰。錄視軒冕。應視金玉。自我視之云爾。王衍云。財本養廉。官本臭腐。斯爲高談。故徒俗之勢利。而昧合道之權藉也。聖人之大寶曰位。聖人曰財。本以濟天下也。非榮我肥我也。曾是濟天下之具。而養壞與腐乎。是故我重祿祿位。則我輕。謂祿位本輕。則失祿位之理。不然。聲聞過情。名亦駸矣。徒老爲賊。壽亦辱矣。抑豈名壽之本然與。

苟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惟居室可用。而知足者。鮮矣。

之一字。天下更無用處。飲過飽可用。而知不足者。鮮矣。

家世試素。惜華者出焉。敗也。世用精聲。得淡素者。盛也。

苛察之家。生醇屬之子。昌也。反是。善也。應淡性成。不

歸物力。石崇王愷。業不豐隆。不獲其貨。孔明桑田。復

令十倍。淡泊自若。子孫蕃茂。恒必孫之。其於醇澆也。

亦然。皆視父風之也。惟桑易生。去世則不可得而問也。爲父不可爲易。爲子不可不爲安世。

伯有爲厲。徒一人自爲之耳。子產上論其三世。旁論其宗族。以物猶皆趨於伯有之身。死而若此。況於生哉。

幾亭全書 卷十八 學古類記

五

世家大族。身都寵貴。行事而善。則先靈悅懌。族衆蒙祐。行事而不善。則先靈怒恚。族衆被孽。同室子孫。更可知矣。一身所繫若此。可弗慎與。

幾亭全書卷十八終

幾亭全書卷之十九

學言詳記十六

類辨下

皇泰帝夏。王秋伯冬。數千載中之大四時也。貞下起元。西漢其春之復開乎。夏東京。秋魏晉。而冬五代矣。此又千年中之大四時也。後此亦然。一代之中。各有小四時焉。唐虞固無秋冬氣。然此時不以肅殺影零爲秋冬。以收成蓄爲秋冬也。三代初盛。即春夏。中晚即秋冬。後世皆然。商壽文景。非前之卷乎。武昭以下爲夏。世祖新秋。而桓靈。沒秦之極也。唐與宋亦然。大

幾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小四時循環相似。第不及上古之長耳。

伏羲道德之祿。堯治功之祖。孔子學問之祖。道德在天。地矣。伏羲以其肇開爲祖。治功自古哲后矣。堯以其會合爲祖。學問歷前聖矣。孔子以其貫通爲祖。天在人倫上見。唐虞以前。尚帶混沌氣。未及分別。三代以下。便帶沈溺氣。不能分別。惟唐虞時。至厚至清。所以人倫燦然。謂之中天。

堯水典湯旱非倫。湯之旱。凶年也。堯之水。堯凶年而已。哉。天地之血脈。將於此大治。故洪洞而四散。生堯爲君。生舜爲相。生禹爲司空。幾足而至治之。定萬世之

水害。與萬世之水利。非三聖人一時并出。固矣。能爲此。

舜於特。父子也。有前。蠻矣也。茲何故以成父爲難。感前爲易。豈誓之頑。甚於苗之蕩乎。以下感上。惟恃一點孤誠。非積久復至不應。征苗以上感下。明明兵力可以取之。而振放敷文。九不忍威加之意。難昏通者必省之矣。兩事實有難易。茲所以借此喻彼。低昂其勝。而禹厥其深明天靈也。人心彼往此來。自然相感。虞便是天道。

聖賢之憂民有淺深。湯之禱也。六事皆及水諸身。雲漢

幾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之詩。佐呼天呼祖。宗呼百神而已。天之應之。亦有遲速。

居食妻妾之然。一無帶倫。則愛事之欲淨矣。伏宮何爲。極作好作惡。則勝人之欲淨矣。徵責何爲。此謂無秋之王佐。伊尹相湯十有餘年。行事多矣。無欲時賜。彰明較著。天下信之。太甲亦信之。其故何也。知其故已也。愛先王也。此所謂伊尹之志。蓋一夫必獲者。其道也不見人世之富貴者。與志也。惟無秋者愛民。惟無秋者能救民。

伊霍放廢。難易十倍。廢君以安天下固難。然一廢則不

復矣。故而復之。其君威而不怒。非天下至讓。兼覆天下才者。能爲此乎。附霍於伊。比廢立於放復。非其倫也。

叔齊以讓先。伯夷以避先。不如是。不足以遠志。故同歸於仁。泰伯避而讓。虞仲隨之。仲之讓。不必避者也。故夫子於泰伯至德之於虞仲。過民之而已矣。伯寧令其身無善親之樂。毋令其親有廢嫡立庶名。視於無形。非邪。其讓也。以無稱而至。其孝也。亦以無稱而至。心或相反而並仁。必有一至仁者。事或馳背而並善。必有一至善者。伯夷重臣節。武王懲衆民。各或其是。然

夷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

中庸則必歸之武王。世無兩就之中庸也。

天下無兩中庸。武王伐夷。齊餓。或曰弔民是也。死暴君過也。或曰孔子仁夷。齊。天下寧有不中庸之仁乎。曰武王革命。中庸之事也。所以行之。或未盡焉。是以來西山之餓。使文王在。夷齊之感激。奚自生哉。

殷有三仁。何以不及伯夷叔齊。伯夷叔齊亦仁人也。何以不屬之殷。三子事紂者也。孤竹二子不事紂者也。紂存則不爲之臣。紂亡則爲之死。此二子之自處其仁也。其不臣紂者。以紂爲至不仁。其不歸武王。以武王所以處紂者。仁泰至也。使武王十三年間。天下全

歸。不須收野之誓。則二子亦讓齊北海。以進民老矣。若信叩馬之諫。以暴易暴之歌。則毒癩不宜除。民之水火不必放。聖之清者。若是混耶。

清有本。欲人同清。其本也。惡惡有本。彼人去惡。其本也。伯夷叔齊是其切人。非苛刻人。不念舊惡。從何想見。觀其篤於父兄。厚於君臣。便知其惡惡其切處。以管叔之才氣。而宅心不平。不可以居三公。周公以天下爲心。豈忍存形迹。膠鬲太傅於其兄乎。自餘卿尹。又非所以處管叔。必以外間特並之任處之。而當日大事。無逆監殷。擬置地位。最其得宜。叔於是亦怡然

夷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四

就職夷。故不惡逆料其兄庸。周公之心。而以若人當若任。以若任界若人。因昔年必然之勢也。公使管叔非過也。怨堯故餓也。宜故而讓之也。

德施成功。德吐成言。在昔聖人。發爲事業。則怨神猶然。無藉言也。近古君相。指擢以放其所爲。而於德性也不深。不遵言也。道大行而立言多者。古今一屬公而已夷。

史過謂著書者多因憤鬱。彼自遂其胸臆耳。聖賢垂教。皆爲愛人。但稱志者其事已行。著述少。不得志者其道未彰。著述多。行其事而憤立爲言。上惟周公。次有

管仲自晏嬰而下舉無足道矣。

五百歲而後聞知。微屢爲確。若文王接謫。中間尚有一傳說。孔子接文王。中間尚有一術武公。傳說生知而開學之宗。武公學知而入聖域者也。論語藝文。首述傳說。而學庸屢引武公。致知慎獨之事。足以證二子之爲嫡統矣。

尚論古人。孔子最精細。不遺漏一分。不帶挈一分。如伯夷叔齊兄弟也。言夷可以該齊。而孔子必合稱之。不遺叔齊也。泰伯虞仲兄弟也。德行亦相似。而孔子分言之。不帶處仲也。其讓國讓天下之際。泰伯伯夷同

集本全書 卷十九 學訓詳記

三

處先。虞仲叔齊同處後。一則不分差數。一則微示低昂。又如堯舜湯武。孟子指出性反。固是分明。孔子早就性反中。又有微辨。堯之道大於舜。武之德通於湯。味其言外意。性性如此。

孟子發揮學問。有與孔子殊絕者。而其心其理則同。孟子評論古人。亦有與孔子殊絕者。則因當時生民之禍。而既推其致毒之原也。晏子相齊景公。景公無一善狀。孔子數致譏焉。其不滿晏子。亦可知矣。若乃正桓公。仁管仲。其視景晏。低昂甚懸。孟子則有時頗稱晏子。而管仲反推排擯。何哉。蓋以晏子人品事功。可

無深論。而制伯術者。管子也。王富民伯當國。王經富以致。伯繼富以強。強者戰伐之原也。此微既開。馴至戰國。此子痛心於盈野孟城之殺。故往往因來世之祖尚。而致其道滅之意焉。

孔子時。一意尊周。免百年以前之管仲乎。管仲而有意王齊。乃文武之罪人夷。可謂不可王。管仲之時也。孟子因齊人尊顯顯爲絕盛。歲以反乎可王歷之原。爲此時而言。豈以宣王時齊桓公之時哉。功烈之早。正謂仲之行乎國政。不從德之流行來耳。使其行仁而不假仁。功猶是一匡天下之功。道即是無思不服之

集本全書 卷十九 學訓詳記

六

道。

早管仲之功烈。非歷不王而伯。假令孔子生齊桓時。亦止合諸侯以尊周。無王齊之理也。但聖人以王遠一匡天下。必能上正天王。復修文武之政。旁正列辟。各安本國之民。預育賢才。早定儲君。使齊有累世之安。而免於爭奪篡弑之禍。此則非管仲所議矣耳。此可識孟子引曾西之意。

王不待大夏商之勢也。事半功倍。戰國之勢也。設使湯文虞。歷文公之位。豈能遠王哉。孟子策應。儘云爲王者師。云後世必有王者。其說自與王不待大相應。孔

子與尹生戰開時。君百里之地。當其身。亦必不就。泥
一天下。孟子爲三代時言。不爲戰國時言也。齊王反
手。以時而易。則百里有天下。以時而難。尚友論世王
業亦論世也。

齊桓公管仲君臣之間。非特相知相合。其臭味亦復相
近。桓公淫惡在一身。正諍在天下。管仲失節奢侈在
一身。匡定仁澤在天下。夫子皆就其大處取之。孟子
謂凱風過小意亦類此。婦人夫身。豈云小過。然與天
下無關。若小弁廢嫡立庶。則宗社專亡。蒼生休戚保
焉。聖人論功過大小。專以關係天下與否分界限。若

義正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七

學術心術之微。則專在一念毫釐之間。所以論事論
心的。有不同處。卽如一人平生曾作妨人之事。幾
何濟人之事。幾何在朝權。在陰陽。在公評。必須推折
銷除。算聖狂舜。只於心地上立分。不惟折算。

後人動稱管商。不論已甚。仲盟會。兵事不試。戰論四。人
血赤渭。救民之仁。殃民之憤。心事作用。直如水炭。烏
可合言。管子任術。故孟子抑之。爲學術人心計耳。其
功用固非孤越所敢望。而況商權哉。執服上刑者也。
仲瑕瑜功過不相掩者也。

爲己之學。以不求人知爲的。救不恤則爲君子。不恤則

歸聖人。夫子之叮嚀乎此者至多矣。或對不知人而
言之。或對求可知而言之。或對無能而言之。或對不
能而言之。豈肯於死忠之召怒。獨識之以莫知之諒
也。蓋其初揚已甚。必非孔子之言。顧端文謂齊論寒
人。民是以功爲仁。既與求仁之宗旨大悖。斥死德者
爲匹夫莫知。尤與不求人知之宗旨大悖。仁當求。而
偏仁與未嘗求者。人知不當求。而偏斥其不求人知
者。品端如此。百世安所衷乎。

柳下心中有禮豈爲我設。意類已心無愧。不顧人人可
行。與行而世時天下法。識度尚有遠近也。五就桀。見

義正全書 卷一 學言詳記

八

南子。事武后。是經中之權。策女子。是權中之權。柳下
自行之。他聖不爲也。

延陵季子。是一漢世。幾時勢之人。方其出使而歸。王
僚已爲子光所弑。復命若乃受命者之大管也。顧曰
社稷有君而已。當時光篡已成。子胥革爲之能。季子
自度不能討罪。不如因而君之。此與說晏子納政免
難。同一機也。當時易子力亦不能制權氏。遂從季子
之策。固桓子以納政於全身智矣。然益使權氏而成
其弑。大義純忠當之所爲。固如是子。使聖人處季子
之勢。在途聞變。必不遽遇命。當有借力討罪之用焉。

處晏子之勢。君能信用。則必有以制崔氏。不信用。則遠去之。豈僅納政與已。苟求免難。而養成蘇軾已也。

晏子已矣。季子近於龍德。而自爲爲人。止於如此。然後知蠅蛇全身之易。而達權盡義。匡天下。植人綱。非大聖莫能任哉。

高宗夢良弼。求則得之。孔子屢夢周公。而終其身近不行也。聖人得位。則天真心近。不得位。其志雖近乎前聖。而天末難興其志應也。亦猶湯武徵收民。則立出之水火。仲尼欲易天下之無道而無從。

甚矣聖賢之多不幸也。孔孟皆不得見其父。是以有顯

美字全書 卷十七 學言詳記

親之志。有俱存之慕。整懷悲者終其身。而不能以告人。

治兵牟財。各占一事。子路分量。十倍冉求。顏淵天下之歸。仲弓邦家之主。子路千僮之將。冉求百乘之宰。夫子或隱言之。以其爲君德也。或顯言之。以其爲臣道也。

舜何人也。顏子自覺有此力量。實從視聽言動用力。故非狂者之嚶嚶可比。

彘則不致察而或涉於欺。野則喜捷給而或發爲倍。此是子路氣質之病。非比他人根心以爲欺佞者。然使

不加學力歷治。積習沉痾。無實之病。會轉入心術去。夫子所以痛下鉗錘。根子將恐聞則養日進。存告則過日除。想是後來大段得力。

由也果。於天下事。無一不喜其大全。故問君子。則以爲未盡於修己。問政。則以爲未盡於先勞。賜也達。於天下事。無一不怨其究竟。故問士。則必窮其次。問政。則必窮所去。尋常視之。似子貢之志早矣。然教年造詣

高處。知聖獨深。蘆葦六年。及門無兩。曾點高起無家。自誌出一段快活。原非要人。學快。康節亦然。自取受用。不以章數。若教人人都去尋取此意。

美字全書 卷十七 學言詳記

却便癡狂了。陳白沙謂詩歸些究竟計。被孟子一筆勾出。正恐集義功夫。十分饒幸。曾點未嘗下平。孟子所云勿忘勿助。是必有事中氣象。亦非曾點定空無事中光景也。

孔子多說仁。孟子多說義。孔子多說孝。孟子多說辭。此二事人多見得。孔子多誌耳。孟子多誌目。此事更有尋思。

孔子百世不名。明至尊也。當矣。自韓是之名孟子。而後位因之。至伊川誌明處墓。猶仍其失。讀孟子者。於其自稱名。則不易音。示爲發於孔子。可矣。顧文呼名。非

禮也。

老子之學。以不犯手爲主。其云以無事取天下。是大利害處。不得已而著書。未嘗及一古今人名姓。上不稱堯禹。下不非桀紂。中不述時人。

希者不必是。是者貴希。貴其是。自信之學也。貴其希。猶然取約息於人。與不見是而無悶者何如哉。邈世無悶。只到無悶則已。安得反因此自貴。知希我貴。不但中庸轉覺不高明。

莊子諫於經世。申韓偏駁小才。古來極有用。終不肯用。老子而下。惟見谷子禹然。彼能起彼人清溪白雲之

幾平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說

十一

慕。觀夫脂涓智勇。則教以兵。偏泰利口。則教以說。出其門者若是。使彼身自由山。傾動當世。宜如何也。是故終身達戶。類有遁者。隨才造就。類有能者。然四子相傾陷如寇仇。雖各其性之所近。爲之師者。機險亦從可知矣。世有若人。世其危哉。老子雖尚術。猶有調和一世之意。是機權之祖。見谷子祖誦之宗。

在下不援。爲下不倍。雖識者我何有焉。用子方之囑公子也。李白之嘲嗟官庭也。其皆見有薰灼典。是不及也。非賢智之過也。沮溺丈人。終其身不願與願者觀斯之謂賢智。

楚大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國嘔美而熱。投匕盤而沃之。明日。子奉辭官而歸。曰。令尹輕行簡澆。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郢尹而著之三百。此事與夢生絕類。夫使人者使其才。事人者事其德。不量僞而事人。苟或不免曹操之手。

著士鞅料樂氏之亡。其公料樂盈乎。盈中下才。父存不能救正。父死不能力反。所爲。鞅謂善未能及人。略可親者。彼盈有大達人之才。蓋屢之愆。繩其祖武。民怨可消而爲賊也。有如子雄善而無欺於父。則何實於賢子孫哉。若夫屢之汰。猶得沒身。情勢然也。汰侈之人。必有才氣。足以自護。及其死也。則衆庭仇之。近世

幾平全書

卷十七

學言詳說

十二

張江陵亦此類云。

溫公謂智伯以才勝亡國。夫智伯何可謂才。智伯而才。是紂以才亡天下也。智伯不智而自智。不才而自才。雖智果所稱五賢。非無用也。則惡也不仁。則其實也。此所謂下愚。

天下惟無能之庸臣不足用。惟欺惑之僞臣不可用。信陵能用客探趙王陰事。則大將之略具矣。正宜任以國事。何及忌而疎之。親王不能用其弟。安能用其臣。且令無忌懷情不盡。或知而不言。或言之而托之乎。

揣摩籌度。不以客告。則非忠耳。今焉開心吐腹。事主事兄之精誠。皎如天日。而顧以開王之疑畏。則王所不疑不畏。坦露相安。而委任者。當屬何等臣能。信陵好士。用兵。首出四君。自肯推之。然未知其於學問之道。有契合者。喜聞過。不下季路。史過不吝。稍顧成湯。一聞侯嬴人未易知之。則大索命駕。一聞客忘德忘怨之論。立自責無所容。一聞毛公薛公不惟宗國之責。立變色趨歸。故魏一聞橫高死義。則竊當謝罪於安陵君。能受盡言。能自見過。哉弗憚改。即學問之士。豈易及耶。

卷十七

學言詳記

三

或問田光侯生之死。曰此皆有豪傑之氣。第未折讓爾。仁賢舍生取義。此流舍生任氣。然既有此氣。令得聞聖賢之教。卽志士仁人也。豈可輕哉。

漢高任性多過。周官立政。述其意度。全顧信陵君。故每過其祠下。奉祀不絕。視平原等有異焉。誠慕之也。功勳齊壤。則時勢之所分乎。使信陵生於客季。亦湯武之續矣。

漢高刻印銷印。所謂從諫知順流。趙時知响起。然而趙時從諫。亦本知人。帝素知子房大智。而食其其走客也。問言之下。無一凝滯。子房稱爲無我。誠哉。故三代

而下。不學而特於上聖者二人。君曰漢高。臣曰郭汾陽。視高而知學。則湯武也。汾陽而知學。則周文王也。以一時群雄。平爲所用。情大處不明。有極應敬愛者。反不用其敬愛。是以敗也。漢高豈無失者。只大處不差。奉事之人。得全失全不必諱。郭大失小。得失大正成敗之關。問項羽失失從愛。畢意何事。曰當敬慕過於君。當愛執過於民。

老父子書。太史公猶信之。非惟太史公也。高帝先信之矣。初子房一籌未展。名聞本著。倡爲黃石之說。成功

卷十九

學言詳記

十四

辟穀事胎於此矣。其高舉之志。久傳於人耳。信於人心。受小封。從松喬。述所者懷。又何疑焉。子房初過沛公也。知其可與成業。諫其全交。使功遂而遠。高舉傳封。如諫之言。其從於勾踐乎。故特畫伏其光。帝且不。知而况廷臣。廷臣親炙者莫如。况子還聞也者。嗚呼。斯子房之稿也。

四略非振世之人傑也。負意氣。遺棄榮之幽人云爾。高帝曾召之不來。其人獨重於高帝之心。而不必重於天下。故定天下。則取之天下之奇才。故獲帝意。則取諸其所故足矣。高帝以太子仁柔不疑已。而其生

平自負。在得士以取天下。四略不來。乃素所大歡。而怒焉。觀面上壽。驚喜踴躍。以爲吾兒。願乃善於得士。是足以守四方。昇元良。及聞四人者言。太子正以仁孝恭敬。大得人心。則一廢一立之間。違家擅行。必且足以召亂。而愧趙王之敗。斯意也。惟留侯知之。惟素不得臣之四略敢言之。於是意頓沮。太子之位頓堅。蓋高帝以得士自負。而太子慨致其所不能致之人。以得人心取天下。而天下皆欲爲太子死。其得人心又過於帝。則其爲天下仍人之公心。與保全趙王之私愛。一時傾動消融。若喜若失。豁然無後疑滯低徊之意。戚夫人雖悲泣流連。終不顧矣。抑留侯本爲太子慈仁安靖。承秦酷後。足以靖漢家。非若唐之承乾。不容不廢者是故。後以絀鋒。挽諸正義。非因呂后釋之之強要。遂廢爲之畫計也。吳以行權。曷足感焉。漢文賜吳王几杖。能討之而弗討。當觀其孝細柳營事。金錢愧張武之心。能誅之而弗誅。當觀其遣群臣哭追薄昭事。此真老子。

漢文不受千里馬。仍償其遠里之費。使他主行之。則人將疑其迹却而中愛也。惟孝文至能遂於四廢。一却之後。二十餘年。永無獻珍貢異之人。償道里費。勝其

至仁所傾恤。爾皆武獲錢頭。褒卒以修終。大罪在貢獻之人。所貢之物何罪。不禁其人而毀其物。人將痛之矣。然則孝文不罪獻者。何歟。能此未有禁也。不數而誅仁君弗忍。今却馬下詔之使。復有低歎。豈免於罪。自古或貢獻者。惟漢文帝法恕而意誠。以此垂子孫。孝武猶求天馬而開大宛。

申韓至刑罰。黜故化。賈誼引殷周。漢暴秦。學正相反。平生無片語涉申韓。芒刃之說。專爲強大諸侯發。非治民而其究。不過欲使諸侯子弟分封耳。非削奪也。智不夫仁申韓有是乎。學有宗旨。治有本領。史氏

不察。諸誼與履錯明申韓。賈履並言。亦與管商黃老相似。

矯詩書者秦皇。表之意漢武。至死不悟者秦皇。憐而能吮者漢武。委國斯高者秦皇。抑人托孤者漢武。其心目之賜殊也不啻霄壤之與塗泥也。世並稱二君也。猶並稱管商二臣也。以其行事之略彷彿者。掩其大節之迹相反者。

敢太甲而後之。孔子如此否。曰孔千亦如此。立昌邑王而復廢。孔千如此否。曰孔子不如此。權同。曰驚人知人立君大事也。既無遺。自宜靜賢。安得以昌邑之昏

味而不豫知乎。

漢宜識慮精明。賞必當功。獨於徐福。三上書不省。官既
驗不追憶。人代訟乃薄貨之。豈誠忘之耶。福第言霍
氏奢汰。不知計后既弑。雖使禹山輩閤門約素。惡可
免乎。帝帝驚於微時故劍之誼。豈忍忘銀平。賦滿在
心。以故閤閣。雖賜帛爲郎。惡孔子登鹿之意云
爾。然福言自足爲保全功臣之法。

尚書自孔子刪後。猶未足盡信。況史乎。史載戰奔屠城
三百。果爾。奔之惡。百倍白起矣。豈能逆天誅乎。且光
武仁君也。非秦昭王若也。奔卽至不仁。帝寧不禁戒

美事全書

卷十九

事言詳記

十七

乎。此於理不可信也。更以勢論。武臣下趙三十餘城。
韓信下齊七十餘城。不勢力。不崇朝而得之。何也。不
殺之仁聲先布也。若使安屠一降城。他城皆閉門死
拒。又豈易得而靡爛之乎。此史言之極。極最誕而萬
不足信者。爲將者。將將者。皆皆漢破其妾。而勿以嗜
殺爲無傷哉。

鄒禹年十三。邂逅而識光武。而嚴子陵同學反失之。既
不識習熟之明王。又安熟識天下士。將以隻手佐太
平乎。勁氣高懷。善用所長。雖不知人。實能自知。宜其
來百世之追攀也。

問黃叔度。管切安皆不立言。其志傷不朽者耶。曰。計不

朽者。淺也。言以淑世也。有見必吐。自顯其名。有言居
無言之下。有善必公。以開後人之愛而救其憂。有言
出無言之上。然知苟未至。言未有能至者也。二子贊
慶失。品高矣。未知所見如何。

徐孺子。守不見諸侯之義者也。郭林宗有敬環之思。其
獎就人才。意存成茂。蓋言匡過。聞者感而不怨。用能
使人受其益。身免於難。惟憐之心。嚴嘉之度。處辭亂
世。貝足歸矣。史無其好城否。非也。如其好之。豈能免
於危言。要論耶。周旋諄諄。正緣愛人。不機詐。將仕不

美事全書

卷十九

事言詳記

十八

足以行政。隱微樂行其教。是其機合於生生。不懷勝
庸。與殺機相感者乎。

聖賢分量。只於言行動無然辨之。看來學問。到孟子孔
明。津溪。明道。陽明。方無不動之特。

三代以下。懷性中行。惟武侯汾陽王二人。學不學精。味
然皆生平少過。武侯識識用馬謖。汾陽王後識嚴
曼。逐吳曜。亦不遠而稽。武侯微。汾陽大使及聖門。一
爲類。一爲孟矣。

天資超至高。若非著察。所行必有差處。孔明行事純粹。
正其倚中學力。特以自切。秦書皆於嗜慾。卽用力處。

焉。

孔明不求聞達。到天下之奇才。而無心自見。可以成功名。而無意於必成。出入焉相。亦未嘗享貴顯之末。此意味與管仲相迥。

訪德足以救民。故三聘而伊尹。昭烈之才。未足以矣漢。乃三顧而葛起。無乃不智與。革命非必成不可妄動。而是故棄者。棄偏安晉祚。亦大逆之所存也。易地則皆然。

孔明大業未就。誓千秋之淚。然天運已定。實亦無可奈何。假令孔明更生一二十年。遇漢室於舊都。正恐後

至庸庸。不能守也。故君能有為。則矣。心中出氣。何嫌一天下。若君不能有為。是衰頹之運。定自一人矣。願欲下倚大臣。後天命而勝國。非得有是君。則臣可藉也。無是君。則臣不可專精也。君在而臣亡。繼是臣者。精可求也。君去而臣頌存。或可繼是而斷不能以昌大也。惜孔明者。自為孔閉惜。可也。惜其未就成後主之中興。則成也。能安族不遇華宗。棄身死。與焉古今長恨。

武侯云。成敗利鈍。非能遂相。韓公云。豈可預憂其不濟。遂止不為二公之心。著合符節。然武侯自顧誤盼。非以不能料為安也。後表與前表。迥然相背。能至此。始知棄棄之不可後成矣。實誤許為還舊都也。而不

敢諫。位知其不可成也。而盡為之。此以見其大公純忠耳。後人乃以不料成漢為亮之忠誠。以不計濟否為韓公之忠誠。不幾為同昧從事者。滋一口實乎。禪受之事。後世不可行。泰幸公欲傳商輅。許耳。燕曾子之則亂。遂昭烈之欲傳武侯。有出國擇賢之意焉。雖諸亮為天下得人。顯有大小。其說一也。然在武侯。自不可受。彼既不可。與者得無失乎。反下事固

有兩是者。堯薦舜。舜薦禹。舜禹自情選。蓋不當受矣。禹亦自薦。即君之用臣者亦然。舜命二十有二。人初皆辭讓。不得執此以非故。亦不得因終之受。而疑初讓之非誠也。

郭景純純忠大節。惜多尚術數。其信命處亦謬。不信命處亦謬。日近婦女。或諫之。笑曰。吾所受有限。惟悉用之不盡。是知命爲操縱之勝也。故曰。當命亦簡。明知排衣小兒。明知雙栢樹下。明知日中則遇害之地。人之時。早知已定矣。通鑑攬會於濁。而稱創大詫。又何見之晚耶。故曰。不信命亦謬。此無他。知數而未知

道也。知天運之命。必與道俱。知氣數之命。或與道悖。一以俟之。一以備之。朱子曰。盡學到死方歸到理上。正謂知其然而盡我所當然也。

謝安石方高臥東山。爲弟萬親托將士。清惠未萌。出入將相之略。於斯已具。宋袁粲性簡素。好高談。亦以物情不接而敗。大約疎落物情。自多高致者。宋有不償事亡身者也。後世稱安石風流宰相。悠悠有遺世之思。王羲之亦未免以清言致疑。孰知安石遺落榮華。至其綢繆物情。更寄於入世熱中之士。居心豈數一以貫矣。

物下身在簡中。聽他人在壁外。吾人身行非禮。而云贖豈爲晚談也。正恐簡兮詩人。從旁竊笑。故學都下者。莫似於魯男子。則其不似於晉諸風流。

古人醉眠採花。都有高趣。嘻笑怒罵。皆成文章。何者。酒明天接素心。出生死之外。遊羲皇之上。東坡正謂名疏在朝廷。高朝大膽。滿天壤。故足貴也。有本原。方有餘致。李上藏。不爭下流。近世風氣。專慕其下。以悖腸而拂清言。學簡事。以非劣才。而蒐綴間巷。猥瑣無益之說。刊布零故。弄死之書。作者不自賤。而觀者又笑而貴之。是相率而爲賤丈夫也。

集序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甚矣人之難知也。唐太宗以李靖與世勸辭。攻禁門。重其守正。豈非觀入之道。然世勸辭太宗之圖。兄而贊高宗。以廢后。何前微之相。後勸大奸。枉從。能察入主之微。太宗英明。獨已者必見朝。拂已者必見重。高宗昏懦。拂之則有禍。獨已者必見重。故以拂取重於太宗。而以時取悅於高宗。又圖兄之事。成敗難知。以上有萬祖爲之主也。易后之事。高宗自主之一言情。成其籍籍。陽數十州地賦。使魏公李密自獻之。亦此術也。豈得與靖之忠。相比如哉。流平事事故忠。而漢祖謂熟獨任。使遇世勸。豈受其欺。唐宗不及流祖。惟知人

有畫不畫耳。

謝侯善言。然亦有過處。如云君相造命。相何得與君偕言。作禍作威。惟辟之事。相不與也。言無不從。威福歸於辟。其或不用。聽之命矣。相亦在君所造中。而敢云造天下之命哉。故曰行止非人所能也。天也。惟人君自行自止。不可讓之命。

凡割據區宇者。卽無帝王規模。亦必有籠蓄人神器局。何則。不忘已之長。泉長不受御也。劉惔觀手搏。操臂接臂以助其勢。技癢於小勇者。輕矣。豈籠御人。故不自用。貴相也。自喜。賤相也。非相也。心也。若以矜莊爲

幾亭金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十三

貴。輕僂爲賤。則術家形骸之見也。公孫述蕭威儀。見馮援。援窺其底裏。呼以井蛙。曹操貌寢儀。而英氣不掩於床頭捉刀之頃。是矜莊正錚於自喜也。可賤。然其輕僂自其天性。不因技癢也。英雄或有之。性知學之英雄。則氣質變矣。輕僂何自現。居才之舉。日以靡矣。富貴批難耳。而矜莊何自生。

宋太祖時。宜取陶燕。正恐曹翰未能取耳。豈謂翰死。無人可守邪。何代不生才。其後曹瑋曹瑋秋青。科世衡輩出。惠君相不識。何患無人守之。在宋祖不失爲善聽。而曹以一言。致畢宋世。十六州夷於左袒。昔之

失也。

宋太宗子孫賢明。享國長久。知其必無翊影斧鑿之事。因天以定人。凡往古之疑事。皆可以此理決之。此善於觀古者。自長安而淮泗。而浙而閩。聲靜杭量繁華。浙東以及閩中。稍寂寥矣。然警學之處。人皆勞擾。寂寥之處。人頗安靜。尤爲可久之樂土也。因人以知天。凡將來之氣運。皆可以此意操之。此善於觀今者。前說聞之愚仙屑公。後說聞之劉文正。湛六一日之間。通入於耳。並會於心。當是時也。雖然有曲暢旁通之意。

共法合時

卷一 學言詳記

三

王文正且德量勝。且心惠。萊公之才。萊公才高。意輕文正。以是遊於文正度內。蓋輕人者。常爲衆人者所用也。泰誓論相臣重有容。以此也。

韓魏公學宋深遠。乃其行事。有深學之人所難幾者。夫人沒。盡遣女樂。以爲領人昭管。足以累心。此其隱隱之地。何如灑脫耶。

某子年十三。其父爲人饋香。主人出玉盃。子儀碎之。色不動。主人奇其度。然竟以邪黨稱。此與韓魏公事。相類而反也。使魏公碎人盃。必深負不安。技某子尼爲吏碎。必重怒加譴。我獨人人負我。其意難矣。樂目韓

器量而不思人我之分。則惡心不作之子。將混於海度矣。

溫公無一事不可新入言。非能無過也。生平從無昧心犯義之事耳。過以無心。有覺即改。過以動氣。聞言即悔。觀過亦可以知誠。

溫公德行碩人。情少致知之功。其病中於心體。發爲議論。有大傷天理處。如書諸葛亮入寇。此寇字如何惡下。又論維州事。謂李德裕爲義。李德裕爲利。豈不聞苟利社稷。乃所以爲義。而便公行私。乃小人輸利之尤耶。

卷一

溫公言行錄

二五

溫公可謂忠信。未可謂誠。誠則必明。溫公不明虛多也。其混淆也。如云王伯均本仁義。其混淆極而至於顛倒也。如信楊雄。疑孟子。帝曹魏。冠諸葛武侯。子載下。使學者讀之。憤悶以故起。而經世則欲盡斥元豐諸臣。盡廢新法。矣。諸臣才智可用。何當盡斥。非使枉者直之大智也。新法有便於民者。何世盡廢。非與民豈之本乎人情之王道也。若武英。則自明而諸者。無心如秤。時措皆宜。吳革虛乃並列之不著不察之倫。論溫公過。論武侯尤過。

神宗雅重溫公。而對輔臣有無人才之嘆。非謂無高才

忠實之臣。嘆無任事之臣耳。帝喜於有爲。當時諸賢皆安靖持重。不肯言富觀之草。故草合諸賢而用王安石。安石雖不曉事。乃肯任事。若諸時賢能生財治兵。其才遠出諸賢上者。有一明道。而帝不諳知。諸賢亦不能薦。是則誠可嘆也。使明過爲相。必能位置百寮。各當其才。民足而國從。兵強而敵畏。君心正而百業消。保我子孫黎民無疆矣。

人主好聲色古玩。必廢政事。亡國家。發舜民能料耶律禧於四十年後。而不知身所事之徽宗。亦一耶律禧也。挾州來歸。讓則受之。大且挾中原之半授金人矣。

卷一

溫公言行錄

二六

風流子弟必敗家。風流天子必失天下。人主有新好者。可不視以脫毒。盡力祛克乎。

量望之以一事犯已。疾殺韓延壽。發度以論將不合意。情廢岳飛。皆秦晉所謂實不並容者。廷壽之治民不易得。飛之用兵。更何可少哉。動於氣。不念民生。不顧國事。曾謂忠賢之臣。而媚嫉若此。人臣以妒賢嫉情爲莫大之罪。予視下。奈何令二人智冒民臣之名。岳飛之功之才大於法正。當時又未聞有私憾殺人之事。然孔明能寬法正於常法之外。而朱文公論岳飛。謂飛在當時亦太橫。不知何指也。則謂當輕世並待

百姓猶然。況特豪傑於多事之世哉。扶危濟變。能盡人之器用。恐還須武侯。使文公爲相。飛爲將。所見未必無抵牾處。

或曰。丘文莊謂秦檜再造宋。賜與生事。又聞云。武比死。卽微懷英。周寧不唐之。翁若信乎。曰。噫。微懷英。張東之不相。東之不相。四王安得同朝。周卽必唐。能必在中宗乎。不中宗。則必有挾中宗者。有挾中宗者。則又有宗室他起者。諸武爲蘇產。而唐之子孫。紛紛爭奪其間。當時生民。當如何塗炭。使唐祚晏然歸一。而生民不知有恢復之變。皆懷英力也。吾不以復唐必

卷之七

學言詳記

二十七

藉懷英。而懷英之所以復唐者。爲不可忘也。檜賊不挾於內。恢復之功。必成於外。屬舉不在外。地亦不復。兩官亦不還。檜實藉飛力以成和。而阻飛功以壞朱。殺飛身以快金。是挾飛者皆檜罪。而成和者非檜功也。史稱滿議論奇高。能濟以難。乃如功檜而罪檜。則至邪至污之口。爾何奇何高何辯之有。

忠義二字。至朱文公始大著。綱目尚矣。其次在楚辭屈楊一案。昔孔子雖有求生害仁之成。然仁比于亦仁。微其仁孤竹。又仁管仲。阿異低昂之間。幾學者莫測其微機。而顧藉口明哲也。楊子雲恬淡派沉。類有楚

者。然大節已奪。論不足觀。程乎。謂其出處之際。難言。猶有爲賢者諱之意。文公獨反積案。表章昭昭。嚴諱投問。然後天下萬世。如失節忘君者。雖平生高致。還倫詞章。莫得而蓋也。然則其註釋楚辭。固微千秋以感慨當代。敬得復禱子。

君輕於社稷。孟子發其義。于忠肅行其事。發其屬。幾靡配於文廟。行其事。則國安而身危矣。

歲甲子。東林諸名士相繼膺薦。乙丑舉南宮者。或相謂曰。吾輩以壬戌進。不可一字所和諸君。以今日進。不可一字排指諸君。聽者以爲高論。然諸君自有定當。

卷之七

學言詳記

二十八

不因向非。不因今是。但起見於身之楚楚。飛之憂慕。則吾是非之本心。秋毫不能主耶。故還合當決於祚明。不當決於時勢。涼炎而炎涼。彼善於此而已乎。唐朱亡非真亡。中其亦非中興。中宗反正。雖周唐異號。實母子之間耳。玄憲武宣。如人之病。保略愈。皆不足稱中興。朱之南渡。雖全而半。寧度餘年。乃中衰也。微光武起於漢脉。中斬之後。精祚功烈。伴於開創。商周而微。僅視此耳。創業之盛常有。而中興之盛不當有。亦猶人自少而壯易。既衰而旺難。鼓自定耶。創業者之精神。定其鼓耶。

湯武而後，履帝位而不疚者，惟虞及我。明漢高除秦，滅項，請侯極以爲帝。我高皇帝布衣，放民水火，磊磊落落，何有於元哉。未藝祖不足論。唐太宗濟世之功極高，卽曰起唐讀侯，亦何害。湯武非夏商之族，封耶志在戡亂，以濟斯民，其光明可贊天人之矣。惟是陰謀建義，有必圖天下之心，所可疚者，爲子爲臣之本念，而非謂其以隋臣代隋有天下之爲失也。救唐以英武救民，功最大，未以忠厚養臣民，德最深，光明則通漢遠矣。

論傳信，則文人之文，不及儒者。論威福，則儒者之文，不及文人之文。不及儒者，論威福，則儒者之文，不及文人之文。

幾亭全書

卷十九

學言詳記

二九

及文人，韓歐蓋誌傳記，人多諷死記憶，而振朱所作，人莫之讀也。及乎稽考，則振朱所言，一句一字，皆堪引據。又非文人所取，望高忠憲大儒而兼文士詩人者也。古未有其倫，亦猶王文成，大侯而兼智名勇功者也。古未有其肩，皆自本朝開山，最何也。漢高祖規模闊大，故神氣振於二京。唐文皇文未屬，故詞章盛於唐。宋藝祖心地光明，故道學興於宋。我高皇帝勇天錫，而又研究於心性，宏奧於文章，故有兩先生者出而應。開基一人，精神所聚，無遠不屆，各以類招，邇乎此者，國粹民風，舉可生耀其微矣。

天生一大善人，必聽其成就大善而後斃。生一大不善人，必聽其成就大不善而後斃。善天者氣也。善不善者理也。設有大善人而不得遂，身不幸，世亦不幸也。設有大不善人而不得遂，世亦不幸，身亦不幸也。不幸焉。周公壽而流言，白漢武壽而論臺餐，得承年之力也。王莽壽而九族傾，唐玄宗壽而馬鬼聽，受承年之禍也。夫豈天爲之儒，真卿壽而逼害，斯其天矣。

害天下之惡人，在所不肖。害未風於天下，或有時置而不較也。分大界限而爲之包荒，夫子待及門諸士，與

幾亭全書

卷一

學言詳記

三十一

尚論古今君臣，大率如此。夫子度最難大，然所究所履，要自有在。卽如齊桓，倫理大虧，但其才讀度量，足以匡天下，保民生，助一身之愿，姑且弗能。晉文居身謹飭，遠過齊桓，然正誦之分，止論其行事之大者，關係天下處何如耳。當唐舍齊桓，無說於秦周之天下，所以替仲相之，夫子稱之。說夫子過齊桓，亦必相之矣。但大人正已而物正，自有點化其君之妙，替仲則不能也。

功罪論心，此在逼義治義上論。如賢人行事，不合聖人甚多，傳心歸一真，則義爲聖門羽翼。五霸行事，合三

王處亦多。器心歸一假。則總焉三王罪人。若就事論事。自難如此。狂者行不計言。終須摘其疎缺。五霸尊王庇民。終須許其大功。

人情責賢者宜寬。而春秋獨儆。何也。天道也。鬼神之道亦然。世間頑夫。動多違法。器逃網者不少矣。今有人負芳名於海內。而亦作非禍昧心之事。則鬼神大忌。禍敗必至。設或失非有心。在他人。徑可原者。在名士之身。亦不能免譏議焉。是故君子名益高而心益小。業益隆而行益慎。然後知春秋之責備前賢。愛之也。所以愛後賢於無窮也。

夷亭全集

卷十九 學言雜記

三

人有一事而壞生平者。出於有心。得罪於君親。貽禍於天下後世。雖有細謹。不足復贖。即一事而斷之曰小人也。舍此而於止宜就事論事。勿做老史文罪。

農亭金書卷之二十

學言詳記十七

習術

學有自處於非而不說害世者。不足謂也。謂結詞章方術。難流是也。有難害於世。而人共知其非者。不必謂也。縱銜刑名之屬是也。惟盲心言覺言神化。權奇恍惚。誘惑暗陷。高明使世界每臻奇禍。則聖賢之哀民命者。忍忍坐視哉。爾邪倡於孟。傲於韓。暢於程朱。實皆皇皇不得已之心。而或者意在門牆。特欲歸之以鳴我正。是反以爲人之僞笑。爲已之釋也。

農亭金書

卷二十學言詳記

道本主命。而道非自有命。或興或廢。一時之運命也。有正有闕。萬世之運命也。孔子生而老聃與俱。齊時天竺亦產如來。一時並出道命可見矣。但一人僞處諸夏。而盛衰不敵。一人自盛彼地。而未入中華。是刑正間終懸之機。當其並生。已有預兆。佛性猶然性也。爲道而道人。則非道。使人不可乘率。屬非教。卽在彼國已屬僞枯矣。是彼西方之有釋迦。猶華夏之有伯夷。中土人彼好中。故尊其中者。而次其僞者。僞方人性好雜。故特尊其僞者。若能行所無事。不相往來。達人大觀。天地間。本各適其適也。

存心養使修身。此生生之學也。中也。明心見性。忘身。此

無生之學也。教之。修心練性存身。此長生之學也。不

及。

佛教。勝也。說至於極有形相。皆以明共空也。仙教。陰也。

存至於無可名道。皆以留其有也。性聖人通徹陰陽。

高子併陰陽。而善屬聖達於陽者。蔣民義也。彼又

云。陽全陰半。

言長生。不過御善。卽度人。非再度一權善之人耳。言無

生。猶故兼與然。猶生而善何演。故意期於兼。而事終

於獨。一言蔽二氏之道焉。曰小。

農亭金書

卷二十學言詳記

異端有不得不同之處。求已不求人是也。作佛惟在明心。成仙僞在練氣。心豈人可代明。氣豈人可代練。所以釋氏以無悟爲直指。玄門以調息爲入手。練只自用功夫。第使各守其正。各定於一。聽從自了。妨世幾何。自共教漸久。難說繁興。釋有拜誦機建之擾。玄有彼火採取之失。其非者迹無族有爲。在二氏亦斥之爲外道。爲敎家。二氏固已外已彼夷。外而更外。傲而更性。於是攘心術。罔民生。有更僞難往之害。若使之各塞旁蹊。各歸本僞。既可服二氏之心。又可暢佩服二氏之見。成佛成仙。夫非求人可彼。第獨明此一語。

豈非二氏大宗。

道德五千言。細微神妙。無所不包。不知止是方隅之學。中庸四語。已括盡矣。寬柔以教。不根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可見老子亦不避南方之君子。以弱爲強。正是其學術。以中庸觀之。止是邊見。中庸誠是無所不包。

人心惟危。上聖飲食起居。各得其正。人心莫非道心。本無危之可言。然日在人心。則亦日在危。門中行矣。故危之爲言。亦聖凡所同。屢也。告子不悟。而曰食色性也。幾何不安其危哉。佛氏不離不娶。專欲跳出危門。譬諸崩拱石梁。聖人涉而不濡。日經過而不墮者也。凡夫兢兢。預命。佛氏凡凡。夫之身。獨潔居而不往焉。

天地細細。男女媾精。人所以體天而生也。攝未幾。是人欲。佛氏看破欲根。不肯學天地行事。立定出家。此身雖從天地交感中來。既生以後。自欲主強。初歷天地。出家二字。便是他所云跳出三界。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的根子。其餘無限妙明。都從此發出。仙家亦至絕慾。然坎離鉛汞。上下往來。但俗人取於人。體自取諸身耳。乃竊取氏地絕細之意。爲一身用。所以尊天。

幾本全書

卷二十 專言詳記

二

欲天。聖人身處天地之宇。順行天地之事。但涉而不

有。無世人淫溺之情。有佛氏超脫之妙。乃生機而非嗜慾也。佛氏不屑與天配。仙家不能與天配。墮人餘好配天。餘自處。亦極尊。論至理。亦不失。論治天下。亦可以通行。聖人之道。無佛。萬世常便。常存。佛若不得聖人之道。爲宇宙統御。甲子一題。獨存何品。

佛明知庸從色來。終無絕理。其戒云三不邪淫。特下此二字。不禁匹配。明矣。出流不娶。乃得家情所最保戀者。以身割斷之。家人所最不能爲者。以身榜樣之。欲欲發天下高明之流。破陰嗜體耳。蓋亦商人潔身之奇法。

佛家事事總是拘天。天之體大生。我則無生。天有生不能無幾。惟我能不遵。一生一殺。是大頭。庸處。拘起二事。餘皆未流矣。故自號曰人夫教主。禮起於義。而根於仁。先王設冠婚喪祭四大禮。以齊天下。無非衍其仁孝之思而已。自釋氏出。特立四惟異之行。以陰廢之。使人漸染三千餘年。而莫覺其本意。如削髮以廢冠禮。出家以廢婚禮。婚屍以廢喪禮。長壽以廢祭禮。四大禮既廢。而日用間一切經義。迅速掃除。不須餘力矣。此四者。似其祖述。然實其逆天滅。

幾本全書

卷二十 專言詳記

四

倫變華爲夷。大開鑄處。華生殺以反天道。兼廢四禮。以反人道。見至此。方約信其爲修身治國之斧。新也。所以自古來。君相好之。不獨天下。傷殘不休。佛在本國。獨自潔淨。一切衆人。悉聽婚配。視人與我。明有分別。以故佛法。說極廣大。止是獨善。極其忘顯。廢令道法。通十方界。周億萬劫。乃在當時。乃在本國。已不能通。其云平等。正亦如是。獨善惡。無取舍。低昂相。奉我誨我。尚當一視。況在歸依。更何分別。乃於衆中。別出十大弟子。顯示低昂。止據目前。平等果否。以故佛法。所說所行。悉無應處。

錢氏全書

卷二十一 學古錄

王

一體之中。見有分別。佛氏強故平等萬物。乃於自身。先起差等。所去髮髮。不及其他。髮髮於身。固至緩也。一身原不平等。而人猶感其平等萬物耶。俗人計妍媸輕重利鈍。掃喪之跡。聖賢專分是非。佛來併是非而掃之。如孔明擇婦。得阿承。阿承女。不計妍媸也。然必才堪相配。此能不計妍媸之中。分是非者也。執事敬與人忠。不計輕重也。然事緩者不行。不如已者勿友。此就不計輕重之中。分是非者也。楚頃襄之於秦。宋之於金。父母之仇。必不忍苟安而忘輕不計利鈍也。然來而死拒。可矣。憤兵徂徂。速廟社於喪亡。

可乎。此就不計利鈍之中。分是非者也。三仕三已。哀慍然。下下中上。聽人銓注。不計得失也。然令志職三職。夷然忘恤。亦將托於寵辱。不驚耶。此就不計得失之中。分是非者也。是非之無往不存。如此。欲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而奈何欲掃而空之。掃空之。非存止口說。待人行事。實又不然。蓋佛家自是獨教。不特禍福諸重是權。卽色空平等諸義。莫非權。習其教者。顯不悟耳。善惡既等。天堂地獄。設又何用。將云道自如此。法自如彼。則是兩兩相反。反道而行。豈復成法。使法得反之而行。豈復成道。

錢氏全書

卷二十一 學古錄

六

或言分別者意也。非道也。曰子欲無分別耳。能無分別乎。與子論道則應。與子論俗則應。道是而俗非也。開口有分別也。今吾喪子坐樓上。令子從掃而下。則從懸而下。則否。從掃是從。從懸非也。舉足有分別也。分別者。物物之自然也。因其自然。雖時時分別。而無或作分別意焉。我亦一自然也。現處分別之中。而必欲去分別。此去分別之意。乃作意也。謂作意者。道乎。自據者。道乎。晉人謂仲尼貴仁義。老莊明自然。天下孰有自然於仁義者。而欲離仁義以爲自然乎。聖人以遠毀爲仁。佛以不欲爲仁。佛欲天下皆慈憫。而

君子遠應厭。似獨全仁愛。而以憐愍之事屬小人。無乃隘而未盡乎。曰。勢不得已也。如佛意直欲不殺。固善。然充其類。豈惟戒食肉。併當戒蠶桑。亦勢之所必不能廢。佛至此無可奈何。不復設戒。惟見聖人不禁宰夫之意。聖人雖不得已而殺。然愛物之意。常寓於法中。佛氏欲愛物到極處。反不能顧仁民。欲仁民到極處。反不能顧親親。無他。失其自然之條理。放意離廣而道多窮耳。

放生會因有人妄取之。故須有人買而放之。若漁收有時。食用有節。則所用者少。所食者多。物命皆安。凡有

放生會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應放者。已早在所捨之列矣。未善有人妄取。又食所得而放之。蓋自中舉古先王之政不行。而天竺古先生之教乃至。

見者舍之。未見者聽之。全無計較。而此心得安。放爲仁術。率放生會者。若入會而愛物。出會而仁民。生平不忍害一人。而隨所見物之可於者。買而放之。豈不誠善事哉。豈不誠仁術哉。願會中人。以仁心行仁事。方其未放。實懷齊宣戚戚之心。及其放之。實同子產得所之歎。又因愛物而仁民。進而推之。無異古人善復之用。不復較計功德。而功德靡窮。

教並生微。可不辨哉。斯誠駭蛇。亦放生也。然其出也。必傷人傷物。此復所復之生。皆放生者傷之也。所全者多乎。所傷者多乎。護惡人者。其罪孽猶此。或性與之近。或爲欲所欲。其稍賢者。則或哀矜之。憐。

聖足以該禪。禪是聖舉中一點復機。

言一自然非有一言得。自然非有稱。以至言知言善。類不皆然。蓋稱事會。涉此即非彼。指理義。隨此皆含復。乃復轉語云。一轉何處。云有得則有失。云知本無知。云無善乃至善。凡轉語皆贅語。凡圓語皆靡語。

放生會

卷二十一 學言詳記

不於中斷恰好上。每添一搭。不成禪理。不留此一轉聽與禪家。不顯中廣。

棒喝一宗。雖爲難問。其實問到頂尖。更無可答。能無可答。惟不應問。問是靈舌。豈容答之用。棒代答。彼我俱得。此是立教意。然彼佛祖。便更圓通點化。不廣知此。今之學者。多歸彼教。受其棒喝。恰似言官廷杖。得以爲榮。何不反而思之。吾聖人當年立教。是否深淺。任人發問。復不厭人。亦不憚人。有叩而鳴。有聽而悅。有楚爾而戲。有無視而哂。有然然而不聽。有昭昭然而欲無言。貴鑒警策。千變萬化。視彼一棒。多少執復形。

神自如。無無渣滓。魔彼一棒。多少著迹。而我學人。猶然往慕。若云世無宜聖。宜聖精神。豈問存亡。厥意珍而美。沿門。向往難誠。路歧足惜。

宗教果異否。曰此釋氏不能一貫處。下學而上達。教亦何嘗非宗。求其放心而已矣。宗亦何嘗非教。姑借釋

言儒而佛之一貫。釋之難曉。昭然可見。

聖人挺身。佛氏投心。聖人見身為天性。覺修身而心意。知具存。佛氏見身為筆彙。厭棄之特甚。不啻離岐之也。離岐身心。是為何道。

萬理無不本於身。形色。天性也。慈孝之理。皆歸斯出矣。

淺學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乙

幻妄四大。已伏無父無君之根。

者是心之不測處。不勉不思是矣。何者是天之不測處。莫為其致是矣。心天同不可測。據佛家言。皆有為。皆有教是天可測也。而言心則又云不可思議。是二之也。

太極生兩儀。兩儀終是形器。聖人倫極至處。何只云則天配天。佛氏配天而至空。意似高於聖人。豈知天地之生成。其物者。即太極。即無極也。心合天地。即合無極。言則天配天。正是則極極。配極極也。此聖學極真切處。其切能該空無。空無貴能真切。故其謬不在空。

字。第不識誠固自空。

儀認出義字。修其身。安於心。無驚美。無恐怖矣。禪家精鋒不足窮。輪迴管攝不足破。

若自了漢。死時一箇精光。亦只得自了。若一體世界。去時平平去。亦與千次百世相通。

好善德而後已。任仁死而後已。儒者實事。雖又遠者。皆止於生前。至云揚名後世。乃及於死後。然特令聞耳。

非復能身事之也。佛氏窺人之欲而中之曰。吾有受享無窮在死破者。與生前無異。於是人爭趨之。非真

為集義慊心之學。莫能破其利種矣。且彼既欲人以

淺學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十

無可據之大利。又悉人以極可驗之前。服前引後。應

不覺人。臣服。

佛教初來。第云人處而精神不滅。將世人第一種業。總無望者。與以快活教。成此是利根。所以奉世儒。至

後來包相太甚。效驗全亡。勢不得不有達摩勢破之。難曰勢破。乃是教解其窮耳。如聖人瑛群餘慶。禍福

自求之。麗上世君臣智愚。無不以此為教。善福本一

物。只一和氣耳。彼世尊以敬福為心。勢不得不勢善。福為二事。然聖人提善得福。佛以福佛善。修念自有公私。佛教原有病。達摩教之為有功。離教原無業。任

感應或矣。而爲善之心長寔可也。不必勢福善爲二也。後來宗門併教門戒律之精壞而勞破之。通啓放逸之途。則又失達摩來意。據來儒門岐視天人感應不已。併君民人我之報施感應而亦割開之。一切化民成物。若比於計較之私而不屑道。反使人不見大通之意也。一教則一害。一偏則一過。爲道得治皆爲故教弊亦莫如申庸。

人所最不捨者此身。因其不能不捨也。遂轉而欲得其靈覺。於是佛氏之說中之誠教稽顙。獨不誠靈覺。以爲金剛不壞之身。以爲受用之本。更轉神仙爲不足爲。而宗之者欣譽自以爲得計。靈仙之長生。猶使人可據。及不見有長生者。則厭而思爲無生者之隱然長生也。始終無可稽。生亦受其迷。死亦受其迷而已矣。

福田之說最陋。而佛徒貴之。神通之迹近奇。而佛門弗貴。神通非所以率身。可以動人。祇爲信向鼓舞計耳。然不以其實以妙茲善。便之驚悸恍惚。乃是信應。以可據言利。有不驗時。以無可據言利。渾無破綻。而人人永墮於恍惚中矣。老氏譎然尚淺。有時自吐其譎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佛氏佛然更深名。

爲信民。實以疑之。誓不肯自吐其本意。

古無輪矣。今有輪焉。古之無者。起無。今之有者。聞有。如禽鳥花壤。後世繁氣所變化。亦增於古者。况人情之繁覺乎。若究憤不伸。若經畫不了。若期望不置。此皆上古人情之所無。而中古以後時有之。於是有去而復來者矣。以古之無。格今將必無輪更者。未通於造化之變也。因親見道世偶有輪焉等事。而遂以舉世皆輪焉。上下千百世皆輪焉者。肆於變化之不滿。而感於佛經之說也。又非獨謂經者感也。佛經十九。乃中國文士採飾。文士亦不明理。彼共以舉世萬世皆

一輪更也。夫先自感也。故禪宗起。而有惟心惟鼓之說焉。與聞有之意漸合。

善與惡對。美誦齊靡。豈可云惡。善與利對。美誦齊靡。微底是利。無利爲善。被誘人者。無足資耳。認利爲佛。爲所誘者。不亦出乎。請自今始。實實反特。改已後之惡。修方來之善。我既移善改過。隨地自然益人。若夫館依爲祠。豈惟無益自身。反致於人有損。用名誘善。已非得已。輪通果報。又藥虛名。流芳百世。不淪風靡。或以爲虛。不如五濁。修善世修。經藥世增。實利如此。衆乃心覺。摩與萬年。魂迴同聞。或以爲虛。從

他笑罵一分惡孽一分權機實謂如此題乃結頭是故輪迴之理智者自明輪迴之事世俗難見彼說法心有非得已然儒者以名教義固對人之作引歸自慊正以去其利心彼反以利故名是斷滅天下無厭之仁與悅心之義也

周知微曰程子謂權佈生死故欲了生死長有爲累故欲空諸所有其非利也然則聖人欲作聖亦利耶曰聖欲作聖與佛欲作佛固無異心然聖作聖笑從他人可通遠作之佛作佛却從獨自可行處作之不顧他人只成自己是爲利學

與本全書

卷二十 學言解

十三

禍福之權其顯而可見者人主所操其隱而不可見者上帝所操也其普而不私者衆人所操其成還乎天人隱顯者我心所操也西方之教一切掃之曰崇奉我靡不福距放我靡不禍還使愚人日跼惡而希福覆轍相尋

聖人遠使人而佛氏求人依既云平等且以是非賞罰之公爲第二義矣而謂經大旨皆云崇佛彼者萬惡立消若還非毀百殃叢集則是其所分好惡者專在人才之依與不依所分禍福者專視人依依之與不依之佛肯如是乎是彼諸經之誣皆非佛說自肯宗

言耶耶易見信者愚此爾不啞然

導佛爲其大功德雖有他歸不足妨諸佛爲其大罪孽雖有也善不足贖法華諸經頗宜此旨鄙哉是何彼諸經來自西域字法音雖結不相通譯者皆小叢私智之人乘世下衰群僥倖尚翻附之時任其轉寫不經還人駁正莊士至我贊人難讀盡惑凡愚無所不至自然之勢也試看四十二章經曾有一字及此尋說否聊解之曰從天理雖不問一字亦叢化城獨已私雖日誦千經亦墮盲道

人欲學佛須實學萬存心行事佛佛空一切嗜慾我能如此潔淨否佛念念轉轉衆生我能如此真切否話頭只是妄想何嘗放下萬緣萬法非亦是障心何嘗意在成佛故有故天下之願而無救天下之道者佛之病也口口佛弟子而存心行事無一毫與佛相似學佛者之病也

佛說諸經拜佛可以消災增福蓋因一旦省覺即於佛前發願立誓使今日後盡改前運決決乎諸惡興作乃以謂拜矣懺悔意非以常懺悔之實也雖何悅佛之人儒思莊佛常福常拜常實常好若欲欺佛佛大靈覺豈得受欺若欲求佛佛佛虛處自顯自福聽汝

作受佛不攬柄。善欲自嚴。或安或戒。歷歷在心。欺何處著。若欲欺人。我自苦樂。欺之何用。所以今人誦經拜佛。我且不非。只問誦時。心欲何為。只問拜後。身行何事。是合佛法。再委佛法。

佛教多寓言。如難音縱所說。都是借喻。萬般皆苦。便是枷鎖。刀鎗一念覺悟。便是立地解脫。貪心呆漢。認作實事。一面狗愁害人。一面念觀音力。只道果堪退除。豈知口誦者虛。身行者實。叩頭焚香。傳不介意。同類受苦。憐難難消。反借慈悲。誦悔之法門。恣將縱貪脫。事之作用。既說無窮地後。必肯收此輩投之。諒不因

集事全書

卷二十

學言詳記

十五

誦拜勤勞。受其誦面寬其長。

僧家傳業。佛事縱功。佛歷歷有徵。如云某曾害某。誦經若干卷。起度克現。遂散某妻生者好食。蠶。同行蠶山。後遇其夫。為經若干卷。遂得脫苦。托夢散勤。此歷不可以數計。且勿論其幻妄。即據所云。非誘人慈悲。立導人縱惡。殺生。爾克現求雪不雪不止。實行他得。猶難退消。空口誦經。克現何與。况又倩人代誦。耶。為經若干。亦於受食之蟹何欲。况其夫令人代寫。遠可免。妻於蠶山之行。則凡富有者之家。不惟可以自美。兼可救所愛之說感矣。官正吏清。兼無用處。傳門清。

淨。乃惟般神。可作儀。可解福乎。惡人聞此。傾體力行。居官制民。志盈儀。其量大者。不借於名山。大刺建。造雄工。小者難佛。寫縱。零星散施。士庶狗慈者。大半亦然。緣心中恃有此種法門。乃是不須存心。不須躬行。不須積累。略能分割。棄棄立地成就。十分便棄。遂散肆行無忌。物不顧害。人不顧則此說也。果誘人慈悲耶。堪人癡忍耶。蓋斷斷乎非傳苦難之言。貪僧慈悲。修以捐貲。托言傳力。廣大如斯耳。非但吾處之兼王綱之威。而亦傳門之脫也。仁若無所。而愛智者。不待闕而明。向本誤信之。竟幸且爾斯而轉。

學言詳記

戒貪癡。形骸皆幻。何況至半。自五代時主。不識佛法。謬聽愚僧。尊崇形迹。巍嶽其居。金碧其輝。延及季世。日新月盛。還費天康大經人力。剝骨造殿。塗血成。佛而悅此。貪癡甚。我恐諸佛。慈光慈劍。爾後僧眾。因蠶康遺本。非佛心。僧自依佛。眾愚無福。又依眾僧。依惟以好。佛本無好。取所歷惡。奉依諸佛。自作癡迷。得弄天人。試觀武墨。依佛最致。便宇盛。歷古今無匹。事聲顯。福佛如何。梁武愚惑。寬同事異。現受亂。空遺。名求福。隨去。消災。災至。夜天下力。依佛不靈。若采信佛。實人恤民。富人濟脫。慈人救民。信心空迷。

只行現在莫愁來休詢過去

得狗萬物失天地心平等人物昧天地性保合太和惟人能事人能既盡鳥投咸若佛教慈悲單說好生勸止妄殺多茹落素破弊害性豈非正道如何未教大憐佛言賤視人類夷之鳥投甚至投座飼虎剖肉喂鷹反欲置人居禽獸下成混淆見戕顛倒見遂同衆生脫身率佛燃指供燈跳爐誦佛種種殘賊云報佛恩佛性大悲憐愍孰甚依佛佛德豈非大哀種之孝子欲報親恩先悻親心是成何孝

試說五祖設叢林以恤老病不亦善乎助養濟院所不

及也曰養濟以健周病以壯周老以民養民今釋氏能以僧養僧乎其健壯者且不農不工坐食而用皆以民養僧也又名爲僧憫其實利之勸老病僧衆必募蓄私財投納寺主方得收入叢林是吾民又代使養老病耳五祖特以救彼法之窮而相尋至今達大爲民生之病必也壯健之僧皆緣南畝而果善自食其力以有餘周恤其貧則吾無惡焉爾

叢林乃大養濟院之說其旨近於仁實不察於義養濟院周助不堪作勞之病民叢林供奉不肯服勞之游民一反矣養濟院量給菽粟僅令免死離其屑之費

林堂宇服食精潔華侈其皆意坐禪結草啗嗟待從養尊處優遠起惡業之勸二及矣養濟院必老者病者乃得入其數可限且蓋無消容叢林甚有限制一切能募釋能游離之僧則輒緣歸之耳農家勞瘁所生幾何而堪此無限安享之人三反矣是皆養類而憐殊又事近而義爭者也故大養濟院之說不過借仁政之名隱爲僧衆離道助隱豈說仁心所繫而昧者又爲宗信而推行民可哀哉

禪伯定而松講師解而觀教門清而理

出世之學不肯出山青出山者世儻猶在也况磨朱門

占城市倚樓越爭勝氣托名度世者乎經世之學不必入山必入山者未知用功實地也况淡天倫脫方外壯嗜慾喜林鋒茫無用力者乎陽明先生云未問其禪不禪先問其是不愚愚則云未問其是不是先問其真不真出世之意真意自了矣何厭出而害世經世之意其必修而自歸何患其終無益於世

問二氏暗助王經果哀何處曰佛仙大意勸言禍得禍淫

佛法盛行皆乘亂檀之世從來人相食之禍必在虛無大穢之日如佛隱無見信於石趙鳩摩羅什見信於

姚秦二僧者。皆彼所謂大慧人也。手居樂其供奉。有
慈則摩手無爲。與此榮寵之俗。夫何異乎。達摩聞風
而摩。機緣弗契。面壁長逝。智矣。真彼之得道人矣。彼
佛之於中國也。治則不行也。亂則豈惟不彼救而已
耶。

佛學莫深於達摩。玄學莫妙於希夷。希夷不肯用世。達
摩若用世。其作爲猶王猛之治秦乎。大抵禪學近猶
而不近王。曲謗顯衆。近於權處。機釋犀利。近於捷取。
必世則彼所不欲。俾俾則彼所不能。

釋氏用力之始。原與天下相顧。雖其學果成。終不足以
治天下。古今名僧。無贊治者。自石勒姚萇以來。累代

尊宿。遇世王敬信者不少。從無感格君心之道。亦彼
未見有匡世救民之才。豈其秘之實不能也。惟姚廣
孝爲軍師。徽貌戎裝。不戴冠。迨自是雄飛之夫。偶落
在和尚中耳。且功能遠出青田下。若列之古豪傑之
林。未足當末坐。何奇之有。
凡學只觀習其教者。得力如何。流弊如何。又觀其教之
行於當時。民生苦樂如何。治亂如何。萬萬不能達矣。
老子之學。善用其清淨。則爲漢文。蓋分可以小治。不
善用之。則晉末大亂。佛氏之學。自姚石樂唐。凡在信

摩。未有不夫大亂滅亡者也。所謂其君用之。則安實真
學。教是佛家家手處。

神僧能定饑渴。能入水火。制遇神。能伏毒龍。猛獸。龍一

身有餘。使之救家國。天下則立困矣。此其末也。雖不

足辨。然惟其末發於自便。故其末無以濟人。

身之生死。可以一風。親之生死。必不一視。宜異而異。所

以爲聖人。彼無生則同之。故親遠不念。親亡不悲。本

滅而倫倫俱滅。此其爲大亂之遇也。我所有者。人皆

可有。我所有無者。人皆不可無。宜合而合。所以爲聖人。彼

出家則分之。故嫁娶亦聽人。葷酒亦聽人。我潔而人

人不。不必同潔。此其爲獨善之術也。

或問地獄有無。何故不可以言見。曰。言善言惡。皆非善

惡也。善惡不爲言者。有也。言有言無。皆非有無也。有

無不爲聞者。信也。凡物處其中者。不見出其外者。乃

見日。狗飲日。尤人。日遊於地獄內矣。夫安得而知之。

日爲善。日反躬。日超於地獄外矣。火當自識耳。

問善惡之因。條遇善惡之果。何得長存。曰。譬如觀酒。未

奉初出。美則竟爽。取則竟酸。譬如作井。初墮之日。晴

曝則芳。泥曬則臭。藏貯既久。芳臭終存。問善惡之因。

有未被於物者。亦當爲果否。曰。香稻鳩羽。貝壽成性。

遠彼在塗。未飽腹。廬空山。康羽。未至。殺物。能養。離殺。彼身。備具。穀。遺。雀。啄。鳩。處。山。童。善。惡。生。心。亦。如。職。婦。故。或。餘。風。動。世。或。空。言。流。禍。惟。古。何。踪。吠。聲。何。影。非。親。交。涉。過。相。感。觸。凡。有。其。因。靡。不。成。果。因果。解。口。誦。心。維。兩。兩。相。應。故。名。日。念。不。宜。日。誦。行。事。延。守。亦。在。其。中。是。為。念。佛。緣。何。過。子。專。侍。口。舌。頻。稱。佛。彼。吾。善。何。增。吾。惡。何。減。謂。佛。不。聞。須。稱。何。意。佛。能。若。聞。譬。如。君。親。譬。如。師。哲。不。盡。朝。職。日。呼。帝。王。吾。君。聞。之。豈。不。斥。怒。不。盡。孝。思。日。呼。二。人。父。母。雖。慈。亦。起。氣。哲。不。循。教。訓。日。呼。聖。賢。聖。賢。聞。之。知。為。盡。罔。若。欲。念。佛。先。

念字

念二十字

念

識念字。離心無身。離身無口。念佛解。小曰幻術。大曰神通。德是役氣之法。天下形迹不同。皆氣所為。本自千變萬化。但任其自然。則時至乃發。隨位而見耳。神通能伸縮其時。備改奪其地。像使人驚炫。然不通耳目之玩。或自救一身。若夫一方疾病。老見神通。能致康寧。千里餘荒。未聞神通。能祛旱潦。濟世干戈。未有神通。能誅盜賊。究竟何神不迹。何通不窮。神通解。乞食募緣。本是志相。然是立法。大慈宣。礙。人人不耕。誰舍僧食。人人不織。誰舍僧衣。其纖縵也。賢情放利。費。

名勸善。方且為已過。華。風云。代人獲福。每見。慳夫。刻子。逐事。皆怪。作備。事。備。像。慨。待。人。皆。刻。過。和。尚。背。肩。旋。只是。為。彼。所。給。謂。崇。佛。飯。僧。功。德。獨。茂。豈。思。斯。人。之。徒。總是。天。生。凡。在。窮。困。同。可。憐。偶。豈。緣。割。割。去。髮。飯。之。便。有。陰。功。一。切。在。俗。窮。民。濟。之。便。無。福。報。天。若。作。此。分。別。豈。為。大。生。廣。生。獨。若。作。此。分。別。何。術。我。相。人。相。萬。分。無。謂。舉。世。長。迷。仁。者。一。體。萬。物。縱。不。以。異。舉。而。恐。外。之。豈。至。以。吾。民。而。反。疎。之。也。又。如。世。俗。入。會。放。生。病。類。齊。立。恩。及。蟲。魚。不。慈。同。類。推。其。受。病。况。殊。根。彼。止。不。思。類。創。輕。重。今。乃。其。計。取。此。與。彼。曾。

念字

念二十字

念

有為善而容。算計者乎。惟是利心。深人膏肓。若能逆推。依然成順。心願是利。事逆笑利。飯僧解。萬曆間。利道人。瑪寶者。自大西國來。故搆其天主教。觀其大旨。即上帝也。然畫像而拜。以崇禮形象為事。而不知存心養性之機。遠不及佛。然最頻佛。以其致尊天。而佛尊已早。天故也。道人類慈殊。過華言。讀華書。頗有著是。又多巧笑。奇士之好奇者。多奉之。尋上其奇。舉於朝。神宗命所司收貯。而無他。財實道。人尋卒。其徒以千計。或離傳習其器。其而類慈萬之迹也。然士夫間。服習之者不衰。佛在天竺。猶同孔之。

在中華。天主教之在大西。亦猶佛教在天竺。彼以自
至其國教爲未快也。覺氏求於東漢。此教又猝入於
今。嗚呼。無亦乘運而至者乎。

佛。西方聖人。天主教之精者。不過西方之巧人耳。然其
遠來之意。則一也。漢明帝爲中華至。求異教於外夷。
求者多事。達摩生長海外。慕中國而乘遊。乘者多事。
使夫子真浮海。其居九夷。則聖人亦多事矣。惟合德
於天地者。安土敦乎仁。

補遺 王十則

學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

如如舉世習邪。其覺不安於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

聖教門。操總到入倫上用。放勳五倫。至誠大經。已自
提出。餘如伊尹言覺。是覺於人倫。孟子言著察。是著
察於人倫。若集義若克己。若無我。若萬物一體。總在
人倫上做。父子兄弟之間。又是人倫起處。

語云。莫逢故人。爲其知我之淺深也。然故人與我難會
有時。士三日不見。晤目相待。彼安能盡知我哉。夫惟
骨肉親黨。將身相與。斯須不去。言出行發。字信爲難。
故風火之象。曰有物有恒。蓋非僅操之言行而已。

若只粗粗看見皮膚。事事物物。各一頭面。永無貫通之
日。非病在不能徧物。病在不能物義也。惟窮思入微
於一處。二處。研得透。便可貫通。

易以道陰陽。夫子大槩皆歸之人事。陰陽者。道體也。人
事所以體道也。他經始終語本體者。惟中庸一書。天
命天載是矣。然天命始之。而真獨終之。天載終之。而
內省始之。道體可徒見乎。顏子卓爾。亦得於博約端
才之搜。

正心功夫。要在誠意。致知功夫。直在格物。別無事矣。自
修身以下。則不必然。心正身自會修。然須正衣冠。專

學何所效。以後覺效先覺也。覺無滅時。故學脉無斷時。

如如舉世習邪。其覺不安於邪處。即是學脉。一呼便

瞻視身修。家自會齊。然須有動作威德之則。家齊矣。
國自相親。而治。然須有政教號令之文。國治矣。天下
自風動而平。然須有禮樂征伐之用。一節有一節功
夫。方是格物。格物本是功夫。起手然所以于天下。亦
在格物之中。物物與我關心。事事是知做出。故曰。一
是皆以修身爲本。

慮非苦苦搜索。只是加一番詳審。不敢率意應酬。如此
方能於目前所值事理。十分盡善。無一事不歸至善。
便統體皆至善矣。總之定靜安略有節奏。無功夫。
夫全在慮處。蓋大段妥貼之後。又須磨境致精。知止

是平昔大主意。處是隨事隨物。斟酌精微。

誠意誠身。總是一誠。但意可以分合言。身須統體無偏。如念念俱誠。與好惡一人一事而誠。皆可謂之誠意。若反諸身而於萬物皆備之體。微有虧欠。未得謂之誠身。誠意如仁。誠身如聖。盡仁之分量者。乃至人。盡誠意之分量者。乃誠身也。誠身之功。從格物而入。以成物爲竟。

自謙不以利名爲喻。以好色喻。利或奉妻妾。周窮乏。雖均動於欲。猶有爲人時也。名或歸所尊。破所親。雖善用之以理。猶有爲人時也。爲人之心。獨至好色而絕。

思以疑爲體。通其用也。如思一事。必心專聚於此事。然後端委無不迴。若復雜以他事。或散漫而不疑。則於此事亦塞矣。洪範以思屬土。土翁然後能生。蔡傳主迴。但見思之用。

義貼利。知貼貞。都近於反。然利者順適。義者得宜。事得其宜。則人心順適。宜與順。豈可謂二乎。聖人因見人。以自私爲利。特指出利物足以和義。就利中分出公私二途。若公則便是義。無二物也。貞者正而固。智者活潑流行。然智者之動與樂。皆收歛在內。如隆冬樹木。花葉落盡。其生意乃充滿於根幹之中。此智貞相

配之義。

孟子告滕文公。強爲善。凡勉強俱與安對。獨此處勉強。最出於本心之安。雖使事勢拘束。人情阻撓。只是一意爲善。決不放倒。決不退轉。此有國有家者立命功夫。與天壽不取同理。

凡人於無事時。不能無思。是其心從未嘗靜。無係着。無愧作。蕩蕩然一絲不掛。爲正務而經營。猶是繫着。程伯子見大木。輒起計度之心。況營私乎。或起念涉私。或簡點偶漏。總是愧作。況已形於事。與有心放犯者乎。若就空守寂。於天下國家沒不理會。又非

所以爲一絲不掛。

惟學可使人增其所不能。又可使人忘其所能。雖凡愚也。滿情耽嗜。至深也。覺衰亦不得不退。雖聖仁也。行道釋民。至切也。覺衰亦不得不休。即如堯光之

間。昔有令無。迥然自異。雖欲忘衰。胡可得也。惟於爲學。則不知老之將至。時時憤。時時樂。光景日逐增新。無絲得自見其衰邁。此所謂冥升。

讀書有得。與力行者異。力行所得。性根於心。知解所得。光景意像耳矣。是物也。死之日。可得而用乎。泰然無味者。湛然惺惺。惺惺者真。真者定而長存。樊然多索

者森然多知。多如者假。假者與氣俱亂而俱散。

善者心所安樂而已。使爲善必禍。中人以下亦復何倦。

所貴乎樂善不倦者。正爲天人有不應時。卽如天爵。

修而人爵不從。樂則長在。已上十八條功夫

人從天而百物鬼神靡不從人。以是驗人之最貴也。人

主乎百物鬼神矣。而皆受命於心。惟心自命。以是見

心卽天也。

樂不屬七情。而文公云。喜怒哀樂情也。此對哀之樂。着

於事者也。如朋來而樂。須待其來。閔冉諸賢侍側而

樂。須當其侍。未來未侍。樂未發也。至云好不。不如樂疏。

水陋巷之樂。反身之樂。俯仰天人之樂。時時常在。豈

復有發不發之分哉。樂本不可以情言。有時可以情

言者。樂之用。已上二條原本

問三日齋七日戒。因交鬼神而暫設。佛氏長齋長戒。似

其所作功夫。反無間斷。曰。人須有特變時。如變色而

作過之。必趨迅雷風烈。必變。皆是也。且如朝替晚羹

羹齋果。君在殿階如也。對君親自合如此。若君假不

在前。亦齋果。亦殿階。此時既無謂。而對君親時。反無

加敬謹之意。豈時中之道耶。故當祭則特爲齋戒。所

以致率敬於神明也。易云。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所謂齋戒。正是平居無間斷功夫。但重在洗心

與著齋戒色相者又不同耳。

學者望慾之方。仍於循理得力。於夫子之言惡不仁者

見之。論親者過惡之苦。不如進善之樂。於虞舜之烝

烝。又不格。烝見之。君心不仁。可格也。親心不慈。不

格也。不仁者汎而不仁於天下。我故可以格之。不慈

者不慈於我。則有共爲子職。以感之而已矣。感與格

其爲義或同。或異。非深體貼於人我之間。不能知也。

聖人能穆運然而聖。人之生不生。亦運也。生而用不用

亦運也。身雖於運。心宰乎運。用則文經武緯在天下

不用則金口木舌在萬世。

衆人競於地。雖着通於天。寄地者形也。樂天者心也。自

氓庶尺寸之宅壤。以及英雄所爭華夷之界限。莫非

地也。得朱榮。必斤斤焉。舜禹有天下。仲尼無尺地。

則一而已矣。視此身爲形而下之器。其所求於天下

必形器也。踐形惟肖。莫非形而上之道矣。而於天下

又何他見焉。

趨時之意。其猶徙義乎。窮則變。窮者變之因也。通則久

通者變之功也。純見則從衆。因時之所善。從乃趨矣。

拜上則達衆。趨時之所不善。違乃趨矣。推此則時所

變之以寬時淫變之以貞時情彼之以數皆所謂趨也。若與之俱苛俱淫則是竊而不變。同流俗而合污世也。時豈流俗污世之謂而趨豈舍之同之之意哉。聖人以變爲趨。後人顧以不變爲趨。甚矣其戾也。行止猶豫。非析義不精。卽觀事不徹。公山佛肸欲往不往。豈亦猶豫乎。吾道既大。彼意足嘉。聞召時。特取其嚮慕之誠。有可感化之理。故不示拒絕。想當日接遇來使。禮意從容。見者遂以爲政往也。其實不往之志。夫子早定於胸中。豈待再計而決。亦豈因人言而變哉。子路正直。謂叛臣豈可與作緣。必閉門不納。方快

其意耳。

韓昌黎有大功於斯文。始尊孟子。始斥佛。此兩大事。皆無所承襲。創心創眼。創口而爲之。前掃八代之狂風。後啓宋儒之昌言。可謂無待而與者矣。惜其斥佛也。見之未精。處之未盡。惟文中子之告程元者。最精且盡。其論佛。則云。西方聖人。不可適中國。論三教。則云。政惡多門。論及於廢之。則云。非爾所及。夫西方不適於中。則宜廢教。門不可以多。則宜廢。然而不輕許其廢者。蓋必得其道而後可廢。必待其人而後能廢之也。簡簡教誨。含菁無遺。其天資之高。心眼之潤。孟子

以後一人

後世人臣事二姓。則爲不忠。古人每就列國之聘。樂毅在戰國。孰知臣誼。去燕仕趙。而尚論者莫之非。豈君臣大義。古今異耶。曰。此封建遺風也。諸侯同姓異姓。各君其國。實皆天子之太臣也。仕於列國者。共事一天子也。雖更迭而仕。未嘗事二姓也。故有出疆戴費之說焉。有服舊君之禮焉。皆從封建來也。後世封建法廢。天子而外。無列國之君矣。其有之。則如漢之南粵。晉之五胡。唐之藩鎮。割據宋之遼。若西夏。非變夷則僭竊之臣。與讎敵之國也。去本朝而事之。是背天

子也。故不可更仕。禮以義起。義與時遷。

酬對應變。無窮不測。只爲識得一處。凡事曲折甚多。子言未必說得盡。然每事必有一綱領。決然一句說得盡。此綱領便是物物一太極。然苟不識往。豈能逐事逐物。推求出此綱領來。性便是統體一太極。後人謂此等腐語。於經世何干。卻從事事物物。子討萬究。已私不彼。何以推徹人情。人情不合。何以經理事變。此盡壞之所以難振。而功烈之所以終早也。凡設施謀求。宜各就此事。推至本原。拯濟時艱之中。而有浮沃主心之用。視專修支節。塞埽漏者。慮深而功

全。此經世實學也。若一權抹殺此事。況以大本大原爲言。如國用不足。而曰絕口不言財。強敵壓境。而曰其具不在兵。豈內本修文之本意耶。無論聽者見爲不合時宜。而我自反經世之學。進言之幾。實亦迂應而少當矣。獨不曰所以生財。所以治兵者。自有這子。惟各就職業中。一一講求措置。合於正義。和於人情。隨事以盡理。隨末以務本。夫然謂之一貫。

內外相應。旁無掣肘之人。則功必成。蓋何難信。遇之上也。外得自專。而內莫之應。則功垂成而壞。或且得禍焉。白起。岳飛之徒是也。內有應矣。有兼制其權於外。

者。此則視我作用。能如李文饒楊岳涂王文成。則事亦可爲。然其成敗。非有一定之理也。內既無應。外復不得自專。此必不可爲之時。君子直卷而懷之。若沾沾自負。冀得一誠。非伴進則冥行而已矣。且君心相道事權。昭昭在目也。而皆不能料。斯其人。又獨能料敵者哉。

吾見賢士大夫。不懷私。不任詐。而不知人不解事者多矣。古人言至誠。因誠有不至者。言大公。因公有不長者。誠不至。未必能明。公不大。未必生明。孟子而下。惟孔明元公明道。庶幾於大公至誠。而聰明唐智具體。

識

忠信之士。不能好學。固有誠於好惡。而未必悉實於理者。謂之妄。不可止。因其所見之偏。謂之誠。未可亦近於所存之條。縣門門獨生之功多。而少讀書。少足人。少商量問辨。少諸練事體。一旦出當大任。關於時務。雖忠言極諫。而不足以感動主心。雖切切民艱。而不知所從事。雖留意人才。而不知誰賢誰不肖。有心無術。良可惜也。

微軀之外。病癰不覺覺。而仁人於事世成覺之。覺所忘者。仁之靈也。則殺飢餓之痛苦。凡人甚畏。而龍逢比

干孤竹子不覺也。忘所覺者。仁不且愈靈與。至奔純忠。不獲其身。彼其心。皆有所止也。

邵禹子二十人。曾教之孝謹。不令習恢奇大畧也。哲哉。天下漸平。奇偉側儻無用。傳以孝謹。見彼牧民佐治。而保功長世。在其中矣。好奇謀。使子孫飲聞而慕效。則日思見奇。奇無所見。或詭而爲逆。房道愛之。覆宗亦玄齡之素訓。未如禹與。已上十五條。案用。

帝說之始於秦也。後世不能改也。善惡異議。非有德不宗。宗之濫於東漢而萌於唐也。後有聖王。不容不改也。凡稱某帝諡也。某宗廟號也。應就褒崇。而惡諡不

者。爲使。使。者。知。戒。心。乎。

時爲人授也。歲首爲人辨。不爲天地辨也。一日之時。妨於子。而人之興作也。必以日出。夜之子也。晏息。靜守其微陽。至寅卯而用之。其力不置。使於夜分擾機興事。非第違時少功。至日出而早衰矣。故建子切實。建寅不妨。子人非建不辨也。天時自辨。不因所建也。足食先飽民也。今動議加賦。饑其民面。兵未嘗飽也。生與聚反矣。足兵。將在兵中也。今動議增兵。將在兵外也。見兵忌將矣。已上三條皆道

游民有數種。不必有者。僧道也。宜有面宜限其數。變其

用者優伶也。不可無而不可不制。弄胥皂衙役也。不可有者。娼家頑童棍徒也。已上一條政事

物禁太盛。惟盛德之至者。則無物盛之嫌。其貯福之器。

恒餘於福也。下此則貴日增其德。營諸粟充。觀有善

以易之。酒盈斗有后。以繼之。雖盛可無害矣。

同爲善事。何故微名微福。即不成善。善是一團潔淨和

平。朴誠懇惻的意思。只想那求名求福之人。其作好

事時。有多少觀競。連便不潔淨。有多少勞擾處。便不

和平。有多少算計報歲。修飾饌面處。便機巧不朴誠。

浮游不懇惻。這圖意思。安可謂善。況到那不見報應

時。又會漸淡下去。幾何面不與惡同歸。

成心初起。未是私心。當時實以爲善。實以爲不善也。久之而覆護苛求之心起焉。則私矣。處其病根。亦爲初見。永真故昏者。以愛憎爲是非。昏明無者是。非潛移於愛憎。

成心之去難矣哉。所親得失。皆不復能中。非必愛之憎之也。力除愛憎。設虛衷。而成心隱隱據其中。而主之名根於氣。是故心根於氣。則羨名若珍。求饒心。則視名若浮雲。

果有意乎學道愛人。天下共此一事。人生止此一事。何

局面之可論。亦何暇留心於局面。方人猶爲子貢之病。況非方人乎。或說患不知人。亦學問內事。然此在知上用力。不在人上用力。我心一分虛公。我眼一分清亮。舍此而分別局面。內不爲輔仁。外不爲安百姓。營私則似唐末之樹黨。不營私。亦似汝南之月旦評。人但切實自爲身心。一切世味世局。自然漸輕漸淡。能釋異己之疑忌。而起其尊慕道嚮之心。此專心於學。脈而有救於世局者也。學問之功。專爲掃除私心。客氣。近年依傍局面者。乃取私心客氣爲丰采作用之根。宗自誤誤人。誤蒼生。誤國事。使異己者得藉口。

實此義前人之餘聲。而自棄其實功者也。故但指攻我者爲邪。我之正果安在。必也從君民立心。不從官爵起見。爲修身勤政。不爲浮談曠官。我實錄於義路禮門。而人亦無所容其攻爾。上七條人情

極視禍福其一。又齊典考終爲二禍。而凶短折以一極對之。則極視福且羸二矣。顏真卿八十死於賊。壽固未必考終。天無不凶。故合爲一也。善常一。惡常二。中則有過不及。正直則有剛柔。攸好德則有暴弱。以二配一。亦其常理。惟憂實羸而無對。福陽故奇。極陰故偶。攸好德實羸。藏樂於其中。君子有善可樂。不必復

言樂。小人有剛柔之惡。斯有剛柔之憂。本以快其嗜慾。而反生成威。既成惡。又滋憂。欲不二之。不可得也。君子作善而樂。與本心合。合則一。故爲一福。小人作不善而憂。與本心反。反則二。故爲二極。此立教之旨也。

武王封祿父。其有不得已者乎。不然。微子之賢。守殷祭。壽殷祀已不絕矣。何不委祿父於微子乎。祿父因之。遂得爲亂。受惡浮於桀。而夫子於揚無聚。辭部武之。嗟服事之稱。豈不微乎哉。上二條無辨

釋氏有所謂他心通。頗與先覺相似。但先覺有妙在不

覺。他心逆則不能不通。所以有異。且如詐與不信。固有非常覺之時。如象偶喜。舜便真喜。故使他心通。豈不立刻燭破其偽。縱使燭破不言。亦所以待他人。非所以待第。謂覺第之欺者是耶。謂不覺第之欺者是耶。至誠故中庸。般若必奇時。

人參天地之中。佛故言人出天地之表。其於兩間事理。直吐棄不用。而兩間亦無所用之也。聖人乘陰陽而合無極。彼欲獨遊無極而處陰陽。上二條習術

虎項下金鈴。繫者能解之。玉璫環乃一玉所成。原不可解。惟有擊碎耳。命所疑。非知爲二事也。然或究竟與二事相類。未可知也。存贊明師。兼以俟悟。

天固無後外耶。有天之外。而人居天之內。事不可知耶。天下之不聞不見。而以理知之者亦多矣。昔伊川問堯夫。天地安在何處。堯夫爲極論六合之外。伊川嘆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及此。惜乎周邵之語不傳。然伊川嘆其弘廓。不以爲非。則是天果有外。天之外果可知。而世特無周邵其人與。無外惟天。天復何外。以爲有窮。窮於何所。以爲無窮。何謂無窮。反而體吾心。則知天矣。出入無時。知陰陽無

始莫知其然。則天之外固無可思議也。如其不可思議之謂知天耶。

夫子不語怪神。程子每語怪神事。只籠統以一理字斷之。佛教大昌。世運不同。不得不語。亦不得不如此語。便使夫子生於後世。各人示人恐更有明。如云帝即理也。天即理也。未嘗不是。然在帝左右。可云在理左右。否亦出乎靈。可云理出乎靈。否。梁溪子極崇程朱。每至說鬼神處。微有同異。殆其說未底於極。便未合心之同然耶。

鬼神之事實多奇幻。惑人而語。往往有之。蓋迷塞本人

之靈。因侵入其臟腑血氣中。借以爲用。及既惑。則鬼自散去。而本人之識神後清。不通迷醒之間。非識是出本人之識神。而奪之爲已有也。至奪舍投胎之說。則事理難通。嬰兒在腹。其初結胎。原永有知覺。說月後五官五臟漸具。如覺乃生。本靈與形自是一物。何從奪其本宅。而投以他靈乎。鬼惡人。是一時暫借也。鬼若人胎。是一生永借也。萬物皆稟氣於十二支。鬼之外。屬子者尚多。牛之外。受丑者非一也。於所切者各取一焉。然十二物。亦有不遍生於五方者。如齊魯以北多無蛇。豈識已火之氣。

不行於北地耶。

目前事委有難曉者。如坐暗室有光。衣紵縑衣。臨臥解之手漸處火屋。進出此皆易曉耳。室中必久生。乃見光。縑衣必服之於裏。又暗日乃有火屋。即其理也。惟所謂印綬開花。頗可異。崇禎庚辰孟夏。宿朝秀點香牙牌。垂簾忽聞花室內無一點風。其線於空中四圍自舉。難有物張之者。宜如繩。圓平如盤如鏡。少頃漸欽。班後尚携視。得執之。凡忽復開如初。頃之乃後欽。衆相顧笑。是歲南歸無他。或逐凡此皆見神便至。睦其和氣。或福大德大之人。故憑依之也。而兩者又皆

非糸分。香格此物。携未了。存之以侵詩益。

孔子自知死期。邵子亦知之。管郭亦知之。至於丁謂亦知之。其如同子。程伯子志將淑世著書。而皆未及。是不自知其將死也。乃至凡人逐逐一生者。皆不自知其不知同乎。

丁謂那識識。至老不獲。臨死乃湛然不亂。以爲偶然耶。死生之際。非說偶然者。以爲有所見耶。斯人也。而何見。於是有持極極之說者。氣勝物。稟賦耶。賦質既清明。乃爾何平生所爲。無一善狀。皓之風。覆夜氣不見以存。乃焉存於臨死之嘗耶。若更出於此。則是輪

題之說。儒者所不曉。而佛氏曉之。聖人度大光明。果不及佛也。

惡人臨死。本心盡見。所以變相無端。總是一念不安所造。有種至愚至昏之人。生平爲惡。從無不安處。臨死亦不悔。此當如何。反不游魂爲變耶。

太極不與陰陽借混。聖人之心。一太極也。此善混沌後。兼堯文孔之靈何存。意者上帝左右。固有至清至虛一片境界。當陰陽淆亂而自如者乎。原無混沌。群聖之說會焉。再開再闢。復當出現耶。不然。任是大聖。只在一混沌中。撐持靈同於陰陽。而不能伴太極耶。以

人之靈。以學之覺。六合以外。混沌前後。亦需討個明白否。

郊與明堂。意義如何。導稷配天於郊。宗配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稷則配天之形體。文王則配天之主宰。又

何說。
橫渠言聖人道無進退。無進退也。渠無道欺。從心之域。進於耳順。設孔子六十而終。將以爲靈於耳原也。然則加至八十。未知云何。壽仲堯舜。又當云何。若日學者不必揣度神聖事。則凡講學者。講希聖希天。講無聲無臭。皆身所未能至。心所未備見也。又何不以猶

度爲嫌。又何不以爲高進而姑置。

禹之學。莫大於九疇。繫辭云。天垂原。聖人則之。與河圖並顯。與庖犧並傳。而禹備夏書。曾無一語及之。體洪範。此學其不行乎。天錫之而聖秘之。何也。意夏書中必有事言洛書數一篇。殆於秦而伏生輩不能盡耶。不然。其本篇或不能如王訪箕對之詳且善也。故刪之。夏而存之。周乎。

六三拂順貞。此程傳句也。言拂於順之正道。則凶也。朱總以爲翹正亦凶。夫既拂順矣。又何正。正又安有凶者。大過之上六。凶。無咎。程佛以爲小人過歸。禍由自

取。無所歸咎。未義則云。殺身成仁。以才順不能濟。故凶。然於義爲無咎。夫堯舜比子周虛之倫。於事何濟。然豈才弱當耶。陰柔者而需殺身成仁耶。凡言凶。所以爲戒。殺身成仁。聖人堂肯言凶。此二條皆程傳之

理。爲長而貞凶分能。以貞字聯上。撐原爲句。訪復及詞。未見有此文法。易言無咎。皆自處合義之謂。傳因上有凶字。以無所歸咎爲傳。亦創起無何。今欲折衷至當。將何說之復。

喜怒哀樂一情也。綱綱體貼。似各有不同處。可怒在四凶而怒之。身心何與焉。喜亦類此矣。父母有疾而憂。

疾愈而樂。死而哀。諱亦曰可憂。可樂。可哀。在父母而已。子心何與則可乎。且至恕之事。不過現前處分既定。卽已置去。居喪必以三年不能忘也。此又不同也。夫子又曰。是吾憂也。則憂道之心。亦不能忘。似不可與喜怒之在物者同論。然耶否耶。強之爲同。則不安。果以爲異。奈何一情而有異耶。

食而不知其味。縣於心不在焉。三月不知肉味。子心在於何所。

心無二用。左手畫方。右手畫圓。不能兩成。是其明驗。劉穆之五官並舉。梁昭明一目十行。皆史有據傳耳。吾

集字全書

卷二十

學言解

四十一

獨惟曾點鼓瑟。三千之視。一入聽。聖容微嘖。明見無遺耳。目交用不妨手指。大是異事。後世訖無疑其故者何哉。

禮樂不可漸須去身。道不可須臾離。要見須是何物。著漸字在上。史字在下。畢竟何故。

集序或寄序

道乎天生焉民之意則世無棄物學無遺餘五穀五莖五助五和咸用之療瘵溫良寒熱以平咸用之療瘵然而農軒之世五五未備群黎亦被瘵而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天札自雷火遺天澤而豐君往與情淫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日生事日起故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往物而後有救治之道一焉而已矣往薛有未及我人言之來者有言抑農我人所能豫焉耶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歸家人以處鄉朝日與之因應乎無窮而吉凶之憂遠

無時而默釋是故振民匡辟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要謂之政一可也道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變各歸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獨說從多而療者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察夫寡與默之所存矣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說正陽樓父自題於雙亭

家藏上全書卷之二十一

家藏序

治句遺稿三十八條

遺稿記二條

父兄實紀

蜀行記

國事說六條

下番人行序

祖塋記

附錄句容縣祠田二宗

更見誌石

翼莊呈

家藏下全書卷之二十二

冠一條

表二十四條

雜訓三十條

附錄一全書卷之二十三

鄉錄序

御史六條

同善會序例十七條

附錄甲三條

附錄乙三條

同善會講錄

乙亥以後賑貸平糶事宜

附錄三全書卷之二十五

庚午慈航春荒事宜十一條

附錄四全書卷之二十六

明發齋偶記五條

先慈墓記三條

竹塋誌石

康寧公義莊遺則

附錄六條

祭四條

治人治法五條

保甲三條

附錄甲三條

附錄乙三條

附錄丙三條

附錄丁三條

附錄戊三條

附錄己三條

附錄庚三條

附錄辛三條

壬午春擬煮粥示款

壬午救荒事宜 七條

冬月種穀法 三條

甲申蠲賑事宜 四條

社倉

乞丐

共舉記

火墾解 二條

葵州太和說

耕牛某牛說

鄉籌五 全書卷之二十七

辛未均役條議 十條

均役別議

一議魁北運 三條

二議魁牛級 二條

辛巳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莘里書區總項首公揭

致劉暇日邑尊公啟

鄉籌六 全書卷之二十八

復田說

三本原

四肯籌

丈田辨

均糧辨

從李陳巷邑事書

附錄 五條

勿查遺羽

勿報大戶 二條

錢收 七條

起舞 二條

庫吏發銀

鄉籌七 全書卷之二十九

清運 七條

慎船迎運 二條

李政 三條

崇瀨寺未會試舉子公呈解 三條

崇瀨庚辰會試外監場告示 三條

獎香俗 六條

僧規 二條

禁烟

通邑風水議 十一條

鄉籌八 全書卷之三十

有調無患議

癸酉秋防温州禦海寇事宜 二條

推明嘉善守禦事宜 二條

伏將

乙亥防流寇事宜 七條

果舒二邑流寇速

偵探流寇情狀 十四條

阿松 五條

清獄

察防 二條

清查 二條

賈聚耕夫

疏源清河五條

上臺寄耳目

掌上錄一全書卷之三十一

掌上錄序

大衆五要

擇治人不遇數職

周孔論處小人

力澤漁括盡治道

特選裁補郡守

掌上錄二全書卷之三十二

證古五十條

掌上錄三全書卷之三十三

證古十二條

掌上錄四全書卷之三十四

師古十三條

奏議一全書卷之三十五

冬至迎陽疏

特開授職疏戊寅

遵行陳言疏己卯

工役

撫按事宜五條

四大事

一持格心之法

養才

足財平亂之要

協將

附平寇五條

明聖從條稿等

再光好生之仁疏

再開授職疏戊寅

再開授職疏己卯

龍正郊期疏己卯

奏進郊期考辦疏己卯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己卯

遵旨詳看再奏疏己卯

奏議二全書卷之三十六

郊期否應十八條

中書科事實纂補

乞休疏辛巳

奏議三全書卷之三十七

應紹陳言疏壬午

附錄聖諭一道

附錄聖諭二道

進聖憲疏壬午

進徐貞明二書疏壬午

附錄屯田御史徐慶臣直刺聖憲再疏疏

奏議四全書卷之三十八

分考一同奏丁丑

分考三同奏丁丑

分考五同奏丁丑

附錄吏部尚書因惟嘉遠有回奏題稿

分關宿案疏壬午

郊期考辦

分旬兩用辦

附錄纂補始末

聖屯並重疏壬午

平寇安邊疏壬午

用人擇本疏壬午

聖憲疏

京東水道考序

分考再同奏丁丑

分考四同奏丁丑

省迎祀

再制分關宿案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奏

詞衍鶴學疏 癸未

附錄李侍御進旨爲賢疏

附錄陳掌科 **疏**

奏議五全書卷之三十九

訪舉賢能疏 甲戌 精擇學臣疏 乙亥

平流定疏 乙亥 奏對語三條

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 以禮節財疏 庚辰

申明將才選坐之法疏 早發轉晉之科疏 庚辰

仰體孝思疏 辛巳 請止齋肅疏 壬午

奏對語一錄

天下全書 **政書序錄**

三疏總略 癸未 請歸還靈疏 癸未

奏請六全書卷之四十

代草小序 理附疏 癸酉

中書科條陳疏掌公疏 庚辰

轉運放荒疏 庚辰 感天靜風疏 庚辰

請特遣官清積案疏 科場事宜題稿 壬午

經筵講義一章 壬午 爲張副院報聞疏 癸未

軫疾施藥疏 癸未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

樂亭政書序錄終

家藏上

家藏序

親之所無不敢飾也其所有不敢忘也雖曰就一家之事非益於世則弗傳也

父兄實親

先公諱于王字伯襄別號頌亭萬曆壬午舉於鄉丙戌成進士授魏令將勸貧弱振鉅豪強若亂法吏無所貸邑舊有戶九十人任供需公悉蠲之亡何以喪歸

而九十人者相率飲贈却之已補授句容句容解授四十八條任之者家大抵被公酌其費以官吏代歲完中人產四十八家他繁授可息者悉汰去司倉以吏歲周而代無所勒索而穀實較賤平其價邑補江早潦易為苗公修治隄防襄助地理甚傳晨夜草大抵除疾苦勸農桑禁淫佚全安愚民而已事詳治句遺蹟中有查蠲稱宗室子欲傳至蠲邑謹追以禮公曰詐也敢棄之則偷穴不悅又以劫敗者也公之守正持重發伏禁棄類此當是時化大行百姓親愛獄訟盡止盜賊遁為良民去之日老少攀車叩

馬千秋萬歲授何時復見吾公祠祀之蓋公沒而聞者涕洟相望也其父老稱為句容良吏徐公九經丁公賓及公三人云蠲是公治最天下尋遷刑傳至車公念少失恃育於祖母丘琬乞南價養得旨改授留工部虞衡司虞書主皇水故車行殿數千公殿斥之授立定留都益重公城工屬公龍江稅并繕公而聞使暨舞者街中皆出見履征誠江張甚公使歎諭於司空不即應公者曰此吾職也善授聞使曰使江稅祖制若安得假今諸於朝若必稅則罷本部稅聞氣奪答微依違公遂論其使業約慎愛不得重假旨禁展憲典從事錯愕弗敢動民賴以安是時中人四出譴商民辱郡縣飛書朝上還補夕遣公一紙彈示俯首聽命因見義憤發亦嘉最典未定先機奪之氣也改南銓曹尋移疾歸而賦母丘不起躬舍飲無憾云丁未始還湖廣機察副使價兵武昌其歲大饑發數千金賑之全活者家所傳皆盡蘇柯陳十二姓者尤武縣阻險不可逆公覓機村官嚴實價實以盡力查發報機廉不長死飲忠矣公願歡諭諸姓以自新諸農歡幸曰此良等更生之辰也月偷繙四十餘人以數應宿磨遺公又為處實善其後

百年益應壽平。御史某用潤澤公區之。御史憲問公於郭文毅公。文毅曰：有爲有守，楚史一人也。乃止。辛卯，考三載績，晉其省舉政。癸丑，遷四川按察使。備兵建昌，時保夷方作，或阻往。公曰：國家有興，臣子當計不反顧，雖力疾其敢矣。身遂行。明年入蜀，詢民類，知夷爲武弁誘殺其子，報讎殺人，遂以反聞。公略有成畫矣。四月，抵潼川，而建昌病有至之者。惟守上川南無人，兩臺留公假攝。公曰：未。詔討夷，苟就內地，耶拂衣東歸，疏謝病乞骸骨，進退皎然。語在蜀行記。乙卯，卽家起福庭候察使。至也，田鹽法水利。詔曰：可。

治制遺稿

序曰：先公方置仕，再爲令治旬，治益精，去之日，邑民陳寅等縣政蹟三十六條，修繕之，余惟旬之事，不與使邑同，則治旬之法，不盡通於治佐邑。然而愛元元，咸胥皂，興利除害，約已豐下，茲其意，則無不通也。咸愛若何而濟，興除若何而相安，豐約若何而適，放其意，則亦無不通也。士之筮仕，令爲身仕者之行，典所學，令爲殺其足以佐親民之用，於百一乎。設善非先人意也，廣善先人意也，原記少丈從潤色之，庶幾行遠，每月放告三期，每期催催數紙，干證代拘，有不到者，方令隊察催喚，卽日問明，輕者釋放，重者取供，當堂面免罪名，有力無力，聽其自認，願恩者卽振和息，併紙免追，各佐領不得受片詞，莊任四年餘，衙從無一人取下鄉者，旣無勾攝，又不久續，申竟理，潘小民大悅，或有倚恃人命，扛屍搶擄，則原被兩正其事，從來續棍打降，悉防確名姓，如其某丈著，按法問後，遺放其餘不悅者，一年後，并其面親皆燕識之，每易名人公庭，公輒笑曰：汝又來，咎之如等，儒風行，民又大異，各上司數十年未了卷宗，其中有勢不誤完者，有吏書務爲騙局者，公還一催出，殺自清查，可完者，劇從歸。

結。離完者。申請監獄。車應交審。詐賣。鼓紀摘案。三月而清。

句邑素稱健訟。又逼近留都。棍徒雜處。都請越訴法司。陷害愚民。被家傾命。公摘莊告者數人。同擬軍往。仍請臺臺朱公杏明法司。樂不辭解。於是奸民計窮。漸以安堵。而京棍縣誣跡騙之局。亦不徒行於茲邑矣。木縣刁棍。往時與南京大猾交通。通有重犯。即解往藏匿。差人難知踪跡。奉厚入稱大猾。或推避不奉。或明言某衙門現有某事干連。奉經歸結。其人不可擬。差人空手回白。莫可誰何。公知此弊沿習已深。非嚴責

典事全書

卷二十一

江

差役所能了。乃往見樞院大京兆。親白之。皆立如公言。嚴定約束。自後縣差持牌至京。如行境內。擒取本縣逃犯。莫敢抗。公於法司提邑民。斷不餐解。而邑民逃匿京邸。則必取之。兩者相須。杜好行法。縣風裁力。量不畏強禦。有大過人者。亦錄其清操。美議。足以感服上臺。故所請必從。所斷必行也。

本縣多窮山僻壤。最易健盜。公嚴行保甲之法。如一家為盜。兩隣不舉。事發一體併究。又於城市鄉村。編數甲長二千一百十六名。互司盤詰。有孝廉不勇。者不許收留潛住。盜賊衰少。又有一等良家子弟。每因賭

徒。賭虛願身。亦令保甲互補糾察。未深不奉。與賭博同罪。此又坊惡於未然者也。故作甲之法行。不惟弭盜。且村俠遊。

各房科書手。向用數十金買實。猶買酒贖方得入門。公至。盡審悉出。經斷書手捧贖侍立。無取出一詞。取供時一字莫敢上下。鐵鑑徵集。華客。又不得那獲。侵越。唐清祖易百姓無求於房科。於是此輩利少而多畏。在內者求退弗獲。在外者求未手無跡。而不願違縣門一尺。其實公於此輩。未嘗作案計求。不過潔白不行。有犯必數而已。衙門少得清吏書一人。民間受幾

許幸靜之深。

皂快一人出名。每舍白役三四人。為縣。凡奉差遣。分投搜捉。又或推人併至一家。往詐酒食銀錢。公逐一查察正身。令各攜小報於腰牌。當堂驗肖。刷印。鄉。懸認。聽用。每奉差至鄉。只許正身一人。其餘腰牌者。百姓即刻扭舉。以白補論。

舖行家屢奉前官禁章。尚有光觀包頭。書。舖。特。貼。使。用。者。公。廉。知。悉。行。痛。革。如。使。客。頭。程。等。項。凡。應。用。乾。物。預。發。故。徒。與。戶。雜。二。房。吏。書。收。買。貯。傾。取。用。時。物。隨。市。價。千。買。衙。內。日。用。米。薪。蔬。菜。皆。現。銀。千。易。有。托。名。

官價者。卽許備杆糧稟重責。自是不動備行之名。始實見其政事。

歲積倉在龍潭。離縣七十里。每正盡縣倉驗米。頭項糧長。飲衆供應酒餼。費一科十。公出禁。毫不許備。自摘酒米菜肉。至倉煮食。省及百金。

條編折包。原點收頭一十七名。便用守領。共費二千餘金。且有以一年之擬。而收支拖累數年者。又小民愚猾不同。愚者不請書算。多致舛訛。措者侵欺官物。事敗問擬。此罔民也。而官亦何利。公盡革之。立八積。說見年糧長中。挨次輪八名直管。止登數目。事完卽聽。

吳正合書

卷二十一 賦役

回家。雖用解籍之數。皆官爲措辦。自是好民無路侵牟。愚民不至官署。而官物亦長足矣。

糧解原有四十八項。一半所費八千餘金。但食是役。罔不傾家。蓋數十年於此矣。公至。集鄉民俞銳等。將盡糧延項編酌。官民對語。宛若友朋。於是盡得其款要。量增水脚。責之官解。盡革民間各解頭。永籍令甲。民樂生焉。

本縣二百一十六里。里有軍匠書年各一名。辛以清理造冊爲名。科索里排稱奏。每里約費二十金。承襲已久。公悉傾之。遣軍匠應解入官收貯。待大造之年。並

於條領內。派數抵縣工食。召人積造。每年。皆四千餘金。惠民。民德。祗好。好不敢怨。又本縣路當孔通。迎送使客。并拖院守門聽事官吏。勢不可缺。舊有義民應役。後以軍匠書手代充。今既裁革。不當勞之。乃議擬曉事坊民二十名。每名年給工金銷六兩。以充前役。明派於民者。龍百二十金。而陰省三十餘倍。公意用是。永壯軍匠書手費錄求復之端。其事防微。不肯徑情。又如此也。

本縣匠役銀三百七十兩。常年另徵另收。收頭既有使費。守挨之苦。貧匠輸納者。又苦於勾追書索。公議將

吳正合書

卷二十一 賦役

人

各圖匠戶應納班銀。於派徵糧銀時。各造多寡。就本圖排年名下。隨糧措徵。革去收頭一役。皆立法簡便。化有事爲無事。久而彌遵。

軍人長解。書於本縣二百一十六里排年內輪差。近者一名。遠者二三名。稽查往勝。四十年未得一遇。且路造者。費至三四十金。公病其不均。又以費有多少。全因路之遠近。非雜用有不同也。乃議今本里之人。管解本里之軍。其徵銷倒號到衛使費。不拘遠近。給銀六兩。每百里。則另給路費三兩。於通縣排年積次。每名出銀五錢。以爲價貼。親徵親給。不委長價。解給之。

穀仍置那美陸。船是勢快。建均。
社倉一十七所。每年於糧長內。食民粟一十出客。房料
不無需索科派。又委官備查倉穀。益增騷擾。公議革
去社長。各就附近處。選誠實老人一。宿營之。每年與
應耗穀若干。准與扣除。民既免社長之役。而公吏亦
今肅。老人無敢虐其間。公家亦別。
預備倉。原編斗級二名。包賠折耗。使胥僕索使用。查盤
時復遭罪。公革去斗級。讓申一考吏。胥僕。准作實
歷。吏願而民悅之。

本縣解役。裁革磨盡。婦併官解。惟神官監等六神。物非
其工全書 卷二一一 家範

輕濟。數亦不少。雖有官典守。至其批文。權銷掛。不
可乏人。特議倉老人一名。代官投批。掣批。年給工食
六兩。費省事濟。益公吏事無不精細。而於役法尤精。
大抵因僱役之意。而善用之。前此邑侯。高賢鴻名者。
非無一二。皆未及大社其弊。至是。句民之困於役者。
極矣。公至。乃悉更張之。豈所謂物極而反。特如有待
者耶。

龍潭水馬驛。離縣七十里。凡上司使客經送。差投前迎。
緣路窮遠。往往遲誤。其未到者。守惟輕旬。泉委苦之。
公念彼地有附近貧民。可以充役。迎送。乃命本驛。

時催募。每月記名報縣。將各正役工食扣除。供應無
誤。而貧民藉以養生。為政善。因有督仲王茂弘之意
焉。

雲亭驛路營孔道。往來至來。馬夫工食。向不依期解給。
又率差人役。需索折乾小馬等項。馬戶苦之。或告退
或迎。公議設本驛一面。上註馬戶姓名。遇有公差
到驛。隨令執牌送驛。殊筆換次點撥。而雖遇其折乾
等弊。工食使李當堂給散。公差奉法。馬戶安業。期接
定規。至今便之。

社藏原積一萬一百五十五石零。俱貧民貸食。還有年
其工全書 卷二一一 家範

矣。名為全追。實念失之。而積為膏。膏索前地。公分別
稽查。其現在陰鑑時等。所欠六千七百七十三石。還
追完納。其地故曹良玉等。所欠三千三百八十二石。
申豁蠲免。民免拖累。而公家亦收還半焉。奉夏之吏。
青黃不接。率便騰刷。公每至時。即將在倉見級六千
餘石。減價驛賣。里十月。仍報歸倉。官無所費。小民盡
彼。級以長新。

追徵折色。向因該併同守糧糧長。結英送比。因驛為好。
將多改少。致拖不完。公每鄉置條折第一批。圖逐甲。
隨其多寡。勻分十限。明征某限前完若干。每月一比。

完者實填博內。不須書役圖報。完及數。徑聽歸農。不
及數者赴比。仍罰一限。復不遵者量責。以故民知勤
懲。故撲不用。俟期完納。

公廩華兌頭。徵收法等。親自鼓准押識。納戶自兌封投。
掌櫃不許粘手。有一人違犯。拘發問徒。仍置納糧一
面。懸於糧運。有指勘者。鳴鑼稟究。自是好弊瘼息。
開倉則祭神。開兌則鼓解。舊制。各園糧長出賣。區頭及
書房。因而科派。糧衙書手門子。亦從而需索。公徑支
官銀。差吏買辦。於是官吏知公實恤。無一人敢
索。遂忽。不煩禁制。積蠹頓消。又舊例。倉夫每斛米五

縣志全書

卷二十一

十一

十石。索斛手米一大斗。其斗三倍於常。及兌完。又索
飯米掃倉米。至赴悉草去。又倉場運近米次。每糧米
一石。給脚夫米一升。半路稍指添錢。公立嚴禁。昇坐
夫頭。更示糧長。照依派定單旗。從前圖至尾。挨次交
兌。倉夫歇家。不許哄誘糧長。買米旗甲先兌。官吏軍
民胥長而仇之。

往時。倉夫但遇納戶上米。每石索磨米一尖升。約有一
升五合。既以自肥。又為斛糧淋宋掃權。公令各糧長
每倉廩門首。畫一灰圈。製布較一條。凡幾戶到彼。將
祿攤墊圈內。兩平交斛。不用磨廩。納戶親手行稟。積

長不得跌斛淋尖。倉夫不許帶手。其白從光棍。亦不
許以把守倉門為名。索要樣米。違者以糧糧倉揚論
罪。衆皆拱服。

本縣廩行經紀。原於潞河秤發官倉。近因射利者。私開
行場。不於倉所平秤。坐勒牙用。以致各商每包扣短
數。儲戶因之擡價。發賣。公廉知。遣人捕獲。重車。書
堂秤驗。責出前情。使潞河發賣舊規。墮舊近定。民係
平買。又深防深水高淳句容。四廳官廩。俱運至本縣
河口。登所大包。轉運各廳發賣。向來混積民房。亦無
識記。三彈廩商。圍省邸價。復越私賣。以致本縣廩歸

縣志全書

卷二十一

十二

阻滯。公議令三經廩堆放官倉。本縣廩餉實民居。及
大包。則深防三十。用防字白印。深水高淳各五十
。用本字黑印。高字藍印。米懸路近。七十五。句字
紅印。分別明白。不得影射混賣。又本縣引糧。產少舊
貴。故民饑。買倉私廩。公請每引加八十。廩近無
滯。私販自止。寬民而貴利官。

本縣自丈量積。小民有墾地為田。辟山為地者。好復每
以蠶絲刁索。公乃清理。約增田一千餘畝。地五百餘
畝。均攤合邑較糧。惟求利民。不欲加稅以表能也。
學官頓地日。公至。即勸吏官飯二百餘兩。辦廩一新。

又本縣原有督學憲院十四席遺才。早來赴考。緣因督撫駐劄。誠考太平。士心不佩。督學京兆合議。經書院改建。公悉心經畫。平買民家基地。充拓改造。應時而就。士既知感。民亦忘勞。又學院按臨考試。搭蓋蓬廡。常年委用非人。頗布渙整。公精擇物價。皆給見銀。置買一竹一木。不以取風。督工者。備極奉法。故工易就。而民不累。真才任事。真心惟民。大抵如此。

句容習俗。三春有燒香。元宵有穿燈。幻妄有無爲之遺。又有婦女遊春。名曰踏青。公嚴出禁約。犯者罪坐夫男。雖豪右不貸。民風遂變。

魏厚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三

舊俗。遇迎春日。勾簪坊鄉戲。暨辦春筵。鳴午。供送紗帳銀符角黍。元宵。巧裝花燈粉團。并諸節令。饒送俱糧里科款百姓。以奉邑大夫。公預示禁絕。士約間有所佩。亦不受。雖金吾不禁之夜。士女寂然。而蒲觴艾虎。僅存遺名。此至惟不好繁華之所感也。公惟風。句民惟草。

吳下風俗。大戶小民。皆勤紡織。獨本縣婦人。嬉怠成俗。布裘皆易於外境。以故日益貧。公多方勸諭。發於至誠。間出署中所織以示式。於是郊邑之間。機杼之聲。札札焉。布衣布食。小民漸足自給矣。蓋風風最難變。

者婦女。而公能使遠邑婦女。變情爲繁。功效切實。思深長。前此奉有也。

茅山香客。邇來遠香者。地規開張肆店。驅逐飯宿。騎夫驢脚。逼逼騎坐。稍不順從。輒聚眾毆辱。乘從搭掠。公嚴行示禁。犯者輕則杖重則從。驅衆廢廳。人知嘉惠。遠人不知乃以善吾民。

收養孤貧王相等。招撫流民趙世昆等。時屬養濟院存問。月米柴薪布疋。俟時給餽。每日。此輩而猶有人織漁其間。或後期致困。人即無可奈何。天亦戮之矣。獨精感公之側勤。而畏公廉明。

魏厚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四

往行之說。以惡好究。公外嚴內慈。心頗裕之。時加存卹。疾則召書診視。冬月特設嚴。以衣絮仁心。益然溢於法外。

禁宰約牛。律有深意。嗜利之徒。屢犯不顧。公痛加懲究。不少姑息。

本縣原有斯善圩五十一處。黃堰圩獨一十六處。屬院等塘一千三十五口。公不憚繁勞。皆輕諸賭。嚴法修濬。令居民照田起夫。修築堅固。雖值早潦。有備無虞。

往時各公館合用器具。從不完備。每於書館及富民借。

用損壞便匿。交還原物時。或需索使用。皆不可言。公議以修理家伙銀。置造本帳桌椅盆桶錫器等項。一切完整。大刊版牘。責令門役典守。公意典守不專。久必損缺。損缺必復償之民間。然但設册精付門役。器具總數。不能昭彰在人耳目。惟判列榜末。上司使客。經過者。觸目了了。知本縣經費用詳。必減飭其群下。而其下視此規制。亦自廢不自之心。庶令典守易於爲力。無日損日缺。復擾民間之慮矣。蓋聞公七歲失侯。危心深慮。自切習成。及居官。修成一事。莫不有德慈術。知令人可思焉。

夷正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五

先公治句時。哀了凡職方以書貽曰。我輩平日辛勞則苦。爲子孫創業者。死來皆用不著。所可待以終日。而釋然無憾。惟此修德行聽之事而已。大觀生來之福有限。積來之福無窮。如令中有福十分。今日受用一分。前而止有大分。又受一分。前而止有八分。隨受隨銷。此衆人聽命於天者也。吾輩當深澤積善餘慶之說。實爲趨吉避凶之事。密修密持。華華方便。則受福一分。便可積福十分矣。先公稱服而身繼之。慈民治事。廉明平恕。遠近稱慕。殆亦聽言取友之助焉。

蜀行記

先公嗜好疊經。得於天性。官職家廉。淡如也。在仕路三十年。從不開一言。出一札求人。是以陞遷必過期。得地必勞且遠。甲寅年六十一矣。赴建昌近任。因部憲重議。一遣兩官。外時惟按院明析事宜。知誤在銓部。勸公赴上川南道。且云。舊例此道兼制建昌積儲。故有建昌行。部憲稍有脫略耳。非一道二官也。其義甚辨可從。而方伯與撫院。皆皆情世情中人。復書不明所以。願皆以權理守遺爲詞。著條萬里之題行。曲爲調護者。公不樂也。堅辭再三。大旨謂建昌勢而危。守道是而安。遺就權落。是避意而就責。舍勢而卽危也。

夷正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六

自便其身。豈臣說哉。況監司何官。紀經所存。豈敢權理。若特題改。則助經旬月。羈寓旅館。節施委頓。體統之謂何。所以始焉遠赴。不敢畏難。今焉還歸。康幾知耻。視觸就列。拙性不能。又上益出揭。意皆經此。以外臺論銓曹。數十卒來未有也。遂東還。是時吏垣解公經雅。兵垣張公銓。皆重公直公。統糾銓曹之衆。當事者上書請罪。而意益以不釋。履公疏致仕。公怡然聞歲。便有四川劉公者。新入銓部。首推公總閱憲。野報可。雖不及說任。公議不戢焉。

遺德記

先公忠信登第。然人不詣。亦不敢犯。蓋賢佐爲中行最近。而尤異者。病篤高殿之際。乙卯九月初。病背直。有內外二醫士。皆有手也。而內科素受先公恩。屢保萬全。先公不疑。已而勢危。自知爲其所誤矣。十月望。笑而言曰。高生真癡漢。直宜作痘醫。奈何欲純任內。而舍外科耶。今已至此。不可治矣。絕無悲懼色。比明呼我母及子兄弟。備前坦然而逝。不都然惟一語。雖終身泰極。欲了生死者。轉化未必能及。子生嘗云。吾得力惟坦衷直腸。嗚呼。斯殆坦直之極致。迄無一毫纏然迂迴者也。

典事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七

先恭年十七。歸先公。於時風俗淳朴。使先皆士廣家。吾年五六歲。見吾母有梳匣一方。蓋套具也。中有小墨角梳二枚。嗣後屢廣封典。而自一冠一袍一睡之外。終不增設一新服華簪。此匣與梳。初攜至甯。再攜至句容。又攜至南都。又攜至楚。又復至蜀。仍携歸容。年六十九而終。今供靈堂者。猶然此匣與梳也。子孫勿忘此意。且宜教教向婦人道之。然又有說焉。婦德之儉。或因養福。或以佐君子之康。或以垂子孫。意皆至美。然猶有焉也。性與儉安。服華不逾。財無爲而爲。食出於自然者也。德有以不察爲至。行有以無意爲神。

禮。男子二十可以及矣。全兄弟十八先時。寸寸皆布。吾母亦不知數之當如是也。率性而中。衷。

因學說

吾十一二歲時。性喜仙佛。時時言教學長生。又或言欲作和尚。大人時時治句。一日偶聞之。怒甚。然不加譴責。但自恨曰。吾爲人無德。居官多罪。致生此兒。可奈何。且曰。兒爲先言。不疑避諸書耳。嘆息宜日。余僅駭不敢復言。十四。學時能下學屬辭。起自喜不朽之病在是矣。研究者數年。復分餘力爲詩文。莫不驕然自喜也。廿六七。乃有志絕際。搜疑史籍。然未有真得。試既

典事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八

屢歷三十餘矣。信。境遇益苦。乃欲然自恨。向來舉動乖誤。全歸不學之故。然自懲創。改除習氣。雖佐命未。有典見。事不拂理者。知所戒矣。三十七。八。子性吳師。與梁漢先生。同在京邸。朝夕相晤。覺向在自喜文章經濟之意。均屬可取。則吳師提履爲多。四十餘。偕復子阜。復謁梁漢先生於其意。有所聞而遵之。楚曉夜思之。學之。而至今彷彿也。徵二先生。吾幾於困而不學者矣。

自喜者。學之深病。說疑者。學之過機。悟自壽生子。得力全在前疑。受病全在自養。少時情意詩宜。則自喜詩

文中年考訂編濟。則自喜經濟。四十歲來。乃有志來道。見得着落。在人倫。關鍵在存誠。推行在受人。飽應體貼。因性善惡善疑。疑而派思。多所會悟。又即以會悟自喜。則是日日學問。日日有獵心。安得謂篤志乎。今宜力祛此陋習。未得是饒。已得是飽。飽則相安而已。自喜何爲。況飽時有會。皆是文章。若有一日原本豁然。未知更如何光景。想當手舞足蹈。喜不可言。然與自喜之心不同也。庚午清明前五日病起記。

樂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九

長防病患。羸着之福。悠悠自適。涉或隨之。長晴一分。羸着之福。願求平等。各或乘之。余嘗前語竟且忽病人也病起復嘗此

樂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十九

馮唐論。馮尚是眼前熟事。余已卯應邵陳言。誤引誤釋之。後乃於家集改正。家坡使事。雖稔熟者。必令子弟翻對。良有見。又是冬。因論郊期。典至日受賀。適旨詳悉再奏。中雖見得。措詞尚爾躊躇。適聞金伯玉解月。以日至日用上辛。爽然有會。因托屬筆。今疏中孔子之論郊祀一段。即其筆也。疏出世。亦共稱明快。前院使事。誤出於余。此疏立義。精取於伯玉。具載其真。

不致欺後世。

吾因舊春一出。不得面訣丁孺人。悲悔不置。有好友相慰勉曰。此家實是何悔之有。會共明菴乘差道限。若干時者。以某法某法重治。今之家。駢也。他人踰限而免罪者。伴也。且公固盡所實備。求致不九。促令供菴。設不來。必有讓其後者。身實犯驕。而受指後。夜若無端被前。固可恬然自安耶。奈何見他人之伴免。而反自悔其共命乎。吾聞之矣。然自是不復悔此出。而不得誤事。歸之命矣。因又念辛酉夜兒甲子喪更甲。今喪妻。還聞之倍病。若此。設菴喪而不得一見。又若

樂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二十

何乙卯壬戌二鏈之喪。皆得躬湯。羸飯舍。悲乎。猶有追幸也。癸未五月十九日記。

丁孺人行略

孺人事。舅姑至孝。如在家日。事其父母也。性儉而性施。庚午以後。予軫命災。荒一切。獨賑平糶。施粥。接濟等事。體人無不悉心贊成。曰此善事也。辛巳。予設同善莊。孺人故有查田百畝。予因問孺人曰。子孫念先在得產。不在土產。與其留查田。使後裔懷道性。曷若分入此莊。其遺邑貧民。歲偷無經乎。孺人欣然後之。合他田共八。其安仁無喜。有男子所不能及者。

治家井井。鉅細不遺。三十九年間。子自負笈。顧師。以及仕宦。曾無反顧。待下能不盡其情。喪之日。內外哀號。如失所恃。

明發齋偶記

憶庚午之春。米顧貴。鉅民餓食。聞有拋子女於河者。三月朔。千里同日康哭。余憂顧特甚。時探兒臥康。摩者二年餘矣。醫家強迫以胎骨丸。謂康之可立起。探囁然曰。死生有命。吾不幸罹家。又忍食同數以求生乎。竟不服。顧余曰。兒有米數百石。乘今散之。以救春。某余善其言。念米少不足以救通邑。且迫邑之飢從。

集平金華

卷二十一

家藏

二十一

亦非一家所能稱。乃獨訪家胥五區。通通邑二十區之一也。余家累世居於此。悉令子侄輩分至其事。凡查訪者旬餘日。分給者三日。極貧人給三斗。次貧二斗。凡計貧民一千九百二十三戶。共二千九百七十人。散白米六百三十五石。時因著救饑法十一條。名曰急救春。大抵謂一方之富室。自放一方之貧民。近來頗用此意。嘗日父子一舍側。盡心安命耳。迨五月間。余從外歸。俄見探兒起步堂上。驚喜交至。今又且一犯失。設當時康胎骨而新施濟。愚者必以爲胎骨之效。何如堅存此一點側。至今無憾於心。

後

略兒年十二。以屬諸書。問如何是春弟。曰父母言。還句還假。兄弟姊妹。從不爭鬪。此名春弟。春弟之人。自然合家歡善。問如何是惜福。曰人人愛傷。不經怒罵。物物堂惜。不忍破壞。此名吾福。惜福之人。自然壽余延長。問如何是勤學。曰諸書時節。不帶白相。白相時節。常帶諸書。此名勤學。勤學之人。自然身名成能。已

其

弟略。字子新。生萬曆戊午。行四。俄明果有蘭。見事不疑。國帶則服。每散盡。陽文山。無備。猶慨慕。

集平金華

卷二十一

家藏

二十一

想見其人。好讀書。尤愛經史。哀集至義餘卷。仲胎修次古三禮。重自闕不出。然疑疑義。必至就弟商之。兩人從往。細視而笑。欣然忘倦也。壬午乙酉。連遭大故。丙戌。患腦疽。竟以不起。年二十九耳。嗚呼痛哉。仲冬疾革。以不得肆志。古學爲恨。遺誠諸子。有但憂不設。不憂無者。多藏厚亡。樂當不免等語。其連載如此。文章典矣。有氣勢。樂服未成。時其志行。庶幾克遵通乘。無奉先人者哉。因整通集。附識其集。存吾弟於不忘。回憶已已。舊顧之冬。猶昨日也。嗚呼傷哉。戊子三月甲寅。琨振放淚書。

體察於人倫。覺得意氣不隨。親戚皆扞鎖。私心或忘。靜
動皆乖舛。有失不得不反求。有覺不得不克去。久之
客氣漸消。我相漸少。終成一大虛爲體之人。題想乎
太虛。獨處一榻。欣然自負有見也。及至一人對面。已
動好厭。一事到手。思占便宜。久之。惟務實物。全忘反
躬。形骸嗜慾。盤據而爲之主。終成一極多壅滯之人。
大抵真心學道。心與事打作一片。姓名求道。心與事
分開兩截。

占八元之初季。曰大臨。臨大也。人笑自大。幹盡而後太。
天下之盡無窮。而能幹則皆歸父母。非沉懸志士。孰

與義此。吾懷臨也。請於口而志不其下人。其將使若
父之世日大。以無負命名之初乎。才非必殊高。惟勤
則進。智非必殊慧。惟虛則通。不勤不虛。雖高且慧者。
猶將失之也。若父命名以臨。汝思義以盡。大義字日
萬曆庚申。築新居。朴素閑靜。不尚雕飾。門聯云。志氣清
明。請之真善事。門庭勤儉。庶以答康年。前堂曰樂儀。
其柱聯云。人前屋後。日裏雞鳴。有張老者。年八十餘。
見之曰。此聯似頗用往哲語。何也。曰。何人只此不覺
之心。則舉家幾漸一。白日總此窮善之意。則晝夜
可以不分。老人爲之嘆。中堂曰實生。聯云。夢思於

物有幾。恒愧爲人所表。謂堂云。先聲欲著。從幽積。餘
庭無形耐久看。書齋則有伐檀之庚。前聯云。一生三
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
物。一分靜坐。一分讀書。蓋言勤爲樞樞。其裡夜心。故
一本四勿。可以言三事也。半日靜坐。半日讀書。朱子
指燕居出外之日。任職處來。剛應不先。隨處皆學也。
不得不三分之。後云。勤謀往蹟如便手。繼就新書免
誤人。內室曰明發。聯云。早起晏眠。便是典家起不便。
出言舉步。從來教子實工夫。庖厨用云。清流在右。冤
欣既辨之功。溫久在中。能鷄不同之殊。臨水名曰浣

徑。則云。春日遲遲。惜陰弄景。都銷許。原泉混混。激濁
揚清也。自然。後後於東偏結數椽。名蘇竹鄉。取榆椅
有青以至如簣。質日堅而色不渝也。聯云。生務所屆。
清影無窮。又云。臨流竹隱。心如洗。克斬松風。世不慮。
出城東南十餘里。爲康寧公義莊祠。門聯云。春日
先丘一脈之游。潤示靈。榆風吹放。柳千秋之陰。蒼如
生。以祖坐在東。祖居在西。祠基又爲先慈孕爲之地。
故也。中堂則云。親祖。歲時祭饗。一會宗人於此。其
云。因孝生慈。班荆者。念昔先人。方可以飲食。何事非
道。東廊者。橫聯出語。是亦爲教。穿堂左右皆竹。聯

洋洋濟前也。

祖塋記

祖塋二一在胥五區東律字圩地名橫混橋其西北即舊居相去數十武至穴爲始祖悅民府君名惠妣蔡氏先大夫高祖也悅民父相傳自臨安來慈名字墳墓俱無可考故以悅民爲始祖昭穴爲南山府君名芬悅民第三子妣潘氏先大夫曾祖也皆南向其墓穴及至穴之四隅族人爭墓混橋已甚其地爲坎局頗平厚一在舊居東南二里許名西南岡字圩其河西卽香和巷至穴西瞻府君名壘南山長子妣丘氏

壽九十六乃字先大夫祖也昭穴局先大夫生孝順宜人應氏歲末三十而夭先大夫壽七齡耳相墓者謂此穴甚貴因塋之甚二十餘年而吾祖封廟中贊綸府君乃歿久未塋又二十餘年而繼母錢氏夢世遂合塋於葬穴因堪輿家謂昭穴久安不可復鑿遂以夫婦分昭葬也皆南向

光墓墓記

聖乘生氣蓋生人可得而賦目可得而見也庚午九月五日安後先宜人於餘杭天柱峰北山初平穴揚則來豚了然約兩三尺深則難計其豚有石有土石具

長本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二十六

四色紅紫黃綠土亦如之餘旁則純黃土耳無煖石豚界其中亦無各異色以是知來豚已真及掘體繞深一尺則石片鱗鱗以鋤起之皆嫩軟而深知氣之所聚也再掘墓寸余手摩其土皆大溫勝初來修兒跪足下探之立久東足底愈煖尤異者豚自足來墳坐良兼丑腹中得東北角煖氣尤盛以見近之厯以上皆靜蓋生氣非第自下而上且從東北而衝西南其西北東南二角則靈氣稍微蓋信風氣之真切矣此無論福壽且此化者受此佳氣於人心獨無愧乎墓乘生數絕非渺茫吾目親視吾體親嘗景紙開卷

厥亦大良。君子或有取爾。勉孝思於無疆。

行至餘杭復陸行二十里洞霄故址在望所謂天下名山也遂登北山拜掃先慈墓寬仰對天柱峰頂尖如立面平如削長松屹踞下則萬樹參差竹蔭交搖亦有桃花幾株點綴綠萼裏兩側泉水淙淙流入基前小池從池轉右遶背而去鑄鐫環環峭則龜蛇二小山對伏墓前左龜隱右蛇頓天柱一峰倚棟兩翼形家指爲飛鵬殆亦近似蓋因連蛇舊名新脩朝山之爲輟也日光粲然三盤演列子弟悅憚小壘斗丘蕪清泉劍舞盤傾籬中所携俱共贊之還騎洞霄拜

紫陽夫子像。一喜一嘆。逡巡出山。見戶口九鎮山。始
奇麓巖。數里之外。始從平衍。又遠山突出。麓戶獨截。
遂循南朝之濱。懸東嶽行祠。揭底惟石。支錯嶺可。
攀可坐。不可名偉。南湖風景。大類西瀾。摩南六嶺。境
爽如虹。頌獨無樓館。求一人一舟。遂不可得。序嘉土
山宛然。諸峰環之。水光浩淼。遠對烏巖。暮出雲外。從
遊者。或爲勝境與寂寥之感。然此吾山菁潤之區。獨
光潔氣。與山靈相表裏。千百難以來。專發逸民異士
而龜山曾父母之。紫陽韓提舉之。其不發洩於歌舞
繁華。特名山之。大快。面何寂寥之感之。與有。西湖盛

屬靡曼爲都會爲貨財南顧類之固不同顧人情所趨亦地脈司之也歲時修謁境遠往家於斯傾死不厭有南湖之勝表武底山川之幽文人學人遊所懷來並宜洗翳

以日餐自斗丘。無風無雨。單風單雨。風雨相引。風雨相助。風起雨止。雨起風止。連則見貌。夜惟聞聲。山隱溪流。交併莫辨。天微明。起倚小樓。開牕視之。風面蒼霽。東方日生。升簾輿。覓故逵而遊。遂登舟。日色漸朗。依復來時晴景也。雨從溪盡。順流而下。風更助之。輕帆油然。昨之論體瘳烈。一時俱失。得聯語云。朝可春。

桑可蠶。若莢可摘。守塚兩來。甚樂。鳥相語。花相視。傷
牧相依。來遠若。佢能近。又云。獲恩茂林。傾翠。青白。聲
聞。

附錄句容縣祠田二宗

應輝文卷一宗 崇禎十三年十二月濟胞輝奉本縣正堂鑑案下契賣望仙鄉五圖二甲田四畝三分坐落灣塘下當領官價銀一十七兩卷存監房佃戶卽原賣主薛應輝 當官批更麥租每畝二斗該八斗六升秋米租每畝五斗該二石一斗五升每年共租三石零一升獨契附卷 另有硃鏡官標

發守祠人楊思忠收顯。

歲宗夏文卷一宗 清前十三年十二月歲宗夏奉主

縣正堂錢案下。獎實承練鄉一團一甲田三畝三分

坐落 賞領官價練一十五兩。卷存糧房。書辦

謝尚實承行。

佃戶歲成芳。當官批夏麥租。每畝二斗。前六斗六

升。米租。每畝六斗。前一石九斗八升。每年。共銀

二石六斗四升。佃獎附卷。另有疎產官票。發守應

人楊思忠收顯。

二宗共田七畝六分。共官價銀三十二兩。共米麥租

五石六斗五升。

句容縣田糧。每畝額承五升六合。該正米四斗二升五

合六勺。加二耗。該八升五合一勺。共該正鄉米五

斗二升。每畝折色練餉銀共八分。該銀六歲零八

釐。另認清應鄉各下人丁三分。該銀五分。計錢二

項。共六錢五分八釐。每年約清米一石一斗五升。

通共每年莫去辦糧一石六斗七升。

淨餘米麥三石九斗八升。每年以二石給守祠人楊

思忠。供奉香火。餘米一石九斗八升。應變歲饗產米

邑鄉官中書料備 為養祠貳歲日致祭之用。共祭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實 二十九

品楊儀。及某位至祭。縣俸 楊華酌安。請 鄉立規

刻胸。垂之永久。

茲楊思忠言。其祖。及身守此三世矣。素祠時。其祖曾

輸工作。因縣居守。於四十年來。邀恩不免房租。今業

縣設初田。更遺餘粒。思忠可不益加顧。該子。脫有

僕。公論不卷。必更無人。思忠案之戒之。崇前十五

年。二月中。書科。嘉善練 論

念我父母。作何曲斯民之父母。

保人子孫。貽銀亭先生之子孫。

壬午春仲正復 命題 新道無祠下贈拜禮儀父

老無歸行 謹日月以存故事。周監手再拜恭題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一 家實 二十九

仲媳周氏。太僕季候公女也。年十八。歸仲。兄修。克盡婦

順。雖三十而歿。遺男。女各二人。每為之。殫心。每望。得

吉。喪於邑西之。隣。五區地名。古原。龍其穴正。負。瞻。而

賜。前十里。砂水。迴環。水口止一處。可。縣。航。抵。既入。則

廣。遠。不。測。洋。洋。遙。遙。有。如。太。川。凡。二。十。四。里。之。應。居

人。數。百。家。無。大。富。亦。無。洗。貧。燈。火。相。望。楊。亭。參。差。悠

然。平。野。桃。花。那。也。墓。西。小。築。可。以。讀。詩。孝。子。慈。孫。可

以。世。世。守。之。結。應。仲。媳。之。不。米。者。不。過。數。十。年。而。幸

者。千。秋。與。無。疆。矣。天。其。武。者。以。錢。土。覺。報。於。順。婦。崇

順慶辰十有一月日義事議

更見誌石

第三兒名更。字如求。生十四而歿。余在京師。不及見。甚哀之。今塋之始祖墓後百步。寒食拜掃。及以餘歸。尊長則遣侍者將獻。早切則親詣穴所。再拜勿拜。物從廉。禮從簡。期可久也。

嚴憲公義莊遺則

繼志設義莊主人龍正。簡約遺族。專長早勿知悉。先公存日。念親支之府。皆始祖悅民府君一塋。遺支雖無譜。蓋可據。相傳同宗。其來亦久。每云欲設義田若干。

東本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一

自周給親支之餘。遺支因乏者。通事量給。以昭勿絕。奈起家草莽。性恬行潔。居官三十卒。歸休之外。無總受。雖先慈某黃布衣。佐以紡績。而居卒終不及葦焉。迨復總閑憲。庶歸老田間。卒就斯志。總先新命以歿。隱隱有制也。正荷蒙微業。安忍自私。謹義道言。條則如左。

一義田五頃。邑制十年之內。應僉復長二名。今欲同民戶充惠。恐貽累子孫。應須先志。欲授官戶優免。則通惠族人。親役通邑。義亦非安。謹按賦從全書。本縣每一年派利米折納。每兩加路費一分二釐。該視一十八

兩三義。又兒君紳折銀。每兩加路安五釐。雖一兩三錢六分七釐。俱係京邊正額。親於義田子粒中。每年糴銀一十九兩三錢七分納官。通邑田地。每畝除折銀三絲二忽零。崇廟卒已大造費。新蒙本縣申詳。布政司三院。允人賦役全書。并開陳義莊一款。載列起徵縣帖。十年之中。納銀一百九十三兩七錢。足當糧長二名費用。而通邑業戶。其十年完納之數。亦減裁微。因是麗從。庶可無憾。

一義租五百餘石。除每年辦後。約用本二百四十石。納抵役銀。約用三十石。祭掃燕饗。約用二十石。簡民租

東本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一

戶限米。約十餘石。給管莊人戶飯米五石。淨餘約二百石。通族舉事有禁簡。歲收有豐歲。凡有餘剩。至人須俸年存貯。惟簡余荒年分。為糴糧完公。折價助私之用。其隨時修葺祠堂墳屋。併造義學倉間。稍積規模。費亦取給於此。

一橫涇橋塋。始祖若高祖。香和巷學。曾祖新祖。每年清明拜掃。義祠以仲秋致祭。隨會親支。宴於親親會。一親支凡年七十以上。四季各奉米五斗。肉十觔。八十以上。冬月加約衣一件。壽高年也。不問本人安富。應宜均視。成年未及而學疾。瞽目者。事各給米一石。凡

此給遇。主人出親率小孫。男則某項事宜。及米穀。以憑季終繳發。

一年數豐歉難期。米價低昂無定。除贖貧供老。同養廢疾。應給本色。其餘婚喪諸事。無准助銀。男子聘娶各四兩。再娶共四兩。初聘。須於半月前開報。某子某。今年幾歲。憑媒某人。議於某月某日。聘某氏女。臨娶。亦預報婚期。以憑開給。嫁女者。助銀二兩。再嫁不助。一凡遇喪事。助買棺井。麻白布銀二兩。四饋。男女米婚嫁而殯者。半之。福祿量給銀八錢。辦本以憑。勿令前嫌水火。舉殯前一月。助買地一兩六錢。使就居址。所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三

近。隨便營生。世得拜掃。勿令投棄義塚。父難辨議。應墊助管墳二兩。僅有過延後期。或付烈婦。或仍妻之漏澤者。幾親肥已。告於祠而擯之。後不使助。一產婦分娩。開報男女月日。驗給白米三斗。助其調養。如有抱養他姓。誑報月支者。願出。以復停助。一義學歲延塾師一人。饋用本色。備用折色。豐儉隨宜。貧族子弟。自七歲以上。稍饒慈願入學者。父母率再義祠。以名聞。歲給米二石。日課孝經小孝四書。專以能成誦。通大義爲主。十四五歲以上。欲舉孝廉。期大就者。幾給米六石。聽從時師。至二十歲止。

一親支定。豐須優者。自能知足。尙廉。不妄附於同急之列。其衣食報足者。須病疾婚喪。生產入學事宜。方許照例支請。夫親稱義莊。豈有吝心。何必斤斤較量節制。但念米少人多。若使溫飽並切。反取倒榮難濟。所以不得不行分別。惟貧極不就自支者。查審委非錢藉敗家。計男婦一口。每年給米二石。六十以上倍之。越年力方壯之人。微乏資本。亦須勸謀生計。若親給全年。安坐而食。豐反滋其惰。故止半給。後苦於不足。庶肯顧勞。

一孝子節婦。公訪真確。小則豐其供饋。以婚宗支。夫則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一

家範

三十四

呈之。官府以釋風教。非常之人。應享非常之報。隨時制宜。不爲限量。一宗族傳習不齊。耕讀之外。工商報祀。悉後便業。惟禁五餘。一不許倚營生人。武斷鄉曲。二不許刁唆詞訟。慣作中保。三不許買充衙門員役。作奸犯科。四不訪出事爲道士僧尼。滅絕倫理。五不許鬻身爲佃。辱及祖先。犯者不給條約。以作秋祭祠日。會本人經房。同告於先靈而削其名。惟幼時爲父母所鬻。非本人之罪。給銀代贖其身。稍知自愛。仍真入譜。其訪項繳候。有就痛自懲銀者。本人經房及族長。會同情給。補給

解。

條約。卅尼本名之下。仍註量開一年。查果改行。一體承助。至有不孝不義。如嚴屬專長。廣倫風行。此三者改悔無門。卽於聞知之日。會同族衆。別去諸名。永不復入。其或不率教訓。罪未及追取條約。又不可置之不問者。姑罰除應給事項。自一石至五石。量犯輕重。以爲等差。又有家業稍堪自贖。因賭博烟花浪費者。雖極貧不給。遇應給事宜。亦減半終其身。一義田本贍親支。然親支不得承種。恐僥倖有擅行侵扣者。縱則非義。懲則傷恩。謹之於初。可以無弊。如或自恃分尊。強行承種。斥告於祠。仍三年不助。使知創

一族諸十年一修。親支間歲一宴。年久族繁。則分二席。或三席。先尊長。後卑幼。啓用單幅。鋪陳。勿爾奢。端禮意須和。有叫呼罵坐者。次會不勝。窮有因違惡不給條約。因違惡不請與宴。而強來關着者。衆共扶出。其違支。奉否隨宜。一違支惟極貧無過惡者。遇婚喪優助。其外切。不必與聞。事多難周。反滋蘆蘆。昔范文正初。使展田千畝。觀其規制。助穀從優。今苗裔世世遊行。迨六百年。田亦加廣。而貧宗所受。每人一歲優四十五升。廉傳述

久。則人益衆。貧者亦規多。收不復薄。不可得也。然支正所贍。皆諸系分明。故雖益久。益分。總歸同體。若我族遠支。本無統系可稽。特因親支人少。姑以其餘及之。儻數世從。親支衆助者以百計。則每人一歲止得石許。欲復及遠支。勢亦不可得。此時子孫至。或莊者。徑自從宜裁去。不必顧慮。遠支。況遠支至爾時。亦且益繁。益雜。各分稱謂。難以悉稽。頃天啓間。有平湖縣少顧良。質據介紹。突如其來。自稱叔行。狂肆無忌。至煩通族呈。始正其罪。近猶如此。况其世乎。至於親支。雖千年萬指。皆我始祖倪民翁之一私。寧薄而徧。

母單而遺。此廉憲公平生素懷。子孫當分別侵之。預立斯條。以示過變於承窮之憂。故扁會食之堂。日親親。右十四條。悉遵先公遠意。設義田者。養之也。不肖。則不得與於養者。教之也。寓教於養。使率族向義。無一匪人。是先公之深意也。所以爲義也。崇禎辛巳十二月。男龍正較定。義莊呈。右給。名。收統。陳永呈爲。設支嗣族義莊。納規抵從事。義父中會舍人。

陳德正黃義祖建義舉使陳于王道訓。教師古人
精傳置田。屬贖貧族。齊志未就。今父嗣勿仕。德終
承受祖田五頃。公贖族人。即以陳義莊立戶。徵本邑
恒例十年之內。應充糧長二名。痛足近代宜與徐氏
平湖陸氏各有義莊。勿思免役。父欲引例求免。則於
充義之雅志。有所未安。若裡同民戶。食充。又雅志累
後人。終隕先志。酌予二者之間。務求義實。備人我
備安。該義莊役全書。本縣每年派割米折銀。每兩加
路費一分二釐。該銀一十八兩三釐。又定倉草折銀。
每兩加路費五釐。該銀一兩三釐六分七釐二項。道

軍門熊 批義莊贖。納銀完公家銀。國典。所得之

矣。仰嘉善縣書行。用註承處。錄

本縣李 憲。師裡者終納族一事。自奉范文正銀始。百
世無稱。而踵行者費何氏。本宦家世孝友。銀書兼施。
又以族語親始。莫先周族。捐無置田。立戶後莊。甚盛
銀也。若俸宜與徐氏。平湖陸氏。註有銀免之例。而本
宜猶爲不安。願自同於衆後。就中權其稱註。載註義
米折草折路費銀二項。每年一十九兩三錢七分。連
十年打獎。共納道一百九十三兩七錢矣。比之夏銀
叔英等解戶。徑爲過之。且道縣派瓜。既以恩周同姓。
亦以惠無遺邑。於家於邑。兩無妨得。宜此俸邑詳語
之。應宜應銀應批。造入黃冊。氏註明賦後全無。以
風義。誠不爲小補矣。

軍門熊 批批納銀足後事型。既係查註。如辦行。繳
布政司李 批義莊贖族。范文正使見於今。不引例求
免役。而請納舉批役。是行仁於家。銀好載於國也。事
路田賦。務在可行可久。仰嘉善縣詳確役。

本縣署縣事道判孔 容。師看。得納莊自朱范文正
以來。江南則有徐文靖陸莊簡。傳於國史。庸於口碑。
刺青優免。朝廷所以展義也。本宦好施。不舞。縣人
遂推爲今日之希文。置產贖族。即引成例。徑求免役。

難日不宜。乃猶自謂門內之說。非泉實所均霑。斟酌
權衡。特照輸銀抵役。其真抵萬物一體起過。非風有
精義之學者。孰能克已至於此哉。通邑田賦。因義莊
之輸銀。減折色之額。忽是其說。固未嘗不善於寬應
也。事理曲盡。真情允孚。合將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
全書。并註明照帖。以垂永賴。以風好義。業經院批
許在案。遵行外。伏乞轉詳貴院施行。

布政司左堂李 奏語看得義商陳義莊。陳文正公爲
最著代不乏賢。近如江南之望。與義民。平糶散氏。各
有義莊。俱優免之。與陳莊方。舉體也。今嘉善

集本全書

卷二十一

三十九

陳官。設立義莊以順族。漸有優免。可據。而本官
猶優款。以爲莊田。應止於一體。乃代題縣議。納
每年平利米折路費銀一十八兩三錢。定倉神折路
費銀一兩三錢六分七厘。十年。就義舉一百九十三
兩七錢。以抵義田役。俾合縣安。歸學之利義。而徵
宗姓。敢免役之便。食。舉舉叶手舉志。高直倍於古
人。應請憲示。令該縣縣陳義莊立戶。載入賦役全書。
註明縣帖。納銀獨役。則銀無異仁。而收效於固矣。
免按馮 批陳義莊納銀抵役。可能克其義矣。既無
履展。如照行徵。

崇禎十四年十一月 日

附 榜世守舊履書後

粵自吾始祖悅民公。居居茲土。四傳而至吾大父康
憲公。始以詩書起陳。先嘯故廬。一無所受。日吾叨
慶於祖宗多矣。悉以讓之異母弟丹年。丹字之後。不
能守。仍學而。請吾父祠。諸公於時。距縣造之初。十
五紀而。廢矣。惜公念先民。墮墜之勤。兩世鍾祥之地。
命撥其真荒圯。毋俾鞠爲茂草。卽今門祚依然。室堂
無恙。孰非公一念之所謂哉。使後世子若孫。念義應
公推產同氣。則行葦之誼。敦念。祠部公。俾依先業。則

集本全書

卷二十一

四十

葛藟之茂。揆今日者。敬承先志之經。不謂非重
啓後人之堂構也。則是藟藟數椽。而貽謀長久之道
或備於此。崇禎甲申仲冬之吉

發亭全書卷之二十一終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二

政書 家書下

冠

古人重冠禮。以爲孝弟忠順之行。立人治人之道。皆自冠始。敬其始。所以責其將來也。不明其義。見爲文煩而不可行。不知所謂孝弟忠順者。苟能居恒而身體之。子生而豫教之。及冠。告於家廟而申命之。一切儀文量度而損益之。通乎冠禮之意。又何文煩不可行之有。

婚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二

家書

余年十五。先公爲訂婚於丁氏。納吉之儀。銀盃盤各二。加四幣耳。時先公官南銓。丁又吾邑甲族。其餘如此。踰十年而余爲兄輩納吉。則幣至八。惟盃盤至四十金。蓋三倍而贏矣。當時隨俗。不覺其非。已而念之。此謂之奢。不謂之厚。使後世子孫。食指漸繁。家業漸析。勢有不得不減之時。不得已而減。又不可謂之儉也。何如乘今門戶未衰。產殖未落之日。伸縮自繇。以示後人。可爲永式乎。於是爲幼兄行禮。及孫女并嫁於他族。悉復先公舊。無加焉。欲男女嫁娶。一崇朴雅。絕去較量之意也。

俗觀以爲盛。有識以爲衰。家風日趨於衰。其勢難久。猶

之好花盛放。彫謝匪遲。紅袍清繡。締筵將散。可不慮乎。趨奢之故。半因婦人。挽救之道。惟擇清勤朴素之家。察其女之性情。取以爲媳。入門之後。主持自定。可以佐君子。可以風妯娌。可以式後人。此返朴還淳之本圖也。若舉華門。習靡麗。婦一入門。競相矜炫。雖使長者訓言。導至以一身率先之。譬如引鷲登山。迴欄既闕。力窮而功半。可及悔乎。古人云。家貧思費妻。愚亦云。家奢婦賢媳。

娶婦不惟不啻論財。兼不必泥家世。惟就謹厚勤朴之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二

家書

三

門。訪擇其女之性情聰明何如。蓋一媳入門。開一支。衰旺子孫賢慧。母操半權。故德性爲主。聰明亦不可輕也。儘有入家謹愿門風。而出人愚嫁。既已愚鈍。則亦無行善之基。謹者漸墮。愿者漸流矣。世俗於此。繁不深論。大抵論財。豈思娶媳何爲。求孫枝也。凡作事不可忘本。況娶媳而忘子孫之本計乎。

已。送仲女至吳氏。與子往先生約日。五菓一盒。二湯二點。華來八簋。添碟十二。此外糕餅花罩。閑案等物。及橫盒用二用四。皆依例浮費。一切罷之。風云每食四簋。雖云陳饋八簋。古之饗賓以四爲隆。朝莫以八

爲極。況在士民。而可喻之。司馬溫公所謂會數而禮。勤物約而情厚。遵之當自我輩始行之。當自今日始。與味先諧。乃締姻。經締姻之後。往來宜益親。乃拘世套。謂新親不可輕棄。必冰人爲介紹。必庭實爲先容。必病楚爲酬獻。禮貌既辦。舉行良艱。於是往來日稀。生平相對之密友。此時反成隔澗之親。翁是固親得疎。也是重形迹而損情誼。也是同心如蘭之味。通之盡。簪易結之。葭萃難也。俗子因昧成類。通人豈可不略。古人繼娶。婦人輕也。然前妻所產。蒙其毒者。猶往往而是。今婦人漸重。七出之條不行。而人輕於繼娶。其亦弗思而已矣。子孫讀書者。不論已仕未仕。凡喪妻未。有子。遵古繼娶。若既有子。止許高妻。擇門風謹飭。性行剛淑者。買之。抑其人果賢能。令掌家務。側室之名。不可易也。蓋先公七歲而失恃。又十年而娶。吾母盧淑人。又十五。年登甲科。始得宦遊遠方。子慕親母。媳懷故姑。猶相對垂泣焉。况所繼之室。多屬少艾。子媳長者。或踰之數年。事以母姑。情強禮反。士君子行事。當使天下之心皆安。顧先令一室之間。勉爲施受。乎彼各不安。吾又何安之有。是故子女勿而不輕繼娶者。防害也。子媳長而必勿繼娶者。原情定議也。後

有聖人。不惑也。

喪

三月而殯。暑月寧先。三月而葬。不可復後。死者以入土爲安。其義至切。生人不能體耳。說具因述山水客翁。孝子慈孫所宜永守。然必豫畜吉槨。然後能葬不失時。

初殯之頃。俗例必取衣服焚於屍前。謂之斷命衣。極無謂。此不論新故。存之可以付子孫。惡貧交。焚之何意。欲時俗。此禮不可拘。所以浴者。恐病臥日久。形體有不潔處耳。在病人能前沐浴。甚善。然不易得。其餘應

斟酌行之。婦人尤不可使外人爲之浴。子孫親人。於客室浴之。或止用巾布之屬。拭淨其體可也。飲法務宜從朴。雖有爵者。止用深衣幅巾。勿勿進賢冠袍帶。又冬未便。纔整棺中。切勿用華服新緞。俱用平生舊衣及新白布。但須洗極淨。屨極乾。蓋舊衣恐有汗污。白布恐有漿粉。俱生蟲引腐也。貴人棺中。纔整。多用平生舊袍。袍表裏皆紵。紵不便多端。有膠有漿引蛀。一也。精好之用。付之朽蠹。二也。袍本公服。上下通重。費用至此。情禮不安。三也。必用潔

布故示爲是。

鄉俗例用布裹炭塊石灰置屋旁。或用黃梢作枕。在愚之見。貽悔最甚。戒之戒之。

製棺不可太寬太長。如料富。則量造者形軀裁減之。禮云。棺周於身。勿惜損料。尤忌太高。高闊俱宜二尺四寸。或二尺六寸。以環視見方爲度。太高。則上空既無用。而墳勢因之不得不高。墳勢因之不得不稍薄。留棺中無用之空虛。損壞外宜厚之封土。豈善事哉。葬上不宜用釘釘縫漏氣。又釘長出。亦使墳高。其葬多端。慎勿泥古。古人亦有未詳者處。木惟杉最善。不

葬書

卷二十二 家書

五

經不朽。又無燥性。有財則買杉板。乃千年杉近根之幹。擁頻沙土中者。川陝深山所生。無財。則買大杉木。堅老者爲之。杉木獨幅間佳。雙拼亦好。獨幅所處幾幾及格。則兩邊作子口處。反屬近外嫩皮。雙拼雖多一中縫。然兩旁多去嫩皮。則通體俱係黃心。反覺堅完。可久。伊川先生獨尚相心。相逼嫌。恐於初死骸骨有所未便。想來時未起。杉損之說也。既得良木。命工試配已畢。臨攪合時。一切笋縫。先用紋淨真生漆厚和生麩銀碎。塗嵌其間。然後後敲成說。雖有小小縫隙之處。皆爲疎隙充塞。無不混合之慮矣。棺內止以

少許抹後。餘處不可多用。棺外先以真生漆周圍塗之。稍乾。即用純漆磨磨層塗之。棺底亦須周到。乾訖。又蓋真生漆一二層。以晦其色。恐殊色太炫。非入土幽玄所宜。銀殊性極枝濕。凡漆器置密室中。通雨必生潤。惟漆漆者獨乾。此其驗也。故可以助漆之堅。解漆之潤。無論此物。

造墳碑法

春土製。秋土堅。造坯以秋月爲壽。稻粘火

柔。麥粘火烈。燒磚以麥柴爲良。先期秋月取淨土。葉陶人爲坯。反覆轉踏五六遍。然後入范。愈轉愈粘。愈粘愈堅。否則龜裂。必不可用。燒畢。退其火力。最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書

六

是限之聲。如金石者。如式琢方磨光以待。約計墳中明堂長八尺。高闊各二尺八寸。四圍牆各闊一尺。中牆闊一尺五寸。琢磨細磚每枚淨長一尺。闊五寸。厚二寸計。每層用磚九十四枚。約十四層而墳畢。共用細磚一千三百一十六枚。墳廬一平一側。用磨磚五百枚。三和土外圍牆磚用一千枚。通計須進磚三千枚。方磚五十枚。

製明板法

明板或云生潤。積久致水。然地苟得氣。何至石汗滴成水乎。此過慮也。山中防盜。不可不用平

田登園壘法。亦嫌墳勢太高。不如用明板體安。其法

避獨顧天池石。厚尺許。長一丈。堆砌。琢其下面之凹邊。與牆磚貼縫者。令極平細。其中空堂。欲起灣三四寸許。如覆瓦式。倘有濕氣。使潮濕兩傷。不致滴入棺蓋。合蓋者。兩板合縫。尤須精琢。

平墳基法 墳基斷理。隨宜築實。截竹爲四橫。長短如一。上下各爲二刻。上刻擬繫平線。下刻擬爲入土淺深之度。釘於墳之四隅。令刻齊土面而止。後以線繫於上刻。用水平之。執高執低。低者引線令起。水平已定。加土填之。泰刻而止。四隅如一。然後接線於下刻。以平四邊。四邊既平。然後以線沿邊附土。縱橫

集 卷二十二 家書 七

往來。以平中央。中央既平。然後下磚結墳。若祇四面對炤。特目力以准平者。恒有一隅偏低。或足基反高之患。絕不足據也。

結墳法 柳牆長一丈。闊九尺一寸。基磚應各數四寸許。先用磚側立一層。磚縫掃泥沙實之。又平鋪一層。磚底用練熟灰泥滿敷之。又鋪琢細方磚一層。然後起牆磚。俗例有用碎乾石灰。厚鋪數寸於磚下者。古人亦有白雲整法。上下四旁。俱多用石灰。言年久則成毯。渾淪如鐵。不知灰氣酷烈。透入棺中。骸骨受傷。是知護殯而不知護骸骨也。化者長土侵膚。而樂得

土氣。其理甚微。又有以瓦壘立成基者。年久無不傾側。切忌切忌。墳勿太寬太高。防其難固。禮云。柳周於棺。此之謂也。起牆。先以糯米粉漿制磚令稠。後鍊極熟灰泥。滴用於磚之四圍。層層間花砌之。慎毋聽匠人循造屋築牆套砌。僅用灰於磚之邊隅。而空其中。爲苟且之計也。又禁用泥刀。當削厚竹片。輕木槌。與之。竹以板泥。槌以催縫。凡找接零碎。俱用錐解。不得用刀砍。

三和土法 灰取新發。沙取筋淨。黃土取塵細。法用一沙二土七分灰。量准攪勻。然後下糯米粉漿和之。乾

集 卷二十二 家書 八

濕得所。平鋪勻築。每一層熟。擦漿令勻。又下一層。約厚二寸爲度。寧薄毋厚。恐并力不能透達也。量灰沙。須親經手目。不可聽工人報數。三物輕重不同。取者往往稱力而止。不知其實之多寡懸絕也。每築一層。隨砌外圍牆磚一二層。砌畢。堅築外土以護牆。然後下灰沙。填內亦須用板托定。不然。恐動墻墳。石灰性青石者佳。白如麤細如塵。黃石者根澀不可用。炭屑能障樹根。樹根遇之。無不拳曲。蓋凡物成灰。則隨土而化。惟炭屑已盛之木。奉化之灰。似土非土。非木而木。木之死氣煙焉。故樹根遇之而阻也。用於三和

上園牆之外。誠足防慮於無窮。或疑能隔土中生無恐未始。炭屑獨能阻水之生意耳。其辨頗微。下棺時。勿以繩索。須以淨布。屈折四層。光於棺底而下之。繩索不便於出布。則可出可留也。

誌石專防緊。須令易見。若准家禮。合字於背。外用鐵束。是掩之也。雖掘者見石。何緣知爲某塚。而遽歇手乎。真其斷鐵開石。諱察詳觀。抑又難矣。宜印字於面。但以磚覆之。離墳前數尺。淺埋之。孟子塋母。自刻覓像。埋之墓前。後遇掘者。遂知爲孟母墓。聖賢蓋惟欲人之早見之也。

葬金書

卷二十二 家禮

九

栽樹以杉爲第一。能辟姦。次栢。榆。石。楠。香。樟。各青之屬。松。頗穴。蟻。竹。尤引。輒。歷。年。稍。久。縱橫穿貫。無遠不達。切不可用。桃。柳。治。蠱。且致攀折。勿栽。

合塋以男穴爲主。女穴爲附。從男穴之中起中線。天道尚左。燕會尊左。地道尚右。塋尊右。男右女左。度古聖。皆然。朱子塋劉夫人。自謂失於不思。世俗既昧生死。異尊之義。丘文莊又謂且從朱子。夫先賢之當法者。何限。偏欲仍其偶誤。而不敢改耶。又云。恐後世子孫。誤認祖妣。其說尤謬。但立一小石碑於墓前。更著家訓。明載男右女左。從某墓始。則雖數十世後。了然能辨。何憂混亂乎。王文成亦以尚右爲非。殆爲三穴言。則可耳。三穴若概尚右。則是有邊無中。邊反尊。中反卑。故必男居中。前妻右。後妻左。若妻之有子者。世俗多作連四連五塋。甚悖禮。宜羅城外餘氣之方。別置一羅城塋之。若別求一地獨葬。令其子孫得專拜掃。最善。無子者。既不可同穴。又不必專禮。且葬他地。則終爲不食之鬼。決宜就羅城外餘氣方葬之。令其寒食得沾杯酒。子孫拜掃正墓者。禮畢後。率一揖而不拜。幽明並安。

葬金書

卷二十二 家禮

十

厚塋誠無益而有害。然有財者。橫擇於地理。堅好於墳。棺自是愛親之心。雖終歸野土。亦欲其居之安而留之長久。此之爲厚。宜厚者也。世俗溺於此。而饒饒送迎。召僧設懺。費頗數倍。減大惑也。漢明舉置塋中。則橫須極大。後世增設寶玩。皆原於此。無益醜禍。此古禮之最不可從者也。石人石馬之屬。雖立於塋外。國家以明等威。然禁僧不禁。子孫慮遠。亦不宜用。二者當以義權禮。勿爲禮拘。又有當執禮以破俗者。四條。一曰題主。二曰求碑誌。三曰刻墓錄。最下曰迎僧道。夫題主。禮有之矣。命子弟書者。爲之。蓋子孫一氣。故不命他人也。惟朝廷遣奉官代書。

亦曰以尊命早云爾。今敦前達尊求尊者代供早者之役。果何義哉。子孫其世已之。唐宋大臣。例有神道碑。大都未朝命而爲之。亦有其家私求撰述者。然古來德行勲業。流傳不朽。浸灌人心。大抵史冊所記載。後賢所表章。何嘗讀某家碑誌。是則德業果盛。既不必求。苟無德業。求又何用。人惟有自立於生前。寧須借重於死後。後人惟行道顯親爲上。豈巧名文以妄爲先人重耶。子孫其世已之。至於墓銘。尤屬無謂。欲播一時一時之人。早用覆瓿。欲垂後禩。恐三五年後。其梓木已零落散失矣。況銘狀有工。猶祭章有好醜。混之不可逆之不可。違心召嫌。將安用此。子孫其世已之。所謂迎僧道。則最不肯。子弟所爲。或因婦女崇信。或因僮僕規利。或因無知親友從吏迫脅。子孫見義不確。恐有吝財忘親之嫌。勉強從之。豈知哭泣祭墓之間。盡哀盡禮。奚忘奚吝。使其親守正一生。乃以邪道誣之於身後。事死如事生。固如是乎。儻父母生前有崇佛之僻。正宜爲之蓋愆。直斷以從治。不從亂之義。靡而清之。此大孝也。四者皆所謂宜執禮以破俗者也。

子父廉憲公沒。子母盛淑人素信佛事。子因進言。酒肉

赴應僧。何能爲亡者作福。不如別築長壽。有戒行僧人數員。誦經幾日。功德當倍。淑人悅而允之。此吾昔者一時順親之權。非正道也。自是後。沿爲故事。子配丁孺人沒。于遠客長安。兒輩亦遂循行之。殊覺無謂。子平生距邪道。遠竊流。念念惟宗孔孟。步履朱耳。若百年後。子孫以此加之。是不惟不體吾素志。而更取素所深惡痛絕者。亂其神明。召其愁惘也。以爲無知將焉用此。以爲有知。不已甚乎。伊川摩翁。必無此等兒孫矣。家訓雖已詳載。恐詞意未切。不能破積習。因感丁孺人沒。復預囑云。癸未六月。

古名賢諸墓。大抵在山。頃閱餘杭邑誌。其安堵可歷數者。以十百計。其爲年以千百計。且不必皆名墓也。近觀吾邑。繁榮款畝中。曾有宋元墓乎。墓乎。原不如墓山。非爲地理。爲人事也。然世之墓山者。聽形章言。以高穴不旺財。往往墓於平麓。麓之爲田。則與平原之田何殊之有。故莫不貴地穴。貴天人二穴。地穴可種桑麻。稻麥。利所不絕。力所或加。斯亦千年之憂矣。天人穴自扞莖而外。無復致用於天壤間。居其所。桑難復害之。故揚名顯親。使百世視丘墟而仰止。人事之地理也。卜兆於高山。使盜賊齋觀。耕耘無終及者。

地理之人事也。

山地平治穴場之日。所去原土。且勿至太低。約平去親尺之後。審見來脈真。且即停止。先就來脈處。開掘金井。數尺。約足沒棺。并明板爲度。得使明板之面。尚低於四圍原土尺許。尤妙。儘不可得。亦須與之平。然後以三和土築覆其上。則藏之四旁。皆原土之從未經動者。客水無能入原土之理。其隱防功力。止在面上。周圍更無可虞。而面上之防客水。爲力頗易。一則用獨幅明板。二則堅築灰土。用原土八分。加石灰二分。和以糯米粉漿。周圍築之。石灰切勿多用。多不過

葬事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三

十之三。若與土相等。卽鬆脆矣。皆再三親驗過。三則更爲小。厥棺外披覆之。每年一易。三層寒暑之役。其圓珠灰砂。堅實無罅。與山上原土不殊。然後卸去草被。任受雨露。此萬全之術也。若初治穴場之時。先去原土太多。使地位太低。開穴一二尺。已不可深。則穴未足沒棺。早宜停手。於是棺浮於四圍原土之面。寒寸甚者。或至一尺。而明板益又浮其上。封蓋訖。勢不得不取容土。復橋築而高平之。此新築之土。一時安能合堅膩。客水從四圍晝夜從微滲入。防之洵難爲力也。此皆余所親歷。一一詳誌。使孝子慈孫。覽

從而取焉。

附遷朽棺法。凡朽棺欲遷。不可將棺移。則應手破碎。骨體盡露矣。宜先造極厚杉木板。四邊鑿槽。置朽棺之旁。用極大樹竹劈開。削薄片數十。長各五六尺。貼地橫排入棺底。以大相並。俟排滿。卽用多人擡起。安放杉板上。抽出竹片。此杉從卽作都底也。然後四邊用水。牆上加木蓋。盤不露骨。不亂。徑如舊棺之外。加以新都。合古人木都之義。惟開葬。恐地骸骨爲蟻所穿。當別有術。然係非常奇禍。遭此者。以意權之可也。不忍筆之。

葬事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四

祭

祭者。家之大事。約之有三。宜專。宜豐。宜時。祭器以祭爲主。特作一厨。置祠堂內。凡五金。瓶。觴。共合用若干。悉貯其中。臨祭。取澀濯之用。畢。仍濯而藏之。不得移。借他用。祭品隨四時應祭之期。各定類式。惟長至除夕。用猪羊。每桌五菜。一盒。熟味十器。餘時或用三牲。或用熟味。各從所宜。並應豐潔。與賓相似。不然是敬先不及客也。豈古人薦供。母萊供客之義哉。所謂時者。如清明。則加角黍之屬。端陽。則菖蒲雄黃。又祭丁之日。邑大夫致胙。宜以聖惠。特饗祖先。惟用原昨

而已。不添餘味。莫以清酒。用明特舉。讀聖賢書。世世為士。水渾木木。使幽明共欣。稽古之榮。此古禮所未見。以義起之。大抵與事生相似。即於心獲安。且後世忠疏不忠數也。拜儀惟長至除夕及冠婚大事若遠遊經年初歸者八拜餘皆四拜。

墓祭。非古也。祭魂於廟。不祭魂於土。然士大夫無祧廟。制則已除之。至無復血食之期。寒食拜掃。因致其焉。使遠祖歲得一簋。禮以義起。就可因也。不必古是今非。同堂時奠。則顯尊以及卑。寒食拜墓。宜縣近以追遠。何則。我國父而識祖。因祖而識曾高。

吳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五

夫祭妻亦拜。朱子言之。而未闡其義。大抵夫類敵體。義類朋友。生前交拜。死後可以拜之。又於情則亦為報。益服有報服。拜無報拜。以親分必有尊卑。即兄弟亦有長幼。故義不可報拜也。惟妻也者。齊也。情宜報拜。而於義無妨。故祭則亦拜之。此為大夫以下言。若諸侯以上。有國君之義。生前有朝見之禮者。自不可報拜。楮幣冥錢。勞人工以供無用。於財用為耗。於人道為愚。於事神為欺。似宜罷去。然念秦漢以來。藏幣帛金玉於山陵。士大夫遞相踵倣。所耗於世。不知幾何。後人

易此意在省儉。聽修存之。或末為過也。

雜訓

古者淫屬王朝。無生可治。士亦不治生。朝夕稻粱。置之若遺。況儲餘財及後。故孔子居官則服。服備具。失職則疏食或絕。後世如諸葛武侯。亦有桑田以給子孫。宋室官俸優渥。而溫公猶於初命士。皆首問其世業。以為無衣食憂。則居職易廉。則以業遺子孫而守之。後世之勢。亦後世之禮矣。致之有義利守之有本末耳。先公廉儉所遺。庶幾使後世子孫出足以養廉。處足以昭儉。如有不遵遺志。遺貨無厭者。則先公所惡也。勤儉則歲積有餘。積久漸多。宜遇大事能散。然後非治生之俗。子昔范蠡智術之士。猶能屢積屢散。馬將軍亦未聞道。不其為守錢虜。財者。堪康所最重。士君子所易輕。若於此蠱惑開頭。尚多繫戀。種後嗜慾。安望清除。廉正示冠。談仁義。不比於人數矣。人性不慳。必不至大富。不貽子孫以大富。則不生侈心。不侈。則又不至大貧。是貽子孫以善守者。不慳乃其本也。祖父累之如錙銖。子孫費之必如泥沙。子孫癡根。還從祖父愚性生下。修曰。太平不享豪華。亂離可免兵革。此一理也。又須不

吳亭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十六

乘凶荒之利，方可度兵火之艱。只如糶米一事，近年米貴，每至兩外。富者皆安然糶價，此舉無利人死亡之心。然實乘衆之愆而我享其糶，不祥之大者也。家有餘餘，當於每歲青黃不接之際，減價十之二三，以濟饑寒。令所得值價，只與常年相似，所捐雖少，然幸災樂禍之意，消除殆盡矣。豪華者世俗認爲享太平之樂，而我不肯享。貴賤者世俗相與行亂離之享，而我未嘗行。則雖遭厄運，庶幾免於戾乎。翁大善其言。因曰：人家累世能然，真可謂脫尋常矣。但行之須用精力，逐日躬親，點視零星，升斗糶出，務令沾及貧民。

不然。恐家健穿出入者，被冒其間。又有市井健猾，易名變服，綿綿羅取，搗至肆中，仍作已物，高得時價，犯此二弊，則皆徒利好技，而無濟困窮。故行仁者必以智。

愛惜暴殄，本是所意。愚者有時合成一病。如飲食剩餘，宜赴餅香之時，分給於下，敝衣故履，未至無用，宜散與僕從或貧寒之人，每見類人，慳吝愛惜，將餘食珍藏，夏不過一日，冬不過十日，皆腐敗矣。永饒破敝，欲藏之健猾，則不必欲與人，則不能堆閣閉處，聽其朽爛，使人不得受其養，物不得伸其用，是皆以愛惜爲

暴殄者也。時時當講解而提醒之，使曉此理，自無此失。

盛饌變色，爲相敬也。蔬食必飽，爲相愛也。隨分而宜，有何分別。識此意，人易於待我，我亦易於待人。若不得聖人之意，將恬然而安之，此其病根是微，不得晉平公之意，且以爲簡我而不盡矣。此其病類是陋。若真心爲學，只飲食間，便須變化氣質。

爲可用。豈二損之時也。夏屋渠渠，豈四顧之隆也。於繁灑播，豈八豐之致也。知已相招，情欣於赴，知人肺腑，故曰相知。若恒自念，嘉蕩福薄，每深儉惜，又見民生日貧，風俗日奢，飲食宴會，亦一大端。士不享先，民何親法。士奢民吝，士儉民儉，自然之勢。素心實然，相知所信。邇來族宗啓請，聖允煌煌，普天修共，宜享先者，尤在吾黨，不兼凡不殺生，不演曲，不六婦，清談久生，歡洽較倍，豈遜於八，輩素相聞，湯藥集盒，稱是萬勿羅列廣侈，使鄙人登忘憂之生，懸增三載之懷。儻疑飲食小節，何必斤斤宴會羅述，何足介介。竊以矜忽攸分，亦關學問，制事無小，制心無羅，況我飽餘，堪燕衆饑，又分體。聖天子珍恤窮黎之意者乎。

門路出入有定規。凡近內門戶。僅容十二三歲兒。盡傳語出入。過此卽當禁止。非有事特呼。不得擅入。每門明立禁約。寫貼於上。犯者必責如數。愚人不識。以爲嚴所不必嚴。豈知此事。閑處着忙。緩裏着緊。習成規矩。自然閑門清肅。知風之自防。自不防風。

每見士大夫居家無樂事。搜買兒童。教習謳歌。稱爲家樂。醞釀淫亂。十室而九。此輩日演故事。無非鑽穴踰牆。意態兒女。輩習見習聞。十來歲時。廉耻之心。早已喪盡。長而宣淫。乃其本分。觀之不勸。禁之安能。爲祖父者。親耳目之細。樂忘中。善之隱。禍。何心哉。何心哉。

延俊至家。已萬不可。況裔之也。此必作孽。既甚。勢又隆矣。莫敢候難。天故遣自壽其後。惡人多迷。善人常醒。天道行於人心。

雖有風流唱和之士。未嘗許媚妓托名。優興竭事無高下。况女旦以優兼媚。乃許之假托名色。書某府某衙女旦某人班。恒昵於彼而慨然於此。何哉。時非戰國。身非燕丹。畜家妓以悅人。爲宣淫之領袖。念及於斯。立刻碎其招搖。猶云晚矣。

園亭之設。爲宴游者多。爲讀書者少。仕優則學。縱使官成之後。何便爲行樂之時。若方讀書用功。先起臺榭。

志遊覽。恐於書生。更不相稱。此物此事。終始可已。吾嘗嘆白香山到處累石鑿池。廉雅人風韻。其費亦覺多事。惟晉公綠野堂得宜。以彼元功大望。上有昏主。下有妬臣。若閑門持重。不日就良辰美景之間。滿灘勸酬。疑忌深矣。士大夫尋常退休。何必於是。或言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夫子亦有舞雩之遊。杏壇之講習。有遜者如斯之會心。有春風詠歸之喟歎。境界能爲學道助。良不誣也。不知山靜川流。天造地設。故足以滌塵想。發道心。若人工結構。累石浮泉。剪綠爲花。原無生意。曾見人於假山假川之旁。悠然有會。恍然悟

道者耶。此雖極其幽勝。只作繁華。極其飄逸。只作俗趣。且非獨無益也。凡物有興必有廢。方其盛。我竭力而體之。及其衰。他人復竭力而運之。一興一廢之間。無不有費。時傷財之害。其耗盡於人間。暴殄乎天物。有不可勝計者矣。果有山水之致者。春和秋涼。偕良朋命駕。百里內外。皆可涉獵。遇勝境賞心。登極旬日。素有本領。未必無元公月巖之助也。其在書齋。隨意花竹鼓盞。足矣。陶翁所云。樹木交蔭。時鳥變聲。欣然有喜。何苦爲此無益身心。得罪造物之事哉。吾願子孫。超然廣觀。勿美愚俗。有此舉動。虛寂寥而效觀。豈

承家之役物。值清盡而不義。尤值力之小人。

俗所通用而必不可。養者四事。一曰家中不用僱人。僱人濟戲。無非淫謀。豈可令婦人遊釋見之。卽親翁姑。遇先期告之。同志高明。必不見罪。竊安公祖父母。隨流爲首。諱不可辭。亦須度量官府品致。可已者。明告而罷之。不可已。寧借他處園亭。勿壞家法。二曰疾病新勝。勿廣養生。寄見蓮池上人戒。喪文中有此條。悲慄懇惻。悚動狂迷。深謝儒理。凡信新勝者。大抵愚夫愚婦。彼必驚怖地獄。崇信輪迴。殺生乃佛家首戒。何獨於勝災之期。反不信而故犯。死生有命。不足與言。

卷二十二

家範

二二

就其所明引而禁之。亦應止矣。三曰驚尼佛婆。勿令入門。恐人惑達生子。或已生。或迷喪事。概令此輩誦經念佛。味禮犯義。無益有損。婦人行之。已爲可惡。男子信之。尤屬可羞。四曰宴會。有定品。勿暴珍天物。隨常往來。則溫公所記。都收列官事。近日梁溪先生同志約。本乎道氣。感乎肅情。可仿而遵也。宴鄉邑大夫及新親。並應虔情量義。斟酌得中。務爲返香從值之計。

或曰。近見大族。婦人入寺拈香。禮拜高僧。爲師。可不禁與。曰。是爲之綱者。非徒人類也。廉憲公之治有也。

民家婦人至茅山。皆禁之。况表週族耶。吾知子孫必無見事。故不列於訓。

布施須有條理。族人已置義莊。不必復論。其外則當做陽明先生意。每歲出租。除公私用度外。剝除若干石。爲行義之資。親外親之近而貧者。與朋友之有行誼而貧者。遠親近睦之生無以養。沒無以殯者。族舊子孫之不能自立者。酌緩急多寡而量助之。無干衆人耳目偶遺。賄賂周濟。亦無定額。又修葺祠宇。實有裨於人者。隨意量捐。惟不可奢遊惰。不可踰扛佛點燈化緣惡套。及助造殺戮佛爲無刺。雖不可助一應寺。

卷二十二

家範

二二

觀禮。及諸僧衆至家。誦經拜懺。不可延見姑佛婆。聯翩念佛。此端一開。濫觴無極。無一毫濟利真功。而釀妄服義風俗。變清規。或婦得種種貽害。不可勝計。布施姓名。反成惡事。大可惡也。數十年前。某處有假尼事。施於獄。窮其醜態。殆不忍言。引條入門。自作之孽。將以誰咎。好尚不端。施捨不審。其報如此。可不戒哉。可不戒哉。男子正其身。婦人率其家。是爲清吉之門。

扶清貧。窮施端豪傑。均屬美事。得失懸甚。濟貧婦是日用常行。百不失一。賄豪傑是格外偶然。若非具眼。卽

成妄費。稍涉結納。卽成羣集。每召于求。寃反致怨。甚或賈禍。不可不慎。

太宗以天子之尊。猶知生日增悲。況學士大夫。忍以是日。酣歌稱慶乎。身為孝子慈孫。當止是事。子孫爲孝子慈孫。當體親心。從親言。勿行是事。

古有胎教之文。蓋子之在腹也。成形成性。皆係於母。胎非可教。能自損其身之謂能教也。目無邪親。耳無邪聽。勿多言。勿大笑。勿盛怒。飲食勿過飽。過飽。過冷。過熱。凡薑椒辛辣。慈蒜昏濁。極酸酸等物。無止勿用。出入必遣侍婢前導。勿觸不意。或致驚惶。則生子長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年。且無疾病。男必清明強固。女必貞靜幽閑。視生而治其疾病。禁其非愿者。事逸而功倍之。夫是之謂胎教。聖人曰。習慣成自然。不惟習於已生。亦習於未產。能慎在母。能令母慎在父。然則胎教乃爲父者之事焉。

富者省乳哺之勞。貧者代哺之。食其食。衣其衣。原其值以養老育幼。至便也。然貧者代人哺子。而棄其所生之子。每覺無子家。以已子與之。無子家亦多貧。以代人哺兒而妨已業。初雖允受。漸生厭心。強撫之孩。受人厭而能生者。吾家體乳母十餘人。少時念未

及此。漸長始聞。憫之特甚。無異餒人子以養吾子。每念之汗下。然未有策以救。今爲酌一法。凡僱乳母時。先令釋親戚中。實有餘乳。願抱養者。以其子付之。本家於券議三年工銀外。另助銀二兩五錢。受乳母之子者。當時先以五錢給之。三月。抱至本家。令其生母驗視無恙。再給一兩。過歲。驗視無恙。又給一兩。犯之難生。在於幼小。大約兒生數月。其母始出受僱。寄養三月。則半歲有餘。又復一歲。則近二十月矣。方幼小。時抱養之家。未必心愛。然利此一食有半。代哺亦其一歲外。善啼笑。能立行。雖非親生。欲不愛護。亦不可得。況又得一金。其盡心撫視。無疑也。萬一愚人不仁。借抱養之名。以收利。不盡抱養之實。以誤人。故特今兩番抱養。儘覺瘦瘠。卽爲別覓有乳家易之。及其長大。聽代養之家主之。此則乳母之子。宜可多生。富人之妻不勞。貧人之子不死。且貧人夫一子。何其楚痛。明知受僱必毀其子。而卒忍之者。饑寒迫也。若僱乳母之家。卽不修富。必不大貧。二歲之中。於此二金。牛何有小費。錢財免。養人子。孰輕孰重。何疾何安。況天實好生。吾能以生意合之。則全人兒。亦所以保吾兒也。今後吾家當永行此法。願與愛子者同之。僱乳

卷之二

卷之二

卷之二

耳目富。不如心精清。養童輩者。但使一切玩好遊戲。絕於見聞。其爲無益之益。當無窮也。多見人。多聽謠論。恐益其枝葉。損其本根。故童輩貴少見聞。

教兒之法。使伏聞善言。習見善事。深知義理。此乃傳家之本謀。縱孩幼未有知。亦宜時來聽習。但使十中使曉一二。亦自有益。日浸月漬。積久自通。伊川先生言。教兒法。貴在先入。不要太早。誠爲至論云。

高先生曰。子弟當知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名教中之最當謹者。莫如財色。見財則利欲鑽心。隣於盜賊。見色則男女無別。夷於禽獸。名教掃地。矣。不令著。卷二十二 家範 三五

取此之難。詩書非專指二經言。諸史子俱當細細體味。而立志必於詩書者。其學有本。然後沈潛百家。皆取其益。不受其害。稼穡非僅穀食可惜。日用所須。無不藉人力而生。卽無不因稼穡而出。要當物物珍惜。勿使暴殄。惜物所以養福也。此三者神而明之。可幾古哲守而勿失。亦不失舊家風味。而源遠流長矣。人自十五六以下。志識未定。記性偏清。一善言入耳。終身不忘。一邪言入耳。亦時時動念。先人爲主。年少其尤。是以長願親朋。惠我子弟。勿道市井之事。尤戒繁穢之談。或稱賢聖高踪。或陳古今治亂。切無如未弟。

忠信。沈不過山未開書。備遇事情。兼備法戒。則請詳於所是。略於所非。或節其妄而弟周。或微其辭而弗露。使夫成人會意。小子忘惜。既有益於人。亦自養厥德。惠業。

聽人語言。務令聰達。勿遇以已見。勿撓以他端。惟談及市井淫靡者。則宜引古人嘉言。或舉目前正事。以清雜之。勿令得竟其說。庶幾養童輩於至正。匡塞過於未終。盡舍粹之聞。子弟不及避。偶行此權。以當塞遠之道。或曰。擇人而交。不亦善乎。曰。固也。世衰道微。離世俗。所稱雅客良朋。未免有不擇言之病。得交爲主。

惡言已稀。雅人心悟微機。口過亦當漸化。童子先入之言。爲至子親驗三事。十餘歲時。見了凡先生訓兒說內一條云。凡聽人語言未完。切勿攬前攬口。使言者不得竟其說。又云。凡食肉菜等物。從面夾取。勿用筯挑。亂揀擇。若與人共食。尤爲可厭。又云。凡涕唾須於僻遠處。舟行則唾水中。餘條尚多。俱於此三事。觸目不忘。遂永不教犯。又一條云。髮必自梳。若使人櫛。是兒童時。便習驕蹇懶惰之態也。此則至今愧之。

子孫中生得一二賢才。雖使終其身爲卑官布衣。必成。

世家各門矣。若止出卿相功勳。不過一時之盛。無當於傳遠。此其感應之故。全視發念垂教如何。

慘禍之門不同。各有感召焉。有先徵焉。或御家殘酷。此以殺機成也。某曰危哉。是將有叛逆之變。未幾。乃死於官方。或其家神鬼譟。數附於人。言未來事。其於人方高明顯。其聞之曰。人衰故鬼旺也。後而禍。武聰明豁達。而獨湛於色。致妾婢無復尊卑。諫者曰。夫夫也。刀鋸日在頸矣。俱以誣罔受難。感召不同。先徵亦不同。智者皆早識其不祥云。至於象屬之後。旁人為之悲慟。為之危懼。其子弟傾匭然。不追痛已亡。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二十

而皇皇求利。不虞憂榮患。而意氣揚揚。如平時。嗚呼。此亡者不可復興。僅存者之必底於亡也歟。使其子弟忘恩深長。得一人也。尚可挽一家之運。然令子弟而意恩深長。當非象屬之家。天人分而合。顯而微。密者於未然識。否則於既至定挽回。皆觀其子弟而炳如矣。武父否而初興。象家氣焰服甚。其於行樂。嗚呼。意皇皇汲汲。朝不及夕。嗚呼。是其家久不出五年。近不出三年。衰落復至。將不可救。三者已往。一者未來。皆近事目擊。懸為創復之勢。垂戒子孫。又以知舉家謹。起於吾身。日慎一日。焉。丙寅四月記。

衰戰方有言。有子弟不能敬。誠何自修。丁清憲公有言。好人獨為不成。須子弟儉儉。同心學好。先公常稱道二言。為子弟者。不可不體此意。大抵儉儉為非。必先歸切至。及房族親戚之不善者。招與治比。於是或乘至人衰老厭事。或遠出宦遊。遂無忌憚。故教訓子弟者。至人之責也。欲飭儉儉者。子弟之事也。子弟知自好。儉儉必不敢獨橫於外。彼能掩至人之一耳。一目。豈能遍掩眾正乎。以身教者從。則又二先生言外之意。

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可以免。能使子姪儉。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可以免。能使子姪儉。意外之虞最難免。惟時時收斂。可以免。能使子姪儉。

卷二十二

卷二十二

二十

人人謹慎。則無復意外。若其未能。則雖禍出意外。竟無意內耳。勿買瓜焉。不明之產。勿收來歷不明之僕。交易時。宜詳審而後行。倘一時為人所給。後有相告者。即核責而吐還之。理取原價。可也。或慮此過為失體面。恐人非笑。此最愚之見。始也不知而買之。既而知而吐之。如日月之更。眾方感仰之不暇。其誰非笑之有。若堅蓬前非。必招怨。招怨。則訟獄費。神恩。賄賂。費筆舌于請。所失殆不可勝計。然則法古人之改過。不吝。反失體面乎。法小人之過也。必文。反得體面乎。凡置意。

買僕者。必粗足衣食。粗讀詩書。否則列士夫。首民庶者也。苟抱一隙之明。豈肯再計而決。

傳示家人。諭曰。人家處。全賴人心慎。謹。僕內外。人誣傷。其家必日興。若或反是。其家必日替。然僕僕根於子弟。子弟根於至人。我家年來。頗見衰端。甚為可發。除躬自修省。痛行剋除。習氣外。凡我子弟。務各加謹。發言罕少。作事寧退。各自風化。其僕。彼有人心。必然知至人意。向人人收歛。庶幾有轉衰趨吉之理。我今特發此語。委出懇誠。如家懷中有不知感動。不遵法度。或荒攬閑事。或與人角口。或酗酒。賭博等。

幾字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三九

項遇人來。訴門。即與通傳。重則送官。輕則治以家法。決不寬短。亦決不姑息。與其有犯而後懲。何如預戒而勿犯。歸期不遠。先此切示。其未四月。京師青日。處家以罰為賞。情者罰之。則眾趨於勤。有所畏也。出行以賞為罰。勤者賞之。則眾莫敢惰。有所激也。或曰。何以異哉。曰。出行。則舟車之間。勞矣。雖情亦疲。又遠其親屬。以從我。寧忍加罰。故以賞為罰者。以不賞為罰也。處家以罰為賞者。以不罰為賞也。不然。將不勝賞矣。異乃各得其情。

舟田旬日而歸。僮僕駕車操舟。皆有黠駛弗勝之氣。家。

山之詩。悉人情矣。以天下之故勞民。聖人猶哀之。以一身勞數人。而曰至僕之分宜。爾何其殘也。陸行水行。見與夫舟夫。邪許趨命。寒霜烈日。乃其常處。居處就陰。反為偶然。我輩處舟輿中。猶覺困頓不堪。天耶人乎。清焉垂泣。觀此而不念。念此而不觸。頻引申。非人也。

或問子遇婚娶。或公家利病大事。必置小槽於夾袋中。細書端緒。或造或冊本。分派施行。豈其恐遺忘耶。曰。舉大事。條緒繁多。必因人分派。分派非預為斟酌。未必得宜。徑與口語。彼庸眾人。一人耳之。亦難詳事。

幾字全書

卷二十二

家範

三九

情之曲摺。故面命之下。隨開一單付之。彼便於奉行。我便於查驗。可為之善事。有未及行者。以前之過舉。有未及改者。一家之事。宜有未及消妥者。凡此皆人生未了之心。願當及時了之。大抵虧已一分。使人一分。無不可了。若居官職業。隨分盡之。勢難行而後可緩者。置之。其義必當為而阻於勢。則委職而去可也。亦須早其見。微其辭。若後時許激。雖去猶殃。此數者。皆以完得速放。得下為是。徑修身窮理。有進無已。與此生相終始。幾字全書卷二十二終

穀亭全書卷之二十三

浙嘉善陳龍正惕能著

政書 鄉黨序

居是鄉。則籌是鄉之利弊。留心於近而不能通天下者有矣。未有忽近而明遠者也。天下之大務。非高位不得行。非有言責不得言。有位無位。可以共陳。則惟知邦之事。

治人治法

古云不爲良相。則爲良醫。以醫與相配。父母一而已矣。

穀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一

稱父母者。復有三焉。父母萬物者。天地也。父母斯民者。元后也。以君與天配也。外是。惟邑尹稱父母。而其上此者。皆以祖稱。尊而不親者也。是以邑尹與大君配也。尹之用大矣哉。此無他。以其與民最近。疾苦饑寒。可面晤而口噓之也。老孺氏稱教父食母。是二人之事。不能相兼。而惟尹兼之。天下專者不兼。兼者不專。專而兼。又莫如尹。尹之任重矣哉。邑尹稱父母。治無大小。得人爲急。莊是邦也。察士夫品優者何人。才高者何人。察議既真。與參謀議。當有大助於政教。故事賢友仁。爲官常第一義也。國津顏壯其之言曰。宰

穀亭全書

卷二十三 政書

二

相以知人爲大。以薦賢爲職。如孤介不與物接。非所以集思廣益。造福黎民也。然每人而揆之。日亦不足。故必選人下問。遇事博謀。值每部人。見某省人。各詢其賢否。疏各略記。互相參稽。則白黑定矣。大略因賢知賢。雖天下之大。如一室也。守令亦然。鄉紳之可師可友者。吾籍而藏之矣。以至舉監生儒。以至耆老隱逸。無不周知。以至窮鄉下邑。匹夫匹婦。亦莫不知。用里法。逐里甲。而細覈之。又知其善。可以請教。可令傳教。知其不善者。幾人。則俾里之善長者。分比而教之。或設法以愧之。時面察以稱之。雖一郡之衆。如一人也。子陵所以彈琴治者。以其用人。而明道象山所以知惡少某某者。以里甲之分數明。而時時體察焉耳。出行前導。例有肅游迴避二牌。亦行辟人之義也。陽明先生開府南贛。易其字曰求通民情。願聞已過。肅靜欲使無君。聞過則招之使言。迴避欲其不見。通情則召之來見。當時不問以先生爲褻侮。但覺開誠布公。人人得至。督撫之前。直達所見。利安得不興。弊安得不剷。政事安得不粹美乎。劉忠宣公撫兩粵。凡有軍行。司道府縣。不用官封硃點。當堂開拆。但照同象往來。劍單帖具名。另用副啓開陳事宜。末後親填四字。

云大夏顛首。當時亦不同以公爲棄體。而下可凡領公側。感激願化。盡心奉行。如嚴譴之伺其後。德威惟威。豈不信與。近者本濠王公。據江西。守令來謁。不循舊例。庭參。邀人後堂。每二人一見。左右列坐。身自北面。烹茶細談。問所治病。觀其人之心事。識見。獲論年力。俟出。卽疏其大略。復邀二人。亦如之。不厭煩勞。不嫌降節。委蛇數日之間。通省官吏賢否。思通半矣。人見公留心如此。賢者益勤。否者易節。蓋有化枉爲直之微機焉。此三事。皆爲撫按之良法也。良法何常。生於居高者之善意。苟存其意。勸而廣之。各隨其時。各隨其地。美意無窮。則良法無窮。

聖政不得良臣奉行。可以致害。崇禎初元。停種稅織造。以甦民困。而蘇之機。房數千人皆失業。無他事可爲。將爲盜。直指王公道直至。選其有力者爲銳兵。厚資以衣食。精銳錄名官府。餘衆無復能爲盜矣。時米價甚高。公又令餘衆潯河。衆益喜。前策爲久計。所以消悍者不肖之心。後策且救目前。令此輩徐圖別業耳。不得此善處。則節儉之聖政。幾於致亂。官其地而不能盡心。則亂豈非聖世之罪臣。

民情土俗。萬有不齊。立法更制。隨方便宜。應時潤澤。可

矣。一邑之事。未必可棄。一郡之事。未必可棄。而况一省之事。可棄天下乎。近來通行二字。甚爲民苦。欲奉行。則擾害特甚。欲停止。則委曲多端。雖良吏責盡苦心。而房科終緣爲利階。民間不免一番費用矣。如山泉加丁錢練鄉兵一輩。欲選行各省。官民皆大苦之。吾郡各邑南運。多領散批。吾邑獨領總批。各邑南運不兼北。故欲令帶兌漕糧。吾邑南北品搭。輕重相兼。豈可又令受兌軍之累。嘉興壤高苦旱。秀水壤低苦潦。獨吾邑南高北下。早則南鄉困。旱則北鄉悲。一邑之中。尚有參差如是。而况郡省與天下。勸報日通行。通行可乎哉。

御史

今京師之政事。由於書辦。郡縣之政事。出於六房。以官府之衣冠臨天下。以胥史之心計管天下。民生何縣。縣用何縣。然是風也。沿習數紀。處不可制。情不可單。惟大小職司。各自出其心計。以修政事。則胥史之心計。不奪而廢矣。

積蠹衙役。曾經憲訪罪輩。來幾更名。復覓充役。應大手辣。比前加情。合行察汰。凡書役。每房共一係結。其他役十人爲一結。如有訪覈人犯在內。卽府責嚴。扶同

不舉者告發一體究罪。

止吏胥欺騙愚民。一名役毋得近前稟事。二解審時。偶與一人至案前。託問民情土俗。三出外過鄉村。每停車駐節。延訪父老。使民隱上通。四從來告示。張掛在官府。既未必設誠致行。又鄉曲愚民。識字者少。身到衙門前時。更少。何縣傳徧通知。惟自撰割切數語。細字刻印千百張。居則置案上。出則量拜匣中。遇鄉愚父老。每出一紙付之。令其持歸。傳相稱告。數月之間。可徧乎於窮村僻野。始以精明著聞。久則至誠感化。使民間信官而不信衙役。雖欲驅騙。無縣行矣。

差役票尼印式

卷二十三 吏胥

五

差役票尼印式

差役單身。船用一槽。每十里。船銀一分。遠者加某價。如分外多索。許被管而稟責革。

此法。顧殊嚴。父母君蒙吾邑。曾行之。每差役摘人。列先呼至案邊。問何酒食管待。送銀錢若干。稍過限制。立刻先責差役。然後審問本事。不過懲二三人。各役帖然奉法。鄉民寂然無擾矣。曾見差人持糧票下鄉。急如風火。黑夜排闥。就牀摘鎖。舉家驚惶。設酒送餞。及去。衣服雞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及帶至縣。前差又與商

通。僱人代杖而出。一番遠呼。始將肯爲差人生意。而官道如故。惟行此法。則官府得差人之用。民間無差人之害。

奸書割字之巧。如江陵集所載。割去壹字。仍填壹字。以疑監軍。而索軍卒首功之賄者。以壹易壹。吏固巧矣。但監軍亦失於不思。竟願既不可復減。則雖割補非弊。稍加等維。亦不難見。心悟其故。直於初白時。置之罔聞。立召卒而責之。則吏窮矣。此一小事。而制奸與制於奸。只在思不思之間。古人云。事因忙錯。處事貴緩。然從緩操益。要在忙裏能詳。

美亭全書

卷二十三 吏胥

六

市井奸民。凡長於書算。巧於侵欺者。必謀入糧房。赤手而人不數年。必滿囊而出。或事餐伏奉。或浮浪致費。彼雖享之不畏。然百姓之受其剝削者。則不可追矣。其尤猾者。即以所獲厚資。入京買官。名曰飛過海。渡桑梓之脂膏。以爲母。及官信境。又搜其脂膏。以爲子。奸人赤手工千母之權。而後此小民。兼受其害者。無算。又借宦遊之名。遠遊他方。雖欲加罪。難得而問。時移事過。然後徐歸。相距既遠。官府亦始置度外。使此輩得安享一生。真不平事也。縱未能絕加納之途。且將飛過海一種。嚴行禁杜。則此輩雖僅半於前。稍畏

罪於後。庶稱新小民之警於齊家。

保甲

禦變之本。兩言盡之。固本地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而兩言之妙。則併包曲盡於十來牌。然此法行之不善。選選授民。小則隱匿丁口。大則激成變亂。無他。惟擺列器械。編寫聚夫。二事最驚耳目。而一切諸得。又雜出乎其間。於是小民疑懼相仍。報丁口。則曰將以充兵也。而隱匿百方。查生業。則曰將以當差也。而詭不以實告。命甲長查報九家。則曰日從之累無窮也。而互相推避。於是甲長無人而丁口房屋生業。不可得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三

保甲

七

而清。於是總甲欲隱欲報。可以上下其手。因所報之未必實也。遣人俗訪之。所遣之人。即得而嚇詐之。委官覆核之所委之官。又從而重取之。奸細未及清一分。而本地之人心。熾然思亂矣。夫保甲本意。原為無事時。廣教化。稽兼俗。因之以清訟防奸。必家察行之。以不擾不編察夫。不列舉械。不點燈。不守夜。一如平日氣象。毫無更變張皇。但查丁口房屋生業。務在詳細真確而已。丁口則貴賤老稚。孤寡疾廢。一一備載。兼註年歲。蓋外來奸細。非必强悍之人。賤老幼厄廬。皆可挨身探聽。惟本地人一一入冊。則城內城外某

夜某飯店。忽增某人。無所舉過。但使奸細夜無宿處。白晝自離遠。潛末。而且者切其賊。從小民曉然知保甲本意。不為選兵整甲。則壯丁自不隱匿。或有謂孤寡難免者。免之一字。便起群疑。報名入冊。有何勞苦煩難事加之。而須云免。且事案中。有不能自給者。倘值緊急。或遇凶荒。愈慮難處。正賴周助。若不入冊。是棄之也。從難欲賑濟。豈能於房外查其姓名居址而給之。欲保甲之法。人人備載。非惟無屬於民。且將有施於民。行是法也。群疑釋而丁口無規。變矣。房原則某大街。某銅巷。或已房。或貨某官某舉人。或監生

義學全書

卷二十三

保甲

八

生員吏典某某房。一一開明。其大戶墻門。或報房客坑空屋之類。亦一一登冊。務使開卷了然無遺。或遇有警。須分別贈食。則已房者為中戶。房多者為上戶。其貧居僻巷小房者。大抵待食之貧民也。行是法也。不煩查報貧富。而就房屋開架。已得大都矣。生業。則讀書工商經紀。僑役僱僕。一一確載。不得繁云耕織。蓋城居之人。習耕者少。紡織之事。明係婦工。賴以男子所日習。為至行是法也。土著流寓。本分浪遊。較著列者矣。惟甲長苦承久為累。則輪月之說較妥。今且以十家之第一戶為甲長。止任登報九家之實。此外

一不以煩之。倘屬孤寡，則從第二戶始。人知無備，點燈之費，無虞更擊柝之勞，而又每月一輪，通司覺察之任。則目前之甲長易定，而造冊之際，甲長止查九家，總甲止查甲長，臂指通屬，稽察亦大段省力。其法易行，其效易成矣。至於寺院星卜迷信，不時來達，尤易藏奸。應照房頭多少，定其甲數，房多者，每房自爲一甲，以當家者爲甲長。禪堂以總管爲甲長，通寺以住持爲保長，長任僧道，逐名細開，勿或掛漏，亦不許分外寄宿一人。夫嚴之於飯店之寓，窮之於寺院之容留，則外來之奸細清矣。輪充甲長，而以前三

錢龍門牛總任甲述曰：余初任錢，饒爲潮潮查獲，大盜悉行通都中。若探囊拊，惟之見告者，殆無虛日。會蜀夔州有耆酋之變，道路傳言，且順流東下。饒九二郡，號號震騰，臺司檄余爲城守計。余慮之曰：耆賊必不能至此，惟是屬城多盜，保甲法在所當行耳。請行之。郡城以爲列城法，因下令曰：僥城多盜，有盜必有窩，荷民家不爲窩，查於何匪，又一家被盜，隣甲每閉戶不相救，相救則查於何道。官府拘捕罪人，歲月抗匿，不能獲，而告權牛者，告職賄者，告人命剝奪者，近舍左右隣不取證，而遠取隔縣隔鄉之人爲証，何益乎？本府今將嚴行保甲法，惟時余正欲爲中城計，而所下教，則第云爲清查理訟云耳。其法不用官吏饒，亦不用器械陳列，但令合城內外二十五坊鄉約，每十家舉甲長一人，百家舉保長一人，各甲長詳核其十家之丁口生業，以復於保長，各保長詳核其甲長之所變，以報於鄉約，以屋爲主，以人爲客，其屋自大街以及側巷，或公所，或民居，或道院，或官，或耕耕甲第，甲第自大門一間外，爲耳房，爲側舍，魚鱗駢次，畢入於冊，有空屋，衝路，必明註空屋一，及衝路一條，其人，自貴賤老幼，孤寡廢疾，以及附船親識，長惟工

其業如士工商賈吏胥僮僕以及土著僧後游方
羈旅畢入於冊壯丁年四十以內必備記年歲家貌
於本名之下有不核實者鄉約保甲長俱治罪教下
十日而諸坊之冊畢至因取冊日置堂上旦晚治事
涉郡城者輒問其人居某坊家何業男婦幾人左右
隣何人其男女幾人生業何事即揭冊驗之有訛錯
即記於冊聽訟問有兩造畢質不服者輒呼其左右
隣問之倚倚立辨問本事畢則又互詰其生業戶口
如前有訛錯即記於冊蓋二十餘日而得其訛錯者
十之三因提其鄉約保甲長而薄治之姑實其罪仍

盡發原冊於城內外之鄉約寬以十日勒令覆查改

正以憑稽核迨十日而冊又至則又置之堂皇隨事
隨人詰質如初於是獲盜則必究其窩而隨即究其
左右隣之容窩者遇開毆死則坐殿者以罪而隨即
薄懲其左右隣之坐視不救者得推牛犢傳通匿之
人則各盡本法而隨即傷治其通情隱護不肯發者
蓋又十餘日而冊內之訛錯者僅十之一則又鄉治
其鄉約保甲長再發改正數日冊至纖巨畢察矣自
是之後仍每月一遍發改以待遷徙死亡者於是每
甲一牌照冊填註以懸於甲長之戶惟將官府寬然

不見文法之苛而閭閻自相督察尋檢作奸犯科者
徑擒以獻矣其有壯丁者始令各備精銳器械一事
於家以備非常力不能備則九家合力備之每日城
內外閱容當往某坊密携某冊以往至其寬忽點一
壯丁驗之年貌果相合乎器械果精銳乎否則立咎
之而仍詰質其左右隣如初蓋自是各家之器械亦
不敢不精辦而余退而簡料其冊內之壯丁利器已
及若干人矣一朝有警令保甲長帥而與之列於原
野即束伍之旅也盡地而分之立於女牆即登陴之
卒也其始似借餘甲以清查賊詞訟其實則借盜賊

詞訟以行保甲其行保甲實以料民丁也而不知其

爲料民丁實以搜奸細也而不知其爲搜奸細不用
官吏簡稽懼擾也而簡稽未始不傳不用器械陳列
懼駭也而器械未錯不備其始則重保甲長藉其精
核也其後則獨重兩隣欲其督察也重兩隣而保甲
長之任已脫庶不苦於無窮之煩累也重兩隣而保
甲長之名仍在庶其便於一朝之號領也凡五十餘
日而奸盜盡屏城守悉備而民閱但以爲行保甲云
耳故曰兵能逼也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議易吏革
云者謂意在於此而號令乃寄於彼也此余行保甲

之意也。凡行此法者，惟在心計精密，氣色平常。倉皇紛擾，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敵，取迷之以告後之守土者？
姓名難記，已人萬曆丙辰進士

在鄉亦逐區逐圩，挨記戶口多少貧富，併及寺觀僧道，略如城坊保甲冊式。荒年便於賑濟，查發易於追尋。其豪橫及一切師巫邪術，俱密記於姓名之下，除巨惡外，悉令改心易行，不悛者治之。

同善會
崇禎寺未

序曰：是會也，說偶於夢澤張公，而啓新錢先生行其事。筠塘陳公益從而廣之，大抵隨意量捐，用極無告，因

庚亭全書

卷二十三

雜錄

十三

以廣動其善心。高子忠憲序之詳矣。有云：爲善如渴而飲，饑而食，飲食豈望報耶？至哉言乎！愚嘗推之曰：渴而飲，飲焉而渴，饑而食，食焉而饑，充而充，亦飲食之報也。今試問一豈弟之言，初或淡漠，過覺可思，問一彫琢采謠之言，乍雖諧笑，過覺無味。見人行一利濟事，已或未能，心安樂之。見人行一摧害事，已卽不與爲惻惻者，累時過一人，墮患難，坐廢不救，身雖便安，耿耿於心，救之，或稍費心力，終不致悔於既費之後，是皆人人有之，日日有之，長自試驗，然乎否耶？覺乎忘耶？人生不過求安樂爾，不爲善而患患無

然。畫中優憫，夢中擾擾，病中悽悽，人生之無福，未有

迫於此者也。爲善而息息油然，志意得寧，血氣擾平，魂夢得詩，人生之福，未有親於此者也。久之而衆志以孚，風俗以化，氣運以發，則如飲食得宜之後，可以當寒暑，可以任勤勞，其爲福又孰私於此。周公誅文王也，曰：求福不同，以此爲善，以此求福，一感一應之間，爾存無求之心，亦操必得之券，非最樂事耶？彼有不想飲食之人，必不覺饑渴之人，人而至，於不覺饑渴也，其危哉！竊懼夫阻人爲善者，曰：善在心，不在事，猶中滿而語人曰：我將辟穀以長年，其可長乎？聖

庚亭全書

卷二十三

雜錄

一

人曰：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在事，猶春在枝頭，草枯木衰，而春氣渾淩，不可見矣。凡具善根，願相與成先善事，事而成也。或者一方之禮樂，亦存乎其間，會式一十六則，附後。

一會名同善，每季至會，不論有爵無爵，但孝行端潔，料理精明者，卽可公同推舉，輪流任事。

一會期定四仲月之望，倘有事須易，至會於旬日前，揭於會所。

一送會單，至會先於一月或半月前，用白帖數十，分送善友，各自傳寫，俱於會前五日，繳送至會，然後主

會照高助人數。餐單束若干。付本友轉送。訂於某日已終。齊銀赴會。單式附後。

某季同善會期。惟訂某月某日。會所仍定於某處。自己捐助及轉募捐助。俱乞書姓名左方。縣九分至九錢。悉從願力。至期持銀赴會所收貯。或本日無暇入會。乞先期見付。以便總算給發。

有續開極貧人戶。查無過惡。及孝友貞節。而窮困無依者。開示幅尾。以俟履實。賑給。倘舊報而近故者。亦明開以便消除。

會日擇教讀一人司講。主會即携拜匣。帶紙銀。命一

友收銀登籍。

會日俱以巳刻。俟諸友畢集。序揖。班坐。茶畢。鼓鐘肅眾。司講者。武講前草舊製。或用典會新裁。俱以通俗爲主。務使人人易曉。感動善心。倘應聽者未諳。每會更大書講語一紙。粘貼會所壁上。

公用銀一錢。送寺僧備茶。二錢。主會者備點。一總送教讀。茶點畢。各散。

會齋自九分至九錢止。俱自書尊號銀數。臨期。持付司籍者登記。不赴會而願助者。聽於先期送至會處收貯。後期而願入會者。聽補送。此會乃前人立下方

便法。每季一舉。中人之家。不過每日省錢一文。稍產

之家。不過每日省銀一分。即可扶窮救苦。其入會之期。亦無定額。或每會皆與。或每年量與一二會。各隨心願。施者自樂。然後受者相安。

一會齋隨所至多寡。約爲三分。以二助貧。以一給棺。助貧以勸善爲主。先於孝子節婦之窮而無告者。大及貧老病苦之人。公不收於養濟。私不肯爲乞丐者。要在會中諸友。平日咨訪的確。會携五日內卽賑給。以省酬應之煩。其他一切窮民。力難遍及。止於會日俱衆將前時。主會當而以零備隨意施捨。盡其一念而

已。餘日皆不給。至於不孝不弟。賭博健訟。酗酒無賴。及年力強壯。游手游食。以至赤貧者。皆不賑助。以垂勸善之義。又有似宜助而不助者。四棺。一曰衙門中人。少壯持白手取財。受享過分。暮年窮苦。稍惜其孽。此正天道。人誰敢違。二曰僧道。不耕而食。造化所嫌。況彼自能廣募。此會微。無告所願。豈堪分之。三曰屠戶。雖行業落定。仁心必短。不敢助其不仁。四曰敗子。奢華無度。嫖賭雙全。蕩祖業。壞風俗。其罪大矣。可憐不足惜。正謂此舉。此四種者。主會勿携惜面。以懈衆人樂施之心。給棺者。止壞城中無告。耳目之所見

聞各鄉不能周也。如入會漸衆，助貨漸厚，推而廣之，有時。

一、收集銀色不等，其最下者，難以給付貧人，聽存別用。先取足色及九成內外者，酌量多寡，品搭高低，如助三錢，搭色一錢，助一錢五分者，搭色二三分可也。然須典會者親經手，日庶無不均之嘆。

二、貧戶叩領者，須按底冊查詰，或查居址，或查年紀，或驗相貌，對同無悞，然後給之。其或節頗貧儒，及老病不便赴領者，須發一帖，明開各項，委的當紀綱，送至原舉友人轉給，仍索回帖繳明。

義亭全書

卷二十三

附錄

十七

一、訪確貧老兼極，及節孝奇卓者，每季給助，其餘量入爲出。如春季給，則夏季暫停。庶幾新訪者補入，通融不隘。應賑入戶，逐名下註定銀數，榜計某日而發。本日不必候領，其本季暫停者，先期書姓名格示，免其希求伺候之苦。餘外不合助格，及貧人未入訪冊者，示令各安義命。如臨期紛紛，自行陳乞，一概不准。

一、貧戶應有冒領，特設照驗單一紙，開明年親助數，付貧戶收執。貧戶每季齋此單赴主會處照驗，填數領銀，如無此單，不准給發。單式附後。

一、給散之餘，置常分施。先期將本會現銀三分之一，付

木商某行，置造存貯，較之零買，工料頗良，一便也。行出小票，送至會處，有貧不能棺者，主會覆查無偽，發票赴行支領，立足應急。二便也。票到給棺，假冒難施。如有欲折領價銀者，本行徑收其票，繳還主會，用杜奸欺。三便也。棺上聯印同善會給四字，則叩領者難於脫手，自然望而息心。四便也。若存銀給領，納中來往，奸弊叢生，所宜深念。暑月暴露，尤屬可矜，則施稍廣之。

一、收散會齋完日，主會即將助銀姓號，并給過人戶數目，用公費刻會籍，傳送會友。

義亭全書

卷二十三

附錄

十八

一、每季昭常給散之餘，尚有餘銀，主會一總封識，轉交下會，俟積累漸多，遇歲凶時，設法捐助。無先期盤費，以上俱取切實可行，但施捨善事，或會友舉報，還於忠厚，不忍億逆，致滋冒濫事，雖善弗可久矣。必得忠直敦友，分委查覈，及有心勞畫者，帶協主會，庶堪久而無弊。凡吾善友，幸各舉所知，以襄盛美。

附照驗單式

戒亭全書卷之二十四

政書 第二

同善會講語

壬申春第一會講曰。這同善會。今日是第一遭行起。會友就有數十人。方信得爲善最樂。諸凡救困扶危。人人有這點心腸。這點不忍人之心。不要看得他小。一應循天理。做無窮無盡的好事。不過從愛惜同類上來。且如有一二餓病人。倒在古廟中。有人發個善心。把食與他喫。把藥去調理他。忽然起來。強健行走。見者定然個個歡喜。推這一點不忍人做。不忍人病的。

戒亭全書

卷之二十四

一

念頭。平日同草相與。豈忍自占便宜。教人受苦。只因向來不曾點醒。心雖要好。遇着事體。有了自家。便顧不得別人。今日來此聽講。不論種田做生意。與衙門中人。但點醒了這心。回去。俱要立定個決。不害人的主意。常常在懷。一生決保安穩受用。這會本是助貧。緣何又專揀好人來助。雖則爲錢糧不多。其實因此勸人。使那些放肆游花。日就窮苦的。生些懊悔。庶幾轉頭。又使後來人說道。原來做人不好。到底無人理他。庶幾人人各守本分。共成一縣好風俗。官府講鄉約。有勸有戒。都是此意。今日只當朋友們閉坐開談。

又說得家懷。聽得親切些。所講的達理故事。都是五倫書。與孝順事實。爲善陰陽上的。緣這三部書。是承

樂宜德年開。衍行天下。與聖諭六言。一般意思。這會只當是講鄉約的幫手。又近來儉家。每每合做放生會。凡有善心的。也欣然樂從。如今這會。救濟活人。扶持好人。尤覺親切。人人聽些好言語。說些實落的故學。看些現在的陰陽報應。連那愛物的心。自然也觸動了。一應鳥獸蟲魚。自然也愛惜。幾曾見真實做好人的。恣口說生。這會却是便放生會的源頭。如今會中人。各隨願力。伸得一點勸善憐貧的心。毫不

戒亭全書

卷之二十四

一

煩難。一步一步走回家去。暗暗思量。豈不大快活。從此隨時隨處對親朋。說些有益的話。遇着個人。行些方便的事。雖不日日在會中。只宮日日是這會的意見了。平時積善。老去安枕。豈不討了個大結果。富貴人家。常肯救濟貧病。貧病人家。自然感激富貴。過縣俱只是一條心。不論有事無事。互相倚靠得起。統一縣算將來。豈不得了個大受用。

壬申夏第二會講曰。世間大福大慧之人。造出無量功德。仔細推他。根源在何處。只是逢人苦楚。如在自身。今人極大病痛。果在何處。仔細暗來。只是見人痛痒。

不相關涉。人只道我且單管自來。難不去照管別人。何妨。不知種種有已無人。胸中本冷。斷絕了溫。藉生。意與那生物的天心相反。天看來已是個極惡人了。凡做好人。第一要惜人痛疼。此惜人痛疼之心。豈須勉強去學。人人元來有的。只被私心瞞昧。今日但觸動後。不再便他時過。時時放他出。願薄德人。即成厚德。薄福人。漸有厚福矣。人或云。做好事不瞞看我們。此語極誤。豈有好事。而或有人做得。或有人做不得之理。大凡功名受享。果然不可相同。善如猝遇大事。才調不及。一時勉強處不來。或聚氣不足。瞞神不濟。

雖有美酒佳餚。不能多用。一切聲色馳逐。不敢任情。這便是有人做得。有人做不得的。若論爲善。只是自有本心。力到處行方便。有善阻礙。却有做不來之理。如對父母。難道我只會冷淡。不會歡欣。如對尊長。難道我只會拘別。不會承順。如待平人。難道我只會苛刻。不會放寬。如出語言。難道我只會虛花。不會老實。平常日用。難道我只會生事。不會安分。凡此之便。都是念頭一轉。立地可爲。今我輩在會中的。凡有施捨。固是行善。然不要認定施捨銀錢。方叫做善。難道不施捨之時。便無善可爲。難道受助之人。便承頂了罪。

逐去。願要思量自己身上。不論在家出外。時時處處。謹慎慈群。方是無間斷的均善。凡受會中時的善。此歡實。越去學好。捨者亦善。受者亦善。方是同善。有軟弱的人。本心要學好。却說我一向不曾如此。今日逐作。防人耻笑。不知天下惹人非笑之事甚多。豈有學行好事。學做好人。反怕人笑。有種硬幹的人。自家不肯爲善。尚且要阻擋人。說此些小捐施。濟得甚事。放得錢人。不知隨手盡這一點善心。在我一人則小。合攬衆人則大。單看事做似小。想着心腸做大。若以不肯行善爲硬幹。均有主意。却恐差到底了。今日行

者須要不倦。聞者須要轉頭。行者亦善。聞者亦善。方是同善。或又疑向善之人。亦有遭禍患者。此是何故。蓋因平日趁着意興。作單差候處多。修到來久。禪補不來。正惜估積陰功。豈可他能修修行無狀。譬平日所爲。皆是病痛。今日作善。已得良藥。所以未效。乃是病深藥淺。不要埋怨藥差。又有一種做善人。價討便宜。慣作弊竇。即如道日編書里長一節。多方規避。以致賦役難均。不思我既有福分。居此田產。上千累百有產會差。自是本分。縱使十年一賠。還強似那田少窘迫之家。緣何設計規避。貽累小戶。天道人情。豈容

汝安富長久。縱使幸免外患。必然自生內憂。暗裡消磨。迷而不覺。豈不堪哀。又如近日迎神賽會一節。乖人曉得是借名取樂。呆人尚認做恭敬神明。不知此即是不安生理。故作非爲。試思聰明正直者謂之神。豈有神明。愛出巡遊。貪看淫戲。一切奸情劫盜殺人。每每從迎會時做出來。吾邑亦犯過錢夫。緣何人尚不悟。只因其間有包頭數人。常年從中取利。挨家徵分。小民從風而靡。若人人識得此事有損無益。各各安靜。省多少閒錢。縱免多少閒是非。此二事。却像不該在此會中說的。緣人心風俗。積弊既久。空空

提醒。恐難會意。沒奈何。只得指點一二實事。使人見個亮頭。要改過時。就從此等處改。要存天理。就從此等處存。

壬申秋第三會講曰。如今人家。只有三等。不是富貴。便是貧窮。不然。便是中等人家。若要通顯爲善。看來也不甚難。只得三句粗淺說話。富貴的。大家放寬些。貧窮的。各人要安分。中等人家。不要奉上欺下。怎見得富貴的該放寬。大凡世間好處。一身夾占不盡。別人種田上白米飯是我喫。別人織絹上好綾羅是我穿。在家冬暖夏涼。出外非船則輜。造化便宜。我已占得

多了。與人交關。豈可又占一分。所以決該公道。連連說個公道。還怕暗中已占先了。若明要占先。他人怎當得起。實實落落。將此存心。將此行事。自己心安。子孫長享。這段粗淺話。便是勸富貴人爲善的。怎見得貧窮人該安分。凡人守住勤儉二字。雖極窮。畢竟不恐餓。那些嫖賭抽游花的。不必說他。有一等無用人。常說我只是命苦。只是無本錢。到得仔細看他起來。畢竟身上坐一件病。或貧口。或懶惰。或心想不定。俗說叫做百會百窮。做食是一去不返的。日日要酒要腥喫。那裡來許多。所以貪口是消財的病。小百姓

是做一日。喫一日的。貪圖自在。不要說自家無功程。連別人家。也不肯喫去做功了。再有那裏家生。所以懶惰是不出息的病。凡做生意。不拘大小。俱要守住。漸漸曉得這件事的頭腦。等着這件事的時便。方纔趁得利息出來。學做一項。嫌他利輕。又換一項。說道我件件都會。畢竟件件不曾會也。所以心想不定。是一事無成的病。人若戒此三病。除了大荒年。決不愁餓死。所以今日這會中。第一助好人。第二便助那素不作惡。未入養濟院的苦人。雖說所助不多。一二百文作本。也有幾個月好營運了。切不要分外生事。妄

去求溫求飽，越出禍來，坐監落鎖，落得越來越饒。道
段龜淺話，便是勸貧窮人爲善的。怎見得中等人家，
不要來上欺下，人情好勝，自來還得日子，便思量分
外結交，刻取鄉間十個小民，還不勾供貴人一席之
費。若肯一朝醒悟，將那結交貴人的本錢，零星救濟
患難之人，多少陰功，多少實用，那些關門整客的，已
不必言，可借這慷慨好施的，把來亂用了，靡費無益，
反增殺生沉湎之孽。他若肯改時，一應小戶人家，與
他打交關的，個個同喚作喜，我自然不招橫事，亦何
消借他人勢力，做自己發身牌。這段龜淺話，便是勸

中等人家爲善的，翻來覆去看，爲善似惡，惡的到底
安穩，不爲善像乖，越乖越害得自家深，只爭來早來
遲，決無躲閃之處。清夜自思，我雖聰明智慧，決不誇
盡千古以上人，我雖弄神通，有本事，被皇天總算帳
起來，決然拘他不過。若爲善畢竟吃虧，難道從來聖
賢，個個都是呆子。若爲善果無報應，難道從來書本
句句都是騙人。若這兩項，還有些信不盡時，不論貴
賤賢愚，總有八分險了。

蔡西春第五會講曰：如今習氣大壞，認作惡的是能事，
所以喚他做惡人。到有人暗暗歡喜，若喚他便惡人。

心中便不甘，又還有一樁古怪事，稱他是聖賢的聰
明，決無人敢承當，說他是好人的心事，却又推辭不
得。豈如古人所說上智下愚，原不在本事聰明上論，
只是看他心田。人若越做得惡事出的，縱使神龜鬼
沒，越下下愚，但心腸真要好的，就使朴實無能，也是
上智。譬如一件不好道略，初做時，還有些過意不去，
到做得虧欠，連那過意不去的念頭，都不動了。此豈
不是昏沉之極，所以千般惡孽，只爲昏沉，又有好事，
初時學做一兩件，也覺心中歡喜，及至做好事慣了，
有一事不妥當，便覺不安，必求件件合理，方纔無憾。

此豈不是明白之故，所以萬善全歸，只因明白。若說
做惡人，也須有一種惡才，不知人若有才，隨身所處，
有做不盡的好事，緣何偏揀那不好處行，開口便失
酸，轉得背時，吐罵是他受，動步便好巧，到底來，戮辱
是他當，能事何在大，抵爲善原是人的本心，爲惡只
是人的習氣，一向習壞，皆爲不曾思量，亦爲無人提
醒，日久衰長，如夢如醉，醉時覺得作惡可誇，反要引
人同濁，及醒來，覺得作惡可醒，自然樂與人同清。今
日這番說話，也是我等衆人共的，只肯把平日心腸
行事，大家商量一番，豈敢空口勸人，不自肯覺。

祭西夏第六會講曰：爲善的門路，只有兩條。若說落手從來爲善，這等聖賢，世間有得幾個。眼前好人，都是從過失中懊悔得來的。若說肚裏了了分明，常見自家不是，這等明白人，世間有得幾個。凡做好人，只要把看別人的，翻轉來自看，所以說爲善只有兩條門路。一是改過，一是反觀。譬如今日說差了一句話，惹人笑，惹人怒，做差了一件事，或害別人，或害自家，凡有人心，豈不懊悔。但懊悔亦有何幹。凡懊悔了，須要改。今後決不再說這句昧本心的話，決不再做這件傷天理的事。這便叫做改過。改一分是一分，改十分

是十分。初時像便千瘡百孔，日久成個白璧無瑕，便是爲善第一條門路。又如今人凡相爭相罵，都道你無天理，你瞞心昧己，你亂說，你故意，計較別人，何等明白。試翻轉來，自家身上思量一遍，我現今與人相爭的事，盡合天理否。果一毫不瞞心昧己否。果字字有頂真，不亂說否。果是偶然無心，不故意否。若自家有些心病，也該認一半不是。緣何只責別人。這便叫做反觀。人能反觀，憑你氣質不好的，漸漸也變好了。便是爲善第二條門路。改過是自家翻得身轉，所以算第一條。反觀是先見了別人不是，忽然翻轉到身

上來，所以算第二條。到得真心肯做好時，總是一樣。日日有可改之過，人人有可反之身。一日不改，一日便增了幾般罪過。何時能勾消除。一日不反，一日昏了自家本心。何時解脫煩惱。思量到解煩惱，消罪過，方信得爲善是親切要緊的。快活受用的。比那爭強好勝，怪親，怪眷，大不相同。今日與諸君在此，說便快活話兒，回去，大家做些有受用的事業。

祭西秋第七會講曰：舊年中秋，曾說上中下三樣人家。各有爲善的法子。各有一句粗淺話兒。不知曾回家試驗，有些得力處否。今日准准隔了一年，再說個三

樣人家，決不可不爲善的緣故。富貴的，要思量幾百幾千人中，攬生得我一個人，人中富貴，便像那樹中奇花異果。山川中秀石甘泉，天上明霞綠雲，人人稱美。我今問一句口，可以振拔人，行一件事，可以救濟人，分明是上天與我修福的地位。若認做我今該享福，享一分便短一分。若識得我今正好修福，修一分前面轉增一分。只這開頭認得清，認不清，莫說差了多少人品，且差了多少笑著。兄長存好心，長行好事，富貴的地位，原不曾因此失了一面修福，一面未嘗不享福。若一味糊塗過日，不留心照管人，必至害人。

不着意愛物，必至傷物。此是何故？當貴之勢，自然如此。自以為日日在世享福，不知日日在世造孽。緣何把那修福的根脚，倒將來造了罪孽，豈不辜負這一生富貴？古人說：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今既處富貴，天已把個好人看待我，何不長行好事？去歲那皇天，追便是上等人家，不可不為善的緣故。那中人之家，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我雖無富貴人的力量，日日可救拔人，其實人生在世，那一日不有幾個入，與我打些交關，但不刻他，不欺他，就是本分內的為善。大凡至誠公道之人，鬼神保庇，牀上無病人，隣里

緣故。至如窮人，已是十分禍障。生在苦惱中過活，凡福轉之人，再經虧折，不起。別人過惡，報應還遲。我若有差，報應偏速。譬如聚氣虛怯之人，略鬼吹，倒外感，略醉飽，倒內傷。須要極其本分，方可度日。又要識自家身上，有個夾變得來的，有個夾變不來的。若要分外營謀，一朝暴富，我不曾生得這造化。難道上天命數，憑人氣力改移？這是夾變不來的，但人心至靈，實與他物不同。所以古人或因一點孝心，或因一段濟人救物的真心，倒能感天他，動鬼神，如為善陰騭上所載，轉禍為福，事蹟甚多。太上感應篇，開口便說個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可見總是個命字。要把氣力美計去變他，夾變不來。若有一段至公至誠的心田，不知不覺，他自會變了。這話本不專為窮人說。在窮人身上，覺得尤緊切些。便是下等人家，不可不為善的緣故。緣看來，人無貴賤，各有本心。凡事做差後，也會懊悔，只是略遲了些。須移這點懊悔的心腸，早一刻兒用，為惡到頭終有報，也不得不懊悔。可惜又遲還了些。須移家懊悔的心腸，早幾年兒用。舊秋說三樣人家，平平為善的法子。今秋稍說出個惡惡為善的情跡。

長夏第十四會講曰。這同善會。不是虛虛勸化。是去人貪惡。提人慈憫的實工夫。亦不專爲太平無事。培養淳風。正爲那意外兵荒亂離。要藉他保守。怎見得。今人壞心術。壞人品。傷情分。欲衆惡。有九分爲着錢財。那富貴的身體腸胃。不過與平人一般。安若美食之外。十分多積錢財。果有何用。古云一將功成萬骨枯。凡做成一家大人家。不知起結了幾家田地。拆白了幾個宅基。方成就得來。仔細思量。已多腸暗。今要做好事。先從不做惡事起。惡事亦誰人肯做。須從不管閑事起。管閑事。但略有些利息。門客僮僕。暗地裏

不知損多少人。若無我名色至張。他們如何行得去。衆人分利。其惡孽總我一人承當。王陽明先生說。爲兒孫作蛇蝎。不但是作馬牛。真可猛醒。况錢財之爲物。看未破時。恰似骨肉至親。留在家中。盤桓有趣。一看破時。正須布散開來。方爲得用。藏之匣篋。便與藏瓦石不殊。若一柴經營出入。全不捨得與人。又是一生一世。代錢財做個窩帳管帳的人了。鄒南皋先生說。聖賢別無學問。輕得錢財。便是聖賢。初聞頗駭其麗體貼方知真實。今且不要遠比古人。只如吾邑丁清惠公。非但在官在家。未嘗取分毫非義之財。建祖

上存積的。都將來散施。及至自家受用。一味儉朴。這是我們親見的活古人。況今四方多事。要防外患。全靠本處人心。要固衆心。全靠大人家輕視錢財。平居絕不生事害民。有事各各協力共濟。衆心成城。愁甚外患。所以這得小小施捨。粗粗講論。是提動慈憫的實工夫。那貧窮的。有大半好人。安分苦守。也有小半無見識的。幸災樂禍。聽聞江北有流賊。便說道等他來倒好。此等心腸。雖不是。却也要體恤他兩種苦情。一是窮餓迫身。二是受人作錢。所以忿恨而云。豈如江北州縣。也有若干通同流賊的。如舒城縣搜尋出

五六十來。盡皆梟首。流賊見細作被殺。望風遁去。巢縣私投流賊之人。因喫馬不飽。被流賊勞廩一棍。打至吳子。此人口出怨言。流賊與怒。又防內變。將那一干預報私通的。每個一刀。這是刻本上流傳來的。衆人豈不知道。那一條幸災樂禍心腸。豈不差煞了。如今幸得有父母官在上。先自捐貲倡率。鄉官富戶。雖聚集錢糧。一時未多。却是專爲有事時底搭。預先做個機括。到得果然。有急。各大戶自然慷慨捐施。決不教窮民空肚皮出力。若有庸智。有氣力的。肯出力効勞。也包你有出格重賞。况倡捐勸化。風聞開去。各州

肯效法，便感動了大戶心腸。那些窮民，預先知有倚靠，把那向來思亂的邪心，俱消化了。所以說意外兵荒亂，雖但體貼得同善意思，果然保守得來。若不信個同字，大小戶各自爲其一身一家，決決身家各保不成。那鴟張快樂的，禍在眼前，這滿口空憂的，也濟甚事。若信個同字，貧富貴賤，合爲一心，大戶不重錢財，小民盡懷忠愛，太平時，便有太平時，隨常的善事，患難時，又有患難時，推廣的善事，當復何憂。

辛巳冬第四十會講曰：這會自壬申春行起，至今年辛巳冬，整整十年。初時受濟者，不過數十人，今已增至

卷三

卷三

十五

三四百人。若論合縣窮民，養生送死，尚不及十分之一二。惟不論會內會外，凡有濟人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合，便大家歡喜。凡有妨人利己之心者，自覺與這會意思相反，也大段銷融。這意思却是感動無窮。後來還有說不盡的善緣善果，只看近處如杭州蘇松，遠處如北京各省，都有賢士大夫，做行此會。現在吾邑，是開始之處。若行者無長久之計，受看不互相勸勉，便是兩相辜負矣。所謂長久之計，別有措處。日後自會曉得。今且說目前救死的急着，衆人不可不知。如今米穀登場，價該稍減，反日日增添。

卷三

卷三

十五

每石將滿三兩，中戶以下，如何過活。救急的道理，却又極平常，只是勤儉二字。俗語說：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人生在世，那個是自在受用得的。即如官長貴人，一定也勞心勞力，雖不親手去做粗事，然自立身讀書而外，兒好人，便思獎勵，兒惡人，便思化誨，見饑寒，便思救濟，見暴骨，便思掩埋，縱然力量不周，也與多方設處，代他算計，與民同患，無日忘之。這纔是士君子之勤。農家及時耕種，竭力車馬，經紀小生意的，早作夜眠，勿學游手游食，這便是庶民之勤。每見富貴之家，自奉則不惜，周人則未免有吝色。若能節縮浮費，說耳目玩好上，省得一二件，便勾養活幾價窮人性命。若件件省，日日省，少些受用，那省出來的財物，不知勾活了若干人。又落得自家省了些福。從此推將去，行事不敢任意，出言不敢快心，發念不敢侈肆，這纔是士君子之儉。一切中下人家，勿貪口腹，勿好勝虛，扯體面，且如一兩年來，米貴異常，農家該十分愛惜，却到種田時節，伴工做生活的，每日要酒肉錢，比昔年米賤時，倒多了。我喫了別人的，別人還工也要照樣，原是自費自家的，有甚便宜，是甚算計。今後第一件，先從縮口食起，這便是庶民之儉。近

有人杭州來傳聞上司說滿街燒鵝炙肉。薄狼賣蠶。西湖酒船歌吹。無日不開。荒景何在。雖使有愛民之心。何從開告荒之口。話雖有激。亦是實情。只據吾邑。那荒村小巷。啾精糠。啾荳渣的。有多少人。及至城市街頭。熟食舖裏。宰殺烹炮。賣的夾的。鬧哄哄。却像不知有荒年。人心昏沉不醒。一至於此。只怕還有個大凶荒。大苦惱的光景。隨後到來。譬如人身在強健之時。還當保養愛惜。如何疾病危瀕之後。反更洩越精神。豈得無危亡之禍。大抵近來民生轉窮促。風俗轉奢華。朝廷亦以爲憂。傳出聖諭。凡察院到任。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七

出巡。鋪陳下馬飯。樂行裁省。又有科道官。條陳筵席一項。凡鄉官請公祖父母。及仕宦家新親宴會。俱限定十五品。不許過多。但能遵行。委是民間大福。官宦先從儉朴。百姓豈忍奢華。做好人須縣不饑不寒。要免饑寒。須縣勤儉。種種孝弟忠信。都縣勤儉中出來。種種奸盜詐偽。都從不動不儉中流弊。天下道理。雖多看來這二字。也儉該括得盡了。今再說個來年種田的要着。第一是剿捕蝗蝻。田地有高低。憑他水旱。還荒不盡。惟蝗蝻一熾。可使顆粒無存。此是害年穀。害民生。最狠的蟲賊。只看今年夏秋。但是車水早。

種。肯捉蝗農的。畢竟有米。那等兩避種。祭禱蝗蟲的。一時雖落得口饜酒肉。眼看戲文。大都全白無收。思量還是勤的好。懶的好。那些不肯捉蝗蟲的痴漢。說蝗蟲有神物差遣。犯了他。有禍殃。有病痛。假如蝗蟲果乘氣運。亦不過如疫鬼時行。若剿絕蝗蟲。謂有罪孽。那好醫士。用良藥治瘟。好法師。用符水驅疫。這都與疫鬼做對頭的。都是罪人了。必坐聽其死。不去調治。方可。世間有這道理。有這事體麼。況這班痴漢。既懶惰不肯捕蝗。專去飲分祭賽。因不動。又生出不儉來。互相喧哄。無益妄費。窮上添窮。豈不誤盡自己。今

卷一百一十四

卷一百一十四

十七

年已有若干人做了榜樣。明年須各放出主意。勿執迷自誤。勿胡說誤人。會中如何再三提此事來說。只緣救荒是目前第一要務。雖父母官。早夜個心。正在講求救荒諸法。然救各項衆人之饑。畢竟靠着幾個農夫。要在田中出息。所以講論種田。又是來年救荒的第一要務。蝗蟲適種頗多。預先打點。同心捕蝗。無分春夏。無分道早。無分蝗蝻細大。務期撲滅無遺。這又是來歲種田的第一要務。今冬倘遇麴雪盛。蝗種都凍死。也未可知。却要先說明白。在衆人心裏。不致臨時惶惑。

示貧民論 一貧民入冊。舊有定規。必經正人舉報。方准給單。除城坊極貧之民。聽木季主會訪確增收外。其有鄉區持摺自求者。既非會中舊例。又住居遠邊四散。人舟難接。往回費用。耽擱時日。種種繁難。今後鄉民有真正孤寡無依。素無過失者。各就本區本鎮附近鄉紳賢士。自往投訴。聽其親訪的確。具開年親居址。平日生理。舉單一到。即換給照驗單。准收入會。其餘紛紛手摺登門自訴者。一概不准。毋得空費紙張。終日守候。徒勞無益。二爲覆查事。竊到貧民。凡經正人訪舉者。除已給照驗單。俱於會館賑給外。其

有地隣總甲開報。及手摺自訴者。除遠鄉勢難備查。附近城坊。俟接訪的確。於某月某日。在本宅東牆門首補給。不必先期守候。特示。三爲養生尤急。給棺難。偏事。歲饑天寒。入會貧民。死喪相繼。除全字號換單。義寨等字號。撥單。給棺收貯。此外村邊居民。乏棺歛者。非確見真聞。勢難彙及。心長力短。各宜體諒。示木行論。會中向令孫行預置棺木。以備施捨。木爲暴露骨可矜。或隻身無親屬。或雖有親屬。而貧無寸粒。報驗既確。即發小票。給棺盛貯。無需時刻。所以便貧人也。近聞有持票至行。欲折領價銀者。明係詭冒。如言

自欲增價。別置好木。則原非貧人。何必會中領棺。今後凡有此類。本行徑收其持來原票。繳還會主。以表公道。所備棺本。宜用棕印逐一印記。庶防詐僞。孫行身在施棺之列。更須獨付雜役人等。同矢公心。務行實善。偶或扶同收葬。後即爲人口實。受人把持。前功盡棄矣。可不謹哉。

中秋第五十一會講曰。今年蒼生大不幸。遭此天翻地覆。一時官紳士庶。驚惶失後。真覺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孔子早說定了。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只拚得個死。便自立定脚跟。不至臨時惶惑。但持死也要拚得好。如爲官的。盡忠致命。爲百姓的。寧甘瘠餓。決不爲非。這便是拚得好。臨死而流芳百世。若富貴的。倚勢作孽。貧窮的。氣上作亂。這便是拚得不好。難死而遺臭萬年。同是一死。何不揀好的做了。然此是以前處變的話。頃今幸變故已定。國運方新。官民上下一候個如起死回生。又須重新整頓。人生在世的大道理。生理如何。只認定同善二字。便是。凡與人同的是善。與人異的是惡。同的是生路。異的是死路。何以見之。惡必有害於人。不但受者恨入骨。隨卽旁觀亦爲之煩惱。既人人惱恨。豈不是異。爲人

在世使人人惱恨。豈非死路。善必有益於人。不但受者感激。即聞者亦爲之歡悅。既人人歡誠。豈不是同爲人在世。使人人歡誠。豈非生路。這生死兩關。不但太平之世爲然。卽危亂多事之日。一直貫得過去。若說人生自有大數。地方偶值劫運。如何跳得出。這正爲爲善不遷。果透微時。定然脫出天羅地網。又或因有人見疑。有人見依。便說人心不古。善不可爲。這也畢竟是爲善未到家。若真正微表微裏。微頭微尾。自然人人信服。疑謫俱消。切不可因此生退悔心。一透悔。便是怨天尤人。便是自家墮落也。人有悔心。大抵

是好處。只偶因些小嘆。懊悔從前爲善。却斷斷不可。我今再說個異的是死路。目前有明明証驗。在城在鄉。塚底不可不警醒。切心。那最惡的。便是張涇。一殺強犯。聞名有百餘人。其實號召首惡。不過二三起。初招楊得意。及官府擒拿正法。萬衆稱快。亦人人惕息。至今荷從。尚多受苦。雖悔何及。那一時同惡相濟。是假同。後面稱快的。惕息的。衆人本心。方是真同。那荷從的。悔心發見。亦是真同。卽如城中亦有殘人。一時無見識。乘機逞快。目下開正在苦楚之中。想亦不能無悔。倘得幸保殘生。終身當以爲戒。切勿再錯。

念頭。看起來這同字。真是一條大生路。是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公共行走得的。平時彼此相孚。有事彼此相靠。除既往不必言。只望今後。人人放出識見來。順定主意做富貴的。一味寬洪愛人。貧賤的一味畏懼守法。行之久久。自然得力。今日且請各自反省。若覺平時未着功夫。卽今聞言之下。立刻發心。立刻起手。這善端起手。便是生路。若覺平時有些過當。卽今點醒之後。立刻回心。立刻歇手。那惡端歇手。也便是生路。生路者。合著本來生生之理也。高皇帝聖諭六言。結末二句云。各安生理。毋作非爲。一作非。便反

却生理。走向施路上去矣。我們通邑之人。經此大變。故方體貼出這生理二字來。切勿遺忘。自家性命。還須自家保守。

備用講語。如何叫做爲善。只將不爲善的樣子。反躬便知。凡不肯爲善之人。眼裏裏裏。不是作橫。便是作奸。作橫的是真刻薄。真強梁。作好的是假溫存。假忠厚。那真作惡的。衆恨衆怒。却像不可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不怕人笑。不怕人惱的力量。若一朝翻轉來。發狠改行從善。却也當他不起。焉知平日問許多尋常好人。不反讓他那假作善的。使乖弄巧。却像不足

與入善。豈知他那一點要人感激。要人稱頌的心腸。却是真的。若把這一點要好的心。幹起實事來。使做個真好人。有甚難事。所以此善日日現前。不是不能爲。只是不肯爲。不肯爲善。不過是欺侮人。豈知人生在世間。總只乘着這點造化。撞來撞去。縱使費盡心力。何曾有一毫扭捏得。那會激侮人的。只是目前乘興。那受人欺侮的。亦是一時低頭。知道結果如何。平孫如何。須要合幾十年。合幾代來總看。不要眼光短淺。孟子說。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今看來侮人的。還是自侮。今日到此。要各自自想。我平日若是個老

實人。不曉得如何叫做爲善。今日豁然喜得了個亮頭。我平日若自負是個聰明人。不信善之當爲。今日一身冷汗。驚落了許多平巧。雖然。且不要慌。正要把這些平巧。特地驚落了。他方是我的一點亮頭。在書高忠憲公同善會講語後曰。此會有十分妙處。實少而功多。以養而兼教。無書院講學之名。有與人爲善之實。不但受惠者感激。聞言者感動。縱是地方官長。不得不愈盡心。鄉紳袍袴。亦愈提醒其側隱。上上下下。合縣學善。雖有兵火大患到來。此方人。或者可免落劫。我連歲痴愚。每思庚午三月朔夜。千豎鬼哭之

變。十分奇憐。不知應在何年。應出何事來。況加壬申虎至。祭酉風變。服夢不穩。提向人言。大平不開心。今亦無別法。平居但行此會。動化大衆。長善消孽。倘遇饑荒。鄉紳領袖富戶。各區各村。就附近處。分故貧民。務令合縣無一餓殍。只此二事。個是釀和氣。跳劫運。真貨工夫。試觀高忠憲公說興化府故事。讀書知理。與名位能轉移通縣者。豈忍不作領袖。保護此方生靈。一方生靈得全。我一家一身。亦在其中矣。況各位若關海內者。肯在家鄉。行此等事。千百里內。冠裳士民。樂相倣效。其功德愈不可窮。

乙亥以後。賑肯平糶事宜。夏秋間舉行。

付十五坊總甲冊子論。謹告某坊總甲某。今送到圖書冊子一本。煩將本坊極貧次貧各戶。姓名丁口。生理住居。一一開明。務要的確。周到。真貧者不遺漏。不貧者不濫充。期即見報。以便另日給票平糶。其有賭博。酗酒。無賴。及衙門人役。各宅僮僕。雖貧不得糶入。煩五日内。即行見報。外具勞資五錢。示十五坊貧戶論。查得十五坊貧戶頗多。同善會義捐有限。撞給則窮於勢。遺漏則戚於心。今酌爲平糶之法。每冬米一升。照時價減錢幾文。凡戶預給一小

票。每丁口許糴三斗。因慮現錢一時難措。聽一月內。陸續赴糴。自本月某日起。至次月某日止。每糴一次。註票持回。糴滿之日。繳票。此法專補同善會之所未。備其已入會者。沾惠已數倍於平糴。勿得紛紛引倒。復與衆戶爭此些須。

平 坊大貧戶 共幾 丁口因同善會不能備
及許平糴冬米 每升青錢 文聽於一月
糴 內陸續赴糴滿數之日繳票
小 一次糴 二次糴 三次糴
四次糴 五次糴 六次糴

幾惠金壽 卷二十四 支書 三二五

票 七次糴 八次糴 九次糴
十次糴 十一次糴 十二次糴

崇禎年 月 日東亭橋陳宅票

續示貧戶論 初慮貧戶現錢難備。寬限一月。聽其陸續赴糴。有等圖便日前之人。將票轉賣他戶。冒名領取。使旁觀者嘆貧富之混淆。怨查訪之失實。本爲調劑。反起吝嗇。今後不許將票轉賣。如有故違者。買戶持票來糴。徑行勾除賣戶查記姓名。來秋斷不給票。倘委係貧極。不能辦錢。俟照原票。每應糴一斗者。給米二升五合。庶各撙濟。 幾亭全書卷二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二十五

政書 第三

庚午急救春荒事宜



庚午三月朔之暮大雷電鬼哭徹旦聽之如在空中亦如在門庭戶戶悉聞以為大異矣比若松人來皆言如此鬼聲方數百里不益異哉予初七日自會城歸聞之方悽斷俄又聞窮民有抱其半歲子於門呼號欲授人而人莫應遂攜至羅星楊投急流中嗚呼悲哉此外不見不聞餓病而死棄捐而死者何限民極於下故鬼啼於上天變示人至迫切矣回天變莫如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五

政書

結人心結人心莫如救人命而消弭挽回非愚賤事全賴富貴人首在當道次即紳耆耆聞天火沿燒數里一室歸然獨存瘟疫流行有全家不樂一人者甚至寇盜披猖亦相戒此方有某公在不可驚動以一人故保一鄉一城嗚呼此豈智謀勇斷權鎮耶積善之家感通人心即挽回天意今日民極可憐果可憂學者存無爲而爲之心何妨語有爲而爲之法或傾儲而散或以餘及物隨力隨心原非難事若目擊災傷猶守楊朱不救一毛之意則不敢指斥言之也禍患既來欲散何及宵分夢覺請自難而自謀

吾邑二十區每區推一鄉紳至之各從其所稔熟先令

勸教子弟誠貴家人寫盡遊圩地圖一切兵荒村落凡有民居者概悉不遺并註其村名號另用冊冊逐村編寫姓名兼載貧富除富戶外就中暗別極貴次貧二等大抵觀其屋居衣服察其面貌加之探問隣人可得六七猶恐未確各就本圩訪殷戶一人密察訂之間或親至一二殷戶家再確訪之彼居本圩隣里虛實知之必詳兼借身各不敢忌給開報貧人每戶若干丁口童子十歲以上入數有本身雖貧現爲殷戶僮僕者自有至翁瞻養不必開報僧道各有施

幾亭全書

卷之二十五

政書

至不必開報又或有產業人假權貧戶或一人拆各二三或本人照錄票虛開丁口或里長執絕戶票充作實在凡此類項容情欺蔽家人重罰奸戶追償繼富一分便妨周急一分所以查核不容寬貸極貧每人給米若干次貧每人若干通計某圩該給散米若干再通計本區若干圩共該給散米若干立成總冊一本然後酌量地分派定日期出示某某幾圩於某日某處給散分作四五處尤佳或本圩殷戶慷慨至公將應散米數徑付本戶照示分散尤爲簡便不願勿強

示胥五區貧戶論 看得連年夏秋米貴。今春每斗百二十文。尤爲異常。聞鄉民貧者。買食豈澆酒糟。繼以草根度命。又布賤花貴。無從生活。深懷憫惻。本生力薄權微。無能普濟。惟念胥五一區。祖宗父母生長於斯。尤不忍忘。算除本年家用飯米外。量餘冬米六百石。聊出散施。以濟饑虛。度算春花。尚需一月。查分極貧次貧二等。人給三十日糧。以俟麥登之登。每戶預付圖書小票一條。可各自填圩分姓名。限於某月某日。自備布袋至某處。靜聽唱名。繳票開領。只須男子一人伺候。不必攜帶妻兒。致生喧擠。有損無益。無圖

賑貧戶姓名開後。
示各區佃戶論 常年佃戶。每畝給借隨田米二斗。加利二分。今春米貴民饑。本家於祖居胥五一區。聊施小惠。其餘力難徧及。惟念各區亦有本家佃戶。歷年服勞。豈忍樂遺。今將舊冬欠下糙米扣算隨田者。至冬每斗止加利一升。如舊租清楚。即今開倉。每畝速給白米二斗。至冬每斗加利二升。聊示體恤之意。吾邑以紡織爲業。婦人每織布一疋。持至城市。易米以歸。荒年米貴。則布愈賤。各買乘農夫之急。閉門不收。

雖有布。無可賣處。鄉村如有好義之家。量米多少。照時價收換有足。俟標客銀至。頓至結貴。可仍得原初米價。此不過守候兩三月間。已財不損分毫。而應農家之急。有莫大之功。鄉紳城居者。亦做此意。則粟布互相流通。農夫餉婦。不至束手枵腹矣。捐賑之外。設此權宜。以爲惠而不費之計。

或曰。歲饑獨賑一區。此外坐視其斃耶。曰。賑濟鄉里。與莊茲土者不同。爲民父母。命今足以用人。自應兼濟。若鄉人。當各視其力之所及耳。地近則耳目易周。人少則情隱易見。務使貧民貴糊其口。不在傳施也。爲

某地人。但救某地。他地自有贏餘之家。使各近行其惠。乃所以爲普徧也。且如吾邑二十區。假今無分彼此。一槩賑之。度算饑民應賑者六萬人。人給兩月。爲糧四斗。共計須米二萬四千石。雖巨室世家。孰能辦此。既已不辦。而驚廣矜名。徧行給濟。至令他郡人民。聞聲竊負。或挈家掉舟以來。人衆既集。糧無措處。又且耳目給然。難可究詰。侵漁重冒。必從是生。有積日累旬。不沾升斗者。號哭而還。顛仆中道。是促之斃也。原其初念。本爲活人。及其斃也。或因以死。豈非驚農不務近之害耶。若各區士夫一人。首獨若干石。爲諸

戶倡。但感動以至情。勿情官法繩之。勿限人數。勿限米數。聽其隨意樂捐。倘有剽隱好施之人。踰涯捐濟。則徐請於官。給以義善扁額。後遇徭役。量情優免。或有誤犯。亦准寬貸。於是計米若干。設誠散給。或米一時未敷。待哺者迫。則量現米若干。隨時先散。復限日期。又行補給。約計每區賑濟者數十家。受濟者數千人。以數十家之精神耳目。周濟數里內日相習熟之數千人。授者豈敢侵漁。領者豈至重冒。極貧次貧之報。豈有不真。圩戶丁口之數。豈有不確。復佐以開河繕城之策。用饑民一時之力。爲通邑百世之利。可

使凶年無寇盜。通邑無饑夫。而且因以集事也。無奇無名活人是快。私矣而公。隨矣而普。

武曰。城市何以後之。曰。惟農最勞。惟農最貧。居鄉者大抵農夫。居城市者。大抵工商賈。又宦僕衙役。十居其三。故凶年轉徙溝壑。鄉民爲多。饑死於城市者。不一二見。惟賣業者流。最無本業。亦須賑農之暇。然後及之。王政春耕秋歛。專省農家。不助他民。豈故遺之。該有道也。農家數口。獨賴田入。一逢災傷。更無他營。生涯絕矣。又春望望麥。秋望望禾。乘其米登。爲之後濟。暫則月餘。久或數月。可約升斗之數。可定起止之期。

若市井中人。原不賴田而食。何時爲當濟之始。何時爲既濟之終。苟非大荒。補助不及。意深遠矣。大荒之歲。極貧之民。平糶則無錢。賑貸則無償。二者皆未足以濟。濟之惟有煮粥散糧耳。統計二事。煮粥少破目之虞。難得收場歡洽。散糧有規則可按。難在起手清查。大約上官無循千里。則煮粥最善。凡係饑荒之地。同日舉行。使饑民各從本鄉就食。若散糧。則貧富難知。貧之中。後次又難辨。且衙門員役。情面稔熟。巨室群僕。交通互領。市肆棍徒。暗出使用。此皆一日之間。去而復來。重疊冒領。不知其數。其窮小民。既無情面。又無使用。沿門倚立。不得近。散糧者之前。升合安從入手。故煮粥勝於散糧。鄉紳善士。與僻黨習熟。則散糧較易。各畫方隅。稽核貧戶。按冊厚給。簡淨易行。若煮粥。則我獨爲而他方未必齊爲。米有限而就食之人無限。假如限施一月。迨十天左右。米去大半矣。而遠來赴食者益衆。十日之糧。或一日而盡。續米無從。揮衆不可。未滿原限。遽自中歇。又不可。則如矜肘之態何。故散糧勝於煮粥。雖時勢參差。難設成法。約略四語。則曰。小荒先散糧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遣會期而煮粥。鄉人盡地而散糧。

嘉年救急。無過煮粥散米二端。煮粥畏在駢聚。散米患在被胃。然破胃之患。亦駢聚所致也。故要在分之分。不論煮粥散米。或城或鄉。皆須星列棋布。慎勿團作一處。喧闐則啓爭。垢穢則致疾。繁雜則生奸。鄉紳各主一區。期不期分而大段已分矣。仁必以義肅。故非鄉紳不可。至仁必以智行。故非各竭其心思耳目不能周。

或問賑給之弊。遺漏與破胃孰甚。曰。破胃人負我。遺漏我負人。寧稍稍破胃耳。然則論戶與論丁口孰善。曰。論戶人將怨老幼之多。論丁口則老病孤幼均沾。而

縣志全書

卷二十一

賑濟

慈善之心滋長矣。一以養贖教。一以養助教。賑貧之中。有精微焉。但老幼日食數合。不與壯同。賑宜略減。若計口均授。糧又難徧。

末世救荒之政。有限米商減價者。是吏胥奸人收其利。而民商俱困也。其尤謬戾者。令貧民照縣票糴米。豈知儲工賣菜乞丐之流。不存立錫。不入丁口。有何縣票。今使無縣票者不得糴。是獨遺天下第一流貧人也。限價原非善政。况舛錯如此。豈不悖哉。

或曰。慷慨捐濟。富名歸之。得無累乎。曰。晏平仲浣衣濯冠。通國待以舉火者數百家。范文正俸祿千萬。大賑

貧病。臨沒無以殮。略慷慨則不富。愈慷慨則愈貧。義不聚財。自然之勢。觀人性行。便可信其囊橐矣。豈有竭力弘施。而人反疑其富者乎。且害人則不顧人怨。救人則畏人疑。亦顛倒之甚也。人爵之士。本無拘束。誼當倡導。天爵之民。曉此機關。理宜響應。

庚辛救荒平糶事宜

庚辰八月。邑紳公勸平糶論。近來平糶一事。原出自朝廷之意。官府仰體施行。邑中九稍贏餘之家。酌

量寫數。本心自認。原非勉強。乃聞既寫之後。有卽時發餉。糶足原數者。有半糶者。有全未糶者。待哺嗷嗷。

縣志全書

卷二十五

賑濟

八

於心何忍。群情洶洶。勢亦非安。豈不聞鄰縣各城。俱有一番嗷嗷。獨嘉善帖然無事。正爲官府主持。先期平糶之故。既已陰受其福。何可頓忘前言。若聞糶者。得以安然抗顏。則先糶者。反自悔其循理矣。且原發底簿。開列應糶各戶姓名。今全欠者。與未完者。日後繳歸官府。恐亦米便奉勸衆人。及今曉發。其有莊土著。有未登簿者。亦應自量所宜。以慰群望。併告勸。嚴典分米平糶。鄉農論。謹告繳典各戶。據相稱千石賑荒。若賑。則數百足矣。敢望滿千。今乃和糶。未爲賑也。所聞千六百石。係各典面許。周糶兩相公及諸

位賢達之議。本宜止期仍舊。未嘗議增。市民得紳矜殷戶和糴在前。略已均沾。今嗷嗷待糴。鄉農爲念。故願諸典量以五百石糴市。餘數糴鄉。且問原議糴鄉者每升三十文。較市價稍贏。則是以米之足數。全初許之信。以價之微擴。補樂施之仁。於糴亦未失也。救饑便商。扶貧安富。同歸一理。本無岐視。幸諸典熟計而蚤決之。以速慰四鄉之望。此乃諸典自積陰德。自好本心。豈他人得借以市恩耶。高明必能信諒。勸徽典邑里分米平糴鄉農論。謹告爲典戶樂輸平糴事。徽典十戶。奉上司明文。年例積濟荒米一千石。

義平全書

卷二十一 雜錄

人

除連日於預備倉專糴付赤腳人丁。約得五百石。餘五百石。奉正堂面諭。分派城外各舖。散糴鄉農。以均利濟。本宦竊見鄉民紛紛陳訴。持錢入市。求糴無門。問邑中高賢。原勸十典於千石外。合共加糴六百石。今吳朱二典。在西塘風涇二鎮。加惠已多。吳程八典。悉照原許。共加出四百八十石。欣然樂輸。足徵好誼。因出米之數稍贏。公議照原定每升二十四文之外。稍益其價以補之。諒鄉農以得糴爲便。且照時價。所省已多。喜慰當無量矣。再照倉糴赤丁一說。情理原平。赤丁不惟無產。且多無人。該里歷年代賠。今持票

得米。以目前所贏。補曠昔所出。未爲纖富。但鄉農嗷嗷待哺。其情尤迫。救朝夕之饑餓。比於償歲月之賄賂。周急宜先。故分半以濟之。諒各里共懷恤憐扶困之仁。亦所欣然樂讓也。先一舉。在神君爲德政。在各典爲義和。在各里爲仁讓。一事而三善具。且可爲後來典備平糴規模。謹此詳告。

與吳賓日邑尊書曰。初歸。益稔德政。紳衿氓庶。無不謳吟。未聞有好議紛言者也。任所當任。政以臻於寧謐。老父母真能以時中之道治民。感服感服。平糴諸事。至持悉已盡善。目今惟徽典一項。政欲仰藉洪恩。月

共品全書

卷二十一 雜錄

人

餘以來。市民略已均沾。鄉農求糴無所。向聞有四門分糴之說。而徽商往日當衆會議。原許千六百担。今若以五百糴濟市民。以一千一百分糴城外。其有不足。則益以布庄土著所許。與各坊所餘。儘堪普惠鄉農。此於事情。有五善焉。民無鄉市。同沐膏露。其善一也。典商平昔取利。市民雖多。鄉民非少。今城鄉分糴。均示周急之誼。其善二也。各邑四年以來。每年悉行糴濟。敝邑幸逢稍稔。連年免出。今當本貴。不必強其併出。四年之積。彼亦不必執每年一千之成數。是以周知微魏子一諸君。酌勸千石之外。益以六百。情似

得中。又便於繳報上臺。是爲農商兩得其所。其善三也。倉糶每升二十四文。眾議若發鄉農。可增至三十文。鄉民得糶。不敢嫌昂。撤商雖發米稍多。而價亦稍廉。兩相准美。費實未甚。其善四也。一倉頓糶。未聞喧闐。若分四處。查無他虞。其善五也。昨賸將三父母。啗曾以此意告之。然必得父臺曉然賜示。使典商情狀。議服。始便遵行。目下秋收雖近。農食維艱。得於初旬開糶。月終而止。約以二旬爲期。則四鄉欣忙。無遠弗屆。遠遊初歸。所代爲耕夫織婦。仰丐靈天者。此爾。

本教丁丑進士
南直宣典縣人

縣志全書

卷二十五 政書

十一

辛巳。爲分賑城坊。致錢憲楚相公書曰。承教。三法並行。至密無漏。就其間分論之。平價發舖。鄉人與能。弛利佃戶。救作苦者。亦已過半矣。惟量口給食。乃真正救荒第一要法。蓋極貧者。既未必爲人佃戶。亦未必能具半價。故雖減價平糶。猶不足以濟之。而必給食以活之。但能稽訪至確。戶口亦自不多。第庚午歲曾賑一區。頗知顛委。詰旦當賸陳之。務在當今可行。無過高過難者。至社倉以垂後來。兼舉而行之。若久若近。富鄭公紫陽先生。慨然於千載之上。吾邑數十美人民。慨然目前以及無窮也。

縣志全書

卷二十五 政書

十二

又致書曰。極貧者。大抵孤寡老疾。應人養濟。而無階以入者也。故往往往戶多而人少。大貧者。手足猶健。亦有親丁。而無恒產。乏資本者也。往往人少而戶少。屢年稽覈。用此爲率。衆亦安之。至於訪覈。有去夏底冊可傍。今更托良友。覈之。應增應除。當得十之八九。欲其纖毫無誤。則恐未能。從來賑濟之局。大抵然也。惟素行保甲之精者。乃能無舛。頃友人自會稽來。述劉念翁倡賑荒之議。而郡世培植。握至特民。以大和其所得力。惟在每鄉托一良士。此亦劉晏勾簡簿書。專委士人之意。城外遠坊。各以某圩爲界。常年平糶。亦有定限。但鄉農舊秋言。每年大艘小舟。載米入城。悉出吾輩作苦。而賑饑反後。此至情誼。堪發大悲。非做藉松。輒輸事倒。別未有術。今吾郡已有糙米二升之議。則反多於蕪松。此昨聞之曹大行者。顧恐遲遲。不及補春耕。或儲以脩秋助。總屬要策。

又致書曰。饑民望之則多。覈之則少。故不難在賑而難在查。所以必須賢子弟親行。則閱者自無妄覲。視總甲開報。其數不期減而自然減也。兩日。除子一所任三坊外。分遣子侄查其餘五坊。業已竣事。大約戶無滿半百者。口無滿百者。與尊府所覈略同。日給當稍

積爲三合矣。雖有廉美，不妨貯待他用。第固難稍益於此外，不以爲定限也。賑流救急，真大仁人心事。但須商酌至妥，彼得一月之繼，米必歸西。西縣流民，歸理難務，猶或有之。若大江以此流丐，雖亦無事可收，無力可作者也。苟可暫活，到處爲家，真一見在者久留，聞聲者踵至，何以待之。於此料算既透，確有處分，然後可行。或者糯米於官，聽官先期出示，專以遣使還鄉爲名，以舟載米，駐西郊外總會之處，或某橋頭，或埠頭，凡西還北還之流民，俱於某日至某處，給行糧若干。如此，庶幾於賑濟之局稍別，受糧者果去。

義賑全書

卷二十一 賑濟

十三

大善，不去亦無復妄與。聞風者不來，大善，或本亦無可指稱，而相聚以生意外，慮防慮至此，良云苦矣。爲善最樂，活人之事，有何可疑。然時勢至於不得不處，不得不防，益使人痛歎傷心。始知爲善亦時有痛中之苦也。想仁人讀至此，亦當喟然一嘆。

四月，公示城坊平糶諭。照得米價日高，舖行艱難。小民終日奔波，赴逐微利，不勾糶米二升，再四躊躇，惟減價平糶，庶足稍濟目前之急。其間事宜，約有三款：一曰，確覈貧戶，預給平糶小票。減價之米，專爲本少利薄之人，其資本稍厚者，家中雖無積粟，尚堪照時

值俾價。若一粟待糧，減價之米，是分奉貧民之升斗也。竊獨何堪。故訪覈給票，必公必確，中戶不得冒入。總甲不得任私。至坊者，親自覆查。非特使弊端莫容，且以此分總甲之殷，最送新縣至分別勸懲。此確覈給票，所以專爲貧戶計也。

二曰，所減米價，實在適中。目今每升五十餘文，今量減爲四十二文，充恤貧之心，更減數文，豈不尤快。然減價太多，則認糶之米數必少。今以四十二文計之，每石得銀一兩八錢五分矣。無論此照豐年，即視舊秋頂價，已復遺之。若猶不心慨認，豈人情哉。在

義賑全書

卷二十一 賑濟

一四

認糶之家，須比舊秋如數，在買米之人，與其減價多而得日短，何如減價少而得日長。此量減適中，所以曲爲貧戶計也。

三曰，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如某家有米若干石，量出若干石，減價糶與預給小票之貧人，其餘聽照時價發糶。糶與無票之衆人，毫無所禁。惟開米不糶，及私販出境者，公共鳴官，盡法究懲。但彼衆人持錢入市，不至有空回之歎。即中戶與貧戶俱安矣。此二價並行，所以兼爲各戶計也。

法例五則 一認糶之數，約照貧產，每田百畝，平糶米

十五石。居房資本五百金左右者。視此爲率。等而上下之。或田產少而居積厚者。不拘此例。

一催米之任。自認數定後。繳冊歸官。聽總甲挨催發糶。其領坊者。任稽覈。不任催徵。

一出糶之法。除鄉紳自糶。或發舖隨便外。其餘出米之家。悉發舖行。以便稽覈。庶免藉秋貼錢空印。并揮和水穀。以少作多諸弊。

一平糶之期。自五月某日始。六月某日滿。目今秋成。雖遠。豈麥方收。以一月之米。雜和諸品而食之。約可供兩月有餘之用。儻至青黃不接。米價益高。諸戶認糶

美區全書

卷二十五

鄉書

十五

之數。凡有存剩。仍照目下定價四十二文。再行平糶。量以米盡爲度。約尚可待數旬。既察目前之饑。亦價不盡以待後。救急之中。還須長策。恤貧者之代爲謀。與貧民自謀。其心同也。

一通米之議。今合邑平糶。原爲多寡相通。各坊貧富。或殊。雖各盡其心。亦不容不少通其力。所認米數。雖大抵發糶本坊。倘遇貴坊真有襟肘之態。不妨稍稍量移。卽如大安坊達尊。領袖大勝。王黃坊鄉官。領袖石灰。此卽不分爾我之意。引而伸之。武康幾通變於未窮矣。

示石風坊平糶貧戶論 本月某日。從本宅爲始。糶戶

可各持原給小票。照數備錢。徑赴牆門西首領糶。自卯至酉。從容交易。不必填擠爭先。其某日以後。各照原票所派米舖。逐日赴糶。特此預示。

示各宅僮僕論 平糶救饑。專爲無告。凡有主翁。卽非無告矣。家僕亦有素不開米者。此時寧另處周恤。不架給票。諸人不得紛紛登門妄求。

示舖戶論 陳宅較准官升二個。發與本舖。將所領各戶米。公平給糶。勿匿米貼錢。勿小升曲概。勿揮和。批水穀。本日不糶者。留空辨認。不得混用印記。如有

美區全書

卷二十五

鄉書

一

前項等弊。許糶戶自至本官門首面陳。

公復劉敬庵邑尊書曰。伏讀公論。其仰老父母愛民至意。此萬善之根。五載德政所繇始也。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大抵以仁心而惡其不仁者耳。設有擁餘貴視民饑。毫無憫隱。正不仁之甚者。台諭所云空言賞罰。施之此輩。允宜。但懲其尤著者一二人。而通國之中。風行草偃矣。米便之說。量減有方。前者公示。每升定爲四十二文。因貧民難於辦錢。日赴日糶。僅以升計。無整斗者。故言升而不及斗石。又富民量出餘米。成價平糶之外。仍聽悉照時價發糶。蓋必如此。通邑

之米乃大出而貧戶得糴減價之米。散戶得糴時價之米。各得其所。若一槩限價。則自爲認平糴之外。各閉藏不發。散戶既不得領平糴之票。持錢入市。無米可糴。紛紛之故。反從此生。舊秋嘗略見端。今年所以特立一款云。時價之米。須與減價之米並行。爲此也。畿邑風土。農商賈相間。不專倚田。民戶卽饒有田。分拆百端。其名下滿百畝者甚少。至五百畝千畝者絕無之。治章勸諭資產。雖使戶田不多。而或鎮房。或居積。或零典。或行商。旁採鄉評。約略估計。准田認糴。故每坊之米。差足供貧戶平糴之用。若專計田發糴。恐

卷二十一

十一

出者少而糴者多。因地方之情形。供精心之剝量。福被閭閻。知無窮矣。一切瑣計。治軍爲採桑討論。有年。惟是勸懲大端。專藉父臺靈臬。則從來規畫。莫非大君子一下車時。仁育義正之所兼收也。竊仰洪慈。更辱虛問。敢竭愚忱。以復。

劉名大 陸虞辰 進士 廣東新會人

附平糶冊票式

[illegible]

善邑平糶

某坊幾號居民某人共幾口每日該米幾升幾合每升淨錢幾文赴某舖糶本舖卽於本日下午印記以便稽查倘過次月再糶繳票換給舖戶如有匿米貼錢小升出概損和虛印等弊糶戶徑赴主坊面陳以憑察究

某月內實報
本歲十幾升

合票式

初五	初四	初三	初二	初一
初十	初九	初八	初七	初六
十五	十四	十三	十二	十一
二十	十九	十八	十七	十六
廿五	廿四	廿三	廿二	廿一
三十	廿九	廿八	廿七	廿六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糶糴

十九

辛巳六月公議各鄉平糶約 平糶一事行於城坊未及各區鄉民嗷嗷屢呈縣王業蒙出示勸諭深知恤貧之道先當使富室相安平糶之權尤當以時糶爲本但期米多非專減價每區特請賢達齊集公所兼議平糶時糶事宜傳到之日幸卽如期赴會免煩縣至再召會於某月某日某處

一此舉保富恤貧與往時總甲區頭圩長舉報大戶事體全不相同自縣王送帖及公共傳約之外專候臨期面會別無差役及各宅僮僕紳袍門客到門陳托倘有指稱某紳某袍如何開報如何賄賂等情悉係

假冒切勿受詭自貼後條

一本邑二十區共七百二十八圩大區約三四十圩小區二三十圩任事諸友大抵以本鄉人理本鄉事若址附近耳目易周或領全區或分領數圩或就親識中舉慈祥勤敏者二三人相與共事悉聽自酌所便

一查貧戶其法悉照挨門冊式各自刻制備辦務期逐逐逐村小無親遠覈丁量食毋濫毋遺其給糶之法亦照城坊合同票冊挨次編號票發糶戶冊存糶戶逐日合同印記事完之日繳冊歸縣以便稽覈其給糶票式發糶冊式挨門冊式各奉去一紙如糶戶有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糶糴

二十

併糶三四日或十餘日者聽其逐日註糶所以便貧人而許併糶者所以惜農時也

一領袖諸友各領縣發印信簿一扇資赴附近區圩有米之家聽認平糶若干石餘外悉聽臨時價發糶惟不得私販出境其獎懲之法縣示稟然諸友舉行之時願反覆申諭俾各三思如主者舉保不公及應糶之家或有匿米貼錢及補和虛印等弊鄉民來訴者縣王察實分別勸懲

一認糶米數既定會算米區共得若干石貧戶共若干口每日該發米若干預開總數報縣

勸徽典分米協濟貧坊貧區平糶諭 謹告徽典吳知
悉典戶積米備荒奉上臺令亦自行其德也邑中連
月議散糧議平糶米及各典蓋此千石之儲留爲通
邑用不專爲城坊用今北關貧多富少衆所共知南
關新立坊中待炊者四百餘家而國戶絕稀勢不得
不取足於典積又鄉區有貧者特甚委難自給者公
議亦於典米中量爲撥補除臨期另合稟縣酌定外
煩貴典先行知會各典准備候支其發米交價諸式
約照舊秋務使民沾實惠典無虛費農商交悅官長
受成預告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吏書

二十一

公啓劉邑尊書曰竊聞周道先賞而後罰鼓舞末俗尤
當先勸而後懲仰親仁明茲意爲重今有永八中區
某者田僅百畝口餘十計俯仰之外委辭餘粒自昨
秋平糶慨認三十擔及考其來歷大半得之轉糶今
夏復然既已勉力爲仁而絕無苦難之色蓋心誠甘
之不自知其勉也雖所認不多然以此意推之若干
畝若萬畝者皆肯彷彿若人則通邑其無饑夫矣此
誠勸典所宜先而空谷之桂猶不若稍與以爲善之
福則免田是也庶民側無侵免今特因其樂善量免
若干或三十畝或二十畝爲閭閻風其有應出而新

應多而少者他日亦准此意於本分應役之外倍加
坐之衆見勸典先行則知罰規必信彼慙慕義活人
無窮是慈父以小旌賞而寓大功用也合詞虔請諸
惟坐旁奏題者望災甚劇愚民不敢補治反停其
車救之實而醜錢率性迎送四出無虛日傷財失業
可憂滋深此皆巫者借神說以開利乞徧賜曉示開
農夫之迷嚴巫師之禁又目前一至要着也敢併陳
之

又啓劉邑尊書曰米貴之源全靠私販出境伏讀台示
犯者船米入官仍加重罰通邑良頑咸仰惕於德威

義亭全書

卷二十五

吏書

二十二

矣實信罰必民志定焉仁澤普焉已而果獲某一案
渠亦自知首犯禁今無所逃罪願以三十石入官兼
從舊例以奇零四石充賞更平糶百石於本村惟希
免枷責而已生等以爲通邑射利之小人專圖利已
不顧民饑須藉此舉以示榜樣且生等自出公示亦
云有犯此者公共鳴官盡法究懲所以不敢私許其
甘伏必令報聞正欲使神君其彰私信於萬民也昨
已蒙庭鞠知其情犯確真法無可寬假矣刻下審詞
將出賞功罰罪非獨定此局之人心而且案定如山
繼此奸民有畏良民有恃饑民有命嚴一人而救萬

人知父臺所以養威行威者。疾徐之間。自有妙用。非尋常所能窺測其萬一也。事聞教荒。萬亂敬敢合詞以陳。

庚辰十一月。爲留米賑饑。復李謙菴邑尊書曰。留米事。經父臺神思。自應盡善。邑中間有躊躇。謂平糶釀變者。此因今秋領袖諸生。或有米滿人意處。然未可因人以疑法。懲虛而廢食也。平糶自是善事。聽人自願。難以法齊。若果因此而恐致變。則今秋無錫蘇郡以及吳江各州縣城中。處處大亂。正以鄉紳擁米坐視之故。及亂形已成。諸紳乃俯首而奉饑民之命。大正

義序全書

卷二十一

雜著

二

紳門云。限價每升若干。糶糴若干。某日糶起。莫敢違者。惟敝邑先期示渥。民卒不諱。亦可見致亂之辭。決在慳夫之閉糶。而不在義士之平糶明矣。惟平糶有一大不便處。則當虛心熟計。擇利多而害少者。從衆議爲長。益減價雖便饑民。其如富人饑貪者多。因此之故。藏米不糶。販米外糶。誅之不可勝誅。不誅。則饑民持錢而無糶處。委足致變。不如聽照時值。則米多而價自平。是誠確論。正父臺所謂爲善當慎之意也。今酌留米之法。大都百畝上下者。每畝留米一斗。或八升。千畝以至幾千畝者。則須每畝倍留。亦聽公示

義序全書

卷二十五

雜著

二十四

之後。紳袍會集大戶。公議願認。親筆書簿。各留其家。隨青實不接之時。照值出糶。重不減價。如此。則人人雖從。富人不失利。貧人不忍餓。庶幾少弊矣。惟臨時有米不肯糶者。或已書認。而無米可糶者。或書認若干。而糶不滿數。妄報欺官者。則各立法治之。務在必行。其有義紳義士義民。驅施捨。願減價。聽從所願。不在勸成之條。此於米實而實未荒之年。可保無事。若實實饑荒。弱者餓而就死。強者亂而甘死。此時必須鄉紳大戶。各發良心。捨米煮粥。方保人我並存。來可托老成持重之虛名。忍濟黎之孤嫠。買搶接之實禍也。父臺仁育智燭。必俯鑒於愚忱。恭承下問。竭心詳對。李名廉玉甲戌進。

復劉邑尊書曰。承諭留米一節。是日肯救死第一要者。據會典百里之邑。畝應留米八升有奇。向與塞翁商酌。當據擴爲一斗。本邑除零星小戶外。約可共五萬石。存貯私家。聽於青黃不接之時。仍照時值發糶。此外再照額納例。每畝輪白米一升。約可得四五千石。里長總納官廩。爲平糶或散糧或煮粥之用。其有好義官民。肯減價及賑貧者。聽從所願。不以爲例。三事並施。來歲之饑。卒或可解矣。今秋田收甚蘇。通計每

私僅可石許。倘戶稍扣以自給。其債業主者。大約皆以斗計。除辦稅糧外。餘粒甚微。若留數遺。似非物力所及也。至於父臺爲民率先。古史猶所載丹青所誦。於今再見。群心之感動。稟仰可勝道哉。

公啓。猶漢望撫臺書曰。連年米貴民愁。而今春尤甚。舊秋蝗潦兼災。高下歉收。而下三郡尤甚。糶婢紙。絀草樹。無民不苦。而鄉農尤甚。生等爲維桑拮据。亦既殫竭心力矣。然心雖無窮。力實有限。姚轉等處。有患出於不費。而可以普濟饑黎者。惟在當事大君子一揆。盡間訪得南直蘆松二郡。集官民戶庭。每畝輸白米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更書

二十五

一升五合。里長總輸公所。以備賑濟之用。衆孽易舉。積少成多。說做也。計之約可得七八千石。再益以鄉紳富民之義輸。而愷悌父母。善爲劑量。其免耕夫織婦於溝壑。不難矣。此以一方救一方。正與近頒聖諭。各自教本里本戶之貧民。尤相符合者也。尤望祖臺推此德意。樂示全浙。方二千里之生齒。各得所天。猶夫春問惠風。吹來靈雨。衆藪其及時之利。而亦相安於自然之施。保富救貧。似無價於此。瀝誠同籲。懇惟慈茹。

庚辛平糶記曰。庚辰季夏。米價騰湧。邑中賢紳有平糶

之舉。時值每升四十文。減爲三十文。分坊管理。約糶米五六千石。闔閭之民。始有起色。而鄉垵則驟感待哺無告也。仲秋一日。家秘書幾亭先生。以奉使洛陽。徑歸里第。聞而軫之。適有典舖積米千餘石。照商舞文。幾不可問。爰履其額而出之。立四僅於城外。鄉垵始不苦告糶之無路矣。辛巳初夏。騰湧日益甚。於是再舉平糶。時值每升六十文。減爲四十二文。城坊約糶米一萬餘石。蓋已米爲故事。家儲粟以待。鄉垵說。庶幾益多而損微。而尚未有以單於鄉也。於是議急救鄉垵。而有管區分任之令。每區一二人。或紳衿

幾亭全書

卷二十五

更書

二十六

或吏民。選擇而使。孟秋中旬以後。窮村僻野。亦得猶售四十二文之米矣。然而管區者。能吞殊科。紛紛見告。神君之庭。賢約之室。目不停閱。口不停言。手不停批。以匡正之。而猶不給也。蓋凶歲小民粒食之難如此。於是議者復有捐升半以備賑。留一斗以隨時。星至救貧戶。田至救佃戶之說。已而秋成在望。困垵漸有起色。議輿而未行。陳阜述。

幾亭全書卷二十五終

饑寒骨體泣無聲。伶仃就斃於古廟。頽垣之下者。不可數計。嗟乎。鼎沸白骨。誰獨非豐稷之年。有室男耕女織。共圖樂聚者乎。何一旦飄流。生捫溝壑。死飽鸛鳥。慘目傷心。至此極也。客冬。邑中紳賢。議設粥廠以濟。而慮私儀有限。傷民四集。散遣無方。將贖後憂。進退躊躇。有心無策。茲見關樂錢公創行粥擔一法。其法無定額。無定期。亦無定所。每晨。用白米數斗煮粥。挑至通衢或郊外。凡遇貧乞。令其列坐。人給一杓。約每擔需米五六升。可延五六十人一日之命。十擔便延五六百人一日之命。或三日。或五日。更有

我乎。否則此曹亦終死耳。緩其旬月。亦何益。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縱如子言。何月之生。亦生也。不府。於立而視其死與。且天下禍福吉凶。其事必相反。未有以遲速分吉凶者。如仕宦必其旋元吉。設令脫景流離。易取實乎。生計必完。莫斯進。令初長而終消。於富何有。戰守必全勝而無害。使卒以真尸。其凶大矣。惟生死不然。死者人之所必有也。非知仕進之艱沛。生業之消亡。用兵之覆濟。或遇或否者也。專以遲速爲吉凶者也。殤子與期頤。不通遲速之極致。而九疇之首。福首極分焉。福以上壽。天地視之。猶一瞬也。難以旬日。飽人視之。猶小年也。非止此也。背大儀。丁清惠公厥及獄中。重囚。或曰。之死而致生之。毋乃非智與。清臺曰。不然。其人雖應誅。然一日未就刑。猶上帝一日所生之人也。大哉言乎。然則無罪之乞人。旬日之餘喘。其繫上帝之心。愈可知矣。一人緩其旬日。又有仁人者。相續而耕之。烏知此數十百命中。不有終天年。騎上壽者乎。何旬之可量。

聖帝起曰。丁丑夏。京師諸名公。創行掩骼會。家夫子爲之序。略云。嗚呼。黎民。沒無極。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生而無食。見尚能遊行。口尚能呼。

一糶有未貳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之窮哉嗟乎此猶爲豐穰之歲言耳豐歲貧家未至懸罄乞人亦未至載途啼號入耳餘粒殘英誰不樂行其德者則告之一綫果未或窮也當茲凶歲未價則翔貴矣比戶皆艱食矣流移遍郊原矣但見枵腹以就斃誰復嗟來而授食者乎是生者尚窮於無告何復有於死者吾邑紳賢既創行粥擔以爲未死者收矣復捐貲設法爲死者謀每月推一好義之家約諭城坊作令預備糶舖包草索以待日察街衢河港遇有道殣浮屍卽與包裹束縛挾聚一處或一日或兩日經營之家委信實紀綱逐一點驗坎埋附近義塚埋畢每具立給贖索價銀三分收埋工食銀如之災月並增浮屍積燭倍餉使死者免於暴露不致爲烏犬所殘使生人養其怵惕不致安憐形爲習見且使坊曲清夷河港澄澈不俾穢惡不祥之氣得浸淫沾染於民生日用之間以遺疫癘札瘥之本安死而生與焉安人而已與焉且諸作作貧人日常沾此微利又得以糊口而享家

一舉而殺美備洵劫運之慈航救災之善法矣自泚半至夏中余家任其事凡埋過五百五十餘具嗟乎不能延其生而使瘞其死使甯青州韓魏公見之猶有餘痛豈復足述然而善業無方隨時自盡則此法故可與權衡良規相須並濟者也望我同人出救生之餘力并一加意於茲寧惟感天地之祥和將以祝聖皇之仁壽

建巧房議曰人知荒年貧民多死於餓不知其更死於寒也晝遊夜踰腹虛而體水積寒中骨將方嚴凝猶未蒸動耳及春溫內寒陡發來溫相搏數日輒斃觀我邑流丐去冬約五六百人自二月至五月掩埋亦踰五百運速微異無竟免者傷哉春來但覺瘡死無虛暇而未悟諸乞致病全縣傷冬之積受寒威也聖人上棟下宇以蔽風雨煖活之用實與粒食並重今邑四門之外賢紳彙有捐造巧房者使嚴寒之宵得少棲宿亦正與賑粥療饑之事適爾相成蓋以饑救死其事暴見者猶哀之以凍致死其事漸人往往習而忘之卽諸乞未必自知之也非體仁之君子孰能覺於乞人之所不覺乎

茲其泥法曰丙年以官廳募民間收養棄兒東坡在寄

然爲之在廣州行之亦有成效矣然此事欺詐至多
非伏至僥更宜防凡收養之家有二一是巨富慈
心者一是小戶無子者古今收養之法亦有二一曰
年登還父母一曰誼絕不歸宗今詳酌之小民收養
棄兒爲無子也若仍還父母彼僅足糊口之家何苦
有此閒人是明禁之收矣若止憑大戶所收幾何且
有等奸民故將小兒冬月剃髮導之叫號投門求養
示統嚴懲修復領去若明奇云爾辛巳頗已見之如
此類核之近苛利之傷惠而且長奸來時所以有不
許歸宗之律也民家得以爲嗣則心甘卽巨室撫養

自無敢萌庶幾無術中之良術乎今律有三歲以
下收養者許從其姓餘則無明文司一方之命者或
值阻饑可以隨時制宜設保嬰之法
省編補議曰諸荒政或可使入分任惟囹圄出入民牧
獨操一輕重其視多少其數而民命係焉監犯重囚
未敢輕議舖犯皆輕罪且或無罪而株連者也官府
每視人舖爲無妨姑繫之豈知饑年之舖其苦甚於
豐歲之監貧人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
安得餘粒日向獄中匍匐相餉乎故一人輒死姑就
吾邑辛巳偶見偶聞者推之如一縣五日瘦一命全

浙七十六州縣日損十五人矣一月便死四百五十
人且疫作時有一縣日死四三人者何其慘哉大仁
人居兩臺掌握數千里以至誠感動各賢收月可活
千百人大抵凶年貧民逋負者衆告迫者亦衆不過
米以斗石計錢以貫計耳稍需歲登有何大損於富
室但得此項免舖卽可省舖犯十之七八收宰應自
知之衙廳有未相體者以道威之以言論之以法禁
之
其饑本論曰治天下之病猶一身然有治其本者有治
其標者有治其標卽可通於本者有治其本者

言於君者。誠以便民論之。小康之世。人鮮愁苦。則有一二貧民。藉藉滯穗。誰其吝之。行乞而獲醉飽。歌呼嗚呼。不啻含哺而嬉也。以小惠補王道之偏。所謂治其標。即可通於本者。此類是也。間有天災流行。赤地千里。朝廷雖下蠲租之詔。小民猶闕禦災之謀。於是轉徙道途。流離他境。其時或有大人君子。如汲長孺之矯制發粟。富彥國之誠心勸賑。原子美之設法安插。拯災厄於一時。卽開生計於永世。故逾時而滿糴滿車。向之死生莫必者。且室家無恙也。此又治其標而本治。卽寓其中者也。若夫今日之饑民。則異是。其

也。辛巳夏。旱魃繼虐。飛蝗佐災。橋李以西。若溪以北。并未有翻耕播種之勢焉。然監門無鄭俠之圖。長吏避陽城之樹。本戶旣逃。則取償於親戚。親戚又散。則波及於鄰里。其貧者。業以通負傾家。稍康者。復以賠累入罪。於是小民重足側目。俱以逃亡爲長策矣。自冬入春。流移滿道。千里而內。十室九空。死者無地可容。生者有天難問。遠邇紳賢。捐貲設法。瘞死扶生。亦既殫厥心力矣。其如流亡之民。日繁而來。測所留也。此救標之術將窮。不得不亟反而商本治者也。本治奈何。曰。卽闢以爲斯民請蠲賦而已。此必撫按重臣。矢心入告。先自幼違。肯陳論罪。無所遁。然後舉年來小民困敝之狀。流亡之慘。繪圖陳說。婉轉曲達於君父之前。拜疏之日。閉門席捲。一疏不納。則再再疏不納。則三。事理旣明。忠悃復摯。明主可與忠言。寧有爲國深謀。而不蒙曲鑒者乎。卽使未鑒。亦古人所謂長活溝壑之人。而以之伏罪。含笑入地者也。矧其間利害。正復非小。夫江南者。國家之外府庫也。始因災傷。而虧賦額。繼因徵賦。而致流亡。流亡旣多。田土愈荒。國賦益無從辦。而災饑愈益。可憐。轉展相因。禍寧有極。白非大聖人與。更治。舉向朱

澆然剷除并將來新徵亦盡與裁減且下明詔稽戶口重農桑一以墾田增戶爲長吏之殿最使之極意緩懷如張全義之鎮撫洛陽虞伯生之經營陝右則流民安敢復業荒餘焉得再拚國賦何以如期餽源何自而永杜乎夫捐有限之賦保無窮之民在聖世已爲至算況事機所在更有不止於保災黎祿賦額而已者流民就死者衆矣未死者亦終不免於死其可幸無死者獨強悍無良之輩耳蘇湖各路白晝行劫寒山震澤嘯聚成羣毫末不札將尋斧柯詎可不爲寒心卽今兗豫秦楚流血無虛日江南片土

應幸稍安而民膏已竭吏怒方深至於重災之所尤在征持之愈堅皖之如一晝夜追呼不盡驅之流亡不止嗚呼事至今日尚得安常習故不爲善後之圖乎憶昔流氛始萌亦不過饑民千百人耳撫綏失術使得合叛兵以滋蔓遂爾彼徂至今十餘年來議撫議勦練兵歲餉糜國家金錢無算殺官民無算早如今之費多而貽害若此何如昔者稍行寬卹上仁下義之爲得乎所謂饑民之始循良撫之而有餘及其既終于戈取之而不足者也在此化正德之季流民背嶺決矣賴王原諸公設法消弭得以無事設當時

無二公流氛早已戩於國運使十年前而有如二公者視國如家曲圖解散亦何至有今日之蔓延潰敗不可收拾乎後之視今猶今視昔使今日更無有如二公者出爲朝廷幹旋消弭則大江以南敗壞夾裂又豈在兗豫秦楚之後也某一介書生特以切念災荒仰承嚴命勉爲施粥之舉而凡饑民就死者日衆就食者復日增轉展思維欲塞流亡之源當開衣食之路既以收目前之奇憐卽以銷意外之殷憂此救饑本論之所爲作也東莞陳氏有言徙戎不庸於前代而周文安流民一說獲用於本朝治亂之效較若若素假今日而有採芻言以上聞者乎原子英之推行周說不得專美乎先朝矣

煮粥者救荒之下策也理弱者仁人所偶行也今粥廠不敢設雙芻粥廠逃避相望樵不能給變爲草果民生凋弊而養送之者彌出於無可奈何豈有憾極矣然粥廠設則死期稍緩水陸之穢腐時除則生者飲食安而疫癘以輕相須而濟亦聊以減天人之憾也子既入都今揆堯經理其事見其所處粥擔理荷二法與建巧房議廟皆委曲詳盡而收養棄兒及留嬰舖禁誹則須詳之衆力啓之當事將有待而舉焉其

本論一篇。直以書生爲圖謀。類見稱於長者。因附著其說。俟謀國者擇焉。壬午十月幾亭記。

冬月種穀法

豫都王子房。令河內日。值歲大饑。告諭百姓云。本縣得異人授方。冬月種穀。夏日早熟。去年冬。本縣獨得買得穀種。依方冬至日貯穀。散與我百姓。百姓信心者。俱於大寒日種地。五月內舉穀成熟。實將新成熟穀穗。懸示通邑。俱我百姓親見。今類我百姓大家相信。各於冬日留心。照方播種。可以早收早割。既不怕秋日旱澇。又不怕秋日蝗食。我念至切。我百姓勿負。

幾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三

我意。方法開復于萬同心。其後蔡忠襄雲怡撫晉。亦嘗試其法。而驗則備行各屬云。山右地寒。禾苗脫熟。多被旱蝗早霜之患。去年本院訪得冬月種穀之方。頒布閭閻。今據吉州垣曲等處報稱。果於春月發苗較他種茂盛。五月吐穗。大暑後成熟。視常穀早收一月。吉州六月未傷旱。此穀已收。小民皆悔播種未廣。陽曲縣太原衛皆於六月中旬。呈驗熟穗。又據子陸縣報稱。本縣小民。遵法播種。今五月內。四鄉皆有結穗。稻葉茂茂。大異別禾。六月中旬可收。田畝婦子相慶。合議於蠶冬穀之地。每畝置試種穀二升。以爲

率種之勸。本院已允行。再照冬穀之種。受天地生氣。蓄根既深。結穗又早。凡旱蝗早霜諸患。皆可幸免。深荷利民。爲此仰達。類各道官吏。卽值轉行所屬州縣。將各報冬穀緣由。并再發原方。刊示徧布。設法鼓舞。廣種利民。此係司牧第一實政。本院將據此爲各屬殿最。慎無違悞。

其法。冬至前。簡下界成實穀種。入礮缸內。用稀布膠口。於冬至先一日。將土地掘深。鉏入土中。同口向下。用土封固。令黃冬至子半元陽之氣。滿十四日。取出收貯。至大寒日。種入地內。卷到穀出。五月中可熟。○晉

幾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著

十四

北地寒種穀稍宜深。想以受元陽。卽種米地。亦自能出。○一有力之家。將地耕熟。鋤三遍下種。上地。每畝可收三石。中地。可收二石。下地。可收石五。○一無力之家。將地耕熟。不鋤。亦可收。如併無牛力可耨者。將地鋤起下種。其穀亦可收。○一冬至春種之期。倘或錯過。只用鷄毛剪碎。雜穀種內。以礮器震之。入於邊室。養至十日。其穀種亦與冬至養過者相同。種法皆如前例。

按此雖與說北方黃白小米。然穀性大都相同。大米用此法。常亦可早種早熟。可避六七月蝗蝻之害。真奇

方也。崇禎辛巳，江南皆旱蝗，吾邑明農之家，試得開蝗井捕蝗數法，皆易行而已驗。且古人未嘗者，并著於後。○一新苗方短時，田中養苗水，深二三寸者，蝗即不下，因泥沒水底，無着足處也。此見人功之勤，能辟物害，宜及時盡力車水，常使苗得養而蟲不集。○一每稻程灰一石，用細石灰一二斗拌勻，萊蕪廬苗頭上，蝗即不敢食，兼可助苗肥壅。○一蝗見火光，所在即來群集，法於岸邊掘一土坑，藏火其中，至晚蝗集坑旁，晨露未乾，不能飛動，掩而納之坑中，可得數石。○一凡出近水蕩者，水中將竹水搭架，懸燈於上。

養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書

十五

使火光上下相映，蝗見火光，壓水即死。○一蝗性無所不食，惟不食蠶豆，即吳遵路所謂蠶豆也。又不食芋，不食菱芡，見於王楙農書。除多種蠶豆外，其菱芋二物，亦應廣布，稍濟艱食。○一蝗可和野菜煮食，見於范文正公疏。又曝乾食之，與蝦蟇相類。又食亦不發疾，此饑民佐食救死之一物也。盡力相之，既除害，又佐食，何憚而不為。然西北人肯食之，東南人往往不肯食，亦以水區被蝗時少，不習見，聞故耳。鄉民有畜鴨者，放之田間，見其搶蝗而食，因捕蝗飼之，其鴨極易肥大。又山中人畜猪，不能買食，試以蠶飼之，其

猪初重二十觔，旬日，肥苗至五十餘觔，尤為古今經見之事。可知世間物佐，宜於鳥獸食者，人食之未必宜。若人可食者，鳥獸無厭不可食之理。人食蝗既無恙，其足供猪鴨食，無怪也。推之，恐不但猪鴨因事青而理可驗，又便於貧人之僅給糟糠，而不能以其餘給鳥獸者，特表而出之。

甲申彈雙鶴服車宜

陳永呈為。昨於非常人，窮可憫，願殫綿力，輸粟捐貲，以效微忠。事義父南京國子監監丞陳世叨國恩，恒切江湖憂君之想，屢年賑饑諸蹟，不辭竭力殫心。

養亭全書

卷二十六

雜書

十六

今值宗社大故，又非饑荒可比。臣子之誼，何以家為。固結民心，即為報國。今父願盡竭廉貲，捐白米一千石，紋銀五百兩，米貯官倉，銀貯官庫，聽從天意，察核各色孤貧，分別給發，或轉委糧衙，或分送學師，至於父居在城王黃坊，已另與生監某等，協力訪覈散給，共肩其責。若在鄉胥五區，雖通邑二十區中之一然區，分最大貧農最多，係父祖宗墳墓所在，親戚族黨所依，昔年賑饑，幾及城坊，便及此地，今亦願另捐米糧，普散草簷，此則父及子弟當分提拮据，逐圩逐村，訪確食農，照口量濟，不敢復損壞天恩者也。

先惠后施 據陳永所呈捐米捐資破格賑濟此間
總所僅見者本官歷年來救荒同善至意和盤托出
矣但鄉紳以忠義報國而及士民士民亦當仰體
紳紳之意而忠順以報國可也其米發糧衙備賑
極貧其銀發儒學給送寒紳仰該房即刻給示行崇
禎十七年五月初七日
原名示意英未達
十四川均進入
何坊長諭曰致仕鄉宦陳謹告某坊坊長知悉惟多事
之世惟在靜貧民之心靜其心惟在飽其腹目下米
糧雖不甚貴然乏錢之家望市與墮者諒亦不少今
五月內原有同善莊籽粒按季給放倘恐此外遺漏
尚多煩該坊從公確報仍照往年分極貧次貧二項
將大小丁口數目詳明開載以憑覆覈派給其間倘
更有親棺不能葬或久病不能起或產婦新分娩不
能自給者務確訪一二以憑酌與成就本家風抱養
心今日之事真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者除量留本
年飯米外凡所稍餘樂行義濟以昭降里鄉黨之愛
凡三日內即行報送外具勞資一兩
傳通學諸友單曰竊念士者民之親也義所宜先則亦
情所獨重前曾有欵式送學恐諸友一時未及樂見
謹明白開錄如左

一衆士家屬多寡不一凡有老親幼子者宜從厚
一凡有親棺未能葬男長未能娶女長未能嫁者宜
從厚○一甘貧不言貧之士理宜從厚恐反以自重
見遺師長示令互米所知庶免掛漏○一本邑貧士
撥入府學者本學冊籍樂米載名理應一體察給○
一資送銀數斟酌既定須煩師長親拜親封足色足
數謹白
社倉
晉五區鄉宦陳謹告本官世居此土以宗族則煙火相
望以近鄰則松柏相承每念一邑之中惟本區田最
高瘠人最叢聚耕勢而收時富少而貧多均通有無
誼應倡舉除同宗已有義莊賑濟外竊微先賢朱文
公遺式擬建社倉於晉五區今歲先將附近各村各
浜居人挨次畫圖列名置簿凡居隣墓隣當掃青之
際力稍不足者每戶貸米五斗多者一石至冬加息
二分納還但借貸之時須貼隣五家共立一票稍寓
保結之意其間倘有不守本業浪進花費到冬無出
難於清楚者不可一時姑作人情自貽後累秋收之
際萬一有搬移走作同票各戶須與估算本息明白
方聽遷往他處如此則不惟社倉規矩可久行而不

應卽游蕩之人。且將同心守分。亦未可知。至於收於。不論米價高低。總用本色。縱使冬月米價甚賤。亦決不於利息二分之外。稍有參差。古法初行。竭誠相告。鄉里各戶。須共矢義氣。互相維持。以圖永久。

乞丐

乞丐有丐頭。取利甚多。有妻子。有居室。有田產。安然受眾乞之供。及其死也。則拋之城下。毫無加悲憫之心。則平昔之袖索何爲。合行定式。乞兒死。丐頭爲之埋墓。俾平日所供。量與約制。不許多取。因此無告。或疑政費寬大。乃繼密至此。豈居官者爲乞兒領袖哉。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六

或書

十九

共塚記

崇禎壬申。邑之仁賢。共舉同善會。季夏。曹庶常裴雪適過城下。見遺骨布地。惻傷懷。欲於會中措少貨。買地掩之。余聞而感其意。且痛死者之無罪。而長棄草間。漸將爲蟲犬盡也。仁人啓我。伸成其後。後。召工謀之。則曰。郭南滄澗園。隙地尚多。幾十年。未能清。特

移置少人力耳。問工費幾何。索十三四金。余念會中剩錢少。不足以給。許自捐貨。遣二僮與偕。環視城四圍。爲棺二百有二。無棺而新暴者五。枯骨零亂。不可數也。於是分別爲計。棺無蓋者補之。新屍未腐者裝卷之。枯骨滿果之。先於園掘一大坎。方四丈。深五尺。刻其底。今平分舟載往。次第行。列坎中。封以原土。崇二尺。四圍各樹小石碑。鐫曰壬申共塚。而園中累年暴棺。復五十三具。皆無親戚子姓。爲隣里所棄者也。暴骨四十具。大都獄中所出罪人。然已矣。亦堪憐矣。令如前法。用蒲裹束之。別爲一坎埋之。事竣。計凡趨

義亭全書

卷二十六

或書

二十

役者十三人。爲期者十四日。爲錢者萬。題一絕曰。現渡城阜不忍看。嗷嗷鬼哭月輪殘。聊埋白骨如干口。適滿何曾一日餐。吾儕第日省輪於服器宴會之間。人人可隨遇而行志也。時維季夏。與月令掩鬱。稍遠厥候。痛其摧殘。有年。業已動懷。不忍復奄。幾月寧遠時。而遂掩之心也。非法也。歲歲有心。自可如法。復與畢任書曰。掩骼事。今日已粗竟。我雪書。可面送矣。記一首。併封書中。致之。尊其前善。擴其後萌。仁不可勝用也。吾故記此。以勸後人。

光璧解

地獄之說有剗燒春磨其苦有異乎曰不異也加死人以剗燒春磨爲恩之乎害之乎曰害之剗春磨皆害無疑矣僧家尚火堊武者燒獨爲恩乎曰奚有是哉然則歛多骨而燒之其爲德福也果心能自信乎抑尚須問之死人也枯骨有靈史載甚衆且以親見者證之崇禎乙亥有奸人徐西孫取二獨儲置室中鑿取其天靈蓋西孫者故僕之蟬蛉也向因奸橫逐之去遊方者數年倣還里中里中諸好事者喜其善役鬼爭致之予初不知也既而聞卽西孫心疾之俄夜五更有鬼號於寢室良久不止予早起步至書齋則

所造者又實大孽也蓮王則佛家之真實慈悲乃在其中修福莫大焉憲章之家審乎義舉乎法科失煌煌邪說望而去之走本邑火堊之風甚熾子焚其父妻焚其夫月令掩骼埋骸皆不識姓名枯朽也況乃至戚而忍焚之習俗已成恬不知痛競云無力買地築類耳然二十區中義塚層累何必買地縱不築墳掘坑而葬不積愈於焚身揚灰乎且焚燒之日仍須冥衣棺木補以柴薪方能舉火又僱召土工計其所費與掘坎封泥正亦相等舍此爲彼良可哀悵合立碑嚴禁焚屍犯者本家與上工如律問罪總甲隣里知而不報者同坐禁止數年民風歸厚刑期於無刑矣

發州太和說

男貴而女賤然怨女可憫甚於曠夫爲男子而不能得一妻其人必有以自取矣女子少爲父母所屬嘉湖蘇松諸郡至二十左右則至母爲擇人而配之惟飲郡不然飲俗良賤之分甚嚴一漚諸身男無與爲室女無與爲家然男子猶有出外經商異鄉娶妻之事女子則或長侍至母終身幽閉矣彼既非頑逆又非殘疾同爲人類何忍使之絕配偶之情斷生育之路

乎。夫買男爲僕，買女爲婢，雖非盛世之風，微得人幸之便，何則？貧窮之家，不能自給，以兒女鬻之，士夫大戶，其買之者少，而飼之，長而配偶之，雖用其力，亦有代貧人養生之理焉。苟如歛風，是士夫大戶，乃斷滅種性之尤也。凡鬻募之氣，不可久積，積久而不宜，造物者將代宣之，或有不測之變態焉。反其將極，宜乘未雨，夫嬖人從夫，古之明訓也。夫貴於朝，妻榮於室，時之明制也。女流貴賤，何嘗之有。故良賤之分，在男子不可以不嚴，而女子不必甚嚴。卽在女子，壓良爲賤者，不可不嚴，而棄賤從良者，法不必嚴。按律，女

牛大難，最勞，最有功，雖天子無故不殺，誠重其用，亦不忍用也。律禁宰耕牛，非獨爲壯雅力，卽疲老就死，亦宜待其斃而埋之，方得禁宰二字之全意。但專禁耕牛，似兼牛不樂禁，然牛性何常，能耕與不能耕，在人，之教習否耳。易曰：服牛乘馬，蓋服習之。然後牛爲人用，豈終之。然後馬爲人用。若隨地之人，皆能服牛，則隨地之牛，皆能耕田，此必然之物性也。今觀浙中與蘇常徽郡，牛價甚貴，爲皆能耕，止因江南風土，以力田爲業，其牛皆受教習，故成耕牛。自金陵鳳陽以

義亭全書卷之二十七

政書 鄉第五

辛未均役條議 送奉若自己等

辛未。輸值大造。議變均甲爲均役。萬口稱便。悉均齊之法。惟絮矩君子。能倡之成之。能始之終之。田多者役重。田少者役輕。中戶則坐中役。民與民均也。是爲小均。紳袍優免之外。例充官圖。其里長滿四五名以上。應同民間。殷戶。食廩重運。而以中役輕役品搭均授。官與民均也。是爲大均。此意發自錢宗伯。以爲今日變通之意也。故編氓。若官圖。悉屬重運。似非克己齊

義亭全書

卷之二十七

政書

一

物。法行自費之義。恭而審度情事。良屬未易。惟悉坐空役。庶得其中。既以優免蒙恩。亦以輪解明義。而官戶之役均。

殷戶凡坐北運一名者。隨派南運一名。以接其力。其外北籍三名。斗級三名。南籍批首二名。南白二名。徐州解戶一名。繁重亞於北運。如南運裁額。額散運止二十二名。不足品搭。尚有俸給一名。二三倉原額八名。亞於南散。亦可酌配。則當年所費雖多。九年稍獲接濟。而殷戶之役均。○南北重輕品搭。允爲至平。一切貼銀釀弊之說。可以坐廢。但北批首較之散運。其

義亭全書

卷之二十七

政書

二

費一倍以外。恐非增貼一人所能支。合照原額。仍裁爲二名朋充。而倍益其田。假如千畝之家。以田二百五十畝。派一北白。更以五百畝派一批首。餘田二百五十畝。則撥甲戶田二百五十畝。益之。派以南漕二名。大抵重運則獨用本名下里長之田。南運則取足於甲戶。而仍不損其二百五十畝之數。此爲寓均役之新意。於均甲舊法之中也。惟批首則實益田一倍。所謂寓免役於均役之中。十年之間。不過益田五千畝。未爲太多難措。而殷戶可免破家之慘矣。○南北二運。難於一年並充。一人之身。不能兩替也。合於兩

年之間。先後鋪派。如崇禎五年。應派六甲北運廿八名。至六年。悉派七甲南運。此先重而後輕者也。崇禎五年。應派南運三十四名。至六年。悉派以七甲北運。與北籍等役。此先輕而後重者也。總在二年之間。則雖有先後。無大低昂。全區十甲。悉用此例。則今冊自足均平。不借資於難期之後冊矣。
中戶田產二百畝上下。未及北運格者。則坐南籍監收。一倉廩丁。鹿皮解戶。魚牙梓刺解戶等役。雖各有賠費。視昔之遠充北運。憂危不測者。亦已相懸。而中戶之役均。

中下戶田產百畝上下。悉照官圖。坐以空役。輸費有限。既無大累。至於破家。亦不至如減田得受南運之說。使他役各有輕重之費。而此數十戶者。反因命役。致獲美餘。起衆人有餘不足之感也。而中下戶之役。均下戶田產十五畝上下。訪果不係花分。悉編甲戶。輸值中戶及中下戶里長現年。不問何役。每畝止定出計役銀若干。既免朋克里長之累。又無射銀多少之嫌。村村戶戶。悉寧止矣。而真下戶以無役而均。○甲戶貼銀。不論苦甘。每畝二錢。九爲至當。蓋役有重輕。則里長田之多少。自承配之矣。甲戶總屬細民。里長受

役之苦。非彼原不宜與受。然苦甘者。邑父母爲重輕。二役權言也。小民情隱。重者誠苦。輕豈真甘。仁人如作赤子之心。未嘗忍以甘視矣。

鎮都一役。原從鎮房科派。因房屋不足充役。故補之以田。然民間業房者。多寡懸甚。須得其實數。乃可酌配田畝。如一人房止數間。求益田於舊額九十畝之外。可矣。如一家數十間者。其價值比田千畝。併裁去其九十畝。猶以爲未足也。而況求益乎。合令原充鎮役里長四十名。自相議報。凡鎮房價值。足當田三百畝以上者。卽照房坐役。其不足者。酌量等差。撥田補派。

蓋鎮都雖無遠出之苦。無不測之虞。論其繁費。幾同北運。不得不優卹之。倘慮議輕時。互爲欺隱。仍容衆人通相告首。再加確查。果有好訛。倍坐重運。自應畏法。且開架在耳目之前。較諸鄉田。稍易清理。如此。則房多者。既無借房隱田之弊。房少者。亦無田房兩役之苦。而鎮都之役均。

以上六條。本之鄉老仁心。參之士矜公論。質諸氓庶。隱情實直。穩當似得。便民之實。不容員均役之名者。大抵既有田產。卽合差徭。既名差徭。止求少費爲安。豈反美餘是望。官圖民戶之心各平。則役真平矣。謂

宜以此六條。斟酌懸示。使足預知大略。雖併花清說。爲均役之張本。然均役之格預定。則民間舉知其便。花說之計必弛。而弊亦易清。所謂表裏相扶。本末相濟者也。況濟以神明之摘發乎。惟大體則可懸之。自上細微曲折。必須議之自下。大抵承認鄉百姓。審酌在鄉紳。然後以次上之父母。拱手而受成焉。則事不勞而功易集矣。其有好先抗法。或花分甲戶。不肯歸併者。或認役不公者。額外硬坐以北運批首。或散違北絹等役。在一人。求利得害。害過邑。則借此奸人。代擔苦役。以魁衆困。一舉兩得。孰敢不懷德而畏威。

議役無輕重。宜悉聽民間自認。一時併定。○南北重輓諸役。上人懸示品搭格式。悉聽民間自議承認。其餘中役。照此議認。總不難均。民隱雖紛。但令自議。則斟酌自然詳妥。略與總裁便徹底安和。倘爲孝廉公車。稍留未了之緣。則民庶之經營未息。且孝廉之心哀桑梓。亦何異於鄉紳。寧有以一已傾私。反政營於河上神明之膠柱者。則通邑之役。決應全定。無足致疑。近聞浮議。欲且預定北白北編等重運。而盡留中下各役。逐年審派。夫重運而外。其次役與輓役。亦甚懸殊。如空役例須費八十金。南運廩數十金。一廩一費之間。不啻百金。則重役雖去。而小民臨審之年。爭趨爭避。原無已時。非所以安之也。且北與南。猶云二役也。若南糙批首二名人之求免。不亞北運。將亦止定批首。而聽其散達。明留腐爛托之階。尚成政體乎。變法以安庶民。而情未盡姑。立法以助善政。而體或有妨。上下之間。所失多矣。宜勿動於浮言。持以畫一之令。

一議清隱匿花分苑寄。○品搭之役搭。可預懸於歸併未完之日。以慰民心。配役之田數。難預定於歸併未結之前。以順民欲。今神明父母。宜專以併花分。搜隱

匿爲事。務使屬名足用。屬名既足。則其餘諸役。皆可次第斟酌矣。○奸戶匿田者。限十日內自首。花分者歸併。並贖前罪。照額派認里長。過期不內自首者。限各里遞互相舉首。其田不論多寡。悉置重役。田降首實。仍給實示勸。然三者之中。搜隱匿第一。併花分次之。而清詭寄爲後。項因繕城。照優免例。每畝納銀一分。明單之寄矣。公用時。令其輸納。定冊時。禁其優免。可得乎。故不得不姑後之。然民間之弊。從此彌積矣。萬曆辛亥。值大造。宜興徐侯初蒞任。治甚嚴明。紳袍田不滿免額者。皆不敢受寄。聞其時。除優免外。官圖充里長者。僅二百名。蓋民九而官一。至辛酉。則官圖四五百名矣。蓋民四而官一。今冊漸及七百名。是民二而官一。此皆明許受寄之浸淫也。官圖之中。客宦居三之一。蓋邑紳所不肯寄。則奸富之民。又詭托客宦名下。以故民圖益少。欲除此弊。其道何繇。千籌萬算。不如一法。但使寄者無益。卽不禁自止矣。凡邑紳免額之外。悉照民圖派役。客宦原無免例。蓋不必言。惟此宜裁穩當。且使紳袍戶田。果有不足於免額者。悉聽周全。不窮其隱。但抑其額外之濫寄。不亦情法兩盡乎。

花分之法。從最大者始。昔年大戶。於定里長時。千畝上下者。至拆爲二三十戶。今應取泰昌元年役冊。查對天啓元年役冊。其田自多而忽少者。查某季賣與何人。推入何人名下。與各處連年申充糧長者。果係新買至否。若到處仍是舊戶當役。則公冊能記名姓。私會不能易面顏。卽真賣與花分。可具見矣。儻其尤者數人。其餘小奸不敢不正。又各區之弊。區總無不明知。但不嚴責成。彼畏隣里。鄉黨之怒。未敢挺身任事。今必拘集正身。使親供寫。有弊必罰。痛將剝膚。自然知畏。或有子矜身任其役。罰所難行。擇盡法奉公。

者。獎以扁額。寬以征徭。倘挽弊端。摘其好伏。錯入頑固。定坐重役。慶威具列。就肯招辱而去榮。

搜隱匿之法。總計縣田地六十二萬有奇。自甲科至青矜。優免滿額。不過十萬。當役田尚有五十三萬。里長二千四十名。每名二百五十畝。合用田五十一萬。本不患少。天啓元年。好帑隱田數萬。俱就各大戶名下掛空扣減。而當事者不知。謂充役田果不足。遂將數十畝或百畝者作大戶。充里長幾分。十餘畝以上。皆派朋充。而真大戶顯悠悠閒空。通邑幾無獨谷里長。亦幾無甲戶矣。不均之尤。萬心恨之。今宜獨嚴此弊。

有犯者。盡數沒入其產。充合邑役田。仍追提昔年原造冊總書。荷令招吐。而於新造冊諸役。明論奉公。草冊既成。收入衙內。抽點親算。纖毫有誤。重罰不宥。冊書自應恩罪。大戶亦自惜身家。孰敢冒險多賢以求隱匿哉。隱匿搜。則役田不缺。花分併。則獨名自衆。然此其搜之併之之大略也。要之天下事。有治人。無治法。卽搜併之術。其便捷奇快者。尚有多方。隨出一端。可以指顧而定。然使行之不善。或反擾民。又其機括可以徑行。難於詳載。亦聽之治人而已矣。泥法卽至良務。須本以德意。賢父母賢鄉紳。真心爲民籌算。使彼必無因役破家之患。則自安於承役。何必隱匿。何必花分。詳具別議中。而其要以鄉紳承北運。當事輩抽扣爲本。

均役別議

一 議避北運

本縣糧役。惟北運爲煩。然三十年前。十運獨解。六運雙充。從無他役幫貼。而糧長樂僉此推。邇來散運雙充。批首三共。猶甚苦之。何役同而今昔懸絕也。則其苦不在人少。可知一在革抽扣。二在制房科。三在治埠頭。四在處船戶。厝置稽核。則不待增人共充。亦不待

北運仍易文矣。大抵須從情提撥。投標者不須就民間各役轉展權宜。若舍其弊源。徑議增賦。欲令三人或四人共充。每蓬人數既多。需索位用者。必且照人加派。是無益而滋費也。況既堪北運。雖三四朋充。猶稱大戶。今每年止須大戶三十三人。而過此。則每年欲選大戶六十六人。將通邑皆大戶。而民不聊生矣。若欲將南運貼米扣幫北運。總此邑民。今歲充北而受南幫。他年充南而復幫北。遠出還。有何實益。況北運得幫之後。房科益指為羨差。必於例外。派山公用若干。私贈若干。各項增設一設之。

卷二十一

北運

後萬難再舉。充北之年。幫米半得。及其克南。貼米全失。小民割肉自喂。又不全以飽已。而與人分食之。北運連年具呈求貼。因糧長中亦多宿棍。陰通房科設局。黃鼓同儕。其計一行。惟一二奸狡受利。其餘誠實糧長。皆貽蒙害矣。故欲使北運實實減省。惟在裁革使用。不在增員扣南。

北運費煩。非為道遠之故。蓋因埠頭橫索牙用。每船扣銀四十兩。多者五十兩。船戶既受埠頭之勒索。勢不得不從糧長取債。用是僱船之價。數倍於前。沿途需

使用總帳。自寫船至銷糧。舉定規則。一應房科埠頭船戶分外浮費。悉與刪除。又糧長鄉愚同多。而其中。有積習。有包頭。在縣與衙門埠頭中通。至京與保識歌家糾合。以同幫糧解之殷實。謹愿者為整。而以已之招認科派為標。凡有需索。慨然先出手。日。每項應費若干。每項應貼若干。使糧愚不得不俯首以聽。而彼實不出分毫。反從中染指。則北運之困。就糧解中。自為欺剋也。又有本縣總差及總出官。凡司道府廳衙門需取使用。皆此二人為之線索。扭捏科歛。又糧房有當年一人。專管北運。每名長例二兩。若查前項

幾亭全書

卷二十七

北運

奸猾重懲數人。則雖費自省。而北運之苦。勉矣。外有對支車夫水脚銀票。出自本府。請給甚易。但以縣書與府書鈎連。延掣不發。直至每人索使用銀三兩。方肯發下。謂宜掛榜報府之後。即請印票至縣。當堂給發。以應其急。至於北運收米。例取足於本圖。其間良頑不齊。或遠不應時。或米不如式。合照車夫水脚銀設立對支票。每票約米二十五石。先期發與解戶。各從其便。任於各區各圖零星收領。收米者免遲掣之累。出米者免兌軍之煩。誠為兩便。但新嚴示該房定役之日。立刻單印付。不許勒詐稽延。如十日內印

單不齊。一月內發單不畢。必懸無貸。票從縣出。不從府請。雖欲延擱。無繇抵辭。此二者。亦不費之惠。可禪重役之涓埃者也。

鄉紳充北運議曰。北運所以破家。爲有四弊。水地使費。扣除。埠頭船戶勒索。沿途艤船官船詐害。到京衙門交卸。四弊之中。惟水地使費爲禍根。祖制爲知北運役苦。重其折耗。脚價自萬曆戊戌。已亥間。包攬北運批首者。於水脚銀中。施扣五百金。奉輸縣庫。名爲公費。後遂沿創難除。或稍減至三百金。卽號公廉矣。自是黷科當年總差。總出官埠頭船戶。各種奸人。貢

東序全書

卷二十七

東序

十一

綠表裏。勸百成千。不可限制。欲獨驅衆弊。而至宰之地不清。則搜剔難施。欲清至宰。非惟權有攸歸。亦且口難遽啓。鄉紳彼此相顧。小民敢發難端。於是其勢日甚而難反。今幸濟郡伯劍指此條。委曲言之。朱孝廉勸役書。亦及抽扣二字。語雖激發。鄉紳意實專有所爲。仁人心口。不約自同。物極則反。端倪已見。然言行相濟。變化有機。指奸陳弊。則救之尚難。形格勢禁。則解之自易。故惟官民勾認。爲今日要圖。若十六歲中。每年奉以現在鄉紳三四達。則本地衙門諸費。不辛而自除。清廉父母居上。不惟一洗官方積習之惡。

兼省搜剔群奸之力。船戶自憚不敢勒索。况官戶可自造船隻。不必逐年僱寫。又沿途少阻。可以適行。至京之日。收糧衙門員役。既知鄉紳自充。勸捐亦減。則雖當重役。賠費幾何。而可以造邑民無窮之禍。何憚而不爲。初錢官詹有議云。鄉紳除優免外。宜承北運以避民困。至其子孫。例應充役者。仍優免以報之。鄉紳曾充一屆冊。子孫卽免一屆冊。等而上之。克役益久。免其子孫亦益長。其言大而誕。然今日之承役。自行本心。而他年之寬鄉。仍沐厚報。此亦爲仁義之利也。合儆此意。集諸先生於公所。開誠布公。相與商榷。

東序全書

卷二十七

東序

十二

之。或未備。則彼容以和之。務令父母愛民之誠。感孚於諸先生而後已。議若定。申詳上臺。立碑刻石。福當及數十年。且非獨一邑也。天下凡有糧解之處。可以通行。弟須賢公卿大夫。主持而潤澤之耳。

二議鄉斗級

諸倉斗級。當者無不破家。其弊有二。一曰賠穀。二曰清查。凡贖穀。每石納銀二錢五分。然舊例春夏折價。秋冬本色。今一槩准稍。其贈耗俱肥庫吏。而發糶時。則以輕等色銀。領銀入手。并未及二錢五分之數。頻年穀價四錢有餘。糶穀半千。賠銀百兩。此爲寬有罪之

功之吏。而累無舉之百姓也。不若令罪人。冬飭結本色。庫吏無從侵牟。斗級可免賠償。無損於官。有益於民。則一弊除矣。所尤苦者。各處牌票清查。一歲數十次。司道府廳。每季各索常例三兩。終歲約費百金。而本縣牌票。尤不可數計。每一牌。至費銀十餘兩。迨役滿交盤。戶房及倉書承差。勒索盛筵優酌。復索常例數十兩。有倉此役。繫獄半年。費至千金。蓋田房。繼以男女。而此輩虎狼肺腑。惻隱終不動也。若得不食牌票。絕止。查。直至一年役滿。新舊糧長交代之際。盤殺一次。累照廢數虧缺。刻日賠填。誠爲

鄧紳充斗級議曰。北運之險。在遠方。在水勢。實虞之所同也。欲士夫直任。於情尚難。斗級之苦。在本地。在人情。貴賤之所異也。欲士夫承當。於勢實易。今均役之法。已行。南北配搭。卽北捐南批首。及縣斗級二名。俱作重役。幸誤。號爲平矣。尚復何議。愚意。十字後。迄。冊。

或有賢紳願承此役者。聽其認之。則每年餘出南運二名。或可暫貼北運批首。亦一便也。且斗級之苦。不過三端。發銀報數。則有賠償。屢票清查。則有使費。役滿交代。則有酒席總酬。今若鄧紳代充。三患自難施逞。所水可必者。惟奸書鈎通上房。致道府行牌查核。然此亦非難革之弊。邑父母可具文回繳。鄧紳可面道府細陳。但須役滿總盤一次。有缺賠填。平日屢查何幹。情理甚明。勢當自止。故南北之役。既均。則士夫承認斗級一節。實爲不費之惠。何則。官戶優免之外。皆坐空役。每年每名納銀并倉場使用。約費二十五金。若承斗級。如前所籌。其費應亦相等。縱或稍溢。必不大懸。使我多出較金。而免民間累百之費。又免其經年之蔽。朴閭室之驚惶。其爲功德。豈不勝於他事。損上益下。古人願爲。况不損己而大利民。仁者當不再計而決矣。

今已役法議

條陳三大要公揭

爲造冊屆期。懸革大蠶。平人心。克己私。以紀弊源。以均衆役。以蘇足困。事一日。區總里書之頂首宜革也。方今清兌。最爲重務。升合不容影借侵移。本邑近年。因

台臺惟良作牧。來暮興歌。誠足以格衆志。和足以
悉物情。自是以絕造請。威足以消旁惑。惟茲大造一
事。暨徵最鉅。昭澤最長。生等分叨簪纓。敎陳大要者
三端。以備採擇。至於民戶中。偶有貨產素著。而花分
特巧。累冊連役者。務嚴勸歸併。坐以應得役色。毋令
神奸復逞。致漏吞舟。其南北運品搭預定。仍宜如舊。
但須先後其年分。不致一歲之內。南北交馳。則法稱
曲盡。德垂永賴矣。

送上臺改恭遇以下一段

竊見新任劉父母其誠愛民。虛公體物。談及造冊。務盡

卷二十七 政書

心見制。以垂永利。惟是頂首一節。前年曾申詳司道。
必奉憲批察革。斯可立刻風行。而客宦官圖二節。雖
至言不移。亦慮人心難厭。或至勢格而情撓。仰藉台
臺德威明訓。斯於主客之應分。官民之酌合。無煩推
剝。共嘉裁成。

革里書區總頂首公議

謝潤周知微稿

邑餉有里書。有區總。皆一年一役。里書就一圖中。挨次
輪充。區總。則就一區中。擇富僉點。里書又名辦糧。爲
民開戶。糧銀米。俱屬其筭。派填寫。彙送區總。故也。凡
里總良民。應值此二役者。大抵見官府。固有年。

卷二十七 政書

卷二十七 政書

十人

家方包攬。一包役後。恣意所爲。以書筭歸罪言之。將
全作升。將厘作分。甚有爲斗爲石爲錢之弊。於是積
其所應。自己戶下之糧。半屬他人代納矣。以推收因
地言之。或此戶而借推於彼戶。或十百而增減其分
毫。或見田多。驟騰之衆。卽暗埋其名。下於是包辦年
深者。多存無糧之產。轉賣別姓矣。以編審立戶言之。
受賄花分。巧立子戶名色。以致通邑里長。擇名者希。
皆三四串五六串。大戶中戶下戶。不可復辨。臨期編
審。奸富者營脫。貧愚者代充矣。此皆里書作弊之大
較也。至如包區總者。則與里書總數相合。雖云通同
作弊。而其人加幣。其線索呼應加靈。猶幸年年一論。
或上年此人包役。而下半年里通之衆。自語書筭。不願
僱人。或另有親識。轉相包攬。則新故乘除之際。上手
有發冊。下手有稽核。彌縫不到。發覺前弊。往往有之。
今概納頂首。是合一邑奸巧之人。盤踞鄉井。攪弄斯
民。將何底止。方其招募充納時。悉假貨於廢戶。約卽
以頂首爲質。後請以花分等弊報償。其尤賄者。一人
而納二三頂首。是平日此推彼收。自後推彼皆操一
人之手矣。里書可以多納頂首。區總又可以分納里
書。是平日有故有。自後故惡皆操一人之手矣。且

宵而名曰里。總而名曰區。見其屬在民間。未通官府也。若起徵科。乃通縣派徵之書。而亦私納里書。納區總。是平日分官分民。自後官民皆操一人之手矣。一手自爲推收。一手自爲散總。一手自爲官民。其千欺萬說。尚可得完諸哉。卽如兩年來清兌。已大著其端矣。每里將催役工食。嵌入酒糧出兌。至一千一百六十餘石。漕規升合增減。律罪非輕。尚敢罔樂移擷。若此。況其他乎。或者難曰。近歲房科各有頂首。未見崇害。何獨茲事。便爲大蠹。曰。彼幸無錢糧之責者也。有之。惟戶房。然不過司起徵比解支銷之文。而庫吏干

民當之。而大造推收之把柄。歲歲攫取之肥潤。悉此輩操之享之也。豈非人間大不平事。有百害。無一利者哉。或又曰。姑且無幸。但嚴其條約。犯者溷汰。決者更募。何如。曰。懲汰之說。謂其人或善或不善耳。今無人非弊。無事非弊。豈可勝汰。卽俟缺更募。彼不過互相容隱。改頭換面。應報名色而已矣。設果姑沿而不變。僅擬議於汰募之隅。浸淫漸久。彼則明於觀火。他人暗若重淵。雖有屬進。亦當轉相受成。竟同秀水縣之狀家。極重難返。欲革無路矣。至十年二十年以後。我邑告重疊。告虛糧者。紛紛而起。卽欲追究此輩。物故且半。其子弟遞相推諉。刑日煩而不足。嗟何及哉。目今造冊伊始。是天授我以鼎革之會也。合邑貴賤賢愚。苟非諸奸之腹心羽翼。靡不疾首痛心。是人助我以芟鋤之勇也。何憚而不盡革哉。第天下去弊去小人之法。操其大體。斷在必行。開其一而使之可受。故代兌之米應正。而姑弗正也。壞漕之罪應坐。而姑弗坐也。急與之約曰。年荒粟貴。以爾等年來所獲之米。償昔年所納之銀。值已大浮。法更可議。今悉消除勿論。其里書區總各頂首原帖。起徵科先行資繳。此外勒限俱收。仍請文申憲。承著爲令。則或示失矣。

予於此言。保我子孫黎民者。端在於茲。

聖訓以日邑尊公啓

予於此言。此豈苦心。生等方咸仰不暇。竊念區區。苦善學利。全不可信。區區正身。雖見在里通之中。固。然說所必及。但其間良頑亦殊。止可備參考之資。諒。大知洞觀。決不全據爲定案也。頃聞有先掛數區散。蓬之說。未知父臺果有此意否。以生輩計之。邑中北。運二百六十名。原就二十區中。通盤打筭。各區或少。或多。初無一定之額。惟求至精至確。使一名不濫於。額外。庶足以塞營脫之門。卽如鄉會兩開。各易取怨。

農事全書

卷二十七 政書

三十一

原有定額。尚無先榜數房之理。况北運一節。各區本。無成額。着手。設果陸續食捐。恐總數難以預定。勢必。虧區多食數人。則招搖規卸。從此紛然矣。然此。必。出於說傳。父臺大公之政體。斷不爾也。偶有所聞。不。敢不告。

農事全書 卷二十七 終

嘉善全書卷之二十八

政書 第六

復田說 辛未

三本原

一曰感兩邑賢仁之心。事平則心安。我廩則彼困。隨地當懷惻隱。况貼鄰之民乎。嘉善勢居下邑。民風獨稚。緣於他境。使田果不虧。舍冤果不極。而反以仰誣。則吾民何敢爲此。亦何苦爲此。仁人君子。遠懷一體萬物之意。益當近感於張太公祖一體三縣之言。將憐吾民之不暇。而忍助奸僧平事。有護本邑而反傷

義學念書

卷二十八 政書

於仁。出平論而適歸於義者。是非自有真也。靜默之與坐視。衷情適然。儒者窮理。不當省此意耶。

二曰刻嘉秀民間加派之款。萬曆二十七年。天宰精嚴僧。俱通親供。願歸嘉善辦糧。二十九年。嘉秀鄭邵兩公。各有一應隱田。俱舊管所無。今次不許新收之示。見李挾盜復辟。又劉撫院示云。查出欺隱之後。錢糧自有着落。有何加派。至四十二年七月。天宰莊復認實隱田五千三十餘畝。精嚴一千二百餘畝。親供在卷。則復田之後。嘉秀原不增糧。了然可見也。然在今日。疑又不同。茲昔年田雖調去。資本既過。今諸奸

畏罪。越境陞收。度已有年。將此三萬三千五百畝。復歸嘉善。則嘉秀糧虧。勢所或有。彼民不識來歷。安得無加派之疑。須更有法以破之。昔年清道尊有云。如已收入。今當作何議處。其慮蚤及此矣。嘉善合取新舊冊對勘。的於何年何冊陞收。其未收以前。糧原不虧。則增收以後。糧原何處。此必割去彼邑田糧。方將嘉善日糧補入。先取寺僧名下隱田最多者。查其割去某人等田。將已原隱田額抵補。其餘各戶。俱做此法稽查。便見着落。惟慮割田原主已故。或轉賣他人。則新業主實不知情。若徑勒歸嘉善辦糧。名掛嘉秀

義學念書

卷二十八 政書

冊中何縣除錄。必須層層遞進而上。十餘年間。度其轉手最多者。不過二轉三轉。推覈不難。此實彼二邑神明之資也。吾邑惟守國法。丈量時。藏在冊中者。悉令現業戶歸縣辦糧而已。上盡一體三縣。必有訂議定命。俾三縣官民。各無所辭。

三曰勿堅執天宰僧贓罪。昔年兩寺僧供認無辭。所以中變之故。因臺批究解。本僧畏死。適乘張公之行。遂廣布珍寶。萬方阻撓。當時嚴究。本法之正。然上下俱無持法之人。則與其嚴之而格。孰若寬之而竟其事乎。劉撫院答啓有云。此事不難查而難任。洞詳

矣。今日王言豈患不任。顧天下無必盡之法。奸僧有可原之情。陳玄燈已死。今之承業者。非昔之作奸者也。可原者一父子祖孫。罪或不和及。况僧家異姓。傳繼乎。可原者二嘉善虧田三萬三千五百畝。兩寺共隱六千餘畝。五分居一。雖已至多。然此外二萬七千。尚屬他人隱佔。卽吾邑未必無之。奸僧若坐重刑。餘人清查之後。烏能免罪。法異則不均。法同則連累。大抵清查積竊。期於安靖善後而已。極追前辜。或增葛藤。可原者三。但此數條。奸僧不敢自言。嘉秀長者。未便於明言。可言惟在吾邑。譬如民間告訐。上

卷二十八 刑書 三

人嚴責被告。則原告雖屬編氓。可以代爲乞哀。此其例也。昔年曾兩番自通親供。今若寬以生路。彼必欣然自首。便可因而宥之。倘復多方詭秘。踰期不認。則非抗上臺。乃抗天子也。悉擒阱而專請焉。時不磨落於抄沒藏難之禍。

四肯啓

一曰。疆界常據冊。不當復丈。扼要無如正疆界一語。正疆界無如據萬曆九年丈量冊。如出字牙。卽天寧莊坐基。彭秀水田至三千餘畝。萬曆三十六年。圻長讓德。補等。卽九年經手丈量之人也。石碑臥

幾亭公書 卷二十八 刑書

四

額。班班可考。此外各圻。雖八版裏三萬餘畝之田。皆嘉善圻長丈量。其一應覽段弓口。皆載在嘉善魚鱗冊。豈有田屬嘉秀。而丈量之年。借手於嘉善人役。大造之日。肯坵形弓數於嘉善冊籍乎。所以戶部云。田不必再丈。若總丈。則壞亂。先朝分縣規制。各丈。則餘者自餘。豈肯讓人。虧者自虧。誰肯代補。總歸無益。其言約而盡矣。又云。吳太府查此三萬餘畝。俱不入嘉秀冊。因不在冊。糧何從派。此又冊不可不查之要領也。一在查萬曆九年丈量冊。二在查未陞收以前原冊。若屢認屢撓之後。泥收捏造之新冊。則誠不可查。所謂不可查者。新冊耳。非謂原冊也。原冊不可查。其說出於嘉秀。權與鼓噪之奸豪。徐侯申文現存。何反以誣嘉善。嘉善所據以求正求復者。止冊籍耳。嘉秀所謂查冊。一吳丈量原冊。覽數在嘉善也。二吳鄭鄧二公及吳太府所見舊冊。三萬三千餘畝。俱未入也。三畏自稱隱田冊八本。人太府之目。因入嘉善之手也。我利在查。彼畏在查。且隱田弊冊。每項下悉証嘉善人戶姓名。明供實證。查且不煩。何況於丈。或恐丈量煩費民間。因以激變。猶似揭虔事勢之說。反未足見嘉秀之心。至若每區每圻。俱就腹中飛空曲突。

而托比於壤地相接之犬牙。則弘正嘉靖以來。未
量之先。有柳德倪誌司馬誌趙誌。萬曆有丈量魚
冊。從無嘉秀都圖。補入嘉善區中者。豈其四誌一冊
之不足據。而獨持此無據之空談。以罔聖聰。惑上
臺乎。不足復辨。

二曰反躬防弊。關去不還之故。則以嘉秀人民。置買
嘉善田畝。盡行推去。而嘉善人民所買嘉秀之田。總
被檢輕。竟不收還。此實吾邑見小無知之百姓。與大
膽不畏法之奸胥。自造其孽也。蓋吾邑之民。視嘉秀
實惡。吾邑之胥吏。較嘉秀尤酷。嘉秀懣懣。嘉善自
吳必全書 卷二十八 鄉等 五

往年縣總某等。於本無弊中。說造弊竇。因卽以其竇
賣示彼中。口實至今。今日舉事。不可不防此等附
也。大抵凡事只在反躬。萬曆十年以前之謬誤。反既
無及。四十二年之故造。當爲前車。夫躬豈獨一身之
謂歟。通邑中凡逗漏消息。受賄阻撓之輩。皆躬也。有
人心者。愧之以義。無人心者。防之以法。

三曰清理下手處。合嘉善二十區論。遷西一區。獨影
射嘉秀田七千餘畝。以遷西一區論。出月二圩。係天
宰坐莊。獨影田四千餘畝。則奸僧之爲弊。根可知。但
此外勢豪隱佔亦不少。以故借富僧之力。抗拒累世。

豈其兩邑上下。盡爲一禿奔走乎。但奸僧欺隱最多。
實爲罪魁。清理下手處。不得不以之爲頭腦。發奸摘
伏。至者諒有微權。

四曰立碑銷案。嘉秀作用。惟近年暨碑院署。與昨歲
賄請註銷二事。最可惟。碑上從無嘉善一人列名。乃
云三邑同建。夫各牙舊石。立自先朝。近立新石。未
詳三院。欲掩之以一創立之私碑。何也。賄請註銷。尤
爲欺天罔上。衙門有行。尚且從重歸結。重可銷輕。
何敢銷重。今以屢奉明命未結之案。而欲註銷之。
是人臣之筆。可以抹。緣論也。煙燈。天語。不得比

於從重歸結之例乎。幸李按臺主持。所全甚大。不然。
正銷在前。而嚴旨後降。不知今日何以仰對哉。噫。
錢雖神而計亦危矣。今惟有輪情反正。猶可收之桑
榆。多方掩蔽阻撓。總與註銷同類。世運不同。微有議
者。毋走昔年之險着也。吾邑勉其冤。罪人保其後。當
事告其成。實彼我兩全之道。蓋亦從一體之意。籌籌
之矣。臨陽間說。豈忍爲之。抑誰信之。

式田辨

嘉秀專請式田。不過設難竟之局。以惑當事。扼要剖之。
兩言而決。田虛則須履丈。糧俱止貴清查。然嘉善所

永申復者。虛糧也。非虛田也。設使嘉善士民云。嘉田寬。嘉善田窄。欲求補足丈實。是謂田虧。非丈不可。今嘉善影射嘉善田三萬三千餘畝。近形號段。現居嘉善圩中。弓口細數。現列嘉善冊上。止因昔年闢去不還。糧額差悞。惟須按冊一查。糧畝一勘。田屬嘉善。印糧歸嘉善。較若別籍矣。重覆丈田。不知於清糧事宜。有何關係。此不必丈者。一紛更覆丈。止爲冊籍無稽。欲求明。恐不惜解弦。譬如重新分縣。則合三邑而通之。亦其勢宜也。今魚鱗冊班班現在。縱使孔方力大。能取嘉善冊藏郡庫而不歸。又置之漏漏處。使

卷二十八 賦役

廢爛不可觀。然終不能使嘉善魚鱗圖冊。分載此三萬三千畝之近形。弓口號數於其上也。終不能抹鄧鄧兩令以前從未收戶派糧之原冊也。況今嘉興縣。則有弊冊八本。每項下明載嘉善舊業戶姓名。秀水縣。則有萬曆十一年不收嘉善推田二萬畝之黃冊。又有自載奸情隱田五千餘畝之祿冊。皆現存嘉善縣蔡侯掌提。雖其餘未經追出。然隱漏大略相同。以原冊則如彼。以弊冊又如。長查核之難。逆長暗勘之易見。故託於無益之丈量。其所謂擾於無事。罔君子以非其道也。此不必丈者。二至於丈田之害。正

嘉善求伸寬抑。雖多賠費。耳聽嘉秀協同丈量。若欲使嘉善同丈嘉秀。恐彼中神奸叢弄。激變地方。有不可勝言者。但預度丈量之有禍。似涉杞憂。直陳丈量之無用。則人心有同明。而當事益不難破其欺罔矣。

均糧辨

近頗聞三縣均糧之議。米識何因。大指云公道難執。是非難憑。人情難調。積案難結。不如一槩平糧。使嘉善無獨重之困。此於加惠外邑至厚。然傷情度理。無一可通。以附郡兩邑論。則寬秀水而苛嘉興。就秀水論。亦利奸人而害良善。就嘉善論。抑其父合之寬。而與

卷二十八 賦役

以無名之利。宣德間。楊文貞公欲減嘉興糧額。適值分縣所賦之數。嘉興獨受。秀善不及。兼被相仍已久。民習民安。曷嘗因此起不平之嘆。今所松額者。直萬曆九年丈量以後。飛詭推賠。重而益重之苦。顧乃不將近弊。而遠追昔因。果何義哉。據昔年徐侯申文。嘉興每田一畝。科米一斗四升。銀七分。秀水科米一斗七升。銀九分。嘉善科米二斗一升。四合。銀九分三釐。若議均平。則三縣田糧。每畝各該科米一斗七升四合。銀八分四釐。在秀水加米四合。減銀六釐。猶蒙芥子之寬政。或當默而無言。在嘉興。則加米三升

曰今左第一分四釐。彼民何辜。忽罹此罰。况嘉興土
田獨高。租額稍輕。糧亦從之。未爲純偏也。槩而均之。
偏乃特甚。故曰寬秀水而苛嘉興也。隱田者。奸豪耳。
通邑何與。不究隱匿。鋪派徵輸。奸豪侵食於五十年
之前。平民代敗於無窮極之後。前此奸豪猶防論定。
嗣今高枕安眠。可與國祚俱長矣。故曰利奸人而
害善良也。嘉善所求。惟清還三萬三千餘畝之隱匿。
民寬既白。力亦少。今乃置隱匿而均糧。無論嘉興
萬畝不從。假如帖繁聽命。嘉善豈敢承受。據諸四海
達諸九重前後之間。自相矛盾。反似借隱匿之虛
題。說均糧之實利也。昔也蠹國殃民。罪在兩邑之
奸究。今焉欺君罔上。將歸嘉善之士民。失直而
得曲。變原而爲被。受虛名而買實禍。非所謂協情度
理。無一可通者歟。民間訟訴。止爲是非。官府剖斷。止
據是非。是非者。天理之權衡。世道之綱紀。不問此一
事爲然也。是非一定。令出難行。董曰。君子之德風。上
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即調人情。結積案。具在其中矣。
曾見出此經綸大手。燦然表著於天下。而風爲何天
之衢之格礙也耶。
辛未南還。見復田一案。舉事者求人太深。及詢其說

此考共處分。維涉歷多載。或舉了了。蓋反躬之義缺
如。無敢平事之久不說也。官運於毛。退而著書。今日
事或有機。敢出以獻當事。乙亥季夏日題。
復李謙巷邑尊書曰。恭承白訪。以復田肯繁事宜。其感
爲地方至意。伏思大公祖下車新猷。此爲第一義。所
以定其主張。俾知人手如何作法。究竟如何結局。全
在老父母初調時一番剖晰也。目前最喫緊關頭。只
在破嘉秀之把持。其把持訣竅。只以激變二字。恐嚇
當事。平日號召。則沿街鳴鑼。臨期查勘。則技衆鼓噪。
此奸豪習試之長技也。然聚黨雖有千百。領袖實無
多人。所以破其奸謀。約有三端。一則令大酋寒心。二
則令偏裨斂跡。三則令黨神無主。驅遣難靈。三着既
定。各靜聽查勘。然從是非之數明。而處分之法出矣。
若不先破其激變把持之奸。方且喧哄不容查勘。何
繇處分。此台臺初調太公祖時。剖晰第一要義也。其
究竟結局。向所陳二言近之。嘉秀輸情。善邑不盡情。
此雖於做邑舉事初意。微有不愜。然三邑士紳。其非
親友。三邑編戶。莫非王民。第求聽已之積寬。何必執
人之深罪。苟足以報明旨而可矣。其隱田始末。滿
而不滿。莫如錢相國手評歷案一書。若處分下手則

弟正向有復田諸說。亦觀諸案卷之要而爲言者。今並裝帙呈獻。倘於語論之次。乘間轉上太公祖。披覽之下。頗省目力。至於作法之最簡最要者。莫如前任岷岫太公祖之訂正冊。曾經三院詳允。現今本縣正在營造。將欲通申。若得太公祖斷然主行。則大事不勞而定。而正疆界亦在其中。他如查實隱之弊冊。破四結之誣妄。勢如破竹矣。

又復書曰。恭語精核。獨以理勝。兩邑亦當心折矣。兩日來。周知徵兄細閱案牘。研精覃思。擬復田公議一篇。大抵直截明快。處分劃然。其中緊切關鍵。如萬曆九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年。兩邑會開文。有先訂定疆界。然後清丈等語。最足破其錯壤之說。辭十三年。奉府撥秀水同閩。有未丈量以前。原在嘉善辨糧等語。案語中。祇可採入。得精寵靈。卽以此冊轉呈太公祖。俾知敝邑公論如此。尚理不尚氣如此。亂絲積案。原有清理法。原不難歸結。如此以邑人之懇切。附台旨之機旋而行。殆亦交相爲助者也。兩邑呈詞。太公祖批送台臺勘明。今查嘉善原呈着嘉興會同秀水查明覆詳。以查代勘。太公祖下字。原有較量。又聞本府專候三邑同文。卽據申詳。則此番具詳。疑此事結蒂成功所係。全賴一紙。

嘉興十萬民困。伸五十載沉寃。故嫌所聞於野人。不致不以入告。

附丁丑五月本邑里老進嘉興縣弊冊疏

奏爲神奸好違。制紊疆。隱田漏稅。屢奉。嚴旨。通遣窮。拏究。極。天。懸。勅。嚴查弊冊。立正疆界事。宣德五年。劉嘉興縣西北境爲秀水。東北境爲嘉善。疆界截然。嘉秀奸田名都。嘉善圩田名區。誌冊井然。萬曆九年奉。旨丈最。准嘉秀印信開文。原稱照初分額。定立疆界。訂日會丈。未嘗謂有分毫田土錯雜也。弊起天寧寺精嚴寺奸僧陳玄。燈唐海鏡源洙道裕。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卷二十八

得殷等。奸民朱灼。謀。世延署印。賄通總書。違。制。隔縣推收。疊。發。開文。共認隱嘉善界內額田三萬三千五百餘畝。糧累通縣賠贖。以至先後里老吳旂等。具呈。撫。批。行。知府。前則張士良勘實。合照誌冊。各守分土。後則吳國仕會同三縣。串查文冊。搜出嘉興縣印信弊冊八本。隱田五千七百餘畝。又抽減誌。藏三十二。年。蒙府印信。餘。發。縣。及查秀水縣豪僧陳玄燈等。共隱田六千二百三十餘畝。並不收入黃冊。又抽減誌。藏三十八。年。發。結。在縣。隨。蒙。南京。督。冊。科臣黃建中。題。得田。糧。欺。隱。有據等情。有。嚴。推。出。之。

於嘉善黃冊。而冊非開。要收入之數於嘉善黃冊。而冊弗載等語。復經科臣商周祥泰駁。有嘉善受累。有日。人人能言。欲清賦額。先正疆界等語。當時四奉神宗皇帝聖旨。悉未歸結。某等迫於崇禎四年。同歸守仁等具疏叩。閣奉。聖旨。這事情屢經奉旨。豈容玩視。據奏。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又黃建中疏稱田補欺隱有據。何難勘實。立剖奸欺。乃陳廷至今。向來地方官。所職何事。着撫按作速從公嚴覈。究結。詳明具奏。還立限與他。如有勢豪把持阻撓的。來重處。該部知道。欽此。又本部尚書侯恂題覆巡

撫諭思恂疏奉

聖旨

。冊係撫按官職掌。這

田糧一案。屢奉明旨。摘察。猶復以役湖黃冊。爲辭。顯屬延卸。據姚永濟稱。三萬未必全虛。卽當徹底清查。又云。滄海桑田。是爲何語。着撫按卽督同該司。責成道府。三縣疆界。弊冊有無。虛公查勘。據實具奏。如有奸豪鼓噪。煽惑把持。以致官司掣肘。撫按官卽行拿究。一面奏聞。重處。爾部仍立限與他。欽此。又巡按郭必昌爲奉。旨清查等事。奉。聖旨。這田糧一案。未肯清查。首禁奸豪把持。乃惡生仍肆鼓噪。殊屬藐抗。卽將呂嘉祐等三名。提究正法。併着司道府各官將

該縣田糧。虛公查覈。立限結案。不得藉口杜門。從滋延宕。該部知道。欽此。各行撫按。象委杭湖理刑官。提三縣里民會審。僅斷秀水縣寺僧田三千六百五十畝。嘉興縣二千一百一十七畝。未及十分之二。致之回奏。齋疆欺隱如故。復招神棍陶思明。朱思賢等。造謀煽惑。鳴鑼拒轍。鼓譟激變。鉗縣上官。今年請黃冊於後湖。明年請丈量於顧祖。不過巧設逢局。歲挽一歲。官更一官。遞相推諉。米浸涸沉。而無糧田終飽奸腹。爾幸逢。聖明。洞燭奸跡。擬定弊棍。新旨屢頒。一則曰。吳國仕查出隱田弊冊八本。再則曰。三縣疆界弊

義亭全考

卷二十八

十

冊有無。疆界定自。先朝。斷無紊亂。弊冊彼自供吐。隱難抵飾。以古定今。以彼治彼。真無弊不釐。無案不結者也。謹將吳國仕當堂搜出府印鈐蓋嘉興縣隱田弊冊八本。併知縣徐儀世申請布政司見貯架閣。秀水縣不入徵收黃冊一本。謄錄裝成。匍匐恭塵。御覽。伏乞。聖恩。申明屢。旨。嚴。勅。撫按。嚴查嘉興縣實隱之弊冊。秀水縣實不徵收之黃冊。分疆正額。按籍轄田。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片言立夾。刻期回奏。以便撫按復覈。復命。庶某等通邑百萬生靈。邀。皇上再生之賜於

億萬年矣。
復同邑諸公書曰。

近來兩書。明旨所重專在算冊。迎機投遞。和盤托出。聖明已有洞鑒矣。成功在天。人謀宜盡。此疏盡人佞天。誠有如台論所云者。因假臺新題限字格。民本止許千言。遂將原稿刪縮緊切。以稱功令。昔宋景文修唐書。謂事則有加於前。文則有減於昔。後人議其不好處正在此。今所刪減。得無類是乎。

黃志公書

卷二十一

人

五

但愚意追赴一說。究不可行。吾欲自舒積寬。正須與人活路。若犯密圍追窮之戒。堅彼走車。難免結局。我又何利焉。諸父老始聞而疑。既而信。遂決意去之。顧此乃篇中關鍵。恐至其策不蒙採其符。祇特詳之。頃奉新給查冊丈勒。香味醇氣。壓非通丈。但未經開明。恐彼或乘而藉口。父老深許。呈求覆題專丈。隱田程我翁真實爲民爲國之人。方典十三司公商寬日。度必有預杜奸謀。爲伸積寬。結積寬之地者。卽稍費時力。亦一勞永逸之宜也。若事機已變。奉文至浙。則全在諸台臺心力周到。使當事者不得不結局。且有

崇鈞結局之情。底五十年之功。成於一旦爾。

庚辰六月爲邑民具請特遣官清積案疏。第六卷。

典徐處求通政及王北部書曰。邑民陶震。感憤復田事。久不得結。願隻身叩關。爲通邑効勞。與向來舉事諸人。肺腸頗別。但其本稿。猶仍陋習。乃似尋人之釐。而非什已之苦者。逾次真弟偶遇。爲破天荒。而指以大公。彼遂歎然領略。今此駭稿。平心成氣。務事理之可行。卽所請之允不允。有通邑命運在。而立言如是。上不欺君。中不昧心。下不瀆爵邑。庶可揭海內而無憾矣。自丁清惠袍一片熱腸。實心貴財。而誤信匪人。

黃志公書

卷二十一

人

下

幾致敗事。嗣後主張奔走諸人。非動於氣。則借以規利。今此人利心差淡。客氣銷鋒。或者邑人六十載之沉痾。其將有起色乎。惟大仁人垂憫維桑。使得早達宸聽。亦盡吾輩一點勸善之念。

致錢憲處相公書曰。明旨各就都區界內云者。都歸嘉秀區。歸我邑。此明明正疆界之說也。不許互相影射云者。都勿影入區內。區勿影入都內也。向來錯壤之邪說。不攻而碎矣。然我之所謂正疆界。原有確據。彼之所謂錯壤。亦有借端。先朝析縣。以區字獨界嘉善。本府誌誌古本。明載出月二拜。念屬嘉善。其除各

並無嵌入嘉秀都內田畝。此誌見存。是遷界
戶有證。我所據也。萬曆九年辛巳。邑書李時等申通
省。邑奸人。造有總魚鱗冊。據迂西一本。開載某某圩
各有嘉秀田若干。謀出於彼。而冊成於我。此錯壤之
發端。彼所借也。後起之弊冊。豈敢初分之定制。三數
奸人之私本。豈敢通府古遺之誌書。今遵 旨造冊。
就區界內。悉入嘉善。務須經手得人。精到明確。毫末
無訛。起解外另錄精本。擬同古刻府誌。聽小民齊奏
直達 御前。以古昔總誌。對現造新冊。開卷了然。得
天語立 俞。而五紀之案。大定永清矣。此番此舉。

卷二十八

縣志

七

費不虛貲。勞不虛勞。我舒其艱。彼免於罪。前辛已去。
今辛巳還。天道人事。斷在不疑。但此意須出自台裁。
庶何當事之信從。與下人未行者。各殫心力。以底成
事。萬惟加意。

與周知徵書曰。里老北行。愚意向以為然。但新冊須明
明了了。與原數相合。疏稿須簡簡淨淨。便一覽了然。
而第一關鍵。尤在取古本府誌。與冊疏同通。御覽。
此本昔年鄭太尊初蒞時。我輩曾於舟中共見。今不
知存某公處。其書前刻嘉善。皆稱都。後刻嘉善。稱區。
遷西純屬嘉善。出月二坪。純屬遷西。此無一部。

若 聖明見此。則彼向未專恃遷西一區之有總魚
鱗冊。其能弊不攻自破。而田畝在區者。必不宜辦糧
於都。天語數字。可立斷其葛藤。且并古誌發下。使
閭中票擬。亦得有據。願客告之闕老。

勿查遷田已

聞查遷田之議。為海塘而設。竊思本邑每年徵海塘夫
銀六百二十餘兩。正額從來不缺。今歲提徵。增至四
千五百兩。民間已不堪命。何可別議征求。本邑遷田
與匠田軍田。皆無敢私承者。若查未佃。從無不佃之
田。若查已佃。則前此之加已不一而足。是民間貼絕。

幾平全書

卷二十八

十

猶有已時。而公家加佃。幸無寧歲也。又况易王再三
平價遍買。現業之人。非原佃之人。彼果何辜。展轉蒙
累。又勘報高下。必委老人。老人非衙蠹積刁。不充此
役。必串通戶兵工三房。分探各區。殷早誠實之家。妄
指其田為逃。為軍。為匠。厚賂開已。否則任情妄報。此
輩擅權分利。萬戶剝蝕傷心。民間驚傳。無意於此。愈
宜寢聞。

勿報大戶已

安富以保貧。莫如免報大戶。前官往往為書胥所始。數
立名色。令房科及各區頭。查報大戶。或云驅米餉荒。

其工役或臨造冊年分報縣總區總。凡當
凡者無不傾家。又替脫者衆。奸人挾戶勒索。真是驅
吾百姓。供此輩生涯。靜言思之。痛心刻骨。合將開報
大戶一節。緩退不行。縱有上臺明文。如糶米等項。且
束之高閣。其有造冊縣總。及每年北運批頭。勢不可
缺。宜於平日預自查勘。其中果孰爲大戶。堪委重務。
臨時再諮詢賢紳。與相參酌。然後以不得已之意。食
而委之。寬其鞭撻。節其煩冗。第使任勞。不致任費。事
畢之後。別有寬政。以酬恤其勤勞。庶富民不苦於供
應。而貧民有賴矣。

卷二十八

賦籍

一

朝廷設六部六科。郡邑因之有六房。開通者所議變法。
獨皆在戶。豈其餘都無可議。而戶例多宜更張。無他。
錢穀最爲則。惟風托焉。循舊則其獲有常。更新則其
味益進。大抵上臺行文。皆其書胥典邑中書胥。先容
商酌。以爲嘗試之計。愚以秦鏡遇其初好。則燈籠永
消矣。前者林父母初至。曾奉文一報農民大戶。後知
區頭通同房科。挾家需索賁放。所得有至百金者。次
年明文再降。候即堅執不行。繼又令發銀藏典。買鏡
擺設。候皆堅持如舊。自是臺司無復煩事。倒矣。夫爲
小民堅持易。爲富賈方便難。候保安諸典。而輿論不

上臺從不聞談羨項。而轉多農風力也。羨蓋云
參奉上司之令。實行本縣積蓄之意。邑中吏書。知其
風裁已定。通意上房。遂於一切擾民事例。不復妄頒。
精明所至。足以銷弊於未萌。而風力又非所論矣。

徵收

縣明開徵額。崇禎三年。象。聖主特恩。許於新銀
米內各赦若干。紀刀頑之觀。均良善以恩波。此曠
古絕識也。合於本年縣票。明列一狀。每畝原額徵銀
米若干。愚赦免銀米各若干。使小民曉然見。天
子之德意。自後逐年縣票。俱照此例。凡有增減。逐項

卷二十八

賦籍

二十

開明。未使總結。每畝徵銀米各若干。勿容一字含糊。
則糧房不得欺小民。而積年之弊。忽逢日月交。其
納戶執照小票。亦合開明年分限數。及應納項款。庶
幾官民兩便。

前米合銀分。新增有遠米。又有遠銀。已爲。朝廷
爲不得已之舉動。而吏胥復從伸縮之。如遠米。止宜
總出一示。本年每畝若干。其出兌時。貫入漕糧中。祭
加一耗。可使旗甲忘言。向者吾邑好書。獨另派遠單。
使軍人加三索耗。又加淋尖。而派單押單諸費。橫索
得是。民間完一石。必費二石。此宜合而分者也。後因

乃縣他縣買入漕糧幸免勒索之苦。遠銀替例另換印票付納戶收驗。崇禎五年據稱遠米一升五合外。又派遠銀三釐三毫不復設票。徑令於四年第五限折色內籠統完納。不知日後納戶何從辨此爲遠餉。又何從辨此爲五年之銀。而於四年預徵民間里長亦何從與甲戶如數取納。縣票既不列款。納票又不另給一片糊塗。紳衿里甲各仰屋而竊歎。此宜分而合者也。至八年春吉水李侯下車始從衆議復設遠銀完票。蓋區區遠銀遠米一分一合顛倒之間藏奸無限。合所宜分。分所宜分一反掌之易。猶待人

而行如此。

比徵 辛邑士民素號淳謹畏法。輸將不敢後。但里長數人共串其間。見頭亦殊混作一人。號欠號完。非惟下易那移。兼使上難清辦。以致經催受責。大戶藏奸宜着各區里書就催從長單。拆名分註。如三串卽寫三行五串卽寫五行。比徵時寬釋經催。專拘欠戶。按其遺策多寡量行懲治。其有依限全甲完清者里畏徑自寧家不必赴比。則善頑別白。數朴自省。拖欠自清。

事關開各戶使完欠了然。完者徑自歸家。欠者勒

今似此終使不責正身。一切善杖錢差後錢酒食。磨頭戶獨自支當。可免上下名之混累。今糧房造單止有申役總名完欠無可查考。比役時既難分別。而良民全完者或尚因人受累。屢被差喚不得不赴該房求一清結。名曰算帳錢。出過此番以後方免催比。此房科不造拆單止送總單之隱情也。今宜着各里書每圖撰造某甲某人里後幾分幾釐丁口若干田地若干共該徵銀若干每區總釘一本。逐一開明欠數。臨比之日鎖拘正身。雖有頑民無繇躲閃。竊欠而良民知完清之日不必身至縣門。並相勸於輸將之

惡後矣。

預徵 本縣從無預徵。猝起於萬曆三十一年。蓋嘉善好書甲於七縣。糧科奸窟。又甲於六房。蠶食年久動千成萬。虧蝕既多。設法掩護。然猶每畝五釐止於夏間比徵一限。繼漸增二限矣。又增至三限矣。然皆以五釐爲率。天啓二年某丞署篆。糧房蒙蔽遂每畝增至七釐。又爲定額。近年計來又增至每畝三分。度其窮極非全沒一年則催鳳之心不快。今不敢望止徵一限。且復每畝五釐之舊。庶亦祛未艾之蠹而少舒民困也。

近查崇禎三年救後積遺。每年納千餘金。若係通邑勾欠。誠爲不多。但其間良頑霄壤。良者絲毫俱楚。或更透完。頑者一戶或欠數兩。甚至數十兩。若姑從寬。竊聞。反是借良補頑。甚非均平之理。應特摘其尤多者。立限追完。方今各項錢糧。起解甚急。與其預徵未來。何如先清舊逋。若使頑逋全清。堪抵預徵大半。又因此分別頑善。萬心允怡。再因此精查錢糧支解。孰緩孰急。先其急者以供上求。置其緩者以養庫貯。預徵之弊。或斷可罷矣。

房科積弊。非身入其中。無繇得其要領。所以知者不肯

彙亭全書

卷二十八

縣志

二十三

發欲發者不能知。間有知而欲發者。又犯投鼠之忌。無他。總爲護情體面耳。苟爲賢牧。遇本邑百姓獲舉宿弊者。宜延致而咨訪之。覈實而改正之。百姓之宿累得舒。父母之清名滿世。其爲體面。顧不大乎。萬一有假公濟私。陷害仇家者。重罪之可也。若以自護體面之故。護惜一二奸胥。則通邑之不蒙吾惜者。且幾千萬人。無論已心難安。多口亦可畏。諸葛公布所失於天下。而譽望日隆。況吏胥之弊。非吾弊也。而何爲以身裂蔽之哉。

銀匠解金花 昔年定銀匠起解經齋金。二項悉免。一切差徭。並因自收自領。皆其經手。無所委責。終覺少弊。通府皆然。蘇松諸郡。江廣各省皆然。若命糧長則銀匠以事不關已。於納戶投櫃之日。一任情面。成色難收。於解戶傾銷之時。分外估耗。勒索無厭。及至傾銷。又每元實一錠。攪銅若干。昔年因銀匠自相佐首。已候面驗之。付銀四十八兩。入銅二兩。傾成不能辦其非足色也。遂令銀匠自解。近被具呈。營脫輕賒。止解金花一項。已爲因農而便工。今復求併脫金花。則向來免伊一切差徭。果屬何謂。議者或云。各項俱

已改屬民解。獨此未入銀匠。非畫一之體。豈知事求利氏。何拘體貌。銀匠解爲是。糧長解爲非。得於衆非之中。僅存一是。猶見餽羊之意。奈何以併派其迹。爲工。式又云。銀匠無產可鬻。錢糧干係。防其竊匿。此則他郡從未聞。未已從未見。止因上年野公。失食糧長。從迫公議。復改銀匠。宛轉之間。其心不服。得以爲辭。若仍舊規畫一。彼心自定。倘以舊冬空役申文中。已食冬季金花解戶二名。今乃復屬銀匠。疑於自翻前案。則又有說。此因署公徵欠斟酌。改食糧長。見事勢之難行。仍屬銀匠。在彼已爲不遠之復。在我豈必承

前之說雖參語中多贅數言周摺益見法必利民事求盡善之意寧有翻案之嫌哉

乙亥春議

差官解輕齋

各色向有輕齋解戶俱百姓齋銀至淮

官民勢既相應而此地小民與遠方衙門吏胥情愈難接費用甚苦繼議解銀本府差官總解十餘年來兆庶稱便解官得此亦爲羨差頃者解官煩累之說不知起自誰何遂議復食解戶竊思解官併飲各邑使用至淮交納官解官收需索之態自然與民解不同即使解官果無秋毫贏羨勢一官以難萬姓猶當爲之況兩賴而俱便耶今他邑既食解戶嘉善雖欲解銀至府勢難獨行本府亦無單爲一邑輕齋特遣解官之理謂宜仍食解戶十一名量計道路交割使費納銀縣庫申明上司特就本縣酌遣一官至淮交納循民解之新例而不動一民存官解之舊規而不煩本府火澤爲際用同而異保民仁術無述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吳亭公書卷之二十九

政書 卷之二十九

漕運



杭嘉湖士民輸稅在淳頌之間。然拖欠折色者有之。漕糧則百中之一耳。至於吾邑。百年以來。升合皆清。崇禎庚午孟春。上臺因他邑偶過。特命儲道巡行各邑。欲令漕糧盡數上倉。此固修復舊規。然須先期議修倉之法。定看倉之人。然後此規可復。今數十年來。倉廩坍塌。上漏下濕。倉夫又皆盜賊也。不先酌處。要當徑勒百姓送米入倉。則腐壞可虞。飽賊腹可虞。出入

查驗之際。書胥索詐可虞。而又冬抄水潤。空舟不通。況於重載。又南北二運。皆於本年春夏啓行。北運米須春白。費日更多。乃皆勒限上倉。隨上隨領。折耗如何。使用如何。一舉而諸害具備。況倉南北運者。皆有業糧長。豈憂其遠遞。而必轉展重苦之。為吏胥深鑿計乎。儲道過他邑。每棧數十人。為枕以千計。丁官保敗亭者。年且九十矣。聞儲道將至。設宴於舟中。親往迎之。備告以本邑從無拖欠漕糧之事。且云。如有升合不楚。老夫一身全任之。儲道唯唯。及入倉。略觀大意。不用駭朴而去。夫使他邑鄉紳。有愛念維桑。潛寄

奉旨。如官保公者。豈以此情達之儲道。他邑萬民。不至徧受擾挺也。官保之德。於是為大。然轉圜而聽。則鄉紳之善。皆臨民者之善也。儲道亦於是乎能受言。先是丁卯。林侯亦來上臺文。限民漕糧俱上倉。身自嚴督。李太常四可惡入倉見之。亦謂邑民從來極淳。倘少一石。身願代償一石。林侯聞。立寢其事。此皆吾民之保障也。使邑紳人人如斯。事事如斯。民何從為魚肉。胥皂何從為刀祖。

嚴倉守。倉夫盜米。皆因外造居房。夜泊船隻。竄穴近便。足以容奸。黑夜搬運。莫得問詰。近來賊魁某。用此

致富千金。敗露之後。猶多方拒飾。幸已伏辜。今宜將此單占造附倉私房。勒限移徙。黑夜不許沿河泊船。其牆垣基址。每里遍一名。照例管修二尺。務堅務高。庶一勞永逸。可免無窮之陰耗。

禁單差。兌單例有押單差人。又為民害。然差首名糧長。悉不能服旗單。終致喧訴增事。則差人似不可廢。第須嚴禁其勒詐。近數年來。兌米一石。使用至五六分。糧長橫督飲泣。以為空從新同重從矣。前林復憐恤士類。擇其尤貧者。送單一數。稍助其養家。蓋亦權宜一時。未遑深慮。而此輩揚揚於數日。吾有費而

得之。極長孰敢輕我。則是將數十萬生靈。供百十虎。很咀膏腴之地。此誠目前所宜痛革。以惠通邑之困者也。再於臨兌時。審訪一二首惡。通同旗甲。出口開創。與苛索押單銀者。枷責示衆。此輩奉法。旗甲自服。

官收官兌

秋糧官收官兌。至爲良法。不問地方糧多糧少。總便民間。崇禎甲戌。奉 旨通行。而浙直皆辭。

言不便。事遂寢。其故有二。一爲部咨改四爲六之語。原指湖廣。而官吏不加繙釋。輒欲加派耗米。於是浙西以九擔八斗爲漕規者。每百須加六石二斗八升。

美全書

卷二十九 吏治

三

蘇松以日五擔爲漕規者。每百且須加十石以外。民既不服官。亦不安遂爾廢格。使民間不得蒙良法之惠者。一誤在奉行也。官收官兌。實便小民。格稍不便於官戶。官戶從來漕規之外。毫無雜贍。且或米色稍差。今若官收。須照小民一槩乾潔。又倉廩出入停留。動以月計。勢必損折。豈能使糧官代賠。量每百正耗之外。須照小民。再加折耗米四五石。交付在官。理難自處尊優。特新加耗。爲此二端隱情。競言官收官兌之不便。小民無知。從而和之。又聞官吏有改四爲六之說。哄傳向止加四。今且每百另加二十石。此之

廢格不行。使民間不沾 朝廷美意者。誤在鄉紳也。若使各省直遵奉 明給酌委二字。兼體味部咨。仍徵給如數五字。提醒官戶。爲國恤民。克已利衆之心。務各遵行。使軍民不相見。豈不貴賤均安。萬方同樂乎。何苦區區吝數石在官耗米。作昧心失實之談。鼓惑閭閻。阻遏 皇恩也。違者已矣。米者可追。崇禎八年以後。似合先期申飭。

改四爲六。辨曰。凡漕糧加耗有幾少。原因運道有遠近。

按會典。宣德六年。令兌運官軍。量其遠近。給與路費耗米。當時湖廣較江浙特多一斗。蓋因楚浙漕糧皆

美全書

卷二十九 吏治

四

運入淮。自浙至淮。不滿千里。湖廣省下至淮。二千四百餘里。其他郡更遠。故視浙耗加多。自宣德十年。從違有改例。今詳部覆。有云。從前改四爲六之耗。仍徵給如數。蓋湖廣向已改四爲六。特會典修自萬曆十五年。而楚耗加在後。故會典未載。部覆仍徵給如數者。特不因官收而減從前加六之耗。非因官兌而反有新增也。浙近數紀來。加四耗米之外。又合正耗。數百石。另加九擔八斗。承襲既久。號曰漕規。統計典數亦已每百加耗五十三石七斗二升矣。浙之九擔八斗。猶楚之加六也。爲浙官收官兌計者。宜曰從前九

將八斗之米。仍徵給如載。此則深體酌受二字之明諭。亦深合部覆本意。今據某縣申文云云。不分入淮之程。樂引楚加六之舊例。易浙九推八斗之漕規。是特徵。非仍徵也。濫載。非如載也。湖廣特不因官收而減耗。兼以恤軍。浙江因官兌而增耗。反以病民。豈明旨與部覆所謂哉。故凡上人所頒政令。必細加納繹。然後真能奉行。以奉行之過而成背謬。如改四爲六者。豈少哉。

約束漕卒 近年越運甚切。衛軍乘勢驕悍。遂謂天下所重。無過我曹。沿途害人。勢甚冠盜。每至開關。無正

集正全書

卷二十一 第廿五

五

官坐鎮之處。卽惟其所爲。每舟一人持一短棍。動輒百數。以把截養水爲名。實則每貨船一隻。索銀若干。方許近關停泊。其逆水者。勒取厚賄。反補入幫中。攜之同行。不惜已船之滯。此皆因以據利者也。其爲害則於過關時。遇一切客舟。故與扶擦。卽躍入舟中。手持短棍。碎其船。窮其物。鎖其人。痛恤之。使備餘喘息。飄然載之徑去。客舟驚惶無措。沿途隨往。叩首乞哀。索銀滿意。方纔還其人。匍匐而歸。辛未三月二十日。見杭州前衛船與海鹽一浪船。相遇於東昌之新關。偶以言致爭。遂蜂踊入其船。毆船人幾死。其母妻皆

登船而去。一女年十五六。匿梢中。搜得之。先痛極之。女哀乞命。一旗甲因逼而撲之。隨藏隨擊。憐不忍言。舟中同袍二人。錯愕不敢動。於踰下第南歸者百餘輩。彼日當空。登岸環觀。彈指竊嘆。旗甲知衆不平。大言曰。會試者有誰來抗。觀此榜樣捷之衆。益怖。徐徐散去。中有一人大恨曰。此輩淫暴至此。寧可無法治之。衆問奈何。其入曰。強劫強奸。法皆新。此須得賢人君子作總漕。若巡漕。客道公正精細。員役訪確。特奏如响。馬例。登時梟示本處。不過刑一二人。此風永息矣。本幫押糧官。亦加重治。如此。則絕其沿途索詐害

集正全書

卷二十九 第廿五

六

人等事。舟行當愈迅。豈特無礙。越運而已哉。今若以糧務緊急爲嫌。聽其暴橫。沿途百萬士民。獨非朝廷赤子。而令受野軍屠創乎。且及今不戢。歲甚一歲。尚有非常之變。激而起焉。不如蚤禁之。爲愈也。衆拱手稱善。請其姓名。不告而去。予深駭茲事。又感若人言。詳識之以俟當道之仁者。

糧船敢於強橫。止因不可稽查。士民船隻。沿途遭害。一時無措。惟以哀求爲事。何暇查其某衛某船。爲鳴冤地哉。督漕務者。宜特疏立一法。每舟尾俟。榜板大書某省某衛某字號。覽其管船人。各省規矩不同。或有

船頭或給旗甲。或屬舵工。各照方土所重。并書於名於舟尾。聽被害之人。隨所在衙門告發。申詳道院究治。所犯重者。并罪押幫官。庶可戢虎狼之威。而寧民士商。交得其平矣。

曾於初冬過濟寧時。寇賊猖獗。漕務甚急。回空糧船。俱刻期南下。有總河者。駐州城。每日午。親出關上督視。原創。舟尾相銜而行。見一舟懸隔數丈。呼篙工痛撻之。欲循例促後舟也。不知舟尾相銜。小舟安流則可。糧船重大。行止難自如。若竟尾接行。遇溜急下。彼此磕撞。人力莫救。其於過關。勢實不便。而總河偶未之

夷亭全書

卷二十九

疏書

思也。聞河每數十丈。搭一大灣。灣過。卽目望不可見。於是灣後。糧船聞此消息。皆遙巡不敢下。總河視船百餘已過關。其後不繼。虛坐良久。遂身自歸城。而留他武弁促之。餘船始陸續進發。督責稍誤。寢聞者反踰一二時。可見既爭事理。必失事接。明乎理義者。乃所以經世也。

天下糧艘共萬隻。而缺其一。每隻五百石。而缺其一。數不使滿。物不使盈。祖制深微。到處垂戒。體察不盈之意。可以通於天地神人。

糧船迎運 辛巳春

李謙菴邑尊書曰。糧船一事。賠救賒。蒙指畫數端。深得行所無事之妙。上可以應臺司之點視。而纖累不及於民。至善矣。昨遣書役。後荷下詢。私慮此輩或心

喜有事。又恐口傳失真。教敢以書對。查戶千船九船。磚瓦粗物。不妨沾濡。若用裝糧。勢須易板給戾。費財費時。一難也。裝糧之船。必棧高底深。始裝容受。空船小者居多。卽間有大者。式皆扁淺。外若恢廓。中實窳容。二難也。瓜開水勢。恒高低數尺。圓舟重載。過關之際。冲壓可虞。一或差跌。駁補難任。爲三難。江面十里。波濤萬狀。此項帆樯工師。均非利涉大川之具。臨期

夷亭全書

卷二十九

疏書

八

起剝則滯。目味輕濟則危。爲四難。已糧十餘萬石。窳船僅滿百計。約幫小大。每舟裝載百石。鑿一鑿之。裝萬石而畢矣。纔十分之一耳。餘九分何以處之。設如損下益上。萬不得已。亦威暫與權宜。今苦民而無濟於事。爲之奈何。昨書役云。商問挈船一事。弟今小价答云。明旨言催不言挈。舉動之間。先須正其稱謂。乃免驚衆。蓋書役亦知民間苦情。催之不願。勢不能無強迫。故不覺道出此字耳。除夕前。周知徵年兄面語。江南數郡。獨吾邑賴有此項。尚可應悉。弟未敢謂然。無錫空戶。不減於嘉善。而蘇之角直。亦多待空。

若之諸山亦多石灰壑有壑則有船設可充漕彼垂用之矣知微兄素長思慮此事小有未盡竊謂慈父止須堅秉初見不須旁採餘議也壑戶數百家男女數千人拘票一至老幼驚啼利害非小某初欲靜聽五更夢餘忽若有神物提呼之者披衣起坐倉皇草對惟恃仁明鑒其惘愚

復吳賓日尊書曰某朴忠自矢有聞必告應見必陳實恃仁明乃敢率意至此而老父母虛懷優採若將謂其真有救民之具者人若不自知謂有其心則可謂有其具矣敢哉如目下僱船送糧一議可驚可憂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政書

九

若果欲行則本境從無此項船隻卽令有貨從何僱募小舟容數十擔者可勝載哉盡船供客遊清燕者可載米入江淮乎道途虎奔狼旗種種諸患害如台處所云者又將何以防之若言備而不用則須設處厚賞赴他境僱價裝糧石之船如糧長寫裝白糧故事下氣怡色多方圖控乃可圖辦約每舟先得數十金又須預訂抵本邑而不用則現付之貨損不復取彼乃肯來計二三十艘已費千餘金矣此項從何屑辦故實行與姑備二說俱屬至難而實行尤難中之萬端台論直從空口似乎無從而實課可謂之中

筵也且當事立此說事求速潰使留同空不來此間畢竟無船可往必將反還何因得速況中途失脫又有不止於遲者乎恭承下詢取竭其愚

學政

鄉賢祠五六十年前人者甚少人亦重之近時甲科沒後鮮不入矣或以子得傳或門生故吏宦其地卽婉轉爲之得者既雜人亦莫之禁也孝子慈孫生於此時似不必以茲事爲汲汲又聞先公言少時就童子試學使者遽士極公其能蓋得羅神於營求者往往爲五技之爬風一線公道惟存學官若富而遊覺序

義亭全書

卷二十九

政書

十

貴而祠鄉賢則民風之日偷官方之日壞理勢卽然無足怪者民以士爲望奸富可以得之何爲而不作奸官以士爲階進身之初節費喪矣何從而忽復守節故學政者民習官方之關鍵也於此不正欲致治無繇

嚴生貝行檢令禮房特設一冊凡生貝有事謁見或切已事情或代人陳乞或換身作證或舉人講訟按月日填註冊上如某生某日爲某事來見或與某人作證調訟等情卽公呈公舉亦悉行開載其有開戶讀書文行俱優者聖事之暇發帖請至學中會文以示

激勸。倘更有密洗身心。鑽研經濟者。別當具限留心。邑大夫將至。士子群迎。入觀則送。初猶數里耳。為厝壬寅癸卯間。頗有以是為喜者。遂益爭騰遠焉。然乃晉皂之事。高明或以為耻。且長吏聲價。豈因是增。而徒壞士風。有識君子。宜懲挽之以淡漠也。至於保留。自是小民不期而會。豈有號令徵發耶。近見官府。自出牌票。追集里過。往還上司。即令上司終於不知。然呼人以自留。謂已心何。謂百姓之心何。昔范公涑為浙方伯。有以保留邑大夫蒙謫者。可謂有古人風致矣。噫。為邑大夫者。何不自為古人。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家書

十一

崇禎辛未會試京省舉子公呈

為懇祈體恤士情。修復舊規。以免顛越。以速領卷。以便命題事。壬戌以前。大開方門。上下相安。乙丑戊辰。增櫺殿閉。就相蹂躪。至有碎首頂命者。上人聞此。寧不痛心。又因糞穢。不得魚貫而入。發卷唱名。大半不到。踰時自前。呼名求卷。錯綜簡付。晷刻就延。辰已猶不閉門。日中方得題紙。士子固為挫氣。當事亦覺疲神。法窮則通。時極而轉。竊謂一宜復照舊規。勿開方門。聽舉子隨時徑入。既無欄阻。各自心安。苟非將點之期。何苦妄自攙越。二宜嚴緝閑人。櫺內空地。除正門

甬道外。左長二十六七丈。深十一二丈。右長三十一二丈。深十二三丈。約共容四千餘人。除軍皂各役站立。併中出水路外。尚可容二三千人。聽森子坐立有餘。雖僮僕紛紜不足。令舉子遮欄時。親自持簪。不許一人隨入。倘有假數衛巾者。面目意思。及周身表飾。自然可辨。預立禁約。一人之後。不許後出。點名既畢。此係何人。三尺森然。不寒而慄。又各官跟隨員復。先期派定。出示某官隨從幾名。各給展牌照驗。以杜送考者假冒官役之弊。則閑雜人莫敢混入。而士子亦必奉法自愛矣。三宜於空閑日期。差官看守櫺內。不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家書

十一

許綠牆一毫邪污。使士子臨人之夜。苦於坐立無地。犯者重懲。三法並行。焚穢必免。人無惶怖。官有餘清。雖曰一事之處分。實為教時之經濟。慈祥遍乎士類。體恤微於海隅。聖主時聞。天顏必喜。約同袍帖曰。壬戌以前。不開方門。計偕諸賢。從無意外之患。丑辰二試。乃或置身。吾輩身在驚懼之中。豈因幸免。遂忘商略。大抵近來新設門禁。本無他意。祇因初次唱名。理宜高聲答應。而諸賢謂無關繫。或徑入領卷。有妨意體。故特緊閉。稍示尊嚴。今擬合詞上請。求復壬戌以前舊經。但欲上行寬仁。必先自守禮法。

務於外監試唱名時。次序應聲。片晷從容。較經時擠擠。安危之數。豈不雲泥。所擬呈詞。大都寬已。誠能明物。道合如斯。某日。懸於外監試門首。各具公服。投遞。衆人皆安。我身與焉。

武疑門開。則人人者衆。擠將益甚。解之曰。凡擠否之故。因通塞。不因多少。開津行舟。每有明驗。一舟前阻。萬艘不行。比其通也。無竟日擁塞者。人之活。萬倍於舟。豈有往來自如。反增擁擠者乎。况設法禁止。閉人。則人益少。地益寬。縱令不能。猶賢於閉。呈人上臺。具如議行。而西監試水公。尤加意體恤。先期出示慰安。方

門竟日不閉。江右諸省士子。從西入者。適如也。衆方門於初場。屢啓屢閉。浙士以未中進。得無恙。而河南湖南。限在更餘。士子及群僕。擁門騷鬧。俄而門傾。河南同袍一人。盡粉焉。餘衆。限命復數人。而折肱破額。武割去其一耳者。又不可勝計也。疑者始信。開門之斷斷乎。不如大開。大場三場。則東門併開。道無一人。及於難。東監試袁公。因見初場。點名掣籤。士子力弱者。不能升階。喘汗號呼。殊可憫惻。而籤終不能偏發。則豈仍不尊。大場遂停掣籤。但依序唱名。應聲者。卽加詳讀。聽人領卷。士子悠然從階下應聲而過。莫敢

不至。寬之彌悅。簡之彌遵。斯亦普通其所賴。可爲永久師式者也。門門解。

崇禎庚辰會試外監揚告示 爲陳鑒從道長具

本院奉命監試。自念離人。開應試時。如昨日耳。明廷欲得真士。故待之不得不嚴。諸士欲見真才。亦正賴明廷之嚴。東而杜其詭也。晚夜思維。維上下所重。各有一端。上所防者。多士之奸欺。下所求者。上人之體恤。體恤之道。外監試所得司者。又不遇二條。一曰爲諸士杜嫌疑。二曰使諸士免挨擠。至於彼題催卷。騰錄較對。俱非本院事。其文中簡點名項。在諸士自用細心。

非本院所能諄囑也。今將職掌條約開後。

一嚴搜簡以杜嫌疑。多士讀聖賢書。並歌鹿鳴。前有青雲。後有餘步。以義以算。豈肯身試憲網。顧屢科亦曾有鬼域之流。百計懷挾。終歸一敗。貽笑海內。所以朝廷設法。不得不嚴。今定每牌二十名。聽唱各時。高聲答應。卽殊點准到。免其領籤。每生用番皂二名。細細搜簡。然後魚貫徐行。若帶片紙。隻字。定行題察。如法番役。不許寬假。體面。反使不肖生。佻倖之心。賢士合敗群之耻。如武暗受仇唆。陷害舉子者。查出反坐。其諸生隨身衣服。止許照常。况今門門正。入闈之候。

已近暮春。風日融和。春衣可試。不必過帶氈裘。亦不許穿用淺色。并攜挈大簋紙封食物等項。各務遵守。勿自貽悔。

一、嚴禁閑人。以免挨擠。士子三場。無不以挨擠爲第一苦事。然所以致擠之故。在官在士。亦各有一端。方門固閉。士子之心。惟恐遲遲。有誤點名。就相喧鬧。愈擠愈閉。愈閉亦愈擠。今本院於未申時。卽令大啓方門。徹夜不開。聽士子自度應點時侯。安心依序而進。則在上致擠之弊。已洞然微去矣。惟是士子送考一項。或親友。或僮僕。或班役。一人輒帶數人。是

自求擠也。今嚴爲立約。三場每前一日。自第二層欄

十一

欄之內。俱不許閑雜一人擅進。但有犯者。重責枷號。至三場畢。日釋放。今在必行。誓不姑息。本院爲諸士軫心曲筭。務求脫困苦。免顛危。倘諸士自爲計。而不相體諒。他年何以自治治人哉。願爾諸士。婉辭親朋。嚴戒班僕。恪遵毋犯。使本院刑懸而不用。卽此入簾一節。具親相與有成之美。聖天子聞之。亦將欣然。謂道德齊禮之化。首徵於作人。不亦多士之榮乎哉。

變奢俗

天下有窮根。凡耗物生。費人力。而無秋毫之用者。皆是

俗。俗曰。骨就玩器。曰。雕鏤簾組。曰。白土。曰。梓錢。人曰。優娼。曰。清客。曰。倩尼。曰。衙役。幫身。曰。不耕不戰之冗兵。

福星所照。歲豐民樂。受享已極。必轉蕭條。是人之所以承福者不工。非福星誤人也。如有洞達天人之士。或撫臨其地。或在其那也達尊。能以身率先。使風俗淳厚。民皆富而常儉。士多貴而不驕。人才日衆而不相侵害。所以承天福者至善矣。則雖福星既去。其遺氣猶足以垂蔭將來。所謂聖賢在位。常作福星者也。此惟久任之制行。則撫道守令。隨其所轄之廣隘。足以

幾壽全書 卷二十九 鄉黨

十六

行化。必不得已。鄉先生率先之。

變合邑之奢爲儉。權在邑侯。如宴會之間。定食品。華梨園。則縉紳必從。縉紳從。則小民從矣。使人人以不奢爲耻。風俗自然趨奢。或人人以不儉爲耻。風俗自然歸儉。能使衆罔無用而不來。豈非姑射仙人。此外一應張燈作春。迎會神戲。悉禁罷之。所省一邑之費甚多。且不釀淫佚之奸。回祿之災。一舉而數善備。奢者殺之根。奢則相形。相形則求勝。求勝則爭。爭則鬪。訟殺戮之禍起矣。世俗之祀鬼神也。以時爲會。會則傾國來觀。惰業敗禮。沿門鬻索之失。可得而見也。消

無窮之善心，使後生習而若性，其害不可得而指也。士林作俑，其無後乎。

除夕元旦元宵諸節，用火爆流星之屬，耗物料，費人工，何益於世，相沿不止，更有徽商，闖巧爭華，盡花鳥人物於上，甚或以絹為衣，烟燭一聲，俱成粉燼，念之使人嘆息。間有藥中失火，燬廬舍，傷人命，尤極慘毒，但習俗既久，難用法禁，宜晝曉而已之。

辛巳，致吳賓日邑尊書曰：歲歉米貴，民間百事，定從飢約，而殘冬寒月，尤有一事，宜首禁者，煙火是也。邇者邑中視融之燦，一歲屢見，況朔風更能燥木乎。製藥

戒禁全書

卷二十九

風俗

十

之時，易於失火，施放之際，易於失火，耗物力，費人工，讓禍患，愚俗習迷不悟，惟賴仁父提醒而教誡之。此物多出自徽商，徽商非好為之也，因其宿昔擅名，不得已，以此塞購黨之望，秋間平糶，其義足嘉，今得明賜禁約，俾有詞以謝所知，度每義亦可省十餘金，少償其發廟之費，是皆仁臺不費之惠也。據俗例，校贈雖尚俟冬杪，而一種閑雜小人，需稍資，糊糊糊，施繪畫，皆在目下，故須預止之，於未燃，省無益之費，杜意外之禍，恤誼商之情，轉游手之業，雖一小事，具四美焉。仰體慈儉，知必俯同，敢述所近聞，以贊德意於千

人

僧規

現在僧耗，度不下數十萬，驅之力農，勢未可得，急欲其弊，莫如就彼成行，且嚴輩酒之禁，凡不忌輩酒者，名付應僧，為人祈禱，應酬俗疑，其不可少，然使皆以素口誦經，潔身禮佛，不當益靈乎。此各至正事，至易行，外則臺司郡邑，可徑主持，內則秩宗條陳奉，旨尤施嚴重。

杭之天竺，香火甚盛，而寺僧無不殺生，鬻酒，寺之外，屠家甚多，俗傳大士有靈，凡寺僧養豬，即遭火焚，無敢

戒禁全書

卷三十一

十

犯者，吾意禁固不可，一切屠割，辭縱，陰犯諸戒，佛靈何不併禁之。佛既不能，奉佛者何不效一臂之助，命酒家屠家，悉徙城市，此地惟許賣蔬，菜羹而已，使雞豕絕跡，婦女稀少，便於僧衆修持，且令香客誠誠而來，潔誠而退，較一拜之後，即登酒肆，列衆腥，餐餐號，豈不愈哉。惜物命，省浮費，美民俗，解僧戒，一舉而四善焉。宜遊其地者，無不到寺拈香，幸念及此，苟信佛心，苟識佛法，代彼設立清規，當復何嫌。天下名山叢林，香火僧徒，盛集之處，宜聚准此意。

禁娼

士娼以待滿族。不以承官府。視府宋有間矣。然民間詬
置。以娼查爲最辱。官法禁盜而許娼。豈二者果有低
昂乎。盜傷人命。娼壞人心。其妨治理均。男耻穢行。女
耻失身。其慚羞惡均。坊命而不坊心。護男而不護女。
仁人所以兼致不均之歎也。

通邑風水議

昔袁了凡先生有嘉善風水十議。除一已行。其餘尚多
可酌。要在便民而已。今邑中旺氣方來。似無庸過計。
然旺必有衰。可以救異時之衰者。正在旺時。至衰而
議修教。可及耶。議中可採者。既恐淹留失時。而其有

黃心金詩

卷二十九

雜著

十九

妨於民者。又恐後來宦達君子。一念之誤。從身起見。
不慮民生。或以舊議爲案。漫爾更張。受害必大。蓋地
天一氣。官民一體。未有違天而得地。妨民而益官者
也。天啓中。東門外石橋傾圯。時令公頗信堪輿。欲移
建於外。與羅星懸。余諍之曰。水去處。關鎖不厭多。仍
舊基又省費。地理人事兩得。若移懸羅星。是變二層
關鎖爲一層也。又起橋移石。增新費舊。勞民傷財。况
羅星口狹。去水湍急。再築橋境。愈狹愈急矣。舟行之
險可慮。令公曰。且置人事。專談風水。余曰。卽專風水。
豈有少一關而反吉者乎。令公唯唯。蓋聞有進說者。

三。金多。利至不利客。官茲土者。客也。於是竟務
於外。俄而邑中罷官削籍達。詔徵者相繼。令公亦
悵。辭設京邸。子離典詩有云。潮到肥善慙。大星控中
央。與衆移結處。回首印茫茫。感此事也。然則開少利
客之說。信乎否乎。天平地乎。民乎官乎。可以正建事
者之心矣。余用是於袁議每條下。略斷數言。非知形
氣。非駁先達。爲後世民生遠圖。使知動不如靜。慎於
謀始耳。

袁議一曰。縣中之地。當以縣基爲尊。縣基又以坐龍爲
至。今縣龍東行太長。其尾又垂頭向北。尾抱剝坪。則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雜著

二十

其勢不尊。行而不止。則其氣不聚。今宜就書院西邊
空地開通。使西至寶魚橋河。東至新開此河。廣狹適
均。而縣坐其中。且使新開之水。自北而南者。與盛氏
西邊南來之河正相對。爲第一層合襟。議曰。此說行。
則居縣之東者。象禍深矣。因縣基以禍居民。可乎。
二曰。縣基宜前低後高。須將面前之河溝深。卽以所開
之泥。并別取泥填入衙內。則邑至之居得體。而民庶
皆福矣。議曰。城中河皆溝深。則土足爲填衙之用。處
置有方。不擾一民。庸亦兩便。
三曰。縣前隔河。其西偏原有大井。係是古蹟。其深

流每日晝夜二潮，相應不爽。今爲居民所有，宜給官價復之，建一小亭覆其上，使邑民共受靈泉之利。議曰：如此水果異於他水，則宜公之。

四曰：賣魚橋太高，覺有白虎昂頭之象，致城中爭訟頻興。盜賊時有，宜改爲木橋，使東西相稱，而南邊新開之河，卽移此橋，建於彼處。橋在東方，則不服其高。議曰：第一說既不可行，則此說亦無用。

五曰：城中之水，自西而東，舊阻賣魚橋境，遂轉而南行。今宜塞其南流之口，而於東通開一小河，卽轉而北，既可便民之通舟，又可免水之反跳，既使縣前增一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新書

二十一

來水，又可免城中十字穿心之大煞。議曰：此舉實轉禍爲福之大開蓋縣前增一來水，輕城中免十字穿心，重急宜相酌而行，但十字穿心，城市必遭屠戮，二語未見所出，待訪。

六曰：南早門太直，今不必移動城樓，但勿斷舊門，而於西邊開一庚向直辛向之門，以迎來水，頗不費事。議曰：名爲南門而復西向，於地勢未便。

七曰：水從西來，轉出北門，於學固得環抱，於縣實爲無情。按北水門之東，原有一太浜，自南而直抵城下，宜就此西開一小河，使接北門，而築斷舊時出口之路。

使縣家反跳之水，可以環抱而東流，於學之去水，又更紆回而悠遠，此西利之術也。議曰：此說行，卽十字穿心之煞亦解，或并前說可省也。

八曰：本縣之龍，自嘉興而來，原有兩水夾送，邊還三十餘里，城中亦宜以兩水夾受。今西門之水，自縣望之，正在庚上，宜就辛上更開一小水門，上創一閣，邊受庚辛二水，而南向吳峰之塔。議曰：此說亦佳，但兩水夾送中有尖砂，形家指爲順水刃煞，未知當何以制之。

幾亭全書

卷二十九

新書

二十一

九曰：西南之水，邊盛氏之園，相連不過十餘丈，今開通之，使此水自西而東，向北而出，與東亭橋北來之水相合，爲縣中第二層合襟。議曰：此說已行，民頗便之。十曰：水無定向，惟便是趨，今西南之水，既有路可通，而又於南水門外東拆築一逆水小砂，長十餘丈，則水必不能逆行而西，而南門之水，必進而不出矣。議曰：顧大僕云：一縣之局，作小灣砂於城門外，氣象不稱。錢閣學云：不如於賣醋橋南，築一大交牙砂，以阻南流之勢，則城中之水，雖使仍出，亦連城而東，不徑南行，夾其邊而東也。與東門出水合襟，未嘗不爲我用。按此二說，理勢甚長。

幾亭全書卷二十九終

有備無患議

癸酉秋訪温州禦海寇事宜六條

一城外竹木排。聞警時宜取入城。或令散處遠鄉。温州失於檢點。賊至即取城外木排作雲梯五具。各闊五六丈。高出城上丈餘。下推輪上立二三百人。每梯賊首一人。然不曉填濠。只據無濠處推至。此時鉅刀鉤斧。城上皆無用處。長鎗亦不得力。惟鳥銃弩箭。與縣裏硫黃松脂等物。作火毬。燃火擲之。遂焚其二梯。又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一

一

鏡打死一賊首。殺其二百餘人。餘三梯遁退。越日諸舟皆遁。

一賊勇猛。又善設伏。銳彈皆自廣中來。銳輪而彈大。着人立死。對陣時。平面相向。各施火礮。殊非其敵。惟守城。吾高彼下。有城深遠。賊因無藤牌。以銅蓋禦之。此時藤牌最爲得力。宜預備一二百面。

温州平陽縣。獵戶毒等時精。百發百中。見血立死。海賊被箭嗅之。即云此射客也。皆遁走。温州延之稍遲。不及試。瑞安蚤延之。射殺數賊。望風而去。其延法。申文兵道。每名安家銀一兩。另給路費若干。至則供其

飲食。吾邑有警。只於安吉孝豐諸處。照式取之。并令數十人習等。可以大創此賊。此賊善銳不善射。

一賊所最惡。惟食。彼熟知寧紹台溫一路皆蛋福。故先往搶割。嘉湖尤稱未裁。但初秋。稻俱未熟。又田中蓄水。泥爛不可行。霜降以後。登所甚便。切宜預爲之所。一辛未八月初十日。温州大風。屋稍輕小者。皆掀入空中。人死無數。父老相傳從來未有。至壬申八月十九日。海寇泊城。盡闢廣而同在。一月。吾邑令六月廿五大風。與溫相類。辛未仲冬。復有猛虎突至。恐其危險。不減於溫。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一

一

一温州城守。惟苦乏糧。城中巨室。每家善兵百人。少者六七十人。窮民無食者。亦計口給食。分養之。城外入悉入城內。鄉紳大姓之正廳書壽。普小民。蠶庭。息處。所以人心固結。久困而無內變。

推廣嘉善守禦事宜二條

一賊每夜必歸舟。諸鄉村。自廿五里外。度一日不能遠返者。即不敢去。溫城邊海。彼未深入也。若入重地。賊情又殊。今度其登岸之處。非海鹽則平湖。去吾邑僅數十里。若二城無恙。賊未敢背城而來。倘二城恙。賊必大掠而還。然後再進。約尚有一二旬之聚。此時

吾邑於水旱城門之木欄開板。急兼修治。火藥銃器。急應演放。遊備網作。急應搜羅。城外居人。急查核放。入窮民地。捉急養贖撫職。貧富一心。上下同力。庶幾圍可固也。有謂吾邑遠海。賊不能來。誠屬燕雀之見。而不至則萬無可爲。惟一死而已。其說尤蠢。地勢稍。賊情未必呼吸長驅。此正迫中有暇。可借一隙之間。爲急修之地。如之何其束手而就斃也。唯願廟期。各各散財安民。以爲本計。有謂城中貧民。宜驅出城外者。如此。城中必自潰亂。不可救藥。守禦人夫。該二千九百十三名。十操一長。該二百九十一名。共三千二百零四名。輪番則須六千四百八名。方慮人少。與貧民以飲食。皆守禦之用。奈何反驅之令出。而又云召鄉間里長入城。使之守禦乎。貧民須大戶代養。則自城而出之。里長能自贖食用。則自鄉而入之。爲似工。召亂如響。且稍暇。則此說無謂。難以宣播。危急則人情洶洶。號令不行。不思恩威兼濟之正謀。而率奉自私。失諸離而授賊首。必斯說誤之矣。萬衆生之。之開。不嫌直瀝。敢特揭之。

一聞警之日。城外居民。願移入城者。米糧貨商。盡鼓洋。試不得空手經人。願處城外者聽其遊方請。

星下抄戲等項。悉是出城。各聽從便。然從照窮民現在居址。跑坊逐巷。編寫成冊。壯丁老弱。悉與分別。事寬且聽。照常作小生理。有警之日。不取買販。無以爲生。壯丁卽與民壯協同守禦。次者奔走雜差。每名日給米一升三合。酒藥柴銀共二分。倘遇警急。晝夜勞苦。每人日加銀二分。各聽本縣撥派附近鄉宦人家。挨名領給。其家老弱不能營生者。亦量行給濟。鄉宦既經縣委。所領貧民。卽當悉聽指使。如有違悞。竟以官府賞罰從事。其有勇力出衆。膽智過人者。或願出城格關。或能遠探消息。或能設謀出奇。另行格外重賞。不拘常例。如此。庶矣貧民不苦於乏食。而有謀有力之士。或出於其間。又未嘗不可起乘而見奇矣。

飲將

凡涉於兵。莫非伏也。善劍者。向左則擊右。舉前則刺後。善兵者。形人而伏無形。敵不知吾兵之所存。善將將者。勝其方略。隱其姓名。如秦將武安君。敢泄者斬。此自伏也。高欺不貴。難容紹宗。留以貽子。猶自伏之意也。乃若天下多事。有將才而上不能用。使居下位者。不得已而伏將。或薦置閑散。或養之民間。以待公家不時之用。民之思其亦苦矣。

乙亥春防流寇事宜

一膳餉 一旦有急善銀米各數千難言撫戢防禦之事然民間不可加派公帑無可那殺非出有餘時補不足若徒勸大戶又滋擾耳必鄉紳倡捐爲正策小民依鄉紳爲養贍之主鄉紳顧小民爲捍禦之用貧富貴賤合爲一家然後遇危而能安俱存而不亡信得此意自然慷慨不吝舍財留身所得多矣但恐人情不惡不肯舍迫急而舍或已無及至誠感動先使合邑之君子輕財則合邑之小人自然忠君親上矣至若報米數禁糶糴等項皆驅百姓以哺差役寇未

農亭全書

卷三十 武備

五

至而先自亂之法也止須榜示城內有米之家各自留貯城外富室遷入者一應米糧盡數津運入城有警之日任賣高價人已兩利庶擾醒羣心又無驚擾一募力士錢糧略具則分上中下格募士力爲領袖分習等銳所以未令習射者方今射道幾絕無教可傳師心難就非應恐之策每銳各憑管孔習熟較易又本地打生手堪爲教師不必遠求分班操演初期可熟時日倘暇兼習刀杖尤有應猝之法惟大白挺爲最善昔伍司馬文定守吉安劇賊劉六劉七以數千騎薄城下伍公選力士千人持大挺出擊之應手

刃下人馬俱斃六等辟易遁去不敢復經吉安慈力大挺大以對有制之巨敵雖雄未期如復鳥合素無紀律由其不怠可立破碎故敢舉以成師備大挺以應猝並行而交助者也

一募將材 兵無間多寡苟無間戰守總貴親領得人吳子云百人之中必有百人之將千人之中必有千人之將蓋所謂百千者非泥指市井賈業傭也彼皆募選膂力之士就其中必有稍稍明智深沉者力伴而智高即可將之故力士已集不必別求將材止須當事竭目力耳

農亭全書

卷三十 武備

六

一演火器 守城第一恃火器火器必操演極熟然後臨時能放或疑他器可演不費錢糧火器日逐試故藥料日費豈不虛靡可惜不知磨敵成功只在火藥數斗假如藥物千觔直將一半試放演得數十人純熟臨時封賊皆能點火命中則此存剩五百觔用之而有餘向來消費一半算功皆在此時非虛耗也若惜而不演全蓄千觔臨時不能設放與全無火藥何異况或失誤反致自害所失可勝算乎又吾邑民生大抵羸弱教之射十難一二砲鏡點火惟在習熟不習倚力庶幾習之易成因人情之稍便練守戎之

利澤。此演放火藥。爲吾邑第一要務也。因此事有焚費錢糧之疑。敢特開之。舒城得全。全賴火藥之力也。
一 濬河幫城 守城輪番。共用垛夫五千八百二十六名。加築長五百八十二名。又游兵應接。并送運食物。若止靠水旱四門階級八所。以爲登降。豈但挨擠可處。兼恐緩急候事。合擇城脚寬廣之處。用土幫之。約濶千餘步。係漸高。及城而止。使隨處可登。既免挨擠。而城牆得此。又可增其堅固。南京蘇州城皆然。但須趁冬杪水涸。到處開濬城河。運泥貼城。則河增深。而城增厚。其工役。則在城有居房者分任之。照門面若

千間。濬河道若干丈尺。不可累質居窮民。亦不可動通邑里。通亦不煩公家設處。
一 量濬城濠 城濠最緊要。東門外江家楊港最淺狹。宜開濬之。使猝不易填。併取其土入城。爲幫貼之用。周知徵兵防議曰。嘉善疆域。支河叢雜。大浸交枕。輕舟鼓浪。頃刻百里。故盜賊恃其鬼脫。時掠商賈於水。出其不意。併劫殷富於陸。近者流賊盤踞。此輩加橫。防禦之法。莫若料地勢之遠近。緩急難易。而隨方治之。面南距嘉興界一十里。又旁接平湖。鹽販之利在焉。不遏之徒。走私如舊。因鹽而盜。亦間有之。幸善後水

曲流。難於窺跡。專責能幹之鹽接緝之。足矣。正北距青浦界三十六里。自伍子塘而下。直抵祥符蕩。雙趙港等處。皆空闊可虞。而年來失事頗少者。因瀕蕩之人。習水健闘。再北瀕蕩。派山河。漁船數百。一呼而集。慣以搶賊爲利。故賊亦長面而去之。非地勢之利。乃人事之力也。正東抵清風涇。爲華亭界十八里。通海通吳淞江。賴有風涇一鎮以障之。盜不得大肆。而西。然柘林海口。至蘆僅七十里。爲倭夷入犯門戶。嘉靖間。倭寇本邑者。十有九次。皆從此關入。朝發則夕被其災矣。海番稍動。應專請官一員。領兵駐風涇。相機堵

截。去九里爲張涇。設第二重簾。去三里爲羅星。設第三重簾。相銜呼應。臨時不致傳貽失錯耳。正西距秀水界十八里。三店一塘。兩邑共之。然府治在焉。爲我邑必由之地。故水夫之賊。我已行旅獨受其害。第此中之賊。與他賊異。他賊流突無常。此賊大紿皆附近深奧之浜。所宿面穴也。治之者。設法掩捕。輪其三四。餘黨可驚而走。然後緩費捕快。知會隣邑。被疎濬穴。西境其廓清乎。此皆本邑四正之形勢也。若穴四奇之處。東南去平湖二十四里。事體約與正南同。西南去秀水止三里。有界碑在焉。是爲官塘。水陸

交通一徑縮耳。故其營獨中於正西之下塘。東北去長洲等界三十六里。自東郊石灰橋而下。逃出章縮塘。洪波巨浸。諸大家基布焉。賊非不馳視也。而諸大家之防禦殊力。故賊之西犯者稍疎。而崔符之營。多中於勝界矣。惟西北去吳江三十六里。爲蘆墟塘。南通三店。東達斜塘。北接汾湖。震澤。洞庭。俱在襟肘間。水路紛雜。羣盜以爲淵藪。自查肆劫。倏忽無踪。萬一吳門有事。衝嚙南下。尤首被之。故此路爲水邑第一要害。防之頗難。應差官一員。親歷彼中。召曉事故。知水道者。隨處相視。將下殿廟上殿廟南北支河通

義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九

賊之徑。盡行掘截。謹其啓閉。使舟人往來。必穿蘆墟鎮之中心而出。賊坐此當自窘矣。然有柵須守。應就本地招募勇十餘人。隸籍於官。設兵船二隻。多備火藥器械。守而兼巡。有警。圩長塘長。率其附近鄉里。協力救助。獲賊者重賞。失事者嚴治。一隅靖而四境安枕矣。但水兵之餉無措。日久之修。柵船無出。在當事者。實心爲地方經綸。自可隨宜設處備用耳。別名不顯天啓辛酉錄貢士

巢舒二邑流寇述

嘉靖乙亥

巢被而舒完。完者。度賊必來。豫有備也。破者。幸賊不來。

倉猝潰亂也。完者。富人出錢米以濟貧。一心同力也。破者。大戶吝嗇。不肯通有無。人自爲心也。一心。故能獲賊聞而誅之也。各自爲心。故貧民奸狠者。通賊間而開門迎賊也。賊之用奸細於巢舒無二。而一完一破。職此其繇。天下完破之故。類可推矣。富民不自吝。必徵法於鄉達。故天下之自毀其賊。延寇入者。鄉達之咎爲多。再讀梁山徐中翰保城事。雖英謀偉略。天特賦之爲國東梁棟。然捐貲之誼。凡爲邑士大夫者。則可做而做也。既不自捐。或慮捐者形之也。而復阻人捐。設遇寇至。米有不願爲舒者也。而行事則學爲

義亭全書

卷三十 雜著

十

巢。不知巢之人。曾有願捐者。而竟爲人阻耶。不知舒之人。曾有阻人捐者。而樂捐之家不聽耶。皆米可知也。兩言決之。不願如巢之捐其身命妻孥。則必如舒之捐其錢穀。

偵探流寇情狀十四條

甲戌春巢巢可

一流寇起何年。起某省州縣。今蔓延若干處。一現今窟穴在何處。一各處總計約若干巢。某地人居多。以便解散安插。一賊首何姓名。各小賊首若干名。一窟穴所在。須細細助跡。某處至某處。約若干里。中有空塲或平田。可耕。某處掘曲或林木。可設埋伏。

高固貼說以便進兵。一賊有何方略其往來分合有何暗號辨色。一用兵得若干或過某處現兵或就彼召募。一糧草諸費并賞賜約共若干。一應用弓刀銳藥及諸便利器械并該若干於某處支領或覓巧匠製造。一參用騎兵否如用車應造應買。一糧餉准餉勸撫若干約并須若干月日。一應用招安榜文須先期刊印一面進兵一面各處張貼其復業免死小牌隨時斟酌置造。一間諜宜用若干人須先期布置。一主將宜駐劄何處須與見今賊巢不遠以便調度亦須城堅糧足之處防其掩襲。

義

詞訟

川訟師 解狀訟師須拔用之此代書人皆官簿考選各坊一人不相紛亂詞訟非官代書人不准每詞定筆札銀一分按事直述虛誣者重懲雖有唆主代書人孰肯代爲受罪彼亦無所用其好矣
差干証 詞訟勾攝革去差人使民間既無勒索又免驚惶至仁也第原告自拘冠帶觀面或生嫌端原告云彼不服追呼被告云彼從未聞問經旬不至必仍遣官役促之是名章而實不得不存也有差本甲里

長者里長耕織爲業亦處妨時有原牌差原証訴牌差訴証者受拘者既相安服而于証身在詞中教此奔趨乃其分內實爲至當可久之策
禁門皂 聽審之日皂隸得富人賄先於頭門外鞭擊鄉愚鄉愚未及見官已垂首喪氣矣當嚴出一禁違者許受賤之人喊罵將守頭門皂隸重責無貸併究富人縱賄之弊
禁杖錢 用刑多少量其情罪皂隸不得重輕其手近世刑責既濫官不能細視多少之數雖定於官輕重之手則操於隸每杖約用青峽百文不用則出格捶

棍之是受刑者又加賈也又原被成仇一貧一富貧者武當責則富者反以杖錢厚與皂隸獨用重手間有以輕罪致不測大可傷心宜於行杖時親自審視仍出示嚴禁需索杖錢皂隸既無彼此則下手必平庶令有罪者不受誅求之苦而富者亦無暗中行賄之奸
粘審單 審單既定誰能上下其間取供者欺弄愚民需索無限甚或私改數字誰感原被甚可恨也聽審次日恐錄審單粘貼頭門聽衆縱觀明如日星定如山獄

清案

然聞杭州司獄之苦。甲於他方。譬如昏夜。濕如海池。臭穢如果塹。因杭城地本窪下。凡獄皆苦。而司獄甚又獨低。因處其中。無異地窖。生入死出。不知紀數。司憲者。既無難知其窖。而獄官禁卒。又往往利此。爲困苦諸囚。勒索餽錢之藉。所以數百年來。未有人清舉其事也。仁人君子。爲浙憲臺若選方者。不妨親臨相度。果如所聞。當設處餘錢。取土培其基。令莫墮。稍崇其屋宇。令得見天日。如錢糧一時難措。徑當捐俸爲之。不可遲徊錯過。變地獄爲天堂。在仁人一動念間耳。

卷三十

十三

十三

察訪

訪犯貴確不貴多。大抵作州縣四年有餘。餘鹽二院。訪犯八次。爲節既煩。爲數不得不簡。初至之日。人情未悉。惟當密訪賢紳。勿假手近習。庶可寡誤。習事漸久。留心日明。約有六端。積奸衙役一也。勢僕二也。訟師三也。土豪四也。打降惡少五也。更於詞訟中簡察之。或多人告。或多人告。六也。此類取其至確者。

卷三十一

十四

十四

以止送一二人。少則取獄易精。精則法可從重。重則足以示戒。其他小惡。隨時自懲。不足送訪。幾番之後。人人革行。雖無可訪。無可送。豈非善治。豈嫌遠慮。惟自送衙役一節。人情所難。然聞吳下賢紳。儘有條列僕罪。自開官府者。蓋初或失於不知。既則勇於去惡。譬猶洗垢穢而淨清波。撤瘴霧而佩明霞也。人必詞義。豈願增瘴。名宦之自致其銜好。何異鄉賢之自陳其橫僕。闕此眼界。何嫌何疑。

無辜千連。惟訪犯最衆。曰羽翼。曰被審。曰干誣。還送至數十人。其其助虐者。乘此兼治之。懲往戒來。良不爲過。其餘庭訊既確之後。卽與省發。悉免起解。俾囚民各得復業。此大方便也。不然。驅此衆人。隨彼首惡。困長途。廢時日。貽累糧。受公基之折挫。其冤累可勝道哉。在子歷爲自討煩惱。在被審爲雪上加霜。若訪犯至確。猶且懲少而累多。倘訪犯在可操可縱間。是罪者未足懲。而累者疾首蹙額矣。清郡伯然巷云。州縣權最重。此類悉與省發。每事止以數人起解。不惟便百姓。亦省上臺獄問之煩。上臺必多其斷。不嫌其事必以爲功。不以爲罪。利民獲上而安其身。三善備焉。益其守曹州時。躬自行之。故言之親切有味。吾邑通

竊多盜。一爲應捕不肯擒。二爲隣里不敢報。所以不敢報之故。則因擒獲之後。報人與賊。竟如原被。展集公庭。面相質證。又或同解各衙門。空結盜警。滋累無已。故不敢報。合於報聞之日。立而審確。給實諭回。令報人不再入縣門。不陪解上司。有實無累。自然人願發覺。賊無所容。此又省發之爲利。點助於消弭。有恩讓所難盡者。揮霍機鑒。皆自仁生。樂只君子。猷爲無疆。民福亦無疆矣。

清盜

凡人一念之誤。爲無賴所糾。偶然入夥一次。或分贖少

幾亭全書

卷三十 改書

十五

許。未必無悔。假欲改之心。其奈捕盜知風。已掛名於新冊。按季必索常例錢。其人無出。勢不得不永承爲盜。爲盜則常例不缺。終不敗露。一朝改業。常例不到。則追發其舊事。執之送官。彼委實爲盜。百口何辯。故凡爲盜者。不改行而恬然偷生。一改行而慷慨就死。此捕盜養盜之通例。堪爲切齒痛恨者也。令宜開一面之網。凡小盜悔過者。許令自首。官給自新小票一紙。捕盜不得追論舊犯。庶常例錢可革。不至堅忍民爲盜之心。

竊盜之尤巧者。似小而實大。其跡似輕於竊盜。而究其

情。極其流禍。則或夫於劫盜。機能上與衙門員役交通。旁與鄉紳僕人稔熟。遂肆行無忌。通縣剪綹白蠟。偷雞釣狗。各色小賊。皆隸於家。此寧無事時。不追蛇行鼠伏。不幸而地方有警。則大亂之源。未必非此人贊助。面議成之。所宜密訪嚴懲。以清禍本。

雷擊耕夫

崇禎癸酉五月十八日午時。雷擊死永八北區耕夫朱佃於田畔。觀者後先數百人。皆謂此入無大惡。余轉展數日。未得其故。天豈有偶然殺人之事耶。遣人細訪之。則是日雷震之頃。其妻在家。見黑焰滿室。對面

幾亭全書

卷三十 改書

十六

不見人。驚懼號天。鄰人皆見其如此。而鄰家則天清氣朗。無所謂黑焰也。乃知天特擊之。斷非側位戾氣。蓋必陰犯大罪。四十餘年。無一人知。使不受天誅。將畢世遊於人禍官刑之外。雖不知所犯者何事。其取則確然而不惑也。余恐世人識淺。謂天雷偶及於無辜。則惡人反有倖免之望。天欲警人人。願喪天。無自驕而就死地。不得不一表此事之後。以爲家戒。

疏濬漕河

清河有老淺數處。約在濟寧前後居多。而葉家口新家口等處尤著。此等淺頭。河不過數丈。長不過數十丈。

極長者，毋不過半里。費人力可濟。又臨清北，德州南，其間有大淺數處，自王家淺至武城，約十五里，自鄭家口至方家淺，約二十里，此二淺爲最長，餘如四女樹、桑園、老君堂，各有老淺，應各分派地頭，某處至某處，某官管之。於冬間水涸之時，設法令乾，着費挑淤，其泥須速堆兩旁，各十丈外，勿令題雨仍流入河，其挑深尺寸，立一定規，須令水極淺之時，約得水七八，揀其挑工之法，每方一丈爲准，便於估算，費少則設處多，則題請，使歲歲糧艘通行，一勞永逸，估計分明，條陳有理，朝廷知其築長，當亦不靳費也。

卷三十 政書

十七

德州河共百四十里，而州衙分轄州河僅二十里，每年額設淤費約五六百金，亦不爲少。庚辰夏，以州守拮据二十里間，頗俱淤澹，便於舟行，奈衛之所轄六倍於州，其工之用不用，金之敷不敷，皆未可問，而以衛之所阻，介乎州之所通，難行者方難辦其通塞，功過屬於何人。此朝廷之所以金歲費而河歲阻也。二千里間，延袤浩汗，如斯類者，恐非一端，須從容稽考，詳細處分，弊刷而衆不驚，法變而人不覺，則儲計承有賴焉。

丙子春，糧艘出董家口，每日風利僅五十隻，武通石尤。

兩津尚不及此數，非關漕急，良窳口狹而水淺，河應多柔泥，糧艘拖泥尺許，壘磚上行，離半里之近，比數十里之難，若不早爲計度，舟七千，須百四十日，乃得過盡，謂宜開其口，使如閘，并設法撈去河底之泥，雖加費若干，可以永濟，免異日如修別淤之功，是因費得省也。其撈泥之法，訪之士人云：應取藤布袋，用鐵圈撐開其口，加一長水柄，使兩人舉而按之，直入河底，撈起，傾之船內，約共用袋若干根，鐵圈水柄同此數，約計用小艚若干隻，人夫若干名，併日合力而急爲之，度第一旬而早，自後每日可過。

卷三十 政書

卷三十 政書

十八

數百艘，以十日停泊，易後家每日數倍之通行，約一月而糧艘可盡題矣。是又因遲得速也。其柔泥安置何處，有別用否，惜當時未商及此。

自韓莊開以北，二三百里內，每年因久築壩，不通舟行，河中多生着草，春間尤甚，糧艘題開時，多爲其擁塞，每一舟約遲半時，合算卽就延多矣。應令夏鎮工部僱覓小舟，分派撈淨，所費無幾，可速糧艘之行，然此紳江南人用之養魚，或費傾買，而北人棄如塵埃，不得其用，而反爲行舟之碍，使其地有智者，隨處掘池，沙北草爲已收其利，人免其害，豈不濟哉。民間思

志未及。官府宜開導之。使物無棄用。又令代公家任
撈取之勞。亦一便事。

凡辦河築壩。工役既畢。水底椿木。宜多用人工。設法拔
去。有牢不可拔者。齊根鋸截。或送入泥中。務令盡淨。
不許剩道。致舟行有抵觸被碎之患。臨清以南。并德
州前後漕河中。數處有之。每聞糧艘壞。則官旂受累。
武且竟虧國儲。其餘一切士商經過者。倉猝遇害。傍
河居人。競來救援。因行搶擄。舟中人以得脫爲幸。何
暇較論貨財。倘值暮夜。尤多不測。地方既藉此爲利。
迨迨相沿。不肯呈鳴。托云老樹成精。此皆戲語。漕河

卷三十

卷三十

十九

之官。宜深念此弊。務於完役之日。親自賄勘。寧使當
時多費工力。毋貽永久往來之害。完國課。保人命。
全物力。職繁無減。厥功實私。余屢見其事。亦曾親受
其薦。記此以告當事。

工役

吾邑修城。中樞斗級三役。昔俱奉文筆通。納銀於公役
中矣。既而復愈收頭十二名。斗級三名。而貼銀八十
六兩四錢。竟不準。又承福倉解戶。貼銀四十三兩。準
竈丁貼銀四兩六錢。零役俱復倉銀。亦如故。縣來久
矣。卒未修城之舉。初議優免者。畝輸銀一分。武云城

工浩大。數百金不足用。實派里甲乎。曰不可。向因
里長修城之苦。歲納條鞭廿兩外。復於空役中。貼銀
百五十兩。十餘年來。堆垛異然。庫收殆二千金。不知
作何那借。靡明在上。目前之率。輸可失。風背之崔鳳
難清。愚非不深憤也。然率多方設處。安可復派。貽累
於民。如往背收頭斗級。承福竈丁。何乎。更有說焉。四
門共估費若干。先取坍頽稍甚者。儘現銀修築。餘俟
設處既足。陸續完工。其督運。必推鄉紳中。一二大德
弘慈。兼優精力。智計者主之。如無錫城垣。高二倍於
嘉善。筠塘陳公獨肩其事。豈謂吾邑遂無苟如此可

卷三十

卷三十

二十

使民不知勞。城必堅好。聞者頗嘆爲善。余遠出而還。
則加派已行矣。民間頗致怨於議者云。大抵衆率易
率四字。最足誤人。天下莫少於巨室。其衆於窮簷。然
則堪任征求倉。獨農家里甲乎。今世勞級輕於議派。
當事易於信從。總爲此四字所誤。

修城之工畢。禹新文廟。或言里長前有若干未輸官者。
補追之。可得百金助工。曰不可。或曰輸者衆矣。獨寬
此若干家。得無不均乎。曰均者。謂衡所宜也。納則均
納。勞亦均勞。修城之舉。原加派於額外。驛驛悠詢多
矣。稍令遺漏。不盡善乎。譬如十人同涉一訟。無杖

法通而枕者已六七人。刑官怒督其非。停止三四。誰日不可。若必以兼捷爲均。是古人均施於惠澤。今人均施於敲朴誅求也。其可哉。倘嗣是有均費均勞之議。補追餉漏。如茲類者。仁人君子。必同聲沮之。

凡設處公用。無問凶登。總貴緡毫。不決民間。雖役其力。亦爲額外。況金錢乎。設虞之法。無他妙巧。遇有法輕情重。得罪名教者。則罰之。彼幸追咎黜之條。而公事亦藉以濟。念於科派。奚啻倍蓰。但素封之子。多與貴冑茂萃。或慮情面難却。請以近事證之。庚午歲。松陵有某上舍者。某工曹至戚也。得罪犯衆怒。適有修學

典章全考

卷三十 職官

二十一

之舉。時吏垣熊公爲令。使獨任之。工曹與熊又同年。而熊不之顧。某竟承役。學成費二千餘金。人皆快此舉。得宜莫謂其已甚也。而工曹亦恬然無愠。令出惟行。在察衆心之所願。豈虞憑恃哉。

吾邑治基。前高後卑。當乘冬杪水涸時。掘濬城河。取土入衝。其工役。則各業主任之。每房一間。河面不過濶一丈有奇。所費未修。任此小勞。以後薪水接來。通行無阻。實亦居人之便。如紳祖大戶。兼房綿聯數十間者。卽併任之。抑豈爲過。如此。則城河大通。土有餘用。庶幾一舉兩得。而且不煩設處。不勞一民。武云。每里

一人。遂土一船。章謝兩氣。修築羅星。有前事矣。此於泉之勢。虛報之弊。姑且弗論。而治基與水口。倚勢鄰同。城外無餘土可取。不得已而勞民。城河待濬甚重。目前餘土不用。而遠求各鄉。他年必有游城河之目。其土無虞可容。又須載送城外。一出入展轉之間。虛費虛勞。不可紀算矣。欲以昔年城外障水之作用。准之今日縣治。果其然歟。勞倍而事平。費多而功微。爲一小事而擾大眾。可爲米鹽者也。崇禎辛未。

上臺寄耳目 朱應書進

典章全考

卷三十 職官

二十二

先察本府推官及附近知縣。心術才品。次察諸役中。稍有身家。知畏法者。以一二無關係事試之。再付一二大事。俟其訪報。另聽知推。各自審訪。不相開會。觀其合否。未互稽考。如衙役妄報。重加革責。其奸未售而罰已行。更遣他役。自然慚備奉法。倘地方有仁賢。兼精吏治。肯留心稽訪者。問一托之。三遠遣施。循環爲用。當無遺奸矣。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撫按事宜

一寄耳目於真賢。○察吏安民。耳目不能無寄。大要擇監司與理刑之賢者。互相印正。庶無偏重之虞。比來監司守令等官。往往以聲氣二字作護身符。營情誑

路旁驚士林。僕民間癘癘置之度外。所報吏治。輒與實謬。似宜姑舍其赫赫馳譽者。而別就闊閭淳淳中。熟察一二真賢。齊政績。商確賢否。斯官評覈而民福私。

一俟調繁。○調繁一節。最宜慎重。縣官斷無無故而求調者。必先與地方不相安耳。及既調之役。往往恣行。彼特上臺既褒美於前。不便旋劣處於後也。此調繁爲當今巧徑。所宜加察。

一令舉人自重。○舉人未登仕版。考功之法。不得而繩。已別諸生。督學之權。不得而及。身閒心暇。易於爲善。

幾亭全書

卷三十

政書

二十七

亦便於習非。所以崇禎九年。因河南巡按疏請。特著考察舉人之令。於時議者。擬以行簡之優劣。定自選方。文章之考課。諱於督學。三年之內。學行俱優者。方准給引會試。其有學行深醇。經綸機務。累舉未第者。撫按督舉。公疏薦舉。與甲科一體敘用。則舉人若知自重。而人材亦且愈多。其議頗當。後遂遞未果。一禁豪僕充衙役。○豪僕不許充各衙門員役。小則覓攬公事。語之至人。甚則陰伺守令短長。復至人牽制之。於是勢豪所欲爲。守令弭耳而聽矣。故其惡。必十倍於尋常衙役。而憲方復甚馳不及問者。守令先不

更議訪也。巡撫之法。在嚴禁官僕不許充衙役。其見於者。悉令革出。違者。許人出首治罪。

一發審推詞。○撫按推詞一紙。動關小民身家。近因棍徒代告者衆。無法禁制。及審結時。反坐之律。又輕。上臺每遇收狀日期。多至數百紙。心厭其厭。姑發刑廳。或發縣審推。未免過多。甚至上司門役等類。有與審狀官乞恩求准者。故僕親審爲上。或發刑廳審推解詰。以少爲主。狀尾着詳開面貌。別用副役一張。亦開面貌。與狀尾同。當堂驗過。殊定。押赴就近州縣。將告人遞回原籍。庶令代告稍清。再嚴反坐之條。則僕訟

幾亭全書

卷三十

政書

者自當日少。

幾亭全書卷三十終

美亭全書卷之三十一

政書 卷三十一 掌上錄序

掌上錄序

少嘗疑天下大矣。孔孟皆云題之掌上。何易也。且學焉。且思焉。久乃漸信。天下人才雖衆。我所欲辨識者。不過若而人。事雖繁。應預曉者。不過若而事。其餘皆轉易而舉之。隨時而理之。相道約而易操。亦與君道不甚相遠也。第君倚相以通天下之志。相取天下之志以通於君。差有詳略耳。君而信我矣。苟明其要。天下豈有不可爲之時。不可照之績哉。有人我位。無人我道。道在茲而必美亭全書 卷三十一 掌上錄

四大事

方今事勢。最大最急者四端。兼足公私。申明官府。內平流寇。外安邊境。受大任者。以此四事立定主意。於是商量所以行此四事之法。訪求世間能辦此四事之人。皆使人爲之。不必身親爲之也。惟感乎君心。識拔人才。贊襄廟謨。此三事全歸於己。非人所能代。

大業五要

以格君救民爲本心。以足食求將爲急務。以舉直使枉爲大用。

一特格心之法

從來先格君。然後可建事功。或亦須先建事功。而後君心可格。何則。人主有非薄士大夫之心。非無因也。因從來無一人一事足副其意。有能任一二大事而成者。料一二大事而中者。卽足以起其敬信。敬信發。則委任士大夫之意專。而百事徐可爲矣。是乃所以格非之端。

擇治人不遇數職

上正君心。下正百官。全倚一相。其次講官。其次諫官。至

美亭全書 卷三十一 掌上錄

於守宰清濁。民生休戚。則冢宰與憲長爲親。銓選陞遷。考劾。皆其所司也。數職者。小得其人。則小治。大得其人。則大治。

大臣惟冢宰本兵最重。賢則與之同心共理。否則有先朝楊文貞文敏李文達張文忠輩之故事焉。若銓樞與閣異意。實無着手處。小臣則選方兩郎最急。卽委事堂精擇而久任之。或起舉於四司。或旁求於他署。稍久陞亞卿。甚久徑陞正卿。先朝亦有都屬陞部堂故事。可接此兩人得展其用。文武擬議。多稱其官矣。更得賢掌院。注意巡方而殿最之。實使察吏安民。州縣長吏。大都化

枉爲直矣。政府首注意於此三人之身。兼究選方兩郎久任優遷之法。然後群才可求。而他事可理。

薦舉之法。既行。必與久任超遷。相爲表裏。乃可久而無弊。又須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使聽選者各自擇其才力所宜。然後銓部量加酌授。詳文錄選

視人之法。居鄉考其躬行。居官考其職業。躬行總括於人倫。職業總括於爲百姓。

養才

人才慧豈甚相遠哉。學與不學。思與不思耳。二人同智。其一人未經磨度。一人參考十年。借令入官。治必懸絕。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三

一人前由秀而後絀。繹才亦漸充。今皆人官而後議事。故經綸不古若也。臨事究心。未易可速。况更傳舍視之。掩飾塞責者乎。但能使在位之人。私交無用。皆反而營職業。則三年之內。治績爛然。爲學之士。帖括無用。皆進而熟經史。則十年之後。真才輩出。昔溫公設十科舉士。之目。朱子立分年試經史之法。今宜略倣其意。行諸堂。皇懸諸學宮。必嚴必信。官之當才與否。以定大德舉。士之幽明。初進之士。多才與否。以定督學典試之功。舉。人才猶樹木也。求之然後可得。養之然後可求。古昔致治。惟勞於求。今方積壤。兼勞於養。處法具存。誰復設法。

設誠而力擔之耳。

附記溫公十科舉士目

行義純固。可爲師表。節操方正。可備獻納。知勇過人。可備將帥。公正聰明。可備監司。經術精通。可備講讀。學問該博。可備顧問。文章典麗。可備著述。善聽微訛。盡公得實。善治財賦。公私俱便。練習法令。能斷請讞。侍從以上。每歲於十科舉三人。中書更籍記之。有事須材。執政索其所學。科隨事試之。有勞。又著之籍。內外官闕。取嘗試有效者。隨科授職。所賜誥命。仍具舉主姓名。其人任官無狀。坐以謬舉之罪。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附

朱子分年試經史時務法

議略曰。學者當讀之書甚衆。豈能一旦盡通。莫若分限以年。上各以三年試之。經則易詩書爲一科。以子午年試。周禮儀禮二戴記爲一科。以卯年試。春秋及三傳爲一科。百年試。皆兼學庸論孟義一道。諸史諸古。今治亂皆不可缺。以左傳國語史記兩漢爲一科。三國晉書南北史爲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爲一科。時務律曆地理爲一科。以次分年。如試經之法。試策各二道。則士盡通經史。而可適於用。

周孔論處小人

言之小人。立於朝則可棄。棄於野則可惜。慧能莫展。則國焉。亦復可虞。使之以事各當其才。而勿妄政柄。焉。康手收其利。不被其害。矣。易有開國承家之戒。謂創業守文。皆不可與小人謀。如秦李斯。隋楊素。唐李勣。宋王安石之倫。掌朝綱。與播勿。必有亂邦之概。若使居一事一官。則固所稱有技之人。治世之能臣也。又可棄耶。術有困鈍。賈皆非端士。而靈公用得其所。且以之牧亂。故小人可以備奔走。禦侮。而不可惟。惟論思。爲人用。彼將望君子而效能。居用人之地。循且引。小人以濟惡。合周孔之訓。而知決棄小人。與役用。小人均非至當也。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一

上錄

五

足財平亂之要

生穀平寇二事。目前最急。若使解鼓流寇。隨處墾荒。一舉而兩善。當事者宜先定此大猷。然後求將選牧。隨機厝置。二三年而流寇平。五七年而財生。其竅妙全在申明。承不起科四字。富商大賈。樂爲主農。歸附新民。方可爲客農。

申明。祖制承不起科四字。招募民間自墾荒田。此足國用之法。選任將帥。鼓舞良有司。勿調客兵。此平流寇之法。其鼓舞。須輔臣先與天子言。用人之機。冢宰推賢。撫道。掌院選良。按臣勿循舊揆。差其選任將帥。亦在輔

臣與本兵訪求大將之略。以能約束軍士。能偵知敵情。二事爲至。不拘文武大小臣寮。得其人。則專任而勿牽制。

力溝洫括盡治道

在在衙門。可以治天下。事事職掌。足以治天下。所謂一以貫之。如吏部言用人。止就銓選得法。而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可運掌也。如戶部言生財。止就屯墾得法。則四海無饑土。枝果如水火。不言富國而國富矣。士飽馬騰。日習於技擊。賞罰可行。不言強兵而兵強矣。溝洫縱橫。阡陌之旁。間以果植。戎馬不入。知三代盛時。不言攘外。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一

上錄

六

而外攘矣。河得支派。分殺其勢。無橫決之患。不言治河而河治矣。故靈力乎溝洫。則治道無所不包。其於設險守邊。尤爲至切。自溝洫廢而長城興。壞實土之險。而借空壁之險。舍生財之險。而取費財之險。失守望相安之險。而冒登陴勞困之險。得大豈啻千萬哉。

訪將

備邊無如得將。然莫或識之。嗜能得之。輔臣不必能用兵。必不可不識將。識城父者夷吾也。識淮陰者鄭侯也。識李愬李光顏者裴度也。此兼知兵者也。識趙充國者魏相也。識寇恂吳漢諸人者。部禹也。識謝玄者安也。識

崇文者杜黃裳也。此不甚知兵者也。降而夏侯孜。能識王式以平浙東。識高駢以平蜀。惟宋室隆文。早武學者不留意於行師。終宋世無識將之相。而宋室卒以不競。然識將之法。學誠無門。惟有一要道焉。曰。訪司馬。既得。耶。署皆精。必有具目。識將之人。如王瓌之於王文成者。吾吾訪而繙繹之。更博參以他途。雖不知兵。必能知將。在文臣。則聽其自舉偏。在武臣。則專授總戎。勿以文臣督制之。勿許言路妄彈之。曰。安邊。曰。平寇。功皆可計。今日大臣不知兵。不可責也。不識將。未可責也。不留心於訪將。可曰。吾不能訪乎。

幾亭金書

卷三十一

攻書

七

特選畿輔郡守

漢世郡守自爲將帥。郡都親尚李廣。程不識爲邊太守。匈奴不敢內向。唐制亦近之。今日畿輔。除順天自有京營兵帥外。其餘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量留能者。餘揀調別用。而以目前薦舉。麟集諸士。聽吏兵二部會同都察院公選其尤。分布任用。務俾文足以力農桑。典學教武足以習職守。其死生存有援急。畿輔之地。民皆兵。縣皆將。各固吾圉。相機互援。何必調遣兵調浙兵。調川兵。調京師之內。可以同警不警。從容調度而有餘矣。但北

十郡守與百餘州縣。必破格待之。勿拘奏倖。勿問出身。任事之日。寬其奏罰之科。奏功之後。擢以優異之職。或先超陞而後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陞。使賢勞有釋擔之期。執掌無畏咎之嘆。則人思竭能。事皆底績矣。其餘豫陝楚蜀流寇擾害之處。悉倣此意用人。凡良有司。卽爲良將帥。摧兇叛亂之權。卽付於勞來安集之手。則新賊不長。舊賊漸消。糧餉不致虛靡。荒蕪可以仍熟。數世之利也。此救急之權宜。亦卽久安長治之道。若不貴循良。專倚武弁。則是有剪撲而無調和。舊不可盡。而新必更蔓矣。邇變於將窮。時歲時哉。

幾亭金書

卷三十一

攻書

人

幾亭金書卷三十一終

證古

子貢問於孔子曰。今之人臣孰爲賢。子曰。吾未識也。往者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則賢者矣。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曰。賜。汝闕用力爲賢乎。進賢爲賢乎。子貢曰。進賢賢哉。子曰。然。吾聞鮑叔達管仲。子皮達子產。夫闕二子之達賢已之才者也。

君則賢。衛靈公。未論其躬修也。臣則賢。鮑叔子皮。不問其治能也。聖人以用人繫君職。以進賢繫相道。獨

觀制治之原。俾居其位者。皆有人乎用心之處。可謂易簡而理得矣。然管仲子產。當時實無賢已之才。非隱而不進也。可奈何。是其失在爲政之時。不在薦沒也。使專以人才爲意。如所云。係于孫黎民之遠謀。當豫養之學序。旁求之列國。何患無人。使相天下。挈律惟吾。風動惟吾。益又不待言矣。蕭何。陸沒。知惠帝欲用曹參。代已曰。臣戚不恨。然則管仲子產。其能無遺恨矣乎。

管仲相齊三月。請論百官。桓公曰。諾。管仲曰。升降揖讓。進退閑習。辨辭之剛柔。臣不如隰朋。請立爲大行。選卓

入。邑。辟土。聚粟。多聚。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爲大司馬。平原廣牧。車不結轡。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爲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知賓胥無。請立爲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爲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爲也。君若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

惟管仲能別五子之才。位置五乎。使各得其所也。所不如者。幾於無他技。所不易者。幾於實能容之。故不

如而不。易也。所謂能容者。豈特不忌嫉而已哉。天之容鳥。實能養之。海之容魚。實能育之。宰相容天下士。實能分布而宜之。識能容之義。然後可與言王佐體能容之。道。然後可以爲王使。○三月而論官。三月以前何事。上固君心。下察康正之才。仲之事也。前此雖精神已注。既相更須決治精詳。乃可舉動。大豪傑奮機發用。自有不後不先之節。且立五子。豈細故哉。五職於國事最要。則疆勢最隆。向豈虛位無人。因其不稱故更之耳。非已之灼見。君之篤信。舉朝之允服。此口可輕問哉。及諸賢既立。相臣總率而報成。無難矣。

故更置要路爲相者下手第一義。舍是無他道也。要路必得至賢。其他則去其甚不音者而鼓舞其中才。○立五子。類處廷五臣。既當其才。終身不易官。俾得展盡底蘊。

趙烈侯好音。謂相國公仲連曰。家人有愛。可以貴之乎。連曰。富之可貴。則否。君曰。然。鄭歇者。捨石二人。吾賜之田人萬畝。連諾而不與。烈侯屢問。適乃稱疾不朝。番吾君謂連曰。君賢好善。而未知所持。公仲亦浪進士乎。連曰。未也。曰。牛畜苟欣。徐越皆可。連適之。論侍以仁義。烈侯適然。明日。欣侍以舉賢。使能。明日。越侍以節財。儉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一 上策

三

用察度功德。所與無不克。君說乃謂連曰。歌者之田且止。以畜爲師。欣爲中尉。越爲內史。賜連衣二襲。

連進三人。其次第皆從番吾君也。畜以仁義。則已勳

君之天性。而發其大端矣。欣以舉賢使能。則知國家所重。在賢能。不在技藝。越以節儉察度。則知賞之不可以及無功。陳論漸以平。所指漸以親。烈侯不覺易其所好。不禁其賜。而賜自止。則知格心之方。無進進士。視人適改則者。功果相萬也。此番吾君所以爲賢。而連之能信番吾君。所以爲相國器。

漢光武始爲蕭王。在鄴。南陽郡禹杖策追之。王與語。大

貨。因令禹常宿止於中。與定計議。任使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既而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守者。難其人。問於禹。禹曰。寇恂文武足備。有牧民御衆之材。乃拜恂河內太守。謂曰。昔高祖留蕭何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當給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渡。王乃引兵而北。恂調饑饉。治器械。以供軍。未嘗乏絕。

禹能盡識諸將之才。真與邦之良相矣。卽才未能兼將。諸將之功。孰非其功。光武以禹爲中興第一元勳。相識豈偶然哉。然豪傑舉事成功之局。亦各不同。孫策十二三歲將。侯結結豪傑。此自收而自用者

義亭全書

卷三十二 上策

四

也。鄧禹收拾衆才。以待光武。光武得以中興。房玄齡收拾衆才。以待唐太宗。太宗得以開創。蕭何侯之於漢。祖李韓公之於我。高皇皆此志也。此其勳烈。豈他事可與黎長度短者哉。豈惟開創。豈惟中興。卽守成令主。而有一個臣焉。能感召衆才。使之輯奏。既奏矣。能進而退。授之。既退。授矣。能分別位置。使各當其天也。則保邦制治之元臣也。

諸葛亮與法正好尚不同。而以公義相取。亮每奇正智術。及昭烈爲陸遜所敗。時正已卒。亮嘆曰。孝直若在。必能制主上。令不京行。號復東行。不至傾危矣。

取正非正取亮後之學者必喜同已何不師諸葛乎然以武侯之智而推正如此正之智殆有匪夷所思者觀於制主上一言度其所尚大抵推誦奇秘如陳平之流又武侯所雖知而不為以待正輩之為之者也奇士藉大人為主持大人亦時藉權奇之士為協贊至於利國而已矣同此利國之心是為公義董允秉心公亮獻善盡忠後主釋甚嚴憚之官人黃皓便辟佞慧有寵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世位不過黃門丞費禕以陳祗代允為侍中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扶智數禕以為賢越天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遷中

常侍操弄威權終以覆國

諄諄悟過人允所推嘆然賢陳祗而引黃皓知人之明遠不及允乃知慧悟可以辦事無當於知人又自喜其慧悟通或以小慧小技取人則反為知人之累未可知也如允之公虛雖識悟不足其於邪正足以不為大臣者與其慧悟而有才不若公虛而無技晉會稽王昱以謝萬為豫用刺史王羲之與桓溫殷曰萬才流經通使至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則違才易務矣廊廟荒餘良不同局唐畫晉為將有功及相德宗無

一替狀李絳輔憲宗忠謀至諫獨無遺可謂社稷臣出帥山南為監軍侯楊叔元龍謀見殺將相大才猶難相通况餘若乎謝玄有經世略符堅入寇朝廷求文武兼才謝安以玄薦郡起曰安能違衆舉親玄必不負所舉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技才雖履展間亦各當其用也玄募壯卒之等為前鋒戰無不克竟以破秦事無小大皆須着人安頓所使之人得才則安頓少物得所處小事能舉使人遇大事亦此道史劉毅以善傳決桓溫之克蜀非謂傳之遇通於兵但溫舉事持重見可而進不肯嘗試於博豈肯嘗試於用兵觀其慨然自請伐蜀料彼料己蓋必審矣郡起劉毅皆善於以事觀人者隋牛弘為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審慎雖致停緩而所進用多稱職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清慎絕倫然吏使有餘迹似輕薄時宰多以此疑之惟弘深識其真推心委任得人為多家宰事務知人然知人必從近始若先不識事部亞卿與各司其餘何望矣當時疑孝基輕薄而弘獨知其機悟遂得備識詳察此與李吉甫獨知一裴垍相

然弘務在審慎而備微心與使之孝基何也孝基清慎絕倫則賄賂愛憎自俱不行弘有以信孝基之德行矣慎與慎既屬同心而與俊有餘又足與停緩相濟弘所以不顧衆疑而委任也真知人者自能信心而略迹取人以濟已

唐太宗謂魏徵曰爲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人競進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喪亂既平非才行皆備不可用也

君子小人各引拔其同類固矣又有不盡於是者天下之士專視天子之意向用一君子則知所向在忠

美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事

七

直懷才抱德者樂見所長而行所學嘉謀嘉猷建於我后而朝廷固得以用其人用一小人則知所向在佞諛懷利者爭思自媒日揣摩以中至微而人主日驚喜爲知時通變之才也而君子卷而懷之矣是天子之意向感召尤甚於薦拔援引之力然此爲庶位言耳若宰相則不然一君子用諸賢彙征一小人用諸陰彙進莫非其薦微援引而至相擇人則庶官皆得矣置慎於庶官尤不如考慎一相命相者天子之大意向大威召而海內大治大亂之關也

馬周客游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家會求言周爲何

就便宜二十條皆稱旨太宗甚其能問何何對曰臣客馬周爲之即日召見與語除監察御史以何爲知人賜帛三百匹周有循辦深識事端動無不中不數年至宰相

用其言矣又問其言之所從來聞其人即召見見即進用用卽盡其所長求賢好士至於如此此上之所以易於得才而下之所以樂於自見也

得御史張循憲爲河東採訪使有疑事不能決問侍史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史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爲之條拔理分莫不洗然循

美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事

八

憲因請爲奏皆意所未及及還武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爲且請以已官授之太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耶因召嘉貞與語大悅卽拜監察御史擢徵憲司動郎中賞其得人也嘉貞位至宰相有能名

御史不能決事便訪佳客觀其得益於使客者果何如哉況宰相不能決事可不揣訪賢士大夫于人人主有乏才之嗟可不責大臣薦舉不因所薦舉以定大臣之優劣乎

狄仁傑未輔政冀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言賢則不知也又

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寮，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大慙，退而嘆曰：曩公盛德，我爲所容而不知，吾不逮遠矣。

師德之才，殆宜於外使。故梁公欲因其所長，且梁公刻心唐室，而師德朴誠淳厚，難與達權，與之同朝，其設施應多未便。齊同列之嫌，小誤匡復之機。大北梁公之苦衷也。指爲不賢，不知人出，曩盛德皆忠智之妙用，不可思議。有與孔子幸過相符合者，豈權謀之謂耶。史臣不悟，承襲形迹，遂書云：仁傑大慙。又野史稱盧氏姊拒梁公以吾惟一子，不欲令事女主，而仁

後漢書

卷三十二

上列

九

傑又大慙。梁公之姊亦云賢婦，然智不足以知梁公。梁公當時不以本意語姊，彼齒又不以告人，人莫能窺云爾。在易制之六五，身率群陰，以事上九，使下之四陰，因我一身隔絕之故，不得上侵，而又喜於同類，不犯其怒。若六五示以陽剛，則激而成禍，制不復矣。武氏之世，劉運也。帝在房州，上九也。梁公率群臣事女主，以扶帝。六五也。師德輩雖賢，皆下四陰之屬也。安能識六五之意，而出其範圍哉。故當制之時，六五以柔用於人，其實天下皆用於六五。本朝惟陽明先生近之。

武后信重狄仁傑，嘗謂之國老而不名，及卒，朝廷有大事，衆或不能決，輒嘆曰：朝達空矣。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未嘗陛下欲何所用之。太后曰：欲用爲將相。仁傑曰：文學蘊藉，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才，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指爲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爲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久之，太后又令姚崇舉外司堪爲宰相者。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已老，惟陛下急用之。遂即日召見，拜同平章事。

後漢書

卷三十二

上列

十

君訪相才，訪其能斷大事者。臣薦相才，薦其能斷大事者。君臣間具眼如此，天下復有不失之事乎。○宰相才亦無定論，各惟其時。識度深遠，守成保泰之宰相也。若夫撥亂之宰相，與開基相類，非卓犖奇才，不足以當之。柬之、李德裕之屬是矣。求后時無外侮，而梁公獨取柬之，豈非爲反正地耶。能保泰亦能撥亂，蕭何裴度庶幾乎諸葛、處武侯當之矣。唐玄宗卽位，講武新豐，召姚崇至行在，問崇曰：卿宜遂相，朕崇知帝大度，銳於治，乃先設事以堅帝意，因跪奏曰：臣願以十事問陛下，度不可行，敢辭。帝曰：試爲朕言。

崇曰：番拱以來，以峻法繩下。臣願效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師青海，未有幸復之悔。臣願不侍違功，可乎？比來士伎冒觸怒網，皆得以寵自解。臣願法行自近，可乎？后氏臨朝，喉舌之任，出閭人之口。臣願官監不與政，可乎？戚里貢獻以自媚於上，公卿方鎮浸亦爲之。臣願租賦外一切絕之，可乎？外戚貴近更相用事，班序荒雜。臣願戚屬不任臺省，可乎？先朝棄得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接之以禮，可乎？燕飲融幸，月將以患獲罪。自是諍臣沮折，臣願群臣皆得批逆鱗，犯忌諱，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貞二觀，費鉅百萬。臣願絕道佛營造，可

美談今言 卷三十二 章上錄 十二

子漢以祿莽開梁紀天下國家爲其臣願推此監戒爲萬世法，可乎？帝曰：朕能行之，崇乃頓首謝。

先言事而後受任，視先受任而後言事，得力殊多。以是要君亦庶幾堯舜之道要湯者矣。然十事皆切中時務，崇口奏了了，成於頃刻，非夙昔留心，能有此乎？凡多事之世，能於宣麻之後，履任之先，舉富世要務二三事爲言，應於泛泛格套辭疏遠甚，惜乎近代未見其人也。

姚崇請避位，薦廣州都督朱璟自代。玄宗遠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疑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

思勗素貴，幸歸辭於上。上嘆聲良久，益重璟。璟爲相，務在擇人，處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善敬之。

宋與德秀開宋璟爲開元相臣第一。然處璟自代者，姚崇也。以孔子賢子皮鮑叔之義律之，崇爲賢矣。况身爲賢相，而薦賢自代，又非子皮鮑叔所可倫乎？崇薇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肅疏習時務。姚宋每生二人以質所疑，既而嘆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

姚宋知賢下問，可謂虛衷矣。稱以侍舒肅學識如此，而僅用自資，不開薦居大位，意者二人止堪顧問，不足執政耶？又按唐語林曰：敬宗時，吏部郎韋顥性至孝，嘗學強記，士流出身，內外敎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詳姚武臣謀將殺勇忠廉，可將千人，可董萬人，可攻可守，無不記其姓名。州郡徵賦重輕，物產繁凋，風俗淳澆，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悉。山澤利管，因用經費，凡日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往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文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裴項章賈之李絳，崔群蕭範，猶爲好，每有

美談今言 卷三十二 章上錄 十二

不先知。裴項章賈之李絳，崔群蕭範，猶爲好，每有

宜事廟議未決必資於顯嚴奏進行咸稱折中或確
鑄難理未定其人資於章章曰某寬簡某峻急某鄙
物某殘刻某明辨某博達則審某可任繁劇某可輕
刑察彈贊制略未嘗有私性沉厚達退士大夫而親
昵莫能知者五相敬服以爲龜鏡每嘆曰吾輩知慮
昏曉詩度不逮章公款嗜之間房杜姚宋吾輩恨不
親承親於章公恐不相遠也愚於此九三致慨焉宅
百揆海非專倚才也高齊或無怪矣章顗洞悉人才
曉暢治體公平無私密機不露此真宰相器周孔之
聖不同多藝不謂多藝顧妨於聖也宰相尚識度不
尚智能如識度而兼智能不謂反不足以爲相也五
相信顯爲房杜姚宋而莫薦之台鼎能免臧文仲之
疑乎○崇嘗謂潯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潯未對崇曰
何如管晏潯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殺身
公所爲法隨復更之似不及也崇曰器則竟何如潯
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蓋
此則崇之所爲未滿潯意而潯但以法之久近較相
業之隆卑亦未知相職也管晏特治法法雖良僅足
殺身若求治人則能保子孫黎民矣以此較崇意崇
必以養賢好善爲先孜孜乎久安長治之圖而不以

救時自足矣

唐玄宗或宴遊小過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頃之諫疏
已至左右曰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上歎曰吾親瘦瘦
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瘦不安休常力爭
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此玄宗龜勉求治之心然龜勉之事每不可繼親瘦
一默帝已入左右之間言夫使天子瘦其貌而瘦可
以肥天下爲人主者不亦苦乎使樂有違於宴遊者
以奪之方將與天下俱肥何瘦之有上之則公仲連
之進三士次之則房杜之事太宗乎史云王彥善諫

房杜讓其直使善諫者居備關拾遺之位相臣特匡
救其大者則君相相與有魚未之較而依臣無間可
乘矣韓休忠直而未汲於此義以格心之位爲諫官
之事故益少而交疎爲相七八月而罷其後張九齡
爲相遇事無小大皆力諫玄宗亦苦之而相李林甫
唐祚遂微嗚呼爲大臣之道不亦難哉
李元平敢大言好募兵關捕以爲將相之器薦於德宗
擢知汝州以防李希烈至即募工徒治城希烈陰使壯
士應募元平不之覺繼過數百時突至縛之去元平見
希烈便溺汚地希烈罵曰有宰相以汝當我何相也

人之故不可盲者是宰相宰相第一大病是有犯此病者偏多何以療之未至其位豫用養勇之功已履其位常服去賢之藥咨訪賢才以備用所以養明也提醒其好諛之心而時痛除之所以去賢也慎毋令希烈罵人然又有成焉郭威討趙思綰見詔書處分軍事皆合機宜問知范質所為嘆曰宰相器也世之為宰相者有能於詔書中洞剖事宜者乎滿朝庶位有能見詔書而別宰相之才器者乎推戴宰相者多盲亦必得盲宰相矣○宰相要一心正兩目明不正不明皆以君之國與人者也凡不軌之人有所舉動必先窺宰相之能否邪宰相者盜賊之所私淮南王以之擬公孫弘矣盲宰相者盜賊之所侮李希烈以之罵關播矣宋書生才凡木者曰未聞奸臣在內而大將能成功於外者後秦果殺岳飛以和金槍之奸惡又非弘播所可盡也然則人至置邪人盲人奸人於相位非自以其國與盜賊者哉

韓偓久在二浙所辟僚佐各隨其長無不得人嘗有故人子謁之浼考其能一無所長然與之宴竟席未嘗左右視因使監庫門其人終日危坐吏卒無敢妄出人者浼之觀人如此其細用人如此其當可使世無棄人

人無遺用。用無悞事。

裴洎初為中書舍人李吉甫入相謂曰吾流落踰十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此來人物罕所接識若有精鑒為我言其可任者洎即取筆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於朝士林推服洎已執政尤獎勵諫官使盡言拾遺獨孤郁李正辭嚴休復三人一時並遷過謝洎洎讓休復曰君異二人非孜孜獻納者前日進擬上固疑休復大悞

吉甫小人然知報德惟在進賢此即號為君子者未必抱此弘識也且久不立朝何緣即知朝臣中有一裴舍人獨抱精鑒此謂非宰相目力不可大約宰相欲徇職朝士其始也且須識一二人若裴洎則平昔專以人才為心者虛公暇豫取之裕如為舍人時相業早倚矣親於獎勵諫官既使獻納裨益時政而就所獻納又可以辨人才之邪正短長其得力於觀人即此為之哀也

裴洎器局峻整人不敢干以私嘗有故人自遠詣之洎厚遇之其人乘間求京兆判司洎曰公才不稱此官洎不敢以私害公

厚遇故人。不假以官。洎之心。惟知有朝廷而已。此又

其所以知人之未也。大抵心在身家。驟習熟之人不辨。心在爲國。則於人目之士。忠邪大界。先已明然。垺於朝臣材品。無不德。況素所習之貧交乎。欲自驗知人之分量者。且於家神親友。一。然察之。此處得六七分。立朝當事。猶僅可二三。分耳。若云居鄉何必。以此事經意。日後更無從入門。無拔清服。

唐德宗時。朝士有相遇者。金吾皆伺察以聞。宰相不敢私第見客。憲宗時。裴度爲相。奏令寇盜未平。宰相宜招延四方賢才。與參謀議。請於私第見客。許之。

見而不知。天下皆然。不見而知。人者。堯舜周孔之所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十七

難也。且知人之法。全在聽言。聖人所謂考之以事。察其所安。皆居平法耳。佞德選才。專在一見。見而即以素素焉。訪以時務焉。則心術之邪正。才具之短長。盡心體察。拔十得五矣。故曰不知言。無以知人。正謂與人驟遇。未有行事可試。神志可逼。專以言爲主。特聖人百不與一。他人得失。舉焉要決。不可舍聽言觀眸子。別求知人之捷法。故宰相見客。難太平之時亦宜。但不可廣延技術雜流。爭德故禍如漢武宋文之世耳。德宗使金吾伺察朝士。而輩教之亂日。生憲宗許宰相私第見事。而遠方之亂日。平豈非陸贄所謂者。

疑之與推誠。其效相萬者哉。黃疑則君子亦懷顧忌。推誠則中人亦思感格。人主若效誠於德。獨服威是大臣不足。以當親臣。而天下之賢士。聞而解體矣。誰與圖治。

唐文宗大和三年。徵李德裕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

經世之才。有與知人分者。李端是也。臨沒合陸贄不薦。而勳勳爲董晉寶參。要雖非相才。猶堪爲帥。參之無賴。非復士流。泌蓋明於事而暗於人者也。經世之才。與知人合者。裴度是也。於將則知李光顏。信李勣。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二 政書

十八

於相則薦李德裕。皆於衆中特舉其獨功烈。皆卓冠一時。宋宰相韓琦。於近代術推裴度。殆以是故。非僅爲傷肯之後。討蔡瀾銳。沾沾許其勝云爾。李石用韓益判度支。而益坐賊三子餘。繫獄。石按之曰。臣始以益師曉錢穀。乃不知其貪。文宗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人自易得。卿所用。人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好曲蔽其過。不救人彈劾。兄大病也。乃貶益官。

此於知人爲短。然知人既誤。豈非蔽前。况存心既公。則後之薦賢者。亦不忍欺。所助於知人豈小也。文宗

獎石尤得君體

李訓所獎拔。率皆狂險之士。然亦時取天下重望以調人心。如裴度令軼楚鄭舉。皆累朝耆俊。久在散地。訓皆引居崇秩。諱是士大夫亦有望其真能致太平者。不惟天子惑之也。然識者見其橫甚。知將敗矣。

凡經綸世務。必以敬慎爲本。以諸葛自言。但云先帝知臣謹慎。况將去城狐。拔社鼠。尤須百分收斂。方能杜群奸之疑。今焉橫甚。則小事不可成也。矧大事耶。且以才氣橫。無弗敗事也。矧訓以奸利橫耶。○君子進君子。亦或誤而進小人。小人引小人。亦或假而引

君子。君子感其意。即不阿比。必且從而寬假之。掄揚之。彼其惡既根心。而不可化。則所謂與於不仁之甚。若也。於斯時也。堅卧不起。上也。暫起就位。知難而去。次之。久與盤桓。無能救正。反爲所用。斯其下矣。大臣以進賢爲第一。正務大奸。以進賢爲第一。一諫小人。進賢之迹。與君子同。小人進賢之心。與君子反。身受其推崇。與旁觀其延攬者。皆不可不自爲所守。自清目力也。何朝無訓。堅之哉。鑒之哉。

周世宗以遠衆議。被北漢。自是政無大小。皆親決。百官受成而已。高錫上書諫曰。四海萬幾。羣衆不能獨治。

人而任之。今陛下以一身親之。天下不謂陛下。知足以兼百官之任。但云福迫疑忌。舉不信群臣。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爲宰相。能愛民聽訟者。以爲守令。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穀。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陛下但垂拱明堂。視其功過而賞罰之。天下何憂不治。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乎。帝不從。

世宗三代以下。遵焉罕儔。惟用法過嚴。不信群臣。其大病。嚴急得魏仁浦救之。而高鑑一疏。則救忌對病之說。然人君所重。惟在擇任將相。而鑑并及守令。則數過矣。世宗才智實高。廷臣稱意者少。此當告以

廣求賢俊。不當但勸以虛懷用人。世宗若云。吾非不欲用。莫堪用耳。此關其病。而不飲以救病之藥也。今錫能如公仲連。進牛畜三賢。世宗豈無烈侯之聽。且當時何時。而欲使之垂拱明堂耶。彼高光旣定天下之後。馳驅者尚數年。創業之君。周流道途。其來久矣。而況世宗方經營天下乎。故進忠於君者。審所患之症。尤不可不酌對症之方。此諫官事實。相臣所宜知。宋呂蒙正爲相。嘗問諸子曰。我爲相。外議何如。諸子云。人言無能。事權多爲同列所爭。蒙正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能用人耳。蒙正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替罷。賜見。

必同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棄之。悉分門類。朝廷求人。取之囊中。故爲相文武百官。各稱其職。

蒙正無能。是真無能。故蒙正平。有一能是真有一能。故百官稱職。蓋未必能斷大事。而專意人才。此太平賢相也。若弘濟艱危。更須後訪奇才。破格用之。然必平日預訪。而後臨事有人。不留心。則無以應猝也。亦必重正士。而後能拔奇才。不守正。則無以知奇也。爲相者。請先置夾袋。次則設至記。蓋一日之內。所見者衆。或致遺忘。難盡手彙。不如令人隨時彙之。孟嘗君接客。屏風後必有侍史。至記君所與客語。是法

卷三十一 政書 三十一

也。通其意。可以悉人才。○嘗聞張江陵柄國日。每客至。必取齊同見。江陵以大詩問。左右數人。於屏後掌記客語。客退呈閱。語可用者行之。又因以知其人。之能矣。輔弼不見。客示謹身者。無論即或見客。亦恐冗雜混淆。入耳遺忘。相對莫辨。則於聽言觀人。二事。茫然未有把握。雖兄猶弗見也。用此法。頗易得力。然江陵方居翰林。每接客。必籍記其人。與其所言之事。或訪賢才。或論職掌。或考地方利病。因人以及人。因事以及事。積之既久。內外文武。孰有心。孰有才。孰知兵。孰長錢穀。其人如燭照而數計。其事可指掌而就理。

也。一旦秉鈞。其事以某人薦。某地以某人往。動輒如意。則其得力。尤在未相以前。

呂蒙正致政居洛。真宗幸其宅。問諸子孰可用。對曰。臣子皆不足用。有侄夷簡。任潁州推官。宰相才也。帝遂大用。

真宗幸大臣宅。後問人才。可謂知所先務。蒙正舍其子而薦其侄。可謂以人事君。夷簡爲相。薦後賢才。消弭隱患。深計遠識。遺逸尋常。可謂不負所舉。但所謂宰相才者。蒙正不言。帝亦不問。考其實。無他。能知人能斷大事。能識時務之所先而已。人君操此三事。以

卷三十一 政書 三十一

定相失之者鮮矣夫。

畢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真宗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好剛使氣。對曰。準忘身殉國。秉道疾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佚。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稍親宿德。鎮之。準既猶守正。疾惡小人。日思所以傾之。士安每爲申辨。帝始不拔。

凡剛直才智之猶。必藉老成碩德者爲首揆。以調護之。然後安其位。而國家得其用。如韓休張九齡。以直

言苦口事君者也。時無房玄齡樂樂調復於前。則不
久而罷。寇準有士安爲之申解。始得展其遠撫長駕
之略焉。故才節如寇準九齡之傳。皆堪大輔。而非首
輔之器也。首輔難其人哉。

王旦居家。賓客滿堂。蔡可與言及素知名者。問名與語。
詢訪四方利病。或使疏其言而獻之。以觀其所長。密籍
其名薦之。人未嘗知。

欲識人。須平日孜孜用意。用意尤須於人無意時。如
家居見客。或宴會。或往還。若正人才士。其無意中舉
止言笑。必有異於庸衆者。察其大端。矜躬可得。然空
空虛度。難盡所長。自當乘閒從容考之。或周知氏隱
或一事獨有專攻合之暇時之體察。風音之名譽。以
此薦拔士類。庶免類創大謬矣。然且之妙。則在於密
薦而人莫知。惟不立薦士之名。則見之者不增粉飾
於其前。而天真易露也。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薦
李及衆疑及雖謹厚。非守邊科。楊億以告旦。旦不答。及
至秦州。將吏亦心輕之。會有禁軍白晝掣婦人釵者。及
方觀普召使前略加詰問。其人服罪。及不復下吏。亟命
斬之。觀書如故。將吏皆驚服。億聞之。復見旦道其事。旦

禁軍戍邊。白晝爲盜。主將斬之事之常也。旦之所
非爲此也。夫以瑋如秦州七年。羌人警服處邊境。事
已盡宜矣。使他人往。必矜聰明多變置。敗壞成績。所以
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瑋之規模而已。億念嘆服。
知李及重厚。此所謂知人。知曹瑋之便。止須重厚者
謹守之。此所謂能官人也。世之號爲知人而實不能
官人者。豈少哉。如使黃霸乘國。則不識大體。使龐士
元爲百里。則不展驥足。使謀謨廟堂之李絳出撫荒
微。則變出意外。皆不能官人之所致也。能官人一言
既因其人。又因其地。又因其時。能官人而知人之事

始盡聖人全體。他人有其一體。王旦輩庶幾具體而
微。○楊雄言蕭規曹隨。規隨之義。康官皆然。將相亦
然。李及隨曹瑋。正猶曹瑋隨蕭何。不能益。亦不敢
謫。守勿失焉耳矣。是有二故事。定時。可以盡諾。一
也。參及之才。僅足守成。二也。說令漢業未定。繼何者
難欲與百姓休息。無爲可得耶。元昊早生。則繼瑋之
人。一重厚庸可了乎。此所謂特也。卽不然。業大定矣。
邊方晏如矣。而何後復有何瑋。後復有何瑋。則守而弗
失之。還必加精焉。抑或繼何者之釋。視何彌大。繼瑋
者之略。視瑋尤高。又安能測其勞畫之所至哉。然則

何得參。旦薦及時無勝之齊之才故也。豈謂繼賢者惟取中才爲足歟。何與。旦知人知時。而其用參及。又不可以爲典要。故命將相者。雖當承平。必極天下之選。不得已。乃用其次。

指揮使張旻被旨選兵。下令太峻。兵懼。欲爲變。上聞。召二府議之。王旦曰。若旻則自令。神臣何以御衆。捕謀者。則震驚都邑。今但擢旻使解兵柄。反側者當自安矣。帝從其言。以旻爲樞密副使。兵果無他。帝語左右曰。王旦善處大事。真宰相也。

必張旻本賢。而今變。又不可以爲事。故因擢以解之。若旻實非樞副才。或雖才而選兵之日。果有違情激變者。自應或罪或黜。明朝憲慰士心。豈容擢爲安反側之良策耶。故處大事。必量其人。必因其時。不可爲典要。

天聖四年六月。京師大雨。壞民舍。壓死數百人。時諸道皆大水。宰相晨朝未入。有旨放朝。王曾附中使奏曰。天變甚異。乃臣等突理無狀。豈可退安私室。亟請入見。陳所以備禦之道。於是帝命蠲民租。撫流民。同列有先歸者。皆愧服。當時同列皆君子也。一人之是。衆非形焉。君子愧服。

小人則愧恨矣。愧同而服異。見人善者。自反其爲。服爲愧。而身之君子。小人可知也。

平中韓魏公爲相。夏國汎使至。將以十事聞朝廷。未其何事也。特太常少卿祝禧館伴。既受命。先見樞府。而見公公曰。樞密何語。曰。樞府云。若使人議及十事。云。受命館伴。不敢輒及邊事。公笑曰。豈有止至飲食不及他語耶。乃徐料十事以授祝。曰。彼及某事。則以辭辯言某事。則以某辭折。及宴宋及十事。凡八事。正公所料。祝如所教答之。夏人練服。李邦侯有言。宰相職無不使。自他人觀之。應對夷使。

自是館伴事。且樞密業以慎重藏拙。宰相且可付之不問。而魏公細心料度。以服遠而伐謀。總之視國如家之心之所使也。後世輔臣。有能於中樞之所護。即親爲國度擔當。以紓當寧之憂者乎。

宋神宗欲相王安石。韓琦諫曰。安石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則不可。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金陵答楊悅一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器。

爲一身則心不安。爲天下則心自慊。一身非吾心。而天下乃吾心也。人自陷溺其本心耳。獨樂不如衆樂。

宜王猶能省之。省此意卽一體之靈根不亡。充此意卽內聖外王具足。學問經綸統會矣。相天下者。專爲輔其君以保天下之民。其他風節才氣。文學辯慧。皆於宰相器何與哉。古之論相才者甚多。莫如魏公數言得大根本。雖合此未必負相才。然離此則必非相器。人試以此自反。卽已之堪爲王佐與否。了然在心。不敢人前遮罩。不敢駕虛自誑。以此觀人。亦於中藏之誠偽。粹疵。識度之淺深。廣隘。可見其大半矣。此真人間之照鑒鏡。指南針與。但安石淡嗜慾。輕富貴。其所謂一身者。乃此身之意氣功名。而非此身之享受。

榮肥也。則與患得患失之鄙夫所謂身者又異。○相德相器。相才有辨。與能格君心之非。宰相德也。才於此窮。器於此未能通也。觀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身。無事不謀其大者遠者焉。宰相器也。與德近矣。能知人能斷大事。宰相才也。足以救時。故梁公舉張家之郭威稱范質。呂蒙正薦夷簡。皆屬宰相才。而觀公獨曰宰相器。司馬溫公作相。勝於客位云。諸君若親朝政。觸遺。庶民疾苦。欲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光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取旨行之。私論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

賜改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諒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違。理雪罪名。凡千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

規過則佩服。與武侯求攻闕失。不相遠矣。請司身計。進狀公議。亦政體宜然。惟謂朝政民瘼。必使奏聞。不可以私告。則溫公之膠固。明道先生所謂忠直難與議者。哉。袞闕多端。有外廷不可顯攻。不可形之章牘。而宰相可以整同。可以面匡者。宰相一時未悟其機。未得其道。而外廷有識者知之。此正外廷所儘可效。

集三

卷三十一

上

之宰相。宰相所深欲聞於外廷者也。如之何其拒之。且如公仲連欲止歌者之田。無術也。番吾君告以三十。番手正君。當時使番吾君直以三士薦之。烈侯侯未必適然。使連不得番吾君指示。有終引疾而已矣。外廷告宰相。宰相告大君。一勿薦賢效忠。大疑密事。相與有成。如此類者。其機甚衆。如之何禁而拒之。况宰相先務。無大於進賢。而一人耳目所及。有幾。請臣不居用人之位。不可以入告。不告之宰相。將各隱之胸中而已乎。溫公知正而不知大。知彰而不知微。知政事民生。可以直達。而不知宰相要務。在於密察。

君心傳舉賢才非樂取於人國無繇曲成而不遺也
獨不聞姚宋之坐齊高二舍人於室者乎爲相者乘
溫公之公正而去其膠固斯可哉

宋哲宗初立兵部韓宗師同宗丞程伯淳曰今日之事
何如宗丞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兵部曰二公果
作相當何如宗丞曰當與元豐大臣同若先分黨與他
日可憂兵部曰何憂宗丞曰元豐大臣皆利者衆害民
之法亦有淺深若使自變其甚者則善矣不然衣冠之
禍未艾君實忠直難與議晦叔解事恐力不足耳既而
君實爲相欲盡除新法呂惠卿等相繼斥去君實效摩

當國欲寬惠卿等依通不能決卒殺紹聖之禍

朱子有言使當時用明道爲相必大有可觀信然信
然今觀數語處小人之善料君子之明事後纖悉不
爽世有如此人不得手自爲之而徒令躊躇感歎於
事外令百世下空想見其未試之能未親之功豈非
宋室之運耶

程伯淳曰熙寧初介甫行新法並用君子小人君子正
直不合介甫以爲不通世務小人謂依介甫以爲有材
能知變通君子如君實范堯夫張天祺或去或諫介甫
性狠衆人皆以爲不可則執之愈堅君子既去所用皆

人爭爲剝薄故害天下益深使衆君子未與之敵俟
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尚有聽從之理俾小人無隙以
乘其爲害不至此也故新政之改亦吾黨爭之太過成
就今日之事塗炭天下要當兩分其罪世以爲知言

范祖禹師溫公不立黨則溫公之不黨明甚而其殺
也首錫之黨碑伊川先生亦爲蘇子瞻疾奸一疏致
分蜀洛愚甚惜之如元豐諸臣何必不用新法何必
盡不行而溫公皆不能子曰舉直錯諸枉直固聖哲
枉未枉惡舉乃特箇錯止逐隊且夫一日之中無片
念自私生平無一毫隱微直遷殆全今一庭百人各

美玉全書 卷三十一 二 美玉全書

三

各自反有一能此者乎是百人皆枉也故曰諸枉乃
衆人耳非惡人也若蔽賢如能則有放奸離亂政則
有謀豈僅錯耶錯之爲言置也廢闕焉而不特簡稱
職則留秩滿則遷有功則賞俟其殊績報最業日修
行日光則欲亦直矣而舉亦從而及之要之世決無
盡爲伊臯之理豈容一舉錯求弗使不爲不仁則止
耳易曰小人革面順以觀君庶幾此義者惟韓魏公
乎明道先生其至矣魏公黑白不分錯之意也其後
調護諸君子魏公之力居多明道嘗云青苗且可放
過當時青苗甚爲民害明道蓋欲姑順安石之意

而不便就當自止且其餘未行之法可教正者尚多而諸公不解紛紛訐擊遊致十八事並作故明道他日復云新法之行吾輩亦有以激之若夫子瞻孫訐伊川有如病狂而伊川亦未得顯子之量伊川曾與明道同遊一殿宇東西各繇一門從明道者激千百人伊川自顧惟已獨入乃嘆曰此顧不及家兄處子瞻聰明正直人也使伊川聞其言見其疏但如入殿門時則子瞻亦明達背後從行一人耳必自恨失言豈至分黨甘廉頗之不若乎故讀明道激成一言覺溫公客氣未盡觀明達入殿門一事覺伊川圭角未

融

融是以二公皆列黨名而明道超如也後之君子值

變革之時處其驕之位當以魏公明道爲師

呂公著見士大夫以人物爲意者必問其所知與其所聞參互考實以達於上神宗嘗言其於人材不寡如植

衡之稱物尤能遠達聲跡不以知人自處公著留意人才如此斟酌不輕信如此信於上如此

然獨不知安石之不可爲相則所謂權衡稱物者無乃負神宗之獎譽乎且當時具人倫之鑒者無過韓魏公次則司馬溫公神宗皆不稱而獨稱公著豈不以二公皆不滿安石而公著獨稱之故耶曾公亮薦

安石以同韓琦出於鄉賢固不足論務公著與韓琦固以公義取安石者其好賢之心甚真而不知安石之貽禍於宋也當時魏公知安石之心術止爲一身溫公則言其從而不開世務呂晦彈其喜人佞已惟務收作張方平唐介皆言其事務紛更孫固謂其術狹少容各中安石之病神宗皆不以知人許之獨許公著蓋無謂耶求才既難其心知人又難其學得人主信爲知人又難其遠公著有其心有其道而惜乎學之未達觀人之未徹也大臣留意人才者反覆于斯可不深致志哉

全

全對高宗曰自古人主惟論一相相得其人則朝廷

正而天下之事舉相非其人則朝廷亂而天下之事廢

方亦平時猶當考論其相而況多事之際乎他日與上治靖康間事上曰淵聖勤於政事省覽章奏或終夜不能分刻慮邪群言紛至爲小人所惑故卒誤大事人之職但能知人而任之雖不親細務大功可成不然雖循石輕書衛士傳餐亦無益也上以爲然國亂思良相良相之所以能定禍亂者豈皆身負材武哉明理義以正君志決大機

統師族此相之能也。主擇相相擇官。主職要相職詳中之要。相不能此三者。雖勤勞亦無益矣。唐太宗謂房玄齡曰。開公等日親細事。安能助朕求賢。故明於大體之若。必不以瑣細責其臣。而人臣之識大體者。必先感悟其君。使知所用心之處。

李綱因傅亮爲黃潛善所沮。力求去。上曰。卿所爭事小。綱曰。人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人材。方今人材以將帥爲急。豈可謂之小事。平時宰相猶可尸祿。今艱難多故。當情分陰人主以相爲不足任。則當亟罷人臣自度不能共任。則當亟去之。豈敢僞員妨賢路哉。表

三上得允

薦人材。宰相居恒之大事也。薦將材。又有事時宰相之急務也。知所大可以保民。知所急可以救民於水火。○將不得相不能成功於外。相無將亦安能坐勝惟幄也哉。蕭何之賴韓信。猶吉甫之賴張仲。交相倚者也。綱非傅亮無以成其志矣。故不得不去。○道行民定。婦老林丘。如裴中立富彥國。編之上矣。鞠躬盡瘁。以死勤事。鄴侯溫公其次也。不可則止。猶以恩禮始終如黃現者。又次之。進退維谷。卒遭宸斥。如忠定者。苦矣哉。何如不見知當世不膺大任之爲愈邪。無

召必自無譽始。無譽必自括囊始。非知幾。易能括囊。非去欲精義。曷以知幾。

趙鼎張浚相得甚驩。人知其將並相。喻樗獨曰。二公宜且同在樞府。他日趙退。則張繼之。立事任人。未其相遠。則氣脉長。若同處相位。萬一不合而去。則必更張。是賢者自相背戾矣。及並相政事先後。及人才當召用者。條置座右。次第奏行之。列要津者。多一時之望。人號爲小元祐。浚尋如江上。議邊防。既破劉麟。遣呂祉入奏事。以言誇大。每抑之。帝謂鼎曰。他日浚與卿不和。必呂祉也。既而浚因論事。語意微使。鼎言臣初與浚如兄弟。

因呂祉離間。遂兩睨。異今浚成功。當使展盡底蘊。浚當留臣當去。帝曰。俟浚還。議之。及浚還。鼎請帝還蹕臨安。浚乞乘勝攻河南。而車駕幸建康。又言劉光世驕惰不戰。請罷其軍政。鼎言河南易得難守。光世累世爲將。驟罷之。恐人心不安。浚滋不悅。而帝多從浚議。鼎求退益力。遂罷。

喻樗之慮。雖似先見。要非篤論。古惟一相。則辭禹益相繼而總百揆。及乎商世。伊尹仲虺已左右並相矣。但患賢少。豈有賢而不可並尊。必通相銜續以長其氣脈者乎。當時再朴忠而不知入浚尤使氣好勝。樗

近知其不和故托爲是說也

初秦檜欲傾呂頤浩而專政乃多引知名士布列清要
以自助胡安國嘗開游酢論檜人材可方荀文若致力
言檜於張浚諸人而爲檜勸朱勝非甚力頤浩言於帝
落安國職檜三上章留之不報初起居王居正亦與
檜善檜執政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及爲相所言皆不
合居正疾其說言於帝曰檜嘗語臣中國之人唯當共
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檜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
下今爲相設施何在願陛下以臣言問檜會檜留安國
不能得遂求去帝從而罷之仍命以居正所言載於制

辭檜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奸

勝非之罪在誅李剛忌趙鼎安國顧置此不言而以
處苗劉之變爲罪處苗劉事真所謂竊武之愚也惡
可罪哉安國生手稱古人首諸葛武侯本朝推尊忠
獻王爲冠至是獨薦秦檜而劾勝非尚論易辨目前
之人難耶古人與我無涉評陽自平目前之人關切
愛憎故也然而尚論有得未聞治亂糾舉一謬軍國
攸繫所以不知古之劉裕石勒或成王霸之勲而游
胡雨先生乃至褒揚檜賊幾於挑恢復而助和盟嗚
呼學者於正心明目之際可不三致意哉可不三致

意哉○王居正服檜言而罷檜行亦未失爲善觀人
者視夫誤稱一時而終爲掩護大不侔矣人之賢奸
先見者最高覆核者居次獲前者自誤誤國不可勝
罪也

初張浚與趙鼎論人才極稱秦檜不以爲然及淮西
喪師浚引咎求罷相帝問誰可代者且曰事檜何如浚
曰近與共事方知共聞帝曰然則趙鼎耳浚曰得之矣
鼎遂再相時檜在樞密惟鼎言是從鼎更深信之見帝
言檜可大任而不知爲檜所賣也檜既相制下朝士如
賀獨吏部侍郎晏敦復憂其奸聞者皆以爲過及檜力

主和議胡銓以上書除名吳師古陳剛中皆謫死敦復
謂人曰檜方專國便爾他日何所不至

卓順惡拂惟聖人無之浚先夢而後覺者也鼎先醒
而後醉者也鼎於罷相之初檜情不附則平視而知
其奸旋受阿諛頓忘前言本心之是非終爲奸諛掩
耳視小人無他法但求悅即是檢邪夫子曰悅之
不以道悅則無道可言易嘗云悅更有道在哉守道
者毫無希榮干澤之懷何故淫情於悅我即曰兩心
相合豈能事事皆同唐虞吁咈召公不悅富韓范上
殿如虎聖賢至公至正可否相濟之精神全在於

故曰和而不同。溫公受欺於蔡京，趙鼎見賣於秦檜，無能，誤認悅自有道。我爲有道之人，彼見道而試服，遂引爲同心之與，爾而其實反落小人之度內，爲所病害多矣。君子但除盡好諛之意，則邪正自不能潛然。使諛日至而却之，又功晚而怨集，丁謂爲黨公拂，必不拂李文靖公，顯也。當於此自省之，淡然無心，則悅我者何從至。

宋高宗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爲用。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才用邪？

人主教子孫是爲天下第一事。養人才是爲子孫第一事。然人才數十載而盡，是論將來三五年而變，是論現在則豈但爲子孫計？卽當吾世而撥亂國治，議網羅與議滋培，亦當交注其心思，並騰其典制也。我宣宗同楊溥曰：民之休戚，係庶官賢否，何將可意得其人。溥對以嚴薦舉精考課。上曰：此恐非探本之論。若不素教預養，則人才已壞，耀之精之亦安可得？予當崇重學校，慎選師儒，以養成之耳。至哉！聖謨。斯得人才之原本者哉。推斯心也，又豈忍摧辱挫抑之哉。

原俊卿爲相，以用人爲己任。所除吏皆一時之選。獎廉退，抑奔競，成才可用，而資歷淺者，則寄薦於帝，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使守自速，至必問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處允文入相，亦其所薦也。允文爲相，尤以人才爲急。嘗籍爲三等，有所見聞，卽記之號材館錄，所引援如趙汝愚，周必大，胡銓，李燾，王十朋，洪适，汪應辰，皆爲名臣。政事出於人才，人才國宰相先務，而時政尤有得失。惟宰相可以行之，可以更之上，諫之君，下卸之百僚者，皆伴食佞諛之流也。相道自正君心而外，亦曰用善，人行善政而已矣。

王淮既相，問太子侍讀楊萬里曰：宰相先務何事？萬里曰：人才。淮因問其人，萬里卽羅朱熹、張栻以下六十八人。

淮何人斯，亦知問所先務。又卽問其人，及問其人而不能實用，所以爲淮耳。不問所務，不問其人者，又孰與淮？

金世宗謂完顏守道曰：卿等每奏皆常事，凡治國安民及朝政不便於民者，未嘗及也。如此，則宰相之任誰不能之？

金主可謂明相職矣。安民者，君職也。佐君安民，去民

之所不便相職也。人君惟自明其職。然後能明相職。明相職。然後可辨相之能與不能。如每奏待常事。則相之爲常才可知也。所謂常事。遷擢則循資。陞用則算金錢。師旅則議增餉。水患則專隄防。凡此類皆不便於民之實事。而庸臣所見爲常套也。常套之爲政也。永平幸以苟安。有事則足以古國。嗚呼。君臣之際。各懷念其職哉。任相者。覺其爲常才。則求非常之人而易之。爲相者。自覺其爲常才。則訪非常之人以自代。常而能薦非常。是亦非常之人矣。

元丞相拜任問於張珪曰。宰相之體何先。珪曰。莫先於

裕君心。莫急於廣言路。

裕君心。則治天下之大本立。廣言路。則治天下之達道行。而樞機在相臣之一身。亘千年來。未有能揭此二義者。器格心之用。亦即在廣言路中。人主有所欲。爲法家拂士。持正議。誘於前。而大臣以造膝微言。善導於後。使其君以進耳入者。以與心出之。則改過之安。不殊於循理之樂矣。古大臣從容論道。而至德日新。微機多在於此。伊訓之達心必道。說命之從諫則聖。皆合二義爲一事。以致諸其君者也。召穆公述先王之制曰。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諝獻

典史獻書。師箴。瞽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耆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唐武宗請於郭太后曰。如何可爲盛天子。太后曰。諫臣章疏宜省覽。度可用之。有不可以詢宰相。毋拒直言。勿納偏言。此盛天子也。帝拜受教。然則人主之道。固將盡納天下之直言。宰相之職。亦將敬人主以盡納天下之直言。而古來奸臣。欲蠱惑君心者。亦必先杜絕言路。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排擯言官。掩蔽聰明。以成其奸。厥後盧杞。秦檜。韓侂胄之徒。無不通此術。其甚者。反植不肯

言官爲廣大使之變配。是非榮感主聽。嗚呼。察於大奸禍國之術。不益悟良臣。曷主之微機哉。若夫群策畢舉。萬舉萬常。嘉謀嘉猷之明裨於時政。抑又不待言矣。

幾亭全書卷三十二終

李全書卷之三十三

政書上錄三

證古



漢後帝初立。丞相亮發教與群下曰。夫發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曠弱損失。遽覆而得中。猶棄敗蹟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啟告。苟能募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勳。深。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勸見破。幼宰每言則盡。偉度數有諫正。雖資性鄙暗。不能悉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方是真宰相。周公而後。僅僅見之。世治世亂。凡作樹皆應法此。有諸葛小史年百餘歲。至晉時尚存。人間諸葛公有何過人。小史言亦無大過人處。但自諸葛公以後。未見有事事妥當如之者。小史此言。豈非庶幾於中庸不可能乎。今錄諸葛之言觀之。何嘗智過一世。每事出奇。想其料理機宜。亦多參差。正跡虛懷受人。聞告必喜。如遇必受。故能事事妥當。非得力於才高。得力於集衆也。及其受膏小史但踵之諸葛。百世而下。不仰四子。但仰諸葛。夫天下奇才。不可卒引。

事求妥當。安在其不可能乎。聞善而從之。安在其不可能乎。人皆可以爲堯舜。孝弟而已矣。人皆可以爲諸葛。虛受而已矣。

唐太宗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人違之。苟不受諫。安能諫人。

喻人者。必先以藏身之恕。況事君子。已未有此善。安敢求吾君。已備有此病。何敢非吾君。然欲吾身之遷善改過。非失諫無門矣。納朋友之諫。納子弟之諫。納僕隸之諫。爲執政大臣。則尤當納小臣之諫。王安石

卷三十三 政書上錄

之惡。懷諫實其首端。然司馬光爲諫官。每致諍於璋琦。及身爲相。遇蘇軾之力諍。而色忿然。是光之賢。猶未爲能納諫也。諸葛亮勸求衆人。攻其闕失。故能德望日崇。纖瑕不染。雖以後主之闇。傾心承教。且有不煩力諍者。豈非三代以下。正已而物正之大人乎。故雖同一諫諍。而躬行體貼。發於至誠。至心之感。動必倍。太宗誠欲欲其臣之正身以事上也。狄仁傑好面引廷爭。武后每曲意從之。有過事舍人元行冲者。數致諍於仁傑。且曰。凡爲家者。必有儲蓄。脯醢以適口。參米以攻疾。竊計明公之門。珍味多矣。冲請備藥。

予之末仁。然笑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按仁。僅能受諫如此。故能諫君。若張九齡事玄宗。事無小大。皆力爭。而謙嚴挺之之若切。喜蕭誠之軟美。以已所不能者。望君。未可以言恕。而玄宗聽之。亦有信有不信。故后從諫。則聖臣從諫。則良。元首股肱。位雖異。而其道無不同也。

賈誼告漢文帝云。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將番論教與選左右。夫心未造而先論教。則化易成也。若其服習積慣。則左右而已矣。又曰。孩提有三公三少。國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

集亭全書

卷三十三 教習

三

皆選天下之端士。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以誨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悞。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賈誼教選左右六官。深合周公訓成王之道。伊川經筵三劄。與上元祐太后書。皆祖述誼言。蓋誼所陳。凡師傳保之事。舉括其中矣。此本論也。至後唐張昭告明宗。欲但今日記一事。月終召問。所記漸多。便可傳識安危。深究成敗。此於聖功養正似疎。然理不離事。

明理者。知事之本。明於事而理義亦存焉。古之德教。皆從事入。故曰師也者。教之以事而論諸德者也。就日用之事事物物。闡發理義。以曉諭之。非空談不可稽也。後世學不教本。以講解文義爲明理致知。則不如張昭之說。猶勝。蓋習之既易。澤之不難。君臣父子之閒。交無所容其粉飾。而學近實矣。

宋宗宗在嘉邸。蜀人黃裳爲朔善。長於講說。開導嘉王學。頃進。光宗喜曰。嘉王道學。皆裳之功。

開導得人。功效之速如此。故東宮師傅。必有德行經術。而又長於講論者。爲上。如不能兼。各取所長。合而

集亭全書

卷三十三 教習

四

效之。如程叔子孝范堯夫以自輔。而溫公從而用之。是也。○太子所習。尤重於長君。少則易成。成則難變。而近世選左右。尤難於古。古之所謂左右者。卿大夫儒生皆是也。後世自講筵而外。東宮退與居處者。惟宦官耳。長古之選左右也。選良士。後世之選左右也。選良宦官。豈不尤難哉。本朝正統初。楊溥乞還宮中侍從之人。涵養本原。輔成德性。此與覃吉事。正相發明。然覃吉在成化時。伴孝宗於青宮。故獻替薰陶。爲力也易。溥進說於正統之初。英宗已立矣。還未必得賢。得賢未必信重。則故力也難。故外選師傅。

猶成法筵之味也。內選儲從。猶朝暮夕飡之饜饐也。恒乍殊也。選侍從於履尊。非樂善之飛龍。不能取也。定侍從於贊業。苟震宮而中賢也。其敦崇之心。長存矣。徵長久則熱。熱則樂。而不以為善為苦。難故議訓儲之法。不如選訓儲之人。人得則法自善矣。求端方於外。必兼選忠良於內。內履則外益信矣。大臣愛君。人君自愛其儲。可不熱念乎哉。

唐安史之亂。所在宿重兵。其貨皆倚辦於劉晏。晏常以厚直募各走者。置連相望。視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貨貨輕重之權。悉制在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

農事全書 卷三十三 掌土錄 五

甚賤之憂。又以為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得通敏廉勤之士而用之。常言士名重於利。吏利重於名。故勾節簿書。出納錢穀。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結。又以為戶口滋多。賦稅自廣。其理財常以養民為先。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以告。豐則責糴。歉則賤糴。或以輕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給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不待其困敝流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戶口蕃息。始為轉運使。

是則歲入四百萬緡。季年乃千二百萬緡。晏專用擅。豈法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鹽之鄉。置官收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貯之。或商絕鹽貨。則減價鬻之。閉之常平鹽。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其始江淮鹽利。不達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餘萬緡。先是運關東穀入長安。以河流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受優貨。晏以為江汴河渭。木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餘萬斛。無沉覆者。於揚子置場造船。艘給千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惜小費。令始置船塢。

農事全書 卷三十一 掌土錄 六

執事者多當先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完。若遽與屑屑較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減之者。減半以下。猶可也。過此則不能造矣。其後果然。漕運遂廢。生財利國。大學一篇之中。三教志焉。俗士謂利非君子所宜言。謬也。利權不昇之君子。將屬小人乎。治財有三。太上滋生而減耗。其次奪逐末之權。是下使務本之利。何謂滋生而減耗。百姓所用。菽粟布帛。械器兩地力。徠人工。盡有是二者。則其生日滋也。官汰冗兵。耕屯禁度僧道。清吏胥。蠲上先素朴。守足五者。則其耗日減也。是謂王佐之治財。當時既無其法。

非其時故晏不能爲也。晏所爲不遇專商賈之利權而歸之朝廷。官民兩利。焉弘羊謂不加賦而用足。晏實能之。管子以後一人而已。非爲國之大經。亦救時之良才也。最下加賦。侵務本之微利。供游食之衆人。財竭心離。禍亂從之。弘羊起於前。安石甚於後。紛紛立法。民國兩窮。其視晏之擇士養民。因勢寬費者。意事一一相反。則安石乃晏之罪人。而晏豈僅言利之臣哉。且肅代之朝無晏。則李郭何緣成收復之功。而王衍一生口不言錢。亦無解於官情之重。乘國者視衆心若爲兩。財利國家之要務。可不言耶。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李上錄

七

唐諸軍討淮西四年不克。憲宗亦病之。宰相李道古等疏言。師老財竭。裝度獨無言。上問之。度曰。元濟勢實窘迫。但諸將心不一。不併力追之。故本降。臣請自往督戰。諸將恐臣奪其功。必爭進破賊矣。上悅。從之。遂言不欲討蔡。翰林學士令狐楚與遂吉善。度恐其合中外之勢以沮軍事。乃請改制書數字。且言其草制失辭。罷之。度遂行。先是諸道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聽。主將度悉奏去之。諸將始得專其軍事。戰多有功。請自督戰。其氣壯。然晉公至。宰豈定於胸中。一萌朝中遂吉之黨。一罷軍中監陣宦官。其去令狐楚也。則

行因草制而罷之。使不及措手。其去監陣也。則身至軍方奏罷之。見勢不並立。事事合正。節節有機。其至應之如响。而當時中官亦不聞深嗾恨於公。不避勞易。不避怨難。任怨而使人不怨。尤難。使中人輩不怨。又益難。晉公何以得此。推求其過。大約有三。一曰生平高直偉略。足以服其心。二曰胸中事處盡專。爲公家不挾秋毫私。三曰稍留餘。悉不盡其華。如當時監陣特恩驕橫者極矣。過則冒功。過則委罪。僕人必努目指髮。極力諫刑。晉公但奏罷之而已。所以上易從而下不恨也。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李上錄

七

初諸鎮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悉選軍中驍勇自衛。在陣者皆怯弱之士。所以比年將帥出征。屢敗。事德裕乃與樞密使楊鈞義劉行深議。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賞。賞二樞密皆以爲然。白憲宗行之。自此將帥得展謀略。所向有功。罷監軍爲正。然德裕妙用過人。始立樞密以濟時事。亦將帥量時制宜之法也。蓋求革罷或難。而第求約飭。則人主易從。又使隨例賞。當故樞密先便其說。而代白之。此其機更妙矣。不以我制彼。而以彼約束彼。

唐河東兵驍以宰相鄭從諱爲節度使鎮之從諱參以王訓劉崇龜崇魯趙崇爲參佐時人謂之小朝廷言者士之多也從諱多謀善斷將士欲爲惡者輒先覺誅之知張彥球有方略本心非欲爲亂獨推有惡者殺之慰論彥球妻以兵柄彥球爲盡死力卒獲其用

從諱知人周徇而得力在知彥球然何以諒彥球之本心何以先覺部曲之惡豈一人之耳目智計果能兼照哉正繇幕下多士故也幕下多游客足以亂軍政幕下多良士足以助籌略顧能擇能在我耳王文成軍中日與諸名公講學非獨明道實亦資其採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客

九

訪謀算也行師者不可以不知晉杜預伐吳指授群帥方略徑趨建業初詔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濬至西陵預曰濬已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受制於我遂以書與濬令徑趨建業濬大悅表呈預書

預殫心王室不伐不求乃大臣之能將將者在軍勅命有所不受然在王濬受詔聽人節度者則不可在杜預受詔節度人者則可詔令節度人而我使之御前亦所以爲節度也亦所以奉詔意也元帥能抱此大公之心則國難之繼自出

漢將觀既敗或勸丞相亮更發兵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乃爲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滅兵省將明而思過較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但勤攻吾闕則功可踴足而待矣於是考微勞甄壯烈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

因敗增兵庸人所見略同不求增者已爲難矣若因敗減兵非大智大勇固不能設有十人於此其中參以懦怯二人往與人鬪二人先遁八人意動人見其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客

九

敗便欲更益數人所增未必精祇欲藉人之望何如減去怯者二人鼓舞八人則八人皆致死力矣所以因敗減兵確有實用豈苟而已哉武侯當日誤用馬謖放於責躬省將尤重將如謖必不可用倘後復有誤用如謖者人必不可言是又其減兵之本處敗之善也善勝者我不矜勝使衆忘勝蓋至柔所致善敗者我不諱敗使衆忘敗非至勇能乎哉後之爲將者兵輒求多敗輒求增過輒求掩蓋於此事精思之觀公子無忌既奪晉師兵十萬欲以擊秦救邯鄲勃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

其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擊秦軍秦軍退去
當時即鄂勢至危信陵君雖有東十萬得自保必勝
乎強能令其衆必死則必勝欲其必死更無他法晉
郤頤壁日久三軍之士歸思切矣惟曲體其父子兄
弟之情使自分別去留歸者思漢則從者心死明皇
論慮駕之辛武侯遣番休之兵越王勾踐親命伐吳
之士皆此機也故必歸其父兄獨子者二萬人而八
萬人乃有必死之氣蓋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兄則弟
悅王道本乎人情兵機亦本乎人情也設當時無此
令但率十萬直往魏兵不奮秦兵肯退哉滅其人所以

以致死其人致死其人乃生兩國之人而後世之不
講於鼓舞訓練動欲增兵以自隨其軍氣者皆自敗
自亡者也

漢光武自征隗囂至漆馬援於帝前聚米爲山谷指畫
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
曰虜在我目中矣明日遂進軍數道上隴屬縣皆降囂
走死

行師最重知地孫子十三篇言地居多漢陳湯每過
戍邑山川常登望觀鄧艾見高山大澤輒規度指畫
軍營處所本朝戚繼光言每臨敵舉戰前一日所

部紀兵龍卒一二百人畫數分遣四布賊之左右或
有入賊之腹心者凡賊分合出入多寡向背進兵路
徑舉皆洞然然後以其所得情形或泥塑爲山谷巢
穴狀或殊墨筆圖別分布使各備禪了然如素履然
後剋期分路以進故能戰無不克大抵爲將者身之
所至而軍之得其大都身所不可至遣人間視
之索得鄉導而詢之泰互以考之必使曲折洞曉如
成將軍所言然後進兵可以必利而無困然此特戰
陳間之形勢耳羅整庵欽順曰有天下之形勢有一
方之形勢凡用兵制勝必以識形勢爲先且如楚漢
之爭天下高帝身拒項羽於滎陽成舉問令韓信北
渡河取魏取趙取燕取齊河北山東之地既舉羽在
漢圍中矣然其南猶有九江王布圍未合也及隨何
以布歸漢則其圍四合矣羽復安所逃乎此漢取天
下之大勢也唐安祿山既犯東京睿留不去李泌郭
子儀皆請先取范陽以覆其巢穴此真識大勢者也
肅宗不從遂失河北終唐之世不能復黃巢橫行入
廣高駢請分兵守柳循梧昭桂承數州之險自將餘
大庾度嶺擊之使從其首巢直置中危耳而當固者
皆莫之省巢果覆出爲惡李德裕鎮蜀建籌邊按

山川險要與蠻獠入者。圖之左。西道與吐蕃接
者。圖之右。其部落東寨。驍運遠。曲折咸具。乃召習
邊事者。與之指畫商訂。遂於大慶水北築黎州城。以
扼南詔。蜀境粗安。此皆議一方之形勢者也。及其相
武宗。平澤潞。被同韓。凡敵中險要徑道。有將帥所不
及知者。德裕輒密啟武宗。馳諭諸將。用能所向成功。
然則有事時之宰相。其可不究心於知地哉。

附平寇五機送院

序曰。五機皆援古事。不及今事。機可過耳。至於得民心。
明地形。聘謀士三者。又所以用機之本也。其人存。神明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

三

將自生言何有焉。樂禍丁丑孟秋九日

一足食

親正始二年。欲廣田畜穀於楊譚之間。使鄧艾行陳項
已東至壽春。艾以爲往時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
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
之間。上下田畝。可省許昌左右稻田。并水泉下。令淮北
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
守。益開河渠。以增漑溉。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
斛。六七年間。可積三十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
年食也。於是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軍泛舟。達於

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

屯田天下之通利。亦治亂之通利也。然治地與積穀
不同。治地不限方隅。積穀應於所用之處。地愈壅。則
穀愈多。此不論右事無事。其致用一也。穀置近則便
於食。置遠則有轉輸之勞。如秦始皇時。率三十鐘而
致一石。若是果難多。可立而耗耳。故軍旅之事。度其
有必不可已者。則預積穀於其地。易曰。變通者。趨時
者也。不知變。不知通。何以盡利。識又凡用兵之處。惟
須積粟。不須機金。金供費功足矣。食不可一日缺。古
之用兵者。皆算食。今之用兵者。皆算金。敝朝廷愈新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三 政書上

十四

於出而軍士自買貴食。雖得多金不爲惠。宜莫若於
屯練所在。如鄧艾之策。典若干歲。食若干。奏請量留
漕糧若干。有漕糧處。於本地自留。無漕糧處。於附近
借留。所省腳價。仍歸司農。如此朝廷所費僅半。而軍
中獲米便食。遠勝給銀開屯之初。以茲爲未。迨田既
成。穀既積。仍復故規。未晚也。

二選偏將

宋神宗時。延安教兵久不就。郭遠至。擇諸校習金鼓屯
營者六十四人。使人敝一摩。頃刻立就。尤善用偏裨。每
至所部。必令人自言所能。暇日問按之。故臨陣。人各展

其技戰然不克

愚嘗論鎗法。應分天下郡縣爲難易三等。應就選者自言所宜。從而酌用。今觀郭達選用偏裨。卽此意也。古今大言不作。不顧後患者。豈少哉。然大抵聽者之不精。成言者之用妄。若虛衷細問。用浮語夸詞。自不敢退。況隨時考驗。則言之不副者。亦無所容。故今自言所長。最觀人應急之捷法。較我之隔腹揣摹。與寄人耳目者。難易得失。相去遠矣。或云。有能者不患不自見。是又不然。下之事上。大都畏威。平原君之有毛遂。趙奢之有許廬。王余佩之有王先成。韓襄殺雍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李上錄

十一

之有陶魯。非十分定見。十分膽氣。豈敢自薦自諫。今選任偏裨。固將合中才小才而用之。非取必於大才異能也。故必使各言所能。然後人人得自見於至帥之前。當時略記其語。隨方面試。但今偏裨得人。則所領之兵。自精。久之。偏裨之中。又將有大帥之才出焉。其益何可以一端計與。

三轉粟教射

世世所察。青湖城。逼近西夏。守備貧弱。世衛以官錢貸商旅。使致芻糧。未幾。倉廩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的。中的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

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徇役。輕重亦令射。射中者優處。或有過失。亦令射。射中則免之。雖是人人皆射。富強甲於延州。

有銀錢無芻粟。亦爲貧。有泉麻無技勇。亦爲弱。故使商旅任轉輸。設賞格。誘人習射。遂能變貧爲富。變弱爲強。若當時併無銀錢。世衛亦不能爲巧婦之炊。然其優徭役。免過犯。此則秋毫不費。可以鼓舞習射之心。雖貧地亦可行也。沈括鎮延州。悉以別賜錢爲酒。命廛市良家子。馳射角勝。有軼群之能者。自起酌酒。勞之。人歡。執弓傳矢。皆恐不得進。越家得徽札。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李上錄

一六

起乘者千餘。皆補中軍。義勇感聲。雄他府。夫賜錢爲酒。所費不多。而自起酌。勞所感甚大。此以情意當賞。齊亦處貧。勸衆之微機也。大抵變弱爲強。有二捷法。選將力教。弓矢力士。縱未請技藝。自足制賊。王文成撫南嶺。嘗令人往萬安。紀錄之。伍文定守吉安。破劉六劉七。皆用之。而長兵之用。莫過於射。韓滉以五百弩送運艘。曹瑋以弓箭社強秦州。及世衛沈括。皆立有明效。策強兵者。當以此爲首務。

四撫謀

子想之得獎。蔡也。花令敢舍謀者。族恩刊其令。一切撫

之改諱者反效以情懇益悉賊慮實

乃諱者有言能用諱不妨含諱然必先知諱方能用諱必能使民不隱諱方能知諱必恩威有以服民方能使民不隱諱項邑半急欲得盜謂諸盜往往獲自妓家必敗放出境乃清盜數夫妓家果盡盜正宜留之以爲捕盜耳目之便若盡之境外與妓之境內庸愈假令盜數民家亦將盡民而敗之乎抑言甚善近來獲奸細便殺此最謬者凡奸細臂必刺字髮頂必有灸痕此皆腦從非真積賊也若果係彼腹心願目方欲混入我民使無別認反肯自異其形迹乎正以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錄

上

腦從恐爲我用故以此絕其反正之途幸而脫去還報得吾虛實甚爲我害不幸爲我所得殺以滅口不爲被害故得諱報通中賊討者也今欲平賊先須打破此套但不可明以此意示人

五用諱成功

唐僖宗中和二年阆州高仁厚往討之未發前一日得阆州之諱者仁厚溫言問之對曰某村民阆州因某父母妻子而曰汝兩事得實則免汝家不然皆死某非願爾也仁厚曰誠如是我何忍殺汝今縱汝歸救汝父母妻子但語阆州云高尙書來日發所將止五百

人然我活汝一家汝當爲我嚮諱寨中人云尙書們汝

曹皆良人爲威所制尙書來若投兵迎降尙書汝背爲歸順字遣復舊寨所欲諱者阆州羅渾擊胡僧羅大子歸求五人耳諱曰此皆百姓心上事尙書盡知而殺之其誰不聽命遂遣之明日引兵發賊伏兵千人於野橋善以邀官軍仁厚聞知之引兵圍之下今勿殺遣人釋戎順入賊中告諭賊大喜爭投兵請降仁厚悉撫諭書其背使歸諱寨中未降者餘衆爭出降渾擊走其衆執之以來仁厚謂降者曰本欲即遣汝歸爲前途諸寨未知吾心藉汝曹爲我前行過諸寨示以背字乃取渾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三

上錄

上

擊旗倒繫之每五十人授以一旗使前走揚旗疾呼曰渾渾擊已擒大軍行至汝曹逃如我出降立得爲良人矣至穿口新津廷貢寨中皆爭出降執句胡僧斬求羅夫子奔阆州能寨謀悉衆決戰未定執旗先驅者至能欲出兵衆不應仁厚引兵連夜逼之明日諸寨呼噪爭出羅夫子自到衆挈其首縛阆州驅之前迎官軍見仁厚擁馬前大呼泣拜曰百姓負冤日久無所控訴自隸者還百姓引領虔項刻如今年今遇尙書如死而復生矣賊寨在他所者分遣諸將往降之仁厚出軍凡六日五賊皆平

此殘賊有從之至明顯至神奇者也。然其機括總之
用間畫之。未出兵之前。早知五賊姓名。至名既立。然
後問罪有歸。謀策可說。或殺或擒。精神皆注於此數
人之身。於是一發謀者。則溫言叩問。以得其情。遣歸
潛語。以散其黨。再謂得賊伏。則勿殺。以示初謀之信。
釋戎服。告諭以堅餘衆之信。一執彈擊。即用其衆以
散四賊之衆。節節用間。故平五賊如反掌。凡兵不可
不用間。而解散流賊。於用間尤急。何則。惟流賊多烏
合。多脇從故也。

東亭全書卷之三十四

政書 皇上 錄目 附 聖 錄 稿 序

師古

大雅蒸民之六章曰。哀職有聞。惟仲山甫補之。其卒章曰。仲山甫徂齊。式迨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承懷。以慰其心。君職之闕。歸德闕也。知人安民曰君職。從諫則聖。君德大臣苟不深明於君職。方且不知其所闕何在。補安從哉。補其職。必從其德補之。故大臣貴先自明其德也。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一 政書 皇上 錄

小雅六月之六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炮鼈膾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此詩末嘗言張仲為相。特舉與燕之賢耳。諸友不舉舉張仲。亦不舉仲。他才能舉孝友。蓋事君為政。必原於父母兄弟之聞。其或淡於二親。乖於同氣。庶職不可況能立本朝而輔導吾君。調和百執事者哉。大將握兵於外。必得賢士主持維繫於內。是故吉甫張仲後人多引為將相相成之證。嗚呼。豈安也哉。燕民之雅。吉甫在內。能安偶出之仲山甫。六月之雅。吉甫在外。藉安於在朝之張仲。一人之身。可內可外。三人之

心。無內無外。是之謂協。和衷。是可以成功。名。是以保功。名。

畢命曰。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當時處殷頑民。乃周室安危第一大事。周公因退老而親監之。俱重之極也。周公在洛七年。成王繼命君

陳。至康王十有二年。君陳之繼周公。垂四十年矣。康

王乃復命元老畢公終之。大事之待於久遠。固如此

也。成王命君陳無怠疾。無求備。有忍有容。皆和之之

事。康王命畢公。至於茲。別淑慝。乃成之之事。治頑民

幾亭全書

卷三十四 政書 皇上 錄

與治平民。機序先後稍異。此皆周公克慎之遺言。而識治之君臣。相與守而勿失者也。因時制宜。此謂協心。此謂同道。天地萬物之所以恒者。以其變化也。膠於一。豈能恒哉。周公之政。後王。迺後賢者。用恒道也。哉。聖賢必相繼乃成。後世蕭規曹隨。兩魏接踵。姚於宋。裴於李。皆薦以自代。然皆兩人相繼耳。微獨人才不及三后之數。亦不得滿焉。其遺恨最淡者。無如管仲王猛。身沒無繼。功烈頓墮。無可薦耶。生平自恃其才。專意立事。而忘樹人相繼之承。闕耶。伊川傳曰。戾之離云。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善哉乎。非獨

處死生之道實謀國之經也周立三夢號曰成爲
慮長矣後代推之卿皆設貳亦恐猝不及求豫爲之
所也內有良揆卿與貳皆得人賢臣相繼而矣忠子
治功之難操

成王戒卿士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舉能其
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大臣一自有其賢能即不和大自有其賢能者名根
耳兒有錢洋與媚娘懷利尚有圖矣如王安石輕富
貴未可謂懷利如姚崇裁決庶事有德色豈遠有期
嫉之心安石不足道崇能薦舉環自代者而當其稍

集事全書 卷三十 列傳上錄 三

稍自矜與推賢讓能心事已隔一間體讓爲國蓋其
難哉大臣之才亦不一等以虛懷慎而推賢自易以
姚崇而讓能自難所謂推讓者同實讓下僚亦讓者
英讓新進亦讓大方讓一節一技亦讓三代而下惟
孔明能之蕭何房玄齡近之有大才而能讓故庶官
咸其德量無紛爭於意見總效能於大臣而發爲政
事彼此相成終始不相矣特感如出於一矣開元之
政崇爲之聞有更張未重免於屬者也元豐之政安
石爲之通作通罷相尋於報復之極者也履極而
求宜而矣噫可懼哉稱舉不當皆因已心因明暗

集事全書 卷三十 列傳上錄

者二三因公私者七八明亦多因公暗亦多因私也
一呂惠卿也安石愛之溫公惡之則公私之故矣一
蔡京也安石愛之溫公亦愛之公而猶私故明而猶
暗及爲其所誤國事大壞雖欲不自任其咎得乎大
臣必盡化我見然後能讓賢亦能知賢不讓國亦不
自讓○大以佞爲忠以不肖爲賢匪人甚矣即忠矣
賢矣而未必能其官能其官者卿大禹所謂能官人
也用各當其才也亦即立政所云克由釋之能盡人
之才也諸葛亮表揚洪瑛瑛郡衆事皆辦道使即真
初健爲太守李嚴辟洪爲功曹嚴未去健爲而洪已

爲蜀郡洪舉門下書佐何祗有才策洪尚在蜀郡而
祗已爲廣漢太守此之謂各當其才此之謂能盡人
之才矣洪祗所以得自盡其能者非亮之能而何
金滕周公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
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秉國大臣未信於君無求信之法惟有避避而已通
則不偏疑將自釋其讓諱之所從來亦從容自見庸
可謂心贊無他安處而不動乎假令周公身自居內
窮流言所自與問罪之師勝而誅之亦所優爲然王
心不釋迨而見從終非聖人之作用矣至誠感君罪

人昭著乃爲盡道。今觀周公自言可知當日不避居

攝之迹則心事難明讀史官之言可知當日不居東
二年罪人不能復也王既懼公亦且堅留召公而身
老於洛明農自怡終其避局嗚呼遠哉阿衡有言臣
罔以寵利居成功凡大臣曾歷危疑者雖其君轉歸
敬信其臣終以養退爲正稍不然聖人卽視爲竊利
而已矣伊周居攝之事同避相之意亦同後世人臣
履危疑而戀權位妄謂權位猶足恃去位將益危是
皆有欲而昧於義以收失道失身悔不可追也惟召
公界公之徒君臣相與終始無間又天壽平格老而

周文王茲四人起哲

勤儉而興情侈而敗有國有家者之恒理也勢以壽
則壽遂以壽則天人之身固喜於勢且昔乎凡厥士
民勤者無耽樂之時儉者省耽樂之用此其際有無
限之休息澄清焉逸非能安養其心神也豫非能充
應其志氣也凡縱嗜慾悅耳目之事更有無限之擾
攘煎迫焉壽於勢天於道人猶疑之壽於休息澄清
天於擾攘煎迫亦可以週知而弗奪矣大臣事君以

戒欲爲最要一息於政事百善俱廢百弊俱發此
愛國者之謀也一耽於逸欲德不精明身奚強固尤
愛君者之憂也君身國祚榮枯而大臣與君身共
休戚欲爲逸根自非無欲之王佐亦何以壽君哉
周公爲冢宰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僅得
三人焉以正其身以定天下

下賢鄙矣而避權者不見客相天下漠然不知有天
下惟欲自固其位而止將焉用彼相乎周公待士如
此其急然其始也亦必公先往見士而後士始舉來
就公然則吐握之勤豈遽得施於海內士者哉前乎
此有神氣招之高踪顧之矣非純見君民不見勢位
人我者孰與幾之抑見賢不能加禮則聞風者匿矣
兄庸衆人繁爲盛禮高賢亦將嫌其浮雜而去之公
所取雖博所得甚精所愛雖泛所敬甚專何也惟好
善方能來善惟知善方能好善又惟自知其至善方
能知人善也撫髮吐哺其事可易幾乎哉其誠可勉

爲學取善於人爲治亦取善於人豈獨相臣宜好士
哉碩士大夫權未足以通天下之志則朋來有限位
在帝王又人未易近惟相臣好善而四海皆經千里
而謁之是以宜下賢宜面客莫相臣若也挾貴者不

設乎哉。古大臣身親好士，亦勸君求士，握髮吐哺，周公自求也。卷阿遂歌，召公憮憮於吉士，吉人勸王求也。言異事，殊其心一也。

高宗形相，越有維維，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經世之道，必至於格君。格君之道，必至於隨事而推其原，何以微之？使枉者直，闕大君事，我身之進退無恒，而君志既定，不憂世道之復趨於枉也。阿衡遇老周，公治洛，不聞其後太甲成王，復比匪人，使君心未正，強以已意把持，吾退而陳已更矣。況持君實身沒之後哉。故曰：經世之道，必至於格君也。殷高宗豐祀

虞亭全書 卷三十 四庫全書 上錄

于祀，此事之失也。未知降年之永，在義不在祈，此心之惑也。明其義以破其惑之謂格。祖已格其永年之惑，則此事之心正，而此失自止矣。一事有一事之所以然，積久而貫中，主可獲者也。傳說進於高宗云：惟厥攸居，政事惟醇。君心安居於理義，政事悉無疵矣。此徹悟於萬事之所以然，而貫其末流，非聖王不能者也。後世人臣不量其主，不因事反本，繫云正心，復其君茫無眉手，宋之佞臣乃至有至上厥聞之說，既無眉手，則厥心安不能免也。故公仲連進士而歌者之田以止，其於格心漫而放切也。得祖已之意也。宋

義亭全書 卷三十 四庫全書 上錄

八

君心之非，所中不同，猜忌功臣，漢高之非也。吏事瑣屑，光武之非也。矜智自聖，唐太宗之非也。優柔無爲，宋仁宗之非也。計功太銳，神宗之非也。事君者勿混言，非勿漫用格，各察其所受而格之，事之有本矣。察之有識矣。格之有方矣。去私則本得，靜觀則識出自，隔則方合。

高宗命傳說曰：朝夕納諫，以輔白德。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後世宰相與諫官爲二，古昔宰相與諫官爲一。高宗相傳說，命以納諫，其盡善也。專說歸作聖於從諫，其

善也。廣諫非一人所諫。非一事能從諫。卽與舜之
好問好察同意。堯之舍己從人同量矣。高宗望梅於
說。而說廣其諫之達於人人。凡人有言。皆說之言也。
後世大臣得此意。則諫官之言。皆宰相之言也。非若
口者。安能聖其君。徒苦口者。未必能聖其君。惟使人
人進諫。而引其君以從之。此致君堯舜之能事也。諫
非難從。天子之作聖。非難事。引君從諫。卽所以堯舜
其君。則大臣致君之道。亦豈不得一以貫萬者哉。第
諫官之設。本爲補表餘。乃彈文。故其責曰。繩愆糾繆。
其職曰。補過拾遺。言路通。則天下治。爲天子辨。聞已

義亭全書

卷三十

上錄

九

過也。大臣引君受言。慎毋使誤。而樂聞人過。

伊尹誥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事諸道。有言逆于汝
志。必求諸非道。

苟非聖人。莫不有私。莫不矜勝。惟聖人耳順。內無受
逆之根。外無逆我之言矣。凡有逆者。非逆於其私欲。
卽逆於其勝心。是故逆心之言。必爲天下必道也。逆
志之言。必便於人主之一身。必非道也。聖人以天下
爲身。大賢以下其身。不得不與天下爲二者也。惟於
入耳之頃。甫覺其逆。甫覺其過。卽各反其情。而力矯
之。務納繹之。無輕怒而不加意。亦無以武迫或非道。

要也。聽言之道。卽修身之道。乃知人之道。亦在焉。
三代以上。無顯証。如漢文帝因張釋之直斥。高夫而
賢釋之。因馮唐直議。不能用魏尚。而賢尚并賢唐。因
周亞夫不開營。不拜天子。而賢亞夫。凡得賢臣。皆於
逆心處識之。唐玄宗晚好諛。而所失者九齡。所得者
李林甫。德宗仇愷忠直。而所棄者陸贄。所取者盧杞。
裴延齡。是則知人之明。必生於納諫。不知人之累。必
因於惡聞直言。自昔以知人爲帝王第一務。而納諫
實知人第一門也。或曰。獨無將順其美者乎。夫將順

義亭全書

卷三十

上錄

十

成我者也。繩志。悅我者也。成我之言。必有引掖焉。有
勸勉焉。與通志。悅我者。相類而非也。繹之。必可見也。
悅君者多。悅大臣者不少。大臣必先於逆耳。遏志之
間。類自提醒。庶無入奸佞。樊籠矣。以是進言於君。
則必孚。以是道人於君。則必正。阿衡二言。人君求賢
致治之鵠。亦大臣反身自靖之鵠也。蔡氏乃云。不可
道拒違聽。是拒終在直。聽終在順。隱然留好諛之根
矣。乃益覺伊訓之決絕。而淵聞也。○言之必道。必非
道。正以聞者之逆逆決之。聖人聞言。有順無逆。子路
問過。則喜。已少是心處。況聖人乎。聞言之下。分逆分

送我之未能合道可知也。我非合道之人。即知道心者。必道遠志者。必非遠安。得不刻界以推求之。過歌存理。必如是。乃適得其平。非矯枉過正。

帝肅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乃廢歌。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命往欽哉。

德不德。惟臣中主全聽於股肱者也。喜先而起後。聖哲之至。亦必藉力於股肱。相臣一身上成君。下率群臣。遠攝萬事。所聞如此。非其人。何以克勝其任哉。王

不曰聞而曰叢脞者。明主惟知人知大體。而天下治矣。知人則得股肱。知大體則綱舉而目張。聞主不知人。則不用人而自用。不知大體。則舍其大而苛求其細。雖有良臣。無從自效。雖有可爲之事。苦於其謀令之煩碎。賞罰之混淆。而難與奏成。故郭言聞。尚未審聞之情狀。若何。叢脞正指其不明之實也。君道之叢脞。猶言人心之倍亡。人心倍於一物。則亡於正位。而虛靈者不居。人君業於細務。則耗其神志。而惇大與明作供失。勝者其病叢其致病之罔。此實古聖人論治論學之微蘊。所以提醒百世之君臣。豈獨至矣。

看知此。則可拾須臾。臣知此。亦可納約自確。帝命曰。予逮汝。汝熱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降。堯諫誹謗。本惟恐天下之人。不敢有後言。惟恐人之後言。不得聞於耳。而舜以成禹。何哉。所重在無面從而已矣。唐人不待時。而天子故招其誹謗。朝臣何事不可面商。顏從而背議。幾有知而靜不從。退而竊嘆。非臣罪也。文王嘗囑於九侯。郭侯之事矣。使拒其諫。復禁其後言。不幾令道路以目乎。唐太宗每問魏徵。徵或不應。上問其故。對曰。臣心知其非。而口應之。是面從也。豈獲獎所以事舜耶。上稱善。唐初君臣。猶知此意。後世此意。既晦。容悅臣惟如感頌。所感者寵利也。非知過也。彼原不知以蒼生黎庶爲志。無可受知。君臣上下。寵利相照。寧若盛事。以致驕惰成習。民生危蹙。何其不師虞夏。且不知有太宗親徵之事哉。面從後言。自應規死。而無不從。退亦無言。不又爲大舜所吐棄與。

孔子攝行相事三月。魯國大治。鬻牛馬者不飾價。男女行者別其塗。道不狹。遠四方客至者如歸。墮三都。尊君卑臣。政成化行。踰年而齊人體歸女樂。魯受之三。日不朝。郊又不歌。孔子不說冕而行。有優哉游哉。彈

以卒歲之歌

用則從欲以治聖人之德也不用則不使終日聖人之道也道與德皆不疾而速者天下無不可感之人而君心有時不可格無不可移之風俗而吾身有時不可居人感且微焉風移且捷焉惟聖人能之稍委曲求安以自竟其功用惟聖人不爲也功名浮雲耳智能歸於何有耳君民不可慙顧業已無可奈何則亦泊然置之會謂是未竟之志垂成之事復徘徊顧惜於其間也哉使信之用之有一事不克濟龍德之變化剛矣不信不用有幾微信剛天道之舒卷遠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附錄

十三

矣聖人於天下事以能必濟爲大過人所存者神於身於位以能決絕能遐邇能不慙留爲大過人知幾其神也者聖而不可知也未嘗不可知也大人動與吉會說曰吉凶悔吝以元咎爲主吉凶彼來也悔我發也吝困乎人而發乎我元咎我所以處之得其道也當下元咎事後何悔焉自反元咎對人何羞吝焉感之元咎天人之應何凶焉就進退一事言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吉夫見幾而作身已退矣權去矣世目觀之元咎足矣又何吉焉然信去之速則君厭未生衆隙未萌迨其後也守義忘利之心昭著

於天下君近命之朝野士大大高山景行之後世泰山北斗之復起則可以大行不顧起則垂絕於古今實有吉之理焉有言之事焉非寂寂无咎而已也故聖人不僅曰无咎曰无悔而繫之曰吉遠矣哉爲政必先辦不可則止之心然德能以進事君事君之作用可以取善於人介石之心非彥以所能贊決也立是心則動而吉隨之矣

附聖從錄稿略

序曰後從諫則聖人主作聖惟有從諫而已矣其他慧辯材武博洽文藻皆於作聖無與是故舍已從人舜之

幾亭全書

卷三十 附錄

十四

稱堯也而孟子師以之稱舜若大禹拜謫言湯改過不吝文王有四友武王初克商而訪乎箕子凡爲聖君無不以從諫成其聖何則合衆耳目爲耳目則聰明無所不周合衆思慮爲思慮則府智無所不通及其合也而聖總歸於一人若茅較才量德唐虞諸臣孰得作於堯舜而商臣自伊尹而外周廷自太公而外雖曰多賢蓋亦皆出於湯與文王之下使必以能諫不能以多諫寡則聖人立於上更無宜諫之臣亦無可從之諫矣惟不自恃其聰明府智使天下之片長寸善皆得獻於前舜而受之虛懷而審之不當則闕之審之當則揚之行

之故天下無不賴之情。無不奏之績。夫是之謂通明之極。致而神聖之能事也不然。選德選任。辨裁如魏明帝。唐德宗者。其育中之處。非不足以壓服群臣。然所通所明者。不過二三事。而所不通不明者。不啻千條萬緒矣。安在其爲聖也哉。然舜禹湯文王。經史稱其從諫之德。而事蹟罕著。蓋德盛世遠。莫得而詳也。其在後世。惟漢高孝文。唐之太宗。爲聖於從諫。而其他英主。亦多一二可紀。謹撮其顯而有關於治亂者。微而有關於君心者。與夫觸忌拂心。爲中主所不堪。而聖君欣然容納者。抑有迹不諫而機通於諫者。事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共若

幾事全書

卷三十 四 聖後錄

十一

子餘蒙載於冊

再按人君聽言。不過二端。陳天下之利病。補君身之闕失而已。英強之主。喜於聞利病。而難於改闕失。中庸之主。和於聞闕失。而憚於行利病。貌似相反。究竟病同。何則。君身之闕失。無不本於嗜慾。宋有人主自恣其嗜慾。而能利天下者也。夫惟虛明從諫之後。聞闕失。則更之如轉圜。聞利病。則決之如應响。嗚呼。非聖人而能若是乎。故嗜慾去而耳順者。三代以上之聖人也。因諫靜而克嗜慾者。漢唐宋以來之聖人也。然又有異焉。始終一致。則躋於舜文。久而獲棄。則墮乎湯武之後矣。彼唐之

太宗。不及漢之孝文。孝文之從諫。末年愈安。太宗之從諫。早歲尤勵。合茲二聖之終始。是有望於聖明。凡何

七則

一易大衆于威也。日以虛受人于益也。日見善則還。有遇則改。成者威也。感動之機。莫大於君之威。臣人君受益於天下。莫大於遷善改過。二義發自孔子。二卦畫自庖羲。然則庖羲以未已聞受諫之道矣。

一用言易從諫難。論事論人者。言也。攻君身者。諫也。君欲行若事。因言而沮之。欲用若人。因言而退之。是以人言而自革其意。言亦諫用亦從也。明則能用言。虛

幾事全書

卷三十 四 聖後錄

十六

故能從諫。人君明易而虛難。無從諫之虛。卽其用言之明。漸漸失矣。所採以改過爲至。至決大計。定大疑。雖曰帝王之略。不固虛受之威名。例不樂人。一創業之主。大都知兵善戰。聞言立斬。其臣下獻謀。亦多制勝設奇於治平之恒理。未必盡通。例不樂入。一聖不可以易言。而一端之從。有合於聖。亦聖也。惟狂克念作聖。安得以人而棄之。故雖漢唐未造之主。與攝正之閒位。元魏宇文周之亂華。亦所不棄。嫌其與令粹頑頑。與正統擅倖。與時更清雜。故不列之正錄。擇其尤善者。徵端。每低一字。附於遷條。附似之末。蓋

不混其名者所以表君親之祥彰帝統之尊而不

其事者見人人可爲堯舜也

一設諫臣者必亡容諫者可以僅存從諫者必昌如而不行從而不改則非從也有雖不從而優容特異反出於雄強嚴厲之至者間存一二以廣聽言之度蓋其事之否改足以爲戒而其心之甘屈於臣下也又足以爲師一事之中得失互存在明君之酌取兩一錄中事蹟悉遵編年例盛古今事有相似者諫臣之言有相似者聽諫之意有相似者則以最善之一事爲至而其他皆於論接見之或以後證前或以前印

奏亭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七

後見帝王所乘之時不同而德無不同所性之仁恕英武不同而心之虛受無不同隨其從諫之分數而治功之見於天下悉如之人至未有不欲自聖其身自治安其天下者也其要不過受拂心之言則亦何憚而不爲

一或有臣不諫而機通於諫者君不從而量優於從者如公仲連進士以止歌者之田功豈不倍於諫漢武見汲黯之怒言笑而論之量豈不優於從又如唐太宗好直言而官人皆諫蠻夷亦諫見於蘇軾之論此見從諫之機至活至微不可拘拘取其事跡而已故

凡從通於諫機通於從則皆採而錄之

竟立詰謗之本

唐詩曰報舉遺賢使人言

大聖人在位何失可指何愆可繩然聖人之心不自以爲無愆無失惟恐群臣不能盡言直欲使天下人共言之又恐言者疑爲得罪故置版於衆行之處使人得直書所見而朝廷不必稽其姓名氏要在得聞闕失擇善而從之爾求言何其至體言者之心何其曲盡哉夫排謗朝廷後世所禁爲大罪也聖人乃揭版而招其排謗匿名告許亦後世之大禁也聖人獨於發朝廷之失則許其姓名焉帝之大德遠圖至

奏亭全書

卷三十四

聖從錄

十八

於如此非獨爲當時之天下直爲百世之爲君者作則也三王守之皆不敢廢至秦始皇去其本立排謗之法二世而亡矣徒以不聞逆耳之言爲快而宗廟不饗子孫不保置之罔顧後世不遵帝堯之所立而沿亡秦之所廢不亦失乎聖人御天當首復排謗之本則海內人人得效其忠天子日日得聞其過下無獻書得罪之憂上無積久難追之悔視遇事而下詔求直言者功相萬也

高宗立傅說爲相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

自能若金川汝作粥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

用汝作霖雨。故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號弗視。地厥足。用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

此千百世求言納諫之祖也。既得傳說。若在他王。必且任以政事。乃高宗則專求訓言。其謂殲以成。殲舟得以利涉。而以救旱。非納諫無以致天下之用。謂殲須藥。號須視。非納諫且無以保其身。蓋直以臣下之諫諍爲性命。以救沃爲日用飲食矣。又欲其率群僚而獻替。懇至密微。至於如此。說於是進。從諫則聖之義以定其起。進惟厥攸居之旨以深其本。進行之惟觀之戒以實其功。進終始典學之說以堅其志。進旁

集事全書

卷三十

聖賢錄

十九

招俊乂之法。以廣其用。而治道大備矣。非求之至切。安敢盡言若是其臣盡言之。其君一一微而行之。關百王之虛衷者。高宗也。豈特商家一代之聖王而已哉。

漢文帝二年。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本。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求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妖言之法。秦所以自亡也。以漢高之簡達。孝惠之慈仁。而不除。至文帝乃除。昔周厲王使衛巫監謗。召公

曰。爲川者決之使導。爲民者宣之使言。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王不聽。三年。見流於彘。

夫決川使導。惟禹能之。後世之防川。皆緣法也。宣民使言。惟三代盛王能之。後世誹謗妖言之禁。皆厲王之術至也。唐武后時。以制舉不公。有謗駁云。糊心存撫使。瞋目聖神皇。武后付之一笑。鮑宰相以至公而已。更不窮治。此其度量濫見。亦豈秦皇所敢望哉。大凡言雖誹謗。足以開聞過之路。受之無損於德。容之適以彰仁。若窮治誹謗。則人爭諱言。而奸臣得借以飲其上。此乃趙高所以蠱秦。虞世基所以亡隋。李林

集事全書

卷三十一

聖賢錄

二十

甫秦檜所以竊權於唐宋也。武氏老奸。足以燭此。猶能駕馭群才。況文帝廊如天之度。其鼓舞天下身致刑措。稱爲三代而下第一聖主。不亦宜乎。古人告君雖甚切直。必有其體立言無法。莫甚賈生。其自陳則云。舜禹復生。其爲君討。則云。傅之老母。弱子。又云。植遺腹。朝委妻。而天下不亂。夫以盛年天子。而爲此不祥之言。且稱太后爲老母。儲君爲弱子。在同儕猶以爲體。而舜禹皆稱天位者。又可自方乎。律以誹謗妖言之法。賈生誅死於秦庭久矣。帝不責其失言。而從其所言之計。故知孝文之優容。雖堯舜無以加哉。

焉世聽言之法也。

晉書爲長沙王傳。文帝恩誼微之。至入見。上方受
冠。坐宣室。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其道所以然
之故。至夜半。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
之。今不及也。

君有君度。臣有臣節。不可相繫也。不如人之漢高。能
用三傑。有度而通之。昭烈能用武侯。設令易地而居。
三傑武侯。固非人君之度也。漢文三代而下第一賢
主。而以論鬼神一節。自遜賈生。千載下。豈真謂孝文
不及賈生哉。虛已下善。絕去自聖自智之心。此所以

義亭全書

卷三十

史記

三

爲大聖大智而天下莫之及也。人主或自多其英。隨
或自矜其文學。不許臣下形之。甚則如隋煬之於薛
道衡。草忌而殺之。過觀孝文。茫然自失矣。

漢武帝招延士大夫。常如不足。然性嚴峻。雖素所愛信
者。小有犯法。輒按誅之。汲黯諫曰。陛下求賢甚勞。未盡
其用。輒已殺之。以有恨之士。恣無已之誅。臣恐天下賢
才將盡。陛下謙與共爲治乎。黯言之甚怒。上笑而諭之。
曰。何世無才。患人不能識之耳。苟能識之。何患無人。黯
曰。臣雖不能以言屈陛下。而心猶以爲非。願陛下自今
改之。無以臣爲愚而不知理也。上見丞相弘大將。下

不月不知。莫振屬視之。至如點。不冠不見也。管生武曠
中點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點。逆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
敬禮如此。

臣子遇君父之怒也。有和氣。有偷色。有異言。臣怒而
君笑。古今未之見也。武帝誅戮雖輕。大抵皆共所賤
而非其所敬。所敬之設。然方且笑而下之。何嘗以犯
顏得罪乎。魏徵事唐太宗。所言不合。徵輒不應。太宗
問其故。對曰。舜戒而從。臣心非陛下所言。而口應之。
是而從也。豈獲獎事。舜之意耶。太宗笑曰。人言徵舉
止疎慢。我更覺其嫉媚。米神宗問相於富弼。弼薦文

義亭全書

卷三十

史記

三

彥博上。然因問王安石何如。弼亦默然。弼卒。神宗
曰。富弼生平強項。夫以魏徵之不應。富弼之默然。聞
至。必以不敬爲罪。而弼媚見親於生前。強項見稱於
沒後。二君之盛德大度。皆與漢武相似。然神宗性本
寬裕。優容直臣。得之於天。若漢武唐宗。皆英果雄悍。
而能屈意柔顏於忠直如是。蓋其知臣之明。克已之
力。乃所以爲大英雄之君。而彼威若雷震。與臣下爭
勝者。皆虛憍而不足於神武者也。
石建爲郎中令。在上側。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武帝以是親之。

從其言者人情皆然況人主乎汲黯之懇非武帝不能容。親微之顯諱非唐太宗不能受。如石建者則于主所不忘而英主所尤親愛也。北魏高允好切諫然必屏人面陳。魏主謂群臣曰允其忠臣也使朕聞其過而天下不知曹魏陳群上封事無制其草子弟莫能知特譏其拱默。後詔撰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章相與嘆息袁宏以爲真忠臣非楊阜直士所能擬。雖然此皆爲人臣說耳。陸贄有言諫者多彰我之能好諫者直彰我之能容諫者狂狂彰我之能慈諫者漏洩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然則人主之聽

幾事全書

卷三十四

聖賢錄

字三

諫又何問其象與獨說中主以爲彰其醜上哲固以爲彰其德耳若夫獨對切諫又不樂聞或雖聞而不收則愛君之情幾乎窮矣有天下者慎毋使愛君之士有術窮之嘆焉

魏太武帝時侍中古弼以上谷苑圃太廣乞減太平以賜貧民魏主方與給事中劉樹園恭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忽起伴樹頭殿之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魏主失容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狀以聞魏主可之弼曰爲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卓免冠使跪請罪魏主召人謂曰吾聞案訊之役

而祭之端足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就職苟有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爲之勿顧慮也

古弼此舉果無體矣但減苑圃以賜貧民其所持者乃忠言至計魏主見其憤發則欲容自咎聽其款奏則默然允納及事已後終無秋毫芥蒂又從而慰藉之其侵容直臣視漢武笑論汲黯之怒如出一揆矣夫君震怒而令廷懼怖晚季之朝屢有此景象若夫一臣激烈而大君爲之引咎責躬懲勸開弛自非如日之臨如天之度其孰能如此謙尊而光者哉故君

幾事全書

卷三十四

聖賢錄

二

臣之間有收其常度而愈爲千秋之盛軌者於魏太武見之

魏中書侍郎高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魏主常屏左右以待之或自朝至暮或過日不出群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魏主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魏主常謂羣臣曰朕有過允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曹魏之陳群元魏之高允誠可謂愛君之過兼愛君之聖矣然曹論之人臣不得違詔直之嫌而坐視君

趙人君不得備軒轅之舉而生籍臣舌要使之有在
宮殿之地如宋徽祖制每五日百官以次轉對是則
小臣皆有密奏之期上也如唐代開延英殿宰相特
以論事是惟大臣得以密陳次也如元魏至屏左右
聽人面言是猶親臣得以對陳又其次也不然如魏
明帝聽陳群奏疏雖有諫書與密陳每弄亦可也如
是而臣下始欲起君過於衆人之前猶草於四方
則誠不愛君者也有如求獨對不得求密奏不得雖
欲不彰彰言之將立觀而已乎或疑獨見密對多致
中傷或自乞恩澤蓋能俾小人之實不知所論者
君身得失也天下大政大事機密也若專意毀人即
爲寵夫專乞恩澤即爲無耻明王正可於此辨言者
之邪正而決其用舍何至反開私實乎按古弼諫
汲黯高允似石建親至樂親高允勉從弼弼亦大類
漢武帝嘗將齊梁諸君能受誠者未聞或與之伴噫
是所以南風微而北風競也
貞觀三年命房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漢書載于虛
上林賦文體浮華無益勸戒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有
裨政治者朕從與不從皆須倚載
從者載猶云彰納諫之明不從者亦載不幾彰其諫

之失乎太宗毫無忌諱其樂諫之心至矣不聽於君
猶載於史則言者知榮不行其事猶存其議則觀者
知法所以勸臣庶勸子孫勸百世帝王遷善改過者
何其遠哉
唐玄宗官中宴樂或使苑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
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
宮苑徵過宰相必知知必諫其必諫者韓休之忠而
使宰相必知者則唐制之大善者也秦皇官中遊處
外廷無得知况使宰相悉與聞其舉動乎後世有交
結近侍之律蓋防其比周爲奸濁亂朝政若明使之
傳報至上之勤辭以爲規競之地則固大人格心之
要術也周禮王之飲食酒漿服舍器用以及官官官
妾之政無一不統於宰宰意政爲此程子推其義述
言於朝當時以爲諫行阻之則知未制之不違唐虞
矣
宋批軍中猶鼠同乳獻以爲瑞宰相常哀賜百官買中
書舍人崔祐甫曰猶捕鼠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爲
宜戒法吏之不察好邊史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代宗
嘉之
德宗末天之亂批爲戎首而當代宗時附會扶辟甘

言孤烟若此乃知人臣猶欲爲瑞宜戒而實平昔登以債阿便聞傳其君者皆然懷不忠之根而一旦乘衆即其敢於背爾從逆者也彼宋此者不過國家有變亦不過一貨說之臣耳嗚呼彼臣之巨淵一至此哉古人有言欲陳伏節死義之士必於犯顏敢諫之中求之人君悟此則其於甘言也豈止疾疫當防之以賊臣於苦言也豈止良藥當倚之爲心腎

與朕焉是必可任

遂用爲河東節度使

李全書

卷三十

聖代錄

李

穆宗非英君也然一念虛公卽滿一人使其念念如是則人人可滿矣所謂虛公者無他不以順己爲賢拂己爲怒凡臣下有拂我之事與拂我之言皆詳察之其中必多君子必多才士夫帝以不獻馬一事拔李聽而聽卒不負職執謂知人果天機難學者哉世宗皇帝與徐階論知人之難階對曰大好似忠大詐似信自古記之知人則哲惟帝其難念欲有以易其難者惟廣聽納而已廣聽納則窮克猛惡人爲我撰之深情隱惡人爲我發之未用者不盡逃矣已用者不濫留矣故聖聖明王有言必察言實者行之

者置之卽小忤弗深治也合而觀之入主辨別賢奸之術其要端在能受直言而已矣知人之明生於從諫距不信夫

唐武宗好田獵及武戲五坊小兒得山人禁中實務甚厚嘗朝郭太后從容問爲天子之道太后勸以納諫上退悉取諫疏閱之多諫遊獵自是出改相許五坊無復橫賜尋復校獵涇陽高少逸郭朝入諫上改容謝之少逸等出上謂宰相曰本置諫官使之論事朕欲時時聞之宰相皆賀等以少逸爲給事中朝爲左諫議大夫美哉武宗之問與郭太后之勸乎天子隨時有先務

李全書

卷三十

聖代錄

李

王

隨時有過舉惟納諫則隨時可以知之在廷多臣必隨時言其所急言其所失也知先務卽行知過舉卽改故一納諫而爲天子之道無所不備遊獵涇陽一端耳惟慮復陳之意著於天下舉朝皆阿諛畏禍之臣上有過舉而莫敢言聞王且以爲無事可諫欲如武宗取諫疎閱之不可得也至此則廟社岌岌乎殆哉

宋太宗謂吏部侍郎李至曰人君當澹靈無欲勿使嗜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如新而已矣至每與

王化基觀書閣下。帝遂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
官預焉。

仇士良不許人主讀書。親備臣。恐其見前代興亡。心
知憂懼。此小人蠱主之要術。反而觀之。則君子所以
問其君。從可知矣。然而讀書一也。若專好詞賦文華。
則深隋之主。反以助其淫昏者多矣。故漢嗜好。益神
智。能經史爲貴。唐憲宗每覽前代興亡得失之事。皆
三反其言。宋太宗讀書。意專取改過從善。是真知學
之主。三代而下。可多見耶。后從諫則聖。從觀面之人
也。所諫者必一事之已涉於過者也。讀書擇善而從。

幾亭全書

卷三十四

政書

主

聖從錄

從古人也。或謂所已犯。或引所未萌。初無有陳諍之
人立於吾前。初無有指摘之說拂乎吾耳。平觀內省。
不覺過之自消。善之自遷。是又妙於從諫者也。人主
喜讀書者。聽臣下之諫。當以古人視其臣。則無瑕責
之嫌。讀古人書。當以陳臣視古人。則古人皆爲
非望人而能若是乎。

養亭全書卷之三十五

政書

冬至迎陽流戊寅五月

因地感天迎陽尊帝建中和以祈永命事項因火畧未
順皇上帝深宮修省傳諭百官克己忍人誠敬懇惻臣
伏讀教四感動後爲皇上詳思所以祈天永命之
實竊因夏至祭地而預有請於南郊之典焉冬至祀天
莫夏以來未有改也顧祀事舉行其爲是日爲先日禮
經諸史未有明文考諸孔子之訓則以先日爲當復卦
大彖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五 庚寅
省方使先王以至日南郊其爲省方也大矣心關不開
則初陽不固故雖商旅小民行路恒事猶一切禁止況
以萬乘之身省大國行大祀乎夫周正建子武周明定
自孔子告顏淵以夏時斯言一出百世攸行今南郊祭
日本無確徵而孔子垂訓彰彰如是庸得膠泥舊聞不
求至當耶世宗皇帝總統中興大禮大樂率多更定
皇上事同道同親建中和固其時也或難臣者曰南
郊果先日如北郊何臣曰陰本靜方其初生以動承之
陽本動方其初生養之以靜而勿擾也亦猶日之方
中陰生矣而君子于此訪問宵之方中陽生矣而君子

養亭全書

卷三十五

庚寅

二

于此安身動靜互視天道本然人事從之北郊宜至日
南郊宜先日各其理也難者又曰王者父天母地祀期
泰差於情安乎臣曰禮稱父尊而母親母統於父者也
孝子之事其親同席視膳必先酌父與室問安必後拜
母愛一而敬分安之至也自世宗皇帝分南北郊迎
陽之禮先於接陰固本藏矣泰差一日當更何疑難者
又曰方今吏弊民窮因國充塞內憂外虞急務甚衆舍
而議茲不乃迂乎臣曰數者固皆陰類也惟養陽則能
消陰大典肇正皇上時特以迎陽爲務事以養陽
爲心民誠窮矣有違勸之使樂於聖屯積土日開布養
日增民尼國亦足而免於損下益上所以養陽也犯罪
者滋衆矣罪疑惟輕寧失不經師虞舜要囚服念底獄
罔敢知師周文王天度一轉因國可清所以養陽也寇
交紅矣有道使督撫必得英才守令皆化爲循良將
帥皆嚴戢士卒平寇安邊先定廟算所以養陽也至
于吏道之弊則士大夫實自貽之臣猶憶甲戌廷對
之日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見聖心
之倚賴士夫特重惟稱任者實少於是委信之意漸以
密後然終不謂舍士夫而可與共治使聖明還循本
意擇尼在之賢能推心置腹焉而又加意培植於將來

臣等竊見京師向有首善書院爲助明正學之區近竟
爲宗廟見先師水至不知所之西夷曆法或有可擇不
妨別居使以夷教而掩萬古中華之聖人踞其官皆更
其類類殊失以陽統陰之義年來戎狄侮夏妖逆屢告
忠孝之執浸淫誦誦之禾未已殆亦此趨尚風聲密相
感召而不自覺今第使曆局返先師中專教員君子道
長又養陽之華微養深者也故郊天之期一正迎陽之
意一明舉天下萬世養陽之道皆自皇上身舉之清
穆致順祈天永命莫要於此詎因黽戢太平而已耶因
讀聖諭哀懇上帝一言臣偶有見於面論天若之意
不敢隱而不陳又慮入冬進講禮重時近難爲致詳敬
因北郊禮成以預獻伏乞勅下該部將臣所引孔子
復卦象義細加尋繹或臣僚中更有深明天道精研禮
原者不妨更令博議務歸至當論定之日皇上宜於
今歲長至特舉親郊之禮爲一代中和建極爲千萬
禎無疆維休

人主無天而相承接惟南郊爲大祈

天之寶如實體天心天心見於一陽之來復謂立臨
期而息以致養先期而迎以示尊伏乞聖明洞察先
師復卦訓詞若爲定典仍祈於今歲長至親行大禮
答上帝之仁愛崇禎十一年五月二十日奉聖旨
該部知道

再充好生之仁疏

戊寅五月二日奏

再充好生之仁必曰天心事五月二十四日欽蒙聖
恩許從疏以下人犯悉聽保候一時人接如大旱之得
甘霖雖切意內實踴躍外脫精者感而敬造旁觀者體
爲之輕人情若此吳天感動何疑之有臣更有請者惟

是小民死罪一欵尚祈聖明大擴好生之德務與乾
元大生昭合無間蓋開至明無疑行至聖無失事故從
來忠愛之臣必期無纖芥之疑無一事之失上履吾君
然舉錄之贊帝舜也曰罪疑惟輕見聖人於折獄不能
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議獄不能
無失也何則獄情至隱人命至重痛極輒自誣一斷不
復續刑既與他事懸死刑尤與他刑懸俊不貴專信而
取兼疑不務必得而甘或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然
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體較近來各方
習俗非刑措之世然奇僻遠早接親聞及來京師

是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鐵詞既具，立就誅，亦宜少畏威，而乃悉迭出而不窮，獲日繁而不減，以首蒙德化之地，變夷類，反甚於山陬海隅，果易故我，豈五方之民，雖處而數遷，踪影近，魁血氣類鳥獸，體不能齊，咸不可禁，賊就令大舜封茲頑風，念茲頑刑，或者大起一疑端，未可知也。防奸之術，苛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今日？皇仁已霽，天心已憐，天心惟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伏祈聖明，因已行之德意，擴而充之，凡民間重犯，於見在者，細求疑情，於方來者，廣開三面，昔宋景公國至耳，三言勸天聽，皇上天之元子

裁幸全書

卷三十五

奏稿

五

也。一念萌動，呼吸立通，實行仁政，生氣重，何處不春。靡稷不諫，傳曰：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皇上聰明首出，岳拱以來，仁義兼至，而義斷尤勝。今特願聖明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日罪疑惟輕，願皇上慎大舜之所疑，在舜日事失不經，願皇上安大舜之所失，聖使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不敢避妄言之愆，賜責則天全在好生，好生尤宜減死，項因聖明釋放諸犯，歡聲雷動，伏願尤此德意，并將小民重犯，分別拊求，廣見在之矜疑，成將來之寬簡，民生浩蕩，氣稜必融。崇禎十一年六月初四日奉聖旨該部

知道

特開授職疏 戊寅六月十二日奏

特開授職，兼制將才，以便招延，以資安撫，握政治之綱，領舒上聖之憂勞事。本朝不設宰相，然今之輔臣，上效被沃，下倡寅恭，職無不統，世廟實訓云：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洋洋聖謨，至矣哉！古人每言如某者，宰相才也，夫明相職，然後可辨相才，相職云何？居恒則位置六卿，有事則謀定大將是也。英宗皇帝諭輔臣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蓋知天下治安，錄六卿而獨與賢面商，正謂賢之職事，宜與聞乎此也。他日

裁幸全書

卷三十五

奏稿

六

又曰：史部乃天下人物權衡，命舉左右侍郎，賢達舉姚夔舉崔泰，是則六卿稱職，皆賢之能，使當年六卿有不稱而賢狗頤情，而不以入告，皆賢罪也。故位置六卿者，授職也。世宗皇帝諭輔臣張孚敬李時曰：六部須得人，吏部都察院尤為緊要，因傳議諸臣才品。他日又因吏兵二尚書缺，與時及翟鑾而議其人，遂以王瓊居冢宰，王憲居本兵，蓋深明政治，得人之綱領，而獨與輔臣議者，以輔臣又吏兵部院之綱領也。下至詳僚賢否，草野逸才，皆輔臣所宜留心，而不得專以票擬章疏，遂足盡帷幄論思之職，職也。所輔謀定大將，亦以近事驗之。

正嘉之閒有楊廷和張孚敬則能信本兵王璉能一再起用王守仁而南昌定思田平諸蠻盡矣萬曆初有張居正則能委王崇古專制而俺答帖尾數世矣能委戚繼光修守禦而薊邊十八年不聞警矣故能識定大將然後可以爲輔臣史遷云典聖統在擇將相特爲孝武言之其實天子之事惟在擇任輔臣輔臣得則詎謀大將者亦輔臣事而天子無煩附驥也乎敬告世宗皇帝云人君以論相爲職謂此也頃者輔臣恒數人不爲不盛然未聞有以搜訪異才足民裕國安內攘外爲已任而分至尊之憂者豈真無心報主退然甘讓古名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五 奏書 七

臣亦多謂票擬之外無他司習慣而安耳臣愚以爲今後凡遇卿戚專閹員缺會推既上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俾得各出力各吐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議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係真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就當所當選多多稱職即其補也賢多曠官即其補也不迫將得人而兵戢寇弭即其補也功將非才而兵驕寇熾即其補也魯宋儒程頤言天下治亂責宰相而早敬疏謂今之內閣宰相職也宜流德化必始自內閣謂此也至于他事小有得失宋足以定輔臣之優劣也如

此不但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輔臣不惟已用諸輔分量因茲較然即欲求良輔於方來亦可以此法豫設而儲之矣取人國治豈不至簡至要歟所謂謀定大將亦須先辨大將之才將才有二要能戰士也能用間也夫士事缺之平得甚易臨陣驅之必死甚難諉其易而能其難萬不察之數也今客兵所遇活殺慘於寇賊豈兵真不可禁耶將不能御耳故今日將才以戢士爲第一義至于軍中機要則在用間年宋我屢爲寇賊所間而我曾孝閣一人能間寇賊者彼爲客而反明我爲主而恒暗濟師失守易足怪乎蓋知已莫先哉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五 奏書 八

士知彼無遇用間所謂智仁勇信嚴與一切因時因地出奇合變之道舉包其中驕臣與樞臣掄辨將才爲推轂之綱領惟宜精考於斯二者或曰事朝權歸六部選擬吏部事推舉將帥兵部事執敕員優官之嫌不知擬推文武原出銓樞但所推當則宜入告爾后允而行之不當則宜入告爾后駁而更之惟風昔汪心臨時始能辨其當與不當設銓樞所推終謬雖輔臣自舉所知可也雖更議銓樞亦可也至自舉之更議之而必無不當則非古人之論相所云一心正兩目明者孰能堪其任哉竊容勿忠國家惟斯事爲最大不然以用人得失

直委銓樞。輔臣一身。超然獨立。於是非擔當之外。豈思從來掌鑒。銓衡。受恩數獨隆。其於報稱。知究竟所至者何事耶。伏見我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餉。憂勞萬端。竊謂宜且勿憂餉而憂兵。兵精則餉自省。又且勿憂兵而憂將。將良則兵自精。又且勿憂將而憂輔臣。臣賢則銓樞部院多賢。而良賢撫良將軍自出。故敢特開揆職。以爲明主聚精會神之地。雖是聖躬之聰明可養。聖心之權度可專。有其委任。隨有其責成。而治效端可以歲月課矣。臣奉使魯藩。刻日就道。念古人運天下於掌上之說。真有補於即今。恭惟裁幸。

再開揆職疏

同日奏

再開揆職。立見忠良。事竊惟票擬一事。未足盡輔弼大臣之職。而今日輔弼大臣。果欲就票擬一事。以盡厥職。則亦有道焉。凡諸司章奏。其言非常即違。其事非可即否。其意非私即公。未有介於兩者之間。茫無定持。可低可昂。二三其斷者也。所藉於票擬者。正爲設誠觀望。折衷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聖明發改。亦宜婉懇。敷陳某事某事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救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繫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縣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九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如指掌。而不迫然察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於羣臣。苟非時賜褒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爲力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爲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副訖元珙疏請開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慮。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矢至誠於覆奏。則諸輔之品識。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以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與。庶事康哉。孟子曰。責

奏求平。使票擬果當。雖偶值聖明發改。亦宜婉懇。敷陳某事某事的合如何。天心至虛。必能轉圜。是則票擬之中。具有救沃之道。若隨發隨改。至于再三。謂原擬者非耶。豈其始有未竭之心。謂原擬者是耶。繼何以不堅其信。皇上孜孜求治。無間巨細。繫期精詳。所以一再奪者。不過欲事理得平。曉然見其斟酌處分之故。原非必盡更初擬。始可允愜。聖懷且以外間事理喻之。郡縣詞訟。申報撫按。其稍重大者。撫按必一駁再駁。蓋亦致詳致慎。豈欲縣翻初招。郡縣抱公心。持定見者。覆報明確。原招九行。十固八九以。聖明天縱。豈有輔臣能覆申前說。果平如權衡。洞如指掌。而不迫然察從者乎。說命曰。后從諫則聖。皇上於羣臣。苟非時賜褒貶。況委以股肱心膂之重。論道經邦。又非若親臣小臣。補闕拾遺之難。爲力耶。唐宰相李絳有云。知而不言。臣負上言。而不用。上負臣。今願諸輔臣皆以絳之志爲志。可也。頃自行人司副訖元珙疏請開臣票擬。各自註名。料今日諸輔。已無不殫厥心之慮。惟念可否有一定。是非無屢遷。謂宜深體聖明發改之心。求至是於初擬。矢至誠於覆奏。則諸輔之品識。各可自見。而皇上亦得以洞見諸輔之能明良交與。庶事康哉。孟子曰。責

難於君謂之恭臣以克壽。君固以益後期輔臣。今一日而再效責難之說。固臣之所以致其恭也。若乃本朝相業。首號三楊。三楊當日。惟以保舉衆才。商確六卿。爲務。如長院劉觀。貪士奇與榮。劫去之。而華顏佐代。卒爲名臣。自後楊一清。覆鑒其舉。胡世寧長院。而請罷原擬王時中。黃宏亦舉姚鎮兵尚書。總制三邊。世宗皇帝卽傳諭行。不俟部推。是輔臣之克舉其職者。於中外大察。時時仰贊。廟斷。固非獨票擬爲司明矣。而況或少噴於票擬之內。其可哉。臣再惟國初罷中書省。歷朝止稱閣臣。欲名與事相符也。邇者閣員有缺。廷臣

奏事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七

章請恒借枚卜爲名。詳稽再議。枚者指大功臣。卜者謀及龜筮。非謀及乃心卿士也。與今推舉閣臣。事體非類。語稱舜湯選於衆。舉舉舉伊。帝典曰。使宅百揆。於此衆酌其間。因義定名。自有攸當。或云選輔。稱簡在帝心之義也。或云命揆。猶命往汝諧之義也。或後云推舉閣員。則爵人衆共之義也。務使名與事符。以仰追聖祖不設宰相之本意。併備末議。供採納焉。臣既恭摺前疏。意猶有所未罄。復此關發。同資以聞。庶幾票擬之職。全在據理持平。果見真是其非。自應徹終如始。臣仰體聖明發改之意。敢責難於輔臣。併祈欽定。推舉閣員。

名色。今復請司進言。務俾得體。崇禎十一年六月十八日奉聖旨。國臣職年原不止後。票進本內多有可採。該部知道。

題旨

陳言疏

初七日奉

天微聖心。遵旨陳言。事過因星垂異。皇上求直言。停行刑。事天之道至矣。書曰。后從諫則聖。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皇上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原。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皇上今日求言恤刑之誠是也。慮政事之多缺。貴欲聞而改之。非鳴謙也。念人命之

奏事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七

可哀。實欲全其血肉。留其魂魄。非示恩也。所謂以實事也。何請恒。願皇上歲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時。殞而直言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國政治之故。一好直言。則義理日明。氣質日輕。舉動日當矣。是故修身之道。不外從諫。漢文帝當思廉頗李牧爲將。得唐逮曰。陛下雖得頗牧。不能用也。帝後客問故。立用親尚兼用唐。過一容直言。而得兩賢臣。故知人之道。亦不外從諫。下民所好所惡。人人皆得言之。我因得而行之去之矣。故安民之道。亦不外從諫。一從諫而君德無不該。政事無不鏡。是心也。

皇體親筆星而動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頃者五案重大不得不展且遇。然使推用之日。慎擇其才。不然一遇彈劾。盡聽解任。別易賢能。國事猶可無大礙。而諸臣亦可以遠死。其在小民。則順時時論。或緝事衙門。務真務確。勿風影勿株連。而京城內外人民。亦可以少死。行之數年。舉者感天。是心也。又豈僅親筆星而動歲。願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青贊堯舜。皆曰舍已從人。命爲濬。耳諫者且三十有三人。贊成湯曰。改過不吝。自後漢文帝於群臣所言。雖不可行。未嘗不稱善。當時典致刑措。唐太宗能使贊御疎遠。人人皆諫。

裁奪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主

而貞親因國幾空。是寬刑愛人。又統於容受直言之中矣。且禁者。除舊布新之象。皇上但新布其寬。虛使諸臣皆得新布其忠直。所以應天消變。豈不至善哉。年米天子神聖。群臣莫及。盈庭歸美。不方亮。卽駕舜幾。不敢以身之湯武致頌。而臣顧旁引漢唐區區從歸之一節上勉。聖明臣罪大矣。郭況有言。欲致士先從。陛下。皇上今求直言。亦請先容臣之狂直。以風百僚。可乎。崇禎十二年十月十三日奉。聖旨。事天之道。宜朝夕乾惕。奏內以恒不以暫等語。說得是。該部知道。清正邪邪。疏已。十月。

正南郊祭期以耕皇天事。臣獨者應詔直言。崇禎。親感。天知有懷。敢隱臣去夏有田地感天一疏。從。卦至日。閉闕。后不省方之義。擬請先日南郊。蒙。勅下。部臣復旁稽經傳。乃知至日。至爲文原。與爲指。迫。祿。古聖王郊天。確有定期。不用至日。孔子對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曰。周之郊祭。于建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爲冬至之月。明矣。鄭玄云。用辛日者。人君當齋戒。自新亦言不用冬至日也。惟周親大司農云。冬至至於國。立。

長臣全書

卷三十五

奏議

降天神。後人錯解此語。遂置用辛而不考。意知周禮原云。冬至。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則爲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闕是也。云日至。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卽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諸家混冬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遂使郊天大禮。行於閉闕不省方之候。千年歲誤。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謂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說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卽建辛者。此爲仲辛。不爲上辛。亦不。

至則宜月十八日辛未郊也。冬至遠達仲辛。於以証上
斗之義。尤爲巧奏明着。惟天雖聖。惟聖達天。如相
待而更正之。且於臣前奏所云事天以實以恒之義。亦
有適相過者。蓋天道貴陽。事天惟在扶陽。頃者立冬之
日。雷電雨雹。說者疑爲陽微。今皇上敬天之渝。畏天
之威。親君子信仁賢。則任使之陽類盛矣。喜昌言招諫
諫。則敷奏之陽氣盛矣。尚德緩刑。則政事之陽和盛矣。
行扶陽之事。而因以養陽之禮。事天是合實於文也。行
禮雖一日而定千萬歲事天之經。是貫恒於暫也。吳天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上帝所以答祐我皇上者其可量哉。崇禎十二年
十月二十日奉 聖旨郊祀大禮著該部會同內閣查
紹典例參考確議具奏

恭進郊期考辨疏 已卯十一月十一日奏

恭進郊期考辨。特請 聖裁。事。臣前疏請正南郊祭期。
蒙 勅開部確議。比聞當事大臣。競操小心。未敢據荷。
或者謂舊行已久。難遽釐正。此以明慎重之誼。可矣。臣
愚計之。慎宜處在斯理之時。斯理苟明。自應賢歸至當。
慎生明明。生次固聚行而無悖也。昔我太祖高皇帝
始於南北郊分祀。後歸合祀。至 世宗皇帝復分之。其

幾亭全書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仲春祈穀於上帝之郊。則以先農。業已有祀。隆慶初元。
精。至。今。莫。以。爲。非。祖。宗。於。此。皆。再。三。參。考。豈。好。更。
張。見。爲。願。事。上。帝。翼。翼。小。心。幾。有。未。安。務。求。至。當。耳。設。
如。意。見。髮。髯。考。據。游。移。詎。敢。輕。議。苟。明。知。理。有。定。在。不。
敢。不。正。此。乃。事。君。如。事。天。之。小。心。正。所。以。仰。彌。聖。敬。
共。成。欽。若。昊。天。之。道。也。今。日。之。事。將。謂。義。不。當。正。耶。后。
不。省。方。日。用。上。辛。一。止。一。用。微。言。顯。旨。皆。出。孔。子。豈。比。
他。賢。可。擬。聞。者。謂。時。方。多。事。不。逮。正。耶。國。之。大。事。在。祀。
典。戎。古。聖。王。軍。務。倥。偬。猶。致。嚴。祀。典。況。此。特。在。一。盥。正。
閒。不。煩。時。日。又。毫。無。增。費。乎。目。今。日。至。之。月。已。交。上。辛。
之。期。尤。近。玉。趾。親。舉。百。度。宜。豫。臣。之。不。敢。不。議。正。與。當。
事。大。臣。之。不。敢。遽。正。所。持。似。異。其。出。於。小。心。則。同。頃。者。
呈。星。呈。變。皇。上。求。言。停。刑。發。自。康。斷。扶。陽。抑。陰。已。
實。行。除。舊。布。新。之。政。矣。茲。請。更。週。其。原。於。天。而。體。其。事。
於。躬。親。暴。日。以。自。新。正。自。新。之。禮。以。事。上。帝。布。新。義。大。
於。此。亦。就。親。於。此。以。禮。宰。攻。以。正。弭。變。以。躬。親。事。天。者。
應。天。非。違。天。德。之。大。聖。孰。能。當。之。自。古。嚮。親。饗。帝。仁。幸。
同。揆。我。世。宗。皇。帝。以。事。天。者。事。親。斷。自。廟。謨。而。明。
倫。大。典。垂。萬。世。而。無。弊。我。皇。上。今。以。事。親。者。事。天。亦。
請。斷。自。聖。心。而。郊。祀。大。典。可。以。復。古。今。而。立。隆。矣。臣

經傳所出併制今昔疑端因遵新令章奏限字不敢溢額別著郊期考辨四款隨疏恭呈 聖覽 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奉 聖旨奏內冬至不嘗在辛爲用冬至之月又稱若用仲辛恐長至已過待辛而後郊是送非迎等語說似有見但曆法二十四氣推盤不嘗備週冬至在初旬之首則上辛定在至日之後必用是日以祭於迎陽之義何居若改用孟冬上辛又與用至月相違郊祀大典晰理宜精陳龍正還着再奏該部知道

郊期考辨 月日建

幾字全書 卷三十五 郊期考辨

七

郊期考

周禮大司祭云凡祭冬日至於地上之閭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家語孔子對定公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至於敬禘之月則又祈穀於上帝此二者天子之禮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孔穎達正義引王肅說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故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者對建寅之月又祈穀

郊祭而言始也正義又曰按聖經論王肅與馬昭之徒或云祭天用冬至之日或云用冬至之月據禮記郊日用辛則冬至不恒在辛似用冬至之月鄭註云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如鄭此言是亦不用冬至日也

禮記明堂月令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新于上帝鄭註云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是正月祈穀之郊亦用上辛也而况大報乎

上辛仲辛辨

幾字全書

卷三十五 郊期考辨

十八

用至日而置上辛豈徒倍復象所云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微義而已哉然所以必用上辛不用仲辛者何故郊也者迎長日之至也用仲辛則或在至日前或在至日後倘遇長至已過待辛而後郊是送之非迎之矣郊特牲泰漢間儒所輕其書出家語之後其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正解孔子日用上辛之語鄭既不明其義而近世註家乃云周之始郊長至偶逢辛日遂用之其後南郊自用至日不用辛日其說舛甚冬至十一月中也凡中旬內之辛日是名仲辛若周之始郊適逢辛日遂用本日郊則孔子嘗云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仲辛矣。今特提上辛。正所謂彌其不用仲辛也。非惟不用本日。且不用本句也。而應自立說至此。豈不說經。經聖矣哉。言或無稽之言。指斯類類。

始郊辨

據按古者一歲再郊。建子之月一陽生。曲風謂之一之。日有大報天之郊。孔子所謂始郊也。建寅之月三陽生。曲風謂之三之日。有新穀於上帝之郊。是再郊也。始郊與再郊。王肅云。言始郊者。冬至陽氣初盛。天之始也。時故暫又將郊祀。故言始是也。歲歲有始郊。人君歲歲有齋戒自新之義。故每歲始郊。其日必用上辛。所以法天。

歲辛亥書

卷三十五

漢書

十九

南北郊異朔辨

據按國丘宜正。至日爲上辛。方澤可仍至日。蓋復卦冬至之卦也。聖人曰。后不省方。振夏至之卦也。聖人曰。后以施命誥四方。二卦適相對。聖人六十四大彖。獨此二象。同言后言方。而不省與施命。迥異。蓋陽動而善散。一陽初回。即防其散矣。陽靜而善凝。一陽初適。即應其凝。

矣。防其散。故不省方。以保之。應其凝。故建命誥四方。以適之。月令於初陽也。曰。欲靜。直無所事事也。不省方。靜之。道也。於初陽也。曰。毋暴。凡事宜優游而不迫耳。施命毋暴。道也。舜象亦云。重其以申命。蓋貴未施而使四方知勸。威未建而使四方知懾。優游與順。惟建命當之。故國丘不用至日。用上辛。以應不省方與齋戒自新之義。方澤仍用至日。以應施命之義。正以異合。不以同合也。

再申至月上辛之義。疏已。十一月。

遵旨再奏。事。臣初疏論南郊祭期。應用冬至之月。再

興辛亥書

卷三十五

漢書

二十

疏申。明日用上辛之義。恭候句餘。捧鐸。明義。見上事。天至。謹。漸。理。至。精。其與堯舜若異。天。齊。七。政。千。古。同符者。伏思。聖衷所疑。惟慮辛日。或在冬至之後。而孟冬又非冬至之月。敬收據。理。以。對。臣。惟。月。朔。與。節。氣。不同。月之望。有。省。故。朔。有。省。而。節。氣。精。確。定。四。立。分。至。應。有。早。晚。曆。家。皆。准。節。氣。不。准。月。朔。如。日。至。之。月。指。十一月。節。氣。而。言。也。崇。禎。十。二。年。曆。十。一。月。十。二。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前。稱。屬。十。月。也。不。論。朔。之。已。過。也。十。三。年。十。月。二。十。四。日。云。大。雪。十。一。月。節。明。是。日。以後。即。屬。十。一。月。也。不。農。測。之。未。交。也。正。明。旨。所。云。

雖說不啻者也。蓋至月之無定。與至日之無定。適同。而
至日之必在至月中旬。則萬世不易。如來歲冬至在十
一月九日。雖月朔之上旬。實節氣之中旬也。其十月二
十四日以後。即十一月之上旬也。本日辛未。即日至之
月之上辛也。其十一月初四至十三。此十日者。日至之
月之中旬也。本日辛巳。則仲辛也。雖便在至日之前。而
不用。以其前後本無定。不可據為典要也。惟上辛。則必
在至日以前。聖人為避陽計。而云月以日至。日用上辛。
固定義之宜。而兼時之便也。故曆法必曰冬至十一月
中。臣初疏謂冬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是也。日至之

幾本全書

卷三十五

主

月之義明。則上辛之義益著。臣再陳建於十一月朔。尚
屬十月節氣。合云日至之月。將交而陳中。乃云日至之
月已交。此實臣一字錯用。奏事還寓。自當知。勝復決
句。而聖明之詰問。果因於此。鄙萬無。察無倫。臣且感
且履。雖慈父之諭其子。明師之誨。雖何。以加之。臣
再惟。祖宗制禮。大祀慶成。昭小心。奉日幸。天鑒
佑。得告成禮云爾。若冬至朔。則以一陽初。天子
者。勝和之至。群生所待命。惟於子之方中。見生生之天
心。故宜以本日受賀。倘却期。果用上辛。則冬至從容。造
拱。聖躬自有餘清。而百官是日。別無一事。恐

亦不必移拜。揚於火日。又於迎方。至賀方中。有一舉
兩便者。豈因明開。併竭其愚。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
十四日奉。聖旨。天開於子。郊祀大典。制定于月。原有
深意。陳龍正。這奏。稱明歲祀廟。應在十月。從來亥月郊
天。有何考據。併一陽初。固可以受賀。不可如天。是何義
理。還再著詳。悉奏。來奏。內何不遵。旨。該部知道。
遵旨。詳悉。再奏。陳。已。第。十二。月。
臣聞。天道。陽。同。於。子。大。報。天。者。必。於。一。陽。之。月。古。辨。郊
期。有。至。日。至。月。之。分。而。要。皆。子。月。也。冬。至。二。字。原。從。節
氣。得。名。故。至。月。之。名。亦。從。節。氣。至。日。為。子。月。之。中。其。前

幾本全書

卷三十五

主

後。各。十五。日。總。子。月。也。如。明。歲。十。月。二。十。四。日。交。大。雪。
節。國。家。選。擇。推。筭。凡。是。日。以。後。其。月。皆。名。戊。子。不。名。丁
亥。矣。大。雪。後。為。子。月。考。之。於。今。曆。法。其。據。也。周。易。本。義。
開。卷。卦。圖。稱。陽。生。於。子。中。復。卦。註。引。冬。至。子。之。半。夫。冬
至。為。子。中。子。半。則。前。此。十。五。日。不。論。十。月。十。一。月。皆。子
月。之。前。半。也。大。雪。後。為。子。月。非。亥。月。考。之。於。古。周。易。其
據。也。是以。孔。子。之。論。郊。也。日。則。云。上。辛。提。日。千。者。以。祀
日。之。有。定。干。也。月。則。云。日。至。不。指。月。支。正。以。節。氣。或。先
或。後。推。盤。不。啻。十。一。月。間。屬。子。或。十。月。建。後。即。屬。子。或
十。二。月。建。前。猶。屬。子。若。直。云。子。月。恐。人。之。疑。於。十。一。月

朔晦而昧其推置之氣。與其先後之理也。獨類羣經存
斯二言。考禮者得以有據。秦漢而下。義勝禮誼。固未
考求及此者也。若夫一陽初同。就其間初生初成。義理
各別。宋朱熹云。一陽非頓然便生。須每日漸積。所謂陽
生於子中者。積及冬至子之午。則已生成。一陽非一陽
始生也。邵雍言。冬至一陽初動。惟已成一陽。故能動於
上也。復卦一畫。象其成也。荏管灰飛。動之驗也。大報天
者。反其所自始。用上半週之於先。則合反始之義。用至
日。則是迎之於中半。而非迎之於始也。惟始生中成。原
有漸次。故郊祀受賀。宜有後先。郊者迎一陽之始。宜在
農亭全書 卷三十五 禮記 三

於靜養微陽之義。有聯若端。端受賀。因法官明廷。垂衣
恭已之恒也。故先期而郊。虔惕勤勞。以迎長日。及朔而
賀。穆然垂拱。以見天心。并義理。悉本聖經。及朱邵諸大
儒之說。昭然有據也。言不盡意。別著爲分旬兩月辨。隨
疏恭呈 聖覽。 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十二支建月。確然不移。冬至未交。節以前。仍屬亥
氣。制極而復。一陽始生。何至日爲一陽之成。月朔謂之
吉月。故禮重告朔。月令按時行政。豈能取記事況大響
不小。以冬至爲定日。故不煩更卜。迎陽禮成。因慶成受
賀。自有次第。先後何得已。意附會陳龍正。後議大典。始
不究該部知道
分旬兩月辨 同日退
一歲三百六十有六日。以其日十二均分。而分至之節
成焉。每節三十日而有餘。此從氣盈而得上中下旬者
也。十二月三百五十有四日。以月與日十二離合。而晦
朔之月成焉。每月三十日而不足。此從朔虛而得上中
下旬者也。月朔有定。節氣之推移無定。故曆法取中氣
以正月。或在望前。或在望後。或遠在上下弦之前後。或
遠極而在晦朔。晦朔之中旬。非節氣之中旬也。則至月
之上辛。自隨節氣爲進退。豈得定於十一月朔日之後

平。旋節氣之爲時也。所以便作事也。月朔之爲時也。所以便記事也。朔晦一周爲一月。取其整齊易見。國家有錄注。官府有文冊。士民之家有簿券。皆記事之類也。必賴月日而後清。春王正月。自至月朔而節氣之爲用不預焉。乃若爲播種爲收穫爲營建爲選擇爲推莫皆作事之類也。事莫大於農。以農證之。穀雨芒種之氣早則農事早。或值其氣遲則農事遲。蓋專主節氣而月分之爲用不預焉。各有攸宜。不偏廢也。祭祀作事之屬也。郊天記事之至大者也。期在日至。則又因節氣之一陽生而作事也。豈容以月朔記事之理相參而論乎。審乎

農事全書

卷三十五

未陳書

蓋

氣朔之殊。斯辨乎分句之用。辨乎分句之用。而郊期之應主節氣可決矣。聖人所云日至之月上辛之日。復何庸執。

歲幸全書卷之三十六

政書奏議二 附郊期香應 中書科事貢纂編

郊期香應

序曰理必詰難而後盡義必推駁而後精心必感孚而後可安事必殫磨而後可久正之論郊期也聖至清問至於四奏君而師者也大臣辨議達尊而師者也諸君子致詰難友而師者也因一事以發揮衆理受教思無窮何厚幸焉隨答而應因次其語以俟崇禎己卯十二月之吉

谷曰周建子以正月報天至寅月而祈穀乃三月也三

月之後故正月爲始郊今行夏時報天乃在舊年之

十一月何得同周稱始乎應之曰一陽初生是天時之始夏正建寅乃人時之始堯典曰敬授人時蓋天時不待授人時必天子授之而後天下知所適從也人時者農時也時爲農授而天時之始於子則不因建丑建寅而變殷雖建丑天道不始於二陽夏雖建寅天道不始於三陽其以一陽之月爲始萬世不易也故王肅云始郊者對建寅之月又新穀郊祭而言所重在子居寅前不以正月在三月前故謂之始也今雖行夏時而天道之于居寅前錄一陽以遞至三

世不易矣安得不謂之始乎第歷歷以從舊法祈穀之郊則於事蹟無再郊之可證而一陽之爲始自若也安得以新舊屬歲致疑於子月南郊之非始也

谷曰周建子以新正郊故取辛日爲自新之義今以舊冬郊而用辛日無謂也應之曰用辛者謂陽氣新用事人君於此報天當齊戒自新也辛日爲陽之新生迎長日之新至而用何嘗爲正月用乎一陽新生總在子月不謂陽生於周正孟春之子月則爲祈而生於夏正仲冬之子月則非新也且夫三正並行錄來

久矣周雖建子其議大事仍用夏正商風告王凡稱

某月者皆夏正也周禮稱冬夏日至祀天地者亦夏正也若用周建則子爲正月屬春矣而冬至在正月安得春月之中有冬日至之名午爲七月屬秋矣而夏至在七月安得秋月之中有夏日至之名二分亦然卷分難入初夏秋分難入初冬故雖在周世其大報天仍用夏正之冬非用周正之春也以冬至之名不可易而春月又不可挽入冬至也況今行夏時而以冬至之月如又何有於舊冬不當取辛日之疑乎谷曰論天者原其所自始大報必重其始故祀於至日

配以始祖皆反始也。應之口惟重其始故不當用至日。至日乃子中也。一陽已成非一陽生之始也。陽無絕時。自立冬至小雪。此十五日內。陽氣日消。纔交小雪之一刻。卽是制極而生。從此日積一日。到冬至。則已積成一爻。雖猶謂冬至結算一陽是也。蓋亥牛月子乎月。共三十日而生一陽。孩字取義於亥子。謂此也。若論陽之初生。且不待交大雪之日矣。況待冬至乎。陽無一息稍間者也。使冬至以前陽猶未生。則自小雪至此。隔一純陰之坤月矣。虛空寂滅。知許其久。乾坤不幾息乎。一陽生者。對下二陽三陽。每月生一層而言耳。邵子云。冬至子之半。一陽初動。處言初動。非初生也。生者生於下。動者動於上。蓋六陽每一陽爲一大分。每一大分又各爲三十小分。自小雪後。每日積一小分。迨冬至。則一陽成矣。成而後能動於上。聖人於此。方畫一爻而後復卦。故至日者。子之中。一陽之成也。非始生也。今云大報必原其始。誠是也。則何不從聖言上辛以迎之於始。而顧以至日迎之於中也。

容曰。至日閉關。后不省方。論理非論事也。應之曰。天下無理外之事。聖賢發揮理義。正爲立事也。况云閉關。

事也。云商旅不行。事也。云后不省方。事也。固皆卽事以明理。何反云論理非論事乎。設理不足以制事。則理爲空虛無用之物。而立事之時。又將何憑矣。且易大象六十四。例稱有五曰君子。曰大人。曰后。曰上。而解先王者七焉。皆已行之事。故特援先王爲証。非若他稱者。獨明其義而已也。於此也。曰建萬國。先王固嘗封建矣。於禘曰省方設教。先王不巡狩。不敷五倫乎。配天矣。於觀曰省方設教。先王不巡狩。不敷五倫乎。於噬嗑也。曰明罰勅法。先王不欽五刑。不布治縣象。觀乎於无妄也。曰育萬物。先王不有五穀之修。魚獸之禁。斧斤之時乎。於渙也。曰立廟。則禮特隆。制特詳。與復而爲七焉。此其事。固伏羲以本。下傳殷周。所漸行而漸脩者也。至日不省方。蓋虞夏商周皆然。其不以本日郊。漸可知矣。援先王者。正欲使後王踵而因之。又豈若建子之事。所行已矣。就講學論治之際。別立隆以爲極也哉。本日郊。殆泰漢以後訛也。孔子時此禮尚正也。故第引爲典要。而未嘗正其失。今顧狂於所習而忽大衆之訓典。可乎。

容曰。后不省方。省方漸之事也。祭天與省方自異。齊戒一心。以事上帝。正靜之極也。外難動而心主靜也。何。

停乎廟之曰。聖人合內外之道。茲其分內外之道乎。昔文中子以心迹辨遷疑。伊川非之。蓋凡心迹之分。有所迫也。未有講學行禮之事。而岐迹於心者。也有如天子則親出矣。其地則遠涉郭外矣。旌旗樂舞盈動矣。車騎戈甲震憚矣。千官萬民。迎送奔趨矣。先日出。本日還。露宿操心。上下靡寧矣。何一端非動。而乃云心固主靜乎。且夫商旅至動之人也。闕其所日往來者也。先王於是日閉之。使至動者。猶守其靜。後世天子平居。終歲不一出禁門也。城門以外。又無問也。顧獨於至日出。舍於郊。勤勞往還。是先王特閉關之。

日。後王特敬闕之日也。而以爲形雖動而心自至靜。天下有此至靜之方。有此安養之理乎。行其庭。不見其人。印行爲止。印動爲靜。自是艮卦之義。止而不行。印而毋動。自是復卦之義。因象著數。各有至精至確者存。必彰其義。以說復。爲說彌勞。而於義彌離矣。谷曰。周易開闢不省方。欲安靜以養陽。然至日郊天。以扶陽也。非養之也。質之聖經。而皆符者也。應之曰。祭之義。二祈與報而已矣。子月郊天。報也。寅月祈穀於上帝。祈也。午月祭地。亦報也。一切上下神祇人鬼。凡致祭焉者。非祈則報也。未有以祭扶之者也。天之太

也。而患其陽微。而以牛羊歌舞拜祝扶之也。乎哉。扶陽必抑陰。使扶之權在祭。抑之權亦必在祭。陰生祭地。將又爲抑陰乎。扶抑者。謂人事之恒也。陽無日不扶。而陰無日不抑也。陽舒也。剛也。明也。大也。清也。於居德。則長存不忍人之心。於用人。則取剛明之君子。於聽納。則受正大之言。於行政。則立公清之體。夫如是。則扶陽之理具備。而抑之機。兼在其中矣。若夫一陽初復。正須一無所事。以安養之。靜而不勞。乃所以爲扶也。古豈有以祭祀爲往陽者哉。一歲之間。僅扶之以一日而已乎。且所扶者。天道之陽耶。人心之陽耶。以祭扶天。於道。辰以祭自扶。於心。感矣。古者天子巡狩。十有一月至北岳。遇至日。亦必靜養毋事。以不省方之義。故復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凡言先王者。皆相傳之事也。非僅言其理也。而必以深官出郊爲靜。而不擾。合於養陽之義。安乎否耶。質之聖經。果皆符乎否耶。

谷曰。郊天既當用冬至之月。而又云本月無辛。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是冬至之月亦可改也。應之曰。是始終未明於論節氣。不論月朔之說也。歷法冬至十一月。中見此日。乃冬至之日。而前後各十五日。則冬至之

月也冬至日早則冬至之月早冬至日遲則冬至之月遲天然一定豈可改乎豈得改乎若以十一月朔至晦此三十日者爲冬至之月則崇禎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丑時冬至前得二十七日而歲後僅二日而縮當云冬至十一月尾矣何以爲中十三年十一月九日辰時冬至前僅九日而縮後且二十日而歲當云冬至十一月首矣何以爲中夫中氣既爲歲朔氣既爲年中朔兩者各有中句各有上下分用則各當其分合論則衡決而不可以相通曆法較然一審察間耳

歲時全書

卷三十六

改曆

七

吾曰上中下旬以月朔爲至明有上弦下弦在也節氣之上下何在而可分三句乎應之曰物有有上下而無中者未有有中而無上下者中之爲義正爲上下而言也且如以今日此刻爲中語大則前十五日後十五日皆其上下也語小則前一刻後一刻皆其上下也平分則前五日後五日其合十日爲中而前後各十日其上下也以書籍喻之凡三冊者皆曰上下是有上下或可無中若三冊者必曰上中下執其中冊而知必有上下冊矣是有中未有無上下者也故因中氣以定三句法之正也春秋傳曰舉正於中民

則不惑蓋謂氣盈而歲春差一唯取中氣以正月則十二月皆得度而不惑也四時皆從中而定也況於旬乎且夫日月朔者一氣也用以干者按氣也數則初一十五之類人皆知之矣月在天上圓缺晦明何必神堯乃能望若聖乃能在辨璣玉衡子陶淵明詩云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據月朔固不須曆也曆法專爲按氣設也冬至祀圓丘原因節氣以報天則後氣分旬而日用上辛固其所也乃不論節氣論月朔是又舍氣而取數也不自爲矛盾矣乎

歲時全書

卷三十六

改曆

八

吾曰四時皆從中而定則月令之分孟仲季亦憑中氣乎合朔之法遂廢乎應之曰月令本堯典而作也堯典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以中星正四仲定時非置閏則四時無從定而歲不可成非考中則四仲無從定而時不可定春夏秋冬者時也各有孟仲季者時之界也孟季必因乎仲者氣之中也四仲分至之氣正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而歲功可序矣古之聖人正恐人以月朔定時故著中星舉中氣以垂萬世治曆明時之大法月令三代遺經呂不韋開雜以秦制總本乎堯典豈能違之乎其次日曆紀昏旦春物候正

以節氣定時月未嘗以月朔定孟仲季也。設至月朔而不按節序不積氣餘則必至於寒暑反易。歲時乖戾如九峰蔡氏所慮矣。月令又可得而用耶。夫節氣之序自日行天道而分者也。合朔之期從月與日會而定者也。天高商在上。有日則有氣。盈有月則有朔。虛盈虛合則立歸餘。凡生於天地之間者變化萬殊皆繇此中出矣。矣孰得而離之而又孰從而廢之。客曰孔子承周禮作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皆定以月朔未聞按氣也。僖公五年書春王正月日南至昭公二十年書春王二月日南至而孟獻子亦有正月日至七月日至之言。方且舍氣以從朔。曷嘗置朔而按氣乎。應之曰春秋記事之書也。記事與作事不同。愚於分句而用辨之矣。情更實其說。周王建子而周禮內率仲春詔命婦蠶於北郊。媒氏仲春令會男女。皆卯月也。司裘季秋獻功裘成月也。凌人十二月斬冰天府季冬陳玉貞束歲皆丑月也。司燧季春出火季秋內火辰戌月也。山虞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子午月也。馮相氏冬夏致日秋冬致月大司馬仲春教振旅仲夏教爰食仲秋教治兵仲冬教大閱子午卯酉月也。以及南北日至明稱冬夏皆夏。

正也。豈武王初改正朔而周公制禮即委置非用耶。蓋周禮以立事則用夏正而以節氣爲主。春秋以記事則用周正而以月朔爲主。記事一稟時王而立事之作說成易則必配乎天道之生長收藏而不吝陟降之節也。是故節氣也者天地之所以開人聖人之所以承天明王奉若之首務而謂陰陽變化育之實政所從布也。命羲和齊七政俶擾天紀之謀頒朔序事之禮古之帝王皆兢兢求此爲典常從世不講於章若之義惟兵刑錢穀簿書朝會見爲國家之大計遂習於月朔記事之文而昧於節氣立事之旨其所繇來者久矣。然而聖漢洋洋著在六經將以堯舜之道進吾君而從事於抑陰扶陽任德遠刑之大訓者不敢忽也。周書周月篇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趙岐周王致伐於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教授民時巡狩祭事猶自夏焉。此周禮用夏正之明義也。周禮接氣春秋從朔而其典皆出於周公乃所以爲異而同。客曰周禮冬至祀天於圜丘未聞舍至日也。孟子所謂千歲之日至典禮記長日之至均至日也。應之曰周禮言冬至不言冬至冬下有日字其闕就正在日字上今引周禮乃節去日字而直云冬至祀天意義。

霄壤矣其云未聞舍至日也獨不見迎養者乎迎三陽之始者猶不用本日迎一陽之始者頗用本日乎三陽重而一陽輕乎三陽者民時爲其授民時也故使凡爲民牧者皆得而迎之長至天時也非有配天之責者弗敢迎也其重可思矣禮記迎長日之至此正述孔子語其意義亦全在迎字上至之爲言來也謂冬至陽之始日漸長郊所以迎長日之來也若周禮冬至至之云則猶月令之紀日短至春秋傳之書日南至至之爲言極也至字同而取用各別不容混也今節去迎字而但云長日之至因卽指之爲至日是皆移經以就已意而不顧經義之所安其於引經議事之法無乃皆未當乎惟謂孟子千歲之日至卽至日此語良是然與周孔所稱文勢自殊孟子逆推元欲取其極寥邈者與極微渺者相提而論故上言千歲繼言日至此不但指長至之日直指長至之一息而言也蓋日長雖始於冬至之一日然從是日積之滿二十日乃長一刻是一刻又析爲二十分每晝夜僅長一分此日至之度灰飛之一息所以爲至微至渺真有矢影泡光所不能喻者對千歲言乃見至久中之至暫耳若但云千歲之至日則是藥語冬

至之一日而反無以見微渺之極致矣日至二字寬言之則長日至之月而細言之則長日至之一息也此孟子立言之文勢不得不云日至也猶論楚齊而云日至之時亦不得更云至日也皆文勢也故至日二字但可定指冬至之一日謂之至日之月不可也謂之至日之一息不可也所以顛倒之間文義全別也今周公言冬至孔子言其月以日至日至爲冬至之月昭然合符矣設云其月以日至日將可通乎易言至日閉關至日爲冬至之日確然對證矣設云先王以日至閉關其期之遠近寬切將安定乎日至指月至日指日以孔子語證孔子不更切於以孟子語證孔子乎

迎以至日賀以次日習而安焉矣奚獨以爲未安處之曰孔子云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但顛迎與賀之名而安不安見矣凡言迎者皆未來者也非見在也官長將至必先迎之於路若業已登堂則是參見而非迎也若夫賀者正爲見在也誕辰元旦皆其比也有如賀生辰也而於次日則誕降固在昨日矣茲何因而致賀賀元且者以其爲三朝之旦也朝之爲言始也至次日則所謂歲之始月之始日之

好皆已過矣。賀又謂何。生展元旦不可以大日賀。而長至獨可以大日賀乎。祇因親郊鉅典。大駕初還。慶成斯舉。迨禮竣之後。勢難於一日之間。再行拜稽。不得已而稽就次日。勢使然也。非謂禮所宜而心所安也。宜未來者。則於見在宜見在者。則又於既過其失相因也。今若先期而迎。當日而賀。禮當而養便。其得亦相因矣。事有習見而實非。言或乍聞而實是。何必守其所不安。而舍所安耶。

杏曰。事天以恒。不以暫。則是清明之至。無日不可以見天心。無事不可以養陽脉。不在祀期之先。竣也。應之。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政書

主

曰。不言及此。則已言及此。則其中有大理義焉。大哉。言為愛君者。欲君德清明。君身強固。而事天其大端也。人身一小天地。天子之身心。尤無息不與帝座通。一舉一動。仰關乾象。高皇言吾自起兵來。意向繞萌。緯象必先見。此見天子之心。息息與天感也。漢先武與殿子陵同榻。而太史有客星之奏。此見天子之躬。息息與天感也。薛衍森恩。靡不聞天。況乎面對上帝。出警入蹕。隆重煢煌。其期之先後當否。可不養與。古今明於天道。孰如孔子。惟按上辛之期。行豫迎之禮。然後至日得奉閉關之義。以養微陽。天時既順。君

心自淨。心氣得以和暢。喜怒哀樂斯中節。所助於清明之德。非細。而所謂彊固之道。養身之理。具在其中。若云無日不可以見天心。則復家云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斯語為虛設矣。即云無事不可以養陽脉。理亦甚正。然至日一陽初動。蠢蠢於地上。此正見之養之之造端。凡事未有置其首。而紛求於枝葉緒餘之間者也。日日洵可見天心。而見之親者。必於生氣初動。一爻初成之日。事事洵可養陽脉。而養之愛者。必從至日之閉關。以成其內固。不省方以止其外馳。為學雖是行禮。雖是致治。雖是養身。雖是天人內外。一以貫之矣。先臣高忠憲云。闕效坤之門。而為闕斯開。就坤之戶。而為盛德大業。盡言闕出於闕也。不先時而迎。則不得以及時而閉。可輕言哉。可輕言哉。扶陽之義。在平時。本至恒也。而欲以須臾之禮獻當之。大報天之禮。在一日。為時至暫。為禮宜特慎重也。而欲以事天。皆恒之說。標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之末精。用將焉致。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六

政書

十四

答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子之正邪。期也。亦有安民阜物。燕天享帝之明效。仰答聖心。歟。抑不過稽古禮文而已。應之曰。事天以實。不以文。敢無據而陳此。

天子以天下民物爲身。以節宣天地之氣爲職。時也。冬至。微陽動於黃泉。閉固藏寄。則來歲之發生有力。而疾疫災傷之孽不起。故世俗以時雪爲豐年之瑞。而冬雷無冰大雨雹。國史必謹而書之。猶之養身者。冬不藏精。則事生者少。春夏必有溫熱懈惰之疾。學者慎獨無功。則物交知誘。而喜怒哀樂。發無中節之。和先王之治。春夏養陽。秋冬養陰。大者布德行刑。起兵動衆。小者關市門閭之戒。藏冰殿疫之宜。無所不致其嚴。而尤於仲冬之月。謹肅戒。安形性。慎沮泄。助閉藏。兢兢乎惟恐發天地之房。而諄復其詞者。蓋以

萬民之說也。書錄後征。歷存告朔。語釋夏時。聖情慨想。實在於此。秦漢而降。事不師古。任情妄動。內則致疾損壽。外則亂政傷民。數千年來。不惟當代之君德君身。民生物命。陰受其刑殘。即天地綱維之氣。亦積損成衰。積衰成敗。日漸於清薄。而不知所底矣。聖賢不。生。治日常少。禮樂教化。不可與。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詐。皆是故也。自非合德於天之。大聖。孰能裁成輔相。爲造物泰扶。資起敝之功者乎。仲秋令曰。凡舉大事。毋逆大數。必慎其時。時宜靜而反動。必有物方生而遭殺者。大化浩浩。吾與予不及覺耳。然而以身體天地。天地可知。以養身推治理。治理可觀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而見之於復。聖人以好生爲合天之德。而始之於郊。一日定其體。中心藏其和。歸此而事寧。天明。出人治。月以爲嚴。德而行之。將近者三年九年。遠不過三十年。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協風甘雨。時至而莫物以嘉。泰平以洽矣。蓋祈天永命之大道。利天下而不言所利者也。稽古上辛一日之文乎哉。春曰。日用上辛。郊期有定矣。而周官有卜日之禮。特牲有卜郊之文。不疑何卜典。應之曰。此古人臨事而懼之誠也。祀日雖前定。恐屆期有天地災眚。國家變故。

不克成禮而中廢如曾子問所云崩喪日食太廟火之類故謀及卜筮以決之吉則率經禮以從事否則豫變禮以隨時乃其小心之極致不敢自安枚懷誠而稽卜非蓄疑而枚卜也書曰惟先蔽志昆命於元龜古人之精疑皆若是矣夫豈上幸之期本舉定而以時日泛泛嘗試乎

若曰言則大矣矣然而至日祀天遵行久矣何欣紛更應之曰從來祀禮斟酌損益與舉廢殊科本朝大報天之郊分而合而復分祈穀之郊則舉而旋廢累朝之心總欲求歸一是況此祀期不過斟酌先後

禮亭全書

卷三十一

禮部

一

又非舉廢分合者比乎自昔混元至爲至日者乃周未秦漢久承之習國家因之未及詳正非誤起於本朝也何必致諱哉管窺所及欣逢明至不敢自慙又適纂修會典之年竊以爲折衷今古定事天之經其事蹟則無紛更之擾其理義則立萬世之隆其義條則闡新天永命之大異我后事矣語云祥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云后不省方其所不用之日明甚云日用上辛其所用之日明甚今若以大易之義不足據孔子告君之禮不足爲折衷則亦已耳試舉以質曰聖人言至日閉闔也而偏於是日出郊可謂靜乎莫

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聖人用上辛爲迎長至也今乃俟已至而郊之可謂迎乎莫能以爲是也又舉以質曰設遵聖言果先時而郊於迎之義合否果及時而靜於養之義合否莫能以爲非也聖言固不可非典聖言而是也特日相承已久不敢適也天下有不欣遵聖言之是而遵秦漢以下之說者乎其所據以抗孔子者不過周禮冬日至一語此正爲後人考求不精混誤相襲今已剖其誤則日至屬月二聖之言如出一口不遵孔子即併不遵周公名托二百八十年舉行之典義而實爲秦漢以來二千年之人遠

禮亭全書

卷三十六

禮部

一

護前失豈所以真事天之聖敬成建中之至德者耶惟精惟公斯能見是非不見人我以道事君諒當容爾日鄭玄王肅之徒皆言用至月不用至日自漢以來有此說矣而不行何也應之曰彼但謂至月至日之文義而未明所以用之理義也惟合之復大象然後奉天之道與人之所以事天精微昭著確乎不可易焉至月初交陽生過十五小分典而未成至日則一陽成而二陽將接也二陽將起方迎一陽詎非後時就事天言不當用至日理義如此至日以前一陽

未成未成則未動故可以有事至日初成初動可以靜養不可以動勞就人之本天言不會用至日理義如此至於辛日義取自新矣而惟上辛乃爲新始惟上辛必居至前所以用上辛不用仲辛理義如此使鄭王輩援復象明郊天即周易設家語以事合理以理制事則至月之說上辛之期釐定於當年矣惟漢儒牽制文義不本心性說者無異見聽者何繇起真信哉是用遠邇以迄於今

答曰周郊用辛但言周禮耳夏商不必然也今何拘於用辛應之曰祀宋不足徵夫子再三言之矣二代之精周已監而取之惟率夏時則以建子之非至善也其他皆可爲後世法者也何必舍夫子所言所從而遙揣其所不說

中書科事實纂稿

序曰予既奉命編本科事實念會典垂憲方來其間片句隻字卽爲永據繁既重括酌不審不精凡受事六月閱摺中錄書五十四年約二千餘本共四五十萬葉核肯意以求事實關涉本科者不過十餘條應續入會典者大小僅二三百字耳學之過非博無約於數十萬葉中取用二三百字博約相去亦云絕矣所應說條

款各有其義某條應如千句字各有其義予供俾謹於條首必闕所以若兼討論云者會典爲文簡嚴他日文成止存條款句字而其所以建設如子之故須親者尋釋而自得之其固不載也故於補成迷闕之外別爲副稿貯科藏違發揮明備有如有可因文據義又可因本科以推他署又可因一事以推知衆事又可因五十餘年闕之折衷體要以略見僅先筆例之宜焉初也博而約茲也約以博相生無端數紀後復有纂修之宋暑中必有任纂修之人問獻則已超徵文則猶在未哲誰耶神能相遇者公其與我如面談也夫凡例四則

一除萬曆十三年以前各項事例俱經載在會典遵行已久外今從十四年起至崇禎十二年凡有闕本科職掌者一一查核

一遵原邊浮泛掛漏之戒查取事實其間當續當補當核定者分爲三款編次簡明以備纂修計當續纂入者七疊增補句字者三條核定歸一者二條

一新添本例紹會典原數有擬增句字入正文者用硃字實填其應入分註者亦用硃字分寫於下做古硃墨史之意俾纂修時開卷了然便於裁酌

一凡新添新改事例恐纂修時費煩稽考除所擬應設

條款應增句字外。其各衙門原題疏稿。開切本科事理者。節取另錄於後。以便繕對。原奉 明旨。則不論切否。一體全載。蓋不敢節錄也。

崇禎庚辰正月

中書舍人浙嘉善陳龍正謹識

謹查萬曆十四年以後。諸司條陳事。有闕本科職掌。應續纂入會典者。七條。內大字二條。分註五條。

一會典第二百十二卷。載中書舍人額設二十員。無正副。例推年深者一人掌印。按今存實額十六員。皆進士初授。此外皆為添註。崇禎十一年。有宗才保舉。換授例。換補實缺。今合於年深者一人掌印之下。

舉換授例。換補實缺。今合於年深者一人掌印之下。

錄事全書

卷三十六

職官

三十一

續入云。崇禎十一年。准定。崇禎十一年。准定。崇禎十一年。准定。

補實缺。從十六員內。

一會典本條原載其恩蔭帶俸。及文華武英東西二房內閣。誥勅制勅二房。分直者。無嘗月。按初制有員印。有俸。崇禎元年。議載中書。蓋額。戶部據本科手本奏准。兩殿中書。不定額員。定額俸。庶幾員因難定。額。龐雜多途。向來原有印簿。開列各員姓名。便於稽考。崇禎十年五月。掌科事中書舍人秦如容。令兩殿掌房。造送各員履歷清冊。一覽了然。錄是題定俸額。并差假臣支。凡所節省。始得一一實歸。朝廷崇

續十一年六月。文華。中書。張養浩。曾具疏請。寬印簿舊規。言亦有據。即如出差一事。向隸本科移送職名。近年旁借員項。出入程限。多不開會。一切限期之或遺或疏。俸薪之應支應住。茫無致詰。崇禎十二年十一月。復經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朗疏奏奉 旨申飭。誠恐久復玩泄。必著在 令。即方可永無廢陞。合令 兩殿掌房。於每歲終。彙造各員履歷清冊二扇。詳註出身題授考滿加銜加納及差假等項。送本科掌印官。以便核冊稽查。則奸胥無從抑勒侵牟。各員亦不敢稍延冒濫。至本年有題授遷降差假等項。

錄事全書

卷三十六

職官

三十一

本科印官。自於原得應將填註。以便歲終送新冊至日。勅對。庶於查核中書。蓋額之 明旨。永便遵守。今合於無會員之下。續註額俸造條二條云。
○查崇禎三八等年。有城守優叙例。舉人授試中書舍人。此項既不在十六員大選之額。又非 兩殿兩房帶對之比。實與恩蔭添註例同。今合於新註履歷造冊之下。另加冊子。續大字一條。其下又分註八字云。崇禎三八等年。准准城守優叙。舉人授試中書舍人。

人部

一會典凡內外文武官應給誥勅俱於翰林院領寫按此下該續註二條云

舊例翰林院領寫誥勅

一會典中書舍人職掌項下凡編完誥勅勅會同該部該司該科官與尚寶司官於皇極門用寶訖仍領回收貯候該部請旨頒給按此下該續註一條

舊例中書舍人職掌項下

一會典凡親王、郡王并妃、初授對號合授金冊銀

一會典凡親王、郡王并妃、初授對號合授金冊銀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卷三十六

冊俱從銀作局造冊文寫完仍送本局鐫刻謹按

王諱齊鐫關係甚重必於數日前預發使各官得精

詳較對庶免錯誤合於仍送本局鐫刻之下補註云

再按此條似須奏准方可增注但

恐諸司事例此體尚多難於一一題請或當於纂修

時酌擬停妥彙稿申明總裁以便類題

第二百二十二卷通政使司轉行內一款云凡六科中

書舍人行務各衙門俱經本司轉行此想係初制近

來不行當於本司轉行之下補五字云今自移手求

方與下條條體支今自行開支相合其來有南京

轉行文務帶支俸糧二條今南京無中書科每條下應補三字云從不設方與中書舍人求條南京中書舍人項下一款有後不設三字者相合

一第二百二十二卷中書舍人項下一款云凡行移各衙門俱從通政司轉行此下亦應補五字云

謹查會典前後參差體合核定歸一者二條

一衙門官銜各司俱分二項如云某部寺某科院某官

惟中書科未立衙門名色但云中書舍人其掌科事

者亦止云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即以官銜為衙

門似屬未備昔楊文襄公一清作中書舍人記末云

恒言每呼為科累朝批旨亦或及之然未嘗著令

今查萬曆乙酉年所修會典第五十五卷禮部項

下王國體一凡冊寶冠服一款內云冊文行中書科

書寫則中書科三字已見於會典今體纂修似應遵

照此例改稱中書舍人為中書科庶免一署二名前

後參差之嫌且與兩殿兩房稱中書房者不相滯

混

一第二卷吏部項下一條中書舍人二十員後我四員

丞註并集書院授者不在額數如文華武第二

英二殿制書院授者不在額數如文華武第二

英二殿制書院授者不在額數如文華武第二

十二卷。通政司項下一條。載中書舍人職掌甚詳。而額設二十員之下。反少分註。後四員與今見額十六員未合。恩廕帶俸。少添註不在額數等字。兩殿兩房。少帶銜二字。似俱屬缺文。今合於額設二十員之下。額式註。明四其恩廕下。額式用。明四二字。帶俸之下。額式用。并纂修陞授者不在額數十字。誥勅制勅二房之下。額式用。帶銜二字。悉准尚寶司所註。俾官制詳明。彼此畫一。其尚費司原註。宜仍舊。蓋官制乃吏部職掌。存備稽查。非重複之也。

附錄纂稿始末

卷三十六

吏部

吏部

題管纂稿疏

掌中書舍人事中書舍人龍大維等謹題為敬因職掌有所推尋。臣請續修會典等事。准禮部祠祭司手本前事內開。該本部題稱看得纂修會典一節。開館之先。行取事實。業經奉有明旨。各行各衙門勒限彙送。惟是咨取事實。頗有所用非所貴。所貴非所用者。如漫無肯綮。而混行取用。亦混行開送。不但於筆札空費。抑且於歲月虛延。臣等查得歷來事件。雖煩其要領。總莫外於存科。旨意而旨意中。專衙在京部院等衙門題覆事件。為至則內而諸司之條陳。

外而撫按之奏報。無不該括其中。而凡事之因革損益。亦無不備其中矣。此則按旨意以求事實。較著列眉而說。旨意以分敘項。井然條理者也。今僅收官員已奉有著。開臣選擇具題之旨。則各衙門堪委經管查取事實官員。亦宜預行選擇。乞勅下各衙門堂上官。除署掌印。庶官員外。其有空閑堪委。素稱精敏。諳練者。或一員。或二員。題請定奪。將職名開送。到閣。以備查驗。所委各員。過限六個月內。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曆元年起。至今止。星速赴科。從尋存科。旨意。即經旨意。逐一查原題事件。分別欽項。

彙事全書

卷三十六

吏部

吏部

彙造清冊。特開臣選有催政官員之日。開錄齊送。催收官處。以備史局取用。如有浮泛掛漏。即行駁回。兩各官之疎密勤怠。即於此辨焉。應差事實之行取。不至渎汙無歸。而實成有人。亦無耽延之慮矣。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奉。聖旨是欽。欽遵。倘行到科。今查有本科中書舍人陳龍正。素稱精敏。諳練。堪以委任。相應依例通諸恭候。聖明定奪施行。崇禎十二年七月初十日具題。十二日奉。聖旨是該部知道。

移典籍房手本

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為催纂事據本科管編輯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議得纂修會典一事欲省虛糜之費速告竣之期近又據制勅房掌房事太僕寺少卿周某手本內稱奉中堂示各衙門自十月初一日起定限兩個月各將所輯稿半月一送等因到科則期限彌速查取之法愈不容泛濫矣據部原題各衙門應取事實從萬曆元年起至今止應會典成於萬曆十三年其凡例末款云乙酉以後復有建設者俱不及載又查弘治十五年會典初成其凡例末款亦云凡事皆以本年為止至嘉靖八年

續修則首狀印云將弘治十六年以復事例隨類附入是纂修已經三番皆續後來之事未嘗於已修者有所增人也據會典凡屬萬曆十三年以前事例小大備具則今日纂修應自十四年始倘謂已前事例須有更定則題而上之恐又不從萬曆元年矣故查取事實亦止應起自十四年其元年至十三年者不必復查此實省繁復省手口省紙劄省時日之一道也本職欲隨眾同事則心有所不安欲獨行所見則於事體有所未敢欲徇申各署則近類於喜事欲入告君父又恐事微而近於苛惟念典籍屬現管催

收輯稿合應稟明中堂知會各衙門最為得體而於纂修事理不無小裨等因為此合用手本前去制勅房頒為斟酌查照施行崇禎十二年十月繳送事實纂稿手本中書科掌科事中書舍人陸某為纂修事崇禎十二年十二月十二日大學士薛某揭帖為前事奉聖旨各衙門編輯俱着嚴催速送不許違延欽此今准本科查取事實中書舍人陳龍正開稱自崇禎十二年七月題交八月入閣分較九月受事至今閏正月適滿原題六月之限編稿已完相應繳送收掌官處

唯此將所輯中書科事實纂稿一本簡送諸勅房掌房事禮部俱制清吏司主事加尚實司司丞兼翰林院典籍梁某煩為繕收隨發關防收摺以便案驗施行崇禎十三年閏正月纂稿自九月始受事迄今迭稿未踰六月之限然署中事故穉據若六曹之繁恐非半歲所能給也或展限或益入臨時必能變而通之又去冬曾有半月一送稿之催竊念國家制度損益每擬議久而後定一事首尾輒踰數載非前復貫通難遽裁制且各垣錄本諸司爭領來空印發豈能序年方其入目緒如亂

絲迫通體理會成竹始見以是二故雖欲變編零送其通無難也。愚故格遵原限查編完備而總送之他署未知如何。識此。覺告竣之日月。

合觀六垣絲本議

近五六十年來六垣錄書約各二三千本。每垣止一部而借觀者約三十衙門。蓋禮部原題赴科搜尋之說於勢難行。既不得以人就書。不得不以書就人。以一部書供三十衙門之輪借。何時得備。設如每發數年每隔五日繳歸。又轉發別衙門。其查收查發之際吏不勝劇。官不勝煩。且轉展多署。保無失壞。合查空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六

三十九

開公館大者三四所。暫令各衙門管編輯官分處其中。限某月日起。某月日止。以某某垣錄書共若干年若干本。頒貯某館。每館中別擇精明官一員總付之。約半月或二十日。此館各官閱畢。則與他館互相換閱。度三月之間。各衙門官俱得備覽六垣全書。聽擇其有闕本管衙門者。節錄原疏全錄。明旨。可以次第編稿矣。於是原總領官彙收明白。一一繳歸本垣。則垣中傳發錄書之事已畢。視原題六月送稿之限。尚有三月之暇。聽各官待歸私寓。從容將事實編次成稿送閱。以待纂修。寬然有餘。頃承乏管本科事實。

日查取日編稿。竊見查非難。編亦非難。雖在取耳。查責目到。編責識到。皆可求諸已。而領取各垣錄本。必求諸人。錄本略如命題。編稿略如完卷。便全題未見而催交卷者。急於星火。雖欲若卓植。何崇以遵乎。今事既往矣。數十年竣。議纂修者。須先定六垣致發錄本之法。然觀酌定各官查編之限。蓋各衙門職掌有專。開其垣者。有非及他垣者。有散在諸垣者。或期而實繁。或雖簡而又苦於兼且散。要必妥曲隨宜。而限期長短。俾閱者可任。任者可遵。紫微後賢。預知此意。先期告之當事。便各署而吾署在其中矣。余則因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六

三十九

報今日之未便。而思便後人。乞休疏。廿二日。四月。選例乞休。稍延餘生事。按會典一款。自願告退官員。分年歲。俱令致仕。臣崇禎七年。進士於時已五十矣。年三載。得授令職。沐光禁近。愚忠素學。持以事君。入仕未久。竊嘗循省終始。註累則原之事外。係其各節。建白則屢荷褒嘉。繼以優各朝野之士。咸謂是大臣言路所不易轉之。聖世者。而臣獨幸遇之。臣之戴德。豈汎汎小臣可喻。臣之寵榮。誠亦不在爵祿之間矣。願臣少嬰疾。柳安先秋。今年五十有七。肢體羸瘠。見髮蒼

素。昨歲奉冊河南。早虐如焚。自畿南屢充入謀。餓殍數
千里。觸目慘心。涕淚終日。風疾尋發。今雖苟延。足軟步
艱。語言氣短。飲食稀少。首丘之景。時形於夢寐。方日以
求醫爲務。帝京天上。難復勉遊。遇覲。聖仁垂憐。知止
臣雖跼伏間巷。晨夕不敢忘恩。仰體近未屢頒軫恤之
聖諭。隨已力所及。周其本鄉本里之貧無告者。江湖
憂民。未嘗無事。在生一日。少盡臣子一日之分。此臣十
年間。自矢自爲。鄉人熟觀。幸偶符於德意。彌當竭蹶以
圖終者也。倘因田野棲遯。未卽濟無。尚得與耕夫牧兒
共祝。聖德之清明。聖躬之強固。賢才彙征。昌言日
升。百穀屢登。內順外寧。賦減刑清。神祇燕喜。朝朝瑞日。
夜夜景星。而我皇上以萬壽無疆之身。撫而享之。此
則草茅之至願。而去國之餘愧也。頃見刑部主事潘湛
員外王佐。戶部郎中阮天淵。後先引例乞休。各蒙矜允。
臣今所請。並與相符。伏乞勅下該部。察核會典。併近日
諸臣事例。准臣致仕。崇禎十四年四月廿七日奉
聖旨。陳龍正著前來供職。不得演請休致。該部知道。

張亨全書

卷三十六

奏稿

三

幾亭全書卷之三十七

政書卷之三

應詔陳言疏 壬午



感福 大聖人罪己之報。不覺又出位陳言事。傳曰。禹湯罪已。興也勃焉。恭讀 聖諭有云。雖欲拯困甦殘。不知何道。皇上明自謂求治無從。欲人人敬之沃之也。又云。攻補朝廷之缺失。皇上明自謂缺失出自朝廷。許人人攻之補之也。歷來有過求言。莫懇切於此。訪典之機。復何遠哉。臣謹按今日最大最急者。不過三事。曰轉貧爲富。內平流寇。外交邊境。而其要不出 聖制新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七 政書

設二科曰裕國足民。曰奇謀異勇。但其中各有標本焉。欲裕國必專意於足民。有奇謀方能運其異勇。就生財論。先明財字之義。方可議生。倘誤認折色爲財。金無可生。勢不得不出於取。必知本色爲財。取粟乃年年增長。於人功者。實有生之道在焉。孔子論政。言足食。不云足金。孟子言師行而糧食。不云師行而金。從孫武子專談兵者。亦言開糧於敵。不云田金。是則取粟爲本。金錢爲標。灼然易見也。近世持籌之臣。日設處日搜括。日加派。無非損下之事。取歛之別名耳。民日病。罔異隸尼耶。若盡轉其經營折色之精神。轉求本色。民與國自皆有

赤足之時。豈惟不病民而已。故曰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正轉聖人全副精神。專注之菽粟。以是爲治。天下第一要務。聖人誠注精於菽粟。而朝野之心。思氣力總萃是矣。從來拯困甦殘之道。不過省刑薄歛。我皇上仁愛如天。欲省刑。卽一旦而省刑。乃欲薄歛。則不能一旦而薄歛。豈窮於心哉。窮於勢也。用兵方急。加派難細。或者暫存一二爲救標之方。而急商墾荒。爲治本養民之道。亦使盡轉近地。與充豫諸州。菽粟年盛一年。則京倉之積。邊兵之餉。皆可隨宜取給。或平糶。或納爵。或中鹽。國家命脈。不專倚賴於數千里外之漕糧。民間

幾亭全書

卷三十七 政書

加派。便可以次全除。是則生財以菽粟爲本。裕國以足民爲本。道固然也。以兵論。今日兵力弱。兵氣驕。兵數虛。皆爲無本色之故。語云。士飽馬騰。須菽粟入腹。乃可以飽。今邊腹積荒之處。米石至二三十金。假如朝廷能於額餉外。倍賜金錢。軍士手持多金。腹枵猶故也。況分外之賜。固必不可得乎。空腹批戈。壯士垂首。故兵力弱而長賊。以無本色也。士飽而後可禁其掠。既饑矣。安能禁其作搶食賊。既搶食矣。槍王帛。槍子女。勢難分別設禁。於是兵之所至。禍慘於賊。故兵氣驕而不畏。將亦以無本色也。間有衰老而不能槍掠者。與槍掠已富而思別

圖者非忍餓而死卽掉臂而逃其將官不求補額喜留
空名於是兵數虛而餉愈靡亦以無本色也本色急於
養民尤急於養兵如此用兵之道則奇謀爲本異勇爲
標恒言兵貴精不貴多將在謀不在勇實乃至論如得
奇謀之將練成異勇之兵則兵將各分標本又如人有
智謀方能善用其膽力一身之間亦謀爲本而勇爲標
十數年來曾見莽將帥謀及好謀曾見某枝兵馬實經
訓練總因將非其人不能練兵惟求增兵有急不能用
至兵惟望調客兵兵不練而空多所以餉益靡而賊益
加田蕪民困而離散以從賊也是又可見兵以練爲本

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三

練兵以得將爲本將以善謀爲本果能選舉善謀之將
其於平寇安邊緩不致言旦夕奏功數年間必當收拾
整頓漸成次第可以仰釋聖心之焦勞臣謹將生財
平寇安邊三事實列狀以備採擇崇禎十五年五
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聖屯並重疏

生財有標本屯墾貴兼興祖制宜深體足本色以寬
加賦事恭惟皇上欽定興屯裕餉全書本末備具經
緯稍詳太祖高皇帝所云養兵百萬不費天下一錢
不過此道也惟貴有實實奉行之人苟得一忠清勤敏

之大臣總理其事所重在田野之屯收而不專計倉吏
之屯賦第令民間多生米一石卽可省朝廷轉輸數石
矣此爲與屯言也若與屯自屬兩事墾者腹地墾荒
屯者塞上屯田以民屯以軍此其大較也至腹地有
衛所則亦軍屯塞上有從來未耕之田亦聽民間儘力
墾闢永樂間雖商赴邊中樂邊果大充蓋巨商之力足
以佐軍民之所不及真良法也今雖未能頓復宜畧倣
其意凡畿輔近地與山東河南寇賊新殘之處專召墾
荒墾荒之中又分二事一招商墾之民使復農業寬兵
舊逋一招募南人獻買明冒農事者聽其相度可與之

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四

水利通墾積荒之田足因足餉惟茲最要固其地距京
師距諸邊俱不遠轉輸易達較倚命於漕糧者迥殊但
南人欲買苟非便利安肯遠趨必申明洪永以來歷朝
永不起科之制然後人情樂赴而海內之荒田可盡熟
也夫積荒土壤國家向原無一粒之獲今不起科正與
未開然之特等耳而要餉於下則價輕價輕於上則易
致利不歸朝廷而誰歸乎何必汲汲起科始爲有利與
往者可農黃應舉以公帑七萬金購田而耕其費難措
其事亦難成若申明祖制任民自種公家雖不費一
錢可也然非徒不起科也又必做漢孝弟力田與虞集

添設空銜之意以招徠之能以萬夫壘者授萬夫長千夫百夫亦如之蓋荒土既熟必有勢豪侵奪假以官銜使足自立又因窩激勸誘即罪廢諸臣除大慙而外凡情罪略可原者或聽其自出已力與商買同為服耕之事以所墾多少為減罪罪案之等差止許減罪不許復官則亦藉其力不患滋其倖矣或者擬墾荒無效目前豈知墾荒之益三五年而效小見十餘年而効大覓不猶愈於久病求艾不膏終不得者耶至三十年後則如古所云必有十年之畜民富民仁同在此時何憂寇生何慮賊熾臣故願皇上以目前之量存加派為故標

奏奉 諭旨

卷三十七

五

而急議墾荒為本計本計漸成標方漸錄不專恃權宜亦未嘗遽廢權宜則聖明恤民之心庶可少慰於目前而大快於他年矣所最難者則又有二事一難在相度水道萬曆初科臣徐貞明最精於此曾奉命相度畿近著有潞水客譯與水道考二書今其子孫恐尚有傳其學者而近年汪司農應蛟盧通判觀象墾荒天津皆卓有成效應蛟且謂所轄六郡之內可成水田者約五萬頃每年可增穀千萬石據應蛟官推之則畿輔及山東河南各處更可知也今須訪善察水利如貞明應蛟其人者使為董理大利之興拭目可俟寧云迂計哉其

二難在清理侵占嘉靖間一遭夏官樊繼祖再遭沈陽張大紀察勸隱同各有條緒然當時專禁投獻非重墾荒誰近年津撫李繼貞以墾荒之責即限原主過限不墾即為無主之田聽人佃種其後永不得爭執此說最簡便易行得此意而權之則清理亦不至大拂於人情也因并屯已有欽定全書臣不敢多贅而墾荒近地獨於增本色獨加派佐清儲尤最關切特詳計而臚列焉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該部看議具奏

附錄

奏奉 諭旨

卷三十七

六

崇禎十五年六月十二日 聖諭戶部與屯最多良策南北水利尤長便易舉先臣徐貞明條議井井可行特 閣臣沙發該部著招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印會同該科詳議與舉事宜來龍特諭

平寇安邊疏

平寇安邊必搜天下之奇才辦挽回之實著事臣觀今日之患莫深於流寇莫急於東問議者於流寇則云先勦後撫云殲渠有荷皆是也然勦賊不在兵多朔於簡練殲渠非專將勇藉於善謀而所云撫所云宥又更有說凡脅從罔治者大抵一軍之偶變一方之煽亂耳彼

固未離其鄉井各有室家各有生計故元克就珍之日大救維新而衆心喜於更生帖然歸命矣流寇不燃飄忽既久茫無所歸縱令兵威既振果魁果賊而舊從餘黨億萬爲群情悅游魂必復囂亂正當急計所以治之一日解散二日安插解散之法仍屬良將必分其原籍別其強弱察其志願或使還鄉或聽隨地墾荒或留精勇者從軍隨宜分處而又慰以好言號之曰新民給之以免死小牌毋令衆人得寇賊視之及其還鄉與人籍也一切便宜安插之方則又不屬良將而屬良有司矣有司十百其人亦十百其心術才智何難一旦借良是

重臣。急急收拾河北三郡且屯且練固佳復基此非專爲三郡正以應援全豫也又非獨爲豫也河北三郡乃天下腹膺介乎北直隸山東山西之間安則京省俱安震則京省俱震若清運若河防種種相關貴重而事危必得方略素優之傑士抱忘身殉國之誠者乃可授之苟非其人彼第不堪任亦必不肯任也是則急求良將以圖誅敵急鼓舞良有司以圖安插急定河北屯練之策以固根基此三者蕩平流寇之實著也成祖親駕犁庭雄略長算於今爲烈然爲今之計且須急商制禦禦制禦之道除督撫得人最急外其一曰畿輔七郡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聽便宜辟召從事其州縣共百三十餘人俱精選賢能文足以力農桑典孝弟武足以習戰守共死生猝有緩急民皆兵尹尹皆將各國吾國相機互援則京師之內可以聞警不驚從容制度但此七守與百餘尹必破格遇之勿問出身勿拘資俸亦必寬假以便其展布起遷以報其効勞有釋擔之期無隸掌之歎則人思竭能矣惟克戡亂之機卽付於勞末安集之手此以良有司面報良將者也其二曰用我所長困彼所長我所長者。在扼險在車營在火器彼所長騎射奔突耳。嘗聞人言欲用車先練車兵欲用火器先練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九

火兵有操無人與無器同以人運器乃致用然此在良將自能爲之朝廷但當本將不必代講練兵之方也良將以奇謀爲主奇謀以能用開爲主今之塘報亦間之一端也間者將軍之日無閒而行師猶閉目而行步豈有不仆者哉勝敵者先知敵情非特術數非專計量也實使人覘之史輩韓信破陳餘使人間視知不用李左車策既還報乃敢遣兵本朝王守仁行師往往坐收全功得力專在用間戚繼光亦然故特選徽輔郡守備用我長以困彼長此二者安邊之實著也邊腹情勢雖頗不同而督撫貴得人兵貴練將貴謀謀貴用間則平

附錄

崇禎十五年六月初七日應天巡撫黃希憲一本急缺
按臣事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江南重地着連選堪任
的題差來用不得僅循資序
崇禎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聖諭吏部都察院
令 警孔殷該部院即行各督撫按責令將徽輔沿邊

名兵道及府州縣官詳加甄別不堪的卽據實奏請換
除但不許借題代卸聽人巧避題限十日內具奏如或
徇庇滋悞一體重處不饒特諭

用人探本疏

救急需才惟博採可以資特授惟早辨可以應當幾事
臣親政治惟在用人救急亦無貽用人第世平則布列
雅士時艱則特拔奇才各有重爾今邊腹並急事勢
難凡遼氣寇虛之所屬危地險任若非真負卓犖之
止據資俸姑令嘗試縱不情其人如國事何或才堪
矣而又以資俸爲擬此人與地之所以難稱也竊聞用

義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十

人之道但危強重地最宜破格大臣凡居用人之位者
應曉夜傍徨訪古來夾袋材館錄之屬皆平日多方
下問彙集而成豈晏然安處能用知天下士耶既審
共智畧之堪不必復計其資俸之歉荷用一人而得當
地雖殘破猶可收拾漸就規模事雖決裂猶能宛轉救
同一二所謂博採與特拔相資者此也顧以邊腹要地
必至慎事而易人不已曉乎不若先期酌之頃者如南
京大司馬與攝江二臣奉 旨解任別推賢能既無廢
事又以保全人才至善也今應 特命審勿心膂之臣
開列內外各要職重地除已得人者待其成功其來甚

得人者逐員爲之坐名發議某處應用人某地應揚
其人非獨求其品正才真就才之中更須細隔其果擅
何長舉任何事如秤秤物分最適均倘全才一時難得
或事機須相濟而成不妨再酌以某助之如漢高輔韓
信以張耳輔王陵以陳平此明主之以臣助臣者也如
牛弘爲冢宰慎重詳緩得侍郎高孝基鑒賞機悟兩賢
相與得人遂多此大臣之以人自助者也外而督撫道
鎮諸臣益可推矣人才惟先期而預知乃可當幾而立
應若推轂不登臨渴掘井會推之日相顧而歎耶取備
其安望事功之奏哉臣於崇禎十一年曾有特開樞機
疏謂兵精則餉自省將良則兵自精輔臣賢則銓樞部
多賢而良督撫良將軍自出兩荷溫綸褒納原
人在御前可覆按也邇者皇上優禮大臣言聽
從寬大祥和之氣充溢宇內人人欣望太平獨是舉
僚謀大將乃擬職最重最急之綱領不可不特加之意
而至於天下大本則全在皇上之一心殷憂啟聖全
實其時願專精堯舜周孔之道勿分信於旁流於以安
形養神而且勤視朝敬批答以鼓舞臣僚早樹中興之
教蓋凡人多憂則氣易消聖人多憂而志益進堯舜
光華萬年皆殷殷憂臣憂民之所懷極也敬以是爲親

見之堯舜獻臣昨歲乞休獻恩奉允勉力赴職雖
衰病日甚而念切據忠亦原疏所云在生一日少盡臣
子一日之分者也時事孔亟知必盡言言期可行遂致
今非四疏篇式稍長實非敢迂誕冗浮以煩聖聽
崇禎十五年五月初二日奏

進鑒荒議疏

遵旨恭進鑒荒議事臣於五月間疏奏生財有樞本
等事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欽此臣伏念鑒荒一事
治本攸繁條理僅多復著議一篇文長未敢擅進遵
四月內諸司凡利民之事教時之方開款送閣彙奏之
聖諭先錄送內閣覽議中所云興屯勢難而效遠開
荒勢易而效近與一切興事之機激勵之法設官用人
之理大畧已具科臣楊枝起奉旨蒙過臣寓見之
援以上開蒙有陳龍正鑒荒議併徐貞明水道致治水
疏著進覽之有臣仰見皇上愛切民生慮周治本欲
漸蠲新加諸餉而爲大學實生財實足用之事蓋有日
矣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於屯額外積荒田地定爲承
不起科之制於足民爲長道於裕國亦爲神謨其在
今日生穀勸農便京儲難加派尤爲救時急著願皇
上深信而力行之蓋自古專求利國而病及民生者漢

唐之季其事非一若實能利民而反慮其以迂拙之故
誤及於國計萬無有也然自嘉靖以來凡議開荒動輒
中阻果何故因建議者專以清理侵佔爲先如揚一清
蔣未龍免用是事未及事群議已泮今惟始原任津
李繼貞之議不必清理而但期變荒爲熟卽以成熟之
責限之現在案至業無容裁限亦不容論熟於限內則
朝廷已得所求熟於限外則原主不得不委心而聽
官召佃聽泉辦耘誠哉行所無事一丁百費之方矣
衆庶者用簡與大利者用寬故在上惟申明承不起科
之制在下惟酌定原主墾荒之限於農官則比軍典之

集序全書 卷三十七 聖訓 十三

殊賞於農夫則有勸勸之多方專使疏理得人而未備
之官聽其隨時拔荐未盡之法聽其隨事乘除無難矣
臣謹錄原議恭呈 聖覽外徐貞明水道改治水疏於
興舉事宜關係俱切臣謹另疏一併恭進 崇禎十五
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這議頗有
可採准留覽該部知道

鑿荒議

財之用不過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出入啟居所依賴
而已其他耳目玩好皆暴珍殄逸非用也天下之財亦
不過三布帛菽粟被褥而已其他金錢貨貝皆以權輕

重便分合而非財也生財之人亦不過三農夫織女工
匠而已其他皆享財之人耗財之人也惟商賈處生耗
之閒任轉輸之事蓋五方所產互相資藉農不能輸工
不取輸士不屑輸此商之亦有賴於生也古者寓兵於
農未嘗以商兼農後世 聖人因商賈子母之物力以
與稼穡而貽軍需蓋使商務農又使商供兵其心思之
錫有過於前聖者則其如永樂間鹽商中粟之法矣漢
廷錯建議入粟除罪其意實本臣刑得易金以粟善通
古人之所窮而近世恭親變壞鹽法概反易粟以金昧
本朝所著令而寬不可復此無他不如天下貧富之

集序全書 卷三十七 聖訓 十四

實不在金又不加粟實有消長而金之爲物特通
注通來非若粟之廣消廣長者也故籌金則有取法無
生法惟病民耳責能足國籌救粟既已得生法不必別
議取法矣以茲足國何病於民今之司計者舉世皆籌
金者也皆取民者也議及與屯則自以知籌救粟矣知
足民矣知本計矣然屯賦上則每畝輸銀三分下則一
分屯官不過視此爲最搜括虛加則猶然籌金也猶
然取民也何啻使屯田實生粟哉非不欲其實與也勢
不能也腹地軍田強半售之民歲月浸深轉展難詰詰
軍軍不知所歸歸民民則何罪且皆添辦易籌處產以

資人生之利。總之卽國資也。矣事諸滿。至腹地墾荒。近來自徐貞明汪應蛟數人而外。絕口不道。或以爲荒可墾。或以爲積荒終不可墾。而其通病則尤在混認墾荒卽爲典屯。豈知國初之制。二事了然。以典屯之事。責之邊腹衛所之軍兵。以墾荒之事。聽之百姓屯者。官爲政。授產有定數。耕之人皆官人也。所耕之田皆官田也。其事專爲養兵設也。墾荒者任民自爲。政曰儘力墾闢。產無定數矣。曰典爲世業。雖王土實私田矣。曰永不起科。則又自古未有之積恩。蓋聖祖當年原特以阜西北之達民。此屯墾之異。異在官民之事權也。更有事相

我亭全書

卷三十七

賦事

一五

類而名不容混者。屯屯聚之義。上之人統制其衆。團聚以耕。若夫富商巨室。或以千夫耕萬夫耕。亦有團聚之衆。顧人不率於官。事不隸於官。非初制所云屯也。一號之曰屯。雖就其中分官分民。分軍分商。分指分析。總爲官物矣。誰敢輕越。惟專提之日。墾荒。見其爲民間事而官法不預。夫然後與行制相合。而仁言可信。故典大利必先正其名也。至於山谷細民。各從所居。附便而墾。多或百畝。少者數十畝。饒僻隨其土。土各自占。厚薄隨其力。力各自給。正以參差分散。故可使地無遺利。人無游閒。必待有統聚之者而後墾。則僻野孤村。人多極手。

矣此尤與典屯之事。判不相蒙者也。然國初墾荒之制。雖專阜民。而今日足京儲足邊餉之策。則兼攝於此中。何者。墾與屯本不相離。而目前典屯實有未易腹地。則前所云不可詰不必詰者是也。邊地則烽燧時擾。外無管護。內何以耕。設如一地小小種獲。稍佐本鎮兵糧。已爲奇功矣。於神京命脈固未及也。若夫畿輔諸郡。但使招徠有法。民樂耕耘。別無驚恐。數年後。民間穀粟潮多。上可資京儲。旁可通邊餉。漕運固兼美。漕運未大憂。故今日事勢。墾易於屯。今日濟急。墾又捷於屯。奈何若求其難且遲者。而不先就其易且捷者。國初定典金陵。設

我亭全書

卷三十七

賦事

十六

自提二提皆在東南諸省。都爲其一水可達京師。不涉黃陰。不煩漕清。甚便耳。然高皇猶時歎其勞民。待以意術。所與屯而出其。磨慮之餘。則於西北不立衛所之處。立爲墾荒之制。至成祖建都北平。使當時謀國諸大臣。詳議遠思。印應就西北近地。講求京儲。推廣高皇墾荒之意。聚民而阜財。本西北爲倉箱。存東南爲外府。則公私長便。南北均裕矣。豈至如今使軍民上下遠寄命於不可必之漕艘乎。茲實二百餘年來持籌之最左。缺政之最大者也。於今物極勢窮。欲大挽回。惟茲一策。欲行茲策。尤在及時。當微蠲源流。多方激勸。特

運董理之臣特彰金石之信俾四方則之雖然知朝廷必不我給也人樂聚則利肆典或疑大道無近功即行此如目前之急何然古所云以三十年之通制固用者亦猶必世後仁之理仁雖待世而期月則效已見三年則政大成若取效必三十年古人有此迂疎之經濟乎哉聖明之事勞來安集二三年而見矣盧舍溝洫四五年而成矣永泰桑麻十年後約與東南相似矣顧以今至貧至困無策可資之天下欲漸成菽粟如水火之天下則需三十年耳豈謂前此都無稍濟耶故治標救急之權今固未能遽廢而扶養元氣之道要貴一

立此無制之制乎方今兵荒交至無歲不荒亦無處不荒然東南屢荒於天而西北恒荒於地惟治地荒庶可救天荒凡人賴飽暖以生皆飽暖於布帛菽粟誰為飽暖於金銀珠玉使及今設法招大商巨室廢官為主農則隨地貧民皆為之用饑殍可生最切於荒政者也未也錄是布帛可兼祖制每田十畝以半畝栽桑麻木棉不種桑蜀絹不種麻棉布令墾荒者兼遵此法民無憂凍矣未也錄是百工亦禁凡聚人之處技巧出焉抱藝者且闢風而至械器利用不苦乏矣斯時也民之三財生三用足而國用憂謝乎未也足用之外猶有切時八大利調兵亦可強有力者能率眾開耕其財求智所優於取下家自為營人自為衛遠勝客故矣流殍亦衰至農招新民為客農彼脅從者聞之必多含賊巢而還故土增一田夫減一賊黨矣戎馬亦可因南東其畝水土縱衡槍柳棗栗側斜掩映利步不利騎矣河決亦可殺禹盡力溝洫至周定王時千七百年無河患使後此溝洫長修中國皆容水之處莊農皆行水之人也及今相水道開荒田固與治河相表裏矣菑宜亦可清肅情專資折色不惟無智亦以便食便兵餉改至本色少佐以銀扣剋鎖遺暴沮大半矣海運亦可罷凡一般

必溺者數十人。以人命與善人之種爭倖。容忍言乎。隨處問王宗沐。再運三百艘。遇龍躍。壞七艘。而罷往。事可鑒。況今該海運者。慮涸耶。畏河旁賊耶。慮涸。實。涸。法可矣。與其避堂與之梗。傳於塘外。易如調。師。清。於。三十年後之便利。今未敢深陳也。嘗見渭河兩旁。荒土。彌望。穿井。澆畦。蔬者。有。浸。洩。清。流。之。罪。為。輸。運。方。粟。而。甘。棄。本。境。膏。腴。不。許。生。粟。疎。南。力。以。饑。北。民。非。誤。之。誤。者。與。又。嘗。聞。興。屯。諸。議。矣。欲。使。墾。精。荒。之。田。必。曰。三。年。起。科。於是。荒。土。終。無。熟。期。察。有。勸。農。新。闢。之。田。必。勒。令。

農事全書

卷三十七

京

十九

墾稅於是熟田漸復荒廢。究之使官民兩失耳。率立此虛課以阻人。而必不肯獨以白種。非欲之。或者與。今請悉除故套。直分二等。曰新荒者。三年免稅。積荒者。永不。起。發。設。董。理。大。臣。一。員。妙。選。天。下。公。忠。廉。敏。之。人。遠。大。體。明。水。道。精。務。畫。必。如。昔。今。徐。尚。寶。貞。明。汪。司。農。應。較。今。日。李。侍。郎。繼。貞。章。而。任。之。立。激。勸。格。數。條。首。設。力。田。學。以。取。士。凡。墾。荒。百。頃。以。上。子。弟。文。義。循。通。附。州。縣。考試。入。學。每。省。量。廣。中。額。若。千。名。入。場。編。良。字。號。如。遠。宜。之。例。夫。科。名。者。國。人。情。所。最。榮。也。次。則。給。以。散。衛。畧。如。虞。文。靖。公。之。說。次。則。蠲。人。以。墾。荒。多。寡。贖。罪。或。出。財。

或。胥。勞。累。如。徐。貞。明。之。說。而。目。今。廢。請。諸。臣。亦。與。酌。量。於。其。間。次。則。聽。各。處。鹽。商。於。西。北。省。郡。隨。地。墾。荒。即。隨。地。輸。粟。而。補。其。墾。之。處。給。引。漸。復。易。銀。以。粟。之。舊。法。此。數。策。行。之。十。年。必。信。必。果。西。北。其。樂。土。矣。哉。若。永。樂。間。赴。邊。中。粟。之。法。非。遽。脩。浸。墾。商。不。敢。行。恐。當。俟。腹。地。墾。荒。之。後。徐。修。復。之。其。董。理。大。臣。應。屬。工。部。不。必。戶。部。凡。種。稅。局。戶。今。止。於。勸。課。招。徠。周。官。所。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特。地。利。正。其。事。也。今。都。水。屯。田。二。司。俱。屬。司。空。亦。此。義。夫。然。則。蘇。松。江。浙。明。農。之。士。舉。可。勝。其。任。而。偷。快。焉。年。來。漕。運。漸。道。聖。心。焦。勞。欲。挽。遲。為。迷。不。惜。

農事全書

卷三十七

京

二十

人。賞。比。於。軍。機。一。歲。轉。輸。之。事。猶。且。以。上。功。論。況。此。普。天。大。利。百。世。長。利。果。以。時。奏。績。豈。新。世。賞。殊。旌。乎。任。事。者。之。奮。心。端。必。錄。此。矣。禮。臣。頃。者。議。請。開。科。崇。允。京。省。共。增。一。百。二。十。餘。名。嗣。今。若。以。力。田。設。科。既。切。杖。時。又。合。古。道。且。另。編。字。號。較。文。高。下。係。然。明。經。取。士。非。習。爵。比。也。酌。古。準。今。鼓。舞。海。內。莫。此。為。便。謹。議。

進徐貞明二書疏

遵。旨。恭。進。徐。貞。明。水。道。攷。治。水。疏。事。臣。於。水。年。五。月。初。一。日。奏。生。財。有。標。本。等。事。內。引。貞。明。所。著。潞。水。客。譚。與。水。遇。攷。為。據。初。五。日。奉。聖。旨。該。部。者。該。具。奏。六。月。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王

十二日復奉 聖諭抄發貞明西北水利一書該部隨
卽遵頒條議。頃科臣楊枝起疏復引京東水道攷一書。
蓋西北水利卽貞明原名潞水客譯者其流舉西北第
對東南而言卽 祖制所云北直隸河南山東等處皆
是也。今京東順永二府土田水道攷則就西北之中舉
遼京之地逐縣逐鄉核其地名相其水泉少多田畝廣
狹穀性所宜人力所堪一一踏勘而縷數之者也。前書
論其理此書指其事。前書纂陳西北此書近相邦畿。舉
言理猶待思維酌量而勿言事直可按名循蹟而覆徵
之矣。雖相距數十年水土或有小異荒熟不無迥更然
大致相去料必非遠若得 聖見臣本其忠智憑以運
量俾新入之境儼如熟遊加以精詳必能徠民情周地
勢較諸憑虛擬度者心目難易富有闕焉且以此二十
餘州縣爲端而天津一帶亦有舊撫汪應蛟故蹟故冊
可據奉行有 祖制鼓舞有新模。非月三年海內聞風
知 朝廷大信如此求富得富求榮得榮安有不奉
而就共明天地易簡之理共成 聖朝久大之德業者
哉。畿南治水疏則貞明專爲津汴河而發者壅荒之力
民得自辦治河之權民不敢自專故須官爲主之然當
時難其事費藉卷估費至百二十餘萬金及貞明親歷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議

王

公孫顯等州武強東鹿等縣。盡虛河身分別會計所當
見費不及三萬。惟獻縣以下二河路遠工多行本地方
官轉估疑因貞明去任未見申詳然視所已估之處或
當數倍耳必不至如舊卷之多也。浮游論事與實心計
事之人豈可等哉。但當時食物工價俱賤恐在今日又
非共比。然臣亦有不服貞明者其訪藥王廟及天津二
道人募緣資費殊乖大體云。貞明舊本向稱疏稿卽今
揭帖之類故其中自稱藥王廟今不敢輒改一摺原
本錄附於水道攷之後共裝成冊臣恭序簡端進呈
聖覽 崇禎十五年九月十三日奏十一月初四日奉
聖旨這所進水道考治水疏是否今日可行有資也
併本內天津一帶舊撫汪應蛟故蹟通着金之俊詳
查前議來說冊併發該部知道
京東水道攷序
謹按先臣徐貞明有言西北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畿
輔畿輔水利皆可興也。先試之京東。乃先踏勘順永二
郡連爲土田水道攷兼查地圖惜其圖今不可見而獨
見其書經緯蓋非井矣。然先臣馮應京嘗著經世實用
編開貞明備者所見猶偏民間成熟旱田亦強令改開
水田致泉澤而平幾使當時水旱田並墾南北人互用

年招一年則至今十餘年來北直山東沿海千有餘里之地不讓江南矣斯言也以貞明所議之不行跡偏見也今貞明書具在每云難開泲者水近者見成旱田者悉從民便則曷嘗有強改之事耶或者又疑畿輔郡縣猶漢之河南南陽貴戚近臣坐產獨多故易阻而難行臣亦以爲不然貞明當日之不行錄於枝葉雖詳本原未微耳相度水土者技藝也申明祖制永不起科者本原也此制不申民間相率而疑曰積荒無稅今開小熟則必有小稅矣大熟則大稅矣旱田薄稅今改水田則必加厚稅矣逢年不可必而稅一起不可復除一加不可復減孰肯有其勞費以買後患哉惟力明此制而申濟之凡積荒原無稅者任其小熟大熟永不起科凡新荒原有稅者熟後三年方復舊額凡旱田荒地原有薄稅者任改水田永不加稅或積荒回土原有薄稅民間攤賠者嚴確除之亦聽隨便成然此度不違百之一二不足以立例也誠如是是朝廷直作民導師代民謀利無分閭閻貴近有不自竭其力成其業者豈情也哉其有縮於物力短於經營者別召南人無拘士民商賈聽其德力墾闢南北互用便孰加焉民樂其業國享其功是舉也樂歲則上供之後正必盈饑年則民

困之逆濟亦易寇盜不生無用兵之費漕運或滯亦可管收遠方之折色平買近地之見糧糧既無虧錢且有災爲國家利小耶大耶暫事久耶且所謂永不起科者非皆有科而今蠲之也乃後來屯額之外積荒無科之藥地也前此因薄徭久廢數百年未開原無可科使繼此人民不聚又數百年不開亦終無可科則何不從今爲始使民間恒待自盡其力而飲和者蒙天食德者成地其在朝廷又何靳何惜焉易卦損上益下曰益夫損上猶將爲之況上初無損而下有甚益者乎又況大益大利究歸於上如前所云者乎然則京東水道效一幾幸全書

書誠技藝也得其本而技藝皆爲吾用農官觀是書也其亦四海披腹之遠端乎富畿近以富西北富西北以富四海之民臨四海之富民以享中興之大業行其事享其成均有待於聖人豈偶然哉周家以稼穡開業辛國最長我皇上誠以稼穡中興而純休永祚必有遠過於殷宗周宜濫光者矣民風久而後仁民業久而後富爲民上者以欲速本之則難俟以久道觀之則有時臣敢恭弁數言若將操券而酬者焉以豫慰神堯壽民壽國之願崇禎十五年九月日中誓舍人臣陳龍正謹序

附錄

屯田御史徐殿臣謹奏。爲恭摺與屯不如開荒之明旨。敬循職掌。直刺二事。具功疎效。祈併功令。以便責成。事。職受命。巡屯。治歲考求。見向所謂興屯者。大抵虛加屯稅。非實生屯數也。官以增稅爲功。而民以加賦爲苦。逃亡益衆。荒蕪益多。是興屯者。乃廢屯者也。向所謂清屯者。每一官至。輒一番稽覈。究竟田何。畝歸軍。軍亦安得有其田。徒費騷擾。影占如故。是清屯者。乃亂屯者也。職自巡同。日擊荒殘之狀。疏請減增科之額。又思一變屯法。裁子粒。不徵銀錢。且痛開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書

五

從前僕認開荒之弊。而終不如中書舍人陳龍正所著墾荒議。直截了當。墾墾可行也。先經部科詳議。而職以豎試入關。未暇轉疏。則科臣楊枝起已先之矣。皇上俯納其言。未有與屯不如開荒說。得是之旨。復令詳議。承免起科事。宜項者吏部擬任屯務各官。又奉有屯田御史仍照舊巡察之旨。職因思屯與墾所宜致辦者。止在起科不起科之間。而習俗好言屯。不樂言墾者。一聞不起科。利事在民。必起科。利乃在國。此正科臣所稱詳述積陋。不知王政之必可行者也。今聖心所急欲舉行者。開荒也。如部覆則

依然興屯也。聖心所急欲增稅者。田中之五穀也。如部覆則究爲庫中之銀錢也。錫銀爲財。其勢必出於聚歛。涸屯爲墾。其究必至於殃民。往者董應舉請格金七萬屯。何家國公廉勤幹。拮据散載銀散而田不成。近年賀典之於陽和。抑又甚焉。此皆官屯已然之驗。明旨以爲不如開荒。斷斷無爽也。今若復循故轍。備種買牛。置器募佃。皆取之官費已多矣。而且溝洫當開。廬舍當築。衣食當周。格金有盡。屯費無窮。不興則棄前功。與之則無以繼。設處不過苟且捐助。更難強行。二三年復蕪。無收拾。將如朝廷一番設官

奏亭全書

卷三十七

奏書

五

發帑之盛意。何此時雖欲不虛加屯稅。以稍塞責。不可得矣。嗟乎。是職曩者所云。皇上虛有興屯之名。百姓實受加派之害者也。可勝歎哉。墾荒則不然。力申永不起科之祖制。定良法。用真才。不費金錢。不催子母。但假以事權。需之歲月。而大利隨其後矣。蓋設多則價輕。價輕則易致。其利輒歸朝廷。此實君民均足之良謀。豈僅藏富於民之腐說哉。令典萬厯年間議准荒田。但不在屯田舊額之內者。隨便領種。永不起科。最得太祖本意。近來舉名之爲新屯。而民始累足矣。且屯事舊事也。屯官舊官也。同犁然具

矣。增設大小各官。何爲者乎。所貴增設者。正爲釐修
祖制。特舉墾荒事宜。將以闢大利。成大功。使西北
數千里。幅員禾黍芄芄。一如東南氣象。資飽勝而省
輓輸耳。則摺此設衙。刻印。撥給。勅書。皆應至墾荒
不至屯務明矣。願皇上於部覆屯田起科諸積套。
盡數洗滌而直行。聖明專重開荒之本意。違符
聖祖近法。神宗。睿祖足民無便於此。所發十萬帑
金。似應委付總理。就駐劄地面。官自開墾。爲遠近商
民之倡。其餘各處荒田。悉確民間。從便墾闢。不以官
法預之。庶幾因勢利導之微權乎。乃若總理既設。兼
有分司。墾荒新政。與屯田舊規。原非一事。且經制未
備。舉行有待。俟有成效。乃可遞察。此尚需一二年。職
今奉差將竣。復命在邇。然衙門事體相闕。不先爲
講求。後人何所遵守。除見行事宜。無容再議外。以從
屯臣。勅書。應否添入。并察墾荒字樣。伏乞。明諭
部院。再加詳確。以便遵奉施行。崇禎十五年九月
十六日奉。聖旨。據奏。與屯徒加虛稅。從前欺飾。可
知事關創舉。著遵旨。將墾荒免科事。宜詳咨。確覆。毋
仍徇宿弊。其屯田御史。勅書。以後應否添改。著併察
明該部知道。

農事全書卷三十七終

養亭全書卷之三十八

政書奏議四

分考一回奏丁丑

遵旨據實回奏事。閏四月二十五日。禮部爲覆試事。聖旨。初維孚試卷學力未九。豈堪入數。且屬草殊。欠敬。慎着革去。舉人發舉肄業。房考何人。着自行回奏。欽此。欽遵。臣謹按當日。閣中取卷始末。仰告聖明。臣於崇禎九年九月。充順天府同考試官。臣原習詩經。因分房之日。有今考還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生。以禮記孤經引難求改。考試官左論德黃景昉。今臣調閱。臣初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十

以客經辭。景昉謂臣官序居末。例應調禮記房。臣遂不敢堅。鄉循炤近規。題出共商文錄。臣閱分房之後。披較經義。倍加敬慎。題經卷數甚少。貝字號應中式六名。取至五卷。人才已竭。緣係孤經。別無他房。可以借才。復遍搜得文理稍明順者七卷。臣與考試官左論德胡仲儀。起環比勘。欲就中擬定其一。商確再四。謂維孚卷力量難淺。詞氣差清。勉取充額。臣原批有敬辨二字。又有芳味未足。惟在自充之句。所以姑置末名。止爲卷少才乏。而額不可缺。伏見數年來。聖謨洋洋。日以釐正文體。頒示海內。况首善之地。尤四方所瞻。與其收險僻冗濫

之文。有傷太雅。寧姑存此平淺手筆。或者向後工夫。尚有可加。此小臣矢慎之過。欲守功令。而近於愚者也。我

皇上聖明天縱。精研典籍。至於科場制義。靡不博通。

恭誦明詔。謂維孚學力未充。此實維孚定評。亦臣與

典試二臣意中成案。天言一挾。如日斯昭。惟念臣與

分考不能爲皇上多得宏才厚養之士。而使淺學偏

乏。仰塵宸衷。臣之固陋。無所逃舉。惟聖恩垂察。斯

貴遵旨據實回奏事。竊炤禮記房貝字號中式定額

六員。偶值卷少才乏。當日與典試官往復較勘。勉取

學姑充末卷。胡維孚疎卷原批。見存可據。委如天聖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政書

二

學力未充。謹據實回奏。崇禎十年閏四月二十七日

奏五月初五日奉聖旨。取士務拔真才。豈得以卷少

充額爲詞。陳龍正着再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

係專經。何故求改也。着明白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再回奏

遵旨再據實回奏事。臣伏念場中取卷始末。前疏已

明。謹遵明諭。再加詳述。並將當日出題填榜事情。一

一簡悉以實。天聽臣原以詩經調閱禮記房。緣係客

經京省近科出過經題。未能周知。慮犯重複。商之考試

官左論德黃景昉。胡仲儀二臣。二臣皆習詩經。亦如臣

官左論德黃景昉。胡仲儀二臣。二臣皆習詩經。亦如臣

處臣因於彙經堂賢同職生職生出經題一紙謂皆近
科所未出者約計百餘臣從中記取斟酌比登聚奎堂
臣錄正副八題呈送景昉景昉點用二題卽今之三經
四經是也麒生亦擬四題景昉就中亦點用其二卽今
之首經次經是也致詳致謹惟恐或違題格臣與景昉
實共一心此間中出題之始末也易詩各房皆五百
餘卷每五十而中一禮記合血月字各號共二百六十
二卷內除血字一百八卷貝字僅一百五十四卷而二
三場不到者復不下二十卷是從一百三十卷中額取
六名額二十而中一腹各經卷倍少則取才亦倍難其
事理然也貝字號取至五卷已難入目因將各倫卷併
送副考官仲儼求其自定仲儼留量一日報云無甚高
下原卷發回取視其間一卷第二篇寄回兩行共文
云雖未施仁於天下而仁天下之道已萃於此我聞周
道視親此之謂也又捉履批沁入二字第七篇亦難教
句餘卷則繁無批點臣因細加覆閱並維乎卷於末名
亦萬不得已短中存長非敢以爲其優也此間中取卷
之始末也至十月十七夜登堂寫榜將竟總查各房尚
缺宣府生員且字號一名臣房有一倫卷景昉令臣更
撰維乎臣卽從燈下覆閱見其第六篇邊幅甚短臣原

批云疑有脫落及折對量急實止教行難以入經而論
中引川佛經色空空色教語功今所禁臣亦原加批抹
臣因並持兩卷請景昉仲儼及提調監試各官之前此
防疏滿景昉仲儼乃從別經補取且字號一名而禮記
房則仍用維乎其宜生安朝秀填入副榜蓋因兩卷皆
款朝秀又覺多疵不得已而量彼存此勉取充額之意
臣與考試官實同之提調監試及各房考官共見之矣
此場中定榜之始末也榜既出物議或謂維乎改經未
久何能過曉必顯場前預擬經題風構而成仲儼問之
卽以告臣臣卽以告景昉景昉謂此事雖係風聞不可
不慎令臣呼維乎面詰之臣遂立呼維乎公同本房所
取各生今中式第三甲進士黃國琦朱克謙及今回籍
舉人蕭珩馬國銓等似出無意從容共問何年改經場
前曾擬經題預構數篇或與場中所出偶符一二否維
乎聲色俱厲謂改經已近十年何云未久庚午科卽以
禮記入場順天府科舉案見有可証若言預擬經題則
場中經文宜獨稍優豈至典四書同其謬獨奄然僅居
本房之末乎國琦充軀等皆首肯其言臣亦見其亢壯
且翻閱四經果多舛誤磨磨之態遂兩坦然還不復同
然細念士子致議豈無自來爲之訪核經句則蘇維乎

平日詞氣矜張。交遊欠情。不能潛心篤學之所致。爾臣因敷數訓。陳面戒。或手書。令其砥行讀書。勿妄尤人。此亦長安士大夫共聞共見。今維乎發同肄業。同誦學之本分。而臣於閒卷時。不能拔士於號黃之外。仰光菁莪棧之盛。又不能因維乎閒讀。以辨其習氣性情。生平自盟。知言知人之學。臨幾替貶。實切疚懼。負罪莫容。惟是臣切誦匪懈之詩。長熟勿欺之訓。再頒天諭。敢或留餘。謹將場中各事始末。并揭曉後物議錄。條備告君父。實無一字支飾。以伸負。聖明勵精。致治豈弟。作人雅意。貼書場中。觀題取卷。擗榜。事分三節。并揭曉後物議錄。各創情實。不敷一字支飾。其所以勉取維字之故。總因乏才。始終可蒙。天鑒。謹再據實回奏。

奏平全書

卷三十八

奏平全書

元

崇禎十年五月初七日奏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俱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等項。是何情。該部科嚴查。確據實達奏。

分考三回奏

道 旨。回話。事本月十五日。禮部禮科覆奏二十日奉 聖旨。首善賓典大典最宜失公。失慎。胡麒生以孤經擬題。胡維孚改經。未久。迭得侍中情弊。顯然。陳龍正徇收。濫取。問仲儼。既批沁入。又行寄園。種種可疑。且據稱。

維乎平日狎邪。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問仲儼等俱藉回將話。來該部科知道。欽此。臣謹按。開中各項情實。臣前二疏已備。不敢復贅。外惟 明旨諭臣。狗濫二字。臣不敢致辨。然亦不敢不自明。開中。用卷少才乏。故以備卷。並呈總裁。求其自定。當選卷時。臣無心取誰。悉也。仲儼詳問各卷。無甚高下。維乎卷本淺弱。惟次篇數語。頗覺清切。遂加寄園。不過從文章起見。臣覆閱而取之。分考總裁。遞相推諉。先後商確。正意延矢。慎之意。非敢徇仲儼也。見字號二三。榜不到者。約二十卷。臣聞初場時。原於其內。取一正卷。儘勝維乎。先呈仲儼。裁定矣。案後場。竟缺臣二人。相顧歎息。始覺備卷中。稍取維乎。前疏所稱。乏才充額。字字真情。非敢濫也。但因批點出自副考。而臣取夾焉。故不敢徇。而似狗。狗優者。以缺後場。量而淺弱者。以充之。得之。故不敢濫。而實濫。至開文之際。臣與麒生。未嘗參酌片語。即經題百餘。臣亦從中自擇。第循邪近規。用其所擬。不能防微絕嫌。以致上煩 聖衷。疑慮。明給所請。洞昭纖微。臣捧誦而傷神。即仲儼問之。亦欽日月於萬里之外矣。若維乎平日習氣。則臣自出閣以後。一聞人言。即深悚懼。言者心之聲。文又言之精也。則言知人。學問恒理。而臣迷於心。即文。

奏平全書

卷三十八

奏平全書

大

當言取士定法。而臣建於目。雖孔子有謠言觀行之訓。若分言行爲兩途。然臣不敢執此以自寬也。讀聖賢書。介清朝祿。分求俊任。顧收此下士。以負朝廷。以軫磨念。小臣之罪。百舌何辭。謹候斧鑕。第貴閣中取卷。凡介在可否之間者。分校與據彘互商。原係舊規。因少佳卷。收取淺學。雖不敢有徇濫之心。委肩徇濫之迹。謹據實回。諒特罪。崇禎十年五月二十一日。奏三十日事。聖旨。衡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卷少才乏爲辭。取中情弊。尚多隱傳。還着另行回奏。該部知道。

分考四回奏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七

四奉 明旨。另行回奏。事。臣伏念事君勿欺。切而矢志。今三奏未蒙 聖鑒。誠微魯稱。無以自容。恭釋 明諭。滿臣漫無主持。臣已知罪。不敢辭退。滿臣隱飾。則臣不敢不申言之。夫衡文求俊。朝廷大典。身履至公之堂。荷抱人心。豈敢容一毫情弊。知而不言。其罪日欺。若不知而言。漫陳風影。亦非忠臣告君之道也。臣前三次回奏。皆據揚中事情。一一洞瀝。毫非飾詞。所以未見諒於聖心者。止因出題一事。擬自孤經。而胡維孚報中之後。不厭人望。群相指摘。久而不息。雖傳聞指摘之意。原不涉臣。然竊念維孚取自臣房。卽內省無疚。亦外顧難

安。既不敢輕率上聞。亦豈敢隱隱懸懸。付辭。辭於不問。當時曾著省述記一篇。抄錄數紙。投送士大夫。一自咎目光之晦。一自鳴心事之公。但其間不書姓名。多稱字號。文體疎率。今雖原稿見在。不敢仰資。至導近自維乎來。明旨發學。肄業之後。始聞其夙昔。曾在麒生門下。臣與麒生素無往來。入閣之日。方議共商。所以麒生與維孚平日之交遊。場外之擬議。深淺果否。無從聞知。難爲臆說。卽省述記中。亦未嘗及之。至於場中取卷之際。則閱文。縣臣批點定奪。縣問仲儼。而麒生始終實未嘗涉一目。衆一喙。天日在上。豈敢有隻字含糊影響。以

奏事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八

仰負 聖明。惟是衡文漫無主持。臣罪難逃。謹遵 旨另行回奏。以俟 天鑒。第貴胡維孚以淺學充額。敢榜之後。物議紛紛。臣曾著省述記以見志。并近聞維孚與麒生夙昔有交。一一據實上還。不敢隻字隱飾。至於場中衡文。麒生實未參預。謹奏。崇禎十年六月初一日。奏初五日奉 聖旨。拾才公典。豈得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述記。如何隱飾。至今還着封進。陳龍正始侯麒生等。凱明奏奪。該部知道。

分考五回奏

恭進省述記事。臣從舊冬出闕之後。知胡維孚品學卑

早不厭人望。謙讓聞心。善負德。初欲自行。簡舉附於鳴鼓之攻。迨至訪求事實。則又茫無所據。然而口耳通傳。風聲時及。臣於時欲言不得。欲默不甘。聊記此篇。發舒孤憤。對天地質神明。望冥頑以自新。聽公論於久定。但當日止期告之士類。故於稱呼之際。多不書名。今又不敢輕行改易。以失本來。其間所稱胡雪田者。即胡麟生也。因中畏者。則仲儼也。黃東厓者。黃景昉也。各房諸公者。易書詩春秋各房考官也。同年一友。見而賀之者。即維孚。本學師長。原任順天府儒學教授。今國子監博士。曾亨應也。惟藏姓士人。則初聞時。即刻意查閱。而託無至名。僅存其姓者也。文雖語簡。率野情。則段段真誠。豈聞感事之小鳴。終乃仰通乎天聽。臣伏念此記。闕疑止有二端。一在場中。則經題擬自專。經在場後。則聞維孚之有物議。其餘辨說維多。總不過訓戒維乎耳。臣第一疏云。臣以詩經調問禮記循熙舊規。題出共商。第二疏更詳擬題。始末兼述。物議雖夥。此二者實記中竅要。而所謂屢屢訓誨維孚。或面戒。或手書。即指記中釋英雄二字。釋虛心。釋不較諸說。而云則前二疏已將省述記所載情事。一一備告之。君父矣。特至尊之前。不敢以鳴訴朋友之文。率爾上賓。故未提出省述記三字。此

又微臣陳言次序之愚。冀雖意主於敬慎。而述類於隱。飾臣之罪也。謹遵旨。將省述記原稿繕寫。隨本封進。恭塵聖覽。臣初述此記時。止欲白之士林。所以行文疎率。全未簡點。今呈至尊。又不敬改易原稿。謹將其諸人姓名逐一開明進覽。伏乞聖明。原臣本情。省臣草野之罪。崇禎十年六月初六日。奏。初九日。奉聖旨。這省述記情弊。顯然着該部。議具奏。省述記
東坡有聯。迷五色之歎。爲閩中失士而發也。然誤此之病。烈於誤棄誤棄。世不受良士之用。誤收世受說士之害。予家世授詩。崇禎丙子。承乏分教。北開。適大行胡雪田以戴記孤經。避嫌求改。主考黃東厓先生。遂令予閱禮記房。而禮題則仍擬自雪田。予因取本房至九卷人。才已竭。追復貝字。號飲足十卷。類說不可得。向各房諸公云。末卷不能勉。須送至考自定耳。乃以倚卷七。並呈閩中畏先生。喻曰。主考復云。實難高下。仍聽本房自定。原卷送回。予見內一卷。席義獨闕數句。末經結處。亦點數句。乃反覆細視。七篇筆氣頗清。而淺弱已甚。不得已。姑取充數。即胡生排手卷也。比揭曉。則士論不服。小民詫歎。有謂其緩情。榜滿花柳。全不讀書者。有謂其結

交匪人者有謂其無所事事者有謂其出入衙門者有謂其僥倖得官者末文可以觀其所以觀心而予固卷時獨以氣清力薄疑爲初學少年不能辨其學業之荒品行心術之謬其迷視東坡不尤甚乎出聞旬日間之既熟乃手書勸戒使改過遷善閉戶勤學維乎是日在家優酌不置輒直云他出明當謁見明日又不來過未刻乃令人送一函予謂報書也敬視一各帖問何往則過東拜客矣予益訝之且是日更有謂其臨場延載姓士人謂作經文數十篇而四題具有固得幸售者夫經題擬自雪田定自主考後何預漢墓外人薄其生平矣亭全集

矣使只二十歲人進或難量今喻四旬前數十年作何功課僅此伎倆纔隔三年何能驟進作第一人且英雄二字尤屬無謂意者能均天下國家乎薛爵祿乎歸白乃乎夫明過天下日英能勝天下日雄然而米也文中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蓋反求諸己矣然自知何知自勝何勝必知性知天而後謂之自知而後可以當英雄必如顏克己孔無我而後謂之自勝而後可以當英雄不至孔顏孟地位固未足爲英雄也英雄之義如此子曉之乎一毫未曉其義而自負其名果何意義子於此際狂妄乃爾況在交知誰能堪之亦誰肯箴規之至若先生處地既尊姑含容以示養吾更不言誰爲言者雜字曰吾素極虛心日子又妄說虛字何異子破道哉凡因通得虛非以虛求通竹通故虛去其中之節則益諸管善鳴萬竅怒號皆此理也小通則小虛大通則大虛心如太虛者聖人也子何知虛雜乎又曰吾今後凡遇人言悉付不較日子又妄說不較是何地位子破道哉吾無所招之而後可謂之犯吾早自信無不仁不忠而後可付之不較若吾本自侮敢謂人犯吾實有失反躬已遲敢云不較乎文中子言無辨以止謗惟文中子而後可以稱謗而後可以無辨亦猶惟顏子而後可

謂之犯而後可付之不較也。橫逆之意亦然。吾無所感之。而後可謂之橫逆。今于自修不暇。乃云不較乎。此等義總不必爲子發。而今日在坐者衆。不可不囑于妄言。發明此義。於時黃蕭朱馬諸子。俱慨然有悟於心。維乎乃歸。至地。爲謝過狀。越數日。予察之。未有改意。顧益聞謬言。予同年一友兒而贅之。因問貴座師何人。維乎云。卽貴同年陳龍正也。我乃其末卷。詞色殊不平。夫維乎之書不報。約不至。背呼名。種種無禮。誠不足計。但以此等文學。幸而充之。頗懷怨對。則其不自量已甚。且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竊恐其平而待交知。俯而待問。一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三

吾則因維乎之未必得。省愈切矣。故命其篇曰省迷。毋敢尤人。卒以自反。

附錄

吏部尚書田唯嘉題爲題旨。回奏事。考功清吏司。索呈崇禎十年十二月十一日奉本部送史科抄出。太子少保刑部尚書鄭三侯等題前事等因。十二月初四日奉。聖旨。胡報平胡麟生。各配贖陳龍正着吏部議處。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閣中取士。以文爲準。而胡維乎學問荒疎。豈堪入教。中書舍人陳龍正。已失蘧鑑之明矣。且其素行淺薄。不顧人望。又失國家取士之意。及知其非類。乃作省迷記。以誣之。曉矣。就中情節。雖無弊端。而文與人皆非。龍正其何辭於目。嗟乎。查事官以此事降過二級。相應再降二級。題請。旨。崇禎十年十二月二十日題。二十六日奉。聖旨。陳龍正着降二級。昭舊。分關宿案疏。

分關之。欽案久明。乘機之資。辦有自。敬述當年。旨兼詳處。分情錄。仰候。聖鑒。事。臣於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問邸報。見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麟生一本。

義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四

直窮侍中之機等事奉 聖旨士子旁卷侍中常問問
取何人自難辭責這胡麒生許奏陳龍正取中胡維孚
事情著該部科從公察明具奏不許徇徇欽此臣等
部科察奏外伏念此事臣於昔年曾七遍 明諭五行
同泰并進省迷記關中關外始末情錄不曾詳奏天心
洞達覆轉無偏麒生薄誣隨還里門臣亦銷級久而聞
復今麒生乘臣教傳之日突起難端情可見也察自崇
禎十年閏四月禮部為違 旨覆試事奉 聖旨初維
孚試卷學力未充豈堪入觀且屬草莽欠教慎著華去
舉人發學肄業考考何人著自行回奏欽此當即遵

欽奉全書

卷三十八

吏部

十五

旨回奏疏內止言麒生改閱他經五月初五日奉 聖
旨取上務後真才豈得以卷少充類為詞陳龍正著再
據實回奏不得支飾胡麒生既係專經何故求改也若
明白回奏該部知道欽此臣隨還 旨再奏詳述擬題
定榜并物議等因隨亦逐事為之剖釋五月十一日奉
聖旨奏內閣中先後擬題併取卷定榜及場後物議
等項是何情該部科嚴查確據實速奏欽此隨該
禮部禮科查嚴奏 上五月二十日奉 聖旨首善賓
興大典宜矢公矢慎胡麒生以孤輕擬題胡維孚改經
永久遠得侍中情弊顯陳龍正徇收濫取因仲儀既

批沁入又行密圖種種可疑且據稱胡維孚平日押邪
奉止不端益負朝廷求俊至意因仲儀等俱著回將祐
來該部知道欽此臣復回話惟以迷目迷心引罪自歸
五月三十日奉 聖旨無文漫無主持明屬徇濫乃以
卷少才乏為辭取中情弊尚多隱飾還著另行回奏該
部知道欽此臣復另行回奏如述省迷記及麒生與維
孚平日交遊然關中關文定卷實與麒生秋毫無涉疏
內至引天日以明之雖冒 聖明隱飾之責有所不避
止謂本心難昧更言終見歸於 明至耳六月初五日
奉 聖旨論才公典豈容徇濫據稱胡麒生胡維孚平

欽奉全書

卷三十八

吏部

十六

日交遊明屬情弊既作省迷記如何隱飾至今還著封
建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審該部知道欽此臣即
恭進省迷記六月初九日奉 聖旨這省還記情弊顯
然著該部以議具奏欽此當年 明倫七慎回奏五申
并省迷記具在 御前歷歷可覆按也關中擬題平日
交遊麒生實有之事 君父之前何敢隱本房閭文副
考批卷麒生實無舉預天日在上何敢隱當時主考即
今閣臣黃景昉典副考門仲儀各具疏奏明大意略同
臣疏麒生亦再三奏辨總蒙下訊當時掌邦禁者則今
新蒙臣鄭三據臣疏記秉公訊詰廉得其情特因維

乎品望者率而獻生偶與相給難辭比匪得 旨均隨
今委書具在其處分二人並未容因情弊也先是臣以
本房所取東朝綱卷策語傷時部科磨勘降職二級至
是又降二級再越歲過 聖恩滿除仲儼亦坐是降二
級用此案欽定本末大致如此今其事已久矣而一二
年來 聖度彌恢 君恩益溥雖向之屢于天怒者時
或解其舊網照以新和慕悅渾吟卑敷乎萬里之外於
是獻生顛影自分註誤未重創艾已深方長之材幸逢
聖朝詎忍終錮奔遇風而動鳥感春而鳴希澤之恩所
餘萌也所可笑者獻生疏請追察部科磨勘夫當年磨

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

勘既畢始下司敗成招今反狀於 欽案久定之後追
迴磨勘將使秩宗邦禁往復循環終無已時而宸斷
顧輕於朋議乎又云造記支吾臣著省述記在前出關
之特記中語專為訓誡維乎何預支吾磨勘尤可訝者
審通囑託一語當日獻生考過部擬高等因覆試維乎
而罷 嚴諭垂降歸重獻生然始而訊實繼而允釋蛋
雷解雨總出 四目四聰之用人臣寄囑何門造言輕
率若此得非昔年習氣尚未全除者乎若臣平生孤吟
寡援止以一味模誡見乎於善類昨歲感疾乞休未蒙
矜允遂連復 命陪侍鵷班又半年於茲五月間曹

茲應詔陳言四疏頃因奉 旨進聖荒議并議自明
水道考治水疏等書復隨具二疏雖質但少文然言言
字字從 君國民生發念中流出九月間以歷俸五年
八個月瓜期已踰隨例載俸日惟靜坐讀書作老經生
功課蓋微臣心寧行誼荷日月之煥臨久矣豈特此一
事為 聖鑒早定於六載之前已耶 崇禎十五年十
一月 日奏初七日奉 聖旨已有旨了陳龍正者
靜聽公察不必預辨該部知道

再剖分圖宿案疏奏未

候察日久情實宜明謹因人言再為判斷事 須兄科臣

幾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

沈胤培欲杜科場之弊一疏奉有磨勘係該科職掌自
當力矢公慎用杜弊端其胡維乎一案已有旨了著該
部速行察奏之 旨臣自幸歸耕有期屏息靜聽但味
科臣疏名云茲後語多傷臣雖當年 明綸七瀛回泰
五申似欲棄掩其真而徑行其意者則臣亦何敢無說
而處此胡維乎以覆試職華 明旨云學力未充屬草
疎欠敬慎維乎罪案灼乎已定臣奉 旨屢奉 聖云卷
少每自咎其目迷 明旨始終責以衡文漫無主持坐
鑄級矣易云不自引罪乎至云故作不了語窺探 聖
意臣初疏謂胡維生引誘求改求改乃關中實事引嫌

亦臣子小心有何不了請耶又云先帝遺記記今見在御前皆訓誦維乎無傷及孽生者卽所述預作經文一語亦明謂外人恨薄維乎曲揣及此是乃解嘲何嫁禍也麒生夙昔三緘之戒稍疎致騰衆疑後以自行同奏蒙訊當時大司寇鄭三俊細釋臣前後疏記並無一字指麒生情弊故止據平日交遊一事坐以比匪科臣今日仰體聖朝樂育之仁借麒生青年久廢或欲列之使過之條可也因惜麒生而欲掩當日愛書之實以清宸斷之聰則過也舊年十月麒生初進蘇許臣時廬培深訝其舉動之舛蓋胸無成竹議論虛平何至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十九

今日忽發此違心之論哉其疏尾云事本直裁該部無容瑣觀斯二語儘合蓋昔年麒生獲罪先定於司敗而臣另行議處出自考功舉旨則分後先兩時報命則分吏利兩部明旨所云有無別情著該部據實奏明惟此則昭然有據之情事最實亦最明乃科臣所謂無容瑣觀者也臣致平心和氣細與創斯伏候天恩早賜磨斷以便衰病小臣得申歸耕之舊請崇禎十六年八月二十日奉聖旨該部知道

訓勝偽學疏

奏

人猜妄加天鑒難欺事查臣黃澍舊冬借偽學二字

橫口晉臣臣心訝其無端然愚學之真偽品之君子小人繫於身心不繫於人口尤不繫於邪人妄人之口鑲空繪虛有何損染類恐因人詭脣而心動氣動所以處之或失其恒度是乃學問之疎人品之疏耳聖明在上真道學之宗主也何致不竭彼澍之口頗與較乎且或幾希尚存涂觀其夜氣今乃因自請沐功一案爲諸臣壘糾自知理屈辭窮而科臣陳燕翼疏摘發尤力對外敗於官邪內羞於素行無可奈何顧及欲借臣職然不較之候爲通辭計爾燕翼疏代臣報復也噫此豈獨臣直上欺天鑒而不顧矣建言言官職也公爾忘

養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二十

私信心獨往執得而左右之使人臣立身居職百病千瘡一經彈射事理交困侘傺無聊旁流狂瀾遂謂足資其掩覆耶臣爲澍計頻痛念自功一疏果否據實果否近理果否請者是糾者非浩然皎然發出片片光明磊落之槩使豫中億萬官紳士民死者魂安存者心服而諸臣之糾者轉而自衛則澍之立身於天地綽有餘裕矣否卽痛自悔愆直認前請之欺飾伏冀特罪莫聖仁原有猶爲中策乃徒矯誣罔鑒姑塞目前究於定論奚遑焉臣平生學務自據耻爲求問澍舊冬疎誣臣取忌鄉民臣不覺喟然而嘆有謂臣處以歷年來倡率賑

倣并義莊同善會諸約式皆濟濟實事遠近傳倣可仰
達宸聰者臣愚思之宋儲朱子立社倉於鄉協濟民
饑番三十年他方倣之境皆少盜朱子乃闢於朝朝廷
下其法於諸路至今傳爲美談今臣所行亦十二三年
矣浙閩蘇豫崑山華亭江西口北倣行同善會者亦十
餘處卽臺臣李陳玉向宰臣邑嘆此法之善歸行於鄉
卽杭紳陸之超久行於武林又廣其法於宦遊之穎州
科臣金汝彌杭人也稔悉其事亟圖推廣謝旣附杭豈
不聞見惜其心別有所營不見民生耳臣前不言者以
爲因諺而言述鄉於自謂與宋子入告之時義未符且
義必全計

卷三十一人

奏議

三

負數者長故不忍爲也臣心之所以對天地對君父
告海內俟百世者如此其同善會四季賑濟諸約式及
各省直倣行善會刻錄臣不敢仰塵清覽備行送閣
以略見江湖憂民之思倘舉行益久傳倣益衆終得與
宋子社倉之法相輔而行未必非薄海窮漕裨盜安民
之一助也臣敢因辨誣而終及之崇禎十六年四月
十九日奏十一月初八日奉聖旨已有旨了陳龍正
不必詞陳奏內偶率驕慢等項有何實跡是否法可通
行者結撫按察明具奏該部知道

附錄

農亭全書

卷三十八

奏議

三

遷拔陝西甘肅試監察御史李悅心謹題爲修遵各
舉所知之明旨細心物色三人以備簡用以勸至
治事竊思任賢圖治皇上竊寐之盛心以人事君
臣子靖獻之首務但恐實行未請舉出風聞多有宋
當誤事不小臣竊慮明倫云各舉所知正處不知
而舉或致誤用也恭逢拔茅圖泰之期敢不仰體
聖衷就習知之賢明指素行爲我皇上告況去歲
陞靜臣疏云山林有賢亦將物色以進致負選賢之
初志乎臣於京職中得一人焉中書舍人陳龍正是
也龍正學傳孔孟之宗胸襟樸樸之所著學言等

齊允足垂訓。居第則率草堂立同善會。積穀賑貧。講學化俗。其居官也。天心授職。諸疏。曹家嘉納。具在御前。可驗也。此一臣也。盛代辭儲。經世鉅品。當急爲擢用。令盡展底蘊者也。又於罪廢中得一人焉。前戶部主事。今遣歸業。廷秀是也。廷秀孝行堪比。曾參。潔操不讓原憲。處於六載。消涓滴酒。松楸家計屢空。峻峻操藥水。現經國圖銀鍊。愈覺學問精純。此一臣也。清能彌俗。介堪立極。當滿拂而用。以作砥柱者也。又於草野中得一人焉。曹縣令丁憂生員武張聯是也。張聯誠正風。審於閭室。經綸厚備於窮居。近三年荒歉。百姓逃亡。竟割薄產。強半助賑。更同臣請粟於郡縣。勸廉於紳衿。得錢若干。日夜借鄉耆等拮据煮賑。且建舍收養棄嬰。調理病人。生全萬命。此一生也。當昔年而矢志正學。期聖域之立躋。做秀才而存心天下。恥一夫之失所。是當待服闋而聘用。以資化理者也。臣於此三人。皆親視而廣詢。然後齊沐入告。非敢徇不相之浮譽。惡一己之偏好。遂登薦牘也。今國家需人至矣。祈 勅部速覆。卽隨村錄用。以資中興。

崇禎十五年閏十一月初一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

工科給事中陳燕翼。謹題爲。國賊未除。賞奸非法。乞正一聘之誤。思以昭萬世之公是事。竊惟從古聖帝明王。所以屬世。磨礱鞭撻四夷者。惟操威福。予奪二大魁柄。謹其僻澁。而時防其旁落。故雖冠賊姦究。並時竊發。而穆清之上。足以靜鎮之。而有餘從未有藩封淪沒。生靈魚鱉。大河以南。郡縣失陷殆盡。而地方在事諸臣。尚微陞叙加叙之賞。如今日者也。失成。福予奪二者。二祖 列宗所寵昇之。陛下以示法於 聖子神孫。千萬世守之。雖 陛下不敢私焉者。也。大臣擅之。則爲無將。小臣請之。則爲說謊。部院壺諫諸臣。明知之。明恨之。而不以入告。則爲扶同欺罔。不則亦爲畏死避禍。臣諫官也。臣滋懼矣。臣向辦事科中。見邪臣黃澍守汴。至苦一疏。繫繫萬言。其自親與代人出脫。不啻郭子儀。張遼岳飛。而其自命作者。又不啻陳琳。司馬相如。一紙說書。滿口胡柴。不惟目無天下人。而且藐視 至尊矣。臣與同垣高翔。翔韓如愈彰。瑄三人對面共讀。欣榮頗足。相語嘆息。意此疏近理。亂真偶動。聖聰票擬。機誤旋當。迫入改正。或職兵諸臣。應有言者。水落石出。可靜聽議論之定。無何而司馬覆疏上矣。覆疏未盡。如對所請。而招覆。

疏又上矣。未幾罪無前名。銜居然卿旅矣。任漳居然起用京堂矣。一時守土諸臣。或加級。或優陞。居然以罪冒功。恬受之而不疑矣。嗟。是固所以叙守汴之功也。試問當日守汴汴在否乎。決河灌汴。天灌之乎。或灌之乎。抑守汴撫按諸臣自灌之乎。河水驟至。洶涌如山。馮英効靈。豈真鑿舟城中以待。試問當時百萬之生靈俱死。而撫按官府又何以獨生。撫按要緊官府獨生。而么麼不急佐領之官。又何以偏死。蓋請臣同官劉昌指名決河一疏。而在事同謀諸奸。已如見其肺肝矣。昌爲尊者諱。爲要人諱。而裴徊落筆。獨

官爵性命。則誣人以三百年來安流故道。而使之潰決南徙。岌岌犯險。則得罪。祖宗以南北一綫。漕米灌輸之命。脈惜水如血。而使之噴灌。運則撓誤。違儲以辦冠辦。大農告匱。三空四盡之時。而無端令感損水衡錢。疲物力。則上憂。至尋名銜等。以此六可斬大罪。幸以詐病解任。不埋名匿影。所死家園。而敢悍然與黃澍謀。此裏呼外應。無非負罪重。或不免旁人論列。姑架大功。張虎皮。嚇而掩之。意天下人或無心無目。復無口。雖有言官。可威勢重與劫之。而不敢動耳。嗟。夫猶有鬼神。蓋澍以二年牛推官。借題述

命一切尚養而立論變配無人臣禮至此臣本與名
衡無交無隙與謝尤先後同師然大故當絕鳴鼓必
先況方今疆場日駭亂孽不靖事關宗社舉示四
夷竊觀用兵以來廣寧陷而經撫均粹鳳陽變而衛
按並坐德藩陷而東撫立誅襄陽陷賊入川而撫督
諸臣驛首繫修即真定失一二州縣而保撫不免今
大河清濤甚於東德河南鄭縣大抵淨盡而國事與
法罪大者反見實見原而又重以欺君論議之厚焉
將何以昭德廷新主化貞揚一鳴類繼祖鄭崇倫
文燦邵捷春張其平等諸臣之目又得無爲范志完
等預理公案使退而叙功乎臣知言必獲罪然遇
此等大事不言使天下後世載筆者記之曰某年某
月某日汴城失河叔功而臺者諸臣舉無敢異議者
自顧此時何以覲顏瑣聞之列而使天下後世有以
量吾君乎與夫今日不言雖生猶死毋寧言而死請
下臣章與謝原請叙功一疏今廷臣會議果有良心
盡死能爲名衡等一言出脫者臣請受妄言之罪伏
乞聖明總覽太阿慎重名器收回成命無爲邪臣
變亂朝政刻印銷印昭垂萬世聖子神孫舉動臣盡
力發好字稍逾格并祈寬宥臣不勝憂國激切

願望之至 崇禎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具題二月初
六日奉 聖旨賞罰朝廷大柄守汴一案屢旨自明
這本廷臆昔議類例挾持且襄詞賁許尤非言官人
告之體陳燕翼者吏部議處具奏 崇禎十六年二
月 日該吏部尚書鄭三俊覆疏看得年來 寇
交江地方蹂躪未有如中州決裂之甚者諸藩淪陷
省會爲沼封疆失事方未有如諸臣負罪之大者前
此偷息呼吸計無復之但不至開門揖賊耳當於何
處論功哉高撫軍先令伴冒不無遺訊一槩叙錄委
屬太優但今日賊勢披猖名城疊陷諸臣扞禦艱苦
只以決河之失致成丘墟 聖主畀其罪而念其苦
者正欲以示風勸于將來也科臣陳燕翼慷慨陳言
激忠憤祇思爲功罪存正論而不知以鼓舞妙微
催遲臆苛議有似顛倒至其撫拾他端更失格倖誠
不可不議處者念其新在言路起念無他姑罰俸八
箇月示警三月初十日奉 聖旨前旨係議處如何
不遵僅擬輕罰陳燕翼着降二級調別衙門用

幾亭金書卷之三十

政書 卷五 聖賢求上

訪學賢能疏 聖賢求上

聖恩難報。聖政日新。徵陳求賢政治之規。以垂萬世無弊之道。臣頃與殿試之日。聖制有云。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捧讀未竟。不覺感極涕零。以爲。聖心明知佐理天下在於士夫。而委托傾信。賴有他屬。實士夫之召。聖明非。聖明之負士夫也。敢以草野所籌。委曲上陳。冀少垂聽焉。伏見。皇上福德無疆。仰配世宗皇帝。然二同而一與。其同者。萬心所交頌也。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其異者。臣獨仰體。聖明之微意焉。世宗自宗藩入繼大統。皇上以親王紹登大位。應運而興。同也。世宗初年。因補臣張孚敬一言。撤回天下鎮守內臣。洗百年之習。貽安至於神宗之末。皇上登極。手芟涓天之逆。不動聲色。廟社又安。其神機天斷同也。所謂一異者。世宗四十五年之內。終不任內臣。而皇上旋印分遣。柄用莫重於部堂。而命之總理矣。莫重於兵權。而京營有提督矣。各鎮有監視軍門矣。天下不識。聖意以爲信幸內臣。過於卿大夫士。臣竊念之。豈以皇上天縱聰明。熟知經史。洞見古今成敗。而肯爲此。蓋必

有微權焉。數年以來。廷臣外臣。未得一人稱任使。未見一事奏顯功。姑命內臣。統而蒞之。以激發臣工士夫之氣。欲令覺悟疏憤。殫忠竭能。至賢才輩出。事成功立之日。忽出。聖斷如。世宗從張孚敬之言。蓋不難也。然人才難培養。而感者多。歸屈辱而成者少。高明之人。不甘受辱。如頃者大同知府蔡屏周。奮銳機世籍。入總理衙門。交冊而出。不肯屈身。享受降。若此之類。保節全名。國家既不能得其用。庸庸之人。既已甘辱矣。復何激發之有。而國家又安用之。然則。聖意欲借以激發人才者。或反以摧折人才。未可知也。何則。外臣既無繇曲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體。聖重之。顧而內臣受道者。或亦威稜自持。未必仰承付托也。以臣愚計。莫如力求天下之賢才。而專任之。昔太祖時。賢才滿朝。事無不舉。猶遣文原吉等分行天下。訪求逸才。論之曰。人材不絕於世。朕非慮天下無賢。慮知人之難耳。今宜急做此意。於廷臣中。擇善鑒別者。十餘人。聽其自認一方。或舊遊舊治之處。或其本鄉。量限歲月。勒令訪求。不論舉監生員吏丞白衣。但有真才。分別所長。明白開奏。卓識偉度。智深勇沈。堪任輔弼。干城者。雖得一人。不爲少。其他有能之士。或各得數人。以來。既至。卽試授職事。稱職。則舉至受上賞。如或敗事。

罪亦同生。必行無有如此。則紳野之真才必出矣。宣宗勒朝從三品以上。舉薦所知。英宗亦命京官三品以下。各舉廉公明達。堪任御史者一員。四品以下。及部郎掌印科道。各舉廉敏愛民。堪任知縣者一員。今宜兼做此法。但嚴舉至同坐之例。人自不敢徇私。以此補科目收羅之所未備。賢能既備。可以委心專任。可以破格超任。將見以提錢穀。則出入必清。以督耕屯。則獲粟必多。以練士馬。則寇賊必破。吏廉而刑可簡。民甦而國可裕。內治而外可威。然後知當世未書之才。廷臣原足倚仗。穆然執要。沛然致治。一切精防之意。監制之術。皆有所不勞。聖明舉動。仰配世宗。真如反掌之間。而垂法於聖子神孫。所謂萬世無弊之道也。抑臣又嘗念之內臣不預政事。不攬兵柄。賢其安身全名之至計。自世宗以及神宗。百年之間。明有成驗。大聖人之所以保血近侍。蓋亦有深維其終始者。愚臣不勝倦倦。惟聖慈垂鑒。貽貴共治天下。全賴士夫。聖心原有定見。惟願廣求賢能。專意委任。漸收太阿旁落之柄。仰配世宗無疆之休。

精擇學臣疏。以王士心。以作人才。資治理事。格遵。廂制。精擇學臣。以王士心。以作人才。資治理事。

據按萬曆三年。換給提學官勅諭。各撫按二司。俱不許侵伊職掌行事。並責成舉臣。如此其專且重也。童生三場俱通。始得入學。大府不過二十人。大州縣不過十五人。如地方乏才。雖四五名不爲少。至十一年題。如人才眾多地方。許酌量增取。不許徇情過濫。蓋違人泮宮。如此其嚴且慎也。當時舉臣執法守義。不聞有營私濫取之議。士子閉戶讀書。不敢賄賂。囑情來之。每試案一出。寒儒勤農之家。或換譽髦。廣首錄。而貴介俠遊子弟。及商賈胥皂。多財巧營者。皆不與焉。故廉耻重而財勢謝。士知自好。孤寒感奮。人才輩出。治理可觀。用成我

神宗皇帝四十八年之大平。實惟學政爲之根本也。近二紀來。學臣不約而同。風力漸弱。以取數之加多爲從厚。以情面之周至爲有能。一案之出。衆相視而推。其以文章公道得者。指不數屈。於是讀書自好之人。仰屋猶嘆。以爲闕修。竭力舉無所用。上智不移。世有幾人。中人之性。隨俗而化。趨邪者日甚。慕正者難堅。蓋自試童子與入芹宮之時。其心術已壞。大半矣。科甲之士。皆從此出。求其於登進之後。卓然獨立。或翩然易處者。又能有幾哉。此人才之所以日壞。政事之所以日偷。而民生之所以日困也。司牧尹卿。方其少時。孰非青衿。孰非

卷三十九 奏議 三

卷三十九 奏議 四

童子不致重於青衿童子而直求備於司牧尹鄉紳童其萌蘖而冀棟梁之材塞乎原泉而希放海之濫豈可得乎崇禎八年蒙我皇上銳意作人屢定大小州縣入學之數略徵萬曆初年故事然循習既久驟革未易授之法而使行不如得其人使自行法以臣之愚謂宜特勅吏部妙選天下司途與南北郎署臺臣中剛明方正風采表著者十餘人列置京省督學一遵祖制絕干請之途嚴出入之數孤寒進則益恩遇征豪強則勉自循省月濫之罷舊者衆則官增漸濫其才之新選者精則名舉知榮錄是而科而甲大抵皆廉耻風培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五

風雅自愛之士於以事君蒞民翺然一新矣此實育才之本計立政安民之大原所宜急急同維不可一日因循者也多才之世惟慮上之不求乏才之世兼冀上之能養草昧天開之日以包荒為獎勸冒濫習成之日以清理為滋培易日變通以趨時況於此事不過一申飭間已盡變通之利乎再惟學官所重莫如鄉賢蓋不祀之他而附之學官必其人無規於人倫有聞乎道義故使聖廟餘馨得而及之神祖以前此舉甚慎自國初至近代每州縣不過數人通年以來情賄是徇生徒妄舉學正安巾督學因之從無廢毀甲科之歟大抵

入祠縣中少一鄉宦學中即增一鄉賢累累數十至其賢臨歿之日有囑其子孫不願入祠與此輩為伍者鈕豆之濫至此已極漸致士風頹敝氓庶咨嗟羨孔方之多靈恨公道之漸遠此尤壞人心之一大端也督學既得其人此事首宜蕩濫入者因出者而有光生者觀逝者而彌奮所助於士習人心當不小矣附責學政者人才所自出附奏若一事實關天下政治之原伏乞特重其選申飭舊制嚴生儒之進退核鄉賢之出入使士習日正民生日安以副聖明圖治至意

平流寇疏

可子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六

急平寇亂以紓國用事今天下加派歲增至九百餘萬而用猶苦不給大率專為用兵孫武子云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流賊創亂已經數年居腹心之內日熾日迫頃聞至鎮殺居民萬慘毒不忍聞去臨清僅十里猖獗至此遠近震駭受害之處既不能拒幸而免者惟以賊不入信地得免罪吾為幸又安敢追襲掩殺一為大創哉勝因為整孟子非之況今一統盛世無隙可整乎臣愚以為今日之勢宜暫設總督大臣一員控制諸省使責任有歸功罪無避一二年內可就蕩平夫流氓之惡已為罪已極恨不且晚之間盡就撲

臣乃以年爲計。似甚迂疎。然臣熟思之。流賊實不比
羌虜。必誅絕之爲快。本係朝廷赤子。半爲飢寒所驅。半
爲賊威所陷。賊魁解黨。良屬至計。而其徒衆且數十萬。
假如猛將精兵。果能盡勦。豈合上天好生之心。況連袁
四省。即使算算洞中機宜。隨勦隨散。以漸而入。亦非旦
夕可以了事。但得所推絕。皆果係真才。聽其自選將帥。
受任之後。投音屢聞。使數千里之內。盡掃凶惡。遇爲良
民。安插得宜。不復乘間竊發。則一二年成功。臣亦以爲
可矣。若東驅西竄。條來條往。或一方稍安。或一時暫伏。
雖以數月奏捷。何足爲底定哉。然解散之法。雖在將帥

功亦賴於此。若不準正。九額支銷。使所至地方曲
設處。彼地官民。既受困苦。此間軍士。又無宿飽之款。與
現賞之勸。雖有願牧。何以使衆成功。故足現糧者。今日
平賊之要務也。或難臣曰。平賊以省軍需。今反費現糧。
何名爲省。臣應之曰。糧不給發。賊終蔓延。貽耗軍需。難
以數計。何如明費糧若干萬。不銀若干萬兩。使良將得
展其兵力。賊平而餉止。爲久長節省之實事乎。流賊已
平。除各復本地爲民外。其間挑選壯勇。願留爲兵者。給
與禾糧。按法操練。即可資之實邊。連埃之事。果得良將。
不設鹽制。進還機宜。得以自給。亦可數年奏効。內清流
寇。外安邊境。不待十年。天下軍輸。減去大半。此真節省
大者也。若兵終不息。而日議裁減。節於末流。瑣細之
尚。皆猶積涓埃以填無底之壑。其何濟焉。此臣所謂急
于寇亂。以省軍需者也。賊流賊蔓延各省。應暫設總
將官。專其責成。又宜給發現糧。使兵速而餉止。強寇散
盡。還祈 特勅各省守令。設法安插新民。使盜賊永息。
奏對語三條 戊寅

務使用一人得一人之力。為一事。奏一事之功。尤願聖明加意人才。容受直言。體度商書所云。言逆於心。必求諸道。言過於志。必求諸非道。守此二語。為觀人之準。的則知人之哲。可配堯舜。賢才既多。則足民裕國。安邊平寇。次第可期。到得功成治定之日。兵可不增。餉可免。皇上端拱而享太平矣。多難興邦。是今日的景象。股憂教聖。天下所仰。頭者正是皇上今日這一點至誠惻恒的念頭。臣愚不勝惶切。

以屯牧為名。窺犯乃其本計。閣議能辦此事與否。實未敢知。今既不敢臨敵易帥。願皇上急勅當事大臣。從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九

商確作何處置。可保萬全。其禦臣坐列八城。糜費糧餉百五十萬。國家未見大得其力。設令謀國有人。能鼓舞大帥。即其制馭人才之選。便可以制敵。使之不敢內窺。亦不敢久駐近地矣。伏見光朝如玉。現為本兵。則能舉文臣王守仁以滅頭。張居正居內閣。則能舉武臣戚繼光以安邊。可見將才不拘文武。但貴得人。今日選定大將解。聖明東顧之憂。實關臣與中樞之事也。今日事勢。必練得精兵。方可禦賊。必選得良將。方能練兵。近來將帥。都念無紀律。又全不講用間一者。沒知我虛實。我不知彼情形。以致賊守屢岫。還將之方。當以能

嚴勅來。能用間諜。二事為主。至於平日根本之計。又在陶鑄群才。適盤打算。凡做一事。不徑從這一事做起。用一人。不專靠這一人奏功。其練才之法。當使內外遞轉。勞迫適均。年相鼓舞。則諸練之才漸多。一旦有急。不慮無人矣。臣仰窺聖衷焦勞。恒不能急訪一奇士。出一奇謀。立殲此賊。但平居有治本工夫。臨急方能治標。故選將練兵。又須以嚴練文臣為本。

生財平寇。合為一事。致已。

講明。祖制承不起科四字。成說當今至要。至急二端。恭請聖裁。大定講議。事方今天下之務。莫要於生財。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書

十

莫急於平流。應欲平流。東勿議勸撫。當議解散。欲議解散。光議安插。敢求安插之地。無過於使之隨處墾荒。欲使新附之民為客農。必先使當商大戶為主農。欲使商賈樂為主農。必清理開田。申明承不起科之舊制。查自洪武年。以至列宗。各有牧諭。班班可攷。自有至算。豈真謂單軫民窮。直遺國計哉。清理之法。則當自聖莊始。善乎單吉之告。孝宗者。曰。天下山河。皆至有也。何以莊為。苟推此意。臣下聞風。感化必衆。清理易為力矣。其詳。則楊一清之告。世宗者可考也。誠行此策。三四年內。流寇寧貼。皆避為良民。永無反側之虞。而且藉其

力以耕墾土。十年之後。穀粟盈於海內。其傾日。昭朝廷。雖不收其稅。而金錢自富。日贏。况盜賊不生。則無用兵之費。飢饉不作。則無賑濟之費。所省又有不可勝算者乎。故平流寇之與生財。合爲一事。則俱成分爲二事。則難就。今日事勢機宜。確乎若此。失今不圖。寇愈熾。民愈貧。臣尚忍言哉。故疏厥渠魁。以正國法。挑其精銳。以壯邊旅。良將之事也。隨宜安插。使至農客農。各利其業。各樂其生。良有司之事也。何道以選良將。必得頗故其人。何道以提挈群有司。使一時相率以赤子爲念。此揆宰樞院大臣之事也。惟擇大臣而委任責成之。清理始自

義寧全書

卷三十九

吏部

十一

皇莊。以感動群下。此二者。則皇上之事也。

以體節財疏

廣原

禮以節成。就爲國以禮之中。寓節財之大道事。竊觀今日裁冗員。清濫費。可謂至矣。更有二事。易行而立效者。一曰申詳品制。則宴會奢靡宜限也。一曰約束異端。則細流耗盡宜抑也。奢靡之端。飲食爲甚。一往而不返。日用而不知。每見四方官紳宴會。競以羅列珍味相高。多至百器以外。官紳如此。民謂安得不慕效之。恣口腹。長得啖。費錢財。成物命。養風俗。官不勝言。臣愚欲令四方一切官府筵席。悉如京師限制。勿過十五品。違者有罰。

義寧全書

卷三十九

吏部

十二

爲國以禮而節財之大道存焉者也。世間惟衣食二端。耗費無窮。節省亦無窮。言之似粗。行之頗切。漢賈誼曰。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臣收因節省近事而推明之。以佐持籌之原。

申明將才適坐之法疏

廣原

將才有本原。連坐有綱領。懇祈特嚴令甲。以鼓忠貞而求薦獻事。竊自保舉將才之令。既懇懇者絕少。豈世果無才。豈諸臣皆隱。長連坐也。連坐之法。不可不行。行之有要。宋臣岳飛有言。文臣不愛錢。武臣不僧死。天下太平矣。夫臣子之罪過。豈獨二端。特指此者。各從所重。

也苟不愛錢雖他過可恕苟不惜死雖他罪可原所以文臣保舉惟助敗者連坐他事誅漢水間樂坐也今武臣保舉亦應特提一款云惟失節辱國者舉至連坐此則法可必行人懷忠義若其他千慮之一失雖智將不免百戰之一挫雖勇將不免人無全才過或堪使寧當樂保耶樂記曰君子聽鐘磬則思武臣聽磐聲則思死封疆之臣然則見危授命臨大節不惜死之武臣固君子之所思而朝廷褒卹之所應加也且今將帥所以不堪用者正坐貪生營私故戰不前守不堅耳若膏必死之志抱無成之節則百弊自清軍氣自倍戰勝守固祇

早發得情之矜疏

廣辰

天討有罪欽恤無疆早發得情之矜以損不嗜殺之深仁事臣勿謂孟子見有無欲害人之言又有不嗜殺人之對嘗疑夫欲害人之心既人人所本無矣又寧有殺人而或嗜者乎及詳味曾子所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始悟所云嗜者非謂嗜殺無罪之人謂嗜殺有罪之人也又非罪不至死之入正謂其情應得死之人也夫情應死矣我得其情矣雖法所不行心且哀矜無已焉夫然後謂之不嗜殺故云其罪可恕也殺之實快心之事也此隱隱一快心一舒怒之間自至聖至仁觀之猶以爲嗜殺云爾且罪莫大於弑逆禮記郊婁定公之時獲弑其父者公瞿然失席以爲凡斯斯獄者君貽月而技舉爵偏攻救之喪夷廢飲以示貶損也是故禹下車而泣湯武引罪於躬然則今日之奇逆奇功皆古聖王之所哀矜而貶損矣夫如是故惻怛所逼至誠所感民惡漸格而大惡可以盡消漢宣帝時刑政清明黎民安阜號稱中興然路溫侯猶曰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若乃不惟自安且獲自利則今之治獄者毋乃亦有欲人死之心乎溫舒又曰蓋楚之下何求而不得今之死四日泉母乃亦有得之於蓋楚之下者乎我皇上天縱至仁欲生人欲安人之心上追禹湯漢宣何足道臣愚倦憊特願聖明明發德音務使緝事治獄諸吏皆仰體不嗜殺人之意或於向來賞格稍示變通但使覆枉殺自可免致多殺誠不快心於有罪之誅自不致被於無辜之衆庶矣

仰體孝思疏 幸已

仰體 聖人終身之慕。永伸孝思事。臣捧讀布蕤終身之論。以孝妣未得永享萬方之奉。躬自刻苦。用報罔極。根於誠痛。可格天地。可泣鬼神。況在臣民。凡有血氣。誰不感動。此自堯舜禹以來。載籍所傳。未嘗有也。竊惟志氣老而不衰者。堯舜與人異。血氣老而不能不衰者。堯舜與人同。孟子云。五十非肅不煖。七十非肉不飽。堯在位七十載。年及九十。則饔於勛。舜五十而慕。至百有餘歲而不衰。蓋慕以終身。不必布蕤以終身也。今聖躬方壯。雖蔬食亦甘。布衣亦溫。迨春秋寢高。恐未必能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一

堪此。聖王之世。欲使天下無凍餒之民。而聖人先使其身有不飽不煖之患。在考妣之心。能無戚戚而懷惻乎。爲聖躬計。爲曲體先靈計。宜預有通融之道。俾可久而不窮。臣愚度之。凡奏祭禮。每年例約有若干日。齋無不戒。戒之日不必齋。今或於致齋之期。即用布蕤一歲之間。已共有若干日矣。是祭列聖祖宗之日。皆倍致誠敬。不惟追念考妣。且追體考妣孝事祖宗之心。而爲之代致其於報本之念。不亦至快無憾乎。倘聖心猶有餘思。或更於朔望布蕤。以致潔清質素之意。歸家有言。智者能調五臟和。則壽今使厚味與落泊。

相間而用。或亦於和五臟之道也。孔子稱禹惡衣服者。但不求華美。不廢浣濯。更矣。未必專用布。虞聖云。以五

采施章於五色。作服是臣工亦衣綵帛。而大君顧以布衣臨之。可乎。臣謂今後聖躬除朝賀祭告大禮。悉如舊典。其在宮中。或止用袖帛。不用錦綉。而隨時以所宜色爲布袍。加之於外用。合孔門衣錦尚絅。從闇得章之義。當暑褊絺。終不離布。而孔門書式也。如此。則聖躬之飲食衣服。寒暑內外。曲合精微。孝思畢伸。養極不失。配大禹。接唐虞。所謂行而世爲天下法者也。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堯舜萬古之君極也。不恒布

幾亭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六

蕤孔子萬古之師極也。不恒布蕤。皇上懷從古未有之孝思。因欲行從古君師所未行之事。祭禮貴中。不貴過。記云。大禮與天地同節。過之者俯而就之。昔曾子易。古按琴而歌。戚戚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子曰。君子也。記稱文王祭之日。樂與哀半。平居則雍雍肅肅。未有恒含哀戚者也。周頌曰。其其在疚。匡衡解之云。成王始朝於廟。意氣未能平也。是故有事而肅。戒易易耳。而實聖人之中。布蕤終身。至難矣。而實賢者之過。臣不敢謂聖性去難而疏易。惟願聖心去過而就中。存終身慕親之心。勿常行其美在疚之事。則君師之

桓建而堯舜之名壽壽歸焉。雖是如天好生之德。惟皇上喜怒中節。能親體之。孔子安老懷少之志。惟皇上造化在握。能實行之。壽身而固以壽民壽國。實薄海內外臣民所同望。

請止齋醮疏 壬午

聖主心在民生。祈距絕邪說。實求乂安事。臣於崇禎十五年八月十九日出朝。接有蘇州府興福寺僧普德。投一刺。揭欲上就請藏賜願心甚訝之。僧稱無知妄覩。聖衷借端邀光。鼓惑衆庶。臣知皇上必不許也。顧令愚賤之流。起此妄覩者。皆爲未識。聖意而然。蓋前代

奏事金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七

人主崇尚佛教。意多爲身。今我皇上藉此不得已之心。專爲天下。騰騰之迹。雖類心則天淵焉。以天子之富。自甘澹泊。自甘疲勞。祈天下民生之乂安。與堯舜湯文之心。無以間也。願佛之不必事者。有二生於西。爲四方共教。多言幽渺鬼怪之事。皆陰也。凡兵戈盜賊宵小皆屬陰。皆與異端爲類。崇尚之。非所以却陰邪也。又其說多虛誕而無効。凡天灾人害之來。全無消弭之道。試觀自昔奉佛之世。有饑荒能濟乎。有兵火能靖乎。有氛祲能消乎。何如聖人之道。喜怒中。則能使陰陽調。刑賞合。則能使民心服。謀略當。則能使乎戈息。有無遜。則

能使餓草遂養。本教標各有實方。與明效也。昔韓愈諫迎佛骨。以國祚爲言。觸怒憲宗。賴當時大臣解以正論。蓋憲宗僅爲一身計耳。今皇上爲安天下而奉佛。則何不直求安天下之道而行之。而乃借力於祈禱乎。臣以爲此皆臣下之過也。使今天下有生。設足民之實政。有平寇安邊之謀。臣足以專任責成。聖明第端拱而御之。考其功。次不數年間。具見安撫之效。豈不大慰至願而肯祈之於幽渺不可據之佛哉。惟視廷臣之才學無足恃。一似人謀人力。真已窮於無可奈何。而乃發此苦忱。以爲天下之蒼生祈命。故曰皆臣下之過也。如悅

奏事金書

卷三十九

奏議

十八

佛道之妙。以爲參之聖人而無悖合之聖道。而始全則。實不然。太祖高皇帝有言。仲尼之道。萬世永賴。佛仙之靈。暗助王。猶夫曰靈。則非道也。曰暗助。見其不可以顯用也。猶一不貪血貪之鬼神。姑存而無廢耳。姑存其勸誘愚俗之說。可以暗助王綱。若崇尚焉。齊醮焉。勞神役氣。而於他急務。反有所不及先。則王綱暗受其顛簸。而又何助之與有。皇上初年。本尊崇聖道。因有所感。遂疑三教一理。而兼崇之。似初見偏而令見全。臣竊以爲初見實正。但當蘇正而益深之。不必兼營以爲大也。西漢以前。從無佛教。豈堯舜湯文。皆未爲見全之大聖。

耶。皇上加崇宋儒六子。周邵平生無一字及佛。程伯子比之潘聲美色。叔子尤嚴。張朱皆始學禪而終棄以爲聖。昧日長。則佛味日短。所著正蒙諸類。開佛之害道。不遺餘力。皇上重六子之道。豈顧較其言乎。且佛法掃除色相。不貴有爲。其精要者。惟清淨慈祥而已。皇上業已省刑。俾刑而又日接儒臣。講明理道。超然嗜慾之外。佛法佛心。具備於此。守而長存。充而日新。即身爲見在佛。可也。又何必取佛氏之所不量者而行之。臣雖學未開道。然潛思孔孟。躬自撲會。實已有年。敢以野人芹美。仰進於至尊。

奏對語一條

卷三十九

奏對語一條

九

方今修內攘外。只有三件事。安邊平寇。生財。生財切不與去算計銀兩。只要生五穀。生五穀只在墾荒田。這一件事。便包括了。那安邊平寇兩件事的總源頭。大關鍵。所以今日救亂圖治。先該從這件講起。皇上既要真實行。須獨出。聖斷。一掃向來司計者之迷謬。方可真實見效。第一在申明祖制。墾荒原是屯田之外。另爲一事。聽民間自做的。高皇帝所以說與爲世業。永不起科。但據目前事勢。西北拋荒田地愈多。就其中又該分作兩項。新荒者。特闢。愚例量免賦稅幾年。積荒

者。悉如祖制。承免起徵。這是第一義。第二便是改正官衙。孔子說。名正而言順。事乃可成。今總理皆稱屯務。各道俱號屯田。民間不見墾荒之義。四方何絲風動。今若專改爲總理墾務。使民心了然。必當響應。即不然。兼用屯墾二字。庶幾顧名思義。在官府亦便於設施。在民間亦便於趨赴。第三便是設招徠激勵之法。臣原議中有四法。一是開力田學。使得隨處附籍入學。額外量加科甲若干名。東南巨室富商。必携其子弟財貨。爭來應命。二是墾田多者。照若干頃畝。量授文武散銜。文官如光祿寺署丞。鴻臚寺序班之類。武官如子百戶之類。三

奏對語一條

卷三十九

奏對語一條

十

是聽人以墾田贖罪。富者出財。貧者出力。隨其罪之輕重。各限若干頃畝爲格。及格者。即從開釋。此人既得免罪。又得承業免儒之田。願者必多。四是令墾商漸復中葉之舊制。邊方多事。商賈未敢去。只令於腹裏聽其墾地。開荒即納米於本地。方却知會積壓處所。給引與他。此四法並行。數年之後。北方荒蕪漸多。可以收買。可以徵本色。不專靠東南消運。方是固本萬全之計。惟不起徵。方能有此效。不言利而國之大利存焉。且不煩朝廷發屯本。只要總理得人。鼓舞得法。寬以歲月。三五年而小效。八九年而大效。古人說。十年富之。此等大事。十

年奏功原不爲遲。神宗皇帝時，國家無事，天下折色止徵四百萬兩，今三餉共增一千九百四十萬，比正數倒多了五倍，民力何堪？所以盜賊日多，百姓日少。今但得此事漸漸有效，本源上生長得一二分，歷年來權宜累民之事，便可減去一二分。通年漸減下去，仍紹神宗時，只徵折色四百萬，普天下之盜賊皆可還爲良民矣。大約治安天下，其要只在經術通明，欽經術通明，須是君臣上下俱勤於講學。朱臣王安石說：經術所以經世務也。其人雖非，其言却是。臣說生財只是生五穀，布帛全不涉金錢，這道理亦實饒致知格物得來。大學

如今日便是生五穀，安邊境，平流寇，此三件物事最大最急，便當一一格他透徹。格得他義理透徹時，便各布個做法出來。義理通便是物格，得了做法便是知至。皇上天縱聰明，又且勤學好問，如今正該從經筵日講上，就做那足民安邊平寇的工夫。願皇上與大小明理儒臣朝夕講章，以探討心性爲此三事之總綱，却以此三事爲堯舜禹湯動心忍性之條件。正所謂殷憂啟聖，多難興邦，既極醇正，又不迂闊，有體便有用，有道德便有王道，得道統的又子便是操治統的天子。這纔足聖帝明王的學術，必然可致中興太平的武功。臣數年來芹曝積誠，敢因明問聖堯生穀之一事，遍盤打算，井徹底推究其大本大原。堯舜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說個水火金木土穀性修可見德伴堯舜方能修五穀孟子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可見上有聖王方能充滿菽粟於民間，只就事論事而明明德於天下之規模具備萬殊而一本內聖而外王，此所謂合外內之造。

三疏總略

第一疏

本天造之心，振中興之烈，能官人，能立政，君志定而治

功成事略曰格外額便飛新用才放從來虛耗之原
攝王道富強之原

第二疏

旁求俊彥十五人兼登藩籬堂典事 略曰選前宣二
督宜大及三協五撫得此七人者以因藩籬選一少
京兆七郡守得此八人者以固堂典首疏所謂格外
額俊者此也順天屬二十七州縣正得邦畿千里之
意至畿輔七郡少者五六縣多至三十餘土宇錢糧
相去懸甚所選七守宜隨地方廣狹配人才小大使
各得其所僚佐聽自辟召屬邑長貳聽自更調錢糧

欽奉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三

聽其自於本地支銷首疏所謂開新用才者此也近
聞有議移馬市者所以奪其足也緩水師者所以牽
其尾也但有此奇着不可無正着有此冷者不可無
急着選十五人使便宜自爲職守者正着急着也

第三疏

清餉釐兵悉蠲前弊專圖善後事 略曰三餉共加千
九百餘萬除殘破地方外卽今實徵亦得千萬皆以
供兵何兵數反減於舊清大弊者不問既往乃可消
共掩飾之情故須悉蠲前弊首疏所謂教從來虛耗
之罪者此也弊實既得此後當盡更其所爲賢士任

事既不慮爲前人所累自能竭力謀後器亦有力所
不能謀者如兵糧從欠數月本地無可設處此在初
年選須朝廷量加補足一二年後方可聽其隨地
聖荒生數以本年之餉練本年之兵邊方腹郡皆同
此例使財日益富兵日益強而善後之圖具舉矣首
疏所謂攝王道富強之原者此也

請歸還奏疏

癸未八月

哀病益深家難繼作再申前請懇恩憐許事臣於崇禎
十四年四月俸清請致未孚天聽遙巡決歲勉力趨
朝至十五年九月隨例截俸有原任行人司行人胡麒

欽奉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三

生以丙子分關欽定宿案乘機許臣臣隨疏訓既而兄
麒生徇送刻揭與入告情詞迥殊長安共託其妄今春
復有科臣沈胤培一疏附和麒生冀圖宸斷並下部
察頃蒙臣李選知將臣昔年降級開復錄錄據實奏明
臣因追憶丁丑筮仕之初矢志好修已見諒於君父
歷今七載雖形神日減病患日增而葵藿之丹誠未嘗
少替也昔經 睿照 召服大公近構孽非一朝清廟益
以彰 皇衷之有便而天鑒之難逃矣且舊冬橫議一
二誣臣者非厲氣相加卽穢詞相誑於今人則擬之溫
懷仁蔡奕琛於古則方之張禹胡廣王安石地位心事

皆絕不相蒙。維時臣方遭 育候。未敢致辨。而 聖
心業已先幾而扶破之。惟 臺臣 三疏懇請。臣不得
已。具有人猜妄加一疎。略爲叙訓。其間雖贊諸實事。班
班可考。或亦在至仁垂鑒之中。愛民微忱。日望簡發。人
非犬馬。敢忘戀主。況值群陰甫消。正可效扶陽之劑。獨
繆桑上者乎。奈臣賦奇弱。臣疾奇多。自前歲以未。盡半
伏床。無力加餐。宵宜憂息。目不交睫。良因魂魄並衰。是
以動靜顛倒。三月初。日忽損光。群醫鮮效。四月之杪。鄉
信纔通。得臣妻訃音。臣諸子哀母罔極。且見八年之閏。
五罹喪變。人說言臣父塋地至凶。不急遷。將更有奇禍。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五

臣子遂不及告。臣念猝啟視。果見水痕盈尺。黑蔭繞棺。
白蟻數升。蠕蠕欲蝕木矣。臣遙聞之。號慟欲絕。緣爾時
部覆猶稽。未敢 上請。然臣之至痛。實世所希逢。非惟
臣久懷病退之志。而先臣暴骨荒邱。夢泣魂驚。亦迫臣
以不得不退之事者也。伏念先臣隲于王。自 神宗朝。
叨中甲科。歷任蜀閩按察使。生受四恩。今因臣不孝。乃
至死無寧厝。忠孝一理。臣子一心。使臣今日稍復羈旅。
遷延宿恨。新悲交與於胸。或遑先朝露。身遠首丘之仁。
親無入土之期。不可以爲子。尚獨可以爲臣乎。臣今年
五十有九。謹按會典。自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

仕。臣前歲原疏所引王佐評。漢阮天淵三臣。其年歲與
臣俱不相遠。又皆刑書。非同散署。又皆見任供職。非比
臣出缺開居。然且後先請致。並蒙九從。伏乞 皇上勅
下該部。察照會典。并近日事例。軫臣至情。容歸塋父。死
生之感。結草難忘。萬一旦晚之下。猶存未殞之身。則必
當勤修未竟之書。深體未聞之道。與當世二三其心爲
學者。共相砥礪。發明義理。隨就後人。少供他年事。聖
明之用。所斤斤自矢。不敢負餘生。以不敢忘未報之
君恩者。端在於斯。

奏事全書

卷三十九

奏議

五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

政書 卷六 代草

代草小序

或問代草一卷皆尊者親者所命也不錄則晦其用錄之得微據於命者與曰唐太宗時常何令馬周草疏既上太宗異之何曰此臣家客馬周所爲千載而下皆多何之進賢未聞以何爲少文也韓維於經筵進說宋神宗每稱善維曰此非臣說也臣友王安石之說也千載而下皆多維之讓善未聞以維爲不精經術也豈敢疑當世之大人君子爲少維何之心哉惕龍識

幾亭全書

卷四十 政書

理財疏

宋制發自代草慶豐編道長

明其財以謀生遂夏將以節用兼濟公私以培國脈事臣聞大學理財貴生而賤聚生者產於天地成於人工歲歲增加之謂也聚者損下益上此多彼少實無所增之謂也今之議財者皆議聚其誤以聚爲生者因於不識財夫財有三人口所食人身所衣人出入啟居所用而已惟布帛菽粟器皿爲財故天地歲歲可生也人日可爲也故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若銀錢爲財則銀者宇內止有此數雖有衆手無所施其長養之方雖有捷材何所用其動作之力若夫鑄銅爲錢亦似生而非

幾亭全書

卷四十 政書

腹裏直無用耕

須先清理侵佔布帛則修復洪武間舊法農家各以田十分或二十分之一種桑麻木棉不遵者有罰但使民間布穀漸多邊塞不至買賣資穀用價既省則銀不必求增而自足於用或者以二事纏不救急然苟得真才董之二三年間必有成功漸久則利漸多豈不愈於歲歲支吾束手無措如孟子所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耶今乃不此之議動加歲賦古之盛世專事恤農春補秋助先四民而加以特恩豈當獨苛求之以自涸國脈漢桑弘羊有言養理財者不加賦而用自足宋司馬光以爲此弘羊面欺武帝然弘羊猶知

生但方其爲銅塊鐵質處及其爲錢隨地流通不過變死爲生化弊爲幣而一切火爐之費飲食之費正略相當故銀者取其便於授受易於分合所以轉輸百物乃財之權非財之本質也錢者所以佐銀爲權亦非財也何則以皆不可食用也孔子慮器且爲財之義未著特於九經補言之曰衆百工則財用足始知生財之人惟有耕夫織婦工匠三色人而已方今一切器用皆可資成工部惟戰車銃藥之屬須將帥知兵者自造自用但須核其工料之價出人之數毋滋蠹孔耳足食之道全在復屯田但塞下有田而不敢耕須先有良將爲外護

田賦之不當加故作此言。今乃忍為弘羊之所不為。則皆不修。祖制不台。鹽商中粟。聖荒之所致也。故耕屯者。根本之謀。亦救時之策。舍此而日籌算於銀錢。竭朝野之心思。祇成聚斂之世界。萬萬無足用之日矣。然節用之道。尤不可以不明。但思何事費財是多。便知何法節財最大。今天下最費。皆為用兵。一遠難支。况加流賊。夫賊不平。則兵不可息。兵不息。則餉不可停。人所共知也。然兵不練。賊何難平。將非人。兵何難練。然則急求將才者。乃當今節財第一要務。若大端不理。其他細事。雖日日奏減。種種省縮。總不足填此無窮之賤。故臣謂今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兵部

三

口不當議兵。而當議將。專議將。則練兵以平賊。平賊以罷兵。罷兵以止餉。止餉以足財。雖當次第奏功。而機要。臣一以舉之矣。求將辨將之法。自有樞臣掌之。廟堂主之。臣未敢深議。惟是生財有真生。節財有大節。明此二端。則搜括可免。加派可停。民困可甦。國用可足矣。臣貴生財。惟在布帛菽粟。次及工器。不當專議銀錢。尤貴在實實生財。增加不當以取民為長策。節用專貴選將練兵。務使停餉有時。不在零星各事奏減省。緣伏祈申飭生財節用二條實事。使司計者知所遵行。崇禎六年

月 日 奉 聖旨

中書科條陳職掌公疎。丁丑代印。王世貞。寫軸閣軸事理相因。懸定畫一之規。以昭職掌。以便承遵。事。竊惟朝廷鼓舞臣工。絲綸軍被典至隆也。臣等職掌。原在書軸。止因書寫久不出。臣衙門。各官執印。照以領軸。軸自不得不發。追軸一入手。各官先期登寫之弊。即非臣等告誡之所能禁。頃臣受事以來。每當閣軸之際。未嘗不諄諄致囑。奈人情習玩。法未盡一。臣坐是為法受過。幸蒙 聖慈。將其註誤。僅從薄鑒。臣感激天恩。敢不益圖策勵。謹與同官僉議。所首當振飭者。惟誥勅。舊進呈日期。宜在三九月初旬。方可從容領寫。除已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吏部

四

經閣臣奏明奉 旨。飭行外。臣等職掌所關。尚有二端。一曰書軸之規。宜定也。一曰圖軸之例。宜止也。繪軸光寶。衡茅榮施。泉壤字體。筆法自有恒度。必專門素習。庶幾無差。天章臣訪得。實寫輪繪者。每日約可二軸。今選用寶恒。以數百軸計。倘值大慶。聖恩。或諭千臣等。官數有限。惜法多疎。伏乞 聖恩。曲體小臣。酌從長便。容掌印者。據三九月。兄在官。員以軸數酌人數。均平分派。俟 御覽下。日專精繕寫。倘有不及。聽各通融協助。斷不許發一軸入各官之手。刻日登完。繳歸印官。貯候

川資則書軸有成規而數十年來私自登寫之習可一
旦清矣其關軸則往例惟據吏部驗封司印經隨到隨
發亦因各官自覓人繕寫勢須預行關領今繕寫既悉
錄臣等則軸自不必預關臣衙門止俟印照到日但與
掛號並不發軸庶幾事體盡一俟習可新視策者得格
實遵行而免於墮誤職掌之幸矣再經臣衙門印務例
推年深者掌管頃因用寶屆期差同諸臣有資俸在前
者臣未敢推諉今頒給已竣臣自合解例謝篆但念奉
職盡忠何人何我豈敢以臣一日之受過復貽誤於方
求敬伸一得之愚俟 聖明裁奪 臣等職在寫軸

奏平全書

卷四十五

五

今後務使書寫一歸臣衙門則輪軸可不發而預寫之
習自除伏祈 天語申飭著為畫一之規永便遵守
崇禎十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
該吏部尚書田唯嘉覆奏看得凡應領 誥勅各
官本部照例給印照一紙赴中書科掛號候內閣
將文稿進呈 御覽下日該科均派繕寫另送掌
印中書類齊至期用寶庶盡一成規可定云奉
聖旨這誥勅給照掛號繕寫用實事宜依議飭行
轉運救荒疏 廣辰代陳雲從道長
救荒無奇策未嘗無實策謹據一方已試之規仰効涓

決事臣惟自古賑恤必言職助此於足用之世可以常
行若國計方訕而民間流殍日多狀源源而賑之則苦
於無費欲坐視其溝壑且將流徙而為盜然亦豈速求
手無術哉要在實實愛民之有司先時籌畫隨方措置
耳宋臣蘇轍有言朝廷養累百萬而於救荒無絲毫益
者故之遲故也當獨知青州活流民五十餘萬人其胥
置有方故也頃者 皇上因科臣范士髦言與定民饑
發金遺濟視民如傷堯文不過矣臣鄉人自南來者見
齊魯間兵燹之餘饑民稅與定尤甚扶老携幼惶惶南
走日以千數皆手無筐篋體無完衣拜乞一錢亦哭亦

奏平全書

卷四十五

七

視自計借士子以及行役見聞之下靡不濡濡科臣張
縉彥極言救民所以弭盜如斯之類不垂救之臣未知
其所歸稅也臣仰體 皇上哀恤真定窮黎之心更欲
商榷 皇上因真定以及四方之心為今日計惟有經
緯轉輸之法庶可使公帑不費而惠無窮如境外有
聚米之地則官買官賣以足境內其買之也官為屑本
共賣之也稍減原值以濟貧民止許升斗不許成石所
虧之候則或官府捐補或民間勸輸初雖將盡再糧已
至前後相繼繼繩不絕民知有米領不日湧群心既定
自無意外之虞弭盜未嘗為術果莫良於此臣非敢廣

記也。前者奉全按視江甯。屬虞之開。雖早赤地。崇恩
允臣所請。出倉廩。減存留。臣尚恐一時應用不敷。倡率
該處。捐資助賑。而句溧等縣。亦各相徵捐助。臣見糧本
稍充。遂出批差官。買米上江。每於米至之日。減價平糶。
後先相接。如前所云。轉輸不絕之法。治屬饑民。賴以少
延。此臣執行之事。若推而廣之。似於政民治亂之方。亦
可漸臻實效者也。伏乞 聖明勅諭。所司隨時隨地。量
度權宜。實實奉行。民生幸甚。崇禎十三年閏正月二
十一日奉 聖旨。災荒地方。通著該撫。接嚴督有司。而
加救濟。該部知道。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八

感天靜風疏雨第一急義事唐虞格天必曰惟刑之恤

感天靜風疏雨第一急義事唐虞格天必曰惟刑之恤
周家薄上帝再三日勿慢廢獄可見事天之要去殺其
第一事也傳稱文王止仁蓋為君之道多端仁其第一
事也孟子稱諸仁政首率省刑罰蓋應仁之道多端省
刑其第一事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視死彙曰乃
應乎天蓋應天莫大乎議獄而論獄又以緩死為第一
事也今日清刑已奉 諭旨但臣見京師之民其犯死
刑者視四海獨多即使情果盡真罪畢盡當而京師之
罪人其處決也視四海獨處今即不敢遽望刑措且求

少其死緩其死或亦目前施仁救急之權權乎既清已
往之刑以下俟尤當清未來之刑昨者腹議不謂於進
履用事諸內臣 聖心所見為必可撤者幾盡撤矣其
糾捕衙門 聖心所見為必不可撤者則盡推度帝德
始前年火度逆度申論嚴衛以好生之天意感動其良
心共施其惻隱而更飭巡捕等官惟以禁在緝盜為職
勿分通稱援使京師有西販之說蓋用兵貴乎畫一明
刑亦貴乎畫一此在 睿思自能助刻周迴而臣中夜
徬徨思佐一得者也竊謂上格天心靜風疏雨其急乎
此 崇禎十三年三月十七日奉 聖旨本內犯刑獨

幾事全書

卷四十一

九

多獨逮等語章正宸殊屬辜矣姑不究其西撤名着陳
應祥自行同奏該部知道

附錄

太監陳應祥一本遵 旨奏明事十三年三月二十
三日奉 聖旨原係總捕何得說言西撤者察訪查
更定以明職掌該衙門知道

諭特遣官清積案疏 奏為臣民因案具

田吏已明撥賠如故懸 天特遣風力官一員清積案
以收疲民事切解嘉善秀水同於宣德五年分自嘉興
縣其田在嘉善者稱都在嘉善者稱區舊府誌見存原

臣可素祇因萬曆九年丈量。臣已奸胥李時等。已自賣本邑之人。以致隔縣推收。同去盤存。經今六十年。猶寬叩。久而未結。無他。兩邑士民。過慮臣邑之深求。恐糧清之日。水落石出。責有攸歸也。小民愚見。竊獨以開闢積弊。惟有聖恩浩蕩。立地可清。頃崇禎十年。小民俞汝祥等。疏奏神奸。違制奢額等事。奉聖旨。這事情屢奉嚴旨。如何至今尚未清。豈還着該撫按。嚴查隱田弊冊。併不徵收黃冊。從公吏勘立限究結。如有惡黨挾制把持的。據實奏拿。毋得延徇。該部知道。欽此。今已遵始清丈訖矣。除田坐嘉善糧完。素善者不論其

無葛藤。誰不自願歸正。承辦追呼。而各息田。虛者乎。至於二邑昔年漏弊。大抵屬稱數主。於今業戶。不啻風馬牛。且嘉善向為代輸。公課從來未缺。臣已止求免將來之賠累足矣。此特在聖恩一浩蕩。開明許維新。而三邑民困可甦。神矜故諒。可復地方官之泰。得可免。豈非一旦而立清五紀之案者哉。臣今則嘉善縣民也。迎之米分秀善。二邑以前。臣亦嘉興縣民也。總之。皇家之臣民赤子也。故敢披肝露膽。特祈聖鑒。同仁。海隅專遣公清科臣一員。踏勘三邑。早決斯事。民生獲遂。屢言不虛。崇禎十三年九月初九日。上本月十四日奉

聖旨。據奏田疇丈勘已明。如何不即入冊。着該撫按委宜親歷三縣清釐。就各都區界中丈出數目。責各縣官造冊完報。不許互相影射。永杜飛說之弊。該部知道。科場事宜。題稿士牛代林。大案。備

遵奉。明旨。釐飭科場事宜。禮部訂酌補仰祈聖明。擬定。以示畫一。以肅大典。事。儀制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崇禎十五年五月二十一日。禮科抄出本部覆禮科。都給事中。某題為。條奏實典。應飭事宜。以攸薪。禮事等。因於五月二十日。覆奉聖旨。錄科闕缺。重大嚴飭。已奉。屢旨。這所奏各款。俱有裨重。飭該部再將從前條議。

曾經允行的備悉開列仍奉訂舊制酌補新規若爲舊
一定式刊布各直省務期恪實遵行永除弊倖用副作
人給才之典即若另本詳到來看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呈到部該臣看得科場事宜乃歷來諸司所訂
荷蒙欽定一次條陳卽一次刊布詳止悉矣細閱其中
或一事互見或大同小殊前後相援彼此重複條款既
繁或轉甚是以臣部先年有題准申定條例總括其
要列爲二十款刑定成書頒布天下每遇開科年分郊
例申飭今奉明旨若從前條議備悉開列臣謹將前
後事宜參互考訂刪繁就簡酌舊更新務求約而易遵

議而難行於同文之治庶有補焉共釐爲一十九款其
一仍舊制但焚禁而無增改者曰奉定計九條其款雖
信中間事理增益詳備者曰補定計五條惟本年新
條例與向未說款而事關肯綮特應提出俾如
有所謂務期恪實遵行者曰新定計五條總以恪遵泰
訂舊制酌補新規之
明旨毋敢以一毫成心浮見稍
與其間臣再招考試一事文章一定而極所發皇窮其
流弊固有立轉世運之消長陰係民命之安危者尤當
表微彰職核本塞源如廣中額葉開籍限字數擬禁題
之類已各就本款中懇切論之伏乞
聖明特賜裁定

布達守。俾天下爲考官爲士子者。展卷了然。猶舊制。凡已舉。若星。香。蘭。新規。而益恍乎風動矣。轉係云。事。理未敢擅僞。開坐謹題謹有。

一 泰定生儒應試則例 舊文不載

一補定題請主考聘取同考則例。

科爲盛。而制科取士。全餘司衡。倘取人者。未免先懷

浮競之心。則所取者。豈能盡得清貞之品。今後主考

除翰林六科舊例皆以次差無可更定臨期尙取正

聖裁外其餘各衙門慎核咨送務遵才

幾學全書

得不徇但拘資次亦不得浮躍聲華濫竽援引此堂
官及掌印之責所以最主考之選者也各省直房
考取本省正副通屬官不足聘隣省推官及甲科教
官而銜議遠謫者不與已入內簾一次者不再與其
房數悉以各省直科舉之數爲准每房分閱三百卷
或二百五十卷計數分房計房取官而其應取者必
以治行最年力強學識俱到者爲主此監臨及提調
之責所以嚴房考之選者也至於春秋禮記向以經
孤員少揣摩易施闕節易入本省直推知中遇有兩
三人者不拘條面用其一如僅備一人雖條派亦不

得凡別以辭省推官教官充之使人不能先意預料
方以嚴孤經房考之選者也或有治行卓異清名
素著爲上下所同孚者不拘此例然此專在監臨官
平日留心臨時着眼卽吏治以定文衡因衡文以益
揚其吏治更須百分矢公矢慎不容稍借情面而自
墮風采者也至於調經接閱不獨禮記春秋二孤經
宜然凡各經房入簾次日監臨察院將各房考官開
單密送至試官至試官隔分卷時短單定房則入不
能先意預料而關節之弊實塞矣至孤經或恐失旨
則出題時卽令本經房考官錄出題旨一過主考官

付閱卷官則借鑑不異專門矣伏候 聖裁

一 新定京省廣額則例

一 補定禁華冒籍則例 切緝冒籍之禁非專嚴地界
實以核素履也蓋考行必於其鄉則真贋無繇而通
顧恐進步之時輒起憐才之見則與其發覺於事後
不如澄汰於事前應令各省直學臣特嚴廩生保結
之法諸生童凡有籍貫假借姓系偽謬者不論已未
入學定行斥革仍將原保懲辦不宥若有中式者在
內科道官在外撫按官覈實題參革去舉人發回原
籍當差另察有刑喪過犯詐偽貢錄等情依律治罪

如祖父入籍二十年以上上墳墓田宅俱有的係同胞
保結不扶並無違礙者方許赴試卽前此已中甲科
者亦須將祖籍近籍互相知會其優免戶田只准一
處如果兩處占戶止許鄉現在資格共足本等應得
之數不得重疊加倍混免以滋詭寄之端臣部竊念
此弊相沿已久始不過占科名於客境究乃至貽重
患於民生青衿一擢卽丐免雜徭賢書幸登益廣擅
田產代富民以脫役累貧戶以充差只此一官之身
肩 國恩於兩地甚或隔省而兼領坊銀公車而重
支路費值茲懋懋之世何堪科派之煩安忍借重士

之虛名爲殃民之實事所宜通行省立嚴隨宿弊以
廷將來民困者也伏候 聖裁

一 補定殊卷呈裁覆閱則例

閱文之弊專緣分卷各
房自貯臥室私閱互議致滋不平反掩空平今役閱
卷至考與各房必須同坐一堂隨分隨閱隨取隨呈
視聽既公卽有不肖妄所措手至去取權衡專在王
考拔尤入數不得但憑房考薦閱了事倘有執拘情
爭者卽會同監臨提調指參據歷年條議各房將正
倘卷並呈聽王考裁奪此法最稱妥當既備多士之
心思亦竭司衡之目力近來京省察已遵行至云各

房互搜似非盡善在光明者空受人提擥倘有不宜適湊其機關又云各房取中但據佳卷多少不必名數均平先臣李騰芳謂其空言悅耳總非可行之實事也惟萬曆丁未會試楊道賓主考官既畢有不愜意者將落卷聚之一處信手另分各數百卷另打一其房印子各房重閱各得勝者款卷此法行則士無遺珠之歎官無爭騰之嫌得互搜之實益而免其弊矣伏候 聖裁

一補定三場文字有無遺式并嚴最考官則例今日首正文體以扼士趨而欲挽特違當實崇大雅此各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奏議

十六

主司之責也如前場文字所以明理會心不愧先程者爲合式而詭誕時套者勿與後場策論斷以出經入史條對詳明者爲合式而空疎不根者勿與各卷解到之日仍如往例容臣部會同該科簡勘遠式如歷科所陳夾製本題者不遵傳註者引用異教者影合時事者據入俚言諸語者不遵欽依五百字之限者小束大結不分明者甚至自昧本心作全不可解之語者并後場空五策原問十不五憶者酌量所犯重輕察參從來文體醇實實闕氣運升降苟有得於微言大義必將發爲鉅策高文罔誕等於妖言庸

陋豈關正調蓋罔誕者先有不忠不孝之志而時者亦非能死忠死孝之人近來守土委節而偷生青衿開門而延寇何以士多負國良因文先負心各官爲國程才能不寬心較藝我精白士必有以精自應或有且士必有以荷且應他年榮辱還指門壻可無懼哉可無懼哉除通年稔切告誡并今日特再申飭外容臣部科於磨勘時合一榜之文以定至考合一房之文以定分考酌分數之多寡而殿最之但臣更有說焉磨勘之本意首嚴弊倖次簡瑕疵如珠卷墨卷有無異同筆跡字眼有無可疑刻意清麗萬難姑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奏議

十七

息考官士子並應究論如珠此外字句偶疵風簷寸芒不妨寬貸蓋大體既合自應充降棹之材而寸瑕必苛或反失連城之璧仰體 聖明用人之道奉爲部科磨卷之規務令嚴以密關防而寬以示樂育無令愛人才之心反爲畏功令之心所奪庶寬嚴各宜而人文並暢矣伏候 聖裁

一新定實限前場字數則例 朝廷號令蕩海風行帖曄書生何難恪守乃有如初場限字五百之制累科申飭全不遵行此無他以空言禁之而不設實法以制之故也除目今秋闈屆期積玩已久一朝告誡未

能頓頓姑不深治外請自明年會試爲始每篇連大結定限五百字爲準每行紅格二十五字每題除二行實應寫文格限紙二十行七篇連題共計該格限紙一百五十四行餘外空白不許寫過白紙不許雙行膠寫除作五經者不在此例違者定行貼出不錄則其勢不得不遵而積玩冗慢之風一朝可革矣浮氣之士或苦長才屈於短幅有驕足不展之歎豈知制義之妙全在會文切理言有盡而意無窮就五百餘字中趣味悠長光景變化故足貴耳若謂吾能放不能收能露不能蓄能鋪張不能體要是千里之

馳驟反用於安行也正跡無養何名有小病照嘉靖萬曆之初御會諸文大都簡練後來浸入泛濫士夫百氣亦漸浮游今欲挽迴狂瀾必須實立限格至二三篇原以觀其博洽如有過言而出語皆歸有用者豈不爲第一流佳士然但得條對詳明詞氣富麗亦足兼收所厭棄者惟虛空浮冗之流應與空疎同擲耳聽主考分考自立權衡無煩嚴爲之限制也伏候聖裁

一新定實重後場則例 歷科申飭重後場一款未見遵行非考官故輕之也 梅頭場殊 陸特送過

約至十七八開方完及二三場卷到急將取中卷搜對批閱及其完功餘暇無幾雖有真正憐才之考考欲徇開數百卷之後場亦苦時日促而目力難給矣臣部計有一法可使實學之士得收而考官之心得盡凡後場策論作者無過博古通今其前場雖無故實可使無時務可驚然果屬博通之士命意運筆亦必成章但或厚實而少靈機鋪排面少秀色耳荒疎謬妄必無之也且凡工後場者七大結中梗槩可見今後場考官宜於頭場不中式卷中專擇厚實鋪排并七大結不待者積置一處簡對後場細加較

閱諒數十卷內必有一二卷可觀因將正備卷之後場不稱者量與換易每場但中一卷通榜合之即得十餘卷矣仍於卷面明批因其場某篇取中則重後場之 功今始實見諸施行而士子聞風知勸皆希實學將見博古通今之士歲增一歲於以供著作濟時艱端有賴焉伏候 聖裁

一新定策題則例 凡策題最要頭顯清楚語意分明或詞理或按事或振古或籌時單提一事必有一事之始終如衆數端必因教端之通貫問者列款而示使對者亦可按蹟而陳明人得見其長暗士莫藏其

矩矣古昔名家命題象士莫不特然若所開卷自
親忽彼忽此不陰不陽反使明眼沉吟暗夫揆塞非
釋之之法也又或搜尋僻事拚匠端倪似所取重
尋之也又或已時今事思遠於今而古
人來題考以明自正大則切事理者或真才易
席位部又因東助復有管見春秋一經王用胡傳
題之小提傳題偶或考自幹淹貫多方紐插英
韻之上凡有遺誤孫山有學究者幸而偶記之
雖迴卷唐唐居然不得不中式矣是亦重未而忘本
也今後春秋經考擬出傳題亦應以明自正大爲主

母同射發反失明經取士之意伏候 聖裁

一 奏定京省出題及京闈進題則例

一 奏定貼出進式試卷則例

一新定副榜隨正榜同出則例 紹得崇禎己卯科及
庚辰會試副榜俱先一口出其間事宜頗有未便
定草榜時止據殊卷及與正榜始折還卷勘對臨時
倘有跡涉疑似者全預簡卷中據補若副榜先出倉
猝求換無可支吾只得於剩下廢卷中勉取充數豈
有昨日不預副榜者今日頓堪正榜乎且正榜換下
之卷求列名副榜而不得亦屬堪憐則一得一失均

太平之理本年四月臣部條奏奉有司
出之 明旨 聖心蓋已灼見此弊合應
鄉會試承爲遵守伏候 聖裁

一 奏定中書受卷彌封磨錄對讀四所則防奸弊則例

一 奏定試日早晚闔防奸弊并先期編印坐號則例

一 奏定折號填榜解卷則例

一 奏定緝訪誣騙營求分別國節虛實及禁場前場後

匪名訪帖則例

一 補定監試題差則例

一 奏定京省主考叩命後馳驛入境入場及命下患病

在京中途憂制則例

崇禎十五年七月廿七日日本部具題八月初一日奉
旨國家開科取士止憑經書論策文章一道所闢人
才氣運最爲重大主試分考務須遴選得人中式之文
當以典雅精新爲正不得濫錄庸腐使奇俊淪落朝廷
不收取士之効以後嚴勸文品高下殿最考官尤宜首
爲申飭這條議各欽訂酌畫一肅體有裨俱依議刊布
行

經筵講義一章 壬午

知及之一章書分明是一部大學只三節中將明明德

新民止至善功用都該括盡了。看來智及仁守莊莊動民是一起事。緣何分出許多層節。正爲學問功夫難得。連歸一貫。須如此逐層分析。合將來方見得毫無滲漏。知行並到。內外交修。一修身爲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統攝於中矣。首節知及仁守只有一及字。及與至不同。大學言物格而知至。易言知至至之。此便是知之造其極者。知造其極。自然能守。今說及是。僅僅窺見。禮記云。不至者跋而及之。惟僅僅見及。所以有不能守之時。守字與行字又別。不能守。非全不能行也。不能行。則毫無得矣。何待得而旋失乎。只爲行之力。未能純一持久。如

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莊莊便是方外的模樣。少此外邊一段威儀。德便近於孤了。論語首篇。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是以外而護內。就初聖言莊敬日強之意。此處知及仁守還須莊敬。是錄內以達外。就德盛言。英華發外之意。內外終始。兩相夾持。聖學固如此。此處一有不到。班朝出政之間。便不足以感人志。而生其欽敬。我一身稍疎於簡默。便使舉世多情慢之民。又豈可謂本原已得。小小疎缺。且可放過耶。到得所見益周。所守益熟。并莊敬而得之矣。豈不知行並到。內外交修。已成明德新民之全學。然新民與動民分量又有遠近。工夫又有難易。新民是我自有禮。動民是欲使天下之民皆歸於禮。此動字乃動作之義。非感動之義。知仁莊敬之至。其持身威化。豈復有踰禮之事。但使民百凡舉動須有禮存乎其間。如漁則毋犯竭澤之貪。畋則勿蹈焚林之虐。雖則有君臣賓主之微。貨物之價不傳。男女之行異途。以至因燕饗而訓以恭儉。因狩獵而示以少長。因教射而導之以尚德。而不尚力。序賢序不侮。凡此類。所謂動之以禮者。蓋欲使海內悉爲知禮之民。此則新民止至善之極功。雖知仁莊敬之後。猶或有未盡處。聖人爲天下。只是一禮。全不尚法術刑名。只看周孔

作一部周禮其間制度纖悉曲到。然都是一團春生夏長之意。貫徹乎其中。只要天下人人循禮。所以不名周法而名周禮。此是動民以禮之切証。夫禮者修身治人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以禮自持。則可消天下之桀驁。何自兵戈盜賊之虞。以禮動民。則可化天下之非僻。漸致因固空虛之效。智臨仁育。無遺蘊矣。

崇禎壬午九月十九日。劉文正公值講。知及之一章。先三日。過問大義。予爲口占一番。文正喜甚。因云。我尚未能全憶。求再說一遍。予遂爲從容敷演。益喜云。我今了矣。求便爲我撰講章。予如其言。至期進講畢。

義亭全書

卷四十 奏議

手

復來報云。皇上極爲首肯。嗚呼。君臣之遇。朋友之交。如昨日事耳。偶簡舊稿。不勝江河隔世之痛。甲申九月。日義亭記。

爲副院張二無報聞疏。癸未代任王仲道長。

大臣病故。比例報聞事。臣延視東城。有原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張璋在告。因歸路有梗。養疾京邸。於四月十七日身故。璋原籍江南。非東城人也。然偶發於東城。則東城事也。臣不敢不比例上聞。竊煩璋自南光祿卿轉。會院尋陞副院。未履任時。負病已數月矣。累章控辭。聖恩彌隆。力疾勉赴。適總憲劉宗周去國。代署院事。小

大殫心勞。深窮筆面告厥哀。展奏夕河。蓋聖明親親。共庇羸得此異數也。璋清介乎中外。忠誠貫金石。人皆望其生還。尚當詠歌太平。圖報君德。乃其平日居職。精勤前歲。昇南京兆印。遇大機。璋百方設處。殺盡術。廉濟忘食。忘寐。經營活人。所活之人。雖甚衆。而身病自此始矣。署憲以來。宿疾既久。新勞益之。遂致不起。年卅六旬。血嗣未立。昇無舊累。篋無足帛。遺言薄嘖。奠贈全。御族櫻孤。現旁觀灑澤。而璋學道有年。方當危篤之日。凡對知交。懇懇致致。俾以疆場爲憂。兵食爲箕。一身委化。坦然遐逝。留詩適別宗周。又留詩致別諸交友。而逝。

義亭全書

卷四十 奏議

手

其念念公忠。一絲不掛如此。璋雖不自病。而諸臣凡有心者。靡不痛之。臣既風稔其品。又目擊其子如璋之清節。動饒世責。希有。臣爲國惜賢。不覺述之已悉。王於三品大臣。例應得卹。自有禮臣請之。非臣所敢特也。崇禎十六年。月。日。奉。聖旨。

軫。疫施藥疏。癸未代任王仲道長。

竊見疫癘日盛。藥局所施。多用煎劑。方之當否。固未可知。卽令處方必中其病。而以至貧之民。犯至急之症。領藥入手。無錢買藥。無力炊煉。傍徨半日之間。病者已多。稿項矣。臣訪得各坊。屢有善士。製造五瘟丹。施捨。臣曾

臣既其方大抵以五運爲至今年戊癸化火故其磁起
用清涼消解熱毒傳聞頓者十起七八或九或末每服
不過一錢二分價銀約止一分藥到則水調服既濟其
急更便於貧此雖若至微至瑣之事而在今口以活人
爲急雖謂之至鉅至要之事可也專藉民間施捨所及
有幾卽臣等私相傳播終難徧感人心一出天官使
藥局卽日合施此藥則起死人而洵白骨日當以千計
矣藥之能生人者多則棉之給死人者當漸少我皇
上以如天好生之仁直兼周文王之澤枯而有之垂類
無疆名和延祉可勝紀哉 崇禎十六年 月 日

張平全書

卷四十五

天

本

聖旨 晉地分信固守疏 甲申代舊書道長

臣等名對未盡愚忠以聖神京右臂以舒 聖懷而額
幸今日之晉天下之晉也寇始驚傳日加一日臣身雖
出臣憂實深必合群策群力共圖辦晉庶幾晉安而天
下可安也撫臣蔡懋德情素自守惠愛有餘然而年長
質麻以一手一口抗敵十萬方張之寇焰實若未足舉
朝亦早知之特時危勢迫猝難其代莫敢明言臣與國
同休事從封疆起見且晉地安危黃河一帶氣脈相聯
亦於臣清運職掌關切何敢隨衆騰懇則簡界焚符器

使勞臣所當盡入唐陳以連道時數者也倘在廷有勝
敵易帥之疑則臣請更爲還盤打算之着 皇上特遣
祝師輔臣正爲通盤打算也竊意欲神臣之提綱挈領
莫若使各官分信責成庶令心力各專而鞭弭可及撫
臣專統標兵同太原道將固守省會以安藩封仍相機
應援屬邑其秦晉奉 命原爲掃賊恢秦今既駐晉中
便應就晉圖事兄統標兵益以高傑之衆專制平陽同
所屬道將勦禦爲便其宜督已奉 旨調協防河今汾
州切近榆林統原調陽和兵協同汾屬道將勦禦爲便
若潞安藩藩在焉或按臣或秦監軍協同潞澤道將守

義奉全書

卷四十五

毛

爲便而輔臣則審度形勝要害之區或駐節或周遊
以中調度至鎮臣職司專閫當統領原調邊兵聽輔臣
指麾勦蕩此則臂指之勢可無負 聖明特命祝師之
廟算者也蓋今日所最患者百姓畏賊喜賊迎賊其所
以迎賊者亦止謂官兵難恃城守難堅今若信地分明
防禦專切但使賊頓兵堅城之下我即可乘間出奇桂
賊一二陣殲賊一二股則我百姓之心亦豈真不可轉
移哉搗者堅剝者動詭者忠矣民心復則賊勢屈賊勢
屈而賊衆可驅彼前不得利必返而思過我以此保晉
卽以此保秦此臣用分信爲通策之說所以佐臨敵易

師之窮而不自知其迂也勢迫矣時急矣惟聖明速
施行崇禎十七年正月日奉聖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奏議

三

文錄序

莫文於天崇效之以化成天下文固爲後世也而後世之以文壞天下者過半庸非以文也者固流行善化之物與靡靡彬彬背文所化乃其成壞不猶霄壤哉聖人於是卽責以示之徒焉趾乃安白焉志乃得從始微終未有以繁麗當文也者吾少也慕爲文人久而澹益久且恥之文人未必可恥而慕文入之心可恥特甚方其慕之不知所慕之爲恥也恥之矣終不能遂闕而無文與時而宜之因來而往之則覺夫轉瞬百乘莫不有舍車之心焉班班五色莫不有白責之義焉不致謂

藏書全書

文錄序

足以侑天下之成而責不敢以貌言甘言壞天下嗟乎之不善也有恥其善也又有恥不善則恥於驕之不而追善則躬之難逮昔所恥用捫舌免矣今所恥非反躬又安從用之夫唯恥與生俱生有彌學而彌長者而後知俯仰天人之樂之難幾也夫崇禎癸未九月癸巳嘉善陳龍正惕龍父自題於幾亭

書牘一全書卷之四十一

上李本寧先生

再致本寧先生

致丁大司空改亭翁

幸吳子往師

與王

來子往師

與朱獨恭邑尊

往林羽春

公啓蔡培自邑尊

與曹峨雪庶常

復屈愚仙

復錢御冷宮詹

與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

復蔡培自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與吳倚寅仲

與李荆陽工部

與沈君儒少參

復錢御冷宗伯

復錢御冷二

復錢御冷三

與曹峨雪庶常

與王樗崖休尊

復王樗崖

與戈蓋臣

公啓貢二山道尊

復吳繩如

與丁養察內弟

復義雲怕遂尊

與姚現聞宮詹

與朱勉齋戶部

寄冉敦勛德安經歷

與孫若英

書牘二全書卷之四十二

與章濟令吳江

與丁伯生昆仲

與顧叔夏

與馬培元武進

公啓蔡博菴學憲

公啓君篆麥三府

復馬駿如邑尊

與李謙菴邑尊

與李謙菴

與張玉竹應撫

與張玉筍二	與張玉筍三
與錢牧齋少宗伯	與蔡雲怡公祖
與沈君儒少泉	與張受先舊臨川令
與游龍猶青游	復朱勉齋道尊
與朱勉齋	公啓李謙菴
復李謙菴	復李謙菴二
復李謙菴三	復朱蔚園
致汪濬源山陰	與汪念源
與汪本聖	與吳去塵
青廬三全書卷之四十三	
全集書	文錄目
復張符九	與李廣復
復袁槐渭老師	復陸王井學憲
復曹岷雪編脩	復錢鑒菴相公
寄塞菴相公二	復高李遠
與劉湛六修撰	致呂東川銓部
復賈道乾鹽臺	與錢去非
復劉念臺先生	復念臺先生二
致念臺先生三	
與徐夢麟二掌垣	與柯賓明
與馮郭仙二掌垣	與陳伊菴賦方
與賀弱菴念憲	

寄呂東川銓部	復朱勉齋憲副
復顧海揚太僕	與胡剛中
與蕭五雲	答人
與馬觀良	復梁阜廡
侯張心矩老師	復張老師
公啓張老師	復錢復門憲副
青廬四全書卷之四十四	
復錢塞菴相公	復塞菴相公二
與錢情仲馭	復魏子一
復吳子往師	寄李謙菴邑尊
致葉香城道尊	上張心矩老師
復李秀實都司	寄桂韓生學憲
與李淮溪按臺	復李淮溪二
復李滑疑井陘道	復顧振宇都司
與沈君儒少泉	與金伯王民部
與蔡雲怡大森	寄周知微同年
與李荆陽汝寧	復錢塞菴相公
復錢情仲一	復仲取二
示侯修等	與周知微
寄劉念臺先生	與王懈哉印君

與錢股求句容	與高彙梅儀部
復蔡雲怡卓前道 <small>附來</small>	復蔡雲怡二
復蔡雲怡三	
書牘五 <small>全書卷之四十五</small>	
復蔡雲怡四 <small>附來</small>	復蔡雲怡五
復蔡雲怡六	復史道鄰院撫
復史道鄰二	寄史道鄰三
與陸生	寄李三如兗州司理
與馮新仙掌垣	與馮新仙二
復李瀧溪侍御	寄張石軌錢南按臺
先序全書	文錄目
復姚澹南侍御	與李唐谷兵垣
與黃石齋官詹	復葉瞻山侍御
啓喬聖任按院	復錢龍門憲副
復清爾發	與沈君庸
復沈同江少泰	寄張心矩老師
示蔡修等	復朱勉齋青州道
復張二無太僕 <small>來東附</small>	致喬聖任按臺
與金正希侍御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復馬培元武進	與葉瞻山南臺
復蔡雲怡	復蔡雲怡濟南道 <small>附來</small>

與王光復宮諭	與黃石公建陽
示蔡修略養	復高伯淵孝廉
書牘六 <small>全書卷之四十六</small>	
與盧紫芝漕院	致凌若柯蘇松道
寄蔡雲怡 <small>附來東</small>	寄劉念臺先生
復錢塞菴相公	示蔡修
復塞菴相公	復王玉銘平谷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與陳臥子紹興司理
復朱勉齋	與金伯玉民部
復蔡雲怡濟南道	復高鸞磯按臺
先序全書	文錄目
與戴上慎戶垣 <small>附批馬</small>	寄劉湛六修撰
寄金伯玉 <small>附復東</small>	與盧紫芝漕院
與戴上慎戶垣	寄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李喬之潮州司理	與金伯玉
與錢塞菴一	與塞菴二
與劉念臺先生	與錢仲取
復梁阜廬曹縣	與錢仲取
與仲取	致熊汝望撫臺
致高家旂學憲	致下江防道許我西
書牘七 <small>全書卷之四十七</small>	

復蔡雲怡憲長	復沈同江
復劉暇日邑尊	致劉暇日邑尊
復劉暇日	致劉暇日
與錢仲取	致李雨然少泰
與李濯溪侍御	致馮鄴仙銀臺
復葉瞻山侍御	致熊汝望撫臺
復任玉仲恤刑	與吳經歷
復左三山按臺	致劉暇日邑尊
復顧瑞屏少宗伯	復袁槐瀾老師
復成玄升兵部	寄葉瞻山侍御
文錄目	七
復楊扶曦戶垣	復金太液工垣
復蔡雲怡晉撫	復黃東崖掌院
復孫 戶部名康周	復蔡雲怡晉撫
復蔡雲怡	寄蔡雲怡
復楊扶曦戶垣	寄錢憲菴相公
復楊扶曦戶垣	示拱脩摩菴
書牘八 全書卷之四十八	
與徐心水电院	復何松石口北道
與何松石	復京營王尊五
與錢龍門京東道	復何松石食憲

復陳明仲	復王子房按院 <small>附存</small>
復王子房二	復王子房三 <small>附來京</small>
與王子房豫撫	復王子房豫撫 <small>附來京</small>
寄蔡雲怡晉撫	與楊扶曦戶垣
與黃濟巖侍御	示拱脩等
與錢仲取	示拱脩等
致徐虞求司寇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總憲	與陳仲謀工垣
與陳仲謀	復李映碧掌垣
寄陰太宰給陳	致馮景魯通州道
文錄目	八
與劉湛六宮諭 <small>附來京</small>	寄蔡雲怡晉撫
書牘九 全書卷之四十九	
與姚翥齋屯院	致張二無副院 <small>附復東</small>
與楊扶曦戶垣	復楊扶曦
與朱勉齋宣撫	復朱勉齋宣撫
與曹古遺兵垣	致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任玉仲侍御	與陳仲謀工垣 <small>見家札附</small>
與傅楊菴紹台道	復曹二雲登撫
復蔡雲怡晉撫	與蔣一个
與金滄玉	復周際五京東總理

與黃澹巖侍御	復方仁植屯撫
與錢鏐菴相公	與錢仲取
復柯堯符司理	寄劉念臺先生
復塞菴相公	復仲取
示揆略養 <small>附脩京信</small>	復袁世兄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small>附來東</small>
與熊魚山	復熊魚山
復蔡雲怡晉撫	復朱勉齋宣撫
致詹慈菴邑尊	與施四明副院
致任玉仲按臺	示揆脩略養
大學全書 古文錄目 書頤十全 卷之五十	九
與錢仲取	與夏緩公舊長樂
與黃石齋官詹	寄沈芳揚銓部
復成玄升兵部	寄黃如千淮撫
與劉湛六宮諭	復劉湛六
示揆等	致蔡雲怡晉撫
復王玉銘戶部	與胡朝穎進士
與楊扶疎	致姜燕及少宰
與熊魚山 <small>附復東</small>	復詹慈菴邑宰
與詹慈菴	致吳人撫道尊

致徐虞求總憲	致劉念臺先生
與謝震生	與陳仲謀給諫
與熊魚山	與李映碧掌垣
與章格菴都諫	致顧瑞屏宗伯
復葉水修	復陳明仲
與吳人撫道尊	與黃澹巖江院 <small>附復東</small>
致劉念臺先生 <small>附復東</small>	與張受先禮部
復沈器車兵部	復蔡涵之昆季
復吳介子庶常	與陸子敏理刑
與陸子敏大梁道	復史道隣閣部
與張瞻山侍御	與黃東厓相公
與錢龍門淮撫	
辨文一 <small>全書卷之五十一</small>	
文廟從祀議	近儒應從祀者議
梅福應從祀議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
趙益通國諸臣議	贈后聖母祭禮議
求言議	稽考選法議
詞林習氣議 <small>見學言</small>	有辭必有讓議 <small>見學言</small>
生財議	戶垣壘苑議稿
總理應設工衡議	漕運議

雜文二	全書卷之五十二	選督撫議	籌邊議
平寇制	議	禮部封差公呈	
具題出缺呈		題授中行呈	
投徐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徐太宰呈	
投張太宰代題致仕呈		再投張太宰呈	
投吏部堂呈		送考功司揭	
送聖荒議揭		葉惟修傳列賢書揭	
安懷策			
雜文三	全書卷之五十三		
大疑解	文錄目	草黨解	
嚴父配天解		統嗣解	
制復解		天民解	
心君解	以下七篇見厚言詳記	格物解	
鼎大小解		正說明道解	
善惡難易解		位育解	
聖人英雄解		狷菴說贈金伯玉	
巨手說贈吳生	名統持	巨手說二	
遵先錄序		靖質先生集序	
尚詩衍序	附例六條	陶菴集序	附例五條

高子遺書序	附例四條	高子遺書小序	十二篇
雜文四	全書卷之五十四		
陽明要書序	附例四條	陽明要書小序	八篇
陽明要書附錄序		泰定朱子語類序	
朱子經說序		程子詳本序	
皇明儒統凡例二十條		李育自序	
政書自序		再集自序	
聖從錄序	見政書	人兵事典序	
秘省典例序	見政書	同書會序	見政書
進呈京東水道考序	見政書		
雜文五	全書卷之五十五		
救荒策會序		李衛公集選序	
閔李忠定集序		閔張文忠集序	
孝養序		畿南刻治譜序	
浙刻治譜序		守饒保甲述序	
西浙衛兵紀言序		聖屯鹽法題詞	附例
理學經濟編序		兩浙會規序	
吳少卿海洲樂祀錄序		掩骼會序	
戒殺辨異篇序		用兵奇略序	
幽芳序		重刻知品序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雜文六	錢憲菴綸屏榮草序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送蕭芝宇職方南征序	聖塘橋疏序	蒼雪齋吟序	四子詩餘序	劉湛六制義序	丙子順天同門錄參序	敘亭全書	六義衍綱自序	生生草自序	長子祭文序	維文七	學道愛人記	譽命始終記	使雛五孩記	甲戌進士題名記	遺烈感臣記	朱門重貞傳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雜文六	錢憲菴綸屏榮草序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	送蕭芝宇職方南征序	聖塘橋疏序	蒼雪齋吟序	四子詩餘序	劉湛六制義序	丙子順天同門錄參序	敘亭全書	六義衍綱自序	生生草自序	長子祭文序	維文七	學道愛人記	譽命始終記	使雛五孩記	甲戌進士題名記	遺烈感臣記	朱門重貞傳
	全書卷之五十六									文粹目				全書卷之五十七						
		蘇忠襄撫晉奏議序	范氏五節序	某上人疏序	成子雲詩集序	惜竹樓詩序	甲戌詩五房同門稿序	楊康侯制義序	朱嗣成四書義序	三	近藝草自序	從子阜文序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平谷縣重修明倫堂記	漂母新祠記	康辰特用題名記	孫墳觀感碑記	六貞傳

高子小傳	雜文八	袁大司馬墓表	題江吳先生誌銘	題丁清惠公張施條約	題警枕	又題荷蘭室帖	跋高忠憲別友書	跋高忠憲家訓	書中貴人劉扇	祭吳大母張孺人文	祭魏忠節公文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公祭顧仲執文	祭吳子往師文	詩草一	肩輿中憑版牋	供客銘	衍衍壺銘	同善會銘	東天民傳
高子小傳	雜文八	袁大司馬墓表	題江吳先生誌銘	題丁清惠公張施條約	題警枕	又題荷蘭室帖	跋高忠憲別友書	跋高忠憲家訓	書中貴人劉扇	祭吳大母張孺人文	祭魏忠節公文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公祭顧仲執文	祭吳子往師文	詩草一	肩輿中憑版牋	供客銘	衍衍壺銘	同善會銘	東天民傳
	全書卷之五十八									文粹目					全書卷之五十九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題胡孝子焚身卷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題荷蘭室雜牒帖	題真舫齋	跋高忠憲家譜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善劉廷式娶盲女事後	祭徐濟之文	祭第三兒更	公祭魏忠節及長公子	祭蔡忠襄公文			守口第	長安雅會銘	小飲壺銘	補式壺銘	

再願銘	天倫圖贊
山居圖贊	堪輿家像贊
孫若英像贊	衛洲顧翁像贊
辛復元像贊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大成頌 <small>六章 以下四言</small>	宗聖頌 <small>五章</small>
房中吟 <small>四首</small>	種竹 <small>四首</small>
夜度萬松橫 <small>九章</small>	初入九嶷山 <small>七章</small>
甲申還家	荻秋泛飲 <small>以下五言古</small>
寓金陵過雨欲之武昌	詠懷
句容初拜先祠	結界
全書 <small>文錄目</small>	主
開居	葬第三子更
將入前溪	嬰
評儀 <small>二首</small>	畫
桃花口阻風	送劉念翁還山 <small>附念翁和韻</small>
不得別為丁孺人賦	除夕
至家哭丁孺人	夢劉文正湛六
夕泛志成 <small>以下七言古</small>	暮春
讀書四集	題于忠肅祠壁
弔劉少司馬與嘯	舟中 <small>二首</small>
大滌山歌 <small>二首</small>	野人嘯 <small>十首</small>

學道愛人欲 <small>唐大司空</small>	孫觀忠節公小像
詠魏公子子敬 <small>丁翁賦</small>	秋日感遇 <small>以下五言律</small>
徐州道中別友人 <small>四首</small>	竹筵
春李南還	感遇四首送錢官詹
山遊 <small>五首</small>	遷寓
元宵憶家園 <small>二首</small>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柏
感懷	江行
雪中有以假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 <small>二首</small>	題柳芳館 <small>以下五言排</small>
答人	二賢並祠咏
孟廟	太
全書 <small>文錄目</small>	
詩章 <small>二全書卷之六十</small>	
秋興 <small>五首 以下七言律</small>	之武昌江行雜興 <small>八首</small>
重遊武康山	聖林 <small>一首</small>
拚換兒登山莊 <small>二首</small>	斗丘
玄墓觀梅 <small>四首</small>	僧諸寶觀海子
北郊陪祀	光隱軒初感
同換兒憩光隱軒觀梅	過釣臺
寓黑母新祠	傳典道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	丁孺人訃至
有感	獨旅初歸

樂亭全書卷之四十一

文錄書牘一

新嘉坡陳正

上李本寧先生 萬曆丁巳

龍正齋浴於家。千里慕道。傷感金陵。伏候台旌。已旬日矣。竊念先人曾爲楚吏。而不章章。又台臺向特子民。錄卑微渺知。亦知當世宗工有李先生者。足以不朽。先人禮。祖考有美而弗揚。不仁也。使不幸章免於不仁。非先生。龍賴謹封先人行狀。猶首投上。拙撰文序六篇。詩詞十三篇。尊錄附正。昔廬陵遇眉山。至榜檉。喟嘆。預度三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上

十年後人情向仕。謬屈已以重之。何則。塊壤增岱。涓流益江。哲人愛才云爾。未必眉山果出廬陵上也。先生於文章家。不唯有其手。兼有其目。不唯有其目。又有其心。蓋匠石目善審。手善斲。心善憐材。每顧千尋之樑。楠豫章。恨不得收而用之也。今某卽未得當樑。拙章。而先生手目與心。實同匠石。竊願先生以其手及先人。駁則以其目及不孝。而以其心兩及之。遠來本念。專爲先人復及私著者。以先生當今之廬陵。或擬難鶴而增憐。下筆時爲先人光不朽者。當益加當爾。

再上本寧先生

向以先人行迹。拜乞高文。玉體適小道和。別傳尊旨。某喜於得俞。數計時日。仰唯台臺貫穿涉博。加子長。耽學如子雲。研精如子美。蓋揜北地。奔州而上之。凡復學志士。當吾世而不稟仰。就正。不可言智。故先上素業而綴圖登龍。唯是先人一生。循理奉公。任三十年居官之序。而無一日享貴者之奉。雖享志固然。實人子所深隱也。某未有所豎以顯親名。特藉大人君子傳叙行誼。表其精神。世狀每多浮誕。至於家狀。字字循實。先人存心。寫之未盡。居官建立。昭然耳目。不敢效俗。誰我文宗。蓋先人生無一言一事欺人。歿而獲所無加之。非先靈所安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上

也。某頃歸道句西門。日且暮矣。瞻拜先祠。傍檉。惻然寓室。創者章師一人。而其外則小民兩家左右居之。數婦人。矜睨良久。詢僕夫故。太息掩涕。此事至微。亦見先人實澤在人。無赫赫聲。而民久益見思如此。而魏與楚可矣。因連短歌。敢以附獻。每讀先生所著傳記。少懿蹟。不爲溢稱。得奇僻。務約之以禮。見先生史才實錄。並至而先人益幸托以重也。一代文宗。豈須後進標榜。若懿德是好。殆亦某也之乘。莫乎。

致丁大司空改亭翁

仁和令周季候。當今偉男子也。其作兩邑。清風善政。照

雖漸中典論官誥皆謂事一須扶律辱春元一事問擬甚公願聞有飛語至爾然季侯存心最平用意最隱其於黃光輝也陽罪之陰實解之陽罪之所以嚴衆憤而陰解於上官實念其有扶功功也侯令他實處此更有善處法乎特以其陰爲光輝寬解者不明告人人反疑爲株連無辜而不諒其用意之微且遠也此雖一事苦心然可聽他人不知而不可不見諒於老太翁非爲急於明心亦欲證獨知於有連之門爾唯賢知賢某不敢阿私所好竊附古人內奉不違觀之義

奉吳子佳師

天啓壬戌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兩奉吾師手書慰誨開勉非不心喻但馬行方斷肥山繼推鮮民何辜頃至於此是以捧慰誨而增痛承開勉而愈悲惟是守身讀書不敢貽辱於二人爾矣聞來歲西席延兄極爲得士公耶方幼先入爲主得力最深書億十四五時因童子試從金陵歸父訓既隔解範亦疎習聞惟言時見佚行初雖覺愧久亦浸淫數月之間頗失本色幸了凡先生特東先嚴隱惟道意指獨吾師爲金玉君子遂得及門一二年間識趣始定後辭滿座狎遊不至大墜落矣少年師友不但一時磨礪實乃終身主持今耶得此兄同運數年則侯基必定所徵感

者方介之士同味斯親惟遇之性嚴事乃父必也始終相得則受益弘多以令耶風運家規保無斯患杞人遺憂不妨爲吾師進而言之爾榮旋之期開在來春綠衣爆親過恩可離但遺腹俱多寵眷家鄉亦難危機累思浩歎惟恃廟社之靈與聖主之福也

與王我崗崑山王茂

玉峰士民何幸得遇仁心實行卅年臺者爲之父母哉責治有歸季思先生素節真風近代高士不惟一時一方之儀表也崇祀之典萬心謂宜所以及處者凡入鄉賢例須有費而季思素貧遺嗣尙寄食外家安有餘貲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四

經營身位名然令賢士以乏資故就與長積大非司風教者之意矣年臺散瀉湯清即愧在幽潛將蒙闢壤而况表表耳目如歸先生者哉又有嚴公諱振惟者起來明經項官川中值奢會之亂門死事禦衆大節仰追顏常山文信公之觀至今惟骨奉歸故廬或者美魂忠膽直行所安不復自悲而生同與時者見聞若事莫不感訓垂涕所宜急急尊臨與季思先生齊芳並配者也或者年臺以兩先生清風浩氣一鄉祠未足酬爲擇善地連特祠以風宇內遙想貴治士民尊德樂義必有不費公府一錢指日告成者即此一舉其於化民成俗之

機無限。理若迂而實切。事有創而彌遠。此機是也。

奉子往師丁卯

雲卿先生書序。謹具稿上。為其父子有道。創格潛思。顧未審合師旨否。山居圖序贊。併附塵覽。寒食後。擬往武陵一遊。是時桃花滿山。與翠竹相間。陸行乘興。野意益目。水行乘筏。則兩岸綠色。樟天清流。出於足底。手攀小蓋。用蔽日影。俯視水中。鬚眉畢列。每數十丈。溪輒作一大浮。復從溪轉。前後不相見。歌聲遙聞。時時有圓奇石突出溪旁。或亦在中央。繼後而登。可以晏坐談笑。無一遊人。豪客。未聞耳目。每想西湖六機。水光山色。空翠澄

集本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五

位宜時宜。雨妙絕天下。總為舊舫綠樓。歌謠絲管。樂成盛展。雖復徜徉山水之間。轉有與靜心隔者。乃不如此。地狹野虛。足以肅除塵網。先生雅懷泉石。及時清和。扁舟偕往。為旬日之觀。何如何如。

與林狷巷邑尊丁卯

不肖於受獻一事。有三短焉。一曰無肯受之心。二曰無能受之才。三曰無敢受之膽。幼而知耻。壯而忘之一事。違心竊寐反側。故弗肯也。受獻須有大槁力。善談吐。厚顏面。乃能寵駕卿。乞哀公所。不肖惟抱膝。覽古庶幾忘疲。度人則拙。告人則慙。故弗能也。奸富何味。多言可

長。集稿於躬。稿毒子孫。實應更迭。天道奸還。故弗求也。

三者皆真情實事。非浪語也。頃某姓以受獻見誣。不肯心既無想。靜以待勘。惟念往時父母於所厚同袍。或被訐告。則密封原詞。令自解釋。此於真受獻者。體貌誠全。而實不受獻者。反以周全之厚。掩其質素。何如公庭一訊。則品行污潔。情辭有無。白臺可了然於心。士庶可了然於耳目。激揚風厲。所全實多。不肖所以悅白臺之公。服白臺之美也。不敢言情。惟求盡法。凡告獻者。祇因已產為人。所盜自賣。自告。創見於今。明聽之餘。既應指冠。亦堪回桀。想白臺擇囑中。照悟刑罰中。教化妙用。根心

集本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六

不煩新乞矣。外有陸某屋事。不自價買。辦極而某詭賈強賂於今。一紀隱忍未待。特具請詞。哀容斧斷。一則鳴謝歲之沉寃。又見孱儒忍辱求靜。至於如此。且為人佔宰。敢佔人。因一誣白二枉。亦子民事。君親竭誠無隱之誼也。還神明而不彌。終當執轡耶。

復林邑尊崇禎己巳

數年以來。固無一私事請求。然亦無一公事獻納。何則。先達者。秉分非所及也。然方之古人。草茅病癯。不避嫌怨之義。則猶有愧焉。頃見白臺之將發也。能盜首沈和尚於獄。而後去。俾無跳軼憂。抵郡辭謁。當道復以禁迎

神會爲禱。得降嚴約。邑人免昔年淫奔賊殺之慘。所以正風俗。弭隱禍者。甚鉅匪細。不肖感茲二事。因念老父母。願復舊民。如此願更推廣德意。嘉惠無窮。其一曰。抑豪右。受獻。減豺狼之虐。設也。其二曰。胥吏之徒。備備莫敢舞文。暴橫也。其三曰。差人不下鄉間。使斑白婦。釋帖席也。其四曰。催科有方。籌算精核。鞭撻少而刁頑不得施欠也。其五曰。確遵清規。單服而民安也。其六曰。先揭北運。殷戶使富不得避。而貧不誤食重役也。其七曰。臺司凡頒新例。如報農民。如派兵戶。買銅糴米之類。一切申寢不行。默默安富。以便貧農。致微客感恩拜謝。而滿袖清風。井無古人一大錢之選也。典前緝獲鉅盜。禁逆神會而爲九。凡此皆台臺已施之甚政。卓有明效。可告之新令尹者也。九者之中。七已盡善。惟緝盜北運二事。愚尚有進焉。近者盜賊張甚。不畏官兵。然其盜無幾。而借盜名行者衆。其根株總在捕盜真哨船之畏爾名。曰捕盜。實則盜之父母。名曰哨船。實行劫之托宿。但嚴督二項。重辟無宥。其盜必得。假盜自稱。可以不下堂而窮其窟穴矣。北運先揭三十餘名。立意至美。然所揭之中。因比解額尚贏。默人其勢不得不爭膏脫。管脫則囑托之價彌高。而所脫稍多。勢又不得不割食以補之。成者

預捕之曰。務求至當。每名止揭一名。揭從卽如山不移。則鑽刺息而囑托淡。民心士心俱大定矣。仰見台臺真實爲民。不肖亦敢其實言。事伏祈於新侯下車之日。備列以告之。賢者自當以愛民爲念。況得前賢爲師。達承必確。治功必奏。新侯之德意。莫非台臺所造於舊民。而兩賢接武。將近十年。善致已堅。後難猝壞。是敝邑數百年之樂利。特在仁人一垂盼一奉脫之間。昔當鄭公不責二十四次中。胥令而得意。青州政饒。仁臺此行。殆真比也。不肖生平無倚才。況未嘗獻說於臨蒞之年。豈敢漫然頌功於去。徒祇以桑梓念切。忘其非分。然且頌而恭祝。蓋子民所以事長上。非是不成敬也。

公啓。蔡培自邑便已已。

若父母初下阜。卽草草講求法制。凡以恤民困也。竊思爲民司牧。問巷道。佳則佳。爲民立法。衆庶便則便。法之宜因。宜革。本在細民。而細民難於徑達臺端。所以下采群情。仰成善政。諒在某等。大抵法無不弊。止須就法中。搜剔而裁制之。便可利民。不必輕變。往往邑中奸書與上司奸書。線索相應。或令一二刁民呈稱利病。或且徑從盜司。頒降公文。一有動變。比戶騷然。溪壑歸吏胥。怨謗歸長上。自非至明。必應術中。不可不洞悉其來歷。

拔起其根株也。或者又云嘉秀各邑法俱有變。夫利病各隨其地。豈得概同。況平原獨無。至今傳美。卽以蕞爾善邑。當平原。豈非尤古盛事歟。某等敬秉虛公。彙奏欽端。雖云愛護桑梓。實以效忠召杜也。伏祈清聽而惠允之。

與曹峨雪廬常已已

新侯政事。諸老可以公言。乃若習典性。成。非年兄莫可促膝審移者。夜坐是也。聽斷比微。悉以黑幕。近則宵分。久乃雞鳴。風雨霜霰。守守困頓。衆庶妻其咨嗟。盈路煙汕庭燎。出自何所。莫非民脂。又鄉民出城。今日之事未

樂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九

得卽完比明。乃逕約計每夜守者百人。則一歲之內。虛三萬六千工矣。勞民傷財。廢時實一端。而三害且非獨於此也。人身氣門。仰應太陽。日出則與陽俱開。日入則與陰俱閉。今反其常。使好靜之陰。微旦擾擾。不獲寧息。夫不息則不生。豈所以善自養哉。以前說進。誼正而難入。以後說進。情親而易從。惟年兄忠告而善道之一言。徵勞萬靈拜福。願仁人弗後於晏子。

復屠愚樸

庚午

年兄留心經世。而於兵尤攻。此當今急務。不必以名教樂地之說。自拘弟於世務。最不諳者。用兵。兄獨深於此。

真吾師也。兵之變化。國非一遷。然大端在識。拔將士。惟顧討論之暇。常養目光。則自數千以及數十萬。皆得其分數之宗。而多少惟意。又論兵。須二三十萬。此誠馬服君明於時勢之言。然世耳一聞。用衆無不驚。愚意止須核實。則兵不增而自多。兵不增。則餉亦如故。此有用衆之實。而不立其名。底今入手不暇。觀聽。又內政修而後。可以徵外。天爲國家既生。吉甫必生。張仲不遺其人。功不可成。兄第自精握奇之能。以待孝友之人可也。陽明先生豪傑而聖賢。本朝殊絕人物。無善之旨。不誤在無孔聖之言。無者亦屢矣。特異端乘有成無。聖人卽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

右爲無所以毫釐千里。陽明認善爲禍。惡之善。則性中不容一物。既已無惡。安得有善。若知生陽生陰。生五行生萬物之爲善。則性從茲來。而善國孰有大於生者。耶。惟卽有爲。無故經綸。世務亦得無名無功之妙。事成而莫忌。知其不可而爲之。而卒不獲造物之禍。則亦居心行師一以貫之道矣。

復錢御冷官詹

國是從人心之是非出。作春秋不過定是非。而是非之心。以格物而明此。一論中三轉。真今學術絕濟者。作三不朽之業。通爲一原。非直寫廓園獨立不懼之所從家。

而親翁日下主持鈞調。胥執此柱矣。龍比所以象禍患。固臯夔所以佐昇平。俗策禍之人未必皆與龍比相類。爲忠愛死也者。遇有道即臯夔也。爲成心執見而死者。遇有道猶慮以適莫貽殃也。故惟碩果不食。成心化盡之大。人方可望梅鼎。爾序林侯事。蹈實惟胥吏不得高下一語。鄙心有疑。固邇者加派海塘夫四千餘金。不奉明文。爲邑中所持。若非胥吏之弊。則咎反有專歸此語。恐微相左耳。中提出一民字。此又治功通於德性。處處念無忘此民。事事歸到此民。率一邑與幸天下無岐操也。親翁能破格議良吏。而何難爲良輔耶。

炎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一

與錢御冷宗伯

辛未

均役若行以徹底澄清。自是數世之利。所惠官府抽扣。吏胥勒索。無人直言。拔去病根。爾士魁兄制勸役之議。原謂不得中行而思其次。然則何謂中行。豈非均役於民間。而當事者洗心飭下之謂耶。事機之妙。莫若固之向者。無人發端。抽扣之說。難於突進。今因此機。正當急熱。影俾思中行上策。果復何君。況講默菴曾有一議。專重此條。親翁或與曠雪共陳之一。則爾士魁言外之意。一則拈默菴議中之要。可以化直言之。述而取格心之功。今士魁意方銳。語亦或近於激。歌用其銳氣。使均

役之初指。成一盡美盡善之制。此其續世長民之妙用。先試之維桑者也。果爾。在當事不過一念公清。有何難事。在士魁求狂狷而忽得中行。當亦大喜過望。而銳氣無所用。辨說無辭。敬矣。何如何如。

復錢宗伯

辛未

次公子遠離膝下。心顏間寂。思慕傷和。今已全平矣。此病總因氣滯。氣滯又以志鬱爲原。情懷與腹腸。非隔一層事也。雖賴世德。幸躋康幸。鑒於舊危。可遇善後。令郎志向固極高明。無春役十三緒。慕方切。正惟憂思鬱結。乃其真正高明處。若果沾沾文藝。躍躍明師良友之間。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二

而豁然達淡於脂。依則非高明真面目矣。親翁宜手書敦促。先命長公率領至。爾慰其孩性。續懇孫師溫習心。安體復何愁。兼之不進耶。忠憲師集弟彈心訂次。略成原委。每種皆先論進後論事。祖其內外篇之原指。而其通之蓋先生特以自述爲內。應酬爲外。其理則一以貫之。實無表裏精粗之別也。又正集止甲寅。則乙卯役垂老十年。益深益微之德旨。皆當置續集後。人心目。恐正重而續輕。吾輩雖爲高子成書。然推仁人用心。不在垂芳而在淑世。苟足發觀者無總之緒。卽深得作者之精神。無容一毫意見於其間。先以序例呈上。俟錄成。真本

送憑鑒定南中舊刻朱子語類原經開在貴衙門得印數千傳發牢內不送借書買流通之力抵割工價仍可還官此不費公家一錢而助於人心學術者甚大便翁其有意乎

復蔡邑尊 辛未

官衙民皆均派承役此不肯風心繼格於衆乃更議悉承空役今已備刻成書此之足據驗於繼議矣白臺筆行以至公誰敢不承昨爲諸老具述尊旨請老云爲百姓計吾儕何辭但須儘數先食客宦再查邑紳之額外受寄者坐以重便又不足乃及吾儕已業此仁義交至

集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三

者也若彼二種亦得分占輕重吾儕豈當代外邑之達人代本邑之奸民承役耶其大旨如是又不肖讓中輕重併定一條頗是均役關健餘款亦皆細訪聞間或不便於富貴然必便於細民或有妨於奸究然必嫌於善良大抵他日足增善政之光貽青姓之口碑者也種田公用間有每里派銀五錢之議白臺拒而勿行具仰仁明願堅持之以安草野蓋既屬公義不應以利爲名設有必不得已之費紳袍上舍與民間田多者宜發心慨獨奈何動以衆寡易衆之說輕擾里甲也不肖屢向諸老阻之矣場便併及

上丁大司空改亭翁 辛未

昨遲遲聞見老太翁一念惻惻無須臾忘田事而又虛衷無我商榷同人謀不繼其繼輪巨手矣桐總二十年來任費勞神書圖刻說民章帝旨部覆科祭種植基緒皆仁人創辦後起之賢雖極力拮据總以仰成德意慈彰鴻功爾還邑傳仰誰能飾之某頃何顧周二老宜陳此說而二老大做謂深中情實又見此兩賢之勞而不伐而太翁履誠風望能使分款者心服也再啓毘陵錫山問向有同善會名周貧人貨動衆人其事似小共意德遠今諸公欲做而行之命某通數語於簡端咸

集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四

謂克勤小善偏輕煩人得太翁領袖則響應者必衆而亨亦可久敢以會式奉塵清覽倘不棄遺則在事諸公之幸亦某之幸尤還邑之大幸也
與具脩寅仲
聞吾儕以暴怒致疾私衷甚憂家少年易愈然此病不可養成也慎之慎之語稱奸學首不還怒深言之心不爲情動切言之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此正吾輩中人可學處一則舉動不差事役無懈二則人不受枉旁觀皆服三則氣不亂動隨發隨收不至傷肝成疾蟲蠹體貼一語有數善存焉聞吳某屢失規矩吾儕怒而咎之宜

也。然服勞怨望。愚夫常情。不爾昏蒙。天豈遇之爲人。僕役當矜恕赦。誨之不聽。則嚴厲之。再不聽。則從而誅責之。常憶陶淵明送一力與其子。因貽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此亦人子四字。觸動人心。最爲可念。然少年心性。固自難抑。某憶二十餘歲時。亦曾犯此。鞭笞僮僕。常遇至今思之。殊深悲悔。故不敢不以告高明。既欲賢。僭養性調躬。仰慰生身慈親於視聽之外。又憐此輩愚。賡痛苦。不忍聞而不言。至云吾輩士民之家。用刑宜慎。又其餘慮也。

與李荆陽工部

錢本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

聞翁兄以政事之暇。與名流談道。仕優之學。舉世不多見也。邇來講學諸公。大都宗姚江先生。不知者便以爲與。不知講學爲修德地。爾口程朱而身污俗。何當於正學。口姚江之無善。亦身姚江之於善。爲人倫。嚴取與愛民生。一一師之。豈非躬行君子哉。忠意先生云。但求來龍真落脉真。且不必問其何方何向。意正謂此。向今姚江當年以茲功名。發茲慧辯。而立身亦如汝中宗賢輩。恐一時人心。未必宗向。况能久而仰止不替乎。然則今日之尊姚江。雖顯宗其悟實。默宗其修。而談者不自覺也。翁兄試於法堂中一提醒之。再時時發發琢磨。

之機以佐切磨。專揭愛敬之良。以追堯舜。則朱陵不期合而自合。聖禪不特分而自分。某一年水寨陽明先生要書。探其驥珠。頗自愜意。將欲與天下共讀之。未敢亟亟也。

與沈君儒少泰 壬申

浙人無福。不獲雅意。愛民實心。任事如翁臺者。雖然。天下皆王民。皆王事也。蜀民得安。蜀事得理。亦何殊於浙中。以此自解其楚人失弓之歎。翁臺久在時署。今始貴。庸事權前之抱負。後之福祉。皆萃此特。不可不殫心竭誠。使外不負君民。內不負水志。敢以此爲芹曝之獻。小

錢本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六

刻欲俟完奉。故知台旌。遺發先獻外書。旨雖淺近。然於用行頗切。下而郡縣。上及撫按。概具其中。第刊布此書。非知世俗所謂名士者。自求聲價而已。研精覃思。經涉歲年。思一取聖明之世。而用行難必。使得他賢採取見諸實事。卽如親行。況於翁臺。能無厚望。貴堂翁錢宗伯。亟稱高雅。縉衣之好。人有同心。待惠人品。不真不愛。其味難合。翁臺自是真人品。玉壘堆翠。錦江急湍。雖與金陵山水各殊。人心則一爾。單真以往。所知必契。久復何疑。

復錢御冷宗伯 壬申

小刻遊衆細觀。兼幸指引。所云小人強陽。乃陰中之翳氣。非真陽也。至哉斯言。君子機密。總爲濟物。亦屬陽之委。和小人挺直。總歸害物。亦屬陰之標。發陽生陰殺。乃君子小人之定分。而陽統陰。陰不統陽。故屬君子於陽。我肅存焉。屬小人於陰。而仁育去之矣。前說之望。立當慎之。高子朋黨說。出朱子與爾丞相書。愚正謂朱子此書未爲至當。所謂不憚以身爲黨。又引其君以爲黨。恐一時藥留相之疾。箕孔意殆不然。大抵黨之善者。本是羣。因世人妄目爲黨。君子不屑與辨。遂直認受。夫不辨可爾。認受則豈不激世主而疑後漢乎。吾輩宜敢見左。

復錢宗伯二

衆示遜國逸蹟。展誦之下。且驚且慕。已念忠憤之氣。生時噴日月。泣鬼神。臨死不散。則至今二百三十餘年而不散。亦其自然也。血影之見。夢。僊。之哀吟。皆以發舒本心而已。奇男烈婦。生不計名。豈復計名於爲鬼之日耶。以是思之。則怪事皆常事。而親翁孳孳表章。在南言。

南在禮官禮。亦以中庸之還處之。未嘗驚以爲奇也。天地空虛在。即諸賢在。非洞幽明之故。孰能信之。伏讀崇禎三年。冊立恩詔一款。建文章除諸臣。特許。賜。於今二載。未見舉行。得仁人詳處而特奉之。繼天下伏節死義之骨。發在廷直言敢諫之心。非特扶危。實切於保朱也。拙集近始竣工。特用全後呈報。再祈指其說謬。即常則削。不敢貽誤後人。區區之誠。因見世多迷罔。後回無柄。聊出空言救之。設救人而反以誤人。得罪滋大。故聞人獎督。不敢自多。或受駁正。如獲珠玉。駁正我者。實愛人之人。豈獨愛我哉。

復錢宗伯三

高子書并五子近思錄。俱將竣工。殊深快親之願。邑中均役事。初因里長田日分日少。諸君有憚行之疑。今南北配搭。民間終以爲便。而令公亦善體民意。聽令自認。衆承者還多。大約北還北籍南批首。共須三百廿名。今已認四分之三。其可坐而定矣。蓋富民長居大戶之名。故花說不還餘力。及其計已還。其名已逃。徐思邑中此若干重還者。終非小戶所能強代。遂伴爲不得已而承之。此番既不能復其奸。亦止須因之爾。因見北還既已漸足。向之致疑。行難行者。亦遂釋然。可見酌法。

誠善。雖存宿弊。民猶願之。况令治人與治法相須而濟乎。邵文莊初見高師服膺不置。讀所賜經史全書。乃知其研窮之功。一生莘莘如此。所謂知行兼懋之真儒也。得仁人此番表章。非文莊之光。實後生之幸。

與曹峨雪齋常壬申

阜姪來述。年兄曰者。親郭外暴骨。爲之惻然。欲設價買地掩之。嗚呼。卽此一念。生人必飲其醇。天下將沐其德矣。豈不盛哉。立命小价。歷數棺骸。共二百十七具。尚有無棺者。則設法包裹。量捐微貲。僱倩人舁。載至南北二門外漏澤園埋之矣。上以承年兄天地之心。下以盡弟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十九

一點周全之力。但微今悲昔。當籌善後之方。兩處義塚。去城約各二三里。掘坎封泥。又費小力。貧民貪咫尺之便。遂於城下委而去之。其實漏澤園隙地尚寬。今日暴骨如莽者。非無地便。乃新人工也。防得城內外十五坊。每坊土工二人。死者壘埋拋棄。總經此輩之手。合懸邑父。每門懸一告示。分別此三十人姓名於上。分坊管驗。凡有屍棺將委棄城下者。必令卽日送埋漏澤園。并禁其火壘一節。違者照坊查治。是其始也。尚爲刑禁。其久也。必成仁風。年兄明澤朽骨。默厚生民。又以成令公之善政。一舉而三得焉。爭所以不敢直陳者。力可勉效。

言則非年兄不重。且其意又首發於仁人。成始成終。應悉歸良德爾。

與王樗崖休寧

蒞事以來。仁言德政。覃被溪山。父老之心。彼邑以得循吏爲福。吾邑亦以出棺吏增彩矣。何況台兄之祖考與後。視光耀維永。可勝道哉。弟幸縱有一點慈惠肺腸。無可施展。翁兄張弛在德。一登堂一還食之間。凡發言而善。凡猶事而善。凡勸念而善。則微十萬生靈安。假在此時。所謂造化生心也。地方之福。以仁人而造仁人之。以地方而增。非造化者真有意於吾兄。來肯假之以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二

使乃爾耶。高子遺著附覽。知民社倥偬。披閱非所急。然此書自身心性。命以至錢穀簿書。無不備具。與性書泛濫文詞者迥絕。仕優則學。正爲此類。稍加目力。助理必多。

復王樗崖

吾輩爲歸根復命計。不待他年。寧物在前。經綸在握。學處處認真盡心。則處處無愧無悔。復悔空。則星璇空矣。惟誠敢空。隨時竭誠。隨時歸惟復命寂寂性命。了然在紛紛民社簿書之間。

與戈畫臣

癸酉

臺州太和說一篇錄送玄廟。倘有滯陽使鴻。祈特寄往。又陸公爲彼郡伯。此正其任。弟雖與年家。未經識面。得檄旋轉錄一通上之。邑同心推行更易。如此仁思。明在二公掌握。若直錯過。真是寶山空回。萬分可惜。彼女弱。舌雖在千里之外。實同居宇宙之中。弟不自覺其。賢嗣奉副。幸努力焉。

公啓貢二山道尊 壬申

頃蒙軫慮。漕弊難清。令南北三倉諸稿解。皆兌六存四。庶令漕務應時速完爲。國苦心。敢不仰儻。然生等細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書文錄 主

思進儲之故。不專在民。其間儘有難言者。近司理方公。刻札傳致。責重官僕。似深中其肯綮。蓋軍民相討。強弱。驟然間有一二刁頑。滯滯後期。旗甲能撲而鎮之。豈虞。終溺萬或棄田而逃。無人可獲。官府每每均派里遞。以。補之。若夫軍勢有所不得行者。惟巨室耳。敝邑人知自。好守義急公。數紀以來。從無升斗之違。文冊可稽。幸令。可訪也。他郡邑或多稿負。咎自有歸。祖臺第嚴飭通行。使米色必佳。必及期。必水兌。費有司奉諭而行。今從積。負諸處。可使盡清。一如敝邑矣。若令糧長以現糧總兌。而零星取償。其苦有二。派單收糧。權在書胥。視賄之重。

輒爲派之高下。是受房科需索之苦也。承收既定。頑民。玩視稿長。豈與畏旗甲等。私叩之則不應。庭訟之則後。時。是代刁頑賠應之苦也。此猶與南運三倉雜解言也。至於北運。起解最兌。充此從者。必於舊冬多方積貯。預。行春白及春啓行。猶有後時之患。今彼留所貯之現糧。以應軍漕。使舊冬不得預春。精春不得起解。是有槩無。白。有白無槩也。京儲或缺。拾骨莫支。杞憂股股。端在於。此。所以爲民生計。不忍不言爲。國課計。不敢不言。祖。臺一體單民。恐新概仍舊貫。不特糧解有回春之慶。幸。尸祝之歡呼。而生等寧冒舊類之嫌。以拯編氓之急。實。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書文錄 主

亦爲旗軍設長便之門也。敬合詞以告衆。

饒吳繩如 癸酉

某少溺辭章。兼汨世味。詎然忘身心爲何物。三十外始。痛悔收拾精神。向裏。今又將二十年。所謂名利色生四。根者。尚未全破也。獲中倦倦。言之不遇出。以相商之意。向幸晤教。聞翁兄於此四推。皆已勘徹。有年。是真吾師。豈敢曰友。乃蒙過獎。荷與汗井。荷以印可。故汗以溢情。故至於經世之竅。無外治心。特屑置隨方。亦須每事理。會過耳。其間細微。又有理會難到處。卽在臨時斟酌。咨。詢古人。所以設集思之法也。要而舉之。到處認真。則到。

處無憾到處無憾則到處爲善事故所云入世出世似亦可不分二載矣。尊先公隱德如此。名章大篇已足垂世。復何藉贅言。翁兄德業日新。則尊公精神日著。自是一體。非有兩層。重承雅旨。當從容一闡其幽。某素不善作諛詞。恭茲至德。其致忘誦。

與丁養凝

向蒙繩如兄厚命。先有數行奉復矣。讀其尊人狀誌。真無得而稱之至人也。蓋其可稱善舉。其至處則不可稱。愚會其意於生前。乃以不稱稱之。以無名名之。今後世知有至人吳先生而已矣。如此。乃不失先生之神。亦惟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孝思如繩如兄者可與達此煩轉達之。

復蔡雲怡道尊

吳達翁業師傳述弘指。齒及小集。不致破株守之戒。達托轉呈祖臺。顧不加之罪。而清目及之手札。詢之大集。頌之爲民下士。意則隆矣。念非其人。深用練精。台諭保甲。廣捕練民壯。其所謂中庸不可能也。能之則神明矣。大抵練民壯。在先足其糧。而編行十家牌。乃平日清訟清盜之本。尤今日清奸細之本。但此事似蠱而實細。非設誠致行。精心體貼。訪何跡使一邑情事。具在目前。行之苟稍俾一切奸人。無躲閃處。無煽惑處。則良民之

心乃不搖。而措兵措食。衛衛皆爲有用。過求邊腹。屢屢矣。事非難不足也。借寇兵。齎盜糧。大半矣。於奸細。皆因平日忽視十家牌。爲等閑耳。以遠倒近。目前之要。着可知。祖臺今之王文成也。督率訓誘。有司必實心奉行。有實心。便有實效。內順治。斯外威嚴。龍正則真老生。而此語則真常談矣。

與姚現聞宮詹

致治不過安民。安民不過用實。用實先在預訪。呂文穆夾袋。是今日第一裝。若臨時求得一裝。均十分省力。正恐裝公未可急求。還須自用意也。預訪之法。大約於門

義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三

戶貨糊塗之。於才行責分濟之。則真心任事。真才辦事。之人自見矣。台指以爲何如。

與朱勉齋戶部

年兄超致世氛。寤寐體先。非理率有。不讀。非理法事不行。以此出處。以此進修。業可作事。德可探顏。孟區區漢唐。名家巨高士。豈足爲志仁之士望耶。拙集求教。同志其首欲就正者。則年兄也。其間論學。則求教。吾所非以益。同味。論治。則求練。吾所是以救。民生一駭一揀之。問仁人先施。利濟之權衡矣。或疑遇窮於我躬。則亦已矣。又何以空言無人。弟應之曰。藉同志以觀見。何人非

我因空言以降澤何口非親此非年兄亦嘴能信之

寄丹敦幼德安經歷

甲戌

仰聞偉略心契久矣自德分薄束薪一聯近知宦遠楚中此時流冠正熾台丈必能出囊底智爲地方保障則昔年之復慶州猶爲囊中之見末今日破敵流寇俾上臺親見其奇即所謂穎脫而出特薦大用指日可期其機不可失也倘籌策不從勢難措手遇有緣便台丈求一差入京使不肯得遂書察之懷面咨忠謀大略何幸如之雖書生初進無能爲英傑論揚然一念補衣之好或亦長者之所不棄也丈丈夫遇不遇在命遇用不用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五

在朝廷而我之實求有用與決不負朝廷之志則在所自矢而已因擬字願兄之稱頌借爲先容不肯不以未同爲慚知台丈不以未同爲驕

與孫若英

甲戌

山西大饑至廬君相之憂甚十典金然僅得米三萬餘石所濟未幾擬遣臺中一人度其巡歷迎進之費又當去十之一二此須於臨行之日政府親召而面諭之俾賦驍從核賢能約已親民庶不負朝廷德意耳敵同門米賣符者宗室也節儉正直有擔當有思慮昨聞其言曰急徵山西惟納鹽一途爲便只於一省暫開

一年令彼處鹽商大賈各就州縣輸納本色不拘米麥菽粟准作價銀聽各地方官分投糶粥此則無難買之勞無轉輸之費立刻可以濟價不必發帑全實皆皇上之賜也紹甚察其策不知政府可直以此入告我后否幸翁見即面商之

與鳴選似本咸初茂公諸任

甲子

所云再莽率至入廟於古則家禮可撤於今則儀節具存非不欲更遷禮不可論也若置闕入廟不知何據祇是世人不讀書不循禮於服中違禮之事靡所不爲乃區區欲以遇撤座爲不忍忘親只味不忍忘三字爲從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文錄

主五

而存其念耶爲寐禮而存其迹耶念則雖廿七月之後終身慘然迹則寐再莽以前由西即言屢有新次如小祥大祥總此室也若直至服闋之日方好撤座則古人釋服等制凡即吉之漸皆可無設忽一旦而室反幽爲吉反夫不忍更更之義矣頤母主可即以武梁武梓木紹祠中尺寸爲之於廿二日入祠無疑也

示挾脩兩兄

甲戌

顏光衷題吉錄真致世之寶書可買一二部彙讀親玩因圈出其中切於初學者數十條付兩弟紹經下講解觀者觸發善心大妙大妙鼎元劉湛六非惟長厚且

心學問特求序於我足見其不爲吾不贊其文惟贊其
人彼疎不以爲迂也○吳先生其吾書一喜幼學之得行
一憂嫌謗之或及○蓋知吾心口俱直也○今且暫歸運掌
之治雖不可期且免骨肉至親之慮而吾亦自喜得暇
著完聖從錄諸書使快然無憾○然後於就職之日從容
上之○不涉驟就○不犯時忌○言者無罪而或有格心無形
之功○卽或不然○可爲百世經筵之用○亦稍有造於乾坤
無論行道阻○心差無憾○此必山居可爲決難得之馬
上若也○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一

支集

二十一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一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二

文錄書廣二

與章濟令吳江

甲戌

一某昔年曾入學吳江於天啓辛酉援例入北監改正浙江嘉善縣籍中順天鄉試本年甲戌會試中式蒙本府同知署縣事黃仍照本縣例送送士牌坊銀一百兩當令知數陳成具呈辭託伏祈年臺蒞任之後乘間查明以杜假冒

一某世居嘉善優免如額此外從無寸土在於吳江因曾寄籍入學辛酉以後立戶陳成甚違素願既叨恩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一

於本治敢干渾於鄰封伏祈嚴諭該房查將冊籍除陳成戶名以全微節

一某親戚在吳江者大抵官裔子矜各知自好倘有考試揭薦生儒及一切詞訟代爲陳乞者悉係側目懇祈立刻窮治以杜刁累

一某平生不敢囑托惟於民生休戚間或條陳倘有確見真聞可裨善政於萬一者或面告年臺或手書露送自餘稍涉微愛難逃鑒知

與丁伯生昆仲

甲戌

令叔祖太翁之雙朝野震悼全邨自合興典無假造

也國家所重尤在易名之典名公鄉耆多未及聞以本翁生手大造於民天必有以報之其在於此一二十年

前弟數數言太翁茂德弘功異日宜以濟惠爲證今幸

塞菴相公居揆府弟即以二字送矣緣舊例擬謚須有

副因與若吳兄共擬貞惠爲副故事下一字不妨相同

而上用貞字其義正而固也於太翁之華華爲善至老

彌篤竊謂允當若端惠非不佳而端字少鄰堅固永久

意思終不如貞字完全此吾家一點公心爲本邑之民

爲南都之民報太翁之功於身後俾傳無疆者也一二

十年前擬謚之口遂爲今日定論太翁之盛德能感弟

之愚誠使如操券而投匭愚何與焉梁阜廉發身雖出

意外然一二十年前弟亦書向兄章屢屢言之太翁生

平如何人乃以此事獨讓弘度於徐文貞也今亦有從

歐顧仁人世德能感梁生終來歸命投誠此又天理民

莫之大常不爲小變所移耳然於此二事亦足見天人

之相因感應如桴鼓仁兄細細思之宜增幾許太和生

機擴幾許促容度量也如何如何

與顧叔夏

甲戌

手諭遠及通象獎慰弟則何人敢方前哲願嚆昔志意

所期實在農用兼備至於文章一途雖非學人所急然

幼時乃從文章入手。故較之諸儒。早專力於理學者。用功似晚。而下筆論道。似能脫去無文之言。要之弟所自病。經濟不及文章。躬行不及經濟。可謂緩急顛倒。今方痛自修持。未知何所稅駕也。令兄時相晤對。渠所陳者。特勢弟所告者性情。幸蒙諒其愚誠。不至罪戾。然弟誠薄道微。未能感動也。竊疑專門之事。殆有天運存乎。其間旁人雖有聖賢。不能代為幹旋。幹旋者。畢竟本宅自為主張耳。有回天之德。天運自然改移。親知乃從而贊。則一言有一言之力。一機有一機之效也。忝在知愛。獻此衷言。今年允軍。規則文壤。新父母處。弟當極力面。

卷四十二

文錄

王

陳然蒞任之後。全仗尊翁老親家。倡紳諸老。懇款開告。共相主持。新公庶有倚賴。大要不越二言。米色要佳。贈米既佳。欲革旗軍之勒索。亦似不難。邑民受惠。央賴賢紳。不能專募令公也。同善會。望每年尊府一主之。以此二事為懇。

與馬培元武進

榮任乃仕宦通衢。得與四方士大夫晨夕晤對。蓋簿書之暇。即為交遊。以應酬之心。視之最勞最苦者。此也。以取賢會友之心。視之最便最樂者。亦此也。四載勤劬。既

練吾才。為異時平章純均之用。又物色海內往來人才。為夾袋藥籠之用。惟年兄真誠細密。乃能為此。惟弟信年兄之所存。乃敢言及此。別聞貴治素有六里三關之號。曰薛灣。曰龍潭。曰蘊村。其人多刁豪。大為行旅商賈之害。屢任後。當審查而善處之。嚴立法程。化頑悖為善良。上也。訪擒首惡。重治微餘。次也。偶有所聞。姑舉以當新猷之芹曝。

公啓黎博菴畢憲

敝邑學役。積蠹有年。向來諸生。含憤已深。不無忌器。自戊辰冬。徐廣文蒞止以來。每事裁抑清查。始稍寧戢。客

集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四

冬計偕。諸役意其俸滿不復來。漸退故態。諸生用是有公呈之舉。昌言不諱。以助廣文肅剔之勞。冀有成績也。蒙祖臺洞燭嚴寬。仍飭榜禁。署篆君愛書上。謝業已得情。惟最廣文已還國博。特欲統此事之就緒。未忍遽行。懇祈俯鑒厥誠。優與詳奉。載列良規。以承風厲。俾嗣茲以往。多士以優統見重。皆為樂育之卷。師長以模範自期。皆為正身之君子。各役以戒耻相戒。亦成易便之小人。是祖臺之德。薄於鈞天。而澤長於涖泗也。將全浙之機型。於是乎在。豈惟敝邑幸復小郡。傳之故觀。又豈惟徐學博獲遂其拮据之本願哉。

公啓署篆麥三府

甲戌

頃承貴役口傳台命。欲酌起解金花事。生等向聞此投。銀匠之累一解戶之累三。用銀匠則投櫃時不敢任情。面收色銀。傾銷時亦甚便。惟解赴省城。有書符需索之苦。所謂一累也。若改食解戶。則省城需索之苦無異。而銀匠以事屬櫃長。漫不關心。投櫃則成色雜收。便銷則分外估耗。多此二累。改向來以解戶屬銀匠。使自任其責。洵屬良規。不但敝鄉。卽蘇松皆然。今台臺欲更空投。起解錢糧重務。生等未敢以改弦之說進也。惟祖臺珍重酌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五

復馬駿如邑尊

甲戌

文錄

京邸曾有數行附候。自維南旋伊邇。聆教思沐膏澤。日正長何圖意外齟齬。俾素受知愛如莠。無從稍效。珍悵悵無極。竊惟蒞民之事。惟以識人聽言爲先。幸百旦與幸天下實同一機括。只看武城得人。一問自潛。臺報對而外。聖人更不詢吏治民生。蓋邑賢乎樊。一切民間典除。必切切仰陳。言于當年。臺潛臺之說。言拱手臨之於上。而武城治行爲天下第一。不問可知矣。不肖雖未足當潛臺。而老父母之虛懷注盼。不減于游。操此以往。得竟其大用。有非尋常所可測識也。新父母下

車在即。舊有善政。自然稟爲楷模。餘澤所遍。可勝翫。

與李謙菴邑尊

崇禎乙亥

頃承台命。立呼處州頭船押行。差人細問委曲。彼云旗軍有三分疑畏。而所官刁橫異常。衆遂無降心。相從愈往。復至再。囑疆如故。殆理之所難論。不得不邀靈於上臺矣。竊惟治民。原非二機。若台駕一入省城。說明官旗情狀。一番未議。論自然傾動。上臺迴旋之日。帖帖允服。華往返費五六日。而開解以後。勢如破竹。毫不阻行。更可見提且先發制人。不得以過期爲我咎。不惟今後數年。消允立定銀脚。而一切設施。政令風行草創。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六

皆得此事爲玉基。又乘便完却新蒞任一甚泰。調原本嘗虛費一日功夫。蓋理之最良。策之最善者也。過承虛懷下詢。不敢不竭其愚。

與李邑尊

乙亥

省城之行。專爲消兌已完。使上臺頗知人和之效。後人發先人至。發糧未嘗不隱合於兵機也。鳳陽奇變。京口震動。姑蘇城門盡閉。恐一切備禦。亦應乘便一請上臺。大振敵邑。未愁外寇。專愛內變。備情事宜。以固結民心爲第一義。而大則清查飯店。及各寺院。使不得容留方外雜人。又次則訪覈屠狗之家。使甲狗拘機。一切諸外

盜無所藏匿。又次則編定丐頭使強壯乞丐不得逞雄。摸臂三種之外。乃係真正窮民。一旦有變。必勸募米穀。各有妻孥。即其心帖然。不思爲亂矣。然此四事。總其要在行王文成十家牌。至於守禦。全在人典器。所謂人者。先須選民壯以復舊無。而民壯工食爲上司扣扣八。九當乘參謁面商得其大都。可漸料理。所謂器者。除舊存車外。癸酉夏月。又有新製火藥銃鎗之屬。約費二百餘金。逐一清查。再爲添設加精。亦白臺叩羹底智足以辦者也。

與張玉簡應撫 乙亥

文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年日迫迫。聞焦心勞思。爲蒼生武。歷食弟。雖家居。亦設施變化。固存乎一心。然入手第一着。只是選用地方。才在在卿官。即聘卿官。才在守令。即選守令。才在廢弁。即起廢弁。才在簿典。即定生監。衆師老人之屬。即隨處體訪。而分委之。或命郡縣教誨。協守城池。或延爲幕賓。資其謀筭。或任爲將領。分合守戰。或藉爲鄉導。深入賊壘。宣布恩信。伐謀擣黨。偵報事情。或令之畫山川。要害。以便設伏堵截。雖委用多方。其要尤在禮聘有才識。鄉紳賢紳。既至。自能各舉所知。而其餘諸才。皆得入制。

撫之耶。不大費復求矣。募請聞。胡總制梅林建牙浙省。亦延茗溪茅憲副鹿門相典泰。盡卒以破倭奏功。蓋自軍中常事。非制身而難行也。以令貴治鄉紳。位秩未崇。堪資謀議者。據弟所知三人。蔡大泰。雲怡。細寄。懇誠可和。將士沈少。參君儒慷慨果決。不惜勞怨。張令尹受先。英與任事。能鼓舞人。面敵郡亦有二人。屠大行。愚僥。究心兵事。十有餘年。周孝棠。知微見幾。警提遇險不憚。若延致數公。與之商略。人才考究。地形要害。及一切招募訓練。措餉用。開諸策。必當一一各有條理。又聞桐城新令陳君爾銘。磨礪不凡。年臺今日。王文成。此君孝必。

文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八

非天下之伍大定也。當思所以破格委任之。上海令劉君。當維家識。開典才明。於用典爲近。且有家傳風用。猶廣更得數人。分憂代。何處劇賊。若憑一身之心思。耳目。雖使文成復生。彈竭焦勞。軍中千條萬端。豈能備給耶。及令招集群衆東南天下。尚可維持萬萬生靈。皆飲大知大仁之賜。使更數月。楚中變動。賊衆順流。或明目揚帆。或假裝客載。皆屬難辦難禦。雖有善者。亦將張皇失措。夫。摘策五條。併錄早。其削平大計。非急急題請不可行。江浙留都事宜。非急急移咨。不能相應。至於三端召募。正是專聞便宜。其保甲火藥二事。雄爲敏。

鄉而發。亦可通示所屬。通各盡心料理。然全在州縣奉
行得人。苟非其人。總無實用。所以駕良策鈍化枉為直。
全仗年臺鼓舞之妙也。舊年京邸所見都司顧思忠。頗
有思筭。多識江湖間人。舊升開有徽州程繼勳。頗知駕
御。技巧則有蔣若萊。王憲。皆可用。幸俱屬部治。物色招
致。非難。審其果有異才。當亦加之異數。乃可得其力。蓋
其長耳。陽明要書奉獻。號令指顧之暇。先披閱其奏疏。
文務。即用賢用將。用兵用間。機宜。種種略具。古昔名臣
大帥。雖兵間手不廢書。文成對陣。坐中軍。與其徒講學
不輟。非惟意思安閑。良以益人肺腑。無遺此物云爾。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九

與張玉弔二
近聞流賊漸退。已出所轄境外。據愚論之。不必問其通
與未退。亦不問其在境內境外。正此忙中稍暇。可以一
一致防。料理數月。百務漸周。任其猝來。或拒之。或致之。
可以惟吾伸縮。雖兵難遠度。然有備無患。乃是必然之
理。大抵總貴一豫字耳。聞太倉衛百戶漢文。素熟知江
中形勢。雖無他長。此時得之為輔導。更選精巧數人。隨
往江中。畫探各處口子。設防設伏。當亦省力。文成附錄
補上。

與張玉弔三

王事靡盬。鈴鐸驅馳。勞苦而功高矣。出則捍賊鋒。入則
定衆志。聞中秋返旆。父老迎拜於道。年臺一言俯詢。疾
苦。城隅山阪。黃童白叟。莫不翕然式舞。且歌。杜瑕。罔
干城。默默不可勝計。此空言中有實事也。又募貧民。齊
力者千八百人。既壯軍實。兼銷隱憂。此又實事中有妙
用也。治民治兵。已精入無倫矣。區區之愚。所願為百尺
竿。祀者。惟是幕下搜致奇才。奇才不必多。但得真者一
二人。即可轉相延召。有奇才必有奇用。有奇用必有奇
功。有奇功必有奇報。王文成之名。將交集於年臺之
身。雖仁人不以封爵自榮。而保障蒼生。則所謂仁者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

亦學士大夫所樂為也。近聞休寧縣龍阜有戴姓者。
射道。碗大紅心。去百武九矢全中。二百武九中五六
。幾江南絕技。俯詢休寧令。或可得其真。若選眼明手
疾。心巧相配者一二百人。專習弓矢。獨為一軍。或臨陣
或設伏。察真賊至。百矢齊發。應弦而倒。當今流寇靡碎
。遠遁也。此亦古名將已試之法。敢備芻蕘。
與錢收齋少宗伯
古之大臣。或晏處而係安危。或一室而周天下。或隻身
而屏障一方。今日台臺之所居似之矣。前者讀輪丁議
周悉慷慨。竊為蒼生手額。曰虞山有此人。吐此議。江南

可無患。流賊可漸平也。頃貴門生周知徵還。述於座下。觀蘇士二三人。又如台臺衙意。人才如此。今日東南半壁。全倚張撫臺一人。天假之緣。適屬門下士。台臺當以地方大機大宜。與一切所識智勇士。磨礱告之。俾佩服遵行。一大事當可隱隱消弭。控制所合無限。一倖才見用。即抵千百甲兵。是張撫臺之鉅績豐功。皆台臺所隱造。福世福人。福身福子孫。豈可涯淡哉。人才據所稔知。已舉數公。必有良謀益於兵事。台臺培植有年。成就必多。於凡實資有用之士。量其所宜。一一品置而舉之。務臻實效。此目前平寇第一大機也。事之切者。則莫如

集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請復南直江浙各州縣民壯機快。自崇禎三年。將此項四分扣一。助遼各衙門。緣此逐漸起例。私自扣城。所有工食愈微。此輩既無饗。又無衣裝。又無器械。不事操練。日逐在州縣承牌聽差。而祖制土著鄉兵。力士之意。遂廢。夫民壯常足額。常選汰。常操練。則固風募之士。若矣。夙練之鄉兵。矣。夙挑之力士。矣。特須從而益廣之。益精之耳。今於舊設原額。寢闕不理。而議新創。議設處。新創之規模。其將何基。設處之錢糧。其可久繼乎。故愚謂凡議練鄉兵。議募土著。議選力士。總以民壯為始。核民壯。抱以罷抽扣復工食為始。江浙直三省都封

大抵積弊相似。玉翁能移咨江浙兩撫。一體具題。則州州縣縣。備禦有基。而後增續致積之法。可得而講也。郡邑各有兵。足以備禦。於是更選其尤。每州縣數人。倍其廩餼。練督撫帳下。以供征勦。以助正兵。一旦有急。近取而足。於是兼可以謝絕客兵。既不畏流寇之蹂躪。又可免客兵之殘害。此目前平寇第一切務也。倘慮遊惰。抽扣為目前救著。縱令省直會題。豈遂蒙罷。則又有說。抽扣者。正謂借緩助急。借抱費助兵。借無事助有事。今流警日慘。海警日聞。三省非無事之地矣。民壯機快。亦兵餉。非他費矣。頃者皇上為流寇蔓延。至發帑數

集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七

以濟不足。方將濟之。何又扣之。抽急助急。抽兵餉。兵餉。抽有事之地。助有事之意。豈但非親久之現。且失權宜之理。以茲人告。聖明轉圜可望也。勢竟無知。竊徵古人之謀野。惟高明為民生長慮。而早致之。陽明要書附正。用兵靖亂。惟真悟真修者所優為。其亦方今第一要書矣。

與蔡雲怡公祖乙亥

老公祖抱惟一念。遠為天下近為維桑。以出世之品行。救世之心。可謂合內外矣。新文宗劉乾所公祖道經吳門。兩賢照對。必更有精神提醒處。大要丕變士習。不遺

嚴行簡正文體二端。漢汗新綱。惟在任新文者。設誠力行。而慎崇祀一節。亦爲弊繁。雖聖諭所未及。實文衡之掌故。藥時之急劑。也不佞舊歲有機擇學臣一疏。擬未上。謹錄一通呈教。擬全浙士習。卽培全浙人才。今日養成一省之才。他年在朝廷則忠朝廷。在地方則益地方。又且爲兩都十二省之用。是劉公兩載衡文。其弘仁永澤。將有不可思議者焉。此自是大賢心恕所周。不待勞贊者也。旬日來。虛願流警何似。又不知幾平將吏能保障一方。免如英霍藥類情景否。貴郡民情。賴劉易動。往事可見。目前近憂伏禍。莫甚於機坊。餓人。曷且敦

不知當作何寧處。老公祖盡與沈君儒王百年輩早籌之。至於大勢大機。又不在一郡。全副擔子。有八分在張玉筍。繼臺必能爲王文成。斯東南半壁皆藉其庇。老公祖當與二三同志。助動而輔翼之。如鄒東廓輩佐文成立功。亦是此意。大賢豪生於世。雖處一地。必關四方。雖屬孝思。不忘朝野。全從此等處。默默運貴。非台臺是望而誰望哉。

與沈君儒少泰

流賊縱不渡江。而江南原有流賊。曰行脚舊。此輩動以數十萬計。無室家之累。計不反顧。其間又多強有力者。

游方掛搭。無處不到。稔山川形勢。識州縣虛實。憶大戶名姓。若使窮而思還。爲善雖言。爲今之計。凡賊中乞食游僧。文嚴驅逐。其城外及遲津去所。向有飯堂者。一餐一宿。宜聽如舊。任其各返鄉間。各歸本寺院。勿運其往來。庶於結奸之中。藏安民之術。所助於戒嚴。至計實多。近聞各處封鎖飯堂。果爾。是絕此輩之生。而使之速聚也。若欲消弭。固非一郡一邑所能任。必得翁兄商之。先達告之。撫臺約示遠近。更新書卷。浙撫一體均頒。則江南數千里之隱禍。可以默制。倘別商勝。美行。胥中有多臂力。嗣武藝者。許書名藉於投食。叢林。聽地方官不時查用。則神而明之。又在當事者矣。非兄臺不能信弟言。非兄臺至事。不能使弟言。關於當路。孝勿以迂闊見黜。

與張受先

冬杪一莖芝宇。知爲拯世福民之人物矣。慰仰何任。茲者流警日迫。海警衆之。貴州有兵。有將。得翁臺隱然居。中平。日則和民心。有急則出奇捍禦。知無足憂。然愚意。須保百里。不如統保東南。東南半壁。賢張撫臺一身。推之觀其成懷。可與共事。翁臺若能出許謨大猷。使東南安枕。則一郡一邑。自在其中。弘仁所暨。降封皆被其覆露矣。貴州間有漢百戶名文贊者。熟悉長江要害。此目

今守江第一義。不可不薦之。撫臺使於各處。要處預設。隨備。扼之於江中。勝院之於京口。亦勝院之於皖城。惟。翁臺留意。陽明要書新成。此書自心性至經綸。以及用。兵用間諸權數。無不備載。取權數以救民。權數皆道也。敬獻求教。

與游龍猶青浦乙亥

歸來閑寂。惟以溫故爲事。雖亦有詩書禮義之樂。然事。不在已。澤不及人。較年兄日日親民。舉心動念。即可見。諸實事者。不啻雲海矣。簿書錢穀。豈不云勞。然古來芳。名大任。皆勞人當之。閑人優游目前。異時事業。亦難可。

美石全書

卷四十二

三五

期不躬親而坐。照不歷試而負重。南陽東山以來。蓋未。之多見也。直敢以勞爲年兄慶。弟恐造物以閑見。於。性情事物。息息不敢放過。聊以習閑中之勞。至若年兄。本非百里才。貴治雖小。賦役人情。乃難難治。吾輩讀書。仕宦。總以安百姓爲心。以法推求之。則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以禮訓齊之。則舉善而影從。故不能而加勸懲。一。惡而牽枉漸消。此正風行草偃之妙。愛克厥威。固樂只。君子本色耳。又敢以此爲年兄頌。小書數種。奉敬大方。復朱勉齋道尊。

竊惟邇方之大。無過察吏安民。次則訪拿巨惡。與近領。

功令考察舉人三者。凡貪鄙之吏。立於民上。非但身爲。民蠹。亦使中人以下。望風相習。無復忌憚。故欲吏治之。清。先當徧訪貪吏。不拘顏色。概與驅除。則民生可安也。訪察一事。最爲惡好要務。凡地方積惡。郡縣所不能除。惟猶畏忌。此者。其關竅不在追贓定罪。在畏懼捷耳。今。送者既濫。治亦寔寬。出生入死之衙門。大抵一杖一徒。賊完而事畢矣。故巨惡視訪爲小事。有經訪數次。安富。如故者。謂宜精簡其數。每州縣不過一二人。較少而確。則法可從重。重處。則足以快衆憤。而懲後來。民生可安。也。舉人上無官評。下無拘束。其間奸修者固多。一逞而。

幾事全書

卷四十二

末

爲惡幾莫能制。考察一着。最足生其敬慎之心。功令事。新務嚴務核。懲一警百。此尤造士安民兩得之道也。是。三事者。爲通省言之也。若做府之事。莫急於嘉秀。普三。邑田糧。此案五十載沉寃。於今處物極必反之幾。大約。曲直真偽。在各公祖父母。無不瞭然。惟須破嘉秀鼓噪。把持之局。較雖結羣千百。領袖者不過一二奸人。與數。十無賴老青矜耳。得按臺公祖特賜嚴示。申明新旨。拿。究奏開四字。以寒元奸之魄。申明卧碑。不許管閑事五。字。以散刁矜之黨。然後道府可施其查勘。曲直明而處。分之法出矣。此一事者。爲做府言之也。大憲所居原是。

申撫臺公祖。庶使民心早定。觀望不生。實通邑之幸。亦永久之幸。

復李邑尊

昨以俯詢民瘼。德意。商之諸老。諸老現充空授者。各願遵守成規。自免漕糧。不忍重困南北三倉諸解戶。隨集各糧解及民戶空役諸人。果亦食然。遂合呈投上。以此回申上臺。知敝邑役法早均。無煩更劑。而老父母周咨仰覆。所以深於遵行也。順民情。因善政。異於各縣。乃爲大同仁智之張弛權衡。迥出尋常矣。敬爲通邑稱謝。再爲解兵一說。台見已灼其難行。成竹默具。掛榜文斟酌。

癸卯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十九

姑示遵候。乃愚民寡。爲糧里者懷驚疑。爲區頭總甲及里長中刁狡者。喜於有事。專候承辦。且先期妄指某當報充。某可規免。爲勒索之地。想此舉老父母自有妙用。無俟愚說之終矣。某人爲田事內開。泰熙周微。饒勉。勉於樊籠。尤通邑人心所快絕也。

復李邑尊二

水港要害。盜賊淵藪。出沒路逕。謹與知微兄探訪立說。呈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則老父母之謂也。度其大要。亦不過台諭所云。擇捕盜中有心計一二人。授之方路。更選民壯中臂力技藝者二三十人。做白衣提搨之智。

出其不意。可以成擒。擒一二舟。餘黨自潰。目前最要之事。無踰於此。頃朔日諸糧里具弓兵呈。願納鹽勦而免巡役。其情可憫。其說似亦可從。此輩三時勤動。原無餘暇。可供巡駁之勞。自乘未執勦而外。亦無纖毫武勇。堪充杆禦之用。若得委曲申詳上臺。俾國謙不虧。耕夫安息。祛前弊而造技福。實通邑糧里無疆之休也。敢併及之。

復李邑尊三

翰脫儼然。敬登泰鵬泰政二種。知時有惕。辟邪有功。持於畜牲和味之間。拜奉多益矣。差役納銀助謂解戶具

癸卯全書

卷四十二

文錄

二十

見曲體。蓋因金花輕齋。每多賠費。權以此濟之。倘今而後得如往日面教。以三倉互懷俸級。南白三十餘名。與解戶收頭斗級品搭承認。并成均役之全局。而各差役。則如初政之食押行差人。直憑簽掣。不令費一文。更加嚴教。則諸解戶之使用自省。是他年長道。皆胚胎於今日之權宜。正見行仁之有機。而引伸之有漸也。

復朱蔚園

年兄居身極澹。則於讀書最暇。於洗濯此心亦最易。洗濯此心。便是撐持世界根本。力小力大。又是論分量。此吾兄謙言之爾。盧氏津池。謹切實可行。奈何此公西

情滿色以自廢耶。然不知學之士。世不見用。無理義之樂。以養心。未免便入嗜慾。此才人常態。若有知而用之者。彼仍能奮發。亦未可知。陽明要書奉政。雖純粹未必如高子。而機鋒警醒。與開物成務一切作用之妙。自六經語孟而下。未有其倫。家賢語錄。析理雖精。不見事實。共起後學之信。并動恒情之慕。總不及此書。弟以故獨先行之。

致汪濤源山陰 乙亥

戴德而東。再易圖欽。照桑懷咏。心伴古人。誠不虞木桃瓊瑤。再覩於今日也。有餘感。亦有餘慙。兩心互藏。意者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新文錄

三

又照桑詩人所未嘗經者乎。伏見高門世德。世澤再振。於年臺之身。一言一動。莫不忠厚質誠。業滋昌而世滋大。益不卜而信。向承明問。因春仲西河之感。致疑於定命。竊謂命之一字。論世不論身。所以道行道廢。則云有命。行衰闕世運也。我無可如何。天道修身。則不謂命而云立命。我道我身。自盡自修。天亦如我何。故云。禍自己求。于祿豈弟作善降祥。積善餘慶。皆立命中事。萬無可疑。疑者信之進機。台衷益必從此益信也。天心愛衆。乃加科目於善人之身。處家而倡率化導。則人人改心。居官而施令行事。則日日造福。有福及衆人而身不增福。

者哉。有人人願致福於若人之身。而若人不享福者。謂歸途讀尊公老年伯講學諸書。以及鄉約義田諸盛事。私歎見玉子姓。繁盛賢貴。確乎有本。方今嗣武。尤在年輩。伏惟歎十年未。放丁益果。益眾則貧者益增。自然之勢也。謂應稍擴義田。益精鄉約。精之之法。不一概。賑擇其貧而實者。信助之。尋常者助以常格。或有敗舉。暫停所賑。以示警勵。懷厥改過。實族保結。然披復之。就周急而寓激揚。行一二年。必有成效。寒家設義莊田數頃。豈立此法。二三無良。漸知自好。已試之事。敢歎大賢同善會。則又藉衆力以同衆貧。亦准此意。加厚善長。試以清

義亭全書

卷四十二

新文錄

三

譚披訂其錄中。講語有當海岱之涓矣否乎。悠悠段莘山。蒼田騰松高。擗疎民風淳。擴明是目。前桃源非大福人。失不得居此佳境。年臺洞天福主。益修老年伯之家政。將見值年豐。則黃髮垂髫。怡然並樂。偶歡之歲。間有鳴吹。含德之人。皆子城也。彼爲我防。何煩防彼。怡怡兄弟出而事君。福民入而爲桃源僮僕。又往者避秦諸人所不敢望。其樂誠何可支哉。

與汪含源

生芻一東。微敬几筵。願衆觀此隆衷。錫我燕脫。辭之不遂。顏其視矣。學爵之間。猥以學問相誼。自先師高忠憲

後十餘年來。罕聞及此。起憶緒論。嫡嫡乎晦翁正派。而尊先大司徒之家傳也。高門世澤。固皆爾人。然觀蘭子蘭孫。濟濟熙熙。天之施年翁也尤厚。年翁所以事天。必有度越尋常者。天與我者心性。天普愛者東人。存養乃事天之工夫。利濟則事天之實事。大司徒家政家教。百世可遵。光而大之。惟在年翁與令兄老父母述相左右。此亦仁人君子自然衷曲。偶因論學。一聞及之。相視莫逆。斷可知矣。拙刻四種。附呈求教。以同善會錄之。盡言俚語。與列其間。正爲世界多事。以此稍固窮民之心。且其意遠祖晦翁。則事行於嘉善。而道發於婺源。尤所樂爲仰質者也。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二 文廣錄

三

與汪本聖

傾蓋一語。頓蒙虛懷。詢人所不及詢。疑人所不能疑。幾令區區無可置喙。正賴體貼深微。略指端倪。便可默通於語言文字之外耳。語言文字。有所必窮。然離却又無跡見。卽如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有何可言。然總是陰陽不測。論氣則云鬼神之爲德。論德則云窮神云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云所存者神。終不兼云鬼神。蓋在氣陰陽同盛。在人心。則陽德獨神耳。人惟此心。天理變化而不可測。不測之神也。人欲變幻亦不可測。不測之鬼也。人於

生時常存天理。常掃人欲。則日趨神路。不趨鬼路。鬼神之情狀。死生之說。略可通矣。若夫愈之與知。本不難辨。意有生滅。知無斷息。好惡意也。知其可好可惡。然後好之惡之。知本在意前者也。然知亦有在意後者。知所好所惡之失其正。從而反之。此知在意後者也。非知則意不形。非知則意不及。知貫於無意。有意亦貫於意前。意後。此誠意之所以必先致知也。引而伸之。理義又何間。語言又何藉焉。

與吳去塵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二 文廣錄

三

觀兩勝境。段莘之靜古。目前之桃花源也。上山之鉅屨。岫集之京華也。然鉅屨已甚。會當以鬼石洗塵之。東石未最勝。會當以松杉蘿嘉點綴之。松杉蘿嘉環於山房矣。會當得烟霞逸客。使爲之主。蒼莽數里。落漫一帶。薄言流眺。其屬門下乎。開野結於笙簧。滴墨光於錦綺。不以上山重。重上山者也。然觀門下得力。恐是武夷數載。抱武夷心。還若上山。故能終爲上山重。高明且堯爾而笑之。

幾字全書卷之四十二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三

文錄青房三

復張符九乙亥

往者陶然一酌忘賓忘主。想元亮柴桑相對。風味近之。大集遠眺。長廊梧影。散步高吟。一如擊筑彈絲。一如陳風被雅。或似洛陽少年。或似幽燕老將。合翁兄本色而變現耳。所論裴郭諸公。資稔於學。而獨推武侯。足稱具眼。愚嘗謂武侯直孟子集。少陵詩云。伯仲之間見伊呂。真武侯知已矣。外聞貴邑有求食三倉斗級之議。此事甚累各邑之糧長。而無裨貴邑之軍家。不遇為包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一

頭銜役生意耳。且今年三月。新未學兵。尊准章行府甫具遵依。未兩月。開側出一牌。行刑廳議復。夫刑廳府堂。雖各為衙門。不及照會。然道尊則同一人也。倭華倭復。得無微傷政體乎。奸胥之膽。膽蕩弄。亦已甚矣。敝邑及平潮。俱已申文稟明。不藉奸計。翁兄晤未父母。幸一語及之。數邑糧長。默受台惠。無窮而莫識所從來。此所謂陰德也。弟此等發意出言。最近迂愚。然特敢以迂愚之說進。

與李廣霞乙亥

任僑盛李侯少未更事。武疎於奉上。邈來乃叔祖之怒。

然為叔祖者。教之以禮則可。因而典詞涉產。則非獨旁觀異議。即乃尊廉憲公之靈。亦所未安。聞昔年若老病。驚時瞪目。而托翁臺一切析券。翁臺主稿。而命其族叔某終其。則令坦今日仰惟太嶽之崇嚴。尤不應輕有此舉。女婢輩傳稱。令愛勒所天云。已棄自廢。奈何侮彼卑幼。此見翁臺家教之正。聞秀遠禮明義如此。尤盛門未艾之福基也。竊惟翁臺為盛門尊親。其太和未散。惟翁臺能永培之。其元氣偶幸。惟翁臺能轉調之。必有大慰若老之靈者。分其餘休。先兄亦感結無疆。況生存者乎。與奈茂李不覺言之脆切。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一

11

復袁槐淵老師乙亥
手諭倦倦。具見老師深愛遲期。敝父兄之曲為子弟計。行以加諸某。自顧精力孱薄。縣令非所堪。又邇來作令者。首重催科。考成遷秩。胥用殿最。潔已愛民。顧非所先。若勉遵時格。則自違本心。若守所復來。恐不日不月之間。苛求起而謗議滋。或反不如本分閑曹。猶得隨行。免觸文網也。又當今大機宜。大利書。惟在寇橫民窮。不知朝廷大臣。何故皆不以為意。誠忘情耶。求理財之道。平亂之策。而不得耶。抑疑舉世遑無其人。姑諉之氣運耶。某此行。欲先為當事官之言之。而親親。則當自告於

至尊。倘得言行。適於身榮萬倍矣。聖明破格用人。輔
弼既不專館員。則須經輪樂大行者。亦不必盡歷外任。
特患抱負尚在影響間。抱負學真。行義建遠。自有天運。
至若舍職業。講局面。置躬行。附聲氣。忽安危。侈交遊。素
心深以爲非。不敢秋毫夾雜。自分其修治之精神也。惟
惓惓忠。必能默契於師懷。

復陸玉井學憲

西江。道學節義文章之府。天選高賢。檢才其地。豈惟正
文體。專欲正士心。今日之士心。卽異日公卿大夫之心
也。又士心正。則民間風俗從之。故士也者。官民之關。士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心也者。官心與民心之紐。爲之宗主者。明明以一事而
括治平。以一身而統政教。所任何其重哉。他年西江多
賢公卿。多良大夫。濤海宇而流令望。孰非老年翁今日
化雨所沾濡。春風所長養也哉。蔡登伯公祖戊巳之間。
曾衡文江右。清和嚴密。當時爲海內第一宗師。聞其褒
黜如神。對泉舉本生一二事。萬心驚服。今移若蘇閩。台
竊便道往晤。或亦大人君子間。邈已經之意乎。王高二
齊皆先賢學術事功所寄。而不佞弟沈潛反覆所成。公
餘披閱文成昔年作人之效。必再見於翁臺矣。

復曾峨雪編修 乙亥

叨庇歸來。溫故之外。無他事。祇目擊維桑。民窮士罷。捩
救無策。幸新父母一臨閩。固有更生之望。士習之弊。則
賴聖諭主之。然愚意必精選學臣。然後士風可變。徒
與立治法。何如治人之隨地立法。舉得其人。則廟堂
之淳淳訓破者。彼自能致行而旋效。不煩軫慮矣。大約
天下得良督學十四五人。三年間。決當卓有成績。既丕
變一省之士風。又爲異時養成他方之用。此根本至計
也。劉念翁爲惟惠節題至涉江道來。細察其人。其品其
學。留心世道。人才雖未及高師之廣大精微。而清勁中
亦自有圓轉之機。含客之度。斷斷乎絕佳掌院也。此等

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四

八。閑不用。竊深惜之。進賢有機。惟爲國留意。
復錢塞庵相公 乙亥
南還及敷一切格心用人。安內攘外之事。來食揣摩。見
未必真。言未必中。途缺然仰獻。年來相業深微。居形迹
之外。所謂銷患於舉然。建功於無形。君子不可及者。其
惟人之所不見乎。善復性者。以此爲功夫。善輔理者。卽
此爲作用。夫是之謂合內外之選。白論一身獨直。形神
並勞。此正須得同心爲幫手。新養得人。方堪協贊。豈便
應却推抽身。聖人所示介石知幾。固別有義。不繫賢勞
也。位台鼎者。自明之矣。立賢無方。資格者。方之甚者也。

於今稍破。可爲治平之兆。愚方預憂破格。或未能盡破。又恐特拔而誤。則灰真士之志。啓微倖之門。其失甚於循資。正當善施其所爲特拔者耳。而或者乃云破格用人。非所以圖治。則古帝王皆誤。歟。祖宗朝亦不足法乎。百年以來。最稱循資。世事日莽。又何故也。是耶非耶。持國是者自能辨之。

寄雲菴相公二乙亥

自次公還過寒舍。見其沈潛動勵。寒素所不如。真兒輩之益友。親翁身居台鼎。一言一笑。一筆一步。皆可造舉。養生之福。但福民便是福。國苟福。國自然福。身

歲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五

與子孫。天之厚親翁。與親翁之所以報天。蓋非尋常相。遇也。敢此至頌。至禱。當今流寇爲害。遑氛爲表。病民。庶困窮爲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則可以救之。慈火能生氣。君相二火造命者也。其餘一切大機宜大。選任。敬載別情。用備觀覽。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號。夜思維。三者最大。惟墜荒可以救民窮。惟舉才可以平。寇亂。惟早諭教。選左右。可以成。唐德。永。國祚。誠不。自知其過分之計。論涯之議。要以救民生利。朝廷。爾。謀野則獲。神擬神謀。

一當今事宜。莫急於平流寇。墜荒田二事。欲得上策。

直當合爲一事。流寇不可數。急謀元帥。振軍威。破。新數陣之後。急須解散安頓。方可永寧。莫如清查。北直隸山陝河南湖廣各處荒田。隨便安插。使皆。變爲耕夫。其關鍵。專在講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此四字講透堅特。則鹽商大賈。自肯開鹽菜室。募人給機。種種樂趨。不煩董率。不費官錢。而荒田。皆熟土。流寇皆良民。一舉兩得。百年樂利。指顧而。成矣。

一東宮讀書在即。雖使外多賢僚。尤須內選左右。成化時。有老太監單吉。待。孝宗於青宮。日夕口。

歲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六

仕學歷論。語尚書。兼爲講解。服則陳說。五府六部。職掌民間稼穡艱艱。且及漢唐以來。內官擅權。亂。政之事。曰吾老矣。安望當責。但得天下有令主。足。矣。孝宗。唐。影。風。處。多。類。其。力。今。宜。特。進。開。揭。請。慎。擇。謹。重。老。成。通。明。經。術。如。單。吉。者。使。之。日。隨。東。宮。居。處。此。萬。世。永。安。之。至。計。

以上二事。大而且急。深而且微。宜及今擔當行。之。或獨斷。或與同心共商。若需過歲月。卽於事。機。不。無。小。失。矣。

一流著日南。甚爲家鄉憂。而兩浙藩籬。全在南直。應。

撫張玉弼虛懷恤民。承平之良牧也。秩滿將選。不知何人堪代。必細審相當。而磨智過之。方足保障。江南浙撫亦最弊繁。宜早訪置夾袋中。若兩撫皆得其人。浙直可以安堵。至於調浙兵守京口。費行糧。授居民有膏而無利。不如卽以行糧之費。聽募土著。猶爲得之。

一鄉邑寇盜行劫。無虛日。至有一月之間。劫數家。劫數舟者。降旁莫敢救護。失主不敢鳴官。總因衙門捕役相爲表裏。久益騷張。將與謀省土寇。無異閭要。只在兵道得人。目前急著宜急起舊廵嘉道。

公專其委任。肅清奸宄。非難。况蘇松又有馮兵道。兩賢聲勢相望。呼吸相通。盜賊屏散。日可俟也。松陵沈君於兵事甚有料理。擔當若使居台溫寧紹之間。當海波一面。良甚。臺主持於上。而此兩道相左右之。全漸可保。鄉邑無虞矣。

以上二事。痛癢迫切。不忍不言。不得不行。大抵消弭禍亂。只在選任賢能。天下安而江南在其中央。江南安而鄉邑在其中矣。鄉邑安而身家在其中矣。古之大臣公爾忘私。急公者不遺私者也。國爾忘家。善謀國者善保家者也。非苟忠

遠慮之大人君子。孰能汲汲行此者乎。

復高季遠

每私念學者根器有敏鈍。得力有早晚。第十六歲。受業先師門下。於時茫無頭腦。立志惟在文寧。越十年。乃志在經濟。與先師覲面。而不能領益也。又四五年。始憬然。從前習氣。皆誤用其精神。聽師言。讀師書。稍知意味。追於今。則益覺先師之所得。直接間知。而弟日見之。而不能知也。古人服膺師訓。不知亦有親炙時。汎汎而於。既乃切切體會。如弟之顛倒者否。乎近年漸有所見。恨無實正處。來教過。兼獎譽。非所敢當。惟謹言。慎行。不

與劉湛六修撰乙亥

先師遺訓而已。遺書九本。領到。俟從容讀之。

京日對湖山手披詩書。甚自怡悅。惟不得時親大賢。樂此段受益處耳。長安千官攸聚。友天下之善士。不知其間有真悟真修。真才真膽。仰堪資啓沃。下可堵禍亂。如陳明先生其人者乎。年翁深識治原。夙昔注意人才。此京師漸久。必有銜量。深願聞之。目今事宜。莫要於生財。其急於平流寇。惜向來持籌者。以取民爲理財之法。以調客兵爲平寇之方。若能頌反其計。置取而議生。置調兵而議求將。庶乎功效可期。年翁雖不當其任。然難

言足以見信於時。密告當事。別開心胸。所造於國脈民生匪細。

致呂東川銓部乙亥

客秋言別。賜以高韻。每推清風。如日侍几席也。流寇之亂。漸及江南。死喪過半。賦頌將闕。皆歸地方無良牧所致。而牧民之吏。何以一時概多循良。何以一時概多浮浪。不約而同。豈非用人之地。有使之者與。銓政不清。吏治何繇得善。吏治壞。則民生危。自然之理也。惟台臺專官人才。肅清銓政。使天下守令賢否。瞭如列眉。彰之輝。而感動久而變化。此實固民心。撫彫瘵。平流寇之

亭金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九

以總刑名。無所不宜。千里之間。視聽多矣。守令惟開挑源。幸為江南第一。然耳而未目。當使冬抄過彼地。問之民口。觀其為人。乃可得其真耳。自餘賢才。雖未入見。問從客更求。新到學使者。劉乾所。雖未見行事。然已微聞風采。若能使全浙士風。化為菁菁。孰非台臺推轂之功哉。

復賈道乾鹽臺 崇禎丙子

企慕德星。每欲以學問仰正。幸為法星。來莊吾浙。雖晉謁須臾。而須臾不離功夫。便從此須臾氣象。問望見又蒙指教。時武沁入微衷。時武起出素懷。悅豫無已。誠德幾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十

與錢去非 丙子

流氣孔棘今雖暫伏應防再至偶值張撫臺還旌隊散策薦數人與之渠一欣納允行因而陳痛快委曲故策聽彌甚也惟調客兵一事最為先策賊鋒果急不能待客兵之援若未甚急又何藉於客兵客兵從容整頓而來每至半途賊已退去爾時迎客兵則客兵何用辭客兵客兵不聽辭督撫多方設餉巧語詞僅乃得其一返而沿途士庶之驚搶掠之橫在官府有行糧之費至京口有防禦之勞真有萬害無一利此當推而做諸天下凡一方有警只責一方厝置寧增與糧餉寧增募土着為萬勿調客兵庶幾禍亂稍緩不然大亂天下者

錢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客兵也此就一事言之也若總論治體四三年而內客外撥十年而轉貧為富三十年而裁果如木火比屋西封是則舉世有命焉不能強也來物六猶一一簡收把京印致尊府

復劉念臺先生 丙子

所啟真做工夫人日異而月不同誠然誠然向時閑靜雖未得一旦豁然光啟猶時時覺有新趣兩載來日事應酬未嘗敢耽驚愕然動邊既多便覺氣浮心塞此動靜不合之病殊可苦也就了便休是晚世講學人通弊所以致指摘議議正錄於此某自課課人全在日用

人倫但着意踐履本體未通所議躬行君子行道而得於心未知如何方是又卓前多預想事使多迴想無事多安想此乃習氣糾縲用功不切之罪所深愧於大君子者願提綱扼要有以醒豁之經世之法除格君外無從下手必不得已先格當路之心而橫緣自天亦難強奏若徑從尊賢使能足食足兵說起縱十分透切誰與聽用且今市井譁囂之日既非親臣又無言責不欲與此輩爭長口舌之間冒干澤求知之嫌故稍需之耳制治綱領俟時至幾奏終當一為拈出

復念臺先生 丙子

錢亭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台論此中猶有沾帶最是然沾帶何事不出陽明先生云色利名根若無卑時一一搜剔淨盡使赤蕩蕩地妄想何緣萌蘖此政老先生今日能事某功夫向殊理欲雙行惟勉自家屬期無負至教耳至於思索經籍義理研究民物利病此二端又在嗜慾妄想之外度至人應并無之不然何名寂然不動何名不思而得所以禪家詞之為理障事障但不知屬公繼日之思與不動不思是一是二此機殊未易識幸卒教之德州盧戶部紫芝超然塵垢之外自是學道良器閑道駕徘徊其境必來請益幸指示頭腦俾知所專務早有成就當亦世界

上一倚賴人也。臣救世道無過道統人才。道統人才無過蔡明學問之道。老先生身雖日遠心豈忘民沿途凡有所遇顧皆留意物色而指點之雖某平昔猶行此意況海內宗依者乎。

致念臺先生三 丙子

老先生向日處不用不舍之間宜退甫出國門而邊警猝聞日迫一日捩之大臣不忍忘君之義宜退道而鎮定民心商守禦之宜俟事平隨復求退未晚也某所知若此其他形迹世情與不相諒之議論非所敢知亦非大臣所當計惟老先生以義決之

與徐夢弼馮鄴仙二掌科

十四

竹君賄賂連日惟恐萬一差跌為異時綢繆之碍昨見過細商知有必可援之機諸君有必能之略意見相符矣諸君見議論歸一無不踴躍思奮謹以所具揭稿上呈幸兩台兄據此密速奏聞

與柯寅明

陸兄奇士又樸士。錫樓半載今幸追隨翁丈所倚得人相與有成可拭目而俟弟竊心癡性往往求士養士以待能用人者而獻之功不必我立名不必我歸總以有益國事為主今深慙愚情矣處制臺實心幹事處心用

人又知耕屯為取本謀便與向本專求多兵專謀勇力者識度者壤賀公以翁丈為歸而佐以陸兄之幻巧棲衛生靈憤耻其少舒平但薊門未知何如此又弟之過於犯憂兼欲為知己一預道者盧公處不敢昌末同之嫌當俟捷書夜奏謹於甘泉宮側揮灑彩毫咏歌其盛爾

與賀弱庵食憲 丙子

康山寄民西秋得望顏色象淑時務罔知顧瞻信口條各頗有參差老父母於時不怪其野翹轉更遲徊細詢別之後又向君上士夫曲賜嘉歎虛已下士性植之

與徐夢弼馮鄴仙二掌科

十五

經不中術不虛說全賴用開柯生多識人才陸生善為機巧台臺皆簡帶招之使弟向來延秋不為虛勞矣其術隨地設施無所不宜用之之法必以熟識地形為主宜選幕下士指明地利堪為嚮導者三二人與同遊歷務令道近險隘心目了了仍畫圖附說日夜繙繹如李文饒之籌邊樓國某處必出入某處必屯營宜用某端某法誘之困之如其登地了然誠屬通才儒或猶豫則以心計之士泰而用之俾其機巧得施古昔賢哲用人動必有功皆此機也弟既道其人并敢進用之之

道。敝座師張心翁撫臺。亦知有陸生。因台臺拜焉。先至知已之感。邊事之重。遂令應命。又弟愚意真保宣大。內外勢殊。門戶能保堂與。堂與不能保門戶。台臺先用之。則敝座師亦陰蒙其福。此又先後重輕之異致也。惟老父母深照其心。

與陳伊菴職方

馬兒之苦。冬月爲甚。候兼寒也。冬宵尤甚。寒且長也。惟豎開房。聽其夜宿。差爲得所。聞年翁曾創其讓。弟先捐千金爲始。湛六亦隨至矣。幸印傳好善諸同志。得速成。

吳崇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七

青呂東川銓部

丙子

文錄

所進卑末。趨驗屬下。台臺超脫格套。俯而交之。待以心。符訪以人才。不惟信其有心。若兼賞其有目者。弟雖非其人。而台臺之心神目力。則當世之真象宰。真輔弼也。前有尺幅。附友人轉報。友人以銓衡清嚴。留徽做筭。頃方入都。而台臺事親念殷。命命旋旋矣。仲秋終營。紛然都人士。幾無措躬之地。若台臺在事。早酌邊疆。邊道俾各得人。何從入萬一出吾不意。使薄內地。亦推舉一二賢能。出奇制勝。豈至辱國飽颺。使往來如無人之境耶。此間俊傑不少。致治定亂。亦各有人。但少集思廣。

益片席耳。應懷無已。書眉一握。弟古人預爲台臺寫。致以爲祝。客夏原啓。併附塵覽。聊見當時報命之意。且吉後微驗。到今亦有可覆者存。

復朱勉齋憲副

秦觀丙子

抵都思一晤。祖臺則台檄已極三齊矣。得讀時務說。深慶同心。如銓樞總文武。輔弼總銓樞。所以運掌致治之道。故和盤托出。處流寇。當與以生計。方得永邊廓清之道。且兵其健壯。可以彈邊。農其老弱。可以足食。爲國家禦侮生財。皆取諸流賊而足。所謂除流賊之害。而收流賊之用。惟祖臺能歎此機。能信此事。餘人聞者。大都以爲濶於事情。雖有良士。求其議天下大勢大機。晚爲治。

吳崇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七

大綱領。大規模者。總少充其錄。止爲從不留心。偶有留心一事者。便於一事。偶有頭緒。或得二三。或思過半。若得一知。善好善之士。提衡而布列之。轉危爲安。變貴爲富。十年可致。然又須有正已物。正功夫。在前此則天運存焉。所以介石如神。叮嚀於大易。爲其無可奈何故也。言念及此。慨我瘠瘠。非對祖臺。此數亦不發矣。總之用人之地。既非無從下手。既非其人。并無從開口。可若何。復顧海陽太僕。丙子。緬惟長公一念之錯。性而不返。道至於此。令人詫問。嗟。

况在台。何以爲情。典遺悲。轉餘懷。庶幾大不幸。猶爲善處之法。昔武侯以公罪誅馬謖。流涕三日。撫。遺孤。恩若平生。况台臺於親。媳親孫乎。惟願事歸此道。弟見尊門化凶逢吉。去險即夷。留元氣於如綏。回春和。於剝極。或不失爲故家世澤也。哲謀之老。可爲忠告。極。敦披其所懷。

與胡剛中 丙子 名雅平

凡進步後。極易進德。蓋緣世俗以進步爲縱情害物之。地。若登科除爵。每加謙冲。每加收斂寬厚。則人之頌之。倍。尊。昔兄今已進一步矣。應十七夜。填榜將竟。尊卷。

與胡剛中 丙子 名雅平

文錄

愚意實亦在緩急間。因覆閱且字號備卷。疵。猶太。述仍初擬。從此想見高門祖宗。殆有隱厚在人耳目。只聞之外。若兄今日即兼修之耳目見聞之內。未爲非。要務也。世間惟進德修業。最有先於師門。變化氣質。是。從來學問第一事。就處世言之。變化氣質。亦是登科後。第一事。某自幼多過未第時。鄉黨親友。頗有不滿之言。及兩番倖進。極力從事於改過遷善。出而聽之。則追途。之口。漸變謗議爲揄揚。及其久也。更指爲第一流人物。與往時判然兩截矣。此雖更新之効。亦因順風之呼。已。驗良方。保不相誤。在兄今日正其時也。萬物最靈而爲。

人。人中又幸而爲男子。男子又幸最貴而爲科第。奈何。不辦第一流事。以配之。願令自負其靈貴乎。一日偶遇。將進有數世之緣。誠不忍有聞而默歟。特作手書。以德。榮奉勸。

與蕭五雲

窮視師生之間。互相取重。新昌黃兄。安丘周兄。諸老皆。稱其品行學業。迥邁乎流。某之慰悅。非可言喻。昨兄云。胡兄欲相延共事。某聞之。私幸無已。非獨幸兄之得坐。處。實幸胡兄有意藏修。所以延納良朋。爲收拾身心計。也。兄若往。當與之交相策勵。上之以古賢哲自期。次爲。

與胡剛中 丙子 名雅平

文錄

來春聯捷計。斯二者既成。已之。而能使胡兄翺然。好修。則又益於朋友。且使京師之口。交相吹曰。胡某登。科後。服膺師訓。兼得良友切磋。品加修而學加進。則兄。之賜。益於某。爲如何耶。且增善非難。遷善實難。直言非。難。誠感實難。胡兄猶不理於口。某欲面與商榷。恐其生。婉。已作數字婉導之。終不如朋友情親。易於善道。其大。指當以修德勤學。揚名顯親爲言。要使之樂聞善而無。嚴。譴疎遠之嫌。乃爲妙於引掖也。改過法四條。托五雲轉告剛中。一。花柳。樽。蒲。自今切不可復蹈。汚指汚身。既已托迹士。

林何忍下同僕隸。

一親友隣黨自今務從謙和切戒爭鬧動氣尤不可輕舉詞訟致人傾家失業。

一衙門囑托自今概勿與聞既免枉法害人亦以養高自重。

一瑣屑交關向小民取子母之利自今務從克減使與獨轉怒爲歡且宜以漸停止。

前三事立刻可改正如出幽谷還喬木何係何吝後一事既散在細民之手度其事勢恐難速停且從寬於目前漸停止於異日亦曲體隱情酌爲改弦之法。

美亭全考

卷四十三 教條

三十

也。

見過內訟爲其爲改過之標然不可托言內訟反緩於行事胡兄今日須明目張膽對至親良友引咎自責逐項改正管勿復蹈爲天地間一磊落勇夫大丈夫二句以來謗議固多亦有稱其天資聰明者可喜可憂專在於此夫巧於文過是大是鈍勇於改過是真聰明易之場之。

答人

止謗之法自修爲主無辨爲佐愛人者勸今自修爲主默默消弭爲佐辨非所重也今胡兄果胡閉戶擇交折

節讀書則自修之大都已得門下可相忘於無言若在不肖則一番復較一番收羅不惟愛惜人才曲圖成就即自己心力門牆亦深珍惜之矣父兄之保子弟豈煩人勸哉。

與馬觀良

聞昔年誦讀時里中有聒噪者此世胃之家往往有之不足爲異今既進步進先公芳武前途甚大親往事拂意皆吾砥礪所資以有今日凡於一切舊隙萬萬勿修報復務期含容士類包蓄細民此自是君子平正學問之量云量火福亦大雖俚語實至語以弘先德以慰慈

美亭全考

卷四十三 教條

三十

兄之誼也以繁子姓以垂家教至永之澤也以揚兄之詞色氣字知非存心刻職者第恐識量未至意見未定敢以此預爲勸規與胡蕭兩兄書一通附覽雖不相蒙其中語有可爲世俗箴戒停示同志或未爲無益云爾。

復梁卓庵

沈君來復接手翰自惟綿力恐負盛念甚切不安兼速薛老先生衰詞不肯直一有平心人耳有心爲國家惜賢能平心爲知交剖曲直素抱止足而行老至惟

之古人以上。塊矣。塊矣。長安公憤大都亦爲門下歎息。與秦中相類。便知方苗之材不至爲永摧之木矣。何必遇憂。所論隨便解紛。自是不肖平生心事。但從來機會。嗟泊。雪人抑鬱。總歸天緣。有心存之。無心俟之。細心應之。亦不肖所以自盡其心。而非敢有私於門下也。幸應附復。

候張心炬老師

某學古有年。壽今亦切。閉門養食。抱膝長吟。幸遇吾師。遂與諸名士。頤頤奮庸。雖未有一謀一猷。贊揚王廷。然此心念念爲德爲民。決不敢貽玷師門者。則風昔所

卷四十三

文錄

主

日信。念亦老師所垂信也。王文成要書。係數年來。蘇揮之良劑。老師居文成之位。指日當奏文成之功。鈴鐸偶。且一披其奏疏。文移。不恨我不見文成。或有恨文成。不見我者。古今人心。迭相照映。龍虎島蛇之側。其添一。玄賞。子頤都司。追隨幕下。曾効寸得否。不無言過其實。石芽愛才有心。知人無目。屢嘗誤於品題。故願老師直示之以自考印。渠康業累年。復蒙錄用。此時若不竭力。圖報。朝廷。尚何待哉。私心每爲懸懸。輒吐露及之。復心炬師二

老師心事坦夷。勞瘁周至。兵將各得其歡。此於制敵攻守之際。已得其本矣。惟念王文成在南昌日。張忠許恭捷之百端。文成不激不隨。有以折服其心。終奏膚功。今日要機。似亦有在。老師試取文成年譜。一加體玩。有所會心。自然應手。又今日之策。決不在戰。雖騎射鏖仗。種種精絕。猶非其對。況無能之將。不練之兵。爲老師計。必提訪奇才異能之士。專明設伏之謀。並於一切地陣迷煙。連弩伏砲。種種秘術。不多費錢糧。而可立見施行。立取奇效者。得如此人。先令試演一端。信其確確可用。又造一端。使我兵將見之。無不踴躍鼓舞。信我軍

義事全書

卷四十三

文錄

三

實有可恃而實可制。果有不戰屈人兵之妙。一旦膽壯志堅。皆有立功名取封賞之心。而老師有可與之事。矣。臨視者於此。亦必服老師之能用。人能設奇。邊境民生。實堪倚仗。將委心歸命。樂共成功。不復生牽掣之意。則機權在握。事愈易爲。昔楊文襄與張永同事。兵機亦然。永見文襄謀略舉厝。一一合宜。堪倚以立功名。遂相推重。老師今日所處。正宜兼體文成文襄之意。於以報聖明之委任。善後得全。無踰於此。

公啓張老師
恭惟老師拮据苞桑紆
聖明之西顧。凡乎下文武吏。

靡不沐浴恩波。惟是寅渥利濟。故人心悅服也。該啓。故
同籍李盛枝者。丘鞠老門下士也。令雄失守。老師幸
明命。按成法。擬戍上請。未蒙矜允。慙悲封疆。諒聖明
自有至意。第觀邇來。欽恤屢頒。經典無虧。則聖至
解網之仁。與飭法之義。固自時時並行。惟類當事大臣
曲體腹心。而敷陳恨至耳。盛枝雖一身餘喘。然妻孥子
姪。閭室遺孀。人生至此。良堪惻痛。其同門韓大行諸君。
傳鞠老意。托某等代。齎師臺。祈就原擬之中。稍加一等。
或於秦尾略述其一門受戮之慘。以動大聖人隱惻。
得邀天恩。執父退限。在國家雖寬一人。而未爲失出。

幾亭全集

卷四十三 文錄

吉

在臣子將因感德而愈識知方矣。

復錢龍門意副丁丑

所論大役。目前已見端倪。陵後增築。幸敵同年陳伊
菴李竹君兩兄深心爲國。推王國長與大璫公同踏
勘。指點山川靈氣。動以堪輿利害。已有八分息機。至培
城之議。迄今未已。估費八十萬。因未有屑姑緩之。似終
不可遇。此等皆不出當事意。特內中欲爲則富事者一
一逢迎。直是無謀國之心。非謀之而誤也。謀而誤。猶或
可施救。正無其心。則任有忠言。至計。皆如耳畔閑風。可
復奈何。目今最可憂者。至幸先搖炭炭有類北未之季。

此病最深。夷丁三千。留額京城內。率若驕子。此禍最急。
向來專賴京城未伏奸細。桐疑虛喝。今我乃代彼
預伏。數千人於肘腋之下。一旦外呼內應。禍豈忍言。所
徵宰者。宜大有虛制臺。頃於京師聘去豪傑數人。皆派
明兵屯之。要今年忌憚。未敢徑入。但恨薊鎮
空疎。難保無意外耳。翁兄深思密算。往往失人。一著固
餘天資。高拔其實。近年進步更多。困衡憂患。益人心性
才能。信哉。推轂之緣。人天泰半。爲國選能者。盡其道。翁
兄自盡其心。用行救時。必有在也。

示兒輩 丙子二月

幾亭全集

卷四十三 文錄

吉

兄輩今日。只有用功行善二端。用功要在作文。行善要
在濟物。作文本於養身。濟物本於克己。七八月正入關
時。而平糶事。又不可廢。須與似未二哥預商之。陳玄玉
仍前任勞。而似木司其柄。亦鍊習事體之實學也。近得
一對聯。頗寫出辛酉春初。癸酉冬杪文思。聯云。月出雲
端。懷抱開一握。爲笑風。特水上文章好。非夷所思。亦口
頭言語耳。自覺光景可喜。懸之齋廳。亦一助也。

卷之四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四

文錄書原目

復錢塞菴相公

次公少年高發非特無一毫挑蕩氣兼無一毫庸樸氣高明齊秀超出尋常他年乃道衡中人物也當使得縱心高明廣大之域讀理學書真覺其有味行利濟事真覺其最樂近學問友真覺其可親則義理一邊得趣世情一邊自輕難向後與世緣日涉終不爲之奪矣所論社倉不可釋殺誠屬至計行事各因時地不當泥古只照前書冊之數各各捐出約二千金共積一處酌議派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作三四分每分約四五百金諸老分貯之寒家亦願承一分每年生息僅可四五釐使人易受歲終并本息交送下年如願聯任二三年者聽一遇兵荒急用立刻取辦此仍是社倉遺意民間自相收貯不經官府但易米爲銀易重息爲輕息稍通其法耳聞昨年弟所捐助已報府道恐異日不復爲地方用此外但得親翁主持諸老踐約弟爲難桑窮黎計爲大戶領固民心計更周諸老後重捐已費如親翁書助之數成此蓄積以備意外誠所望也誠所慰也

復塞菴相公二

次公少年聯登雖自昔所驚懼然此正爲不知驚懼者言之耳親翁淵源今嗣天資皆已不啻知之矣懷而勿忘進而不倦使讓量日恢惠澤日廣如百斛器如萬頃股有加無已所存者常餘於所受則浩天錫秩乃又予以造福之權修福之地而非僅使爲享福之身也復何驚何懼焉甲次守部於少年極相宜令即意亦甚安之且云辦事已竣未便就選其性情恬靜殆出天賦天下事雖短而靜長凡發大早者每慮中晚或有參差肯於初發時自立邊局則發處仍含悠然難竟造化歸我

幾亭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賢爵聯雋深用欣慰凡夫或爲少年科名誤而豪傑之士能善用其少年科名蓋既事寒業科名未就勢不得歇手今年少便得不復以咕嚕分功專理身心學問經濟實事寧帶三載居可爲名儒出可爲更臣矣以此處少年科名正當藉其用豈顧爲所累哉讀書不貴太多

自經以外。莫如近思錄及二程書。次則陽明景通二先生書。但細心玩味。自有入處。史惟觀渾水通鑑。著陽綱目。不必博搜廿一史。涉獵則能使氣靈。鑽研則能使氣耗。經年費時。不得實益。文章亦不必太著力。若前數書。通微貫穿。下筆自能妙天下。聖賢精義。既從來文士所不能窮。而以文士筆法闡之。又不犯語錄模倣。訓詁靡弱之病。則天下至文。具於此矣。此等處。既得味。則世俗沾染沈溺之處。漸自輕。凡人皆不欲害人。而往往往書人專爲世味深重。不惟不能以我及物。并他人小小所有。欲兼有之。種種作孽。皆原於此。以致品陋名污。召殃

不足爲仲取遠也。
答魏子一
事無不可爲時。亦無不可爲。患無能爲之人。與不用能爲之人耳。夫子所云。不可正指此也。非時勢也。今日煇方張流氛未靖。全賴廟堂層層得宜。有一謝東山。便當帖然無恙。如何如何。尊先塋細查。會其三品。製七十七。各從中心量數。至邊是四面。皆百四十步。爲地八雅意。司馬溫公言。品官墳塋。石獸總以不用爲宜。蓋凡朝廷恩禮規制。不可溢於外。不妨自貶損於內。忠臣孝子。別有深心。尊公品級。與黃太僕同。然愚意免權之數。不準太僕例。而準會典。且更損其奇零。雖一未而體國受民。法今傳後。免於名賢分內。所傳爲多。又有恐思。兼爲高明廣言之。吾邑大臣名臣未多。賜塋寥寥。自當仰遵國恩。豁免榮權。設令嗣今以往。名公鉅卿相繼輩出。如江右之吉資。閩之晉江。魯之漸城。數百年內。賜塋相望。而通邑土田不多。家家照例。辭擢小民之輪漸重矣。不知希文君實處此。又別有權度。衆民情而曲體王仁者否乎。此亦世間不必無之事。後資所當斟酌之理。遇子一高明。偶聞及之。使僕來有志爲希文。

君實者援作公案也

復吳子往師丁丑

居京邸將一歲矣。雖無政事。每日仍有一半應酬。但就應酬中擇善而言。選賢而親。隨其所懷。偶與提醒。然語經濟事功。猶有數人。聞而踴躍。商及身心。無樂聞者。故亦不敢輕發。惟同年中有范評事名士。見者氣靜而心細。兼喜玄門。京紳有金伯玉名。銘看少年志高。方極意適往。山陰章格非。樸真澹素。彷彿劉念翁先生。而曉暢時務。過之惜幸。遂歸矣。其餘才人。尚有學人未遇。某性雖愛閑。勢須隨眾。即時自提醒。不敢墮落。因少人夾持。

幾亭金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五

高摩殊覺無情。進處。蓋此學不待馳逐。世味方至。失脚但混。混放。鬆便。憂下。迷去矣。看來京師。決非進學之場。居官。決無閒適之日。故時之志。既無可施。而徒碌碌汚塵。似心。性無出頭。爲世爲身。全失無得者。實今日之官。是也。一面仕宦。一面進修。想惟濂溪。明道。能之。此外無不於隱居。習靜。得力。高忠憲師。屢言此。蓋其得於親試。拈以示人。豈欺我哉。若論經濟。則須格心。知人。方可安內。攘外。目中未見如此人。大無只少一良相。一中樞。一大將耳。堪家宰。總憲以下者。尚有之。亦未知模用何期也。吾師靜坐一生。固是熱境。今靜中一念不起否。

正欲聞此消息。秋仲歸來。當細講之。

寄李謙菴邑尊

仁聲善政。不翼而飛。誠無不著。理自然也。卽如鄉兵一事。勢不得不行。而敝邑小民。獨不知鄉兵之累。日前既免於累。日痕必得其力。此老父母嘉惠吾民之大者。至如催科一節。必得賢明方伯。牌票不妄行。使應輸者以時輸。應免者得賢免。今繼姚公祖之後。未知何人。引翼主。持維老父母。是賴新兵。尊葉公祖世譜。素交。浹月以來。孜孜下訪。其人玲瓏英敏。且立意欲作好官。行好事者。弟勸其過吳門時。時訪蔡雲怡公祖。新賢舊政。必當

幾亭金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六

後先輝映。迨追職掌。尤在弭盜安民。三店乃無良潤。菴葉公祖來。或當有一番如意。振刷處。尤賴老父母默默運用。不露氣色。而鋤魁銷意。則閭邑之蒙福。且及累世。微獨考成報最。誦數載之神君慈母而已。社倉做梅翁德意。老父母率先倡捐。賢紳翕然景從。此更全浙所當取法。塞菴相公夙懷泣泣。今來樂贊。血以其平章四海者。造福維桑。弟向葉道尊。過及弘仁。再三嘉歎。上下同心。鄉國之澤。其可量哉。

致葉香城道尊
憶昔虛懷下詢。弟仰對以鄉邑利病。大都所重在弭盜。

安民而邑中尤關切者二事。則前對未暇詳者。一曰三店地方。介乎秀水嘉善之間。盜賊謁藪。白晝劫奪。舟車無顧忌。失主訴之嘉善。則通而之秀水。隔屬不能關訴。之秀水。則秀水從無失事。不代理嘉善被劫之民也。蓋三店乃敝邑至郛城必繇之路。而秀水人至嘉善者絕少。以故被劫皆敝邑客商士民。此風已十餘年。至今益熾。此惟祖臺心思威令可救。一方行旅伏祈蒞止之日。沈機密運。不露鍼鋒。惟拔麾下。一二忠良機巧之人。囑令默訪積窩。并其渠魁。置之重辟。餘則聽令自新。殷設十家解法。互相保舉。庶幾盜賊可息。民生可安。又敝邑義亭全書

參四十四

李父珠做朱文公遺意。置社倉。自捐歷年俸貲百餘金。爲倡。邑紳許助約有千金。此實預安窮民至良之法。非但敝邑宜殫力奉行。卽他境聞風。所宜倣效。懇祈祖臺於郛邑諸公祖父母晉謁時。特爾提出。一爲贊揚。使已行者益堅。未行者感動。千里窮黎。皆隱隱含仁人之膏而飲其醇。卽今日之文公也。黃縣蔡雲怡公祖前亦乘憲浙西。思威兼著。爲數十年來第一人。便晤間。或一咨詢。亦問途已經之意。前賢後哲。迭相輝映。皆出玉峰。愚於是益信蒼天之有意吾民矣。

上張老師 丁丑三月

前有尺素奉報。想微師覽已久。所薦幕士陸生者。已爲盧制臺招去。因宜大乃出入門戶。爲真係藩籬。藩籬有備。堂與自安。盧公所用之人。卽與老師用之無異。人才之効用。總歸國家。門生之薦士。亦無彼此。故直任之去也。新按臺李漣溪當世真君子。真爾心。社稷民人。若今來與老師共事。同心之誼。必有斷金之利。地方厚幸。蒼生厚幸。亦堪爲吾師得朋慶也。新升陞道蔡雲怡。敝省舊公祖。其品其學。某知之最深。但以節操政事。稱之猶屬餘緒。今屬宇下。殊猷卓蹟。可計月而待。願老師傾懷委之。拭目觀之。但使分猷有効。其功一歸統軍。亦義亭全書

參四十四

總慰老師一點爲國至誠而已。濟濟兩賢。海內所希。邇而一時並集。追陪效能。豈非聲應氣求。有神明爲之介招耶。

復李秀實都司 丁丑四月

自癸酉冬。得因鄧又玄接見。芝字肝膈。方略具窺。全豹甲戌夏。欲磨台光。稍致別。悵勿未及。客秋入都。卽過求台趾。知借重薊門。且慰且候。俄而。騎關我藩籬。漸入堂奧。舉國茫然。莫知所措。因念此際。若得我秀實獨當一面。相與謀定而出。奇可以乘其不意。建非常之功。故蒼生之厄。乃終聽其飽。恨恨至今。彼又奄有高

震秋冬未知作何狀。宜大虛制臺頗能用人。近有柯賓
明陸振羽李季龍輩相與戮力勸襄以薄血墜荒之事
爲主以說伏安營等事爲輔。馬必不敢入。若貴鎮所
倚門下最重忠義性成爲國。碑心自不特知已之囑
也。尊翁至接手翰垂念感慈不忘風。昔門下於交知如
是。况君父乎。蔡餌珍味拜登。慚荷。

寄桂韓生學憲

丁丑六月

嘗念品識才技如年翁。今世豈可多得。拘於制未裨居
言路。每爲慨然。然以師表三晉。則知朝廷用人又有
深意。方今士子慕義向風。三晉爲最。即觀袁臨侯一事

錢正合書

卷四十四

文淵

九

乾然可見。必得其正偉丈夫蒞而教之。乃足益其正氣。
不流於客氣。則朝廷特簡年翁。與年翁所以圖稱朝
廷之意。不尤重於言路乎。求見在之人才。固係恭持危
之要。而養將來之人才。以特上求。惟學使當之。弟於
年翁此任。深慶人地之相得也。陽明要書奉教。此書敢
時之急務。心性經綸以及文章。靡不該括。弟心力所用
亦甚深。甚微。乙亥。素慶繩接東粵。衆相信之。至已刻行
彼中。若得年翁序其簡端。就晉更刊官本。三晉賢士不
下萬人。使人得印一部。熟讀深體。其爲裨益。胡可殫
言。以督學布講學之書。以浙東學使。講浙東先建之學。

以培養人才之職。行培養人才之事。度其功用。豈啻風
行草偃而已乎。道心相同。不覺規規。

與李龍溪接臺

丁丑六月

比聞蒞事以來。風厲通微。更出激揚之外。使濁自消。使
清自長。翁臺其得易之用矣乎。養公祖受成於翁臺。相
與有濟。大是地方福造。亦居位者得心應手之樂。乃爲
方玄老請去。豈率前軍民建化更隆耶。新補李公。華九
弟未識其面。然爲敵門生。黃君國琦至戚。黃君數敦向
弟。稱道大約器識才猷。必有過人者。俟渠受命後。想翁
臺自能見之。舊冬關事。費翁臺若干憂勞。欲使愚誠得

錢正合書

卷四十四

文淵

九

白於當世。今聖明特鑒。知日當空。屢旨布昭。長安
賢士大夫。莫不嘆服。奉公居易。終脫網羅。非但弟一人
私幸。使聞是風者。堅幾許守道之心。化無限行險之習。
則一書作用。世道人心。隱隱丕覺所關甚大。翁臺以爲
然否。往往擬刻治譜。給送新選諸公。固是盛揚大業。但恐
剗刷之工。一時難寬。然當日一點愛民血誠。天地神明
皆知之矣。弟處抄本已傳與二三相知。使能賞黃體諸
躬行。亦翁臺不見不聞中一大機造也。

復李龍溪

時局日就寬大。自是善機可慶可慶。翁臺肅紀綱。敢

帝德使羣吏實清實慈百姓實安實阜勝於風采澤霽
詎啻十倍耶治譜卽分送新實用者大君子之德意恨
未及多僅擇耑識者致之餘姑有待若獲如原約以百
部爲率仰體弘慈當爲每省擇一有心人如黃東厓馬
素修梁皆林王炳蔡劉湛六龔昔菴葛德季金伯玉余
之瀾諸君子者量其本省人今歲謁選州邑約數若
千稱翁臺錫類之意而總致之任其隨時分送則諸長
吏皆如面領春風而行所造於八表蒸黎實不可勝量
矣省述記當日止白微衷於士林豈期邇者上達宸
聰獲邀天鑒脫之羅外爲相知憂且喜一至此乎細

典萃全書

卷四十四文錄

十一

復李滑疑井陘道

伏讀條約借精神求實濟省虛套復憲綱大抵皆開誠
布公虛已下賢之道事此以往固國家柱石臣矣豈
直干城千里而已耶石公非過譽某非過信乃尊論所
指不肖心事謂其一任天然蓋雄平昔深相知者未必
片言拈破至此也真可謂知己之言以此心此目鑒別
麾下豈慮短長不畢見智勇不畢放哉敝處師一見器
重自是鍼芥相投得大賢左右提挈實堪倚賴則精神
奮益奮且密矣屏干禱汰送迎卽是樂取條約中美意

同心斷金實効立臻而台臺之隱德顯功從茲發軔未
知紀極也按君李灌老曾相晤否盛年真品亦是爲地
方實幹事人凡所聚會罔非吳蘭堪爲民生深慮邊圉
傾人前者小刻不當木桃乃庸珥玖之報耶

復顧都司丁丑

接手翰知所任求得大展弘才然丈夫建功立業亦止
可隨地盡心所謂救得一分是一分者况今樞部催陞
大非易事必督撫特薦方耶獨斷庶幾可望猶恐書符
別造疑端從旁而阻撓之也若無真劍無交知又安可
經其哉然卽在衝邊危場亦須實心辦事方能上下交

典萃全書

卷四十四文錄

十二

予如昔年所見李秀賢名之著者昨秋在薊門聞峰營
至急軍民皆有逃散之志渠三令五申誓與堅守且示
以必無他虞因星夜遣人入都迎其父母室家同抵任
所衆心遂固厚屬以須竟不敢犯今則上臺稱之羣
下悅而服之大用或有機矣此所謂存實心幹實事之
人聽其議論訥訥無奇決機應猝勝智俱見益嘆鄧總
戎又玄知人結友之明不易及也而又玄竟以血戰隨
州死流賊之難殊可痛惜知門下有同儕故詳及之

與沈君備少參

翁臺有愛民許國之誠有料敵禦侮之具弟每憫憫不

忘。因親生民血肉淋漓。哀號滿地。爲民爲國。乃是本懷。
爲翁臺兄才策。熟計者。直其餘念耳。亦惟翁臺之忠智。
而後可以見及此。信及此。相語及此也。尊集正積俱收。
置。凡遇有心人。念桑梓念生靈者。當卽逼致之。若今日
任封疆者。遂能辭賦。誠蒼生之慶。儻未必然。當事需才。
孔孟一半。裁闢此事。恐終須翁兄一料理耳。惟廣飾慎。
衰養。保固精氣。益加精壽。遠筭以俟之。皆思毫無所爲。
萃萃好善。一意救民。不會享世間清閒富貴。其是今日
縱人。然不得三數癡人。承載無限平巧受用人。不任亦
天使之然。無可奈何者也。

養年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三

與金伯玉民部

皖撫史道老當世名賢。大江保障。全浙賴之。弟向來內
之憂。於今稍釋矣。翁臺素稱其高品。虛懷。弟深念蒼
生。不覺飽舌。錄出古事一小冊。名曰平寇五機。每機止
一事。引而伸之。神而明之。萃乎有餘也。明地勢。乃兵家
第一義。須覓精細數人。於流賊未至之前。水陸分投。體
察何處可截其來。何處可邀其去。何處可伏人伏。考伏
砲以待之。各各畫圖貼說。使所轄境內山川險阻。關隘
諸處了了。在胸。分兵遣將。方有把握。可以合宜。人才則
有吳繼皋。汪之廣。皆其所治懷寧人。吳練鄉兵五百。觀

其條約。井井有理。汪亦練二百。乙亥僻渡江。破賊。此已
試之才。可獎而用之。且風厲其餘也。此外有崇明庠士
施之炳。獨精水師。於守江最爲要務。所著各議。原爲江
南設。詞指微有低昂。若用之江北。當更有因地制流之
意。弟丙子曾薦之。張玉節撫臺。儻未盡其用。亦可招而
致之外。更有芻蕘之見。欲整告翁臺轉啓道老。竊聞道
老素得士民心。民間親上死長之風。所不必論。古語云
爲將國應有怯時。趙充國王忠嗣初爲裨將。皆身先士
卒。及統元戎。居重鎮。則持重蓄威。動求萬全。非位尊而
惜其身也。元帥者三軍之司命。不可不慎也。願以此爲

養年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十四

道老。祀若田單。黃金機帶。魯連蚤知其攻狄之不下。則
正以養尊處優。不先士卒之故。此凡帥所當戒。而豈足
爲有道慮哉。浙直數千里生靈。托在一人之身。任者不
得不自重。類之者不敢不代爲珍重。特煩翁臺吹簫其
間。無事之功。無形之仁。汗青莫能紀已。

復蔡雲怡大參

台論捍邊方略。以愚度之。除明間諜。拔裨將。選力習射
之外。惟墾荒一著最要。明有足食之利。陰有增險設伏
之用。但須因地相宜。不知資治形勢。與人情。當爲此否。
能爲此否。此則難於遙揣。祖臺必有成算也。哨探明的。

便是用間端芽。此兵間第一要機。今既有此一切說。旋便有頭緒。好加斟酌矣。慰幸。慰幸。寇警日南。賴晚撫真。心真才庶幾足恃。不畏死。固民心。乃其素優。今轉欲其持重蓄威。好謀設伏。先爲不可勝。使我浙直億萬生靈。有十全無恙之全。湯方爲進步耳。項亦曾以倦倦。恩哀托相知。越之問其至誠虛懷。想能採納。新莽貴同年素。晚暢兵計。祖臺向曾與深談否。大抵士大夫經世。有口有身。平生不敢輕任。臨事則一一盡心。作用必過他人數倍。如祖臺所謀。以書生踐戎馬。然覺事機亦有可爲是也。若自負經濟。及居其位。不復有爲。甚或。不復有言。

一照荷遇真。心人有豁然相對而并者乎。

家鄉民情安否。此全賴賢紳袍安靜。使司收得展其不忍人之心。子游子羽。正爾相成。然獨自閉門。猶屬第二義。須能感通衆志。共爲君子。道乃大光。度惟年兄有此力量耳。流警。展。今之浙直。極全在皖城。新撫史道。際真。心。興。慈。勁。骨。虛。懷。有。忘。身。殉。國。之。忠。真。千。城。保。障。也。所。微。慮。者。乃。爲。志。在。必。死。又。非。督。撫。之。第一。義。須。成。事。保。民。始。爲。上。者。幸。其。開。誠。集。思。樂。受。人。言。弟。與。之。不。

識一面。金伯玉與之至交。弟通以平寇五懷。遺之。此公識悟淵穎。想必能體而行也。今特錄一本。送年兄處。至彼中。吳志。阜。汪之。廣。鄉。其。可。用。等。事。弟。悉。言。之。矣。因。年兄。前。年。曾。至。皖。料理。故。詳。及。之。

與李荆陽汝寧丁丑

貴治最多。土寇。道梗。幾不通。人皆目爲畏途。弟尾彼中。贊士大夫。訪求真故。轉機之機。約三端耳。一曰化導。勞家。汝南。紳袍。頗。壓。小。民。小。民。憤。疾。有。年。頃。楊。按。臺。疏。重。煩。明。旨。諄。諄。大。抵。經。民。爲。土。寇。者。勢。家。也。今。若。感。動。其。病。瘼。之。意。積。稍。愛。惜。窮。困。即。所。以。保。護。身。來。二曰化。

導。幸。令。詞。訟。則。諱。護。省。建。錢。穀。則。輕。耗。易。收。使。各。邑。多。循。良。太。府。可。不。勞。而。治。三曰制取土寇。彼中人言。凡有土寇之處。流賊。但不敢窺。地方。受土寇之害。亦藉土寇之益。近來官府。無可奈何。往往即其渠魁。伏以把總守。備等。空銜。彼亦稍。稍。帖。尾。草。面。今。若。推。心。置。腹。恩。威。並。濟。但。就。諸。土。目。中。屬。得。一。二。其。爲。我。用。其。餘。即。皆。從。風。此。輩。當。其。橫。行。則。爲。土。寇。及。其。馴。伏。即。是。不。費。錢。糧。不。煩。練。習。見。成。絕。好。鄉。兵。所。謂。太。上。因。之。古。之。名。將。良。牧。率。用。此。機。翁。臺。心。力。之。所。前。爲。可。以。樹。保。障。於。維。藩。矣。牧。宰。於。當。世。者。知。無。不。言。自。竭。其。愚。言。無。不。察。則。在。翁。

畫矣

復錢塞菴相公

玉體知已調復甚爲斯世慰。碩果祥麟。再出爲國禱。安居爲人望。今以家務付耶君分理。滿然塵壺之外。以此養生。以此善心。無事乃得吾事。無味乃真吾味矣。忘憂忘年。豈直優游半歲而已耶。弟分關一局。援援彌年。痛自推究。所以招致者何在。當縣鈴檠尚存時。或買忌人情未厭。則神鬼以事痛之。玉成之際。消息微矣。對人亦自反。對天亦自反。實覺有所未盡。遂相感召。至於日出煙消。則又天道之大常。群陰所不能眩者。機誠可通。

庚子全書

卷四十四

書文

七

正誼終仲。亦猶世運之福徵也。

復錢倚仲取

古之人處則爲德。用則爲功。彼心中原止一事。人見爲兩事耳。若處爲自淑。則成志世之德。用爲自見。則立不仁之功。總非欲明明德於天下之學也。物以民爲主。故育萬物在安民。民以已爲主。故安民在修身。孔孟學問經綸。明明如此。後人強析爲二。學者自矜其魁物才者。自負其寵物。生生一脈。漸隔漸斷。非無用之小儒。卽無本之小節。豈非妄分內外。不識仁體之所致哉。吾婿既早窺見生生之意。細自體驗。每日每月。在家在外。果覺

舍此無功矣。無事業。此卽是學問總路頭的。的不差處。

此主既定。方可逐節講求。總是爲已事。非向外著精神矣。至於事體曲擯。則難預計。人與人相道。故有事。事本無曲。相人情感應。相尋於無窮。乃生曲。擯欲識事變。惟在體貼人情。此又是應事之大主。觸處其餘纖悉。必隨事思之。問之。陽明先生所謂講求不得許多也。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八面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婿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所以在都兩月。未及相質。歸途至於自悔。非實志上達。何以如斯。然天下可疑之

庚子全書

卷四十四

書文

七

之能制也。

復錢仲取二

特立獨行。極是難事。蓋仁慈廉儉。原屬平常道理。但人莫肯爲我獨爲之。卽是善立獨行。故欲實儒此平常道理。非至心勁骨。則不能成。讀來青字字真切。可謂有至心者也。所云冠裳專爲濟時。若道難行。籠爲家縛之具。又可謂愛我之至言。非讀世高識。孰能與於此。推而廣之一切。祿積之私吝。麗之事。其味比之朝冕。不愈索然矣乎。人來聞吾婿喜讀青。甚甚惜來人。恐不能言所讀。

何書。若得書中味。則他味自不能奪。世人就於他味者。正爲無真味至之。但獲林阜。無事可爲。遂隨衆而波靡也。

示修修章丁丑六月

關事若非。聖明獨知。獨斷。豈有今日之安穩。始信存心無私。果然神明贊佑。步步想我。亦不知其然而然。當日省迷記一篇。究竟心事。賴之以白。豈非天哉。自後身名官秩。莫非天意。莫非君恩。然世情之不公。宦途之可虞。亦爲慨然。然矣。部科覆疏。全爲胡出脫。胡疏亦引部覆以自護。我則子然無援。只據實情。天理。每今日率幾亭全書。卷四十四。九。

明晨即明。然直奏。聖明終諒我。而罪我。孰謂無直道耶。願虎尾不噬人。亦小試之矣。要之身心是真。冠裳是寄。學問是恒。仕宦是偶。隨其何官。何職。何年。何月。皆可歇手。如此看破。原無繫事。安有戚寥。我自。有。我。事。在。亦汲汲然。亦超超然。此亦因磨涅而知益矣。

與周知微

歸途放下。榮名則神定。榮顯默坐。則氣定。神氣交養。宜乎宿病之漸消。而尊體更狂也。關局榮諸相愛者。事外撥憂。弟當時身居事內。有問則對。不覺艱虞。事亦蒙鑒。本諸身質。諸鬼神便可告諸君父。若平日稍稍行險。

臨時百方。經。羣力。盡。全。不足。伏也。一。後。一。此。瞭。然。可。觀。易。亦。何。負。於。人。而。人。不。樂。居。之。哉。惟。年。兄。足。與。信。此。齊。按。臺。道。品。而。兼。識。世。務。者。田。糧。事。已。揀。要。者。送。之。而。以。大。議。及。歷。案。爲。首。赴。此。賢。豪。在。事。當。求。一。結。局。併。謀。三。邑。之。人。不。然。徒。作。劣。矜。刀。棍。生。涯。而。賢。紳。良。民。皆。受。其。困。累。甚。非。長。策。幸。年。兄。與。顧。周。諸。老。同。心。者。密。議。之。更。勿。輕。洩。以。來。衆。口。別。輸。巨。室。多。事。自。豪。靡。爭。爲。小。民。倡。豈。不。念。皖。甯。寇。禍。日。震。門。庭。耶。解。其。親。上。死。長。之。心。挑。其。犯。上。作。亂。之。氣。此。等。說。似。風。馬。牛。不。相。及。而。機。閥。感。召。實。實。潛。通。噫。諸。公。何。見。之。晚。也。皖。無。史。道。薛。弟。

寄劉念臺先生

深敬真精忠。亦深愛其過。銳頭果爲賊挫。若因此一失。特重奸謀。庶幾以羊補牢。未知其能信愚言否。先生身雖去。國心不忘。君言舉朝所不敢言。原自有在。所重不必在論刑。含沙者亦不以其論刑也。或疑先生此出。此歸。似未有救世之功。然舍之則藏義自不。失且使天下見儒者真有錄視軒冕之致。享謬謬而爲。現母。默。而。爲。臣。於。以。維。士。氣。感。人。心。亦。所。以。爲。救。也。抵家園日。想胸中無事。專事講習。性。地。愈。微。他。日。倘。復。出。山。作。用。自。愈。妙。總。之。時。時。關。係。世。道。在。朝。在。野。豈。真。

判然兩截耶。敝同門汪濤源新蒞貴邑。臨行下問。弟以事賢大夫之說進。願先生於爲政原本。并地方一切事宜。所屬示之。此中亦有謂山陰素說難治。純任樸誠。恐難生理。某笑謂山舍人役者。俱在京師各衙門作書辦。其居家者大都愿人也。正可誠感。豈藉威攝術御哉。聞者亦以爲然。總之有先生在。敝同門本領純正。無憂伎倆之武窮矣。近來第一大憂。是夷丁數千。養在都城。掌額王司馬委蛇善誘。中外相得。以漸遠之。雖故處義輔。未能脫然罷去。然較初時。雖禁旅圖攝相去懸矣。此司馬一功。可詠可歌。足爲其家文成增色者。量先生所樂與之全書

附及

與王脩哉印君 丁丑

初若震震辛平安。闢世間固有此等事。惟居易則可化。險爲易也。俟命非必得福。或有得禍時。但易中之禍。其來每輕。所謂小變而不失大常。弟前口陳之。老寅翁今親驗之矣。心苟無瑕。惟據理。即爲良算。處事數奏。皆然。更無權巧可求。今日當俟處分既定。爲善後之圖。非獨自善。正使後來掌篆者。有成憲可循也。但謝印條陳。應有先後。願詳酌其至當。與錢殷求句容 丁丑

小刻有治句遺蹟。乃先人壯行實政。句民至今誦思。祠爲前丁後陳。所稱丁者。亦敝邑人。卽妻叔祖清惠公賓也。清惠與先人。並有生祠在邑。清惠屢官南都。自操院至大司空。以故茅山香火甚盛。祠貌壯麗。先人則環遊楚蜀。閱之。間官地與舊治差遠。西郭祠宇三楹。守戶二家。概從質素。弟每過其下。入祠瞻拜。思欲稍加葺治。願出已貲。不敢煩彼地遺民。特主持事。理非爲子孫者所得自專。必借地方神君以爲重。每抱斯懷。用待天時。今幸大賢往君茲土。愛茲土之黎獻。則於昔年之惠澤。斯民者。亦必垂懷。但京寓二年。未能頻如。初願先寄四十

與高藥

與高藥

全求論彼中賢父老。爲置祠旁田十餘畝。供香火祭掃之用。奉使南還。尚容續圖。此雖弟一人風木之思。然表章遺愛。亦地方仁人之作用。而彼中賢士大夫。洎諸父老子弟。所心許者。發乎情。不逮于義。翁臺必允納之。至於治句諸條。雖今昔不同。所立之法。未必一一宜。而先人立法之意。或亦可採擇於事內。而兼通於事外。高賢大仁。定有權衡。與高藥旃儀部 丁丑

今祖母墓表。勉撰上竊推古人誌表之義。誌入地中。表立地上。未藝則誌。已藝則表。誌不厭詳。表不妨略。其大

足以饑世。則表之。其微足以感人。則表之。大節微情。舉約而兼餘也。導狀於此。業已無漏。弟持效提。要鈞玄之末。拔耳。令伯忠憲先師。譜其家世。人足不朽。顯親之道。子孫一身。貴於他人。多文弟。曾於譜末。闢斯義矣。今白翁見有忠憲之身。於鄭文何有。

復蔡雲怡寧前道丁丑

遼局未嘗不可為。欲轉遼局。須臾方叔召虎放膽。劈畫欲方召放膽。須有張仲在中主持。祖豪識此意。今復身歷邊疆。宜乎指之鑿鑿矣。平日實心體驗。理義出而任吏治。即體驗吏治。任邊情。即體驗邊情。自然一一通曉。

全書

卷四十四

三

通曉便取據。當古人所以云。不難任事。難曉事也。前見祖榮榮移之初。深懷謙遜。謙遜真。擔當乃真。他人汎汎嘗試者。事內亦如事外。事後仍如事前。舉世而然。誰肯告語遼事。乃今日本病事。病治。則餘病漸消。亦惟祖臺開此明目。他醫因病久證難痊。忘其本矣。推賢轉能。非小臣事。而有其乘。葵正昔人所謂聊盡吾心者。選將藝荒用問三者。略盡兵家大端。而人皆高閣之。惟增兵增餉。調客兵為長策。真使人提胸而歎也。

附雲怡來柬

天下之亂。跡於遼。遼治而我。則各邊不必費多兵。

餉而海內不必竭。盡腦髓。內安亦易奏。廟堂精神。尚宜一注之。遼如明醫洞見病源。病源清。則諸病自已。今故頭救脚。不復問病源。即遼之兵。將其以逐流易得官。而殊不復以禦。為念。今秋驚伏。明春必大逞。如邱抄紙上。所布方略。翁臺以為可待。否耶。用兵機要。可一一告之人。否。今用間恐生通。整荒又恐減餉。寧袖手而去。可為之機。安得翁臺乘軸主持。使通吏一吐氣耶。弟固非其人。然身在漏舟。不得不一呼機於知己。我翁其何以策之。樞要之地。想多同心。只遼將壘。荒用問三者。密密照應。不煩添兵添餉。而

全書

卷四十四

三

於治遼。思過半矣。非真同心救世者。幸勿與言。局中多迷。更希明以教我。

復蔡雲怡二戊寅

人身精氣。靜養則滋生。運用則條暢。所謂運用者。在朝則謀行言聽。在外則利興害除。苟如此。則勞而條暢。與逸而滋生。未相遠也。惟有懷康同舉。勸掣肘。致志士貞臣。既焉發遣。軸之款。聖屯是今日理。財用兵第一義。申明。祖制永不起科四字。是與屯壘荒第一義。愚建此說。十餘年來。相合者。往惟見鍾榜圖掌垣。今惟見祖臺耳。當事若能堅主此說。遼事必可放。若拖泥帶水云云。豈

典起科。或云擬議起科。畢竟難爲也。讀與屯籍及學司
農書。娶娶許謨。卽如宜大盧制臺。今歲娶屯。略有成驗。
惜未及洞開四字。爾鈕。年久未知何如。都門同志。風骨
議論。矯矯絕塵者。量有數公。經世大業。尚未數數聞也。
辱下詢。敢披瀝之。

復蔡雲怡三成寅

舊秋本擬借重維桑。乃爲嚴疆奪去。初頗快快。今乃覺
邊困要衝。得賢尤亟。見祖臺料理屯政。提出永不起科
四字。爲張本。與愚平昔持論。若合符節。甚自慰擇也。爲
兄小者所持。未之武遂。奈何奈何。此事須政府與司農
共議。全書

卷四十四 文錄 三

其擴大觀。且有以開迪。聖心。乃可建成功耳。江夏心
神。稍異。進賢意向頗端。然於致主澤民。安內攘外。知人
器使。種種理道。生平未嘗念及。忽躋此位。茫然無措手
處。又不肯屈已求賢。就而請謀。則有遠慮虛推而已矣。
不賢者。既如彼。賢者止如此。可奈何。所論中立。原無大
咎。駕取似難。非難至妙之論。亦惟祖臺有此妙手。須與
一二知心面商。訂已有確局。惟願打起精神。展畫底
蘊。爲嚴疆建不拔之計。非久定當掃縱自由。不受他人
旁掣也。建牙非有道所繫。策名亦仁人之末。惟榮時放
民福及宗社。不枉大丈夫出山一番。區區愚誠。良注於

此抵餉之說。未屬目前之憂。或俟二三年後。屯政大成。
別有鼓舞。使中立者自請減餉。庶幾上下久安。且至彼
時。相機可耳。若邊烽因與屯而漸靜。則雖一毫不以抵
餉。餉之所省已多。又豈爭此幾幾乎。此外事情。別有委
曲。管所難盡。已面告之尊使。幸細叩之。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四終

幾亭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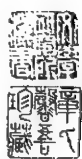
卷四十四 文錄 三

三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五

文錄 書朋五

復蔡雲怡四 戊寅



天未欲安機耶何事與意違如此大疏誠可以動天謀
可以治國今且無所兼避應進無疑進而格心則天下
造無窮之福儻微犯時忌在有道之士亦何芥蒂焉蓋
今日弟爲祖墓思之惟有二著殫精整頓俟新撫至而
告之如其大賢與共功名惟求利國何知人我此賢人
之上願通天之隱德也若志賢而道乖動不自由異時
債事乃與同受今在不用不舍之間而後蒙不智之名

先亭二字 朱日 三教

仁者於此或更有先幾妙用矣然德之相持揆宜未可
以成心與也太倉陸子敏弟深服其卓見英才祖墓初
意擬與共事今雖應州守選期尚通武可延至貴署俾
歷覽地形採訪將士資其目前之用即俟選後如機會
更轉事惟有歸時疏改之爲贊畫似亦理勢所可得也
從來大賢必得人以就功如此人才使在他人屬下恐
未必盡展其蘊此亦一緊要關鍵惟祖墓計之

附雲怡來柬

聞翁袁將奉差南還導師遠離促促靡適奈何吾儕
精神肝膽有觀面千里而千里乃同覲而者此中真

不可解也弟向承明識不覺癡腸勃發今靜觀通數
似非屏驅薄植所能挽回九翁臺與弟所積慮深思
以爲先著實著斷斷宜做者奇時尚所吐棄印王法
天理良心亦必盡林然之而後頌聲四徹否則訛言
陰煽禍機巨測矣每思聖主焦勞孤而無助生靈塗
炭至於斯極獨自揮涕無可告語弟身且病矣前白
教妙用云云其何以策我玄翁貴同年也平戎古事
有通於今事者并新教示不但指弟述亦或可爲貴
同年下一鍼望之望之

復蔡雲怡五 戊寅

先亭二字 朱日 三教

東信萬無可撫可和之理今日祖臺行藏正當以此事
決之若以講實爲虛名內備爲實若且相左右以待時
會儻實恃撫賞爲目前苟免之計陽探陰結則邊禍必
不可免而身禍亦所必至委蛇其間異日者寧得起然
評論之外乎武侯鞠躬親受委寄諒無可辭以故不計
成敗利鈍然亦操縱在手智力所展猶有成與利焉此
身苟存實未嘗大敗大鈍辱我國家揆諸善勢以身殉
之固其所以使當年不磨重寄他人統元戎而孔明恭
佐之南陽復臥不復華耕矣鞠躬知幾時異而非道殊
也今日與屯飭武則宜鞠躬墮役謀蓄大禍則宜知幾

祖臺毫無成心。有寧靜澹泊之素。於此豈奮獨照耶。

復蔡雲伯六 戊寅

樞卿無復人臣體。於兵計則主和。於星變則妄引古事。殊可恨也。談星得何掌垣一疏駁正。稍寢其邪思。而款和一節。力言不可者。在外獨仗祖臺。在內誰一趙職方耳。職方意本排和議。但顧瞻堂司體勢。初猶隱忍。適萬吉人來補官。其人慷慨公忠。有以身許國之氣。弟爲力言大義。大計吉人。一夕遂說職方。職方遂決計出疏。與堂相左。密封直上。聖心不以爲非也。但既排和議。當以易督撫退。良將修內衛爲言。乃直以戰之一字誅之。

於計耳。孫武不言戰。若言戰。固須萬全。孔云。職則克。於戰必勝。今未有此道。而但云決戰。戰可試乎。白論彼非可愚之人。我無愚彼之智。二言洞徹。彼已荻與。至於只用此兵。此餉。足以制勝。是說也。又。聖明之所躍然聞樂而不寐者也。祖臺今日求歸不得。展布不得。婉轉惟谷。爲國爲身。其可無一舉兼安之策。而戰歎處此。且職方於本兵。堂司也。國家大事。不嫌立異。兄道臺與燕體統階級。未至如卿郎之懸絕。所見既異。忠告又不見聽。宜自爲封章。上達御前。徹底直陳。彼我情形。必不。可和。和必無益。和必有害。如此。上必悚然動聽。欣然定。

感國家安而吾爲國之義。報國之身。與俱安矣。古人明哲匪懈。非此之謂耶。武明哲於善藏。武明哲於善用。時勢使然。易之道也。今日猶非舉槍之勢。斷不至反以敗和爲罪。幻老絕有高見。幸一詢決之。

復史道鄰 皖撫

台臺愛國愛民。至誠感孚。鄰封士庶。靡不肢踵。而又竊聞虛衷好善。徵長畢收。以此心事。識度。必足奏膚功。報主知。皖江波恬。卽三吳有安瀾之慶。三吳寧謐。卽兩浙不驚。此愚衷之所以懇懇惓惓。忘其茫昧。而思效其葑菲也。願以縈轅森嚴。亦懷未同之恐。特告之貴同。年伯玉傳達。涓埃或可採取十一。而不虞曠懷明眼。見五機則獎之。見鄙則斲之。見所汲引。草茅之士。則聘召之。於不謀而合之區。區區言聽計從。非與國同休。與民一體。烏能至是。更欲獻所未盡。然事難遽度。兵難預制。擬其大要。只在好謀用間。相地形。三端。用間則我知彼。彼不知我。夫然後有謀可施。謀定則自有坐困流寇之理。因地設奇。不專恃戰。迨事機所至。出其不意。必一戰可以大挫之。而我兵不傷。此方是可戰之時會也。然好謀用間二者。皆在招致奇士以行之。除陸生已蒙延召外。更有誠雲卿王世熊諸人者。其才術大小純駁不同。

皆可備軍中出奇制勝之用。其相地形一端。前奏已詳。百惟蚤計。佳拙遠頒。敬當製為一袍。彰切體之賜。

致史道鄰二

奉手諭。真古大臣芻蕘之詢也。反覆思維。戰守之道。各有二言。固境內之人心。清外來之奸細。足以禦寇矣。搜所部之奇才。因敵人之間謀。足以盪寇矣。清奸之要。惟我民既固。彼自無所容。而因間之妙。則又必先得奇才。然後可委而用之。如裴中立。必得李愬為將。然後能餌李祐。而得其死力也。台臺忠信得民。積累有年。無容贊一詞。今漸登中立之階。要在識拔將才耳。頃聞留臺成

保慈言其友歸德通判顏則孔。抱聖賢之志。勵許夷之節。負頗牧之才。靈能感變。靜足鎮彝。保慈所云。應必無爽。方圖聞之左右。而白薦已先及之。深為江南北生靈手額。果得若人。委而任之。十年流氛。不足手也。

寄史道鄰三

自台翰下。須臾復有數行。薦減雲卿等六士。然皆得之耳聞。未與朝夕洞晰其底裏也。不知白臺曾遺腹心之士。往探問否。至於陞生某。則不佞與之久處。一切復能肺腑。周知無遺。惟在白鑒主持。先使之周歷山谷。俾數百里形勢委曲。瞭然在胸。某處堪施某伏。某地應藏某

機。操於賊所往。未必經之處。相機酌用。則財不虛費。而奇功可以必成。較之死關求勝者。安危之數。迥殊也。因奉命督調。特佈區區。

與陸生

撫臺史公。國之大臣。今之古人也。猶誠惠愛。好賢求士。一聞愚言。遂千里而招聘。門下今為門下計。報知已。建功名。正在此時。思一布衣之身。李遇賢哲。彈智竭能。除流寇。庇生民。使浙直數千里之間。皆門下默造其福。則是。可以延壽命。可以蓄子孫。第一大樂事也。再思以布衣之身。抱奇自喜。淹伏二十餘年。忽逢知己。可暢奇

事。事成之日。聲布海內。不負人生作一世男兒。第二大樂事也。設機造阱。全憑地勢。一至軍中。須審察無壘。選心目。精巧素諳地利者數人。與之潛往相度。一切山谷蹊徑。與交。令靜賊所潛度。潛過必經之處。乘間暇時。皆熟悉之。隨其所宜。遣何搜伏。何器預為布置。務使財不多費。機無虛設。賊來或擒或殺。必大創之。此則殺人之事。不忍言。樂然彼屈吾民。故亦不持已而屠之。且此後方可用。解散撫綏。以殺止殺。雖謂之第三樂事可也。然史公庭下。大抵奇士非一。願與之同心協力。各竭所長。其報明府。勿如武弁常態。懷嫉妬之心。此明知雅慶所

不爲。然上智之士。亦當爲下愚之防。蓋必以前三事立心。以後一事致戒。方可不負向來期許。并不負史公一段真誠耳。惓切惓切。

寄李三如兗州司理

年兄遊涖。臨拜幸。仰對古聖。內贊吾心。凡有爐極。有厝豎。無不以民生爲本。豈非安信懷之實事耶。出其素所體貼者。此日親見之。想於車馬勤勞之間。悠然有樂行之趣也。昨郭令生年兄語次。商及居官應世之難。弟對以直行本心。曲體人情八字。兩年兄志行同符。以政事相斟酌。卽以身心學問相涵濡。是又同寅中麗澤講

習之大悅也。豈偶然哉。

與馮郵仙掌垣

近見明旨。以後殘破州縣。卽於保舉堪任內。遍核銓。荷不得以庸劣充數。此事關繫安危至大。銓部必大加斟酌。妙有變通。若照例掣籤。則用人才。適以陷人才。安地方。適以誤地方。非所以曲體聖明之意也。牧民與定亂殊科。原保舉之自。或因行誼。或因簡操。或因文學。非盡選才。其間或十有其一耳。銓宰卽具眼。卽盡心。豈若人之自知。應將殘破州縣。分別開列。特立減俸超遷之法。聽長才者自量甘承。方於明旨堪任。遍核語意。

相合。弟觀政時。部課稽考。選法議條。對頗詳。倘蒙採納。待題一疏。將見在保舉人員。并將來新甲科。悉做此意。銓授。於以成就人才。冀安疆土。保護生靈。陽德陰功。蓋不可計也。且招撫一新民。卽免生一新賊。舊賊知有安頓彼身之處。亦將日就解散。則此事又與蕩平流寇相關。蓋今日賊勢。必得良有司。而後良將可以奏功。及明綸之新降。爲之紬繹開陳。實治安一大機會也。祈卽日斷意。

與馮掌垣二

頃新選諸公議簡。

欽命貴垣酌議。此民命邦本所關。

決須擇善而從。兼收並用。非所行於此等事也。聞老年翁開籍。尚需二十左右。恐事幾難待。大司農一清自持。朱講於生財愛民之道。專賴大仁大勇。殫力維持。庶令一切拾剋。騷動之說。盡受消融。耳上籽國脈。下救蒼生。時乎時乎。起新台駕。卽日入朝。蘇倒懸之望。必欲靜養。則乞與章格老詳計。而聖主之前。前均糧溢地。牧地。請章。片片赤心。可告祖宗。可質古聖。今此事所關尤急。萬望爲四海之民請命。

復李淮谿侍御
台意隆殷。敢不仰報。知人疏當最先。雖衆思所同。而欲

使疎遠小臣亦得輪侍直言此則台處所獨至也觀人
良法實無踰此賞罰疏當次上雖屬一事乃當機要著
善才疏則稍後之養育人才本是第一根本之議百事
出於人才人才出於學官此枝葉中之根本也但其
責成敦官不如精擇督學之臣兼而上之擇督學者又
屬何人則僅僅求精於千百敦官武悉煩而未效殆猶
根本中之枝葉也故此疏且可後總以答咸虛之盛無
復引嫌

寄張石帆饒南按臺

緬維錦里捧觴天倫盛事因出其親親之樂意察吏以
葵辛全書

冬月十五散蘇

安民能使山岳動搖亦能使海波寧謐舍親李灌老名
世高賢乃得正大真誠虛懷榮善如年兄者代之賢賢
相接彼中士民何幸官於其地者亦何幸也憶京邸時
台駕頻過則專以朝政民瘼為念而倦倦下詢令者
代天澄濟畿輔調度謀周爰普及可採者必多弘惠
不日而馳千里矣嘗聞豫中士夫言今昌鎮少司馬李
得老之接豫也最能用人而所尤親信者二司理一為
成保慈一為萬吉人地方利弊無不盡剔合宜成萬二
公既得展布底蘊而緝老坐成盛治對人每云吾作按
院無他長惟能令此二人舒其所長為一快耳蓋謙冲

中之自喻適志如此年兄所蒞連城數十亦必有循良
異能如成萬二公其人者在焉開大名司理南君廉能
茂著見褒於淮漢試物色而拂拭之弟與南君未有一
面因淮漢屬劍意其為賢輒以仰聞

復姚澍南侍御

恭賜正當今急務雖良將精兵必得上驕乃可展力制
勝漢中典安運茶咽喉既為賊梗則別隘私販勢所必
至迫之之權雖年翁總其成而鞭長莫及亦自然之勢
也計惟彼地司道與隘口逼近若肯盡力設法為之控
制私販可斷台諭謂疾呼莫應殆亦積習使然嘗聞劉

冬月十五散蘇

十

忠宜公出撫皖諸司曾征宿習彼此文移往來空了故
事忠宜乃自創一法除去文移并督撫封套諸式各用
小箋直列地方切要事宜相與商榷應何層重應何救
濟隔尾則親筆書云大夏頓首自是後各司道府感畏
交切奉命恐彼百廢具李今日台臺武亦可發此一
至誠上配忠宣之猷烈否乎儒如此而猶有呼之不
應者則麻木瘳痺者也硃石鉞鉞於此特用敢不翁服尹
翁歸傳所謂其負翁歸罰亦必行彼二千石猶然况台
臺李天威而出者耶法病則教之以人勢窮則格之
以道明問胞地不覺舉賢贊芳規以書

與李唐谷兵垣 庚寅六月初二日

午飯畢。獨坐觀書。忽紙忽大震。屋塵飛墜。街市人聲。叫
呼動地。急起步庭中四望。則西北煙雲。衝突于丈。知爲
安民駭復失事也。兩月之內。若北若西。再罹奇慘。碎若
千人骨。觸傾若干家屋。糜費若干錢糧。工作安民乎。危
民乎。天耶。人耶。莫惑之。應歎。憶自天啓以來。無日不以
火藥爲事。甲子至今十三四年間。五六火矣。匠作不謹
耶。此何物也。敢戲淪至是。奸細所爲耶。彼亦有身命。何
以自脫。意者藥穢則火有時自發耶。嘗聞積油發火。積
草發火。以皆爲火所附也。况藥性燥烈。視油若草。更甚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七

乎爲今日計。火事不得不積。而積之之數。則應少。積
之之法。不可不一變通。弟頃見。聖心恐懼。半月內出
位進言至再。今此事若復曉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者謂我何求。是以不敢年兄則言官也。無事不可言。
況在兵言兵。又因火警在天之日。言地上之火災乎。特
哉不可積。

與黃石齋宮唐 戊寅

小疏事雖未行。理無兩可。補議一通。就正有道。然此因
天道陳人事。若在可緩可急之間耳。向後更有欲言。專
指人事。責難於大臣。備遇真正救世奇男子。有心有眼。

必知小臣責難。正相與有成之意。尚當俟時而進之。老
先生爾時。幸知忘今日之言也。掌上錄如諭奉覽。

復葉磨山侍御

老年臺及保慈行後。談心諸益。日漸寥落。台旌之南。喜
慨交心。慨忠直之遠。君喜孝養之便於迎也。乃聞道
鵲孤飛。南中風景時事。益可想見。每維年翁百鍊真剛。
不畏強禦。自屬質分。第他人所難。難在不畏年翁。又須
於不畏中有妙用焉。使言出足以消奸。法行足以垂福。
始見正直君子爲世道倚賴。使但與求同。警與東同。碎
涇非壯士。然於幾神未知何如也。年翁誠已具矣。敢以

幾字全書

卷四十五 文獻

七

幾神進。且當今轉亂持危。畢竟何事爲第一義。設就南
言之。如何措置。可彼鄉國。慶安年翁靜覽。已數月矣。必
有剴然之見。保翁二疏。一行一願。使人推胸撫膺。南有
保慈。北有黃如。皆今日真實有用之人。而皆以此言去。
天耶。人乎。幸濯老朝陽。賜顧。亦未知作何究竟。即使其
身終謫。其言自有不用之用。洵大江以南大丈夫矣。英
潛劇寇。卽我近憂。亦我屬顧。皖撫忠肝義膽。國家
柱石之臣。更進以好謀而成。則鄰邦有長城之恃。磐石
之聲矣。年翁曾數與相關否。所論爾都多賢。讀之不覺
踴躍。倘有夾袋。幸一啓示。弟素負縉衣之誠。但自恨無

知人之目愛我者何以疑其病乎小疏附呈白覽把季難既

啓蔣聖任按院

敵邑社倉事已垂成昨白諭至彼中當令通省做效且願躬先倡捐以風下吏總意流行自應速於置郵竊念文公此法之善全在民間自主不以官法與之蓋官長倡捐鄉紳大戶必助成其事擇人輪管民與民相授受有出納之便無耗蠹之虞若置冊道府每年每季牌票稽查則一番差役一番使費至良之律即爲書督所害矣大仁必大智創始必慮終敢獻其愚

錢學全書

卷四十五 教錄

十三

復錢龍門學憲

戊寅

讀所賜兵訓盜紀知仁人不忘民瘼且議今日民瘼之所存深居討論益精益實一朝起而經綸保障直探囊耳彼人惡貫已盈天戮其身國罰其子孰謂居官居鄉可蔑理自恣而終無禍乎邑中近堵塞北流誠屬遠計但爲地理止須簡素若過於宏廓壯麗恐物力人功有未易措者人衆三才正宜以衆心樂否消息之望翁兄與令侄相國一爲成就一爲匡維務適中勿過使地脉有悠長之慶而靡調合乎時宜雖屬宜白復生符與照額矣

復潘爾發

戊寅

農夫與我獨同哀而議恤不及在昔春補秋助所以專及農夫茲救災獨之仁最先救農夫之仁最偏聖人心思固已密矣後世遺忘農夫是大脫漏尊念及此不其深乎寒家每歲平糶僅可稍救市人農夫人衆而居遠獨力難周必二十區大戶各就附近清查隨時減糶蘇合春秋補助之誼誠未知何年何歲諸大家同發慈心拯此一方民耳同善會得知微兄預定主者從此繩繩相繼可以久長京師諸老一見會錄即於今秋舉行更名廣仁而悉做其事每月一舉河南亦有一二處行之

錢學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一四

與沈君庸

等差開營未者衆賴宗伯主持一以准呈先後爲據得紅轉動大臣風裁雖小事見一斑矣老年翁默贊之力中心裁之別啓通誦明旨有美惡兼盡之文竊思美識以褒功德有大賢至之斟酌非難劣識以辱匪材此實今日刺舉仰符古義苟非至精不足以勵世磨鈍必其人自隱惡大罪而生享富貴沒漏褫罰故特加辱焉若小惡則聖世之所寬也若欽案已懸則又彰彰罪人無煩隱諱者也死者易名示辱微類於生者金錢

塊心金錢固不以塊盜賊矣。計惟當時實在案內而幸脫於案外者。或其他大奸大食。至庸至陋。幸際崇禎。乃宜追魂之。或列數人。或擇其尤一二人。嚴之以致。少之以存厚。殆亦聖至意中所期乎。草野愚見。服聞幸商及之。

復沈同江少恭 戊寅

每晤當事及有心人。輒以翁兄著述授之。讀者大半信爲傾盡。目今榮擢彼中爲維桑借重。實指日建牙之基也。願翁兄振起精神。展盡底蘊。以肇地方。以益堅泉藏。流寇分二股。一遇豫兵於許。一遇淮兵於滁。豫撫清談。

先公詩 卷四十五 文錄

耳豈敢有動。淮撫意不在蒼生。求手生說乃其故態。負虛名無一善策。彼亦明知求撫非情。姑順目前。苟且延日。禍民禍身。不旋踵而至耳。此三人皆不足倚。仗亦不堪爲効謀。惟皖撫忘身殉國。虛懷求士。庶幾古之烈丈夫。而病在不好謀。不識人。頃白通判通募一案。爲失不小。然史公必能傷遇政。或尚可望之桑榆也。今中州得翁兄扼流寇之腰。使其不敢南下。便是鄉國兩受其庇。幸急受事而早圖之。歸德通判顏則孔弟。聞成保慈稱其忠誠廉潔。呼吸變化。乃今日大元帥之才。你越非輕獎人者。雖顏君徐翁兄降屬。不妨特召而深。

叩之。舉事成功。必以得人爲本。此最要著也。皖撫處。前薦數士與之。彼特聘入幕矣。近又見江右萬元吉。高品異才。私心圖爲道老之助。未知可得否也。并願翁兄心識之。

寄張老師 戊寅七月

當事者初擬借重老師佐樞。今遂加銜本任。地有內外。老師效忠盡職之心。無內外也。駕輕就熟。上習下安。固彼地軍民士紳之厚幸哉。頃者李灌溪按臺疏。祭中黃。引賜鳴鳳。海內想聞其人。俞旨查覈。則全錄老師爲政操衆口所傳。此瑤橫虛小民。實有變處食肉之恨。灌。

幾不企昔 卷四十五 文錄

十六

老指迷。未及二三。則今日勘問之時。宜精核。不宜寬假。明矣。諒老師於此。必有正誼沈機之妙。上之感動。聖聰。如張文忠片言。撤回鎮守。成百年戡讖之功。下之使見在諸監視有所顧忌。知士君子之可以拔狐鼠也。處處稍敏。其鈞總在老師一確。裏確報聞耳。古云。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老師手日所處近之。某居京二年。寂寂聞曹與諸生時無異。頃因星象示警。連進二疏。僅得報聞。繼復進二疏。實闕致治綱領。懷此已數載。乘可言之幾。遂從而進之。業蒙聖明竝垂獎納。從此或有轉亂致治之機。亦使當世知陳生稍識治體者。皆出於師門之。

教育也。

示。授修略。養諸兒。戊寅六月廿一日。

四疏一本寄回。六月十二日一封兩疏。深蒙聖知。閣中初擬寬奪語。票進遞發。改閣中以為不當。上意也。改票致駁。遂再發。又擬上而聖明於三次所擬皆屏不用。親票兩疏云。長安士夫莫不歎服。又十七日新利垣疏。公承事值守科接內批條紙。云中書舍人陳龍正五月十五日一本因地感天事。二十八日又一本再克好生之仁事。取看徐公隨卽繳進。皇上合觀久之。乃批二疏發出。亦可謂留心極矣。其第二次再克

幾事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七

至。庶不全負一出也。古人所建。必有濟益。雖矣。伏思。雖皆然。況在野在國之日乎。行我素。則益於人。故曰。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中庸豈欺我哉。廿六日辭朝矣。鳴。還似木兩哥。不另作字。可即以此示之。

復未勉齋青州遺。戊寅七月。

客遊三載。無一言一事小補。朝廷昨歲欲有純白。而身為事累。自更阻冬。聽候處分。連竟默疏。頃有還言之會。乃謙寬及勿從容漸入。聖主真不世之聰明。於初疏則肅然。批答未有舉行。再疏照例報聞。而厥日後遂。虞論厥衛。懷以國法。勤以陰德。不許妄率私持。

幾事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十八

雖已成獄者。悉聽別衙門。翻駁京師民庶。稍有帖席之也。及三四疏上。當事者擬票至三。皆閣中不允。六月十七日出一小票。取前二疏舍觀。訖。次日親批發下。及廿七日又出票。取進祭服二疏。不遺郵。荒如此。設令政府言路。真心為國。同中機宜。轉閣前席。又當若何。台諭下詢。發泰五公。此難輕論。弟初秋復有一疏。至今未見。邸報。人甚疑之。豈小軒錢仲取免。違言諸公被處。長編不進耶。以其平生高明。不應異。獨至此。今將刻本抄本各一附呈。祖臺一展披閱。便知疎衷所存矣。趙匡老骨正。

勝旺。頃者堅駁款議。具見梗概。其至戰一疏。較量兵勢。未論將才。未重督撫。所論地勢險夷。利步利騎之處。弟尙有疑。或者英豪別有見也。祖臺向來推許。今驗信其爲非常之士。觀戰足之絕。盡令人轉思伯樂耳。近溪謙學最開發人處。是論孝弟。展新刻井大序。可謂善取其所長。於以教民化俗。不啻耳提之矣。使旋爾復復。復張二無太僕。戊寅。

鳳閣台翁。蓄心性命。然武傳以爲參悟無生。前晤時。尚未及深探宗旨。先以小言求政。乃蒙印可至此。向來潛思。當能得生。生二字。爲學問康濟根宗。實覺一以貫之。

與子金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一九

至與儒先異。未嘗盡與儒先同。將謂侯諸百世。令台翁。善莫善於生。則學術異。同心性密微。道教源流。一。此破第一二十年來體認。翁兄頃刻洞了之矣。即弟又何心遠。侯百世。至於究生之用。則有天焉。據目前所處。隨分爲之。若滿其量。諸莫爲而爲。莫致而至者。非人之所能期也。後有天民大人。得志行道。畢竟是此精神。是此作用。則亦百世侯之而不惑矣。衆形神蹇劣。無濟世之福。感翁兄知信之深。不覺披露。

附二無來柬

不肯得從。屑愚老屈。指救時巨手。首舉台翁。則以爲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二十

管葛一流人。及見台翁。氣靜而神旺。言簡而理遠。私竊歎。必非無本而浪幹事功者。讀大刻。乃知台翁極深於性命之際。而經濟文章。固所謂有源以迓。浦者也。不肯徧演理學書。垂二十年矣。每疑至靜觀中。既無以大異乎佛老之說。而拘文拘象。又無以深服乎佛老之心。今台翁提出生。生二字。本於大易。而抱於孟子。猛獸洪水。夷狄詖淫之害。生。決排兼驅。闊距之。而生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生莫大於倫。而後無父無君之教。不尊運此爲經濟。則皆生天下之事也。演此爲文章。則皆生天下之言也。人

知考亭精神。在倫理。而台翁確然以爲實悟。人知新。建門庭在覺悟。而台翁獨確然以爲盡倫。使兩賢復生。必拊手稱快。而後人之師兩賢者。亦無幾微少憾。台翁之功大矣哉。至若敦慈於家。同善於鄉。條利弊。於已疏兵農。於朝無時不培此生。生之心。無處不懷此生。生之量。台翁真能以顏孟之心。捥管葛之略者。恨此生識台翁之晚。而始之擬台翁翁之淺也。

致壽聖任按臺 戊寅

頃蒙下問。諄諄因及社會事。此項群費未集。邑父母歷捐作薪。亦移爲修建公用。辱祖臺幸與盛念。欲發貴倡。

廟。奈敵邑未有承受之基也。他邑享宜。爾肩難。搗不。敢。率對。惟念大仁人華。華以厚風俗。救災獨念。而子民。竟無一言之獻。愧側如何。敵邑向有同善一會。行之已。八九載。每載四舉。貴賤上下。油油同心。蓋自設是會。以。來。幾無餓殍。無道殍。又時時講解勸誘。以提醒良心。消。弭邪孽。可駭為鄉約保甲之助。塞翁相國以為卽社倉。之遺意。庶幾更其名。得其質者。雖用一冊。仰塵慈覽。祖。臺必欲發政施仁。武可卽此為端。儻各邑開風慕。倣。澤。被無繼。卽敵邑永久行之。方百里間。有天地同流氣象。亦召伯之甘棠。所以通惠鮮於我周文王。無小無大也。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卷四十五

文錄

與金正希侍御 戊寅
竊惟台臺默識躬行。其未能遇測。每從貴邑。父老子弟。則不憚身勤口瘁。而提撕之。竊自喜於不肖所存。有合。若符券者。遂爾不辭。未同以拙刻奉教。其間學術微辨。經綸端倪。所一一指示之。先師高忠憲生時未得大行。特為表章其學。而王文成亦素所奉為高山景行。雖與。先師宗向頗殊。然使當今有若人足食足兵。安內攘外。

當不使。聖明有乏才之歎。特表其書。志思其人。至陶。菴之人與文。又塵埃中一冰壺秋月。併附以當清供。方。今民生亂。縣政事繁。政事繁。縣人才衰。縣學術。靡若能明學術。以正人心。數年之後。當猶有起而應。朝廷之求。副。簡書之意者。破格保舉。請大規模。或不。至虛設也。

與倪伯屏蘇州司理

一謁台顏。知為好生長者。每念易言見天地之心。天地。何心。生物為心。耳人能好生。便與天合。但人生每抱天。地之心。而未必得為天地之事。何則。權不縣已也。今台。幾卒全著。卷四十五。文錄。三二。

於程士吉錢賓全一案。卽原其誣誤。又速其特曰。三。十。免死。免繫。度其家口倚賴。何啻百人。是台臺業已。親為天地之事矣。猶有懸者。招首錢勝已斃。二人亦屬。條從儻得。更從難犯。滿擬五年之例。則死途真易為生。路使其父母妻子有相見期。亦仁人之一大快也。然武。語已申。或雖未中。而於道豪嚴重反輕之。繫事體有。礙。則亦惟台心細酌。爭非敢有期必於其間。總祈長者。為罪人曲求生道耳。至於向者毫釐百千染指客死之。大誓。原徹終始。而為言台喪業已見信。似不必再申。以。明心也。撫臺張老年翁寬仁恤民。亦珍弟平生此東儻。

轉呈一覽亦未爲不可。

復馬培元武進

相知故交。晤語開多自述善狀。年翁獨自舉不安者二端。善狀不自滿而過端。僅此可自數也。非真求自慊。惟日不足之吉人。肯如是耶。所陳虛糧三萬畝。爲貴治閭閻之困無窮。太賢在事。既不忍民困。弗蘇亦不可賣山空。回此事。決宜整頓。昨晤太尊。似謂年翁慮及身名。行之未必果。殆未察年翁之爲真人也。請以此事曉然暴真。人之心事。手段於上。蓋於京華。如何以真心事。出其手段。作真事。兼吾憐之民戴之天佑之神。鑒之遠邇上。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五

功令所

下頌服之。而身名無累。有不待言者矣。此則功令所不能苛。忌嫉所不能中。仁義道德之爲護符。爲薦牘也。不綦大矣哉。敝邑布標爲巨盜所劫。聞大首見獲於貴治。望以餘力清之。除寇惠商。而便農夫織婦。此既善業。亦自不小。偶念及附懸。

與葉瞻山南臺

葉瞻山

耕暮有數行奉候。想微台覽矣。時艱孔亟。言狀兩難。聖賢處此。不知有何道可以感任者之心。而慰聖殷憂。釋王所領如未得其機。寧少待也。弟每念至。輒爲保慈惜之。陳言上書。最貴濟時。萬不得已。乃徒存吾說以明義。

耳。第三月下旬。從舟北行。五月望後。想可達都。小兒搭因體多病。側入南雍。此兒稟賦雖弱。用志頗勤。願老年翁有以教育之。俾知世間有骨力男子。豈立鳳翔。間後道之羽儀也。

復蔡雲怡

已卯

天有意全祖臺。必有以用祖臺爲世界計者。令所處實南北咽喉。民情風俗。兩三月後。必自明習。惟屬吏之賢能者。須得數人以供任使。此爲要務耳。弟於彼中無甚相識。惟舊克司理。今調濟南。李君名修若。歐同門中之樸直有能人也。又有新任臨清州蔡君名銓者。頃因舟過彼中。曾一識面。觀其氣宇。咳吐似屬有用之才。然此僅一見。未敢深決。惟明眼諦視而造就之。恐是將來一人物也。弟靜中細度。氣道似未能頓轉。道萌稼穡難資之思。至有可補救一分處。決不忍不盡心。亦不必身自爲之。此則行義隱居。同一報國心。腸無分冷熱矣。山中千秋事。正亦不離於此。若與世間痛癢有冷隔時。便非大事。祖臺以爲何如。珍藥遠煩。感荷無已。此祖臺宜自留爲消暑之資。奈何分賜。閑人耶。拜命之辱。復蔡雲怡。濟南道。已卯。三議雖未得詳。然所教大意。真故民之急著也。當事

幾亭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五

者立刻上聞。武稍起東民之白骨乎。目今東省之事。惟招流。墾荒蕪。使菽粟漸生。自可復成樂土。民聚則粟生。粟生則民益聚。循環之勢也。前年朱勉齋公祖在青州。以就寄張一邑墾荒五千畝。歲增粟數千石。推而廣之。東省類此者。宜尚多可擇。實心爲民守令。使之踏勘講求。或當有濟。徒出一告示。刻一書冊。供考成。送人之用者。不足與謀也。聞二府張君名斗者。大有奇才。深知兵爭祖臺。試置心下。問果何如。人或不虛所聞。誠地方之福。緩急有所倚賴。頃者東撫缺。有異行者。弟解之曰。今日東撫難中有易。危中有安。新經殘破。有請於上不

幾不令昔

卷四一五

文錄

三

至漠然不應一也。民心厭亂而思治。見有仁牧。靡不同志。二也。內無巨室之毒。種三也。旁無掣肘之患。四也。其地原非兵衝戰場。五也。而其要歸。總以訪求賢道。賢守令相與講求。而預備之。聞者以爲然。述以請政。弟旅邸數月。無所獻納。因主上求直言。乃始述其狂瞽。過蒙優詔。褒嘉。近方考論。郊期雖行。止未可知。然聖王之虛懷清問。真古今所希。遺傳之史冊。亦稱盛事。前後四疏。附塵清覽。

附雲怡來東

變爲東土未有之變。蝗災爲東土三載之災。有司

幾不令昔

卷四一五

文錄

三六

惟畏桑華。遺黎日受敲撲。非相事過。則爾聚爲盜。而吾儕尚循太平故事。一切苦惱。惟小民身受之。而弟誠不足以格天。道不能以生粟。屏病支撐。苦無好懷。目前披對。苦不得翁臺爲我提彌。邊警孔殷。獨免似不敢說。曾酌三議。上之當事。一寬積逋。分作挨年帶徵。一請改折。俟馬棉花絨。芝麻狐皮等類。俟馬一匹。此間費百金外。若邊口哈馬。止二十餘金。連路費止三十餘金。議折七十金。則邊上得馬二匹矣。此一舉兩利之策。一酌免練餉。殘破州縣。已荷恩免。而幸全州縣所守一城。城外鄉村。無不蹂躪。去殘破無幾。而加編無已。民有守不如破之怨言。得酌半免。或三分之一。亦可少避民困。乃舊撫僣遊。新撫未任。未卜何日達宸聽也。惟翁臺與東土諸老爲維桑久計者。力贊之。充理貴同年。究心學問。而才足選用。尤爲傑出。翁臺之留心人物。真水鏡再出矣。

與王光復宮諭

班行中。領鼎諱。俾擬程式。恐固陋無能。當自意。然不敢不竭其一得。竊謂此程欲冠冕天下。有兩大端。一日立義。一日建格。聖賢認財。與世俗人全異。世人以不可生。不可爲者爲財。所以惟知聚斂。聖賢須是可生可爲者。

方謂之財。所以言生。世人見金無可生。輒改言生財爲理。財不知繫辭言理。財者理於有財之後。防紛爭耳。生財則是自無而之有。豈可混理財與生財爲一事耶。此所謂立義也。題雖句法四平。然生與爲乃生財之實事。食用有節。正欲不過耗其所生耳。泛觀題象。四平似乎合體。實貼題情。則惟雙串者乃得之。此所謂建格也。今邀台命。錄愚見具稿呈上。伏惟聖訓。又論題天地之性。人爲貴。易象於復言天地之心。於咸恒言天地之情。朱有言性者。獨孝經言天地之性。聖人微詞。與義必有所歸。老先生洞達天人。俟大作成。尚容拜誦。

錢三會首

卷四十五

書文錄

三七

與黃石公廷陽

緬維二載以來。出生平軫恤民艱之意。爲地方興除。又以知幾之神。交於上下。親民親我。亦所謂於身親見之者乎。貴治條朱夫子還鄉。其苗裔頗衆。有番心理學。不夫家風者否。舊本朱子語類。條其胤孫爾臺朱密所梓行。其爲書一百四十條。卷計四千餘葉。士夫家間有之。然以篇帙浩大。曾莫省觀。茲與無是書不異。兩年開署。益以奉使舟行。閒寥無事。爲之刪復去繁。取精合異。約去九而存一。於是使讀者得見朱子之學規模。大條理。精明有合異爲同之重。無是已非人之見。亦一大

快也。今方令善書者錄之。意圖於貴治銷本。以晦翁杖屨之地。發其生平講學之遺言。又一大方便事。俟門下榮觀之日。試一披覽。相與商之。

示蔡修略養

已卯十月廿五日

南郊疏已奉明諭。是不錄閣擬。皇上親定。從內出者。閣中初欲不行。後因蔡改。又聞直擬准行。吾固疑如此大事。豈有徑准之理。皇上厝酌三日。乃批此旨。不令會同禮科。而會同內閣。見其至大至重也。查照典例。本朝之事也。參考者。謂就中所引經傳之義文也。確議者。典例與經傳理義。孰長孰當。今歸至確也。字字含

錢三會首

卷四十五

書文錄

三八

蓄有意義。乃林宗伯則以三百年故事。擬於禮部。閣中則然。忿不樂不知何意。道之行不行。命也。闡明義理。聽聖明之裁斷耳。不行則俟之後世。行則亦非群公所

能尼也

第三疏。畱中十一日乃下。而於閣部親本。但批已有旨。了吾疏。皇上每次必親批。答溫詞詳。問如家人父子。然庶幾諫行言聽。得之小臣爲尤奇。只此甚慰幼學之志。何必起遷大官耶。十一月十九日。十三日所進疏。尚朱奉旨。然此事機括。頗有幾分可行。因皇上聰明果屬天縱。遠出盈廷之上。不但可爲忠

言抑且可爲微言。任何等精義奧遠。無不解會。宜其清
視群臣。今於吾則似已信其爲謹身。斯理之士。孜孜下
問。群臣不移。但大小諸公。相敬愛者。雖不乏人。而疑忌
者亦已不少。又不在遠人。而在近人。噫。甚矣世情之傾
危而道之難行也。吾惟以行止聽之朝廷。以是非付之
萬世。一身顯晦。毫不關心。亦不用意氣筆舌。與人角勝。
但一區區小臣。專冀微見信向。而泰誓諸態。種種已
出。吾亦心懷憂危。每計行道救民。不如學道著書之穩
矣。且再觀數月。又作處分。同上

幾卒全書

卷四十五

文錄

三九

嘗事者不悅。思所以阻之。遂於第三疏故相詰難。開初
擬尚多著。今所奉者。已經聖明發改一次也。十二月朔
第四疏已上。至初七八尚未下。聞所擬票詞意殊非溫
亦聽之矣。陸坦吾持塞翁相國書到。知家鄉米貴而俗
奢大爲可憂。俗奢者。確乎神矜富室。歌舞所倡導
今風俗已成返之亦全在士大夫。若官長與一切
嫁娶迎會迎神作燈作春諸事。種種縮約罷止。二三年
內仍可反奢爲儉。前問相國與諸老有五箇約之說。若
每月一行。使他神相效。他事亦從此意推廣之。大爲好
機括。今猶習奢未久。返之稍易。更復一二年。便成難挽。

之勢。十二月十四日
閏月廿五日。詳悉再奏一疏。已奉姑免究之旨。此疏既
中三月。然後下。早竟原票不改。蓋義理深微。既爲當事
所扞。雖至明難順決也。此事既不必行。亦須有制止法。
今卽以此爲止法。要之順晦輕重。全不關涉。卽道之明
晦。亦不繫此。有此發揮百世而下。便當以爲根據。無足
惑者。庚辰二月廿四日

答高伯淵孝廉 庚辰

幾卒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三九

其靜者。常也。身入乎動。而心愈加細。氣愈加沉。非具
靜極者。不能也不佞。有以卜門下器識弘遠矣。此間
獨爾上。是兒開戶泥濘。新篇奕奕。將乘奧問下策馬春
風。早兒經生之業。致力於經綸實事。所深願也。

幾卒全書卷之四十五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

文錄書廣六

與盧紫芝清臺

大疏語不煩而大意已具。嗣此發揮種種根基於此。在他人發揮以口。台臺身任其事。直發揮以身。仰禪國儲下安。所至州縣之官民。近安南北數千里。中往來之士紳商賈。使無殺奪之患。遠杜漕卒指日將成流寇。土寇之漸。其爲顯。陰德不可勝計也。自下省十三親入見。最合機宜。但恐此輩愚莽。以爲阻其舊例。愚意謂宜傳示一牌。略明所以止入之故。緣河凍將合。又道里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一

往返與在京貨房飲食所費不貲。今既省其資斧。又可速回空之期。所以曲體而深便之也。如此使感體恤。凜明威。以後便於願指。亦或一道。

致凌茗柯蘇松道已卯

清心道品如翁臺。乃中歲而出涉民事。相知者或扼腕於銓叙之非平。然自古龔黃皆從外入。爲公孤劉忠宣以不得起家。邑宰爲恨。以此相參。殆天有深意於翁臺也。吳中聲文之藪。亦華巧所叢。敝邑親友曾蒞此任者有二公。錢龍門以威勝。蔣瞻雲以愛勝。皆稱良牧。翁臺性中文采。多士歸宗。而威愛並行。吏民懷畏。知其耀前

而範後也。新選蜀之溫江令施君名之炳者。弟門下士也。其人篤行儒雅。更饒方略。因其胥謁。附捷潤棕。小疏七篇并塵台覽。

寄蔡雲怡庚辰

東缺時主爵者訪才。頗聞屬意。惜乎愛人易。知人難。知揮霍之才易。知真誠靜穆之才難。知賦質一定之才易。知隨時體認日新日進之才難。遂致循格求乎。使東魯生靈未得遂大道。或者天將有意於敝鄉。留以相待也。此中同心有章格。審施四明數公。皆真爲民真愛國者。頃因天警大而且久。主上行聖人之政。德音纔下。卽日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二

狂風屏聲。太陽回光。未幾甘霖大降。君與天果猶父子也。仰觀震怒如此。其烈及至誠一發。感動如此。其神上天有意。聖明扶持國祚。昭昭可見。仁人君子其尚有彈冠之慶乎。若聖心聖政更進而上之。太平不難致。其如上下可道。而否塞介乎其中哉。與言及此。寤寐永歎。

附雲怡來柬

辱手教。知翁臺爲國心熱。勉弟望弟。愛而忘陋。弟癡愚一念。不敢自外有道。而精力材略。若或限之。恐孤知己期許。聖上午朝已有轉機。此際諸有力大

人急著精采。勿又鼓過。恭讀前徽遺。聖諭極明白。中外臣子。各同心協力。擔當職業中事。聖心必轉。天意亦回。果爾。而疆吏權專志行。一切機宜。預臬廟筭。絕無旁掣。即此爲陽長陰消之兆。羣衆氣運。亦在其中。疆事似未始不可爲耳。非不知勢堅難動。然道眼知微。有幾即宜急赴。非禽羣誰任之。無智名。無勇功。微乎其微。密之又密。此神聖事也。夷攻夷。賊攻賊。彼攻彼。至妙之用。古人皆然。聞有馬公最賢。曾痛哭於上前。言吾儕必壞天下事。宜任外臣。今已起。可親之以察所安。惟翁臺自有妙裁。今年寇尚未殲。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三

將大退。無真將而徒調兵。少額餉而復添費。此亦安危呼吸之間也。惟我翁有識有膽。有學有才。足爲諸大君子鼓吹領袖。故敢妄言至此。

寄劉念臺先生

戊冬之初。走覲清光。猷問緒論。大抵從躬親體貼中來。一言片句。莫不質實可味也。真實經濟。必真實學問人爲之。方今時事多艱。主上求治恭切。亦未嘗不求直言。直言亦未嘗不受。其如寒者之衆。何頃者風變異常。天黃日青。連旬有餘。載籍所未見。聖心惶懼。三月初七辰時。微內使詔下。即日風息天清。又十日而霽雨大。

洽。天人之賊。真若影響。史載漢明帝理出。雒陽獄千餘人。宋神宗罷新法十八事。皆即日大雨。向讀史而見之。今親見其事。夷若得格心之大臣。使皇上念念事事如此。日日歲歲如此。太平真可立教。老先生林臥彌久。積誠彌至。觀變亦彌清。賜環之日。使當世大本要務。歷歷落落。俱在。心胸指掌間。聖主傾心傾耳。此則太平之佐。太平之會至矣。予日望之。惟願老先生強飯怡神。使蒼生有賴。近疏五篇附正。雖俞沸稍殊。然道目所及。必能昭微意之所存也。

復錢塞菴相公

幾亭全書

卷四十六 文錄

四

屢承手諭。遠爲國家近爲江南。又近爲桑梓。諒大臣林臥心事。當如是矣。季春七日。撤中使德音一降。而二句以來。黃天青日。飄足重靈。一時俱靡。向信天人感通之理。今親見天與人君感應之事也。史載撥陽撤出千餘人。新法十八事罷。而甘霖立降。古人今人。所以事天者。心或有間。人若一復其本心。天所以應乎人者。心曷有間哉。况自應其宗子者乎。此時倘得一大人格心正事。引而伸之。優游不迫。使自得之。容言以知人。官人以安民。治天下可運諸掌上。惜無其人。謂之何哉。蔣藩仁廉如此。真足愧甲第諸公。今解將到。其收銀各衙門。第已。

洛爲之告哀。幸遇餉科章格菴。乃吾鄉有道仁人而餉司葉潤山者。亦東魯講學自命之士。二人同心。賢每之幸。一切吏胥勒索。或可少免矣。地方盜賊縱橫。此非良撫良道不能控制。下此雖有賢令。賢捕儘可救方百里之內耳。應撫衆謂得人。未知新政如何。使蘇浙應手內盜可消。更使皖蘇相應。江南可無寇患。更層進而未之末可盡言也。官戶報田。未知微意所在。瑞雖暫存。已除去兼查起存錢糧字面。浙人之眠。或其少貼席乎。

示察修三月十七日

自二月十九以後。屢大風。或連三四日。或間一二日。

幾亭全書

卷四一六 文錄

五

此變最大。耳目戴籍所未經。且其占亦甚危。蓋時風至聖。恒風屬蒙。思爲貌言視聽之宰。風爲雨暘寒燠之先。而此番天黑日青。臣民皆大驚恐。惶惶無厝。皇上亦憂懼累日。三月初。火藥廠又震死百餘人。擇以三月三日祈禱。然於初二日殺重囚二十餘人。吾甚憂駭。以爲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殺若干人。天可勝乎。初三晨。遵旨入科布袍拜禱。黃土滿天。少頃風大作。盡乖氣能先吸沙土升騰。然後戾風隨之。人以爲風吹塵土而成。蓋以事實考之。殆不然也。初五夜。狂風尤甚。徹旦及申。飛死拔樹。人馬迎風者。皆不能前。且幾有吹而倒退者。

皇上乃於初六日下詔自責。然亦切責海內之意居多。初七日晝。糧回內使。此時吾亦在署拜禱。忽見此詔。喜踰望外。是日風卽寂然。史載漢明帝來仁宗事。卽日大雨。今一撤中使。卽日風恬。天人何親切至此。不見今事不信古人。噫。孰謂天道果遠哉。此是海內大腫毒。一朝盡拔。兆民更生。萬事庶幾可以漸理。惟吾浙未撤。亦誠損其大樞。害當頗輕。且一二年後。鹽利搜括稍有增報。亦必稍撤。鄉邦可漸安寧也。此番求言。乃閭中二三公有名求而實禁之。吾本無言實。所以不言。垣中二三公有虛訪者。各以切要語之。大都亦得溫旨矣。不誤天下。亦

幾亭全書

卷四一六 文錄

六

未嘗過爲危詞激論。以累相知。紆迴以聊塞其心。豈非時之爲耶。

復錢塞菴相公

東警乍聞。聖心焦勞特甚。以愚私計。駐義州。殆是年來故事。特往昔不報而今報耳。非今歲特來而嚙皆未嘗來也。召對惟黃東老侃侃切切。深聳天聽。覆問再三。延推宣麻。未知竟得屬否。其言以中使才撤邊報。卽開機關可疑。數旬發端。而來言近來川舍喜怒。時亦未當云云。於時皇上彈顏優容。無秋毫逆耳之忌。復令四十三人。一槩錄進。奏對原諍。俱留覽不發。用舍

之機。只在旬日內見也。蔣傳解事。不至過費。然書胥例。索終未能免。惟收期速竣。差可爲良簿慰。全賴章格。卷一人之力。惟賢惜賢。自有同心。因派歸。附候福社。使畢。晤教約在仲秋。

復王玉鉅平谷

不佞一質率儒生耳。每美世間。倘有濂溪明道其人。欲負笈而從之。更求明所未明之事。安敢爲人師。况敢爲才品。雙擅如門下者之師乎。在門下好學。真今世之古人。而不佞當之者。恐爲有識所竊笑。如何如何。貴治三。鞠妻包頻年東。警屹然金湯。目今未雨綢繆。最當早計。

幾全書

卷四十六 書

二

第一要義。不過固結民心而已。歷觀近年。凡遭患者。無不由本境人心。先自潰決。法曰不恃其不來。待吾有以備之。及今閒暇。正其時也。至於周民之道。門下啓戶。登堂一言一行。皆可感動萬衆。言行之發。又總根於不忍人一念。美意具。則良法自生。隨時隨事。莫非膏篴。無藉鄙言之屑矣。

復李懋明南大司馬 庚辰五月

某少鮮知識。自萬曆乙卯。見祖臺約東報科人役一事。而心竊服之。以爲能禁此最難禁之人。必有不怒而威者。後來漸測高深。知祖臺學有本而才有原。居官居鄉。

無事不認真料理。以百姓爲心。綽然古大臣之風也。留樞事宜。積蠱非一日。整頓實難。然蠱元亨。先甲後甲。正於君子是望。若其易。尊卑人早居功矣。何待今乎。結於則先理其所急。盡久。則蠱之以機。使反正而不知。物力窮。則自昔敬仲茂弘之徒。每有善處貧之權便。此皆祖臺半生數歷十年。靜養中所熟。而優爲。願留樞未足竟萬斛之用。望能用。於留樞也。故小婿棟初投方。司窮冠經生。何如。幸得大君子爲依歸。雖云堂屬。實師生也。亦幸少而有志。所向不違。投夕提命。微第職。掌候帳。又有成。舉人才。志遠。焉。雲翰下。願報稱半。載。

幾全書

卷四十六 書

八

統惟聖君。

與陳卧子鄭典司理 庚辰五月

當世碩果。有制念臺先生。今屬祖臺。字下。雅賢如斯。必能德業相成也。邇方安民。要在察吏。使之真。察真。惟祖臺實克肩之。兩浙生靈。不越仁人方寸。而足行。筆可獻。從獻斯言。敵同門汪山陰父母。深已愛民。當於古人中求者。試舉所知。以俟。期望。

答朱勉齋

劉敬至再。見祖臺於哀段中。發憤砥礪。溫故知新。古人往往以大不幸而聞道。今其類是也。中間如言改過從。

人是則於克己功夫最切。如言修名難享福。則於造物機關最破。如言富強與設三科用人。則於救時策略最精。循此以行。上達何量。執此以往。救民可期矣。若夫聖俗神黨。發源迥殊。用功懸絕。欲借彼以通此。既不得。即執彼以當此。又不得。徑於人倫日用。實察實行。忠孝到頭處。而朝聞夕可具是矣。朱子曾有言。權將禪且關起。專學聖人。這邊味長一寸。那邊味便縮一寸。久久銷鑠無餘矣。昔時所見光景。可捨可據。惟祖臺自知之。掌上集不及錄出。原稿送上。

與金伯玉

伯夷無怨。太史公爲作傳多怨辭。爲後世言之也。非爲伯夷言之也。讀者乃以爲失體。今觀朱勉齋公祖狀。太安人若配有怨辭。故以不怨之學告之。知所以無可怨。乃能去怨心。使後世讀是傳者。不比於司馬子長之蒙疑。則必自翁臺始也。

復蔡雲怡濟南道 庚辰

抵德城。得兼讀後先手教。如對芝宇而聆金玉也。喜慰。喜慰。義州之耗。實深可慮。祖臺向嘗有言。於今已驗。乃當事猶有臨敵易將之忌。第謂文武二將不同。易不易。非可一律論也。微言之而人莫之聽。坐見秋冬夾裂。恐

又甚於昔年。目前一無可恃。除非恃天與。高皇之靈耳。遼關本無吉甫。況吉甫所賴又在張仲乎。畿輔二東。赤旱連年。草根樹皮俱盡。舟行旬日。孩童衰妯。失所哀呼。坐而聽觀。酸辛墮淚。或人拋一文。或舟稍近岸。則與粥半甌。沿途行此婦人之仁。可一自笑。然堪爲地方悲哭矣。發憤雪耻。則須深心大畧。救災活人。則須隱隱慈悲。不知當事何故偏少此二種。而兼具二種如祖臺其人者。則又東之用典米用之閒。所望者天心一關高賢大良柄事。舍長何濟焉。三厥活饑民十六萬餘。雖未大展仁人之量。亦比當鄭公十三享業也。屬吏一經品題。

兼賜指揮。彼心當益真。才當益進。弟亦一一恭識之。追有訪才者。卽當誦之。弟舊冬迎陽請疏。說以爲狂。其知者以爲爲禮也。蓋此中微察。自灌老映老外。少有解者。今達懸目。昭微精神。顧此等事。實有天焉。不可強遇也。掌上集未敢輕出。前歲葉驊山侍御。孫松石太僕皆欲購行。弟力止之。總之此書遇知己者。一相賞鑒足矣。倘賞鑒者而居其位。則此書或有功於世。欲居其位者取資於此書。萬不能也。德州守方公。苦心大才。目前衰病一事。勸設處米五百石。饑民萬人足半月之需。觀其調度有方。亦今日難得之循良也。

復高騫機按臺

奉使中州原擬拜聆德教適遇公出未遂振衣輸脫僣臨易任悚戰伏念台臺之周位旅旅不忘客況如此其至也因思豫州八載亢旱屋無人而有恒屍田無稼而多棄孩不依日擊法然爲之腸斷無力無術默默頷天入禹州則益聞饑民且嘯而爲盜矣馳驅之際兼滋戒心幸大梁王道尊多方論戒出受撫者甚衆此輩亦親至不佞署所告哀又有忍死饑民亦紛紛見訴不佞婉轉勸導惟以兩臺上請及設處賑濟二說慰之蓋散其已成消其未然實亦無過於此此不但饑民意中事

卷一百一十六

文獻

二

亦道尊意中事口中語也愚又有一見則謂叩關路遠不如隨地鄉紳殷戶各教其附近居民不能大均於樂歲且小均於凶年實至平心至易爲之事不佞在家鄉皆身爲之者不知白臺可以此意明諭過省許以旌復如弘治間事例或有應者則庶幾中土之民可甦因辱台愛妮妮及之

典戴上慎戶垣 庚辰

吾輩此番奉使適逢饑地又聞警信動則倒兼懷戒心每每煩地方當事照料而吾輩謀力毫無贊助如何如何年兄還朝之日必有條陳豁目前之救尤急惟有望

地鄉紳殷戶各自收其附近饑民此法此說前月內已奉聖諭奉聞響應吾輩雖屬過客或可各捐十金左右致之道尊以見痛癢相關之意可以感鄉紳可以他本地殷戶或道尊逕之告示中亦可以使饑民如撫萬一上聞亦謂使者停驂不慈然於民瘼如此亦稍稱臣子之誼也但須倡自年兄弟從而後乃爲得體不然弟亦未敢擅行耳新客裁示

附批禹州申繳賑銀呈

驛敬謹地日親僣屍棄夜圖救不得空回破涕十金寄賑未盡此心百一耳守土銜命官有主客觀災恤災心無主客也晨會舉向天演泊當事縣出微衷矣撫篆君乃以歸金爲相假何如此心爲知己耶

寄劉湛六脩撰

封事獲立秋依一日宿杞蒙令即世兄慈驛過分其體年翁老意則至矣而當之者取時如也弟自臨濟入大名入魏無地非積殍老夭厄此數千里之民何至於是而北方賦俗人情大抵可異世貴素封視鄰里鄉黨痛癢不相關寄於二已各於他人習成此種學問他年祿祿匪淺頃歸途望曹縣聞有一巨室地千頃歲人未麥茲約約五萬而值此饑饉毫無施賑反高勸未饑以鳴

得意。今幸大雨之後。小米每石四兩七八錢者。今三兩一二錢矣。渠方歎以爲失算。傷哉。此輩不知何道。可以感之。起民生於溝瘠乎。戴年兄同行。沿途樞仗其庇。且不執我見。聞善卽行。如以使臣倡捐賑之誼。則天潢戟心。遇棄孩發拯救之懷。則夔婦號泣。橫而充之。豈有涯量哉。五孩記因屬仙鄉事。錄出附覽。兩臺驛未議。荆皆有教至。弟卽以救荒之事。代仙鄉之贊。獨力懇之。未同之嫌。所不服顧。但恐輕微。不能感動耳。如何如何。

寄金伯玉庚辰

從水至清源。六月四日。改陸入禹州。幸王事已竣。舟行。

二句。都中未竟諸應酬文略具。而尤喜在語類一書。序例本末。頗覺無憾。此書倡意。實自翁臺。序例無一字非實錄。如向後世之士而親告之也。家載一條。并抄附覽。朱子文集。得做語類。芟其十之七八。亦一快事。翁臺可以一年功夫創之。或弟再效數月較訂之力。何如。又弟意欲將周子以下。除近思所錄外。洎國朝諸儒語錄。總摘其粹。且要者。彙成一書。或近近思分十四門。則名近思廣錄。或直以人爲經。語爲緯。則可名羣儒語輯之類。此非二三年心目之力。難以周到無遺。翁臺目下優閒。若得搜輯諸書。逐本批抹過。必去者去。必取者取。兩

可者姑俟。分爲三等。從容商略。共就此書。又非古人後人吾人之共幸耶。書若頗有頭緒。弟身不北。尊駕可南。盤桓山房。青松流泉。良足娛也。

附伯玉復東

別後鮮可質語者。伊人一方之想。時時在懷。後台翰聊慰莽澗之意。語類裁就是天下後世人之幸。至家載一則。厚德虛心。更今人所不易及。弟何人斯。乃獲附驥以彰其姓。字愧矣。愧矣。朱子文集并諸儒語錄。弟時多批閱。頗有纂輯之志。近因深切自反。於道樂未有聞。故胸無定見。昨非今是。疑不自持。意欲將刪

吳不金書

卷四十六文錄

一四

述之業。少待歲時。今且刻刻作爲己之功。將來或有所聞。後敢折衷羣言。以就正於世。庶不致自誤。以誤人也。高明以爲。數月來。家君居北。家母寓南。途次兵荒。所在見告。兩地隱憂。此心殊欠寧貼。又米鹽瑣屑之務。弟躬自料理。亦不得靜坐讀書。以見日新之益。只得隨時隨事。警省提撕。在紛擾中。不敢怠遷。善改過工夫。遇行有不得處。一意自反。頗覺得力。因悟千聖之學。感本脩身。脩身之要。只在慎獨。千變萬化。無不始終於此。此亦是學問骨談。而弟却覺是向來未見底意思。不識十年來所作何事。甚矣其根之

鏡也。意欲從此加功。日積月累。將末可望有的。實見處明。眼華師。尚何以爲之。鞭策也。至於時事。選流翁臺耳。目自廣。無俟弟贅。要令吾人不忍。人之心。與不自失之守。並行不悖。此中真有命存。翁臺固自知令者。吾君吾民之志。畢竟作何歸著。耶便中祈一示之。

與盧紫芝漕院庚辰

舟晤大慰積悵。過荷隆情。感戴之心。與南流俱衍。台諭吳令才品。因事益見。非惟不妨於功名。且足爲進步先聲者。自非真人十年靜息。臨事觀人。烏能開此河目。出此淵識。海度哉。旂弁之間。權衡自定。所以伸慘魂。杜餘

校錄

之

與戴士慎戶垣庚辰

陪末連月。事事蒙塵。八月朔。幸抵縱園矣。目前有一要務。東南千萬生靈繫命。惟今日當言。惟年兄可言。則來春漕兌是也。新旨申飭甚嚴。大端有三。曰不立官戶。曰米悉歸倉。曰及期交兌。是三者皆臣民所當遵奉。便國便軍便民。實一以舉之。官民一視。無敢違期。隔便矣。至卽開兌。滿卽開耐。軍便矣。至於便民之遺請。一一申言之。天下清糧。浙直獨多。浙直清糧。蘇松嘉湖等七郡。局多清規加耗。原有溫潤節嚴。蘇松等項名色。湫失所。以防補缺耳。溫潤則恐米色未乾。蘇松則爲情和權批。吳王公著。卷四一六。文錄。猶疑茲既。稟遵功令。歸倉早兌。米色雖乾。如延。如額。民之奉法已過。近年來。動輒於正耗之外。復動使用。每石索銀少者數分。多者輪錢。此亦非盡辦舟之橫也。因向來奸民或暗謀折耗。或指和抵米。皆於額外由費。旂弁遂借爲口實。併索良民。今明旨奉然。卽有奸民。變升諒不敢復頭折耗。修米之弊。則會與清糧。自宜軍民一體格遵。不應復於本色正耗之外。藉口傳用二字。煩祈天語申飭。斯軍民均便。而國課永有賴焉。年兄以南人言南事。以戶垣言戶事。必有以石投木之遇。惟諄慮而決行之。

寄劉念臺先生 庚辰八月

憶昔走謁。修復二載。老夫生靜脩寄語。日深一日。便擬
憑舟車者望之。莫測其底裏也。然舍人偷日用。含詩書
執禮。亦正無復深微。老先生步步實學。所以能為後進
楷模。正在於此。貴府新司理陳臥子公祖。曠世高才。趨
向甚端。點以神丹。化以時雨。今日則錫福於全浙。異日
則錫福於海內。與手造親施之。亦何以異哉。沈石臣進
士。當今有志名流。方將寄命百里。翹企有道。數百里涉
江。求晤德容。幸不吝金玉。進而教之。成就一士。大於
嘉惠百民。謂此一士者。他年無疆之民。倚賴焉。不遑瑣

我公昔 庚辰八月 一六 書文錄
演為之介紹。樂育之懷。能垂諒也。小璩及同善會錄各
一册。附呈台政。

附念臺復東

承示邱中。建白。稍占秘省。半采。遺際。聖明。苟可以
肝膽自效。何嫌卑冷。況處寒嶠。結舌之日。手是。所以
風也。至。郊祀大典。細領嘉謨。當是定論。即不行於
今。亦將信於復矣。學力進地。若何。想已得手。人。即在
仕途。時時有實踐處。際此時艱。便當以擔當世道為
學問。今已信得。有下手處。能上格君心。中轉移士
夫氣習。下拯生民。於塗炭否。或今日更須有商量否。

此不可不急著眼也。勉之。他日幸無負高先生。沈石
臣沉潛惻惻。大是道品。他日當為國器。更望。老兄
時加獎進之。弟衰病日甚。雖坐下稍有親切。終愧踐
履。未能純一步。步。將實一語。敬聞命矣。風便布懷。不
盡耿耿。

與李香之潮州司理 庚辰

炎月奉使河南。無論炎毒勞其形。而憂憫之傷其心。又
復百倍。自畿南歷齊魯之交。涉汴抵維。皆體滿路。棄孤
肅林。鄭俠流民。圖恐奉如弟所見之尤堪憂也。吾鄉
本未大荒。未價忽騰至二兩外。寒年春夏。未知何所抵

我公昔 庚辰八月 一六 書文錄

止。樂家項從諸老後。減價平糶。幸發願獨先。以故蘇嘉
當各邑。城中籍紳素封。築被焚劫。而敵邑晏然。可見同
一平糶。登登即官。操民權。遊發即民。操官權。年翁深識
治機者。當必聞而通然。外序成役。程某者。乃模倣倚件。
汎海一案。實伊東席事。伊各在第十三。挺甘居首。代蒙
大難。實今人所難。此未初發時。幾陷不測。弟憐其寬。高
其誼。舉大皆於蘇。郡刑尊便。伯屏之前。伯屏力陳之上。
臺乃得僅後擬成。今來受役。望年翁慨發天地之心。婉
轉寬恤之。弟為成。僅方便。近於恩矣。然寧愚而稍舒此
心。不忍戒愚而坐視。年翁信亮有素。知其愚。又或併知

其不深陷於愚故致繁及

與金伯玉

春初有數字奉寄并訊勉齋公祖想已入清覽矣弟年來衰病相等自顧形神不復堪輟策仕路惟期養身教子以全晚節引伺乞休實出至情惟翁兄能信我諒我他人或猶以世法勸勉謂之相愛則可要未爲知己之深者也小疏約當以四月初旬進寫手令至尊宅欲煩翁臺細心較勘不令一字差訛并封而合式封口寄囑種種如法使遠臣心安恃愛不自嫌其瑣瀆

致錢塞菴閣老

黃平全書

卷四十六

文編

十五坊給米惟難在查至所散之數料不踰半千之外弟恒歲平糶知其大略非臆揣也親翁昨願慨賑二百五十石民命其有瘳乎弟謂從而後亦准此數倘更未足願悉任之雖罄瓶罄而多果數十百饑人之腹甘之悅之也示票二式先擬上幸加裁定惟鄉民嗷嗷放未濟佃戶之說恐未足滿衆望必每畝升半之例視蘇松諸郡同行吾邑中得九千石爲主益以諸老素封之義助方足普濟此須大札特致兩臺懇其即日後下則通邑免餓死而父將通之隣境活人之恩豈縷可數籌可計耶

二

果事必滿人才人才必須放舞分任稽查屬之士友最稱穩當初慮所任不同或各從識論而會之今思必總會於尊府爲妙俾咸與五筵之來三爵微醺告以溫言益感動其病瘵之志竭誠訪覈益於吾民自當不小矣此實施濟之微機大用親翁似不可惜半日之勞以造饑黎之命也

與劉念臺先生

粟貴極矣重以恒賜恒風農夫求竭其力而不得蝗又大至天乎人耶老先生雖未得爲萬方請命且爲桑梓

黃平全書

卷四十六

文編

營救閩貴鄉之民亦稍稍賴之有起色矣貴鄉蚤穀將登歉鄉晚穀奉神倘秋來富室無收雖欲勸富濟貧如今日之皇皇拮据又不可得也吾鄉以流氛爲外懼猶賴豐年爲內寧光景若此憂如之何江湖猶難況乃廊廟默足以容非就列之誼小疏未蒙矜允尚思再瀆長者不以爲過乎平湖吳父母英妙端凝去年曾攝數邑餘和襲人迄今士民思之未已風欽德教敢托先容幸老先生有以超慰之各鄉平糶近方舉行農夫漸免向隅之泣公約一紙并捕蝗救苗法一紙并附呈覽

與錢仲舉

切制痼否也。尊大人亦曾商及之。

復曹縣令梁卓廉辛巳

昨長夏道經貴治。客館借枝。略聞彼中風土。殆所謂師旅加之饑饉。困之者非長才義。孰能勝任哉。邑中劉將軍。有古名將風。麾下丁甲。足以潛載。崔待門下。意氣慷慨。經緯協濟。一方之幸也。若因而廣之。仁澤足以固民義。略足以扶。又豈獨稱此一方哉。果貴民饑。苟無可發。官無可處。惟有勸賑一途。以本境之餘。周本境之歎。里則周里。村則周村。鄉則周鄉。分之似隘。合之實弘。而其要則在巨室倡率。倘無能倡者。則在當事至誠感

除夕。得於尊大人處。細讀宅報。知賢壻深已奉公上下。交孚而尊大人云。俸足後。只作牧守親民。自練其才。實行其德。誠如是。豈僅留都好官。將爲素位懷心之大君子。大學問人矣。視他人借職。掌以遊聲譽。因聲譽以博遷秩者。真假鉅細。胡可數算哉。家鄉米貴。土著多饑。夫而外境望爲樂。如流民避僧。以萬千計。賑之不能。驅之不忍。更一二月後。未知作何變態。惟須浙應二撫。並檄各郡邑。同日煮粥。庶可救流民。而又且本境有粥。可以止此後之流。其本地饑餓者。則巨室分投確訪。量賑以糧。兩法並行。死人當少。然當事與巨室之心。未知能懇

與錢仲取

之舍此。則有餓而死。強梁而爲寇而已矣。浙中風俗近此。况兗豫之久荒耶。同善會錄一冊。送閱海內相儆而行者。已十餘郡邑。雖非法所可齊。或者誠所能勸門下。倘有意風勵之。以惠此一方民乎。

尊大人送家報至。知留軍得腹可虞。今又聞煮粥救饑。見在之人。猶恐難繼。而涉江來者。不知其數。何以處之。因其難處。遂聞有併停本地煮粥之說。此大左也。至客擁脊一呼而起。將威制之乎。視其槍擁乎。計惟有司馬掌院操臺諸當事者。同心共濟。乃可轉危爲安。一日。身

自倡捐。二日。風勸土著及流寓縉紳素封。三日。急移杏江北。饑荒州郡。令刻期同日煮粥。招同執亡。懸餓餓。以稱屢降之。明倫。謂本境之禍。亂支吾目前。俟春秋兩收。是爲中策。舍此不圖。而欲止粥。以阻流民。仁知胥失者也。吾壻試籌度而行之。

與錢仲取辛巳

留部軍民至計半載以來。知無隙暇。春秋雖富。心力云勞矣。念海內多少俊慧男兒。當斯歲月。或枯槁枯槁。或騁逐閒務。均勞於無用。而吾壻獨得早致勞於有用。思慎而事。賴言中而物安。勤詳而東悅。則斯勞也。又竊安

之樂之生年力衰矣久懷遲思頃十三日已專役乞休矣南北修梗未知何日得達天聽總以時當義當則爲之循理俟命無庸心其間也

致熊汝望樞臺幸已

秋末未竭臺端軫念民饑方苦舊穀貴也暨新穀登而殘臘外戕霜雹暗損不幸者無收幸收者半歉米價不減於舊而將又甚焉流丐游僧道路相接野寺成羣夏麥尚賒春日方永仁人窟窟未知何以解同民之患或者云袁弼有實濟無諸弊固矣但設處於上隘而難鼓舞於下普而易又須檄下各郡邑刻期同煮庶可各

幾思金昔

卷四一六文錄

三

安其土而保其生如頃者留都袁弼江北饑民蔽江而下都人震恐至欲列兵江干以禦之則以江北諸郡不煮粥故也大抵拯流民莫如煮粥救土著要在散糧散糧處處可行煮粥必須同舉愚於庚午歲曾著救饑法數條大意謂民間貧富不均於樂歲暫均於凶年本邑本鄉之紳富民應各自賑其鄰里鄉黨每語同志遂有以此說入告者年來德江屢災不給勸諭蓋當此三空之世與登道因說處街窮實止有此一路差可療貧以安富分之爲保鄉合之卽爲保國也敢望老公祖及今檄下各屬爲料理庶免後時被民薦瘠士有同

心且獻之於吉凶同患之仁人度尤所不厭聞耳

致高梁游學憲幸已

京邸頻荷厚雅客秋錫山分袂久疎啓居仰體竿收清嚴不敢以世套輕潤也楚地多才得經陶鑄豪逸之氣盡歸雅純猶文禮樂於知康勇藝之倫矣弟俯仰身世引分乞休未荷矜允若之何其倘能涉世而不染於世又不戾於世意惟堅白者之起於直道乎夫孰能之冠氛日熾徐隨州父子殉難節操凜然而揚扆忠孝維持名教正文宗之能事翕臺於屬下史聞見必真而錄取之意獨恤之情較得於遐聞者亦必加篤今敝鄉諸達

幾思金昔

卷一六散錄

三

業有公揭徧告當事尤望大君子於兩臺前力左右之俾忠臣孝子之名早通帝座不惟下慰貞魂亦將有補於勵世磨鈍之懷也

致許我西下江防道

留機藉庇楚警仗莫大才之於鑒錯洵無所不宜也然度年臺數載以未亦云云事繁掌矣弟屏質誠俯仰揆維無當世用庶幾守機以自全而聖明猶新與人以此知止誠未審率循何道少得伸其朴忠道於危殆也愛我者望有以教之冠筑日熾徐隨州父子云同前幾亭全書卷之四十六終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七

文錄 廣七

復蔡雲怡憲長 辛巳

昨歲奉使中州。餓屍滿道。米每升八分。而巨室能發粟賑饑上慰君心。下固民志者。所在寥寥。治弟逢人。即勸未見踴躍樂從者。天下事尚有難於捨財者。若面事於此。猶新何況他事。此時猶不動惻隱。何況他時。既無救人死亡之心。無復問他德。行他經濟矣。人才必至於心破。以此語為問。人才之對。祖臺求隱。未遂。不得不隨藏盡心中。州此時之望。福星其孔亟也。而彈亂莫若救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七

一

饑救饑莫若煮粥。煮粥須米粟。米粟安從得。說本里本戶之鄉。紳富民。各自拔其錢。戶明給不啻再三。真切奉行者。卒希固跡。勸之不應。亦由勸者無至誠以感之。既得至誠。感動又須下徹各郡邑。刻期同煮。方免流徙爭奪之患。舍是實無策也。所指有道不與易。舍之則藏。二義殊方。蓋沮溺所云。有道無道。洗指天下。是則轉移變化。正聖賢之任用。我舍我出於一人。既已舍之。豈復有求用求留之道哉。所以獵較可同。而三日不朝。則不稅冕而行。正謂風俗可易。而主心有不可易之時也。聖人圓妙於經綸。嚴正於進退。二義合符。未嘗矛盾。至於怨

懷嘉遜儉德。又是君子分上事。在不磷不緇之大聖。或非所拘。愚見如此。敢質之祖臺。

答沈同江 辛巳

冠氣日南。台議之多。中。生民之不幸也。天下事。惟局內者。拮据自圖。可以早救。次則虛懷樂思。若無此二者。雖令局外之人。竭力代謀。奉必可以道言。勉強進之。亦未必信用。則有淪胥而已。江南以流胥為外懼。猶較豐年為內事。目下得雨。暘時若。且令四野。揮耒耨。民歸力。便可望歲而飲地。獨苦乾涸。未知天意若何。莫心皇皇。莫知所措。奉價奇貴。不得不姑行平糶之策。雖不得上猶不失中。殫竭愚慮。條分規畫。錄出呈鑒。倘有可修。或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七

二

轉告貴鄉士紳。何如。復劉敬日邑尊 辛巳
台諭差役如狼虎。信然。信然。推之。則書胥捕役如蛇蝎。土棍如鬼域。宦僕如狐鼠。循環盤結。為小民害。惟賴一豈弟神武之君子。立於上。則種種潛形耳。然古人云。吏畏其威。民懷其德。德威本一事。亦似有分施焉。父臺洞燭此曹之奸橫。必先使之畏。而民乃可懷也。差人不下鄉。為政第一美事。差本圓現年。可免需索之擾。第現年隻身。日供奔走。亦覺煩勞。或者地方有公呈公舉。則差

現年而凡有兩造。則差干証。原詞差。原証。訴詞差。訴証。其有必不得已。須用差人者。則又有顧父母小票式。可收其奔走之用。而禁其咆哮之私。要在令必信。罰必行耳。治胥吏略如用兵。威克厥愛。允濟。十分聖賢心。佐以三分豪傑手。推此而補盜養盜。官僕土棍。詐害閭巷者。悉以成威之民。未有不和者也。小刻鄉善內有干証勾攝一條。又差役票尾。殊印式一條。皆專講此事。幸垂鑒裁。監收一事。關係身家。敝邑亦多屬正身。無敢僱替以自求禍者。止慮正身原屬赤棍。彼見金而不畏法。此則關鍵在食點時耳。近日城中賭博之風大熾。巷寺街巷。

卷一百一十五

文庫

三

所在成羣。暮夜便為穿窬。不勝防。亦不勝詰。求即嚴示驅逐。故時一急。委着也。鄉農窮困。不得比於城坊。少沾半糶之惠。米出於農。而惠不及農。實有不均之歎。昨方與塞菴相國相商。必使各區大戶。亦就發米半糶。乃可免於搶攘耳。外保甲連一冊。錢龍老曾以之守饒。其間儘多猷為。奉供採酌。除奸細。寄保障。或有藉於斯。

致劉敬日邑尊

昨見飛蝗蔽天。號哭之聲。震於原野。驚惻交心。為之廢箸。何天之禍吾民至此極耶。懸格捕蝗。仁政於斯最鉅。最急。以民憂為憂。仰見父母之心矣。除蝗害而受蝗價。

即所以救其饑餓也。豈不善哉。愚意小民捕蝗之力。勇怯不齊。得蝗之數。多寡亦異。俟積滿斗石。方敢赴官領賞。公私守候。或稍需時。若得明示。凡獲蝗者。不論多少。聽於平日稔熟附近鄉紳巨寨。或田主之家。隨時交納。每升定若干文。或每斗價米一升。俟巨室積累不數。聽交送縣。驗實開領。領額如此。則無間城鄉遠近。老幼婦女。皆得借此為生計。隨捕隨領。因利乘便。勇躍爭先。蝗應可盡。禾尚可保也。憂心如焚。伏枕勸獻。其愚憫知大仁人能垂採納。

復劉邑尊

卷一百一十五

文庫

一

台諭擇人委任。上不煩而民易觀。誠至簡便之法。但其人難得。須忠誠不苟。又肯為民任勞。僅兼得顧上舍朝楨。即前月管王黃坊平糶者。次則舍侄卑臨兩入新。即委之。詰朝便可入會從事。倘日期稍長。更須兼顧。輪值則修畧兩兒。亦不敢辭也。魏子一最有憂民之心者。但其意肯於鶴湖書院收蝗。送食。不欲干涉錢穀。或微有未便處否。昨用耆民吳德賢其人。頗耐勞苦。亦肯任事。仍使之效手。見之烈。而顧上舍輩。則兼至發錢。隨到隨發。隨發隨登。耳目協同。互相管攝。弊端必無所容。而捕蝗者益知便利矣。惟各鄉未有人倡導。或出一示。即令

各區管平糶者督捕何如。請兩捕蝗各有至理。各成實事。雨澤自天。故用請蝗乃物害。則用捕。功令原本於經術也。法官術窮於雨。思付禱蝗以自覆。豈知蝗無禱法。有父臺之設。誠捕治。自不至太橫。竊觀此蝗乃偶過之沙。非源源而來者。父臺實憂民。愚亦嘗虔心叩問。義文登欺我哉。雖未敢舉語衆人。就其長懷。然不敢不仰告慈父。稍慰焦勞。占辭敬附覽。

致劉邑尊

前屬俯詢備米一節。已有數行奉答矣。昨於同善會中公議。每畝儲米一斗。藉貯時價發糶。另給白米一升。

法六小字

卷目一六文庫

五

應時官廉備賑二說並行。宜及今明示。似難緩矣。但儲米應令何人領。篇方無騷擾。輸米應令貯納何處。以便取給。似皆應屬於里長。寫簿總繳。收米總納。庶幾略有綱領。且免差役之煩。日後稽核出糶。與典發轉運諸便。宜尚煩台裁。或更廣集衆。思務期盡善。未敢預定也。語云國奢則示以儉。時誠不宜舉。今有且誦矣。痛謂示儉之道。惟在老父母一諭意。聞如目下塞巷相回。章拳蔽邑近年。率以多品爲敬。敬果貴多。則少者類於賤矣。自少而多。易。自多而少。難。以賈論至易。以至告貧難。以官長令子民易。以子民啓官長難。伏覩父臺至誠憂民。

喜儉厭奢。又出於天性。乘塞巷爲東。遠至。限示品式。上以遵功令。下以率士民。近以稱饑年。遠以垂儉德。就燕飲之際。無非養民教民之思。諒大仁人素有此心。弟特從而忖度之耳。然弟亦將在奉觴之列。而反進斯言。殊類於辱慢。非仰信之至。豈敢爾哉。

與仲取

南中多君子往還。仕宦中有查簪之樂。惟米貴民饑。則又諸君子深憂同患。停將而歎者耳。今歲漕粟未知抵京何期。一差跌便有難言之禍。而目前敵壘約有三端。軍旅竊實。預懷渙散。一也。寇多道梗。二也。河米不生。三

法六小字

卷目一六文庫

六

也。惟水聽天。非力所及。軍旅則得賢總漕。猶可遠思。良術而控取之。然亦無全功矣。寇梗非大有縱舍。不能有收。卽如今歲漕糧約四百萬。今再梗數月。耗費靡散。十必七八。究且將不得其顆粒之用。奈何奈何。設有曠度忠計之大臣。爲聖明畫長策。捐其四之一。自淮北以及河南山東畿南。凡積荒郡邑。隨地截留。便民各就食。必應時解散。自古饑民相聚爲盜。非惟兵不可勸。卽多金周賚。亦復無庸。惟米可以平之。饑民散卽奸民孤。蕩除之易爲力矣。捐米百萬。活數百萬赤子。不爲空費。而兼收平冠之功。其所餘四分之一。猶得速抵津海。供軍。

民之食。豈不食於今之束手坐視耶。顧此非遠臣小臣可以一疏驟進。必密勿大臣造膝面隨。從容開竊。當有救也。然又誰爲開察大臣翁哉。仰屋竊歎而已矣。吾邑米石至三兩外。言之限涕。垣災益復驚心。尊大人爲家鄉遠圖。遣使糴和於外。生亦令伶造隨。得給部批。可免開津及彼地禁遏。惟即發與之爲慰。

致李兩銘少參

弟年來諸疏幸蒙聖納。海內諸公亦多過獎者。然深識微衷所注之處。卽平生最知弊中。不遑一二人老實翁每於襄行駭。挾出懸懷所以然之故。意目之靈缺。

七下

宋目一

散

心之神。奇才項抱。指日建牙。於以蕩氛。使海內影察。探並食其福。所優爲也。所深禱也。弟自拙辱賦。固天定其分。不能安頓世界。亦須安頓此身。失意乞休。未蒙允請。如彼舛流。不知所局。乃知此身既落。形氣終爲陰陽所固。動靜不失其恒。惟可操諸此心耳。

與李灌溪侍御

役還讀手教深感至愛。弟此志未遑。又長犯積字。目下確應如何。姑遲數月。再請可乎。又不知票擬此字。有肯求之意否。翁臺倘有微聞。幸密示之。尊疏許久方得處分。任作何排抑。總屬安樂。君子懷不肖。無故面犯難耳。

若開大有開繫之口。行大有維持之事。雖身困而道猶亨。況未至於困耶。何日解維入留都。此定鼎舊基。面近來客官充滿其中。增豐豫之色。少瘳坎之志。恐他年之患將有所歸。識彼慮造之君子。不知何道以處此。

致馮鄒仙銀臺

賢者立朝則益朝廷。處鄉則益鄉閭。居職則益職事。所益云何。總歸百姓耳。老年翁以經世清猷。喉舌舊京。似未開出納意寄。他人居此。且姑燕息爲高。然開週年來。各曹或借通之名。以抑民清。仁智於此。靜慮遠思。遂抗章申飭。絕其所通。以舒民病。罷冗而要見。銷事面功存。

七下

宋目一

散

問問之德。崇於赫赫矣。猶茹之音。長於轟轟矣。學識罕頭。蓋可以淡澗乎哉。便羽典居。精神如對。

復葉瞻山侍御

手教至。具切不忘。夙質日衰。不堪世資。小疏告退。自分攸當。非敢擇便宜事爲之也。不屑爲免。長爲雉。不能爲翔鳳。庶幾爲冥鴻。而又未可得矣。爲之奈何。古人亦云。默容然退。則可默耳。居位而默。是容悅也。中庸安肯開容悅法門。惟更意爲孫。是真明哲之道。老年翁必肯肯之。海內無地不餒。而前門差跌。藩籬益單。又聞都人乏食。庚癸頻呼。豈宜慨我瘠歟。念彼京周而已耶。救之無

荷有亦難言。言亦莫聽。度今日事幾。惟陽羨可以啓沃。若將生財平寇兼。數事大頭腦。胸中先自了。了後客啓告。當寧。尚有餓否還泰之理。翁見能乘間一達之乎。倘舍此不圖。只以特局爲相業。於軍國理亂蒼生安危。不相關也。搜求出一二識時務真俊傑來。庶或有濟。然亦大難。大難狂言。及此。願秘之秘之。

致熊汝望撫臺 辛巳

兩逢歲歉。愁慘望目。江湖憂民。誠不減於廊廟。况任廊廟棟梁者。吉凶與民同患。其焦勞又何底哉。茲啓米珠特甚。民多枵腹。窗園一地。犬切痛心。監犯多係重囚。未

卷之六

卷之六

一

敢輕議。其舖犯大抵輕罪。且無罪而株連者。過半也。貧民營食於外。猶難告飽。身入此中。妻兒安得餘粒。日向獄中。旬旬相餉乎。故饑年之舖。其苦甚於豐歲之監。一入舖後。輒多餓死。因偶見偶聞。推及不見不聞。姑少言之。設如一州一縣。越五日而更一命。合計七十六州縣。便日損十五人矣。竊念此際起死人。肉白骨。惟大仁人掌握數千里者。乃優爲之一動念。一棟毫。一啓口。而和風生氣。沁入於各賢牧之心。或於元且晉壽。更加面諭。感動尤親。度每月生全。可不下三五百人。此多命者。其默默尊親。增元善之修。終純假。又可勝數哉。若夫鄉市

貧民。俊。羨。弱。一着。可以全活。此出自聖諭。確不可易。而襄陽非一州一邑。所能獨舉。恐開風靡至。反釀意外。必行令各邑。刻日同襄。方有濟而無弊。令歲杭嘉湖三府。最稱歉收。新春此着。似斷難已。其米則應做蘇松例。每田一畝。輸白米一升。此亦惟老公祖一傳檄。聞風行。草偃。輿出。因閱登班席者。同其踴躍。誦吟矣。奉王北發。未獲。掘示。衷有所懷。上體聖恩。中暢弘仁。下哀桑梓。不敢不殫竭其愚。以獻。

復任玉仲恤刑 壬午

年翁抱真正活人之心。今所處乃真正活人之俊。散省

卷之六

卷之六

一

饑舖。存。所最急者。真正活人之方。前曾以二事。漸撫院。熊老公祖。待澤之民。猶屢延。其襄。勸。賑。非有地方錢糧之柄。未易敷施。至省發舖。禁一事。則仁人見在職掌。推欽恤之餘仁。固可徧諭所屬。刑。轉行各邑。不崇朝而浹海甸者也。仁心發爲仁言。仁言卽成仁事。感入誠深。救人必衆。仁功之親。又何俟三祝哉。華所未盡。更令修兒稟詳。

典吳經歷 名文獻

傳聞。舖犯甚多。昨死者二人。可悲可駭。饑民入獄。染疫自易。一染多不能棟生。究其所犯。大抵債主債糧。務以

脂之耳。富人爲纖微之通。致貧民於死。潘彼聞之。亦不能無自驚悔。況爲之父母者乎。此復望門下發哀矜之心。慎之重之。民窮世亂。體聖主不嗜殺人之心。以共圖挽回。諒爲臣子所宜同也。

答左三山按臺

雲翰來頌。草草以饋。健役賦糧。艘爲憂。讀仁人之言。議仁人之意。茲數者種種皆急於轡眉。而募船一事則尤民命國課兩窮而交害。不容不立刻圖起變更者也。無論募價難措。船隻難足。卽今百計難籌。支吾而初使迎運於湖淮。今乃漸進而北。民舟小薄。豈堪涉險。其間差

吳正公書

卷四一

文錄

三

跌之數必甚於往昔之漕船求速而反遲。求完而愈缺。必難此矣。蓋暫借一年之迎運。以濟回空之偶滯。可恃迎運而回空。長往於淮。不可。况使迎運益北。而回空直徘徊觀望。并有不至淮者焉。又其甚也。聞有并船而化爲烏有者焉。則迎運之不可恃而深可慮也。明矣。見客民命。兇緩公備。不識祖臺可因治事。而以全局入告否。乎。至於頻歲饑疫。則惟有仰體聖諭。使本地鄉紳富室各自救其本地之窮民。而上臺則措糧養弱。使各州邑刻期同舉。官民間兩法互濟。可以少救。其在敝邑。勉力行之。然感動四方。端有藉於大仁人之風勵也。因

明問之。及不覺媿媿。

致劉種日邑尊

寵召誼應恭頌。但此時一飲一食之會。儘有關繫。不敢不爲慈父陳之。庚辰之春。因漕兌生大變。矢統役人大老登陣。通邑幾致不測。幸而朝廷以大法懲之。此流雖懾於國憲。未嘗不望邑人而側目也。今出兌方殷。父臺晨昏拮据。官旂亦有公心。德威惟良。若因薄遊賜餞。雖屬恒體。此則未必不藉爲口實。今願因治弟之懇辭。慨然俯允。使知治弟之所以堅辭者。爲漕務也。慈父之所以特允其辭者。爲漕務也。彼無間可伺。或反動其王

吳正公書

卷四一

文錄

三

事靡暨之威。焉在民在軍。在鄉邑。在長安。各有嘉賴存乎其中。謂非仁人弘恤時艱之一大証佐耶。至於歲饑民餓。率箸而數。聞樂而悲。此又居者行者默默同心。不待愚詞之畢也。愧悛鄙誠。必能鑒之。

答顧瑞屏少宗伯

嗣公來。手傳鼎論。披函竟讀。如侍懸壺。目今法網清夷。仕路欣欣。儼然太平氣色。所憂者。遯座步逼一步。貧食而進。無反顧之憂。流氛占騷腹。心借名安民。有圖大之意。漕事日艱。新舊交窘。是三者有一焉。皆足。備之。未知今冬來歲。又作何景界也。虛光景與實境界。

兩兩相照。畢竟某一連勝。深用懷疑。竊見聖主殷憂。不自揣謬。陳懇款亦未知當事者肯寬寬付施行否。遺命世命於斯。焉繫一身之命。何有說夢卜求賢。就推元善。良以爲國熱心。羅才大治。漢征志吉。不得不致思於包荒。休否之人。老先生川觀日久。夫袋所備。必當益富。真有其人。而身爲之領袖。便可起而食吾民。報吾君矣。夙昔功夫。正爲今日拭目事之。

復袁槐湖老師

兩奉老師手札。情意殷至。生平兼職。猶理。自是日用飲食之事。今考過伊邇。孑然一身。茫無依倚。亦正謂道無

失正全書

卷四十一 教諭

五

可倚。倚卽非遺。倚人情於人。皆非學者所散出也。門生昨歲求退未遂。今若遽寸述。又無頭請自進之體。且盡臣心。將方今二三急務。發明綱領。藉請同意者共舉而共成之。以此伸酬國之意。然後且晚間請歸田里。早朝聞夕可之大事。懷此有年。不欲自負。養食德浮榮。固是不休意味有隄。光景幾何。門生固不棄其舊事。所以盟志卽所以報吾師。

答成玄升兵部

向從劉念臺先生輩中。早知夫名。嗣於同憲主翰裁茲。悉高義。老先生固今之古人。何堪平鄙末之不能報也。

然而往事已矣。白心恬然。我苟爲太虛。何妨白雲來去。平小集五冊附上。公憲大伸。何日駕遊京華。一慰夙念。且飲世得彥直之用也。

寄葉瞻山侍御

古來清明廣大之世。外侮不作。作亦旋消。今者省刑用人。海內翕然。夫惟生殺平冠。三寶事未有著落。若以此三事爲主。求塔任總理。總督者而任之。聽其自舉。偏副或者真人才出。爲之用。而真事功可建。真成一清。明廣大之世乎。誠展宮未能動也。如何而可。聞流氣甚熾。自慮州失後。聽其徜徉駑馬道。有幾能復何之志。

失正全書

卷四十一 教諭

五

惟人可倚耳。一江豈足多恃乎。幸遇與貴位兩年翁計之位。兩有英才。說大江以南億兆生靈。今日不得不倚托於其手也。掌上觀一書。向象老年翁寶鑒。欲梓之白下。弟慮其中有傷時諱。求已之今。偶爲新泰蔣公所見。親自刊布。莫之能阻。遂羽便。敬以一番呈覽。

答楊扶康戶垣

條條倚畫。切中民瘼。當今國計。無出此矣。內農疎一秋。專重本色。專意開荒。與小疎全合。惟大疎重在邊。慮意重在畿近。大疏給與種具。慮意使民自趨。似小異而實次第相道耳。此事是目前回元救濟一舉兼收之劑。今

春看議具奏之。旨。恐皆事者遠聞。漠視之。豈知冷更無生財之道。數年來民之饑饉者幾百萬。兵之困憊而亡逃潰散者幾十萬。皆因無食。豈遠無銀錢。顧舉世精神議論。丟開銀子二字。則生財道理自見。徐徐必水年兄相與談及。慨然欲爲司農徹底講明。方將細觀徐尚寶二書。倘年翁暇司農時。力爲從速。得力更倍。兵民之遘禍無窮也。又目下有一急著。河以南麥多人。少幸冠暫遠人必競出刈麥。赴河北易價。聞每石約一金。銀斗甚大。比京師可加三之一。以其所贏之一爲舟車費。病猶有餘。抵京師之日。仍石得一金耳。比時值贏倍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以外。此時得多指本銀。遠往收買。役來抵還原價。餘存本色。可充京儲。若得一二百萬石。便可抵廣漕之半。改折之說。實實可行。於以避雨而濟北。寬民而飽兵。舒舊運而速新運。與馬年兄前疏隱然相成。豈非目前莫大之利耶。此貴垣獻掌。因謝賜教。附備狂瞽之獻。

答金本液工垣

昨承下問改折一事。爲難奏造大福。宜急急圖之。遲則恐北穀長價。南米開微。卽無及矣。今姑據所知。粗具梗概。吾鄉漕糧細數。井所給軍旂運糧各色費用。具載賦役全書。第未及攜來。年翁須另自覈確。方可入告。至費

三石。始得到京一石。此太便則已不爽。利民利國。一事中兼之。聖聰必欣然允行。卽司計者。聞入原之額。且當倍增。恐亦喜出望外。彼特向未細詳籌耳。略稿錄呈。惟酌採。

一察近畿某某州縣。井山東河南本年十分豐熟。去處其所出糧食。不拘大小米。或麥。或粟。等項。每石時價各若干。又地方斛斗大小。恐或不同。并須察明。其算價一。京倉官斛爲准。

一察前項豐熟去處。各州縣原額錢糧。每年該納折色若干。今年暫聽以本色米麥等項。悉照時價輸納。充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作折色。免費兌頭。其斗斛准京倉算。共計若干。用縣可得本色若干萬石。

一杭嘉湖三府原額漕糧。約計百萬。每石解京止六斗四升。其正狂每石又外加九升八合。名曰漕規。三府民間輸納正耗米共一百一十萬。而實至京倉者。不過六十四萬。據今十五年仍復歉收。時價每米一石約值銀一兩二錢。連漕規加耗。該每石納銀一兩三錢二分。本年暫行收折。應共納銀一百三十二萬兩。若歲近所輸雜糧。每一石二斗。可抵東南大本一石之用。共收七十七萬石。卽抵杭嘉湖三府六十四萬

之數。假如每石作銀一兩。不逼去銀七十七萬。而三府改折銀多出五十五萬矣。此外更有三四輕賣。約每石納銀二錢。繫民間解至總清給發。又有行糧。有月糧。有過江脚米。楞船松木。諸般雜色。約官民共費三石。始得一石到京。今民間既改折納銀。則各項雜費銀兩。并應解京。聽用。共三府到京米六十四萬。每石可得銀三兩。共得一百九十二萬兩。是一通融。開北民以本代折。可免賣糧完銀之苦。南民以折代本。得暫留本色以充餵。而國家獲一倍有餘之利。一舉而三便。所當及時亟至舉行者也。

卷四十七

文獻

十一

復蔡雲怡晉撫

浙民無福。晉民得天。總屬王民。亦復何恨。又或者浙遠而晉近。天將留祖臺於神京之側。擁護吾君。廣召對記。語語是平日心中欲爲之事。今日身上必行之事。固宜感動。聖明別論將才。委不易得。若偏裨。恐處處有之。只要議振。吳起謂千人中必有千人之將。往歲吳鹿老撫晉。亦皆從行伍中拔人。祖臺夙具慧目。似無煩借才異境也。又貴治榆次。有乙榜左應選者。初幸昌黎。拒強敵於猝至。以功擢臬憲。後得罪代巡。羅歸雖未識其面。竊意方略可使。或其胸中更有人。可藉以咨詢也。試

召而觀之。何如。昔王文成軍中用人。兼及鄉紳。此正其類。新疏認兵數。許躬提。在他入爲慷慨。在祖臺則一腔忠愛所潑發耳。讀罷使人感歎。邊腹禍已至迫。京中儼然太平。非粉飾。則諱避。不可思不可道。千籌萬想。不忍坐視。又復指陳要務。傷時踰限。一切不顧。惟此痴心。望有救於時。未知聖衷果大轉旋。大施行否。世界之命。非一身之命。順之俟之。可如何哉。四疏全錄附覽。昨歲滿期休致。不意遽顧此。若得罪放廢。固所安也。對知已。不覺無所不言。

答黃東崖掌院

卷四十七

文獻

八

讀手教。真社稷臣之用心也。都未必卽覆。又或以一覆了事。而不實實施行。總不足救目前之禍。得台臺鼎語發明。先使端樞胸中了然。因使聖明胸中亦了然。信得舍此無他策。用此必有效。然後都臺乃爲不虛。此則廟社之靈。式賴於台。並非區區一小臣之幸也。所諭南人或聞警而震足。或挽之。不使着手。此必有之事。但朝廷果發真信。則必立金石之令。必設董理之臣。果不起科。果授銜。果得罪。果如李萍。後新限原主之說。則可不煩清理。而一切爭執阻撓。立地自斷。惟難得如萍老其人者而行之。若津門則馮留仙之才識。允稱通敏。而河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七

北河南則王子房實堪任山東新撫公聞其實心才此三公者如可各肩其事雖不特設總理未為不才也魯豫二省水利未有成書若津門畿輔則徐尚寶書言之極詳而汪司農亦屢見之奏疏因其成算神面明之存乎其人但使節餉得人則如虛觀象草閱尚有存者召之可至即南來胃監亦有一二留心此事者聞一見却是元氣日漸充周把一個極窮極苦無法可治之世界和身翻轉無一病不消無一美不集便是真正中與行國祚於無疆非像補偏救弊年換一年而已士

天下非為白已立言大君子必能諒之

堅與屯名清而實混久矣屯於邊地所以餉軍須於內地所以足民原是二事小疏深著此辨因近來與屯有名無實止計每畝一分之屯課非實求軍士耕種收穫也又遼氛屢擾而我無精兵良將為防護自盧制臺沒後屯事委亦難安故不若且急議裁補開荒如小疏所云招徠激勵諸法朝廷無費成效漸臻但使附近諸郡民問稼粟漸多上可輸京儲旁可資邊餉清速固兼美

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三

清運未大憂此是通身轉旋之機又亦目前備文之道且諸郡並勤耕作二三年內將見溝洫縱橫可防旱矣又因足食而寓防邊推此法以行於克豫分殺河勢又因足食而寓治河實今日中興之大本根大作法疏內尚未敢盡言既蒙下問得因覆疏徹底發揮使聖主洞知泊源舉世亦曉然於救時之急務功德之鉅就可與俾其發端盧切須先提明內地墾荒非邊地屯田而今日事勢墾易於屯今日補救元氣墾尤急於屯得此數語捉綱觀者便多了了所諭潞水客譚水道攷二書皆僅有抄冊又無副本須為屯院徐心水借去台臺或

遣取視何如

答蔡雲怕晉撫壬午六月八日

小疏三已來肯墾荒者司農認真議行且觀其履奏若何然不申明大信不特設農官雖履議總具文也前軍如李萍老後進如韓泗水皆堪董理斯事而一方擬中樞一資格未及量難如意其屬一疏中樞履置之彼自有神運無藉實著耳第四疏已踰一月未知聖意云何頃者流氛益熾更置督師為第一急著有識者擬屬祖臺而又有傳聞左帥子奇語中朝願得向來沐恩門下者為之督庶便於効力有引以入告者矣果若

是與唐季藩鎮軍中自定留後者何異。況元帥之職。惟至將至誠。乃可使貪債詐。若朝廷擇帥。而亦以穢跡彰聞者充之。其債贖應不旋踵矣。前督手足無措。將來議易衆望。亦必有歸。此時祖臺正宜預儲奇謀之士。以待稱此選者。殊難。幻生固其人哉。至所謂異勇者。亦必技力絕人之外。粗知方略。乃堪驅策。若一味莽猛。只是家丁。其策套武科。謀不謀。勇不勇。尤爲廢物。想天下之威謀勇者。決不腰纏而走職方。需命於輩。穀之下。惟在外督撫多方講求。或可得一二。所深望於祖臺者此也。然以祖臺之真誠靜深。固當作郭侯。不當作汾陽。古人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或從內而出將。或從外而入相。歐陽之局。固無管家。祖臺長抱此精忠。時時操存。時時造詣。以政事爲學問。聽天公所位置耳。智愚二字。吾輩學者須認得。歷歷落落。了了明明。智惟可智於介石。若介石之幾。既未得。仲智惟可智於處事。其餘不得不愚。臥債長源。皆抱絕世之智。處位任事。一以得自蘇而盡瘁。一以不得自蘇。歎爲兒曹累。智可得用耶。竊見處尊位而欲用智者。終非第一流人也。對祖臺第一流人。忽發此愚人之論。問學門然。

答蔡鶴伯 壬午

不肯輕任。而後所任者必濟。此治第之所以爲祖臺多也。幻生械中語。着着有實用。弟自心識之。隨時相機而圖之。意總爲國。敢知其他。當事相見。徒加弘獎。不問當今要務。使人何由可以強聒。弟彼以大謀密策。托其所親婉啓之。機發端而彼覺其意。卽云方今一二大事。凡建議者。凡薦人者。後有得失。皆其任之。言者遂止。以是知其本心。既不肯擔當。亦遂不欲聞也。其所以不肯擔當者。又因從未經心。全不明了。認生財平寇。三事是當。今矣不可爲之事。必無做法。必無能做之人。且挨延過日。爲怡堂徵倖之局。奈之何哉。聖荒議已進。御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覽而二旬未下。未知作何究竟。始末已刻成。京師未敢送人。特寄一冊奉覽。寄蔡雲伯晉撫。李穀之後。許定國繼之。幸不諱於晉境。賴祖臺止戈不殺。衆以沒安。然傳聞定回兵入晉。不無抄掠。雖真經未可知。總前望後。望特加之意也。六叔治民。無不尚仁。尚寬。獨征論治兵。云威克厥愛允濟。六月之雅。云有嚴有翼。翦耄耄之威。服非特誅有罪也。平昔威令。震其神魂。俾毋敢犯。正與宣仁相成。萬一犯法。則激參事不如取一將。然與其除不赦之將。又不加平。易難。可免。疑之。

將大抵以豫勝耳。又元帥受事。須自己手中特救數人。新舊相間而用。新將感激奮勵。舊將亦不敢偷肆也。昔年曾訂勝明要書。桂韓生學憲刻之。山右原板想存臬署。倘祖臺暇時。晤新憲煩一咨問。令刷印若干部。俟發榜後。於賢書新士人給一部。當路受。使甄之公車中。此書於心性經濟治民行師。無不統括。實治士民真素無游氣。或甚少助其心得耳。

復楊扶職戶垣

聖荒舊制向爲屯田二字所混。爲起科二字所壞。前疏略言之。近議則詳言之矣。因部覆尚未特掣出墾荒名

奏稿

卷四十七

奏稿

注

色恐一切立法設官。皆無着手處。民間亦決無應令之人。日後仍歸一榜虛話。非建議者不審。由覆議者積習難破也。假如舉得真才。令其所掌何事。奉行何法。或者聖心明知聖已非屯。明知祖制之永不超科。實爲國家大利。但與屯全書久已頒行。不欲顯示同典。遂姑從部覆。雖仍屯田之名。而實行墾荒之事。庶令海內臣民聞風趨赴乎。果爾。須聽民儘力墾闢。絕不議及開徵。而又多方招勒。如部議所云。然後此事可望興舉。即公廉勤敏之大臣小臣。有所用其心思。效其才力。又今所難惟在一總理大臣。此人果得。必且能知人能用。人一切

將司屬幕。卽一時未能備。不妨聽其自求自振也。過蒙下詢。謹據所見。開數人以復。然天下事。大抵名定而後法可立。法立而人始可奉行。先分墾荒。本非屯田。使民曉然樂趨者正也。姑因屯名而申墾制。使舉世由而不知。但法善人善。則功亦可成。此不得已之權。而未敢必也。昨聞聖心憊憊。以此舉爲報本至計。必欲實見施行。此年翁職掌所繫。亦忠良報國之時矣。四海笑笑。言之不覺脆切。

寄錢塞菴相公

奏稿

卷四十七

奏稿

注

親翁厚德純嘏。每私相慶。謂惟申文定公差堪比擬。而濟名高。屬則邁之遠甚。不虞初秋有長公之戚。天末遙聞。驚惶無已。念丁清惠公七十餘歲時。亦獲其長公。此實全中之缺。幸而總觀知命。不至過衰。撫成諸孤。躬享期頤。又益以見快後之全也。統翁今日所處。遠有勳焉。而次公妙齡雲步。又非清惠所得偶。茲二公者。大江以南百年來所聚英也。而白社皆復過之。觀我親人。畢竟慰深而歡淺。獨述京塵。銷地靡難。姑以茲言寄安慈念。邇來聖心日轉。勸學省刑。用人張言。甚有中興之望。惟貴用真人才。乃有真事功。而方今最急三事。果世皆昧其綱領。一則以銀爲財。遂以取爲生。今正之曰財者。

然也非銀也。生穀先墾荒後興屯。又必不起科荒乃可。而國可大利一事中三重疑關。幸政府言路有同心者更相稱說於上前。上乃豁然大明決意舉行。而舉朝亦半信矣。至安撫二事。又皆倒置。謂外難內易。不仲外聚而內散。必攘外之績先奏。安內之功後成。攘約期年。安須數載。攘專藉一賢總督。安則自求賢督師。面外尚須遴選。陶成百十員。有司此其難易。期候迢然。不同將與同志講明大意。從言事先有信者。又使政府信之。然後從而昌言之。在朝則救民不行則知止而已矣。若舍此三大務不救而爭開非難。難選之謂不知類矣。愚懷如此。敢以質之禪翁。

答楊扶曦戶垣

大疏新發下詳釋。以便推濟。墾荒事存今日。於興治救亂總為第一義。較然易見。雖無可辨。獲上地信友信友。先自近弟前者。墾荒議見者尚少。今茲特二日內。先抄數本。編送貴衙門。令各鑒察。互相信向。則上通政府之心。遠傳各署之耳。違者漸醒。疑者漸信。生穀足用。有時民安盜息。有朝中興大本實。基於此。若此事不行。弟雖復有陳說。皆事理之正面。而習俗見為反背者。老子云。正言若反。一事之正面不得伸。他事又孰能足耶。

雖受年翁及諸正人曲加獎借。不能有大造於世矣。張二老向忝同志。昨一友來傳其意。極稱墾荒生穀為中興根本。至計弟已托此友先送一本至舟中。聽其閒時熟繙。履任在即。是一大助。又此事政府已有大半明曉。惟江北相公前者進說。似尚徂與屯習見。此必藉光鑒。二年肅之力足挽回之。五相同心。方可得力。不然。今所履奏。所傳論。所立法。所用。人勸稱屯務屯臣。與吾輩建議。本意全不相涉。料民間必無應者。舉動一費。苟求如故。無以塞責。則必仍強加屯賦。某郡增若干。某縣增若干。民苦益無窮。而國用著不支矣。今開教未定。尚可轉

發者。全在設街鑄印。皆刻其文曰。總理墾荒某都御史。庶幾名正而事猶可成。若設總理屯政印文。則大事去矣。

示撰修略養

壬午八月二十六日、
目今皇上專留心墾荒。傳諭面諭。已經再三。情部中慎慎所覆疏。全不合情理。賴戶垣楊扶曦據我墾荒議入告。而黃相公亦以我議而奏。皇上皇上答云。有陳龍正追個人。乃今追覓。想今後部科會議。一皆本吾說矣。聞中諸老亦甚據此事。既欲仰承聖意。合我議。固無第二個行法耳。又墾荒一事。自因有欽定典屯書。

頗行數年。使舉世之民束手。使舉世之官瞶目。我初疏
 但辦魁屯爲二事。未敢急遽。便指屯田之無用。今於議
 中始暢言之。而聖旨批楊科臣疏云。典屯不如開墾。
 說得是。明主自掃其風。見此真治平之將開矣。永不
 起科。聖心初聞甚不然。今因數年浸灌於人耳。蔡雲
 翁召對面陳之。皇上猶面駁之。及我宛轉三四言之。
 楊扶職又言之。聖旨方提出。永免起科事。宜六個字
 來。是急懇緩屯。永不起科。此兩大樞子。已有九分功夫
 矣。惟不煩清理。此是絕妙機權。而旨中猶有荒地作何
 清估六字。稍帶葛藤。我又於進壘荒議一疏中。提出言
 美五合書
 宋日一六書文
 之三

之。卽云荒地當清。卽云所當清者在估。所謂因而導之
 以不解解之。想亦可化有事爲無事。今將此事各疏各
 議序併爲一冊。先後觀之。首尾融貫。見而必感。感而必
 行。但得此事大成。富鄭公所謂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
 况青州猶一時事。此乃百千年事。我意誠孜孜在是。考
 選與否全不掛心。然觀諸當事意。似亦不肯昧公道者
 總聽之耳。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四十八

文錄卷八

與徐心水屯院

歸途細思部胥一疏尚有應斟酌處。戶刑二部各十三司。司官皆奉差。卽在京者亦各有馳驅執掌之責。司既多而事情則一貫。故各設本科二人以統之。所以便實成也。餘四部各四司。司各專一事。若令他人代覆章奏。彼反居無事矣。又四司事情各不相通。本科若設一人。須兼熟四司典故。其人乃堂官之才也。若設二人。又覺司少而員多。至吏部原額。額臺省。轉京卿乃其分內。未

足示優。或者禮兵工猶可議設。而銓曹似未可也。只應於原有本科者。重其督養之責。優其稱職之選。原無未科者。各司官事親履。不許假手書胥具稿。如事有膠混錯誤。許科道官據實糾正。如此或足儆省。使認真用心。不致醉夢顛倒矣。心所未食詳吐以告。

答何松石口北道

頻讀大疏。多鑒議可以救時。其中一說。徒有罪文武之大。察實塞下。使典屯。尤爲激時急務。未知部中究作何覆。豈察開至今耶。弟建議鑿鑿。而部覆皆與屯習套。豈知墾荒者。生穀足食之大道。與屯者。加派聚歛之別名。

乃混而爲一。其朝廷至意。良可歎也。今幸楊扶曠屯院。徐心水連疏評之。弟亦獻議拜疏。以極開明之。俟奉旨後。別當會議。台諭使將相之器。皆從農守中出。大哉言乎。金亥兩公皆名賢。未知才識心思。兵此事相宜否。此事須平易近民。如張全義之在河南。乃爲允當。若高風大節。自當施於巖廊憲使之間。想用人者自當有妙用耳。黃座師處。乃蒙意外之獎。汲長孺云。以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翁臺之用意。豈華書所測議也。感荷感荷。

兵何松石食憲

河間頗同草昧。理須天造建侯。誰爲能不罕者。故應暫借翁臺。有副將毛國英。貪能自守。方略機警。亦復果銳。撫當肯報知已。欲一望清先。效力於開英等事。所謂陰以兵法部勒其子弟。兼開講論。使平曠漸成險阻。以限驍突。實爲儲備諸郡之事。先不知可供一班石。

答京營王尊五

大疏略讀大意。見老先生任阿席。卽實爲阿政。今任戎席。必實爲戎政矣。只有實事。於臣道便是純忠。於學同便是至誠。於兵事又卽盡通變化之所由生也。此時三軍司命。卽一世之司命。古人所稱命世才者。惟台臺一

片實心足以勝之。小疏敢煩過蒙深佩。長者樂與人言之意。疏中曾及畿輔七郡守與督撫逐員坐名擬請更換。此二事今日皆行。情猶後時。若實實行。雖後猶當奏永久之效也。凌幻生節類魯連。蘇頌孫贍。此真正目下一味救時急藥。有將將者。復即爲藥使之將兵。又卽爲醫。但密機難預洩。難預設耳。台臺暨諸老更與深叩。當漸入佳境。信而後薦。則必能動。聖明之信也。此大機大事。須以至誠感通。台臺憂國心切。自能默喻之。

與錢龍門京東道王午九月
台翁位置本擬剖符。適聖荒之事興。敢首借重。而河北

總理被駁。未免少辭。然皇上諭政府云。袁繼威這人原要用。但袁部該先冠。冠帶則知台翁亦同此例。聖明本無成心也。弟建議音聖荒而部覆一仍與屯舊。登此欲裕國彼必欲厲民。今得屯院力曉爭之。弟亦因進議進書冊。復爲兩號一序。聖切曉暢言之。專俟奉旨後。虛公會議。改正銜勅。然後事可實行。世運民生在此一舉。尚未卜天意何如也。翁臺入身此事中。便須究竟爲百姓造無疆之命。謹錄始末一冊。願寄清覽。此事湮沒歲久。頭而既蒙精神霄亂。銳根之子。頻呼難醒。近得數君子昌播其理。朝士明信。乃將得半焉。慈心明眼。

加翁兄一覽之下。自應洞達源流。利民厲民。斷斷焉此不爲彼。與日所至地方。惟以變荒得熟爲務。不以報課增銀見功。則福國福民。福身福後。一以貫之矣。惓惓之衷。惟在於此。諸容副佈。

答何松石倉憲

早用王子房。豫事不壞至此。今幸改授按察。而子房直以按察行撫。舒之機。招徠撫諭。散其黨與。離其腹心。收土寇以收流寇。似已略有端緒。若朝廷能假以大權。想尚能收拾中原也。弟爲足食計。獻聖荒議。請立總理等官。今用愚言設官而立銜。則仍以屯務名實相反。

使受者何所適從。若終不改正。必大貽軍民貽扣之累。有如台議所云矣。上谷十議。事事鑿鑿。無一套語。無一板語。台翁真經世手哉。子敏明仲皆傑士。而薦子敏尤難。不避惡嫌。甘同功罪。又謂左當舉爲元戎。彼集東南豪傑而出。台臺真經世眼哉。然總竊實有經世之心。得之震生欲留待聖務中薦用。而時日尚遠。遂爾南旋。俟總理有相話及者。決當首及。念翁尚清健。而二無病。頗難脫奈何奈何。

答陳明仲

尊論惓惓爲斯世斯更起見。今當晤如此。豈不扼腕爲

治耶。爲之三數。大才自當致用。保舉例雖暫停。恐壅屯
事宜。爲總理者。自應旁求真才。今但借爲起廢之徑。才
與職不相副。總理不得道。驅之力無處下手也。松老雲
老並當今所重。賴呼吸相依。莫安右臂。誠爲得力着數。
陸子敏罷官甚寬。既非其罪。而國家又失此奇能之
士。當事者豈可不亟亟使出。效用艱危乎。綿州始本領
松慰所期。

答王子房按院

一部孫子言地刺居多。擇地。謀之本也。得地而諸謀又
可施。今世無人道及。讀年翁二揭。一舉地。一用人。其闕

機略。已陳大意。兵家可言者止於此。此外不可言。亦非
可豫言也。一示誠中有權。權中有誠。定然王文成復出。
知平寇一措。究竟必托年翁。特早一日。則民生少受一
日之苦。國家亦早紓一日之憂。凡有血氣。心知。豈肯堅
持資格。而終無爲國之心哉。且黃位兩年。翁自南省而
秉鉞。亦既浹月矣。年翁只彈智竭忠。目前且行按臺之
事。收按臺之功。轉聽聞錦撫而督自是。分內事。諒是時
事權稱手。畢展大業。僕之作。用不思助業。侯封不與文
成後先相映也。二揭一示。居則置几上。出則攜袖中。遇
同心及稍有識者。必共講論之。亦如弟之講壘荒。提醒

呼喚。挑剔。辨駁。費若干心。應唇筆。近來朝士。乃有一牛
夢醒。知與與屯。果判然相反者。弟嘗謂今日講興屯。限
起科者。乃加派之別名。能驅民而爲盜。講壘荒。定免科
者。乃生教之要道。能化盜而爲民。此事與年兄收拾河
北家當。爲平賊根本。亦有關係。先以一冊附覽。因二疏
尚未奉。肯不敢多印。左與意態。乃爾想果未見。白顏
粗於故習。若謂後才足以取誠。足以感恐。彼亦不得不
屈。屢試留愚言。驗之劉念老。指日漸至。并垣中諸相知
便。晤當道尊情也。

附王子房揭帖 壬午九月

欽差監左鎮保督鎮楚郎蜀等兵試監察御史王漢
爲請留標營增練土著事。職帶有標營九百六十八
人。前經具疏報明。內除保營一百一十三人。相應發
回本營外。其餘在河北各縣招集勇士。及懷人舊用
過子弟勇士。數月來。險難相處。職知士心。士知職心。
漸有家人父子之誼。不忍聽其離散。合無仍留職標
下。再於彰衛懷三府土著之人。寬取有身家者。共足
三千或五千之數。卽今原任泰將陳治邦。守備趙穩
劉委都司馬耀國。馬星泰。謀生員郭壯猷。分頭訓練。
再特設一知兵監司。審策其上。事急則用之。合勦事

施行

又附揭帖 壬午九月

爲據險制賊。攻賊必救。以圖解汴事。汴圍五閱月矣。日者河北諸軍。數渡河戰賊。與賊互有勝負。終不能大得志於賊者。賊守河干待戰。而我軍爲背水之陣。賊逸而我勞。其不能得志於賊。固宜。職竊謂解汴之計。與其我自救。不如使賊自救。與其我備賊。不如使賊先備我。職嘗至汜水登虎牢關。東經大水。南峙墓。少西斷絕。雖北帶黃河。爲千古形勝之地。故汴城外。所屬諸邑。皆爲賊破。而不能驪取汜水。其險足恃也。

卷四十八

文錄

文錄

文錄

緩則用之防河。且河北土著。既成勁旅。援兵亦有所。思。彈。居。重。取。輕。便。一。土。著。之。衆。各。有。州。縣。隣。作。甘。結。身。家。可。稽。靡。難。不。致。潰。逃。便。二。汴。北。門。外。去。河。干。止。八。里。賊。勢。略。遠。職。卽。於。北。門。外。直。至。河。干。兩。旁。築。土。城。爲。甬。道。河。北。轉。輸。不。絕。所。取。土。著。皆。用。做。農。老。實。百。姓。比。築。甬。道。春。播。之。夫。不。須。他。覓。便。三。中。州。事。至。今。日。草。昧。甚。矣。須。是。從。頭。整。頓。實。實。做。起。河。北。比。河。南。尚。未。甚。殘。破。於。未。殘。破。地。方。早。行。收。拾。力。邀。功。倍。處。處。皆。然。若。不。於。河。北。立。起。家。當。便。冠。長。驅。渡。河。河。北。又。成。河。南。尺。五。京。畿。職。不。忍。言。之。矣。伏。祈。聖。鑒。

職檄約秦督軍諸雜賜。卽宜衷據虎牢。併約左鎮於。此地會師。更乞。天語叮嚀。再乞。勅諭督師。選精。兵渡河。與秦軍同心合勦。虎牢去汴。在二百里內。我。軍既據極險。先自立於不敗之地。然後東出。乘空搗。虛。賊必以全力迎戰。汴城之外。賊勢稍退。卽從柳園。陳橋一帶。一而星運。連糧一而從汴北門外抵河岸。刻期禁甬道。如漢軍榮陽故事。令河北轉輸不絕。從此大梁可百年無事。比者賊中精馬十餘萬。馳驟閃。爍。我軍向不利於野戰。今處勝地。以待賊。而虎牢之。下。山。潤。嶺。崎。賊。騎。無。所。施。雖。有。百。萬。之。師。不。能。破。虎。

牢也。我軍以高臨下。賊勢聚。則堅壁。賊勢懈。則進擊。我極進。賊極勞。使賊時自備。時自戢。而我軍卽。於北面大河。因糧於河北。晨夕掉舟而運。無餓累之。苦。賊無處斷我食路。我得於其上。聚士屯糧。然後從。容收復鞏維。宛葉土寇。使賊中羽翼皆爲我用。且我。軍既定。要害。登勢肆張。賊必不敢窺北渡。賊勢漸。誦。蕩。勦。之。功。可。奏。則。是。一。據。虎。牢。而。黃。河。可。防。土。孽。可。收。大。寇。可。滅。又。不。第。解。汴。圍。而。已。職。刊。有。告。示。印。票。頃。已。遣。死。士。楊。茂。和。守。祿。鄭。志。等。持。去。分。投。賊。營。中。解。散。賊。黨。挑。激。賊。衆。散。卽。用。賊。破。賊。此。中。作。用。相。

機布置。職不能預悉也。

又附解散賊黨告示

爲曉諭事。本院前任河內縣。看管河南百姓。俱如我兒女一般。近因鬧賊作亂。將我好百姓俱驅着從賊。我百姓也只爲一時怕死。沒奈何從在賊營。豈是我百姓本心。我百姓試思量。到底做賊有何結果。目前做賊有何享用。有好飯食。俱是鬧賊的私人。劈。有好窩舖。俱是鬧賊的私人。搶來的好銀錢。好尺頭。好婦人。好馬匹。俱是鬧賊的私人。得了去。至於耽驚受怕。各處打糧打柴的。是我百姓。住着破窩舖。沒頓好飯。嘖。風裏雨裏。泥裏雪裏。五更半夜。受辛苦忍饑餓。的是我百姓。遇着攻城。當先捱砲打的。捱箭射的。死。十个換十个。死一百換一百。何嘗見賊饒他。何嘗問个姓名。俱是我百姓。我百姓空有父母兄弟。不得一家相守。空有夫妻。不得一處團圓。我百姓還要懸着賊營。不早回頭。是爲甚的。我百姓第一來慮。走不脫。賊擊回去殺了。第二來慮。走回家去。官府還以賊待。第三來慮。回家之後。還當徵糧比限。第四來慮。空走脫了。沒有家業。沒有過活。本院明說這四件。我百姓俱不必慮。我百姓白日裏。便難逃走。黑夜裏。何難私

逃。且賊營中真正西人。不過十分之二。其餘八分。俱是我河南百姓。我百姓若是齊心約定。大家逃走。便有賊來追趕。我百姓合夥數人。殺一個賊。何慮逃走不脫。朝廷差本院來河南巡按。專爲招撫這幾個無知百姓。本院發去免死印票。我百姓身邊收執。若有官府不以良民待我百姓者。我百姓即持此票。赴院陳告。本院定將這个官。泰處擊問。與我百姓出氣。誰還敢把我百姓看當做賊。聖上痛念河南百姓。殘破流離。俱將通前拖欠錢糧。并見年應徵錢糧。一概奉旨蠲免。我百姓回家復業。頭輕腳快。全無差

徧門戶之。何慮徵糧比限。本院如今要大開屯田。我百姓逃出賊營。或愛仍在河南。或愛在河北。本院與我百姓設處錢糧。蓋屯莊。買牛種籽。粒。有不能做的。投到本院。標下做親丁。有智略過人的。本院收了做將官。本院有現成糧餉。與你吃。何慮無家業。過了。本院前任在河內縣。河北山西饑民作亂。有不聽活。本院招撫的。本院親領兵勇。殺幾萬。我百姓豈不知有聽本院招撫的。如濟源楊大興等。輝縣范三等。陵川田恩祿等。澤州潞子順等。約有數萬。本院俱向王府卿紳士民。設處錢糧。借給牛租。內有好漢。本院

俱收了做營官。做親丁。又恐百姓另眼看待他。本院俱叫門下書吏及各路千總有體面的人。卽與招安各頭目做親結婚。如今各生兒長女。立家成業。通爲良民。我百姓豈不知本院至誠待人。全無反覆。我百姓豈不知前時招安降將劉國能。李萬慶。忠義憤賊。與我同心。昨在襄城。欲與我軍作內應。被關賊殺死。本院卽要向朝廷與國能萬慶題請卹典立廟宇。千年萬年。與他焚修香火。曹操小袁營李際遇屢次差人來求招撫。要殺關賊立功。本院卽要與他們題請官爵。若是我百姓在賊營中。或關賊身邊

左右之人。能殺關賊持頭來見者。朝廷與他做總兵官。腰繫玉帶。立賞銀萬兩。登時何等富貴。豈不勝似做賊頭。我百姓若不早早回頭執迷不悟。朝廷以天下之財。用天下之兵。剪草除根。那時玉石不分。我百姓悔之晚矣。我是朝廷的官。我百姓是朝廷的民。我與爾等同體。關情實不忍我百姓與賊同死。所以諄諄告諭。勸我百姓速行解散。各尋生路。關賊視我百姓有何寒熱。無論大事小事。輕則割鼻斷手。重則砍頭。又重則凌遲。我百姓何苦操着自已性命。每日替關賊辦家賞。書言道有恩報恩。有讎報讎。

我祖宗朝皇帝送我。皇上三百年來待我百姓何等重恩。我百姓何忍背叛。關賊數年在河南殺傷我百姓的父母兄弟。離散我百姓的骨肉。蹂躪我百姓的墳墓。淫污我百姓的妻子。焚掠我百姓的來室。何等重讎。我百姓何不雪耻。本院受事之初。待出示叮咛我百姓。如與我同心殺賊。本院必不負我百姓。天地鬼神鑒之。告示不用文語。我百姓識字者。讀與不識字細聽。本院一字一淚。須至告示者。

復王子房 壬午

手諭至。始略知河勢冠勢。防河更難於賞。防冠更急於

勦也。年翁於此時用閒設奇。以按而行督撫之機。先收河以兩土寇剪賊羽翼。卽用之爲伏爲間。正如謝公伏朱序於苻營。奇功必可奏。往時擬用年翁於河北屯練。且收拾家當。今年翁直從河南先做起。尤恒情視爲最難下手處。甚今日情勢。又與五六月間不同。豪傑隨時相機。或先其易。或先其難。總是眼明耳如此布置。便以月計歲計。但求必成。豈堪欲速。且他人前此歲月已歷幾許。日壞一日。若從今起。日整理一日。雖久猶速也。或者年翁達聖聰。并告賞事以寬期之說。而亦略示大意。如趙充國所云。功效可期。月面獎。賞時蓋以一年爲候。

今穢賊驅賊。或與此期相當。而還平安捕。使餘黨悉爲良民。不壅降。不復贖。非數載不能。又河以南殘破州縣。弟意別有一處。置未敢告人。今錄呈年翁酌之。或徑以入告。或稍俟權位得手。然後言之。聖始末前奉過一冊。來役口稱更得多冊。今再奉十冊。并掌上視一冊。

答王子房按院 壬午十月二十八日

前初六日疏揭。方見賊情河勢。而年翁戰防機略。不下古名將。遂使久驅之寇。一朝遁迹。又擒濟難民。哺其饑。照其寒。之虛。哀之塚。廼方一身。上兼督撫之事。下兼民牧之勞。盛矣哉。蕩平之期。諒朝廷必能寬以歲月。

至其仔肩。恐無所他謝。所謂他人求之不得。年翁推之不去者也。物情世局。不過欲於超等之內。略示循資轉。眼春夏寧。特如位兩而已。耶年翁須提起精神。徹底打算。收場全局。奇男子。連連隆隆。固當如此矣。新資中。有和資如年兄。是真年翁好幫手。識之信之。弟近爲六年。前分閩。風波再起。所謂止武尼之殆。以成昨歲歸農之志也。中心坦然不勸。

附王子房來東 壬午十月二十日

初六日。門生具有疏揭。略悉賊中情形。併防河事宜。想入老師清覽。汴城被水之後。賊尚戀戀河干。毫無

去志。意不可測。而邊保諸軍。無一人敢渡河。過西堤。看賊一眼。看自門生至柳園。親身登西堤。提兵步戰。與賊對頭打仗者二次。又射焚賊船。盡奪其舟楫。斬賊多級。賊數被挫。十七日子夜。與卜鎮約師夾擊。賊遁去矣。難民從汴城接渡來者。餓無所得食。門生炊粥而給之。寒無所得居。門生剝廬而給之。居。旬病死之屍。城中水上沒死之屍。無所得葬。門生捐金置塚。覓人深掩而給之葬。視事才二十餘日。坐臥舟中之日半之。馳驅馬上。已日又半之。計賊雖暫離汴。尚猶在中原。目前援師止一。秦年可辦賊。但虞孤。

錢江公序 卷目一人 清文錄

一

拿少合拍者。民窮已極。掃蕩無期。門生誠不知所出。老師爲驅事計。乞勿示教戒。門生漢陽啓。瞻依之至。

又東

大河以南。非屯田不能收土寇。門生方與地方人正。急在此。讀吾師聖荒一書。詳細曲盡。感不可名。門生。日來病怔忡。不能自活。卽一進方之任。尚不能辦。必。至貽悞中原。至來書所云黃位兩之事。非門生駑質。所任。幸瘡其說也。至切至切。

與王子房豫撫 壬午

前者三疏到日。大當聖心。次日面問豫撫當離屬。失。

臣以趙匡國應上袖出大疏反覆熱視曰此人果有料
理是今來得的次日即推用年翁矣如遇如此真人臣
致身報主之時豫事至難下手設賊有北渡之志河
流既淺防兵又少如何如何然大豪傑當萬難之中亦
必有一番出奇救急之着大抵只是募練鄉勇或千或
數百姑作至兵一面招撫土寇中之雄黠者駕馭而使
之如宗岳輩大作用此等事在他人決不能爲當今人
才中惟望年翁靈機偉略足勢繫之幕中搜訪得一二
奇謀之士否此最關制勝淮陰資李左車以下燕齊
舉貢薛弼以平楊么年翁素能下士用人必有得也願

一聞之更願有進者年翁忠誠慷慨專心民社無意俯
仰周旋人然師克在和是第一要義今後凡僚友屬吏
遇有怠氣稍不相同者祈年翁折節下之蓋今日體勢
又與前異尊居撫軍矣他人權位皆在我下愈折節則
人愈服我愈尊雖不同心者久必感悅彼地既得和衷
之美此中望實自然茲陸如此乃可濟國家之大事向
承年翁至愛微有所竊敢不吐肝腸奉告願年翁秘聽
而力行之勿宜其端倪也至望至望弟俟察奏後惟有
一去而已此何足掛懷但望年翁早奏蕩平之績於中
原弟得爲太平之民於西浙藏之樂不誠行之樂非極

高明者誰能信及之

答王千府謙撫主午

中州已成草昧允然允然建侯不寧非翁臺執當其人
亦孰抱不寧之心者賊衆百萬若欲以兵力勝之無論
目前無此事究竟亦無此事正須美備別設方略解散
安插之耳然亦須練成至兵二三萬方可設施變化若
徑無兵則何處下手若先無食又何從得兵今冬河防
想已可安面計餉二字誠目前至要至要之著弟謹俟
部疏下俟即圖抽身然安撫二事日切在心苟一日未
去國一日不敢忘君父之急也前者懸言過家採納

以待天下士策力不患其不至於前矣欽佩欽佩

附王子房來東

門生才短速化濫膺簡命前具稟轉請至切未率
俞旨於此月十八日受事矣唯是兩河八郡存者不
及半兩河一百零八州縣存者不及十之三遠近諸
寇新歸附聞曹賊營號稱百餘萬傳中至兵尚不及
九千今日之中州竟成草昧須事舉義後起而兵
寡食餉無處下平往日至兵食逼脅之禍今大河以
南所在成荒墟止仰給河北三郡三郡十九州縣又
停徵者五縣止此十四州縣一節之輸秋冬供後兵

盡矣。至兵晨夕嗷嗷。更無覓餉之路。近累奉明諭。責以募銀數萬。若不預先計餉。後言招募。一旦脫巾而呼。部下之卒。皆敵國矣。夙感老師加意疆事。冀與大司農深長計議。倘三軍可資飽騰。門生不惜踵頂以報聖明。以報知己也。門生臨啓。瞻切之至。

又東

辨賊非孫白谷不可。老師之言。所謂如蘭也。承教虛心善下。老師愛門生至矣。再謝。

寄蔡雲怡晉撫 壬午十一月初十日

至亟矣。祖臺忠貞自盟。此時亦不待勸駕。勤王之

師。固宜早來。且早舉。則一切大謀秘計。可以面奏。皇上大司馬初至。公虛慷慨。可與籌畫腹心。祖臺急急脂車。安社稷臣。在此舉矣。撫軍留後。何人爲可。勉奮勤幹。廉能得無嫌其振切微過乎。何松老真奇才。恨稍遠。弟言自有根柢。非茫然妄發者。望之望之。

與楊扶職戶垣 壬午

言與身俱廢。古今恒軌也。天其或者救此餘黎。墾荒尚有行兆。則嗣金豈老而居總理者。必須訪求舊蹟。舊人使北直山東千餘里之間。新荒積荒。原有科原無科。皆其風背足到眼到之處。隨地了了。方有頭緒。便於下手。

覓得舊冊二本。并汪李二撫原疏。錄出最要者。送貯年翁所。待時而採酌之。晤屯院徐年翁。便問希出與相商。渠方牽開列條奏之命也。舊人有原任經歷趙鑑。同知腹觀象。記象開在南都。尚堪驅策。趙鑑現居京師。可以不時呼問。開荒遺憲僅存二人。或亦足備老馬之智耳。昨論爲弟註上考者。伊誰可指示其名。使弟心藏不忘。否。近聞甘肅按臺李桐月一疏。內譚礦及弟。雖愧不敢當。然有識者以爲與贊嘗。徐曉。連成對偶。讓妻交至。豈亦東坡所云命居磨礱者耶。若下。應在吏垣。年翁曾聞見否。所云陳鏡宜。抑一疏至今未得見。因言加省。學

人心事中。病與否。絕格領益。制辦錄示此條。用肯韋弦之佩。感荷何如。去國之身。任人雜作。然襟抱之關。不容不自體究耳。不然。將無爲介子權之辱所兼。

與黃潛巖道長 壬午十一月

士習之陵兢宜抑。豈非至言。但率皆遵覽。號曰陵兢。設有恬者。處此。固可遠。自而不遵。事歸休本。屬素志。何復計人言。是非。惟俟大宗伯察事。上聞。卽當申。昨歲之請耳。賊騎狂逞。道途梗塞。得請之日。雖不與在位者分其任。未嘗不與食祿者同其憂。須臾。奴寢淨。乃得出門。第鴻冥之局。自貴蛋定。晤貴庭師相國。豫達微悰。

兼明宿憾。此番成其退。更大於成其進。遂其志。更深於送其身也。

示揆等 壬午十月二十一日

十月十八日曹使至。知本邑大猷。殊為可喜。然如滕邑之大。浸何關文。未遇畢竟。平昔不專心之故。怨尤何益。願將禍淫一家。合數世看一人。合終身看目前。未可定。而已。邇世無悶者。立命者也。母客致疑。母客妄議也。考選已發訪單。吾雖列名發訪。然決意不過堂。不與考矣。行止在天。亦在吾心。元旦神明之告。早信之矣。今俟事

長沙金華

卷四十八

文錄

七

畢上之則申昨歲之請。如當事者故牽其進退。則求一南中散秩。遠則舊冬。近則新正。可抵家。所喜心境超然。無纖毫動念。信乎學之不可已。而念之不可不淡也。會試收期之說。多係指摩鳴。遷大哥還宜早來。不論揚期遠近。多坐幾月。總屬有益。

與錢仲馭 壬午

向嘗自言如此年長。如此為學。如此受知於君上。而追隨考選。心實耻之。他人未必信。吾猶秘聞之。深信之矣。去夏便已乞休。既未得遂。遠巡踰年。進過考期二番。方始入都。夏秋以來。當事競推為第一。下至班役馬卒。

皆謂從來候考者。未有若斯之柄者。淪淡也。私心固疑之。臨時當必有魔祟出焉。俄而果然。然在彼巧構敗局。相與相快。豈知此際素懷。正未肯少迂耶。更有奇事。吏垣黃雷。昨彈文有云。接鳥程之反鉢。蕭按李桐月。薦章則云。得孔孟之真傳。長安傳為絕對。區區一人之身。數日之內。糾舉並達於至尊。適東氛告棘。帝心殷憂。姑兩疑之。設當國家開暇。下二疏從公勸議。或誣或確。其亦一時是非得失之林也。但李公獎許。亦復太隘。聖傳何事。得敢輕言。易得云求薦使當之者。無愧心耳。家信已封。此事未及補入。幸爾示見。雖稍以廣後生之

胸襟。

示揆等 壬午十一月初四日

文錄

七

十一月初三日。決意求退。專俟察明之日。進疏。此晨今夏雲寫貼。註籍二字。而壘荒議之旨。清晨印下。今部科當據此會議。次日早進徐貞明書之疏。亦下。又屯院徐另來特旨。令其專議此事。似有實贊典舉之兆矣。身退而言行。天下第一樂事。亦第一吉事。言行則世受其福。身退則我享其安。或者天從人願乎。壘荒二疏。俱已奉旨。今補刻。寄六冊回。劉念翁疏。列六款。其古大臣正色立朝之誼。大小臣俱為之嚴禪。然相為貞勝之機。亦伏

於此中社稷有靈。俾此老得安位數年。補救必多。所可
惜者。惟是不明緩急。分理與事。爲二。如今日最急。只是
生殺冠三事。却無片語及之。反云。冠易乎。不足介
意。是何言也。腹心橫絕。門戶潰決。豈真欲以兩階之
舞格之乎。情乎此等真人品。而機用不全。內外不合。沿
宋儒之習。絀救時之謀。無論濂溪明道不爾。卽伊川亦
不盡爾也。如高師當天啓初。便汲汲以薦引將才爲事。
其明體適用。視此何如哉。救死不贖。則禮義不可治。是
故政在養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是故行師專在謀
帥。今若兵民皆缺食。而不急議生殺。寇日逼。勢不得

不戰。不得不守。又全不能戰。全不能守。而乃云此易與
耳。一旦失着。其忍言之哉。見舉朝之不愛國。奉公者而
心憤悶。今見此老之憂國。奉公而機急倒置。亦復悶悶。
惟策一歸而已。噫。安得合內外之大儒。而與之安天
下之民哉。
致徐虞求司寇 壬午
歸耕乃風志。本無感憤。世有高賢長者。自然能信之。頃
蒙台論。是名知己。某居官居鄉者。在人耳目。造謗者無
可指摘。乃河之曰奸。曰鄙。曰富生。平儉於自奉也。則似
鄙。家居素不請托。又連年民饑。不忍坐視其死而曲處

尸之。則似富。台臺向有感云。善不可爲。信哉。居今之世。
使士大夫以儉樸施濟相戒。吾民尚有生理乎。奸字不
知所指。聞其自喜有功於世道。想正在此字。三代之直
自存。古云。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況今日知己之名賢。固
非一耶。前者李桐月一疏。在二黃之前。二黃疏大都爲
此發也。李疏亦下宰公。褒彈同時。必有一極。與日覆不
肯請告疏。卽此可斷。倘果行誅未愆。聽其以病遺山。諒
衆人以德者。當如是矣。使復繫繼難助。或希量遷。或需
後考。豈復有分毫耻心。亦與世之自行請乞者何異。道
駕將遠。敢布腹心。

與曹古遺兵垣 壬午
方今京師單外。機輔七郡。應做漢邊太守制。如郅都程
不識。雖有將帥才者。爲之邑宰佐貳。皆聽其更置。辟召
五月間。小疏曾進此說。皇上微爲採納。惜奉行者未
真。今特遣年翁輩七人分行各郡。聖心似猶用此策。
也。州邑雖多。員其要領。總在二千石。設令屬吏能否莫
辨。尚得謂之良太守乎。年翁此行。注意專在郡守。然後
過察州縣。某某果稱職。某某尚堪策勵。某某應互相更
調。某某失應斥罷。卽以附近某某佐貳賢者易之。此策若
早行。或可無目前之氛幣。卽今着意行之。尚當有救。庶

可以稍撫按所不逮而少慰。聖衷之焦勞也。身心
切致布其愚。同事各年翁。未及一一詳告。晤間希併及
之。原疏并錄。聖諭呈覽。

致劉念臺總憲 癸未

商頌云不慚不驕。失汴贊功。豈止憐而已乎。老先生向
有未及早參之悔。今幸直道未泯。言歸還章。而工垣陳
仲謀一疏。尤覺詞嚴義正。足補慰長者意。中事此公忠
誠壯烈。水心鐵骨。甚類吾鄉熊兩般。積未知得長處。諒
垣否也。徐大司寇持出不阿。遂以去位。未云不幸。聞老
先生舟楫已定。未靜宜少從容。君子一身。不問在

朝在野。總繫蒼生命脉。不可不爲世道加玉也。小咏錄
置扇頭。請正。出山無迎賀之箋。還山有送歸之韻。先生
其知之矣。

與陳仲謀工垣 癸未

初謂道駕猶止。晤言方長。今奉使遠行矣。胸中有懷。誰
與賞。實誰與籌。度耶。弟無端宿事。羈絆。未知何日得請
罷官歸林。候白旌於來春復命時。便道過寒舍。平子弟
相對。仰觀白雲。俯瞻魚鳥。酌清醪。出新篇。方少舒素懷
也。前日年翁屢問及陶詩。想夙昔羈慕之乎。弟於詩最
愛陶。昔有陶詩衍一紙。離在平生編輯著述中。僅一小

品。然則暇披覽。甚有可悅。非違心物外之士。不以示之
年兄行矣。念無片物可贈。特以副本供篋。與中一賞。且
因陶而徧見其近陶者。古今人文參差離合。如在目前。

與陳仲謀工垣 癸未

元吳求粟百萬斛。王文正且答以具東京師。今自來取
元吳驚曰。朝廷有人。遂阻。今小豪營求渡河立功。此謀
狡甚。吳蓋老已爲其難。當事須做文正意。先河南蕩
擊。聞曹然後可信其歸命之誠也。如此答之。不拂狡賊
意。而可以伐其謀。年兄應立具一疏。袁之。

復李映碧掌垣 癸未

祖臺真所謂道誼之愛。昔年所獻初再兩集。今獨刑垣
中有之。每本俱鈐印。頃光翁兩年翁入垣。屢以相語。乃
知祖臺廣善之心。與古人同其大也。惜弟未足以當之。
弟舊春從陸來。請書皆未攜。今辱白論吳相公下取不
敢負其虛懷。宜以自留底本。每各一部。送上。裝套俱無
適彰至敬無文之意。特罪之人。未敢輕以姓名通祈爲
轉達。更足增重。

寄陸太峰給諫 癸未

一別三載。夢寐爲勞。年翁直節已伸。孝思可慰。宇宙間
幸猶存此一綫公道耳。然連數月來。似又頗異。年翁特

讀郎報得微有感於衷否乎。近刻三種。呈教。內一種。掌
上視。此數年前成書。曾經白覽。且蒙乎定批抹者。昨秋
偶爲蔣相公所見。力主發刻。乃風波矣。與微聞此書亦
有助焉。總之行止。自天。非人所能與。薦糾二疏。同目下
利人謂未必無意。果爾。則弟亦可謂受知於聖明矣。
又何恤乎。人言。此外更有新臺中黃樹一疏。尤爲可哂。
年翁想亦見之。或謂弟宜一自辨者。弟觀此直醉人潑
晉。何所容辨。且字內正人如劉念老。鄭玄老。張二老。諸
公無不鄙夷其人。而此外亦無一人不非笑其疏。則弟
又何必自爲較耶。春夏之交。必得南還。年翁趨朝之年。

弟方戴經而鑑。相去日遠。通問稍難。附致樓。以當話
別。

致馮景魯通州道 癸未

通城設奇。朝野歸重。郝賁老自負非譽。還都日。深推翁
臺當今柱石也。社稷有靈。蒼生有福。生此碩臣。然向者
細觀翁臺存心論事。只一味勞實仔細耳。責能涵養。細
能就大。想古俊傑成大功名。當亦復然。其他誇張籠罩。
臨事未必遲斤成風也。毛副將國英上書言事。天子
立召見問方略。恩禮從優。而機尚有待。彼慷慨激昂。
思一見當世名賢。翁臺試進而一詢之。或有伎倆可效。

於通。卽亦與數之京。都無異。或更因一方而樹威於
降境。稍挫。早驅。使親伺者不敢踵至。已入者
不敢久留。則翁臺之烈。豈獨固通。卽匡扶全局。皆掌握
收之矣。此誠古大臣體國奉公。不分人我之心事。翁臺
諒不迂之。此弁久處奇窮。氣貌近於憔悴。顧其設筆抱
藝。倘非迂假。可隨量而試也。使駕駟飾。其能逃於伯
樂之昭乎。

與劉湛六 癸未

小袁營歸正事。王子房必有成算。身至河南受降。不聽
其北渡。因定爲河南軍屯。河北民屯。皆至當矣。此事中

原大關緊。卽天下大關緊。昨忽傳先聽其以七千人過
河北。果然否耶。此輩野心未可測。卽令今日歸命投誠。
或他日物力不足以厭其欲。兵力不足以制其命。亦資
處置。弟意堅如前說。不許還河。種着也。或子房大略能
駕御之。聽其分渡少許。亦須特設一典。籌辦。今新民盡
納兵械。銷爲鋤犁。仍派給之。使散處河南各州縣。專事
耕農。以馴其氣。而奪其所恃。庶日前不蹄危機。日後永
歸寧帖。年翁有便。試以此芻蕘之說告之。

附湛六小東

年臺殆如神矣。王子房公祖爲使所賺。不在袁營而

在永城。英雄隕命。士馬喪亡。敵將何所恃賴乎。至。上。聞。之。亦。爲。洒。淚。慷慨。任。事。安。得。復。有。其。人。天。意。真。不。可。問。矣。年。臺。深。譔。遠。處。敵。將。目。前。作。何。收。拾。節。鉞。一。席。作。何。還。舉。幸。一。寄。示。之。以。致。於。當。事。故。服。心。以。安。海。宇。仁。人。君。子。諒。惻。然。矣。鬱。悶。之。至。飲。食。幾。廢。時。之。不。辰。胡。底。於。此。難。言。難。言。

青幕雲怡晉撫 聚未

子房差跌。河北震動。祖墓乍開。隣警。倍。處。悄悄。孔明。惟。謹。碑。二。字。一。生。無。失。子。房。之。失。亦。由。視。賊。太。輕。自。視。太。高。也。未。見。退。機。亦。茫。無。確。偵。惟。冀。其。飽。颺。則。爲。大。幸。

舉。侮。如。此。何。以。答。昇。平。言。之。閭。絕。弟。事。廢。闕。累。月。未。知。清。楚。何。期。他。人。求。進。爲。難。乃。不。合。時。宜。之。人。求。退。亦。不。易。近。爲。陳。掌。科。科。汴。梁。叙。功。一。疏。其。中。帶。涉。一。二。語。稍。碍。當。事。而。相。忌。者。又。謂。其。爲。弟。報。復。無。端。致。疑。深。屬。無。謂。置。身。風。波。之。場。回。念。鄉。國。徒。增。喟。然。非。祖。臺。孰。諒。我。此。意。者。

幾亭全書卷之四十九

文錄青鹿九

與姚嘉齊屯院



枉玉具見爲民之誠方今平寇生財三大事急事而二者又以生財爲本生財者生穀也生穀舍藝荒無策堡荒舍免科無策小議及前後諸疏序已詳言之而徐年翁一疏尤透頂徹底日來畿輔魯豫狂飢蹂躪荒田益多若不速速料理則新荒將盡變爲積荒而課額愈失何以裕國何以辦賦且墾荒又非獨爲足食而已相度地勢隨處用水溝溢縱橫旁植棗栗數年間平糶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九

之士漸變爲險阻寇賊所據皆在驢驍成此地鄉生困彼長豈不勝數十萬甲兵乎故此事於足民爲至切而於制寇又爲奇謀年翁可先期題明此疏以慰聖意擴聖度而既廼歷後則地形水勢田數人情制度方略一一酌量而次第奏舉之此不但救時之殊切實百世之弘猷隱德垂賴無窮者也汪李疏摘錄一本并附呈

致張二無副院

君子自樂於退性也人樂君子之退情也有時樂其進以安民有時樂其退以安身乍休目前修復形神以繫

蒼生之望何慰如之十三日念翁先生飄然往矣先生向也在告不同其犯難因病以全君臣之復今也予告同其揮袂因病以遠僚友之情天之所以垂注其君子者豈偶哉此心無事得自平日此身無事得自今日聖主恩深與天侔矣晤仲升兄知貧瘠初釋道體日即康勝喜慰不已未能題慰薄言奉慰惟一意靜養無勞報音

附二無復東

六年之別再得奉教大君子極擬朝夕追侍發我臨難多病困人半載林樾頃荷恩放又將買驢南矣

幾亭全書

卷之四十九

先生道味日深浮言過影何足有無然使聖主寤寐之思與貞臣鬱勃之藎相求而未卽相遇弟不暇自爲病疾憐而大爲世道人心惜也念翁先生去漸遠私心猶愈望其還無已則聯舟而談最上若假我以朝聞之緣寧敢庶幾日來眠食稍適聖主恩深不知所報惟祝大君子之言早得見施行無論否復拯病夫餘息鼓腹康衢耳

與楊扶職戶垣

日來事機若何年翁心緒若何本落石出事莫過真士君子平生所得自持者此也此事勘礪完局度非數月

不能數月之久。謂生既苦無聊。兼復日月可惜。以弟愚見。莫若擇平日性所喜看一書。或經或史。或本朝典故。派定課程。如少年習舉業時光景。且以消日。且以益身。兩得之道。以年翁青春敏慧。乘憂患而加功。未必非後半生之大福也。感風昔厚愛。無以報聊竭其愚。

答楊扶職 癸未

尊體初開。微恙知今已安。古人以此爲福。堂亦非勉強自解。語益動心。忍性從素。患難之時。易於得力。一切讀書求義。溫故知新。遇有會意。亦自與他所無異。慧心人能自喻之。衡局忽動。既克有定。伊誰云憎。可見天下事

幾平全計

卷四十九 文錄

三

總非人所能與也。靜言觀之。澹却人多少機心。消却世間多少客氣。

與朱勉齋宣撫

老年翁之含哀茹辛。五年於茲矣。居則廬墓。仕則孑身。不繼娶。不蓄媵。專其志養其氣。有自昔貞臣節士之所不能行者。何哉。回念太夫人泊尊年。搜重貞殉難。感敵難忘。而爲此也。今采餞開府矣。拜國恩以報主。痛家難以報親。不忠志之不堅。敢符在握。不忠權之不行。西堯陣遯。不忠地之非便。敢歷踰紀。不忠才猷之不練。年甫強仕。不患精力之不裕。所患者惟求賢自輔。愛士如傷。

耳求資以善謀爲本。愛士以足餉爲端。近來賦增兵減。而邊兵缺餉。每數月金安在哉。但聞餉銀解至。兵所得者十不一二。處處皆然。歲歲皆然。此弊不除。則無下手處。此弊一發。則各邊廩十餘年積與。豈可追問哉。所以相顧而莫敢告也。必先請至尊。天地之度以開闢乎。段造中興布業。凡前此積弊。加以大救。概置勿究。從今日始。見在兵數。悉與覈實。應如舊者。足額而止。應加兵者。實募土著。按期發餉。務令絲毫皆入兵手。則士馬可練。賞罰可行。有荒土之處。可以墾治。生穀一二年間。加派可以漸減。民可安。敢可制。練台論所云。以一人

幾平全計

卷四十九 文錄

四

盡衆奸。一朝明積弊。亦何至感天威。召群怨哉。治務在得將。選將要在善謀。幕中得一真正善謀之士。然後猛將強兵有所主持。此又報君親第一要也。遠屏下問。故布其愚。弟事漸有解意。得放歸耕。素懼良足并謝。注存。

復朱勉齋宣撫

祖墓爲國除兇。爲親雪恨。刻刻不忘。遂不覺通信。誠一至於此。即在古人。豈易及哉。但薦賢報國。非小小事。雖祖墓相信之深。弟亦不敢自擅。乃爾還應先命一介。禮致幕中。與之深談二三晝夜。使彼此肝膈字然。

後薦之。可萬全而無悔。古大臣爲君爲親。義當然也。倘
意見有未同處。行止惟意酌之何如。

與曹古遠兵垣

白帥負罪頗深。未知尊師相國。竟能得所請否。左帥亦
屢目跋扈之跡。斯二人者。度皆以賀人龍自疑。理須各
賜恩宥。悉原前愆。使圖新功。自効。師相至彼之日。先遣
腹心之士。賞教往安其心。普開諭之。然後身入其營。據
以恩信。必爭致死力矣。二帥罪戾不無淺深。二教辭氣
應示低昂。亦惟師相熟慮而面奏之。白帥應使隨征。左
帥定以信地。足其糧食。固圍爲功。無令得沿江遷移。縱
肆。全計。卷四十九。文獻。

幾事全書

卷四十九

文獻

三

軍士侵暴。今日駕馭二帥之方略。約當如此。台兄倘謂
非謬。幸加採擇。徐以尊意自言之。無云出自鄙見也。
致劉念臺先生
讀老先生手教。知之愛之。世豈有兩哉。某無先生之道
之望。而人之欲其去也。則不後先生。然又不信其真樂
於去也。設一若不使去之機。以困之。今知其欲去也。
則又不使之得徑棄。而強以量移。豈知學人心事。必不
屑以退媒進。今便聽休。與量移而休。有何汚潔低昂。彼
亦空勞心耳。方今外患日熾。內憂滋深。退乃至願。惟家
鄉亦非樂郊。主憂誰與分解。此忠誠大臣所以懷去國

之情。而凡有心者。不能無喟無承歎也。在氛北折。聞此
特已的。台旆必宜徐徐某。倘有天幸旦夕脫樊。竊去長
安。雲子仍得追隨。十年未之宿夢。出胸中所見所憂。一
求正。何快何慰如之。若其未能歸來。日探禹穴。訂道
真。尚欲遊武夷。效癡翁卜築建陽之事。此亦夙昔有志
乘今足力未甚衰。而爲之者。俯仰承宿。不覺及之。

附念臺復柬

老人去國百兩感。念翁兄之知我也。又惠以手書。
重之以佳咏。一唱三歎。有餘音焉。雖勞劣不能仰承。
萬一抑姑以之白勉焉。則鞭影之及也。嗟乎。道之難

幾事全書

卷四十九

文獻

六

行也久矣。不佞不敢以狼狽之資。托言精瑩。而一時
人情物態。已漸有不可知者。一科擢耳。久矣。水落石
出。而重遲不了之話柄。此不過欲翁兄一去耳。翁兄
非難於去者。政恐葛藤不斷。轉成難谷之勢。且奈何。
日夕念此。不禁扼腕。計有道者。必有以處之。易曰。困
德之辨也。一日得解纜。弋攜手同行。固所願也。乃弟
刻下先告行矣。布此耿耿。欲作小詩步韻。念不欲爲
應酬之塞責。始遲之。有會而言。行以奉致也。

與任玉仲侍御
身滯於外人。於內人生。罹此何勝慘楚。昨席間聞年

翁語。知以門誼戚戚不遺。使人感惻。彌增。竊念婦人無
壺外名。然生平或有一二事。為尋常所未親者。亦不忍
因其婦人。假不傳。謹以行略一二條。暨小詠同上。或
翁達。湛翁。得仁人數言。非同汎汎。一楮一墨。世世子孫
寶而藏之。不能讓也。

與陳仲謀書

內子云。公實懷長悲。情難已已。遂或短歌。昨席間聞年
翁向龔年翁語。感愴有加。謹以小詠及事實一二條奉
覽。無成有終。地道也。妻道也。然事或有昔人所未行者。
亦不忍為其婦人而渾之。蓋施濟之事。使室人越趨。雖

髮金碧

卷四十九 文獻

七

男子不能獨行也。故當令後世知之。此意惟仁人知之。

附松泉札

癸未二月十八日

母親去後。我孰無所依。日夜惟望大人南還。當今非
彙世之時。大人無行道之禍。徘徊仕路。徒異已者
之忌。以與小人媒孽。一君子其機變之巧。豈及提防
錢妹丈謂仕路風波。洵可長也。大人自今決宜括囊
無舉。未能潛身。且宜守口。古人可以卷懷。正謂禪榮
名刻才華。使人不之忌。故得從容奉身而退。若於富
貴難等浮雲之武。於軍國仍深借箸之籌。人且以名
心未落。忌欲從生。何難得遂其遠引之高哉。大易以

確乎不拔。歸之潛龍。而以憂則連之為確乎不拔之
實事。假憂世之志。苟有一毫未能連。則潛確之氣猶
浮而出。知幾之哲尚遠也。

與傅惕菴紹白道

祖產出都後。此間玄黃日盛。而疆圉之氛惡。亦七八月
於茲。內感外應。固其所也。是非慶戚。無可言者。言之徒
增惋泣。如此世界。衆意巡行。造禍斯中。亦是哲人之禍。
視漢涼京。廬相去遠矣。弟自秋杪。僥倖謫以來。歷春涉
夏。已九閱月。居易使命。坦坦忘情。樂祖臺能深信之所
不能忘情者。兄輩未有一人出頭。而寒荆遠先朝露。葬

髮金碧

卷四十九 文獻

八

踪遠。羈不得一訣。含痛無已。今決志石隱。求未聞之道。
完未竟之舊。敬未成之子。以無負餘生。天其許我乎。祖
臺政教。平於浙東。何日攀駕而西。惠茲赤子。雖總在千
里之內。然孔邇有懷。尤樂親承。亦人情也。

復魯二雲書

戊寅狙暑。聆玉露於散閣。爾時一堂賓主。猶共謂白日
遲聖也。間以其隙與白翁證世外事。幸不以為迂。而
應實之。此以見舉思廣益之弘度。數屋中外。韓如矣。不
啻宦情如水。驪鼎可忘。不知何端。乃來增轍。自有所因。
翁臺所云。海內謬推伯淳之故。歎以伯淳之和粹。不

客於元祐。况圭角未盡。猶步伊川後塵者乎。學疎誠淺。於人何尤。求多者一二人。或已蒙。聖鑒。不敢復贅辨。黃道長仲霖三疏牽涉。不得不一分剖。亦細心平氣。不與彼相垢厲也。敬錄以質有道。舊未靜候九閱月。迄今或將有竣局之望。遠荷注存心。銘如何近刻二種。附呈。敬正。多言賈罪。斯亦其一端也。夫。

復蔡雲怡晉撫

弟專候部覆下時。即請告歸。鑒此實人子至情。非放詞時局。既移。便祈新然。抵掌思自見也。然後知古之天民。蓋其心其時。亦有不得已者耶。新泰。汲汲報恩。意在望。

幾本全書

卷四一九文錄

九

荒足食。可謂知本計者。但此事弊繁。只在得一真總理之大臣。在昔則周文襄。在近則汪荃原。司農之備。方可當之。求之今世。惟祖臺堪任斯事。若先以少司空履任。從容報績。民享我福。我食國恩。哀世封功。俾禹稷。豈僅僅田千秋富民侯而已乎。新泰。聞向劉澹老言之。際老過訪。弟敬以祖臺對。業已入告。待時則駕耳。此事雖形神並勞。然平土而兼治水。課農而兼治兵。田疇漸成。華華然得王公設險之勢。誠莫大之業也。懷救民之誠。者雖勞亦甘。未知斯世斯民。有此弘福否。張時雍素爲郭老所信愛。曾向弟亟稱之。別論節餞之才。敬登夾袋。

有詢及卽以轉告。書院講學。不世盛舉。聞之不覺舞。而道德經濟文章三業。並晉使士子各從所近而入。其於育才救時。尤中有賡。晉士何幸。民生何幸。經子詳本。從經第二番纂定。此等大業。非沈潛歲月。四五番精神手眼。不能脫窠。誠恐已心一有未愜處。便不足以通天。下之志。而粹後世之憾。故事遲之。俟既成。當隨旌旆所及。獻之函丈。爲爾心學道者。助一津梁也。掌上錄聖荒書各二冊。奉覽。

與蔣一个

細讀覆稿。種種特見。所引證多在欽定屯書。所歸重多。幾平全書。卷四一九文錄。原案。

在邊屯。而畿輔荒地。大抵屬廢。則皆在三年五年之限。者也。不別設力。田科總皆慎重名器之意。清丈二字。未知民間能以安靜未之否。翁臺爲國爲民。一腔熱腸。自能一一熟籌之。林可老已迭閱矣。

與金伯玉

許觀部覆新案。疏與原意不相符者。大約有四。原疏墾屯並官。重在開荒。而覆單言屯一也。原疏以永不起科。之。祖制爲主。而覆多引典屯全背邊屯永不起科。股屯免科三年五年之說。然則今所欲開者。畿輔之荒地。皆腹而非邊也。是皆須起科者矣。二也。原疏設力田學。

正欲使文理略通之子弟。其父兄樂便而來。今覆不必另立屯學。但附籍應試。則一切入學科舉。仍非便易。三也。原疏入場。照宣遠生另編字號。量增中額。尤為鼓舞。第一要著。覆云。俟人才日盛。方請鄉會加額。竊恐聞者有河清難俟之歎。四也。據此。則原疏無一得行。惟成屯一秋。覆疏與原疏相近。而終結之以徒邊開屯。則仍在遠而非指畿輔之荒地。亦未嘗相合也。清丈二字。尤所難言。昨歲親見。敝邑清丈。胥役歡歌。村農戶泣。南北人情。或當相近。此於民生圖計。既多可商。而不同處太多。悉於揆體。亦稍未便。翁臺能為當事一一商確。務從民

奏工全書

卷目一九

文錄

十一

生起。勉挽救實多。但求自出。已見勿宜所從來。弟今日求退之身。凡功與名。皆不欲以身涉之。惟翁臺能信我耳。另數字答。將一個各以片言。包括微情。恐其我相未盡。不敢盡言也。未知其能細心思。釋否。今得翁臺從原頭處。校正兩夾持。或者軍國民生。得以匡扶。此等事。直是今日中興根本。民生休戚。盛衰之大關。竊冀小臣默默多方運用。惟天地祖宗鑒此心耳。非翁臺孰能以無我無人。無功無名。俯體而力行之者乎。切切。復周際五六總理處。知台臺又處。可任屢述尊意。益知台臺又處。

心容事者也。手教慰獎。婉如之何。整荒一事。不佞曾籌其本原。誠如台諭。不起科。廣事側六字。盡之矣。所云三年起科。乃指向來額內田地。近數年新拋荒者而言。然猶恐有司不信。民不敢來。若積荒田地。建須枯出。祖制永不起科四字。不可有違。腹之分。倘各此永字。則荒亦永承而已矣。善書著議。疾呼屢能信。祖制者。未見幾人。幸而天佑國家。新奉面奏。積贖。特拈此語。聖意方向。民生所賴。其在是乎。屯本宜勸。用宜恩膏。白兄良卓。至一切積進宿弊。則不佞原著整荒議。與屯院徐心水疏。開發已詳。願台臺特垂採酌。大抵久於其任。

奏工全書

卷目一九

文錄

十二

平觀厥成。表世封。自有酬功之典。或內召在。卽則薦賢自代。以繼其事。大賢之受斯任。完斯局。立意當如是也。另補議二條。及昔年津門奏疏事宜。一冊。並附歷覽。與黃濬嚴道長。部覆據云。已上十餘日。然未見下也。老寅翁如有大議。但可做新紱原疏。發揮事理。未須拈著部覆相左之意。今日事勢。非但聖與屯原分二事。而聖新荒與整積荒。尤須明辨。新荒多近水。尚易治。向來原在額課中者。然非確立免科若干年之信。尚恐逃戶不敢來歸。積荒原不在額課之中。多遠水。勢須開河。建開築堤。結廬。豈西

北之民所能承領。必確申承不起科之。祖制而又多方設舞招徠。庶幾東南巨室上農。與淮揚鹽商。有閭風而起者。蓋新荒可勸本境之流移。積荒必召東南之戶口。雖名一事。其間情勢判不相同。或疑新荒尚多拋棄。何暇召墾積荒。殊不知新荒使遠人任之。積荒使遠人任之。各事其事。有何相碍。若單重新荒。則課額止可暫捐。豈能承免。東南人士。孰敢越數千里而逐難必之。軒粒。頂無窮之稅。累。惟提出積荒名色。而招之以多方。寬之以歲月。來者漸多。積荒且開。新荒自然相率競勸。則不惟不相碍。而且相爲助矣。此實實人情事理。無奈

美不令替

卷四十九

一

尸其事者。不切念民生而立意見。兼且動新。致好事多磨也。大仁大智起而成之。其德澤可勝道哉。

復方仁植屯撫

下問各款。亦未能詳其實。以應度之。納糧五十石陞一級者。一年也。非永納也。加級僅虛名耳。起科既分上中下三則。就其間又各不同。或因旱田。永田之別。或因官出本與民自出本之別。未可通決之。總之此類皆積套謾語。無足取裁。若果如其法。而可關土治田。則一二十年來禾黍油。倉箱穰穰矣。何草萊日甚。菽粟價日高。機杼滿天地乎。大就。能剔豁掃除之上也。姑未及之。觀

任後別陳。次也。若因其辨說。從中調停。求合時宜。則恐大本既失。後難更正也。朱子謂孟子。觀其勢。盡一切大政事機宜。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台臺。固世傳講學者。請卽以今日之事爲學。而實講之。勸民墾荒。則上下兩利。分收起科。則百無一成。辨此便是明善。信譽荒之利。而力行之。勿因分收起科之遊談。自生疑。其守此便是誠身。業已虛懷諮悉矣。應明啓當事。下交上。交共成中孚。便是信友。因以通於帝心。酌定教書。使樂然。天章畫一。以布告天下。職掌明而未行。便是獲上。於是履任而舉行之。隨其時宜而潤色之。使近

美不令替

卷四十九

一

者悅。遠者來。所謂民可得而治也。曰治。功曰臣。道曰果。問一以貫之。台臺今日宜力講此。上不召。召用中不負。所果。下不負。今日困窮之民。懇惻光明。成就大丈夫一番出處。若夫顧之迷。不迷。業之完。不完。天也。如此認定。所謂至一無通。葛藤俱斷矣。屢荷謙光。敢罄其愚。以報

與錢塞菴相公

家信。至知親翁。用情之篤。垂唁之深。卽尊懷亦在哀戚中。而親頌玉履。申以隆美。遙聞而感與泣俱。弟獨旅國門。未及一拜老親。媽。蜜几抱。敢何極。生獨一束。聊將遠忱。惟願爲蒼生世道。珍攝碩果。碩膚。總有天意。屬焉弟

居此風波萬狀亦頗神鑒得幸無恙冰山忽傾旁附權
宿事可清矣而弟之矢志必退得遂與否則又有天
焉居易俟命始終無二道耳自念一身困於外室人頑
於內境遇之逆無可復加惟體貼行乎患難之事以庶
幾生於憂患之理僅免倉皇顛仆不敢謂學問之得力
不可謂非學問用力之賜也舊秋政府相約以理學特
薦扼於姻族而止今更恐因此反阻其求退安親之志
惟俟部覆一下卽具疏乞歸聆教之期或在秋杪

與錢仲取

賢督數月之間哀兄復哀母太夫人境遇良苦此時無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與錢仲取

他適惟有節性養身用慰嚴親此卽至孝此卽學問也
生寓長安不過半平生坦夷之意未嘗騎虎虎偏致怒
未嘗握蛇蛇噴毒而思養之猶李風昔兢兢無事可求
姑借宿案以抑其進又欲嗾人糾拿上錄一書虞老聞
笑曰是篇之也遂悟而止仲夏下旬方設謫天大局牽
陪多人衆皆慄慄而天心忽轉涉歷至此天下事豈
入之所能爲哉君子惟有循理義安天命而已矣伏事
竣求歸雖如願與否未可知然爲臣子之道當如是也
答柯楚衡司理
敝門生黃廷陽來備悉年臺諸善政大約不操風力之

爲而實行其愛人之德四教中所與隆所利賴並與黃
宰白鵲並千秋矣報成在即內召非遙以吳公治行兼
提買生之治安爲同籍光寵非年臺誰鑒哉弟肝衡時
艱念君民之急無言責而言又往往言人之所不言於
是人以爲非時然後言之道也苛求者一再應則亦不
得言而已矣適其二年前之本意又何怨何尤落落萍
踪恐須於家園錄竹叢中掃三徑以俟輟軒之過也雲
翰遠煩心焉銘切

寄劉念臺先生

道履言歸藝藝益因而恣采小雅所鑒良今方殆也既

與志全書

與志全書

與志全書

克有定靡人非勝微論知天之士卽稍識人清短長事
復倚秋者亦應思豫防漸自戰戰以求善後而乃嗟
口放手一旦決裂至此所傷實多豈僅曰其身敗其名
辱而已耶孽自己作群陰喪氣正類快心然深於愛國
愛君之士顧獨有惻惻而悉痛者有道自知亦相喻
於無言矣時局宦態翻雲覆雨以變爲常此豈其常也
哉伊川程子語揚長曰世事雖變某安敢愛此之謂其
常某在今妻非消散公論已明猶意中自有其當不欲
自論於乍無懼於久無聞故雖彈冠者衆仍甘懷寶失
時之譏明道云介於石理素定也行吾素定庶其不違

於幾矣乎。惟候歸國既遂安觀之事一畢。撫琴咏歌。暇
歸尚擬偕一二同志。登稽山而就正焉。先生其許諸。和
年翁中流砥柱。始幾目爲武首。今就推爲福先。觀其信
心而發進步。寧迂知素所得於高山景行也。

答塞菴相公

修兄至。捧讀手教。俯仰身世。不勝慨然。親屬老夫人。癡
疾考終。事有漸。故哀而不驚。內子猝疾。忽逝。不得永訣。
驚恨兼之矣。至於宦途時局。儘能看破。煇方張。不至貽
人奪氣。毒既散。亦不敢隨人快心。長年閉關。與古聖賢
酬酢。以彼作我模範。亦以我作彼權衡。昔年定得朱子

集正三言

冬月一九

下

書并新成救荒策。會而一年來日用課程之外。又定得
程子書功夫。已八九分。復定本朝儒統。亦有基緒。儘不
寂寞。深有味乎孟子修身見於世之旨也。惟僕處分既
定。一意求歸。松杉竹影之間。永矢勿過。此生自足。何闊
何悔乎。流氣已極。人無察者。所恃乃在天耳。良幸必俟
新甲科。此吾邑新發諸公之責矣。今即聞已安和。殊什
慰。恐此後保衛。或加意。天才絕出之士。其難性必先
用以養身。凡有泄越紛馳者。非其壽也。公勵德。謹
竊以此自慰。

答仲馭

修兄來。珍吾臂。眼食漸復。形神已調。不勝私慰。今後還

至重。前途至長。此非但導大人心上事。亦區區心上最
弊。緊事也。不覺施切言之。兼其本元。推其分量。片言舉
之。曰自愛愛人。則生理長聚於身心間矣。修兄初見。甚
覺殷懃。殊增感。既而父子相對。談經商道。亦彼油然
樂以解哀。族郎自娛。家食永貞。此物此志。云爾。新令必
俟新甲科。得人與否。亦在新榜同年。亦在邑民命道。若
夫世局。真是浮雲。天怒赫然。泰山作冰。爲益成括者。殆
止。君子之大道。根於天地之大德。大德曰生。

其學全書

冬月一九

下

大道曰好生。而無害。今離道以爲才。反大以爲小。日充
其欲。害人之心。夫焉有不自教者乎。可憫可散。近來
旨下甚遠。處分乞休。兩層事。未知何時能畢。即孟夏辦
疏。至今杳然。濟民一段事情。聞政府頗有標出。惟簡發
難期耳。

示探略養身未八月十五日

歸來時。居鄉之志已決。只可偶入城拜望親友耳。平林
須結構小小規模。彼春秋可居。遇盛暑。欲借沈氏山堂
居之。長松磐石。綠陰流泉。殊助幽居之散。今亦今修兒
於古原。卽整治書室三間。以俟隨意。僅得習靜。親書少

見人。永不仕矣。有破世榮。清中趨熱。慘見此來。離勞幾
然。岑寂中。父子相對。或商經史。或談民物。或話未務。著
堪與。頗有所益。亦漸解哀。况今擬逐公車。大隊相與。偕
旋。亦無處索寞矣。吾只靜坐觀書。自不比他人。懷戚戚
之處。惟是歸期難定。恐先須應壬午元旦之占。人生果
五行所範圍。只可以此心範圍五行耳。

附修京信 癸未七月廿七日

弟以七月十九日始抵京。靜拜見父親。悲喜交集。父
親哀痛深至。談及母親。揮淚不已。今亦極意排遣。兼
借著述。以消解情懷。弟自初到一兩日內。將母親變

集卷全

卷四一九

一九

故。次第說明。今惟泰酌。程子較對策會。且聞父親新
著。至於家中之事。非問不言。不欲以此類致感傷也。
初再二集。父親欲待程子書既畢。然後探研。程非
踰月不可。而弟當同下第諸公買舟而歸。則父親雖
聞此。而弟胸中之蘊。無絲而吐。恐當留作家園日課。
矣。此時兄與弟互相左右。因茲較見。益發新知。武更
有意外之獲。亦未可知。則今日之運。未必非千秋
之無憾也。但未知世運何似。客得此問。願否。父親欲
輯諸家儒書。弟初意深以為不可。今觀草稿已定十
分之五。又為性所鮮好。又頗藉此遺懷。與其默默而

痛傷心。不如孜孜而欣學古也。弟是以不復違言。惟
書効翻開。助稍考。少分父親之勞。此為實著耳。至於
人事典則。弟終以為不必。須知天下萬世。有教不盡
的人。有處不盡的事。竟弄猶病。此觀是矣。兄意以為
何如。聞憲賊渡江而南。破廟廣者。城屠戮甚慘。又入
江西。袁州。破新淦。吾鄉恐未得安枕。父親已決鄉居
之計矣。平林幽鄉。而外四弟五弟各宜覓一深僻之
所以。兩三年之力。經營收拾。之大事。使鄉農少此大
家不得。而吾居於其間。便是亂世之樂郊矣。父親以
家中事多。旅中亦頗能自遣。命弟於八月下旬南歸。

集卷全

卷四一九

一九

十月半前。可抵家矣。弟在得中。不見一人。不出門庭。
一步。十九日。蚤。素衣冠而入城。行於遺囑。心殊懷怛。
今惟晨夕侍笑。言商擬義。即仲謙諸公。亦未之見也。
一字致仲家。給知其意。極極懷怛。快以新開耳。
答袁世兄
今親翁頌公來。得讀世兄手教。區區鄙見。已悉面告之。
願公所謂上報。君恩。下光臣業。近慰朝士。遠救蒼生。
只是解舊疑。任實事。兩者足以包之。此真正道理。亦即
真正謀算。所謂解舊疑者。知呂申公矣。簡薦范希文之
類是也。所謂任實事者。如生五破。靖平流寇。向家

常事不認真講求。今專於此三事著精神。務提挈中外之驛才。使悉忌閑是閒非。而併力分圖此三事是也。老

與熊魚山

天定勝人。及勝矣。而其間培養猶多不測。意者化工有心。母俾司灌溉者獲尸其德乎。未厚。吾生庸玉於成。君子知所以順受之矣。兼旬以來。作何功課。弟自會年集

與熊魚山

卷四十九

三

吾樵柴雲老處。此閒無之。近又纂得程子詳本。方在繕錄。不惟爲後學計。日間功課。實覺時時有會心處。以此旨忌其困頓。悅理義而酬酢古人。不以爲夢寐也。翁

答熊魚山

入門與立志不同。入門機游夏之殊科。舟車之異。志則必期於通。猶登舟車者必赴長安也。豈容有異哉。其

擇中庸依中庸則同。若夫自得。全親見在。素貧賤。素患難。心不動上也。或稍動而旋安。亦其次之。初召之也。無

與熊魚山

程子書有刪未盡處。翁蓋片言而獲我心。其間約有二端。一是不確當者。一是不關切者。私衷自以其未確而猶恐終確。以其欠切而或又關切。與遇而去之。事過而存之。畢竟胸中精義未到。遂於權衡有疎。姑以慎重補之。亦不得已之中策也。樂冊尚存台覽。凡覺可去者。祈

與熊魚山

卷四十九

三

後熊魚山

台諭甚高。簡端所批。甚有微妙處。獨行所見。不瞻顧。先刪訂手眼。委應爾爾。弟意直恐所存太少。使讀者反難割捨。原集則又仍費後學搜閱耳目。故寧稍多之。今於台見所應去內。更酌其無關係的非正當者刪之。以此抄爲第四精。而從容訂定。歷真務無遺憾。然後梓布爲至快之舉。弟平生將迷及訂輯。儒先諸書不敢求人作序。恐其一時未悉愚見。又未知數十年體貼功夫。說不著痛痒。雄徒舉亦增汗耳。若真學問人。又將本書體勘過一番。得失同異。如各談星中事。雖所見小有參

差正復何碍。今特求老先生撰一弁言冠之篇端。卽并述台見欲設詳要二本竝行而第姑守其詳本之意。使此段意思議論後人已得默領之亦何異無言之啟耶。

附魚山來柬

先生嘗云意思所到。與伊川聯翁默符者甚多。與明道則少。有重複足徵血性較然不欺。故弟輒敢忘其管小於來冊妄有存去。然亦未遑細訂。且於當存者○之稍次則△之應去則丁之如是而已矣。先生若以爲無當。便請束閣。如萬有一當也。則弟尚有說於此。朱子所集全書散而無統。先生是編殊有功兩夫。

吳正全書

朱子一九書

三

子又其所錄詳。可使後學無玄肆之恨。庚當梓行。題口詳本。另以今所標○△者爲一冊。題曰要書。如

國朝羅近溪先生語要二本。卽與全錄竝行。共爲一函。殊稱人意。天下之大。萬世之遠。不患無相資者。惟高明之所擇。不敢必也。倘不以鄙言爲謬戾。仍當彈一月功。與先生相商妥確。庶幾與天下共之無憾耳。

復蔡雲怡晉撫

泰開失守。尙會隨演。兼聞三邊亦已捷勦。今卽遣總制設監軍。未論下手且無從進步。目今惟有急保三晉一著。最爲切要。而果朝少籌及之者。惟一新科胡輯頤名。

全才。謹慎懇切。竝進二號。儻有打算。有方略。非漫以氣勝未知。聖明肯起用否。晉事必做。占清鎮意。一切兵馬錢糧。得自調度。文武人才。得自辟置。百凡以晉供晉。而人才則不妨廣羅。以保晉。如此乃可。澤右情於萬全。今當事亦隱隱有此議。以之命題立課。而未見施行也。晉中專界大賢。固是得人。若楚若澤。若蜀。在在選豪傑。居之方見此法之善。若界非其人。幾又將歸咎於法矣。祖臺冰心五德。舉朝共孚。惟邇來有謂慎重稍退。又寓意經文。此皆無識者之談。真可一策。然所幸一小事。未遑若程子書。此詩已梓成。置三立院中。不又爲迂闊一

吳正全書

朱子一九書

三

案耶。居今之世。軒事洵亦難作也。原本有梗。幸發回爲慰。

答朱勉齋宣撫

上谷餉缺至此。真難措手。目前惟有民信一著。可免庚癸之呼。爲日久計。則惟屯壘一著。又未知貴治地形民情。若何果得曠土。否有水泉。可引否。人情可故舞否。稍知此事者。舊冬有南中二人。因下第已還鄉矣。將才惟凌幻生近之。然於募資最宜。於專閫未盡善。謀慮多可採。而未必能取人。因其久習參禪。好論翻駁。他人開一口必故爲翻一層。此習氣施之用兵。亦是一病。祖臺

向者過信而專厲。曾未允俞。近者習撫仍容部欲得其
故人。似亦實至各得其所之道也。大刻捧讀神領謹謝
教弟事尚未蒙處。且聞當事意謂弟欲掃除東林者。故
加苛求。可發一笑。未知何日得解此疑團也。小刻共三
種附呈清覽。

致唐德菴邑尊 景末

民之隱固不可勝窮者也。蓋吾民者。此心思伎倆。亦日
新而月生。是以言者度之於數千里之外。制之以數年
前之局。往往彼密我疎。彼鮮我腐。惟是大腔廐則久而
不變。執要可以御煩。與夫目前一二事之大機宜。太利

義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主

一勞可以永逸。此則有可善度。有可處分。少以佐神
君一揀酌耳。聊據近思。臚列二端。當道左之芹獻。
一編審里役。最為重事。關係民生十年安危。前冊南北
運輕重品。裕民情稍平。今因署篆難於執持。遂多轉
動。且因田多者大半寄入官戶。不得已遂略做嘉秀
兩邑防殷實戶充役之法。倘復失真。經以貨產兩少
之人。代大戶當換。則不平彌甚矣。今冊除十五十六
兩年已定外。自十七年為始。尚有八年田既難開。費
復無憑。不如換區換甲。逐日編審。出至公至斷。以定
之。使各區里遞互相指擬。某某見在實有田若干。離

使寄入官戶。不復改正。而眾口公論難逃。仍照實田
數日食役。如此。庶稍避貧民之困。而服貧民之心。其
倉北運一名者。亦仍兼一南運。即大戶可不至重累
矣。但新政初發。便率至煩之民。隱至重之民事。而一
一研審以歸至當。誠極勞心。然一勞則永逸。若姑先
定一年。則目前雖稍便易。而向機年年煩損。或者先
定一年。而從此舊習固心。設法凡於詞訟徵納。及十
家牌之類。一一盡其貨產。至來年神明詞悉。貧民
富執居貧富之閒。道邑之民。十得其七八。然後復用
編審法。出其不意。一舉而此處將亦一掃也。姑備捧

義全書

卷四十九 文錄

主

一古稱吏畏民。必使新設職。於舊有條。可行於衆。
大約積習老舊。無文以誦中民。虎步龍行。以陽
盛民。蠶奸之法。初無定。自有神明。創舉則惟嚴禁
其白。彼每率。下鄉。只許正。一人。一。一人。如事
關重大。緊急。或路在三十里外。許轉。明。批在票上。
特加。推。給一人。只使人。數少。刑。氣。隨。自。越。又各鄉張
掛告示。凡有。橫。索。搶。捉。難。犬。什物者。以。盜。論。安民之
方。思。過。半。矣。
與施四明副院 景末

久尋老先生至愛。因一年來非候議即候旨。未嘗衰公服出門晉謁一客。如台臺連尊。又非敢燕服登室者。心雖翹切。述道遐疎。蓋自念臺先生行後。塊然獨坐斗室者七八月。於茲矣。未知何日述歸耕之願。起此風塵。世局也。新按臺任公祖昨見顧云。前曾懇老先生指示。全浙民隱。業蒙允許。來月初旬。即擬脂車。特托奉求。其意極胞切。欲自貴府而兼及他郡之民間利病。自縣令以及司理藩臬之職。掌各指其最大最切者一二條。奉為司南。惟台臺撥冗勞神。不虛其所望。

致任玉仲按臺 癸未

兩月以來。乾斯再奮。人以為除愁懣。無前之快舉。然仰體聖衷。豈願有此。蓋亦萬不得已而施之。預見此者。當憫默驚。憐不忍踴躍稱快也。台心謂然否乎。彼邑新選詹父母。有憂時之心。有長民之德。仲春度可抵任。舊夏幸辨黃仲霖疏。以訓誣為因。實以欲廣同善為願。區區愚忱。姑竭於吾君之前耳。不期天心仁覆。越半載。忽降德音。若深致念於薄游孤獎。而欲替其車者。下詔。片職敢擬聯翰。而懇欽天言。有喻宋帝得期。非四方懷黎之千載一時者哉。邑丞署篆。恐未敢肩茲鴻鉅。應俟新幸下車。為發軔首政。蓋此舉非關一二人。關桑梓

百千無告。又可因而推之。遠近又可漸而傳諸久長。須下之申詳。得體得情。然後上之入告也。有報有據。弟亦既以始末大意。述之新父母矣。總憲公以奉旨。時浙撫宋定。故容大專送祖臺申詳。至日或專題或會稿。自有宏裁也。弟候命累月。瘼食經衡。聊堪自娛。何日言旋里門。拜聆至教。

示候脩等 癸未十二月廿五日

廿三日奉 旨陳 著降一級調用。送報者至。見之。不可言。我之聞降。視他人之聞降。其不啻也。天之成。就人如此。可不盛德益修。業以報 帝天之恩乎。今

癸未年全書 卷四十九 文編

三八

當事者有無限說數。引我進取。我至意已定。不妄忘知。已之感。不敢受意外之提。舉世自矜。我為臣之心。我自畫我為子之道。古人不見是而先岡。况今見是乎。銓部已許補南監丞。大約只在正月杪。及二月初旬。惟可登舟矣。先靈屢動之悲。室人撫棺之慟。父子祖孫相見之歡。其暮春乎。壬午元。確乎不爽。事皆前定。營親安處。惟平林古原。兩處須各有書室二間。為吾閑居著述之所。此為適意。一切城市應酬。願欲省節之一歲之閒。村野居其八九。乃我開怡老之本也。與言及此。中心適然。

癸未年全書卷之四十九終

武亭全書卷之五十

文錄書庚十

與錢仲馭 昇末

賢者體中想益佳健。某靜處長安。閉戶著書。與山林無殊。惟親親暴露。室人閑。每一念至。不能奮飛。如處分疏。歲杪洗。閒。歷夕後。定拜疏求致也。壬午元旦。親筵歸。期三年克之。儼如而命。今茲所處。良亦應莫哉。非平生少。有至。閑居儘有事。幾今日長如小年矣。世迹變幻。烟雲一月間。天怒再行。擊斷。爾高下冰山。應特消滅。想高明必深感歎。時事可處。莫甚流寇。獻真書殺。禍被

其正公

卷五十五 文錄

一

民生。國假不嗜殺。憂在社稷。須開獻。破吉安。稱奉李公。子令。亦不殺一人。總憲家屬。安全無患。則其憂方更大也。新父母雖未深交。其人真。素而有涇渭。志在安民。弭變。似足幸。推桑得人。呂涇野先生有云。士大夫居家。須得同志二三人。方好幹事業。旨哉斯言。家鄉亦自有事。業可發。與暢於四支同意。不專居官也。仲馭讀禮年餘。想未免有踴涼之感。生今林樾不遠。子一亦有省親之志。歸來相與盤桓。而以尊大人主持其上。諸凡善業。不難為矣。小民心固。便足以寧家。而同志朝夕談叙。切磋。此身此心。亦覺鼓舞。有所安頓。更於養生之道。為有助。

仲馭聞此。必迫然豫懼於懷。

與夏緩公舊長樂

老年翁清標惠贈。八閩第一。浙銓一席。首推以待。不虞風水。隨零。感深季路。遂少稽人倫之鑑也。弟暮年一第。忘情世榮。惟日孜孜。恐人生大事。不得究竟。自辛巳倖滿。其疏求致。明倫不許。勉復趨朝。而機關迭與。幾使星移斗換。所賴日月光華。終歸有定。然而遐思早決。不復隨世局推遷。北而南。南而隱。願從畎畝中靜觀老年翁雲霄事業。俯慰交知耳。國事孔棘。家鄉漸有震驚。惟願無事時。勿立法制以擾之。鄙事則共拯懷貧。

其正公

卷五十一 文錄

二

使有生路。使風昔好亂望。賦之心。轉為親上固守之心。即貴賤賢愚。可同免於大劫也。大仁人素所同心。不覺及之。

與黃石齋宮詹

六年間。升沈險夷。無限變態。初聞老先生之罹禍也。深憂之。既而天佑清軍。非惟免耳。又益榮焉。世道之幸何如也。然老先生所以居此。至耄莫淡。而不有緩而不迫。雖欲借我為名。高弗得也。雖欲引我為知己。非受也。迫今則機勢渙然。午矣。德心靜照。可以彈冠乎。倘然枕石於仙山乎。某涉履風濤。種種意外。手援無人。每至峻

急處則 天心自爲保定。蓋信人生所持。惟有一心。惟有一天。心不負天。則天不負心也。惟台臺其心。訂之小疏及掌上。視共三冊。附政。此皆著於丁丑之冬。當日錄本法眼早見。壬午偶見。賞於八公先生。爲之發梓。而忌者譏於當事。謂專利時一何鄙也。論久事定。形銷影除。特因老先生昔曾寓目。惜不起。譏者與信譏者。點破其遠。亦當惘然耳。敬同年林非齋。當世有心有眼人也。衡文粵東。道經梓里。求就正於宗匠。風郵之便。教詢履祥。

寄沈芳揚鈞部

有三要。曰潔已。曰知人。曰清靜。潔已。在易。素性優爲。然

矣。正全千

卷三十一

二

特宜一洗近口之習。以標表之。知人最難。惟公生明。次則擇賢者而訪之。次則於隱微難達之際。酌立良法。以劑量而鼓舞之。清弊亦難。先以至誠訓誡。而感動之。次則竭心思。以清理之。次則審耳目。以防閑之。再有犯者。嚴威以懲之。

又托金伯玉轉達

萬念臺魚山鹿友三君子

所稍拙者。幹濟而素履清慎。研心理義。近於古所謂論道之臣。昔日有王佐無欲一語。傳播長安。奸邪聞。恨之入骨。其初特惜之以收人望耳。意在發奸。而舉動殊失其當。始則懷古人不畜失身之戒。而妄用之。既則

於群奸。舍吐未盡。疑有孤忠。自陷於罪。誠可憫矣。原此一人。作衆人敢言之氣。使大奸大貪。猶知所忌憚。藉曾撫彼恩威。風著其才。原有過人者。况使遇感恩。必將有忘身之報乎。此與用他人驅敵易將之局。又異。

答成玄升兵部

未

近來 旨下概選。恐薄疏尚須少待。一二月間得之。已爲廣矣。弟就有半載始下。曾台論學。求自信誠。言乎。至云世多偽士。此語亦願翁未勿向他人道。道此即群起而疑。且慎之。惟願默察真士。與之學問相長。行誼相磨。即人物誠有真廣。相與者。陶自然因友取友。可得真

集平全書

卷五十一

四

士而群疑重置之浮雲矣。自考考人。無過實行。實行無過居鄉。居官。廉潔則真。慈惠則真。從君民起念。則真。恬退無競。則真。從此觀。靜察安。莫彼過者。一切恃傍。行不掩言。皆於學問世道。邀如萬里。執此以往。真是安樂法。照磨鏡也。有畏於照磨。就故疑之。總則何疑之有。翁丈至誠告我。其敢不以至誠復翁丈。

寄黃如千淮撫

老年臺誠心正氣。向賦擬爲 國家重臣。壬午春仲。台旌枉及聆教之下。旅幸淮泗要地。發祥所基。得此碩人。南北之福也。弟兩年處風濤中。澎湃之勢。幾不可測。

若非天定勝人。則人力直無可如何矣。今則不必言。亦不忍復言。惟仁智自能默茹之。近刻二冊附政。其掌上錄一種。卽風濤所懸播也。法目一覽。此果爲世邊之書乎。抑誤彼一二人之書乎。可笑可歎。坎陷雖脫。愚拙之才。自宜閑散。乃在郵意。開散猶爲多也。直欲隱居春暮。定擬南還。尚圖專謝。

與劉湛六 甲申

大司馬新任。方抱憂思。言大計。此時可進。除保督外。又有二要。著一日收用李橋生。此人忠勇功勞。衆所共矜。家道盡破。二子遇害。因聞督薦。乃僅授一司務。而貪

義正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五

人勒索其重賄。竟不許其到任。而備差以出之。今應陞爲主事。立取回京。可以備詢。通情細商兵計。又胸中有結納智勇之士。爲益良多。且一方有急。則最危最險之邊道。亦所堪任。一日東南大將。陸邊之比。已經南樞史道老特薦。下部覆核。此人智勇俱備。爲東南湖海間俊傑所宗。亦用一人而可得數十百人。之益者。應直授總兵。使專任防江。聽南樞調度。必有相得益章之美。

答劉湛六 甲申

府詢晉事。暮歸曉曙。其在晉者。已聞有曲沃視師之信矣。如此。則呼應必靈。晉撫若能出奇。殲其已渡之兵。方

是轉敗爲功妙手。此須督與撫協志密圖。未可懸揣。殆不謂無可圖之機也。爲鞏固神京。則責在保撫。爲河北。處責在豫撫。今且未任。其以按君晉撫乎。兩省各察州縣宜設防。隘口總數錄上。其各口形勢名號。想各縣令能自諳之。不煩屑屑詳開。中樞只以此大旨分派二撫。或亦可美。

山西與河南交界。凡五州縣。應勅豫撫速急戒諭各守今緊防隘口。

一澤州與河內修武通者五口
一陵川縣與武輝縣林縣通者四口

義正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六

一臺開縣與林縣通者一口

一黎城其涉縣通者六口

一平順縣與林縣涉縣通者五大口十小口

山西與北直交界。凡三縣。應勅保撫速急戒諭各縣令緊防隘口。

一孟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十六口

一五臺縣與平山縣通者大小二十口

一黎時縣與阜平縣又大同府靈丘縣通者二口

示按修等 甲申正月

吾苦爲虛名所累。思若欲中以從。而相知愛者。又欲強

以所難不早決隱憂。殊非善事。頃倪司農罷奉旨令各舉心計大臣。而還邸沈自彰。遠首舉。普真堪驚駭。及訪外論。則又有劉湛六林任先亦同之。如此光景。大可慮也。楊康侯東府回。見人情因乏才之故。謬相擬議。乃爾遷思愈益常堅也。初八日。已題南監丞矣。初九日。忽有宣撫朱勉齋一疏。又同京中諸公意見。以心計專為幸。早聞之。托金伯玉力阻。得不上。想南歸有積也。總之時事所最重者兵餉。因求此二種人才。亂擬亂推。殊屬可駭。即何黃如姓名。以廷許家居。亦推及之。上總未之許也。十二月二十日。閣寇已自秦渡晉。京師頗震。關外

庚午全書

卷五十一

文淵閣

有警信。德元前經市。貴人歡宴如常。杞人空憂。怡堂者。泉可加之何。

致蔡雪怡哥撫

甲申

橫到塘報知。定勢益積。白駕還省。城雉固推本計矣。今日至要在固人心。固人心專在足餉。足餉有何他法。惟遠啓賢王大發積儲。給三單月。皆向來屢欠。亦須代朝廷總補之。蓋積玩之。後非有意外之施。不足轉積其心志也。再發積累。察城中無食。無受貧民。悉真口積。使先登陣之數。則民心亦踴躍矣。兵民俱固。保無內憂。於是可以乘間設奇。此皆在賢王心手間也。李同說平原。

我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正其類平。以此運說。必能動聽。

答王玉銘戶部

甲申正月

榮發毫無寸申。迄今耿耿。兩運藉平宏才。時艱獲濟。寬宵旰之憂。亦盡臣自展之會也。時李孔丞。非武候汾陽。不能濟。然何可言。但使大小臣工。各竭其心思。以共勤國事。即武候汾陽後出矣。門下公誠體國。幹理優長。正方今所急。藉後顧。勉圖建樹。毋讓古人。不佞已於新正八日。題補南監丞矣。藉此歸營先宅。頗慰素懷。專俟命下。卽南旋也。時後治疫。方今不可用。此方隨運。

庚午全書

卷五十一

文淵閣

氣更換。戊癸化火。故前方以資運為君。今年甲已化土。又別是一理矣。索得全方奇。上以申仁人救民德意。土風塞上珍珠。分甘遠錫。拜登為佩。

與胡韜顯進士

晉晉開條陳。尚智兵叛。非真寇沒也。宜急下一令。惟誅尚智一人。餘悉不問。有能殺之事者。仍不次特加賞。其部下將士。必有鼻尚智之頭。以希代者矣。蓋兵所以飯止。因缺餉太久。實實無衣無食。今已擄掠數州郡。展各羅金。忽得此反正之路。人人忻然。極其私願。父母妻子。皆在晉中。何苦舍而他流。靖亂之運。不外人皆心願。

明公連啓當事。疾馳入太原。與蔡公祖力至此策。遲則恐生他變。未易遽定耳。

與楊扶職 甲申正月

魚山執爰往浙中矣。因得會其專後。又與東南學者談論。其亦困之亨。寒之悅。損之益乎。弟以月初出門。從舟而歸。春春可拜先靈。無以室一慙。於今息。息豫存之也。東山云。不可畏也。伊可憐也。乃今知之。年翁何日超然。鴻飛每以爲念。年翁心。寂眼光。無忝世間英。倚經茲。煥煉能善承領。則益精神。春秋方富。豈肯受人料耶。弟年六旬。老矣。強壯以後。始知改過。今猶日不暇給。願

幾正全書

卷五十一 書牘

力

與年翁共勉之。慰人屢奉。溫旨。可慰特甚。浙募一事。想果必有高見。

致姜燕及少宰 甲申四月

往者晤貴門生丘鞠老。實深仰止。詞後。每聞老先生獎與後進。齒牙餘芬。時或及之。數載以來。老先生尚稽擇日。而某所處。無幾無夕。非風濤澎湃。惟恃。懷。懷。式於古訓。不敢得罪於天。天定勝人。終免大咎。從是當益堅其爲善之志。以無負大仁人揚誦而已。聖主恩深。薄鵠舊京。衆情皆爲某喜。鄉間非遠。差足養病。豈知辱。辱。已極。較諸辛已乞休之年。又倍狼狽。日惟僵卧。荒郊不能

晤謁一親知。况尚堪服官。後。癸。癸。先生俯體微誠。代爲題請。俾得遂首丘之願。倘殘喘因此少延。莫非弘賜也。某素性。機。愚。萬不作違心語。况仰對至誠長者。又敢以違心之詞。相質耶。制付專役封上。

與熊魚山

自仲春朔。分袂出都。知台駕迅速。早對西湖山色矣。弟數奇。歸水至臨清。而復返。從德州改陸。開關萬狀。幾於夜行。晝伏。終不免暴客之攫奪也。幸食官無長物。掠去衣服。暖耳數事而已。程子詳本。凡經。臺。臺。每味。處。又加。細。繹。比。舊。更。覺。愜。意。專。議。多。所。補。入。而。於。凡。例。內。特。增

幾正全書

卷五十一 書牘

一

一條。專言此意。不敢預。翁臺一段苦心也。今以首冊光附呈。覽久客初歸。未能題。題。命。仲。兄。修。恭。謁。臺。端。近。刻。數。種。并。求。教。益。微。片。少。俯。行。屏。萬。母。兄。外。公。允。稍。暇。能。過。我。於。鄉。邨。對。榻。訂。古。人。書。乎。野。景。松。風。粗。茶。淡。飯。爲。一。二。月。之。遊。傳。之。異。特。亦。勝。會。也。

附魚山後東

士好學樂善。無一息置。至。憂。如。翁。臺。亦。云。足。矣。求。之。者。顧。無。已。極。可。不。爲。世。道。歎。然。東。南。半。壁。得。借。仁。賢。緒。論。爲。桑。牖。之。資。未。始。非。斯。人。厚。慶。也。弟。鼎。俎。之。餘。感。高。義。置。諸。懷。抱。夢。寐。不。能。諱。而。盡。測。之。言。後。承

巷季。至不痺。疲其腕力。取蔑竹而破之。卽此一事。可謂古今人我一齊捐放。更服膺不輟矣。

復詹愷菴 甲申四月廿三日

善會事。屢煩恤民至意。又欲推廣之於仙鄉。何幸何幸。刻錄先備八冊。送存台几。別論弟亦微聞之。老父母賢直爲民與世間。專著精神於局面。世情而視民隱。爲末務者。不啻河漢。在治第實。欽爲近道。而他人或以爲遠。時此亦舉世膏肓之疾矣。台臺但堅我至誠。并稍加密。於防簡。久當徧服。昔者子產初政。民猶訾之。況於今日。于一議論。都從百姓起見。白論片言。兼挾其真。世未有

幾本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一

爲民發言而過。尤未有爲民聽言而催者。然則必不見民生。乃爲中道耶。亦在自信於心而已。

與詹愷菴 五月初二日

臥病僻野。尙期少蘇。乃世事驚心。轉復加劇。腹病廢食。徹曉不寐。不知何日能再拜台光。似未可必得矣。目今稍爲安定。人心計惟在少准詞。緩催科。清理獄犯。其不甚關要者。悉聽保釋。益鄉兵之餉。謹鑄鎖之防。加色笑於芹宮而已。首言少准詞者。蓋恐民間有迫切事情。或來叩額。又不得不體察故也。伊川論學云。只有可省。更無可添。今日論安民之道。似之病甚。語無論次。希恕。

致吳人撫道專

至痛之國變。不真。有至怪之人心乘之。而種種又多倡自鄉邑。若普天所擗踊欲絕者。顧奸宄快意雄行之一會也。非我祖。蓋威愛時宜。孰得化槍攘爲牧掌。復斯舊觀者乎。治弟目擊危亂。權宜以濟。亦因無事時。恒有小惠及人。故多事時。可以擴而充之。總與心之精微。漠不相涉。願頌下頌而上。獎從滋之愧。至讀學哀云。特其餘事。則真以學問人遇我。不覺相視而莫逆矣。頃敝邑諸紳。爲程總練。有公啓奉。實中列弟名。茲然未知所錄。以愚度之。總練之職。專在緝盜。盜莫盛於敝邑。故邑之盜。

幾本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十二

莫盛於張涇。滙一縣。而大首迄今通誅。或者祖臺。惻念東南。深察時要。以此職掌。貴之總練。故欲呼而奮授。以方略。厥果爾。則姑弛其前期。課以後效。實此方至急之務。尤東南數千里。根本涇源之功。弟久病未能。祇謂清光。又不敢輕通。隻字。此番懇奏。正如陶淵明所謂因事順心。冀爲鄉邦善後。非爲總練乞憐。想祖臺鼓舞鞭策之下。其猶堪備驅使乎。則除患戍材。一舉兼得。化工之博。挽不啻矣。致徐處承總憲。昨聞程里自郢中歸者云。左公祖提比十四年分輕資。

批題頗嚴切。此項久徵在官。解過藩司。徵庫收爲。其批題至今未發者。因藩司高索。里民情費所致。然欲知錢糧已清未清。似不必專重批題。卽例不容不據此。爲驗。而曲察其所以遲延之故。似亦可直催藩司。令其明報。彼終不能以民間已完者爲未完。則批題可立致。而致郡民生省錢財。省往返省費。省裁披。可普仁朝之新德。可動開卷之謳吟。可清房科之積勸。上臺一舉而數善備。老先生一言而衆福臻。不知可爲千里民窮特披金玉否。然此事從鄉民口得之。心中測測。不忍不一聞於仁人。倘其令已弛。此後不拔。嚴比星催。亦聽仁人更確訪而酌言之也。

卷五十一

文錄

三

先生道與位皆大臣矣。位則與國同其休戚。道則一進一退之間。海內瞻焉。後世擬焉。頃者先帝大戚。先生固不得不出。今新主在御。舉朝應以報大誓復弘業爲第一事。而其他方隅。恃而恩隙。苞苴諸積習。迅掃一空。方立得中興。跟腳果爾。廟社厚幸。蒼生厚幸。若猶未也。未審先生格心功夫。從何起手。從何致效。姑與委蛇。恐拂素心。遠復拂衣。須存國體。痛書爲先生思之。既出之後。去而久速。欲歸至當。頗覺非易。諒先生於出山時。

成竹早具。旁觀者識。素猶疎。未能仰探淵與耳。幸先生深念之。因以徵指。教之循理之實。經世之識。具存乎此。如某者平生學道。自首未聞。質屏病多。萬萬不堪。世用先生語一二當路。幸爲申此。模誠。俾全晚節。以終餘生。此情此德。何日忘之。

與謝震生

年餘以來。翻變遂至此。今日朝廷之上。惟應以報警。雪恥爲志。以恢復祖業爲事。以感動斯民爲本。以識振真才爲用。其餘一切。盡應掃除。乃閣積習已深。熟慮難忘。則旁觀者且無從開口。而況云下手處也。宗伯公不謀之合。豈不銘心。自願屏質微才。無當世用。與其出而展。無寧靜以自全。此甘心隱避之所從來也。

與陳仲謀

令郎長公過舍。適值國變。所在人心惶惶。而敝邑獨甚。致邑之士。子尤甚。長公見此光景。信宿解維。弟亦不能強留也。越月再會於郡城。述南都事情甚悉。吾輩遐思。當益堅矣。但他人求進難。吾輩求退亦不易。要之進不可求。退不妨求。至誠與委蛇。兼濟定可得也。然在年兄見居言路。邪正互爭。古來常局。猶有可出。在弟則彼其之子。方疑其熱中。畏其多算。與素性之至。談至機者。恰

恰相反。蔡諸隱懷嘉遇。又正相成。永矢勿諼。弟今日之謂矣。令親孫公祖登弟與誠。與前人反若蒼素。弟告征玉老云。惟不以司理氣格爲司理者。乃真司理矣。玉老以爲知言。

與熊魚山

近來北信如彼。而此問應著如此。此果何意。閉目不見鼻。然鼻自在。究竟如何。天下事到此。極難措乎。至誠竭才。猶虞變幻。叵測。況可以微機小術應之乎。連日讀李伯紀集。恨當日有此人。而不罄其用。千秋上下。世變相類。憑弔伊人。未知誰屬也。翁臺近日讀禮之際。靜坐乎。

與李全書

卷五十五

主

慨他書乎。爾接當世人才乎。有得勿新素示。弟近爲當事者量。若有引之出山之意。然弟自分始終一不合。時宜之人。時局果改。此心不改。時局未嘗改。此心安從。改哉。世亦宜爾身亦宜爾。寒輓而涉波。何如鴻真以斷。慕他人猶以世情相慰勸。翁臺真知我者。必堅我矣。與李映碧掌垣。亘古未有之奇變。吾儕何不幸而親觀之。喪魄斷魂。濕盡繼血。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此日人心。宜有一番大灑。濕大振。醒若之何其世新而心舊也。弟危禍之餘。驚哀之餘。病頓之餘。素成庸人。已矣。勿復陳矣。老公禍天挺。

俊健。臣喻此民。正在此時。古人所謂行其道。行其言。無尊卑也。貴門人魏學謙。固平生自矢。不肯負師門者。頃因就死。驗月。傳番多方。然即就形迹論。獨死於衆不死之日。謂不得列於无咎替補之義乎。既已不欠一死矣。設復苛求。將置終不死者於何地。

與章格菴都諫

時變至此。何天可呼。即天有心。應人之呼。亦須人心自轉。而後可以泣血號穹。轉回帝聽也。令聞辰軸移南。群情猶北。欲使此際。助勦之力。必得誠與才合者。然後堪之。非我年翁其誰望。然亦難言之矣。非壁立千仞。

與李全書

卷五十五

主

不足以砥柱中流。錄錄微露。又恐爭於懷密成幾之義。於大臣。舞興頓長。源中立於大儒。每致恩伯淳伯安若矣。散興伯紀。非不醇臣。鉅才猶似質直居多。故當時不得盡其用也。老年翁時時聯念。蓋先生必相與參訂及此。弟病患餘生。伏復之志。已銷仰噴之鳴。長絕老年翁風。昔見知。必能信其懷。保其貌。飾凡遇當事及相知者。祈爲餘道。此意弟所力懇於命臺先生者。亦此而已。魏庶嘗遇死。旬餘鄉人因而道。然萬事不逃一真。只須片言定之。曰不死。罪不可貸。已死。更何多求。挺古曾。有以死爲罪者乎。老年翁居心如秤。折衷盈廷。必有中。

逝在矣。天下之清。半賴清操。半賴清議。兼斯二者。非公而誰。

致顧瑞屏宗伯

世事日非。衆初之心。如醉如夢。嘆之莫應。竟致大變。先帝殉義。二十餘臣。殉忠而已矣。老先生遂繼舊忠。早臨新忠。設際豈小哉。某之爲人。老先生所素曉。道不能達。世才不足。故將此猶論其平生也。而柳贊先秋。殊非松筠耐霜之匹。衰病相尋。辛巳夏。已曾具疏乞休矣。在蔣至。於今日風波憂長。殆無生理。豈堪復入朝班乎。不虞老先生過加獎許。荷充屬員。人非木石。豈忘知已。然

幾本全書

卷之一 文錄

士之所爲。伸於知已者。有二。筋力猶堪。以勞酬遇。一也。自度疲憊。退全晚節。又一也。君子之成人者。亦有二度。其所能。使得自展以効於朝。一也。知其心。信其言。不強使之。至於決裂。又一也。廢義惟均。而總之。後深於前。某今以至誠呈控。願老先生以至誠諒之。還朝在即。懇轉致李公。卽與賜題。聽遂休致。此之知我成我。豈直如一歲三遷而已哉。前者從祀追謚。議已托水修送上。未知有當大匠繩墨否。

答葉水修

中秋敝邑舉同善會。因入夏以來。人心大異。在講讀。

儒警隱之。清呈懸覽。宗伯公處一書。一呈。併碑刻數禮。新命紀綱。引小僮詣門投遞。不佞於此際。審察頌明。古入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宗伯德慧達人。親呈若書。必能垂諒矣。過數月後。光景當自見。水修但靜觀之。區區不令時宜。則有之。不至失時也。草廬不得已而應命。精躬李伯紀自述。建炎退志。亦可悲矣。曾有原非其責。而自求盡瘁者。耶。半生學問。豈肯自惜。木石亦豈有不曉行藏。正恐世人以遂爲行。木識所憂。所樂爲何物耳。

答陳明仲

天下只有現成德性。無現成學問人品。況安得有現成

幾本全書

卷之一 文錄

事功。台論云。勿觀有現成。中興至哉。弘論。足以醒積迷。世界矣。先帝殉社稷。豈比建文君出亡而殉難從死者寥寥若人。此猶謚壬午諸忠。其提舉人心之妙著也。先賢從祀。徑補其未備者乎。兼推誠其已然者乎。先兩者。皆千古大典。不肖夙昔曾略畱心。猶獨見之中來。免稍有堪舉者。當從容錄成寄覽。

與吳人撫

晤收歸來。卽商議新總練事。聞有至之者矣。遠未以明告當事。蓋凡此類。總爲地方用心。若稍掠意見。卽似各有所爲。不如姑聽之。歸於渾融。又有德來機局也。其他

事蒙道義深值。即見施行。祖臺不肯負。獨義德惡。哀不
或員明銳。特愧耳目之不廣。同志之難得。事勢之掣肘。
尚負仁人一段精神耳。小督吳寅仲。蒙史閣部委浙西
三郡勸輸。其微啓懇切。足以喚醒膏粱醉夢。然書生新
進。恐於奉行鼓舞未足。副閣部盛心。必藉官道仁人。賜
以吹噓。增之氣色。俾淮北有飽騰之助。卽浙西得保障
之功。今來恭謁。惟勿新指示。

與黃澹巖江院

昨歲二月朔出都。前一日還別。今擇而未晤。向後遂消
息杳然。國運至此。懷忠憤泣之士。想亦無以家爲。或安

與王全甫

卷二十一 教諭

或危。總不碍大丈夫磊落之氣也。秦中使事始末。海內
曉然。奉教未出國門。已無秦矣。乃借以嗣宿憾。而掌臺
者至不與聞。豈真以舊跡爲美。而祖述之乎。數親錢龍
老德慧。夙成又得二十。半因衡磨練。當今有數人物。老
寅翁試深叩之。必有助於調海。弟歸來一年。衰慙至極。
不啻如七十許人。屢求當事代題了歸休。宿願而起。未
得老寅翁深鑒我生平者。凡遇高賢。爲我力陳誠懇。稍
安餘生。所賜真逾百朋矣。近投銓部。呈謹錄奉覽。兄弟
之苦棕。

附瀟巖復東

與王全甫

卷二十一 教諭

都門道義相勉。品行相砥。南北山之蘭味。不若也。弟
慷慨入秦。置身度外。老寅翁所知。乃至綿上而寃已。
渡晉人無固志。非弟死。所雖欲不間行。而南。亦何可
得。論者徒以糾奸圖報。謂弟素秦。不知弟未出都。已
無秦矣。何秦可棄。付之一笑而已。嘗知台駕春仲初
間。已脂車歸里。超然物外。雖驚心滄桑之變。而置身
丘園之貴。未必非天之位。次有遺也。弟巖欲以修史
開屯。疏騰館垣。而台輪遠至。素懷高尚。開誠篤至。讀
之歎仰。晤幾龍老。其雅意與弟有不謀之合。猶欲安
石爲蒼生出。而時車又復爾爾。然後知老寅翁之爲
先幾也。世已。吾輩有披髮入山耳。此已斷之於
心矣。

致劉念臺先生

先生此出。顧履危機。今也直道事人。而朝廷以恩禮始
終。君臣之間。可謂交善矣。先生一生學力。驗於進退之
間。可以無憾於心。爲後人模楷。慰懣懣。昔美晉公既
築綠野堂。不復有經濟意。先生固無藉於卜勝。等芳此
後。國人之貞想。亦不煩再計也。乾坤大變。外內殉國者
寥寥。念先帝之義烈。惟蜀北地王及金哀宗。近似而
以一統共至殉社稷。九廟之靈。則振古所未有。堪尾

之勝爲述一記。而祭忠襄之學術心事。惟不肖知之最真。亦最深。項曾爲文祭之。聊可當傳。併錄呈教。嘗念當代儒術甚盛。文成忠憲兩先生。昔年已有專纂。今教更斬爲儒統一書。兩年來蒐採訂次。微有次第。竊計先生平昔以其躬行心得之餘。爲講論書奏。必有全帙。幸命郎君聲儲見付。使不肖得快讀而恭次之。數月之復。仍當以原本一一奉璧。定無散遺也。近定得程朱兩夫子書。朱刻先成。謹與各小述同上。請教。

附念臺復東

國破 君亡 吾輩不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

幾五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三

不死矣。其何以封知已。更作論心講道語乎。三復來教。於豈何已。前在番邸。久不得翁大脂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嘉遜終。則一時正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視風旭諸兄。雖乎復已。林居日長。復志千秋。得次第卒業於編摩之盛。使此道不終晦於乾坤陸沉之日。則所托於來禪者。不已遠且大乎。蔡雲老前忽見有嚴旨。謂死事未確。弟方疑之。而丈乎筆乃著祭忠文爾爾。方信此老果能堂堂自立。昔今封疆之臣而死封疆者。洵未有如此之光烈者也。弟自道山一紙筆墨俱廢。只作待死漢。台命之下。愧無以報。語云。文武

之道。今夜盡矣。弟之情緒似之。待在白鹿。方有事於夫塾。入山日久。不能多及。臨風神往。

與張受先禮部

仲夏令好。弟兄與水修偕。至過承信愛。因以地方宵禁。轉讀老省翁家。即遠寄車神運。運道使百里晏然。仁人之澤。群飲之。孰能知之。即知之者。亦爲從言之。此真古人所謂陰德也。弟數年來。與老省翁。以真聲氣相通。惟其真。所以淡淡漠漠。一旦得陪蘭席之末。豈非至幸。其如百病相尋。冥鴻難顯。咫尺天涯。齋蘇永歎。若在老省翁。則不同。年力方強。強仕以服官政。一也。雖志節勵

幾五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三

挺與衆多忤。然班行中。未嘗有弋的之。二也。歲爲守兼備三也。弟自收拾身心。微窺經術。而外無復寸長。即心能思之力。不能務之全晚節。係餘計。惟爲老農老圃。差相稱耳。至於世習。儼然無一口可開。無一事可下乎。入朝見疑。又何待云。肝腸之要。悉向知己。已任之。願愛我者。勿向人轉述之也。

答沈器車兵部

天下極意外事。皆人所自執。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貴座師蔡忠襄馬文忠。皆弟至昇。此外又如劉文正。金忠節。皆生平最莫逆者。則皆愚而死矣。嗚呼。又何言哉。捧誦

刻疏涕淚盈把。又轉增敬懷。雖觀從容。舉無二義。其見古人昨歲歸來。途次屢遇無良。幸心不爲動。亦竟勿庇。晏然抵舍。人生固有命也。處今之世。衰頹閉戶。負政不遑。敢云高蹈。年愈齒力尚強。願以二豎僕來。盡退樂息。益深以需大昇。未必造物無厚意焉。忠裏蔭事。弟意以爲宜姑聽之。公道長存。久當論定。若乘今復欲早得。非大作用。不可。既力所不能。且亦非忠裏生平意也。

答蔡涵芝昆季

手札達楚真主。益信忠臣之後有孝子矣。存是心也。皇天后土其鑒。公論其有不運定者哉。商者序章二道。

與李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自慚少文。然皆尊公意中微見。非僕不能知。亦不難過。遇新深。擊佩慰佩。慰世事。餘謙作用。却治內治外。節有作用。若夫顯忠。衰節直在人心。權在朝廷。有作用者。非無作用者是。尊公死生一貫。何計後名。知此則靜候浮雲之定。亦邊得尊公意中事。從古未見有詩勳一生。碎首殉難。而兼受沉抑者也。愚衷確乎能信之。敬望堅隱。昌言無路。至於心口。隱顯一同。須有能行達劉念翁。亦以祭先公章送之。凡可表鳴。茂弗致也。復吳介子庶常。

年翁少年侯。請志氣。喪常一見。知爲世寶。豈世間瑣瑣。

惜一死之人。論因見賊勢賊機。其有可乘。則君曾國恨。其有可雪之會。退欲姑置其易。勉圖其難。繼踪杵臼云爾。然此等事。自是群疑所叢。固無足怪。只在自家後來。當作出來。世自當震駭歎服。作法如何。年翁自言之矣。破產起義。追隨史相。圖策先渡河。是矣。進而成功。則爲田子春。退而死敵。則爲周孝侯。是成敗皆榮也。且此志既定。神明必佑。賴廟社之能。朝廷之福。又夾成而無敗。於斯時也。非惟年翁心迹。炳若丹青。昭耀舉世。併同見密約之開。吳天錫退密諸君。年翁出共齒牙。餘芬亦可附華而傳矣。陸子乾當今文武策才。已爲年翁

與李全書 卷五十一 文錄

作數字致之。速速相照。未必不各候晚從。與陸子敏理刑甲申。天下事至此。徒令人仰天吞聲不休。然在衰頹廢疾之人。固自無可奈何。若夫抱登壇之略。爲豪傑所宗。又得知已當路。官職計從。則雪恥策霸。正在此時。台翁與其人矣。前兩年何松老。屢有字相。及欲徑情直爲求南。總戎。惜今所處。猶未足盡展弘蘊。然古人相與有成。亦顯精神。肝膽何如耳。史相國當今柱石。孜孜求賢。如恐不及。台翁同心共事。何棄不奏。故年家吳蔭。當其年異才也。一腔熱血。欲求灑乾淨地。又欲灑之有用之地。前

曾上書相國。已呈一斑。今仰高風。特借數言。介諸左在。台翁但一見其人。細商方略。自有鍼芥之投也。

答陸子敏大梁道 崇禎甲申

手教至。恍如面談。數年鬱紆。遂發大痛。所仗英賢。協心早為。欽佩。懷我弘圖。實先皇之靈所憑也。弟未疴。餘生自量。不復堪策。愚忠徒結。經濟迂疎。是以堅辭。安分。敢云高卧。欲探潼關。先固豫州。聯絡土寨。義旗是最要著。翁臺此行。指日建牙。恢復根基。端有藉焉。東南勳輸。亦無可奈何之事。昔李忠定曾奏行之。而終以杆格。今閣部獨靠一點血誠。感動人心。尚未知喚醒得否。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主

復史道隣閣部 崇禎甲申

國變藉人以定。國恥藉人以雪。國土藉人以復。茲三者非我師相誰賴耶。小定者往事矣。雪恥復土。事在方來。與其使相公為吉甫。不如使相公為張仲。然能自盡其心力者。人也不能必。心力之種種不虛用者。有天焉。李忠定公所云。不以天廢人。正相公今日事。義勸財。寒南忠定亦嘗行此策。忠定以微令相公。以款誠。微令格則為開端。款誠之武遠。或窮。總不矣。為行所無事。以此見相公所酌。猶善於忠定也。子敬今之真才。得相公器使。必能稱任。身都義相。求士如渴。誤及兒修。此子秉機心。喜讀書。然才拙而福薄。又服制未闕。是以恭辭召命。知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主

在雲海兩照之中矣。知已之感。許國之心。則何敢忘。海濱疾一啓一處。每動先皇。惟冀揚若人。漢早補成。殷宗漢先之治。俾餘生猶得其耕。靈之民是大賜也。深惟相公一身朝野共賴。古云命世位正當之。裴曾公詩。霜髮為論兵。事中事緒煩多。雖春秋方書。要在總其大綱。而一切瑣細。分委義心之友。侯神氣常足。則計慮自周。此實為國利民之要。敢實野獻。與葉藉山侍御 甲申

年翁讀禮之餘。節性調緒。渡今親所傳。微病知已勿藥。有喜古人多伯。自慰述復。我自國從小定後。每想長安。

時人物與我兩人最稱同井者無喻焉素修凌若柯共與弟并獨深者在內無喻劉湛六金伯玉在外無喻蔡雲怡朱勉齋皆烈烈以死無一存者意我兩人若在都門亦復何憾天幸偶存而又見荆國者或蒙苛求視顏者既多無罪或且復用然則諸公之死真愚耶禾若兩郡猶李各有一愚夫說令皆智兩郡則色矣今雪恥無聞構局方始埋名鑑跡構嫌後時是以孝社廬居微蹤野伏其事異其趣思微有相通者非不爲國家心痛然且可奈何哉

候黃東厓相公乙酉

師相之在位也身用而言不用高蜀遂飄然去之身雖去心未嘗不依依君側也既去而國來禍變遂至於此向令一二法來拂士識微守正者猶得而上下左右享坐視禍替乎坎決成風驅茲駭毒所以無商季之慘虐無附季之淫荒無唐末季之圖廢而禍加酷焉普天憤痛殆無間於區區小大隱見之迹矣海隅僻邑去天尺五目前情局有不忍言相公雖遠得於傳述者當復不殊苟出而圖吾君天之有定非人之所能測也每憶數年來蒙相公之鑒核與保護不可枚舉中心藏之世世無斂之實非此時筆舌所能宜者出都未得一望見

歸里未得一通問長體耿耿遠舍健之便恭諭多福一時非多舉蒙遙祝所寄意焉程朱二書數年精力所定實上體先皇之志而野修之序中略言其意相公能以清語迴翔磅礴說釋其間因纂以考金因三賢以括六子當知微意之有托也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終

文錄

浙嘉善陳龍正惕龍著

文廟從祀議

孔子道師萬世以言師實以行師也。曰文莫猶人。曰予欲無言。曰無行不與。重行明矣。晚不得已。則訂六經。摘云。吾奇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是放言。凡以使人行也。講學。凡以爲修德也。後之人有大忠純孝如諸葛武侯。伏梁公。范文正者。子之靈必與之。其終日談經如馬融。閉門著書如楊雄。子必惡而絕焉。仲舒學離醇正。然正。建江全書卷之五十一 文錄

夫伊尹。范希文。身任天下名教是也。或但以議論文章。著而本非學道。武模意學道。而半悖聖人之明訓者。宜。熙嘉靖九年。例改祀於鄉。如歐陽修。不信易繫。陳九淵。詆顏子。爲不善學。陳獻章。專宗空寂。是也。其已改祀者。亦間有一二可以復位。如鄭玄。訓詁之統者。累世所宗。鄭衆。受周禮於杜子春。非若賈道之附會。同議者是也。大然則節而不漏。密而不煩。精而不刻。靈協其中。聖靈妥哉。若夫先賢從祀。多始於唐。其十哲爲俗論。程子辨之明矣。一時相從。乃爲千古定案。殊非序德之義。且閔冉仲弓。路賈。游更七賢者。固無間然。彼短喪之予。聚歛之求。夫子明明絕之。從祀兩廡。未知先聖之心何如也。可勝之歟。上乎。隆廣朝。先臣王世貞。講降置。而以有若南宮适。二子言行純美者。後子後之側道。補其言是。書按史記。仲尼弟子身道六藝者七十七人。原指其才。非微其品。聖門所重。專在品行。若以通六藝之士。貴慕其才。而不幾問其不孝。不忠。不仁之大節。則聖門取舍。何與世俗耶。且後世之藝。辨道求乎有。又不知若而人。皆宜龍尼父之堂。而懸模範於百代乎。學官者。將以敦天下之爲人。子爲人。臣爲人。長上者也。擬不幸。不忠。不仁之模範。於至聖之高座。將以懈中人之修。長奸雄之

智也。而可乎。至孔廟祀典。損益更宜得中。成弘二朝。增定份舞八。還豆十二。以益爲尊者也。嘉靖初。易像爲主。易王稱師。以損爲尊者也。像非華教。而王號不足。以極隆。惟師之尊。宜與親並。雖天子可以北向而事之。故嘉靖之損。與成弘之益。實相成也。卽更太成殿爲先師廟。亦以神明之禮事之。宜以廟之稱。爲替於殿也。帝王所居生祠殿。死祠廟。故曰清廟。曰世廟。曰太廟。皆神明之也。大內殿寢有殿。子孫祀其先。以生人之道也。今孔子萬世公共之師也。神明之宜也。何必如子孫之祀先哉。惟兼損份舞還豆之數。學當日官。禮者應附之失。應如

易之。近儒應從祀者。議甲申。自七十子而外。周末從祀者。惟左公毅三人。皆傳經也。制行無可考。讀其書。亦可以知其人。朱子謂左氏遺曉事變。未純於義。公毅有禮風。然山東學究耳。蓋皆不以知道許之。魯徵三子。則春秋之事。體無損。故以功祀。其可廢也。漢儒伏生以下。存祀者七人。他如楊雄。數聖馬融。賈逵。何休。罷祀允宜。惟劉向。精忠。亦且有功經術。其好神仙者。中年事耳。可損也。梅福。倡封聖。商可人也。魏晉及陳。缺。隋。唐。元。各儉一人。祀如此其難也。至宋而遺學大者。元公以下。凡十六人。惟永叔。象山。微有可議。餘皆純修正。厥功德並茂。不尊傳。願益祭。學右文之代。大儒禮典。祀與之盛。兼數代而莫及。理固宜之。然作興人才。裁成。損益之。范文正。猶且有待矣。本朝理學之盛。不減於宋。已祀若四先生。其三固不可易。而皆所見遺。則有呂文簡。楊文莊。欽順。後所應補。則有高忠憲。華體顯。端文。應成。馮恭定。像吾是皆躬行心得。行已立精。渾無瑕滓。其立教著書。或切實神正。或究極精微。列置俎豆。竝云無忝。其勉勵學禮名公。非無學提直指。處高

居空其深妙又通於呂鴻二先生者然於統中依庸之
宮牆有所未稱孟子曰守先王之通又曰閑先聖之通
閑之守之孰有大於從祀文廟之舉乎此而慎則一切
虛寂自然之說猶可聽其他歸此而濫則凡所謂誠淫
邪通聖賢欲嚴距而深磨者及寓入爲聖人之徒而虐
焰過熾狂瀾靡障矣他如成齊蔡文莊念菴羅文恭莊
渠魏恭簡東郭鄒文莊楓山章文鄭一峰羅文數與夫
月川曹氏心齋王氏緒山錢氏定山莊氏刺大障氏謝
家者流學多近正品亦無疵譬如家室之有尹彥明謝
上蔡羅豫章李延平胡致堂黃勉齋諸公各隨其孕靈

之鄉退化之地尸而祝之俾後人高山景行云爾

梅福應從祀議甲申

從祀孔廡者或以德或以言皆有功聖門者也聖人通
維萬世功在聖門則亦在萬世矣數可以列於祀典也
自漢高以太牢祀孔子章武表章六經而皆家通仲尼
之素功至成帝朝梅福乃制言聖廟奪適宜封孔氏子
孫以爲殷後萬世而下尊崇聖廟本福錢也廢豫知王
氏尼大數過謠言言不見用匿影先逝於謀國爲忠於
見事爲明於居身爲高皆道之所不廢而又追封聖商
倡在昔之所未發作則後來與天無極功與節合而隱

於未酬此千七百有餘載誠可憫焉宜特別祀董仲舒
之次示溯源尋本之意或疑福隱跡市半近怪萬知所
終近僊然後髮狂散笑千行之矣朋夷稱其正志終隱
不見者殆先非而死不及適日月之重開也好事者遂
以僊目之福易累焉

從祀儒者不宜稱名議甲申

四配切近聖座皆稱子蓋以後人致敬前賢不以生時
師前弟名祖前孫名之禮猶也俗論既稱問冉游夏爲
十哲俾裴嚴側卽而廡之群高蔡弟子及後世名儒其
上皆冠以先賢先錢則莫非後人致敬前賢之類矣而

其下呼名何居

宜如論語記例略貢游夏及群弟子悉

以字稱如先賢子羽崇臺氏子賤魯氏後世諸賢有謚
者則學而加之如先儒仲淹文中子王氏退之文公韓
氏來儒適高者自皆稱六子崇祿朝已特子之如先賢
嚴溪周子明道程子入本朝則敬軒薛文清公敬齋胡
文敬公陽明王文成公之類官者大臣沒則錫謚正以
易名爲之障也今以後世朝祀昔賢反不爲諱於義安
乎唯大率則天子所視本朝從祀諸先生當特於謚前
稱名如云先儒薛瑄謚文清胡居仁謚文敬王守仁謚
文成之位蓋以君臨臣不宜字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

先生體尊主之心也。或者曰：當其爲師，則弗臣也。天子批答章疏，時呼輔臣爲先生。御經筵，呼講官爲先生。皆不以名旦夕承弼，猶見敬禮若是。況乎列食文廟，號稱往哲，千百臣中一臣，何必名之？第曰先儒薛先生，謚文清。胡先生謚文敬，王先生謚文成，是則用上徹下，謂之尊賢體天子重道之心也。於先代字之子之於本朝，名不名兩著其義，取自上裁，庶乎尊朝廷，敬往哲，可以兩全而無害。若相沿一視呼名之例，詎能一日安於心，惟左公毅及毛萇董仲舒后著杜子春七人者，不以字顯，則從而名之，權也。高堂生名字墮亡，墮舉

其氏

追謚諸臣議 甲申
通國諸臣死忠者二百有奇，而從亡者別出焉。嗚呼！盛哉！使稍借若干於崇禎之季，人人皆國光也。當其時，義士既衆，越二百四十餘年而追慕之，易名之典難徧，勢不得不遺其尤。今所擬僅三十八人，未及五之一耳。先忠臣豈可分去存？存者易其名，不易名者，其名自與心俱存矣。然雖不滿四十人，而其死既同，死之時又同，謚義相配，不過文武忠章端貞純定剛烈壯勇信義恭敬莊肅慈毅瑄質宜節介廉清靈慈愍悼思三十餘字，最

切有不暇十餘字，勢又不能不重，然一字之義，固不嫌同。若二字同，則取義須異。間有二字同而義亦不異者，其姓殊，則謚不妨重也。

卓敬爲子孝，爲臣忠，洪武間，擢直官，不計生死，以言

昌之謚，爲無等見重於高皇帝，建文時，有徒燕封於南

年其君之謚，以管仲稱，不稱其死，猶數息不置，有特

中正精粹，曰純盛，衰純國曰忠，秉德不回曰孝，昔周

處謚李侯，以此

鐵鉉自景隆大兵奔潰，之使，事賊死，守，廉堅奇功，力

於忠臣肉，甘憤激，倖一，回，顧，制，耳，數，身，令，其，自，咬，齒，就

亦曰貞殺身報國曰忠，執一不遷曰介

黃鉞，智，獨，先，知，童，後，之，奸，知，排，魯，之，忠，知，大，勢，不

忽，自，立，死，已，而，辛，獨，能，用，其，知，排，魯，之，忠，知，大，勢，不

曰敬執德不惑曰確，儻之精明曰靈

耿清少時，妖邪見之，遠避，曾奉使北平，早爲文皇器

氣生無死國後，懷謙讓，報警之志，死，猶顯靈，異焉，無

見神能曰靈

練子寧，天性忠智，好賢，鍾好，樂有大臣虛受之度，死之

無忘平生之志，臣則諱血大書地上，所謂謚法，剛正曰烈，殺

<p>而好學曰文圖國忘身曰與殺身報國曰忠</p>	<p>劉琨忠公略有大成風</p>	<p>勇安君不念已危曰忠</p>	<p>陳迥有文才黃子澄</p>	<p>黃觀少以忠義自勵</p>	<p>正曰烈剛德克就曰肅死見神能曰靈</p>	<p>胡闕素以忠義自砥</p>	<p>高巍少以孝聞建文初</p>	<p>方孝孺正副都御史</p>	<p>忠慮國忘家曰忠不隱</p>	<p>汚不義曰潔</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p>曰孝臨患不忘國曰忠</p>
--------------------------	------------------	------------------	-----------------	-----------------	------------------------	-----------------	------------------	-----------------	------------------	--------------	------------------	------------------	------------------	------------------	------------------	------------------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高邦生平矢願為忠臣</p>	<p>其先身報國曰忠</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p>程本立北師渡江本立自無死家無違背</p>
-------------------------	------------------	----------------	-------------------------	-------------------------	-------------------------	-------------------------	-------------------------	-------------------------	-------------------------	-------------------------	-------------------------	-------------------------	-------------------------	-------------------------	-------------------------	-------------------------

定見義能終曰義
 義能終曰義
 王度能終曰義
 在國達難曰忠
 徐碑祖家
 義能終曰義
 王度能終曰義
 在國達難曰忠
 徐碑祖家

貞愛國忘死曰貞危身奉上曰忠
 齊泰不居
 示無恥
 施而不
 奉上曰忠
 黃子登
 追補前
 之心亦
 貞愛國忘死曰貞危身奉上曰忠

楊本精忠
 顏伯瑋
 姚善治
 功安民
 子遠紹
 日烈武
 也殺法
 楊本精忠
 顏伯瑋
 姚善治
 功安民
 子遠紹
 日烈武
 也殺法

莊安君
 莊得安
 莊思賢
 日義正
 王省教
 儲禍死
 莊安君
 莊得安
 莊思賢
 日義正
 王省教
 儲禍死

川行躬心能制義曰度華敏行成曰直直謂無所阻

抗也

程濟數十年每遇陰知天命有歸勤建文帝出避相從
亦義節也父也未有可事也若社稷臣之心正焉終
者必至之義也設父有可事也若社稷臣之心正焉終
子必至之義也設父有可事也若社稷臣之心正焉終
其體之元死故也錄從亡隨軍開闢萬狀之危不亦
身甘之味死故也錄從亡隨軍開闢萬狀之危不亦
說切焉元死故也錄從亡隨軍開闢萬狀之危不亦
克就曰貞盛衰純固曰忠
史仲彬建文時諫官制斥尹日隆之奸又書力請
帝正及帝從之北師日遠廷議難之其言死牛勿去為
帝仰逆去形凡四視帝乃以舟載之其言死牛勿去為

帝本所至下獄死諡法危身奉上曰忠憂國忘死

葉希賢為御史平仇佩寄劾李二大壽失律建文

人相隱不勝君則者十年士辰相繼卒諡法危身奉

上曰忠先君後已曰義執事堅固曰恭

楊應龍吳王牧授與帝賢義

廖平為兵部侍郎建文出奔以太子付平平攝歸妻

給山陽縣令與妻齊執諡法大應克就曰貞安君不

念已危曰忠遂物之美曰成

良川建文出亡獨與南門至堂用蒲蒲自得空舟

猶下良川用父子兄弟八人同仕於朝而投水諡法毅

死者五人良川則全君而自殺功傳兼茂云諡法毅

身報國曰忠遂物之美曰成憂國忘死曰貞先君後

已曰義

何應泰初為燕府奉祠人文皇以其川中名儒雅重之

謂其賢臣各至惟經屏人奏皇以其川中名儒雅重之

守節曰貞好度克已曰節寬樂令終曰靖

贈后聖母祭禮議庚辰

恭讀聖諭為祝廟贈后三位終歲無一祭見

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不得設祭服青孝念難已降札

至再部科寺各具議上請而聖心必期盡善復令

詹翰儒臣確議臣等敢不哀情酌禮仰慰仁孝之懷竊

聞仁人孝子欲伸者情抑情者體其實非抑也乃以推

其至情而曲盡焉脫高宗聖主也祭廟致異而祖已有

豐昵之諫傳說有禮煩之戒文相競競記云祭之日思

其居處思其笑語樂嗜固皆考廟事然是情之獨深也

非禮之獨豐也懷二人者必推二人所以事祖之心有

如士庶家父與大父並存其子養親每食二簋祖一簋

親能安乎必令其子益祖且亦二不然即損已膳亦一

厥心乃安故無豐於昵所以體吾親不忍獨愛豐祀之

心而非抑吾欲豐之情也雖之頌云觀哉皇考哉見云

聖見成王祭武王也。周家祖文王而宗武王。百世不遷。猶本朝之二祖也。當時自武王成王至祭則稱考。豈後世守文之天子考所得概擬哉。且二詩皆諸侯助祭。其非建專廟於內庭尤可知矣。內庭特殿。隨時行家人禮。而彼烈文辟公何緣得助薦廣壯於其間。則亦未敢據以為周家專祀考廟之証也。絢繹部科寺各疏皆謂祧殿不宜創建。蓋已無容復議。而部疏欲特建。奉親殿寺疏欲再設一殿。專供三聖后御容。科疏則皆以為未可。而專請修復。奉慈殿以供祧廟三后。其忌

日設祭服青。則以為聖母思勝不妨獨行。臣等再四思之。聖孝光天。凡所舉動。必上可以安。列聖帝后之靈。遠可以垂千百世。聖子神孫之式。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也。然後肇奉者至。當而無遺憾。如寺議別設一殿。較之部議建奉親殿為少殺矣。科擬修復。奉慈殿。較之寺擬別殿又少殺矣。以疎擬之。臣子仰體君父當立隆以為極。而顧建損焉。然科疏所云宗廟以合享為尊。而降從別殿。非所以安先帝聖母之心。其為先靈計尊安者。非無見也。其以供奉三后殿為無名者。蓋以設家之意。尊為每歲祫祭後補行一祭。今

若修復奉慈殿。則補祭不患無所。足以昭道遠之恩。而率循舊例。又無更制之嫌。臣等愚衷亦以為當至於先紀聖母誕育聖躬終天之痛。有踰蓼莪思辰享祭。聖心難已。應如寺議具題備祭。內庭服青。遇慶典輟朝。以伸罔極之報。而見廟繼后聖母七位忌辰。則不必避而同之。所謂思其笑語。崇禋薦薦所生。固情有獨深者也。科議又謂臣下亦量行踰服。雖臣子將順宜然。然恐與生前母儀天下者無辨。則寺議所云仍以嘗服照舊辦事。亦所以別嫌於名治。其說較為獨長。禮惟貴中。思不可勝。過猶不及。惟中乃傳如尊殿以祀聖母

仍與神霄弘孝為類。恐非後世子孫所可永遵。如廷臣遇忌服青。則向來太常領式百官久遵者。獨於聖母位下。躋忌辰於嫡母。亦恐後代各親所生。難以奉為世法。如併遵孝烈等七位。繼后聖母忌辰設祭。服青。是又因聖母而全更舊典。恐於創舉之日。即商可損之端。臣等以大中仲贊聖孝以世法仰謂聖制故於三后則願修復。舉慈殿而更其額。安供聖容。為給祭後補祭之所。焉於聖母則請忌辰專祭。內廷服青。祇申孝思。而并存別嫌明擬之道焉。典祀一於無違。而愛體益以無憾。臣等恭謹聖明。不識

忠諫錄

求言議 丁丑四月

蘇文仲有言。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陸贄曰。言善非難。行善爲難。知過非難。改過其難。假使詔書至精。止於知過。言善是則。雖下罪已之詔。猶未足當改過之實也。況求言之際。兼以責人乎。孟子曰。諫行言聽。言者。言天下之利病。卽後世條陳之謂也。諫者。諫君德之瑕疵。故號爲諫官。大抵皆以繩愆糾謬。補察拾遺爲名。其爲君德而說可知矣。後世專主糾彈。忘情補察。可謂昧諫官之名義而溺其職也。漢尚書陳忠。因安帝下詔引咎克躬。

文錄

諫訪群吏。乃上疏陳廣帝意。以爲有管窺妄刺。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亦宜優容。以彰無諱。今日之要。實在於此。陸贄曰。諫者。誣明我之能恕。諫者。激明我之能容。今雖明許恕其誣。而容其激。猶恐諂習已成。終無敢效。撰鱗之說也。卽條陳時事。亦恐其漫爲痛哭流涕之詞。而於最切最急之務。與夫大蠹之難除。奸貪之盤踞。要地而偵事者。不能指實而極言之也。故今日之言事。不激切。則汎而無當。與不言同。激切。則必不見聽。卽成昏示優容。而久必爲人所中。無補於國。有禍於身。故雖欲直路之開。而言路常塞也。爲今之計。宜如古轉對之法。每

三五。內殿起居。百官以次輪對。武聖明俯詢時政。得矣。武聽其據。所聞見。任食數陳。旬月之間。各衙門小臣。皆得親至上前。獻所懷來。既可周知天下之情事。而百官之才能學識。聖明亦得因言以察之。孰堪大用。孰能稱職。孰爲庸鄙無能。是則疏事之得失。因人以折衷。人才之高下。因言而辨核。與專望言路之放正者。功相百也。成祖有言。敢爲之臣。易求。直言之臣。難得。當論六科曰。比來不聞一言及軍民利病。何也。可過而思之。條折以聞。又曰。早朝不得盡所言。午後事簡。卿等有所欲言。可就從容陳論。庶盡委曲。仁宗宣宗之世。皆

從諫如流。天下又安。此今日所急宜紹述者也。

稽考選法議 甲戌吏部堂譯

國計民生。新進諸生所宜揆度也。若新進諸臣之身。則惟上所置。非當自爲揆度也。雖然。明問及此。蓋將觀其典故之習。通方之識。焉敢無說而處此。凡法窮則變。諸變則治。仍則亂。若理亂之幾。不審。不輕讓變也。會典三。甲進士。內外以次兼除。今欲使盡歷外任。不過欲諳練諸士。悉成其才。使州縣多得多甲科。受循良之益。然州縣之難易。勞逸。十百不同。而人才之短長。精力之旺微。亦倍徙無算。必使才與地宜。然後民受官利。今若罷舉

其代卽以新銜帶理滿日准作新任實俸夫連其期則人甘盡瘁美其遷則人喜竭才然後民生可甦地方有賴且此非受法也道有進道每遷二級則州有進州縣有進縣例正相准豈合尊官加等卑職空勢一通其意則鼓舞人才之大機也此爲萬國融於常法之中用超擢於見功之後不患其格而難行矣但辨才之法必先敷奏以言今已敷奏而次第之所定次第又以爲未可盡據則必明試以功然古者明試而後知才今乃欲知才而後明試爲唐虞之所不能爲又必窮之歟也謂宜令二三甲進士不拘名次前後自量所長各於說政術

報績不待考選立擢翰林銓省等官如事理初就勢難休養之治火難任宜三年他如賦役繁重積逋未清遺理衙劇應接不暇又或一時有衆鬱之受一事有持久之爭須輯柔而勢割之治又火難任宜三年有牛儉清報績不待考選立擢翰林銓省等官如事理初就勢難

門分承前項三等州縣各堂面加訪核總送吏部斟酌銓除其餘應授至事中行及履裏推知等官悉俟原甲名次照舊選授秩滿隨例平遷此皆本隆慶間先臣楊博高拱奏准事例略加選離或有當於聖明急民義求真才重吏治之微意者乎科貢正途悉准此例量才除授則甲科所不足又有鄉貢二途補之不患缺多而才少矣但三等傑才求之既難處之宜異各從地方所頂爲殿嚴不當專論催催科庶令展布所長但得盜息民安因課隱隱自覓其實益矣至於天下守令入觀之年與總理內臣相見之禮必當特議妥確任其查奏完欠

而體統原不相隔然後士大夫之氣弗襮而賢良樂居外任不然雖有龔遂虞詡之良才勝算分應還州縣者念及此猶將顧形類屑爲掛冠之謀收閣之恩况或負長策而應還京積又難肯衆矣以就厚哉此說似於銓選無涉情推究隱微以專人情之願最選法之窮實係於此果能定據統行前策雖回捨擢而佐太平可乎何但選法而已哉

生財議
大學生財言生果食寡是人力可生而人口可食者也
官爲疾用舒是人半可爲而人身可用者也故時也者

創於前民憤而釋疑自解者也其永不起科原出
聖祖高宗訓法當推演大利使朝野堅信而力行夫歲之
已固不可必而科有定額以從來積荒無科之田欲今
變熟不知民間費若干心計若干物力若干年歲乃得
漸成今往往限以三年起科富民貧民皆關西部步功
力未就追呼已來水旱或仍徵求不息即已熟者將致
荒荒况積荒者敢望耕耨哉生穀之說止期穀多於民
間不必穀收於帑藏假如海內穀多則西北豈不易供
俄而使西北穀多則畿輔率不有賴俄而使畿輔穀多
則京師又復何虞此其勢灼然易見也故一議起科則

一文錄

三

積荒終不可弋而國家何利惟承免起科則墾荒必咸
而國家乃得其大利矣此積疑之當解者四也是故欲
生穀則興屯不如開荒新旨必當修遵欲開荒則承
免起科祖制必當堅守二者無復可議議矣若夫荒
地清占則有執簡御頒之遺焉往昔海因清理以致行
作謗議事阻而功廢今棄有原任津撫李總貞即限原
至墾荒之法悉掃舊章專期開治大道已得惟是積荒
土地從來界限不分項畝無數民闢承佃之日如其幾
何成熟之日如其幾何此必總理自題懸心巧目之士
隨處量度使爲多爲少劃然分明不得迷相影占而清

才牛器穀種皆出於官自軍兵而外人少田多不得不
招募開民今既以墾荒之軍直趨之民間但立格激勸
一如中書舍人陳原議諸法使富商巨室廢官雖
爲主農而開民皆爲其所用矣則募佃者乃主農之事
不復煩朝廷經畫也明旨云新餉練餉果否可漸蠲
大裁官乎此雖未必目前之致而荒田漸熟五穀漸增
則加派漸減正如元氣日微而鍼砭治標之方漸以不
用理在不疑惟慮不能漸體高皇之精算混墾荒科
與屯以官法預民事沿邊習陋撫幾年從仍欲起科則

一文錄

民間莫應而荒蕪終不墾耳豈有力行王政而憂無實
效者哉今新設各官一切歲衙印信皆當至於墾荒如
總理則印文當云總理墾荒某都御史若使加部衙則
用工不用戶朝廷任人之意曉然見於天下而天下之
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

總理農設工衙議壬午

用人之機固有入微而難言者總理墾荒須用工衙固
謂水土之事焉在司空亦以典制江浙蘇松人不爲戶
部而自他二省惟此數省郡之民最苦士大夫既多明
農習水而又親見其破家喪命之害擇其賢俊令道新

本則略因憂民之精神。全副出見矣。若戶部。則必用西北及閩粵滇粵之人。西北未必習見樂田。而諸省又皆不啻清客。雖有公應智計之士。止被西北裕民之樂。而不深家南同民之患。僅得其一半精神。且士矣商民之應募者。見設戶銜。則於承不起科之制。尚被崇催。故朝廷設官之理。原應應工。於農官於農夫之心。願才議。皆應屬工。議者責心。惜其微也。

清運議。送虛業。芝蘭。已卯。一將軍數年家。沿途行劫。至於屬孕婦。稅多命。欣火。擄財商賈士紳。無不被其慘毒。至地方。則嚴官掠民。莫

敢誰何。而又私糶本色。明虧縣額。嚴追抵罪。彼僅一空身。亦視殺為身。亦無補於稅賦矣。其弊源。只在運官皆用貧弁。貧弁既無身家之顧。而又僱倩赤令。無賴為旂軍。所以為盜為亂。皆原於此。今若能令諸官中有身家者。管應。彼自多顧惜。必能遠良善旂軍。一切諸暴橫。自然衰少。而公健亦可無慮。此實公私兩利之道也。但又須深思遠計。拔本窮原。為富運官計。使其不畏費累。不損身家。欣然樂於領運。然後可以長久。不然。一二年間。富者復貧。是徒為官旂之累。而公家亦不能長得其用。又非至計也。要在出為之。

所食時無所費。解時少所費。席手數十年公私利。之矣。

一旂軍為盜。或惜官弗知。或知而故縱。或更盡分其賊。被種有之。須督今十三總。嚴募運官。運官屬察船戶。船戶嚴察水手。蓋水手為盜。必不能朝本船。船戶運官每遇稅。不許水手上岸走動。更朝出其不意。抽點一船。或連點數船。但一名不到。即船戶與本人同罪。又於一船之中。略如保甲法。責成前後糧船。互相稽察。首告者重賞。如一船為盜。責後各船連坐。此輩日逐鄉尼。無有不知。如衛官知。催革去世職。究罪。船戶

知。與本人屬盜者。悉照響馬例。即旂軍示。其十三總。以能殺各船。全不為盜者為首功。盜多事發。立行提案。重則刺貧問罪。輕則究後本身。如此。則外水統於船戶。船戶統於運官。運官統於十三總。十三總統於漕臺。身使臂。臂使指。僅輕在握矣。旂軍惟湖廣新黃州最損所泊之處。趕逐野上居民。公然截其樹木。折其房屋。擄其僱物。次則荆州丁丑秋過濟。日彎弓露刃。又次則山東沿邊以破船。惡人姿。一起詐端。蓋一恃其橫。一恃其貧。當待召此數總。委而諭。預格其奸。勝於有犯而僅懲之也。

按書并各役有京隨者亦有隨處地方撥
之義。竊取此輩寬嚴得中奸訛消化此亦法行自近

一漕院偶出封條一紙或取船一隻各俟卽將封條糊
於船上用一人肩桶但遇民船卽稱拿船起剝索詐

無窮仁人當權雖一封條不可輕批也
一關河縣丞陝西人不知其姓崇禎十一年四月值漕

院經臨諸役索取當規百般賄辱道自繼死驛後有
破屋二間現停棺在內十二年五月尚剩一老羈看

守今不知存否有一管北柳林開委官亦陝西人云

文錄

前死驛丞是其親識因貪不能船葬此事既可驗諸
役之憤而客死之魂亦甚可哀若有大仁人設法使
之得歸是大陰德又此事於漕務譬如莠中吟著
開著似無切要而仁心仁聞洋溢於河上餘胥徒之
輩感動良心亦將輩貪爲廉化條爲慈矣
以上六款據所聞見總俟憂民憂國之君子推而
廣之

選督撫議

兵貴精不貴多。況用兵之官。顧貴多乎。敵所畏者。良將精兵耳。豈畏官衆。豈畏爵高。令各處增設總督。甚非計也。以御兵使民。則原銜無足矣。何藉於督。而一遠有事。或會勦。或集援。彼亦一督。此亦一督。各不相下。何以成功。是多設督者。無益於出令。而有妨於從令。失之大者也。督師之設。自不可已。但從來未得其人。非貪復則昏庸。括盡民膏。養成流禍。人第見督師之害。遂議罷之。

不知此向來督師非人之故。非設督師之弊也。流寇飄忽散漫。我一方之兵不足自固。勦輒請調。各處援兵。假如援兵四集。其率兵來者。非集則督。若無督師。誰爲出令。從來專能勝。分不能勝。專令不畫一。才如李郭。相州師演。不復能制。況未必李郭。其才者乎。愚以爲保鳳寧遠。凡新設諸督。一切罷之。惟選其才。各照舊撫。但令不越月餉。則兵心感矣。不受彼演。則武弁服矣。處誠商確。則諸道將吏爭竭力矣。而擇其耿略品。尤爲衆所推服者。則特命爲督。因平寇設者。不過一督師。因驅設者。不過仍風昔副宜二督耳。提調有方。人始見說。

督之利結都漸。國始免多督之患。擇真才與裁溢官。當相須而濟者也。

壽遜議 丙子八月

人有閉目而能行步者乎。天下有不知敵情而能制敵者乎。則有離用間而徒言用兵者乎。孫子以用間結十三篇。猶子思以上天之載。結中庸。故曰無所不用間。蓋軍中無一語非間。無一事非間。無一時非間。但用間須審間。謀之才用間。必重間。謀之實非死士。無以行間。非厚賞無以致死士。此其要略矣。伏計十七年來。純用間勝。而我究極專間之倫。從無思議及此者。譬之身之

所處。則我明彼暗。譬之目之所視。則我暗彼明。今營逼近數里。敵十里間。曾不知分數幾何。何姓名。營壘出入何處。養何運用。而我彼下與各營。則彼廚飯稱諸誠。遊兵處處窺。請我不知。彼數探知我矣。故急破敵之法。無遠設伏出奇。設伏出奇。無遇出其不意。令彼既知我。我伏提何設。我奇從何出。我不知彼。則彼之伏。將無所不設。彼之奇。爲無所不出矣。此無論不可混。我不可伸。勝即欲倚軍營仗神。爲持久漸驅之中策。其可得耶。危哉。危哉。爲今日計。有一至穩至正之著。而所謂救急奇秘。無不歸括焉。大司馬出號提師。必非安坐而

平 宜速請一實諱陣法實能練兵之人即於各營
用不知今日之練乃其用也練一日則兵藝漸精一日
練即所以爲戰計練一日則兵膽日堅一日練即所以
爲守計練一日則兵紀日嚴一日練即所以爲斷奸細
計練一日則兵將之勇怯巧拙日分一日某將堪任某
事某隊堪置某地練即所以爲設伏出奇計奇變之用
在正中救急之用在緩中却敵之用在自戰中此正兵
家隱伏無形之妙且豈有見我之安坐而反退見我
之資從事於操練而不生長心者哉故用兵之本在用

開制敵之道在練兵二言定今日之情勢矣所以行二
言者最要亦不過二事不吝厚賞以聽良將之用間
四門明四目以求實能用間賞能練兵之將才使遊士
乘時邀利固難輕信以千官之衆歸集麾下豈真無忠
智沉勇親歷行伍曹奏清功堪居中樞機堪運籌制勝
者一二人背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見賢於孔子魏
無知薦陳平蒙賞於漢高使得如叔皮無知其入則子
產管仲陳平必出矣然今日者雖有叔皮無知知而言
之又誰與信而入告之是誠鄒侯之事可以立紆聖
明之憂大慰祖宗之靈遍解黎民之厄一吐華夏之

平 我十七年同營之懷者哉
議 廣實業未上

敦犯神京故其患急流寇日創邦本設其禍深平
寇之法當暫假權宜制則有久安長治之道而總在
得其人而專委之何謂精宜擇流寇殘害之處日澤日
泰日楚日蜀日江北精選巡撫伍人略傲盛唐時委任
藩鎮之意錢糧得自用但其數則開報戶部將俸得自
通守今得自廢置互調但其名仍開報吏兵兩部是餉
取足於本省而新餉不必增可以少慰四海之民力矣
兵取足於土著而客兵不必調餉旅不必出可以爲朝

廷省行糧可以使民間免淫掠可以使桑梓賞資其戰
守之用矣朝廷但分別伍省難易之勢懸立賞格成功
之後撫臣世封道府州縣將吏按功陞職則五良撫攝
縱如意鼓舞有名殫竭心力自足辦賊而練理不必設
矣設總理有四難任巡撫有四便用兵以識地形爲最
要練理所轄既廣數千里之山川曲折安能一一備悉
巡撫各歷其地可以周知難便不同一也兵開呼吸提
舉得心萬手全憑守今練理不可舉劾秩雖崇而勢賞
疎巡撫既兼重委選用可以隨宜難便不同二也人之
智力各有限量本朝如蔣鼎原傑伍文定輩皆可爲良

當世不乏人而總理之才非得如劉基王守仁者
才難假不同三也各有錢糧聽各撫銷用擬算爲便若
設經理使支此應遞相拘牽不復自難假不同四也
所以設總理者專爲本他兵不足自衛往往倚調援兵
此時巡撫總戎數人文集須總理之權重位尊足以提
按今惟精擇五撫任其畫地而守其間自有協力其濟
之用而無虞坐降又何以總理爲哉如此流寇漸者
餓死者餓死然後願撫者復棄精勇願兵者分實各遵
不出三四年事體大定五省官吏錢糧機還如舊制悉累

朝廷此所謂平寇之法當暫假權宜者也何謂制有
久安長治之道畿輔七府應各擇有兵略者爲知府重
其事權假以便宜其見在州縣官共百三十餘人量
能者餘揀調別用而就聽選各項人員并近日保舉
崇諸士特設法以進其尤再加多才搜求異才分布任
用蒞事之日或人與地未宜聽如府更置互易務令各
當其才各因其本揀有事不至張皇降封有急則知
府相機調援勤王之舉又時時勸以須則京師之內
可以聞警不驚制勝廟堂之上矣况畿輔名城屹然則
無一破壞將四顧備衛亦安敢輕薄澤城乎茲今

遼陽未復京師單外錢糧皆比處額不得不以還太中
待之果使七鄉得人良司牧卽爲良將帥錢糧有賴不
煩建調客兵爲整撫止渴之計不庶幾久安長治之道
乎但須勿拘資俸勿問出身居機實其兼而有功報以
優典則其才乃出利用自見故制平定雄機宜略殊
而總在廟堂預定其規模擇五撫七守而專委之
韓部封差公呈 戊寅
呈爲會典宜遵近例宜查差規宜定永垂靡爭之雅事
竊思百官職掌一惟祖制是遵伏讀會典讀部封爵
項下一款嘉靖四十四年奏准冊封世子郡王及世子

紀郡王妃翰林坊局六科尙書及卿寺五品以上官爲
正使部寺屬官中書行人等官副之此簿本部分取而
言中行坊充副差初無專屬也中書舍人項下一款凡
冊封宗室例充副使此揀本科職掌而言正造自所謂
應差官員非比各衙門便借也行人司項下一款凡差
文武大臣往各王府持節行冊封禮本司官例充副使
此據該司職掌而言道真本科相等掌專屬也又一
欽嘉靖十七年題准今搜除冊封宗簿照例於翰林六
科等衙門行取相兼上請點用外其餘一應差遣先儘
行人如行人不敷然後訪取各衙門空閑官最堪倍茲

此明指其餘各差而言。不指封差也。自崇禎三年。轉大行有仰遵。祖制一疏。內述一應差遣。先儘行人。徑將會典原文。除冊封宗藩并其餘字。而盡行刪去。似以冊封一節。并入一應差遣之內。想在此時。偶失查考。近來數年。顧選以此爲據。往往差爭執。迄無確論。然據崇禎八十九等年。中行差數。均味書少。置低昂。亦爲煌煌。今甲垂三百年。每客一旦紛更。故也會典成憲。既如彼。近例可據。又如此。未同一體。何煩致爭。至如據冊所編冊封。副差向居十九。不據制而簡事。已非典章。況事且未確乎。所引典章。乃徐學舉一末篇記之書。並非奉

旨修輯。豈得與會典並行。禮失則求之野。今會典昭然。體未失也。某等職居中秘。念欲忘言。但因衙門事理所關。當垂永久。倘復遵於臧默。誠恐差悞。或素日悞反致紛爭。故將封差本末。一一條明。兼俟宗裁。俾知共守。具題出缺。呈爲同年具。考選新奉命旨。裁停舊有成規。具題出缺。以便銓除。事某等或係選頭。或係守部。舊制合授京職。向因缺少。遲延。而候選更垣疏請。考遇奉有成命。今中書俸滿者。四員。行人俸滿者。六員。比照某等應選人數。尙有餘額。竊思考選之奉。或需新歲。養修之期。應在舊年。伏乞列

其題出缺補選。使職還告養者。藩春屬和。追指相臺。書項之光。而班行初試者。寒月趨陪。亦僑攬書周各之用。陳力效列。章希八凱之同心。以人事君。執順山公之啓事。

初授衙門一體。在官職章稍殊。俯順微情。以俟輸忠事。某等八人。並值大選。應授中行衙門體統。本無低昂。朝廷任使。量均勞逸。但皇華原屬。其謀謀多在攬轡之間。而榮輪形廷。其取階長在待班之頃。人之所賦。擬亦與宜。伏祈體恤。群情。分別擬授。俾臣子之各得其所。卽

君父之愛惜人才。

致徐虞求太宰末代題致仕呈 甲申八月
盡部祠祭清吏司員外郎未任寒 呈爲衰疾有年。量選遇分謹遵 新旨。據會典。求代題休致。以休素心。廷發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守部三載。授中書。告人。至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病疾陡發。卽於差次具疏乞休。此時正候台臺。章出納之任。隨蒙封誥。未賜矜允。荏苒經歲。餘遭復命。在職又二年。因迫俸丙子北闕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年三月間。抵家。隨指劄居大司成。姜老先生。懇祈休致。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遇顯

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令職竊念某報國有心就刻
無力四年之前叨任中翰曾拜疏乞休數月之前初改
繩愆復徵徵求罷休開散職事易供特因精力稍公
不能任凡人之任况年復一年月更一月前進益短新
病轉增聞道康期回頭已晚而散食茲難肋胃味寡蒙
至於狼狽始追悔之豈有及乎此義之所萬不敢出而
勢之所萬不能承也且在他入未照平生猶或疑其矯
情白臺與某生同里閉於其拙性非才淡心樸守薄稟
衰年何一不在燭照之中苟非血誠焉敢妄噴向讀會
典一敘凡願告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頃者禮總

文錄

儀制司主事張采越次陳情率有以值有果餘其病暑
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旨職病切膏育年臻耄耋仰
稽舊制近奉新綸率值仁人主銓敢此瀝性呈性伏
乞俯諒微誠批示該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於苦情
冒疏呼籲則台臺於某非僅保全其晚節實推函蓋其
餘生晤水鏡以銘心伴田謳而報德

再投徐太宰呈

呈為再申素懷仰祈崇鑒早賜題奏永歲安仁事職於
前月遵新旨具呈求代題致仕中間敘述甚詳一謂
拜疏於四年之前即係台臺封進則是恬心風具仁明

濟早茹也一謂徵劄於今年四月此時署在無恙若齡
世情望今鑒省詎可易得總因衰疾求退遠計所處何
地乎竊聞初呈有用非其地建典選思可否別用之批
職且感且愕人臣安敢萌此心制與豈容有此例况職
平生稍知性分不至為學道長者所吐素乎或青台臺
不遺交末始示憫憐然與其憫之而思為改官何如信
之而聽其全志自古真銓率遵道人才各得其所但令
其求退者得退是即空平之用上齊古人所以佐理典
朝孰先於此懇祈早賜代題使愚分得安愚衷亦白不
朽之戴長於我生

文錄

投張赤函太宰未代題致仕呈乙酉正月

海濱廢人衰疾泣血謹進近首徵會典三瀝苦衷懇
乞立賜允題稍延殘喘事職崇禎七年進士十年二月
授中書舍人十四年四月俸滿因病病疏發即於差次
具疏乞休未蒙矜允往再經歲敢猶題命在竊又二年
因追論丙子北關分較事降南京國子監監丞於十七
年三月間抵家隨徵劄署大司成姜老先生報祈休致
俄因國變未蒙代題尋遇顧大宗伯署銓七月間推陞
今職竊念某報國空懷就列無力初乞休於中時頃徵
劄於繩愆事蹟顯然年月見據伏讀會典與一敘凡願告

退官員不分年歲俱令致仕。舊秋備制司主事張采越
次郎。奉有以後果係其病著具呈吏部核實代題之
旨。職仰稽舊典近奉新綸。隨具呈。奉徐老先生自
分同里。必能見諒。蒙批本官資陳整重。與朝憲藉乃因
用非其地。遂與遜思。司察典例可否別用酌報。職聞之
訝然。職拜疏。職制皆屬往事。非始今日。豈固有惑求罷
國典安有聽人求改之側人臣敢有妄幸別用之恩。不
惟職願未伸而且使職心滋聊矣。因再具呈辨明心迹
力求退罷。不虞舊幸謝事未及批行。今幸明公主銓。必
將使群才得所。自古真銓幸進退人才各得其所者。但

令真求退之人得退。自然真當進之人得進。是謂空平
妙用。足以贊助興朝。伏念職自辛酉得顯貴。當時已
稱腐儒。學究老先生方處西臺。過探虛聲。曾在玉趾。昔
視屏。歷於二十四年之前。今豈不俯信衰頹於二十四
年之後。雖據此日之陳詞似屬初控。而合前宰之辨。實
實已三伸。萬祈曲鑒微誠。批司具稿代題。免令小臣迫
於苦情。冒昧呼籲。則台臺於職。非獨善係其晚節。兼復
代表其素懷。一夫得職。抽於承輪。奉正均樂。各於天海
再投張太宰呈。乙酉三月
再避苦誠懇進。新旨早行出缺。以安愚分。以昭風心

事。職以屏質衰齡。更娶沈痾。前休求退。若疏若呈。輪再
至三矣。一切履歷。檇除本年正月間具呈已詳。不敢
再。廣外。近因吏事。垣有聖主求言。若情等幸一疏。共意
原為垣中而發。新朝畫策。群工推廣疏意。有久陞不到
心懷觀望之。明綸此於懷人。心迹未知如何。就職之
身。則罪幸得此王言。而素懷可以益顯。職自崇禎十四
年四月間具疏求致。奉有前來供職之旨。十七年正月
領南京國子監監丞制付。三月抵家。隨即繳納署堂印
婆老先生。是乞休於俸滿在。先帝見知之年而辭任
於繩愆。當國變未聞之日。御批有據事蹟昭然。絕無

觀望之嫌。茅蹊孤忠之泣。固宜早允其退。俾即於安。梓
讀。新旨原有吏部察明出缺之諭。如職之乞休累歲
其心固不察而自明。如職之職職半年其缺則久虛而
宜出伏乞台臺諒職。懇懇立為具題。察銘晚節之體全
實信恒情之進取
投吏部堂呈。癸未六月
分罷欽案久定。清時良宰並新。謹詳追當年處分始末。
恭懇追。旨速。製事崇禎十年二月間。龍正因俸科磨
勒本房取中舉人。束朝綱。蒙節節降職。二役照舊。繼
因弱維乎事。五番回奏。始得被屬。當年此。崇禎。續奉

分者四人。情跡各錄。衙門遊別。其下刑部充擬卷。生維乎先經覆試。自以學力未充。願再考官。胡生自以平日交遊比匪。與維乎狎邪不端。同配二人。卷案具在刑曹。其下吏部龍處者。副考阿仲儼。自以密閱加批。降二級用。龍正則以本房龍無主持。再請二級。蓋謂中乏。不能充額。原以七備卷。呈副考。求其裁。定副考於六卷。概不著筆。而批閱維乎。於是龍正遂因。而用之。當年回奏甚悉。副考及部科奏覆。一一相同。具在御前。并科抄可察也。是四人所坐原委。各自分明。不相參涉。近來或疑麒生閣中既無情弊。反以隔房榮。繼。

似乎李代桃僵。豈不見麒生自以比匪生。不以情弊生。耶。其終免情弊之疑。則龍正五奏力洗之。而平日比匪。長安共。無可為諱。自作自受。誰代誰。僅於時。鄭聚卿。為大司寇。審定奏書。最就詳允。因原奉。旨陳龍正姑。俟麒生等訊明奏奪。放於贖。凡一語云。陳龍正應否。罰處恭候。聖裁。及下考功議處。再降二級。照舊。其看。部具存本部。至崇禎十二年。遇。覃恩。開復。此察處分。本末如此。舊冬因。截俸。候考。麒生將前事。詳奏。下部科。具。是。幸有。據實。奏明之。旨。今春。禮科。沈胤。增復。有條。則奉。速行。察奏之。旨。題自孟冬。迄今。季夏。月。更九。

世序。歷三時。凡在見識。靡不嘆。謂昔年此案。久矣。上。其長也。竊念某自辛巳四月。傳滿。即因病乞休。泉石之。韻本。諸至誠。茲拜就。在寂無誘。是以前使。泉今時。得。素願。非良會。惟茲。指奏。理須。龍察。恭給。舊太宰。鄭老。先生。邦之司。宜。原案。經其手。定。近應。覆奏。因計。典伊。遊。側。龍。諸著。暫。及大計。已。搜。泉。令。即日。具稿。且。閱。親。作。看。語。蹟。採。情。議。殺。許。有。加。不。意。又。值。去。任。今。幸。白。臺。遊。蹟。榮。鈞。伏。乞。察。欽。案。要。公。情。據。詳。陳。將。某。昔。年。降。殺。開。復。緣。由。遵。旨。據。實。刑。房。蹟。覆。案。云。一。事。願。冀。人。心。俾。

本龍。泉正交欣。既復維新之有象。而孤貞。辜。顯。還。仲。求。退。之。

送考功司。崇禎六年六月。人臣以敬君為蹟。覆奏以遵旨為先。伏念龍正丙子分。開一案。明輪七。因奏五。中。宸。斷。已。定。六年。新。旨。復。經。再。布。項。者。部。科。覆。書。先。奉。有。據。實。奏。明。之。旨。及。禮。科。條。陳。又。奉。有。速。行。奏。奏。之。旨。但。令。察。舊。持。處。分。情。跡。未。書。令。新。議。追。處。也。除。胡。麒。生。配。擬。緣。錄。自。坐。平日。比。匪。不。坐。開。中。衙。門。項。者。龍。正。辨。疏。堂。呈。歷。歷。已。明。誠。肅。贊。剖。外。令。白。臺。所。應。察。奏。者。止。據。前。旨。所。云。

衡文漫錄主按所云明屬物議及青年本部所議再降
二級番語開列回奏則新旨合而事理已畢公論允
服矣外間初傳有追降追調之議即太宰謂一事並有
再處親改定者語未及題竊意明旨所無台意實肯
擅增且昔年龍正並至七卷副考就中批圈其一乃從
而定之故明旨於副考則云種種可疑於龍正則云
漫無主許天鑒本自彰確故令據實奏明若果欲追
論是以昔年宸斷爲不足據也將謂有情弊則疑在
呈七卷者耶疑在批圈一卷者耶若知事理既已龍著
明旨確乎可遵則科無事從不開處分滿除之後越

數年而復議追處者伏乞老先生格屬近旨詳察欽
案將舊日降級開復緣由具快呈堂一一奏明豈惟身
受者服其處公即旁觀者咸頌其得體矣至於鄙性樂
退安恬前年毫無滂足之謂已拜歸耕之說然官爵可
自蟬蛻而是非豈容不明俟台覺之回奏今日奉俞
則求退之小言明晨繼送此在龍正喜於自伸其雅志
而於相訐者又可代釋其病防俟因物猜星移初言不
踐故使清華有語反覺真心盡乍事之似訝其迂愚而
事後方放其所存之果異也
送聖寬識 壬午六月

稍議裕國足民事宜以助中興以慰聖懷事職於五
月初一日進屯壘兼興一疏內引先臣徐貞明條議西
北水利并京東水遼考二書爲據道蒙該部看議具奏
之旨復於六月十二日聖諭戶部與屯最多良策西
北水利尤長便易奉先臣徐貞明條議并井可行特命
閣臣抄發該部著照議內事理悉心商酌多方講求即
會同該科詳議興舉事宜來報特諭欽此職讀之具見
聖明之留慮足民灼見治原知今日撥亂振窮舍此更
無第二策也念欲補續細陳恐目再三之噴且其間事
理委曲千言本易議其於章奏年額尤屬未便四月間

曾有諸司凡利民之事故時之方開款道間奏奏之論
今特將興舉壘荒事宜詳著於屬以供採擇謹得
葉惟修律列賢書揭壬午八月
賢書難伸鄉評難擅直道與厚道據兼權衡意輕聊表
大意事八月二十六日揭曉見有第二十四名葉惟修
嘉善人心喜訝之邑中從議是人也既而同邑與試者
肯云即葉著益訝之舉事已極無許兩文宗親華久矣
葉昔擅耶即如是其如彼選族之則職何如通邑之職
逐而通邇兩都之久傳而廣議何據刻揭開張情事詫
異所關至大所覺實多屬在維桑何忍出口但念通邑

宦京邸者自徐司寇入籍雲間。此外惟職一人。若徑隱下官。恐邦多司直。還而兄朔。又完難辦之日。紳袍士繡。登門相問。何爲當時。默無一語。職將何以謝之。故敢追隨諸士之後。略陳其梗概。就人論人。就事論事。亦無敢一字旁溢。跡類荏苒。心誠翼懇。或者群龍無首之義。茲亦其幾微云爾。

安撫策 桑朋丁丑養和

居重故可以御輕。借衆輕以市重。則那居之勢岌矣。安內故可以攘外。置安而謀擾。武乃愈亂。欲返其亂。非仍求之內寧。又何術哉。夷狄叛服不恒。雖極盛之世不能。

無而中國百姓自相煽動。則土崩之禍。有識者深憂之。穀仇幾於周。而禍周者李非。穀仇。匈奴號於漢。而禍漢者李非。匈奴吐蕃。回紇張於唐。而禍唐者李非。吐蕃回紇也。百姓心離。則周漢唐之末局耳。周之盛也。便薄伐之威。然後朔方以城殷宗。無然中興神武在。輕三年克鬼方。當猶格苗之愈。非艱於奏效。姑寬之以待其自服也。不然。亦如後世師老兵頓。得稱既濟乎。越自遼左。偏編調客兵。客兵無律。背逃輕。窮民從之。此流寇之所歸起也。今又因流寇而屢調客兵。民之畏兵甚於畏寇。此寇之所跡愈多而難熄也。其始也。先而寇後。論

今日國家至計。則寇本而標。請先分二者內外緩急之勢。而便詳所以制禦。蕩平之道可乎。於京師近故京師視。患急於流寇。乃四鄰則各有近流寇之處。矣。半天下皆流寇。即半天下皆奔寇。近凡近寇之地。患寇甚於患。各從所見。爲便重耳。國家取天下於。在天地乘除之大機。不必能我加小民。思亂者徧天下。而復多方以驅之。禍亂相尋。何日之有。書安議。今天下若有誰陰李靖之將。可制而流寇。必不可平。其用兵視枯沒。喝幹。離不之便。遠其已。已丙子再大入。皆茫無紀律。所以往返自如。乃我之。

太謬。非彼能也。我之謬有二。其無能者。既已束手坐視。而所謂能者。又專欲以故力勝之。豈知我之技力。雖使選練數年。未嘗半彼。丁何丁。騎何騎。射何射。而欲與關其所長。即議復開平。立志甚壯。與往年取大寧之說。甚相表裏。然究其所以不遇。欲練兵三萬。以與之力角。而取之。無乃疎乎。要書必爭復之既難。孤城遠戍。守之尤難。必也我兵既精。我餉既裕。俟其本一大創之。乘勢而取之。耕也。以守之。謝經久之規。復而欲制。無如困其所長。用我所長。彼畏在騎射。有坐困之法。在我畏則人人言之矣。曰非火攻不可。曰非以車營用火攻。

不可皆似也。然不如一言以括之。曰用伏。古今用兵皆專用間。今無歲不間我而我無一刻能間。卽已入境。尚不知從何道往來。數若干。將何人。方路運用何在。質質焉。連作堵截。猶閉目而行。選步類類。放今日第一要務。在選能使間之將而任之。然後我長得施此伏人者也。外是有伏器者。如弩如砲如刀如石如毒煙之屬。不待平原可用。以結營任山川峻隘。道途崎嶇。隨處可設。設又易收。凡害敵之物。使敵不知。然後陷焉。此伏器者也。外是有伏地者。大而爲溝洫川渰。寓險於屯。明而爲榆柳叢栗。植險於樹。隱而爲攬地飛龍之屬。數

十里自相觸動。頃刻傾陷。唐李臨淮本朝蔣定西皆能爲之。今世豈乏人。此伏地者也。知此三伏。則彼情得彼長困。使韓李之徒爲將。優爲之矣。今所最大患者。伏人一說。我不能伏人於徒。使伏得以伏人於我。彼所不能伏之處。我又隱然代爲之伏。今韓李離腹心猶布滿肘腋也。可不寒心乎哉。期宜早爲之所。上則消弭於未然。次則控制於臨事。不然。城社豈結一誤再誤。何以堪之。故三伏之中。尤當急商伏人。未知我伏之利。且杜彼伏之害。庶幾先不敗而後求勝之一機乎。至於流賊又同而異。其同者。賊伏人於我。我不能伏人於彼。亦當

伏人是也。其異者。則中國之民。非夷狄比。勦撫二言皆失。竊要何則。流民流賊。原分二轍。流民就食。急於求安。則宜安插。成化時。原傑之處。鄧陽是也。流賊焚劫。民間應者尚寡。則宜誅勦。正德時。劉六劉七與官軍互有勝負。而卒殲於江是也。今則流民與流賊合矣。賊所至。民強半相率而入賊矣。非選良將失括破之。則流民求安之情不急。非得良守。今編與招集而安插之。則賊黨何自孤。而種何日熄。今賊者云勦云撫。夫勦之爲言。使無子遺。所以待反叛。制老戎也。今皆中華百姓耳。勢可勦乎。心忍勦乎。議勦者失也。撫之爲言。赦而罔治。亦

謂脅從餘民。及情夷之屬。使故有虛產室家。敵其罪。自相率而安業矣。今皆孤子窮民。散何所歸。歸何所事。欲圖善後。正須有法以治之。必與行獵。必定鄉土。必給廬舍。必授開田。而又多方調習。乃可以承寧而不復亂。故議撫者。亦未盡得也。書曰。殲厥渠魁。隄渠魁而後可殲。今且不知踪跡何所。賊首何姓名。競云某回。某大王。此皆無是公浮游先生之別。使任其條忽變幻。雖欲殲之。將誰殲乎。我兵往往反隨賊以俱流。而全無定算。今欲破賊。總貴先知賊情。欲得賊情。總不出於用間。凡刺營字。炎髮頂者。營前從。非其積賊也。果賊腹心。何須刺

以爲制今遇此輩便謂罪在不宥是絕其歸途而
堅賊之心賊每至一地挑壯勇者刺之使欲逃不得
反正無門所以新賊日增舊賊難散願入關於賊中布
散流言許以歸順如唐時高仁厚破肝能羅澤華之法
但服一寨卽諸寨聞風降附其髮頂無灸痕臂無刺字
乘馬跨弓刀者乃其憤賊也欲實不多其勢既孤勦之
自易故必得善用間之將然後可以用職能職魁然後
可以善治其脅從是則蕩平流賊非勦非撫遵古人之
法而又善通其同治之意庶幾遇從俱消武彘行獲虛
令費數百萬安從出然今每年亦費二百餘萬使流賊

延蔓更數年費寧可計若合數年虛靡之數成此承寧
之續費耶省耶至其間驍健願兵者還而練之俾師旅
益壯如此分別三等布置既定土闢而賊足賦還爲良
民藉其精勇又可以禦遠豈非去流賊之害而反收流
賊之用者乎板齒安兒先臣王守仁破賊安民之喻也
當時桶岡洲頭等賊原係糧種各有巢寨雖延三省
實回顧其家故守仁欲勦不欲大舉卒獨任不欲夾
攻其意微矣搏穴反虎先臣俞大猷擒張璠之喻也當
時連賊離巢出劫督撫欲野擊之大猷以爲我兵散萬
豈可從一夫浪走遇舉兵迫入其巢連果還故就擒蓋

不以我師隨賊俱流正今日對壘之藥也今日賊勢幾
於窮而不起而非有專趨離陝爲老窺有所必反而諸
股皆蔓亦有所不必及使二臣處此其於勦勦入穴之
計自能隨宜變化豈憂拘率土寇一種或與流合或與
流分流既有真假土亦有首脅必先分流土又能就流
土中各爲分辨方可使之互相斬捕此又處置流寇之
剗拔餘事矣故求大將之才用三伏之說則長技坐屈
而失地可復漢庭可空敵傳良將與良有司俾兵威既
振解散有法安插有歸然後流寇永歸底定此皆言之
似疎關行之似格碍然舍是實無良圖所謂大病大藥

挽回命脈整頓乾坤之法也其
者曰重賞大凡鼓舞戰士非厚賞不能平日勸民開一
草一木者必誅至於破敵之日一切賊壘所有聽得勝
本營將帥通行給敵以賊資財賚我有功未嘗費府庫
錢也孫武法凡能奪敵人車騎卽以充賞而更其旌旗
蓋恐徒賞未足示勸又加旌旂以寵異之若年居無格
外賞懸募死士而臨時所獲賊對又令人官登先之入
有廢然返耳故平時嚴戰與與賊均領二法並行乃當
今磨礪將士之至要也 祖宗時置邊兵六十餘萬皆
在邊關此卽居重之意欽 文皇專重圖平謂地形卽

兵勢也。今不汰老弱。不練土著。有急則遣調客兵。冗費無算。而不得秋毫無擾之力。所以增餉三倍。而反失其重也。今能永不調客兵。以其費核練額內之兵。則居重之勢復矣。太祖謂用兵在固本。此正安內之意。京畿天下之本也。今日之陵寢。則又京使之本也。上下有固心。而後可以商榷。侮謂人心即兵勢也。今似有岌岌不崇朝之意。何也是。又非群工所能與也。明大義。剖太疑。決大勢。彰之以可恃。持之以必不可動。其將得力於權輿。論思之際乎。有道之盛。守在四夷。卽四鄰猶侯服事耳。而況欲增得已之役於脅城之外哉。故以贊夾視中。

夏爲內。而不可以先定流寇爲定內。廟堂主李。確有威重。乃爲內之內。大將伐謀。良有司勞來。爲制禦之本。而誰能議拔大將。何道能使群有司一時俱良。乃爲宰之本。國初重開平。住重大宰。今不得已。重陵後宣口。三協諸路。此亦應時興宜之兵勢。而定志使任賢才。戰勝於朝廷。乃爲勢之勢。豈宜如明調所云大意相通而已耶。一以貫之矣。經濟推入於精微。而事與道無殊致也。

卷之五十三

大疑解 丙寅



蘇技至人隱居吳山客過而問焉曰唐自武德貞觀來二百餘年矣近者太阿倒授恣其腥毗誅戮上下重足私人滿朝重鎮則違同類制其兵咽喉之漕內府之歲歸牽起空名孤立將無田王之事復起於今乎至人曰和也特異世遇相與共辨新莽爾天下有偽德無爲功古之篡者必先立大功於天下天下之耳目心志伏知若人舊矣誠其造而饒其威難詐忽移四方晏然不

師辭散之徒皆是也或及其子或於其身遠者三十年近乃十餘載實負大功故其成篡孽也新莽繼四父而求政大類齊田天下之民知有王氏亦舊矣莽謙敦仁倫察傾諸父匿情驚愚殺子示公莽之爲僞德也如此當世上書誦德者至五十萬人莽雄一身邇所從來已歷數世乘漢中厄遂其攘竊劉向處成帝朝明謂漢業必歸王氏向沒十三年而莽始代漢似乎佩取之孽其其不啻久焉然則德可僞爲功不可僞爲以功篡可謀其德篡不可驟今之竊利器者從微突興非有累其德之過悔也又非若袁氏四世五公門生故吏也

下也五下之心未嘗傾飲四方觀其逮捕往往切齒且日沾沾焉慕虛名以爲德建常役以爲功金璧輝煌市人望而唾罵德誰仰之峻役增秩舉朝指而竊笑功誰惜之凡此舉動並失人心莽以家世今以瑣尾莽能不顧其子今欲使宗族蟬聯而貴者戮十人莽文致方外百蠻重譯獻物今邊腹無寧歲而所遭腹心黨與曾無咫尺之功他人才能稍稍條出增崇禍亂者不能收羅駕馭則反從而警視之或功成不叙或欲易帥及見其未受易也又羈縻中止焉是權始足以亂天下而其

才不足以成其篡竊也明矣客曰然則廣布腹心聯姻世胄兼收兵穀之權殺人不休何歟主人曰徒以求安也殺人停手人將蠶之兵歸私人可消晉陽之甲金穀在掌握則公家物與囊橐無異出入莫問而又可不構納賄以爲名高世數通好認爲百足計耳自以生享侯封沒之日姻姻黨類皆其所建置守而不黃相視誰何是其樹權立威皆以防禍非求禍也且今者挾天子制四方欲殺立殺欲貴立貴安富尊榮勝算已極若令竿頭更進翟義之徒與師致討如蠅而起腹心皆驚材爪牙非良將何以制之去安卽危彼有小慧寧遠忘此力

既不能智亦不爲。甲第跨街連陌。擬皇城之半。足以藏甲兵。謀不軌。兵大內。足以劫朝之文武。何忌而不篡。主人曰。甲第雄盛。庸部所以自售也。財惟吾供。衆惟吾役。立門戶。明得意。乘時創垂。禁止於是。若其有他。碧殿玉階。皆將爲有。甲第何爲。且莽故居。敝衣曲盡。衆寒而今也。大新營築。誇流俗。招怨咎。不亦霄壤乎。肩矣。乎借曰藏兵。則內官甲士數千。以劫在廷。使有餘力。京營之軍。虛驕焉。駘一腹心。率之。鞭筆使從。遊爾若欲陰攝海內。則官府所參。合之不過萬人。詎足使豪傑望而畏縮也哉。故昔官禁。既不藉藏兵。震四方。異已之謀。

雖藏兵何濟。甲第之耀耳目。而無深謀也。害矣。死元后。壽考宗王。於內居攝建國。皆奉太后詔行之。使數太后。非當年亦安能。張子之述。客曰。宇宙何定局之有五。胡未亂。中華士民。豈謂北面。天后未華。世業如有。女主之事。幾天或者。令此類僭竊。時月以開聖人。未可知也。子喻。揖讓何必格。元后詔何必行。至人曰。世至變也。人至常也。吾不料其世。料其人。凡乘權造逆者。非智足以謀。卽蠢驥而爲人。誤今兵爲人。籠絡一世。邪邪不能。由莽爲旬日之非。又計所不出。惟恣快目前。譽美必。刺譏必刑。籌天下之口。以自固而已矣。其才不足。

以立功。其累基不足以飾德。南面歲祚。異代或有之。本朝事也。客曰。然則將安終乎。璽褒無算。疏說無算。爵賞無算。物既極矣。而猶不及。他者。朕梁肉則思山珍。貴者。朕綺繡則慕雲裘。羽衣。王人曰。衆褒論者。名心也。懸爵賞者。小貪也。顧兔之狗。無志逐麋。喜名則猶有顧忌。璽青崇獎。時溢分未。蓋其同類。無如妄相誦說。而使亦憤然處之。梁賈事程未敗之日。楊賈重疊。一斬勢變。歸第就戮。今夫始焉報怨。中擅威福。更侯惡盈。或天譴而奸發。或其黨類。自爲警攻。懸頭剖棺。舉宗宣殛。是則其終焉已矣。客曰。子言其才不足以樹功勳也。不能籠絡。

人羣也。其地望不足以飾德也。天下之心不厭也。是也。至云行事與莽矛盾。竊謂不然。莽世貴。故下士以約名。今起創。則多博學。以張威。莽宗門。強盛止。患立異。不虞寡援。今皆細微。不得不廣植要近。爲羽翼。計物各有宜。事各有時。王人曰。立功以篡。如虎狼。佈德以篡。如狐媚。劉裕高歡。斬敵最頻。皆在功著之後矣。略湯名。破膽。同。嗟而噬。爾無旅距者。莽則市德。既舉。始復芟除。異已。今處孤媚之會。示虎狼之形。殘下則倚上。墜上則迺下。是故殘下如流水。墜上必攝起。其勢然矣。莽初爲兄。遺孤。後遂誅之以信法。馴及厭子。是其胸中先設規。

模然後施爲以誑衆庶。今舍律得大權。身同騎虎。其宗
親子姓。各貪富貴。不顧後患。衆時遭乞。盡授模制。適增
衆庶之憤。豈有意爲羽翼。故哉。亂天下在若人。而若人
必不篡天下。貞觀德烈。彪映無極。中興太平。我典子寢
息。山幽吟而望之。咏而歌之。第有長年。無虞河清之難
俟矣。昔王氏之將篡也。天下不見而梅福劍向。蚤見之
脫。今福向生乎。今萬心所私擬。萬口所流傳。將遂從而
驚。附和平否也。故凡沉義之士。衆昧不昧。群疑不疑。
所愛政柄長內。不友察府。其初嗣也。略更其太甚。使天
下喁喁太平。漸渝初服。殊塗而同歸。而頃來綱紀積衰。

牧守積貪。衆庶積愁。謳吟思慕。不及西京。幅員虧全。
難可預定。客曰。愚向者傍徨茲事。迄不能寐。聞子解也。
請移杞憂而之他。

群黨解 辛未

君子有黨。其說肇於黃皇。弘於虞夏。近世名儒。創其
故。吾聞無偏無黨。箕子之數對也。群而不黨。孔聖之明
訓也。群者。凡愛親仁黨者。吾同惡異心。有公私。迹亦易
辨。說以百人爲事。所親者仁。不過一二耳。黨者。若是其
少。衆則愛之一二。大奸佞而外。皆汎愛懷容之飾也。黨
豈若是其多。故群者和而不同之象。合而能分之理也。

夫子於易。則曰。方以類聚。物以群分。群固不言合而言
分矣。我與衆以汎愛爲群。則物之惡者。以不受吾愛而
分。或百人中。適幸而無奸惡。非親即愛也。我與仁以特
親爲群。則物之衆者。以不受吾親而分。無適而非分也。
所謂物以群分也。寧有百人。群衆品致均齊。交情概篤
者哉。黃綵樹黨。君子必無臭味成群。君子必有今厭天
下之有黨。而直欲君子之無群。是盛德常孤。有隣皆惡
矣。一君子不用衆。君子雖竭忠殫力。能以隻手濟天下
事。和他日。又曰。舉直錯諸枉。枉亦衆也。錯亦汎愛也。第
置而不舉。以錯之。或循資不特學。以錯之。待之甚寬。故

天下喜而蒸。蒸於舉行。蓋自大奸大惡而外。一切衆惡
而化枉之效。以成不過化汎愛之群。爲可親之群。始終
一羣之心。事作用而已矣。初爲弟子。貪衆親仁。長而交
群。尊賢容衆。出而爲政。舉直錯枉。幼舉壯行。一道德之
聖人之訓。明白委蛇。弘廓積術。如此其至也。以此教矣。
以此模施。人主之獎。漢天下之忌。消矣。自群之義不明。
故歷代之治。黨禍者。比比而是。傍一矜矜喜分別之君。
子以虛衆氣。不若傍一休休少分別之大人。以邀衆心。
學術明而政事立。敢無辨與。

嚴父配天解

是之得國與虞夏異與商同虞未嘗郊嘗夏則郊祭矣
禘未嘗有事於天下雖得罪爲天下勤勞故禹以禘
禮之孝思義起郊父之文啓而後自應郊焉不郊祭也
商開國自契得天下自湯二聖義難並郊始兩置之而
郊真蓋太甲伊尹一時意窮未能起明堂之制也至周
家始祖後近祖文王亦皆大聖豐功不可偏廢於是周
公增設報天之禮一壇祀一屋祀而以二祖分配焉反
始報德之心始得交暢而無憾故孔子贊之曰殷父莫
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非惟太甲伊尹所未及行即
武王心思曾至此哉斯言也特爲觀與文王當並尊而

卷之三 三 廟制

設也使始祖非纘父非文王明堂嚴配之制其可妄立
乎所以自周以後歷代郊天止配開基不追始祖或開
基者自郊其始祖至于孫必更之始祖既無聖人不如
血祖有功天下之心共安之耳其後嗣郊祀定以太祖
配未嘗配父父非開基雖親弗敢尊也孝經斯言原未
嘗以嚴父配天黃守成之天子而况擬其爲況言常人
之孝而啓天下僭亂之心哉

統嗣解

禮爲人後者爲之子嗣之說也商家兄終弟及統之說
也及不與世概子繼父曰世弟概兄曰及繼嗣必兼統

繼統不必兼嗣爲人後者爲之子謂取以繼共世者也
固未云統相及者爲之子也尊之子故伯父叔父可改
稱父生必有本故所生之父不可改稱伯叔父服可降
名不可沒兩言決矣以恩序推之自幼育於宮中者爲
後者也從藩封召入者繼統者也恩異也以從子繼伯
叔父者可爲後者也以弟承兄統者及而非世也序異
也或愛本生父母之名既不可沒則繼嗣之君必將追
隆所生而人君之嗣者且有新擇宗賢之患是有道
焉民間立繼者必論序從子可後也則言之弟不可後
則弗育也此人倫之序也設從子之中未有賢者而弟

卷之三 三 廟制

賢可以托天下身爲天下民生主忍謂身後皇兄之稱
替於皇考而合賢而育其不賢者乎此則聖王公天下
之心不與民間立繼同情者也更以宋事考之北宋繼
藝祖而有天下者世非藝祖後也太宗時止稱皇兄然
百世不遷之廟自若也南宋繼商宗而稱帝者皆非高
宗後也孝宗時則雖嗣而稱皇考其百世不遷之廟亦
自若也天下之祖宗其廟祀著天下不繫傳家論功德
不論親疎更以九廟之制泰之在九世之內雖昔稱也
兄者未嘗祧也滿九世矣雖昔稱皇考者亦不得不祧
又論久近不論名稱也然則稱皇兄與皇考其於亾者

新重輕而欲考其所繼伯叔其本生之父則存者
之心不勝傷矣故國君無嗣當擇宗賢而早建之從子
賢建從子弟賢建弟無成心也身為繼統繼嗣之至當
隨倫序而正其名隆其體焉以弟繼統則稱大行為皇
兄而仍父其父追尊為皇考某帝皇妣某太后以從子
繼嗣則稱大行為皇考而別其父以本生追尊為本生
皇考某帝本生皇妣某太后二者皆別立廟於大內不
入太廟亦不稱宗名正而禮不違本一而序不消人安
而神不病若據程子溫公之說改稱親父為皇伯父而
奉以大國追尊以某國大王太夫人之封號夫尊無二

上致尊崇於伯父叔父與上加徽號比例是天子於父
母之外有旁隆也稱封則子又安有封父母之義哉名
一不正禮無所加心之不安何以至天下斯固通儒之
偶蔽矣

制復解 丁丑

勢從君猶雲從龍也豈人臣比哉人臣過無道之世忠
而被禍信而見疑有之人至直正天下風草之機爾何
感不慮何善不行或惟勢窮數極效死社稷守義犯難
遠志无咎我自欲之非固行善而致禍也亦無與齊求
殺比干直諫殺身成仁所欲有甚於生者也人臣固有

新可奈何之時矣制之六三得應上九復之六四得應
初九與上下群陰各不相得故聖人於制云无養於復
云獨被而皆不云吉凶取自得其道而已矣言吉則非
勢言凶則非義與勢反人臣之位或值其窮則然也
若人君者勢固其所自為安有正誼行仁而吉凶難必
者哉故六五在制實有龍六五在復象復自中非特
間以他義則專計以自考為其制天下而不制於天下
也然勢振於勵精權失於始安雲難從龍亦龍自當其
氣而後從之衆養德卧雲何難作人主之以服勞勉逸
夫其勢者變也振則威不振則玩无咎則必言欲復則
無制惟人主為然故知道者不以臣遂概其君知賢者
不以雙事阻吾恒

天民解 丁丑

逸民天民皆制立不官不職之號也原天民之意寧終
藏不輕行寧就閑不小試寧不得居人論思之位不
其列分勞效力之員惟念上天生我分量若何奉天而
處是號天民專精往昔衆差殊致有心本大人而蹤類
天民者有志慕天民而其才不足當者有心與事情渾
然天民者有有天民之才而學微僻者有願學聖人而
身不任勤遠依天民之遺範者伊呂傳說本大人也

聖王立登師傅。霖雨萬邦。故其儀類乎天民。而非止天民也。嚴子陵。魯雨生輩。有其志而非其才。季札。管寧。庶幾之矣。心與事偕。殆敬仲孔明。安石長源之藹乎。敬仲處一國而匡天下。孔明限於特勞。安石長源。於禮樂則猶未備。學之微僻。老子。子房。衍之。康節不免焉。其才誠天民也。之數者。或於大效而信其天民。或於不肯小效而知爲天民。若夫願學聖人者。大而救天下。小而救一方。辦一事。無小大皆盡吾心。固所志也。然論思用人。可以運天下於掌上。使之分勞效力。易疾易瘁。不及中人。嗟。此何人哉。夫所使耶。天所限耶。天使之。烏能遠

集

卷五十三

上

而小之。天限之。烏能強而充之。青陽。則啓迪乎當事。俾各隨量而行。退園林。與朋友子弟。講習修明。爲無窮計爾。惕然而居。恬然以順時。又末民之渾其呼而更其類者與。

猶菴說贈金伯玉

狂狷愚民之疾也。狂狷。亦士之疾也。而孔子皆取之。豈不以真哉。自顧子沒。有不得中行之歟。雖曾及孟。非狷則狂。無中行。顧子而後。不學之中行。則有黃憲郭子儀。學焉之中行。有元公大程兩。其餘多假中行。假有二端。顧者以肆虛假。郭者以東悅假。上下位異。類皆之心。

非異。故自古以來。無假狂狷。有假中行。從狂朝分之。或有人所厭。猶又最忤於世。而妨於欲者也。效莫之假也。悅於鄉人者。厭於天。厭於鄉人者。見思於聖人。其亦思其真而已矣。伯玉金子未弱冠。登朝。俄以言罷。遂留意學問。自顧其齋曰。猶菴。且云。吾不能舍性所近而他慕。吾且專讀四家書。於古伊川。晦翁。於本朝。則薛文清高忠憲。蓋皆家法嚴峻。論學精實。無容一毫假借者。所宗在是。其以躬行實踐爲本。詎再計哉。學一也。有云。變化氣質者。有云。各得所近者。就所近而裁之以中。是變化

集

卷五十三

三

也。云。爾剛克柔克。斯剛中柔中。使柔剛學柔。柔學剛。終何有平康之日哉。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今之時。顧傾否。幹蠱之人。特甚。伯玉以不其自盟。真欲有爲於當世者哉。

巨手說贈吳生名執持

載者巨乎。載之者巨乎。莫可載者巨乎。然則天下莫巨於道。莫巨於心。而手爲之次乎。不過能文章耳。然道莫能載。而載道之器。必歸文章。乎固心之所托歟。揅乾坤亘古今。亦假茲子。巨手自開其字。講自精莫心。

巨手說二
乙酉春仲

「巧」且「手」文士之美耳。其從事於心。以持心者。持世
事。隔七年。見其多讀書。喜親賢士。研精當世之務。巨手
與天下有心人。裁入能有其心。而手之用。斯不凡矣。吾
人終日營營。手之効動。爲多何大易取象。獨歸之。良止
豈非以庶務紛糾。入手則定。且定以自然之序。有物各
止其所之象。與由是而天下文明。返於白黃之無色。助
王宅命。不過行其所無事。卽五倫五教。發揮演繹。亦如
一盤閒天。錯綜盡變。何莫非太極中自含之秩序哉。夫
是謂良其止。而手之爲用。且精入於無形。摸何道器之
分之有。然則巨手更不必自摸其心。視諸掌而可矣。

遊先錄序 乙卯

張公藝九世同居。歷代旌其閭。然其遺說於唐高宗也
以忍。忍有拂於中。堅含不發也。齊家之道。和爲至。和之
道。自然爲至。百拂而百忍之。是無一時和也。意者公藝
祖先別有至意。公藝則自操此遺耶。使舉家之人。意時
時有不適者。而特忍不營。一世微難。其兄九乎。故公藝
之後。不聞更稱義門。是則強勉慕義而同居。不如折而
自和。先公少空乏。及仕宦。更以祖存五夫之田。悉讓弟
今遺田數頃。皆三十年俸餘。及家慈荆布。紫羹錄累之
者。先公身以讓放。垂歟。微言曰。汝兄弟自以讓分。所

以甘。一日。顧先公。而空。讓。體。來。永。屬。於。几。靈。悠。悠。蒼
天。結。何。云。哉。痛。何。云。哉。柳。開。訓。其。手。婦。曰。兄。弟。之。生。茂
榮。和。者。婦。人。入。門。異。姓。相。聚。漸。漲。爭。乎。其。說。甚。嚴。而。旨
何。疎。矣。男。子。而。惑。婦。人。豈。盡。婦。人。罪。或。泰。過。而。吹。填。虎
異。極。也。乎。哉。且。夫。述。交。則。易。激。情。真。剛。難。間。交。游。且。然
死。同。氣。乎。過。則。和。以。和。規。平。居。則。如。一。人。拂。其。安。開。忍
其。安。用。姑。拂。而。姑。忍。之。是。含。恨。而。遺。交。也。於是。婦。人。遂
激。以。私。而。爭。成。故。主。於。忍。則。婦。人。能。敗。之。主。於。和。則。婦
人。將。化。之。開。之。言。母。之。所。以。誠。女。也。若。父。以。教。子。翁。以

責。總。其。謂。夫。綱。何。樂。同。居。者。上。哲。也。果。於。自。私。者。庸。家
也。慕。義。名。而。不。適。忍。之。謂。也。哲。夫。子。一。焉。哲。婦。萬。一。爲
知。忍。不。如。和。強。勉。不。如。自。然。則。知。折。不。必。不。賢。於。合。我
子。孫。克。世。守。先。公。之。教。卽。日。昔。之。義。門。以。忍。含。今。之。義
門。以。讓。分。可。哉。

靖質先生集序 壬戌

情莫能矯力莫能控者二端曰死生曰名夫賄則夷甫
却阿堵子魚鄉地金矣夫氣則牛弘衛玠之飾絕喜慍
之色矣至於色差已難忘顧有終身弗娶之陽城林過
焉至於生惟血性重者能慷慨捐軀然亦家變寇閭耳

飽之委蛇林麓。冉冉歲時。或不免喟然對腐流涕。兄夫平生矜矜。勸矢千古。而垂絕之一息。懷愴素極。總總於易朽之形。其果於不朽之神。曾徹否乎。惟名也好之。而人得之。而道求名之心。惟危。成名之心。惟微。故真能以文章不朽者。其意在文章。不在身。以事功不朽者。其意在事功。不在身。以德義不朽者。其意在德義。不在身。而謂其捐必朽之形。以易不朽。又非也。嗚呼。創誠意笑於將終。總不外文。冰水忘疾。華宗公呼渡河。德不外事。華範。嗚呼。知有正而已矣。凡是老。乃得所以不朽之神。吾兄責問先生。性行文章。光明簡素。古奧閑肆。對人不善。

致寒。臨其出諸口也。皆蘊之心者也。少好左徒之辭。尚晤其人。故其於文章。賦獨多。推辨亦至精。性厭冗劇。所居亦在隱。兄之間。顯於民生。痼疾多。體懷。讀庚申通鑑。記及所述。先康憲公家傳。凡言政事。裏以辨。繫以切。欲使人。事事可敬。而措也。意可概觀。莫屬。續前三日。爲文自祭。不釋然者三條。卒云。貽老母。憂中云。沒世無稱。而其初云。閒詠之懷。弗遂。歸綬。繼追他無一言。蓋他享。諒予。皆能於數千里外。以意逆之。歸而繼。鉅成之。茲三事。則莫能補云爾。至乃死生之際。如倦斯慙。如逝斯還。滄泊。遐邇。與憂。問之恩。並行不悖。近友陶。甚。遠齊。彭。澤。則。

所以不朽者。膚色顏笑也。不朽者。禮致行誼文章也。生所以脫然之故矣。予既以私。襲訂古義。謹曰。晴。贊。先生。因。欠其文。釐爲六卷。嗚呼。悲夫。自祭一章。先生之筆。終於是。千秋百世。下欲因文以識先生。則必始於是。陶詩。衍序例。乙丑。陶詩。不可以聲色求也。不必以意味索也。其有聲也。爲亮節。如風鶴雲湧。不以鍊聲得也。其色爲素采。如積雪之有光。不以點染紫碧。或也。其意味。則至情或流焉。近事或感焉。卓創而自然。爽質而難詣。懸鏡花於千載之。

上望水月於千載之下。知是始足與陶陶也已矣。詩家多宗鮑謝。祖曹劉。惟蘇子推陶以冠百氏。而廖森亦灑然樂遊其門庭。起矣哉。近之者。於唐得三人焉。儲光義。然收。遊。章。江。州。潘。古。柳。都。州。幽。勁。火。得。二。人。焉。王。右。丞。胡。人。玉。浩。然。清。絕。然。皆。人。不。數。篇。不。數。語。俯。仰。終。秋。令。人。歎。然。後。益。歎。陶。翁。之。不。可。階。而。升。也。抑。翁。敦。淳。榮。木。與。遠。公。爲。潛。交。乃。心。骨。望。比。化。無。恨。而。王。以。禪。白。累。孟。以。儒。爲。戲。俯。身。不。義。柳。梅。過。不。力。皆。自。却。於。翁。之。門。者。獨。於。詩。歌。慕。尚。追。能。同。調。也。乎。惟。章。掃。地。焚。香。差。若。恬。靜。而。舉。詞。輒。及。理。物。玩。其。結。構。餘。滓。未。盡。治。

其詩近而精神去之其惟近日之歸靖穆乎觀其人詠

陶以降效之而偶似者爲儲光義韋應物效之而不似

者爲王維爲柳宗元不效亦不似者爲孟浩然不必效

而似者爲歸靖穆儲光義未起專以仙玄自癖至率意

爲漁父等詞類微近之理貴自然正謂斯類韋才甚短

其樸淡處乃頗自在王色色工緻總歸唐調柳以古博

自矜句造字刷之自然之致且多以賦手作詩其意繁

靡艷與者失之愈遠小篇妍節明珠翠羽無以加焉浩

然沈發烟霞琢磨薛荔自成山人墨客之態歸情真語

其詩全章
卷五十三
序文

安與陶最近第陶氣雄勁歸氣和緩蓋才氣遜於陶而

養過之又陶以時運節自己植歸以病廢力歸天限故

雖同歸優游而屈伸操縱不同也

陶詩似不宜判然實子諸篇嫌於太質讀山海經自甘

篇而外每章獨指一事世間不必有之物不盡藝之理

率爾奇與本屬可有可無又鋪述平衍故凡辭采未各

荷板方斯類者何概刪去替若連城之璧傍有疵滓小

加追琢玉體微減玉價彌高

唐世推摩詰爲文宗吾以王不如李李不如杜何獨舍

而見推蓋摩詰每種各成結構各未登峰李則近體稍

疏杜則絕句殊拙世數輩長抑揚頓挫王又位高耳食

翻來其實詩家有杜可謂大成超妙而有陶沉雄而有

杜均絕子讀矣杜篇章浩博間有但語有述語有著意

語稍加刪削存其三分之二少復生當推知已有開

當餘軀之

不放亦不似於浩然乎何取蓋其淚歸青山雖非忘磨

榮祿而終身隱逸澹然有五柳之遺風不然唐世尚詞

仰見諸於世王何難曳裾王公節度使間亦其性近澹

泊使之然也况抽思結撰事宗蕭散庶幾支流餘貴之

倫若必陶之精拔其曠使五人者亦無幾得矣

其詩全章
卷五十三
序文

高忠憲先生修德講學人也非詩人也固自爲詩高詩

也非陶詩也然陶性近遠故有遺者之詩多近陶論次

既舉偶得先生詩數十篇系其後不敢以詩人例之也

不當以節目之也幽風可以終受則高詩可以察陶

家靖質平生爲賦不爲詩者也於陶奚近性行近而自

祭文出於屬續前二日文近事尤近此一節近若賦若

詩不復疑其遺矣初欲與歸靖穆其軀爲三靖處士集

久而思之獨存此文附多篇而不類何如一節之逼真

者使人讀之悠然想見其性行也

陶菴集序例
卷五十三
序文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宋

守正者哉。終身人倫。望之而未見。然後知窮想之非玄也。篤行乎家邦。峻極於天。然後知泉阿冷澗之非也。不欺不姑息。至死不變。然後知聊且曠逸之非也。陶龍歸季思先生。其爲童子也。異其弱冠也。豪其中也。陶其末也。禮惜乎未及艾而死矣。其死也。樂謂不異不豪。不豪不幽。不幽不謹。未必然也。不謹不樂。則生死之際。有自然者焉。先生忠信爲賢。不聞則已。聞則信。不學則已。學則其今讀其集。惟敦論語。退安分守身。不矜矜語。悟其死也。翁所操持。一旦豁然。是以樂也。人生樂嗜慾。則死以先嗜慾爲憂。生而樂。死而安。元純居其常。生而樂。死而玩。康節游其偶。生而憂。死而樂。道則於先生乎見之。從樂得玩者。得雄深。與聖人徵異者也。從謹得樂者。所存雖未熟。與聖人大同者也。令先生而黃從元純。不從康節。必也。後先生而望之。覺其味甚玄。品甚高。乃所以玄。所以高者。則以盡心人倫故也。華草乎。歐惟汎汎乎人倫。則華草者。終亦輔。賴舌爾自顧身心。猶是鄉人。此於先生之學。如水炭。况將度淺深乎哉。華草名陶。高士爲賢。陶之珍於後世者。詩也。性倫風節。遇焉。表所歸侯。定詩歌第一。

力於人倫。介於文遊。不爲過質之美。必真。不爲無情之辭。辭必誠。於其及人。可以知所存矣。定傳記序寄第二。病而省事。病而省心。是其精神之所鍾乎。於用力宜前。於登陟處後。物之大者。恒爲尾。故以割紀終焉。篇什不多。莫非夜珠光璧。陶菴自傳矣。有以傳先生者。有以先生傳者。讀附錄。自辨之。聞之子往吳師曰。他人立言。惟恐其不垂也。季思有言。惟恐過而垂之也。嘗過吾家。及旅處。秋歌。有得則書之。夾卷籍中。友人或取去。越日。問原稿何在。人歸之。輒隨手毀裂。問其故。曰。人最苦行不遺言。昨偶有見。非必當也。設當亦吾力所未及。故不欲以浮言遺後。其近裏刊華之意如此。余論次時。或疑陶菴咳唾珠璣。方恨其不多。何復刊落如許。梓匠成。乃聞先生言。余甚幸。不謬作者之然。學人心事。固難以文人測也。高子遺書序例。以言爲道。無弗離也。以身爲道。無弗實也。知欲梓乎上。聖而行不踰中人。則知行難矣。靜時勞。若有得焉。動而矣。之則動靜難矣。誠爲之誠有之。其又何難焉。高子之學。不率心而率性。不宗知而宗善。無聲無臭之善。朕

之以有形有色之身格物之日所謂知性所謂復性。有
於此乎在。是故辦一學也。學一誠也。天下之理。思不一
不患不貫。一則自能貫矣。求一於諸辨。一何在哉。致一
於吾之爲道者。吾之身心一。而天下時不一。一者人之嗜
慾無出於色利名極之爲死生。高子超超乎皆蟬蛻焉。
居與遊。無出乎家國天下。高子離離乎切切乎皆準繩
而無妄焉。觀其坤龍。是以信其乾知。身修於百年之內
而精神乃足。動乎無窮之微。世無本朝大體。無道丈
清文成。高子微妙踰於薛而純實無算勝於王。至乎修
持之潔。踐履之方。則一而已矣。潔且方而未闕。過則誠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有之。聞道而遁其躬。毀其方者。未之有也。然道脉自朱
陸以來。終莫能合。薛非不悟也。而修居多。王非無力也
而巧偏重。一修悟一巧力。一朱陸。惟吾先生其人。遺言
自訂數種。而外多散漫。觀沈恐其久而愈紛。教無爲
十二卷。凡於不欲盡不必盡者。皆已之。掌體學繁。爲後
世也。所以體先生之志也。
從子阜少聞先生名而慕之。體一見而先生已殉道。於
是遍求遺言。手自抄錄。余因得漸觀其全書。余伯錢
御泠公有覺世淑民之志。將業而梓之。謂余素究心
先生之學者。當任若勞。余慮知不足以觀先生。又重

真宗伯意。遂不敢辭。出莫風昔所討論。重加研審。卷
蓋篇釋。句譬中較。或曰。忠憲出言有準。信之者得其
幾語。率爲襲珍。子之定之。過於慎矣。曰。不然。凡於師
門之說。不加復味。以多爲實。皆非其信師言者也。信
之必體之。倍之將能人人可得而佩之。所謂盡後世
之心也。且夫醇儒之言。寧有畔道者。顧或尋常酬應
之可存可亡。或一時一事。而未必達於天下萬世。有邀
仁人亦已付之流本行。雪不意尊之者從旁而記之。
又附會之。又蒐輯之。蓋陽明先生每觀及門所載。則
不勝嘖嘖。覺悟欲少之爲快。吾是以知前而聯翁。後而

卷之三

卷之三

三

忠憲。其皆同此心。與集觀成。率以實子往吳先生。先
生云。貴少先生。佩忠憲之深者。凡海內師服忠憲之
士。其亦同此心與。
一冠冕遺疏。幾開卷。儼然見大臣之事君。仁人之盡道。
所云結願來生。非釋言也。在昔忠臣義士。死不忘君。
恒願作厲鬼。以殺賊。遊神。力以彰。雖無誠。未見
有憤疾之氣焉。先生悟性。未報之恩。蓋忘。群小獨
康一人。臨死之息。純性用事。無一毫氣用事。清池和
羅。體居孤忠。實莫三仁齊烈矣。點畫道以體若在清
燕生死大事。概其向晦攸寧也。與今也。死衆哀。與

生之象。公道已大宣於當世。所應補議者。惟是侍食孔廡。誠所以發邦家之香。建來學之方。非以重先臣也。道統所繫。吐茲一得。敬俟衆賢。

一 文字當垂。惟取蓋世。蓋世惟三。其一關切身心。其二開物成務。此易知也。三者烟霞飄落。足以滌囈好而資清真。理義從此實。故不身心而身心才識。從此清。故不世務而世務不學者。則以爲玩弄景光。逍遙日月而已矣。此在觀者自得之。先生語言文字中。往往見此。出於逍遙之口。與出於學人自是不同。口不同也。入於逍遙之口。與入於學人自是不同。目不同也。

總之心不同也。反而察其不同者。卽格物也。橫儒莊士。讀至此。便起過一番逸民韻。客思至此。應精進一番。不然。有預作者。亦泰觀者。

一 先生向有自定內外篇。止於甲寅。大都自述者居內。應酬者居外。乙卯以後。不復定。十餘年來。豈無暇晷。蓋是一時偶分。而默識遺妙。時發而爲語。爲言。人已之聞。本無內外也。就正錄刻自癸亥。距甲寅九年。止以類分。不列內外。觀此。見先生之心矣。均屬自定。與其過九年前之內外篇。不若過九年後之就正錄。於義尤精於例更安。今諸卷以語錄經說等居前。他卷

次之。若書若序。若記各觀。又以論道自述者居前。應事酬物次之。是規模節目之間。內外初指。具存而不失矣。漆園之內。外既非。所以觀先生若夫內聖外王。則雖分原合。以此論道。寧敢不以此論文。總名高子遺書者。蓋於十二卷。各各有小序。

一 曰語

此卷先生所親定。刻於天啓癸亥之秋。與謙義奏來及諸說俱名。就正錄。此其一端也。自格物以至平天下。日用飲食。以至天地鬼神。大抵平正切實。而所謂精微玄隱。前賢來發之蘊。舉在其中。集至於明趙明道其切於語錄。語錄出於及門所雜記。不如自記之精純也。故先之。原二百五十六則。觀事吳先生輯真儒一脈。刪併九十餘條。觀華高子之左丘伯玉也。所經斟酌。自有深笑。然味高子之言。有似淺而不得不存者。有似虛玄而實出於躬行默識。不始與先儒模與者。余乃因其大略爲稍廣之。定存一百八十二則。

二 曰劄記

此亦先生所自記。蓋取最精者入就正錄。餘存而未布。大抵多引前人之言。而關發之折衷之。然所云體道在言行上。遠在孝弟忠念。雜念與真當下之類。皆以片辭

披挾奧妙。殆癸亥秋冬以後。日新又新。碎金未鑄。紙版未綴。非皆就正之餘也。及門之士。遞相傳抄。頗多重複。今定存四十六則。

三曰經說辨贊類

此卷皆先生體貼所至。獨得於心。筆之而爲書者。其於古本大學。則雖尊信程朱。不敢強同。而顧同於崔氏。困學記。據其文觀。原非說林。弟先生自述生平。適學次第。皆無色之輸天光。無言之傳天籟。實乃度人金鍼。不可與諸記同觀也。山居課程以下。指示初學。最親最切。好學說以下。折衷則立的。剖晰則窮微。如乾坤實宜之旨。

癸丑合序

卷三

三

三

未發不發之機。佛氏性其心。老氏性其氣。雖伊川晦翁之所未備。皆開自先生。然而武模或文。蓋期明遠益人而已。說辨三種。高極於陽明。而辨之不嫌不嫌。衛道也。卑極於蓮池。而辨之不辭不辭。衛道也。陷無於管氏。而辨之不遠不遠。衛道也。先生之心事。先生之著述。如此。贊宋四家。以配四配。寧謂德盡伴與。其將有道脈之要。

四曰講義

先生於經無不通。易尤精。而大會之日。必講學廣語孟。爲其切於日用。且士人所群習。非如五經有專門也。講義甚多。先生自擇五十餘章。廣惠同志。所講者。維孔孟。

之言。實先生之自言其言也。操口而述之。則聖人自欲無言。體而行之。則學道愛人。無人歸其言於懷。今先生所言者。皆先生之所知所行也。與子游之言學道相類。先生固云。不敢求聖人之言於聖人矣。讀講義者。又可求先生之講義於先生乎。

五曰語錄

先生手著尚多。類且後之。而先語錄。語錄於明遠切也。會語輯於周祝二子。專所聞甚至。記遺之勞甚至。先生乙丑歲曾以授余。囑曰。其中尚多可商。學細觀之。則先生之意可見。於是乃朱其雜而未純。繁而未精者汰之。

癸丑合序

卷三

三

三

汰之而以晦先生之遺。漏二子之言。不敢也。汰之而以明先生之道。暢二子意中之旨。則汰之其鑄綜者。稍爲次第。使人易識。門庭高橋別語。出於親忠節。初焉語出於從子。卑弱冠慕道。故秋以講書大意。忠節當見危授命之秋。故示以處患難定疾痛一死生。人乎人乎。特乎群乎。先生之言。其猶化工爾。

六曰詩

言志陶情。莫先於詩。三百而下。詩人不知道。有遠之士。不工詩。亦精孟子。以從餘業分曉。治學者忘身心。而學道者遺世務也。靖節詩幾千古。然性與天適。猶未知何。

如況餘子乎。先生不盡放陶。大都有陶韻。遂與陶情。遠與之符。昌黎云。歡愉之辭難工。先生絕作。歡愉者。十居八九。又以見醴醴之歡愉。厥而陶夢之歡愉妙也。令視問答。爲慈恩。尚能有好言乎。靜坐戊午諸吟。則專以舉道。譬如禪家之有偈。術家之有歌訣。不通假借。官商明。宗傳要使人。哦則易熟。熟則難忘。而句字間之淘汰。承磨。概非所計矣。

七日疏揭問類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兩者達道之大端也。先生筮仕之初。以言事去位。六十始出。復居間局。所局達道。皆以言。

冬三十一三教錄

不以功。昔孟夫子不動心之義。既成。避劉若齊。惟非心之務。格達。惟自。無懈不動。非欣。然動於悅。則棲然動於戚。先生壯時。闢張世則。與第一。要務。黎明。務學。請疏。維神機。滌發。未與亞聖方駕。其養本。澄源之意。何有異哉。晚長西臺。於是經濟之實大見。其詳於黃成州縣一。流。惜入林。遂深。未及上。而嚴勅。賊臣。崔呈秀。則未形之。罅。抑亦殺身成仁。所繇。胚胎焉。或疑明哲之旨。不燃。夫既就列。先生所。知者。匪懈。以事一人而已矣。寧得豫防。奸人之報復。如世俗之機。後以養。惡乎。格而施去。去而不免。一世之運也。非先生一人之命也。垂絕從容。其實。

中廟之執。豈猶往日之憤烈。回風之懷愉耶。責志未遂。在貴州。雖以安民。生使。繼若職者。肯行若事。即忠憲獲生矣。不向同好。不棄異已。不忘維桑。又有揭有問。

八曰書

言不盡意。而達意者。莫過於言。言不盡言。而代言者。莫過於書。舍是。則愈無盡也。相視之頃。概欲其歌而讀之。笑而莫逆。則奚錄千里而外。數十百世上下。非書則奚歸。故代言以達意。惟書最近。書若達於人。我之兩心。親相授受。於當世者也。先生之書。論學者十七。論政事者十二。感慨時世。逍遙物外者十一。莫非學焉。莫非教焉。

冬三十一三教錄

焉。昔陽明子於諸書。俱自標年月。使後人觀其前後淺深。先生青年月。不概見。以意度之。勢不可得。然通度其時序。何如。實按其指歸。遂以論事者居前。政事居後。而感時寓意。或雜出乎其間。蓋一人數書。則序而編之首尾。燦然。亦不概清其類也。惟削奪以後。知編之將及。必從益均。致命遂志。前定無疾。自孫宗伯而下。八書不可不錄。次視之以見。夕可之意。至於拱乎一答。隱寓全歸。臨終數言。致意諸相知者。宛然于與氏小子之呼也。受先生之呼。豈忍忘其意乎。

九曰序

武序古人。或序今人。或自序。其於當世之人也。武慶之。武慰之。武勉之。蓋粉乎不可窮。語極暢焉。然則序何定。所序之情。亦何定之有。而吾聞先生諸序。有定指焉。語本體曰性善而已矣。語工夫曰實修實悟而已矣。然而不盡滯也。亦歸無。亦重悟。亦尚默。亦貴自然。亦取孤高。此其序道也。亦愛機警。亦量時勢。亦舉感應鬼神。此其序人才政事也。亦賞花亦玩月。亦暢飲高歌。亦悅習靜。亦嘉聯達。此其序文章燕會送別之致也。無所不通。而不離其宗。使必曰性善曰實修曰實悟。則各一言而畢。爾聽者能無索然矣乎。縱之橫之。斯誘之也。易動。開通。

武序

卷三 序文

三

者之言。固安有不活者耶。先生以道爲文。因其文可以見道。

十曰碑傳記譜訓類

其人往矣。至今不能忘。當吾世而有人焉。又後人之所欲聞知也。此碑傳所爲作也。彰其人事在人中矣。若夫記其事。則人亦在事中。自記其事。則意亦在事中。而譜以思往。訓以裕來。無我而非人也。無一家而非天下也。皆仁人不容已於言者。嚴其要歸。人倫人性而已。倫之無象也曰性。性之有象也曰倫。豈則俱盡矣。先生種種有二說耶。

十一曰誌表狀祭文類

舉近厚。舉死者。益近厚。然總入於狀矣。狀觀者。狀作者。狀死者。莫非自狀。以居厚而蹈狀。豈格物之學哉。先生所謂多幽人奇行。其或已顯於當世。則質直言之。不溢其情。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所是之分數。不忍謬其權衡。而觀忍顯。是以爲非乎。故信誰毀者。觀其誰譽。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諛墓而已矣。然不源此意。則刻而已矣。反覆諸篇。見先生格物取狀之義。

十二曰通賦雜書類

人心世道。片長便掩異端。俗子飲食器具。凡有關係。無不言。凡有請求。無不應。或曰。莫屑爲此瑣瑣者。則倦於事矣。非吾徒也。則倍於類矣。安得天下皆得門之正士。目言皆震世之大業。而後施吾化。施。常吾鼓舞發揚乎。無根之議論。一步一顧。當或失之。有至之畢問。殊方異制。醇乎醇者。自若也。夫是之謂不能之誘。余定家增質。集終以自終。文絕筆也。聞卷集終以荷記。進未止也。今於先生集終以難書。因難以明醇也。豈曰有知母敢荷焉之意。其斯而已矣。幾卒全書卷之五十三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

文錄序

陽明先生要書序例 壬申

余流浮紬繹於文成之書者累年。恍乎登其堂而聆其聲。歎也惜其奇。亂而少次。繁而反駁。判類多而滋混。欲使人人讀而取益焉。乃纂爲要書。既成。爲之言曰。孟子而後聖賢。及大經濟者少矣。惟歐陽明道有致太平之才。諸葛孔明而後。漢傑之識大本原者少矣。惟陽明先生終身在事功中。終身以修德講學爲事。奏成功者學助之也。居成功者學爲之也。觀聖賢者觀其用。曾謂用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一

如先生而尚非豁然開通者耶。致良知之宗。其言本於不慮。其旨本於誨。非直以不慮爲良。以不慮而有別爲良。至矣。莫可替矣。貽管者獨在無善無惡。然先生實有所見而云。蓋曰。吾本無善也。猶元公曰。太後本無極也。欲人不倚善也。豈顧令不爲善哉。承無極者。以體貼天理。以至敬。故百世而嗣光。承無善者。以玩光景。輕行誼實文。過則不再傳。而裂兩因。其後之夫真。使後人致憾於提宗之未慎。先生之暨其惻已矣。夫先生夫悟者也。存誠者也。後人疑其教而因疑其學。疑其學而終慕其猷略與文章。至於摹其猷略文章。而先生微矣。天下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二

不悟而能誠。無不誠而能神。觀先生之身也。口也。手也。耳目也。兵革哉。數也。潛魚棲鳥也。書堂貂冠也。良風嘉露也。無不神也。皆心所爲也。則驅策指引之聞先生亦惡乎往而不彰。儒者致用。無踰夫生。然先生正君心者。念念蒼生者。體仁也者。致天下之太平也者。非任智也者。非定方隅之禍亂也者。則猶是精才而竊用大才而小用全才。而偏用。噫。謂講學封侯。遂驚爲儒生不世之遭矣乎。故天下絕夫生之才。與功而識者。更致悟其遇。天下傳先生之悟。而善學者。以爲不如法其身也。先生口談無善。身則無須臾不爲善。夫惟莘莘爲善。庶可以談無善矣。嗚呼。三代而下。聖賢而奇才。豪傑而好學。微斯人。吾誰與歸。假以數年。未之或知也。彼且云。竟舜以上善無盡。一曰。論世。○先生口傳程朱。其行已也。則大節蕭如。高風灑如也。其於大學。幾鑒其序矣。然實負大學同體之仁。蓋其過往往不在行事。而在立言。不在制心。而在設教。今心則易平。可見而行亦已往矣。教言棲炳。故守正者在往。觸目而良。環若追邇。其心之所存。與實按其行事。則固命世之真儒。不可讓也。以是而尊先生。斯爲能尊。以尊之心。偶後其寸瑕。則亦出於

大公已矣。觀浮慕。猶勝焉。而況日掛紙者乎。今有人於此。於人倫爲也。於用世則克有濟也。於知人則不夷也。獨宗陽明之說。遂可謂非正學乎。今有人於此。多欲以薄五倫。無實心以荷世事。無虛衷以鑒君子小人。獨排陽明而崇程朱之說。遂可謂正士年。則是聽其言。不必獨其行矣。故愚於陽明。務論其世以讀其書。毋敢苟同。毋敢妄議。尊陽明者。我其罪人。與排陽明者。我其黨人。與。惟心是安。惟後世是輔。不他顧矣。

二曰統類 錢氏定傳習錄外。則有文錄。有外集。有別

集。有續編。名目紛糾。義例難出。據云。純於講學明遇

者爲正錄。悔前之遺爲外集。及觀其正。皆書也。其外皆詩與傳誌也。豈書皆悟後之秘。而詩傳誌皆未道之說哉。且所悔悟者。惟爲論學前後有醇駁。若詩與書。總屬酬應之文。與人事相發。雖大悟之後。豈得遇事而遺事。專以心性爲說。隨事而指之。觸境而照之。不離人情物變。追在其中。此則悟後之不同耳。必以酬應爲外。豈先生學無內外之意耶。又論學之書。雖在初年。列入正錄。詩與傳誌。雖在晚年。亦入外集。是不論悟與未悟。醇與不醇。始終以體獨分正外也。尤

自失其初旨矣。至曰別雄以究其端。以撫世維綱。又居廟廊詞章之下。果何說焉。今悉棄而採之。純之以類。說類則編以年。無年者體之。庶幾脈絡分明。首尾融貫。讀者不爲多岐所眩。不爲翻閱所困。而先生之全體大用。可以入目而誅如徐思而自得焉。爾

三曰除繁 詞察而理達。語約而味長。此學人之筆也。論語而後。不多見矣。句節而氣弱。字減而意益。明

左馬以來。惟弁州近之。凡書疏一經剪裁。輒成古寡。此文人之筆也。余讀陽明書序傳記等文。大抵以明悉爲至。不假銀鏤。而素疏文移等作。更爲時義所拘。或一篇而前後前後。或一事而再四述陳。想在當日。不得不然。其徒之編集。則未可謂能繼師志矣。愚嘗謂凡書一經混傳。與不傳無異。何則。東萊而早觀。則世不被是書之澤。而作者之神沒也。先生嘗曰。聖人刪述。惟欲減餘。後人惟欲添上。又書欲刪併所作。彙成一書。悉焚其餘。且曰。得前賢有筆力者。商義任之。又因實勉之。刻王信伯遺言。謂之曰。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其隨有後著。應去之爲佳。先生雅志。若如此。余雖不敢刪棄其篇次。隨一二煩雜者。各以鄙意。與之節文。要使排無體義。篇無後語。苟非切要。

不復愛惜文辭。庶幾體先生之心於既逝。若夫傳習二錄。亦去歲亦去歲。顧不其其所非。正欲瑕瑜並畱。

見哲人入道之有漸。息足之無期爾。

四曰表微。起聖人者。子夏子貢之儔。而獨顏氏子爲非助先生解之曰。得他人一難。聖人倍發精神。故問諸者。真能助聖人者也。今觀先生之門助者。少悅者多。雖或有靜中窮搜色利名根一問。而先生嚴誅至再。盡此乃克已之要。實踐之徵。而其人陰挑壞之。欲不嚴誅不可得也。豈顧拒其助哉。倘於時有窮奧。探真印言中。以得言外。卽意中以發意外。則先生之

幾亭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五

悅樂。必有油然而生者矣。期躬行。不期口說。期心得。不期面從。志果出於大同。見何錄。小異余去先生百有餘歲。真見其微於數世之上。乃敢效起助於數世之下。或同或異。穆以剛之不敢強同於先生也。則知先生必不以異斥我矣。和而不同。事亦然。學亦然。同室亦然。異世亦然。

小序

一傳習錄

自餘曰仁有傳習錄。而陸澄薛侃繼之。今之上卷是也。其後陳九川輩又各有記。幾耕山又爲之補遺。總名傳

習續錄。今之下卷是也。中雅則答顧東橋等七書。其末附以訓象條教。愚謂上下二卷。皆其弟子自記請政與所聞答問之詞。大都切於明道。故宜冠之集首。若書割雖以論學。然論學者非止此七書也。何義而獨入傳習乎。今以七書移入二卷。書割中訓義大意移入五卷。文移中各從其類。而於傳習錄原本所載有漫標開繫者。有彼此並記。意同卒同。而詞微別者。開刪一二條。其論學答問。純否。存。仍爲上下二卷。

二書

自顧東橋至薛文蔚。共七書。原係南元書所次傳習錄

幾亭全書 卷五十一 序文錄

六

中卷。今移入書類。然使一概以年爲序。則全沒南氏之遺。故取七書冠之篇端。其後則隨年編次。至於答東橋書第七條。乃錢氏所稱。按本塞源之論。尤諸書之統宗。淵源處實千年以來未開之眼。宜潛心熟讀焉。

三詩

事必從年言。必分體分體。則年不得而拘也。孔子刪詩。風其小雅。則因時之先後爲次序。此就分體之中爲之。從年者也。然幽風猶居變之末焉。大雅則篇公劉置於文王諸篇之後。須則周魯居商之前。此就分體之中別起志義。不必從年者也。先生於書序等。實自標年月。其

門人草中之過亦以時序編次異詩詞而不復分體設
在古先何異風消於雅雅雜於頌乎哉今爲別正之而
於各體之中自序年月其格韻則不漢不魏不晉不五
朝不唐不宋自成陽明之詩爾若夫悟境之微襟期之
曠經綸之巨時於詩焉聲之當其得意爲性理吟爲風
花雪月吟爲琴父吟一往輒似焉學也金山二咏十齡
有奇凌跨千秋生而神靈殆謂是與

四藝疏

陳難行爲不適於君志言難聽與不便於寮友古今之
同患也先生言事於三朝多所嘉納而格心之功未

奏何哉

卷五十一 目錄

一

先生官僅郎署未得日見君嘉靖初奉召旋阻負重
於外皆無親炙論道之便獻書無益智者不爲故先生
往往寓道於事寓諫於言未嘗有編諫之迹也使先生
得面天子長源之婉切敬典之忠懇必能兼之一正君
而國定豈獨退閑之鎖靖而已耶近古稱名奏議者宣
公而外有馬周有歐陽修然不道才士文人耳以濂洛
之道而才足以施之文足以聞之兼長擅絕顏頤宣公
則於奏疏具其大端矣

五文核

茲於百姓宜行矣言益於百姓宜宣矣文益於百姓
宜傳矣官養民民事官相爲一體苟有物焉益於官最
切者豈非益於民最切者與先生事業綢繆冠乎近儒
欲識先生之學難欲考先生之語言設施易金讀先生
之書難且按先生之歷任文移易道微上下之志文移
有之盾置常變之方文移有之則謂良知之學具在文
移亦何不可之有或云是卷且便於獨行使筮仕者讀
而悅之或從而做其一二則亦陽明一二分之政事也
未也隨事而師之見陽明政事之全者不知其幾也未
也風以動之天下皆陽明之政事可也未也日習善言

樂本全書

卷五十一 目錄

八

樂本全書

卷五十一 目錄

八

日學善事心從而日進於絕何流之非源焉何倒之非
順焉從政者皆陽明先生之學之人也其母曰文穆爾
也而末之而少之

六策序

與魯試事時先生往床四十也語道語極濟皆非其至者
存以見其升高行遠之自諸序開闢奇正無所不備要
歸於道非擅文人之文

七記說題駁雜書

筮仕也所記大抵經濟之事也居夷也所記皆超俗忘
困之高致也其記明倫記尊經記學則絕乎道矣夫道

一而已矣。是鼓言雖變化。雖不同條而共貫。讀雜著終篇見良知之鼓舞一世。遍乎聲噴嗚呼盛哉。

八墓表祭文

嗚呼。諱墓之譏。久矣。其難免矣。志道之君子。惟堅靜而不爲。然致其求而復堅拒焉。抑又難矣。何以不致共求。必也先免文人之號。則先生其庶乎。先生墓文甚少。余僅存其有益生人一篇。表死者而首在生人。以爲從是非之心入道。而必從惻隱之心成德。真悟者蓋如此。至於聰明神甲寒鬼。視世俗爭美之恒辭。遺然別觀。又其智足以通重泉。仁足以泣空山者。與夙究心於死生之說。晚而識夫鬼神之情狀。

美正合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九

陽明要書附錄序

陽明年譜者。緒山錢氏所編。東廓鄒氏總裁之。而金菴羅氏所再訂也。屢氏考次十餘年。更歷數乎。然後成書。於是先生之歷履精神。宛然可睹。猶有未盡善者。諸其人意。專在其人。一切事情交涉。簡而不漏。足矣。原譜叙宰藩反事。繁至千言。讀者幾以爲藩志。而忘其爲先生譜也。若夫吉安有積穀。太守伍公與先生意合。此二語乃用兵定亂絕大關鍵。蓋無食不可以屯兵。而至者之心不固。地方不足恃矣。遺此。則先生不雨臨江而趨。

士安。能以形辭餘。又如雷家公。戢守者兵敗。卽火之。此正其殉國之忠。成功之本。與答東郭天下盡反我輩。固當如是。一言一事。可以互相發明。而原譜不載。何以見其不計利害。惟知君辱臣死之義耶。此二條並考徐爵畫像記。增入。又初授刑部主事。創因園。巡書現。亦仁人隨事盡職之要。分考會試。識鄒文莊於糊名卷中。初撫南贛。置二匣行臺前。曰求履民情。願聞已過三條。俱考耿定向所作世家。隨年補入。餘皆有削無加。凡書疏文移詩歌。集中所已載。悉與刪去。茲譜附集後。非獨行之書。彼此並載。則一書中自相重複。未爲得體。更使觀

美正合書

卷五十四

文錄

一

者前後替眩。亦非醒世之意也。然亦有移集於譜者。如中秋宴門人於天泉橋。二詩全首詞氣未是高格。然不全載。則此夜之高禪。過與不能干。曠如生。離而載之。集中不如合而綴之。於譜情緒聯屬也。至於先生既無崇祀。偏天下所以仰止。溫精護封。所以報功。保孤禦侮。所以事師。皆他人事也。書之作爲學履計也。非爲表先生之盛記先生之家世也。則苟非先生精神所存何取。於鋪敘揚厲爲哉。數全削之矣。惟論遺育才處。事行師一語一默一睹一默一機一策。莫非學之所存。而過之所發。與夫復之人。積禪稽叢。有當乎心傳。有裨乎願學。

者則輯爲遺言逸事併附年譜之後又及履歷實信良知於經世爲有用之學於立身爲務實之學而不躬行不成務者皆借良知之名而不曾致之之味者也於是附錄之心慊矣來者無窮庶幾後鮮有憾心

恭定朱子語類序 已卯

周張自成書朱子第來章之二釋遺書泉門人手也朱子聚次之朱子書手就最多惟遺鑑綱目僅擬大綱儀禮經傳托門人完輯皆末年事然猶世所未見若語類則自講說諸經而外皆平生隨事關發隨人指點應酬群弟子各退而爲記其書冗汗最難讀讀之始見夫近

樂正公升

卷五十四

十一

世所營朱子者朱子已自定之推取朱子而見爲創獲未有之論者朱子皆謙發之來哲之心歷歷如晤嗚呼豈非百寶幸山諸非孕淵而聽達人之自探其所欲也哉獨無奈不遊者未見而以爲實非非山淵之所全具也蓋自記手既紛未經融貫其間有相似而複者焉葉簡醇駁之際宜恭也未有相背而馳者焉是非存削之際宜定也又有事理緩漫可有可無不足變眸注心者焉莖而弗視視而弗竟非難此也孔子以後學莫實於朱子亦莫博於朱子乃因其繁蕪開其菁英可不惜與歲丁丑余待罪中秘以事杜門得與金子伯玉討論此寄

伯玉手錄一卷先示余余更爲詳定伯玉遠委余主其事出家藏全本借余凡六七月乃脫初稿自是出入必攜凡三載又再易稿其書乃成以八分事計之去七存一使置經說於其外幾於二十而存一矣於是向之畏難者遂其雄略油然而先有喜心徐讀之而嘗者以服疑者以釋推取者且瞿然以驚然後知朱子之學由博文而約禮洵哉實修實悟歷百世而無弊也

朱子語類序 庚辰

語類略定頗無憾惟說經一類占且大半私念傳注者朱子生平精力之所聚也各附經以見朱子入本集此

樂正公升

卷五十四

十一

實傳注之餘而獨攬入語中爲一類一類顧又獨多於衆類綱紀非稱譬之車以載物而物跨於車郡以絕邑而邑廣於郡曷不別爲一書使窮經者尤便考證乎已卯攜入都以示伯玉而朱質也伯玉讀之喻月喜甚謂立義起類更置先後幾併條句渾然燦然莫可易者惟說經宜提出別行更快人意余聞躍然事固有以不約以乎如斯者所懷未遂也但朱子當年或因門人執經問難旁及他事與經指絕不相涉則移從各類或他類中有專爲經文經義發明亦移入說經凡以益於省覩使人無茫然混淆之困而已聖作明述皆欲置人清辨之

其混淆與以清辨蓋者因說經之意以通經意

嗚呼此余所爲朱子經說原序也越五年爲甲申而有三月十九之事伯玉殉難最先最烈與劉官論理順並執焉念海內同志不過數人而學同者尤鮮以禪染方熾或明承或暗墮求其純以孔孟之學晝夜相切磨者在京邸時惟伯玉望劉公耳至洪臨大節也皆卓絕嗚呼正學不足以益人顧遂而足以固人忠貞哉非其明驗耶伯玉已矣今而後復有好研經術好讀語錄跡程未週孔孟莘莘問難相對無傳者

卷五十一 目錄

天南地北屬之何人不數月間遂成隔世每展卷輒潸然長歎崇禎甲申八月十三日

程子詳本序

記事記言在昔人君有之記布衣之言行自論語始也孔子爲生民以來未有之聖論語亦生民以來未有之書後千年乃有文中子然其年未茂其遺未成其徒追尊之時做論語而爲是書未能精以純也復五百年周程子繼出周張皆手自著書張間有語錄今所載經學理寓中者亦無幾何惟程子終日言而不著書伯子晚年欲著未逮叔子自易傳外皆不遇隨問隨答於是其

卷五十一 目錄

門人爭自記錄儒家語錄之其自此始其後朱文公爲之手裁初定遺者二十五篇續定外書十二篇據云不可曉者不敢刪重複者已刪去然今卒重複猶多而其辭已無尋討况能使有國有天下者得領其益乎存之亦復何益朱子有言得先生之心則於疑信之傳可以生判未子盡心能判之特時未暇耳某豈敢曰能之者乎伏觀今上加意儒術今詞臣刪定六子書每一書必經數公分定愚謂周子粹以約張邵不無偏漫各自成書獨程朱語錄有藉於刪定誠急朱子語類自丁丑戊寅開崇禎已成程子書則躊躇不敢下筆者累年因經朱子手編非比朱子書爲及門雜記也然竊念學脈所係與他政不同政關一時學解來世政書定位學無定位長短以度輕重以權及是時不妨野修之以俟後之君子乃略惟近思錄義例經其言而於其言重複者舛訛者不可解者與錄可解而無甚切要者量爲刪去凡欲讀程子全書者文公所編具在儒人情編簡苦繁取整去亂則今日所輯固渾體朱子之意以仰題程子之心雖觀全書頗約而實不敷不加詳者也故不曰約本日詳本錄博而詳則約也近矣或者於辟沃所資學

士大夫涵養進學之精微開其便與

皇明儒統凡例

三子語錄

學重行不重文言貴精不貴多所從來遠矣本朝儒統薛子開宗躬行少文所著惟讀書錄耳芟夷繁複已悉藏入至於詳文成王子忠憲高子華實兼茂著述富且精故特訂爲要書遍書單行於世而擇其至精至要者乃序此編至於簡若白沙整菴涇陽三先生或專以詩文寓講學或書記文詞博綜不一欲概收之入統則覺其已多欲如王高二子別有單行又覺其未足如白沙

集可存者寥寥困知記管章原宛涇陽說經証遊揚爽

五

無遺憾錄錄發揮太監排偶太勝以是未及王高乃總而柔之號曰三先生纂言蓋三子而外固未有作之者矣

陽明性慧膽壯服高口滑其立言委有太恣太險處當時及門極其崇尚百年以來亦遭後人無限詆駁矣然其見地修爲實非他人所及中年未定之論不足以病之予故列之薛高二子之間鼎立而爲三信其學與修也非慕其功業智能而強躋之也

陽明蓋辨絕世有過於過快處及問之未免遁辭即論

全分兩而曰堯舜萬幾孔子九千幾自是欠確後來有以此爲問者不答而言他

三先生纂言

昔邵子之學集於佛者幾希難於老者十二三矣然文公班之於周程張四子之間無貶辭惟於近思錄不採其言豈非以邵子品行至高心源至深雖非中統所繫而其人則不輒於賢聖耶前之爲曾哲後之而有白沙先生皆是派也白沙無語錄凡講學具在詩若文中敬齋胡氏排之爲禪整菴羅氏亦同此意細考其旨果禪無疑也然其品行心源亦何過於康節故特取其詩文

莫不金書

未五十四序文錄

十六

之近高雅精萬承者與羅文莊顧端文二過並發而儒統則不敢以入竊微近思錄舍置邵子之談不然豈真謂生平著述必無正且醇爲者乎齊之於稱號而刺之於統系固將使不中不庸之賢哲各得其所爾

曾哲生於未有佛之前又得孔子爲俟歸康節白沙生於有佛之後未免沾染三子者易地則皆然者也然康節染禪輕白沙染禪重即雄才深詣恐亦過康節焉要其志與行皆儒也今列之文莊端文之前亦曰時序而已矣

富貴貧賤爲仁者之大關也人情輕於進輕於受者多

運於退過於辭者少。白沙終身不仕。相知者欲爲之一山房終不肯受。高潔之後。嶠乎不泮矣。其學涉禪。其人則儒。以其涉禪淺。故猶守儒規。

白沙論學。淺於該。然尚謹。龍谿絕有深妙處。然恣矣。進退辭受。儒者大節。白沙一生。皎然龍谿。不堪遺。故尊

白沙於三先生。而龍谿姑附諸家。其存之也。雖以言其上下之也。必以脩身。不敢失孔氏家法也。

白沙論詩。重風韻。風韻本性情。可謂得其本矣。惜宗尚宋詩。唐以上似未關心者。故其所作。質樸處。既似街談巷語。而稍流麗處。又多帶詞曲氣。以雲水閒心。單瓢道

我而出口。往往不能稱所懷。是故辭章所宗。亦不可不慎也。

講學正者易淺。深者易差。近儒講正而玄微。自高子外。惟有顧端文口筆矜利。最醒人聽。微覺太盡。少蘊蓄。令人思耳。然其心細而虛。其行端而決。無忝真儒矣。

諸儒語錄上下編
凡留意講學之人。必有所見。其所言亦必有合道者。若一生伴屋。世豈有若人哉。象山慈湖輩。直不幸而既傳其說於後世。彼和僞見。謂道者其忍忘言。使宋元間復得如朱子者。則而況之後學之幸。未嘗非二子之幸也。

其不金甘 卷五十四 序文錄 十七

還來諸宋賢。立說無所不有。殊爲斯過。惟存其是。與近是而未醇者。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

寅鼓其聽。觀雖使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成昔人之美。不敢開後人之誤。余所竊附於君子之義焉。倘後世

復有如海門周氏。致憾於晦翁之刪上蔡語錄。而不得概傳。則亦聽之已矣。書詩得孔子刪後。弔古好奇者。猶

欲模倣。迨書逸詩而實之。況他人乎。今業以其素履無玷。學術近正。如敬齋胡氏。涇野呂氏。處齋蔡氏。及刺夫陳

氏。諸先生語爲上編。而其行不掩言。與一切棲心空寂。寄跡儒門。若出若入者。兼爲選其佳言。標其勝義。以附

於後。號曰下編。茲與上編諸家之言。非有甚異。而行事

頗異。又或行事非異。而學術之小疵大疵異。又據所存論學之言。無大異。而所不存者迥異。觀者第於此寓目而會心焉。可矣。正不必懸想其全而苛索之。

其不金甘 卷五十四 序文錄 十八

醇語矣乎。曰言不以人廢。陽貨之言。孟子引之。况講學者乎。今每著數語於一人之前。使讀者知其來歷。足矣。所存之言。則惟擇其善者存之。俾後世蒙其利。不受其害。若欲著其人之本來。因循其謬悠之論。非良圖也。程朱大儒語。間有可疑者。須存而辨之。諸家之誤。則概削而泯之。各有攸當。

心齋略功。夫龍略略行誼。

狂者行不掩言。力未盡剛志也。豈獨數哉。龍雖爲人。往往托於不顧人言。以自便。鄉愿托無非無刺之中庸。而後世又托有非有刺之狂者。何以講學爲。然其言頗有

樂事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七

入微處。不能棄也。讀者以幸我遇之。

南阜鄒氏少以直節顯。後其學純尚禪。而輒指四子周易以得會之。議論倏倏。彼此無實見。無定指。自以爲人神而君子嫌其多透辟也。今存其近真者。

進退取與之。嚴文清而下。念蓋劉先生獨至矣。其行誼無愧真儒。論學微有偏處。

陽明先生稟異學。透然力駁朱子。朱子躬行心得。持世垂教。胡可駁耶。間有滯語。謂未及思孟。則可。亦豈真有背道而馳者。自是後。乃有若王龍溪。幾有若顧近溪。汝芳。有若周海門。汝登。皆尊陽明。卑晦翁。幾已見斥於念

者。龍氏諸儒。而汝芳則揚起元來之若神然。至於混儒以入佛。陰借佛以復儒。而百方駁擊。晦翁。或本釋門之言。或傍龜山之語。恣傍敲剝。一呵一罵。惟汝登最甚。又陽明以來。未嘗有也。其講學也。如半子短喪。猶曲加迴。龍大抵輕人。幾而贊私慾。得罪聖門極多。余不忍存之。以禍後學。故盡削之。而略著於此。

學至孔孟。千百世之的矣。攸學無狀者。少敢非孟子。尤莫敢非孔子。宋楊簡居身立。輕清修直節。固有足多。其學最無狀。謂操則存。舍則公。孔子本意。賤操而貴舍。孟子誤認。而有存心存神之說。又謂孟子以正心爲戒。而

樂事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半

易云。洗心。大學云。正心。皆非孔子之言。不知聖人立言。各有攸當。乃特欲借孔孟以證成其意見。見孔子所言。偶合己意。則執孔以詆孟。見孟子所言。偶合己意。則執孟以詆孔。其視周程以下。蔑如也。而近世周汝登。道直謂。喝佛罵祖。古今一人。隱然以講門中釋迦。可奪尼山之席。充其邪見。將使棄父者乃真孝。背君者乃真忠。其爲斯道斯民之賊。不又甚於鄉愿耶。自宋迄今。士大夫悅禪誼。輒者鼎鼎矣。大狗浮游悅惚。未足以傾世。又皆有所忌。釋未敢直非孔孟。又或身員。假囊考實者。賤焉。惟朱柳菴。朝及遠。時周海門。猖狂特

異者本體。似起涉無倫。舉功夫。似凌厲獨步。其心實抑
儒以仲釋。其言更紐釋以開儒。又營品行清高。俟惑之
者。益易。慈惠教人。華夏以來。華其服。備其號。而操戈人
室。寧孤向師。誣素王。排命世。未有若二人之最者也。噫
可畏哉。學聖人者。廓清茲二人之營壘。其餘不煩攻也
已。

近代王龍谿。羅近溪。周海門三家講學。專以靈覺為主。
翻騰無盡。追剝入微。直是會說。打得人動。騷騷乎比於
象山。慈湖矣。象山為政。顯有神通。慈湖持已。頗自砥礪。
此則羅周二公。尚有遺焉。龍谿無論矣。今所以多存三

典章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三

家說者。欲著其精神之所至。若得若失。較然分明。使後
人不追慕其神奇。亦不復喁歎其湮沒也。

學言自序

辛未

明善以自治。自治以治人。治人則必旁通乎古今事物
之變。詞尚體要。其謂是與合外內之道也。而三極分焉。
若夫修詞之道。亦有三誠焉。而足以居業達焉。而足以
動人。文焉而足以行遠。吾烏乎測夫觀者之心哉。不敢
不誠。不敢不達。不敢不文。盡吾心以俟之。俟天下俟百
世。而過此以往。吾也亦用以自俟。

政書自序

辛未

天生蒸民之意。則世無素物。學無遺事。治無費言。
五穀五鼎。五充五坊。五和咸用。之廢。機溫涼寒熱。以平
成用之。瘳疾然而農軒之世。五玉未備。群黎亦鼓腹而
遊。炮製有數。民亦不夭。札自雷火。隨天澤而豐。君佐與
情淫而變。非樂其多也。其時之所為乎。物日生。事日起。
救治之道。日設。形而後有氣質之性。物而後有救治之
道。一焉而已矣。往誥有未及我人言之家者。有言抑豈
我人所復豫。端耶往來。時也。人我乘也。履其位。盡其心。
無時而著。釋是故。振民匡辟。任地承天。言雖費。各舉其

典章全書

卷五十四

序文錄

三

要謂之政。一可也。遠雖多。要以理萬物之紛者。使各歸
其所。則與無一事一物之始。亦何以間哉。從多而寡者
吉。從言而默者吉。而且言之且多之。吾將反而求夫寡
與默之所存矣。

再象自序

戊寅

使竣而南。戊秋仲之朔矣。將涉河。舟損於石。急登岸。所
善未竟。諸書幾為波臣持去。歸與探等謀。以其條理者
先示之。杜散也。也。向理諸沾濡厭厄之內。今水母猶子
流通千百。易憂而幸。彼著述者。諒均斯感。維古聖人行
其道而已矣。用公行通而著書於所行者。明之。其餘賢

聖著書以明道。明其所不得行也。豈惟明之。實將使他人行之。後世行之。大公一視。何彼我。何道久哉。所以憂且幸者。必有所爲。爲身名乎。爲人也。爲道世乎。爲己也。顧沛不暇辨。今而暇豫矣。可以辨矣。追反於爲憂爲幸之日。吾則寧豫定其立言之源。此源合也。天人無惡。况波臣也。

人典事典序

皋陶之論君道曰。知人。曰安民。夫天立君以爲民。則人君之任在安民而已矣。而民何以安。分理必藉賢人。知人所以安民也。賢臣之才品不同。無不利百姓。佞臣之奸術不同。無不害百姓。人主知賢。然彼能用。知佞。然後能除。若夫一日二日萬幾。意在安民矣。而處事不當。民亦何安。故虛言安民之心。不如措其安民之事。此人典事典所爲作也。大臣小臣甚衆。人主何能盡知。在知一二輔臣而已。天下之事有萬人。主何能盡知。在知其彼要而已。知大臣之法。惟問其何事最爲先務。何人亟宜大任。觀其所舉。所對可知。二三徐而考其成敗得失。可得七八矣。小臣中觀其章疏。言簡理當。亦可不次召問。其中必有才大識遠。得此流一二。人。即可以知衆才矣。衆才辨。即可任。衆才任。即事可集。事無不集。即民無

集正全書

卷三十四

序文錄

三

不安。故聖王志在安民。功在知人。不得知人之法。雖空抱堯舜之志。誰與佐安者乎。

秘省典例序

丁丑

職掌各有成書。居官者不此之遺。勳云詢吏。與以史爲師。何別乎。吏於是窺上官之所便。游移以中之。廢舉舛錯。日以益甚。久道視所廢舉。所舛錯者爲倒。而視與故爲不足稽矣。相與因循。則非僻士之意。欲整頓而徘徊淹閣。則未足以稱任士之才。奮然摧折。而研幾或疎。垂遠或滯。亦非韓魏公所云入竈入細之議也。昔王文成幸廬陵。七月。前後諸務畢舉。內外素簡。理無二致。泰五梅年。翁視中秘。兩月間。無虛不盡。無憂不新。其大要自正自勤。雖在群賢。猶知心服其德。其敢不投誠效命。性善心民。茲亦可見。對越夫中樞。冷曹一留。意振刷而規條之。煥然如干。氣誼之周。筆如干。俸薪公用之清微。如干。然則何官不有實績。何時不可備舉。特患無心耳。秦翁素已有心。而適幸心心相指。新蒙君王俯裁。語余曰。秦翁任怨。愚斷不敢示恩。秦翁任勞。愚幸可行。所無事。至哉。二言。秦翁非敢以較若。畫一自居。而王翁斯言。不悠然有載其清靜之志與夫典例重刊。余奉秦翁意。諦閱焉。典之所載。其故更也。因與次第。例之所治。有空

集正全書

卷三十四

序文錄

三

者因與斟酌大約半以義而權以時傳上下前後共之以爲通行之以爲安焉耳矣凡物之有損益也皆因也其敢自外於因耶目附後

上篇

銓選

職掌

扈從

儀飾

差遣

考覈

俸給

自銓選以下凡七條皆命於朝者也。不易之典也。敬其事。後其食。凡諸掌故。雖大及小。雖近及遠。次序臚列。而以俸給終焉。

下篇

典正金書

卷五十四

三

科規

班次

到任

視篆

公體

公會

體式

各差儀注

自科規以下凡八條皆盡於已者也。相承之例也。先自治。後治人。分所當爲。靡不致其詳敬。人亦誰敢萌侵職之思。玩令之氣哉。

雜儀

公用

封差述

公館約

續定科規

續篇

兩殿兩房

一紀綱

嚴律新

肅體統

部科題各疏語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四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五

文錄序

救荒策會序 壬午

聖人在上不能使天無荒歲。可使地無饑夫。以人人得
盡才於天地之中。而泰其時利也。蓄於上以給下。伯者
之機。下自蓄而自需之。乃王者之政。古稱三年九年。謂
率土之民。各有斯蓄耳。春秋補助。則十一之餘也。備荒
之策。無時不豫。曾侯荒而問策。故然。即饑救於荒。亦有
豫。道自庚午三月朔夜。東南千里鬼哭。荒端俄見。余於
時立救饑法數條。稍試之一鄉。又十年為庚辰之歲。而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一

南北俱大荒。辛巳又荒。死人棄孩。盈阿塞路。至於因饑
而闔戶自經。又古所未聞。口不忍言者。嗚呼。孰非上下
無蓄。用心不豫。使之然耶。宋臣董煟編輯活民者。用心
良至。正統間。布衣朱鑑為之真補。續以本朝節令。蓋熊
曾身行救荒諸善事。而又以施藥有盡。施方無窮。復刊
布此書。惜多冗汎。乃乘鑑與之暇。頗為變大。并就布提
要。閱而揚之。君臣士民皆可以觀。可以行。嗚呼。至其時
而克行者。必未至其時而先善之者也。處今之世。願人
人豫救荒之策於懷而已。周禮荒政。定自豐年。為一時
之豫。以昭百世。豫之大者也。嗚呼。今日而懷救荒。且為

對平書

李衛公集選序 甲申

武宗之世。大患在夷狄藩鎮。故為相之光務在用兵。文
悅長於將畧者也。而兼明治國正君之大體。故於當世
為救時之相。讀其集。料敵發縱。常辰大半。語曰。將能而
君不御者勝。所謂能將。蓋孫武孔明本靖輯白岳飛之
備也。不待御。故貴於不御。亞此則難為概。又人才異量
有君而善兵者。有相而善兵者。君善兵如光武。太宗。相
善兵如文饒。伯紀。雖一時所號為名將。智略猶出其下。
選廟算稟宿。畫無勝。自任無敗。如此。雖欲不御得乎。為

幾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二

人君可以不善兵。而不可不知勝相。為相可以不善兵。
而不可不知將。不知將。何緣得能將。將不能。則御之無
益也。不御亦何益哉。不御則怯戰。妄動。御則掣肘失機。
況朝廷既不能擇將。又安得有良將。見以選中兵。備旁
制。圖外者哉。文饒雖善兵。觀其用心。尤在擇將帥。善者
任之。不善者更置之。或為之設副。以翼贊之。夫然後方
略可得而指授也。彼能受此。乃可投無所稟受而制勝。
者。將之能得稟受而制勝。亦將之故也。末世庸相。偃蹇
廟堂。不以邊事一入其思慮。上談之衰。下談之貴。帥
倖成而卸敗。誤人家國。至於不可救。視文饒之

之故時有淮陰則鄭侯之不御爲上相淮陰不恒有則
衛公之能御爲上相衛公相素不專以兵也而兵功爲
大蓋凡中興之相必先武功唐有斯人其猶宋之有李
伯紀乎

閱李忠定集序

甲申

唐中興宰相曰李公文饒宋中興學無曰李公伯紀其
才識膽皆頗相似而伯紀學衛醇深有過焉然武宗無
才不取無才不繼赫盛實建中興之業而欽宗北轅高
宗南渡失天下半是乃中興非中興也幸遇之而業不

美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三

述何耶文僉事英王謨謀相應伯紀事關至用而木嘗
所也然猶藉其主持之一二以立國於倉皇危迫之間
而小就其偏驛江南之勢設無公求爲南渡可得乎由
今觀之衛公才已展矣志已遠矣然李以寬死慮定才
志鬱鬱幸而善終二公之用不用者天下之命也其末
年之安危猶異則二公之命也以武宗之英饒天祐其
算唐業規恢且將與貞觀爭盛何至不能保有其功臣
高宗雖不能用俊傑之才然猶而不猛多歷年所故使
勞臣僅免凶終盛則自安民社之至爲武宗乎爲高宗
乎安社稷臣者願爲僉公乎爲建定乎慮定自言之矣

頃可共思觀雖狗烹弓藏無時甘之嗚呼何其悲也
死無二斯靡定而識亦易增可以得安社稷臣之心崇
薦甲申六月丙子過

文公先生深感治亂之變詞割天人而其詞氣悲惻
若身親夫虜廷蓋疽之痛而恨慮定之屢不伸其用
者嗚呼使後代嗣有烈於出符伏有親於隔世先生
處此悲更如何生制窮之會讀慮定書暨先生序推
卷垂泣諒非一人又未知何月何日雪此沉痛也崇
祿甲申十月十七日又識

閱張文忠集序

甲申

美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四

江陵張文忠爲相其精神恒在四方之督撫將帥初既
善度而用之失用之後使時時後策之功勞未嘗不知
遇謨未嘗不察功則防其僇過則容其補功勞久亦復
慮之收遂有明微亦觀獎養之督撫將帥之精神行事
時時微於相君之親聞且欣幸且深惕而於內地之河
清撫使亦以其心慮三之一至之也萬曆十年之間所
以內外撫事小奏富強之故也而又都所不能任則政
府代任度垣用議所攝攝而難失則政府獨決據奪部
祿錄宗官路此鑑能之所以煩典也當將不目此二錄
則治功不立昌錄以行志或能窮矣夫苟忠愛發乎至

誠則必先擇賢六卿。擇賢蓋誠實。講官因真集思。因與其功。無恃才之色。無居功之意。人心久當漸服。何至難戮言者。恣肆自快乎。嘗試參其天資。縱其行能。於戰國近商。申於漢近魏。相於唐近姚崇。於宋徽近李綱。其得君秉政。固三代以下無儔。乃其功烈止於長。則學識限之矣。蓋其大不足者有二。知催科知節食。而不知生財。知綜覈勸懲。而不知消長。前此豪猾多遺微。爲之立法。錄粒畢入倉庫充矣。上省悍費。下省邊費。漏卮杜矣。自謂業有六七年之食。俟足十年。別圖處分。然終不知變東南之漕爲西北之鑿也。此事催北遷之始。三楊薨夏

不知消長也。此限於教民之分量也。故曰與商申弼相。姚崇各有近。而與李忠定微近。忠定學明於教化之義矣。竊爲江陵尚友古人。故苛論之。在本朝。則第一才相。視厚民知本之西。楊各擅其絕矣。且其感知遇。爲朝廷至不惜怨。禍以任事。嗟乎。豈易得哉。私不掩忠。驕不掩才。草不掩功。懷放時之相者。閱若書不能不節取。若人崇祇甲申十一月二十八日題於古原齋中。

孝廉序
王申

漢唐以前。孝經與論語並重。自朱子擬爲後人補綴。作孝經刊誤。而此書遂成疑經。夫六經無專言一事者。禮義序全書。卷五十五。序文錄。本。

言禮樂言樂皆無所不該。而孝經專言孝。以爲一事不足以括萬善。與然一體萬物之外。復有何道一本之外。復有何萬物。則此一事固千萬事之宗。豈真以不該病歟。今置其書而弗尊。不足以擯泉理之通。而適使萬事之無本。此若英孫氏孝業之弊。爲數百年來補闕之要也。予欲爲孝經集註。未能。今孝業雖不作。本經註解。而所以羽翼此經者。厥志無疆。有能因是而表章孝經。爲千百世計。爲萬物一體之發始計。則厥功又無疆矣。若英其有意乎哉。

後南刻治諸序
丁丑

人必能立法。治法亦足以成人。寧讓守令懿範而悅之。皆古之仁人也。茲者得從直指李公澤溪所讀余中丞治諸而悅之。皆今之良法也。人古而意存。意存而法興。人亦貴有其意而已矣。然初仕者。各抱利世澤物之意。而苦無其方。於新時也。則傳亦最急。請所載。詳於州縣。司理次之。大都不違。進心不失。宜情治民。獲上報須而濟。蓋將使上中下人。皆可事指以爲治。意甚勤矣。直指公初宰粵之東莞。業已報最。權今官。顧見是書。數曰。惜吾向時猶有未盡。宜成者感動如是。其所助於初仕。更何如哉。公既接畿南。謀之大。蔡雲怡公。冀廣其傳。

卷五全書

失三一三五

人

俾初仕人挾一冊。舟車道途之間。歌鐸曉曉。設身以居。追履任。如就熟路也。夫一司理一縣令。一人之身耳。然此一人意主於爲善。受其祥者無疆。意不至於爲善。愛其孽者無疆。今使人人見爲善之方。益得爲善之意。幸蔡二公固將養無疆之窮。繫於車土之濱。庸獨爲官其土者。設便耶時有必變。數有必窮。不變不窮者。人之美意而已矣。美意具。雖請所或滯。從而融之。請所或遺。從而備之。無難也。亦云無吾之美意而已矣。求治之心不貳。則致治之功不測。又安知後之人。不愛吾治而謂之漸刻治諸序。

則營連余中丞治諸於接君喬公。冀其以故訓吾浙吏。則嘉惠吾浙民無窮也。而公報云。是書非獨爲吏之方也。察吏者。將於茲取方焉。賄求人之式。歸以求已。豈非爲學爲治。一心貫之者與。公亟無浙舊按君李公之賢。正身表物。令行禁止。所摘發舉指奏奇中。人咸驚服。訖無間言。因嘆令時勢不無小異。然衛生於心。心具卽不虞。無術。術具又何虞。違時乎。術與心俱。神而明之。喬李後先。不再問也。公又言。官人止作一事。故透。今人事。欲爲難。難透。旨哉。乎其言之也。夫一事未必該事。事操之縱之中。其親急。而衆理以達。猶夫一人非人人也。激

卷五全書

失三一三五

人

揚適惟其微。則見廟神焉矣。是皆所謂後一而萬畢者。率與人孰無一貫之達。而況心乎哉。公夙昔以是非之心。行其惻隱。莊浙後。大端風動之暇。將布是譜焉。爲猶良助。使之明條理。詳書折有據。有循。若引若持。官皆清。民自平。多可勒。希可懲。則二浙方千餘里之間。爲公祖若父母者。十百其官。爲紳士軍氓。老者耆者壯者。百乎萬億其人。一舉而併。撤誠格之紳如也。愚又嘗讀前哲山嶽動挾說。初擬其命名。近於取威。綱展之。皆鎮靜之。耳。燈從來之所不能越。斷目前之所不易斷。則流俗不得不驚。驚則動搖所難名。而吾不過以靜之焉已矣。

行地者鑿龍門。乃曰行所無事。夫國身代天行者之教。祖乎跋以呈公。公首肯之。遂議以見公之不服。舜亮如此。凡遊宇下有所懷來。振民危。資國謀。並可哀而進諸我公。

守饒保甲進序

昔之人。居心以誠。行師以高。蓋自軒轅寓兵於農。管子修太公之法。以內政寄軍令。凡屬兵事。莫非寄寓。非極敏也。道也。迨蒐獵之禮廢。其善寓者莫如保甲。程伯子治鄆。每與役。飲食芟舍皆安饒。謂人曰。吾之董役。乃治軍法也。後世不知保甲爲治民之要。則不行。行之又不

義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九

能無事。何則。失寄寓之意也。聖哲用兵。兵備以爲他事。況保甲本爲無事時防奸清盜。而顧混入以戰守之詞。色百姓之心。安得不驚。家安得不擾。皆王文成先生撫江右。平變制勝。其本皆由於十來。立法申論。體精極微。以備時之變。亂令復行之以振皇。有益之驚。恐離散而已矣。功何立焉。居恒足以鎮靖。然後遇變足以廓清。越百年而以浙人治江右。善行保甲。堪佐文成一善者。其惟龍門子之守饒乎。時年未三十。沈識如是。況今者。拂亂困衡。又加以數載。典。

西浙備兵紀言序 丁丑

吾觀雲伯蔡公。其心惻誠。莫氣翕翕。其學洞微。巡吾百。漸也。期月而可。大類王文成。饒之尹廬陵。蓋舉自來難。釐之盡。難報之續。一時略奏。衆驚曰。天之降碩士英才。則然。其實非才能之特殊。所以出其才者有心。所以養其心者有學也。公以無生爲宗。不離有生以爲用。禪而非陷於禪。不染世而留心救世。督學江右。磨衡文之外。黜陟優劣。出諸袖中。茂不曲當。莫知所從來。傳以爲神。巡西浙也。亦類於是。能文能武。心之神明有之。則固學者分內事。爾然文以教士。不俾於養賢。武以殲盜。不深於銷侮。昔者文成饒數建武功。人至今服其雄略。饒當

義亭全書

卷五十五 序文錄

十

年移而筦。振或外。舉不作。進而較宗。則神人以和。再進而統百官。當使賢才任百姓。附又遇而天子是見。其謨明。弱諸身。修思承。尚未知何底也。世第驚所見。而其變化之藏於未可見者。安知不倍蓰於是。而必以是概候之用。使終老兵間乎。蔡公心文成之心。學文成之學。籌天下者。當熟籌所以用公。而或公之詰奸。飭備。於以概其用而疲其身。吾知愛惜人才之制。必不察矣。返性命。耶。酌泉以同源。綜世務。耶。對一斑以思全豹。

經屯鹽法題詞

聖者。腹裏聖。荒屯者。邊塞屯田。親以民屯。以軍。此其大。

田亦聽軍民盡力墾闢。又不可議荒。必在腹屯。必在邊。墾荒者之必民。而與屯者之必屬於軍也。近見議者專言屯而忘墾。專計屯賦而不顧屯收。混墾屯爲一事而究併屯之實事。亦未嘗知。致令良國兩窮。良可痛也。祖宗以來。墾屯二事實意美政。班班靡刻可考。而鹽法中葉。既以實邊。又以禦侮。此永樂良法。實勝於洪武。精銀初制。蓋大商之力。見以佐軍民之所不及。有是法而後可使海內無棄地也。其實與墾屯相爲表裏者乎。

理學經濟經序

汪公登原天啓朝爲大司徒。精神甚強。怒一日。堅辭去。叔子念原審叩其故。應曰。生財無如無荒。我再試皆有成效。而皆未竟。緒以去。豈非天耶。今居此屯。雖不易與諸司所謀。皆聚斂事。失今不去。百世下謂我盜臣不若矣。應公之心何心哉。公嘗於天津初試。收穀萬石。次冬遂得六萬石。其明效如此。今去公辭位時。又十四五年。事益多。用益窘。談理財者。摸括已窮。謂舍加派無法。此無他。見金而不見粟。故知取而不知生。一聞屯。雖二事又聞永不起科四字。則疑議峰起。或曰。敏不濟急也。獨不思苟爲不竄。終身不得耶。且良醫都本療治。縱有枚

在之道。茲固其本也。顧可置耶。又曰。不起科。朝廷何利。不思今若荒之。固無可科也。不起科。亦與今荒同耳。而菽粟多於中國。顧不愈耶。粟多價賤。金因省而暗增。非上之利耶。又曰。中原無荒土。可墾也。未問他境。公所蒞津海及親歷河間雄鄉一帶。各可數千頃。亦概將矣。猶未之信耶。銀子梓此二編以救世也。語理學。且以平實救虛無。語經濟。獨以墾荒救聚斂。此實當今理財百執事之明師乎。叔子有數傳於墾荒事甚晰。若俾主一方耕屯。必有實效。余感今海內日貧。而棄土而蕪之也。讀斯編。明然歎曰。爲治之有足食。猶爲學之有存心。欲經

世而曰墾聚與屯。非所先。猶從事於學問。而曰求放心。非所急也。至善皆宿於心。太平皆旺於食。語既意又憶叔子。遂司徒言海水味鹹。人謂能爛苗。此特掩之耳。海水乍過而乾。土面輒起鹽一層。苗根遇之果壞。若能使田中時時蓄水。水中鹽味更能肥苗。吾再試皆然。謂近海不可耕者耳。食之說也。此理甚微。鹽雖未出水。含潤性具生氣。與乾瘠之能抽物液者殊清。斯又卽事窮理之一節矣。含恐世人聞鹽爛苗。則易信。聞鹽肥苗。則易疑。附附於見。以擴墾荒之說。崇祿元年。海若地。海水溢入海中。味鹹不可飲。吾鄉

穀已皆然。農家尊水入田。饒要傷未饒則大熟。鹹水不害苗於茲可據。

兩浙會規序 丁丑

安則趨不安則招之而引避。聯不聯之勢。成於人心之安不安。不可不察也。夫誠安矣。無其地猶趨。況有其地乎。斯未有館每假會於泰。今年諸老。聚於黃。成之。既有其地。不可以無規。規所以爲安也。所以使之趨而不避也。規有尊者。額而早來。有早者定而尊從。無他。亦以求安也。以尊體卑。則自尊。額之度早者之安。安爾以早仰尊。則自早定之度。尊者之安。安爾定之安。從之亦安。

文錄

顧或未安焉。而猶澤於從不從之間者。何也。豈非辭讓之本心歟。讓雖美。或失其中。卽爲習心。不可不察也。朝序。鄉序。自古不易。然精其義。有鄉之鄉焉。有朝之鄉焉。會典內外官居鄉序。爵同序齒。惟於宗族外家序尊乎。然筵宴設別席云。蓋以鄉而兼行朝禮者也。況乎京師有會同朝之鄉也。非鄉之鄉也。奈何反純任鄉禮哉。倘尊者未之或察。獨安於謙。早者偶一索之。豈敢專安於微乎。禮以義起。謂自無以之有。易爲義。亦曰心之所安云爾。又況乎煌煌大典。定自列聖行之三百年者哉。且是會也。非飲食安樂而已也。從雲天之需。

取麗澤之兌地。同則風同。風同則志同。志同則道同。其或一時意見未協於大同者。於此乎共商之。可容訂之。可無講學之名而學講。無議政之迹而政議。無侯接之勢而接。以尊王制。禮莫崇焉。以洽朋交。情其敦焉。以時規。猶益莫弘焉。今酌其會。列班惟三。會於京都。鄉之朝也。視鄉小異。班同序齒。京館有會。朝之鄉也。視朝小異。小異而後可。臻於大同。是聖人象聚之義也。若詞林若臺。不更序貴。風會之體。特尚尊嚴。通之以斯。須俾有親也。或班次暫替而後者。仍從原班爲序。不忘本始也。若科若貢。若任子。罔不學至。無嫌可引也。人心安而

文錄

勢自聯。不約以趨。不戒以孚。不窮以久。皆於此規乎。聲之略序。三品以上爲前班。而會院及官坊以上預焉。京堂四品以下同輪省臺銓四衙門爲中。班五曹及中行各衙門爲後班。其班次會期宴儀。及一切輪管事理。詳列於左。

一班次

皇親	公侯伯	六部大堂
都察院三堂	會院於十三道爲	通政司正堂
大理寺正堂	堂屬特入前班	光祿寺正堂
太僕寺正堂	太常寺正堂	詹事府堂上
	順天府正堂	

印子堂上
牙堂上

左右春坊均禮科入前班

以上爲前班

通政司各堂

大理寺各堂

太常寺少堂

太僕寺少堂

光祿寺少卿寺丞

尚寶司堂上

順天府丞

翰林院

六科

十三道

吏部四司

以上爲中班

戶禮兵刑工五部各司各屬

評博中行

文武二學

國子禮監丞并各屬

翰林院待詔孔目

吏部司務

都通大各屬

太常寺典簿屬

太僕寺丞

順天府各屬

五府親屬都事

錦衣衛

五城兵馬指揮

以上爲後班

朝覲候補官滿集以上入中班。府州縣及職入後

班。

一會期。每月十五以前。月後望也。集以未末申初。及燈

而散。古卜晝之義也。且免戒心於金吾。

一輪管。除前班不敢煩。中後二班。每會輪二人主之。

一宴儀。至者二人公願迎賓。賓德順入席。總三揖。賓散

主人燕服送。有新入京者。爲賓中賓。居首坐。其位次

以南北相向。當昭穆。以西爲尊。

一宴品。用雙席。湯餅各。丞著自攜。惟新賓特設

一器。血特設一傳。每月一查。用會之前一日。至者自臨

點視。有增置者。隨時填入傳內。

一公費。每新入會者。送金。

吳少卿海洲崇祀錄序 庚辰

大節之於曲謹。心源之於發跡。離合同異。果何可執哉。

小大醇而心迹融。則幾乎入聖域者矣。非然。吾必以大

節烈烈。心源皎澈者爲絕倍。神宗朝。秀水吳少卿海

洲先生。以蒲圻令循良。入爲御史。時。國未未定。有三

王並封之論。先生三疏爭之。政府側目。先師梁溪高子

初官大行。疏論食小。幾致不測。先生又抗章申救。累請

爲民。光宗遣部。郵錄首及焉。學官祀典。則士論屢申

而淹抑於有司。迨賢閣武陵之季。子名統持者。先獨知

於文宗。許公事乃得行。噫。公論之伸於鄉也。禮仲於朝

國倍難。伸於朝。仰。嗣皇之烈。伸於鄉。感聞孫之才。天

之報施直臣。俾後嗣不忘先德。其聲聲比朝典之焜煌

而更長也。夫季子識趣遠。以故下筆無一虛處。所得

秋月。表裏澄澈者非耶。他日過修允宗。雖貞素之
習。何以竟海州先生未竟之志。吾非獨以彩筆視之。直
以心源決之也。

掩骼會序 丁丑

嗚呼。孰民沒無稽。猶之生無食。其無告同。其哀迫同。然
生而無食。足尚能遊行。口尚能呼號。告之一錢。有未或
窮者。死矣。不能告矣。非仁人自往求之。且誰與乞之。是
故謀生非後。哀死尤先。嗚呼。統之無告。至較量於方生
方死。能乞不能乞之間。又寧獨乞人之窮。而非施濟者
之窮哉。然放民之生。固不一端。一命之廣。一著之餘。長

文錄

上

懷是心。何言何動而忍爲民害。何居何往而不思爲民
利。雖窮於勢。豈窮於心。於是乎處京師者。來遊京師者。
與若會。人人皆太廟閭天散宜生之徒。而可以菴附
我文王也已。

戒殺辨疑篇序 癸未

天不能除霜。人不能除殺。非其心也。氣勢使然。謂天欲
預霜以彫百卉。人食穀物以佐養。直以勢所不能止。
爲心所安樂也。大戾矣。聖王知殺之不能遏。乃設諸方
以限制之。曰胎產不殺。使雖不免。亦寬期也。曰有位無
位。無故不殺。祭饗之禮。非日行也。曰非七十不食肉。使

茹素之人衆。而烹葵之歲長矣。設遠處廚一羹。則以
貴人夙昔之仁。所云盡人性。體物性者。不其丹青炳著
耶。聖人較體其勢。佛哀伸其心。五戒十戒。二百五十戒。
總以殺生爲第一。其辨疑一編。未時陳放。願作也。殺之
當去。求無可疑。諸所疑端。槩不足辨。其中有云。人爲物
至。人心慈。則物性化。又云。不替願力。則善事無絲成。比
付之無心者。皆墮空見。又云。律中不許比丘服皮革。絹
帛。是三說者。是爲近道之言。又謂放生者。所以習其慈
悲。此意亦善。而謂使物者。必能愛人。則願以善推之。說
退之。齊宣威威性牛。而求大欲。則不顧見前之民命。私

文錄

上

欲溺心如此。若不從禮。不充擴。安保放生者。必先人乎。
彼謂物不小於人。而吾謂人必大於物。誤而妨一人。雖
救衆物。不足以贖之。故而害一人。雖活無窮之物。命豈
能消之。願放生者。必以愛人。方便人爲主。由愛人而及
物。可也。因愛物而急。愈回趣於愛人。可也。不能無害。人
之孽。而欲恃放生以消之。則戒也。是放好殺者。迷世之
放生者。知哀好殺之迷。而不自知其未脫於迷也。上谷
王進士命尼因感異夢。刺此篇。以自矢。而誘人。乃詳
鬼物之所言。亦皆較人事。然則人爲物主。鬼亦知之。可
以人而不如鬼乎。可以瘡而不如夢乎。

用兵奇略序 丁丑
是昔也。果治世之教機矣。以爲亂世之生機。何居。毒
吾民已甚。藏之乃可全吾民。然。獲吾民。皆與其髮。置
之前行。我之奔弩。神火。一見輒州。衆萬舉萬當。所故皆
被。賜從之吾民耳。吾不能以
吾且混無分理。豈不痛哉。必也善用閭之將。分
其孰真孰假。假者散之全之。真者乃從而毒之。所殺者
少。而皆去其真害人之。則所生者多矣。且離其黨。孤
其衆。以施吾術。不尤便乎。於爲政也。合好生之德。於行
師也。得伐交之道。國之功臣。庶免乎天之罪人。爾傳是

機者恒苦不用。吾特苦其混用而不審於用。用是書者
念哉。

幽芳序

幽芳者。同籍陳公。恆倚手編也。編凡十一事。十二人。最
烈者。平原。却妻女。秋毫未嘗辱。爲穿窬借端一言。遂自
斷頸。時年十五耳。濮州陳。知其夫昧弱。處爲人所污。以
死絕之。萊陽修。路逢羣兇。拒罵而死。東萊王若高。新泰
劉。館陶二李。皆罵賊死。耶之李。不受辱。以死。長濟房。守
節十七年。爲強姦凌侮破家。悲憤自經。周爲人妻。而能
持家於身後。聲冤報讎。不受辱。亦幸不死也。知之趙祥

裴陳翁若夫若子。皆死於賊。慘痛非常。忍辱鳴冤。卒得
辭斬諸兇。乃如慟哭。以死報此人。若爲男子。夫何異於
公孫杵臼乎。惜其婦人。不得以完節見也。然陳公附之
於諸烈節之末。豈非難其成事。而重悲其意與。

重刻知品序 乙亥

吉水謙菴李侯。蒞止吾邑。政事稍暇。輒與愚論學。因出
所手臨智品見示。墨光陸離。賞裏錯綜。而東確乎有神
存。愚既受而竟業。作而言曰。成故仁。起新仁者。其智乎
智有新散。仁亦有新故乎。莫先於元之謂設。貞而復始
之謂新。一本心之生生不窮已矣。智也者。欽也。若春得

冬以告成。智也者。樂也。幾返其生意於根株也。其崇設
天。破此之懸。豈離仁而獨智之爲見乎哉。昔樊氏之述
智品也。品古人之智有七。曰神曰妙。以至曰誦曰盜。不
啻禹之與桀。薰之與蕕也。愚以爲其分不在智不智。在
出智之仁不仁。其神也將以生人。其盜也將以殺人。非
屑累之漸懸。而一間之立反也。設或裁智之根。過生而
近殺。具曰子神子妙。而聲應或隔於牆且盜。日用豈少
其幾哉。且夫智主欽。才主舒。漢家三體。子房智過其才。
淮陰才過其智。卿侯才智皆中至。使知裁根於天生。三
傑直三仁矣。故智也者。其根曰生。其用曰欽。自天下誤

才爲智。反欲爲舒。此智之所以分馳於仁者乎。今讀侯所讀之書。服侯所敷之政。其植智有淵根。而出智有被用者。類煩通言。亦有當於神智之衷石哉。

吳越武肅王宗譜序

庚申

王之耳孫曰輔之氏。邇王而上。下逮苗裔。會以爲譜。靡家相追。指次在目。其志勤。其說詳矣。余獨怪王之雄武。能摧羣兇立王業。而稱藩於中原不棄。夫中原猶唐也。或爲梁爲晉皆久也。則曰事之無二心。王之時中原展易姓矣。而王長爲南藩。長事中原耳。非事中原之君也。其吉起與長樂老何異。明古如歐陽公。乃猶以不情之

史記

三

臣節于王。母乃更憐其雄略長算哉。王之力。足以摧羣兇。不能一天下。當時中原豪傑。其才智僅足以經略中原。而不能服王。王托藩蕭之名。以靖其國家。和其民人。使足以置身而垂世。今後世子孫有如高光者。可以藉基業定中原。中原有高光。則北面而事之。歸其世尊中國之常。非自立朝廷卑屈膝時比。雖有北地王慷慨之劍。將無所用。而其涕將無所揮。自古英雄立業以氣。而王獨以算。氣勝。則不南面不休。而退不得爲匹矣。及其失國也。崩裂無幾矣。而天下亦大被其禍。算勝。故子孫雖去南面而猶爲貴臣。而江南之民。不知有失國之事。

事吳越事宋。并肆晏然。令王也獨計子孫。甘屈膝。是英之算不足侔於氣也。慮失國之時。禍被其民。預爲遠退之地。使可以皆安。長王也安民之長算。從古英雄所不能侔。而非王英雄之氣短也。推而言之。安民之功。莫大於漢高唐宗。使二聖相遇。漢唐之天下。其中分矣。而唐之後必事漢。漢產文武。唐產高。中。非龍角材而時者。真主之才。天不並生。故漢高唐宗。各安一時之民。垂數百載之業。其衰也。猶有蜀漢殘唐焉。而子孫不至漸盡。其功至弘。豈必預爲後人退地哉。如前之五代。虔劉既多。每至自滅。一身孤帝。乃無子種。氣乎算與何居焉。自

史記

三

度不能爲漢高唐宗。而長世安民。上下千載。唯一人兩王之子姓。其顯者雖聯江以南。而況耐經藉之輩。又方接連無算。盡王之功。可以帝而不帝。故子孫之蒙澤也。倍於帝者。藉手對王之苗裔。以質諸王。

慈亭全書卷之五十五終

樂亭全書卷之五十六

文錄序

錢塞菴相國繪屏奏草序

已卯

朝有良諍臣。則菴弼可以不言。韓翊惟首臣。可以不言。亦非不言也。不卽事而極諍也。嘗思房玄齡諍直王魏。裴洵獎勵諍官。而韓休張九齡以首無力諍百事。孰爲得體。然此特爲實心積衷者言之。豈與於緘默藏身之地哉。其心患失。其術違君。衆議罪。則立身於外。衆論績。則厠身於內。不勞而恒賞。辭難而書賀。嗚呼。茲亦托阿順於格心之極弊矣。塞菴錢公居政府二年有奇。卷對

揭疎以數十計。其間辭加恩者一。獻箴者一。糾邪議者一。獻箴幾乎格心。未顯效耳。辭恩之志。已信已伸。糾邪議近於力諍。而遂以去位。公所諍雖一事。然邦本人心國之大事。舉繫焉。數年來言利亂紀之小人。習不盡言。言不盡爾。猶賴朝士依正誼以沮遏之。本公力也。是故言雖箴。有深於合之益。身雖舍。有大於用之功。今更跡已事思之。丙冬之役。與登城恢復正類。復登加恩。退加爵。其理亦齊也。使公更任數月。值入值出。恩爵堅辭。必有永貞素心。寧與衆塞者。顧違情而節立。又執與先幾遐邇。渾然全節。無節可摘之爲大乎。又本朝

閣。視前代稍異。言甫李韓。時於上前各持所見。韓范富上獻相爭。加虎乃邇來事體。大抵握自首相。次以降多不得行意。公初至。亦委蛇將順。冀以容默感動。然未歷其位。未展其蘊。難遽臻效。躊躇再三。寧有言而述者。不忍終不言。以冒於格心。其自叙云。兩年間復義俟時。蓋血誠語也。以公之諄諄明習。繪屏已局。曾何難見。循默則得體而安。直則失體而危。兩言而決。惟公以爲不獨言者體。不先言者序。不得不言。不忍不言者。吾義與心。必欲留吾身以成預備。或當循默需次。苟伸吾義。遂吾心。於體於序。無足云矣。諱卒因事納諍。以免於母

敢後言之戒。豈惟以帝臣自矢。誠以重華戴吾君。敬之至也。億癸酉遜除。諛易良鄉。以爲大人勳與吉會。因輕闕吉凶悔吝。無恃五義。凡今大臣必先辨不可則止之志。然復能以道事君。當夕不過泛陳易旨。虛擬大道。及夫過聽善用。與道始終。而確乎足以當大人者。卽此一抗論一勇退。問東西南北之士。共信之矣。於其止。信其仕於其所言。信其所不言。嗟乎。潔身兼善。分量豈可方哉。雖然。以辭脫然以去。或於格心。猶有洗幾。乃若不能辭。不能去。見輕於君而欲正君。特樛桀耳。當世希大臣者。千秋百世尚論大臣者。先於辭受進退。致其心目哉。

蔡忠襄公撫晉奏議序

甲申

明道先生有云。濟世之人。必誠與才合。其旨與箕子猷
爲守相通。誠卽守也。才兼猷爲矣。然其體既難其人。卽
體其矣。而分豈豈概足也哉。或才過或誠過。如李衛公
爲相。淮陰爲將。才過其誠者也。丙少卿涑水之爲相。希
文雅主之出而爲將。誠過其才者也。分雖少偏。而用得
其道。俾得展盡其偏長。皆足以底績。君任相。相御將。雖
罹桀合。寧遽至於喪亡哉。忠襄蔡公有陳未之誠。當仕
不遇時。位不配才。亦如王文成所云。日置彼於殺人之
地者。文成才不世出。而中樞投莽。時相猶與之爲正。廢

故功得半成。忠襄才雅不及文成。而在內無一人左右
之。得死於賊幸矣。公自矢素練。不肯棄杜元凱之智。值
寇路滋彰之世。當事多銜之。以故平日則翠其肘。有急
則中以危法。既華任。公之死於法者。岌岌矣。公必進而
死。敢均死也。豈惟勇於死。亦智於死者哉。今讀其撫晉
諸議。若措脩。若墾田。若補將吏。若添兵。若移廩
內之。若協防。使於蒞任之初。得請則晉民之心
可。於秦未失之前。得請則晉兵之心可安。使於開
之。後得請。猶可鼓勵兵民。分扼長河。設萬分一
不幸。而賊騎亂蹤。亦當血戰河干。力禦剽劫。城。豈至望風

迎降。野無矢鏹。已無登陴。竊以。以太原探兇。致諸
塞合。胃。鬬。乎。裂。腹。震。血。莫。得。指。飲。丘。壠。魂。遊。數。千。里
之外。耶。公素寡交。幕中無代輸者。車書旁午。在分乃察
聞難而與。章疏皆手就止。取明達。不設藻績。經世之儒
大抵然也。公之諸子。將編輯公手生著述。與海內共。而
先以其在晉言晉。自章奏及咨揭。及臨沒一二遺囑。盡
見其憂國憂民。切實渙渙。不知寵利。不競後世名。以之
生。以之死。能恆其心。故能隨其言。而世之梓梓春華。冥
冥陳盡者。生而朽其身矣。葬爲死而不朽之言哉。
張雲卿先生八十序。丁卯代吳子從先生

無求於世也。易。無求於國也。難。曉若土。其不負國也。易。
任若事。其不負國也。難。今交民戴日月。不必圖報日月
也。王民。王臣。王民。王臣。王民。王臣。王民。王臣。王民。王臣。
王臣。吾見民進而求爲臣矣。未國士甘以身逐也。況能
使其子之高臥川觀也哉。雲卿先生有之。先生有子。雲
登賢書。近遂不赴公車。不謀代食。熙熙怡怡。終日相對
以無所扼腕爲樂。無憾之意。則可長。無憾之身。則可久。
其自少至老。不肯留憾於余。影天壤間者。舉可推而見
也。然則無憾也者。壽源與。先生有之。先生腹懷失怙。承
慈顏極歡。拊兩弟及遺女弟各如禮。推暨渭陽。與物無

近心和故氣和氣和故形和大凡時辰則旋流靜養則難耗慾陽伏陰凄風苦雨曾不崇朝而青春涼月百年皆見其寓於所生之脈者天亦寓之以生然則親也者壽脈與先生有之作德者日不足天必後而引之作德者日不足天必反而促之何則銷德莫喻乎機械休養莫過乎機械古聖人經營百歲神明不衰其所經營者皆機械之意也其在後世則後漢少營之人足以偶之先生故陳坦率自其天機後乃悅禪醇儒莊士或以爲然然張米耗而棄禪以棄爲趣韓富晚而好禪以好爲進先生之悅因其進矣一生行養歲暮彌進是曰

無窮之門無窮也者壽義也先生有之先生壯歲奇跡賀遷心焉不有或矜肘呈露不減歌辭金石及其有乎謂得閑身所賦別勝非寬而樂與素心者獻酬有康節役配吟哦之興一手弄珠頽然成蹊非忘機之極焉經此乎忘機也者壽象也先生有之行年八旬扶老是處臨風而立倚流而坐俯仰自適與少壯無異誓不強加亦無厚求之娛世人所養形氣也先生所養元氣也形氣須滋味元氣須冲虛冲虛則張圓矣夫有意者之壽微慰未來也寧如世人誇嗜肯也耶米來之在天爲健在人爲不健惟不健乃真壽微先生有之邑舉鄉飲賓

者三辭不赴禮以不與爲榮先生素尚皆此類焉乃嗣察其微遂以不沾祿爲養志是故用人爵養力之屬也兼人爵養勞之屬也專以天爵養不取之屬也先生子用天爵養不藉人爵養此今人中最難而亦古之所未前聞者而先生有之

范氏五節序 丙子

人生萬事就可必得可必得者死耳人皆慕其不必得者怖其必得者雖怖竟不危也而因以不得其死者遂衆定典之陷范孝廉與生與配曰焉幾曰王長女十七中女十四少女十一皆卒年與母幾五人共投井死是

日也鹿奉養營繼亦枕死焉夫定典用女死者數萬被擄者數千被養不足云矣而死者若干其間亦或有節烈如束書如范氏五女子者而姓名歲年皆不可問又易辨其死之得不得耶夫考終命之得其死易知也死火死水死兵之得其死難知也枉枉死之不得其死易知也死義而死義之不得其死難知也方馬氏之楚井也仲孫從馬急使走避而身率其媳與女就義臨死一息岐然明決余竊哀焉敬焉又以思騎猝入一家若是忍問千寧一城若是忍言十城昌齡詩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今令五節騎屍以死今百

千萬人不知姓名。歲年以訖。嗚呼。果世無飛將耶。不覺移歎爲哀。而藝之以悵悵也。

送葉芝字職方南征序

出入將相。有二道乎。求佳士而已矣。他世之將將者。相也。然而又有相相者焉。同心之幕友是也。其道如何。亦云。趙佳士而已矣。佳士非一途。求欲得。擇欲真。將相同。然而師中尤孟。在昔斯葛武係居於內。則韓允儀爲之。後先。督軍於外。則元直切率。爲之。匡輔。其取士也。則姚佃並進。則柔。獨稱博雅。他如群靜十反。益堅好合。千載而下。侯德茲光。僚友之名。亦益得存。唐裴晉公。韓退

之率。歸斯事。文章名世。與我功業。冀輝煌。傳人相遺。夫豈偶哉。職方郎芝。年華公。慷慨能。雅性好士。喜直言。凡人之情。喜受重言於人者。必喜效直言於人者也。聞佳士而津津。言事不厭得傳士。則必與所知共之。直言與人共。佳士與人共。夫爲後合之。乃可以濟固。且所期佳士者。如何。身負智勇。又必多識智勇之人。故得其一而十百者可運。茹而至。獨謀獨力。非等倫也。葉公於京邸。則得李君。儒生。業已上聞。特授樞司。屬爲督師。監紀矣。循茲而南。將起故綽守陸君。遜之於家。俾大展其用。李固齊魯間人才之望。陸則江南青士之宗也。二人至。

一切智勇將。響應而影從。真無異。挹水於河。取火於燧。有報國之忠。破敵之能。太尉東行。珍重猶爾。況如李如。陸。諸侯飲水臥戈之志。略者哉。又唐宰相。鄭。猶漢諸王。謂於朝。遂能諒張彥球之本心。非歟。率得其死力。今諸將中。以彥球自疑者不少。從王。孰能精心分剖。善盡諸將。而威從。謀之大功。誠。還報。半本朝主文成之出。師也。鄒文莊守益。每在軍中。朝夕講。名不報。因密以寄其探訪。資其謀算。師弟相對。而軍。之兵法。行乎其間。文莊特文成所自。疑也。泥葉公又率。命而襄元老於

行間者哉。惟今日。流。最。我與。而。餉。款。入。手。頗。艱。竊以爲兵之。夫。勢。不可。不。統。計。而。用。統。不可。不。專。力。密。運。出。賊。不。意。但。被。其。一。枝。人。背。我。人。何。患。無。衆。新。輪。凡。得。輜。重。悉。以。充。賞。破。賊。一。枝。必。獲。大。賞。何。患。無。財。或。疑。機。會。未。必。可。乘。鄧。高。密。曰。盜。賊。羣。虜。無。終。日。之。計。耶。烈。曰。取。機。之。來。率。有。極。乎。寤。寐。彈。思。賊。必。授。我。以。隙。何。患。機。會。乃。其。制。勝。之。要。曰。情。曰。形。不。用。謀。不。能。知。謀。情。不。用。制。勝。不。能。知。地。形。此。乃。機。會。之。所。從。出。也。而。總。無。越。乎。求。人。用。人。之。外。蓋。必。公。之。所。熟。籌。而。亦。支。柱。國。吳。公。所。熟。會。者。今。行。矣。微。聞。斯。義。以。當。車。馬。公。其。許。諾。

某上人藏序 戊午

某元果武。好佛而禪奇。傳矣宋賢。崇正而福遐。豈佛之
衆報。在必不可知之地。願當吾世。則置之乎。不儀果報之
則日休。日抽。無所待矣。援果報而一無足徵。則假設
窮矣。梁武荷荷當年。其遺謫迄今。彌盛。僧家以爲足重
其教也。故托之楚英劉綽。不言死後証道。至乃傳英昌
黎伊洛考亭之徒。終其取謂地獄爲此輩而設。崇佛均
也。在人主。則顛覆而證聖。他人則徒置其軀。不崇佛均
也。而諸賢名實與天壤俱。果報亦分貴賤。愚知耶。分尾
知近於正。而分貴賤何也。儀之法微以奇。高以放。然好

其法者百無一人。信其報者十人而九。以考立身。或表
裏乖違。或先後參差。儀事於君親。尾生於佛氏。嗚呼。今
移其事佛者用之君親。孝子純臣。踵相接。而宇內治矣。
其尤淺者。見利而持齋。遇危而誦呪。事畢棄之。異時有
急。齋呪復設。斯於事佛。亦儀泰爾。蓋佛言果報立應。而
多違。故事以應事之者。亦多反覆。俯辭不立誠。而權故
有不得不敝之勢。是故信佛理者。不事建寺。建寺利
者。皆惑佛應者。典上人爲其徒。因事其事。何足爲上人
怪。而可怪者。獨在吾徒。儀而以尾生事。其趨誤而心誠
其過也。猶可跼達。以儀事。佛亦遜之。吾願事者爲儀

尾生。且猶賢其爲佛。齋事也。當是時。吾從數人環視昔
然。而上人含笑。點首持去。

聖塘橋募疏序 戊午

物不可以不濟。節不可以不明。士習之某降而巧也。狂
往托善事。爲漁獵。或利樂而事廢。或實傳者事而稍
乾沒。其美以自肥。嗚呼。充實之類者。不忍聞此矣。非
得一實心濟物之君子。就善緣中。特豎一光明皎潔之
行。易足以洗滌之哉。族子某居側。故有橋曰聖塘。南達
當湖東達事亭。西北達吾邑。往來者日就百人。地廣以
來。臨流欲渡。徘徊咨嘆。募爲千載謀。微鼎建石橋。行者

既多。施者應不少。吾不憂材不集。工不竣。而特欲明白
會計。使鄉黨曉然。皆見宋事之心。昔人所以財自樂。非
大臣度。然事各有體。人各有位。不可違同。夫嘆爲士子
時一介必明。則及其爲大臣也。日出入千兩萬數。開而
天下故信其素絲無染。茲幸也。以厥夫近士之徒。結
善緣者。屹然士林。素無之所關。獨行路之尸祝。咏乎
哉。功之顯者。不如其幽也。後之有稱也。不如其默也。行
路歌。兼合諸嚴神風。救而後乃漸入於微。夫自明其
潔。而以爲微者。何耶。意在自明之外。

成子雲詩集序 壬戌

不遊廣原晴川。則思桃源。不為牡丹。則願生谷之蘭。凝
霜之菊。然使蘭不芬芳。菊徑佳色。雖人與士。同覆焉。百
步幽亭之外。不暢然開通。則源人幽昧。太守不問。子
驥不欣往矣。桃源之可愛。仍難矣。獨藏於幽窄之
中。故與世徑殊耳。余交子雲芬芳。賴時翁從子往。吳先
生。聞子雲之用心也。內而不外。讀其詩。而非凡。陰而
非莊。奇而非牛鬼蛇神。胸中或乃有桃源焉。青眉山
爲文。行止自如。以意舉自見。率爲詩。地隱探奇。若將弗
及。然子雲何如。胸中或亦藏桃源。同耶。吳耶。子雲
自許甚高。無流矣。無意於介人也。附庸之氣。亦沉沉如

也。通人也。冠衫肩宇。時平共意。實人也。第一在於詩矣。
華人也。茲集齊青命筆。地含感。感懷生於不病。不遇
因於不用。不用。於不遇。吾鄉。鄉者。懷安。其用安。放
養食者。志存遠。有肯是。亦爲政之義。用不廣。非。雖通
不遇也。少壯策。自前長。功成無意。而而。雖通。不
遇。非因用不用。子雲。將別有感慨者。而豈。通之。鬼
哉。吾聞子雲於日用。應酬。甚。問。甚。無他。桃。號之士。隔
變而徘徊。靜穆之士。應機而剗。果能用心於內。無事
不可爲。而況詩乎。味之詩內。義爲感慨者也。題之詩外。
微。獨能爲感慨已矣。

蒼雲齋吟序 辛未
天然而清者。清即道也。意向於清。則清寧可以入道。此
原自莫春。詠歸以來。擊壤白沙。蕢其類矣。然非於五致
真。有不愧不作之鬼。縱復持竿釣雪。浩歌弄月。得微有
一命自反。棲入而坊其相。伴。義。者。歟。是故口耳爲文。
學者知之。若夫。補字。餘。然。將有不獨不。之。類。起。聖。人
視之。猶。猶。然。文也。學者。若。此。爲。躬行之。原。而不。應。五。教。
則反。通。躬行之。後。情。時。懷。懷。蒼。吟。下子厚先生。歲。月
所積也。讀一過。知。清。寧。市。而。對。雲。泉。相。伴。澆。落。之。致。布
我几席矣。每懷今日。學。詩。者。不。識。詩。所。機。來。或。雕。刻。破

甚使人不足以興。或。靡。靡。人。於。僻。無。詞。而。反。助。人。之。
歌。緇。子。厚。韻。越。洋洋。非。清。不。言。所。言。必。清。豈。非。若。於。擇
詩之。途。者。耶。子厚。隨。鬼。境。而。成。吟。非。以。吟。爲。通。也。善
讀者。可以。資。道。心。而。通。心。非。日。也。目。擊。煙。霞。而。遇。存。如
入市。井。何。廣。卷。欣。然。發。世。外。之。味。掩。卷。而。散。矣。先。道。何
宮。商。何。桑。梓。之。有。蓋。惟。人。身。之。五。教。可。歌。詠。之。子。厚。遊
高。子。之。門。者。三。十。年。所。得。於。躬。行。必。有。在。而。觀。者。獨。以
花。放。鳥。啼。其。所。自。得。云。爾。則。桃。源。地。之。白。白。蒼。蒼。真。爾
開。源。闢。之。人。人。耳。者。乃。所。謂。通。也。耶。
惜竹樓詩序

學不以貫詩。不足以言學。詩不以貫政。不足以古詩。況
誦詩則達政。政固詩中事也。誦者猶然。又況爲詩者耶。
政以理民。解其疾恨。民生得遂焉。感其正平。民情得復
焉。政如此而已矣。而政者類以嗜慾狹之。夫詩之作。爲
淡人嗜慾而設也。自私之欲。捐則凡長之天現。立政之
原。不以此與。故果能爲詩者。必能長民。此聖人所爲達
也。徐大津氏少而誦詩。才高好爲詩。長武陵。武陵又詩
藪也。一往千春。杳然流水。靡挾凡心。將起幽致。而況天
資俊邁。亭亭物表者。千對武陵之山川。長曠長靜。於以
親民體親。坐武陵之堂。養一廬。出一政。罔不曲爲民謀。

而胸中未嘗有一事也。此又詩之原也。孰能刪然氏獲
俾物物得其房者。必善詩之人。孰能一咏一吟。卓然成
天下治行第一者。我以期吾大津徐子。

四子詩餘序

物有體。體有貴賤。文至於四六。體斯降矣。然而體物賦
形。蘊子於抽青燒綠中見之。而古今惟大文人者。焉焉
不以體賤賤也。詩至於排律七言律體。斯降矣。然精我
無涉。卓卓汎汎之樂。千矣。率於近體見之。而古今我詩
宗者。必歸焉。不以體賤賤也。詩又降而有餘。詩之盡曲
之初矣。然亦同其所存者何志。所賦者何意。若志存乎

潔身。而意至千穆風。摩古昔先王九歌。是勸。皇極長訓。
足使補翼而行。又何嫌乎體之降哉。楊堡寄道。至於無
父無君。其篇章非不頌頌語。孟也。樂斯寄政。至於赤渭
水。游七國。其屬詞立句。未嘗不垂爲後人式也。又豈得
以體狹其惡哉。初閱四君以詩餘相唱和。竊疑之。及以
扇頭四望樓見寄。所有與賦。殆皆閒靜之思。蕭散之態。
淫生嘈雜。毫不涉焉。審皆若是。孰孰以詩餘唱和。何傷
乎。噫。審皆若是。又豈特得傷云爾乎。
甲戌詩五房同門商序。本房要心矩節命。

立言爲尾。言果居德功之外。功亦居爲外。與物不水於
一而能與天地終始者。未之聞也。存其本心之謂德。本
吾心以濟物爲功。本吾心以嘯和爲言。三者實無肯尾
故因言可以知人。余承乏春闈。得士二十方。就就遠賢
是體已大對。聖明首擢。在二十士中。舉朝慶。皇上
之得人。而余且與受其末光。自餘大抵以節義棲素相
砥礪。其深者。或乃探究性命。宗旨本明誠。粉然抱病瘵海
間。繼往開來之思。噫。余何修而神遇諸公。於且暮間也。
夫一日之遇。數世之緣。數世之緣。平生之心。則慮者無
失本色一言。余所操以與諸士。歌歌相譜。不覺觀素修

於燕廐而獲獻其人於天子之廷子諸士行矣達矣
慮有以報天子矣行也者行其所學達也者達其所
求諸士自反隱居之日所求果何志今猷仰報詎俟他
圖亦云不憂塞而已乎余所云本邑者塞之謂也以
爵以見以卑康位漸變所以報主乃在塞之不變是故
奉親爲孝慕君爲忠而孟子直此之嗜欲何復何哉
孝者所以事君易地而心不變也慕君者無帝於心
因仕變也此從來聖哲教忠之從旨而余或淺淺乎微
爲本色一言諸士聽余之說勝古人之獻或巨贊或獻
納或撫字旬宜皆以本邑從事俾朝而望風來者野而

治膏澤者謂余報至即未知竟曉諸公者能爲我寬
之自是聞獻一言也而喜見策一功也而喜或啓沃密
極德心幽曲不可見聞也而愈喜古人喜而不寐病
筋焉迫夫奇文蔚興變能可娛則亦猶雲生於海卿
雲爛於天海在心其體亘百世而決決寥寥類非淵
與雲之所能盡想目者衆矣相與從賞其精矣斯足爾
劉湛六制義序 甲戌
品位根於志康濟生於志文章發於志志定而天下之
能事可得而舉矣湛六長起必焚香告天以其志昭事
上帝如是者數十年與人相對便便古無妄言和氣達

人無妄動遇事則介乎不變余因進而問曰無妄思乎
則退然退曰日有事於斯而未幾也蓋真問學人也均
是侯希凡人放之學者問之然問邪之力未純一出一
入之間去无妄之體不啻遠矣故無妄言無妄動難而
無妄思尤難妄思生於嗜好湛六於世好無所不濫固
宜其行誼則超然矣經綸則難然矣文章則翩翩矣而
於安思也猶兢兢自難之根其志不厭於時獻時通寧
肯已乎湛六業以文章冠天下余故置其所獻見而聞
其所不見以言斯視文文共衆見者也以思視言斯言
動其衆見者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於今有焉雖然兢

其簡身者河南之劉湛六也華華從人者閩之類壯其
也學微與而趨同皆有心贊太平之人也以贊太平之
人皆得觀人明天子之目而加特獻焉是太平之徵
也
得康侯制義序 甲戌
國朝最號神童者西涯兩楊以皆有輔弼獻文正安蛇
其身以就功文康優於幹理文忠持正而有無雖才異
致殊所臻致遠者則皆以其偉器慨於識識達於學學
根於所存然而少年之縣顧有弘於老成人者世學力
之至耶莫大於赤子之心固莫大於赤子之器普學者

然此擴充其事。無失其心。能使知識日新。誘化不作。而大器長存。此日增日減之學。不可不察。亦學焉而後能察也。吾同籍友楊康侯。年十五六。聯脩兩閣。視前三公者。登賢將徵選。參以南宮。趙相比類。海內一時呼羨。必曰楊君。顧余所獨重者。動止中度。笑語有節。正問之。則應諷誦之。則不動。宴會遇淫詞。慙慙然。不見不聞。無貴介氣。無少年氣。無才子氣。其將何所不載。而庸獨戴其科名文藝。已乎。昔唐有童子科。故昌黎之祝其同籍友也。以成人之業。康侯米膏以童子科進。吾直與之言大人之德。夫大人之德。康侯跂足而觀。其猶在數十年

之後。赤子之心。康侯凝睇而思。假藉數年之前耳。然而數十年後。與數年前約之。總在今日方寸之間。故期以位。無加於前三公矣。保以德馨存。以神明則康侯可自爲康侯。一時呼羨之奇人。乃千秋足於之偉人也。夫

丙子順天同門誦卷序

典有嘉而偶同。蘇文忠之樂周禮者。是物有制而加鮮。父老之以憂色危詞。謝同孝侯者。是皆論行也。文亦宜云。使文必與行合。聖人不兼聽。文必與行離。知言又何以重焉。余平昔觀人。事重行。頃乃謬分知言之責。得十士有奇。掄次美先。心目所及。不敢遺餘力矣。然自

修其不遺者。心也。不能自售其不失者。才也。命也。衡於人者曰。命。衡人者。亦有命耶。嗚呼。微哉。今諸子原卷具列。其自繪其精神。智能。亦過半矣。惟顧德宗日進。出不負朝廷民社。處不負宗族鄉黨。乃爲不負所學。以不負于子。則早戒。母晚收。率爲鄉父老。不作蘇文忠志也。亦幸也。諸子文有分彙。業已每卷評之。每篇評之。篇之中。又從而繹繹評之。且子平生之諫制義也。言甚多。茲又何言哉。

朱國成四書義序 丁丑

子舊年分較。自矢曰。吾爲國事士。一願得力行忠孝者。

二願得弘濟時艱者。三願得文舉禮振。春雲聯步者。初以一人兼茲三願者乎。俄而至考先生。以五經宗侯卷並付。使振其尤。遺得獨成。其濟誠使深。往往於文中見之。其以父親君。以家事親國事。衰職有闕。若疾痛之在躬。憂時危。若處漏舟而渡。衆江之漲也。而亦非不足於文采者。及出詢其人。果以忠孝經濟。久鳴於厥宗。今文且衆矣。余之末康慰矣。前二願則請弱成。自今以往。益勉勉焉。爲宗臣標。爲異姓掄。臣倡以無負。主上親親賢賢之義。茲斯二事。介輩甚長。日引日仲。獨成行之無

已時余顧亦無已時。非若爾中文字。淺者當日售則已。深者以秋券春則亦已也。蜀成選平日制義若干首。爲之訂定。因述始終遇合致望之意。以升其端。若同時首拔。則有江右黃石公。華與弼成聯傳。而河南王開佐。英年遇往善解。當記問理時務。踵二子而起。將若人夫。六義衍耦自序。幸百。

古人之意。力索然後見。見然後下筆焉。亦云情矣。文從之生。必也得心應手。文成自讀之。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舒之。越數日讀之。踴躍如故。越數月讀之。踴躍如故。是名情生於文。吾讀吾文而情生。人讀吾文。復何問焉。文能令觀者情生。不易也。則是文之得意。不易也。情生則必售。情生則必傳。傳售之文。典傳必售者。必傳矣。有唐三百年。文宗粹詩宗杜。杜不第。韓不甲科。杜之志節。僅終拾遺。韓貢康濟之才。及生民者。亦無幾何。蓋其始。嘔瀉不肯爲。迨夫名譽既熾。精力漸衰。雖欲爲之。不復可得。是非以極工兄翁。尚其未能爲通工爾。歐蘇必垂。

而此售。不勝時自近時。於高第無輕之也。宋之宗工亦歸之。今之學士亦師之。售何吾於垂哉。今思孟也。而應制科爲歐蘇。不爲杜韓。必矣。韓趙既棄。其文益高。世遠之益甚。於是疊書求謁。雖不至盡喪生平。而末知已追亦少貶焉。亢於文而貶於節。愈輕何如也。使當年入試之文。以時色行。獨見筮仕之役。母于時貴。吾節完矣。才可放賞時也。文亦無貶焉。昌黎復起。聽吾言。閱吾新義。必曰。夫夫也。久窮而變通者也。歸趙遠有命。然挾策長矣哉。

近燕草自序 壬戌

味在羹。金在饌。藟藟之有成實也。莫不有候焉。其至也。天也。溫而謂之。而培之。人也。大凡地位後絕。則力無所容。然終不舍力而聽之。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熟則仁也。熟之者。爲仁之心。仁之爲道。豈復竭才能。從然而求。由之日。必非適會。天後至是。微哉。教哉。仁不熟。不如他種。此以知種之不足恃。而功不可已也。而何疑於文之真正中和。則文之變輕也。恃其種而弗易。易如其少。爾早慶云。文人妙來無過熟。熟則妙矣。蘇生入熟。知之何難。熟以入益。熟知之何且。有熟必妙。亦未云何種也。其言蓋引而不發。力本雄。然後能夷。漫夷。

耳必廣。氣必。微後龍網。覆網耳。必使思識本玄微。然
能透。漫遊耳。必情。博綜羣言。然從能不用。徑閉之而
起。凌空之。蓋欲使衆而透。均可以迎風翔舞而不傾矣。
從選合矣。哉。雄猛玄微。博綜天也。兼人也。夷之細之建
之不用之人也。所以然者。又天也。吾溫而調之。滋而培
之。已十餘年。其熟也。則如殊之透焉。如金之足焉。如穀
稟之日至焉。地歷天澤人力三者一參差。而五穀之熟
不盛。莫釋之於三才也。何有人。誰肯置五穀而養夷。釋
哉。吾特慮夫斯種之難熟。有餘稔有焉。今敢知其果熟
否乎。嘗虛吾氣。微吾心。而默察審之。將無近。

生。生。草。白。序。已。已。
心之。塵。陰。陽。之。變。一也。子曰。生生之謂易。文章爾故則
彌新。爾熟則彌生。蓋變亦無紀焉。一題耳。數十百人
爲之。若殊味之各諸於口。不相樂也。一題一人耳。後先
迭爲之。如殊行之各適於意。不相樂也。必曰。宜何開。宜
何迭。宜何收。則一題止有一文。心靈固而文章之選。不
幾乎窮哉。故以法自矜。則千變之容。適以法程人。則絕
塵之技。隱其法者之爲法。誤也。夫法隨物肖象。爾
寂生。類動。鼓衆。差。不測。不齊。王良。類。梁父。制。師。周山
流泉。皆以神之者守之。奈何以守之者。盡之。凡事之無

病也。類如斯矣。余於制義。微悟斯道。豈惟一人之心。不
足以盡衆。雖吾今日之思慮。謂果竟吾心之變。歟。特題
曰。生生。而心靈之無始無終。殆與古人今人後之人。會
通焉。而莫測也。
後子。草。文。序。壬戌初夏
去冬。吾於燕邸。聞仲徑過。吾兄之喪也。哭最哀。今春復
聞其趨向。頗增不肯近。和人。轉問其文。亦漸有成人意
哀父之死。性也。而節操立焉。才思出焉。意性不離。芽苗
已發。性長存。則愈知壽矣。余且哀且甚。爲特數篇。請教
於長者。見吾兄之亡。

長子。得。文。序。丁卯
孔云。發憤。孟憲。德。鏡。憤。不在鏡。絕弱。非憤。憤之中。有
自得之味焉。無助長之害焉。優之游之。所以爲憤也。是
故朝聞夕可。道在我也。以忘身立命也。優游自得。遇在
天也。以存身立命也。方今遇合。類文章。文章須精氣。吾
才可用。而精氣不足以用。則天子我優游。不子我迫取。
分已定矣。掇兒幼以親爲憤。近弱冠始知以優游爲後。
偶閱其自次數十燕。因廣之曰。天下能變化者。莫如龍。
蛇。方其蟄也。忘乎爲蟄。惟以存身爲事。萬物莫得而挽。
勁焉。所以爲能變化也。人雖悟於定分。根紛華而弗躁。

曰龍蛇之守。汝於氣偶旺。意偶會。欣然文成。久亦能高。
可特命曰龍蛇之篇。昔者子房一生多病。程叔子貽三
四十乃健。美哲稟賦。參差若是。況於吾人。樂耶化耶。此
侯何當知。當時存其能變化之身爾。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六終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

文錄記傳

學道愛人記 庚午



崇禎庚午而宮保大司空丁公年八十有八孟春曾爲
臣民謁儲道請弛漕糧入倉萬泉安堵余已記其事季
春十八日俄命棹北行舉家莫測所向是日大風不爲
阻迢遞涉江適漕酒以孟夏三日抵曲阜謁聖人墓
遂還至淮便冠服徑入漕運公署清便大驚迎問所繇
末司空言老人拜孔棹而還願有請也令歲因痛船後
時暫令民船迎還民皆無船鄰邑搜獲船戶困苦拘囚

之如處盜賊船戶無以爲命間有騷擾揚帆而去官直
視其可如何船戶一端已足生亂矣而船實甚小原非
載米所用其最大者容米百石少者數十器缺板薄卽
在內河米必沉覆况能入江淮乎米覆復賣之民乎徑
責之軍乎責之則亂必矣而米又終不可得將虧國用
而贖後憂且所取民運專求速也勢必益趨况不止於
運而已乎痛爲明府懼之漕使深然之因請曰奈何司
空曰初苦運船不至爾今已至淮奈何停留此間反待
民間小舟冒險陳流而上宜促單旂晝夜兼行陸續可
達隨至隨交雖便抵京賒糧可萬全不猶愈於小舟

難還顧履軍民而清渠終無建期耶民便則軍便軍便
則國用便國用便則明府便於是漕糧立命如行旬
日以來三吳漸有運舟民心大定司空之力也司空喜
於漕使之見信因謂漕糧吾餓矣可卽具脫粟飯一腐
一菜足矣相對談民事盡歡而散遂以十八日抵家馳
驛三千餘里間朝先聖惠兆民竣二大事而還機一
月爾達之年赴義徑仁若鸞鳥之發焉若神龍不可測
焉壯夫盛年居家安享長綰不前視見瘼不痛嗚呼可
少知取法矣司空之在道也僅其名有疑之者孰弗應
及晤漕便民間乃驚相告曰此故吾公祖丁揚江工部

尚書也黃髮兒童盼望相還愛之如父母而仰之如神
明初衍聖公留之宴懸辭則贈以千貢所搜櫓木杖二
歸而自爲記大旨以生平遂行學道愛人一言九十年
未嘗一登顯貌埃如於心嗣茲拜覲神靈益留弗傳益
奮然有衛武公之志而卽大殷愛人之事於進見善必
行跬步不容真可謂善學聖人可謂天下之善士也天
下之善士近在吾鄉豈非後生之幸民生之幸與余樂
序其事傳以詠歌
崑山縣四難三易記 甲戌
甲戌九月之望晤蔡公祖雲怡於蘇蔡崑山人也爲言

其邑向有四難之稱。和鄉紳難。端士習難。清衙寮難。足賦類難。惟通者劉乾。所以常之三府。來署。四月之間。四難俱失。子問狀。蔡曰。劉持正而不激。御下嚴而不苛。初至。遇官僕有橫於里者。魁一二人。如法不動聲色。鄉紳以其無過。督立各之意。皆敬而服之。飲戰恐後。一難失矣。劉性潔。而氣和。與士子不泛交。亦不逼亢。其以文義相與者。日過于謁。者自不敢至。鄉紳無驕作。轉有明師之領。二難失矣。蕭然行。率往來。茹味袍得之外。無長物。左右求中以所好。不得。故其通不得。小有犯立治無有。亦未嘗刻於法外。許免不察。而三難失矣。署

四月。報獲寂然。輸餘五萬金。四難未失。子曰。劉公吾素聞其名。不知其才。歎之高。裏事之精。至於此也。敢問輪納之速。至誠所感。與誠料有方與。蔡曰。破也。僅科亦有方。因復官。昆於諸邑。廉譽不衡。不廢。亦求至貧。若為三易。而目前新政最急者。惟勿差人下鄉。盡令差役較十餘年前。大殊。持牌至鄉。不問事大小。估量其來乘。若干。開口勒索。約如鄉人家難之數。征復。雖得。即不全破。亦已去半。為害最烈。故禁止差役。乃下車第一要義也。其言甚剴。至于向見珠巖。顧公令平湖。曾署吾邑。御差役最有法。每役給腰牌為驗。不許村身。承票至鄉。小

舟車輪。舟子及差。共止兩人。其勢自孤。難於暴橫。且票尾珠印云。每十里。舟銀一分。來催外。不許多索。酒肉違者。嚴治。於是鄉人免差役之害。子因問蔡曰。事有必不能罷差者。如何。蔡具言其法。默與顧合。以崑新令。廉仙業公為子邑人。又同籍。其子得悉之。趨辭去。催所云。劉公催科之法。未及詳。故語。廉仙往面蔡公。任其所未盡。會廉仙以迎謁。新大巡抵蘇。十八暮。舟連相並。于投刺。值第仙他出。約其前後。明會。唇言。比曉。而廉仙船已遠矣。聖人之戒曰。不在其他。不謀其政。蔡為難。桑言之。子欲為蔡轉述之。非敢謀之也。人愛其銀。桑宛轉求達。

子通耳。惻懷。忍視他邑。蒼生為膜外。而默獨置乎。嘗念武城所問。惟在得人。及子游以澹臺對。而夫子亦不更詢其吏治。此何義也。為宰之速。與相天下一揆。得人之後。我事。事應慎。人事。事忠告。子游一得澹臺。而武城之政之美。不待問矣。崑之有蔡也。其亦今之澹臺子。利子歸。適吳江。連章尹。澈明過。晤索觀。竟達錄。一通。為子轉達。廉仙。既伸蔡意。又免余持械。狂致之嫌。甚矣敬明之好成人之美也。

奉命始終記 戊寅
今上龍飛元年。沈瀛崔餘垢。凡被禍諸臣。悉如贈卹。尤

若者 子益錫庵。推思其先人而先師左都御史。先
逸先生首與焉。略考當時。如楊忠烈。周忠介。顧自
忠節大中。皆慘死。皆烈丈夫也。其以學道與先生唱和
者。有馮恭定。從吾。郭忠介。元標。先後同罷。然猶免於述
其從容乎道。厥而與諸烈士同禍。則惟先生一人。顧先
生之處死。獨異。謂非以死顯道歟。馮郭諸公。恩誥。當時
其子孫。率得軸以去。惟先生已撰文而未書軸。遂驛馳
者十年。崇禎丁丑秋。仲公世學自內親起。刑曹矣。九月
屆寶期。書軸以候。俄上遣中使取先生累誥五軸。
進覽。仲公暨從弟。禮部。今世事道在朝。惴惴不知所謂。

越日。御筆抹先生語文以出。謂臺崇論。且追理書日
。撰文官。而謂臣許公士柔。與仲公同降矣。故事。誥勅文。
御覽既下。始登軸。仲公以爲此昔年已經御覽者。雖預
登。無傷也。而上嚴賞中書舍人。何以預讀文稿。致令
擅登。時掌篆王公重授。近例以對。條辨良晰。語載秘書
典例中。賴上明聖從薄。雖然高氏世諱。遂中疑。當是
時。衆未測上意。仲公方取諸自替。不敢陳居頃之諫。
垣何公楷。疏引神祖時兵部尚書王崇古註誤例以
請。上欣然允補焉。按崇古善於自榮。用泥金書軸。爲
垣臣所糾。神祖念其處邊久有功。令改給。崇古誤

出於已。先生模範於人。則又有間矣。宜明主之旋闕
旋子。霄臺雨露。本無心也。昔唐文皇於親徵最敬。親信。
徵沒未幾。仆其所立碑。後雖因事廢。悔復立所什。然日
月差長。上於先生。故前朝舊臣。聞其名。未識面者。謹怒
不遷於其身。渙汗復達。不再喻月。又豈文皇可擬。倫散
然先生身接道統。生獨遇害。蓋棺十餘年。褒贈明綸。猶
經錐易。然後定。類駁如是。天耶人耶。先生生而事親。恒
戚戚有餘戚。讀所著內譜。可見蓋嗣叔祖後。不得親本
生。乃者五誥累累。自曾祖以下。如其官。而本生祖父母
父母暨本生。生母邵令人。悉沾寵贈。視他人之得奉所

生者。更何焉。噫嘻。亦少慰先生之靈矣。余待罪秘書省。書
請頒軸。皆署中學。適秋春用。資二期。先後皆司其役。高
氏譽命。一擬一補。皆目視。且因是條陳。署中職掌。得旨
允登。自後科規一清。視篆者可免於爲法。受過。皆先生
之貽也。承比部儀部二公委。爲詳載。今上德意。仰告
家廟。而下昭乎其子孫。
平谷縣學重修明倫堂記 戊寅
平谷古屬漁陽郡。多產慷慨激烈之士。今爲幾輔上游。
武備不後。文事先焉。年來烽火頻驚。官民皇皇。以堵禦
捍禦爲急。修練儲備。新令四事。皆有司屑處。繼觀鼓鼙。

生息。人懷風鶴。向非悅禮義而教詩書也者。幾習于戈。
忘祖豆矣。明倫堂白。萬曆壬寅。忻州趙公來宰此土。鼎
新故址。迄今三紀餘。茂草幾深。已侯玉錦王公。有概於
中。久適上臺。以事終釋。至意與公合。乃謀諸衆。或曰。
斯時也。公帑如洗。俸無可捐。無已。悅有慕乎公慨然曰。
新何堂也。而忍與芟字角。夜偈耶。助可也。慕不可也。平
谷雖小。大夫士亦濟濟矣。願者遐思。學者願瞻。不有堂
也。從何以升。忍令趨馳無所。不得俾編羽之昌其教者。
流乎。盡持議也。正倡捐也。決於時。遂有明經王君克恭
首平生起邁。首捐大厦三楹。衆助贊助力者。樂難自春。

祖庭巍然落成。公乃與紳袍馬君國銓等。洎名士。謀
所以通其盛。公慕道甚堅。客冬觀余所定陽明要書及
引助募二言。而深有會也。助出於施者之義。募根於求
者之利。異端以死生福報爲說。其教利敬也。故其徒舉
事皆用利。吾聖人行懽於心。樂而無求。視禍福死生。如
寒暑晝夜之禪代。其教義教也。故吾徒舉事皆應用義。
是舉也。其深得此意乎。昔齊湖講喻義利。皆發沈痛
聞者或至泣下。今公因勸引而指點義利之辨。剖吾道
與異教懸若蒼素。俾士子登斯堂者。余所肇基已足。沈

心錫膏。與風清水寒。並徹交鑒。殆以仁育民。以義正士。
以武應猝。以文修暇。彼明經奇士。誠根羣餘。抑公之行
政居心。素有以感之也。感於暇。可以貞人心。感於粹。可
以衛民生。繼末經文。實兼緯武。吾其以故堂之經始落
成。卜茲邑相扶相顧之永圖哉。或曰。公是衆誠善矣。不
蚤自發端。而必俟上臺示衆。何居。曰。此正舉事之樂也。
追而後起。不得已而應之。故羣志悅。羣氣從。不煩驅督
焉。懷其意而俟其樂。凡舉大事。願如此矣。誠心商誠。悟
斯理也。當又遣一籌。王公名弘。許雲南。保山人。原籍陝
之三原。端毅公後裔也。登庚午榜。董其後者。訓導李公

名驛門。使維五孩記庚辰

京師冠裾歌宴。不知外間有饑饉地也。宋呂文穆之對
太宗。自古以然。虞夏奉使入維。舟行千餘里。堪憐流
屍。日不計數。就死者棄其兒女者。又救數兒之。舟過不
能救也。卽泊亦無方以救。空負悲歎。抵清源。改從陸。所
親相似。六月初過滑之齊國營。有草死椽房一二十俦。
余從肩輿中。忽見一小兒。約二三歲。坐樹下。未知其爲
棄也。兒見輿過。忽啼悲哀。呼爺爺者數聲。乃大驚。默
思無策。瞑目垂淚。心如針刺。行原許。急令輿人且止。許

勞之百錢。今抱回。初念此地至老岸尚十五里。姑至彼擇善家而求其撫育也。因試令人即從此村訪問。有願養者否乎。忽二老者云。此地有宋文光夫婦二人。年四十未育子。有地數十畝。彼或願之。因問之。果欣然允諾。即親至與前願抱回撫養。余大喜。過望。贈之一金。宋不肯受。曰。我自願養之。余曰。汝有此養心。受之亦見養意也。宋乃拜受。此兒雖饑餓黃瘦。然眉目清楚。且與之。即能食。適遇宋姓想定。應不死。或遂為宋後。亦未可知。余又凝念。我匣中尚有十五金。倘前行更有棄兒。以此法推之。尚可救十四五嬰孩也。終日睜目而視。地漸近。

河南界。則做人稍稀。數日內不見一棄兒。悲惻稍解。因念守令其地者。即不能請與餐。若肯多方拯救。自盡心力。亦必能活所治之老幼。安有謂上不能得之朝廷。下不能感動富室。中不能自捐俸羨。而坐視人民之死。者哉。比入禹州。行封禮。停驂城中二日。有青初見一兒。約一歲。棄中街。羸瘠已甚。訪得一人名。况。願乳養之。因贈如前。更加白米綠豆各數升。蓋此時高彼米。每升價銀一鉢。豈每升八分。因宗奉兒貽。遂以給之。越一二日。令人視此兒。厄瘠加故。蓋幼甚。須乳食。宋必粥糜可活矣。奈何奈何。舉明過正。使戴掌垣所。備快諸藩。解節。又

遇一棄兒於當道。急令人先傳呼。有願抱養者。助貲如昨。少頃還原處。而其兒已不見。路人云。頃有人抱去矣。行速未得踪跡。此事不知有善人哀而收之耶。或仍其父母攜歸也。及迴與之次日。子倦臥輿中。忽聞外喧語。呼醒。則路旁有二三歲棄女。戴兒而欲放之。令人訪其父母也。一婦人號哭奔來。寡而貧。不能育。纔棄道上。宋久戴賜之。二百文。婦人且哭且拜。謝而意若徘徊。余密令人復與之一金。曰。得此庶兒活乎。歡拜去。又行數十丈。一婦人攜一嬰兒。約二三月者。亦哭而欲棄之。始見前事。將有乞也。亦助之三星。料此女終當不棄於

是前彼所值。棄孩共五人。遇宋文光者。貽有父子之緣。不幸中之至幸。子遇况者。有二虞。兒幼未能食。穀。若存若忘。間利盡而施耳。抑其命也。街市所遇。旋忽攜去者。不問為他人為所親。必感動良心。不終棄矣。歸途二女。因棄得助。豈忍復棄。况難割者。又其本心乎。遇救者五孩。而其間幸不幸不齊。活不活未可必。此外之不見不聞者。又可勝痛哉。夫處聞而憫然不動。去鳥獸無幾矣。見之聞之。而後惻惻經營。如齊王宋見今。今人宋見入井之孺子。其間生之。意隔不相接。為日不已多。

乎。惻隱有威乃發。而仁無威亦存。無威亦存。故威不發。發不得不充。性情之勢然矣。

源母新祠記

漢初有三傑焉。有三母焉。要母股母背智婦。而漂母則仁婦也。無意近仁。有意近智。知與知廢。以施厥子者。二母也。不必知韓信之能興漢。而特哀王孫之窮。故曰漂母近仁。然三傑之中。信功最大。封爵亦最大。顧獨不保厥終。廟食新如。而進食於信者。方惟然千載。何信之不辛。而漂母之幸耶。世惟不塞報而爲德者。事報特長。漂母當時。知哀信之乏食而已矣。不辨信才。不期信功。不

望信報。而況千秋下。莫知誰何之報祀也哉。然後人以追思漂母。久而彌深者。特以信也。信青略殊歎。百世無雙。拒涉謝廟。本懷忠義。夫國祚隆。遂陷大戮。後世君臣。非不心哀之矣。表之自上。近於教。叛。奉之自下。嫌於褒。逆故雖有咨嗟。罔痛之意。莫或爲之立祀。其勢然也。不祀信而姑祀假信之一婦。以寄意。或舉之。罔武替之。殆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今信當年。計如史遷所云。學道謙讓。則保世圖像。行當駕留都。而上之後之人。亦夷然奉信。而無復痛惜。莫伸之志已矣。有好事者。舉漂母配食耳。率暇專祀乎。不然。古今能致小德於未遇之豪傑。

者。獨漂母哉。而卒莫與並垂。抑何也。是惟三傑中。一傑處大不幸。三母中。一母乃有厚幸焉。余低徊漂母新祠。訪其側。則有淮陰侯故碑。因閣古今。人不自觉之微意。於以見施恩不報。婦人之烈。有逾丈夫。而爲人臣負不世之略。秦無二之功。誣誣交至。自傷無罪。一念謬動。受戮當代。真滴來禍。危乎危乎。此侏儒無聊之一念哉。且隨無幾。微不平。久而人君感寤焉。恩禮始終。是爲難耳。精忠自矢之臣。有懷乎漂母。能無永懷於淮陰。

甲戌進士題名記

進士釋褐。側得勒石成均。榮其身。復承其名。朝廷之所

以寵多士。如此其至也。然名惟多士能自承之。當甲戌春。皇上命閣臣某典試事。臣某副之。得士三百人。臨軒發策。賜進士有差。於今八年矣。特命臣某孫爲之記。記曰。古之人。蓋進而忘名。後之人。因名以思道。道存而後名可承也。有石上之名。有人心之名。石上之名。進路榮之。歲月貞之。朝家以此培士。人心之名。傳其緒論。仰其政蹟。感其精神。彌久而不忘。惟多士能以此自親。今日諸士所題者。石上之名也。欲使名沁入於百世之人。心必將有道。道也者。人人可盡。日日可盡。念念可盡。國家之事。不立。肯跡於任職之無心。百世之名。不傳。皆歸

於當日之無志。夫果一念不自欺之人。卽國家不可少之人。苟爲當世不可無之人。卽百世長存之人矣。嘗見古來一榜數百人。史冊所書。必日是科得某某。蓋少不過一二。多不過三五而止。曾是同升於天子之堂。而令數百人者。藉數人重哉。夫瑰奇之才。不數。忠孝之心。自存。故爲瑰奇難。爲忠孝易。位之所至。在天職之克稱在。我故爲大官難。爲好官易。各彈一職。皆有充滿天地者。何必大。各成一是。皆有不可磨滅者。何必同。此性善之旨也。人皆可以爲堯舜。非執分量。惟秉真誠性之善。一誠也。能自信其性之善。亦一誠也。信其性。三百人入皆

身不令

集卷一

文選

能爲孝子。出首能爲忠臣。迴思八年來。成敗者若而人。傾壞者若而人。其成敗之皆。朝廷之惡。其傾壞也。諸臣必有以自致。今日舉而並題之。成者知榮。傾者知創。俾諸臣目擊而心感焉。敢不因既往之創艾。益自策其方至之榮名乎。且今日固多艱之世。多難足以困痛人。而朱嘗不足以顯揚俊傑。實也忠貞之心。爲上爲德。爲下爲民。於是遇盤根錯節。則利權用而大事功立矣。或不幸而遇困於株木。於萬壽。則致命遠志。而大節義成矣。其在內者。遇獻替。則必遇恩退思。以報吾君。必指陳利弊。以誡吾民。而有用之文章樹矣。遇糾舉。則

必應知真是。同敢市恩。當聲。必灼見真非。罔敢逞臆。恣妄。而鼓時之人才。出矣。情乎此。據慮盡力。雖班班可見。而後此。未竟之忠。歎。堅疑之骨力。諸臣各隨勉數十載。而其彪映史冊者。不知將幾千百載也。爲國家起。蓋無窮。則亦爲厥躬。垂聞於無窮。臣亦幸得藉手。以祗承我皇上今日補記之德意。

庚辰特用題名記 壬午

上天之育萬物也。有二道。靈卉盤根。嘉種既播。於是敷風。雖日甘雨膏露。從而歆之物之元氣。豫有以接造物之元氣。此物感而天應者也。一旦而風自和。日自融。百

身不令

集卷一

文選

物新新。果芽於室。蟄動於穴。造物之元氣。無所不施。而其時之含靈化光者。亦無所不受。其間有根物深種。特美者。則又能於榮受之中。保合暢茂。以他燠天下。棟梁廊廟。潤色鴻業。上佐造化。生生之心。此天地之大生。廣生。而物爲之應也。我皇上庚辰特用舉貢一事。豈非大生廣生之德符。聖祖軼百代者乎。伏讀德旨。首言年家資格。珍域抑壞人才。有以仰窺我皇上屢思於立賢無方之大道。蓋已有年。而時於此二百六十三人之身。一大舒其湛恩。汪濊真如。聖靈中天。得光如曜。仁風發育。溥勳無私。與乾元之生物同其不消者矣。然而

將慮端微。若屢施格外之恩。廟不闕者。滋成可測。而人
萌僥倖。乃終之曰。此繫特用。後不爲例。臣始終恭繹。而
聖恩之不可及也。太清之上。不偶出景星卿雲。
萬類之精神不新。設景星卿雲可以恒遇。人將反狎
焉。則然。又何以震海宇羣生之氣哉。翻然與之宣暢
宣暢以後。則依然舊度。久操而忽忘。其薪類南縱而
卽坊其溫。誠哉變通盡利。鼓舞盡神。而無特施。故於
已寬之。聖也。臣又觀諸臣合請。謂廟廟之奏。一稟
高皇帝廟謨。蓋亦仰窺我皇上攝歷儀型之素。雖有
制舉總歸舊章。未嘗以聰明或異其間。臣因是益願諸
臣之格。奉廟謨者。宜各自問諸心。自勉諸身。後獨報今
日之殊榮。而且以貫圖三百年來養士之昭報。廟謨云。
惟賢是用。何拘資格。今幸不圖於賢格矣。士希賢。圖其
分內事。願諸臣見賢思齊。無忝先朝。張唯楊士奇夏見
吉海瑞輩之遺芳。可乎。廟謨云。資格爲貴。流設耳。今
皇上業不以貴流相選矣。有非貴之品。識然後有非貴
之事功。願諸臣俯仰勵志。務盡諸幽獨。以爲立事建功
之本。可乎。廟謨云。有才能者不次用。今幸逢不次之用
矣。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時務無窮。則濟特之能事。亦
不將窮也。願諸臣展盡其所已能。而益敦勉其所未至。

可乎。諸臣平昔皆諸法孔子者。服孔子之訓。貴謙孔子
之心。皆已以安百姓。此孔子爲學之心也。事君盡禮。此
孔子爲仕之心也。誠是心。然後可揚於王庭。可拜稽首
於孔子之廟。夫盡禮有端。有直而安百姓。則有易有難。
古云。明至可爲忠言。安民可與行義。我皇上仁明兼
至。於海內條陳利弊。靡不審答矣。於大小臣工。凡效
沃摯盡思者。深旨宜官。靡不容納矣。乃特值多難。雖
細者時觀。而士氓請於匪彝。亦難盡見。告此真上下克
艱之日也。上有容直之聖。至則易事。而下有可誘之
危。民則難安。然士獨患不得展布耳。既已披肝必用。苦
口無罪。嘉謀嘉猷。無慮抑鬱。諸君。又何處間閭之疾苦
不避而發。陵不變也乎。臣又以信易事者之長易。而難
安者不終難也。請臣今日。若內若外。官守非一。起思此
日以前。進忠無階。凝精制科。乃於今鑒拔更親。網羅更
奇。除授更速。一官一職。總稱不世遇。且賞功錄賢。方來
通顯。尤奉可量。際此日也。入對明務。雖我后咨嗟民瘼
之意。恍乎海隅之瘡痍。疾痛刻其前者。夙夜匪解。憂君
之憂。則禮盡是矣。出蒞百姓。每顧其機案。煩暴。戚然曰。
此孰非我后之赤子乎。夙夜匪解。憂民之憂。則禮盡是
矣。內外職分而禮無分。諸臣夙聞屏登拊綵之爲禮。亦

如相時憂民轉危爲安乃禮之至大者乎人人若此則
有以報特用之恩豐功偉才標今範古視後先者之
所收亦特盛以特盛副特用真當使貞珉生光與月星
燦與雲漢倬矣所用舉人百有六十有三貢百臣前歲
歸休龍敵聞茲曠典念必有文學侍臣揚扈其盛願荷
寵召復起贊帷幄親承天言敢不對揚天子之休命
以罔敢于世

庚辰特用諸公請碑記於陽羨陽羨曰必得名儒巨
篇吾且以藉寵於是諸公自重其事咨度久之問于
入都喜乃相與公見述其故子厥其意而許之諸公

以呈首探首探竟不懷一字發續進御覽焉嚙使
諸公修職而事事若是其專也者何續不照使首探
聽言取人而事事若是其虛也者亦何求不若子登
未月日記

遺烈感臣記甲申

記曰非死者難也處死者難此爲人臣言也然人君之
所以處喪者尤難先皇帝義殉廟社皇后妃至
無一不殉先皇帝可謂非千言以來處喪之烈烈最
著者乎至示帶詔不許屠戮百姓以大勇兼大仁又從
古宗國遺恩之所未有可恨者特義殉君國之臣幾二

十餘乃僅比讓皇帝出亡時十一鳴千何君節之勇烈
而臣節之偏頗也是有道焉聖祖之得天下也本於
正三綱故神孫雖丁癸厄之運而守三綱之志不替
夫旣履我敗而數貞永貞則其本支百世中興大業婉
商周跨漢宋又豈待卜哉至於臣義盛衰或不盡繫於
臣數之衆寡如武臣烈烈在外無若晉撫之中軍應公
時盛文臣烈烈自內無若官論劉公理順應公先刃妻
子以從蔡忠襄位非北地英風儼然劉公之死其夫人
妾妾若子若女若僕婢皆同日魚貫無一人肯走免者
遠與晉之下唐之顏千載相頡頏而卜顏尚未聞僕婢

無遺類是則劉公忠冠千秋一可當百其與先皇帝
早后妃公至偕死廟社者是君是臣遠配一時未
可謂臣說之偏漸於至烈也況合室焚雉夫婦偕盡冠
參軍河又復續續數公何謂非盛哉生而以道事君死
而以道殉君未嘗柄國而死國上也其或生時稍貳於
救時之說善財用以失人心官大任不能有所匡救而
一死足以盡挽其生平更莫得而背之失乃知一死之
果賢於生萬萬矣嗚呼甲申之變其百世小大臣隣生
死得失之林乎舍生而取義賢者早見其本心不賢者
不得不動於實事不見夫從先帝而死者乎舉世第

之一家休沐焉。彼其沒事可知也。所欲有甚於生者。於
新已親體之。不見夫叛。先帝而偷生者乎。舉世辱之。
一家惶怖。懷焉。其身雖欲補一死而不可得也。所惡
有甚於死者。雖行道之人。豈得不追信之。然則是心也。
賢者能弗喪。人亦誰能終喪之也哉。不能終喪。是復機
也。死於法。悔不可追。謂之違復。自悔焉而得補一死。猶
庶幾於不違復。無咎存乎。悔。無咎者。善補過也。故亦有
臨期徘徊。久而感愧。決烈者焉。捐生以易其所甚欲。就
死以釋其所甚惡。一身一心。覺悟過早之間。而得失頗
受。然則人生不幸而遭君父之大難。安得稍致疑於死

生之際。故事起一時。辨在乎日。嗚呼。學者學此爾。

孫墳觀感碑記

里有良書曰。見心孫翁。享年八十有四。乃嗣學博公先
沒。翁所賴以生養死葬。惟在諸孫耳。墓旁遺田八畝。松
楸百餘株。邑之紳士。凡與翁交。及飲翁良劑者。望之。無
不願其百千年香稻萬新。葱蒨悅目也。不虞二三載間。
一鞠於顧氏。幸有傳醫朱君承。獨捐貲贖歸復。倍貸代
充本年里役。力殫而志苦矣。乃朱幾又需於大氏。且併
其青苧木而斧斤之。朱君於是慨然寤歎。卽令力可
再竭。而欲使其後人追念先靈。旁懷友誼。承承以前。輟

爲戒。此之孝思。夫誰能感之。於是各紳重其意。爲之公
助。再贖。使其上足以安翁骨。餘粒足以贖翁祭。繁枝綠
葉。足以蔭翁之靈氣。徜徉而其業則已爲公居。非孫氏
所得而主矣。設復有覲覲如前諸姓。亦安從併噬之不
恤。清議能不謂三尺法乎。且陸氏初買墓木者。亦因茲
悔禍。吐舊補新。以蓋前愆。然則旁人且爲感動。而況其
胤嗣乎。斯朱也。獨捐共助。以風君子。形格勢禁。以防小
人。因目前一再動搖。而可以致百千年無窮之觀感。翁
果不幸乎。其正翁之福乎。

朱門重貞傳

庚辰

朱門重貞傳

艱貞。匪難不顯貞。貞難矣。重貞又難。嗚呼。悲夫。蓋艱之
極而貞尤盛也。竊副勉齋朱公之母李氏。配馮兩安人。
以之。母含弘靜穆。法宜考終。而馮安人性幽閒。敬烈。其
母若曾祖母兩世苦節。親戚有帝。濟城破。姑媳偕殉焉。
母之死也。抱幼孫坐署側。載至。僥倖得免。散走。卒危
坐不動。遂遇害。賊來人時。馮安人豫爲死計。指署徒大
井曰。此吾葬所也。比城陷。立趨投井。無少觀。使句餘。汲
其遺骸。則官衣皆帶血。蓋井適潤。安人欲遠死。懷首深
泥中。致命遂志。不其烈與。姑媳大節。同室相輝。死值何
恨。朱公則恨曰。母固在青特。以嗚呼之役。值還復身自

北而留母於濟。濟會城。差足恃耳。人臣義不計身。能
不計母。乃青全而濟陷。計全之。適以傷之。齊天誓痛視
他人萬倍。此天之所以重固公。然或使并其身不免。如
晉之卜。唐之顏。亦可奈何。而天又特留公身若二子。以
爲報。誓渥痛之地。痛誠大痛。誓誠大誓。視此身無有矣。
人生不忘身。不足以立業。不有大恩大恨。不足以忘身。
聖人謂誠。誠此身也。大覺氏謂空。空此身也。誠斯空。空
足以入誠。其忘身之謂耶。身忘。名譽爵位。何所不忘。不
忘者。君親大恩。大恨耳。朱公遊心大覺者。乃復有
疑怨焉。三世以來。或仕或隱。或醫。皆有德無華。今茲餘

傳文錄

三

破多凶。莫可自喻。造物果無知乎。嗚呼。所貴學以知道。
不在於斯。而在於何。莫之致而至青。命也。設有致。是感
流矣。非命也。繫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愛。不任愛。焉
任怨。兩安人之貞性。惟天鼓之。其遇患而死。死而懷天。
未嘗憂之。知天之不憂。是以凡民有賦。君子無怨。民無
信不立。兩安人巍然立於天地之間矣。爲之子若夫者。
日自鼓以不負天所鼓。且能助天以鼓萬物。斯不朽之
靈祇焉。居恒臨下。痾瘵乃身。愛克厥威。他日除凶雪恨。
又有以全萬民之父母妻子。則是三年間痛哭積思。不
其千秋百世之孝義吹簫也夫。知天之士。可與處大難。

亦惟蒙大難。痛憤無賴。可與知天。朱公名之。當時任喪。申之難。忠莊。

六貞傳

盛自同善會典。而得女婦之貞節者六人。許氏任氏。皆
年十餘歲。未嫁夫死。遂不嫁。邑大夫曾旌其閭。丁清惠
公舉之也。千里之內。得一奇節。猶將多之。吾邑百里而
貞女二人同時並存。拒不卓夫。陸門朱氏。潘門高氏。皆
十七八喪夫。陶門吳氏。亦二十一耳。至於今。朱陸居逾
一甲子矣。高凌皆四十餘年。皆未及旌。彼亦不知旌爲
何事。今會中季有薪米之助。惜其智老矣。受賑不知尚

傳文錄

三

得幾何年。而王山人之從伯母沈最後至沈寡時。才二
十四。貧無子。庶姑遇之。沈投水破容以拒之。今亦逾
四十年。茶蓼備至。無恨色。及庶姑病且殆。沈聞趨侍牀
下。盡勞者再寒暑。姑死哭之哀。夫少遠遐。病而扶之。
死而哀之。此皆世所目爲痴無。而節婦行之不疑。無他。
彼惟謙爲吾姑爾。父雖不慈。子不可以不孝。節婦未必
讀書。知此理。而冥然安之。則其少寡無依。舉桴草心。
之不死其大者自若也。孰足挽其勁厲。消其冰霜也哉。
會中賑貸。微未足卒歲。山人雖食貧。菲義無窮。造迎之
以歸。其室人體其意。又相與安之。沈於是少食節幸之。

報矣。然以至貪供至貪。嗚呼難哉。向之嗚節婦者。不啻
山人。與以謂貪而不嫁。與貪而養人。皆痴狂者也。嗚呼。
吾安得天下之貧者寡者。子事父者。臣事君者。皆甘此
痴狂。因以感崇隆。桓赫之人。稍稍鈍其智計。而微作痴
狂之助也。即助於至治之難香。豈小乎哉。然會中樂訪
孝節。而所得顧皆女婦人。嗚呼。豈以其不出閭閻。紛事
之謂之也。經故得保其貞性者。泉與。

高子小傳 戊寅

周公而下。俊傑多大用。而真儒不大用。大用則禍及焉。
蓋自孔孟以素王終。以聞知老。於是道系所傳。不復宰

高子小傳 戊寅

治。若分定然。殆天運也。漢唐多寺禪。而無真儒。董王韓
或淺或天。或文均在半途。宋有真儒。而少寺禪。是著六
子者。一不仕。五不願仕。然正公文公。危者已數矣。非寺
耳。明興以來。河東薛文清顯。臨刑微脫。姚江王文成顯。
然杖請於先。策功於後。亦乘除之數云。迨先師錫山高
忠憲顯。竟從汨羅之則。三先生者。異時而同難。雖早暮
淺深不齊。其所值與爲替者。則一也。嗚呼。陰陽貞勝。又
天運之特危而較著者夫。先生忠信爲質。幼即鮮過失。
漢嗜慾。平生不二色。學者難劍之隱。曾未濡染。是以學
道專而聞道易。其篤行似文清。至於野店小樓。起然太

又不啻文成。獨療萬山中。夜起呼之。奇絕也。平生
力節候。人道階次。莫詳於困學記。其靜坐讀書。兼進
崇宗文公。則山居課程略備之。初仕行人。以建言追隱
者幾三十年。學以大成。自後龜與風韻。非就其遺書。考
其行事。固莫得而形容也。居恒究理微。分善惡。立朝別
白君子小人最嚴。亦大顯大公。而與明道先生小異。故
屬管差多。然先生遇小人本寬。其勸崔呈秀。賊也。第欲
說之。議者竟擬成上。先生聞。跌足數日。衣冠之禍。起矣。
先生於學術。粹然不雜。然能離二氏之精微。曾齒痛屬
痛。卻以靜坐。每云。心有闕闕。衛生死。垂絕倚然。平立寒

高子小傳 戊寅

高子小傳 戊寅

三

中。有去東自如之致焉。每嫌儒者墮入斷見。謂死歸
空。無遺表。君道未報云云。皆肝膈要語。至忠信。貫死生。
卓乎本朝之真儒。文儒參薛王而三之。先生之起少司
寇也。徘徊不欲赴。至未幾。則長諫。盡於將東。正統意拔
茅。先生勢不便能辭。履其位。難可委蛇。則有獄峙霜凝。
傾袖揆麟。但於羣小。致命遂志而已。聖賢之寓世。與俊
傑固殊也。俊傑遇以功見。困以節見。聖賢追則追。較於
功困則道呈於節。困而免。道在不死之身。困而不見。道
又在其善死之身。天危文清。宜佑也。天顛倒文成。宜玉
也。天死忠憲。宜不辱也。雖然。文清亦幸耳。文成早挫。又

其後卒不立乎朱朝。先生報孔孟程朱之傳。而殷孔孟程朱所未歷之位。非傾石。卽以身爲否。終成遐久。然復何疑乎。後之君子。身道系。涉末流。可以度所處矣。道曰。先生道德在遺書。余論次詳矣。事蹟在諸巨卿碑誌。後有良史。必能組織焉。先生寄諸其家世。內外悉備。以垂子孫。而一身之譜。缺如。譬猶僧繇道子。不自寫真。道固然也。子孫圖續譜之。卒謙讓未能。以委小子。余無惜繇道子之技。願能爲先生乎。向列升堂。諒無所御。想遺風。感世運。乃更於就傳之外。發揮旁通。若俯若仰。覺其爲俯仰。爲死生。舉有以兼統乎殊宗。而垂的乎來

茲固非一家事。爾夫然。庶足泰先生之家乘矣夫。

東天民傳

東天民者。以學易爲事。一日漁矣。遇飛龍於天池之上。吐大赤。對日揚眸。仰天而虛。若有所新。天民惡而進曰。神龍所以首出者。雲行雨施。天下平也。若威怒是過。與上帝生物之心。毋乃左乎。龍取其威。則上帝亦取其感。位乎天德。而天下不文。明者未之有也。龍知天民意不在珠。且其言有愛於已者。弗怒也。辨顏而聽者。再。天民尋退。一日樵矣。斧巨柯甚長。落長柯之枝。如刈草然。俄有虎數羣。就耽耽視。天民猶如故。虎亦知其無害已。

意相類。莫數先登。天民猶能舉。從容預之以還。羣虎散去。贊曰。古稱驪龍瘠。則遇之者讓粉。無他。中有欲也。欲泮則龍可格矣。正貴其瘠。何乃何。臨乎。履虎足不墮。人說以應剛。天民寄華潤之間。舉網執柯。爲之兆而退。其有見於藏往矣夫。

幾亭全書卷之五十七終

朱王山一傳文庫

三六

幾亭全書卷五十八

文錄墓事 題跋 祭文

袁大司馬墓表代 成貢

賢豪處世無日不爲善。要必以利民便國爲本。故遠世而世思。思其言也。思其事也。思其不見官而惟民與國之爲見也。此之謂爲善。大司馬節寰袁公旣葬。乃嗣民部公樞。巧言請明公。若誌若傳。若碑。銘。揚。戮。爛。然。詳。哉。乎。備。矣。余。特。表。其。大。者。公。筮。仕。蘇。州。司。李。蘇。爲。浙。直。振。榮。右。多。陵。驟。細。民。亦。輕。劇。易。生。亂。湖。州。董。宗。伯。者。燕。連。吳。江。與。民。相。資。激。民。聚。澤。且。構。變。吐。盡。驚。微。公。往。解。公。至。道。收。寬。懷。委。各。邑。分。理。民。散。去。徐。察。無。情。者。德。其。最。一。二。人。董。氏。以。安。會。湖。復。有。大。司。成。亦。與。民。構。直。指。彭。公。魯。軒。故。勁。挺。力。左。右。民。司。成。憤。而。益。其。後。直。指。中。丞。逐。遠。近。如。舉。公。遠。議。向。處。吳。民。非。獨。安。董。氏。也。然。則。偏。濫。官。與。一。意。蔑。民。舉。非。其。至。耶。郡。守。石。公。崑。王。以。廉。直。聞。忤。中。丞。臺。中。丞。臺。劾。之。事。下。四。郡。司。李。公。乘。筆。盡。雪。其。誣。中。丞。恨。恨。自。劾。去。公。屹。不。爲。動。近。世。有。引。繩。墨。明。是。非。不。避。上。官。惡。怒。如。是。者。乎。吳。中。豪。少。年。聞。侯。警。爭。集。壯。士。馳。射。或。以。謀。叛。聞。喬。公。子。一。珩。與。焉。公。辨。之。兩。臺。得。概。釋。後。二。十。餘。年。而。一。珩。殉。遠。難。竟。以。忠。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一

幾亭全書

卷五十八

二

頃海上擒生係二十人。公驗其刀。琉球物也。姑羈之。後貢便至。云是檣艘飄墮者。人數合。遂縶之。歸。使微有喜。功心。二十人者。駢戮矣。擢西臺。有聞殺人。卽捷之。擬如法。長安目曰真御史。時惡言起廢事。夫使諫者果沽忠。賣直。亦懷忠而後知沽。慕直而後知賣。不愾愈於不懷。忠不慕直者乎。公抗詠言之。竟。爲。民。里。居。二。十。六。年。未。聞。以。氣。陵。加。間。巷。惟。民。聞。利。病。彈。心。區。畫。告。之。當。事。如。倚。雄。堦。馳。驛。遞。定。輟。賦。雖。民。賴。焉。遼。難。起。初。捐。貲。五。百。金。再。捐。千。金。爲。諸。州。郡。倡。徵。御。無。漁。民。耳。嗟。乎。紳。民。相。警。所。在。不。免。使。資。難。聞。緝。紳。皆。無。恨。於。鄉。若。此。豈。至。煩。煩。者。明。綸。之。特。播。哉。且。土。寇。何。難。生。流。寇。何。難。熾。雖。之。民。以。是。益。重。恩。公。肅。宗。朝。起。公。於。家。遷。登。撫。登。新。羅。客。兵。禍。戶。口。離。散。公。立。日。射。法。每。汰。一。客。兵。則。以。土。著。補。之。半。歲。而。土。著。充。於。伍。我。將。有。劉。愛。塔。者。叛。從。夷。至。是。約。降。公。割。許。之。而。劉。中。情。遠。其。怨。懣。語。以。防。泄。計。後。愛。塔。果。爲。所。覺。誅。而。竟。以。是。稍。精。銳。中。國。他。叛。得。云。公。尋。子。告。歸。再。起。少。司。馬。旋。加。今。銜。致。仕。琴。西。寇。逼。維。陽。公。議。戰。守。備。井。井。未。試。卒。踰。年。寇。攻。維。民。部。公。散。家。貲。募。士。民。守。陴。衰。而。甲。親。督。一。矢。殲。賊。鋒。聚。呼。躍。動。地。賊。驚。走。竟。以。安。睡。本。公。素。厭。也。公。居。官。僅。十。二。年。後。先。

泉石者三十有三年。進爲國。退爲民。言行之大。班班可
數。豈不起於今之富貴人說。又聞公蒼直。指吳公鹿
友書。有徵本色議。謂足杜庚癸。且使墨帥無從扣逃
兵。無可攜。此雖一事。實今日用兵大要。而於我皇上
嚴絕苞苴。至意有默助者。并表而出之。

高貞母呂令人墓表

吾東髮遊先師忠憲之門。忠憲沒。爲輯其遺書。親家世
暨內懿甚悉。蓋高氏諸先師手選也。高氏仕宦。始贈官
係黃巖公。顯始矣。黃巖公以上。數世皆卑傳。至黃巖公
子贈官。係繼成公。始有子七八。實先師本生父。繁始矣。

卷五十八 墓表

三

望學則始先師。遂爲近世儒者宗。而季弟光祿公。緊呂
令人出。令人仲孫儀部公。舉進士高第。其才與志。足以
允順乃伯忠憲公之道。推本令人德。錄傳于表。其墓。拊
狀令人諸德。醇備。然皆起於貞。敬之曰貞母。母爾歸
繼成公。善秉家。善事嫡配。陸太夫人。生光祿公十七齡。
繼成公見背。母曰高氏世獨子。今始有兄弟。吾子最幼。
受業敢與諸昆等。諸昆大安之。母既自抑損。乃益拊拊
家計。母若子。焚炙形影。時啜其泣也。服除。而先祿公婦
李入門。始媳歡愛。過以相與。母始幸言笑宴宴矣。性善
容。每遇侮。輒曰。少忍之。彼無味自止。性好動。未明而承

得親而寢。家人遺之無敢懈。家道稍益充。母自奉至
勤。衣吸麻。未嘗過費一縷一錢。於呂氏宗族。周其無養
者。構其不能葬者。繼維所餘。過歲。輒以貸貧農。緩其
償。動則必儉。儉而不吝。其明於人己之大分如此。光祿
公暨李孺人。亦時時卹貧乏。濟人急難。母聞輒喜。而光
祿公特敬事仲兄忠憲。忠憲多有道交。光祿公從分受
德音。母聞又益喜。母既純純堅貞。隔海內被數諸君子
家。嘉落大節。必浩然永歎。俄而忠憲及禍。王先人日夕
長號。母親暱之。過於夙昔。王夫人爲之感泣。初母之爲
先祿公納婦也。婦之母李亦孀居。延之家。教而養之。三

卷五十八 墓表

四

十年無替。李先一歲沒。母躬爲治。蓋藏貞心所推。同節
作朋。遺近莫不謂重。長孫宗歲早。婦鄭年十八。矢志
終。祖姑外祖始二節後。貞感貞鹿。又豈非天耶。母素強
無疾。過之日。第假臥不起。七十有三歲。母素強。病
瘳之味。其享於世泊如。而得天者一何康也。母沒於崇
禎癸酉。越歲。附非太畢公兆側。又三歲。仲孫葉旂。筮仕
清曹。意性貞素。與母脂合焉。外史氏曰。婦德貞者多矣。
然肯自淑其身。止耳。何則。善與人同。非婦力所及。甘其
志者。苦其氣。鬱鬱畢世。何暇顧人。惟京人之遇。重人之
節。甘苦畢與已通。而力斯出焉。貞母迎養李母。共生死

也。益親王夫人。用裝處也。婦事得於親戚。蚤自矢也。其
同人之力。後矣哉。秉彝篤好。力必從之。乃云吾好德而
無力成人者。好未學與。觀於母。益以席君子。

題滙江吳先生誌銘

先生蓋隱德而負大才者也。古之孝名。多於後母見之。
先生之遇同。而所以慰父懷者。又隱曲不可見。雖諸名
公衆誌。微見之矣。然先生生前不歡家人知。豈願詳其
事於後哉。儉如家貧急公。產置復殖。殖又推之於兄
弟及同宗。其略偉。其誼高。世俗所甚難。皆先生所甚易。
豈非爲仁之本先立。則精明況愛。皆其所生之道歟。余

朱王十八

文錄

王

因其次公。總如之。請。喟然歎曰。古今人隱德奇節如茲
而不傳於來世。豈一二。其不傳也可悲。則其傳也可
幸。然世所以欲迷忠孝節義者。爲其心神足以成人。行
事可式耳。非以珍惜其名氏也。原始反終。彼能浩然無
憾。與太虛渾一焉。則已矣。甲乙同善。甲傳而乙不傳。名
在甲。猶在乙也。後之得聞其名氏與否。猶當世之得親
其形貌與否。人自懷思。彼何加損焉。

題胡孝子焚身卷

天下奇節。大都以奇慘著。天下至性。大都以至不爭者。
孝如胡洪鈔。天乃火其妻。火其子。火其身。火其父。而僅

存其母。當是時。捐妻子以救親。此一念不足動天。則
者。微是念。母亦不存。存其母。以報拱軫之意也。若事家
爲宜。雖於火。至孝矣。爲而不足以回火。比而陶之有
吳。有吳之類拱軫。而無以爲蒼者。知復若而人。拱軫爲
衆見。衆猶哀之。微之傳之。類拱軫者。人不見。哀敬之意
或且俱燼矣。嗚呼拱軫。吾今日垂南還。忽於席間得兩
行略。遂爲拭箋。設行略不存。是忘爾箋之爲誰貽也。嗚
呼拱軫。

題丁清惠公驅施條約

幼時聞清惠公高曆十五六年。賑饑事。心竊感之。以爲

朱王十八

文錄

大

捐萬金。活微萬人。真盛義事矣。今核其數。若米若布。若
絮若縷。若金錢。乃合費三萬餘金。盡竭其祖藏不足。又
繼以貸云。嗚呼。難哉。布不行。則以米易布。民饑則賣粥。
若月慮。則給米。寒則給布絮。死則給棺。暴則收殮。服
則修。文而官。猶而控。無不周悉。其一切設施。方
略。無不曲盡精微。遠計富文忠之於青州。大抵如此矣。
父忠所發。然公家財也。文忠竭其心思耳。清惠則財
與心皆自竭之。嗚呼。難哉。夫財者。士之所輕。以清惠少
壯。聖朝。吾何再三而歎。蓋饑荒之世。彼人。兵戈之世。自
救仁者一視之。巧者較量之。昏者忘之。今海警流聲日

日以追而語捐軀。語捐軀。鄉遠大戶。大半頻頻。待惠而目擊。惟今其散貨也。宜若何皇皇。以今人而處清惠之事。視餓殍滿街。死亡滿河。吾之糠厚食肥自苦也。漠不動心者有矣。嗚呼。救人也而慨然自故也。而猶吝。世人之絕德。清惠之日用。嗚呼。豈真致嘆於清惠之難哉。

題魏子敬快疑二義

快於吾心者。無不快於聖賢之心。特惠吾心不平。則所快或與聖賢之心不合耳。疑於吾心者。其當聖賢之心與否。尚未可知也。故云疑。使與聖賢之心必不當。奚疑之有。自快泉未必皆快。自疑泉未必皆疑。然吾之快與

共正公著

宋王一人

題文

七

疑。卒夷之易也。昌黎聞人誣其文則善。謂則憂。吾果是耶。何妨衆論。果非耶。顧可因人誣以自憐乎。不反其是非之真。而務與衆反。獨之獨人也。夫快者得意。疑者無匪。譬之於道人。入關而樂方戰之心。不可謂無快。望之未見。疑耶非疑耶。自別其爲快爲疑者。獨知也。讀者庸別其所快何若。所疑何若。乃有當於知言。

題警枕

情者易衰。勤者長旺。情者安於泉之所傷。勤者惕於泉之所安。是故枕以求安也。而有警焉。當奚往。非惕哉。處世之道。莫如溫厚坦矣。然不從警醒出之。祇得怨惡之。

模稜耳。凡古所稱仁人長者。皆惕厲之人。非懷安之人。其氣象自與模稜不同也。非直此也。人之用警者。又不日且盡營營。昏情莫甚。夜氣所息。清明乃見。善用警者。不在經營。在寧息。不在御物。在退藏於密。嗚呼。又孰知多動者居情。而多靜者居勤耶。爾兼處世日深。故能退而歸諸警。古人取警於物。用就其成功。今資警於言。其德業何所窮。邇之則伏波蓋聖益壯之旨也。遠之則上六之冥升。咫尺之間。豈無警。弗能陟其玄已。

題荷蘭室雜咏帖

魏忠節仲子子一爲余兄靖質處士婿。風雅多能。善法

共正公著

宋王一人

題文

八

題晉唐東坡有言。三分是詩。七分是字。今子一以法寫。今詩三分是詩。七分是字。矣。念自助。善助於人。或疑詩。或疑假也。則奈何。日不然。明其托於攝也。而子一之。固真也。

又題荷蘭室帖

書法善。最助於詠歌。石搨墨光。最有助於書快。余倚吳止仲少工章草。常以法寫余詩。儼然古蹟也。詠歌之未工。或資筆力。筆力迥如矣。其猶有藉墨光之意耶。非戲也。無忘借資。知不見者。大抵宜然。重其意。絕兼述其事。題真船齋。己卯三月。

永叔於居棲立齋舫齋。齋也以爲舫也。子遠行每從之。舫也。以爲齋也。彼云齋。我云舫。云真。

張高忠憲別友書 辛未

亢龍有悔。聖人有時爲亢龍耶。否耶。伊周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子房懷英不處亢而不死。先生處亢而死。智遠害之士。或不處亢而亦死。先生處亢而死。同耶異耶。悔耶否耶。夫子言之矣。惟聖人不失其正。宜亢而亢。正也。宜死而死。正也。以必不處亢。必無死地。爲正。失其正者。毋乃多乎。先生於觀忠節之遽也。語子曰。吾

卷五十一 文錄

乙

以惑於救世。昧於知幾。先生嘆無救於世也。非自嘆其及禍也。仁人殺身。自古衆矣。亦云正而已矣。奚悔而

歟。

或曰。凡垂世以益世也。高子自譜其家。兼及內傳。於世何與。曰。人之欲傳其先也。往往求文章家。而後世信文章家之傳人祖先也。豈若信仁人之自傳其先也哉。讀高氏譜。知長勤長約長正之門。必挺大良。則勤天下爲祖父者之心何限。又見高氏之先。多躬耕女紅耳。而一嘉言一懿行。莫不托其後賢。以炳於丹青。垂於無疆。則

天下爲子若孫者之心。又從而動矣。奚而非茲世也。

張高忠憲家訓

或曰。高子學修入微。其作家訓。皆淺近語。何故。曰。此文公著小學之心也。人少而能守小學之事。然後其長也。可以知大學之道。蓋有繩趨尺步而不能窮神化者矣。若早昧於繩尺。則垢習滿身。何從而避廣大精微之與乎。非愒悅而無係。必口耳而不實。斯訓也。拔少壯於下流。亦坊老大於作偽。不曰遠以深乎。先生又慮世久族多。未必皆爲士類。鄙詞諺語。時或引用。士人觀此。亦足助警省。農工商賈聽此。亦足保身家。微僅爲可見子

卷五十一 文錄

乙

孫計。直爲無窮不可見之子孫計。又爲天下凡有子孫者通計也。不曰遠以深乎。

書靖質先生自祭文後 壬戌

世稱自祭起於陶翁。不知惜往日。悲回風。亦靈均之自祭也。陶翁與世無戀。山阿同體。屬子問宗國之必變。憤懣極矣。其歸於至性。則一揆焉。吾兄胎痛老母。切於宗國。瀝焉長逝。輒於解綬。其文亦怒亦安。返乎天壤。亦其性也。與其學也與。書中貴人劉翥 甲戌

頃時。金英奉使南京。公卿俱餞江上。薛瑄獨不往。英

心敬之。還京。稱於衆曰。南京好官。惟薛先生耳。笑之。賢取人。雖學士大夫。力祛悅佞之習者。無以過也。有一成化時。單吉輔。孝宗於京官。四皆皆口授。動作舉止。悉準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孝宗磨德風成。致臻盛治。吉之默贊爲多。此雖古大臣之正君心。亦何忝焉。右二懷恩再掌司禮。屢直諫。與外廷無人時。尚書王恕上疏多切直。恩每嘆曰。天下忠義。斯人而已。趙吉錄曰。內臣禁人主情性。得候時促。又素親密。雖怒不獲重譴。可以宛轉澤言。故事半於外臣。功必倍之。夫懷乎其言之也。右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各

朱五十八人

十一

處其位。同懷是心。何患無令名嘉祉。樂於厥躬哉。致以爲今之賢內官祝。

書劉廷式娶育女事德辛未示族弟某

廷式既登第矣。俗情視之。安肯娶育婦。且聘而未娶。與既娶而棄者。不猶有間乎。女家又辭。而廷式不聽。或曰。登第初歸。以此釣名。生子哭某。胡可強也。色生愛。愛生哀。天下之哭其妻者。大抵哭色也。聊生而愛以色。則死而哭之。亦以色。是知有色。不知有妻者也。不足稱丈夫也已矣。非獨此也。凡娶妻。必以父母之命。以無色。素是知有色。不知有父母也。忘親可以爲人乎。今世非必育

女也。以不懷意。卽違棄之。吾意且申夫婦之禮。經時無所出。然後買妾自輔。於時何晚。候令廷式當年先時妾棄。未必有二男。卽生之自他婦。未必皆狂弟。世知養二子之樂。而不知芝泉之出於育婦也。蓋醜婦常藏慧性。慧性不必在語言幹理之間。若語言幹理之間。又顯諸外。非藏諸性矣。而世人上不體父母願室之心。中不顧己身正位內外之誼。下不念配匹孕育之命。於天。本於存心。清夜自維。彼不幸而吾歸。理無他往。生死相從。設以無用之僕。追隨一生。猶當盼睞。况父母所娶之室。而廢閣如仇。於心安乎。於情忍乎。有廷式之心。則必有廷

朱五十八人

十二

式之胤。縱不必胤於其婦。亦必存是心躬。是行者。然後可以他植而榮昌。抑又有說焉。天之親施。至不爽也。廷式娶於弟後。故復榮其嗣。今未第而懷高誼。其榮身亦必矣。設鵬女家之辭。而使此女也。長爲生寡之婦。安知廷式不以此斯嗣。卽嗣能保無敗類乎。娶之本心。則安不安分。邇之天道。則福不福異。嗚呼。可以思矣。德惡則棄。不能棄。不成丈夫。色惡則容。不能容。則誼虧。而心夫已久矣。善者須堅。過者須改。反覆於茲事。天下奈何猶有不宜室之人。

祭吳太母張孺人于往先生母也辛酉

內德之茂。厥質異。好猶不爲。無傳斯至。孰云無積。芝蘭之茂。云無淵味。隨知殊。享歡於德。家氣之祥。天澤於人。榮哀孔彰。壽人之年。曉古以希。猶人有子。濟秩是宜。矯俗獨揚。事親維德。宗墓之者。大江南北。凡茲德音。維猶人祖。顧云李歎。道存焉爾。雖靡長約。雖貴長謙。雖艾長勤。非勉誠敬。是謂天浮。發祥日富。猶人不死。儀刑來又。猶人之德。廓今罔缺。直蕙成羣。撫如親出。膝下效之。太和爲佩。非我乳也。伴容伴愛。誰受若德。卽猶人孫。是謂家福。近酬哲祖。維子小子。少師長公。慈雲悵白。遙拜松風。向誼工匠。今情蘿栢。道懸意親。均猶人澤。有酒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不盈有敬。匪旨。慈心逾載。如浮泓水。靡養乃邪。滂沱靡止。靈車轉。乍瞻已矣。德如之何。空山天微。象如之何。昔時皎月。茂德歸藏。林林白雪。厥也彰之。孝子之潔。潔似孝思。愈瞻母儀。將不及反。瞬猶可追。餘悲維威。桂楫如疑。不拱難攀。壹則是思。古留嘉壤。候於南垌。獲之何意。作匪循影。地靈典期。當爲天請。世出清修。茲肝長靜。祭徐濟之。維茲古人。赤心素意。名不我交。班荆來迎。張之酒食。肆之笑言。萬除世機。塵埃中仙。屢蹟不遺。薨結百千。謂宜善道。胡茲忽焉。流水穠情。行雲氣味。不顯於時。奚獨沾

累想君之疾。已中存育。聞愛者言。守亦存。遂解二暨。既每既狂。藉君祖先。青紫黜榮。繩武嗣繼。繫君是爲。怯靜而俱骨驚。以推君欲報。劉存君去。兒婦孫婦。對不能。餘息偏長。雙真重撫。君有慈母。介在顛連。仰寬。俯俯哭。丹顏。門閭長倚。往者不還。君有少婦。爰出名閨。桂楫中流。李李孤月。春林含姿。春晴啼血。春風喪號。哀草掩子之門。何以爲酌。湖水清淪。何以爲救。天池白雲。維君之生。維君之死。一日愛子。百年悲爾。人誰不沒。君死伊何。寡累三世。而無一孤。芻菽不時。慕彼甘茶。身

卷之五

卷之五

卷之五

逝家。欺人耶。天乎。君魂焉依。維茲養者。君心焉慰。世節堪寫。不朽維真。繁華維假。慰耶。怨耶。真耶。假耶。一付之無可奈何。而空令我低徊累欷。於地室層臺下也。祭魏忠節公。嗚呼翁兄。生平不忘清。而事與運卒副其意。死之日。膚浮脫。面目不可復認。而僅有斑斑血。爲之記。嗚呼人。津不死。死所具異。孰知夫非第之有時。非所而爆。絨或得捐生之地也。憶自癸卯甲辰間。出入瑞榻。風雨。燈相與搜剔。乎經史。而漸。以文義。斤斤自矜。多屬。吸風食栢之心。與冷鐵嚴霜之致。迨於今。簪發幾年。要

1

祭第三兒更乙丑

嗚呼更哉漢之禍也人事致之於天何怨汝實致之乎何尤我實貽汝汝亦何罪六月之晦汝忽得疾治者疑爲傷寒又疑胎產猶豫未定遂持謹爲中策汗不大汗悉犯亡陽下不大下悉犯亡陰冉冉旬餘勢雖漸減而餘毒變症如環無端初變衆熱既發痼疥復增浮腫漸不甘食終之以瀉以軟而氣消肌盡隨之以亡故曰人也非天也經曰損其脾者節其飲食又云大病不守

夫

追原虛傷汝首碎汝耳血淋漓不可動我於琴亥時
 爲流涕乃復忍心遑遑一歲致汝眉未嘗開食未嘗
 用膳日久最能傷脾以藥子而沉病變幻良亦錄耳
 觀汝臨歿悲痛鳴咽言此情者至於六七平生飲痛可
 知特迫於我不敢自明我之誤汝三也故曰殤汝者我
 也非汝也雖然古今枉死者何限或以忠孝或以亂賊
 皆數宜枉死故枉其見枉者人也數既宜枉則枉亦何
 枉况汝以疾病死非數而何假今我無三誤汝庸得免
 乎但汝不恨而我得安今則各多此沉痛耳然汝終去
 乎忍恨我則又誤恨汝吾輩懸念汝又可奈何然又忍

於之長也。非益於世則損於世。使其損於世也。則凡九十而死。愧憾滋深。倘益於世。而乃權方長。爲不華。可痛就甚。嗚呼。是二者皆不可知也。然守敬則無弗可知。聊濟諸不可知。以自寬。又愚人之心也哉。嗚呼。又可奈何。今葬汝於始祖墓北百丈。使汝世世得沾得溼。於寒食拜墓之後。時便則易蓮。禮薄則可久。此吾之所以不忘汝也。嗚呼。更哉。僕物別刻小石。置汝墓前。以垂永久。

祭大宗伯駱乾沙老師

嗚呼夫子。得諸天者。靡而未盡。用諸人者。亨而未盡。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十七

踰端樸。早薨。期者。無先生分寸之德。而所受或過之。則又明然爲造物者不平。先生之守身也。真處家也。端居厚也。鄉人戴之。其嚴也多士。佩之。其介以端也。衆朝之士重之。而獨其守身之真。有當世未得而見者。先生晨起。必謁祖。先訓子弟。必捷必勤。皆以身爲範。頻笑步履不苟。言有物。行有祖。從無譏適之名。而爲誠无妄。臥自火出。內外咸平。則先生不以色端。真靖也。倚山而湖。築室以居。風日開美。時時步立門外。耕者陶者。見而長揖相與問答。不知先生之爲貴人。先生亦不自知其爲貴。

人也。壅蔽無所容。凌厲無所借。而人人皆戴路尚書之春溫。出入村曲。坦更蕭條。遂能無弊不息。無善不滋。賢於防禁遠矣。不以遊厚。其厚也。門人故舊。繁文釋節。先期屏約。余初謁先生。不敢以時俗禮上交。先生悅懽。偶以朔望投刺。正色曰。今復無事。但坐寓中讀書。卽面命一端。而凡出其門者。沐浴教思。當復幾何。記曰。師嚴道尊。先生未嘗自尊。人自嚴之。嚴不以意。其嚴也。爲詞林二十七年。交際雖近於禮者。君謝去。懇教求納。則爲之勉存。墓每一方。辛酉與北園出。遇一長者於朝。卒然戲曰。典試獲金花銀屏乎。先生顧自村。我豈有以召侮哉。

先生之爵。春官正卿。而壽亦七十有二齡矣。然世之

十六

應之曰。時樂財賈。誠有亦當去爾。長者然慙悔。蓋先生皓皓素絲。不形微纖之口。長者偶以此語示親狎。而先生不受也。嗜讀灼天。先生官已大宗伯矣。以不往教刺。罷歸。視他人。其凶鋒者。得禍微輕。香稻綠竹之間。有以自樂。嗜敗。悠然家居。不萌出山意。久之。起而秋宗向以濟伯無烈禍。今以靜泊得常格。亦復悠怡安之。世亂世治。長爲不食之碩果。其介則真介。靖則真靖也。懿行多端。要歸一真。憶先生於闕中。得子卷。賞爲教典。賈董之列。旣復命。復傳抄一揭。有實堪擅場之壽。其受知如此。趙三歲。謁先生於家。子康先生爲村類司馬溫。

公先生大過曰。是何言。我拙守之士。溫公經綸大手。當爲兄異時方爾。其見期又如此。蓋自文章而經濟而學。衡動以古人期。予十年來。猶帶章句。無一堪慰先生。而先生則長已矣。嗚呼哀哉。夫守身者。衆善之積也。事君親師。胥以之。今而後。予其獲事聖明。爲先生知人。光皆未可定。而仕不仕。皆矢志守身。斷不至貽先生取士之辱者。真可自洵也。是以報國士之遇。而事師於若生若存者也。師靈亦我商哉。

公祭親忠節及長公子

嗚呼。忠孝恒性。然遇變而見恒。蓋遇變則失其恒者衆。

於是先者著。非自表見也。衆表之矣。自天啓乙丑之。忠節犯瑣難。長公子從。交如遠近。遂別。登其舟。忠節起飲食如平時。而公子食不下咽。面目黧黑。識者謂父子皆中恒度。何則。死生一致。達人所以自視其身。而不以視親。故夫鼓缶之歌。禱額辟踊之哀。固處死之至異而大同也。比公遇害。公子扶視歸。痛徹晝夜。竟不起。臨歿亦復坦然。一如忠節被逮時。乃知向爲親而失其恒度。適所以爲恒典。生死先後。衆差同異。各協恒性。於公父子見焉。威儀能生人殺人。衆人。至大虛而窮。凡受人榮辱生殺者。身不能自爲。太虛故耳。忠節

口欲辟失陷封疆之臣。其從願以庇。陷封疆得罪。冒嗜。亦竟以嗜死。此公辦對明心堂時。有味心堂之語。傳於天下。然則當時雖稅逐之。誣証之。弗能辱也。被殘其體膚。淋漓其血痕。弗能殺也。彼一心惟知有君。不知有逆。惟知有國。事不知有身名。固已卓然立陰陽之外。夫且不能生殺其太虛之身。而誰能榮且辱之。夫惟聖主當陽。儼若太無。生而陰陽發榮陰。於是贈之官。能使公再生。易之名。能使公再。而公子以青衿得爵。特恩。死而。又生。辱。而。又榮。身名扶恒性以獨行。故不屬於國世。而克伸於清世。忠

孝恒伸而無屈。於公父子見焉。推逆發好。忠節生平所爭皆大事。公子無事以死。特哀其父以死。此公子之大

事也。不草草生。不草草死。生有益於天下。死有關於天下。於公父子見焉。公直聲震朝廷。居桑梓間如也。遇民生利病。挺身直任。卽清先一事。地壞數十年。得公力持以復。頃復大壘。里役幾陷重禍。竭蹶乃見。里中以是益思公。勳直在朝。慈愛在鄉。庸詎有二心公之子。讀書局戶。介介特立。士子有馳逐典外事者。心自忖得無貽譏。親公子乎。輒縮足止。故爲卿先生而能使小民有所恃。爲上而能使同儕有所憚。於公父子見焉。嗚呼哀哉。此

皆未及十年事。而望之如上古矣。嗚呼哀哉。公僕貧。夫
人及仲季二嗣。拮据數載。始克襄葬事。坐垣規制。大抵
從儉。其所以承恩綸。撫汗青。貢泉壤。光日月。蓋不在
車徒之間。且也未竟之志。後人必能補之。斯封也。洵可
命曰千秋之藏矣。何則。公父于洵。千秋之傑。人人傑。與
其無有千秋之地。靈從而呵護者。與。

公祭顧仲執事

嗚呼仲執。達長齡耶。辛未春夏。聯舟南還。如昨日事。而
兄遂爲古人耶。交親情。兄有未享之福。而度兄所自。膝
母乃有未竟之心耶。一人之身。有乾坤焉。知能是也。一

集本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家之中。有乾坤焉。父母是也。體乾者宜莫如震。然聖人
弗許。於離之九四。且秋矣。如其來之戚。嫌其偏也。故進
坎於正北。以中男代親之勤勞。而無專擅之嫌。兄位。坎
也。非直代乾。尤以代震也。然坎一也。處震之上。則爲屯。
未能爲水。而爲雪。承雷之下。則爲解。兩澤降而無結。不
散。坎之貴乎承實也如是。若夫雷性至厲也。轟轟隆隆。
乾坤色變。承之而後。可以柔之。兩足而雷泉。乾復於清。
坤復於寧。則所以安乾坤之體者。孰大於坎乎。屯而未
解。意者其兄未竟之心乎。坎代乾以柔震。又上進以成
艮。故處山之上。則蹇而數前。出於山下。則蒙而不竭。兄

集本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則雷動而山靜。皆乾坤之所生。窮而求通。有不可必之
時。通於未窮。則通化在我。兄之身。固一來乾坤之氣之
所托也。形骸存而知散存。豈云一身之福而已哉。故以
未享之福。悲兄既已無益於兄。特爲兄發未竟之心。而
嫌以變遂可久之道。兄之靈交未亡。而知能亦未亡。兄
震或乃有慰焉。嗚呼哀哉。

祭蔡忠襄公

甲申九月

嗚呼我公。其於土地也。殆勞困於不能存。而以義善亡
者耶。其於身也。殆力窮於莫可和。而以死善倡者耶。公
平生之學問之行誼之治績。當別爲公闡之。今方哭公。

惟獨言公之所以死亡者。晉先京師亡。而其亡也。愈於京師公之身。先在京諸忠以死。而其死也。有光於在京諸忠。方秦未失時。賊可渡晉者數口耳。秦去而賊在。可渡。固無險矣。又中無應。外無官。下無兵。無糧。公自知晉之必亡。撫晉二年。缺要郡守數人。已令幾二十人。亟請於朝。而銓卒不應。追事急矣。公擇佐。賈廣文之賢。能者坐名題請。而銓舉沮之。徒以一撫臣。遷淮無官之士。雖受如龔卓材武如耿祭。能自效於軍民乎。如是不亡何待。三晉元早運年。公請蠲其全荒者以安民。稍徵其小熟者。給虎解部。留膠晉兵。而司徒不應。民思亂。兵缺

謂兵可去。食可去。而無信不立。非公之謂與。故曰先亡而其亡也愈。青官亦多疾。降賊者勿論。其庸非晉之大任而養賊者。夕脫繫。朝受節。餞而因賊不赴者。今雖生與死。皆未可問。然其面目神氣。奚啻哉。公於孟春下旬。知晉必不守。手書訣余。無他語。惟云。死生之際。幸已了。然蓋其守死善道。豈一朝夕能勉致乎哉。於時文武吏應時盛等。欲死者四十九人。力不能和。公存晉。而慨然各以其身為公殉。晉所不能者。時勢也。其慨然者。則將忠之感也。當三秦陷時。馮無既殉。難惜死者相傳僅二人。先帝慷慨社稷。而忠死者僅二十餘人。視

也。無何而公死。公不自負。余其敢負公。嘗妄意欲辭。今日死義諸臣。統作一傳。外首公。內首劉宮諭理順。從公死者四十九人。從劉公死者二十餘人。公守土臣也。忠誠感乎將吏。劉公侍臣也。未執政也。又非部院長也。無率屬之責者。忠誠感乎其一家。均之卓絕未造。震耀前茲者也。公死矣。余每追感乎生。凡與公地異而相信。才異而相知。學異而相資。公壯而筮仕。余晚入朝。公屢斥劇重。余處閒局。年來騷謔亦不數數。其地廢矣。而兩心相信如一人。公細密冲虛。善觀人。其才本長於治內。及歷邊事。久心誠求之。十年以來。遂廣揚兵機。天保朱徽

其志合者 卷五十八 文獻 主

兼優。余自研經術。簡一身而外。渺乎無片能也。然而以爲夷吾。余亦不敢過叔牙。公好解。余距邪說。學殊方矣。然而余式公超躋。公復不厭余嚴防。更似於朱陸兩先生。有非必步武而冥通者。公自指吾。其從子新翰。遂成均。偶言公有少女慧且資。適與余第三孫同歲。余私萌葛蘿松栢之慕焉。顧念公故吾公祖也。略見晚學。何敢攀。造次未出口。及甲申春。知晉必危。公必死。終不得一見公矣。得貞臣之女爲吾孫媳。如時時見公焉。乃飲淚托公從子及他相知者以請於公。公報曰。此時求親。恐見幾亭矣。公之終不遐遺。余如此。余自開國變後。

慟公者累月。設令公論未伸。方將慷慨而排之。今忠貞大者。直有掩涕低徊。益撫膺慟哭而止耳。嗚呼。今日有難云。哭公祭公。實以常俾也。公其聞諸慰諸。能令我費見諸否耶。

祭吳子往師 乙酉三月

嗚呼。人生知己。最難遇也。則知己固最難忘也。有以薦引爲知者。此一日之知。有肝膈相信。以爲知者。此平生之知。而又有從幼預許其不凡。往往先幾而得其胸臆之所存者。此之知己。又非獨肝膈年信而已。先生於子。蓋其然乎。則於其生存也。固幾夕儀型之。而於其沒也。

又安得不號慟而永違之。憶于年十五六。從先公於金

談官舍。時方一意舉難。更名師數人。皆於予不深許可。予亦不以師爲知己也。先公問而樂從者何等人。予舉先生以對。先公喜曰。固吾好友也。遂從先生遊。先生簡素寡交。獨與梁溪高忠憲崑山歸陶菴二二人者爲忘形。性更不輕贊人。初見于溪。梁松栢之篇。浩然數曰。是子也。欲尚友千古耶。又命以我亦欲正人心。題貨欺不已。曰。壓倒一世偉人也。因語先人云。此子他年能不爲才所役。則所至不可量。至於舉子業。固荆川鹿門之傳。先公唯唯不敢言。及于三十六七時。先公沒已數年。

矣。於時先生則語人曰。此人真可與經世。復十餘年。先生又謂人曰。此人學思兼懋。殆將集羣儒之事業乎。蓋子之學。從文詞入。經濟。從經濟及身心。皆用逆用漸。而先生一一洞見之。至其泰往。往過量。則成美之意云爾。嗚呼。先生知子蓋如此。子亦稍自幸知先生矣。而先生安在哉。先生爲人少思慮。少舉動。少觀覽。誦讀。少文詞。性好山水。好茹素。好機服。好野處。弱冠來於鄉。而性亦不樂仕宦。歷時五品。寓意而已。臨化。貽十則。首以勿用。冠袍束帶爲戒。蓋其素志焉。先生既與高歸二子爲石交。而歸子以瘞疾早世。先生沒三十八年。先生哭之。

集亭全書

卷五十八

祭文

三

幾殆商榷瑞廟亦十九年於茲矣。先生又哭之。惟先生長爲碩果。至於今。八旬考終。求如先生之哭二子者。不知誰何人也。予更憶少時。事先生之次年。卽引見高師。又得仰交陶菴。既久而定陶菴集。哀次高子遺書。以傳其業。一時稟請賢意。皆屬余成之。及門締交。當日之緣。遂爲千秋之事。然則先生之不贊亡友。以玉成余小子於今日。得有管牖之貌者。其高誼隆恩。豈非世世所不敢忘哉。嗚呼。先生之於世也。以不涉應要。故不危。以無大譽。故無咎。以不屑世大任。故不盡瘁。向也深悲二子之哭。今如是而說。豈復自悲。而哲人對謝。爲之悲且。

思者。不得不。固非得。後享。厥痛而已也。世尚復安得如先生之靜。世尚復安得如先生之清。世尚復安得如先生之樸素。是實使通國先其羽儀也。親戚朋友。先其楷模也。而況于小子。失知己之明師也哉。

集亭全書卷之五十八終

祭文

卷五十八

祭文

天

欽定四庫全書卷之五十九

新嘉坡陳龍正楊龍著

文錄

歲銘贊十六首

肩輿中憑版箴

有敬則式豈曰養安於心戚焉乃坐人肩重皇何求慰生我之天

守口箴

惟口出好亦云典戎所傷則細金人以封或終日言爲謀克已臧否斯人夫何暇矣辭寡曰吉凶是辭多言人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不善如後患何履茲腐門頻幾頻犯於今大悔四咎其遠幸過於訥米稱人心非極便便以危犯身

供客銘

良朋叩門或近或過或早或晚促膝談話或某武某酒或飯聊合數爾頤各傾量無歸政之煩肯得几席之真曠數味有餘吉飽酌有餘暢主既樸哪客亦安閒儒生似野老隔閭若寄山悅古人之真事任僻俗以呼怪彈吹惟涼風簾花獻佳色群居耳益清醇餘吟嗜感乍或嫌於任我又相安其來即

長安雅舍銘

三人共席六簋素一喻則有禁許其不及須可頻過玉易爲力迫燈而數亭午斯集往無憾言焉無凌色金吾不驚卜晝維則如何如何皇肯曰得

衍衍壺銘

有人偕酌獨飲亦適壺在斟之手斟亦得一壺衍衍或壺或壺或歌或歌

小飲壺銘

名花忽過小飲好友累惹小飲旋來出小飲街暑晚小飲候甚不可違食小飲珍膳不多得小飲也

同善會傷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一樓萬物尸之以人其間特重者耕男織女先哀者乳獨無告之民政願諸仁學藏諸用而一振於吾喜怒哀樂未釋之心堯舜所以傳湯文者此乎內聖外王上天下人往古來今舉頭見日無須遠尋矣自學者醉繁理聯迹繁心靡而聊於一事撮千聖之真

補式置銘

與中有式式中有書季春九日巨靈靈諸嘆其無用飛散郊墟碎碎尚可補物紛亦可整存茲獻與堯居恒責人敬明以表行路之難微以寓得失行藏之影

再願銘

中再望出

人而後量靡不有悔量而獲入自昔所貴時壯國勢時
定國是念彼吉人難乎姑試神聖我矣提以二事稱從
口出實令勿易病從口入節令知味歸所以推復何問
世在世經綸在身康濟亦偶亦悅相兼而至道固有命
聯行臣意

天倫圖贊有序

歲丙寅余年四十二丹青家爲余寫天倫圖長子揆
年二十思頗深而近饒夫子脩年十九嗜頗淺而近
洸第四子略年九歲而佚體履語步則提第五子養
年七歲方額圓腹語步遲緩饒宜養義泥宜知務則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詩文錄

三

提柔克遲緩剛克凡堪之中者吾享也則吾之庶幾
於中敢自情與

實曰高壽樹功保世最長本於德行家國齊光未克攸
遠修能遐福敢忘厥志云惟式穀陟武高容勝武彭澤
生子掛懷遲遲自策迺祖循良享弗酬載貽我小子率
哉以佩

山居圖贊有序

爲天倫圖竟復今作山居圖彷彿於清瀟翠竹之間
而仲兒修在旁志也聯翁樂建陽風土移二子居之
余且卜近地如建陽者而分築焉養最少察其性差

簡藩遂定與修俱垂之苗裔伴侶遠盛既就僕男初
懷卽未方乎桃源然亦世得爲山中人矣武惠繼宗
五百年而敗當如此圖何日人之足慕思者如韓魏
公陽明子世莫不一提觀其狀況子孫耶苟不慕思
魚之蝕塵之衆恐不待五百年也子孫而慕思上世
則良工想悟何代無有臨於未敗替繼易草傳光生
面長新武乃人敗緣素焉緣素之敗人也矣慮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詩文錄

四

豹寢爭參差容膝群以穆耕猶古鼓腹羹堂於營先址
非遐同氣頻家長間以少相藉莫違定居亦寓時往亦
謂此節真耳此邇真肥長物任運身心在我暢是義也
云何得頗有忘而存存有戀而墮一日之幾千春其可
堪與家像贊

空熊足半仙百山翠萬林綠攀絕顏憩於木鴻俱翹
友孫鹿懷神龍長信宿聚霄駭道將熟安後來傳因獨
先後天堯與虛知音對相酬復山貴性水輕體道無窮
窮其肯枕有望伊何候方者冠敝者履青現現髯欲起
若指點若聆音令桃人想像附題而顯金蘭始標足耶

非考是仙目耶其考似惟贊心鬼吾子

孫若其像贊

白雲盈天孤松欹側竹橋流水背負空石經年不寐
總得適手書忘疲於世無爭拙兮巧兮均非所營耳
寄懷心則淵明伊今之民兮其黃虞之民兮

荀淵頌翁像贊

聊仕不辭曠世之大隱耶山居數十載今之遠民耶二
宗互容返歸乎倫物近古之儒紳耶不多涉世務深藏
世務不汙交人才善辨人才意者救時之一個臣耶睹
然飄然者其丰韻翁格峻然著其視聽變傑然者其持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五

行而不疲不倦者其精神吾曾少觀見於風塵也耶嘻
我知之矣意者天祐此老以式穀復人俾朝野偕沃其
膏澤而且聯推夫雖有添蜀芝有靈根也耶

辛復元像贊

繼踵河東力肩道派動必服古言期無害應是所謂率
復元先生者耶守性善之宗傳而非無善無惡之說說
知者述之疑焉則闕信者行之未信者俟焉而莫之敢
驟也一以威儀踐履爲宗使無忌像者無所容其揆病
斯不亦蕩近世之翳像而有獲於千年之日月者哉當
事交推選貢諸廷方當一試之用而遽歸冥冥噫嘻吾

聞其名未晤其人向也讀其書考其行事今復得身親
其遺容而恍然見先生之心矣

古今大聖大賢大儒贊

孔子蕩蕩巍巍顏子從從客客而曾子實實僕僕子思
子深淵浩浩而孟子磊磊落落周以下則有若諸葛忠
武侯者謹謹慎慎而文中子英英卓卓入於宋濂溪
潭融融程伯子洋洋與與而叔子侃侃閑閑橫渠艱
苦若郭康節諸諸淵淵而邵翁懇懇勤勤彼許文正之
特生於胡元也殆亦道亨而運屯者乎至於今文清薛
子平平貼貼王文成高高窮窮而先師忠憲的的真真

養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

六

嗚呼自茲以往千秋百世尚有無限生民

四言 三十六首

大成頌 六章

上以乎堯同以如天天於何如無名無言下同乎顏回
以好學所好何學在在咸樂 堯公元聖及唐倖之公
身行道孔也明之侯魯相周有臣之疑百世帝師允維
布衣 瞻彼泰岱下多白雲天既無階雲亦何門委蛇
陟嶽夷若平原步兮趨今絕塵以奔今 悠悠沂泗泠
泠洗心水曾不波風亦何處聞如靜如乃易泉音傾耳
而聽以玉以金 手澤者猶蟻根長活 聖代之興聞

新條是發華我 皇堂喻南旋之素二十有三紀猶未
中葉 過鳥不巢淵兮高林荆棘自開曠兮我襟異端
來朝肅乎欽欽別也樂育不億萬千春

宗聖頌 五章

陽明先生曰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泥未聞好學一
語也顏子沒時曾子生甫十六又四三年而一貫傳
矣曾之立誠續顏之顯識聖人豈復云惜哉知求放
心又即熟識之肯也聖學至孟而始賴乎

卓犖已亡魯者頌絕一呼一嗟如擣借微惟乎最少於
道孤傳坤以立誠迺達乎乾元 志學喻幾傷行非久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類

七

迺賈迺志敦良自守授之一貫先定厥宗由茲積累
靡靡靡窮 聞道居前累仁居後譬彼雲雨時無定處
或化其苗或化其秀一底於成承化功之茂 上承大
道克授克弘亦風亦詠出於淵水立根罔壞日開昌
之朋何率非慎何覺非凝 好學承襲蓋未得乎及既
得子如或後矣因言識聖學存矣謂如果吉員知義
起

房中吟 四首

百卉龍旋仁氣是識仁氣何根培諸爾我情離離我
幾幾泥難和難辨禮所從涉春風清時行仁是力

序云蕃秀六合競彩天氣大舒天根不改事長之祖迄
期斯在德諧形就雍容樂健實生高秋中央之宰

種竹 四首

品品秋日萬物齊潔義氣嚴如長爲至悅序形健爽觀
心知微以直以方乃宜乃哲立天地中對秋靡缺
智效群動不見爲神典嚴不配乃觀天其舒遊與變穆
穆室人收之彌固擴之無津雪定水凝伏以大春

釋釋 四首

釋釋衆土微用新足務彼彼茲以適我欲延盼中庭有
光如玉中庭維何白雪綠竹 綠竹朝朝十竿有奇葉
土方平雪零其滋慙矣寒光矧煥更宜相煥而云何以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文類

八

賞之 賞之以酒稱此寒瑟上觀下觀似疎似密風搖
共影泓然碧立魚相與潛驚所未習 未習者魚如習
者我清清聞見於何不可低樹小草俯環與左伐澗有
閒情然來坐

夜厭萬松嶺 九首

夕陽溪上出步欣然所欣謂何曾無可宜 矢矢背泉
卯卯者石翹首忽兮林間天壁 明月之下古木萬竿

村老無知聊與語言 我雪近擣我月近庭靜飲尼酒
亦是此生 雪肩陟降月左而右盤礴惟意不知其久
二人皆醉我和汝歌亦既和之又加之何 徐乃醒

思而夢古人長閉心休惜爾壽康 覺則曉矣閉匪好
矣哀笑有時喻之慘矣 古人曰不然來爾無還往爾
無偏一若閉開考一若乾乾兮

初入九嶷山 七首

烟靜日妙舟子云喜人枕於橋鳥棲於水我舟既謝我
與伊始山青水青幽人之耳 辰胡爲良云卽今朝地
胡爲勝所至逍遙遊無與隣處者譚清江惟鑒翠蓋
惟無 千山之內一舟之上舟小容勝四達天啟其微
可洗其空可仰載人以遊載天以往 萬石子子波行
不行間有行者與波流離縈於山足山半雲生與人其

癸辛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九

疑天何時清 雲上空中新須既無毒能攀諸神清是
居松喬壽與鶴與天疎心輕浮雪天薄襟帶 百卉有
風及時放綠未旬而盈無山無谷物得其意人爲寓目
悠悠夕陽離離空曲 新月自矩誰爲之乘露掌我衣
與子皆自薄言旋歸夢差人影月往日來名山萬頃

甲申還家

時時此心行道救民然淡淡爾不可則止隨時而歸我
心則爽

五言古 十八首

秋欲泛飲 辛丑

輕舟傍蘆去蘆聲動衣裏老僧敲夜魚遠近來入耳青
蛙忽躍出如領月色起同甘肅而齋寂寂知何浹死山
忘其山死水忘其水

寓金陵遇雨欲之武昌

雨滴鳴春寒敗柳半庭際隔垣抽線簾著簾欣相繼鴉
噪深樹寒鷗飛高雲蔽清聲猶何來風引野鶴唳鳴新
遊子目時變征人意聲響靡靡晨祥榮滋芳麗鶯波千
尺奔布帆交風濟碧橋天外鷗黃後沙邊樵黑鷗粗翁
颺江深龍子愁西南有月翠露光勸行勢

詠懷

癸辛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丁

炫炫田野花明柳叢林惟歲暮不可念持此感寥落佳
人杳無際後庭多芍鵲春風驚奇安旭日難華尊豈伊
無琅玕侵襲露與蘆所靡爾平生風塵慕然諾托林道
以堅轍雪何所却顏色非我重無宵復稱薄
過句容初拜先祠 丁巳

雨後生夕陽淡淡西郭閑西郭何所有祠我光大夫念
昔爲此邦正當強仕餘暮帶不遑解晨髮不及梳翠鶴
猶爲累經盡忘其効千方處齟齬梨栗詢有無風霜二
紀來天人忽乖徂遺範不能仰猶疑堂寢居衰號莫我
應居人怪何如僕御告之故婦女皆宿溺情真無復言

淚急乃緣思屢過樂囈對從今非厥初哀哉其已矣

爲守身圖
結屏乙丑

伐竹三百竿度自康山泉雨餘溪流迅乘漲出澗水遠
迤邐平津咫尺我門是因臺留方座隨徑多曲時衝門
剪竹爲有時立開啓侵晨澹花便烟霧輕濛似籠籠布
置虛隔此花關嚴望望暮苦蒼蒼盈盈丹紫橫橫月光
活蹙風鳴笑抱勝獨悠然叩戶聞爾喜音篇歌高吟
久武商古史蕩蕩今古心落落相塵澤靜息舒動悴清
齋享芳芷結字不暫歇隨波願終已素食半燕居幽意

我亭全書

卷五十九

十一

安足恃力報每循環坎坎長在始

閉居

多病謫世福因之清心神焉知蒼蒼表不以厚吾身寡
交迎送恬少思端緒真潛茹與舍縣日於元氣觀吾事
有獨存吾力有獨珍長學混沌法亦隨聊且因混沌非
倫物聊且非經綸叩語敢或藏清吟閒出塵所願但不
難妨哉庶吉人

董第三子更已巳月

精光露不藏中懷坦以仁光露銷歌近仁愛生氣親形
天運宜壽偏與天作固難能免斯理已早逝脫辛去汝

三千道關談空泪淫今來永藏汝見木不見人其時
相竟无杖交朝侵殤子復驚骨異音生不辰候候初
靈來無續號孫新柄吟蕭蕭孤雲停陰除一時骨肉緣
歸路猶悲吟明知哀無益哀發還無淚命也可奈何明
咽摧我心

將入前溪

來遠迢涼月泉阿猶能掣亞亞槳欲動冉冉風當至悲
鳥自得時歸魚恆人意新景承未腐清賞待無事襟敢
一起往顏色灑然異朴古與天遊塵除人間悲

嬰兒

我亭全書

卷五十九

十二

嬰兒定目時無啼亦不笑胸中作何景誰能想其妙做
百應酬息悠然自還照我亦一嬰兒與世與象貌茲意
將可長是茲果與越

詠懷二首

人生百竿中又冷長世名天地況有涯此名誰與恒假
也能恒之化去亦忘情古有大觀者不復計經歷樂意
滿乾坤朝夕通死生白雲引爲佩和風圓作羹優游足
我性事知丹與青

野潤陽鳥疎春浮草木麗雲霓中原色日光漸銷緞農
夫勤禾黍笑語波淫高平壽無虛虛廣而縱所萎別乃

竹帛處往蹟今之獨銅鑊臺山根實色天下脫孤零一
孤背天門詎遐通千年花林鶴清風脩羽袂

畫

掩館一人席開窓幾枝桃說風展卷帙長藤數枯樺天
機是韶歲無物非追還

桃花口風

飄風送竟日車息塵自生曾是衆視聽而能獨鏡征易
脫出天道靜躁歸人情渝怒徐徐同民志亦以寧今宵
即大處晨起難豫營平地尚茲阻驚清况體衝大哉旌
時義觸類資所明來時益勿疑塵鏡晴復櫻

典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

七

送劉念臺先生還山

宋

七

有德必有言駟對每斯人言與所自得歷歷清且真
訪薄耳目存真蹟所尋潛體數十年優游浸以醇鏡湖
一今古稱山長自春至樂莫與易類難怨斯民履冠歷
車來朝野倚道心輝飛落天際陽驚群歸親一朝切離
去青沐慨然屯庶頑誰與風良士還真津羽儀復千仞
冠濯淵難虛策蹇而合車不獲公卿身將者列追周行
矣不泥人矣見亦矣獲吾斯樂久循修還來靈可舊堂
雲物新美英紅藥露照鵲草替天壽此平格八表齊
所欲淋漓念時危良悅惟老臣

附念歷和韻分三體

首得與韻

渚水清且駛渚城客流人時物既屢燼兀為抱所真
一室寤言少清仰費招尋叔季日以晦三五何其醇
庶幾親見之草木敷陽春豈徒謝吾友天實悲斯民

其二

宇宙雖大矣結束惟寸心此心亦君爾所貴體認視
真子證斯理千秋亨以屯天道當雲霧淪淪如孟津
悠悠世眼白彈指不盈瞬但令此心在宇宙雖吾身

其三

鬱鬱烟霞疑不可援世人煙還鸞屬安而可鷄豚恒

幾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

十四

兩者適相得曰首早已新君如還題舉千仞斯舍贊
壯哉武夷行流風恣所欲終今伯玉賢至死懷諫臣
余在官兩月不及推說幾亭旋見飛亭遺妻非而
不能自終以爲恨故及之又書來欲往武夷拜文
公故里

不得別爲丁蓮人賦

早定歸將國憂迨寅翻翻何爲泥恒度矢志仍以率自
憚簡書威華戚勸都笑室人此同別舍候特殊前對我
未一云既行始云宜風鳩向依膝兩月新集還舉云尋
丈地間寥形影單暮景閒可樂有編斯受問休

門乃成憐絕關人病自謂常祥情亦盤桓此日與此夕
居寢猶未干中宵忽煩悶想輝煌正醉漸絕無一知及
知已復難苦我三千里事爾四十年設若在戶庭聲聞
或相連同生固冥冥死決心亦安勝訣當何言無言意
亦寬豈茲悲痛外悔憾增萬益人云死別苦得別猶遺
歡垂死不得別是誠心膽寒哭兄以辛酉更見三復延
今復十八載慳茲伉儷緣反復長安遊驚哀與身旋樂
行丈夫志人生敢違天我今倦遊矣卷懷誰與傳有能
識吾心傳此哀歌篇

除夕

歲序全書

卷五十五

十五

兒童欣歲除老人多感懷欣感各何心長短在後來人
情因天運點點成沿洞吾茲已兩忘悠然返未孩

至家哭丁孺人

甲申三月廿四

戶庭悲儼森林表枝葉新鳥雀悲秋歸飛飛交和音一
自入於官好迷過古今慰勞既閒如衣衾誰爲任兒孫
就前同歡吐藏悲幸天命豈不知溫惠禁此心何以永
慰子承我明哲身名銷滅亦忘藥倘爾其真前行即自
鑒他車啼待尋松檟共空山寥寥秋興春杜彼工師顧
天年息爾深興體將同歸葬潤伸所詢

夢劉文正湛六

甲申九月二十七夜

劉公往不返浩氣陟帝庭平生坐春風臨難錢石情龍
將泣欲枯麟跡交真寔公今何所哉凄清故都門卜寓
云新遊招子遇一言登閣試遐矚四野如重昏早知絕
路收盟心嚙復論致命吾所安所懷重虛思燈下欽公
素寐來親公魂幽明果不隔千載知公存

七言古 二十五首

夕泛志感兼呈所知丙辰

秋宵泛泛弄湖月月兒濯溫波搖漾千頃萬頃浸月明
秋蘆深處明還缺風高湖深雲盡開月光穿過蘆花來
船差水底宮室影照見分明百尺臺湖傍兩兩看中流

歲序全書

卷五十五

十六

明夜靜猶扁舟笑歌聲微岸邊樹白雲凝垺哀清往
空艇岸柳隨風轉層層明月波澄遠嶠嶠香花稍綠肥
山出川流去復返月華入水風濤濤碎于珠玉灼子銀
昔人不得對新月新月還將醉後人露冷寒砧鳴亂啼
幾鷗浴起月橫吐鷗應飛向消遙宿月自飛回水面低
可憐明月付流水擬將柳付人懷裏誰當抱此明月懷
長與流光照相似水際寒雲秋月裁醉眼邊驛疑仙媒
桂棹逢迎特妙麗蘭舟移却空徘徊橫斜月色風輕細
滿師歸唱秋宵逝寂寂曉曉正酣乘月到門犬孤吠
揚新人淚如秋風唯有明月千秋同歸來解帶夢新平

對對義皇旭影紅

暮春篇丁巳

暮春花裊鏡如月，冠我南極影。歷彼道路，傳來新使君。
春江乘月非遲絕，旌旄杳杳隨國人。春月皎皎，愁人心
野艱片帆，月中去愁極。那知桃柳春未，城桃花色已凋。
微雨濕靴行，蕭蕭春光百里分。蚤晚一樹鮮花，減淺橋
明月。醉人不能醉，微雨綿綿雜人淚。迷看桃柳半成我
雨晴如夢人，奈何當年黃鶴風流長。庭趨遠，沂春江上
風月依依，魂魂寒悲。聞歌舞，神遊賞。吳王臺畔，鷓鴣閑
建業城頭，草樹妍歌。裡夕陽留，不任舞。邊鶯燕去，猶遲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十

和春月優游日千秋，俯仰愁人立彩筆。一落映，導崖
迴簾寶鉤，拂霓虹。紺髮倚雲齊，氣色清。眼仰天呼，吸通
爲中露。鶴相翔，翔影高人水雲愁。揚碧梧翠竹，求傷影
遙覽天地，詳圓方。晚丘石滑池寒，綠傍湖誰子結幽篋
水表疎松，晚自結茶香。片片晚風，蕭蕭飛閣占絕。丹青
人眼盡，中手捲簾山舍。幽遠人爭至，與作繁華山無意
山若奇。幽洞整深枕，嫩幽人曾一二。玉顏香鬢，花好
春風。隔曉聲，宛窮綠樹波。問人面紅，輝媚形得春風老
天上。服微天下春，驅車隱几晴。鮮新行，鎮都與春風對
陂。浪花凝泉石，溫古石散。剝行人外，百尺高松。翠羽葦

晚氣連雲，漁火生帆。入清風，動襟帶。小舟先發，月明發

忽逢年少錦衣歸，相看相識未夜語。歡合離愁各自知
露冷道房，菊艷秋。况葉花花，說曉愁。樹風冷冷，响千載
牢態年少，持春麗春山。如笑向誰笑，登岸低昂。昔月照
山光青映，葉花黃。維舟樹聽千山，嘯舟子頓催。運月開
漸去青山，關豎來不斷。俯風點鼓角，未斜明月粉樓。盛
夜靜臥，聞長笛音何處。梅花橋待今萬花，鋪邊乾坤裏
人眠兼作臥，龍象情絕千秋。縱高致近成，一身親相邊
緜然千古，得秋生花開月圓。人登路平生，意氣與日月
整頓人間，須助骨光風。遠從不厭多，千楚名香。味高潔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詩餘

十

事乘春歸，草不除。微風入，與翻我書。蚤勝樓記，宛然出
夢。空愛樂情，何如俄看流水。舟邊止浮，峰巖深雲倒。起
不將流時，定山川憂樂。交更亦復然，古渡爭先舟似馬
商婦語，喧猶戰野星。樵舟再銜石，尤勝開清綺。鳴鶴瀟
錫山之巔，湧高標兼天。雲霧旋其下，愁離翻力臨。耽難
凭闌望，見臨映看。既春山率肯遊，澗源春水汲新愁。
解將新露，棲芳草。又見沙晴，欽白鷗巢。齋石覺日堪，運
雲海龍鱗應自求。咫尺幾番佳氣，合低徊無意玉翠留
歸舟獨坐，愁未開春色。分分亦可憐，微鳥美氣俱非我
情寒唱此行路難

詩居廉應公贊
集前集似讀似與
讀書四樂 乙丑

倉庚往來天地妍新晴新夢千花然明霞色動情編上
凱風鳴過清琴前兼耐繁華耐寂寞來轉省讀書樂
讀書之樂樂難三疎塵淨凡浮氣無

讀書之樂
讀書之樂
讀書之樂

交交梧翠晨熾微井寒初汲拋芳菲飽吟梁父過摩寂
行看滿痕徐解衣永日從容無限事相親聊商讀書意
讀書之樂樂弗說或愛京風盟考案

客平蕩蕩亦何容西泥真氣澄心胸翳畔尋經雨滿灑

集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海 十七

松間披史月吟雅生逢搖落易懷悅容寥讀書獨遠

讀書之樂從中開酬酢萬古清人裏
山茶穿雪來美孤四壁塵清水一盞爽脾天宇靜無說
古意惟有太極圖酒香火煖微斟後端坐讀書還更久
讀書之樂此際深魚龍蟄息方沉沉

于忠肅祠壁 乙丑

忠寬浩浩浮明月古云三畫西湖竭黃易不願黎民哀
摩柔國定公廬截一腔熱血燒暮間玉階不丹西市丹
奇才勁骨照前古寧復惜死須臾難當錄時事人莫了
應忍一身天下保不驚移却東園根但懷義氣皆能道

尹劉少司馬與陽兼呈曹廉常 庚午

未觀劉公作何色但聞公口多激直事急達同功必成
且出一身許軍國至明荷界非私光忠懷專優心計張
不妄運籌委殺賊無師無仗過無糧粟老成萬奈何
盡茲精進君前呼朔風一旦溫征血直令悔作新鬼惡
庶幾群忠就起赴別推制帥又令後英謀勇略怪無門
忠精拭目肯再首五鳳雲飛大木支千獨萬樹幽谷青
太陽膏露自舒卷咫尺又中興結構時我曾問君人中絕
君言劉公真冰鐵鐵折來碎君語微我疑豪傑知豪傑
舟中 二首 庚午

集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海 二十

以隣泉壑奏清音天無風雨人無心勝來處處天皆碧
春雷歸披倒仍側子皮新釣南湖南影現仙人過吹笛
安流曲捐天之下兼度白露低徊者秋風微過蘭桂遲
隨處烟霞我所思良辰美景可借駐嘉客清言無厭時

大雅山歌

盟山自穠非雨澆團圓虛翠樹間滿樓宿洞府長月明
托與山靈慈楚霞幸值閒身任超忽屢望飛靈威明餐
威靈歸來又山月
松尖突兀竹葉香拭淨巖端千萬枝素冠何人迴洞裏
茸茅石上飯且持長歌素親忘簪纓胎榮世世亦不爭

浩然一氣宅太清

野人鳴十首 庚午

天然簪舞山中懸愛花百漉資大年涼不冰分溫不然

神仙解難等閒事俊傑考槃成洞天紅塵若處是高寧

誰寢豐草林間炊誰識花開與久期鳥鳴斷續山光移

景風宵迢迢相與靈雨天為沐大旂麓極殊絕泰山淵

正春道人以水鍾書泉景沐在夜猶有道人思焉

齊澤山於天則無不沐德矣皆當王恩之浩蕩也木

泰山祠故云

原關旋駁一片紫綠崖千丈谷風起踈篁又漬寒輝裏

且勿披雲叫鳳鳳聊與忘機馴鹿豈置野人隨見喜

冷泉石涵天虛絕影聲銷隱者居自盟自舞夢成蓮

遠步已忘舟上釣湖波正返去時魚人生一卷亦一舒

童皇之書自達讀晨夕樓邊小草屋幽幽碧玉閣紅玉

坐觀池上四面花卧聽簷邊一聲竹何心何事起搖獨

隨意乘機陰滿天隨處浮輪綠清川橋畔猶餘范蠡船

試穿新履逢花發桃桃殘編逢燕旋光風襲襲風千年

升玉湖木為其用也

今人心似玉壺冰月宇芙蓉古亦憑千載相知一桃腮

翠屏深氣神龍鶴前日澄光白鶴升空清上微本無眉

心不淨者不可以登岸古人詩淨矣地位一微不煩

作誤青天虛半神龍能照之日光開神仙鏡也

馮康

彭岡高我恒著屐屐遶風涼我恒踰澤盈盈十里砂灘

天面江心怒欲捩耕謳野吹歌無歌大東轍是輕鋤容

澤衣之東也涼也涼也涼也涼也涼也涼也涼也涼也

與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風

江之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威西北之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東

敢緣扶策嘆輪粉敢從年少慕奇勳草卜等蒼祝聖

君人生老少自然理世還污隆難不聞樂憂長半靜中

手將千古與低徊運樞天心不倚才餐霞吸露泉甘來

冥鴻忽把茂林謝風過波千又或同乾坤只任濬交裁

義亭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通概于天心四圍無不倚藉以會均天下者事獨才

而實非才所能說也惟德泊無欲舍己從人則天下

之人皆合才飲醉矣然功成則宜退或志不合則

宜退作不得已而再至者偶有之非其恒也應泰交

交為泰乃克于龍利以謙

學道愛人歌為大可空丁翁賦 莊別見 庚午

香溪洋洋貯英豪勇哉莘歲月高聖人在心民在眼

呼童解纜凌風濤三旬踴躍數千里隻身寂寥甘如旨

兆庶爭與歸然翁公日行行我壯矣泰山棟雲無依傍

躋拜日月庵拄杖玉金之式足平生聖者子孫來相向

滿引太和還過淮輕衣絳扇經栢臺老臣為民亦為國

悉與江南顧急哀某根脫眾更欲剛農家風味飼與牧

邑者百姓親者更百十年來有此否照丹城照江日
片語有力漕帆出處還歸來軍亦南軍行民靜官清
本爲民出無蹤晏然清弭翁無功爲問翁功幾計是
江南家室俱翁子溪村漢漢城市熙雨露當空月滿池
民欲壽翁未老方知閉戶非高蹈會應相率解裾倫
蓋登翁堂爲民報

詠魏忠節公小像

傳不甚似 辛未

追君丹今度聞闔疑君此去不得活欲把鬚眉示後人
却看臨危否驚惶生業蕭蕭回首寬半枕微風年夢殘
起來一笑好顏色不曾努力自加餐服君此意千秋後

集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惜君一去難重兒頗覺丹青道不真爲君短歌描生面

詠魏公子

撥巢無完卵兒重不驚傳千古巢覆卵可全壯大驚心
名亦傳庭前別母盡心碎車下遙追血已煎虎狼遇車
不得近風塵饑渴微相問欲訴孤冤天聽高細尋諫車
從光暈扶得游魂入草簾啼嘶答拜不成班亦知瘴霧
有時淨英氣消來思死艱弱翁慈親共採薇表忠幸遇
飛龍出血魂丹鮮動聖容許從故山耕遺骨繁榮雙梓
觀喜松還疑車後哭還疑懣懣既深惟一死不妨驚惶
記從春

五言律 二十五首

秋日感遇 乙卯

往往天難問期期福未全讀書頗自解經世亦隨緣
結婢媚外心候水鑑邊不將憂樂共若計驚歌侶
徐州道中別友人 丙寅 壬戌

裏外風偏慘江南日未舒冥鴻盡避弋深鹿豈愁厨
實時勤相萊蕪手健祛業農分取含茲隱意何如
姓字英雄聘邊沙五載愁至今尊白面何借保清泥
態同恭奕戎從照借籌素心無待卜端與結隣遊
有母歌餘日無兄哭問天君倘借還速應更嫌隨緣俗

集亭全書

卷五十五

文錄

竹屋 子成
竹多生理山南傍目前會瞻銅柱立那倚白雲驅
水堪垂釣聞山復足燃屨殘腐腹春煖接新苗少
官頻過熟幽棲獨覽還蒼生敢忘念應許賦漂搖

鳳城奔碧瓦占紫雲端飭氣猶射車枚爵自完異
軀經世怯微禍濟人難獨矢臨淵意平生未忍寒
春歸兼顧時鄉思隔蒼茫霧重手沙軟風清泉草香
村拱遠翠簷並拜殘陽冉冉空邊侶仗依獨斷腸
感遇四首送錢宮唐之任子留 戊辰

庭戶孤誠久交尋而面才新經當陸游民物外流哀不
計爵名榮惟規恭邊開童心人共見寓嶺遇惠恩
台是千林竭終緣一鏡空豫章求區石噤怒入宗工盼
狀光初觀希微息自通長居秋水水上出沒厭群龍
有亥非遐慕爲霖歛蚤投夢遊玄龍合枝就衆思求正
笏陪端拱徐言斯大謀孰爲天下士此際定悠悠
出處依天步安危神帝鏡四美環作守于署靜爭鳴采
綠同長日親勛起太平探攜隨父老來數斗南星

山遊

五首 已巳

湖光平欲躡山氣翠于筠已勝雲生頂迴看渡惠人峯

袁本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二十七

雲危浩似荷笠燕飛真又得來豫伴推松指點鏡

簾竊微瀾動乾坤一息開雪明浮殿戶松受靜山蕭探

遇如今日無言訂履來前溪好新月攜手略徘徊

獨窺雲霞寂寂源居村虎溪欲沿溪畔已猶助鏡邊身徑

絕疑無藥峰迴忽遇人暮烟中一樓莞爾百山春

最喜來遊少探幽意亦空晨談過洞得曉眼隔林窮人

醉春風裏花開朔月中淪浪問何處踈簾略帶同

晚山因益好非倦亦浮樵古木橫雲氣輕帆御月華客

休溪上履童壘石邊沙一聽泉流靜悠然此夕家

遇寓

庭際皆紅日登樓眺樂幽世平惜氣懷身健更奚謀靜
坐消長夏行歌挾年秋白雲非有意閒坐碧空流

元宵憶家園二首 凡例

綠野如前綠青雲遊出青肯將當告意輕負古人情入
夢 筌隱餘醉鄉信平照人燈月衰卷服影縱橫
薄飲乘春夕幽飯暗月光雲隨歌韻轉花倩奉粧香海
曲遙驚骨京華共處堂無錄一噴醒聊此遊清狂

同金伯玉顯靈宮觀栢

一往栢間語于枚吾黨存低鋪琪樹樟樹結幻雲根雨
露推群植處雷任大潭古今亦何處相植更忘言

袁本全書

卷五十九 文錄

二十七

感懷 凡例

莖仕衰年談蘭惠華世疑不知何遺濟猶得轉盼危魚
賁宮人寵倦鳴好爵靡丹誠長自秋綠野繁人思

江行 已卯

每泛有良遇晴泉獨探時水雲相吐納人雁或參差風
勢帆潯吸波聲得近移去來渾不礙空闊可曾期

雪中有以汲引事相告者笑而謝之 二首 凡例

世已容藏拙天尊賜倦懷不言私所得知已笑長開雪
酌忘深冷風香欲倒迴惟須 恩詔降拜舞別金臺
胃靜還飯素投閒倦轉宜招陰留鳳咏彈影助鴻飛旭

日開襟氣春風微羽儀浮沉目前華瀟酒古人期
答人

道濟本吾宗心傳樂與同難爲求價玉肯作自鳴鐘
鶴深雲裏盟鷗大海東風光爲誰永梯投何天通

五言排律

題丁官保桐芳館

戊午

訪畫開函禁羅詩煥夜光庭因支樹亭字是襲天長種
合還交翠歸餘少落黃竹鳴微漸灑花舞久低昂會遊
披襟語欣逢解帶涼還心閒際避嘉客坐泉忘拭几兒
觀奕疎簾映舉船日華塵更寂雲深影虛翔去俗唯嫌

葉序全書

卷五十九

二十七

淡降農豈厭忙若從桃李笑笑長引藤蘿香煩卧宵翠價
寒熱夏卻能濯濯連瓣裏揮扇飛彷彿觀人千載尋
真水一方無歡多自豫不對却成行幕古高情微籌今
衆指狂草編賢聖蹟石鼓帝王章听逸流泉曲樓空野
色蒼笑吟穠欸乃晴雨接微茫鶴足優初勝魚衣泛薄
霜迤將論親舊當此念行藏勝境何常主清風有美堂
溪山懷太傅統說遂汾陽意恆隨綠好馳深不是芳

孟廟

壬戌三月

泯泯廻南軒翔翔亞聖祠族碑森氣象嚴殿歷千戈松
栢春遊冷衣冠晚拜遊桑園連鼎駁一快定解龜考世

推私淑談卿啓後疑水精千載快壁立萬尋早已脫典
古劫微經陸替岐三遊錫胤還百里素王知刻像依慈
廟繞旋與善期牌難當卯與路犬及晨驅偶洞醒長夢
尚求絕晚悲欲存無一物不應太初特渡岸舟新設窺
津步久差人生皆浩氣翹肯對吾師

二賢並祠

古德階除映典情祖豆開平生但恭友飛爽亦追陪
几疑談逸素帷若問才流芳觀爾後食報藉今爲上署
無驚龍清流與泉推玉壺寒洞洞金鐘影枚枚華萼傳
初盛箕裘襲永懷能令千載下江左春嚴來

葉序全書

卷五十九

二十八

幾亭全書卷之六十

文錄詩

七言律 三十八首

秋興 五首 已酉

新秋鷓鴣籥禾肥千里人歸萬木飛使令聆風傳野谷
容心隨日傍京畿頻年國事私籌著幾處聞愁寄擣衣
贏得辭妝明鏡裏饑饉不卽暮山穫
客席天江設險多太平帆櫓只漁歌朝看半掛皇家網
晚濟遙連國士道風擊晴空翔鶴鶴月穿寒影走蛟鼉
異時冰玉擣袍袖幾復塵飛豈逐波

幾亭全書

卷六十

詩文錄

十

清秋晚入片雲堆歇客相逢買棹催潮響欲歸夢過笛
月明無語但高臺慶家夜獲開雞犬羽族寒棲靜草萊
獨有夢魂驚不斷先隨秋色向吳關
天壁層層吾道慳策書十二罷關山馬啼草濕驚鞭慘
屋瓦塵輕憶戢戢萌時向露侵露把荷供茂叔駐霜斑
彫零自古唯秋氣冷落於今到客顏
中原王氣百重餘鉞收衣寒冷故墟金殿不飛輕燕舞
碧天長隱卧龍居責成獨與西尊近弭缺還防北餓紆
待鳴寒華供採酌佇看新葉照耕鋤

自金陵之武昌江行雜興八首

庚戌

渾漢源明一葉開爲尋使旆遡源溪瀟瀟南北無八咫
戰刺兵鋒距浪還易嬾遠稀巢樹古魚歌初罷釣磯閒
尋常處處春來微解受春風若幾班

乍到波心旭日懸洞開無極勢空族翠扶天棹還相搖
晴蓋江春獨浩然樹影吳門搖處月厲書楚壁通風烟
骨驚最是飛翔屋緩濟時來亦共前
江天黯淡異平沙雪浪蒼蒼夾曉霞龍飲却疑關市近
鶴騰爾訝旆旆除松延古廟無垠秀柳寄荒簷一半華
從去故園春欲省每憑時待接天涯

吸日波瀾一片搖客行無事積卷宵白雲偶過曾留影

幾亭全書

卷六十

詩文錄

二

碧樹遙晴弄舞條數橫山鈴聲落枕隨江帆向蕭蕭
扁舟正宿寒汀下月出墟吟伴採樵
幾行物色近知幾數點玄陰寒日圓特雨過末空勢窄
晦明中互畫光微鬼心穩伴衝波瞬驚翅防單倚岸
把酒暫教愁態遠醉醒丹日映初衣
朝來指點急江頭畫入環山隱更求赤日自飛無駕獨
青峰長坐劈中流喜看天落閒啼鳥愁絕風驚欲渡舟
波影澄澄烟霧散一時慚擬玉妃積
暝回獨對片山遲山秀氣嵐動脫恩晉月光新乘渡料
荆雲勢遠覆懸旗遊殘火潯候封冷夢落金臺客賦疑

衰風不開還廢枝，獨行事舊參差。

花枝猶獨爭三月，經對遊邊隔二年。浴起層波浮翠島，

賦餘空壁出樓船。鳳凰日照遊人服，黃鸝雲披舊國天。

歡醉更期成胡畫，長春對傍碧桃筵。

重遊武康山 乙丑

四列青嵐郭影分，浮白竹溪同放峰。朝上世光華日，

溪浴中天爛綬雲。徐桑得秋齊菜園，鳧魚識而不驚群。

一時灑落清風幕，隔岸歸舟生叫聞。

聖林 二首 甲未

廓然棘刺不須祛，萬佛牆邊草木舒。地湧龜危環氣色，

表亭全書 卷六十 詩

天香月，月煉清虛生。民迥絕，周爰後祀典，崇開漢統初。

晨易茫茫，寒月晚長空，影盡立晴階。

發萬通書以一大半免孔

泰山樵牧響殘碑，神駿蕭蕭不可追。遶轉華裝三極承，

欒向高林逐消息，慙慙僕御半含疑。

雖異端，然時居官，官必用，備所持世，錄大，錄

英若至與仁，反而求之，豈在聖林，對華，聖

楊侯兒登山莊 二首 丁卯

篴笛餐風亦似忙，題乘春煖悅山香。閒雲故覆神車影，

綠草時驚落雁行。夾听若干人伐竹，穿林三四女求桑。

區區東塞兒，徒步各執荷，承領肥腸。

十日春鴻半受雲，快於風定歸晴垠。溪聲斷處聞啼鳥，

樹影疎中見收群。攬轡頻迎無字石，牽衣欲慰不名村。

夕陽冉冉留襟袂，接住清光月滿尊。

斗丘 先聖小集 卷四

九迴障懷秀無倚，天鎖群峰日月悠。事水英華真悅眼，

烟霞雅樂欲忘秋。泉分左右皆深挹，脈定高低只反求。

此日長歸人意盡，夕陽客去自凭樓。

玄墓觀梅 四首 丙子

春至生香不待尋，空山杖屨白雲深。水姿亦帶個人笑，

玉骨猶空出世心。迺日共攜歲冠去，微吟已入百花陰。

一簪一袖年年事，明歲觀梅又說今。

層層碎玉白于鵲，山虛梅花花底山。影落清谿米雲外，

香後薄暮水雲間。何人解作風前賞，非肯誰空醉後攀。

爲情青春停露色，得收花片泥朱顏。

忽向青山遇素餐，差差碧漢照黃昏。梅間月影霏霏合，

月下梅花寂寂閑。倒掛新香天出樹，涼光百里地梅雲。

分明與舒春風恨，多事濃華解釋君。

欲歸金錯月在空，高低坐攬萬花風。俄俄靜給人心侶，

點點清浮造物功。未免有情成世界，飄然無處是神龍。

寄聲山外風流子世態胎仙果否同

借諸賓觀海子

君王此日樂華春綸旌長堤景一新遊目群龍知隱迹
寄情烟水感伊人耕桑苦樂杯中影瑞鶴新瓊瑣裏身
欲賦卷阿還帝座低徊心馳屬車塵

北郊陪祀

大地薰風動好音華華親贈五雲無座功自始特建滿
報德當乾位向陰天仗高卷丹日氣都香遠結
紫宸心朝班驚序借修府已見恩餘獻寶琛

光臨軒

崇禎辛巳

崇禎辛巳

崇禎辛巳

崇禎辛巳已極兄樂小室於屏林其軒東向遙近松杉
百餘株日出日落無不參差可愛予因號之曰光艷

曼遊處焉

歸來愛靜卜村居古翠週翔二紀餘林木先成霜風染
風雲有感集通虛短長松氣層層變出納天光寸寸徐
欲論幽人恒住否東籬花藥每何如

將還朝同樊尼慈光觀軒觀梅

香謝松蘿雨帝京玉鐙德是鳳凰鳴長懷古意求同調

照識君恩敢計名春草過迎遊子綠車車親伴使臣
清來年相對談今夜天上梅花勝幾乘

過釣臺

子陵一挂把清風疎無仍題留艷覓氣豈甘臣舊友
居貧寧自作漁翁塵埃真主親深沈共事當年車異同
惟此翻翻鴻漸羽遙則追省夢關遠

寓深母耕祠

此亦英雄一釣臺徙齊封楚故鄉來王孫自灑淮流血
漂母猶含恩合哀志報慈恩因漂坐觀好慈原不爲憐才
相逢並在于秋上獨疑慈烟差樹廻

博興道

暮春新月五爲釣且旦烽烟繁客愁百里荒郊容伏莽

崇禎辛巳

崇禎辛巳

崇禎辛巳

慈建耕仲勝干探野興其北來神職同首齊東觀火牛
茫露頻頻堪拜寵愛令際游頌宸遊

北行道上念文武大臣

翠冠既起復含疑匹馬關津氣象穠穠殘機無與德下宇

舊烟猶掛絕晨炊花香草草難離意雲氣風聲動可思
側席楓宸多善詔故園傾耳用行期

風月遙遙行路謀孤誠惻惻早藉藉四野自骨何勝掩
萬室瘡痍可自珍思道忘官來傳導舊民前樹考其瞻

春勝盡物私相豫吹破萬葉裝作秋
清流飛絮過車旁求帶披星雜雁行勝零絲綸千古意

軍威猿臂九秋藏宴名飲御進張仲機銳器退感貨皇
此出恩光委希世系阿蘭葉報能忘

中原黍稷半蒿萊烟火退送殺氣燭漢主拊髀思將帥
周公握髮下英才豈無難尚堪進守空使馮唐替素藏
引領太平還不遠願從擊壤共銜杯

丁猶人計至癸未三月間滿人以舊

空歡民危事事非忽聞家報轉深悲條陳歸附督千古
推較謀臣借一時譽謗何私肯應還行藏有物可前知
驚東竹蔭春差綠獨鶴驚處肯所思

有感

庚子合書

庚子合書

十

古渡風高新落初孤帆隱隱泊江隅物交氣動如無主
事往心平聽太虛花影夜來山自出仙雲退盡月陳扶
考槃蘇聽清秋裏霄漢追攀謝客趨

聽族初歸

磊石森松小徑夷林花春曉尚非菲客來止水衣冠動
獨聽清風簫簫微午惜忘言魚有待月庭閒影屬猶飛

行藏自鑒淡尤哀他索齋嚴勝所疑

乙酉孟夏創設京察有以含沙見告者笑而識之

溪風一枕悅歸耕寂寂雲光片片明離向太容龍藥劑
試看秋水受丹青京華歌察新南極野哭汎關舊帝星

何物微官勞顧盼顧務鼎爰進蒼生

五言絕句 五十五首

國林雜興 二十四首 乙丑

余愛輞川詩愛朱平先得吾心也城隅雖無名勝生
則展卷暇則登眺良辰賞心何處無之隨意點翰卷
成小篇無復倫列名曰雜興云爾

未遊輞川界未見輞川圖三復輞川韻愁幸猶欲鶻
水南烟市輞水北鳴吹亂葦屋兩水間白雲只陣散
春雲行常緩春日氣常醇蘭芽與松節春到應懷新

同也惟須春和育之

庚子全書

庚子全書

今

曉晴曉霞光推窓竹葉藏俄見黃農天似昔樂者
平沙蕩無山萬室明於掌歸息養藏中依然裝空爽
花開古月靜影動新風同花影來風月依依立石臺
西照扶花仙嚴退車馬景落川漸幽漁舟猶共下
覆溪柳高碧栽來幾十年巷口遙相對靜盡風翻他
朝華海露降百卉盡嚴色紅庭奉天壤草覺亦相得
披衣養何事東屬刷垂藤朝照清天下浮猶遲日升
遲兼左右綠中夾進花厄客醉不知去恐驚勸主時
皎皎修竹弄清輝引文星空階一悄然月華與誰弄
酌客豈定期賞花不必名嚴竹光泉幾慙慙吟吟吟

水味鮮可擷新挑涉素瀟揀發開日恨葭萋隔舟香
長攜無心人同疏無雲月夜夜倚欄杆秋來愈高絕
泰石衆磊磊小峰中鬱然爲君浣几色試酌萬蒲泉
貯水茂木傍日斜殘暑變丹鷗亦愛陰三五浮波面
飯畢尋聲聲沿聲踏前清餘音杳微微擊磬人何所
砂表衆流滙洋洋千尺歸競渡波光搖翔鷗未能浴
人影列河湄石橋與城倚夕陽歸櫓希明月鎖流水
潮到肥梅急大星控中央與衆務結處回首印茫茫
烟蘿樓卽明風袖濃猶縹緲信步臨東阜于時野景合
葉葉歸帆穩悠悠度廣田羽飛乍明浸空翠方竟天
義亭全寄 卷六十一 詩九

荷笠歌相歡不言亦謫謫各風過春郊先聽漁夫採
山行

落葉已無數蒼木疎歷歷兩岸竹如初秋川涼且碧
觀北固山

小小江山蹟誰傳第一名英雄天下重偶語便真風
愁天池山家

欄水從雲色梨花遇月明相期話深夕童僮半帆橫
題臺二首

荏苒海棠樹飄飄從風側鮮花與白頭相忘偶相值
藍花覆芙蓉秋色雜蒼烟迢迢江上魚靠靠却邊翠

已早之得爲人變也
雪四首

山月色寒絕山風聲清微鷄鳴共登輿一壘月中雪
白雪聚人心寒流濯人腑雪東千萬山流過一二樓
同雲定天地素光攝無極雪中人往來共城轉然色
將雪天同冥雪後地同皎白玉九千里仙童無處掃
觀落葉

倒柳清川旁飛絮下迎上相迎及水面形影一何往
池上二首

小池多蓮花夜靜花香發涼氣入軒來不言坐高月
義亭全寄 卷六十一 詩九

楊柳遙歌微掛翠間促纖絳綺天半飛春潭絮無色
至家

家居久忘適西窓夕陽杲經年萬里歸始覺固林好
古意

蘭亭今不見風流橫可思茂林換新竹崇山如昔時
舟行

水落岸重直內外皆綠草十里若平鋪春風不能掃
至宿遷

黃河千古流萬艘此夕泊風驚雲影開波濤衆寂寞
夢

夢中聞笑言恍惚二人至悠悠復如何白雲或人意

獨立二首

庭前花欲放天上月將圓靜者當斯際相看莫以傳
既識生如寄方知惜寸陰未來難預擬今也作何心

有感二首

秋月徐徐照秋風淡淡吹故人一朝去形影再難期
相向舉摩特方悟生存通體解非真忘變樂尤不得

題義望壁八首

明月照四海涼風無古今耕桑相通從杯酒入長吟
世人愛春華君子貴秋實蓮花與蓮房香用還如一

義亭全書

卷六十

十一

初底風來清樹頂日來漢東西茂樹交野景隨早晚

野人對坐此笑言無傷無備無靈雨足樹樺解長動

猶子歌淪浪聊以自舒寫隔讀亦此意所重還淳者

晨起攜書至將夕仍攜歸參差十餘子長與師相依

晨至揖先生夕歸揖父母皆愛兼增歌樂事婆娑否

老農作宗長我亦老書生陶然深竹裏誰復世間舊

十樣錦

通體花光發庭羅五色雲更添紅日曉仙彩欲高兼

川上

清泉日相感體有濯纓心月出無人到湖氣出瀟琴

六言遠句十四首

北歸舟中

江風

日華杲杲杏紅露氣靈隨樣碧歌遊子今健還兼仙班
今逾失花謝花開如織

舊友耕知七八亭亭長畫身風波浪悠兮舟幾笑言刺

今酒空共起婆娑月中

萍露青天斷續草成露浪高低是處春風都好故園指

日誰迷少年含愁食糧

弱柳已堪作盡新蘆未歸歸曉且被纒今懷悠或何面

芳迢迢通雲恰是王喬

義亭全書

卷六十

十二

作客無功蕭索歸途有事安寧纓世英雄往矣新風姓

字流香停舟一雲南勝

難明日出晨隔人語聲老花樺偶樣機機是幾許長

年咸市明發又書何處

初出魚鯉可買呼來藕蔗頻歸舟子恐看兩脚行人笑

指雲尖晴帆一色翩翩

陰晴不定舟居寒暖條殊早晚惟我躬兮善調若家人

兮不遠一日六時三飯

解纜京華預數說云一月三千芳非靈意相聯海峽吾

座日消孤舟獨對悠然

且忘燕市肥輕不感滄江霜雪歸閉戶兮靜思子懷昔
兮多愧吾與子兮同業

閒居

病多老景易至盡從寒宵難寐進淡然兮世禁如寬散
兮風露復見少年襟致

偶成

梅花涼深宜多桃柳輕妍宜少試對孤梅百秋寄意何
嘗非好

野處

席線陰兮無暑曉夏寒皆有悅月欲出兮先來雲不掃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十三

夕自開

耳目孤清何物心身富貴陶然對白雲兮一酌他流水
兮當茲

七言絕句 三十首

丙辰秋日

秋日悠悠不可思峭山初失尚含疑幾同追省南遊事
劍閣清湘未是離

重貞篇 六首有引 辛酉

餘姚進士施君邦耀祖母吳二十二而寡五十餘歲
而喪子止存一孫以貞節撫而孤古未有也 經已

允桂矣爲之作歌且報書曰捧讀先貞悲慕俱動率
追絕句六首詞無文采意有餘真情仰探惟願恐動
李孫之涕爲罪也

人生最悲是無年空老貞慈欲問天未睹孤孫違昇日
拈括七十總凄然

姚江湖滿亦西同千載劉瓛待報來直至無劉方報至
但云日短未真哀

爲乞楓宸一片書丹誠跪捧泪盈船遲疑未盡傷心句
叠拜親境一紀餘

天鍊奇芳人奈何貞魂此日亦悲歌共知吾老添匍匐
幾亭全書 卷六十一 一四

十五年滿堂易過

燈膏欲斷入宵分恐死勢勢止就君何事復須尋大節
只依窮老是松筠

從此忠誠効滿床千秋有耳聽吳香紫閣風動追王母
猶得生前小小償

乙丑春季雨過聞第三兒寬辭世悲極香旂舍壁
上

漠漠迴興客幾千悲歌一訴盡清然但今稚子進門滿
吟落風雲慶已全

贈達贈友人 二首 乙丑

上林樹髮出春袍馬影婆娑月寂寥閑道轉爲寥別意
自今相對益魂銷

不期陌上旂征雅笑人晴雲遠照然回首十年成一瞬
人生幾度十年前

江行喜始霽

隔山霞氣射半華被盡高江十日陰楚道從前惟何處
昨應涼照各天深

舟行忽遇風又非止處

東風自欲違春開半被林樹放攔回試望人烟知夜泊
落江帆繫百重來

東風自欲違春開

半被林樹放攔回

試望人烟知夜泊

落江帆繫百重來

登有霧有雨

山廊水背映然晴日青乃在遠山近山不青左江而
右望第覺曉水有沉澁色而近山之青者勢又不能
映惟畫霧近山背青其影霧霧如百里外江光受之
上下莫分

龍龍霧氣半空殘恍恍天涯咫尺間却付風光與流水
並看青翠在江山

舟過河口寄淮安司理袁特丘

二首 丙子

天地咽喉倚大淮只今誰是攝川才袁安振袍孤巖雪
欲使長流倒覆迴

御聽帆鳴再月餘京雲濃薄影何如幾回雁翅催新底
盡妨齋清且著書

從軍行

風返花林煖亦涼閉門嘿嘿想征裝山川返進行難擅
不忍家人問戰場

長安包廂

一見珠樓意惻然首瞻山色掃瓊筵鼎鼐過報兼相戲
爭似清談省俸錢

喜愛幻生過齋

華影穿雲響水除道人連夕伴閑居秋來喜得天心月
華影穿雲響水除

道人連夕伴閑居

秋來喜得天心月

百尺樓中看書

遐思久矣偶遇林可任太史以其門人胡振振新
疏見示讀之心誠理切智深勇沉他勝必能奏

庸功者已而見其人喜歲四返

癸未

爲臣不易昔猶今况對股受歲轉深惟願太平乘早定

擊袍操作太平吟

雅歌旋帶幾登壇浴日餐霜事並難不飲雄心仗忠益

山西出將是東班

大遼欲對流邊沙忍放春風走看花離道猶芝水無種

還惟淨遠感豐芽

麟閣難來待苦忠
舊松古石驅英雄
師門轉見君恩重
管城鼓氣始論功

季春朔濟陽道始見楊花
四首 甲申南歸

二載春風旅館新
楊花望絕故關春
今朝始遇桃源路
猶有傳烽雜問津

鳳翽何天不自延
畫堂華翠暮烟高
敢云身在鸞龍表
冷看喃喃舊燕巢

暗塵鞭影逐風斜
輕花暮罷共看花
船把矛刀指同伴
亂說芳草又天涯

早起層陰鎖畫樓
誰將白羽翫天狼
日邊安敢長安近
長安金吾

聞吐霞光映此方

屏林 二首

洋洋清水清且深
所處靈骨無心柳
絲柳花夢華竹
微風入之吐清音

魚跡易飛塵葉去
魚跡易飛塵葉去
魚跡易飛塵葉去
雲影徜徉天地間

坐石上偶成

萬萬青松徹體香
清風一助助微涼
須臾明月穿林葉
相對疑爲帝子鄉

再至古原

若渡若淡幾桃花
相見相依柳放芽
盤鬱檜杉春更麗
千年日月照農家

甲申二月南建道上憶古原賦此四月下旬舟過其

處眺良流觀林木豈陶翁所云欣慨交心者千言粘
於壁

詩餘八首

江船遇雨 浪淘沙 庚戌

風急暮雲多濕還青
簾櫳猶自唱江歌
我辭半途山色捲起立婆娑
雙鳥暗驚波鳴向人和似從鄉國遠來過此地風清處是歸去如何

長安金吾

卷六十 詞

十風

武昌辭親 前庭芳 庚戌

春日趨庭天涯歸雁一書歡喜還量太平遭際那得時
南陽替舞楚風起
旌旆穿柳腰初花黃雙隼好羽毛生
就野渡輕帆起
登臺千里目過過去住兩地相望行
雲何處所夢還愁旁碧滿鶯發新樹芳樽近喜詩行藏
于今去江波不管風雨自到湘

江上值鄉人 風入松

滿江烟柳單屏寒
關市幾回看行舟間是鄉人語盡萍
踪相對如單昨夜夢差帆槽今朝起還江干 平生聞
客遊難非故愛盤桓東風偏自吳門發恨波濤掩映

珊瑚猶去故斷千里情誰先報平安

乙卯歲近重陽有客相過余自覺無風懷然賦此
寄意蓋不群之動也悲哉具故

秋色依依照綠池菊影春差客影參差天空露冷月中
時問道誰知應道誰知傳立清宵獨夢過疑爲情痴
不爲情痴花枝傍手暗香移何處尋思此處尋思

東阿道中

春風蕭蕭曉晨霞天接桃接山湧桃花綠楊隨步變橫
斜過過人家漏出人家鶯鶯鶯影照征沙忙碌天涯
閑浪天涯吳山雖遠亦驚節漸隔京華轉憶京華

農事全書

卷之十

二

屏林觀梅

耳聽年年盛有花道向梅花欄倚梅花顯行小映共乘
花靜對雙花側映單花夾觀松杉得素花雪色同花
月采如花香從寒實對先花村登瓊花人境天花

青徐道中

蕩蕩春田斷草色候候春女躬犁也欣遇春雨編
公私春事愁愁已風禁方霞春去燕巢光計春歸
年年春澤與天齊朝野春光同輝

道開河南有變

雲嶺駐荒城斷續綠鳴忽轉野陌離腸傾茅店茫茫青

過客如夢誰過憶昨奉恩行驚見人菊王公所羨
兵形曾與徵古今日事驚興難顯

雜句

四言

微香出樹深翠旋簷丹芝白石山肥水甘村小無丹
山幽其名斯江浙山其清而安日色爲雲雲色爲
水先彩著鮮變化不已雲坐月居寒泉晶晶環野
英英聞聞彼蛙浩浩我舟條條鴻鴈一別不見
人生極悲不見而別又如何其

五言古

農事全書

卷之十一

二

人身在平地眼界得起忽惟見月下雲不見雲上月
冬日靜亦長曝背道觀書無風涯以盡如過古人特
相顧惟古人相對惟吾子坐石夫何心倚竹亦偶爾
憂時及千秋爲樂忘明晨天清雲燦然花隱觀過者
白雲過松來林鶯以時鳴清陰樹遶樹歧道人問人
明月本空深清泉復洗之隔林時笑語耕秋明月
高鳥何所期迎風翔不動飯餘兩方響鳴鶴未已
盤在水草間蛙又鳴其下游歷非一時歸來宛在目
誰當念芳菲風落復何悲玄宮石室裏月落不知處
清氣且千山茫茫無高下閑窓不見雲素光獨人承

高語皎月下美髮春風前 簪席有居民此奉如前古
清澗給我水丹山供我火 鼓角或不信雞鳴置誤予
聞雞懷古人蟋蟀感良士 紗雞鳴戶內朔風天際高
秋月秋川裏漁父唱漁歌 花田酒盈綠 清風如有
色 迴風雲勢化 長清歲微淪 月光透深水 梅
船清秋水 思深更近無

七言古

安得人生再少年正應無欲期難老 圓圓月濟天河
寒點點微星爲恍惚 碎清籠日如蛛網前山又列松
重重 層林風動潮日色清寒如月增涼氣 浮雲千

集卷全書

卷六十

七

頃來何駛渡溪遊山勢中開一洞可如月入水陵
然傍懸際 兩中秋荻綠且蒼沿堤十里何茫茫傷分
小溪灣難測東初駛窮窮不得獲中偶出最高樹得與
雨連若渡霧指點霜楓色更丹隨風幾居屋中仙 土
沃何如瘠地要何如海俗豐何如奮士慈何如賈米薪
不外求誠難聊易給桃源不妨美世通隨意煮人早晚
入行 往往津情置不用笑我恒識非屢中枯棹水
足兩適來情慶亦謂勤農味 新水新山又新月 人
步斜陽影先到 笑語先傳又度林

五言律

得日祥生展開第一氣新 兩藏山氣悅雲連日華

日高宜得影天深益聞香 落日驚遊子春風感百花

池小偏春溫飛香只耳聞 落花盡開 色潤非紫露香

飛不待風 風定亦清香 隱隱簾中翠悠悠木東香

野平花作席天連樹疑山 明月醒歸夢枕曉時客居

霞氣朝餐涼林鳴夏聽寒 月光流不去轉影著人衣

晚影澄孤月紫英嫩九秋 自是栗貞氣非關家宴安

杳杳秋旻席悠悠世輕難 高峰與落葉推戶扇行雲

氣泉來東嶽難流涉大江 晚明帆透映汀橋舊環連

微度收帆易方將解纜 絲竹東山深池臺郭令佳

集卷全書 卷六十一 七

趙尉專搜栗田漢學富民 緯爲梅類孕和使百流餐

至德涉難見玄功何以歌 綠樹三千里哀吟一月間

涼風一古初 秋氣覆藤花 紅霞靜念鮮 芝英海

自甘

七言律

風光浩覽難秋拾士女勤勞且織耕 農桑作息嗚非

古賦歌烟雲宛似山 地勾起伏潮無力雲勤輕明畫

入神 水霧輕清欲自散雲籠表裏難分 綠島鳴

於綠葉中一般春色紫暗空 新春更人覆棹舞曾是

寶年晚曉餘 林花樹樹粉顏色都許春來鳥雀看

盤盤削華遠窺戶，剝剝尖峰屢應山。紗窗領個寒堤翠，竹榻疑同曉峰陰。風歸花下波紋綠，霧混山無草木藍。臨流竹蔭心如洗，夾岸松風世不庭。雲霞閃爍心光見，風雨清寥性地存。暮染盤盤曉原綠，性蘭窩香淨不爲人。丹梯幾几憑誰迤迤大地多奇無斧班，入山不見白雲環，山外看山盡幾灣。還山欲使功名滿，還會如盤當奈何。行春那畏桃花笑，早辨開心友白雲。來消於水水無跡，雲上之天長太清。已辨孤踪來許國，倘然得放是君恩。養雲飲露皆君德，方識山中宰相心。晉書：薛雲離召君一丘一壑策時艱。

集卷全書

卷六十一

二十三

鷓鴣飛舞原無意，問着雲波不音言。坐達密樹夜來影，人集皎遠互問津。昨宵彷彿靜遠君，到今日候操商。此情月黑不知人，色慘但着人影亦含悲。雲消月皎中天夜，映盡錢塘十萬家。古人未了今人事，一世長操百世心。典談遠事含音韻，風雅傳情啓治平。白雲意靜駐庭柯，鳥覺枝柔宿屢遙。天末何人掛一瓢，杜鵑初上洛陽橋。

六言

雨後雨聲不斷，雲邊雲色猶如。日甫上兮不雲，水既盡兮一水。鳥飛白盡無亭月，潮清無語歌。借問春

來新業六無明月，桃花。怪慘無人難指，眉雲野鶴能翻。

進呈制聯

泰交道比風雲會，進學心同日月光。位育全功派嶺獨，天人交動在思誠。目道御苑思農業，身處瓊官念草廬。百當分領大人事。

六部

六部

六部

六部

六部音稱清史司，道不遠人欲盡倫法堯舜。人能弘道必慎樹致中和。

中書科柱聯

王言存而建存希古人之補衮，臣心正則筆正幸天下之同文。

甲戌會館門聯

可樂肯兄弟請從史道見怡怡，相資者孝忠願藉同科傳濟濟。

庚辰仲夏將出都門題鴻壁聯

堯樹老舒肯得性
窓禽靜照半隨時

吳山全書

集卷一
詩文

二二七

因述學業保生

學業述

余於舉業既專且久。覺竿尺無窮。真與道通。題流窮源。中人之分。時因課子。拈數語壁上。亦以自提其耳焉。目前延緩。日暫且無害。豈知日復一日。俟歲歲年。若數發憤之人。其功夫須即日振作。浮游法獵。日不為無益。豈知本領未通。毫無用處。若能得復之人。其心志須即日精專。延緩浮游。二十前尚是。看二十復經成。

共

卷六十一

學業述

性成性則難挽矣。一生廢棄。可勝悔。精研設。無微弗敗。精神聚。無經弗成。故不特要勞飽食。如一日之內。既讀經。又欲翻史。又欲觀世業小品。又欲作時藝。頭頭法獵。色色粗疎。此亦精為。也。後生習某經。且熟玩某經。看某業。且專心某業。不必以學不傳才不高自愧。但去浮去雜。其成立當在高才博學者之前。異日讀一書。必得一書之功。為一事。必奏一事之功。恃才犯。將貽微。倪才短而效。是少壯空努力也。與無所用心者同歸。在家息。有宜有不宜。有益有不益。凡人性情。靜而動。

若為上智。果而情者。為下愚。一切中人。則皆通乘於勤。經學於靜。若性不耐飽。坐之一室。其精力自有所用。則禁足為宜。若性原忿怒。全賴警策鼓舞。倘然齋房。徑會度日。則息關未必有益。飽之須得良士夾持。良士無他。只是飽於讀書。勤於讀書。作文耳。得二三人。相與閉門唱。日新不腐。厘澤之悅。不可言食。雖有飽飽之性。亦當油然而興。

早成者。大都一頓發憤。晚成者。大都分析用功。人自十六七。頗得英慧時。每錄正氣。是氣正解。與觀動作。當如麻。大約三數。可登作者之堂。靜見士人。常罕優游。臨揚數月。方自樂業。迨不。及。便後游。說。又仍故。如是者數科。計多徐。為半竿。多。二三數。勤。矣。只因不併在一時。終於不。不。一頓。暫用。愚。智。天。見。少。年。心。不。涉。學。專。功。愛。其。而。解。法。俗。者。獵。入。日。法。俗。而。日。起。學。者。益。揚。美。人。勢。倍。功。半。必。然。之。靜。學。後。事。書。悔。今。業。情。賦。汗。汗。是。是。失。其。調。也。飽。食。徐。行。凡。馬。馬。旬。而。得。事。之。郊。決。矣。御。之。善。凡。駕。可。以。致。遠。不。熱。上。歸。成。周。焉。夫。善。御。豈。得。以。法。哉。有。愛。其。馬。而。惟。恐。傷。之。心。王。良。通。父。恐。情。馬。者。也。希。臣。王。佐。恐。傷。民。者。也。明。師。之。書。

粗者漫然下筆謬誤甚多。後時

恩。恩未必送。送亦已晚。誠貴有看書之說。青席看送。未嘗親。終屬彷彿。口手無殊。予所以復存心得之說。心得。則道藝不分。我也。古人也。題至也。未至也。筆下也。未下也。一也。大道一實。何乘輕言。但候隨一題。覺生平實有豁然。則此文必大快。故事業可以落身。可以見道。日如是。席文不須復致思耶。日曉。臨正平時。精微在臨事。所關懷而後讀。正傷其太竭。盡

秋夢全書
卷六十一
月夜

其曲折。凡事明勝暗。隨勝愈。置勝勝。操勝。

不說極害功程。凡年少喜談之人。都是浮浪不操金無一點爲己意思。今汝輩讀書。除飲食之暇。散坐坐。輕將疑義各相質證。餘暇則各安几席。以靜觀爲要。以點想爲功。作文之日。俟文盡成。方可立觀。若免厲者。急急揭往示人。則未成者。氣散而意亂。字日凌弱。古。還有疑親疑字。特實一小局。隨時試展。親事相對。一一審考。既明了者。隨即勾去。餘俟多閒展讀之。未乘便諸教。如此。則實實擴充恐益。止相環問讀者。實裨矣。

文最妙。惟二種亦出於記心。勝天機所至。深心者恒也。

天。搗。皆。偶。也。才。高。而。心。專。功。藝。時。或。餘。之。一。氣。呵。成。

無容點竄妙禪青局容言遺誤具在其內百念不能

及此日既透至明日未必然此題既早易一隨奉必

默故曰天也。若華讀則與業心通。苟且則與天機具。

其原皆起於自恃。有自恃之見。與文未存能至燭也。

心文心。爲二

之自易。且常主善。使主善。其于善見者。

生其肯一以事我乎。是以爲然也。此則古之所謂

生其精一以遊。成奎一以新食。龍鼎中尤景金鼎所。

以熱微落筆仍須用力是神無假天機自喜有力

卷六十一

題每晚一文。唯須新趣。匪夷所思。出人意外。亦出吾

意外。筆筆端無復變幻鬼看。日異月不同。空靈對照。

積。只與近來相似。卽奪也。亦熟也。又日精之義。正爲

此大藥一掃俱指上達無病皆因龍曉未嘗一起放

第 4 卷

文苑英華卷之六十五

力也。若風波之激。則激擊之變。生於使之道。動事於

牙也。未審前之始。前步色之。注。前色。以是事。是之。

好也。復生。到其功。猶復居其功。

人章商奇玄妙心所著成得之商奇之正得也錄於才

高若玄妙亦可用心得者何哉

悟過人。雖終日懸。而應酬。雖其別精要之文。非心靜必不能到。心包才。才不包心。靜必高。高未必靜。總以好學爲貴。

大雅二字。自是立言作文正論。所謂廟廊氣象。君子風度。非謂文章貴依也。正論微規。豈在粗聲。譬如子。事尊者。偶問數人。同對出。所後之口。必將直陳本色。入耳難堪。由文士之口。自然修飾而近文。類有違之。更當深掩而合道。時義亦云。

光景盡出。

讀之惟恐甚重。

各妙於用。像長矣。

凡鍊詞着色。深然後華。天影彩雲是也。每後風。露中晨花是也。運轉輕。然後有力。壯士舞集是也。若積而得華。稿而得麗。重且運。漸而稱力者。重無是物。則知無是文。

工文者。千篇千樣。莫有重者。豈有心故規。或隨筆。各肖此物。則形自各殊。凡製重複者。皆不肖其本體。故也。千人千面。良工圖之。儼然仍爲千人。使袖手。之。則其胸中筆下。先有靜本。其共人多不自。而圖與圖。偏多相類矣。然命題應制。題止一耳。千百其文。各自已。設同。歸合格。又何故。行任坐臥。儼然則殊。同此。

人也。朝。廟。陳。室。威。儀。則。殊。同。此。人。也。喜。樂。憂。思。意。氣。則。殊。同。此。人。也。童。子。五。十。三。處。而。目。神。不。變。韓。幹。畫。馬。累。百。而。縱。橫。別。衆。者。山。者。或。橫。武。側。峰。嶺。遠。處。任。所。見。爲。之。但。肖。一。端。即。堪。命。中。云。爾。

古。取。粹。今。取。異。古。取。清。今。取。醇。古。取。七。篇。相。稱。今。取。肯。篇。得。力。此。五。十。年。來。之。大。較。也。贊。古。人。之。法。重。在。受。用。其。敏。恐。七。作。尋。常。據。今。人。之。意。重。在。新。穎。其。敏。恐。強。弩。之。末。總。之。風。昔。學。問。有。一。爾。微。廟。橫。神。則。七。篇。中。何。篇。肯。苟。且。一。篇。中。何。處。肯。往。來。習。慣。成。自。鍊。雖。使。得。意。疾。書。自。然。首。見。通。樣。未。嘗。費。力。古。今。之。目。重。

長。事。全。書。

卷。五。十。一。雜。錄。

旅。當。兼。利。而。無。鍊。尼。人。作。文。至。總。尾。處。草。事。下。一。二。語。者。無。得。篇。不。全。受。用。不。長。如。許。同。安。蓋。未。能。免。過。有。高。才。之。士。犯。此。病。者。往往。不。覺。且。多。天。弄。亦。四。體。之。動。也。一。篇。將。終。已。不。耐。類。況。故。金。卷。貫。樣。乎。尾。遊。其。生。平。讀。書。細。心。體。認。乎。況。望。其。破。種。作。事。從。容。其。密。乎。沈。落。不。發。發。不。亦。長。自。無。足。惟。戒。之。戒。之。文章。知。已。不。專。在。蘊。藉。得。意。處。偶。有。未。嫌。或。吾。所。不。覺。或。豈。而。未。能。改。或。吾。所。假。面。未。決。其。人。故。洞。曉。之。點。破。之。喜。悅。尤。深。讀。病。既。迷。便。得。故。法。與。錯。案。較。屬。而。獲。珠。玉。是。故。真。知。文。者。不。專。贊。其。能。文。者。不。以。人。之。

善贊焉知。通人心必虛。不虛。不虛也。庸人心必僞。不能不僞也。

文章真貴得力。固須多敏。尤在改若。自非至精至到。安能日日神來。篇篇稱意。若隨手丟過。空費此日心力矣。明眼批抹。隨即改作。工而後已。或遇遇情未微。技力已窮。則不可強索。致損心氣。若且放過。使日勤藝長進。自有豁然解悟時。或拾短採長。或遇新造作。荆山玉爲質。現瑤刀刻畫。造化在手。又是一番樂處。齊向來技窮苦索之日。意興迥然。此是就一題中。可驗前後之消長。非多作勤改。不知其味。

文法全書

卷六十一 類經

廟場不須作文。有二種。一是野文。深精流。胸中廣然。無物。善之愈靜。山之愈神。了凡先生親見其辛未廟場。默坐兩月。入場試筆。壓倒萬人。大則多敏。勤改。平昔工夫已到。臨得十計日。只須養氣凝神。隨所喜好。或按玩已文。或賦詠舊題。但令氣不浮越。即是吉徵。若後生工夫未熟。精力正盛。難拘此例。廟場只應真平日一樣用功。所不同者。惟不宵揀苦難過。精力過作。既傷心力。反害文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此是最忌。蓋數日之內。難求進步。何必研精苦思。只須活共筆。澀共心氣。爾而年少功淺。靜坐休慮之。使心無

著落。反生妄想。不如隨處拈題。溫風佳節。二事覺有安頓倚靠處。若素不用功。此時恐亦不解。義亦不得。少年亦不得。宿名亦不得。本動自來。何法可治。諺曰。實病無良傷。

文章遇合。真有神機。此日與酬才滿。外人曾誤。不啻遭逢。此日後益興。且外人稱賞。不免淹落。蓋外人以意爲目。常以成心失之。揚中以目爲意。適與作着自驅之神。着通手或聞耳。至於此日意興。何以分虛實。文換何以外靈滯。則天行乎其間。不可與也。然手日功夫綿密。廟場心氣奮聚。風簷下筆。綽手有動。若揚前

文法全書

卷六十一 類經

浮昏懶散。或喜交遊。或尋花柳。或時使馳驟。其自負高明者。或應酬雜著。總之氣奔心散。入廟試筆。妄希神到。豈知心靈先開。物莫助靈。故不可爲者。此日也。不可爲而可爲。以平日落此日也。文之最妙者。心忽然而動。文忽然而成。非吾所能至也。願者造不深。不熟。此忽然而發。奚想來。是不能至者。吾實主之。疑心不驗。安知事變若何。惟隨處隨妙。邪平日義精仁熟。實共瞻。則不自覺也。好文之忽然而就。當其時。亦不知所以然而然。此必遇之機也。若苦心結藝。才竭文工。將有天怒者。賜其上。

願下作文。欲觀中意。妄想不使。天機超。一氣呵成。職此之故。揚中作文。欲觀中。心氣不。力量自足。以其翕聚。而加從容。群英俱備。觀此之故。若願下放。則遊思妄想。從而間之。揚中意思。則力量必大減。減三之一。猶足競逐。減三之二。自如揚幸矣。下筆天機。明明可信。

有田子弟試。語不休。予問。弗善也。客問其故。曰。試不利者。文端也。文端者。手背不憤不專。不恒不虛之故。於試日。何尤。觀試。而不樂。見之晚矣。死迫其。而。向來何為。此時方樂。為父兄者。但少俟。

集萃全書

卷六十一

藝苑

九

遊。專秋。子。弟。習。見。有。風。自。然。向。上。善。有。未。驗。從。容。浸。漬。使。其。志。趣。常。端。藝。文。常。進。至。於。試。則。工。力。之。驗。於。一。日。者。也。譬如。動。農。耘。新。本。在。春。農。特。田。晚。於。秋。到。觀。成。耳。其。常。則。猶。農。禾。肥。憤。農。禾。瘠。其。變。則。動。或。獲。情。或。獲。饒。可。執。此。分。復。南。耶。子。弟。樂。識。好。學。其。試。工。固。可。喜。如。特。饒。然。情。而。作。得。觀。在。生。平。工。而。或。失。何。妨。再。舉。作。得。宜。加。以。勉。勵。或。失。宜。慰。以。和。言。感。憤。識。何。甚。不。情。也。又。無。益。也。何。如。慰。藉。興。起。輕。效。可。期。識。是。追。為。賢。父。兄。體。是。意。為。賢。子。弟。

舉業大忌有三。服商乎生。百不售。一。尋。實。安。伴。百不

售。一。苟。且。觀。作。百不售。一。手。生。者。懶。作。之。人。也。妄。作。者。不。知。其。苦。不。解。模。倣。之。人。也。輕。作。者。自。謂。出。其。批。執。足。以。彈。斥。風。雲。者。也。揚。中。所。視。只。憑。筆。底。手。腕。輕。競。吾。風。背。腹。界。高。虛。從。何。出。現。至。若。題。憤。文。境。秋。毫。未。知。實。實。其。行。翻。而。自。喜。斯。為。下。流。周。無。足。論。惟。輕。作。之。士。或。實。實。其。才。但。以。奪。於。旁。嗜。苦。於。研。思。欲。以。緒。餘。姑。了。舉。業。之。情。虛。知。舉。業。何。善。英。才。深。造。亦。爾。其。底。安。學。以。緒。餘。了。之。粗。心。而。得。至。情。之。理。涉。獵。而。成。信。手。之。姑。則。是。不。揚。而。存。舍。而。不。亡。理。不。斷。心。文。不。關。理。進。自。蒙。以。虛。虛。腹。不。究。其。半。實。然。天。尤。人。何。

集萃全書

卷六十一

藝苑

十

嗟。足。矣。故。有。幸。售。之。漢。子。有。廣。識。之。高。生。管。律。不。特。不。察。之。行。管。猶。堪。對。人。大。徹。大。悟。之。空。談。鄭。事。必。敗。知。行。並。進。才。善。俱。到。而。不。善。則。萬。萬。無。有。曰。如。命。何。曰。候。至。而。文。妙。此。命。之。猶。人。事。而。見。者。衆。時。矣。之。十。得。八。九。縱。失。一。二。但。不。棄。懈。亦。亦。得。之。是。氣。力。妨。善。進。其。命。必。通。意。沮。心。分。其。命。必。廢。經。義。之。設。非。取。文。藻。正。秋。觀。人。經。生。家。日。日。稱。管。其。出。乎。者。已。成。習。心。然。習。心。之。外。實。無。本。心。試。觀。學。作。好。勝。之。人。強。言。道。氣。而。客。道。終。其。其。餘。鄙。陋。者。強。言。高。明。浮。游。者。強。言。故。飲。使。彼。有。強。言。直。方。意。味。不。親。道。

尾不實。自命文人之端。不知已披肺腑而觀人矣。此大章可以辨品。附灼無題。又有量辨人善惡者。識辨人善惡者。能辨人善惡者。先正往後符券若神。然兩言捏共要。曰觀德以意。觀福以氣。

識見可借。力量不可借。如某題某解。悟者獨得。而聞者共竊之。觀者不知為竊也。竊其解矣。而臨文下筆。猶神變化。借從百千。是力量不可借也。所以解高而文劣。明駁弗收。解常而文優。明駁弗棄。向者薛方山督學浙中。旁命一題。必至一報。士子觀其德。是科榜出。其優等得雋者起少。以名公而貴。夫士之望。豈有

成心。則掩其目力。重假識見。則失其才權也。先大夫嘗述一事云。萬曆丙戌。一舉子兼擅詩名。題事親為大題未就。見時舍各經一友文。但錄之二卷。道上王文。肅取襲此。其評云。以子之才。自足一神千里。而孟美竟同書湯七號。何也。其人偶偶而卒。苟且盜襲。自非今譽。然他人必兩卷並磨。而文肅辨其美為自撰。孰為襲人。非慧較能之乎。文同且然。况於儔朋其解。以較薛公。何啻雲泥。

大家雄才。見清尖澆宕之文。欣慕嘉賞。隨其成就。雲不曲救。小才小識。見大方。則曰少尖側也。見雄才厚力。

則曰少疎散。觀逸之致也。譬如觀人晏。千不滿仲尼。仲尼里不非黨人。深取吳千。盡才。文章才德。號非一機。多非人者。以已格人者也。多取人者。以已收人者也。格人者似高。收人者真明。

老杜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譬如文者。惟能自信云爾。世有耳食之夫。心迷眼眩。惟遣是借。惟名是徇。其或一子一文。而乍新乍概。感銷之所以見使於張半也。今汝章觀文。勿先據其何人。只就文虛心審察。掩其萬好麗處。方於自己去取。有進大振實實記。語塞心者多了。了簡閱。事心不少。我無其識。其辨衆

文不遠衆。文章亦不長。此內外交養之法也。但不為浮氣所汨。不為時習所陷。則文中何嘗無性識語。要在能氣。擇取之耳。樂云。舉輕不足觀。則筆下日枯。取底日欣。氣然假心掩者。其受病似高。其解遠。識往。有巨五人。孟子歷敘。隱見譽。而盡其妙。首句句便。益掌火。至禹禪九河。后稷教民稼穡。不假帶使字。假非神司徒。乃復以夏字結之。終止四臣耳。中間兩落。卑陶。因許行事。以愛民屬民為言。故明刑一事。姑且不及。但舉教養之勤。至總應憂處。則云舜以不得禹。事為已憂。禹問五臣之首。而事乃群聖之宗也。文情

之妙如此。

作史者動則可傳。史記之傳最盛。動極也。文情動。始能動讀者之情。班固文之。以其最而動也。三國志又大之。以其簡而動也。鮑晉以下相聞焉。作史寧不審。無不史。寧文采不麗。鮑晉不動。孔子曰。古之無文。行之不遠。文非鮑之謂也。風行水上。浪至文存焉。文止在動處耳。時藝亦然。專以機智生動時貴。動則不復論。遑暇。多亦動人。少非動人。鮑則不惟論者色。漢亦動人。漢亦動人。動則不復論。遑暇。漢亦動人。漢亦動人。分量不同。同歸可喜。嘗題一聯於書室云。月出雲端。

吳郡金書

卷六十一

十

十

懷復開。一握爲鮑。風行水上。文章好。鮑之所思。文自古而今。皆後世作者。永勝前人之所賦也。周而秦。西京而東。當其相去未遠。當日求新以掩古。量以古不可幾。退處不高不古之地。故動意爭新。退得不古。相去漸遠。乃復基以爲古而基之。故求勝而不加者。後世之文人也。惟昌黎歐陽。兼文之能。故求勝而盡勝。韓歐蘇。班固曰。大蘇才勝於韓歐。文不韓過也。蘇密中。卷舒古今無兩。然韓碑歐史。蘇亦不敢盛。韓歐著文。不與常人。先之以思慮。而才足以發之。蘇心不欺。思。

手不停磨。直舒典才。而鮑處後。適有至精至奇之。皆不以沉思得之。故其才獨麗。

余州敘事之史第一。喻韓歐。幾在焉。奏議次之。策論序。雜文又次之。詠歌非所長也。以其胎骨不起。風韻不高。空同則異量。骨觀脫俗。色包藝工。當其拔趨之道。太謹。詩尤甚。句句有來歷。字字有出典。鮑得似向杜。挺挺特選。

使事不可解。無爲有。復字可以自我作古。凡有出謂之典雅。無出謂之白佛。然古人之典雅。其初亦自白佛來。但作者精於義理。因三才之情而使之。非若謀人。

吳郡金書

卷六十一

十

十

之筆合也。尼落筆能文。必時中有鮑發不染之趣。筆機來迫身。不以繩縛也。功名短。不以脫溺也。或涉於狂。故蘇曼而蕭麗意。蘇自不深。若沉無世當。雖有高才。難將消沒。惟世情俗趣。與文章量不相投。古人如李杜。蘇情天趣不投者。今人小小有文心。亦無不盛。多當者前詩。負復者情詩。懷異氣合而傳甚正。則理在其中矣。賦物而著實。遠事而事明。是詩之無也。詩步官理。將以何者爲理耶。詩之用。典文具。詩賦令人風。韓而自舒。又人耳而麗。

直達透曉，無足思難。夫詩之本，要說聯感思而觀會，傷詩之趣，惟則聯起處，景事透會，自然得之。

李子辭謝詩。取泰時明月一事，升唐起，甚賞。蓋凡出塞從軍，都寫閨情哀怨。此獨迴思良將，神情在無可哀感之前，可以警君相，可以感聽觀，所謂透感透神，無復聲色香味，真得尼雅之遺者也。

保生選

長子探慈者而久，遠近醫者至，各有所長，余與之辨心，悉訂竟以得竟，因擇其立論之微，診脈之機，方法之巧者，存之。又舉千日以來，所帖養生防疾，勸說聲，惟

與事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十五

食味諸條，為藥而附之，使多病之人，時時省覽，可以少病。少病之人，觸目警心，亦有益也。每篇一寫，記要人飲食起居，動中天則，而其中俱養身之理，具存。雖雖清明，強固，防於未然，無所不至。兄於雜醫，疾病親為調治，費如許勞心焦思，而莫忘之子，愚固長王，深有感焉。歲乙卯，先人病背疽，時余未嘗離離方者，凡疽初起，只一艾火，可說其根，而辨醫莫知，竟不救。後其說既宣，邑人足病者，投以艾火，十愈八九。余用是恨恨無極。又七年而吾弟病，則以吾兄初亡年，高遺哀，不能進食，明醫調治莫手，非若先公之失，弟

也。越子病於今，而不能起，父病於昔，其必念哉。其必言哉。人子而不早完心醫，言辭無沒世之憾也。夫

已巳五月，進鎮江醫者，強承說病，索曰：丁味生人，稟薄而性燥，素有心腎不交之疾，傷勞遠，雖黑丁卯，不遺精之病，大作，說以警寒漸氣，由如劇者，作時止，服食漸減，形瘁骨弱，大便難施，其色漸黑，戊辰八月，根遂不下，今則肌肉愈瘦，雖食亦減，子微必倦而睡，夜則惺然，總十夜中，亦有三四夜，瞋目更餘，但不罷熱，目前景翳者，惟進飲食，為然一義，而所屬如有物路之，腹則空虛，上則病悶，每食少許，輒停食不肯

與事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十六

下，隔六七時，疾受呼，感之氣，亦根而不繼，以弱因虛，致驚，則服人參必者，腹以寫利疾，蓄血，用思快之，病又全無功，大便比昔年稍順，色亦漸黃，然下雖逆，上肯否塞，上下不投，相病，殊不可辨也。又疾來時，即今仲夏，熱極重，大約此病，本起於心，腎不交，今漸變感，所望治者，有因端，一日，聲音雖輕而不變，二日身不熱，三日口不潤，四日面色白而不赤，不黑，手足病臥，經歲者，高年十說一二，少年十起六七，無他，其共說子畢，竟費方長之候，病瘡不重，尚多挽回，半以來，每日僅調餅二盞，或終日不食，旁人

病重。未必非藥薄也。

張以五月初八至。卽夕及明晨。連診二次。論曰。其子久病。以太寒衝陽。肝決其死。生今六部無陰。而大寒儲陽有根。必不死之脈也。其症名爲下脫。及陽氣上經。陰氣不得上交於陽。則爲下脫。陰虛漏氣是也。陰便下絕。陽氣不得下交於陰。則爲上脫。耳中出氣是也。方家以失血之症。爲儲經妄行。而不知氣虛亦有儲經妄行者。蓋腎納氣。然虛寒則腎氣不說自藥。錯行而妄漏。經云。醉飽入房。五脫反覆。五臟傳位。衆有反覆之理。正謂其氣難見也。今未能提其德。復使

疑在且暮。然雖胸至今。或者元德難存。儲經垣上池之流起之也。起之之道。必在舒其胸膈之鬱。錯而舒鬱門路。從何而入。須扁鵲之手。胡人鬼之關。又胸者。自云。我懷仲春家。大腸氣數不榮。道覺胸疑痞悶。鬱因過防。每症日飲實便不休。大便稍補新順。此非其順。乃氣虛而下脫也。近來但大便後。卽覺腹中虛提。而胸膈分毫。不寬。若大便胸下甚。則鬱閉病同愈。甚。今醫治法。不在疎其上部。或須補其下焦。下焦漸實。則上部必漸鬆。又他醫一說云。因症者素畏鼻。最甚。欲清滋之藥太多。況臥牀半年。全不運錯。胸中

縣一錢烏藥一錢香附一錢說縣入韭汁二匙。右方疏鬱爲主。而升降互用。其育順精。原一二十。雖不大效。然視向之張一葉。增一病。則增藥矣。六月。初旬。張公別余。臨別。謂云。我去依。單勿藥。藥不可。投。若再臨陰。必致變症。勿藥而得。不遇。越日。禮。處。當手。善也。乃停藥。弟張。秋七月。余復因其疎。謂太。謂之。推廣。道。變。自。處。有。九。用。人。參。六。錢。真。牛。黃。一。錢。乾。說。天。壽。生。白。礬。砂。一。錢。貝。母。三。錢。橘。紅。一。錢。醋。香。附。一。錢。橘。復。三。錢。松。葉。二。錢。薄。詩。藥。三。分。薑。烏。梅。肉。二。錢。藥。膏。知。竹。飽。鬱。爲。九。

鬱經。以胸膈不止。爲則氣麻。氣真於下。腸道結於上。故飲食難化。而成鬱結痞悶之症。今用飽。宜。死。通。鬱滯。不宜誤用滋陰。宜有便有降。合成經通。不宜專。用順氣。若認此爲陰虧之虛。道謂虛勞不受。精者不。治。則大誤也。陰虛生內熱。豈有陰分大虛。臥牀十年。有半。而不。腎骨蒸潮。盡者乎。滋陰之藥。不便無功。且。於。胸。膈。進。飲食。有大礙。今氣位。胸。膈。間。日。完。一。日。氣。日。增。一。日。則。陰。不。補。而。自。補。矣。起。色。可。橘。日。而。待。余。太。爲。之。欣。慰。當。刺。用。橘。紅。半。夏。夏。地。牛。黃。茯。苓。一。錢。豚。子。二。錢。生。升。麻。八。分。生。柴。胡。一。錢。山。查。二。錢。五。般。

鈔九一錢

論曰胸中結塊原起於午食後即臥用膏化丸使腹中常有藥氣流通脾胃之間彼胸欲結藥往疏之新結不增舊結漸解臥時成病亦治以臥時且病在腹上不用湯之蕩滌丸之沉下而用膏化徐徐沁入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服六七十丸後胸間漸寬腎家純氣盛之症漸秋恐逾胸以秋金主降也不知肺至氣氣得其令則降者自降升者自升各得本職非謂有降而無升也能使清升胸降則氣盛之病正宜愈於秋源至八月因誤服下劑急去膠麻數升若爽

其平金書

卷六十一

二十

力調到元氣漸同邪無所容而乘勢自下也然氣弱形羸長臥不起如故冬底醫底又防恐寒本秋脾病轉劇余曰無憂凡脾受肝熱則長木氣乘便命乃無困非脾弱也冬氣閉塞脾因所長幸喜及恐亦藉寒氣以疏通之已而食果稍增風亦漸靜五臟之氣變化如此第純生赴之常幾何而不復人

庚午夏四月張公復至曰膠麻去病本塊矣骨蒸不除自行立者濕氣留伏脾經故也彼以木貴用白朮一筋若木四兩作膏服之未終藥立起探初病即患大便秘結醫家令用豬膽人大黃等藥

為導初用甚快利井上鄰蘭火亦覺論慮至戊辰

春將百日矣無復效以腸氣與氣相害也至六月初則愈導愈秘即大便秘行亦努力倍常如此者又半月于忽思甜糜至苦服之物苦疏偏燥而大黃之迅傷腸氣自上下而下誤傷胃自下而上調不能傷腸氣使與導非結相連人不取苦服大黃而全又用豬導補以膽汁皂角刺削正氣彼謂脂膏求潤而無燥求通而無室本清火而火以稀結爾燥及今不止皆將無窮蓋五燥六脛各有脂液大便調暢余謂大腸之滋潤能自傳送未有謂其自行之麻論備

其平金書

卷六十一

二十

藥以咸潤者也乃定一法仍用豬導將原升食鹽入蜜同溫水漬之不加藥單用豬導勢三日一用則大便必來月餘後不幾努力矣蓋蜜性溫味甘能潤又溫則能解除大熱正與原升汁大黃之苦燥相反而效亦結殊寒水非借脂導之法勢無由入肛門借其邪郭易其中藏亦一時之權巧也

附男探再生述曰吾親以戊戌春暮兩通于時臥病五月輿行踪甫定即痛起心醫藥日夕與高果哉探見心謂君論誤真一七有靈而本可得五月初枯蕪柯生至柯大言人也吾親乍聞其論不勝

幾亭全集

卷六十一
保國生

117-11

其兩夜。猶就子臥榻前。起而論病處方。夜夜必談。及治早劫。乃自研四書。稍悟。嘆曰。看商人之書。猶勝見保人之面。始減昔來。用甘寒。以滋金生水。又以芍藥甘坤紅麴等味。補養脾陰。使晨間痰苦。牛餘酌方藥。自夏徂秋。吾親渾厥心精。病軀亦幸少延。時臥病寅生堂。母親日夕在側。父親時往來。於書樓室。閒食庚弄影。漸勝諸愆。時課名花。勝玩具。以娛子。或讀。聖明廟稿。草茅詩。以悅子。或推詳通度。解說筌蹄。以慰子。或當子靜臥。則與母親閒語。家中諸務。微聲緩步。漸痊始怡。子聞從

吳承全替

卷六十一

幸

就觸見。觸見已定。又觸之鬼神。決之蓍兆。上思祖之魄。下思係子之生。靡棄忘失。其謂所舉。蓋一載而祖父始得改竄。又一載而祖母亦獲安所。產形勞神。三歲一月。至惟數說。憶已染病重時。醫家藥多沉吟。子亦自分不死。而吾輕舉性脫然。詳人事。終天命。信子決不死。雖通明徹通人。亦苦至。至愛大仁。有以至持養餘於氣數之先。故能處至險。履群疑。而泰然保轉念也。於時辨証論治外。專以還華爲扶危之助。夏四月。決計還親。柳中水盈尺。二而子遂有青蛇來救之夢。舉君。吳已生人。其時則已年已月也。噫。獨說自祖避避肉。病舉漸有起色。仲夏。觀江親承派至。始歸破病原。提出治法。今去滋補。至融利宣通。吾輕又推度其意。親喻化先服之。凡一月而脈氣漸清。仲夜偶醫藥得。下以沉香光。而膠寒頓動。病驟頓佳。良以三月來。氣氣驟解之氣。早已沁徹於肺腑之間。所以保師一人。歸捲長舉。數載歸結。一輕盡脫。人見成功之易。不知定計之先。觀此而天下不意之功。非望之親。孰非是成人爲藥曲筭之病貽乎。庚午春夏。沉病始漸大就愈。顧行立補來筮自如。至五月下旬。始說庚

拉拔羈縻獨立出入虛戶之間仰拜雙親恍如前世嗚呼悲哉三年中凡有悔悟每吐意於吾親應子委曲詳記暢所欲言而吾親述諸日微玄言如肩子亦身心輕快感天地父母再生之恩思欲仰効且夕謂慈何善樂聞理義之言吾親每為師事明理迎復喻道或言天人感應之理或言造化陰陽之秘或述山川風景及與名賢答問之語或言古今治亂及褒禘天子之尊俾子既入耳而會心復忘言而興志暢讀日久心腹吾肩不覺稍變入謂吾得力於大病而不知實吾親啓腹引誘之功

也嗟子既然思以起吾病復復言以開吾心使吾日履康寧而悠然有性復之樂雖思有犯相親細想三年中顧復思深何方可報痛苦重重慈親食不甘味寢不安康展昏周旋冬月承潤侵肌雪風泊面夏則蚊蟲吮血愁痛勿擇和藥不腹得着不肩呼號頻得睡思展斷長在不眠隔榻相慰未及黎明披衣束帶臨床問疾種種痛苦我身受之親心受之者感心酸恨難身代康拂既畢入理家或身有時難命常在我思親痛子呼吸相依分種既早來我康前且憂且喜音語日間容顏乍接母

慰子安子篤母拜起闕以顯相估以心食復易睡早食停聽入笑語時思精道親於是刻刻相依康臨暑炎蒸未嘗腹去初夏之受乍來昨夜天氣無常病無莫辨過誤防寒過溫功火溫京能中伊誰之力晚不嗜臥微機即醒一醒便不復睡於是掩門行步登床詳帶晚抱謹凜道响不聞皆吾樂精神建悉周密而後病樂有停以免意外之驚也時或抱病不以告子展昏種視展力支持子亦將莫能覺嗟子伏枕以來估特思勸與日俱微與病俱添至已已秋夕以憂悴成疾始而傷體而瘵

又親而病變夜呻吟過身痛楚二十餘晝夜不進飲食沉重異常時余抱病在床性不能獨侍左右惴惴悲傷入夢多驚靜思展泣我有異種就累親有病猶相自炎釋於我日夜周旋我於親始終坐視痛恨如何設有不孝諒難獨生寧而微天志至中秋漸有生機樂氣稍舒藥力漸驗漸延至冬始能履地嗚呼萬子痛苦誰實胎之念之痛念敢忘自愛今幸母子俱健洵是千載一時奇緣保生以慰起心善身立德以親親思嘗陰之志受日之誠與健福貝永矢勿觀

庚午八月十三日

艾功記曰。數十年癩疾。藥餌不能攻。其在經絡筋骨者。宜用針。其在臟腑腸胃者。宜用灸。灸之利害。余嘗嘗之。余二十時。得痰厥頭痛。昏聩。喉嚨痰涎。腹水。嘔必數次。痛苦異常。少年時。醫者希少。既醫而止。旋即能食。迨三十四五來。發日益頻。止後。如久病者。朝飯調扶一二日。乃復。此胃氣漸衰。病根漸深之驗也。炎寒中。脫十一壯。更欲灸重。二穴。而庸醫不識。責謂將有勝於豐盛。遂亦灸五壯。七日後。吐紫血。逾二三日。痛止。又七日。痰中復帶血。凡十餘日。氣復復。自謂甚危。竊疑誤灸所致。復有庸醫者曰。素蓄此痰。在

艾功記 卷六十一 保生 二二五

將發未發間。痛與灸會也。余不之信。簡方書云。凡風浮而數者。不可灸。灸必吐血。乃愕然。益信其非其穴。且非其時。遂致此害。月餘。血痢良已。復旬餘。形氣漸復。自灸至此。凡兩月。痰復。痰如下痢。欲醫者。醫也。余又疑非病。觀所下皆膿痰。痰紅紫塊。三月而血復。簡方書云。凡男有老痰。攻去如下痢狀。根自喜痛。根之或拔也。自是調攝半年。毋論嗜慾。不剪一切飲食風霜。用心勞形之事。無不節。馴是二十年痰厥漸絕。客曰。從子言。是艾始罪而後功也。獨以功稱。何哉。余曰。炎非其穴。炎非其時。非艾罪也。中脫一穴得

瘕。而其功如此。使當時易醫育而遂瘕。以中脫說壯。動其老痛。以豐盛說壯。引其痰飲與上升之火。走歸下部。其功之甚且大。更不知若何。是艾有功而無罪也。余見病瘕之人。痰發則苦。醫已則安。勸令忍此時之痛。則頓覺而解。既有所灸。亦未信其功也。不知一刻之痛。與終身之苦孰長。況有因而暗觀天年者。但將灸之先。當保養月餘。使知風者詳察。不浮不數。復專門針灸者。審定痛灸其穴。豈無微不與秋毫。與無害而有利必矣。慮子孫異時。有患瘕疾而苟安者。記以示之。天啓四年七月三日記

瘕序 卷六十一 保生 二二六

性情須耐煩。不可輒生暴燥。容止須耐。不可驚閃。變更。榮辱毀譽。須耐。受不可傍復動心。居處交游。事物須耐久。不可喜新厭故。輒觀喜厭。則天其歲月。亦耐承當。仁者壽。惟仁者耐處。約痛狀。素養生之法。莫如隨時。人皆曰。吾迫於有生之勞。苦無稱日。夫歲安有無事之月。月安有無事之日。子一月六時。務言動思慮之暇。藥服目靜坐。遇事即起。月一次可也。二三次可也。合之約得半時。是亦十分之一。合十日論之。則一日全關。以一月計。是三日全養也。不愈於息。息營擾者。常不使極。則形耐。用流水。慈

慾戶經時運。若使流水施藏之則。便童子晝夜滅。戶而復之。不半歲。糧可散也。是勤之害。甚於過靜。豈獨枯寂能朽人哉。人勞。隨時養之。人過。隨時改之。人業。隨時修之。微積焉則壅。其後愈難為矣。隨時之義。大矣哉。

開刺皆須功矣。作息皆須精氣。精氣足。故能長作而不疲。亦惟精氣足。方能久息而無間。人之不足者。晝少作。則倦矣。須小息以接之。夜少寐。則醒矣。醒久而倦。乃能復寐。學問之功。亦猶是也。功夫到。始能寐。劇而不勞。亦惟功夫到。始能處閑而不厭。養心養身。無二

義亭全書 卷六十一 保固生 二十七

以息為用。人與地同。人之氣。為事物之所取也。猶土之氣。為草木之所取也。土勞而停。息之極。人勞而倦。息之復健。其本與天之生氣相接也。息則生。生則不息。息處是不息處。惟人心能不為事物之所取。則久有與氣異者。晷則脾能磨食。寢則易停。化之常也。勞極傷脾之故。餓餘微寢。食反易餓。化之變也。然須少食。嘗以四簋為齋。曰淡嗜。調元。脾勞。平極。蓋嗜慾深。伐性第一。飲食不節。化元受傷。勞於無益。何如養安。暴

怒。癆。寧。神。魂。併。散。道。所。不。養。養。所。不。存。凡。人。三。十。以。數。年。衰。一。年。合。十。年。觀。之。便。見。既。十。年。一。衰。則。年。年。暗。衰。可。知。既。年。衰。一。年。則。是。日。衰。一。日。但。總。微。則。覺。而。折。觀。則。忘。耳。不。覺。者。昇。覺。而。不。防。者。忽。防。之。之。道。散。守。四。箴。以。德。養。壽。其。衰。也。稍。晚。以。壽。追。德。其。存。也。不。虛。

化元無常。先後天無定。孤藏以統四旁。則脾者。周身之化元也。氣生腎。陽生陰。則丹田者。暗渡風樓之化元也。滋味為復天。則嬰孩之乳哺為先天。推之。則母懷又為先天。推之。則孕婦父母之無喪。又為先天。損之。

義亭全書 卷六十一 保固生 二十八

則父母自身之稟氣。又為先天。凡先天皆命也。惟平生之調攝。屬性。故癆。寧。疾。病。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易。象。於。損。致。戒。曰。懲。忿。窒。慾。於。頤。致。戒。曰。慎。言。靜。節。飲。食。夫。懲。忿。則。水。和。窒。慾。則。水。滋。慎。言。則。金。息。節。食。則。土。不。修。四。者。全。神。明。亦。無。不。調。矣。養。德。之。道。養生具在其中。離德而談養生。生何益養。程子說聖賢養心。決無心矣。他臟腑元未嘗養。故武有他疾。竊謂未確。聖賢必遠色。是養腎也。必無暴怒。是養肝也。必不過叫呼。是養肺也。必不過飲食。是養脾也。然而或有偏蔽者。寒。暑。饑。勞。有。所。不。能。避。道。遠。奉。

養有所不及周則境逼之而他臟腑受其病也惟心非境遇之所能動故終無心疾

不哭之孩積驚乃哭一哭則多喘不病之壯者恃人乃病一病則多天不寐白之老者頭暈面白一白則多

亡是故哭能散驚病謹生慎面白亦知衰之有漸當不善中之善事非凶事也

多病多壽謹故也是矣而未盡蓋惟謹則無大病凡人

之天皆非氣血盡也病欲忘生於是有大病以康遇之有一職惟枯以通竭之不然而除壽子之外雖賦

薄者亦必有七八十年其氣乃竭其血液乃竭

物惟求均疾病甚者皆不均之所致偏枯極也能使五臟之氣徐徐同養則其終也如薪盡火清可壽大矣

大痛夫少壯以同盛爲均易知也老以同衰爲均難知也使之康強而存易謹也使之委蛇而沒難能也

多睡是氣昏安睡是血足少睡是氣清不睡睡是血耗惟睡少而安者多壽

夜臥能使氣飲而降晝臥能使氣鬱而升人至暮勢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昏清微如故此氣飲而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意自解若因

而沉寢則初寢之時面白赤此氣鬱反升之驗也

養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十九

德當與陽俱同乃逆其使而閉之皆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康使皆靜壽源古人云風其夜寐出

作人息天之令也人之死也愚一生難人風其不難人夜坐

壽不開食之多寡人若氣竭血枯他微死則雄壯者必長微則者必短飲食多者必長少者必短今半不

何以故人盡死於憂遇耳得終其天壽者能無幾人至於故食多微只因軀散臟腑有大小不盡關乎天

壽客見王文肅食量極窄同之曰公食太少我不且三倍子文肅笑答曰勾活使已多何用雖職語亦格

言文肅竟得壽七十有奇而客僅六十八既醉既飽衝風禦服未聞通夜能襲人饑人之初生

必再食未知衣服想其遇寒不驗取神未蔽體耳均之養形散食愈於衣則壽知內故於外

食不語寢不言禮也亦養生之法也喉夜前肺堅空至呼吸咽在使爲柔空至吞嚥凡食必壓氣口而下

則氣口垂閉語則氣口開張方食而靜則食乘氣入喉腹刺而咳故必於筋未入口之前食既下咽之後

方可康對古人必完當一日之事然後寢息既已登床一味安靜肺如慈通行坐跪立靜聲當賦惟眠則

養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十九

肺葉相貼。其中不虛。發露為道。故凡含哺而對。息將而呼。自非體度。亦復皆生。大抵體之防閑。都是因人之便。循體無不合於養生。識得此意。謹慎肯過。縱恣皆乖矣。在聖人動而中禮。在吾人動而思禮。病後或喜魚鮮。或喜諸菓。而獨不安穀。則精神不增。手足無力。安穀矣。未能食諸物。自覺形神尤倦。稼穡乃脾之本味。而厚者。肌肉四肢之至也。故曰。安穀者昌。健時志意。肉味菓筆。奉腹氣後不得為主。所損豈其微哉。肉雖多。不使勝食氣。至哉攝生。減疾之方乎。不撤薑食。則聖人膳膳。偶自相宜。非有理在與中。謂人

較氣可用至八分。十分則害。蔬菜及肺。可用至五分。七分則害。魚肉可用腹三分。五分則害。藥物菓品可用

一分。二三分則害。

養生以使食為主。飲食以水穀為主。水以滋為主。穀以精為主。其他酒餚。以故薄為主。愈藥德。愈肥甘。損多益少。初望宜食素。素使腸胃中。隔午月。則諸虛一青。每日晨起。食者粥。午膳用筆。夜則精膳。酌食品。不拘。但取冲淡。去肥醲。平脾中飽。如此長守。可以少病。若特穀食藥餌。腹至平和之味。久服必說。曾粘一聯。於內室云。長淡其味。以厚吾生。又為養病。今日。滿於水。能於腹。腹於酒。薄於肉。可清氣。可得德。可寧神。可養福。過其心。閉其目。封其口。時莫足。德鳴松。對修竹。

舒布緯。樓木屋。觀耕稼。多章典。舉勞供。安吾獨。嗜當貴。莫浮雲。腹中悟無欲。廣器長無事。此生良自足。使來春穀或清秋。且觀名山青動啟。嘗觀養生書。無以厚味求補者。素問云。陰不足者。補之以酸。蓋穀藥皆有本味。隨其腹至。各應五臟之陰。非指肥藥也。肥藥生痰助火。煎耗其陰。廣安能補之。惟藥之賜。衰年枯槁。乃有非肉不飽之說。若大膏粱士人。正當肌是。期望素素。清虛精少。五日一素。竟得其宜。使立六齋。須日。午章腹素。其節已害。薄餘交。銷司精難。一候而齋。惟五惟十月。得或。小領以窮。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藥飲之症將發惟飲可以已之或必發不可已飲亦可

以就之如飽相常飲飲食不減其發必貴所以不減
食者非必食口腹也乃由自存飲而之故若云偶覺

不快未必病至何遠自損當加人通一事本實重自
貶抑乃因掩人耳目姑且從常其管義疚心必甚矣

病起調養亦惟半飲為風謬云若嬰小兒安須當三
分錢與藥中半以後人來自不可若茶三分錢從不

妨鄉間有錢姓者凡有病不慮藥只是餓病報已毒
八十餘

本草言酒大熱有毒又言其正酒少飲益人何也曰酒
之為損有水質焉有造作焉五穀之中純糯未性藏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胃散切者積致微天假我適喜處

後復之。醇氣已散。熱者可不熱。毒者可不毒。獨資其
養。屏行經。藥風陶情之用。而氣弱痰薄火之害。然妙
總在少飲二字。若沉醇及亂。鮮不傷人。

丹溪言夜飲傷人。以氣宜飲而反弱之。猶暮不食薑之
意。然惟貴少飲。不夜拘時。邵康節午積三盃。極自得
趣。然在吾輩。或借良友。或乘芳辰。偶爲之。可耳。若以
盡飲爲常。雖止數盃。覺有昏氣。於讀書靜坐。殊覺未
便。薄暮清酌微醺。寢至而止。比就枕時。酒氣已散。覺
有助於康息。而不妨於用功。較盡飲爲得也。人各適
性。不必師康節。不必泥丹溪。亦不必拘我。

夷正合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五

酒味貴厚而淡。時酒多薄而醲。皆水不澄潔之故也。他
物淡與濃對。惟酒淡與醲對。知淡之義者。可用酒以
陶性情。君子之造淡也。可用酒以爲人合歡。君子之
交淡也。淡而厚。如道之味。交之情。

物味始變多酸。酸即不可食。酸以至濃爲貴。酸自有
正味也。他味變而酸者非其正。辛甘苦鹹亦然。
上藥毒藥。服之立見損益。爲飲食之味。其效固味能若
斯速也。然以其小益也。而日食之。如積小善。久而
德成矣。以其小損也。而日不察。如者小惡。久而禍
敗踵至矣。故飲食之性。不可不明也。明之不可不慎。

也。常之不可不守也。

白菓陳利。而菜心有善。竹筴竹薄竹服。皆鮮熱消痰。而
笋有毒。何也。物有味伸之氣。先時而折之。藥飲水火
之變。借人氣息。暴能善洩。故思覺腫之人食之。則增
痛增癢。若人身平和。臟腑之氣。足以養化。物氣不至
爲害。本草云。凡瓜果未熟者有毒。皆此意。非其惟真
毒也。變也。譬如和厚之人。速阻其方來。亦傷不樂。然
此皆天鬱也。酒之有毒。則人力速作之。醉也。天人之
爲醉異。而醉之爲毒同。又俗樂羊肉有毒。羊肉大補
功同參茸。毒性何在。然若服增痛如節。蓋大溫大補

夷正全書

卷六十一 保生

三十六

之故。非關毒也。譬如癰疽早用白朮。則腫潰益甚。痛
楚益加。廣寒香亦爾。白朮豈有毒耶。

同孩童疳積。性五較蠱消之。此是何理。曰烏獸之糞。不
生此蟲。蓋五穀腐後所化。取腐後化生之氣。然之以
水。燥之以火。消臟腑之所不能消。酸者。脾之五味。其
本性能養脾。其變化性。又能助脾消積。
脾胃各有恒量。長辰之藥。有康之而能添速。酸氣者。上
也。辰之而無妨。較氣者。大也。如須調脾胃之餘量。以
爲服藥地。便見此方。與脾胃之情非宜。不如弗服。較
其脾。脾養四臟。欲補固臟。而先減其化元。減者爲真。

補者爲假積久必致大害惟治病暫奪其令則有之
華佗擬病人於十年之後以爲病去亦十年死病存亦
十年死病不能爲身生死因勸其人勿治此以脉論
耶以脉中之數論耶佗固神術度此病人必能謹疾
以應脉也大抵脉可失奪專爲能盡所受氣者而言
若顏色貪味過勞多怒百事不謹之人或得猝疾或
傷意外豈於脉中發現庸醫操大數脉之謹賤人誤
而信之反龍慎疾之意智者一笑而揮之
已未秋余病瘧五六發後醫者診云今日止矣高果哉
曰今日恐更甚午後果然至明且他醫復云今日脉

幾平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七

勢不減高獨云今日當止果遂止余問其故曰瘧之
爲病與諸病不同醫猶鳥之有鷹隼惟之有虎豹也
其脉法亦與他病脉異猛獸將搏也必伏驚鳥將擊
也必縮瘧將發也脉必溫伏而和平非真和平也瘧
發而反伏也故知益甚若夫未作之先溫勢將擊此
則邪氣已衰將欲消欲故先現於清涼以是如本日
不作即作亦輕矣高據實士非得的傳安有此超悟
孔隙風名爲隙風何也曰平面風如開口之呵謹下風
如暖口之吹呵溫而吹冷吹已不可不避况孔隙乎
錢之爲物方圓平厚可坐可凭惟刀鏃不可近薄與

尖故也縫風如刀隙風如鏃

風能勝鳥信然信然得室無風其中即有轉濕之氣火
居之則蒸入人身四肢無力腰背酸痛子壬午寓京
歸自四月至六月逆體倦怠日甚一日晨興尤甚心
懷憂疑離家遠客俗務定情毫不入念飲食調起居
時何所犯而患此也忽悟曰重者其濕與北土瘧濕
於南然瘧來地氣自南而北京師暑惟過於黃曆時
濕與暑相隨者也惟務開窓中無蔽單使條條飛動
風氣立通矣一二時許手足漸和起一書能患如瘧
向果爲濕蒸所苦而夜寢沉寒勢息受濕尤深故每

幾平全書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八

晨起則瘧甚也後更久而不覺瘧瘧矣治瘧知所終
丹溪云氣有餘即是火此語未盡氣當有有餘之理尼
久有二在臟腑者升降自如則爲氣衝通上文則瘧
火在經絡筋肉間者流行不滯則爲氣體於一處則
爲火輕則爲病爲瘧重則瘧生焉兩言以難之無
道爲火氣盡爲火不可以有餘爲火也過則宜煩瘧
則宜通
人之所事性情有過有不及氣血有不及而稱過醫書
凡言有餘者邪有餘也言不足者乃正不足也氣血
相濟對虧可稱虛將氣可稱旺將或可害實而對不

足不可得有餘。儘可屬尾耳。其或煩後氣者。因氣結也。殘氣者。因氣滯也。降餘者。因氣逆也。道結滯。豈有餘耶。丹溪云。人之一身。陰常不足。得常有餘。此語亦誤。專爲錯認有餘字。

人至七十外。雖無病。朝夕不可自必。其生平善病。或二三年來。久病之人。尤難例論。雖五六十歲。飲食順處。永甚失常。而元氣久虛。猝厥猝中。皆不可必。夜臥處。須得醒爽之人伴宿。至病稍深。及宜輪人守宿。不然。或中夜昏厥。無人知覺。多至不救。若隨時救起。得牛黃或薑湯等物灌之。尚可活。活後仍有以歲月計者。

癸辛全集

卷六十一 養生

三十九

生死所繫。惟在豫不豫之間耳。

行立坐臥四者。勞逸動靜道殊。而各有中風猝厥之症。行立而中者。快之使不覺。則可生。坐而中者。使之使不仆。則可生。子於行道親見之。亦於友人。曾親快被之矣。惟臥而中者。目所未見。願得於子配丁。蓋人聞之。千方萬天一涯。夫總倉猝不及知。當時溫暉聞聲。又不能作主。因散呼人。比兒媳輩到。氣已絕矣。舉家哀恨終天。但不知當時若扶掖虛起。自逸而勞。自靜而動。灌以湯藥。果能順其已逆之氣。降其已升之痰。否乎。曾子舉扶易質。來發而沒。亦似勞動非爲疾所

便。或者猝中與久病。又有異耶。因連衰不已。存此疑案。俟後之醫和越人。

猝厥者。氣壅也。久病朝安。忽然痰覺者。氣竭也。壅者有救。竭者不救。然或見風。或遇行動。猶疑有因。若安臥而衰壅。尤兒真元空竭。此在臨時。自難施治。惟前期矣。而防之。多錯人參附子及牛黃等物。值其初壅。扶而灌之。稍或可遇。至再三。則仙丹無用矣。然即初厥。偶庭度儘可以時日計。難以月計。丁蓋人志厚弱。減食者。殆十年。壬午夏秋。食益減。仲冬。遂卒厥。所生皆痛。悔無氣。殆真抱終天之恨者。推此氣自解。因以

癸辛全集

卷六十一 養生

四十一

解之。

葬法書卷之六十二

國建 山水占方

山水

天啓癸亥。葬墓兩尊人。喻年。蓋其第三子更。而家五
年。且不派一男。祭祠戊風。長子得萬病。是死。風得
風水誤之九二。兼應公廉。兼以葬示。情甚悽切。終然
懼。知必葬之失也。已已。防畢所私化於氣之新。兼
觀焉。羅駭曰。龍死。砂死。水死。是置其損於水窟也。雖
詳其故。凡地宜藏。不宜懸。宜靜不宜喧。與穴所居。必
不許東流大水。與本身徑接。本身應極厚。而幹水貼

葬法書

卷六十二

山水

身蓋夜奔流。地中之氣。無不為其牽動。必須支水。或
浜水以隔之。然後氣靜而葬。所以平洋之地。穴後必
隔幹水。穴前必有逆砂。諺云。有地無地。但看下臂。蓋
至言也。今地雖大何。顯而不藏。喧而不靜。一也。穴後
方大頑板。二也。龍既板而死矣。朝案頑直。落穴之處。
不對肘腋。又非臂指。行度太過。葬猶仰過客之為。尼
何。香檳堂。是兼砂又直長而死也。龍案俱直。水居其
中。又不得不直而死。是日三又俱死。一主一賓。一介
紹其間者。語言觀昨。事事精亡。變化之氣。我志茂有
天地之間。凡死氣則為。以生人對死。屍生臥顯。將

必受其死氣而成病。死主應介。細俱死乎。本身頑濕。

為煞最大。豈必凶砂肉水。穿割箭射耶。而或者以此

地重厚方正。無煞可言。誤矣。所以龍隔大河。法不宜

墓。其亦有變者。瘞峽立穴是也。何則。到頭頑大。瘞峽

猶有微氣。去峽稍遠。氣即拆散而不凝。氣所不到。水

即居之。今不緊瘞峽而扞左角。陰奉水濕交聚矣。又

貼身二浜。俱直逆無支防。後承之南。與相對處。又無

浜口與棺呼吸。水氣不應。則土肉不活。土肉不活。則

凡遇空虛。夜前致水停倒。不前使水泮。泮名為點穴。

其貨妄開一孔。兼耳水積何疑。從之。穴中水果深尺

二。而母棺欹側懸覆焉。於是泣而改葬。記羅日肘商

葬法書

卷六十二

山水

二

既起棺羅日。葬曰。水後之故。既聞之矣。母棺須側。何是

名曰。水浮故也。地王。與下風力。水力。與處地之上

看殊絕。置棺風中。應烈風。弗防。而穴中之風。則厚

以升。鐵九。推石柳。推水亦然。穴中水既盈尺。其力載

倍於外。水足以浮棺。而太宜人。棺差小。為積水所浮。

及水是。遂斜倚於橫看。其靜然也。翁罔然久之。葬曰。

公心云何。翁曰。吾龍始葬日。葬家應池於右。應可丈

許。離穴僅四五丈。凡氣靜云停本。實亦得風。水與風

呼吸盤旋於一丈之下。盤旋無間。每稍居右。俯之既近。受之必先。欬側之懷。衆靜若風。非專於水。方勝家之盤池也。私心甚。盤得幽之。皆曰。池居兌方。於亥龍爲胎。於丁向爲生。無咎。此不明形勢。而妄談方位之誤也。夫池之爲物也。或可使居前。而必不可居左右與後也。譬猶生人。面門而坐。當風。曠日。有時相宜。門於坐傍。與其背。則賊風必中之。側方位吉凶之有。吾願後世之爲人子者。勿以池爲小。亮而輕試。親於其側。客沉吟曰。所言良至。

翁曰。聖安先也。非盤福也。先靈之安不矣。爲於墓。顯矣。公乎。

卷六十二 山莊

三

於子孫之生育繁盛。疾病康福。是故大福絕歸於旺。人大禍總歸於絕祀。而貴賤翁富其私。壽多生多育者。旺之特也。不生不育者。絕之總也。最盛不可不慎也。不幸而不矣。是尤不可以不慎。昔見人遺杖。家門無故。特爲科名難就。或生計子適。盤與先塋。而丁廢遠滅。發念一妄。凶地適逢。矣。是之禍。烈於誤選。杖是盛者。不得已而求人。非得已而求福。求人者。知祖宗與子孫一體也。求福者。忘祖宗以自利也。若夫公位之說。尤屬不經。夫親葬根本也。子孫故葬也。根本既安。枝葉概茂。氣體不賁。貴有偏枯。試觀樹木。盛衰必

均。半死半生。人世早觀。盤福極茂之樹。枯根敗葉。時或有之。雨露參差。化工何意。而盛者必求福。葬之齊地。豈有口能答耶。甚且各國自肥。子翁不盛。可不哀哉。客曰。公言通也。吾前更言衍。夫氣從左來。右砂必勝。氣從右至。左砂必關。不如是不成地。若必以左右分長大。則三吳之水。大抵東流。南向皆發長。北向皆發大矣。而考之事。喻不感。親在得氣。則復此俱實也。翁曰。噫。是術亦道也。

翁曰。死者於心。特無知於氣。爲有知。故安否與子孫相應。氣運也。客曰。公以木之根枝。比人祖孫。試嘗。然人

卷六十二 山莊

卷六十二 山莊

四

死亦如木。死後根已離。幾見灌枯木之根。能使使葉再榮者。子翁曰。人之總。天地間無其對。固不可拘。特以物喻也。物死。氣不復相連。物相親。亦不兼相屬。今以生人之血。滴水中。父子則枯爲一。此一氣之靈。判而仍屬也。以生子之血。滴死父之替。滲入不可拭去。此生死之氣。異而仍通也。豈他物所能樹耶。且疑人死而與生不絕。恐生人之不通。更有甚者。父母有疾。爲子孫者。心親憂念。盡瘁何堪。正以各具形像。各抱情知。故不相通也。死後。喻猶知憂。偏歸與漠。根氣獨存。乃得與銅山靈鍾相似。惟大至誠孝思。母親指而

子心痛。葉當生時，亦無形骸，至誠無生死也。一切凡人，則死骨生形，榮悴共之，適無形之始，而信始及也。外父九玉丁公，以萬曆丁巳辭世，寄枯先塋之左。一紀於茲矣。戊辰，配倪獨人沒，伯仲兩君，謀所以安親者，得吉葉於清水湖之濱，遷客輓歸，客登地，拊掌而談。兩君皆慰，於是大墓有日，翁揖兩君而告之曰：「靜云：死者以人土為安，夫神靈有知，體魄無知，既已無知，安於何見？葉以生人見之，生者受天氣，不能受地氣，天氣動也，地氣靜也。凡地之上，皆天也，游行地上，則生，沉埋地下，則死。揚謂於氣中，則生，閉納於窟中，則死。死者反是，能受地氣，不能受天氣，是故顯之風日，腐敗立至。納之枯，則稍稍得久焉。棺膏地上，體氣易散，骨亦易枯，埋之土，則滋潤無疆，揖又以草木見之，草木無知也，而未嘗無知也，有不妄者也，有妄者也。枝條花葉，上承雨露，日榮日茂，倒而體之泥土，不旬日而爛，根入土愈深，靜氣愈厚，行亦愈遠，深而能承雨露，顯風日，枯朽隨之，草木之有妄不安如是，其枝條花葉，獨能受動氣也，其根獨能受靜氣也，人死則歸根，故能獨受靜氣，人不盡者，食其所能受，而獨留之於所不能受，其如死者之不安何哉？推而進之。」

又非人土，即為安也。誠言則矣，肉則不失，安則苗裔，不安則苗裔得敗。吾與親，形有生，死動靜，而著氣歸，獨一未之枝與枝條花葉也，有歸於一得，受顯自愛，曾非二事，其自受，則曰身體是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其愛亡顯，亦猶曰父母之身體是膚，惟恐其或傷云爾，故葉也者，藏也，藏也者，珍也，故物之莫能傷也，悲夫悲夫，葉之不可藏，其地之不可掘也，又與親兩君，榜體動客，曰命之矣，因進而論求之，以誠夫檢之，感公位而又暴其親者。翁曰：夫葉為死者計，而非歸生膚也，歸土能變化萬物，非倪草木，歸金石之堅，皆土氣虛育而藏，莊生云：神者化焉，臭腐復化為神奇，惟土能之。五味入土，皆受，五彩入土，皆敗，化神奇焉，臭腐也。土之能也，茶事朽止，燕無茂止，化臭腐歸神奇，土之能也，人既歸土，於土中，常翁不關，常靜不動，體氣與土氣相得，親其賈歸而不枯，其色辭而不敗，其神舍而不廢，驚及于百年之久，而應然處於空虛，惟土能之，無亦有化歸神奇之義哉？仁人孝子，非不慕德也，亦不體珍貴，其先也，揚宅之華屋，張之榮床，被之錦繡，皆非所貴，其親帝王之安，衰墓既畢，令嚴宇而師山丘，覆以厚土。

誠見夫土之賢於華屋象床錦繡也。土氣誠得。則其所變化。衍而爲子姓。華而爲富貴。堅而爲清貴。秀而爲共賢。非神奇之驗耶。記曰。墓也者。藏也。歎人之弗得見也。又曰。人死斯惡之矣。是葬其親者。特掩人惡而已耶。雖非圖福也。亦爲人也。墨之薄墓足也。知入土爲安之實。則墓固爲死者計。而非爲生者也。亦非掩人之見也。子視親身。誠珍之。誠愛之。是以藏之。是以不敢苟藏之。必且厚其棺。堅其槨。擇其地。然後死者安。而生者之心亦安。故墓宜適也。又宜慎也。並行而不悖也。而說托正諒。苟且不擇地者。其爲忘親。又

庸愈於停親圖福者乎。聖人云。卜其宅兆而葬所之。蓋親之生也。求悅其志。澤竭力不爲將。死而求善地。以安之。使無土中諸患。葬自不能已也。邇求福之嫌。委之適然。此正名根。何名信道。

或曰。比問公言治墓。言葬病。君子亦尚方術乎。翁曰。方術皆無用也。惟醫與地理。爲方術中之人事。人子不可以不知。神工不可奪也。可合也。天命不可改也。可祀也。卜宅相穴。皆人事也。非藉人事。將福其自合自祀乎。若夫改葬之言。則景鍾之於王敦。已不能自欺而奪之矣。人子所當留心者。合之祀之。人事。聖

之改之之方術歟。然吾讀醫方。雖稍後時。使先人一誤於庸醫。再誤於惡地。貽誤至今。敢告後之君子。聞之人言。昔龜山謂朱文公曰。公多方擇地。蓋親終是禍福心勝。文公曰。光前裕後。亦孝子之本心。象山曰。獨不聞降命自天子。文公曰。圖也。然言來聖賢而不得行遺。豪傑而不能成事。皆得天不得地之故也。解意殊闊。景未見所出。蓋生聖賢豪傑者。天也。其福須地成之。是以擇築卜兆。周孔不廢。使道行而世治。事成而民安。固非一人一家之福而已。安親保子孫仁孝之意。顧不遠夫。

翁曰。天氣流善不定。華夏得此天。夷狄亦善此天。譬如更棋迭受。氣之所至。皆生人物。地形不動。華夏長處華夏之地。夷狄長處夷狄之土。則人生性景。道若薰蕕矣。地形大段分別既爾。即一方一境。豈無吉凶之殊。古聖人相宅卜兆。誠明於天地之宜也。隨寓而安。擇善而處。各一其道。

土愛稼穡。中國之土性。五穀爲養。中國之人性。聖哲在中國。言中國耳。不樂四夷也。夷地有不產五穀者。海淫則以魚蝦爲善。沙漠則以血肉爲養。土性異而人性隨之。夷人居華。華人居夷。一二世後。屢性變。惟土

能產人。亦能變人。因生者以推死者。此地理擇地之說。所親本也。

客曰。自催官篇一出。形家催官催官。催之產言。催修為動之機。非自無造有也。此為先世有地。原係福門。再得新塋。又堪催動。若從不得地之家。正應深氣固。夢從容待時。裁於目前。榮於異日。官何在而云催哉。翁曰。子言辨矣。然蓋者。安祖父以保子孫。意在催官。不在安親矣。造化缺陷。福祿無全。牙筭催床。親盛催催。一歲繁英。續紛來春。亦暫落實。有如遷華驛至。遂前銷歇。與夫清白傳家。可垂悠久。祖考之心。訣親子言。

葬書全書

卷六十二 開元

九

念及此。豈但不必求催官之地。且不可防催官之心。嘗為四字訣曰。人賢壽久。人者。生育繁也。賢者。靈秀出也。壽者。天折稀也。久者。瓜瓞遠也。賴以床教為立。而地靈佐之。庶幾先哲卜吉終藏之義。客曰。吾方辨催官之義。聽公言。古之立催官說者。未為知道也。請因地理。以正人心。

陰陽一理。其應不應。亦一也。葬產之人。遷居江浙。不易其修。江浙之人。遷居葬免。不易其小。形骨已定。不可移者也。及居數世。受山川水土之氣。則所生子孫。即與其地之人同。蓋數壽將來之子孫。此與理也。南人

居北。則脾易實。脾不生。北人居南。則瘡癰瘰癧之患。作氣體之開。可移壽也。數後諸現在之子孫。此其理也。要在愈疾安人而已。真謂繁者可慈。慈者可貧。則定形之小大短長。皆因所居而變也。是郭頤之藏也。孝子勿聽也。

客曰。貧富有命。而揚公官救貧之說。何歟。時探臥病。聞之。祿翁曰。此天道也。亦人紀也。飽食煖衣者。造化生人之至分。如欲使皆富皆貴。來聖人亦有所不能。若更進而求富欲貴。造物必且以為不祥人矣。故生人之情。凡有求於飽煖之外。皆殉慾也。造物之理。凡有

葬書全書

卷六十二 開元

十

益於床富之外。皆殊禍也。揚公之術。救一砂一水之有情者。使其人於數十年之間。仰事俯育。壽生迭死。得以難困厄。履平康。而無饑寒顛沛之患。其事雖本於術氣。其意實造乎救患分災。固是為窮陰催而不忌者也。催之來食且養。得生天死。求壽心乎。葬者。催則施者。亦時慰於無言。乃今之求地與訣地理者。皆異是。富必斯崇。貴必封拜。人必藏秀。世必無繼。甚拿遺心。若將且來。然歷數百子而迄本有一職。何也。其所求皆造物所禁也。天厨禁樹之來。聞非箕子之所能求。亦豈貪傳之夫。所哉。必得乎哉。故卜宅看財。

丁之地可求。而富貴之地不可求。客向者知他官之說之悖也。則無疑於我貧之說之非誣矣。翁曰。善述其語以告客。客起賀曰。公子雖病。是說也。克當天心。必無恙也。翁亦灑然嘉客之能辨善言也。

客曰。幹水盡處。可以尋地。幹水何盡。分處是其盡也。謂從此出矣。衆水合處。不可以尋地。合一而流。去勢至猛。去情至速。頂亦從此出矣。而近身必無結。且如南北兩水相對而直遇。合併東行。從難方來。復易方去。猶兩人陌巷乍逢。結侶並趨。既不頓足。兼無停辟。水性如是。而欲土氣之聚。萬萬不得之數也。必此水復

美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一

分一枝。或南或北。則如既敗之後。復欲圖成。應而弄之。或有結作。又如一水繞西來。一水從南來。合而俱東。則與南北直遇者殊異。其一爲隨龍之至水。其一爲來朝之客水。當審其形之迎背。情之生尅。而消息之。不可謂水合東流。必無聚聚也。翁曰。平洋重水。繞來論者。皆以衆水交聚爲貴。微有分洩。將謂水神無我。子亦貴聚也。而有時棄其合。亦惡洩也。而有時取其分。棄其合者。棄無情之合也。取分者。取有情之分也。人見形而我見情。非好異也。情在故也。客福而笑。客曰。山龍之行。必有繞轉。平洋水之行。亦必有交。應。

一灣。即一派。派水非活。水之直爲耶。水每灣必前近。類進而無留頓。則五曲六曲之復。水灣倦從。每灣必派。則活水之力。神之一復。一觀。則其氣復情而力不致。是故水曲可喜。曲多亦可處也。曲過多而無支

廊者。即山因水休之局也。而戊者以水不亂灣。勢於曲多處求結作。可謂其一。未知其二矣。夫水勢無直。殊當在直盡處。水勢數曲。結情在曲盡處。多曲之不結。與長直之不結。無以異也。而幹水長直之情。常多大地。又未可息而不觀也。翁曰。直盡處。即曲也。水神停留。則氣聚。曲盡處。即直也。水神舒暢。則氣旺。然

美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二

必一舒之後。隨從關鎖。然後旺氣翁焉。否則直瀉不休。曲盡處。一往洪散而巳矣。又多子情。曰。百尺平。是無窮乎。翁曰。占山之法。勢神上。或以極形勢之精從。則方位官凶之情。有時受制而變。如水自坤來。爲寨精。若繞衝度。曲折。則繞者繞庚。直者挾丁。庚丁之勢真。而坤庚之氣化矣。自戊爲鼓盆。然繞者爲壬。直者爲壬。辛壬之氣旺。則戊乾之鼎空矣。故衝射。爲形勢凶而方位不說欲也。曲折。則形勢官而方位不謂有其凶也。卜氏曰。水若屈曲有情。不合屋疑亦吉。勢廢屋辰也。有

至率乎星辰者也。合山則而懷星其不猶相人者。舍面目而流林符歟。客曰。獨乎哉。夫乃知古人以形法命家之意也。

相人者。相山川者。皆曰形家。天之生是物也。有其裏。故有其表。人之相是物也。見其表。固知其裏。萬物之表裏皆一也。死身心之際乎。至誠得之。爲合內外之選。異端失之。爲歧心迹之欺。客曰。浜異於河漢。而不同於池沼。池沼。無原者也。故彘濁。河漢。長流者也。故多清。浜則送原泉而不流。然而或清鑒類斜。或塵埃時澇其上。何也。客曰。地中火

夷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三

力不同也。火力旺。其浜必大必深。水得火之氣。能升。能降。能升。則水上有輕清氣。其美與日月之光相映。能降。則凡塵埃飛至水面者。即吸而沉之。底受吸。而不留塵也。故其水常清。土中火力微。則水氣不論升。其土常如結霧。亦不能降。其面有飛塵。皆凝而不散。浮而不沉。遇風起。則其積彌多。所以常濁也。客嘉嘆其言。

或曰。平洋無活水送龍者。即以浜爲送龍水。客曰。浜水。論出。是以高山乾流同視也。高山觀雨。則水生。其流必自內而外。故可以由論。平洋之浜。其底實其大河

之底相乎。從無高下。水體常存。非送時生。無入何出。如積雨之後。多受田流。爲浜水出而合河。或原泉乍底。則河流入而益浜。皆偶也。其常則送風送退。水面進。水底必出。其水面送。亦如之。不送新蓄水互相剝換。相吞吐耳矣。可言洋蓄。不可定出人。客曰。善。沉水之用。以爲界龍氣。則是。以爲送龍水。則非。然其勢。則有迎背。有死生。進大河而開者。爲送。爲生。當大河而開者。爲退。爲死。均歸洋蓄。取用萬殊。以進背說死生。亦其大都耳。儒流冥會。故何可窮。

客曰。凡地收水之體者。發當壽。其得貴者。必收水之氣

夷亭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四

者也。收水之積疎者也。地之氣。水之氣。果屬一家。則罪遠進黑應。不其哉。身龍交。積相爲用。如夫體隔空。將友疎堂。其唱送應求。心各有所注矣。而況水其龍過乎。可謂遠在數十百丈之外。或有隔而不見。送亦其用乎。客曰。壽有形哉。當爲貴貨。皆有形者也。以有形之水。發有形。實者文章事功。皆人之知難時時所造。無形可見。必地與水之積神。然相呼吸。乃可以無形發無形。然貴而崇高。短赫已耳。亦其有形之實賄何辨。惟德越彥聖。法今傳微。乃須水之靈觀鍾之。故發賈哲之地。當有聚賢哲之水。其積神出於一。客責

非所論也。客爲之慨然。

庚子先生祖墓。庚龍三節。水從子丑二分。分消。辛酉

仙爲子丁山。癸向。去水交流。數十年來。莫悟其肯。皆

曰。龍精復而向去水。世貴不富。職是之類。武且勘墓

一存。少殺去水之勢。墓未竟。客堅之。驚曰。果爾。禍

不能顯矣。庚龍從子丑。死墓去水。因外砂擁護。堂局

適宜北向。從而并之。形氣兼得。與其他去水地不同

且面對小圩。水從左右分。左水入交於右。右水入

交於左。當前癸方一爲之水。常自潛起。而小圩盡處

二水仍合。又爲去復浮留。是去常之兼。正因雙水分

庚子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五

爲故也。若墓其一。則併而直前。其行倍速。此既無分

外復何合。一往之復。無復旋繞。從不幾勝。蕭仙之微

而爲高門。啓禍。哀。聞。急。濟。如。有。

客曰。土無須更不收水。水無須更不入土。皆太陽從勢

土受太陽之照。如磚石受火之溫。土收水入身。猶

磚之置盆水與雨露中也。故雖盛暑。土面枯幾。而幾

尺之下必潤。土受太陽。雖無處不到。而山須水曲之

中。尤爲暖氣會聚之處。猶陽燧之一點精光。自從翕

也。此所謂穴。得其穴。則復氣內塞。能噬吸水氣。從四

圍灌輸潤澤。而毫不入穴。是以常乾。如去針入人身

穴中。大數百幾之氣。通融而鎖不佔血。差之毫釐。以

風肉妄傷。血果於鍼矣。諸火之停水。從驚肉之滯血

也。猶曰。人身之穴。有氣而無血。爲中之火。有火而無

水。近有謂平洋之穴。不妨有水。猶庸驚誤。觀云千

金難買。銀頭血也。豈不哀哉。雖然土中暖氣所會。寒

之何塞。客記吟倪肯。

客曰。穴穴觀形。由穴點勢。從勢者。開健存乎水口。觀形

者。要妙存乎圖學。然而設圖學於平洋。恍莫無矣。無

已。則有一言。曰水不上堂。係點穴。

客曰。穴四角有情者。上也。次三次二。又次則一角有情。

庚子全書

卷六十二 山水

十六

而平洋立穴。迥退。大無以人立。數見。當前水彼爲主

前曰。雖上吉之穴。豈能四角無水。其秀美通。雖而用

之以用爲情。其貴殿處。絕而點之以躍爲情。以用爲

情者。彼有情於我也。以應鴻情者。彼無情於我者

也。去其真情。即情。故四角之言。向無勝。莫非穴驚。是

之謂上。其或有秀可過。無猶可避。情有所不足。環

而大之。昔若取士。以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爲的。使

群皆不傾動者。必尋常謹厚人。而非水絕人之人也

客曰。地力久。金由於數。愈處則愈重也。穴情異。金與

客曰。地力久。金由於數。愈處則愈重也。穴情異。金與

近愈近則愈切也。李沮修云。余冬月著衣。寬而綿厚。者反寒。窄而綿薄者反暖。可見砂水貴乎緊抱。痕山數重。不如近砂一匝也。即人情以設地環。至哉斯言。一地前後大水俱東。其西薄南上。東港北下。南北東三面俱無口。獨向西開三溪。蓋西其面也。其中一溪最長。面盡處則轉北數十丈。有穴居焉。人丁財官甚盛。熟遊者皆莫解。客見其圖。指西南數穴云。皆死氣也。指長浜後一穴云。此獨轉生氣。猶問其義。客曰。此各半受之穴。全圻之氣。皆隨水趨東北。人清其能逆水而開面也。多於西南盡處求之。不知能身穴勢已趨

乃可歸其賜性。清曰。數餘大說。知難收何。客曰。活水之外。未嘗非托乘日。活未之北。坐樂灣環。使情涼之。氣四時周流。而龍身仍不挺露。然後為龍上時耳。使大河徑東無情。未可以得涼輕取之也。客曰。轉矣。吾將更竟其情。夫火者。依於水者也。水之滋盡則炎。炮。燈之清盡則火滅。故高山離龍。欲得水僅。而坐水星。平洋離龍。欲從水來。而須源泉。然後三爻其備。水以滋火。使之不窮。非弟朋涼解龍而已。孰知對於水者。復滋於水也哉。翁曰。善哉。公之龍五行。豈惟火。客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凡象與之合者。即言與之遠者。即凶。如穴場既吐連辰。前砂自應薄護。我凸後凹。情勢自安。左右亦云。左邀則右退。右減則左使。勢見時師於四砂簇闢處立穴。主客則兩凸相附。左右則兩掌相乘。未情生氣如何。必主骨肉受闢。天下未有不和而前享榮華者也。翁曰。吾見兩墳。皆犯此條。一財父子兄弟相殘。一則氣悉。何也。客曰。墓待有久近。炮力有靈蠢。如龍僅顯旺而見此象。則威召必神。若薄弱之地。豈未及紀。勢尚有待而終。客曰。擇地者。量人而授之。孤單與以旺丁。膏生與以催貴。農商與以發財。使地與人達。恐力不勝任。就諺曰。

未者山頭土先觀屋下路。翁曰似也。然而逆化惡人
手矣。夫造化憑人心。孤單也好行厚事。齊生也一意
下帷。農商也惟知本計。鶴養各隨而授之。則求地必
得。得地必效。設界匪人以善地。地其能效乎。量人力
之所能堪。易若量人心之所故。舉且今之行陰陽者。
皆不信陰陽者也。不明欲不信。子信其靈於影南矣。
豈靈於子手者。獨不能靈於子身耶。順倒逆化必靈。
造化順則客星感起曰。失不敢授人以陰量之地也。
翁曰。利宜謬也。他事不可謬也。風水宜逆也。他事不可
逆也。謬斯逆。逆斯逆。憑理所謂順者。隨其背也。逆者。

地其面也讀詩者欲逆今之意其古之志逆也學長
 生者欲逆坎上離下而其氣逆也文不逆不背文不
 勢與書意達也故凡言逆者皆順也謬刺者不謬也
 真知謬逆之義天下何事真用謬用逆乎哉客曰吾
 今而知逆之爲順順之爲逆也又進乎得微論矣
 翁曰地有吉凶雜具者其凶氣旺者不當貴者當之衰
 時不受盛時受之旺者吉氣弗屬則凶氣亦弗屬也
 衰時吉氣未充則凶氣亦未充也故貴人宜益謙三
 命循牆而遠人與於後大易致戒必於方盛周天人
 之道乎於地矣疑

客曰。禍起而福離。亦有說與。翁曰。三才之性也。迅者風。烈者火。暴者水。破屋倒頃之間耳。風日連雨。雖曰油然而興。必以晝夜計。仁人慈濟授勢。夜夜在懷。而施行必有斯暴戾志離。有何風起雲翻哉。地中吉氣。必和而舒。凶氣必厲而迅。上承天氣。中合生人之氣。故禍緩而賤速也。昔觀萬物。莫不難成而易毀。客曰。善。然亦有善得時惡機所觸而動者。則禍反疾而禍反徐。每見人先斃力量已歇。或誤穿其傍。以洩其氣。或射盡一內地。使舊吉新凶。兩相搏擊。一二年間。忽更發毀。幾發未幾。取禍繼至。故朝反奚見而禍隨之。此又性情幾卒全書

卷六十二 山嵐水

子十

客曰。樹者墳之衣也。垣者風之囊也。風起於地而升於上。必附地三尺則無風。樹幹子直面收扶蘇。不直則不其風。圓無廻旋之勢。扶蘇廻搖顛而洪散。又可以滋蔭。可以離露。而使茅艸不生。是其益也。夫蘇連麋可以消風。垣環於四周。風之行也。爲其所折。風既機行而受其折。則陡然下奔。氣專而力健。速饒人立乎墻下者。試之可塙。故墳之積垣。量翕風而使之逆次也。當且何利。又前授左右有佳峰佳水。垣悉屬之。使不得見。其於外牧堂氣之義所妨亦多。翕曰。古者不

封不樹。欲後世其知其處。中古有封以示子孫。今樹而不垣。於古猶近。子聞其術。我因其禮。

水可爲土。不可爲。卽有爲之者。當世不應。或至數十百年後而應。山川自徙者。當其徙時。卽如開關。融結之初。無不應也。以其氣先至而形從之也。人爲者。形成久而氣亦從之。凡恃財力鑿山川者。不善。則已受其近禍。善則千百年後。不知誰何之人。或享其遠福。翁語客曰。水口用鎮。大則浮屠。小則善觀。借夷法爲中華之用。術者巧矣。然猶責感化。有傷民生。不如擇有功德於民者。祠以報之。使後人嚮慕而爲善。因以資

典庫全書

卷六十二

山經

三十一

水經

其鎮水之力。兩得之矣。客拱手云。後常遵此。

客曰。陽宅不欲太寬展。太足意。宅常有餘。則居人之精神。而精神懶矣。使人常勝於屋。懶不濟之心。自覺疲倦。必欲寬開自適。寧以屋旁隙地。另爲小築。花園藝樹。惟意可也。翁曰。有餘者情不足者。使養後立言之意乎。試之居室。良驗。人第不覺耳。由君室而提議之。凡有味之事。孰非未滿之會哉。客曰。陽宅以受養爲主。養生之本在德。鄰家之人。志意步履。日三朝焉。其後欲低不欲高。門開處。欲隱不欲露。欲少不欲多。欲寧不欲鬧。欲蓋之應。最忌風吹。必

使使舍之氣。旋結於兩臺之上。高數尺而不散。終將之處。欲寧不欲明。此其大都矣。然雖以宅之生氣方爲重。○凡陽宅開門。一宜長街走人。卽爲煞。其處如善。

善。邑太廟。子山午向。水歸東健。崇禎庚午。謀重建。翁舉以問客。客曰。凡其大功。遂興建之日。各有指鎮。止壓山向。天下學宮。孰非子午。止壓龍鳳水時。亦此及履字。何謂善邑之人才。然而人才百千。以誰爲主。惟常今顯榮之卿大夫。卽學宮靈秀之所養。皇而通學氣運之主也。復前文光。皆以此爲承旺。向後文運。皆以

典庫全書

卷六十二

山經

三十一

水經

此爲胚胎。第將群公年命照合。而龍已發之靈。極將來之秀。采百千才子。不必人人權度。而實攝一人不植。孕於其間。此欲履去未家於現存之義也。然善邑之學。又與他學修嚴不同。凡顯靈之地。專欲煥發其禾大發之地。則宜猶爲其元氣。使善善之理。足以新新不窮。滋助之。正所以養聲之。覺今日選舉作用。當以欲養爲主。不以煥發爲功。聖柱。應七月。應四柱。日庚午。乙酉。丁未。戊申。是日巳時。發白。露氣之初進也。晦日也。開日也。翁曰。用晦。何也。曰。晦者。日月矣。形精光相抱而自窮。不與萬物交。故謂之晦。過變開日。

爲勝之最吉。古人多於勝處求明。閉處求開。惟開者能操開勝之權也。凡豎逆。以立極爲欲神發。發之初嗣後棟樑纒繞。金碧輝煌。皆以棟立爲之本。故未宜用大顯大聖之期。宜用漸開漸成之數。上梁卽以八月初四柱日庚午乙酉戊申丙辰。朔者日月交會。五月初合而朝。故二月建卯。則合朔於乾。以彰天時。八月建酉。則合朔於艮。以成地利。是日也。日月會明於吳。正大觀天下之象也。於上梁最勝。還位卽用初十丁巳。奉安而祭。於禮至宜。四柱日庚午乙酉丁巳丙午。翁曰。祭必以丁何也。曰甲乙丙爲三陽。丁爲

陽之將盡。下生戊巳。以起祥餘。是爲接續之主。故人生亦曰人丁。夫子之道。雖往而奉。天地一大丁。而萬世人生之命脉也。報稱者尚其類。故祭必以丁。翁曰。大哉言乎。已而祥疑未釋。趙一處始舉事。郊用上辛。社用上戊。孔廟用上丁。辛者陽氣新也。戊者土也。丁者強也。萬物莫強於人。故惟人稱爲人丁。漸報三才。其日各以類配。客曰。亥其靜之候也。於歲爲小雪。於夜爲人定。萬噪寂焉。萬動息焉。而祈禱神助胎焉。以一靜而敵十一動。故稱最尊。其宮之宿。曰奎火宿。猶操噪而形煩。如火

在空中。陽動居內。其外皆陰。飲食之外。惟知其臥。人與他宿。雖動靜有時。而至亥則皆臥。雖花卉既開者。至亥復飲。此靜極之驗也。翁曰。豎化命。有卽用亡人本命日者。何也。客曰。欲使亡者還根復質。交人士之真氣。操生者化育之煉。若更得其坐山相投。與本能相合。使龍脉與補氣融爲一家。自然和過。此以日辰棟吉於山川飲食之法也。翁曰。微子不能言。亦不敢用。守理之莊士。於一切卜擇相度。俱若可廢。以爲術也。非理也。然古人祭日則卜。出師則卜。爲官室爲塾

兆必皆相與陰陽。雖其流泉。蓋日時實有剛柔吉凶。山實有向背。川實有玄來。皆理之所在也。此正古人見理之全。而非衆之以術也。相國錢公得壽觀於嘉興縣之某都。其地自慈河發脈而來。逶迤退過一二十里。砂水畢復。惟到頭結穴之處。下砂少轉。或欲填補氣。犬稍阻未去。然數十里大勢。傍身而過。相望而別。豈復犬所能建。或謂元辰太長。剪去復犬。則下砂不稍而自出。不知求體既續。下手龍砂出。上手虎砂不並出。尤有損而無益。權如虛九似說。塞其能砂東南出口之。水而於穴前懸過

通西。使合虎手派水面處。則下砂金轉作案。投西
北送龍之水。使數十星神氣。皆鼓執造堂。砂與砂交。
水與水會。而穴中之氣。滋固矣。然所以可裁者。其
故有二。吾郡水勢。過西最難。穴前所引而西者。七
十丈。疑其逆勢太遠。或更成流。則逆案及成順局。然
西北送龍水。發自修河。其東南流。不啻數千丈。以數
千丈東行之勢。惟數十丈之西行。短必從長。可謂者
一也。西北水神貼長。送於穴後。及穴之東北。稍有一
線與外河送。則平背水勢既分。而況龍手順勢一空。
挽使過穴。水性含難而趨易。必并引虎手之水。合流

卷六十二

山月

水

二十五

從穴前過東北去矣。今則無支派。歸併一路。所謂矣
之西方。則西流。惟此穴前之水。為然。其可裁者二也。
此法若行。此惟若成。於是外河之西來者。過我外堂
矣。既有逆案可倚。而西向可立。則外河之南有派。亦
合外河之水。而送我前矣。外砂順流有尖者。過末手
之羅星。而勢復一阻矣。當而一砂既過。成砂皆得力。
貼身一水。既上。諸水皆有情。我謂造物不在人心。愚
目力中耶。惟夫惑惑率之。仍不得不聽諸造物。
易占述
當為則為。當止則止。在裁者順之以裁。得則進行。不得

則造廢。在外者聽之於命。有龜有命。龜線何為。祿因
家有婦。妻疾病。固有出師致祭日時之類。不得不用
占者。故人謀既定。協以筮龜。亦聽於神也。以盡人也。
占所不當占。為逆遠之小人。當占不占。有大人而南
葬者。發與稍而微者。會於篇。
卜筮為人事。不為天鼓。有可神稍趨避。則卜之。惟前知
乃可轉機。乃可趨避也。夫未已交。無人事可言者。則
不卜也。無可線可逆矣。前知何益。焉如孕之男女。試
之利。筮官之升降之類是也。卜之者。皆世俗求利之
見。

卷六十一

山月

占述

二十六

古今占易者。皆主勢。然伏錯之世。無神。廢虞之世。未聞
有辭。夏商各自有辭。則占不必辭。物亦無定也。故六
爻不變。當以象為主。兼推其辭。然有主象而置辭者。
無主辭。而置象者。秦仇吾筮發。象辭云。而卜後
父勢以貞風。悔山矣。吾侯之必敗。象切而勢寬。故取
神而主象也。
占所取有西。邪手意言象數是也。所取之固有四。日時
然事人。意言未。何生於數。數無難時也。意或兼言。言
或兼數。亦或錯兼。亦或不兼。各隨所重。類元玉。兼
白。兼西。兼不見人。當建錯筮之曰。吉。還有發色。太

聞陳道秀至以憂死。高家謀之曰：夫道秀，德修保附，交契，難以忠幸。送秀主曰：靈處為尤。尤靈有德，高而無民，不可不戒。則王矣於上，身全於下矣。脫秀茂之能無死乎？不論其所筮何卦，而即筮故以推意。至終正而已矣。意也。微兼衆者也。龍見終郊，得見龍在神。孔成子立衛靈公元，得屯之元亨，官類也。貞風悔虛，衆也。何謂時地事人，落實敗材，以秋風龍隱山舞也。若筮在春夏之交，武用兵以春夏，則山安得風而而茂。寧復用此斷耶？此一歲之時也。扣門聞終，全氣木長，伯溫以為求劍，康節以為求斧。曰：基安用劍，此一

丁卯元夏，孫自占試事，遇獲之上六，明且復能之，曰：試事利矣，不必吉矣。所云有貝者，主何事耶？遇得之九二，明以病告，明且又能顧厥功，名道遇物外，得免病否？遇屯之九四，已而就故，震利，專得病，故初乃起。所謂不我能，即小貞吉也。至冬病甚，余於戊辰南歸，解之曰：靈斷有三，以初靈純主用行師，終有大敗，十年不克征，皆絕意脫取之龍也。初筮專為道取計，而豈知秀此意矣？置世榮，存心養攝，物宜作一，則人道道初筮之本懷，則康謂反背，所謂凶止於此矣。其衆與解，原無死喪之應，是卦也。終求履則為凶，於疾

康則為終吉，就其履絕道取之意，已知遠道入百竟，無大事矣。只一卦可折病機，不必復從病機占吉凶也。雖逢失林，康未能即靈，然即思卦象，必起無應，庚午夏果愈。

已元旦，親筮脫應公還蓋，蓋因長子得病甚，筮意意在扶危也。而卦送濟雷震，脫為長男，神云不夷七也。明示不死，心甚慰焉。又有復地起，萬物絕地，係起者，惟雷世間事從地修起者，惟還蓋，意象符合，還意矣。矣。孟夏，擬望父於墓山，筮之遇地天泰，意大欣慰，解之曰：坤為地，乾為父，父歸地中，安道得所，之榮子占

父蓋莫切於斯。小杭大衆皆於初建。則無謂。遷徙則
深當也。前蓋地爲凶爲陰。廣之而往。今蓋地爲吉爲
陽。用之而往。且大衆所南。成天地。亦合電寶封藏
之事。衆歸衆。皆與卦象通。

庚午孟夏。占修統天經等之大山南向之地。助母虛宜
人卦遇升。火水也。悔地也。蓋乘生氣。今地中生水。非
經人土而得生氣之象。與木義入地。以深人爲生。桂
禁出地。以上冲爲生。惟入地益深。則上冲愈盛。故木
居地下。而反爲升象也。親教深穩。則子姓蕃昌。衆亦
猶此。其辭曰。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大人。大德

義舉全書 卷六十二 易占

三九

之人也。地之午午以南北。天之子午以上下。用地明
天。故不日上行。而曰南征。南征者。上行之別名也。升
之事也。福德之升如之。吉義。諸福合益與辭。神靈如
面。而形容意至。杭州白鶴峰下。先龍東向之地。并占
之得歸妹之九二。曰。眇能視。利幽人之貞。其義爲賢
女不得良配。不能成內助之功。如非桂兆矣。深所謂
眇能視者。尤屬可異。蓋此地雙峰前峙。正朝向空。兩
空外復有低山環繞其間。微障一頂。若東伺。形容
所謂探頭山。至出穿窬者也。低今穴果皆貴。亦生慎
奸之盜臣。況穴藏車。轉機妙能裝之象。舉吾輩所做

而不致斥。舉轉破之。靈。神矣哉。

辛巳六月朔。因望。命之曰。秋成尚有望乎。遇大有之
九四。問秋成而得大有。受命如響矣。顧雖災。業已發
天滿地。將不暉而自除乎。非也。火在天上曰大有。君
子以遇惡揚善。順天休命。苗爲嘉種。此爲嘉家。要當
遇之以火。使揚其昌。乃所以順天命也。設此物果
乘氣數。應害尤一方。即遇之。豈得滿順命乎。復遇起
之爲順天。則此方尚貴不致此物之害。明矣。爻辭匪
真影。言不多也。无咎。謂田禾不至大害也。四與初應
初云无交害。匪咎。謂此物初至。未受涉於害也。蓋天

義舉全書 卷六十二 易占

三九

云。製則无咎。必極力挽。乃可見於咎也。總之於卦
明。歲收之大有。於爻見。雖響之非多。則勿驚。時則氣
猶易消除。因惟面加乘。舍歲往可期也。是冬幸免全
荒。通閭邑計之。約十分而收六。

方使述

何謂內相。品端居之矣。即富貴貧賤。非有內相。意思行
事是矣。貴人不滿而泰。富人不吝而獲。凡喜於廉貴
矣。非貧相。凡近於壽。莫非廉相。不於其身。非於其
子孫。噫。子孫之貧賤。現於祖父之身。則內相之所係
甚矣。

相隨心變。變從何始。必從目始。孟子云。廟中正則眸子瞭焉。蓋五臟之精華所聚也。如龜鬚之人。變爲沉靜。其目必去昏而清。暴戾之人。變爲慈祥。其目必去殺而和。非但是也。其面之清濁慈戾。亦從而變。蓋肉色從氣血氣從心。無足致疑。不可變者。獨骨格耳。但相人者。心不平正。則目不清明。我之眸子先觀矣。觀達孟子之法而實不能用。

尹鐸曰。敬顏而土色者。惡顏。子周曰。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此二語。大有佐於觀人。顏色敦黃。純得土氣。若以好善。卽當貞固不搖。若以行不甚。亦堅而

與李全書

卷六十二 目錄

三十一

方技

難後也。子順。孔子苗裔。以目觀夫人心。辨詐通微。所從來遠矣。

聖賢秉體。一見卽能知人。其象雖存。觀言觀眸子。若底傳舉動。係於習成。不足憑者恒多。孔子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其他蓋千百其未嘗棄也。然孔子渾云。觀已矣。孟子乃從眸子爲權衡。此後平居諸葛之徒。善觀人者。皆於此取衷。但瞭然乃眸子之定神。視其用也。如白起李壽。黑白分明。豈不瞭然。而起之嗜殺害之好亂。不正孰甚。故又必觀其用。曲禮云。傾則奸。子順云。馬同長目而豕顏。李順云。趙恩結目亂而

語誕。異日必爲叛臣。此書觀其動爲也。大抵貍之中無我品。瞭之中有大奸。瞭裏孟軻論智暴。日其縱有疑臣之心。鄭莊曰。韓趙之君。視其精。則又後動於內。而目應於外。尋常人若此者甚多。未可確爲心術邪正之辨。

李肅夫趙思翰之賀。專在目亂。亂非從貍之謂也。貍止昏瞶。顯於書慾過多。觀管遇甚。心神不靜。商彼目精不澄。微而共視觀之。固與常人不同。若所謂亂。則條時條疎。若閃若偷。左右高下。顯應萬同者也。賀逆食人。終爲人食。必矣。

與李全書

卷六十二 目錄

三十一

方技

李元盛少有異相。相者並稱佳。魏太武一見而異之。其父崇每不觀。後竟以顯縱謀。馬周相嘗驟賞。岑文本哀天獨肯知其不善。然周未過眸。嘗遊若壘。仗事。好餘酒洗足。暴殄至此。其能長乎。相者甚元盛之才。觀不如其父之審其性情。岑度以相動周之不嘗。不如以暴殄斷之之爲實也。觀李元盛。則相之不驗。定不如心。觀馬周。則相之驗應不如心。李勣知其子當赤其族。終身以奸謀。今終。子以討武見殺。勣之生。慚於死多矣。夫所贊成。子所厥害。勣同自赤其族也。如相而不如事君之義。知相而不知好還

之天。知相何益。

今人每喜方術。古人僧方術。審人才。姚崇書存。今審相者。遍裴朝官。以裴光庭白。崇即召至與語。出而曰。宰相所以佐天成化。此非應務之士也。古人爲相。身未退時。預思代已之人。用心求才。無所不至如此。

開元中。李林甫聲譽未遠。相者謂曰。公相當極貴。則土分茅。近古無比。相者第知林甫之盛。不知乃唐室之衰。兆於一小小人之面目也。大抵君子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昌。小人多生厚福之相。天下將亂。又非必人人遍識也。一大君子生厚福之相。天下必昌。一大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方術

三十三

小人生厚福之相。天下必亂。此一人者。國消長之宗矣。借相觀人。或可辨人才。就人觀相。兼可觀世運。

裴晉公質狀貌小。微時遊洛中。有二老見之。愕然。僕夫在後。聞其語曰。此人爲將。淮西可定。天下復太平。僕遽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若他人聞此。夾有喜色。夾往問工老。而公泰然如不聞。如此人。原非餓

死鼎字。

前有曾生者。以寫照名。余召之。應天會圖。復作山居圖。人問若何。曰。古稱傳神。不稱傳貌。今并傳貌者。而無。遂使夫夫也。得擅名耳。人之神情。各有所存。亦在

貌內。亦在貌外。如相者論元忠貴在怒時。此其特異者也。其餘或在盼睐。或在對看。或在周身。或在動止。無有常家。古之悟此意者。窺宜人神所存。下筆點畫之間。而丰容意氣。劃然已分。使人望而躍然曰。此某也。蓋得神之妙。有形觀未竟而先傳者。若待官骸色澤種種妝成。然後使觀者勉強思難曰。此某也。尚得謂傳神乎哉。且夫習卿之人。遠在數十丈之外。望見大略。未辨口目。又或背人而行。遙望其後。面首之大略亦未見。然爲甲爲乙。燥然不可混。又非人之神。無所不在之一證耶。似者水墨亦似。非若秋葉亦

幾亭全書

卷六十二

方術

三十四

非。斤斤摹相。何謂傳神。

孟子論命。與今世異。堯舜必不宜有未均。其致而至。最不可解。故謂之命。若後復人極算。則堯舜命中。宜有不肖之子。以可解者爲命矣。且夫人而無窮。人命有極。極之數十百萬。則皆同。以天下之人之衆。豈能使

同柱同者。窮通壽夭皆同耶。然果老釋理。復名今古。要自不誣。人身墮地。年月日時。便如起成。一大數。各隨其人。用此推算。深窮其理。纖悉可知。以此八字。窮通。非窮通定於八字中也。僕如占卦。止三百八十

四爻。極其變。不通四千九十六卦。天下萬事萬變。豈

止於此。然都可從此占。又知民間藥信神。幾滿百。僧以斷事。亦多奇中。況未身處地五行耶。總是數從此現。不從此定。明乎此意。則四柱同者。雖受享參差。至於萬萬不同。從無相反之嫌也。果老輩盡知而不言。今人則惑而已矣。不修其可致者。而欲知其致者。果何益耶。

方術到絕頂。無不精通於通。君平卜日。管郭易經。袁事星相。張果麻命。楊廖堪輿。皆立身頗高。不肯教人以無恥無義之事。只緣處着未原。借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各有分限。欲中傷人。人不可得而傷。欲獲多財。

袁事金書

卷六十二

方術

三十五

財不可得而獲。枉腹心術何為。不如循理安分。所以技術高者。決帶幾分道氣。今術家自負障天。其心無賴。還是未窺見本原耳。就彼術中。更加窮究。當有轉機。改心易行之時。

管郭李袁。術數之神。古今獨步。德管郭射十覆。以術為臣。亦差絲毫矣。安知其所推天地通神。日月星民。薄海內外。千般上下。不更有差謬於此者乎。大神十中四五為巧。十差一二為工。百差其一。如四人者。即稱神聖。術固無萬舉而萬合者也。京師術士叢集。或就神。予嘗考其實。實不甚驗。聞有絕驗處。大抵合理。

近情。須其間借術以行。儘看。緣與係屬。非復術士本色。縱當受薦。候果傾贈。此則無術而預知。百不爽一者耳。

方技。君子所不為。致遠恐泥。然泥於方技。故泥也。以方技為主。則無通。以道為主。則亦無方技矣。

袁事金書卷六十二終

方術

卷六十二

方術

三十六

幾亭全書附錄卷一
陳祠部公家傳

男 楷 論 次

男 楷 論 次

祠部公諱龍正。字惕龍。別號幾亭。世居嘉善之胥山鄉。高祖南山公諱芬。曾祖西嶠公諱壽。代有隱德。祖贈膳部叢橋公諱卿。爲善尤著。邑諱稱其荒歲貸米不責償。人以昌後爲祝。父廉應公諱于王。號穎亭。爲萬曆中舉。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卓名臣。廉應公娶盛淑人。生二子。長諱山城。字貢。私諱靖質先生。次即公。公生於萬曆乙酉六月庚子朔。幼有至性。始就傅。袁了凡先生見而奇之。謂廉應公曰。公二子皆賢。然少者孝思最深。所至不可量。稍長。文舉子業。同邑吳通菴先生諱志高。潔獨秋抱世外。雖貧之。起公從之遊。實歎尤至。已復師事高忠憲先生諱華。於梁溪。已復遇歸陶菴先生諱子於秋。爲詩歌古文詞。超然出塵。陶菴引爲小友。已又與魏忠節公諱大同學。已又讀書於外舅丁翁家。諱大司空。敗亭公諱廉。商略經史。公自言生平風操學誦。師友之助爲多。府公

幾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之

方讀史。見言今治亂。全賴人扶。勸幾亭經綸天下之事。晤鄉憲以及四方人士。必歌觀其行能。與志趣之所在。考究時務。必窮其綱領。好學深思。龍經善悟。格物之學。學端於此。乙卯。居廉畫公喪。一棄於禮。戊午。靖質公析榜領解。公悅甚。天啓辛酉。公試北雍。大司成吳文端公諱宗以名世。相期。廉舉京闈第三。人念廉應公不及見。悲感泣下。俄靖質公訃至。驚慟。歸則盛淑人已哀。傷成疾。公偕丁猶人躬親。應藥者兩月。竟不起。凡附身之物。必誠必信。罔不克盡。云於時公應廉哀。殷視世間榮。聞泊若浮雲。仰天俯地。知慊心。脩身而外。更無立命之法。精神益欽於內矣。乙丑。黨禍起。魏忠節公曾被逮。公贈送之至錫山。因謁高忠憲先生。誼學者累日。既別。忠憲適公昔曰。觀賢門之北也。門下高誼。如見古人。朱幾忠憲先生及長江周忠毅公諱宗亦復遠。忠家爲仲弟。脩外舅。公亭脩送之。始隱中夜。握手言別。師友親如一。時蒙難。公感善沉。思識日遠。方忠節盛時。公期其同異之見。太分。每規以朋亡。包荒之旨。忠節意弗叶也。至是交情始見。公導忠憲之傳。甚至。惟於萬翁子有黨之說。不肯勉同。謂有累於知人。有始於德世。作辭意歸相賢。及忠憲沉。贈不辱。公最意其遠。不遺餘力。實世益以

知高子之學之人。時瞻瞻盛觀。人情統統。幾集勢且成。公獨料其必敗。惜新莽立論。反覆于餘言。號曰大說。謂已逆。瞻伏事無不一。如左。參戊辰。先皇帝改元。天下想望太平。公數窺主心。有幾士大夫而向內臣意。謂治亂尚未可知。若定本說。略官委信中人者。事之失也。所以委信中人者。因廷臣莫足稱任。而使而注。顧密。此失之原也。大臣於此。倚廣拔賢材。實固幹濟。承賴同。則奏封必誠。司銓選。則材昂必濟。握錢穀。則出入必明。任將帥。則寇賊必平。使人主確然見廷臣果無欺罔。果足倚伏。而一切猜防之意。敗制之。皆有所不勞。自無注。

起而聽事付。慨略無沾帶。自是悟生之旨。嘗言三才萬物。寄此生也。五德萬善。皆此生也。誠一貫。崇已治人。顧性待來。皆此生也。不公非身。不朽非名。皆此生也。異瞻外道。吳生無生。不羣乎此生也。與身言之。無一言可也。終身行之。無一事可也。不知足之果。手之舞之。又曰。念念愛人。立他立功立言之本。可復萬物各得其所。故德貴。美期於焉。德果爾。德乎。除天下之號。扶天下之柔。故功貴。一姓。高一路。唯他。舉爾功。乎。子聞之。思孝臣聞之。思忠。故言貴。自支其心。贊後一世之。嘗。誣謂言乎。不心愛人。而心不朽。鮮不以惡。禍。以罪。焉。功以。區。焉。言。又曰。顧生智與富貴之心。乃可為賢。富貴之人。天欲使人。寄賢。皆富貴而不能也。故生智以所愚也。非使之。愚。生。意。貴。以扶濟貴。歲也。非使之。貴。賤。又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學。之。志。於。斯。一。豈。失。安。百。姓。以自。憐。也。學。之。事。幹。斯。年。矣。夫。又。曰。萬。物。與。我。一。物。學。者。知。此。色。取。其。焉。用。半。愛。百。姓。與。數。君。一。事。入。官。者。知。此。主。其。定。乎。係。子。孫。與。保。天。下。一。心。王。者。知。此。無。私。其。如。天。地。乎。三。月。謂。江。南。午。里。鬼。哭。濟。未。償。始。貴。補。民。有。素。半。歲。女。復。河。者。公。遽。然。曰。民。提。於。下。鬼。啼。於。上。取。民。回。天。不。可。後。矣。拊。曰。家。廟。尚。餘。盡。百。石。豈。以。濟。然。民。公。喜。

進首廉胥山一郡爲倡。公廉民於此。而一方富室故一方貧民之法。亦試行於此。邑中數十年來。中戶以北運破家者接踵。南運稍有廉美。則皆爲士大夫居間資。公謂士大夫所獲幾何。而使民捐貲以膏輕運。破家以充重運。仁者忍見乎。幸未值造冊。公倡議均役。令南托昂搭充之時。邑中多高賢。崇伯熾公。士尤力贊其說。邑侯晉江蔡公。遂如議。着爲十年之令。民困以蘇。公每念大江以南。安阜修履。已近百年。將來不傳無事。何按可以弭之。從兄阜言。錫山有同善會。士大夫按季陳資。賑貧助善。公一見其錄。大嘗。商之大司空丁公。立訂同志。

其地。形及運率。姓名以歸。一時忠智將帥之林。如郭純戎祖禹。李都閩之蕃。何贊竹。地柳。李監紀。儒生。魏大崇。通之。張泰戎。施姚州之炳。愛贊畫超等。凡數十人。公皆多方廷訪。傾心撫接。首辨其心。次量其才。次推其用。武推之。廟堂。或援之。賓幕。至有出困園而收之交。友者。有起諸生而任分閭者。有未識而而薦剴已達當塗者。然公未嘗有功名想。一本草莽救民之誠。故浮夸之士不能入。而所得多真才。甲戌。歲進士。嚴試居三甲本。創當守部三年。乃授職。或以謂公曰。吾親宦途如雲水。寫意而已。族諸假運里。遇彛邑利弊。知無不言。或疑亦鬼也。使居卿杜門。不預一事。解以養賢。此其招搖無恥者。矧耳。非中庸之說也。特憲差煖公在政府。札問較理之要。公報曰。當今家寇虐。衰病。邊警。爲嚴商。民庶困窮。爲元氣病。惟心火與命門火不病。庸可以救之。當大能生氣。君相二火。遂命者也。又云。方今家國天下。同安共危。晚在恩維。三者是大。惟氣。氣可以救見。爲條舉。才可以乎。冠亂。惟早諭。教遇左右。可以成。廉總。承國。詐一胥根本。至計。丙子。入都。分較。順天。鄉試。取士。十一人。多知名士。丁丑。二月。歸。錫。鎮。中。書。舍。人。公。分。較。所。取。末。

卷一 策一
七
卷胡維乎者。其人不厭東。公辭之不使。若省違記以
識。上亦微問同考官胡大行疏生。與維乎素厚。疑
有情弊。有旨維乎覆試。同考官各令回奏。公雖差仕
之始。清直已聞於上。而副考官公仲儼當公以七備
卷。呈獨閱。獎維乎卷。公因而用之。及各違旨回奏。
上併疑。問奉旨。問仲儼。批入。又行。事聞。而責公。
以拘收。嚴取。若謂。拘肉之意。云者。或謂。公上意。既稱。
何不固實之。公與曰。爾中機。數有無。者實不知。豈可以
疑似。拘。上意。五批。就給。終如一。至引。逐日以明。大行
未嘗。參預。上知。公所奏。皆實。遂藏。以比。龍。兩胡。而

公亦。鎬。二級。公是時。身。目。危。疑。爾人。舉。正。直。不。阿。以
事。君。和。平。不。使。以。待。友。守。道。篤。行。學。力。具。見。而。昧。者。議
以。隔。房。爲。大。行。累。擬。常。日。俸。護。之。不。力。也。似。欲。并。其。平
日。交。游。通。請。而。諱。之。則。是。比。匪。黨。主。義。豈。敢。議。時。
天子。銳。意。圖。治。焦。勞。日。甚。而。幾。廢。支。紅。惟。兵。機。翰。中。外
驛。驛。東。厥。耕。事。嚴。急。人。民。竟。轉。徙。者。不。可。勝。計。奉。朝。莫
敢。言。戊。寅。夏。五。月。憂。感。守。心。上。下。部。省。躬。有。哀。懇。上
帝。語。公。讀。聖。諭。而。泣。歷。考。市。今。事。應。思。所。以。回。天。之
實。無。過。奏。陽。好。生。乃。先。進。二。疏。略。言。回。天。全。在。好。生。好
生。尤。宜。減。死。阜。錄。之。贊。帝。舜。也。曰。罪。疑。惟。輕。是。聖。人。於

折。獄。不。能。無。疑。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是。聖。人。於
議。獄。不。能。無。失。也。蓋。欲。窮。至。隱。人。命。至。意。故。不。貴。專。信
而。取。兼。疑。不。務。必。務。而。甘。武。失。則。惟。至。明。至。聖。如。虞。舜
然。後。能。存。此。疑。能。居。此。失。耳。臣。生。長。遐。陬。體。較。近。東。各
方。習。俗。雖。非。刑。措。之。世。然。奇。淫。奇。逆。早。接。觀。聞。及。來。京
師。歷。年。民。間。奇。孽。犯。無。虛。月。獄。詞。既。具。立。就。誅。雖。亦
宜。少。畏。威。而。乃。惡。逸。出。而。不。窮。獲。日。業。而。不。減。以。首
衆。德。化。之。地。陵。夷。頽。敝。反。甚。於。山。陳。海。隅。果。得。故。哉。誠
令。大。舜。對。茲。頑。風。念。茲。頑。刑。或者。大。起。一。疑。端。老。可。知
也。防。奸。之。術。奇。之。而。犯。滋。衆。者。安。知。疎。之。而。犯。不。希。伏

祈。聖。明。於。民。間。重。犯。見。在。者。無。求。疑。情。方。來。者。廣。開
三。面。體。大。舜。好。生。之。德。以。配。上。帝。大。生。之。心。在。舜。曰。罪
疑。惟。輕。願。上。懷。大。舜。之。所。疑。在。舜。曰。辜。失。不。維。願
皇上。安。大。舜。之。所。失。辜。使。聖。主。有。過。仁。之。事。愚。臣
不。敢。難。妄。言。之。誅。茲。微。指。東。厥。事。以。俟。上。悟。上。如
弗。肯。也。報。聞。而。已。數。日。後。特。諭。督。監。王。之。心。辭。意。懇
懇。有。維。視。人。命。且。議。陰。功。等。語。天。下。稱。仁。焉。六。月。懷。遠
特。開。奏。職。二。疏。略。言。事。朝。不。設。宰。相。今。之。輔。臣。雖。無
相。名。實。有。相。職。相。職。云。何。居。恒。別。位。置。六。卿。有。事。則。謀
定。大。將。是。也。臣。以。爲。今。後。遇。卿。董。專。則。具。缺。會。維。既。上

宜各以保舉之事。責之較臣。俾得各出目力。各盡赤心。并其平日胸中所識。不拘大小。文武山林隱逸。但賢真才。悉令分別行能。堪任何事。堪居何職。隨時開奏。歲月之間。皇上總計其所薦。孰當所賞。孰多。多稱職。即某輔也。賢多。賢官即某輔也。不超。將得人而兵。戰。戰。即某輔也。功。功。非才而兵。弱。弱。即某輔也。咎。咎。如此。不惟朝廷可得多才。又可因薦才以別。別。臣。臣。不惟已用。謂輔分。分。因。因。致。致。然。然。即。即。欲。欲。求。求。良。良。輔。輔。於。於。方。方。來。來。亦。亦。可。可。以。以。此。此。法。法。律。律。試而儲之矣。取人。屬治。豈不至簡至要。舉。伏見。皇上十年求治。謀兵。謀。兵。憂。憂。勢。勢。萬。萬。端。端。竊。竊。謂。謂。宜。宜。且。且。勿。勿。憂。憂。餉。而。而。憂。憂。兵。

而上。偏。偏。詢。詢。則。則。臣。臣。果。果。否。否。堪。堪。任。任。以。以。觀。觀。輔。輔。將。將。知。知。人。人。之。之。辦。辦。而。而。官。官。所。所。新。新。舊。舊。諸。諸。公。公。莫。莫。能。能。承。承。上。上。意。意。惟。惟。選。選。辭。辭。固。固。諷。諷。且。且。因。因。言。言。路。路。祖。祖。述。述。二。二。義。義。戰。戰。以。以。進。進。實。實。致。致。治。治。責。責。成。成。較。較。弱。弱。亦。亦。數。數。得。得。旨。旨。褒。褒。稱。稱。而。而。居是位者。惟本。本。錄。錄。來。來。例。例。目。目。公。公。告。告。十。十。人。人。而。而。四。四。五。五。矣。矣。又。又。是。是。特。特。開中。中。擬。擬。募。募。上。上。孰。孰。數。數。發。發。改。改。開。開。不。不。能。能。得。得。至。至。三。三。四。四。易。易。後。後。畫。畫。反。反。其初。初。擬。擬。公。公。仰。仰。撫。撫。所。所。以。以。發。發。改。改。之。之。故。故。非。非。欲。欲。必。必。更。更。也。也。上。上。願。願。心。心。鑑之。之。於。於。是。是。刑。刑。拒。拒。李。李。公。公。請。請。就。就。夜。夜。撫。撫。公。公。語。語。而。而。引。引。仲。仲。之。之。亦。亦。得。得。會旨。旨。自。自。後。後。發。發。改。改。者。者。漸。漸。希。希。冬。冬。京。京。即。即。戒。戒。嚴。嚴。詔。詔。九。九。卿。卿。臺。臺。省。省。舉。舉。堪任。任。督。督。撫。撫。者。者。御。御。史。史。葉。葉。公。公。請。請。舉。舉。公。公。應。應。節。節。時。時。公。公。方。方。舉。舉。使。使。魯。魯。藩。藩。後。後。晤。晤。葉。葉。公。公。問。問。何。何。以。以。舉。舉。葉。葉。曰。曰。吾。吾。見。見。當。當。今。今。人。人。未。未。有。有。事。事。

特舉二事。豈非深明作聖之原。洞達帝心者乎。語曰。事
天以實不以文。臣請更進曰。事天以恒不以暫。何謂實。
皇上今日未嘗恤刑之誠是也。何謂恒。願皇上歲
歲勿忘此求言恤刑之心是也。蓋星變有特異而直言
無時不當受。人命無時不可哀。臣請申此二者。所以最
關政治之故。一好直言。則善惡日明。舉動日當矣。是脩
身之道在其中。諫言不拂於耳。則賢奸自辨。是知人之
道在其中。民隱無時不上聞。則所缺與棄。所憂無不
安民之道亦在其中。一從諫。則德無不謙。政事無不
統是心也。豈僅觀星而動。願皇上歲歲存之。日

義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十一

日存之也。頃者五案重入。不得不嚴。然僅推刑之日。其
擇其才。慎其之。先早付。既別。國事從可。無大。而。臣
亦可以。死。其在。小民。則。願。時。時。論。戒。舞。事。待。時。
真。務。確。勿。風。影。勿。株。連。而。京。城。內。外。人。民。亦。可。以。少。死。
行之數年。聲香感天。是心也。又豈僅觀星而論哉。願
皇上歲歲存之。日日存之也。書贊堯舜。皆曰。合已從
人。贊成湯曰。改過不吝。自後漢文帝於群臣所言。無不
可行。未嘗不稱善。當時幾致刑措。唐太宗諫後。贊御
遠人。人皆諫。而貞觀因。幾空。是寬刑愛人。又統於容
受直言之中矣。且學者除舊布新之象。皇上但新布

其寬虛。使諸臣皆得新布。盡。所以應天消變。竟不
至善哉。語意切直。見者咋舌。聞中。大駭。初擬該部知
道。然疏中所言。專格君心。不指一事。不及一人。何部當
知。蓋亦未測。上意。姑設此套語以嘗之耳。乃王則
未。因疏中事。天以恒不以暫。及後。嚴。歲。存。之。日。日。存
之。等語。而措筆批。票。云。此疏宜。嘉。改。票。聞。中。不。得。遇
勉。為。獎。許。寬。辭。實。未。辨。一。天。懷。也。事。是。朝。端。感。勸。獨。獨
競。進。直。言。上。無。不。優。容。者。務。刑。坦。聲。公。極。忠。有。親。臣
宜。事。事。措。當。何。得。以。獨。司。從。票。為。靜。蓋。未。公。譽。職。觀。中
語。上。亦。因。獎。同。余。疏。下。部。於。是。來。朝。謂。望。明。注。意

義亭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十二

知此。必且起用。公札示。孫等曰。彼皆風聽之見。但求
聖主。意思。感動。福及蒼生。轉。風。為。治。即。我。小。臣。之。天。榮
大。福。何。起。還。為。公。居。恒。當。慨。論。三。代。以。下。聖。賢。不。生。治
日。帝。少。嫌。樂。放。化。不。可。異。而。國。家。無。四。百。六。百。之。祚。皆
餘。人。主。不。能。舉。若。天。能。保。合。大。和。以。致。隆。陽。穆。及。建。能
橫。生。凶。荒。天。札。徧。天。城。而。若。若。相。祈。天。永。命。之。大。職。懷
為。聖。人。之。絕。業。而。不。可。幾。夫。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
以。陰。陽。為。端。以。四。特。為。柄。大。而。刑。德。之。檢。舒。小。而。一。身
之。動。靜。無。事。不。意。天。明。以。立。人。治。故。孔。子。論。為。邦。曰。行
夏。之。時。非。顓。顓。獨。取。一。建。寅。之。月。為。歲。首。已。也。周。公。制

出六卿分職。指已盡天下之職。而復本夏時。制十二月。賦政之法。作月令。何哉。聖人南面而治天下。與余孤孝。若天道。脩變理。實亮之職。其實事全在於此。故周官爲。萬世太平之典。而月令乃是用周官之典。周官爲六卿之事。而月令乃天子之事也。後聖有作。欲贊化育。配天地。非設誠致行於明堂月令之義。孰能財成輔相。爲授化。皆既棄之元氣。以康民物。永爾厥者乎。會立冬大嘗。電雨霽。公曰。國家沿襲前代。以至日郊天。非古也。易不云乎。先王以至日閉關。而今以至日郊天。是先王特閉關之日。乃後世特辟關之日也。這天莫大乎此。欲體天

歲時金書附錄

卷一 深博

七

造宜先正乎此。明主可與處。言尤可爲微言。乃本前歲冬至迎陽。祇復進請正郊期。疏略云。臣去夏獲復卦。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之義。疏前先日南郊。以養初陽。衆。統下。部。臣。傍。禮。經。傳。乃。知。至。日。至。爲。文。原。異。爲。指。迫。疎。古。聖。王。郊。天。雖。有。之。期。不。用。至。日。孔。子。新。魯。定。公。曰。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郊。特。牲。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王。肅。注。曰。用。之。郊。特。牲。於。憲。子。之。月。也。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夫。冬。至。不。恒。遇。辛。則。用。辛。焉。冬。至。之。月。明。夫。惟。周。肅。大。司。解。云。冬。日。至。於。國。丘。降。天。神。饒。人。解。此。語。遠。夏。用。辛。而。不。考。

豈知周禮原云。冬至。不云冬至日也。云至日。用爲冬至之日。孔子所云。至日閉關。是也。云日。夏。則是日至之月。而非本日也。即孔子所云。其月以日至也。周孔之言。若合符節。禮家混冬至爲冬至日。一字顛倒。違使郊天大釋。行於閉關。不省方之候。千年遺業。有待聖人。臣謹按上辛者。關日至之月之第一辛日也。如冬至在十一月下旬。則用中旬之辛日也。在中旬。則用上旬之辛日。在上旬。則用十月下旬之辛日也。蓋所謂日至之月。論節氣。不論月朔也。或冬至即違辛者。此爲仲辛。不爲上辛。亦不用本日郊。義惟天聖。聖。惟。聖。運。天。如。相。

歲時金書附錄

卷一 深博

十四

將而更正之。吳天上帝。新以答。耶我。慮上者。其可置能疏奏。闕。票。尼。之。不。行。上。特。前。其。事。不。再。脩。周。郊。此。命。關。臣。會。郊。禮。義。關。中。以。小。臣。一。疏。通。令。關。部。會。議。殊。不。悅。通。制。久。之。始。會。養。通。上。辛。之。不。便。應。仍。周。至。月。公。援。進。郊。期。考。稽。疏。上。竝。兩。旬。日。於。關。部。會。奏。惟。報。聞。而。郊。此。獨。及。公。疏。獨。復。肅。十。言。饒。多。清。同。於是。郊。惠。關。益。意。至。第三。四。原。饒。苦。指。殷。給。撫。服。上。見。精。大。臣。意。皆。格。不。能。行。乃。止。是。違。也。不。知。者。以。爲。侯。天。知。者。以。爲。爭。疏。乃。公。當。日。尤。有。指。意。特。疏。主。上。敬。天。之。心。獨。至。秋。耕。約。自。關。原。大。以。修。新。生。之。心。稍。養。願。以。禮。

堅水之漸。如首疏中所陳。謂云也。議既極。公欲此。願卒明於後世。復以關部所願。觀士文所私。提一剖之。名郊期。咨應。載金背。上天資甚美。以古哲后自期。佐理者不能將順德美。遂競為諛佞。先是有以止舉受言為規者。擬旨云何。得引三代後中主。自是舉朝當領亮。公前後諸疏。每引漢唐。獨舉。採納舉朝。嘆異。而不知進諫有幾。教養有體。格心有本。前年使惑守心。公捧諭。罷立。曉夜傍徨。工部金公。伯玉。字見之。曰。誰有此識者。必能感動此善言卒者也。西臺得公。謂可。曰。頃草直言極諫。責陳於君者。惟黃石齋陳幾亭兩人。石齋每草。

樂平金書附錄 卷一 諫論

必得嚴給。幾亭每草必得溫旨。無他。石齋之言。理正而氣激。幾亭之言。理正而氣平。此善言體者也。體兩嚴星。變。上求言皆甚誠。公得以忠言動之。及庚辰風霧詔出自間。擬有罪人語。公以是再言而一不言。此則達諫之幾。人所不及知者也。然公非不言而已。不言即求退矣。公雖抱安民之志。救時之議。然自知甚明。嘗言治天下非勝不任。非知人不濟。吾愧乏裝中立之目。肆雅圭之膽。且精力不足以當大事。形相不足以卒厚福。惟可發明理義。舉當今三四大事。抱體大綱。任當世有才志者為之。足佐中興之業。繼鼎泉石。固吾所也。又言富貴。

之徒。樂身肥家。草米同處。事職斗量。皆得。體樂。名垂世。管蕭而下。猶多屬情。薄望。貴得。身與天下何如。福也。豈易易可遇。或與公期。滿。王文成策勸於外。未退。天子格心之。唐。一伸又僅享下書而已。惟退前之。此於。者之。福。庶幾斯人。雅言素志。往。此。退。因論。期。犯。誰。居。東。天。民。傳。以。見。志。充。當。作。高。子。小。將。徵。自。其。承。失。退。之。概。云。庚。庚。工。具。財。者。入。三。載。考。績。授。後。仕。康。順。父。康。憲。公。為。退。議。食。塊。孫。宜。入。盛。氏。為。淑。人。是。月。宣。師。夫。風。天。黃。日。青。海。都。不。解。益。恒。

樂平金書附錄 卷一 諫論

風也。上憂懷。擇以三月三日。合臣工新職。前一日。誅重囚二十餘人。公驚曰。方將祈恩於天。而先期猶人。天可祈乎。及發黃沙。漏空。偏天。紫赤如血。大恩被木。發。八馬却立。數日。益甚。上乃下詔。求直言。或問。當何言。公不答。益以却期。疏幾及於禍。隱志已失。然強。授。解。風。一疏。專言。議。微。緩。死。吏。垣。章。公。律。正。見。之。曰。幸以巧我。即於疏尾。益數語。指。西。版。事。立。上。之。得。嚴。旨。怡。然。章公之自信。信友如此。然。上固明。草。令。該。遂。回。奏。且更易。飲。青。幾。時。公。方。在。署。拜。漏。忽。傳。旨。教。回。各。鎮。監。視。內。臣。公。大。喜。揚。言。今。日。風。必。息。有。明。果。息。越。日。風。

從有聲泉峴。公言。若方行聖人之政。必無憂。俄而風息。遂大雨。君心與天心感應。如桴鼓。公義信其理。而至是益驗之於事。有與蔡雲怡諱。諸公東上。天有意。聖明扶持。國祚昭昭。可見若得一格心之大臣。引而伸之。優游不迫。使自得之。客官以知人。官人以安民。治天下可運諸掌上。四月。刑部主事趙公諱美。疏請訪求天下真正賢能。太平反掌可致。有旨令速舉其人。趙公遽過云。欲舉公應。明問。公大驚。力止之。又託其同官止之。則疏已進矣。錢奉旨。奉太平約。趙奕昌何得易言。公始安。五月。奉命。署翰林府。大旱。

荒米石王金水陸行數千里死者塞道入禹州 甯王
相見勸之屢莫應公乃與正使謀吾掌旣處王臣所至
皆應有補於其地遂各捐兩臺餽餼錢賑糶以慰勸
紳之心歸途駭常道鄉紳必諄諄以一方富室救一方
貧民之說進之禮垣陰公潤援以入告掌 聖陰勸海
內通行時江南米亦賸貴遠近閉糶劫掠肆起貧民持
錢入市竟日無從得米挾草體公恒請磨處平賑邑紳
多繼之然賑及城坊而鄉農之無告如故也八月公歸
始嚴城中餘米專濟鄉農明年辛巳早蝗木偶作明公
與惠菴錢公分訪先來其難貧者隨勸城郭富室各有

平輿其難竄已復新流巧巧入境想隨情之捷路者終日皇皇猶憾弗及飢若熾西米設粥賑建巧巧爲獨餉有窮於力而無不竭於心使舍吾提議及致富事謝札長吉短訴情源於痛哭蓋夏秋之交心力幾瘁卧病者旬日焉四月當復命公念時事如此直道終不可行遂拜疏請致仕米旨不允復遠颺聞歲在午二月始入都而以養病掩帶諸事宜命察悉心無理其米竟遠次解枚荒策會約真大指云小荒先散復於鄉村大荒兼煮粥於城市當道會粥而養窮鄰人童地而散無且曰吾願百世君臣士民身弗值狄荒之事而心各得救

施之策也。三月義舉。內外官已經籌考過矣。將元陷豫
蘇。國事益艱。四月。上復下詔求言。有云。機欲拯困甦
殘。不知何道。而大臣言路。米兄有經營實事。其四公最
者。公憾罪已之數。五月朔復應詔陳言。臣龍輔今日
最大最急者。不過三事。曰。枵腹爲富。內平流寇。外禦戎
狄。而其要不出聖制新設二科。曰裕國足民。曰奇謀
異勇。但其中各有機水焉。欲裕國必專意於足民。有奇
謀方能助其異勇。就生財論。先明財字之義。方可謀生。
倘誤認折色爲財。金無可生。勢不得不出於取。必知本
色爲財。穀果乃年年增長於人。祿者實有生之道。在

奏請換除後復建兵垣曹員直等七人分長該轄七
郡之守李應更置者益尤重其事云三事皆採用疏中
語惟用人疏中然疏言惟危疆重地最宜後格又言
界地督撫宜令心膂大臣先期延員生名議議幾而
上擬黃公配玄撫院王公漢撫豫省縣令考過未數月
者又其後命部院會同科道分別督撫去留越才還
補凡公所陳後無一不見辦究行制或行之後時或奉
行不必有寬事或旋行而旋見格使天下未得被其利
至所捐心膂大臣非獨部隨也而當事疆難於
外黃重治人之意不伸究歸復法而已時上又令諸
司有利民之事被時之方悉開款送開業奏公復著
聖荒議投開闢未進也然晉江黃公請原先進以
上上曰有陳龍正這箇人錢問他朝不答再問又不答
上乃默然而止既而戶垣楊公枝起就益沈參議正
宗李侍郎繼貞袁都御史繼或何序康剛等諸人而復
及公議併徐尚寶京東水道考畿南治本疏云宜令
本進呈備費廟議之末上於是取原議及尚贊二
青人寬公隨具二疏併作水道考序進之蓋自百十年
來議財議餉皆如金錢不復知玉帛持國計者惟以加
派為長策神宗朝天下賦銀錢開百餘萬自遵嚴歲

餉新幾三加後一千九百餘萬五倍原額致歲日窮
田土日荒餉好盜賊熾天下公撫要縶之於是專發此
議謂金非財惟五穀為財興屯不足以生穀惟墾荒可
以生穀起科不可以墾荒惟承不起科可以墾荒五穀
生則加派可繼加派罷然後民生可安一時相與信和
者廟堂如晉江黃公將公韓德興化吳公諱督撫如蔡
公諱王公諱朱公諱之口北道何公諱京東趙繼公
皆鑒聖特此為平寇安邊良策即
垣疏亦云興屯不如開荒已盡掃年來伏定屯書之
素而部覆仍據興屯起科妄說是田未加開而三餉之
外又加一餉矣屯穀徐公殿臣灼知其弊特疏駁部違
之誤明旨報云進荒免科率開創率著弊諸確違毋
仍徇宿弊可謂深切著明奈奉朝總習者康終以排金
重穀為創聞於是特疏疏理都御史二人司道六人奏
佐二十餘人而新皆以屯務冠其上銀借事竟不在生
財以故戶部借典屯之名行加派之實吏部借登荒之
意為起科之端而條來之苦心胥索矣公自董仕後每
有所言必國家大本大典大計屹然比照古名臣八月
浙銓司以乘議不輕奏登同劉臺省後易之所東西互
爭奉下至屆指公開東西人皆康晉江黃金以齊分曰

此時爲銓曹。須立身至瀟。待物至通。清所諸也。遂所不能也。晉江點首而笑。俄卿臺省來言之。銓司亦自言之。公一意堅辭。乃止。金伯玉先生笑語公曰。今日當途。乃有高坐在家。衆人拱手送吏部上門者。是殆有故。必貴鄉不欲先生處官路。故以此示大公耳。公曰。我亦知之。乞休未遂。冀得一南當當吏隱。最居此通要乎。時內外官又當考選。公志秋求南。一二重公者。謂時事多艱。必欲留公於北。會朝議撤前督。公謂晉江黃公曰。前督於今最急。當議易。何反議撤。撤則必從。前入黃大然之。而不能奪也。公又謂同年在官路者。此開繁至大。當共

樂事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譯之。皆唯唯莫敢發。公於要地。諸公非以國事及學問來商。未嘗投刺先謁。或見爲有心彼此。又嘗者掌上錄。言方今四大事。兼足公私。申明當廣。內平流冠外。而以格君心。擇治人。爲立此四李之本。錄成。自二三同志外。不輕示也。及是晉江蔣公聞之。求親。一日兩造公門。且請傳之以廣益於天下。公感其誠。因念此書不欲出。慮時相也。新參梓傳。武亦無害。姑聽之。而素忌公者。果摘公書以爲有心譏切。會有邑人素憎者。故無行爲同里所譴逐。是秋變名。惟修。中順天鄉試。公以風化所關。特揭及之。特御李公士燧因以入告奉。督前

諸黨護棄者。咸忌公。通擄胡大行以分關宿業。訐奏。然此衆。欽定已六年矣。素事竟擬。累復下部察。於是考選不列名。在公適諸本志。而群小福快。十一月。屯院徐公奉。特旨。請選荒事宜。公初適壘荒議。及徐尚寶書二疏。旨亦竝下。公喜曰。此事得行。當郭公所云勝作中書令二十四考者也。公分關宿業。亦報聞。時前鎮失守。警建京師。甘黨。按御史李公。前之學慮人也。以國事孔亟。上方窮廉求賢。特疏薦三人。其一爲戶部主事葉芳。是前論放黃石齋廷杖者。一爲諸生武。是力學好義與李公拮据。願須其鄉者。而以公爲

樂事全書附錄

卷一 家傳

三

之首。略曰。學傳孔孟之宗。慮裕親美之略。所著學言等書。允足垂訓。居鄉則率里黨勸善。厥貴。學化俗。其居官也。好生。察職諸事。曾蒙。嘉納。具在。御前。此一臣也。盛代醇儒。經世鉅師。當令廉展底蘊者也。來復云。臣於此三人。皆親視而廣詢。然後齊沐入告。非敦。御浮譽。憑偏好。慮登薦。賤也。歸家。繫人。至矣。祈通錄用。以贊中興。疏至。群小益忌。吏垣贊雲師者。旨攻公學。非而博。言僞而辨。又以進壘荒議。徐尚寶二書爲陵。於奉。旨遂覽。若遂志之者。而其要歸。則在博溫體仁。竊。派襲蔡奕琛衣冠二誣。護以公爲溫公典試所孝士。而

蔡公則溫姻姪，師故爲此，以嘗公意在反李公孔孟褒獎之句也。間擬稟如故事，御學抹溫蔡二語以出，命改稟，閤中乃擬，師殊屬不倫，姑不究。上久，西李公疏不發，至是與雲師疏同下，李得優旨，舉朝服上之明。時浙銓司已罷去，總憲劉公謂太宰鄭公，三曰：敵鄭銓司，無輪陳中翰幾亭太宰曰：吾意正爾，而貴鄉意不盡同。今先生見放，所謂鄉人之善者好之矣。卽擬具題，而忌者復就總憲力阻之，總憲不聽。於是急嘆試御史黃爲無影之噬，疏誣誣備至，且稱總憲爲其學以自縊於堂，官而指公爲僞學以配之。

惟知安百姓，時務則惟知生五穀，平寇。今逢吾日深，惟思用奇士，微奇謀，早優生靈，早安君父。此外空空洞洞，別無一亭一念。此吾之大衣鉢也。黃亦大笑。翰林公增志，朱公天麟一日謂公曰：公二事應少待。掌上綠出之略，早劣生弊之略，早公曰：掌上綠原不欲出新，至之不能止也。劣生於國家風化，爲弊大矣，稍後時則已列京國衣冠之班，寧可復去乎？護惜一淫凶，而長旁觀無窮之惡，假長厚，其慘刻矣。今扶倫營而失世榮，豈有悔哉？二公歎曰：見義必爲，先生有焉。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陳祠部公家傳

男 裕 論次

養 暑 舉定

閏十一月河間廣上發帑金三英命大司馬募死士
出奇計有市僧董承憲者資謀召對弘戰門任偵探事
上英明屢敕其妻總奉朝方苦於偵探之無人公乃
若讓曰偵探者探其領兵者爲誰衆幾何所向何地分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家傳

合幾枝此將兵者之事非中樞事益非廟堂事也今督
撫不能偵總總不能偵而欲中樞代偵之甚且上煩
廟算夫偵者軍中耳目職守機宜所從出也猶廟堂
不能代設代偵而知之亦於軍中調度何與病反歸內
以告外以敵情示督撫總鎮而代爲定戰守之機宜乎
勢朝廷之聰明御警書之將帥機預洩而權還制何以
立功且用間用兵一事也間猶目覩兵猶足行今用兵
者非用間用間者非用兵譬如見者自一人行者自一
人能無誤乎臨敵易將今固無及爲救急計莫如就京
師求善用間之將聽其募死士隨偵敵隨出奇設伏使

目視見行出於一人敵可惑而走也復條列撫宜
大司馬相知及英所任職方郎將公開戶閉居日讀程
子書見當事者計皆左不得已隨竭忠謀以爲之助然
司馬欲委責前人不肯肩其辜職方亦猶豫不敢決公
爲之浩歎先是朝廷加宋六子號命詞臣制其書
公以爲程子書微妙緣讀且朱子乎哉今既將移朱子
之舊必抄機程子之心使三賢俱起稱爲無憾然後可
乃泰近思錄及朱子語類並刪隨言立類分別去存號
日程子詳本有疑義誤傳必爲之辨析入歌要於至當
行人司副龍公開元以糾劾權輔件旨廷杖下獄固

義亭全書附錄卷二 家傳

之求撫焉熊精理多所探索公深慕其好學謂不啻
夏侯勝當年先是丁丑公因制旨杜門與金伯玉先
生定朱子語類至是復與龍公商定程子皆在風設鼎
佛中而是歲危疑尤甚初群小挾柄人之勢譏訕不
絕乃設局阻公之遇而又學其退終年無旅期足以猶
公不知公方遊神濂洛之間未嘗與敵入機抱也分關
總云臣日惟靜坐讀書作老經生功課君子無入不自
得豈不以無入而非學也哉是月丁輔人病病厥歿於
家黃石齋先生諱道求言歲憲公穴不吉祭等祔藏果
有水壞之異遷遷厝總願待公即而或盡癸未三月丁

爲人朴聞至京師。公京甚又急欲安職。願寬公歸。思烈切公性儉而好施。食無珍味。衣無華采。門無拜客。宴不用僇伶。居不構園。平惟遇奇士活饑民。不構頌。義厚費。極疏詆誣。覽者不平。謂公盡以年味宜。還歸。與民姓。香郊迎狀疏。聞以辦公。翠感曰。此何事而堪人告。且置者無一事實。安所容辯。辦之是交相害也。何異屠估平。而以試御史。自乞實授。爲憲。應公副院。張公諱所斥。又以失汴叙功。爲吏。垣劉公昌工垣。陳公燕翼等連疏。臺糾。能無聊辨他攻者。復兩及公。四月公始過。剖斬爲學。疏以辨其誣。然意不在自辨。狀因此違同善旨。

事於聖聽也。公嘗言。今海內民風大壞。大抵同感相。濟而此會以同善感之士大夫。矜名自好者。亦吾異人。異而此會以善與人同感之。既有以感受惠之小民。又有以感施惠之君子。誠得四方會法。推行其可聽和。氣轉般運。而彈盜安民。其近效也。然果奉食育時。順局一轉。相知有欲爲公。別白者。公止之。有勸公自陳者。公不答。惟云。欲歸安親。乃本志。世局自變。吾心自常。六月。備撰通州觀。陳兵食大計。主。繼輔屯。壘而以承不起科。爲綱力田。氣耕。願罪等。款爲目。上夫嘉納之。皆本公議也。既起入政府。建同井。研陳。詳各。今所知。建

意欲公一見。商進用法。公嘗以久在候。自未嘗出門。見客。其人從吏。不已。公乃曰。司馬溫公訪塔。遼諫者。於伊川。且不答。況尙及已身乎。其人云。通。謂相門。恐。壞品耳。公品久定。一見何傷。公笑云。只須此見品。候不定。當事者。乃知公不可得。而親疎矣。會有大僚。嫌公者。揚言伊自劉念嘉。外更無一人入眼。太宰。卒。知。遇。承其意。必欲降。謂公。安之。十月。爲。遣。夜。盜。開。又。得。邊。警。復。急。公嘆曰。死病無良醫。命矣夫。爲詞友。帶。開。云。南。笑。靜。聽。長依主。北。開。居。也。或。身。十。二。月。朱。旨。降。一。級。調。用。甲申。正。月。丁。酉。吏。部。題。補。南。京。國。子。監。丞。先。是有旨。令。中

外各華心計大臣。宣撫朱公之得。疏。率公。堪大司農。任公。關力。語伯玉。金公。以。款。歸。至。時。氣。其。絕。不。通。接。接。勉。齋朱先生。爲公。同門。至。美。而。以。心。計。爲。豈。未。悟。識。公。衆。爲。國。急。才。未。服。爲。公。計。也。若。金。先。生。與。公。定。理。果。交。者。十年。身。且。進。而。許。國。而。能。深。諒。素。職。爲。公。求。退。其。於。行。藏。之。辦。款。矣。公。知。吾。推。蔡。公。必。好。附。節。虎。子。爲。孫。哲。庸。求。網。於。公。曰。得。貞。臣。之。女。爲。吾。孫。總。時。時。知。見。公。蔡。公。報。曰。此。時。求。劉。益。見。幾。亭。矣。丙。辰。南。監。丞。命。下。二。月。庚。申。朔。出。都。三。月。辛。亥。抵。家。繼。監。丞。書。於。南。大。司。成。求。題。致。仕。間。及。時。事。輒。頓。足。曰。土。崩。之。變。成。矣。三。船。載。求

無度。藩府暴橫日甚。守令貪酷成風。緝紳皮虐小民。膏
戶剋剝窮人。客兵淫掠縣禁。有此六者。致中州秦越無
處不開門迎賊。今賊入晉。晉必危。晉危。都城益孤立。大
難將至。若聖主何。日發。以都城不守。爲慮。客至必
首問北來消息。迨五月朔。遣傳都城失守之變。先皇
帝以三月十九日殉國。煤山矣。痛哉。彼夏商之季世。凶
德之暴折也。殷獻之失。開弱極之陵夷也。漢明之竊越
懿德之狂惑也。隋康之慘。宣政之淫。也。然且得由
衆庶。或遠迎偷息。爲一代宗社。臣民厚。今先皇帝泰
儉勤勞。皇皇圖治十七年。如一日。徒以有君無臣。死當

幾平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五

誤國。而其歸也。乃與淫昏暴虐之主。同禍。而夏憐天問
蒼天。此克此痛。易其有極耶。公自壬申癸酉。即以寇孽
爲深憂。甲戌公車。扶奇士入都。謀所以窮散蕩平之者。
丙子。擬急平流寇。疏丁丑。著其說於會試。擬經義。戊寅
又著平寇安邊議。已卯。復擬生財平寇。合爲一事。疏。見
當幸莫以爲意。皆不果。上追壬午河南陷。癸未潼關潰。
朝士始有就問者。然是春寇已入。舊上臨朝。憂泣而
元宵燈市。貴人默寡如常也。杞人空憂。事燕終夢。蓋一
紀於茲矣。及是。聞變。摧心飲絕。曰。天翻地覆之事。當吾
世而逢之。又曰。吾舊冬爲朔於衣帶時。志意已定。設更

國帶都門。只是一死。少頃得坐。渾淚不能已。曰。吾以小
臣先。聖主殊常之禍。恒懼報恩無日。而今樂長已乎。
將人情洶洶。又傳言逆。聞兵且南下。公如史公。長已乎。
握兵上游。必能定大計。當收拾人心。以待之。達偏服。城
坊與民及諸貧士。爲郡邑倡。而以其平屬於縣。曰。宗
社大故。臣子之義。何以來爲。固結民心。卽爲報國。縣如
公。指立行之人。情漸定。頃之。聞福藩監國。公喜且泣。
已聞收元弘光。公不樂。著建元不貴。再用說時新君初
服人室中。與公亦慨然有挾營雪恥之志。屹登極詔諭
月不至。公曰。與元制書。日行五百里。今四方引領而觀

幾平金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六

新政。感發人心。在此一紙。何息。暴若是。恥辱。聞新政不
公。遠絕意。用世。七月。遂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與曰。吾
乞身。先帝之世。而脂榮。今日之朝乎。立具呈。太宰求
題致仕。公於殉國諸賢。如劉公順。廖公奇。許世金。公
成。公諱施。公諱邦。凌。公諱義。吳。公諱。王。公諱。家。朱。公
諱。蔡。公諱。許。同心至。與金。公常感一友人。事。謂公
曰。我嘗在此。開想。要。特得無主意不定。如某君之
出。飄乎。至是。公述其語。因屈指。謂公曰。烈烈二十餘人。
吾友幾居其半。亦辨在平日。爾。候而。劉公來。招。有詩
紀之。時九月壬子夕也。公素輕捷。無他恙。自此慮友。臂

不仁十一月安壘廉憲公於青山南之百家潭是歲公
鄉居十九意象慘澹嘗竟日默然開起執小杖諸鼎重
子難脂草交枯枝若以此爲意者忽投杖而立或支頤
復坐捩等屢待不敢啓問知公之神傷者至夫嗚呼悲
夫其明年乙酉公年六十有一正月復具呈太宰張公
批求題致仕再請始允念臺劉公曰國破君亡吾輩不
能死又有一番出處罪且浮於不死矣其何以對知已
乎前在留都久不得爲丈賄車耗私心揣之當以嘉遜
終則一時正出處之義者惟翁丈一人鳳起諸君雖乎
後已時朝事日異中外警警公嘆曰三綱五常絕矣遂

絕口不問時政立叅訂家集八法授模等曰義理未確
者無關繫而可去者簡端嘗一字曰去理確而詞未精
當宜更加酌者曰改信心獨得異於古今諸儒觀者心
或未安曰疑無甚關係而議論不可棄者宜移置別錄
曰移次序未審應番入某篇及某條下者亦曰移諸意
相似數處並見宜裁合爲一條者曰併惟精要者簡端
用一圖識之又或辭與前皆相似而意異不害其爲心
得也存之辭雖異而意同是襲其已難耳去之三月學
言三卷成四月定學言詳記分爲八門一功夫二原本
三發用四治道五政事六人情七類辨八胥術因取初

再刻及未刻三稿分門比類命模等叅訂如學言法而
公平峻之會有挾京邑異議來告者公一笑麾之賦詩
有京華歌舞新南極野哭沈淵舊帝星何物微官勞顧
瞻顧移難火煖蒼生之句郡城異文學統時雅爲公賞
識茲特來就公學公語以立身行己之要爲更著巨手
說五月庚寅南都不守公在屏林慨然流涕曰先帝
身殉廟社義感天人至爾血詔戒遠從無傷我百姓又
占東萊國遺恩所未有此百世大仁也仁在百世者其
聞郡邑傳言但老人不及見矣可若何聞六月辛巳朔丙戌

金臺先生死節狀公覆然曰念翁死耶意其君子遂簡
梓記申明哲保身一條記其事已微晒曰終是偷生時
日從皆遂絕不粒食惟少進涼瓜吟茶義飛倒於郡邑
主事者仍展玩學言不報因改定曾子易簧一義愴然
辭採曰吾少年失學中歲知非勤心寡過餘三十年終
履劫遂命也丈又云死如念翁倒也乾淨趙日揆等強
進附康公固却之揆等憂甚進清暑劑又固却不脫庚
子命乘蚤涼還至廉憲公祠是夕元神益脫辛丑平旦

醫主用附子理中湯公慮乎大言曰大病須大藥俗醫安能療我吾雖困自有大主意在兒輩勿以藥混我揆等慙駭不知所出少頃情強試一匕公向內側臥不似久之由右手裏出以食指規畫若有所書口隱微吟似背三言韻語痛乎書空莫辨而語音輕眇又不能審聽也僅於五六句間聽一語曰君何在揆等始豁然解公之意脩因進曰大人大主意在此兒輩豈復敢以姑息之愛強混大人且有一語兒誠不忍出諸口今欲明白大人心事又不忍不言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楚焉斯已矣二語當是大人今日心事情不孝當口脫

性癖香片檳號曉而入昔口福受恩受恩涕淚如雨呼足以觀心矣公孝弟賢仁天性獨至事康憲公盛淑人每先意承志能得父母之歡心康憲公病革語公兄弟曰達未析若何公曰某兄弟自以讓分康憲公領之後公所受田縮於靖賢公逾頃而室廩則全讓之靖賢公至靖賢公臨歿以圖史園亭值千餘金者手書昇公償以昔所賣公大慟弗受且招侄舒卓二人於家別延親孝子爲師與揆等同學一切通財禦侮撫孤諸事終公身者二十餘年弗替公自悟生生之旨灼見人生一照善念直從大生廣生來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在天地爲生生之德在人卽是不忍之心學不過體大生之德傳不忍於無窮耳豈有華華好道而永今於天地之間每語揆等曰人生自飽暖而外多璵何爲若弟今日免於饑寒足矣與其爲一身供暴殄何如用以拯無告且爲子孫延福祚乎夏秋之交穀價稍涸卽命揆等罄餘廩減價平糶減價暴骨數萬工務理義舉始自壬申揆等體公意不放怠吳門有汎濤者三十二人將展辟矣適公奉使南歸聞之懇於司理倪公長珩且也一大誓明無私倪公感動力請於當事止辟一人戍二人耳里民四人以非罪忤當事將斃杖下矣爲之乙

夜謁相。親視轉營救。始得。一人出。數日而卒。公。傷之。邑人士就試北。有支蔣孫三君者。先機旅。公。皆力。其。醫藥。檢。津。送。還。鄉。曹翰林。義。雪。聞之。嘆曰。朋友死。無所歸。於我。前。請。聖人。書。必。欲。見之。行事者。幾。卒也。遺。宿。還。問。貧民。棄其女。於。還。商。千。母。哭。別。爲。償。其。道。而。完。其。女。遊。黃山。開。習。俗。有。銅。女。碑。事。著。蔡。州。太。和。說。彼。中。常。事。爲之。推。衍。梓。傳。人。心。感。動。奉。使。中。州。見。流。離。載。道。欲。救。無。策。日。坐。輿。中。濕。泣。祇。全。數。素。兒。而。已。有。使。離。五。孩。記。訓。子。孫。僱。乳。母。必。善。全。其。所。遺。之。兒。有。僱。乳。母。說。至。於。宮。女。閨。人。怨。曠。無。告。亦。嘗。竭。心。思。爲。商。酌。

雙江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一

其良法。而蔡牛駭。亦著說。以所機世王佐之推行。嗚呼。仁哉。公。南北。往來。水陸。所。經。見。有。便。宜。美。利。可。施。行。及。叢。薪。富。除。如。河。工。積。淺。挑。浚。道。橋。等。弊。漕。彼。自。其。自。沉。劫。掠。士。商。演。戲。失。火。等。害。胥。役。肆。詐。小。民。刁。孽。里。役。等。情。無。不。詳。識。遇。常。事。有。心。人。咨。詢。必。竭。誠。啓。告。并。所。以。興。釐。之。法。庚。辛。間。漕。卒。驕。橫。極。矣。他。州。盧。公。世。撫。爲。巡。漕。公。舉。清。事。機。立。結。悉。告。之。盧。公。一。如。誦。入。告。得。旨。仿。行。清。橫。爲。之。稍。戢。皖。撫。史。公。可。法。才。葉。文。武。臨。數。輒。身。先。士。卒。公。敬。且。愛。之。托。金。伯。玉。先。生。還。以。持。重。奸。謀。且。薦。數。奇。士。非。政。所。著。不。冠。五。機。史。公。游。嘆。曰。真。愛。

吾之言也。還傾心南。茲脩。河。南。劉。公。理。順。同。門。心。契。也。學。問。有。疑。義。經。延。有。啓。沃。人。才。有。評。議。與。其。鄉。冠。亂。綱。繆。之。法。無。弗。咨。詢。公。皆。悉。心。爲。之。籌。畫。推。薦。沈。公。正。宗。爲。大。梁。道。變。推。鳳。鋒。晉。機。崇。公。宜。撫。奉。公。謙。德。王。公。凡。軍。國。機。宜。必。與。公。密。緘。而。確。或。得。報。而。後。行。南。宮。會。試。舉。子。每。有。填。榜。預。命。者。幸。未。公。約。同。人。其。關。門。呈。於。當。事。庚。辰。爲。監。試。陳。公。起。龍。定。方。門。條。約。多。士。至。今。便。之。客。官。冒。籍。優。免。滋。爲。已。機。公。以。爲。切。思。兩。地。重。累。窮。簷。豈。可。借。重。士。之。虛。名。爲。廉。民。之。實。事。甲。戌。既。自。除。吳。江。縣。戶。籍。壬。午。爲。大。宗。伯。林。公。欲。概。定。科。場。新。制。特。

雙江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一

申嚴其禁。舉。有。竭。行。嘉。秀。隱。田。一。寒。善。邑。爭。持。垂。六。十年。矣。丁。丑。奉。旨。丈。量。巡。方。鄧。公。似。舊。公。可。聘。先。後。問。處。分。長。便。公。以。爲。田。在。嘉。秀。界。內。者。輸。糧。嘉。秀。在。嘉。善。界。內。者。輸。糧。嘉。善。片。官。可。決。丈。量。非。所。以。清。弊。也。今。奉。行。明。旨。亦。有。良。法。先。定。三。邑。疆。界。然。機。各。自。丈。量。恰。如。從。新。分。縣。之。始。各。自。據。疆。轄。田。按。田。徵。稅。則。善。邑。虧。田。不。復。而。自。復。虛。糧。不。清。而。自。清。嘉。秀。奸。胥。自。匿。彼。邑。之。無。糧。田。亦。不。搜。而。自。出。矣。二。公。皆。拊。掌。稱。善。而。上。下。莫。與。堅。其。任。事。未。果。行。公。嘗。官。居。京。師。內。人。進。言。故。得。一。分。是。一。分。故。得。一。事。是。一。事。只。此。是。爲。官。好。處。餘。

外事不及山林矣。公嘗筆記當世人材。不論出身。祇以文武分。而各記其人之言行。一二於姓名下。即書卜堪輿。亦存附錄。其冊初名有治人。後更名見聞知。書語探等曰。此是平治天下實下手工夫。後復傳論探等曰。兒輩若有膺薦北上者。隨時隨地。便當以民生爲心。容訪人才爲急。如水陸經道所在。或停驂。或泊舟登岸。遇父老子弟。或舟人與人。即與閑談。問其所屬官司。及地方人才。得每人一二實事。即奉之。或聞有豪俊異人。知用兵及水利墾荒之類者。見其而記其居址姓名。尤爲目下要務。蓋公一體痼疾。而不見人我相。機緣所至。

樂亭金晉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曲成不遺。故隨時隨地。皆爲經濟。於講學也亦然。以爲必建院。必升席。必約期會衆。則講者少。不講者多矣。平生無事非學。無時非講。無人非講。隨其淺深高下。實賤賢愚得益而去。不知其爲講學也。吾夫子居家在途。無不杏壇。登山觀川。隨地指示。有叩必竭。無非提醒人心。使之爲善。不爲惡而已。儒者家法固然。豈必與禪衲輩爭樹法堂哉。嘗論爲學功夫。曰積善。曰集義。曰存心。曰致知。曰動小物。惟小與細。日日有之。故可以用積。必俟夫善然後爲虛。日不旣多乎。銘書室之楹曰。一生三事。一事收心。一事慎行。一事守口。一日三分。一分應物。一分靜。

坐。一分讀書。銘客座之楹曰。清應滿日裏。雞鳴。得於隨處體認之際者。機矣。公於天人性命。古今事時。群疑益興。既悟之後。朗然於心。了然於手口。丁丑。悟格物之正解。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格者。即物而求其天則也。格之者。爲誰。固不患其逐物而遺心矣。他如自慊。洗心。鬼神上帝。善惡難易。性善有無。義利物我。正誼明道。位育不朽。諸義。皆擴先儒所未發。每宵分夢覺。尤其思窮探於理窟。有得輒未明而起披衣疾書。間口披探等。據榻草稿。起而點定讀之。默然志適也。晚年題日記之簡曰。又日新。顏燕遊之所曰。葉竹鄉。皆自識其向道。

樂亭金晉附錄 卷二 家傳

四

弗衰之志。王癸冬春。風波洊至。日兀坐讀書。不輟。金伯玉先生每過嘆曰。如夫生真能讀書。公曰。正爲不能不讀書。尚非學問。公秉性無欺。與人交。詞達無隱情。至是非可否之際。處心至公。不能因私喜怒。作一違心語。難過嫌隙。未嘗敢沒其所長。心之所非。欲強飾一語相委蛇。不能也。然公恒致歉於辭氣之間。吉水李公陳玉音語人曰。吾令吾邑六年。欲擴其某官非禮。某事非義。委不可得。惟評人必覈。論事必微。此其所短也。公聞而服之。因語告者曰。鄉愿不可爲。然吾亦實有失。難平爲要者。不評可也。難乎爲微者。不諱可也。失在評論。不在是。

與微也。告者曰：此言不又曩乎微乎？公置然，深復脩書進言曰：大人所以取忌於流俗，約有四端：信心太過，信人太輕，涇渭太分，語言太盡。公深然之，以爲中病。遂自書座右云：信心太過，矜根也；信人太輕，不明也；涇渭太分，無量也；語言太盡，無善也。時時省之，虛心樂善，老而彌篤。體發改過補過之義，有味乎其言之也。先皇帝焦勞求治，公素關致治綱領，上天心，拯頤諸疏，而於羣期鑒荒，注望尤切。誥察等曰：致令天下萬世之生民，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羸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其惟熟西北之荒土乎？欲熟荒土，必資灌溉，既資灌

期行月令。乃聖王所天命，必過之實事，而非稽古禮文也。惟是中原提封萬里，其間山川沈疝，登降迂斜，駐步偶差，東西易向，非可尺寸尋丈而度也。而欲區別其高下平原之地勢，利導爲井牧，假滿之土宜，孰沃衍宜井，孰隴阜宜牧，孰墳壤而圃，孰汚庠而補，以至度水勢之淺深，審地平之高下，側爲引注矣洩之方，使其民享灌溉之利，而免蕩溢衝決之害，自非求勾股起潛量，何以得千百里水土之平，而施其經畫乎？昔郭守敬能以海而較大都至汴渠，得其地形高下之差，又能從孟門而東，循黃河故道，縱橫數百里間，各得其水勢地形乎？差之數而表識其執，可分殺河勢，孰可識概土田者，無他術也。精於周俗勾股測量之法而已。故太師以生說爲本，生教以井地爲本，而井地以周解爲本。周公歸於商，高問積矩，豈費微算哉？聖人爲萬世生民謀，食勤授時，本經天緯地而立文，乃參天兩地而倚數之學也。吾老矣，世命通命，每用懷疑，度已不獲見，請行事欲著周解井田記而亦未遑，兒輩其善成吾志，相與講習其法，傳之後人，廣之同志，爲世守專門之學，將來修水政，肇田功，自有其時。萬世蒼生之命，端在於此，公心服臥長，無事不顧及天下後世，而憂念具熟，若時時有天下

萬世與我相質。侯凡聲色珍華。一切奉身之物。視之若遺。在官適仕進之謀。聲氣異同之說。一毫不入於心。惟孜孜以格君心。辨人才。明治體。救生民爲事。語及東林。曰。心忠不忠。器洪不洪。才通不通。言與事公不公。得其東不東。語分別君子小人。曰。易分消長。後世惟論勝負。使枉者直。小人之心。漸化而爲君子。則君子之道長矣。若勝則僅削其位。奪其權。而心之不被。不服如故也。被未消。此未長。能保其不挺而戰乎。定高子書。則其朋黨說。聞朱子節要。刪其與西丞相論朋黨書。一二時望。或落落不見依傍之跡。而世教人風所繫。則直詞侃侃。遂

集正合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十七

志不回。至以蒙怨咎不悔。相愛者以爲拙於仕官。相敬者以爲察於聲氣。而媚嫉者。以下僚數上封事。爲露才自炫。嗚呼。豈知君子負先謙。懷先憂。有自托嚮背之義。而不能者。公獨當世。咎敗。豫事言之。多中於鄉邦。知四姓割復。過中州。知諸藩禍敗。開太康王公輔運。速鄉邑風俗。知必有昇我之禍。開中陶余公一元卷。知其先必有隱德。必爲碩人。至天心仁愛之徵。主體精粹之幾。國運興亡之兆。尤見之親而知之獨深。遇國步多艱。天子仁聖。每自嘆懷忠不得盡。而親者已疑其多言矣。詩曰。其誰知之。茲亦弗思。當被譏閉戶時。或告公曰。先

生無言責。可以不責。公曰。不體。此謂平時耳。今國危若此。主上每下詔罪己。求直言。正爲百司無言責也。若言路又豈待求之而俟言乎。且吾所言。又非他人能代陳者。通主上虛誠而懷隱默。尚何待哉。若言而不行之。未必盡善。則天下之命也。賢衆思吾何論焉。嗚呼。此公發未春語也。立乎今日。以觀當年。國覆君亡。僅一歲之後。凡在朝者。國之如救焚拯溺。猶恐弗及。矣。論言責乎。文信公云。父母有疾。雖明知不可爲。人子無不下藥之理。不下藥者。非人子也。嗚呼。是公之心也。矣。公體弱不勝衣。而丰骨清峻。音吐鴻電。居恒沉嘿寡言。及叙

集正合書附錄 卷二 家傳

八

政事。理。啓發微言。與義。愈委曲。愈極周詳。而提俟獨要條理分明。至家庭嘻笑。委蛇之辭。皆慷慨成文。可書而誦也。聽者往往油然意解。或言公德德在。目精神在。談論時。諒矣。自幼遊益。淑人訓。見粒飯遍地。必手拾之。至者不變。未嘗衣大袖。云聖人短右袂。便於勤也。大袖何爲。居鄉立朝。皎皎素履。卽拮等兄弟。習以成性。亦有視之若覩。爐之如鼎。禍機者。若頭數人。兢兢體約束。無敢以酬色盛氣加都里。此豈聲音笑貌所飾致也哉。公讀書。必數過乃成誦。既成誦。則終身不忘。族次解裝。扁舟小憩。不腐研尋。遂於青無所不讀。詩。軒陶杜。論事好臨

忠宣李忠定皆有序論史好通鑑綱目國朝典故百家之書無所不觀而留意岐扁醫郭之術曰是有助於孝子仁人至中年冥心學道不復汎觀所讀惟理學經濟之書自梁溪河汾閩洛以溯六經無不篤志精研而於四子之言咀玩尤有至味難鳴而起津津皆孝經論語之膏腴也所著有學言二十卷政書二十卷內分家範卷六上錄四文錄二十卷因述二卷合爲義亭全書六十二卷每自嘆生平因文而知經濟因經濟而反諸身心爲學之功未有側用如是者而學者之推公則曰惟少而學文故論道述事能兼文人之筆惟壯而治事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一

故能合事與道爲一致於世務必推兄原本而精點理義無一墮空虛其後專求諸身心則簡此傳文之功皆歸至極矣此適合聖門循循傳約之序何云倒用哉又嘗著聖從錄而未竟曰學者作聖以愚人君入聖以從諫發明此義爲百代經筵之用庶幾裨主德而治日多所論定有程子詳本朱子經說語類王文成要書高忠憲遺書三先生纂言陳白沙羅整堂明儒統以爲本朝學術自白沙傳金針於甘泉羅爲儒其後諸家繁典立說淵源殊爲斯道傳今輯儒統盡其背道之語爲之存十一於千百使後人讀之皆足以益身心而無復

贊鼓其聽觀雖目諸家皆醇儒正學可也在中書定議省典例奉旨定中書科事實纂稿因救荒輯救荒策會論生穀輯聖荒兆行靖質公之歿也爲自祭文一章遠齊彭澤近友陶菴公至老弗忘於心輯陶詩衍嘗欲與侍御李公景達增定余中丞治請爲司牧者廣澤民之方而未及就定日以俟後人痛惟我公一生砥礪向道而行於爲學也無日不以聖賢之道治其心迨居會也無事不以堯舜之道致其君窮探性命務在實措於躬偶涉見聞必思有濟於物下不忍以飾言欺後世上不敢以急行懸古人至於絕粒正終全歸自靖一段靈光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家傳

二

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矣忠憲先生之述屈原也曰耿吾既得此中正澹埃風余上征蓋真足其中正之道上與天通而覺跨鳳何天之衝不復知世間更有何事矣嗚呼此我公之履化也夫亦我公之歿家也夫丁孺人先祿丞謙所公女母倪安人孺人幼而孝婉有志操稍長女紅之事靡不精能光祿公寬仁好客而倪安人善病不治孺人年十二則內庖供辦即能代安人勞自從祖清惠公而下無不稱重萬曆甲辰年十八歸於公事舅姑至孝如在家日事父母也盛淑人喜模索孺人故望族而性與貧安練衫浣裳十年一易葵茹

藜羹手自調和而進之。叔人喜謂新婦能適我意。蘇八
難自奉甚儉。而明於用財。公與靖質公友愛若一身。靖
質公時有緩急。取之公若寄。而孺人未嘗有難色。既而
撫猶子。延師家塾。晨夕供億者踰年。而孺人無倦色。公
性好施。歷歲饑荒。莫先賑費不貲。皆孺人攻苦舍淡所
留餘。而未嘗有吝色。顧歡喜贊行。鼓稱述清惠公中歲
感奇。妻蔡願濟機事以相助。公每嘆曰。范文正平生輕
貨好施。因其夫人早世。故妻舟之誼。只須子與父同心。
若使室人倍惜吝嗟於內。丈夫亦難輕情布惠於外。孺
人處約而相君子以勤儉。稍裕而慈相君子以仁義。庶

蘇軾全集卷二 家傳

王

幾內德之時中矣乎。公推誠接物。或一言徑契。披肝經
曉。孺人謂人未易知。宜且徐觀其後。公遇里黨呼。聞
聲立應。孺人謂宜且復察其情。凡有所言。皆足以劑公
所不及。而公未嘗不欣然聽受也。治家井井鉅細不遺
御職。獲動而能恤。鞠授等兄弟。慈而能訓。故公自負笈
從師。以及仕宦。先後三十餘年。曾無內輕憂。庚辰春。以
公中書舍人滿三載。受封。孺人晚歲多病。壬午仲冬。
患痰厥卒至不起。嗚呼痛哉。公時在京師。因道阻。明年
三月始聞訃。公驚哀甚。賦不得別以志痛云。孺人生於
萬曆十五年丁亥二月十一日。歿於崇禎十五年十一

月十八日。享年五十有六。不孝接同弟脩弟畧弟養。公
命以甲申五月三日安葬。孺人於胥山鄉之中下。擲
公嘗築室讀書其間。舍曰屏林者。不意明年乙酉閏六
月二十一日辛丑。公復歿。僕等共哀喪次。逮以三十六
日丙午。奉公親與孺人合塋於屏林新阡。嗚呼傷哉。生
不能供一日之養。歿不克時三月之奠。抑哀靡恤。廢禮
逃荒。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書陳文潔公家傳後

先伯父忠憲公之學。得於樂亭先生而發明。揚之。屢之。
取其精要。析之合之。別其源流。是即先生之爲學也。

樂亭全集卷二 家傳

王

忠憲之有先生。其猶龜山之有仲素乎。乙未春。予邑
復東林之燕居。脩道南之祀秩。奉先生位。班忠憲而
配。享於龜山。春秋上下官祭焉。連學脈也。議所從也。
茲觀先生臨逝。灑然獨於遺書有未竟之志。嗚呼。傳
述之任。令子優之矣。乃余竊竊文公奉泉之命。與呂
成公編緝近思錄。爲四書之階梯。而總括之曰。學者
所以求端用功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
之大略。噫。此立言之則也。後之著書者。不有舍乎此。
則爲危辭。合乎此而無所發明。亦爲危辭。誠得十四
卷之指歸。取先生之集而印合之。或一言可當千百

言或千百言而申明此一言亦取英精要而別其源流是卽後人之爲學也已至於學者私謚先生爲文淵於謚議爲尤於學脈爲當於四方之仰止爲慰請以諡千秋之論定焉錫山高世泰頓首賦

書東林正傳私謚文淵陳幾亭先生家傳後

憶萬曆之季不肯從先向實後竊聆顧端文高忠憲各先正緒論於講席英俊晝聞聲而願慕也先刑部育我公通印忠憲之徵者不肯辛酉下第先人不憚而見幾亭先生名於北錄則喜先生歿先生後不肯三年而成進士則不肯尤喜蓋先生未第時便以天

幾亭公家傳錄 卷二 家傳

三

下爲已任於簡身善俗匡國庇民節節有實著也丙子分較爲忌者所贊賴聖聖得白自此益侃侃論列與臺省二三正人提挈輿論籍籍推砥柱先帝每衆中屬目而旁嫉日熾竟左官以歸聞北變聲淚交下久之雖一人康正寤寐勿緩而心惘新政不綱遂絕意用世於是益研義理慎著述以俟全歸乙酉閏六月絕粒正終以遺書潛授令子揆脩等今讀公全書釋家傳之嚴謹可謂繼述有人矣嗚呼先生於東南道脉內不愧康憲責問外不愧端文忠憲生不負念臺數公死不負康康素所教子下可示門人子

姓以永承傳之無斁悠悠大化混茫萬古及門吳統持巨手擲衆論而私謚曰文淵明先生之志也先生抗引太虛濯魄沈澁中正之遺典天昭回矣不肯偷生殘喘敢承長君屬筆以通家小友僭書其後辛丑閏月堆山病榻薛泉拜手跋

書幾亭先生家傳後

幾亭先生其立變仁之標準者乎生天地仁之原也資始保合仁之用也萬世準脈莫不源於仁但有大小醇駁之判爾先生敦紘於淵厚研哲於幾微而發揮之於經緯其性素文章指事觸類無非仁也

幾亭公家傳錄 卷二 家傳

三

以先生之積蘊流輝然位不大通顯年僅逾中算又遭世永造較先賢之厄於時命殆甚通立朝與天子靖對職與宰輔論揆職與百執事籌康濟而廣與朋友矢忠告居鄉盡力梓幾處家慎重喪葬以至方術秘要咸本億惻昭示時家蓋先生學問根底實從悟生生之旨始而自言固曰念念愛人立德友功立言之本張二無先生之致推重也曰翁便出先生生正字善莫善於生而後無善無不善之說破運此爲無濟皆生天下之事演此爲文章皆生天下之言也然爲爲論矣先生之不朽具在全集無少遺憾

邁前修而直。邇繼善成性之脈者。誠余曾聞之。云。顏子終日忘言。亦足以發。莫謂無言。今日一草一木。皆顏氏所發也。先生大文垂天壤。言於無言。其所發不既多乎。至於致命居貞。渾然名迹。孔曰成仁。有歟。契焉。余被服先生之行誼風旨。深令嗣子。東氏。羅述家傳。洋洋灑灑。千言。謹按之。皆實錄。無一字涉亭也。先生高第弟子。吳子巨手。爲時宗尚。其私謚先生文淵也。文固定指。淵猶僅稱。似未足彰先生學脈之大且貞也。尚俟諸秩宗易名之典矣。吳邑當菴李模頓首。

東坡全集附錄 卷二 家傳

三

述先德詩

嘉善陳 蔡子廉氏若

弟 脩子近氏訂

神皇乙酉夏六月五星先芒昭吳越。我先君子侯亭公。篤生此邦。應人傑於時。大父賴孝廉已舉一子申之年。是爲吾伯。貴闕氏後。賴所解文章。傳丙戌大父成進士。兩宰畿邑。皆隨侍了凡。袁公。請來署中。特賞少子恩。深華大父奏最。移宗國。閱江樓上。頻登勝。延學吳公。諱志佐子品。故高一見神駒。賞尤亟。舉藝謂可追王。唐學成矣。

官列升堂。復介吳師師高子。諱。錫山義。我水洋洋。辛丑從師來。秋相逢。歸子。諱。子。諱。實高流。詩似超曠。許相似忘年。更得長者辭。忠節。諱。大。中。同。學。癸卯年。聘。明伯氏。偕周旋。不爲苟同。亦不異文章。氣直推三賢。追。古。迎。婚。甲辰首。婦德仍追盛。大母是爲吾母。丁孺人孝。意勤儉。今無有公。以此無內。願憂一往。問學爭于秋。丁。未之冬。揆始誕。踰年復得仲子。脩。戊春。定省武昌郡。千。里江濤如一。驛八詠。平分黃鶴高。澄湖沅芷。慶風問年。二十七爲辛。亥上下。史籍占成敗。始。楚詞章未足多。大。業。謂有經綸在。寅秋大父。勸官旋。期月長違。欲問天。三。

蘇東全集附錄

卷二

三

十年來詩禮訓。讓分薄產錄遺先。新修有丙辰丁巳苦
 塊中憂患時時事反躬。為銘玄當湖江上。暮春長句哭
 西風。年年生子當秋深。年四子伯氏發解先共辰。常道
 同為父母子不見弟。是有異身於時。神皇之季矣。幼
 子名生年泰昌始辛酉。肅皇又改元。一經觀國魁多
 士。俄開伯氏南來計。馳歸至慰慈親。暮本草不效。擢高
 堂提攜。猶子真如父。公時哀母兼哀兄。夙夜惟求慰所
 生。庶然世境浮雲淨。俯仰天人學以明。私謚伯氏曰靖
 質。一編函史價百金。伯氏以儒學著書。公夏為揮汗
 訂遺文。冬為踏雪營幽宅。甲子計僧久。還。明春京邸

更計間。公第三子名更。感懷泣次幽詩街。求簡存兄自
 祭文。其夏中旨逮忠節。意氣錢刀雙贈別。先在黃門獄
 獄時。渙群朋亡。數規切。遵耳不謂公言。然臨岐乃見交
 情熱。送送蘇臺又錫山。漆湖道。席重追攀。微言入耳。開
 新悟。此會傳心不等。隔子。公送語。錄數日。因謂高子。為
 維時。吳江周侍御。諱宗。建為傳。婦翁亦就繫。師友周視
 患難。連心思。感。深遠。瑞灼天。勢。幾。大疑有解
 大疑解。群疑。禎皇更始戊辰。初憂。危。明。獨見
 兒文。辭。疑。疑。禎皇更始戊辰。初憂。危。明。獨見
 上意。公。預。憂。主。心。必。為。事。南。還。見。病。再。生。年。簡。方
 占。易。垂。玄。陰。恩。斯。罔。極。兼。提。詩。從。此。行。身。讓。慎。悔。惟。公

雅致超凡俗。隨意名山混。無收。捐。額。縣。物。若有情。逍遙
 獨。聖。潭。無。欲。澄。懷。析。雙。斗。丘。巔。窮。極。三。才。語。成。錄。生。平
 得力。是能思。味。爽。華。格。物。時。深入。太。虛。觀。動。靜。近。後
 胞。與。認。幾。希。庚。午。元。旦。間。難。鳴。胸。中。曠。然。營。無。事。收。身
 如在。懷。葛。初。古。今。生。死。視。不。重。當下。春。和。益。欲。浮。生。生
 之。旨。爰。揭。示。春。暮。江。南。鬼。夜。哭。公。時。展。寄。九。峰。麓。憂。天
 無。術。念。民。機。呼。兒。散。米。賑。獨。更。條。良。法。普。諸。人。哀。多
 益。寡。荒。年。穀。說。後。體。實。中。有一。方。富。以。告。得。一。方。貧。推。之
 辛。未。初。集。始。鵠。行。學。言。三。卷。純。粹。精。豈。有。浮。情。資。問。世
 他。賢。採。取。如。親。行。里。中。久。困。役。不均。公。特。倡。議。通。紳。民

嗣復學行同善會。梁溪道濟。饒桑梓。壬申訂次高子書。
 宗伯為之刻。南都又立義莊。繼先志。希文憂樂。今如何。
 甲戌春。始提南宮。哀山雅望。隱然。道人官味。如雲水。
 論交。証學。偏從容。公車先從凡五。上清河千里。頻趨往。
 但有民危。人見開隨。宜規畫。供客訪。乙亥家居五十一。
 費事頻來訪。民疾。熱。腸。苦。口。招人。疑。生氣。旁。皇。雅。自。營。
 同邑。錢。公。府。居。越。載。無。虞。上。記。室。最後。東。林。為。公。子。
 助。寄。數。行。命。門。雙。火。傳。金。石。病。惟。心。電。亂。民。驚。我。為。公。子。
 氣。病。相。二。火。迫。命。者。也。丙。秋。分。較。北。關。士。奇。才。亮。節。會。
 名。世。明。春。授。職。當。中。書。極。省。典。例。重。刊。示。本。房。末。卷。終。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三六

胡生主司分考亦恭成記就省逃祇自發臣懷五奏格
 明明詳奏議當在候旨杜門日金公伯玉諱趙益
 時來集紫陽語類訂紛給誠明張開良知室有恭定議經未
 說治譜原本余中丞心切撫字商評陽公評定遂刻
 行治平冠五機致皖撫史公諱可懷悅中流槁寬獎
 感守心星再疏回天欲省刑尤宜言死越日上特好
 至意請德烈嗣闕探職明衰職期於考相致昇平疏
 精上十年求治憂兵憂餉臣以爲勿憂餉而憂兵而
 賢輔而良督無及將鉅部院擬再三未稱旨先皇
 睿斷親批是大臣不任小臣言台衡側目從此始七月

駭駭使魯藩邸發雷疏達帝聞抗言兵食非時議得
 罪投荒非所論就極言加罪友和歌非計與不果上公甚
 惜東望泰岱雲愁且得拜高林日月長與門寬商三十
 二片言別白各還鄉爲力言於通事數十人皆得生還
 是冬京邊戒嚴早仰史葉公諱邦順公好明秋叩葉
 長安門云公事事皆明了居恒留意是人才當塗有訪
 楓招徠遂謂公饒戡定畧全體大用誰知裁已卯公年
 五十五事神維桑難細數幾亭再集復鐫行指點生
 伴化雨六月還初再分考又令纂修秘書省稿會纂修
 任纂修孟冬雪見求直言疏詞御羹近來少寬刑納

義亭全書附錄 卷二

三六

諫引君微灑泣焚香感宇臺前上言事天以愆泣
 可歸直於寬刑納諫直言日受不害意命動時不
 而自來此盈廷繼譴言我聖明無不深資討是月雷電大
 雨冰融正郊期尼不行公如期一議折理至精於君德
 此議即藏行其詳政者我皇清問自旌冕二則異議
 橫相爭維給上天資國英紀諸臣忤旨多摧折獨公屢
 疏蒙溫給氣平與激良差別諫撫自叙東天民東天
 載文龍齋威今虎停闕兩歲求言詔旨誠告君安敢
 辭諄切辰春閣徵寓詞微退志難更始結舌公先論起
 自此退考成恩命最清曹比部推賢移事起公山東趙
 志堅

呂特廉公中興公尋奉命冊輝麻早蝗極目心切
 初中州餓殍何很籍心長力短徒沾臆使星捐俸感天
 濟更勸賢紳先富室回首家鄉粒食艱誰爲營廩援溝
 瘠辛巳公年五十七世路紛紜難復出目明志決年抽
 臂明綸未許輕移疾猶自停輿綠竹鄉去蝗勸稿無
 寧刻放荒策會一編書傳之千載知仁術壬午趨朝
 非本意流行坎止心何計應詔連陳活國疏祗期不
 負生平志聖明真倚政時危寧止優答空相示公上
 言如更方不實明真倚政時危寧止優答空相示公上
 令州縣官宜方不實明真倚政時危寧止優答空相示公上
 補心諸無不漸次施行名至堅流一議申教尤至謀國

心可奈何。翻疑痛哭爲多事。卽如管江。公諱入告。上亦點首云。素知顧問。乘均待至。再俯首。君前不置。辭戶垣。楊公疏復。及謂公議。略今無匹。三十年。留濟世。心壘荒。一議其經。畫明首殷。勤欲舉行。興屯積。畫徒。廟諱。與明。永。不。過。虛。加。屯。賦。賦。加。民。趨。田。荒。如。故。荒。土。爲。民。開。利。秋。月。銓。司。屈。指。公。固。辭。能。執。不。能。通。更。傳。掌。錄。添。時。忌。共。道。爲。官。太。不。工。伎。公。考。選。資。第。一。分。關。宿。案。重。翻。出。不。計。升。沉。自。素。懷。合。沙。射。影。紛。相。室。勅。疏。旅。綸。薦。疏。溫。與。黃。李。公。諱。悅。心。特。藏。萬。公。李。者。報。聞。昭。臣。心。見。君。如。日。抵。其。僞。學。何。高。張。投。幕。育。人。空。擲。

卷二

三

筆外有晉豫兩督撫。晉撫蔡公諱懋德。內則同心。敦君。子。聞公集。訪且奈何。相與抵案。復彈指。於時欲歸。歸朱。得傳。蜂朝。暮徒。側。嘉魚。繫。獄。悟。歸。儒。以。糾。劾。公。諱。開。下。獄。誦。佛。之。暇。索。觀。程。子。詳。山。陰。去。官。懷。諫。職。公。諱。劉。自。今。多。所。發。揮。公。諱。臨。其。好。學。云。在。官。兩。月。未。及。推。教。周。以。故。庶。幾。至。死。還。妻。非。而。不。能。自。終。以。爲。恨。贈。詩。有。終。賴。諸。臣。之。句。仲。冬。吾。母。歿。於。家。北。行。道。阻。開。尚。餘。宵。營。營。方。未。已。且。詳。程。本。除。訛。差。名。程。子。程。朱。二。著。訂。畧。同。皆。在。風。波。福。旅。中。雖。當。悄。悄。憂。心。日。濺。俗。遊。神。道。未。窮。明。春。母。訃。達。京。師。不。及。承。訣。深。痛。之。絨。示。哀。歌。淚。滿。紙。永。懷。溫。惠。傷。心。解。參。橫。斗。轉。時。情。變。漠。漠。當。途。

致面歸田。計決堅自辭。圓冊衣帶長依戀。時事孔棘。公。爲。辭。於。北。帶。圖。其。辭。雖。長。依。戀。不。補。得。南。雍。春。遠。歸。行。年。六。十。米。心。灰。隨。機。尚。欲。酬。英。主。國。變。俄。間。慟。欲。摧。玉。策。南。來。扶。不。得。祠。部。雖。違。義。難。出。傾。家。聊。復。固。民。心。泣。血。孤。臣。報。君。國。乙。酉。閏。夏。全。而。歸。却。藥。千。秋。同。易。貨。將。得。正。印。微。情。驟。然。點。首。默。顏。色。大。義。精。明。徹。死。生。屏。林。霜。露。淒。何。極。停。哀。一。翻。公。生。初。太。平。長。養。伊。誰。力。週。天。甲。子。五。朝。人。哭。君。最。是。煤。山。日。公。諱。華。歌。舞。新。南。極。野。哭。劉。公。文。正。夢。來。時。公。見。劉。公。諱。可。知。矣。遂。絕。意。世。事。並。補。遺。書。曰。吾。以。待。盡。嗚。呼。痛。哉。三。元。

卷二

三

騎箕早許追驚駭。聊述復槩代冊青。關幽瑞藉蘭臺筆。讀述先德詩賦語。余識幾亭先生晚。始定文林丙子舟次。嗣幸京邸。密。邇。者。再。獲。朝。夕。就。型。因。稔。窺。先生。真。誠。明。並。貫。內。外。兼。純。之。學。也。於。格。君。憲。天。用。人。教。政。特。攬。綱。要。同。徵。密。至。條。斯。兵。荒。屯。壘。諸。務。皆。可。實。見。成。效。書。之。所。載。者。古。猶。未。足。盡。其。突。也。蓋。先生。之。學。擇。派。於。考。亭。而。沐。浴。於。文。成。忠。憲。故。梓。枌。易。簡。而。不。涉。於。空。疎。支。棟。之。弊。時。同。志。者。雲。怡。蔡。先生。與。樂。三。朱。公。伯。玉。金。公。諱。理。學。而。研。幾。時。務。雲。怡。蔡。先生。爲。最。以。此。交。契。最。

密余嘗謂兩先生並瞻軀軀項篋逃和安懷可立於也惜也時難既棘蔡先生與朱金兩公後先殉國而先生以伏處丘園養其孤懷從容靜正學力之聚於死生豈不大哉且文成樹勳而考終忠憲居貞而免辱無二致也先生生以言見庸而歿以守善道殆合爲一軌焉今嗣子察氏行業淳備續修誌識既哀刻先生學言政書文錄諸部懸諸日月而又繕是詩以深寄慕思瞻而核贊而澤雅繁簡中裁和平應飾歌諸家廟放悲震潛被諸來令感屬謠思殆與肆好穆如諸誦千古照曜矣吳郡南巷李模識

幾亭金書附錄

卷二

羊

孝子之言其親也無使辭使有所不忍也孝子之言其親無遜辭遜亦有所不忍也去使去遜亦庶乎贊且確矣質而不能宣確而不能備君子猶弗貴焉揚厲先德本自詩書後賢亦多有之若乃以諸年之意行序次之體謂之爲詩本末必詳始終兼備則於今子衆見之美哉陳子之能不沒其親也幾亭先生以有體有用之學道極難挽回之時位非侍從職非諫官勤勤懇懇章疏累數十上皆救時切要上非不知公且深知公非不用公言且詳審委曲以用公言而卒無放於萬一豈非命也哉後來讀此詩而思其

世時事難艱要著具在九關雖遠感格卽通庸慮之明固有因公之忠憤而並見者昔漢文不大用長沙然前塵之美以著武帝不大用長卿然社稷臣一語明良契合何以過此吾固美子衆之能不沒其親也龍不沒公之以言顯主聽之聰明也能成公愛君之素心也能表公下而九原上而箕尾悲恨流涕無能銷殞之沉痛也湖濱病僧宮泉吳太冲拜題述先德詩者子衆叙尊公幾亭陳先生德也立功立言皆德也自生長而溫清而傳習而交遊而立朝而考終秩秩二千餘言貌而直詳而實爲寶錄可也爲

幾亭金書附錄

卷二

羊

年講可也其以詩者何事煩支而難記以韻約之志感激而難宣以文隱之備乎猶觀群怨之道以啓後人無已之思則詩之爲功深也天山陳子曰是詩道也易道也易卦因重生生成之數也生成天地之道也此人道之所自始也立天之道陰與陽立地之道柔與剛立人之道仁與義夫仁義之大者忠孝是已仁之屬無窮莫大乎孝義之屬無窮莫大乎忠忠以答成孝以答生生成一生也忠孝一心故學者立身事君始於事親本立無乎不立也然兩事生可及也事死不可及也事死而三年而終其身猶可及也而百

年而千古。不可及也。吾讀是書而慶先生之有子也。
先生不俟以子傳而爲先生也。子者不可不以先生
傳也。能以先生傳其能子也。其能子也。則知其能立
身也能事君也能立乎人道之大是能體易者也。是
深於三百篇之大指而非漢魏晉唐以後淺淫乎風
花月露之詩也。抑先生立德立言千秋共見其立功
亦表表章疏間而或行或不行猶有未竟焉者。天其
以賢子若孫竟之是天所以報之也夫。則所謂事之
百年事之千古者方且未艾。豈獨此一詩已哉。天山
子澤仙自書識